

小五義

一百廿四回

續小五義

一百廿四回

七俠五義

一百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06B

# 七俠五義

## 總目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編者
七俠五義考……………	趙茗狂
關於本書版本的問題……………	趙茗狂
原序……………	俞曲園
回目……………	一百回
正文……………	一百回
人名辭典……………	趙茗狂

## 本書特點

一本書是經了俞曲園先生修改過的；以一代經學大師，而竟注意及這一部平話小說，實爲文壇上添一佳話，具有無上之價值。

二本書與水滸傳同爲傳寫俠義之作，然與水滸傳之取徑又自不同；可在俠義小說中別樹一幟。

三包公的傳說久在民間佔有絕大的勢力，但東鱗西爪，祇是些個不完全的故事，至本書而始集其大成。

四季宸妃的故事，在民間也是很佔勢力的，梨園中且以之演爲連臺數十本的狸貓換太子本戲，賣座歷數年而不衰；但把這故事紀載得最詳細，最完備的，却無過於本書。

五「五鼠」及玉面貓，本爲一種神話；及經在本書中一變化，「五鼠」變爲「五義」，玉面貓變爲御貓展昭，神話而人化了，這是何等的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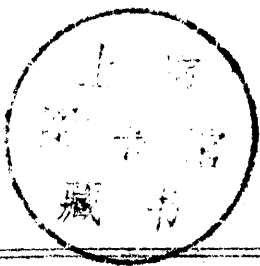
六本書描寫俠義人物，虎虎如生；中間描寫得最可愛的那幾個，另具一種模型，決不是在其他說部中所能見得到的。

七從來寫軍師式的人物，總是祇具智謀而不嫻武術，併是終日拉長了面孔說話的；本書却能一破其例，別開生面的寫了來。

八本書的版本，有足本與刪節本的二種；現在我們這一種新標點本所依據的，是一種較爲可考的足本，自比坊間那些個刪節得不成樣子的本子要高出一籌。

# 本書標點符號說明

- 一。表一句的收束。例：即此一事，可見包公之善於斷獄。
- 二，表一頓或一讀。例：旁邊有一宮人，名喚寇珠，雖是劉妃名下宮人，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
-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
- 四：（甲）表冒下文。例：臣有三個姪男，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名叫包世榮。（乙）表結上文。例：也有一畫的，也有一對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是秀才人情而已。
- 五？表疑問。例：你老人家爲著何事？
- 六！（甲）表驚歎。例：不但展大哥沒趣兒，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纔是一網打盡呢！（乙）表命令。例：你今來此，有何冤枉？訴上來！（丙）表感情的招呼。例：好病夫吓！我是不能與你于休的！（丁）表希望。例：如今無路可投，求老爺搭救搭救！
- 七：表刪節。例：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等七人，直奔赤石崖。
- 八□表直接會話。例：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
- 九□表特別的名詞。例：「三寶」「御貓」「咕咚」
- 十|在字的右邊，表一切私名。例：廬州 合肥 宋眞宗 陳琳 三黑 北俠
- 十一{在字的右邊，表書名、篇名、詞調名等。例：龍圖公案 藝文志 小蓬萊 謠



# 七俠五義考

## 一 七俠五義與三俠五義

七俠五義是由三俠五義修改而成

誰都知道，七俠五義這部小說，是由俞曲園先生把石玉崑的三俠五義修改而成的。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呢？原來三俠五義本盛行於北方，後由潘鄭齋先生攜歸一部，恰爲曲園先生所見，讀而擊節稱賞。但以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一事，頗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這是最確當的二句批評。因此，他老先生一時高興起來，不但別撰了第一回，還把全書修改一過了。我們祇要把曲園先生的那篇序翻讀一下，就可知道是怎樣的一種經緯情形。而以一代經師，偶然出其緒餘，竟旁及於說部，也可稱得是千秋佳話了。

刪除浮文爲曲園先生最大的工作

在這七俠五義中，曲園先生除把第一回改撰過之外，又把顏查散改爲顏春敏，其餘却無多大的變動。不過三俠五義中不關緊要的浮文，是逐回皆有的，這些浮文，倘是偶一點綴，未始不足爲文章增加波瀾；但太多了，也足使文氣散漫，而不集中於一點。曲園先生目光如炬，那裏會不洞燭及此？於是，經他筆鋒所及，有似翦芟春草一般，這些浮文竟是一掃而空了。自然，經這一刪之下，情節方面也會因之而更覺緊湊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話雖或嫌說得不大恰當；但是二書優劣之分，大概就在於此吧？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自由曲園先生修改本七俠五義刊行後，南方固然是盛行；就在北方，也爲牠的勢力所侵入，三俠五義的舊排本已不易得的了。

說明七俠五義演化的歷史的一張表

至三俠五義併不是憑空結撰而成，中間所選取的材料，也自有其來歷。今試爲列成一表，就可知關於這部小說演化的歷史是很長很長的，中間有上不少的經過呢。表如下：

(元)元雜劇(包公斷獄的故事)——(明清之際)龍圖公案(雜記體)——(清)龍圖公案(章回體)

(清)三俠五義——(清)七俠五義

## 二 七俠五義與包公的傳說

七俠五義以包公爲  
提綱挈領的人物

所謂「七俠」者：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等七人是；所謂「五義」者：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五人。是。然則，在這部小說中，以上的這幾個人是主要的人物，那是不消說得的了。不過，木有水，

水有源，如今，欲把這一班俠客義士集合在一起，也不能不有一個提綱挈領的人物。這個提綱挈領的人物非他，那就是人人爭傳「日斷陽事，夜斷陰事」的包公——包拯。而就他善於折獄斷案的這種情形瞧來，他倒又是西洋歌洛克福爾摩斯一流的人物。

正史中包  
拯的歷史

但是，一按之於正史，包拯也不過是立朝剛毅，秉性峭直罷了；所有民間傳說關於包拯種種的故事，却十有八九和他不相干，而是給一般人硬堆在身上的。在宋史裏，包拯祇有一篇短傳(卷三一六)上面說他：

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訴訟不得逕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在這裏，所說「笑比黃河清」所傳「關節不到」都可見到他爲人的剛毅，而「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又可見到他何等得民衆的敬愛。合二者而爲一，這自然是一位清官了。因此，後來民間傳說，一說到清官，就以他作代表。宋史又說他：

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

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峭直而務敦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這使包拯之所以爲包拯，而終不致流入酷吏一流。而他當日之所以能深得民心，其原因大概也即在此。但在後來的傳說中，却祇注意於他是如何的剛毅，如何的峭直，而他的敦厚處，忠恕處，一齊埋沒了去了。至關於包拯斷獄的精明，宋史只記他：

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就這一案而論，其斷獄確是非常的精明，而很有偵探的意味。無怪後世的人，要把許多奇案都歸於他一人了。甚至於更神其說，爲他造出『日斷陽事，夜斷陰事』這一段神話來。還有說他已是做了第五殿的閻王的。

包公的傳說在元曲中而一變

且逆溯上去，而略略的說一說。這種傳說，當然是起於北宋，而傳於南宋的。一到元朝，以有雜劇爲之張目，而更盛了。元曲選一百種之中，包拯斷獄的故事，竟居十之一，可見當時的如何爲人們所注意。其目如下：

- (一) 包待制陳州糶米 (無名氏)
- (二)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無名氏)
- (三) 包龍圖單見黑旋風，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無名氏)
- (四)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關漢卿)
- (五)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關漢卿)
- (以上二本，也有人謂係無名氏所作，不知孰是。)
- (六)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 (鄭庭玉)
- (七) 包待制智賺灰闌記 (李行道)
- (八)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曾瑞卿)
- (九) 玳瑁盆兒鬼 (無名氏)
- (十)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武漢臣)

這都是至今尚保存的。此外還有不傳的雜劇四種：

- (一) 糊突包待制 (江澤民) (見錄鬼簿)
- (二)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張鳴善) (同上)
- (三) 風雪包待制 (無名氏) (見太和正音譜)
- (四) 包待制雙勘丁 (無名氏) (同上)



我們試把元曲選中所保存的這許多本雜劇來翻一翻，就可知道在那時候，包公的傳說已有了——個大同小異的中心點。(一)關於名號籍貫的，則各劇都說：

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

按宋史說他字希仁，而這裏却改稱字希文，宋史只說他是廬州合肥人，而這裏却又替他添出這些個小地名來。這在最初不知出自何人的臆造，到後來却竟是公認的了。(二)關於勢劍金牌及銅鑰（鑰音「查」，即是劍字）的部分，則灰闌記云：

救賜勢劍金牌，體察濫官污吏。

留鞋記云：

因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聖人救賜勢劍金牌，著老夫先斬後奏。

盆兒鬼云：

救賜勢劍金牌，容老夫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污吏，與百姓伸冤理枉。

陳州糶米云：

待制再也不必過慮，聖人的命賜與你勢劍金牌，先斬後聞。

以上祇是說及勢劍金牌，同時更有說及銅鑰的了。如後庭花云：

（趙廉訪云）與你勢劍銅鑰，限三日便與我問成這樁事……（正末云）是好一口劍也呵！（唱）

這劍冷颼颼，取次不離匣。這惡頭兒揣與咱家。我若出公門，小民把我胡撲搭，莫不是這老子賣弄這勢劍銅鑰？

又灰闌記云：

若不是呵，就把銅鑰來切了這個驢頭。

後來『賜御劍三刀』的傳說，大概即起源於是。而由是以觀，也可見『救賜勢劍銅劍』在包公的故事中，已為一般寫雜劇的所公認的了。(三)關於『日斷陽事，夜斷陰事』的一說，則盆兒鬼云：

上告待制老爺聽端的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到得晚時又把陰司理。可知此也同一的已成爲公認的事實。總之在這一時期，雜劇固有需乎包公的故事爲之主腦，而這些個故事得了雜劇的極力渲染，也更是有生氣，二者可說是相得益彰的了。

包公的傳說在龍圖公案中而再變

到了明清之際，坊間出了一部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乃是一部雜記體的小說。講到牠的文筆，固然是很壞很壞，但所採取的材料，却有一小部分，不能說牠們是毫無來歷的，如烏盆子一條，即是元雜劇盆兒鬼的故事，祇是姓名不同罷了。又桑林鎮一條，記包公斷太后的事，與元雜劇抱妝盒雖不相同，却可見民間的傳說已將李宸妃一案也歸之於包拯的了。又玉面貓一條，記「五鼠」鬧東京的神話，這大概是從西洋記裏轉錄了來，却沒有那般的詳細，而這些神話的所以產生，大概是受了西遊記裏六耳獼猴故事的影響。

包公的傳說至七

俠五義而三變

後來，由雜記體的包公案，一演而爲章回體的龍圖公案，這已是入了清朝了。而七俠五義所據爲藍本的三俠五義，即是從這裏面演化出來。中間所不同的龍圖公案，以包公爲主體，三俠五義却以幾位俠士爲主體，包公祇作提挈全書之用罷了。原來在這裏「五鼠」已成爲五位義士，玉面貓也成爲御貓展昭，龍圖公案中的那些神話，已有了變遷而人化了。

由以上所述的看來，這包公的傳說，從牠最初發生之時起，直至被採入這部小說中爲止，其間確有很長很長的大段歷史呢。

### 三 七俠五義與李宸妃的故事

李宸妃故事  
的由簡趨繁

其次，李宸妃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也算得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這故事在最初很是簡單，却不像在這部小說中所述的。迨後來又取了小說中的事實，演成爲戲劇，如包公斷后，審郭槐等，近

年來更統稱爲狸貓換太子，演成了連臺幾十本的長劇；這繁複的程度，真是到了『無以復加』了。現在，我們且從牠的最初一步說起。

宋史卷二四二云：

宋史中的  
李宸妃傳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宮，爲章獻太后（即劉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仁宗即位，爲順容，從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請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莊懿（後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這是正史所載，當然最是確實可信。李宸妃在當時，雖已有人疑她是死於非命的，連得燕王都向仁宗說此話；然經了開棺驗看以後，事情已是非常明白，一切浮言都無存在的餘地了。而以情理揆之，也決不會有這樁事。因爲劉后如真有謀害李宸妃之心，早就幹了出來，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後呢？至劉后實是宋史上很有才幹的一個婦人，她在真宗晚年，已是預聞政事，迨真宗死，仁宗幼弱，她更臨朝專政，前後當國至十一年之久。而李宸妃又本是她

的侍兒，如何敢和她抵抗？因此，李宸妃到死不敢認仁宗是她所生，別人也不敢替她說話，直至劉后既死，方有燕王向仁宗說明此事呢。不過，爲了當時仁宗會下哀痛之詔自責，又開棺改葬，追謚陪葬，頗引起全國的注意和懷疑，種的傳說，不免因之而紛紛發生了。

可與宋史互作參證者有王銍之默記

此外，可與宋史所記互相參證的，則有宋人王銍所作默記中的一節：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即楊淑妃）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輜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啓棺，知非鳩死，乃罷遣之。

按：王銍生當哲宗、徽宗時，去仁宗之世頗近，見聞較確，照理他的記載很可代表當時的傳說。然而，在他的記載中，已有幾點和宋史是不同的。

（一）宋史記宸妃死後，殯洪福院；默記作奉先寺。（仁宗本紀又作法福院）

（二）宋史記以此事之真相告仁宗者爲燕王；默記作楊淑妃。

（三）默記記「仁宗即以輜車走奉先寺」這完全是一種野史的寫法。

另與李宸妃故事有關的二件事

在這默記裏，又記有二件事，也都和李宸妃的故事有點關係。其一，爲張茂實的歷史：

張茂實太尉，章聖（真宗）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

也。

昭陵（仁宗）出關，以爲春坊講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

厚陵（英宗）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

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諡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矣。

其二，爲記冷青之獄：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詣府自陳，併妄以英宗與其母繡抱肚爲驗。知府錢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概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概併包拯按得姦狀……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

世妄以宰相陳執中希溫仁（即仁宗之張貴妃，死後追冊爲溫仁皇后）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以上兩案，究竟可信不可信，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但在這裏，我們可見當時民間對於劉后是何等的不滿意，而對於被她冤屈的人又是何等的不平！故此則說繁用迎著張茂實的馬首而喊叫，彼則說誅冷青時京師昏霧四塞。而李宸妃故事一類的傳說所以能流行而傳佈久遠，也就是基於這種心理的反感。且以李宸妃一案而言，自較張茂實和冷青的二件故事爲動聽，初則沉冤廿載，母不敢認其子，子也不知生母爲誰，迨夫一旦昭雪，天子下詔自責，鬧到開棺改葬如此震人耳目的事實，自然容易流傳。張冷二案又那裏及得上牠來呢？可是，流傳一廣，變成了街談巷議的資料，也就最易添枝添葉，以訛傳訛，漸漸地失去本來的面目；同時，也會漸漸地神話化了——其實，宋史記載妃有娠時玉釵的卜卦，已是一種神話，更不必待之後來的了。

### 李宸妃故事在元曲中的演化

如今，我們且順序的一朝朝的說下來，以見這件故事究竟變化到如何的一個程度。先說元朝，有無名氏所作的「李美人御苑拾彈丸，金水橋陳琳抱粧盒」一齣雜劇，就是講這件故事的。此劇前後情節，曾經胡適之先生在「三俠五義」中，摘錄成一張簡明的說明，茲特轉錄於下：

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彈丸一枚，向東南方打去，令六宮妃嬪各自尋覓，拾得金丸者，必生賢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宮遊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劉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騙出來弄死。寇承御騙出了太子，只見「紅光紫霧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黃封糕盒裏，偷送出宮，交與八大王撫養。恰巧劉皇后走過金水橋，撞見陳琳，盤問糕盒中裝的何物，幾乎揭開盒蓋。幸得真宗請劉后回宮，陳琳纔得脫身。

楔子：陳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宮，交與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領太子去見真宗，劉后見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宮拷問寇珠，寇珠熬刑不過，撞階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時，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繼大統，即是陳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後，細問陳琳，纔知李美人爲生母。那時劉后與李美人都活著，仁宗不忍追究，只「將西宮改爲合德宮，奉李美人爲純聖皇太后，寡人每日問安視膳。」

在這裏，已有幾點和宋史所載是不同的：（一）玉釵之下變成了金彈之下；（二）加入了「紅光紫霧」的神話；（三）不說劉后養爲己子，却說劉皇后要害死太子；（四）多添出了一個寇承御和一個陳琳；（五）把撫養仁宗之事，歸之於八大王；（六）仁宗知道此事的真相時，依宋史所記，劉后與李妃已都死了，在此劇中，却說還都活著——總之，自此雜劇出，李宸妃的故事又變換了一些面目：（一）神話的意味更重；（二）不知不覺地加重了劉后的罪惡。

包公案中的李宸妃故事

事面目又大不相同

但是，這個故事的變化併不止於此，一到了包公案裏，更是大不相同了。在桑林鎮一條中，說包公自陳州放賑而回，到桑林鎮歇馬放告，有一個住破密的婆子來告狀，那婆子兩目昏眊，衣服垢污，放聲大哭，訴說前事。其情節大略如下：

（一）李妃生一子，同時劉妃也生一女。六宮大使郭槐暗中作弊，爲劉妃將女兒換了兒子去。

（二）李妃發覺奸謀，一時氣悶，誤死女兒，被禁冷宮。有張園子知其寃，乘天子遊苑之際，略訴情由，詎被郭槐報知劉后，絞死張園子，併殺他一十八口。

（三）真宗既薨，仁宗即位，大赦冷宮罪人，李妃方得出宮，來到桑林鎮乞食度日。

(四)包公問婆子有何證據。她說生下太子時，兩手不開；挽開看時，左有「山河」二字，右有「社稷」二字。  
(五)後來審問郭槐，郭槐抵死不招。乃由包公定計，請仁宗假扮閹羅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果然中計吐出真情，罪案方定。

(六)李后入宮，「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慶賀。」仁宗甚惡劉后，要令受油熬之刑，經包公勸止，只「著人將丈二白絲帕絞死。」郭槐却逃不了鼎鑊之刑。

在這一條故事中，我們所應當注意的數點是：(一)寇承御與陳琳已沒有了，却另外造出了一個壞人郭槐和一個好人張園子；(二)加出了一個包公，併使他一面作了此案的承審官，一面又充著偵探；(三)拋棄了八大王撫養的話，却說是把女兒換了兒子；(四)李妃的冷宮被禁和寒窗受苦，這些事實都是增加了出來；(五)破案後，李后享福，劉后絞死，也是新加的事實，和以前的那二種結局都不同。——總之，這個故事到了這包公案中，更是迎合民間的心理，務使他們所同情的李后享到一點後福，而他們所厭惡的劉后又須受到一種惡報！

這故事到了七俠五義中又極錯綜變化之妙

再下去，到了清朝七俠五義所據為藍本的三俠五義出版了，中間關於李宸妃的故事，却是把元明二朝兩種故事參合起來，調和折衷，組成了一種新傳說。原來這兩個故事本為兩種獨立的傳說，併不是出於同一源流的。前一種——元曲抱粧盒——大概是宋元之間一種民間的傳說，所以和宋史無大出入，後一種——包公案——完全是一個不懂得歷史掌故的人編造出來的。但一則仗戲本的流傳，一則仗小說的風行，都有一種相當的勢力可言。然則，三俠五義裏的李宸妃故事，牠的情節究竟又是怎樣的呢？茲撮要分節略述於下：

(一)欽天監文彥博面奏真宗：「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時李劉二妃適俱各有娠，真宗聞之悶悶不樂。回宮後，即賜二妃玉釧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沖犯；又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真宗幼時佩帶之物，也每人各賜一枚，併將二妃姓名宮名分別刻在上面，隨身佩帶。

(二)真宗醉後，曾有「生太子者，立為正宮」之言，劉妃唯恐李妃生了太子，因與郭槐商定奸謀。及李妃果生

太子，他們便照預定計謀，買囑了守喜婆尤氏，將狸貓剝去皮毛，換出太子。又喚寇珠提藤籃暗藏太子，到銷金亭用裙帶勒死。

(三)寇珠偏有忠心，不肯幹此喪盡天良之事；恰遇陳琳手捧粧盒，迎面而來，原來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的。因互相定計，把太子裝入盒內，偷偷送至南清宮。不料，在禁門前又爲郭槐與劉后所撞見，事情幾乎敗露。

(四)到了南清宮，八大王將太子收藏，養爲己子。

(五)劉妃已將李妃產生怪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不久，劉妃生下一子，即立爲太子。(六)過了六年，劉妃所生之子，得病死了。真宗大痛，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爲東宮太子，即是李妃所生。在陳琳帶往各宮看視間，路過冷宮，見著李妃，天性攸關，淚流滿面。回宮，又替李妃說情。劉妃生疑，非刑拷問寇珠，寇珠觸檻而死。

(七)劉妃在天子前進讒，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咀咒；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令李妃自盡。幸得小太監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陳州安身。

(八)包公自陳州放賑而回，在草州橋歇馬放告。有住破窖的瞎婆子前來告狀，訴說前事，始知爲李宸妃，有龍袱金丸爲證。

(九)李妃的一雙盲目，由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益」治好。後以慶壽爲名，李妃先至南清宮，面見八大王郭狄后，說明來歷；復由狄后引她見仁宗，母子相認。

(十)包公奉旨審問郭槐，郭槐熬刑不招，乃由包公定計，假裝寇宮人顯魂，復在森羅殿對質，方將郭槐的口供套出，始得定案。

(十一)其時劉妃已是病篤，一聞此事，立時驚悸而亡。

觀此，可知這一種新傳說，確是由元明二朝兩種不同的傳說中，採取了牠們的重要分子，錯綜變化而成的。



一是從抱粧盒中所採取的部分

牠從抱粧盒中所採取的分子是：(一)藏珠的金丸，即金彈丸的變化。(二)爲寇承御取了一個名字，曰寇珠。(三)陳琳改爲陳林。(四)抱粧盒的故事同。(五)八大王仍舊。(六)寇承御如何的騙出太子，抱粧盒中不曾詳細說明，這裏却改爲郭槐與守喜婆尤氏用狸貓換出太子。

(七)陳琳捧粧盒出宮，路遇劉后查問一節，結構相同。

二是從包公案中採取的部分

至包公案中，也有不少的部分給牠採取了來的：(一)關於郭槐的部分。(二)用女換男，改爲用狸貓換太子。(三)包公在這裏更爲重要了。(四)同樣的有冷宮與破審的那些話。(五)瞎婆子告狀的部分。(六)審郭槐，假扮閻羅王的部分。

三是新添的部分

此外的部分，便是新添的了：(一)狸貓換太子的這個計畫。(二)劉妃也生一子，六歲而死的這些話。(三)守喜婆尤氏，冷宮總管秦鳳，替死大監余忠這三個人，而張園子併他的二十八口，却被淘汰去了。(四)李夫人用「古今盆」爲李妃醫治目疾一節。(五)狄后的轉達一節。

至是，牠的變化可算達到了最高峯了；牠的情節也更臻精細圓滿了，已成爲一個極可動聽的故事。以視最初寥寥六百餘字的那篇李宸妃傳，其繁簡的相去，正有霄壤之別。由是，也可知一個故事的生長變化，由簡趨繁，究竟是如何的一種情形，而中間併有上如何的一個經過呢。

#### 四 七俠五義中幾個可愛的人物

七俠五義工於描寫俠義

在這七俠五義中，前半部是包公的故事，沿襲舊說的地方居多，我們且不去說牠。到了後半部中，專力去寫那班俠義，差不多全是創造的，可就把牠特有的精神顯現出來了。但書中所描寫的那班俠義，也不見得一個個都是成功的。就拿北俠和南俠二人來講：在作者雖是有意在描寫，可併不見怎樣的成功，而短中取長，還算把北俠描寫得好一些。然而，細一按之，他所寫的還祇是一個尋常的俠客，併不有什麼超特的地方。又那裏及得上他寫白玉堂那般的出色！

白玉堂是書中第一  
一個可愛的人物

他在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裏，寫白玉堂和顏奮敏訂交的那一節，又有風趣，又近情理，真是仙乎仙乎，不食人間煙火的了。不論那個讀至是處，定要拍案叫絕的。而白玉堂是怎樣一個從容整暇的遊俠少年，讀者更很容易的想像得；同時併自會有一個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窄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的金生湧現到眼前來，又可想見他是怎樣的風流瀟灑，遊戲三昧的。但作者併不專寫白玉堂的長處，又把白玉堂許多的短處，如驕傲，狠毒，好勝，輕舉妄動……等，也一櫛櫛的都寫了出來。而讀者爲了愛上他的長處，竟連他的短處，也都庇護下來了。結果白玉堂便成爲這部書中第一個可愛的人物；換一句話說，也便是作者第一件成功的作品。

智化是書中第二  
一個可愛的人物

其次，寫智化也是非常的出色，尤以扮乞丐進皇城偷盜珠冠的一段文字爲最。別的且不說，牠妙在他扮什嗎角色，就像什嗎角色。如在這一段中道：

……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道：『你難道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要是大廟，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竿麼？』智爺道：『那邊不是旗桿麼？』內相笑道：『那是忠義祠合雙義祠的旗桿。』智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笑道：『什麼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什麼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值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什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煙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了。

這在表面上，寫得智化是那們的一個怯樣子，真嚇得人把肚腸子都要笑斷其實，他早已在暗地相看形勢了。這不是把機警過人的一個智化，完全湧現到紙上來了嗎？所以，智化在這部書中要算是第二個可愛的人物，同時也是作者第二件成功的作品。

蔣平是書中第三  
一個可愛的人物

又其次，要算是蔣平了。蔣平與智化頗有一些相類的地方，都是把智謀與武藝合於一人之身，併富有一點滑稽的風趣的。以如此的一種人物，自覺其聰明可喜，而不覺其陰險可怕，其

他說部中所寫的那些個軍師，如諸葛亮，吳用之流，都遠遠的及不上他們來了。把蔣平寫得非常之出色的，自然要推『獨龍橋盟兄擒義弟』那一節文字，顯得他是何等的有智謀，預知白玉堂定要打這條道路逃走的，及至用言語激發玉堂一節，玉堂是那們的橫眉怒目，一意要合他拚命，他祇是嬉皮笑臉的一點兒也不動氣，又見得他是何等的滑稽可喜。在這裏，蔣平是如何的一個人物，真是給作者完全描寫了出來了。此外，如在第九十四回中，寫他偷聽得了翁大翁二的密談，知道了他們的奸謀，却偏偏還要去搭這隻強盜船；又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後來一知道李平山併不是什嗎好人，反又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姦情，送了他的性命。這也能把蔣平的個性完全顯現出。所以蔣平在這部書中要算是第三個可愛的人物，同時也是作者第三件成功的作品。

艾虎是書中第四個可愛的人物

更其次，便是小俠艾虎。這艾虎又和以上的三個人不同，又天真，又活潑，又機警，又聰明，然而有時却又是非常的粗疏，合了這數者而爲一，便是艾虎之所以爲艾虎，而決不是別人的了。書中寫他上開封府出首馬朝賢一節，自是有目共賞的文字，我們也不必再去多說牠，就如

在第八十八回中寫他搶魚奪酒的那一件事。

……艾虎見他等去了，進了窩鋪，先端起一碗飲乾。方看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鱧魚，剛吃了不多，滿心歡喜。霎時間杯盤狼籍，正吃的高興，酒却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站起身來剛要走時，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大酒葫蘆，不由的滿心歡喜，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却是個錫蓋。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用力一掰，將葫蘆撇下來。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一鬆手，噹啷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碰了個粉碎。艾虎也不管他，提了包裹，出了窩鋪，也不管東西南北，信步行去。誰知冷酒後犯，一來是吃的空心酒，二來吃的太急，又著風兒一吹，不覺的酒湧上來。纔走了二里路，再也扎掙不來。見路旁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袱放下，做了枕頭，放倒身軀，呼嚕嚕酣睡如雷。正在濃睡之際，覺得身上一陣亂響，似乎有些疼痛。慢閃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猛然省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

就完了事了。」

這雖明是一種問文，然把艾虎又寫得何等的可愛，差不多把他的個性全個兒顯現出來了。所以艾虎在這部書中要算是第四個可愛的人物，同時也便是作者第四件成功的作品。

石玉崑是成功了

然而我們知道七俠五義這部小說是由俞曲園先生修改三俠五義而成。那嗎，在這裏所謂的作者，當然是指著寫三俠五義的石玉崑，而這許多的成功，當然也是歸之於他的。

俞曲園真有限力

不過，俞曲園先生也真有限力，以他一代經學大師的資格，竟會注意到這一部平話小說！觀他在序中所說：

……皮闕至終篇，見真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軒空響，皆義氣有聲，閱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

這費稱許，也可謂熱烈之至了。而在這部小說的本身，也確是當之無愧，不能說是濫譽啊！

二三六六，若狂於上海。

## 關於本書版本的問題

把一部舊小說來標點，入手最最重要的，自然就是選擇本子的這一件事情了。本子如果選得不好，無論你對於校讀方面是如何的努力，這一番工夫總是白費了的，不免合了『頂了石臼做戲』那一句俗語。

如今，別的不談，就單講這七俠五義這部小說原名三俠五義，由俞曲園先生修改過，而定爲今名。講到牠的年代原還不遠，但我們要去找一種初印本，已是不可得。俞平伯先生是曲園先生的文孫，他在校讀三俠五義時也是這們說，併說他們家內當時曾有一部，現已不知去向。可見這種初印本雖不致已成絕本，却確是萬分難覓的了。無已，祇有求之於坊間所刊的各種本子中，但會取了好幾種來看，都是在前面的幾回中，尚看不出什麼來，幾回以後，便有老大的破綻露出，明是經了什麼人刪節過的。而這種刪節的地方，各本大致相同，大概是由一個本子上印下來。不過，他們刪節的手段，也太是不高明了：每每不管三十一，把緊要的關節都刪了去，以致前後不能呼應；至在對話之中，爲了落去了數語，弄得詞意不明，或竟是所答非所問，更是數見不鮮。把這樣的本子加以標點，刊印出來，那非但有點近於欺人，未免自己太是對自己不起於了。於是，我們因決定在未得善本以前，暫將此書擱起。

這是多們的可以感謝的：老友劉玉陔兄知道了這件事，竟把他家所藏的一部七俠五義送了來。這是一種鈔本；究竟是何人所鈔，他却也有些模糊了。很欣喜的翻讀一下，果然較之坊間的那些個本子爲完善。牠這最佳的一點，就是前後都能呼應，什麼事節脫落，言語不接的那些毛病，却是一處也找不到的。曲園先生的初印本，我們既沒有見過，不知道牠的內容，究和這一本有如何的異同，當然不敢妄斷。這就是初印本的一種鈔本。不過，這較之坊間一切普通的本子，總是高出一籌的了。因此，我們也就把牠作爲定本，而標點，而刊行了。茲將此本與坊間本中間不同之處，略舉數點，作表附列於下，以供讀者們的參考和比對：

回數	新鈔	本坊	本間	按語
第三回	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	再沒有一個當舖，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	坊間本節去二語，詞意便覺不顯豁。	
第十一回	有個年老婦人在那裏啼哭。展爺因上前問他：『媽媽貴姓爲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刺了我一個焉有不哭！』	有個婦人在那裏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刺了我一個，焉有不哭！』	『焉有不哭』四字，明是答語，可知上面必有問句。	
第十九回	惟有寇珠冤魂，不便久滯地府；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他便從此超生。	惟有寇珠冤魂，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他便從此超生。	少去『不便久滯地府』六字，詞意即覺不順。	
第二十四回	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著，誰又吃甚麼來呢？』婦人接著說道：『你沒吃甚麼，你倒灌喪黃湯子了。』	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你倒灌喪黃湯子了。』	新鈔本語氣較足。	
第三十三回	小二道：『是漂兒。』金生道：『你說是漂兒，那就是包魚，可有活鯉魚麼？』	小二道：『是漂兒。』金生道：『那魚是包魚，可有活鯉魚麼？』	新鈔本語氣較足而自神。	

第三十七回

便嚇的他把脖子一縮，跑下廳來，格塔塔一個整頓，半晌還不出氣來。

便嚇的半晌還不出氣來。

就文字而論，坊間本在此處尚無不合，惟下文有「在廳下打轉」一語，照此刪節，前後未免太不呼應。

第四十三回

多「正飲在牛酣之際……竟奔水晶樓而來。」一大段文字。

無此一段文字。

如將此段文字刪節去，未免與回目有不符處。

第四十六回

從腰間解下絲絛往上一切，搭在樹上，將兩頭比齊。剛要解扣，只見這絲絛「哧」「哧」「哧」自己跑到樹上去了。盧方怪道：「可見「時衰鬼弄人」了，怎麼絲絛也會活了呢？」

從腰間解下絲絛往上一切，搭在樹上去了。盧方怪道：「可見「時衰鬼弄人」了，怎麼絲絛也會活了呢？」

坊間本此處刪節得最是豈有此理，令人看到下文，竟是莫名其妙。

同 四

老者又接著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趙虎聽了道：「甚麼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當朝宰相包相爺的姪兒。」趙虎道：「哦，包三公子進香怎麼樣？」老者道：「他故意的繞走蘇州……」

老者又接著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他故意的繞走蘇州……」

新鈔本語氣較足，且趙虎的插問一句，也在情理之中，否則，又安知這包三公子就是包相爺的姪兒！

第五十六回

在徐慶一番答語之後，多上「說話間，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遞給展爺。展爺問他如何知道此石之下可以藏得包袱。徐爺說這陷空島大小去處，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小弟沒有不知道的。」一小段文字。

無此一小段文字。

有此一段文字，上下方能接榫，否則下文「展爺點頭道：『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二句，未免有些兀突。

第五十七回

一聲怪叫道：「噯噯！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  
蔣爺道：「哥哥是病夫，好稱呼呀……」

一聲怪叫道：「噯噯！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  
蔣爺道：「哥哥是病夫……」

多了「好稱呼呀」四字，語氣較足而有神。

第五十八回

白玉堂道：「好一位為國為民的恩相！」蔣爺笑道：「你也知道恩相了……」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

白玉堂道：「好一位為國為民的恩相！」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

有了蔣平笑而一插口，方與下文相接。

第五十九回

「……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小人向他說此馬是我主人所乘。他又說：「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如若要此馬，叫你主人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

「……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如若要此馬，叫他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

新鈔本語意較為貫穿。

同回

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強梁霸道，無所不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

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強梁霸道，無所不為，每每竟強搶人家婦女。

說明馬剛有造反之心，方與下文符合。因緊接下去便有「怨不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一句話。



第六十二回

巧在變邊掙的蝴蝶，顛巍巍的在窗上搖舞，韓爺看眼裏，暗道：『竟有如此的巧事，要找尋他，就遇見他。』且聽聽動靜，再做道理。』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惹惱我的性兒。』

巧在變邊的蝴蝶，顛巍巍的在窗上搖舞。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惹惱我的性兒。』

新鈔本詞意較爲周密。

第六十五回

多上『且說北俠一路遊山玩景……賞給船家去了。』一大段文字。

無此一段文字。

如將此段文字刪去，便與回目有不合處。

第六十九回

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裏面有話說。』杜雍答道：『這是什麼道理？白日在廳外話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比安人小，比丫鬘大了，原來是個姨娘……』

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杜雍答道：『這是什麼道理？』白日在廳外話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比安人小，比丫鬘大了，原來是個姨娘……』

下文既有『原來是個姨娘』一語，上面數句萬不可刪節去，自以新鈔本爲當。

第七十一回

李氏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登時的落下淚來。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

李氏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一般。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

新鈔本多了二句，上下文便覺相接。

第七十二回

『在魚龍混雜，鬧個不了』之下，又緊接上『一來二去，聲氣大了，連嘉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這三句。

無此三句。

因與下文有關，此數句萬不可刪節去。

同回

便道：『不消說了。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裏，一死相拚了。』忙到那裏探望了一番，並無消息。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

便道：『不消說了。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裏，一死相拚了。』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

坊間本顯有脫漏處。

同回

馬強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女用剪子刺我！』翟九成却不陪罪，只一聲聲的罵著惡賊，並把要告到青天，報仇雪恨的意思洩露了出來。馬強吩咐惡奴快搜。

馬強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用剪子刺我！』吩咐惡奴快搜。

坊間本顯有脫漏處。

第七十四回

『在倪繼祖接來』句下，又有上『就著燈籠一看，不由的失聲道：『嗚嚶！這蓮花……』』剛說至此』等數語。

無此數語。

此數語萬不可少；否則便與下文失了呼應。

第七十五回

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有人騎臥。忙用燈籠一照，惡奴道：『有了！有了！在這裏呢！』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剛的馬前。

不想在道傍巧遇惡賊，闖在馬剛的馬前。

新鈔本多了數語，詞意較為周密。

第七十六回

在『朱公慨然許允』句下，又有上『王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翟九成說，錦娘與兒子聯姻，親上加親，翟九成亦欣然應諾』一小節文字。

此一小節已被刪節去。

此在坊間本，顯係刪節得不合情理。

第七十八回

丁二爺便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華生輝，柴門有慶。然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還是有別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

丁二爺便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

新鈔本多了數語，不但語意較足，並把丁兆蕙當時之神情活現出。

第八十二回

在「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劍，放在艾虎面前」句下，又接上「小俠看了雖則心驚，但爲了要救忠臣義士起見，却不敢露出一些馬腳來」等數句。

此數句已被刪節去。

在此處自應將艾虎之心理一寫，坊間本刪節得太不合情理。

第九十一回

在「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句下，又多上「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裏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一小節文字。

此一小節文字已被刪節去。

此數句與下文有關，萬萬不可刪節去。

同回

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列位與他賀喜很好。

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列位與他賀喜很好。咱們莊中有喜事，理應作賀。

坊間本多了下面二句，不但近於蛇足，且文字上也不甚通順。

同回

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六豁起拳來。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

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六豁起拳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

在新鈔本中，上下文何等的緊接，一經刪節，文字間便覺有些生硬。

第九十二回

在「轉身出來」句下，又接上「一眼瞧見了艾虎，在那裏端坐不動。他們不知艾虎是沉醉酣睡，很是真怪。張立忙上前分解。史雲在傍，也幫著說話」一小段文字。

此一小段文字已被刪節去。

如將此一小段刪去，下面「方氣憤憤的去了」一句便有些安不上來。

<p>第九十四回</p>	<p>暗暗好生後悔。飲酒之間，沙員外問道：「賢姪如何來到這裏？」<u>艾虎</u>止於答言：「特爲尋找師父義父。」</p>	<p>只見<u>艾虎</u>好生後悔。止於答言：「特爲尋找師父義父。」</p>	<p>新鈔本詞意較爲周密。</p>
<p>同回</p>	<p>因<u>包公</u>奏明聖上，先翦去<u>襄陽王</u>的羽翼。這<u>襄陽太守</u>是極要緊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u>包公</u>因<u>金輝</u>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u>襄陽王</u>，在駕前極力的保奏。</p>	<p>因<u>包公</u>奏明聖上，先翦去<u>襄陽王</u>的羽翼。<u>包公</u>因<u>金輝</u>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u>襄陽王</u>，在駕前極力的保奏。</p>	<p>新鈔本詞意較爲周密。</p>
<p>第九十五回</p>	<p>卻好牀前有雙<u>朱履</u>。<u>金公</u>只當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u>杏花兒</u>那裏去了？」<u>巧娘</u>隨機獻媚道：「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使，因此叫他後船去了。」上面說著話，下面<u>金蓮</u>把<u>朱履</u>向牀下一踢。</p>	<p>卻好牀前有雙<u>朱履</u>。<u>金公</u>只當不見，置而不問。誰知<u>巧娘</u>上面說著話，下面<u>金蓮</u>把<u>朱履</u>向牀下一踢。</p>	<p>新鈔本筆意較爲細膩。</p>

上表所列，不過偶就已所見到的，寫了一些下來；其餘沒有發見的，恐怕正是不遺枚舉呢！但在聰明的讀者，也可舉一反三的了。

二二六，九，狂於上海。

# 原序

往年潘鄭盦尚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即院本傳奇平話小說，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尚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攜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盦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發聲，聞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歎鄭盦尚書欣賞之不虛也。

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一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爲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查敏」之訛。「查」爲古文「慎」字。以查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蕭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歎之改水滸傳，處處托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

光緒己丑七月既望曲園居士俞樾書。

回目

- |      |          |          |       |          |          |
|------|----------|----------|-------|----------|----------|
| 第一回  |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 第十六回  |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
| 第二回  |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 第十七回  |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
| 第三回  |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 第十八回  |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 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
| 第四回  |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 第十九回  |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 | 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
| 第五回  |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 第二十回  | 受魘魔忠良遭大難 |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
| 第六回  |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 第二十一回 |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 除邪崇學士審虔婆 |
| 第七回  |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 第二十二回 | 金鑾殿包公參太師 |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
| 第八回  | 救義僕除凶鐵仙館 |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 第二十三回 |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
| 第九回  |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 第二十四回 |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 貪多杯屈鬻子喪命 |
| 第十回  |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 扮化子勇士獲賊人 | 第二十五回 |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
| 第十一回 |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 |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 第二十六回 |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 鑿貌辨色男女不分 |
| 第十二回 |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 龐奸侯設計輓紅堂 | 第二十七回 |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
| 第十三回 | 平安鎮五鼠單行義 |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 第二十八回 |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
| 第十四回 |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 第二十九回 | 丁兆蕙茶鋪偷鄭新 |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
| 第十五回 |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 遇國母晚宿天齋廟 | 第三十回  |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 交友投分邀請兩俠 |

-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春敏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媽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寧婆娘
-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鬟喪命 廳前盜戶惡僕忘恩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盧花蕩北岸獲胡奇
-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計謀夜投蚯蚓嶺
-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 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包相保賢豪
-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粧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噲偷銀驚惡徒
-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眾義露真名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貧欣逢趙慶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迹遊賞誅龍橋
-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越 花蝶隱迹別有心機
-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 |       |          |          |       |          |          |
|-------|----------|----------|-------|----------|----------|
| 第六十七回 | 紫髯伯庭前敵說車 |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 第八十四回 |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
| 第六十八回 |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 雙俠饑行靜修測字 | 第八十五回 |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 蔣澤長沿湖逢郎寇 |
| 第六十九回 |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 秦昌陪罪丫鬢喪命 | 第八十六回 |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
| 第七十回  |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 第八十七回 | 為知己三雄訪沙龍 | 因救人四義撤艾虎 |
| 第七十一回 |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 第八十八回 |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
| 第七十二回 |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 查惡棍私訪竊王莊 | 第八十九回 | 熬錦箋暗藏白玉釵 |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
| 第七十三回 |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 |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 第九十回  |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
| 第七十四回 | 淫方韶誤救朱烈女 | 賁賀豹狹逢紫髯伯 | 第九十一回 |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
| 第七十五回 |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 第九十二回 |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 老葛搶雉惹禍著傷 |
| 第七十六回 | 割帳繚北俠擒惡霸 |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 第九十三回 |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
| 第七十七回 |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 第九十四回 |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
| 第七十八回 |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 第九十五回 | 暗昧人偏遭暗昧事 |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
| 第七十九回 |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 婁老僕改妝扮難叟 | 第九十六回 |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
| 第八十回  |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 認方向高樹捉糊猴 | 第九十七回 | 長沙府施俊納丫鬢 |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
| 第八十一回 |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 躡相轎出首馬朝賢 | 第九十八回 |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 智化運籌兄弟奮勇 |
| 第八十二回 |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 第九十九回 |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
| 第八十三回 | 失口不移心靈性巧 |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 第一百回  | 探形蹤王府遺刺客 |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



第一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 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異朝事迹總如新，唐宋元明閱歷身；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實半非真。

這首詩乃曲園先生小蓬萊謠，二百首中之一首。託言有一得道不死之士，閱歷唐宋元明四朝，當時名公鉅卿，一半是他的朋友。及至滄桑變換，史策流傳，看他傳中所載事實，與當日所見所聞，往往參差不合。照此看來，一部二十四史，竟無一部可信之史。又況稗官小說，里巷傳聞，從古以來，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黎山女爲天子，諸如此類，三代以前已是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其中奇奇怪怪，無所不有，惜其書不傳耳！至於後世，梨園子弟，扮演登場，商女盲詞，沿街彈唱，海市蜃樓，不可究詰。漢朝一個蔡伯喈，被人憑空捏造，出牛相府，招親趙五娘，尋夫種種奇文，至今倒弄得婦豎皆知，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正此謂也。到了宋朝，又有個包龍圖，至今日也是婦豎知名。有龍圖公案一書，衍說其事，說得包公盡治陽間，夜治陰間，竟是一個活閻羅。謹按宋史第三百十六卷，有包公本傳，包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老辭不就。親亡廬墓終喪，久之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拜監察御史，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徙陝西，又徙湖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以喪子乞便節，知揚州，徙廬州，又知池州，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又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包公一生宦迹如此，因會除天章閣待制，故在當時稱之曰包待制；以會除龍圖閣直學士，故後世稱之曰包龍圖；以會權知開封府，故至今開封府中，猶相傳有包公遺迹。其中包公數曆中外不止一處，其權知開封府，亦不甚久。後世說他在開封府內，有多少奇異之事，至於他始而知天長縣，終而知江寧府，全不說起，倒像他終身只做開封府尹者，皆由不考本傳之故。本傳稱包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此言其正直立朝，非謂其裝神弄鬼也。後世以包公爲活閻羅，即以此說傳。傳又稱包公惡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知包公居官，並非專尚嚴明。惟知天長縣時，有人來告家中所蓄之牛，被人割去舌頭。

包公道：「既割去舌頭，牛不能活，汝竟殺牛而賣其肉，亦可得錢。」其人遵命而去。未幾，又有人來告某人私宰耕牛。包公道：「你爲什麼割他的牛舌？如今又來告他殺牛！」這人被包公一口道破，驚惶無措，叩頭服罪。此事見於正史本傳。即此一事，可見包公之善於斷獄。龍圖公案一書，即從此敷衍出來。至元人百種曲中，有包公斷立太后一事。此事子虛烏有，而非無因。考之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真宗以爲司寢，遂生仁宗。章獻太后以爲己子，及仁宗即位，宸妃默然退處先朝。廢妃之中，仁宗竟不知爲宸妃之子，直至章獻太后崩，燕王始爲仁宗言之。——其時，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號慟，追會爲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曾有「狸貓換子」之事。但以宸妃生前爲章獻所壓，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疑，故後人從而造此一重公案。據宋人王銍所作默記，載包公一事，正與相反。那默記中，稱當時有王氏女到官自言，曾經得幸於神宗皇帝，生下一子，名曰冷清，有舊日宮中綉抱肚一個，可以爲證。包公細審，全然誣罔，因將他母子二人論死。此事與李宸妃不相干，與元曲中斷立太后事正相反。後人有詩歎曰：

史策流傳已不真，稗官小說更翻新。柳麻子與季麻子，嚼爛古今多少人。

列公爲何今日將包公事實，表白一番？只因這部「俠義傳」，本名「龍圖公案」，正以包公爲書中之主，而敘包公事，又以審「狸貓換子」一事，爲最大一案。據說宋真宗皇帝宮中，有劉李二妃，同時懷孕。適逢中秋佳節，天子與二妃在御園賞月，飲到半酣，天子十分高興，因說：「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悅。偏偏昨日司天監奏天狗星犯御座，於儲君不利。朕今賜汝二人玉璽龍襖各一個，鎮壓天狗；再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明珠一顆，係無價之寶，如今賜汝二人，每人一枚。」說著，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尚寶監，鐫刻劉李二妃官名。不多時，陳林到御前復命，呈上金丸。天子看時，一個刻著玉宸宮李妃，一個刻著金華宮劉妃，甚是精巧，即賞與二妃。二妃跪領，叩頭謝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即立爲皇后。」天子酒後一言，那知劉妃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宮與總管都堂郭槐暗設計，要謀死李妃。旁邊有一宮人名喚寇珠，雖是劉妃名下宮人，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知道此事，好生不樂。從此各處留神窺探。一日，真宗在玉宸宮與李妃閒話，想起明日乃南清宮八千歲生辰，使命首領陳林往御園辦理果品，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去後，李妃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知要分娩，即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前來照料。劉妃一面遵旨前來，一面吩咐郭槐與守牛婆尤氏，照先前所定計策行事。郭槐與尤氏捧著一個大盒，到玉宸宮來。衆人只道盒中是產

中應備之物，那知正是他們所定奸計！盒中是隻剥皮的死狸貓。及至李妃臨盆分娩，劉妃、郭槐、尤氏趁忙亂中將狸貓換去太子，把太子用龍襖包好，裝入籐籃，命寇珠拋棄於金水橋下。寇珠到水邊，好生不忍，拚與太子同死河中。却好那陳林奉旨到御園辦理菓品，手捧金絲砌就籠盒，迎面走來。寇珠喜道：「此人來了，太子有救矣！」乃將此事告知。二人商量，仍將太子用龍襖包裹，裝入盒內。陳林捧了，竟到八千歲府中，見了八千歲與狄娘娘，哭訴其事。八千歲與狄娘娘大驚，且將太子暫留南清宮撫養，再做道理。當時劉妃將李妃生了妖孽，聞有旨將李妃貶入冷宮，幸得冷宮總管秦鳳爲人極好，又有小太監余忠作事豪俠，往往爲人之事，奮不顧身。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目與李妃有七八分相像。李妃在冷宮，得他二人照應，暫且相安。及至劉妃十月滿足，生下太子，即立爲皇后。那知太子到六歲上，一病身亡，真宗鬱鬱不樂。八千歲入宮勸慰，天子問：「弟有幾子？」八千歲一一奏對，並言第三子今亦六歲，與太子同年。天子立刻召見，須知此子即是李妃所生之太子。父子相見，天性感動，自難分捨，使命留養在宮中。後來真宗賓天，此子嗣位，便是仁宗皇帝。這是後話。當日劉后見了此子，初時也不在意，後來轉輾生疑，即召寇珠勘問，寇珠那肯說出真情，一任非刑拷打，觸階而死。劉后又想李妃尚在，總是禍根，便誣奏其在冷宮詛呪。奉旨賜死。秦鳳得信，慌忙報與李妃。余忠便慨然道：「奴婢情愿代死！」當日不由李妃作主，移至下房。余忠即解髮挽個髻兒，穿了李妃衣服，臥倒在牀。須臾聖旨到來，派孟彩嬪驗看，秦鳳請至偏殿暫坐。須臾報李妃已死，孟彩嬪到牀前，約略一看，那辨真僞，使復旨去了。余忠的尸首，照例埋葬，自不必說。李妃充作余忠，報了重病，立命移出。秦鳳將他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來秦鳳因與郭槐不對，亦爲其所害而死。這一段事，便是「狸貓換子」的緣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惟八大王則實有其人。大王名元儼，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弟。宋人王闢之所作池燕談錄，稱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特贈天策上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以八大王。又沈淑所著諧詩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於北邊，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八大王威名如此，宜小說中，每稱道勿衰。然所謂狄娘娘者，又無可考。世傳狄青見姑娘與秦叔寶見姑娘，同一荒唐。今俠義傳中，既無狄青事，則亦不必與辨矣。此書本爲七俠五義諸人寫真，而以包公爲七俠五義之主，立言頗爲得體。今據正史，將包公一生官迹表明，又照原書敘明「狸貓換子」緣由，以後便徑接原書，不再刪改。正是小說原無青史筆，閒談聊慰白頭人。未知包公如何出場，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話說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包家村，有一包員外，名懷家資鉅富，天性好善，人人稱他包百萬。院君周氏，生有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包山生一子，尙未滿月，包海未有子女。那包山忠厚老誠，正直無私，王氏也是三從四德之人。包海尖酸刻薄，奸險陰毒。李氏却也心地不端。幸老員外治家有法，大爺夫婦百般遜讓，因此一家尙和睦。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不料這一年老院君周氏，忽又懷起孕來。包員外想自家已有子有孫，又生出小兒女，反增一累，再者院君年近五旬，怎當得臨盆的苦痛，乳哺的勤勞，終日悶悶不樂。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雙目困倦，伏几而臥。矇矓之際，只見半空之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落下一個奇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奔面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尙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鬟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纔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嚇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去了。這裏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魂都嚇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裏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言，便攔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作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著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的，告訴老當家，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的擔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包海連忙起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却合了念頭，連連說好：「此事就交付與你，快快去辦，將來你母親問時，就說落地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攜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摺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嚇的魂不附體，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

將回來，到自己房中，倒在坑上，連聲說道：『嚇殺我也！嚇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莫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李氏笑道：『這孩子這時候，管你叫虎吧啞哩！』誰知他二人在內說話，不防窗外王氏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忍殘，不覺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耽驚害怕，惟恐找不著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尋找；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卻無三弟。大爺著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臥倒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著個黑漆漆，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王氏正在盼望，見丈夫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抱。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將頭亂拱，鬚髮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纔滿月的兒子，另寄別處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言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去，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內，因說道：『曾記得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際，不知怎麼落地就死了；若是活著，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言，見旁邊無人，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念婆婆年邁，擔不得乳哺勤勞，故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中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告稟。』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寄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來，大家言明此事。從此包公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妻心心念念要害包公。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買外跟前進了謔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

了，應該叫他跟著村莊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吃閒飯。一片話，說的真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著閒逛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付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的哄著三官人頑耍，倘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兒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跑至山窩古廟之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撲，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却是一女子，滿面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想來是怕雷。』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聲始止。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走出廟來，找著長保，驅趕羊牛，剛纔到村頭，只見伏侍二嫂嫂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著，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旁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吃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縱然拿回來，也吃不得了！咱們且交待牛羊要緊。』說著，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死了！』老周聞言，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孔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什麼了？』長保在旁插言道：『方纔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癩犬吃了。』老周聞言，心下明白，就請三官人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你吃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聽了，好生氣悶。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件要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三叔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叫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鬆放。剛纔放下一大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捧著。心中方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正在憂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

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著，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趕越遠，再也撲不著，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中，再也看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入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中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且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著，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撇著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著何事，這等沒好氣，莫非有人欺負你了？』包公就將賺入井中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言，心中好生不平，只得解勸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說此鏡從井中得來的，嫂嫂好生收藏，不可失落。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裏暗想：『叔叔嬌嬌所作之事，深謀密略，將來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正在嗟歎，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學了一遍。大爺聽了搖首道：『豈有此理，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裏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暗自想道：『二弟從前所作所爲，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若是明言，就傷了手足的和氣。』沉吟半晌，便向王氏道：『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倘得一官半職，改換門庭，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言，點頭稱是。又道：『公公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我自自有道理。』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道：『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教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帳目，還有念不下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聽得可管些帳目之事，便道：『使得，但有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教上三年五載，認得字就得了。』大爺見員外應允，心中大喜，即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飽學先生。衆鄉鄰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寧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包山訪得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擇日上館。備席延請，遞贐敬束修，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即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又拜老師。這也是前半生緣分，師徒一見，彼此愛慕非常，並派有伴童包興、包與與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

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入，俊傑來從喜氣生。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寧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讀，教道：『大學之道。』包公就念了『在明明德』。下句。老師聞聽，甚爲詫異，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就學就了的，尚不在意。誰知到後來，無論什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熟書的一般。把個老先生喜得樂不可支，自言道：『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爲治世良臣之意。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無奈員外不允。又過了兩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這年已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考了。』大爺聽了，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考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便就允了。大爺見員外應允送考，心中大喜，即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到了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却是諄諄盼望。到了揭曉之日，天尚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一聽，倒覺愁容滿面。自己即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去謝一聲。多虧大爺求至再三，員外方纔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酬謝先生。是日請先生到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言。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請至上座，員外主席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寧老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令郎天分聰明，若論刻下學問，漫說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府上的德行。』員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恨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聽了，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子孫中舉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做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寧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像，似乎奎星



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定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寧公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要考的了？』員外連連說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由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為主張。』說罷，怒冲冲不待席完，竟自去了。你道寧公爲何如此說法？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做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著爲難，這也是他一片苦心。到了鄉試年頭，全是寧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著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先生坐了上座，所有賀喜的親友，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只有伴童包興一人。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包興備上馬，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纔分手。包公認鑾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少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一座鎮店，主僕二人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是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個，就在一處吃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便要了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纔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似有心事的一般。後又從外邊進來一人，武生打扮，鬚髮著英雄精神，面帶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口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便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遞給那道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上，磕了個頭，出店去了。包公見此人，年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若不嫌棄，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言，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了一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兩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兄名昭字熊飛。』包公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酒。展昭便道：『小弟兄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退避，料不出他是什麼人。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在店內，就誤了工夫，天色晚將下來，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上前問道：『牧童哥，這是什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

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公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麼？」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兒屯，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著牛羊去了。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兒屯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不若就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叩門，裏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設禮歸坐，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便問：「和尚上下？」和尚道：「小僧名叫法本，還有一個師弟，名叫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飯。主僕二人用畢，天色已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回。包興聞言，即忙把傢伙拿起，出了雲堂小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笑著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讓他們過去，纔將廚房找著，把傢伙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出來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竟無出路，急忙跑回說：「三爺，咱們快想出路纔好！」包公道：「門已關閉，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裏走呢？」正說著，忽聽門外了吊吱吱一聲，鬚鬚吹吊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嚇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只見一人渾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的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嗔責，二人不服，將老和尚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之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賈喝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為誣告良人，遂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其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却去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回到旅館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門，從外越牆而入，悄地行藏，飛至齋閣。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個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聽了，暗道：「我何不先救此人，然後再來殺他，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劍削去了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攜了包興道：「尊

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旁邊角門，來至後牆，由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將繩輕輕一提，便把包公提在牆上，悄悄說道：「尊兄下去，速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紀。」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腳踏地，急急解了繩索，展爺提上去，又把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晃，就不見了。包興扶著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跑，好容易跑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見一燈光，包興道：「好了，有了人家了。咱們暫且歇息，等到天明再走。」急忙上前叫門，柴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個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却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裏面坐。」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盤磨，並方履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坑，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裏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拿了一個黃沙碗，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孟老又盛一碗，包興接過來，如飲甘露一樣。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了驚嚇，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饑渴之下，吃下去，肚內就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二十里之遙。正在敘話之際，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火光，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出來看望，心內料定必是那俠客所爲。只得問孟老道：「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主僕二人深深致謝，孟老兒送出柴扉外，指引了路徑。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却不在意，只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主僕二人一邊走著，說著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費幾到京呢！況且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都無，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只得安慰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裏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小人步下跟隨，多則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

『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走路，鬚髯閒遊一般，包管就生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僕就說著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裏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吃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煙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吃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輩鋪，說：『相公咱們在此吃飯罷。』包公那裏分得貴賤，只不過吃飯而已。主僕二人來到店內，雖是二輩鋪，俱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著包公上樓，揀了個干淨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菜。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我去找我舅舅就來。』包公點頭。包興下樓去了，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擡頭認准了飯店字號，是望春樓，這纔邁步。原打算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裏青綢褂袍，蛇腿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說就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的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便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著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迹分明。忽聽旁邊有人念道：『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包興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倘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吃喝。』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裏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分解。

####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旁邊立著一人，他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神通，却不肯露面，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聽了，說：『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把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旁看熱鬧之人，聽說有人會捉妖，不由的都要

看看包興帶了那人來至二軍鋪門口，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之人，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到小鋪了。』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寫在我帳上罷。』櫃上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以咳嗽爲號，即上樓來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上樓，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焦，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裏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著我母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言，不由大怒，道：『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著包公雙膝跪下道：『小人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望祈相公搭救我家小姐。』說著，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介之言，我是不會捉怪的。』包興一旁插言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言，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裏肯放，便道：『相公如今是走不了的。』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鄰，在樓下幫住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在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頭。包公被纏不過，只得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見相公應允了，滿心歡喜，叩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只見鋪子外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引路，包公隨著後面，是包興一路來到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是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中邪祟，夫人痛愛女兒的心盛，故差李保上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大人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來稟說：『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大人聽了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叫李保請至書房。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見外面進來一位鬚髮皆白，面若童顏的長官。包公見了，不慌不忙，上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

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中遭劫，毫無隱匿，和盤托出。李大人見他言語爽直，倒是忠誠之人；談話之間，便考問他學業。包公竟是一問一答，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吩咐李保好生伏侍包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夫人暗裏差人告訴李保道：『此事務必求法官到小姐房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移至夫人屋內去了。』李保便問：『法官要用何物，趕早預備。』包興道：『要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桌圍椅披，在小姐房內設壇。所用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台，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可拿到小姐房中去，大家幫著我設壇去。』李保聽了，即叫人擦桌搬椅，所有輓片東西，俱是自己拿著，引了包興至小姐房中，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把兩張桌子並了，然後搭了一張欄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繫好了桌圍，搭好椅披，然後擺設香爐燭臺，安放紙墨筆硯寶劍等物，擺設停當。方同李保出來，二人來至書房，叫李保在外伺候。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困乏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伏侍我睡罷。』包興道：『相公，咱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小人費了許多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美饌，喝那樣美酒，俗語道：『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若是如此，過意的去麼？咱們何不到小姐房中去看看？憑著相公正氣，或可勝了妖邪，豈不兩全其美呢？』包公無奈，自己又不信妖邪，只得說道：『由著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即喚：『快拿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面引路，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搭，擺設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至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俱要迴避。最忌婦女窺探。』李保聞言，連忙退出藏躲去了。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由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硯好，蘸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纔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像有人把著他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忙燈上燒了，忙忙的下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裏，包興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裏坐著，何不上高臺上坐著呢？』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著一口寶劍，又有硃筆等物。包公心內暗想，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蘸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

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外面「噯呀」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包公聽了，即忙提起寶劍，下了高臺，至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沖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他在桌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旁，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著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一片謊言說得很像。李保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言，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字紙帖，以為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忙拿了到後堂稟道：「包相公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一道。」丫鬚接進來。李保纔待轉身，忽聽老爺說：「且住！拿來我看。」丫鬚將黃紙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看，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劍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迹，並打探娶妻不曾。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你道李老爺為何如此留心？只因昨日在書房見了包公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夫人聽了便道：「既然如此，他若把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為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慚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後，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訪問。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老爺夫人更加喜歡。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迹，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且問明尚未定親。」李老爺聽了此言，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援救，如今沉疴已愈，特為道謝。老夫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為箕箒，不知尊意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在不敢自尊，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想道：「昨夜我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思想：「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的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是為賢契作紅線牽了，不必過於迂泥。」包公聽了此言，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

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老夫靜候佳音便了。』說話之時，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道，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李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又囑咐了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鏡，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來，只等臨期下場。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奸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尙不至紊亂。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仗著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他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回家，先行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寧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了行李先走，自己却同包興改裝易服，沿路私訪。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這日包公主僕暗暗進了定遠縣城，找了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人，酒保見了，招呼道：『大爺少會呀！』那個人揀了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杯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杯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面，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迹模糊。我只打量是你勸架，給人和事的呢。怎麼一時就不見了呢？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惶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纔進來之時，那等驕傲之狀。見他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吃，便忽忽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十二名馬販之首。』包公記



了姓名，吃完了飯，便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到任。包公隨後出了飯鋪，尚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一路暗自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旁，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等。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伏在地，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時候太晚，天又下雨，在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天尚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迹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伽藍殿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噫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旁，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到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聽了，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廚之下，血泊流過，致小人衣服沾污了。」包公聽了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乘馬跟隨。包公暗想：「他既謀害僧人，爲何前身衣服無血迹，光有後身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包公下轎，吩咐跟隨人等在外伺候，獨帶包興進去。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兩旁配像俱已坍塌。又走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櫺之上，地上果有一片血迹，忽見那邊地上放著一物，便檢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道：「李保押了行李來了。」包公便命他進來。李保進內，連忙給老爺叩頭。包公便叫包興傳該值日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說：「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做，明日俱要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到，齊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付，將木匠帶至後花廳，不可有誤。」胡成答應，備辦去了。這裏包公梳洗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把各木匠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

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旁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旁，各自畫那圖樣。包公在座上，留神細看。不多時，俱各畫完呈遞。包公看見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人叫吳良。」包公吩咐眾木匠散去，把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包公入座，將驚堂一拍，叫道：「吳良，你爲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吳良聞言，吃驚不小。回道：「小人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老爺詳察。」包公道：「諒你這廝，決不肯招。左右，速至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擡來。」左右一聲答應，立刻去了。不多時，把伽藍神擡到公堂。百姓們見將伽藍神泥胎，擡到縣裏聽審，誰不要看看新聞。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似有問答之狀。從新入座道：「吳良，適纔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上留下暗記。你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泥神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却是六指兒，比上絲毫不差。吳良嚇的魂飛膽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老爺真是神仙！」殊不知包公那日到廟驗看，地下檢了一物，乃是個墨斗，又見伽藍神背上有六指的血手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左右將吳良又帶至公堂跪下。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喝道：「吳良，你真賊實犯，還不實說麼？」吳良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將來收場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丟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丟不了的，我放在伽藍神腦袋裏。」因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用斧將他劈死，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是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賞銀十兩，釋放。剛要退堂，只聽得擊鼓喊冤。包公即命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下。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正。有一叔父開緞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落下。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配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借給看，開口就罵，扭住小人不放。請太爺詳察。」又見那人道：「唔，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手攔住，硬說吾腰間佩的珊瑚墜子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求大爺與唔判斷。」包公聽了，便將

珊珊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顏色，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纔說此墜有多少重？』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此墜重數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戲子來，平了果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理應是他的。』呂佩著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的，又平甚麼分兩呢？』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呂佩道：『唔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帶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上堂。包公道：『聞你有個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是三年前檢的。』包公道：『此墜可曾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何敢送給人呢？』包公便問道：『此墜尚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裏。』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旁，叫呂佩上來。包公道：『方纔問過皮熊，他並未送給你，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呂佩一時慌張，便說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問道：『柳氏如何給你此墜呢？』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旁差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唔說罷。』便將與柳氏通奸，此墜是柳氏私贈的，說了一遍。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奸，來到公堂，便說出丈夫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奸，此墜由畢氏處攜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送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正在審問之時，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眾人帶在一旁，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三年前，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作為執照。過了兩日，小人到店，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在那片晚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台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包公心中明白，叫天佑下去，即令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旁答道：『是心痛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痛病死的，你如何知道？』因奸謀命，快把謀害楊大成的情由，從實招來！』兩旁齊威嚇。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奸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聽了說：『你這狗才會記得你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後面跟著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嚇的你酒也不敢吃，立刻會鈔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擡上刑來。』皮熊只嚇得心頭亂跳，諒也瞞不過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便道：『小人願招。只因

小人與畢氏通奸，惟恐楊大成知道，因此定計將楊大成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痛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扇墜，就拿回家去，交與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聽了，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大板釋放。畢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扇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言，就傳到了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且說小河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為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爲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衆人就叫他看了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平日爲人拿好頭換來的。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擔柴錢四百文，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掛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一問左右之人，方知趙大發了財，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兒聞言，轉到大門，急忙用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裏面答應道：「是誰？這麼趙大趙大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帽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張三道：「你先別合我論哥兒兄弟，你欠我的柴錢，也該給我了。」趙大道：「什麼要緊，請到家裏坐。」正說著，裏面走出一個婦人，趙大道：「這是你弟婦。」又向婦人道：「這是張三哥。」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痛不能遠禮。」趙大道：「請裏面坐罷。」張三只得隨著進來，只見好多的烏盆子，堆滿階前。到屋來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欠我的柴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輿局。」趙大道：「張三哥，你放心，我那裏就短欠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文，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立起身來說道：「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趙大道：「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越黑的烏盆，挾著烏盆，轉身出門去了。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到了樹林之中，一個旋風，只覺寒毛眼裏一冷，不防將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一轉，隱隱聞有悲哀之聲，說：「壓了我的腰了。」張三聽了，連連睡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不見人，自己怨恨道：「真是時衰鬼弄人，了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事，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撻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困乏已極。剛纔坐定，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聽了，道：「怎麼竟自把鬼關到屋裏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裏聽著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闔門外八寶鄉居住。家

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縉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冤沈海底。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伸明此冤，報仇雪恨，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這張三聽他哭得可憐，不由他動了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聽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一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只須將他姓名居住記清，背熟方好。」於是從新背了一回，一樣樣記明。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到天明，就挾了烏盆，掛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得找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只聽得一聲門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張三拿起盆子，跪向前來喊冤。就有該植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座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個烏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證。包公聽了，就在座上喚：「烏盆。」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占年老昏聩，也不動怒，便叫左右擡出去使了。張老出了衙門，口叫：「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要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聽了，又去喊冤，該植的出來，嘆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喊的什麼？」張老道：「求你回稟一聲，就說烏盆有門神攔住，不敢進見。」該植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聽了，提筆寫了一張，叫左右拿至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說張三抱了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下，他跪在一旁。包公吩咐左右聽著。兩旁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包公在座上喚道：「烏盆！」仍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一拍：「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方纔不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麼？」用手抽籤，吩咐將他重責十板，以戒下次。兩旁不容分說，將張三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轉過影壁牆，便把那烏盆一放，只聽得啞呀一聲，道：「倭了我的脚了！」張三道：「奇怪！你爲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因只我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三說：「我已爲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著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三是個心軟的人，拿起盆子，又不敢伸冤，只得從角門裏便走。胡頭兒正在班房裏說笑此事，忽見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三却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包公那裏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爲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三叩頭道：「方纔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道赤身露

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方敢進來。」包公聽了，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取了件袷衣，交與別古。別古拿了出來，該值的也跟著他，防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裏。」張三聽見答應，這一回留上心了，便不住的叫著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旁跪倒。包公在座上大聲呼：「烏盆！」不想衣服內答應道：「有呀，「星主。」」眾人無不詫異。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三將劉世昌之冤，滔滔說了一回。包公聽罷，叫他回去聽傳。立刻吩咐書吏，辦一角文書，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吩咐把趙大帶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道：「你丈夫供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賊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對質。那知道趙大也不招，言銀子是積蓄下的。包公大怒，請了大刑來，夾棍套了兩下，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大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已死，只得叫人擡下去。立刻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啓奏至京。此時尸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二人，感念張別古替他鳴冤之恩，就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別古也因受了冤魂囑託，亦願照着孀婦孤兒，因此商量停妥，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能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停當，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拾收拾，逃之夭夭了。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著包興，出了定遠縣。在馬上思量道：「我包某自幼受了多少的艱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我粗心浮躁，以致落了個革職。也無顏回家，莫如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在馬上嗟歎，來至一座山下，覺得峻惡非常。正在觀望，只聽一棒鑼鳴，出來了無數的嘍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著牛邊脰膊，雖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他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上還有三個大王，見

縛了兩人前來，吩咐縛在兩傍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喊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小弟纔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了大虧了。那位哥哥出去會他？」只見大大王道：「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只見一人立在山坡上。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上敘話。」你道此山何名？就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只因張龍、趙虎誤投龐府，見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此山寨之主。後因王朝、馬漢去下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二人即請到寨，結爲兄弟。王朝居長，馬漢居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旁柱上縛了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呵呀！縣尊爲何在此？」包公睜睛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聽，連忙上前解縛，立即請至廳上坐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嗟歎。展爺又叫王馬等四人，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上酒席，六人吃酒談心，甚是投機。包公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此勾當？」王朝道：「我等皆因奸臣當道，借此安身。」展爺道：「我看衆兄弟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兄弟，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倘蒙朝廷擢用，我們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大家飲至四更。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里。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單言包公主僕二人，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跌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喚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名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便叫衆僧幫扶，擡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呵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立在一旁，那邊椅子上，坐著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遍。包公剛要掙扎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得靜養幾日。」過了數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尙。以至飲食用藥，俱已知是和尙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他年月八字，細算有百日之災，過了百日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廟內居住。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誦經

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旁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個廚子，手提菜籃，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是丞相府王荳的買辦廚子。只因王荳大人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圖像，特差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候伴當執事人等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著該值班虞候，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候聽了，不能深信，暗至廟中閒遊，看見方丈果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王大人聞言，立刻傳轎至大相國寺拈香。不多時，來至廟門。小沙彌急忙跑至方丈內，報與老和尚知道。了然迎出，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眾？多少道人？老夫有一願，施僧鞋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出來，當下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歎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此人，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待。」王大人同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所畫的「龍圖」分毫不錯，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使道：「廢員包拯，曾在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由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惡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豈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王大人見包公言語梗直，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荳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召見。包公步上金階，跪倒，三呼已畢。天子閃龍目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爲何革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罪斃身，死情由，臺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荳在班中著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一負屈之冤魂，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冤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著王荳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膽。奉旨賜他寶劍一口，每天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裏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老包。來到宣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



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說著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道：「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生前到玉宸宮鎮邪。」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燦爛，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笑的，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來至殿門，楊忠止步，俯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看便了。」包公即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有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之禮。又見旁邊設立坐位，包公躬身入座。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看不起小官兒，竟知國體。」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觀看，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出的暗暗誇獎道：「怪不道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簾樓上已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毛髮皆豎，坐在門檻之上發怔。只見丹墀之下，起了一個旋風，隱隱聽得風中帶著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看，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只見他又起來，嬈嬈婷婷的走進殿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開言問道：「你今來此，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的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即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聽了，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迹，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寇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之上了。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鬚髮睡醒的一般，看見包公仍在那裏端坐，不由的悄悄問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上？」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楊忠聽了，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聽了，只嚇得驚疑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什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罷了。」楊忠聽了，不由著急道：「啊呀，包……包先生，包老爺，我親親的包大哥，你這就不把我毀透了麼？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掃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差使眼兒呢？怎麼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痛人了。」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是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來求超度他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了，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出了玉宸宮，來至

內閣見了丞相王芑，將審明情由，細細述明。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即升爲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哄傳遍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後又謝了了然，乃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寧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領命，即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老太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生收藏，到京時交與老爺。包袱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掛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掛鏡之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霧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就跑到二夫人屋內，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次，現延醫調治，尙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著語，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起。包興又道：「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來就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即把書呈上。包公接著看畢，原來張太夫人同著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不多幾日，果然張太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備辦妥當。到了吉日，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嫺嫺貞靜，體態端莊，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叫「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並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太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小斲，名喚「李才留下」，伏待包公。包公一日，放告坐堂，見有一個鄉民，年紀約有五十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痛病死的。」

因家中無人故此未曾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紙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廿大板討保回家小人越想此事張有道實是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大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道「並無疾病」包公又問「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兄弟素來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他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雖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聽了想道「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紙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來至書房忽見外班手持書信一封道「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公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將書拆閱原來是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便向那人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著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複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座便命帶劉氏上堂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嫵嫵婷婷朝上跪倒包公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心裏怪痛小婦人嚇的了不得急忙起身便喊「痛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什麼病死的說來」姑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痛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從實說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見無人他就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亂道連小婦人如今直說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誰知他惱羞成怒在縣告

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相驗。後來縣太爺到底檢驗，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廿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擔醜名，實實冤枉！懇青天老爺，與小婦人作主！說著，就哭起來了。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聽他言語，決非良善。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罪。』想罷，向劉氏道：『如此說來，你竟無故被人誣賴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包公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錯，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包公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晚生改扮行裝，暗裏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聽了道：『如此，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包興答應，向公孫策問明白了，連忙辦理。不多時，俱各整齊。原來是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絲緞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提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誰知鬧了一天，並無機緣。看看天晚，只得且回開封府再作道理。來到一處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喊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囉唆。』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著不便。』店主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說不得屈你老，在東間房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這又何妨，給我一個單房住就是了。』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殼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到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帖。又見上人只有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耍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噁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忽聽黑矮之人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紀念前仇，不肯收錄，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人物。』公孫策聽了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四人舉手道：『四位原來是上開封府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忙立起身來，仍是那大漢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上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嘍囉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他們又問公孫策公

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因日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探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三生有幸。』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大家吃畢，閒談飲茶，到二更以後安歇。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未知明日四人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食了幾杯酒，放倒頭酣睡如雷。到了四鼓之時，他便一咕嚕爬起身來，亂喊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叫從人備馬，揹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著，也只得隨大家起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措至開封府，不可違誤。吩咐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乘馬，趁著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列松林，却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晃，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挨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我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叫從人將行李馬匹，在樹林等候。大家下馬，五位老爺邁步奔山門而來。到了廟門，趁著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挨身而入，未聽他插門，如何是關著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是三拳，口中喊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著，隨手又是三拳。只聽裏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嘩唧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利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那道人聽了，便道：『待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衆人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已知是不良之輩，並且酒氣噴人。張龍、趙虎怕地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蹤迹。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裏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就把鐘內之人曳了起來。細看此人時，却是個老者，細做一堆，口內塞著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綱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纔說：『啊呀！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

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裏，並不放賑，在那地方上，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王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藥。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願，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嚇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了。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忽聽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喪了性命。」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一脚，踢翻在地。不想這前面兇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卸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撲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按著道人。不由心中火起，手舉撲刀，便砍張龍。張龍急眼快手，斜刺裏就是一腿。道人將身閃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龍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頭一偏將刀讓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急待側身時，張龍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讓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兵刃的膽虛，張龍暗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趕近前來，虛晃一掌，飛起左腿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在後又是一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前一撲，急轉身來，趁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全身一閃，剛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王朝使個推窗望月勢，等刀臨近，將身一蔽。惡道把身使空，身往旁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脚。惡道站立不住，咕咚跌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上一擻腿，用足膝蓋按住胸膛。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細綁。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煙。後又搜至旁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作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祥符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五人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入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尚未確實。今有上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了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道：「晚生還要去訪劉氏一案。」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仍把藥箱招牌揣了，從角門而去。且說包公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鳴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設或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就是這麼走著，有誰知道是醫生呢？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

病如養虎，虎大要傷人。凡有疑難大症，管保藥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邊有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裏來。」公孫策聽了，向前問道：「媽媽喚吾麼？」那婆子道：「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求先生醫治。」公孫策即跟那婆子走進柴扉，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請先生坑上坐了，便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媳婦得病，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在那屋裏？」婆子道：「現在東屋裏呢。待我告訴他。」說著，立起身來，往東屋裏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不看也罷。一來我沒有什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啊呀！媳婦呀！你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道：「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婆子便出來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了婆子，來到東間與婦人診脈。公孫策雖是私訪，他原有實學，所有醫理，盡皆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到西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啊呀！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因由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氣裹胎了。若不早治，恐入勞症，必須將病由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聽了，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裏婦人道：「此事可不必說了。」公孫策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有效。」婆子道：「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什麼？」又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他何從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有染。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撞見他男人，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子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母親不必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呀。」公孫策道：「正是。若不說明，藥就不靈。」婆子接著道：「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找什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腳，揣起元寶，賭氣走了。後來果然聽見張有道死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的原由。」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方子與婆子道：「我這方是祕法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成灰，老酒沖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聽了，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他所以問此一層，是算定此

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贖，就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妙用。且說婆子道：「他先許給我兒子六畝田。」公孫策道：「這六畝田，可有字樣麼？」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公孫策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你們如何養活呢？也罷，待我給你寫一張兒。倘若到官時，以此字和他要地。」真是鄉下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說：「不妨，我這裏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張大紙來，立刻寫好，假寫了中保，押了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攜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有吃，叫我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快樂非常，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稀奇事，快意聽來確實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見了包公，便將密訪的情由，細細的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想道：「此人果有才學。」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點鼓升堂，叫帶狗兒上堂。包公道：「你就是尤狗兒麼？」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他的妻子劉氏，你不過上人差遣，概不由己；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說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大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女人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想出個法子來，須得把張有道害了，方纔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說：「我託你一宗事，你須用心搜尋纔有。」我就問他：「找什麼？」他說：「這宗東西叫尸籠，髻鬚金頭蟲兒，尾上發亮，有蟻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裏？」他說：「須在墳裏找。總要尸首肉多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了難了。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爲難，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著，事成之後，再給小人六畝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來。白日也不做活，養著精神，夜裏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刨到第十七個，好容易得了此



蟲，晒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晒上必是心痛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東西害的。求大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書吏呈上供單，包公看了，吩咐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包公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當面對質，我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不多時，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命傅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包公問道：「陳應杰，你爲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言，嚇得驚疑不止，連忙道：「並無其事呀！青天大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上，還敢支吾麼？」叫左右：「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質。」陳大戶只嚇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奸是實，並無謀死張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嚇的膽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龜，悄悄的交與劉氏，叫他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痛而死，並無一點傷痕，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供。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帶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得意洋洋，上得堂來，一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他對質。陳大戶對劉氏哭道：「你我所幹之事，以爲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畫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聽了，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竟如此膿包，沒能爲你既招承，我又如何推托呢？」只得向上叩頭說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是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押，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尤氏哭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幾畝地上，小婦人恐他誣賴，寫了一張字兒，說著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筆迹，心中暗笑，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該縣辦理。包公便將劉氏定了凌遲處死，陳大戶定了斬立決，狗兒定了絞監候。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即起了摺底，叫公孫策騰清。公孫策剛寫完，包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騰清夾在摺內，明早隨著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瞪口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夾片，是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耽驚之理？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時運不順，偏偏遇的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聽罷。次日五鼓，包公上了朝，聖上見了摺子，初時龍心甚爲不悅。後

來一轉想，此正是直言敢諫，忠心爲國之人，故而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故此加封包公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包公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道：「賜卿御札三道，誰敢不服。」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且言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吊膽，坐立不安；只見包輿先自進來告訴，聖上加封老爺爲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聽了，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可替我仔細參詳，不可大意，辜負聖恩。」說罷，進內去了。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賴不過了。然的面情，故用這難我，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抱負，一來也看看他膽量。左右是散火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故意以札字做劍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將畫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誰知包公將畫一看，明不由的春風滿面，稱贊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輿傳木匠，連夜盪出樣子來，明早恭呈御覽。公孫策暗道：「這是我畫著頑的。」此時也改不過口來，只得退出。將單子細細搜求，又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式樣。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來看樣子，然後叫他做法。衆人手忙腳亂，正正鬧了一夜，方纔盪得。包公臨上朝時，吩咐用黃箱子盛著，擡至朝中，預備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房，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御劍三刀，臣謹遵聖旨，擬得式樣，不敢擅用，謹呈御覽。」說著，黃箱已然擡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一看，原來是三口劍刀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劍字，做成三口劍刀，以爲鎮懾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悅，准如所奏。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脚一踩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輿連忙將轎簾掀起，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只見包公噙嗑將呈子撕了個粉碎，說道：「這些刁民，叫地方將他等押出城外。」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長權勢的。我等冤柱，再也無處伸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旁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却是包輿，限定父老，至靜處方對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街市上耳目

衆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你們俱在冷靜之地藏身，如今先叫兩個去，你們何人先去，可快出來，跟我到衙門，有話問呢。」衆人聞言，俱各歡喜。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府，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席，綱人張趙擡人入劍。公孫策與四勇士操演規矩，定了章程禮法，不數日，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衆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衆人以爲新奇，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劍，上面俱有黃龍袂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真是從古至今，未有之奇刑也。衆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也有暗說過苛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告別，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至三星鎮，忽聽喊冤之聲，却是個婦人，頭頂呈詞跪倒。包興接過呈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且先回去聽傳，待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老爺！」當下起輪，直投公館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那告狀的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死後，膝下只生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黹，訓教兒子讀書。將東間做書房，自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讀書，到了初更之時，恍惚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一個珠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把韓氏嚇了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道：「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韓氏聞言，不覺詫異：「倘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牀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擡起牀來，將浮土扒開，却露出一只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撬開，見滿滿一箱黃白之物，不由的滿心歡喜，便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而有此財。」

發。」文氏聽了，便道：「既然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不勝之喜，便仍將浮土掩上，又將木牀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裏睡得著，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買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尚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鋪前，見裏面却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豬首，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家。剛走了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燈光復明，又聽鄭屠說：「誰買豬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豬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買豬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說：「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這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路。路遇更夫，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豬頭。」說話氣喘，巡更之人不容分說，即將韓生解至鄰縣，俟天亮稟報。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鋪內買豬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時，不想是個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聽了，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並說不會賣甚豬頭。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麼？」他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欲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得過這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行凶之人，不肯加刑，連屠戶一并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包公准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包公即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尚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時帶到包公升座，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下。包公問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的道：「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包公道：「住了，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什麼時候？」韓生道：「天尚未明。」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首何用！」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放聲大哭。包公暗暗點頭，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可帶人役到韓瑞龍家查驗板箱，務要查看明白。」縣官答應去了。這裏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他二十嘴巴，又責了三十木板，並無口詞。吩咐：「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却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却是一個無頭男屍。」包公吩咐：「再將韓生帶上堂來。」

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還是祖遺，還是自己蓋造的呢？」韓生答道：「俱不是。乃是租賃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叫人把公孫先生請來，彼此參詳此事。但無定見。公孫先生又要私訪。包公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策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參詳此事，也無繼續。公孫先生自回下處。四爺趙虎對三位哥哥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不立寸功，待小弟前去私訪一回。」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四爺臉上大下不來，回自己房內。倒是跟四爺的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耳邊說：「你老倒要賭賭氣，偏去私訪，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若是訪著了，是你的功勞，就是訪不著，悄悄兒回來。你老想好不好？」四爺聽了大喜說：「好小子！你就替我辦去。」從人連忙去了，半晌纔回來道：「四爺，我爲你這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道：「什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四爺跟了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服。包袱裏面，却是鍋煙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一件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破褲叉子，與四爺穿上；腿上貼了兩個膏藥，又有沒後跟的搾板鞋，叫四爺穿上；餘外又有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化子形像。臨去，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在此地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執棒，竟奔前村而去。走著自己思想道：「既扮做化子，應當叫化纔是。」便叫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出事來。」未免心中著急。又見天色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早有月光，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裏一跳。四爺心中一動，暗說：「纔黑如何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看看。」便放下瓦罐，摔了破鞋，木棒，光著脚，一伏身往上一蹯，蹯上牆頭，看牆內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裏，四爺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啊呀」一聲。四爺說：「你喊，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求爺爺饒命。」四爺道：「你叫什麼名字？偷的什麼？」包裏放在那裏？」那人道：「我叫葉旣兒。家有八十歲老母，因無養活，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呀！」四爺搜查細看，只見地下露著白絹條兒，四爺一拉，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擰住用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呀！你殺了人，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便是。因爲此事，暗自私訪。」

葉旣兒聽了，只嚇得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老爺！小人做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道：「誰管你！且網上再說。」又拿白絹條子網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纔道：「小子好好在這裏。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著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礫竹棒與那破鞋，光著腳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裏等候，連忙趕上去，說事幹了如何？四爺道：「小子，好興頭得很。」說著話，就在公館飛跑，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把個包興嚇了一跳，黑暗中看不明白，只聽得說：「你替我回稟大人，就說趙虎求見。」包興方聽出聲音來：「啊呀！我的楞四爺，你嚇殺我咧。」一同來至燈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不由好笑。四爺著急道：「你且別笑，快回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的事求見。快著！快著！」包興連忙帶著趙虎到了包公書房。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什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著葉旣兒，如何見了無頭女尸之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包公聽得端詳，贊他辦事勤勞，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審葉旣兒包公斷案 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包公聽趙虎拿住葉旣兒，立刻派差頭四名，著兩個看守戶首，派兩人急將葉旣兒押來。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慢慢的梳洗安歇。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旣兒帶到。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旣兒當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為何故殺人講來？」葉旣兒回道：「小人名叫葉旣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當，方纔做賊，不想初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做賊已屬不法，為何又去殺人呢？」葉旣兒道：「小人做賊是真，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下子，把個葉旣兒打了個橫迸，不由著急道：「我葉旣兒怎麼這們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麼著，這次又是這麼著。」包公聞聽話裏有話，便問道：「上次是那們著快講。」葉旣兒自知失言，因只得回道：「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熊，他的生日之時，小人那日晚上，便偷他去了……」包公說：「你方纔說道是頭次做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旣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麼講？」葉旣兒道：「他家道路，小人是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只聽得

有人彈桶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却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進了帳子。小人便悄悄的，開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沈重，便攜出越牆回家。見上面有鎖，旁邊掛著鑰匙，小人樂的了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裏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著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著，這次是這們著。」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葉旣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丟在何處去了呢？」葉旣兒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是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旣兒道：「偷倭瓜，纔是第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極了，將井繩灌水，將小人打了個扁飽，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籤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鳳，俱於明日聽審。將葉旣兒押下去寄監。至次日，只見看守女戶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女戶，至今早查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己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著女子之尸，從實招來。」鄭屠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頭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豬，聽見有人叩門求救。小人連忙開門放入，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夤夜逃出來的，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煙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得便逃脫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喊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嚇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尸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簪釵，忽聽有人叫門，買豬頭。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新點上燈火，開門將買豬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走了。」包公便叫他畫招。剛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邱鳳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邱老頭不敢隱瞞，只得說出：「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連忙出屋看時，見是一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處？」邱老道：「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著邱老，找著劉三，即將人頭刨來。剛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白安應道：「是。」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白安聞聽，不覺心驚道：「小人並無此事呀。」包公吩咐：「帶葉旣兒。」葉旣兒來至

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要分辯了！應了罷。我早已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彈榻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裏來著，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為發注財，誰知裏面是個人腦袋。沒甚麼說的，你們主僕做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白安聽了，就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面催促，只得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癲和尚，名叫陶然，公給他一個「游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游仙枕」觀看。聞他說，裏面闕苑瓊樓，奇花異草，奧妙非常。我主人一來貪著「游仙枕」，二來又省還他五百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裏。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倘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蕊的櫃內，以為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包公又問道：『你埋尸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理之後，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開了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叫白安畫了招，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押解邱鳳先找著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裏面却是個男子之尸，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專，將劉三一千人證帶到聽審。』包公道：『貴職辛苦，且歇息去。』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尸從何而來？』兩邊威嚇：『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小人說就是了。那男子之尸，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氣他不過，於是假應，叫他幫著刨坑。小人見他折腰撮土，就照著太陽上一鍬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却指錯了。』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供與白安相符。並將「游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即行斷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阮兒充軍；邱兒老私埋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蕊官賈；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著縣尹賞銀二十兩；縣官理應聽參，姑念勤勞辦事，尚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有俠客展昭，自從上疏崗與包公分



手，獨自遨遊名山勝迹。一日歸家，見了老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又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到了百日服滿，將家中一切事務，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一日，遇一羣逃難之人，攜男抱女，哭哭啼啼。展爺便問他們從何處而來。衆人同聲回道：「公子爺，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放賑，到了陳州，原為救饑民，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蓋造花園，並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為姬妾，粗笨的充當服役。」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這一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年老婦人在那裏啼哭。展爺因上前問他：「媽媽貴姓？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幸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加難受。」說罷，又哭。展爺道：「媽媽有甚為難之事，何不對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信。現今小主人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便道：「媽媽不必啼哭。我這裏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頭也不回，三脚併作兩步的，竟奔皇親花園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輓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就在左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了夜行的衣裳，悄悄開門，飛上房，離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繸來，勾在牆頭之上，飛身到了牆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此名爲「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把鋼抓轉過，手攖絲繸順手而下，將五爪絲繸收下來，裝在百寶袋中。躡足潛蹤，真有鷺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牆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牆下，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呀叫做「藏春酒」。若是婦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旁攙說道：「可以配藥

造酒，保管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我配酒。我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三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吾告訴你說，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男子說道：「吾是爲窮之所使，不得已而爲之。」正在說話間，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簾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這時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案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玉瓶，只見那邊有個妃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在房檐，往下觀看。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是合臧先生講帳。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窮儒，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做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道：「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手拿去，當面就兌銀子。」臧能回來，進屋拿了玉瓶，關上門，隨龐福去了。那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這裏婦人從西間屋裏出來，到了東間裏，仍然坐在舊處，拿起壺來，斟了一杯，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叫門，卻是臧能回來了。臧能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坑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便拿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便道：「弗好哉，奇怪的很！」拿起壺來一聞，忙道：「快拿涼水來！」自己立起身來，急找涼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酒來麼？」婦人道：「因你去後，我剛吃得一杯酒，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了！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爲何跑在這酒壺內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纔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機謀害人，反害了自己！」臧能道：「弗用說了。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明早託個事故，回我老家便了。」再說展爺隨至輓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先至麗芳樓，隱在簾簾後面。只聽得那眾姬妾，正在那裏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無奈順從了，博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放聲大哭。只見鬚引著龐昱上樓來，笑容滿面道：「你既然不從，我這裏有酒一杯吃了，便放你回去。」說罷，執杯上前。金玉仙劈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咐眾姬妾，一齊下手。只見使女杏花上樓稟道：「太守蔣完有要緊話回稟，立刻求見，現在輓紅堂恭候著呢。」龐昱聞

聽太守黑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眾姬妾：『你們吩咐這賤人，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著話，站起身，下樓到輦紅堂坐定。太守參見已畢，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信，特來稟知侯爺，早爲準備。』龐昱道：『包黑子爲我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蔣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兼欽差御賜御劍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做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嗎？』龐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著嘴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名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檐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須以速爲妙。』龐昱忙叫龐福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去不多時，把項福帶來，參過侯爺，又見過太守。此時南俠早在窗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窗外往裏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真是一條好漢。——可惜投錯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嗎？』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吩咐，務宜妥協機密爲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們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刮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如何。頭次從路旁經過，即將帽子於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與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他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他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以後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 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却說展爺離了花園回寓，天已五更，悄悄的進屋，換了夜行衣靠，倒頭便睡。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私自窺探。影壁前拴著一匹黑馬，鞍轡鮮明，後面繩上拴著一個小小包袱，又搭著個錢搭連，有一個人拿著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即在對過酒樓之上獨酌。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衙門，上馬加鞭，往前邊去了。南俠下了酒樓，悄悄地跟隨。到了平安鎮地方，見

路西有一座大酒樓，匾額上寫著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隨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跑堂的搬上酒菜，展爺飲了幾杯。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鬚髮是個鄉宦。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定當。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暗暗喝彩，好生的羨慕。那人纔要揀個坐頭，只見項福連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白兄，久違了！』那武生還禮答道：『項兄，闊別多年，今日幸會。』說著話，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那人不過略略推辭，即便坐了。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憐這樣一個人，却認得他，真是天淵之別了。』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只聽項福說道：『自別以來，至今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歎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些閒話。你道此人是誰？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賣膏藥的，因誤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金堂見他像個漢子，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結交龐福，然後方薦與龐昱。龐昱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己為虐，把他收留在府內。聞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敘話，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雙膝跪倒，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只見白玉堂過來問道：『你對人家爲著何事，何不對我說來？』那老者口稱：『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瞅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銀兩？』那老者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的時，至今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秤三十五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覺立起身來道：『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與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秤來，玉堂接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著大衆，銀約兩交，却不該你的了。』老者接過銀子，笑嘻嘻答道：『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立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了。』說罷叩頭。玉堂拖起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剛走到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這裏有酒，請喝一杯。』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展爺笑道：『一杯水酒算甚麼？請坐了。』老者道：『如此，承蒙擡愛了。』便坐於下首。這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著，便問：『方纔那老者

姓甚名誰在那裏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兒子苗恒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的欺負鄰黨，盤剝重利。小老不合借了他銀兩，以致如此。」展爺聽在心裏，老者吃了幾杯酒，告別去了。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擡愛，救出小弟，又贈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辦緊要公事。」白玉堂便問那個安樂侯。項福道：「焉有兩個呢？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面有得色。白玉堂聽了，登時怒氣填胸，微微冷笑道：「你敢是投在他門下了？好！急喚從人會了帳，立起身來，一直下樓去了。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稱讚。又自忖道：「我何不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真是行俠作義之人，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悄立廳下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得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替還銀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恒義亦笑道：「爺爺除了本銀，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銀子。」苗秀笑嘻嘻的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苗恒義道：「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恐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皋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候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菴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途盤川須用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那裏敢要侯爺的銀子，便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秤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裏要；他若不給，把細軟留下作押。爺爺想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查。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麼？」展爺在廳外暗自說道：「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邊又有個人影兒一晃，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見過的武生，不由暗暗笑道：「白日替人還銀子，夜間就討帳來了。」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展爺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檐，往下觀看，却又見了那個人。等了一會，忽見丫鬟慌慌張張跑至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著六包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也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門去了。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廳外竊

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在房檐，也自暗暗喝彩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鬢執燈前來登廁。丫鬢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著安人一晃，說道：「要嚷，我就一刀！」婦人嚇的骨軟筋酥，那裏嚷得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先撕下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玉堂！又將婦人削去雙耳，用手提起擲在廁旁糧食園內。他却在暗處偷看，見丫鬢尋主母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却從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搵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了一半給我。暗暗承他的情，將銀搵起，也就走了。這裏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丫鬢，一面執燈找尋。至糧囤傍，聽見呻吟之聲，連忙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著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晌方纔「哎喲」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只纔聽見兩個耳朵沒了，忙著丫鬢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恒義猛然想起，待客廳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說罷，向前飛跑。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那裏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未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小包與偷試遊仙枕 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兩，因是暗昧之事，也不敢聲張。白玉堂搵著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表。且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正是無事。包興記念著「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代我伺候罷了。」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包興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著枕，便入夢鄉。出了屋門，見有一匹黑馬，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攙上馬去。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裏呢？」又見上面挂著一匾，寫著「陰陽寶殿」。正在悶悶，又見來了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大喝，將包興嚇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皆有生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纔睡得呢。怪道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那裏睡得著。方交四鼓，急忙來至包公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打盹，又見桌上有個字帖兒，拿起一看，不

覺失聲道：「這是那裏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嚇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那裏來的？」李才尚未答言，只聽包公道：「什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掀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隨即起身，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到來，包公便將字帖遞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分派衆人役，分爲兩路：行一路東皋林，捉拿龐昱；一路觀音菴，救活烈婦人。要緊要緊！」傍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即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在兩路稽查便了。」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尚未到來，他便不辭辛苦，趕至三星鎮，送這個信兒，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暗吩咐了步馬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爲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己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倘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三更之後，却是內裏王馬張趙四人，磨拳擦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澈牆頭。裏面趙虎仰面各處裏觀瞧，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嚷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舉起了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大家一見，便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裏面防範著。」誰知樹上之人，趁著這一聲，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蹶，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那裏走！」話未說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楞爺急忙閃身躲過，只聽那人啊喲一聲，從房上滾將下來。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去，先拔去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包公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先生假做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況我與壯士無仇，他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爲報？」說罷，吩咐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釘著一枝袖箭，趕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坐。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旁，不由良心發現，暗暗誇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身撲到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是小人該死。」包公連忙說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那人只得鞠躬坐下。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何人命你到此？」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不由的就順口答道：「小人名喚

項福只因奉龐昱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無地。』包公笑道：『這却怪你不得，只是將來與安樂侯晤面時，壯士當面證明，庶不失我龐太師師生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叫他將項福明是疎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想必也是義士所爲。』心中不勝感激。再說公孫先生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菴接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皋林捉拿龐昱。單說馬漢帶著耿春、鄭平直奔觀音菴而來，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前去了。馬漢看見，飛也是的趕來，傍有一人叫道：『賢弟爲何來遲？』馬漢細看，却是南俠展爺。展爺道：『劣兄已將駝轎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賢弟來得正好。』說話間，耿春、鄭平亦到，一同進了山門。裏面出來一個老年的媽媽，一個尼姑，這媽媽乃是田忠之妻楊氏，眾人搭下駝轎，攙出金玉仙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他在這等候。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吩咐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說展昭另日再爲稟見。金玉仙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託，請了！』竟自揚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稟包公。這且不言。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皋林，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這廝先過去了不成？』正說間，只見遠遠有一夥人乘馬而來。張龍帶領差役隱在樹後。眾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栽倒在地。張爺從樹後轉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闖死人了！』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衆差役一齊擁上。衆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膽的人，竟敢攔擋侯爺。』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只要把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衆惡奴道：『好生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攔阻去路。』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爬起身來，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套上。衆惡奴見事不祥，俱各逃之夭夭了。張、趙也不追。衆人押解著龐昱，竟奔公館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劍 遇國母晚宿天齋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連忙吩咐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我



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說畢，叫帶上十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昱因見包公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必要設法救我，莫若我從實應了，或者看多多面上，也就沒事了。想罷，說道：「欽差大人，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做成，此時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包公道：「項福，你可與侯爺當面對質。」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俱已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只得應了。包公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得不畫了。畫供後，只見衆人證俱已到齊。包公便叫各家上前承認。也有父認女的，也有兄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嘵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連到。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爲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遙遠，反受折磨。倘然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龐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這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喚，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劍擡至堂上。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惡賊一見，膽裂魂飛。只見馬漢早將他手翻在地，四名差役過來，與他口內銜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席鋪放，惡賊那裏還能掙扎。立刻捲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擡起，走至劍前，放入劍口，兩頭平均。此時王朝左手執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瞧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項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彪軀一躍，兩膀用力，只聽「克喳」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兩段。四名差役，忙將尸首拖下堂階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并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無不駭然。包公吩咐：「換了御刑，與我拿下。」聽了一個拿字，左右便將項福抓住。此時這廝見劍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今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悔之無及。左右上前，照舊剝了衣服，將一領粗席捲好。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劍，打掃血迹，收拾已畢。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稟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蔣完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宜了這廝。」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吩咐將田起元帶上堂來，訓誨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後家門務要嚴肅，並叫他上觀音菴接取妻子；又吩咐父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衆人一齊叩頭。包公和公孫策寫本奏聞，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賊真是萬民感

仰歡呼載道。包公放賑已完，各處訪查，便不從舊路，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至一個所在，地名草州橋東，坐下之馬忽然不走。老爺連加兩鞭，那馬鼻翅一掀，反往後退了兩步。老爺暗想：「莫非此地有甚冤枉之事？」叫包興喚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桿，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叩頭。」包公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叫草州橋。」老爺又問道：「可有公館？」范宗華道：「沒有公館。」老爺在馬上用鞭指著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老爺吩咐：「打道天齊廟。」不多時到了廟中，自有老道迎接大人進內。包公在西廊坐下，吩咐衆人俱在門外歇息，獨留包興在傍。把范宗華叫到西廊，朝上跪倒。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范宗華道：「南通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黃土崗，北邊是個破窰，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爺便著地方，擗了高脚牌，上面寫著「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伸訴。范宗華應是，即擗了高脚牌，奔至榆樹林，又到黃土崗，各處喊叫，並無一人答應。來到破窰地方，咕嚕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只管前去伸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啊呀，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却認得，可不知底裏，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這是甚麼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擗出宮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當時衆人俱叫他「剩飯」。正在秦府打雜，爲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愛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後來秦鳳被害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范勝欲留在他家，娘娘決意不肯，因此住在破窰，多虧他時常照拂。後來范勝臨危，還告訴范宗華道：「破窰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棄。平時即以太太呼之，又叫媽媽。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爲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誰是你老人家的兒子？」娘娘道：「我這兒子，非好官不能判斷。我常聽見人說，這包老爺善於判斷陰陽，是個清正官兒。他既來了，我若不趁此時伸訴，還要等待何時呢？」范宗華聽罷，說：「既是如此，我領了你老人家去。」說著話，拉著竹杖，領到廟前。先進內回稟，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到了公座之下，娘娘說道：「大人吩咐左右迴避，我有話說。」包公聞聽，便叫左右暫且退出。坐上方說道：「左右無人，有甚麼冤枉，訴將上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啊呀，包唧，苦煞哀家了。」只這一句，登時包公黑臉也

黃了包興嚇的也呆了，暗說：『我的媽呀！鬧出哀家來咧！』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自稱哀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斷，述說一番。包公聞聽，驚疑不止，連忙立起身來，問道：『言雖如此，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從裏衣內掏出一個包兒，包興上前接過，連忙呈上。千層萬裏，裏面露出黃緞襖子來。打開襖子一看，裏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著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急忙叫好，叫包興遞過，自己離了座位。包興會意，雙手捧定包兒，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下，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然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座。入了座位，包公乘正參拜。娘娘吩咐：『卿身平家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敢不盡心竭力。只是目下耳目衆多，恐有洩漏，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爲母子，不知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望上叩頭謝恩。連忙站起，暗自吩咐包興如此如此。包興便跑至廟外，恰巧見縣官到來。包興便傳包公之命，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並伶俐丫鬚二名，並上好衣服簪環一分，急速辦來。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候到京時，再爲奉還。又向范宗華笑道：『方纔你帶來的老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應，還要把你帶進京去，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華聞聽，猶如入雲端的一般。包興又對縣官說：『大人吩咐，叫他隨著進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縣官連連答應。包興又道：『方纔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就叫他押解前來就是。』縣官聞聽，趕忙去了。不多時，丫鬚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伏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細述。包公就在西殿內安歇。連忙寫了書信，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至次日，將轎擡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丫鬚伏侍娘娘上轎。范宗華乘馬隨在轎後。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不必多禮。』包公連連稱是，方纔退下。衆人見包公去後，一個個方纔乘馬，也就起身。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生好生疑惑，心中納悶。單說包興連夜趕至開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俱各相見。馬夫將馬牽去。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裏面婦女，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丫鬚，稟明李氏。李氏急忙傳進。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有書在此。』說罷，雙手

一呈。丫鬢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拆開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禮相見，遮掩眾人耳目。夫人看畢，向包興道：「你回去迎著老爺，說我照書俱已備辦，不便寫回信了。」叫丫鬢把二十兩銀子賞他。包興連忙謝賞，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方纔退出。自有相好眾人約他吃飯。包興一壁道謝，一壁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麼防刺客，怎麼劊龐昱，說至此，包興便問：「朝內老龐，沒有甚麼動靜呀？」夥伴答道：「原參奏來着。上意甚怒，將他兒子招拱捧下來了。倒請了一回罪。大約咱們老爺這個毒兒種得不小，將來總要提防便了。」包興聽罷，點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述大概，以安眾心。吃畢，上馬加鞭，迎下包公去了。這裏照書預備停當，每日敬候鳳駕。一日聞報，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夫人帶領僕婦丫鬢在三堂後恭候。不多時，大轎擡進三堂，差役轎夫退出，掩了儀門。夫人方至轎前，雙膝跪倒，口稱：「不孝媳婦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娘娘說道：「媳婦吾兒起來。」眾丫鬢扶出轎，擁著到佛堂淨室。娘娘入座。夫人將丫鬢們打發出去，復又跪下，方稱：「臣妾李氏願娘娘千歲。」太后伸手相攙，說道：「吾兒不可如此，以後婆媳相稱就是了。況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夫人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述說一番。自言二目皆思君，想子哭壞了，到今乃諸物莫覩，這可怎麼好呢？說罷，又哭起來。夫人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不試他一試？倘得娘娘雙目重明，豈不美哉？想罷，跪上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娘娘聞聽，說道：「好一個賢德我兒！既如此，你就叩求天露，倘有至誠格天，二日復明，豈不大妙呢！」二人又敍了一回閒話。晚膳已畢，方纔退出。看看掌燈以後，夫人洗淨了手，方將「古今盆」拿出，吩咐丫鬢秉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真是忠心感動天地，起初盆內潮潤，尤如哈氣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溜滿盤亂轉，髮鬚滾盤珠相似，左旋右轉，皆流入陰陽孔內。夫人滿心歡喜，手捧金盆，擎至淨室。娘娘尚未安寢。夫人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澈心肺，香透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閉目定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膈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那知道雲翳早退，已然黑白分明。娘娘這一歡喜，真是非常。夫人更覺歡喜。娘娘見兩旁有多少丫鬢，只得說道：「虧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目治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我如今俱各看見了，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夫人退出，叫丫鬢捧了金盆，並且囑咐眾人好生伏侍。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鬢，前來幫替。吩咐已

畢自去安息次日忽見包興前來稟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日面了聖上，方能回署。』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且說包公在大相國寺住宿，次日入朝見駕，奏明一切。天子甚誇辦事正直，深爲嘉賞，欽賜五爪蟒袍一襲，攢珠寶帶一條，四喜白玉班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退入內衙。夫人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已畢。夫人在前，包公在後，來至淨室，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奏明過了。然後包公跪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參見娘娘，願娘娘千歲。』說罷，匍匐在地。太后吩咐：『吾兒擡起頭來。』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纔見面，見包公方面大耳，鬚口微鬚，生成福相，長就威顏，跪在地上，還有人高，真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道：『哀家多虧你夫婦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見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保社稷。』娘娘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退出外面。丫鬚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說：『你家老爺剛然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了。』夫人只得退出，來至屋內，只見包公在那裏吃茶，彼此寒暄一番，方纔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爲龐昱一事，妾身好生耽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到了次日，老爺正在梳洗，忽見包興稟道：『南清宮寧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我梳洗畢，即便出迎。』包興奉命來請寧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略爲少待，便來相見。請太輔書房小坐。』老爺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說著來至書房，李才連忙趕出掀簾。寧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已嘖嘖稱羨。包興連忙點茶讓坐，下首相陪。正在攀話之際，忽聽老爺到來，連忙迎出，已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原來寧總管早已站立相迎，說：『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苦辛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驚動，故此今早前來。』說罷，倒地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太輔掛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駕，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點茶。包公便道：『太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寧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甚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恭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爲歡喜。新近大人爲龐昱一事，先斬後奏，更顯得忠心爲國。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

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說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著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很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大人何不備一分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視近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著大人學習些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嗎？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包公聞聽，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當今那裏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莫如將計就計，如此如此，倘有機緣，倒省了許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交接他也何妨？」想罷，問道：「不知娘娘聖誕在於何時？」寧總管道：「就是明日壽誕，後日生辰，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輔指教掛心，敢不從命。只是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期，家慈欲親身一往，未知可否？」寧總管聞聽：「啊呀！怎麼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太輔了。」老寧道：「好說好說！既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他老人家便了。」包公又託吩了一回，家慈到宮時，還望照拂的話。包公送至儀門，寧總管再三攔阻，方纔作別而去。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說一番，就叫夫人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淨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滿一分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人夫驕馬，送禮物的，擗的擗，扛的扛，人聲嘈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步行，至宮內。只見五間宮門，兩邊大炕，上坐著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話。那些王府官們，還帶理不理的。包興從懷中掏出帖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只見那人將眼一翻，說道：「你是那的？」包興道：「我乃開封府……」纔說了三個字，忽見那人站起來，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人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苦辛苦。今早總管爺傳諭出來，說大人那裏今日必送禮來，我這裏正等候著呢。我們裏面坐著。」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裏？你們倒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那是包大人禮物，挑在這裏來。」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大人若送禮來，趕緊回稟。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咱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說罷，一笑，只見禮物挑進，王三爺俱瞧過了，拿了帖，辭了包興，進內回話。

去了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對包興道：『王爺叫你在殿上等著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但見高捲簾櫺，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著一位束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如此賞心多禮，我領便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內輔：『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纔下銀安殿，只見那旁寧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主管，你來了麼？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包興答應，隨著王三爺出來。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乏，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顧著包興上馬，馬已拉過，包興認鑲上馬，加鞭前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纔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到賞了五十兩，真是待下恩寬。』不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至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啓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然回明，先前聽了爲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裏，大約狄娘娘斷不居然受禮。』事到臨期，見景生情，也就混過去了。倘有機緣，洩漏真情，明是慶壽，暗裏却是進宮之機會。不知鳳意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纔應允。』包公聽見，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鬟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至次日，仍將轎子擡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掩了儀門。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夫人又勸慰幾句，吩咐丫鬟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眾人散出，夫人從新叩拜道：『娘娘此去，見景生情，透了真實，不可因小節誤了大事。』娘娘點頭，含淚道：『哀家二十載沉寃，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斷不忘此大功。』夫人同至三堂之上，伺候娘娘上轎。丫鬟放下轎簾，外面轎夫進來，將轎擡起，慢慢的出了儀門。却見包公鞠躬伺候，上前手扶轎桿，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是。』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臺階，又見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著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稱贊他有規矩，真乃福至心靈。只見包興打著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著去了。包公回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悄悄的又議論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認國母 宜密詔良相審郭槐

且說包興跟隨太后，來到南清宮，至王府門下馬，却見禿王三爺在那裏，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

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裏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著門上衆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著，娘娘傳諭，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一概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衆人連聲答應。包興問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擡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讓至書房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單說娘娘大轎擡至大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大監，將轎夫換出，又擡至三門，方纔落平。早有寧總管來至轎前，說道：「請太夫人安。」自有跟來的丫鬟攙扶下來。娘娘也回問了一聲：「公公好？」寧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遠遠的見了太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裏思想，覺得面善得很，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來至跟前，欲行參拜之禮。狄后連忙用手攔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座。娘娘看狄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狄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想不到；只是心裏總覺不安。獻茶已畢，敘起話來，問答如流，把個狄后樂了個了不得，甚是投緣，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應允。遂叫內輔傳出話來：「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這裏傳膳，狄后務要與太夫人並肩坐下，娘娘也不過讓。飲酒之間，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略略謙遜。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令郎年歲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滿面通紅，無言可答。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便傳飯吃畢，散坐閒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瞧越像李妃，狄后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纔問他兒子歲數，他如何答不上來，竟會急的滿面通紅！世間那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也罷。晚間叫他與我同眠，暗裏再細細盤詰他便了。」心中却是委決不下。到了晚間，吃畢晚膳，及至歸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丫鬟自有安排，非呼喚不許擅入。狄后因惦念不知兒子的歲數，便從此追問，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出此語，已然悲不成聲。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娘娘淚流滿面，那裏還說得出話來。狄后著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害，怎麼余忠替死，怎麼送往陳州，怎麼遇包大人假認母子，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多虧李氏叩求天露，洗目重明，今日來給皇姐祝壽，爲是吐露真情，的話，細細述了一遍。狄后聽了，不覺也落下淚來道：「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即將金丸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便雙膝跪倒，口稱：「臣妃不知鳳駕降臨，實爲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



挽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奏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貓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夭，方將太后太子補了東宮之缺；因太子遊宮，在寒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懷忠觸階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情由，也說了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不由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纔止淚，問道：『皇姐，如何叫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病來，遣寧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親來。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娘娘稱善。次日清晨，便派寧總管上朝奏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見彩鳳一隻，翎毛不全，望聖上哀叫三聲。仁宗從夢中驚醒，心裏納悶。及至五鼓，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啓奏：『太后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以爲隱了夢兆。即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忽聽見太后說：『寇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禮！』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皇兒掛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甚麼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傳御醫醫治，安慰幾句，即便退出。方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奏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啓奏。仁宗聞聽，吃了一驚，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此時略覺好些。聖上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陳林跟隨。六合王前導，引至寢宮，只見靜悄悄寂寞無聲，連個承御丫鬢一個也沒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面裏面臥。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身來，猛然問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爲先？』天子道：『莫過於孝。』狄后歎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爲先，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嗎？又有入子爲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嗎？』這兩句話問的天子茫然不懂。便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嗎？』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袱，上面有先皇親筆御記，鎮壓天狗沖犯。仁宗看罷，連忙站起，誰知老伴伴陳林在旁，覩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更覺詫異，便追問此袱的來由。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妃，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金華宮承御寇珠，一個是陳林。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袱包裹，暗暗交付陳林。仁宗聽至此，又瞅了陳林一眼，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多虧陳林經了多少顛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清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

那時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纔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又要賜死母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母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自刎，家中無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窖乞食。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由草橋認了母后，假稱母子掩人耳目，一同來京。仁宗聽罷，不勝驚駭，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單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把金丸取出，付與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下書娘名號。仁宗搶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煞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狄妃已然下牀來，跪倒塵埃，匍匐請罪。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傍，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住陳林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爲國，焉有朕躬！』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仁宗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枉爲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狄后在傍勸道：『聖上還朝降旨，即著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學士自有辦法。』仁宗准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駕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密封好，欽派郭槐、陳林往開封府宣讀。郭槐以爲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陳林，竟奔開封府而來。且說包公自昨日包興回來，說狄后把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小人押空轎回來。包公心中歡喜。到次日方纔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迎接，只見郭槐在前，陳林在後，手捧聖旨，郭槐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三呼已畢，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字，便不能向下念了。旁邊陳林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叵測。先皇乏嗣，不思永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遽遭與妖之暗算。懷抱龍袂，不遵鳳詔，寇官人之志可達天，離却北闕，竟赴南清。陳總管之忠堪貫日，因淚痕，生疑忌，將朗朗初吐寶珠，立斃杖下。假詭計，進讒言，把氣昂昂一個余忠，替死梁間。致令堂堂國母，甘職沉冤，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似此滅倫悖理，宜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出口供，依法刮其心腹。事關國典，理重君親。欽交開封府嚴刑審訊。』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了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見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聖旨，包公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入了公座，旁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下。包公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樣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纔貶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林接著說道：「既無有抵換，爲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縵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聽道：「陳總管，你爲何實證起咱家來？」倘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問聽，微微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麼？你不提起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自招愆尤，與我郭槐甚麼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爲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纔施刑。」陳林在旁，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時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追問他，將太子抱出置於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聽，將雙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過，他纔觸階而死。爲何反來問我呢？」包公問聽道：「好惡賊！竟敢如此的狡猾，吩咐左右，與我拶起來。」左右又一聲喊，將郭槐雙手並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一分。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咬定牙根道：「沒有甚麼招的。」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包公吩咐鬆放拶子。郭槐哀聲不絕，神魂不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林覆旨。包公退堂，來至書室，便叫包興請公孫策先生。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事的底裏，參見包公已畢，在側坐了。包公道：「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他又攔不住大刑，故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叫他招承。」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說罷退出，來至自己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來到書房，稟道：「晚生思得新刑，有圖樣在此。」包公接來一看，上面註明尺寸，髮髯大鬚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肉厚處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於皮肉受傷而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包公即著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已完工。到了第三日，包公升堂，提審郭槐。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爲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想起太后欠安，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斷難定案。」正在思想之際，忽然聽得提審，不覺的心內突突的亂跳。隨著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燭的一盆炭火，內裏燒著一物，却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

后用何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保管早已敗露了。望祈大人詳察。」包公聞聽，不由怒髮沖冠，將驚堂木一拍道：「惡賊，你的奸謀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尚敢推諉。」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上來了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攥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惡賊背上。只聽包公道：「郭槐，你還不招麼？」郭槐橫了心，並不言語。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膚皆焦，臭味難聞，只痛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尚有哀叫之聲，後來只剩得發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那裏還掙扎得來呢。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設下機謀，叫搭在獄神廟內。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提牢手捧盞碗，笑容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受驚了。小人覺得定痛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杯，請太輔老爺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殷勤，不由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倘有出頭之日，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如果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爺略一伸手，小人便受賜多多矣。」一句話奉承的惡賊滿心歡喜，將藥并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提牢搬過酒來殷勤相勸。郭槐問道：「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甚麼事情？」提牢道：「聽見說太后欠安，因寇宮人作祟，如今痊愈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再遲一二日，太后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吃了幾杯。不覺二目朦朧，登時醉醺醺起來，有些前仰後合。提牢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踉蹌涼涼，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簌簌，落在窗櫺之上。猛見前面似有人影，郭槐見了，不由懼怯起來。纔要喚人，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輔實對一言。昨日與太后已在森羅殿證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太后回來，并且查得太輔與太后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已知是寇宮人顯魂，正對了方纔提牢之語，不由的答道：「寇宮人，真正委曲死你了。當初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狸貓剝去皮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倘能出獄，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輔，你既有此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了森羅殿，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剛言至此，忽然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怨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惡賊到了此時，

不因由跟著，來到一座殿上，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惡賊連忙跪倒，聽得上面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理應墮入輪迴；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寇珠冤魂，不便久滯地府；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他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陷害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忽見燈光明亮，上面坐著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羅列，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併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只得把招畫了。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諄諄教演，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將招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昏沉之間，手舞足蹈，似有招架之態。猛然醒來，見天子立在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把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見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時膽裂魂飛，氣堵咽喉，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揷入偏殿，按妃禮殮殮了，草草奉移而已。傳旨即刻打掃宮院。次日升殿，羣臣三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公，說道：『劉后已驚懼而亡，就著包公代朕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宰，方知國母太后姓李，却不姓劉。當時聖上著欽天監揀了吉日，齋戒沐浴，告祭各廟，然後排了鑾輿，帶領合朝文武，親至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太后娘娘坐了御輦，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入宮。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重加賞賜。仁宗亦有酬報，不必細表。外面眾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劊。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協，左邊勅建寇官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勅建秦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此時王芑告老，即將包公加封為首相。封公孫策為主簿，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林為都堂，范宗華為承信郎；將破審改為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為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臣遭大難 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為首相，一日朝罷回來，走進書房，寫了一封書信，叫包興備厚禮一分，外帶銀三百兩，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

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并前去。剛然後，只見他班頭目稟道：「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冤枉，前來伸訴。」包公吩咐：「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久已去世。有兩個女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爲妻，昨日他家娶去。誰知我的大女兒却不見了，各處尋找，並無下落。婆子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不想趙國盛到來，反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清，故此前來求老爺判斷。」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漫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盛帶上來。說道：「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個小女兒，娶來一看，却是他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他家，與他分爭，爲何抵換。不料楊氏他倒不依，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因此求老爺判斷。」包公問道：「趙國盛，你可認明是他大女兒麼？」趙國盛說：「怎麼認得不明呢？當初未做親時，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包公聽罷，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興倒茶過來，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兩眼發直，忽然把身子一挺，說道：「好血腥氣呀！」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興急急扶著，口中亂叫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彼此攙扶，擡至牀榻之上。一時傳到裏面，李氏聞聽，連忙趕至書房看視。只見包公躺在牀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急得沒了主意。包興在牕外道：「啓上夫人，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領丫鬟迴避。包興同著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診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診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鬢髻睡著的一般。」包興將方纔的形景述說一遍。公孫策聞聽，便覺納悶，並斷不出什麼病症。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並稟明須要啓奏。自己并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脈，也看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伴伴陳林前來，看視無奈。包公昏迷不醒，飲食不進。幸虧公孫先生頗知醫理，不時在書房診脈照料。包興李才晝夜不離左右。公孫策與四個勇士，個個短歎長吁，竟是無法可施。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微弱起來，大家不由著急。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並未在家，老僕說：『我家官人早晚回來，必然趕赴開封。』」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的府上俱各平安。」包興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再說南俠自截了駱驍。

將金玉仙送至觀音菴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遊名山，暮宿古廟。聞得人人傳說，當今國母原是姓李，却不姓劉，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說。南俠聞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一日午間，來至榆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欲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憔悴形容，却有幾分姿色。及至看他身上穿著，雖是粗布衣服，却又極其乾淨。見他欲言不言，半胸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在三寶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於無奈，故此小婦人出來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深深萬福，落下淚來。展爺見他說的可憐，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買點藥餌，餘者作爲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却不敢受，便道：「貴客方便，賜我幾文錢足矣。如此厚賜，小婦人不敢拜領。」展爺道：「豈有此理！我施捨於你，你爲何拒而不納呢？」婦人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恐負貴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爲有理。堂官在傍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然施捨，你便拿去。若你婆婆丈夫真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兒證。」展爺連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去了。不料那邊有一人名喚季嬰兒，爲人譎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這多銀子。他乃故意作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後來被他丈夫訛詐，說調戲他女人了，遁索遮羞銀一百兩，方纔完事。如今客官給他銀子，惟恐少時他丈夫要來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他要果真訛詐，我却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騙局了。我原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吃了酒飯，會錢下樓，向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旁有一道士廟，叫做通真觀。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因老道那吉有事拜壇去了，觀內只有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就在廟二門內西殿裏住下。天交初鼓，展爺換了夜行衣服，離了西殿，向後面而行，意欲越後牆出去。悄悄經過跨所內，燈光閃爍。一時多事起來，便飛身上牆頭。見人影照在牆上，髣髴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有婦人說道：「你我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然有我岳母答覆他，怕他怎的？你休要多慮。」展爺剛轉身，忽又聽見婦人說道：「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腳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太

師花園設壇，於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時得謝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我們遠走高飛，豈不是長久夫婦麼？展爺聽了，連忙落下牆來，趕到前面殿內，束束包裹，也不告辭，竟奔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把爬城索子取出，依法安好，上得城來，將爬城索收好，直奔龐太師府而來。來至花園牆外，找了顆小樹，把包袱掛上，這纔跳進花園。只見高搭法臺，點燭燒香，有一老道披著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高臺，在老道身後，悄悄的抽出劍來。不知老道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虔婆

且說那吉正在作法，忽覺得腦後寒光一縷，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煞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將個瓶子炸為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啊呀」了一聲，栽下法臺。展爺跳下臺來，手起劍落，將老道斬了。從新上臺來細看，見桌上污血狼藉，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桌圍，便扯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揣在懷內，下得臺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且說龐吉在書房裏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啵啵的一聲，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擲進一個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子上跌倒。旁邊龐福嚇縮作一團，過了半晌，并無動靜。龐賊主僕方纔仗著膽子，拿燈看時，却是老道那吉的首級。龐吉道：「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殺了老道。」即叫家人，四下裏搜尋，那裏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葬了老道屍首，撤去法臺，忿忿悔恨而已。且說南俠離了花園，來至牆外樹上，將包裹取下，直奔開封而來。公孫先生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來。剛纔見面，展爺便道：「相爺身體欠安麼？」公孫策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裏面細講。」大家來至公所，彼此遜坐，獻茶已畢。南俠道：「眾位賢弟且看此物。」懷中掏出一物，連忙打開，却是一塊桌圍片兒，裏面裏定一個木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眾人在燈下子細端詳，不解其故。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鬚髯就是包公的名字。年庚不覺失聲道：「啊呀！這是使的魘魔法兒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眾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纔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裏面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



展爺連忙站起，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了。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參見包公。包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包公道：『本閣屢叨義士救護，何以酬報，即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展爺連說：『不敢，不敢。』公孫策在旁答道：『前次相爺曾差人到尊府去，聘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纔到。』展爺道：『小弟萍蹤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參賀。不想在遮真觀聞得老爺得疾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痊愈，在下方能略盡微忱。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遮真觀在那裏？如何在那裏聽得信呢？』展爺道：『遮真觀離三寶村不遠。』便將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言語，因此急急趕到龐太師花園，正見老道拜壇，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來，滔滔不絕，述說了一遍。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旁道：『如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包公道：『明日先生辦一本參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參龐太師善用魘魔妖法，暗中謀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那吉爲證。我於日後五鼓上朝呈遞。』包公吩咐已畢，展爺起身告辭。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此時天已黎明，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等各敘闊別之情。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篋，擺上酒餚，却是四勇士與展爺洗塵，彼此大家慶賀，換盞傳杯，高談闊論。且說包公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籤，叫往遮真觀捉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並傳黃寡婦、趙國盛一齊到案。衆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不多時，談明、談月並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俱各傳到。包公立刻升堂，吩咐先帶談明，即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句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作惡之人。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做之事招來。』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士談明師傅那吉，在遮真觀內出家。當初原是我師徒二人，我師傅那吉每每行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諷勸，不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疾。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賭博宿娼，無所不爲，鬧的甚是狼狽，前來借貸，誰知被師傅聽見，立刻將他叫去，不知怎麼，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上衣服鞋襪，起名叫作談月。啊呀！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做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龐太師請去，却是談月跟隨。忽一日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至次日小道到跨所，進去一看，誰知不是道士，却是個少年女子，在那裏梳頭呢。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挾制，還能管他麼？只求其不加害於我，便是萬幸了。自那日爲始，他每日又到龐太師府

中去，他便將跨所封鎖。回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裏人拿獲，這便是實。」包公聽罷，暗暗點頭道：「看此人不是作惡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旁。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得甚是俏麗，兩個眼睛露出是個不良之輩。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像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齋堂木一拍道：「奸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談月情知難賴，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見他女兒玉香生得俊俏，從此留意。後來漸漸的熟識，彼此俱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見，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便定了計策，趁著忙亂之際，將玉香改粧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頂替去了。到了那裏，生米已成熟飯了，他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包公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問道：「你一個小道士，那裏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偷我師傅的。」包公道：「你師傅那裏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魔魔神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著名姓年庚，用汚血裝在瓶內。我師傅作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就氣絕身亡。只因老爺有殺子之仇，龐太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做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用五百兩，下欠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公聽罷，便道：「將他二人帶將下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不知如何審判，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公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吩咐，把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堂來。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白銀三百兩，藏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他母女每人撈了一撈，發在教坊司。母爲處妾，暗合了貪財賣姦之意；女爲娼妓，又遂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聘娶，情甘身入空門爲尼。贓銀起到，賞了趙國盛銀五十兩，著他另行擇娶。談明素行謹慎，即著他在通真觀爲觀主。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候參奏下來，再行起解。包公退堂，來至書房，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示。包公看了，又把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參奏。至次日，天子臨軒，包公出班俯伏金階，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痊愈。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謹呈御覽。聖

上看畢，又有桃木人兒作證，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參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那知全是自家私事，只是磅礴的磕頭。天子終是仁慈，便降旨道：「龐吉本應治罪，姑念舊人，革職留任。義民展昭，著包拯帶領引見，在耀武樓考校武藝。」包公謝恩回署，請展爺到書房，即將今日聖上旨意說明。展爺到了此時，只是應允。辭謝了包公來到公所之內。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一番。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伺候。駕幸耀武樓，合朝文武扈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往丹墀，跪倒參駕。聖上見他有三句以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略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一奏對。天子便叫他舞劍。展爺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送過。展爺抱在懷中，走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先使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合朝文武眾人，無不暗暗喝采。展爺這裏施展平生的學藝，著著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改色，氣不發喘。天子大樂，便問包公道：「真好劍法！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如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提起硃筆，隨意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於何處，任他自便。展昭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二三十步遠近，方叫人把木牌立穩，左右俱各退後。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著耀武樓遙拜。拜畢，立起身來，看準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步，只見他左手一揚，右手即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他便立住腳，正對了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臥虎勢，將腰一躬，頸項一扭，從胎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將木牌打得亂晃。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往上叩頭。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俱各釘在硃紅點上，惟有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天子看了，甚爲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包公又奏：「啓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蹤躍法，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登樓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准奏。便傳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俱在樓下。天子憑欄入座，衆臣環立左右。展昭此時

已將袍服脫却，禁縛停當，向耀武樓上叩拜。立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鸞伏鶴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子一縮，腰背一躬，「嗚」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眾臣宰齊聲誇贊。此時展爺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樓，身子一飄，兩腿一飛，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捲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將虎體一挺，右手一揚，做了個探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讚好。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滴溜溜身體一轉，把眾人嚇了一跳。他却轉過左手，抓住了椽頭，脚尖兒登定瓦甍，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那裏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就在房上敬與聖上叩頭。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貓」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人人稱他爲御貓。此號一傳，不大緊要，便惹起了多少事來。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日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昭爲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回轉府中。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著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退出，來至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座。不多時，擺上豐盛酒餚，這是衆人與展爺賀喜的。共敬三杯，展爺領了，謝過衆人，彼此就座。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衆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纔相爺進內，吃了飯出來，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爲著何事？」公孫策向衆人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不多時，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相爺呼喚，有何台諭？」公孫策道：「不爲別的。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爲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材爲要，況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爲國求賢，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爺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酒飯已畢，略爲歇息。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爺到了朝房，伺候謝恩。衆人見了展爺無不誇讚。及至聖上升殿，展爺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出抄，頒行各省。所有各處文書一下，人人皆知。不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口度日，家道艱難，止於餬口。一日，會文回來，長吁短歎，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爲著何事，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文回來，爲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窗會文，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那裏去？』同窗朋友道：『如今聖上額外贖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范兄若到京考時，必是熬頭獨占了。』是我聽了此言，不免掃興而歸。」白氏道：「妾身亦有此意。我自別了母親，今已數年之久，原打算相公進京考時，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亦可順便探望母親，怎奈事不遂心，也只好置之度外罷了。」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聽有人叩門。范生連忙出去開門一看，却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不勝歡喜。二人攜手進了茅屋。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白氏娘子也不必迴避，便上前與伯伯見禮。金哥亦來拜揖。劉老者好生歡喜，遜坐烹茶。劉老者道：「當今額外贖典，加了恩科，賢弟可知道麼？」范生道：「昨日會文去方知。」劉老者道：「賢弟既已知道，可有甚麼打算呢？」范生歎道：「兄看室如懸磬，叫小弟如之奈何？」說罷，不覺慘然。劉老一見，便道：「賢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費用，須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說來，尤其叫人爲難。」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說了一遍。劉老聞聽道：「這也是該當的。如此說來，約用幾何？」范生答道：「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一時如何措辦得來呢？」劉老聞聽，沉吟了半晌，道：「既然如此，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倘得事成，豈不是件好事呢？」范生連連稱謝。劉老者道：「容我早早回去，張羅張羅。」范生送出柴門。劉老者道：「明日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說畢，執手而去。到了次日天將交午，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進來說道：「好黑驢！許久不騎他，他就鬧起手來了，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說著話，一同到屋內坐下。說道：「喜事已成，竟是賢弟的機遇。」一壁說著，將驢上的錢袋兒，從外面拿下來，放在屋內桌上，掏出兩封銀子，又放在牀上。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賢弟與弟婦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范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便道：「不知老哥如何借來望乞指示明白。」劉老者笑道：「賢弟不必多慮。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並無利息，縱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當，賢弟只管拿去。」范生聽了此言，惟有銘感而已。劉老又道：「賢弟起身應用何物，亦當辦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銀子，便好辦了。」劉老者道：「既如此，賢弟便計慮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辦理行裝。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就好起行了。」范生便同劉老者牽定黑驢，走出柴門，竟奔街市製辦行裝。白氏在家中，亦收拾起行之物。

到了晚間，劉老與范生回來，一同收拾行李，直鬧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俱託劉老者照料。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如何睡的著；范生又惦念著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閒談，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范生一一謹記。剛到黎明，車子便來，急將行李裝好。白氏拜別了劉伯伯，不覺淚下。母子二人上車。劉老者指著黑驢道：「此驢乃我畜養多年，因他是個孤蹄，恐妨主人，我今將此驢奉送賢弟，遇便將他賣了。另買一頭，騎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賜，不敢推辭。實是斷斷不賣的人。人生窮通有命，顯晦因時，皆有定數；與畜何干？兄勿多疑。」劉老聽了，歡喜道：「吾弟真達人也。」范生拉了黑驢出柴門，二人把握不忍分離。劉老者道：「賢弟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裏劉老者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單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饑餐渴飲，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料理科考，投文投卷。到場期已近，却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真是正直無私，諸弊全消。范生三場完竣，甚為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為探望岳母，況他母子分別數載之久。」於是備上黑驢，覓了車輻，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萬全山，將車輻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入山找尋白氏娘家。以為來到便可以找著，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煩躁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將黑驢放青齷草，自己便放開脚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只得慢慢踱將回來。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直急得眼如鸞鈴，四下瞭望，那裏有個人影兒呢？高聲呼喚，却有誰來答應？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正在悲恐之際，只見那邊來了個年老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樵人道：「見可見個婦人，並沒有小孩子。」范生即問道：「這婦人在那裏？」樵人搖首道：「說起來凶的很呢。足下，你不曉得去此五里，有一村名喚獨虎莊。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凶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纔見他射獵回來，見馬上駝著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忙問道：「此莊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裏就是。」范生聞聽一看，也不作別，竟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你道金哥為何不見？因葛登雲帶了一羣豪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他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青石經過，他就一張口把金哥銜去，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山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駝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峯，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

啣一小孩，也是急中見識，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了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被斧擊中，便將小兒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急眼快，拉起扁擔，照著虎的後膀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那虎蹣跚過去。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却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的滿心歡喜。急急攙定小兒，先尋了板斧，提了扁擔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了八寶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己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裏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不覺失聲道：「啊呀！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樵夫道：「母親，且到裏面再為細述。」將小兒輕輕放在牀上，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纔回過氣來，啊呀一聲道：「嚇死我了！」那邊婆婆來看視，見他眉清目秀，心中疼愛。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摩著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中住處告訴於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那裏？」金哥道：「我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摟道：「啊呀！我的乖乖呀！你可痛煞我了！」說罷，就哭起來了。金哥怔了，不知為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纔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母親，他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說罷，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也就痛哭起來。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貪多杯屈鬚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母親，與外祖母摟著痛哭。白雄含淚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為何不到我這裏來？」金哥道：「皆因為尋找外祖母，我纔被虎銜去。」便訴說如何父親來京赴考，母親順使探望，今日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尋找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隻猛虎，就把我銜著走了。」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甚麼地步呢？」說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尋找你父母便了。」說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攪摩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到次日黎明，白雄竟奔萬全山

而來。忽見那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著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舉起鞋來照著白雄便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卻像姐夫范仲禹的模樣，及至問時，却是瘋顛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硬向威烈侯門前娶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得氣斃而亡。他却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裏面，於五鼓時擡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著一羣報錄的人，將此箱劫去。這些報錄的，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著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俱往萬全山探親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擡定一隻箱子，以為必是夤夜偷來的，又在曠夜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劫下。擦箱子人跑了，衆人算發了一注外財，抽去繩槓，連忙開看。不料范生死而復蘇，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衆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閃而散。他便踉踉跄跄，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往萬全山而來。及至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往那裏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他却不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也是四十多里。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了范生下處一看，却是仍然封鎖，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街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白雄去尋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你道何事？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却是山西人開張。兄弟二人，哥哥名叫屈申，兄弟名叫屈良。那屈申人皆稱他爲屈鬍子。他最愛杯中物，每日醺醺。他雖然好喝，却與正事不誤；又加屈良幫助，把個買賣做得興旺。因萬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廠，這一天屈申與屈良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樂子要到那裏看看。」屈良也甚願意，便拿搭連錢叉子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羣，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申接過銀子搭連，搭在驢鞍上面，乘上驢竟奔萬全山南。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餚是要預備的。屈申見了酒，左一杯，右一杯，直飲到日色平西。他連忙說道：「樂子還要進城呢？天晚咧，天晚咧。」說著話，便起身作揖，連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他越著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正在叫罵，忽見



那驢兩耳一支楞，「嗎」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竄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呼叫，他必要追。因此攔住扯手，由他跑去。果然前面有一頭驢，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蹶帶跳。屈申坐不住鞍心，順著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亂打了一回，只得揪住嚼子，將驢帶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却是一頭黑驢，鞍轡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餵草，迫促之際，將他撇下。黑驢一夜未吃料，信步由韉，出了東山口外，故在此處仍是啃青。屈申看了多時，便嘆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嚷聲，並無人應。自己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纔四個牙，腮滿肉肥，而且鞍轡鮮明。暗暗想道：「趁著無人，樂子何不換他娘的。」即將錢鞵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却是飛快的好走。兒屈申心中歡喜，以為得了便宜。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見這光景，城是進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銀子，這可怎的？只好找個人家借個宿兒。」心裏想著，只見前面有個搭襖坡兒，南坡上忽有燈光。屈申便下了黑驢，拉到上坡，來到門前。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著，誰又吃甚麼來呢？」婦人接著說道：「你沒吃甚麼，你倒灌喪黃湯子了。」男子道：「誰叫你不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屈申聽了，便用鞭子敲戶道：「借光兒尋個宿兒。」裏面婦人道：「你等等。」遲了半天，方見有個男子出來，打著一個燈籠，問道：「做甚麼的？」屈申作個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晚難以行走，故此驚動借個宿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甚麼呢？請到家裏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驢。」男子道：「只管拉進來。」將驢子拴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屈申提了錢鞵子，隨在後面進來。進來一看，却是兩明一暗，三間草房。屈申將鞵子放在炕上，從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好說。」你道這男子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包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銀兩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兒店中。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舊性不改，仍然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放蕩自由，加著李氏也是個專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把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只剩了三間草屋，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當下二人通了姓名。李保見燈內無油，立起

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纔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甚麼？」李保說是錢穀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兔子！他單單一個錢穀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喝不會喝？他若會喝，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自有道理。」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罐拿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哥長，大哥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喝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饒不可解，答道：「這們半夜三更，那裏討酒喝呢？」李保道：「現成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兒！我也是愛喝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友了。」李保說著話，便盪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喝，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找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做甚麼？」婦人道：「將他勒死，就完了事咧。」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頑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却又膽小，難道老娘就跟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天理昭彰，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扣住屈申的頭項，兩個人往兩下裏一勒，只見屈申手脚扎煞，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這惡婦連忙將錢穀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把銀子藏了。婦人道：「乘此夜靜無人，背至北上坡，拋於廟後，又有誰人知曉？」李保無奈，將屍首背上。婦人悄悄的開門，左右看了看，說道：「趁此無人，快背著走罷。」李保肯定，竟奔北上坡而來。剛然走了不遠，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晃。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寒毛皆豎，身體一閃，將死屍拋於地上，他便不顧性命的跑了回來。連忙道：「快關門罷。」婦人道：「門且別關，還沒有完事呢。」李保問道：「還有甚麼事？」婦人道：「那頭驢怎樣？留在家中豈不是個禍胎麼？」李保聞聽，連忙到了院裏，將偏韉解開，拉著往外就走。驢子到了門前，再不肯走。好狠婦人，提起門門，照著驢子的後胯就是一下；驢子負痛，便跑下坡去了。惡夫婦進門，這纔將門關好。李保早是心跳不止，倒是婦人坦然自得。到了明早，路上已有行人。有一人看見北上坡有一死屍，首便慢慢的積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連忙跑來，見脖頸

有繩子一條，却是極鬆的，並未環扣。地方看了道：『原來是被勒死的。』正在看時，只見屍首拳手拳脚動彈。忙將他扶起，盤上雙腿，過了半晌，只聽得「啊呀」一聲，氣息甚是微弱。地方正蹲下，便道：『朋友，你甦醒甦醒。有甚麼話，只管對我實說。』只見屈申微睜二目，看了看，便道：『吓！你等是甚麼人？爲何與奴家對面交談？是何道理？還不與我退後些。』說畢，將袖子把面一遮，聲音極其嬌細。衆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地方道：『朋友，你被何人謀害？是誰將你勒死的？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羞羞慚慚的道：『奴家是自己懸梁自盡的，並不是被人勒死的。』地方道：『朋友！你爲甚麼事上吊呢？』只聽屈申道：『奴家與丈夫兒子探望母親，不想遇見甚麼威烈侯將奴家搶去，藏閉在後樓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應允，支開了丫鬟，自盡而死。』頭兒聽了，向衆人道：『衆位聽見麼？』便伸個大拇指頭來。『其中又有這個主兒，這個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與他所說的話，有點底臉兒不對呀。』正在詫異，忽然腦後有人打了一下，回頭一看，見是瘋漢，拿着一隻鞋在那裏趕打衆人。地方埋怨道：『大清早起一個倒臥鬧不清，又挨了一鞋底子，好生的晦氣。』忽見屈申說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衆位老爺要將他攔住。』正在說著，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一同拉著花驢，高聲亂喊：『地方地方！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那地方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屈良，一個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到黎明又到萬全山，出東山口各處尋找范爺，忽見小榆樹上拴著一頭醬色花驢，白雄以爲是他姐夫的驢子。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他也沒問是甚麼毛片。有了驢子便可找人，因此解了驢子牽著正走，恰恰的遇見屈良。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又有四百兩銀子，甚不放心，因此等城門一開，急急的趕來，要到船廠詢問。不想遇見白雄拉著花驢，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揪住，道：『你我們的驢，拉著到那裏去？我哥哥呢？我們的銀子呢？』白雄聞聽，將眼一瞪，道：『這是我親戚的驢子。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彼此扭結不放，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恰恰巧遇地方，他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便嚷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我哥哥麼？』將手一鬆，連忙過來說道：『我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脖子上怎的又拴著繩子呢？』忽聽屈申道：『哇！你是甚麼人，竟敢如此無禮！還不與我退後。』屈良聽他哥哥竟是婦人聲音，也不是山西口氣，不覺納悶道：『你這是怎的了呢？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你這個光景，以後怎的見人呢？』忽見屈申向著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麼？啊呀！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倒把個白雄聽了一怔，忽然又聽衆人說道：『快閃開，快閃開，那

瘋漢又回來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兄弟，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將他攏住。』白雄到了此時，也就顧不得了，將花驢偏轡交給地方。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大家也就相幫，纒攏住。地方道：『這事情，我可鬧不清。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裏，你們那裏說去罷。』剛說至此，只見那邊來人，地方道：『牌頭，你快快的找兩輛車來。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這個是個瘋子，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罷。』那牌頭聽了，連忙轉去。不多時，果然找了兩輛車來。便叫屈申上車。屈申偏叫白雄攙扶，白雄却又不肯。還是大家說著，白雄無奈，只得將屈申攙起。見他兩隻大腳兒，鬚鬚是小小金蓮一般，扭扭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招的衆人大笑。屈良在傍看著，實在臉上磨不開，無可奈何，只得跟著車在地下跑，竟奔祥符縣而來。正走之間，忽然來了個黑驢，花驢一見就追。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那裏勒得住。幸虧屈良步行，連忙上前將嚼子揪住道：『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他慣聞驢兒，見驢就追。』說著話，見後面有一黑矮之人，敵著衣襟，跟著一個伴當，緊跟那驢往前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四爺趙虎。只因包公爲新科狀元遺失，入朝奏明天子，即著開封府訪查。剛然下朝，只見有個黑驢，鞍轡俱全，並無人騎著，竟奔大轎而來，板棍擊打不開。包公暗道：『莫非此驢有什麼冤枉麼？』吩咐：『不必攔阻，看他如何。』兩旁執事左右一分，只見黑驢奔至轎前，可煞作怪，他將兩隻前蹄一屈，望著轎將頭點了三點。包公便道：『那黑驢你果有冤枉，你可頭南尾北，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果然頭南尾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喚趙虎跟隨。此驢前去查看，有何情形異處，稟我知道。老趙下來，只見那驢使在前引路，楞爺緊緊跟隨。剛然出了城，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只得找塊石頭，坐在上面歇息。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滿頭是汗，喘著說道：『四爺，兩條腿跟著四條腿跑，如何趕得上呢！』正說著，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了。四爺便向黑驢道：『呀，呀，你果有冤枉，你須慢著些兒走，我老趙方能趕的上。』——不然，我騎你幾步，再走幾步，如何？』那黑驢果然抵耳攢蹄的不動。四爺便將他騎上，走了幾里，不知不覺，就到萬全山。見是廟的後牆，黑驢站著不動。此時伴當已來到了。四面觀望，並無形迹可疑之處。主僕二人心中納悶。忽聽見廟牆之內，喊叫：『救人。』四爺聽見，便叫：『當蹲伏著身子，四爺登定肩頭。伴當將身上長，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縱，上了牆頭，往裏一看，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棺蓋倒在一傍，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著老道廝打。四爺便跳下去，趕至跟將，問道：『你等如何混纏廝打？』只聽婦人說道：『樂子被人謀害，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不知怎的，樂子就跑到

到這棺材裏來了。』趙爺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來，待我問他。』那婦人一鬆手，站在一傍。老道爬起來道：『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昨日擲了一口棺材來，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土，暫且停於後院。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是小人連忙將蓋棺撬開，誰知這婦人出來，就將我一頓好打，不知是何原故？』趙虎聽老道之言，又見那婦人却像男子的口氣，四爺聽了，不甚明白，便道：『俺老爺不管你們這些閒事，隨我到開封府說去。』說罷，便將老道束腰絲絛解下，就將老道拴上，拉著就走。叫那婦人後面跟隨，繞到廟的前門，拔好插門，開了山門。此時伴當已然牽驢來到，不知出得山門，有何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便將老道交與伴當，自己接過驢來。忽聽後面婦人說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鬚鬚是害我之人。』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邊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呀！你將樂子勒死，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裏？樂子是貪財不要命的，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只聽那人說道：『你這婦人好生無禮！我與你素不相識，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趙爺聽了，不容分說，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絛那一頭兒，也將李保兒拴上，帶著就走，竟奔開封府而來。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他不敢質訊，親將此案人證解到開封府，略將大概情形回稟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差役左右護持。只見范生到了公堂，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公孫主簿在傍，看出他是氣迷風痰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須用藥調理於他。包公點頭應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裏去了。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白雄稟道：『小人白雄在萬全山西南八寶村居住，打獵爲生。那日從虎口救下小兒，細問姓名家鄉住處，纔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細細盤問，說我姐夫乘驢而來，故此尋至東山口外，見小榆樹上拴著一花驢，小人以爲是我姐夫騎來的。不料路上遇見個山西人，說此驢是他的，還合小人要他哥哥并銀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衆人圍著一人，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向前相認，誰知他哥哥，却是婦人的口音，不認他爲兄弟，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問道：『你姐夫叫甚麼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叫范仲禹，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包公聽了，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點了點頭，叫他且自下去。帶屈良上來。屈良跪下，稟道：『小人叫作屈良，哥

哥叫屈申，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沒有回來。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開趕到萬全山，山口外，只見有個人拉著我哥哥的花驢。小人向他要人，他不但還驢，要小人還他的甚麼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認小人是個兄弟，反叫姓白的爲兄弟。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包公問道：「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屈良道：「怎的不認得呢？」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叫把屈申帶上來。左右便道：「帶屈申，帶屈申。」只見屈鬍子他卻不動。差役只得近前說道：「大人叫你上堂呢。」只見他羞羞慚慚，扭扭捏捏，走上堂來，臨跪時先用手扶地，髮髻嫵娜的，了不得。兩邊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聽包公問道：「你被何人謀害，訴上來。」只見屈申稟道：「小婦人白玉蓮，丈夫范仲禹，上京科考。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順便探親。就於場後帶領孩兒金哥前往萬全山，尋問我母親住處。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孩兒啣去。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只見一羣人內有一官長，連忙說「搶」，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到他家內，閉於樓中。是小婦人投環自盡。恍惚之間，覺得涼風透體。睜眼看時，見圍繞多人，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包公看他形景，聽他言語，心中納悶。便將屈良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他麼？」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問屈申道：「你可認得他麼？」屈申道：「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麼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將白雄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此人麼？」白雄回道：「小人並不認得。」忽聽屈申道：「我是你嫡親姐姐，你如何不認得？」白雄惟有發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錯附了體了。只是如何辦理呢？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只見楞爺趙虎上堂，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述說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道士上堂跪倒，稟道：「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姓葉名苦。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擡了口薄皮材來，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叫小道立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裏。」包公聽了，道：「你這狗頭滿口胡說。此時是甚麼節氣，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那道士忙了，道：「老爺不必動怒，小道實說實說。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小道一時貪財心勝，故謊言禁土，以爲撬開箱蓋，得些東西。不料剛將棺材起開，那婦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話，并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無奈喊叫「救人」，便見有人從牆外跳進來，就把小道拴了來了。」包公便叫他畫了招。立刻出籤，拿葛壽到案。道士帶下去，叫「帶婦人。」左右一疊連聲道：「帶婦人，帶婦人。」那婦人却動也不動。還是差役上前說

道：「婦人老爺叫你上堂呢。」只聽婦人道：「樂子是好朋友，誰是婦人？你不要頑笑呀。」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咕咚一聲跪倒。包公道：「那婦人你有何冤枉訴上來？」婦人道：「我不是婦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帶著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批木頭去，不想買賣不成，因回來晚咧，在這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又是四個牙兒，因此我就把我的花蘊拴在小榆樹上，我就騎了黑驢，以爲是個便宜，誰知刮起大風來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宿兒。這個人名叫李保兒，他將我灌醉，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緩不過氣兒來時，忽見天光一亮，却是一個道士擺開棺蓋，我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裏面去了。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因此我纔把老道打了。不想剛出廟門，却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兒，我便將他揪住，一同拴了來了。」包公聽了，叫白雄帶上來，道：「你可認得這個婦人麼？」白雄一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只聽婦人道：「誰是你姐姐，樂子是好朋友哇！」白雄聽了，倒反嚇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良叫上來，問婦人道：「你可認得他麼？」婦人說道：「噯呀！我的兄弟呀！你哥哥被人害了，千萬想著咱們的銀子要緊。」屈良道：「這是怎的了？我幾曾有這樣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了，必無疑矣。又叫帶李保上來，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已往不究，單問他爲何圖財害命。李保到了此時，看見相爺的威嚴，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己悔恨無地，惟求速死，也不推辭，他便從實招認。包公叫他畫了招，即差人前去起賊，並帶李氏前來。剛然後，差人稟道：「葛壽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問道：「昨日擄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死的是甚麼人？」葛壽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親。」包公道：「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今年多大歲數了？」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包公道：「你母親多大年紀了？」一句話問的他張口結舌，半天，說道：「小人不記得了。」包公怒道：「滿口胡說！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之理。可見你心中無母，是個忤逆之子了！拉下去，打四十大板。」葛壽聽了，忙道：「相爺何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惡奴到了此時，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回老爺，棺材內那個死人，小人却不認得。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獵回來，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裏啼哭，頗有姿色，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閉於樓上，派了兩個僕婦勸慰於他。不料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到三更時分，著家丁一同來到書房，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趁著天未亮，就擄出去，拋於山中了。」包公道：「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壽道：「這婦人被僕婦丫鬟勸慰的，却應了。誰知他是假的，眼瞅不見，他

就上了弔咧。我們侯爺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兩條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屍，假說是小人之母，擡往家廟埋葬。這是已往從前之事，小人不該撒謊。」包公便叫他畫了招。所有人犯俱各寄監。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監，不准參攢相戲。又派王朝馬漢帶領差役前去捉拿葛登雲，務於明日當堂聽審。分派已畢，退了堂。大家也就陸續散去。此時惟有地方最苦，自天亮時，整整兒鬧了一天。且說包公退堂用了飯，便在書房思想此案。明知是陰錯陽差，却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包興見相爺雙眉緊蹙，二目頓翻，竟自出神，口中嘟嘟囔囔，說道：「陰錯陽差，陰錯陽差，這麼樣辦呢？」包興不由的跪下，道：「此事據小人的想來，非到『陰陽寶殿』去查不可。」包公問道：「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包興道：「在陰司地府。」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斷喝一聲：「哇，好狗才！爲何滿口胡說？」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便厲聲道：「你這狗才，竟敢胡說！」包興道：「小人如何敢胡說？只因小人去過，纔知道的。」包公問道：「你幾時去過？」包興便將在三星鎮偷試「遊仙枕」，到了「陰陽寶殿」，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趕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包公聽了「星主」二字，便想起當初審烏盆，後來又在玉宸宮審惡鬼冤魂，皆稱我爲「星主」。如此看來，竟有些意思。便問：「此枕現在何處？」包興道：「小人收藏。」連忙退出。不多時，將此枕捧至面前。包公細看了一回，鬚一塊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點了點頭。包興早已心領神會，捧了仙枕，來到裏面屋內，將帳鉤掛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來，又遞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時，便立起身來。包興連忙執燈，引至屋內。包公見帳鉤掛起，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牀和衣而臥。包興在外伺候。包公雖然安歇，無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裏，頭剛著枕，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見下面有二青衣牽著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忽聽青衣說道：「請「星主」上馬。」包公便上了馬，一抖絲韁，誰知此馬迅速如飛。只見前面有座城池，雙門緊閉，那馬竟奔城門而來。包公心內著急，道是：「不好，必要碰上。」轉瞬間，城門已過，進了個極大的衙門，到了丹墀，那馬便不動了。只見有兩個紅黑判官迎出來，說道：「「星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馬，步上丹墀，見大堂上有匾，大書「陰陽寶殿」四字；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細看，便入公座。只見紅



判便遞過一本册子，包公打開看時，上而却無一字。纔待要問，只見黑判官將册子拿起，翻上數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細看時，只見上面寫著公公正正八句粗話，起首云：「原是丑與寅，用了卯與辰。上司多誤事，因此錯違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鏡存。臨時滴血照，磕破中指痕。」當下包公看了，並無別的字迹。剛然要問，忽然驚醒，叫人包興連忙移燈近前。包公問道：「甚麼時候了？」包興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來。」忽見李才進來，稟道：「公孫主簿求見。」包公便下了牀，包興打簾來至外面，只見公孫策參見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將他醫好。」包公聽了大悅道：「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公孫回道：「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湯，放在浴盆之內，將他塔在盆上趁熱盪洗，然後用被蓋好，上露著面目，通身見汗爲度。他的積痰瘀血化開，心內便覺明白，現在惟有軟弱而已。」包公聽了，讚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煩先生好好將他調理便了。」公孫領命退出。包興遞上茶來，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包興將鏡取來，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將屈申並白氏帶至二堂。此時包公已將「照膽鏡」懸掛起來，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女左右，將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鏡上，叫他們自己來照。屈申聽了，咬破右手中指，以爲不是自己指頭，也不心痛，將血滴在鏡上。白氏到了此時，也只將左手的中指咬破些須，把血也滴在鏡上。只見血到鏡面，滴溜溜的亂轉，將雲霧俱各趕開，霎時光芒四射，照的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難睜，各各心膽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對鏡細看。及至二人看時，一個是上弔，一個是被勒，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那一番的難受，不覺氣閉神昏，登時一齊跌倒。但見寶鏡光芒漸收，衆人打了個冷戰，却仍是古鏡一面。包公吩咐將「古鏡」並「遊仙枕」。「古今益」俱各交包興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時，俱各還了本相。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至次日，公孫策帶領范生慢慢而來。到了書房，向前參見，叩謝大人再造之恩。包公看他形容雖然憔悴，却不是先前瘋頑之狀。包公大喜，吩咐看坐。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略述大概。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叫他無事時將場內文字抄錄出來，待本閣具本題奏，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范生聽了更加歡喜，深深的謝了包公。二人辭出外面去了。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稟道：「葛登雲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訊問。葛登雲仗著勢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爺，就是滿招了，諒包公也無可如何。便即氣昂昂的一一招認，毫無推辭。包公叫他畫了供，相爺登時把黑臉沉下來，好不怕人。說一聲：「請御刑。」王馬張趙早已請示明白了，請到御刑，抖去龍袂，却是虎頭劍。此劍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雲開了張了。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

色，後悔不來，竟死於劍下。又換狗頭劍，將李保劍了。葛壽定了斬監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葉道士盜屍，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因屈申貧，便宜換驢，即將他的花驢入官。黑驢申寬有功，奉官喂養。范生同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養息身體，再行聽旨。至於范生與兒子相會，白氏同母親見面，自有一番悲痛歡喜，不必細表。且說包公完結此案，次日即具摺奏明，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已請御刑處死，并聲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遭此冤枉，現今病未痊愈，懇恩展限十日，著一體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摺子，甚是歡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議。又有個夾片，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兩個月。聖上亦准了他的假。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他便要起身。公孫策等給他餞行，又留住幾日，纔束裝就出了城門，到了幽僻之處，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而來。到了門前，剛然擊戶，聽得老僕將門開放，見了展爺道：『原來大官人回來了。』展爺同伴當進了門來坐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展爺吩咐伴當接過來，口中說道：『你也歇歇去罷。』展忠說道：『前月開封府包大人那裏打發人來，請官人又是禮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禮。那人那裏肯依，他將禮物放下，他就走了。還有書信一封。』說罷，從懷中掏出，遞過去說：『官人看書，作何主見？』南俠接過書來拆開，看了一遍道：『我已然在開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展忠道：『官人做官，如何還是這等服色呢？』展爺聞聽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訴你說，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預備祭禮，到墳前一拜。』展忠歡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展爺連忙攙住道：『你乃是有年紀之人，不要多禮。』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總以接續香煙爲重。從此要早畢婚姻，成立家業要緊。』南俠越口說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曾提過門親事，過下明日，後日我還要去杭州前去聯姻呢。』展忠聽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備辦祭禮去。』他就歡天喜地去了。到了次日，便有多少鄉親鄰里都來賀喜，幫忙往墳上搬運祭禮。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騎了高頭大馬，到墳前，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展爺連忙下馬步行，伴當接轡，牽馬在後隨行。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像貌雄壯，誰不羨慕，誰不歡喜。你道如何有許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去，樂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遇人便講，說：『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護衛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聚集多人。且說展爺到了墳上，禮拜已畢，又細細週圍看視了一番，見墳塚樹木俱各收拾齊整。

益信老僕的忠義持家，留戀多時，方轉身乘馬回去。使吩咐伴當幫著展忠張羅這些幫忙鄰親。展爺回家後，又出來與衆人道乏。展爺在家一天，倒覺得分心勞神。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到第二日，將馬扣備停當，又囑託了義僕一番，出門上馬，竟奔杭州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且說展爺他那裏是爲歸姻，特爲玩賞西湖的景緻，這也是他性之所愛。一日來至杭州，離西湖不遠，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徘徊瞻眺，真令人心曠神怡。正在暢快之際，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衣樓起，把頭一蒙，縱身跳入水內。展爺見了，不覺失聲道：「噯呀！不好了！有人投水了。」自己又不會水，急的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腳，無法可施。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猶如弩箭一般，飛也似趕來。到了老兒落水之處，見個少年漁郎，把身體向水中一順，鬚髯把水刺開的一般，雖有聲息，却不咕咚。展爺看了，便知此人水勢精通，不由的凝眸注視。不多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浮於水面，蕩悠悠竟奔岸而來。展爺滿心歡喜，下了亭子，攙至那邊堤岸之上。見少年漁郎將老者雙足高高提起，頭向下，控出多少水來。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細細端詳漁郎，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英華滿面，氣度不凡，心中暗暗稱羨。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盤上雙膝，在對面慢慢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此時展爺方看老者，見他白髮蒼蒼，形狀枯瘦，半日方哼了一聲，吐了好些清水，「噯呀」了一聲，甦醒回來。那少年便問：「你老人家何故輕生？」只聽老者道：「小老兒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忽然我鋪子門口臥倒一人。是我慈心一動，叫夥計將他擡至屋中，煖被蓋好，又與他熱薑湯一碗。他便甦醒過來，自言姓鄭名新，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偏又不遇。一來肚內無食，遭此大雪，故此臥倒。老漢見他說的可憐，便將他留在鋪中，慢慢的將養好了。誰知他又會寫，又會算，在櫃上幫著我辦理，頗屬殷勤。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老漢有個女兒，就將他招贅爲婿，料理買賣頗好。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又續娶了十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還罷了。後來因爲收拾門面，鄭新便向我說：「女婿有半子之分，惟恐將來別人不服，何不將周字改個鄭字，將來免得人家說賴。」老漢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將周家茶樓改爲鄭家茶樓。誰知自改了字號之後，他們便不把我放在眼內，說老漢白吃他們

了。與他分爭，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就將周家賣給鄭家爲題，說老漢訛他了。因此老漢氣忿不過，在本處仁和縣告了一狀。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反將小老兒打了二十大板，逐出境外。漁哥，你想，似此還有個活頭兒麼？不如死了，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出這口氣。」漁郎聽罷，笑道：「老丈，你錯打了算盤了。一個人既斷了氣，可還能出氣呢？依我倒有個主意，莫若活著合他賭氣。你說好不好？」周老道：「怎麼合他賭氣呢？」漁郎說：「再開個周家茶樓氣他，豈不好麼？」周老者聽罷，把眼一瞪，道：「老漢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如何還能殼開茶樓呢？你還是讓我死了好。」漁郎笑道：「老丈不要著急。我問你，若要開這茶樓，可要用多少銀兩呢？」周老道：「縱省儉，也要耗費三百多銀子。」漁郎道：「這不打緊。多了不能，這三四百銀子，小可還可以巴結的來。」展爺見漁郎說了此話，不由心中暗暗點頭道：「看這漁郎好大口氣，竟能如此仗義疎財，真正難得。」連忙上前對老丈道：「周老丈，你不要狐疑。如今漁哥既說此話，決不食言。你若不信，在下情願做保，何如？」只見那漁郎將展爺上下打量了一番，便道：「老丈，你可曾聽見了這位公子爺，諒也不是謊言的。咱們就定於明日午時，千萬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斷不要過了午時。」說話之間，又從腰內掏出五兩銀子來，托於掌上道：「老丈，你先拿去做了衣食之資。你身上衣服皆溼，難以行走。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你且換下來，待等明日午刻，見了銀兩，再將衣服對換，豈不是好？」周老兒連連稱謝。那漁郎回身一點手，將小船喚至岸邊，便取衣服，叫周老換了。將身一縱，跳下小船，搖向那邊去了。周老拿了五兩銀子，向大眾一揖，也就往北去了。展爺回身，往中天竺租下客寓，問明鄭家樓，便去踏看門戶路徑。走不多路，但見樓房高聳，茶幌飄揚。來至切近，見匾額上寫一邊是興隆齋，岸邊是鄭家樓。展爺便進了茶鋪，只見櫃堂竹椅上坐著一人，頭戴摺巾，身穿華髦，一手扶住磁膝，一手搭在櫃上；又望臉上一看，却是形容瘦弱，尖嘴縮腮，一對謎縫眼，兩個扎煞耳朵。他見展爺瞧他，他便連忙站起執手，說道：「爺上欲吃茶，請登樓。」展爺道：「甚好。」至樓上一望，見一排五間樓房，甚是寬敞。揀個座兒坐下。茶博士過來，端了一個方盤，上面蒙著紗罩，打開看時，却是四碟小巧茶果，四碟精緻小菜，極整齊乾淨。安放已畢，方問道：「爺是吃茶是飲酒？」展爺道：「我要吃杯茶。」茶博士聞聽，向那邊摘下一個水牌來，遞給展爺道：「請爺吩咐吃甚麼茶？」展爺接過水牌，且不點茶名，先問茶博士何名。博士道：「小人名字，無非是「三槐」「四槐」，若遇客官喜歡，「七槐」「八槐」都使得。」展爺道：「少了不好，多了不好，我就叫你六槐罷。」博士道：「六槐極好的。」展爺又問道：「你東家姓甚麼？」博士道：「姓鄭。爺沒看見門上匾

額麼？」展爺道：「我聽見說，此棟原是姓周，爲何姓鄭呢？」博士道：「以前原是周家的，後來給了鄭家了。」展爺道：「我聽見說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博士道：「爺上知道底細，他們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如今又續娶了。」展爺道：「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博士道：「何曾不是呢？」展爺道：「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麼，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博士聽至此，便不做聲。展爺道：「你們東家住於何處？」博士道：「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展爺道：「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博士暗想道：「此位是吃茶來咧？還是私訪來咧？」只得答道：「家中並無多人，惟有東家夫妻二人，還有個丫鬟。」展爺道：「方纔進門時，見櫃前竹椅兒上坐的那人，就是你們東家麼？」博士道：「正是，正是。」展爺道：「我看他滿面紅光，准要發財。」博士道：「多謝老爺吉言。」展爺方看水牌，點了雨前茶。博士接過水牌，仍掛在原處。方待下樓去泡一壺雨前茶來，忽聽樓梯響處，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鮮豔，相貌英華，在那邊揀一座，却與展爺斜對。博士不敢怠慢，顯靈機，露熟識，便上前擦抹桌子，道：「公子爺一向總沒來，想是公忙。」只聽那武生道：「我却無事，此樓我是初次纔來。」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也不言語，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安放妥當，道：「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遞將過去，道：「公子爺吃甚麼茶？」那武生道：「雨前罷。我還沒問你貴姓？」茶博士道：「小姓李。」武生道：「大號呢？」茶博士道：「小人豈敢稱大號呢，無非是「三槐」「四槐」或「七槐」「八槐」，爺們隨意呼喚便了。」那武生道：「少了多了都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總要公子爺合心。」那武生道：「你們東家原先不是姓周麼？爲何又改姓鄭呢？」茶博士聽了，心中納悶，道：「怎麼今日這二位吃茶，全是問這些的呢？」說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給了鄭家了。」那武生道：「周鄭兩家原是親戚，不拘誰給誰都使得。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茶博士道：「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那武生道：「若是好的，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茶博士道：「這是公子爺的明鑒。」那武生道：「你們東家住在那裏？」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訴他，省得再問。」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丫鬟，合盤托出。那武生道：「我方纔進門時，見你們東家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含糊答應，搭訕著下樓取茶。却回頭很很的望了望展爺一眼，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鋪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且說那邊展爺自從那武生上樓時，看去便覺熟識。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恰與自己問答的一一相同。細聽聲音，再看面龐，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心中躊躇道：「他既是武生，爲何又是漁郎呢？」忽見那武生立起，向著展爺一拱手道：「尊兄請了。」展爺連忙放下茶杯，答禮道：「兄台請了。若不嫌棄，何不屈駕這邊一敘。」那武生道：「既承雅愛，敢不領教。」於是過來，彼此一揖。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自己在對面相陪。茶博士送茶過來，見二人坐在一處，方纔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來的了，怪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笑嘻嘻將他一壺雨前茶，一個茶杯，也放在那邊。那邊八碟兒外數算他白安放了。剛然放下茶杯，只聽武生道：「六槐，我們要上好的酒，拿兩角來。菜蔬不必吩咐，只要應時配口的，拿來就是了。」六槐連忙答應，下樓去了。那武生便問展爺道：「尊兄貴姓？仙鄉何處？」展爺道：「小弟常州府武進縣姓展名昭字熊飛。」那武生道：「莫非新陸四品帶刀護衛，欽賜御貓人稱南俠展老爺麼？」展爺道：「惶恐，惶恐。豈敢，豈敢。請問兄台貴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茉莉村姓丁名兆慈。」展爺驚訝道：「莫非令兄名爾人稱爲雙俠丁二官人麼？」丁二爺道：「慚愧，慚愧。姓名何足掛齒。」展爺道：「久仰尊昆仲名譽，屢欲拜訪。不意邂逅相逢，實爲萬幸。」丁二爺道：「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而未得其便。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說至此，茶博士將酒餚俱已擺上。丁二爺提壺斟酒，展爺回敬，彼此略爲謙遜，飲酒暢敘。展爺便問：「丁二兄，如何有漁郎裝束？」丁二爺笑道：「小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行至湖畔，見此名山，對此名泉，一時技癢，因此改扮了漁郎，原爲遺興作耍，無意中救了周老，也是機緣湊巧。兄台休要見笑。」正說之間，忽見有個小童上得樓來，便道：「方纔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現有書信一封。」丁二爺接過來看了，道：「你回去告訴他說，我明日即回。」展爺見他有事，連忙道：「吾兄有事，何不請便。難道以小弟當外人待麼？」丁二爺道：「其實也無甚麼事。既如此，暫且告別。請吾兄明日午刻，千萬到橋亭一會。」展爺道：「謹當從命。」丁二爺便將六槐叫過來，道：「我們用了多少，俱在櫃上算帳。」展爺也不謙遜，當面就作謝了。丁二爺執手告別，下樓去了。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方纔慢慢下樓，在左近處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後，佩了寶劍，悄悄出寓所，至鄭家後樓。到了樓簷之下，見窗上燈光有婦人影兒，又聽杯箸聲音。忽聽婦人問道：「你請官人，如何不來呢？」丫環道：「官人與茶行兌銀兩呢。兌完了，也就來了。」又停一會，婦人道：「你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還不來呢？」丫環答應下樓去。猛又聽得樓梯口，有人勞叨道：「沒有銀子，要拿銀子；及至有了銀子，他又說實夜之間難拿，暫且寄

存，明日再拿罷。可惡的事！上上下下，叫人費事。」說著話，只聽得「唧叮咕咚」一陣響，是將銀子放在桌上的光景。展爺便臨窗偷看，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兩，俱是西紙包妥，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只見鄭新一壁說話，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口內說道：「我是爲交易買賣，娘子又叫丫鬢屢次請我，不知有甚麼要緊事？」手中却一封一封將銀收入櫃子裏面，仍將假門兒扣好。只聽婦人道：「我想起了一宗事來，故此請你。」鄭新道：「甚麼事？」婦人道：「就是爲那老厭物雖則逐出境外，我細想來，他既敢在縣裏告下你來，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或府裏，或京控，俱是不免的。那時怎麼好呢？」鄭新聽了半晌，歎道：「若論當初，原受過他的大恩。如今將他鬧到這步田地，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說至此，聲音却甚慘切。展爺在窗外聽了，暗道：「這小子尚有良心。」忽聽有捧篋箸，墩酒杯之聲，再細聽時，又有抽抽噎噎之音，敢則是婦人哭了。只聽鄭新說道：「娘子不要生氣，我不過是那麼說。」婦人道：「你既怙著前妻，就不該叫他死吓，也不該又把我娶來吓。」鄭新道：「這原是因語提話，人已死了，我還怙記甚麼？」說著話，便湊過婦人那邊去，央告道：「娘子，我的不是，你不要生氣。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厭物便了。」又叫丫鬢燙酒，與你奶奶換酒。一路緊央告，那婦人方不哭了。且說丫鬢奉命溫酒，剛下樓，忽聽「噯喲」一聲，轉身就跑到上樓來，只嚇得他張口結舌，驚慌失措。鄭新一見，便問道：「你是怎麼樣了？」丫鬢喘吁吁，方說道：「了了不得，樓下火：火毳兒亂：亂滾。」婦人聽了，便接言道：「這也犯的上嚇得這個樣兒。這別是財罷？想來是那老厭物積下的私蓄，埋藏在那裏罷。我們何不下去瞧瞧，記明白了地方兒，明日慢慢的再創。」說的鄭新貪心頓起，忙叫丫鬢點燈籠。丫鬢他却不敢下樓取燈籠，就在蠟台上見有個蠟頭兒，在燈上對著，拔在手裏拿著，在前引路。婦人後面跟隨。鄭新也隨在後面下樓來。此時窗外展爺滿心歡喜，暗道：「我何不趁此時擇窗而入，偷取他的銀兩呢？」剛要抽身，忽見燈光一幌，却是個人影兒，連忙從窗孔中一望，只樂了個事不有餘。原來不是別人，却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暗暗笑道：「敢則他也是向這裏挪借來了。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這却如何能告訴他呢？」心中正自思想，眼睛却往裏留神。只見丁二爺也不東瞧西望，他竟奔假門而來。將手一按，門已開放，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裏就揣。展爺看得親切，在外頭記數兒，見他一連揣了九次，仍然將假門兒關上。展爺心中暗想：「八封銀子，他却揣了九次，不知那一包是甚麼？」正自揣度，忽聽樓梯一陣亂響，有人抱怨道：「小孩子家看不真切，就這們大驚小怪的。」正是鄭新夫婦，同著丫鬢上樓來了。展爺在窗外，不由的暗暗著急。

道：『他們將樓門堵住，我這朋友，他却如何脫身呢？他若是持刀威嚇，那就不是俠客的行爲了。』忽然眼前一黑，再一看時，屋內已將燈吹滅了。展爺大喜，暗暗的稱妙。忽聽鄭新喚道：『怎麼樓上燈也滅了？你又把蠟燭頭兒擲了，燈籠也忘了檢起來，這還得下樓取火去。』展爺在外聽的明白，暗道：『丁二官人真好靈機，就借著滅燈他就走了，真正的爽快。』忽又自己笑道：『銀兩業已到手，我還在此做甚麼？』將身一順，早已跳下樓來，復又上了牆角落在外面，暗暗回到下處去了。再說鄭新叫丫鬮取了火來一看，榻子門鬮靠有人開了，再過去仔細一看，銀子一封也沒有了。忙嚷道：『有了賊了！』他妻子便問：『銀子失了麼？』鄭新道：『不但纜拿的八封不見了，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兩銀子也都不見了。』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那裏有個人影兒。兩口子就只齊聲叫苦。這且不言。展爺飛直睡至紅日東昇，吃了早飯，方慢慢的往斷橋亭而來。剛至亭上，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杆上。見是展爺，連忙道：『公子爺來了，老漢久等多時了。』展爺道：『那漁哥還沒來麼？』周老道：『尙未來呢。』正說間，只見丁二爺帶著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展爺道：『送銀子的來了。』周老兒看時，却不是漁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周老兒見禮。丁二爺道：『展兒早。』又對周老道：『老丈，銀子已有在此。不知你可有地基麼？』周老道：『有地基，就在鄭家樓有一箭之地，有座書畫樓，乃是小老兒的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將買賣收了，臨別時就將此樓託付我了。』丁二爺道：『如此甚好。可有幫手麼？』周老道：『有幫手，就是我的外甥烏小乙。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後因鄭新改了字號，就把他撥了。』丁二爺道：『既如此，這茶樓是開定了，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幫著與你料理一切事體。此人是一極可算的。』說罷，叫小童將包袱打開，展爺在旁，細細留神，不知改換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仔細一看，却不是西紙，完全換了桑皮紙，而且大小不同，仍舊是八包。丁二爺道：『此八包分兩不同，有輕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兩。』展爺方明白，晚間揣了九次，原來是饒了二十兩來。周老兒歡喜非常，千恩萬謝。丁二爺道：『若有人問你，銀子從何而來？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在松江府茉莉村居住。』展爺也道：『老丈若有人問，誰是保人？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記了。丁二爺又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喚了來，將



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晒乾，叫他將漁衣換了。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就叫僕從幫著周老兒拿銀兩，隨同去料理。周老兒便要跪到叩頭。丁二爺與展爺連忙攙起，又囑咐道：『倘若茶樓開了之後，再不要粗心改了字號。』周老兒連說：『再不改了！』隨著僕人，歡歡喜喜去了。此時展爺從人已到，拉著馬匹，在一邊伺候。丁二爺問道：『那是展兄的尊騎麼？』展爺道：『正是。』丁二爺道：『昨日家兄遣人來喚小弟，小弟叫來人帶信回稟家兄，說與吾兄巧遇。家兄欲見吾兄，如渴思漿，弟要敦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不知肯光顧否？』展爺想了一想：『自己原は無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未得其便。今既承雅愛，敢不從命。』便教過從人來，告訴道：『我上松江府葉荊村丁大員外，丁二員外那裏去了。我們乘舟，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不過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從者奉命，拉著馬匹，各自回去不提。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路極近，與丁二爺說說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敘明年庚辰，展爺大兩歲，便以大哥呼之。展爺便稱丁二爺爲賢弟。因敘話間，又提起周老兒一事。展爺問道：『賢弟奉伯母之命，前來進香，如何帶許多銀兩呢？』丁二爺道：『原是要買辦東西的。』展爺道：『如今將此銀贈了周老，又拏甚麼買辦東西呢？』丁二爺道：『弟雖不才，還可以借得出來。』展爺笑道：『借得出來更好，他若不借，必然將燈吹滅了，便可借來。』丁二爺聽了，不覺詫異道：『展大哥此話怎講？』展爺笑著，便將昨晚之事說明。二人鼓掌大笑。說話間，舟已停泊，搭了跳板，二人棄舟登岸。丁二爺叫小童先由捷徑回家去送信，他却陪定展爺慢慢而行。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力，平平坦坦，兩邊皆是密林，樹木叢雜，中間單有引路樹，每樹下各有一人，俱是濃眉大眼，闊腰厚背，頭上無網巾，髮挽高絡，戴定蘆葦編的圈兒，身上各穿著背心，赤著雙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却赤著雙足，也有穿著草鞋的，俱將褲腿捲在膝蓋之上，不言不語。一對樹下有兩個人，展爺往那邊一望，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心中納悶，便問丁二爺道：『賢弟，這人俱是做甚麼的？』二爺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每隻的械鬪傷人，因在江中蘆花蕩分爲交界，每人各管船二百餘隻，每十船一小頭目，百船一大頭目，又有一總首領，奉府內明文，蘆花蕩這邊是我弟兄二人掌管，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此外的行市開秤，惟聽我弟兄命令是從。這些人俱是頭目，特地前來站班朝面的。』展爺聽罷，點了點頭。走過土壘的樹林，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方是莊門。只見廣梁大門，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作當臺階之上，當中立著一人，後面又圍隨著多少小童執事之人。展爺臨近，見那人迎將下來，却倒把那展爺嚇了一跳。原來兆蘭弟兄乃是同胞雙

生，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時辰；因此面貌相同。從小丁兆蕙就淘氣，莊前有賣吃食的來，他吃了不給錢，抽身就走。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在門前亂嚷。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叫賣吃食的廝認，那賣吃食的竟會分不出來是誰吃的。再不然，他兄弟二人倒替吃了，却也分不出個是誰多吃，是誰少吃。必須賣吃的著急央告，他二人方把錢文付給，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爺若非與丁二官人同來，也竟分不出來。彼此相見，歡喜非常。攜手剛至門前，展爺從腰間把賣劍摘下來，遞給旁邊一個小童。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彼此又重新見禮。展爺要與丁母太君請安。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便道：「大哥暫且請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面前稟明。」說罷，進內去了。廳上丁大爺相陪，又囑咐預備洗面水，烹茗獻茶，彼此暢談。丁二爺進內，有二刻工夫，方纔出來。說：「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讓大哥歇息歇息，少時還要見面呢。」展爺連忙立起身來，恭敬答應。丁二爺便問展爺道：「可是吓大哥，包待你甚厚，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是怎麼件事情呀？小弟要領教。」展爺道：「其實也無要緊。」便將金龍寺遇凶僧，土龍崗逢劫奪，天昌鎮拿刺客，以及龐太師花園沖破邪魔之事，滔滔說了一回。二爺道：「倒也有趣，聽著怪熱鬧的。」又問道：「大哥又如何面君呢？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敕賜御貓的外號兒，這又是甚麼事情呢？」展爺道：「此事是包相爺的情面了。」復又將包公如何遮摺，聖主如何見面。『至於演試武藝，言之實覺可愧！』二爺道：「大哥休出此言，還要求大哥的賣劍一觀。」展爺道：「方纔交付盛价了。」丁二爺回首道：「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拿來我看。」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呈上。二爺接過，將劍抽出，隱隱有鐘磬之音。連說：「好劍！好劍！但不知此劍何名？」展爺要試試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劍乃先父手澤，雖然佩帶，却不知是何名色，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二爺暗道：「這是難我來了。到要細細看看。」瞧了一會道：「據小弟看來，却髮髻是『巨闕』。」說罷，遞與展爺。展爺暗奇怪道：「真好眼力！不愧他是將門之子。」便道：「賢弟說是『巨闕』，想來是『巨闕』無疑了。」便要將劍入鞘。二爺道：「好哥哥，方纔聽說舞劍，不勝欽仰，大哥何不試舞一番，小弟也長長學問？」展爺是斷斷不肯，二爺是苦苦相求。丁大爺在傍並不攔擋，却就說道：「二弟不必太忙，讓大哥喝杯酒助助興，再舞不遲。」說罷，吩咐道：「快擺酒來。」左右連聲答應。展爺見此光景，不得不舞，又要推托，便是小家氣了。只得站起身來，將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說道：「劣兄劍法疎略，倘有不到之處，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為幸。」大爺、二爺說：「豈敢，豈敢！」一齊出了大廳。在月臺之上，展爺便舞起劍來。丁大爺在那邊，恭恭敬敬，留神細看。丁二爺却靠著廳柱，跳著鞋兒觀瞧。見舞到

妙處，他便連聲叫好。展爺舞了多時，煞住脚步道：『獻醜獻醜。』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二爺道：『大哥劍法雖好，惜乎此劍有此押手，弟有一劍，管保合式。』說罷，便叫過一個小童來，密密吩咐數語，小童去了。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見桌前擺列酒筵，丁大爺便執壺斟酒，將展爺讓至上面，弟兄左右相陪，剛飲了幾杯，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二爺接過來，『噲呀！』一聲，將劍抽出，便遞與展爺道：『大哥請看。此劍也是先父遺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請大哥觀看。小弟領教。』展爺暗道：『丁二真正淘氣，立刻他就報仇，也來難我來了。倒要看看。』接過來，彈了彈，顛了顛，便道：『好劍！此乃一湛盧也。未知是與不是？』丁二爺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劍舞起來，又當何如？大哥還肯賜教麼？』展爺聽了，出了席，來至月臺，又舞一回。丁二爺接過來道：『此劍大哥舞著吃力麼？』展爺滿心不樂，答道：『此劍比劣兄的輕的多了。』二爺道：『大哥休要多言。輕劍即是輕人。此劍却另有個主兒，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話激惱了南俠，便道：『任憑是誰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說出這個主兒來。』二爺道：『太哥怕了。』展爺聽了，很很的敲了二爺一眼，便不言語了。大爺連忙遞酒，忽見丫鬚出來說道：『太君來了。』展爺聞聽連忙出席，整衣向前參拜。丁母只略略謙遜，便以子姪禮見畢。丁母坐下，又細細留神，將展爺相看了一番。見展爺一表人材，不覺滿心歡喜，開口便以賢姪相稱。這却是二爺與丁母商量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為賢姪，倘若不願意，便以貴客呼之。二爺見母親稱呼展爺為賢姪，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他便悄悄兒溜出，竟往小姐綉戶而來。未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緣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見月華小姐正在炕上弄針黹呢。二爺問道：『妹子做甚麼活計？』小姐說：『鑽鏡邊上頭口兒呢。』二爺道：『哥哥，你怎麼進了裏面來了呢？』丁二爺伴問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月華道：『方纔取劍，說有客要領教，故此方知。』丁二爺道：『再休提劍。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表字熊飛，人皆稱他為南俠，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哥哥久已知道此人，但未會面。今日見了，果然好人品，好武藝，未免才高必狂，藝高必傲，竟將咱們家一湛盧劍，一眨的不成樣子。哥哥就告訴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裏一笑道：『一個閨中弱秀，焉有本領！』月華聽至此，把臉一紅，便

將活計放下了。丁二爺暗說：『且待我再激他一激。』又說道：『我就說，「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他就說：「雖是這麼說呀，未必有真本領。」妹子，你若真有膽量，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倘若膽怯，也只好由他說去罷了。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故此我來對妹妹說說。』小姐聽畢，怒容滿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請，小妹隨後就到。』二爺來到前廳，只見丫鬢報道：『小姐到了。』丁母便叫過來與展爺見禮。展爺心中納悶道：『功勳世胄，如此家風！』只得立起身來一揖。小姐還了萬福。展爺見小姐莊靜美秀，却是一臉的怒氣。又見丁二爺轉身過來，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褒貶人家的劍，如今小妹出來，不依來了。』展爺道：『豈有此理！』丁二爺又到小姐身後，却悄悄道：『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小姐點頭首肯。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道：『小姐要領教大哥的武藝呢。』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誰知此時，小姐已脫去外面衣服，穿著綉花大紅小襖，繫定素羅百摺大裙，頭罩百摺玉色綾帕，更顯得嫵媚娉婷。月華小姐懷抱寶劍，搶在東邊上首站定。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就勉強披袍挽袖，二爺捧過寶劍，展爺接過，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說了一聲：『請！』便各拉開架式。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纔對了不多幾個回合，丁母便道：『算了罷。劍對劍俱是鋒銛，不是頑的。』二爺道：『母親放心，且再看看，不妨事的。』只見他二人比併多時，不分勝負。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後見小姐頗有門路，不由暗暗誇獎，反到高興起來。來往，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花勢，斜刺裏將劍遞進，即便抽回，就隨著劍尖滴溜溜落下之物。又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絮勢，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纔要轉身，不想小姐一翻手腕，又使了個推窗攆月勢，將展爺的頭巾削落。兩俠一伏身逃出圍外，聲言道：『我輸了，我輸了。』丁二爺過來，拾起頭巾，擲去塵土。丁大爺過來，檢起先落的物一看，却是小姐耳上之環。使上前對展爺道：『是小妹輸了，休要見怪。』二爺將頭巾交過。展爺挽髮整巾，連聲讚道：『令妹真好身法！』丁母羞丫鬢，即請展爺進廳。小姐自往後邊去了。丁母對展爺道：『此女乃老身姪女，自叔叔孀孀亡後，老身視如親生女兒一般。久已聞賢姪名望，就欲聯姻，未得其便，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實乃綵絲繫足，美滿良緣。又知賢姪此處並無親眷，又請誰來相看，必要推諉，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彼此一會，令賢姪放心。非是我世胄人家毫無規範也。』丁大爺亦過來道：『非是小弟在傍不肯攔阻，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瀆。』丁二爺亦陪罪道：『全是小弟之過，惟恐吾兄推諉，故用此詭計，誑哄仁兄。望乞恕罪。』展爺到此時，方纔明白。也是姻緣，更不推辭，慨然允許。便拜了丁母，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就將「洪盧」「巨闕」二劍彼

此換了作爲定禮。二爺手扞耳環，提了寶劍，一直來到小姐臥室。小姐正在納悶：『我的耳環何時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險的很呢！』忽見二爺笑嘻嘻的手扞耳環道：『妹子，耳環在這裏。』擲在一邊。又笑道：『「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纔待發話，二爺連忙說道：『這都是老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問我，少時問老太太便知。大約妹子是大喜了。』說完，放下劍，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明白，也就不言語了。丁二爺來至前廳，此時丁母已然回房去了。他三人重新入坐，彼此說明，仍論舊交，不論新親。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爲兄。不覺展爺在茉莉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別。丁氏昆仲那裏肯放。展爺再三要行。丁二爺說：『如此，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你我弟兄賞玩江景，暢敘一日，後日大哥再去，如何？』展爺允應。到了次日早飯後，三人出了莊門，繞到山嶺之上，上面蓋了高臺五間，甚是寬闊。遙望江面船隻往來，絡繹不絕。不多時，擺上酒餚，慢慢暢飲。正在快樂之際，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傍邊悄語數言。大爺吩咐：『告訴頭目辦去罷。』不多時，又見來一漁人，甚是慌張，向大爺說了幾句。二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對那漁人道：『你把他叫來我瞧瞧。』展爺問道：『二位賢弟，爲著何事？』丁二爺道：『我這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以蘆花蕩爲界。蕩南有一個陷空島，島內有一個盧家莊，當初有盧太公在日，樂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盧方，此人和睦鄉黨，人人欽敬，因他有爬桿之能，大家送了他個綽號，叫做鑽天鼠。他却結了四個朋友，共成五義。大爺就是盧方，二爺乃黃州人名叫韓彰，是個行伍出身，會做地溝地雷，因此他的綽號叫做徹地鼠；三爺乃山西人名叫徐慶，是個鐵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綽號兒叫穿山鼠；至於四爺，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爲人機巧伶俐，智謀甚好，是個大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蔣名平，字澤長，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人稱翻江鼠；惟有五爺，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爲人陰險狠毒，却好行俠作義，就是行事刻毒，是個武生員，金華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的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他綽號爲錦毛鼠。』展爺聽說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却認得，愚兄正要訪他。』丁二爺問道：『大哥如何認得他呢？』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述說一回。正說時，只見來了一夥漁戶，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伸出掌來，說道：『二位員外看見了，他們過來搶魚，咱們攔阻，他就拒起捕來，搶了魚不許，還把我削去四指，光剩了一個大拇指頭了。這纔是好朋友呢！』丁大爺道：『你等急喚船來，待我等親身前往。』衆人「唵」的一聲，俱各飛跑去。展爺道：『劣兄無事，何不一同前往。』丁二爺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臺，一同來至莊前，只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各執器械。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來至停泊之處，只見大船兩隻，是預備二位員外坐的。大爺

獨上了一隻大船，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其餘小船，紛紛亂亂不計其數，竟奔蘆花蕩而來。纔至蕩邊，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丁大爺催船前進，二船緊緊相隨。來至切近，見那邊船上立著一人，凶惡非常，手托七股魚叉，在那裏靜候廝殺。大爺的大船先到，便說：『這人好不曉事。我們素有舊規，以蘆花蕩爲交界。你如何擅敢過蕩，搶了我們的魚，還傷了我們的漁戶？是何道理？』那邊船上那人道：『甚麼交界不交界，咱全不管。只因我們那邊魚少，你們這邊魚多，今日暫且借用。』丁大爺聽了，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獸鄧彪，你問咱怎的？』丁大爺道：『你家員外，那個在此？』鄧彪道：『我家員外俱不在此。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你敢與咱合氣麼？』說著話，就要把七股叉刺來。丁大爺纔待拔劍，只見鄧彪翻身落水，這邊漁戶立刻下水，將鄧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丁二爺船上。二爺却跳在大爺船上，前來幫助。你道鄧彪爲何落水？原來丁大爺問答之際，二爺船已趕到，見他出言不遜，却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你道甚麼彈丸？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用竹板一塊，長夠一尺八寸，寬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個槽兒，用黃蠟攪鐵渣子團成桃核大小，臨用時安上。在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這纔是眞本領呢。且言鄧彪雖然落水，他原是會水之人，雖然被擒，不肯服氣，連聲喊道：『好呀！好呀！你敢用暗箭傷人，萬不能與你們干休。』展爺聽至此句，說用暗器傷人，方纔留神細看，見他眉攢裏腫起一個大紫泡來了。便說道：『你既被擒，還喊甚麼！我且問你，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鄧彪答道：『姓白，怎麼樣？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爺問道：『往那裏去了？』鄧彪道：『數日之前上東京，找甚麼御貓去了。』展爺聞聽，不由的心中著忙。只聽得那邊一人嚷道：『丁家賢弟呀！看我盧方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願認罰呀！』衆人擡頭一看，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嚷的聲音漸近了。展爺留神細看，來人見他一張紫面皮，一部好鬚鬚，面皮光而生亮，鬚鬚潤而且長，身量魁梧，氣宇軒昂。丁氏兄弟亦執手道：『盧兄請了。』盧方道：『鄧彪乃新收頭目，不違約束，實是劣兄之過。違了成約，任憑二位賢弟吩咐。』丁大爺道：『他既不知，也難譴責，此次乃無心之過也。』回頭吩咐將鄧彪放了。這邊漁戶便道：『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罟呢。』丁二爺連忙喝住：『休要多言！』盧方聽見急急吩咐：『快將那邊魚罟，連咱們魚罟俱給送過去。』這邊送人，那邊送罟。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目，即差人送往府裏究治。丁大爺吩咐：『是咱們魚罟收下，是那邊的俱各退回。』兩下裏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無非論交情，講過節。彼此方執手而別，各自回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且說了氏兄弟同定展爺來至莊中，費了削去四指的漁戶十兩銀子，叫他調養傷痕。展爺提起：『鄧彪說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東京找尋劣兄去了。刻下還望二位仁弟備隻快船，我須急急回家，趕早赴東京方好。』丁家兄弟應允。便於次日備了錢行之酒，殷勤送別。展爺真是歸心似箭，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進縣，以為連夜可以到家。剛走到一帶榆樹林中，忽聽有人喊道：『救人！有人打扛子的了！』展爺順著聲音，迎將上去，却是個老者背著包袱，喘的連嘆也嘆不出來。又聽後面有人追著，喊道：『有人搶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爺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隱藏，待我攔阻。』老者纔往樹後一隱，展爺便把那人一把按住，解下他的腰間搭包，寒鴉兒拂水的將他捆了。將老者喚出，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慢慢講來。』老者從樹後出來，先叩謝了。此時喘已定了，道：『小人姓顏，名叫顏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親，差老奴到窗友金必正處借衣服銀兩。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留下小人吃飯，臨走又交付老奴三十兩銀子，是贈我家相公作路費的。不想剛走到榆樹林之內，便遇見這人，一聲斷喝，要甚麼「買路錢」。小人一路好跑，喘的氣也喘不上來了。幸虧大老爺相救，不然，我這老命危險了。』展爺聽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顏福復又叩謝。展爺對那人道：『你這廝夤緣夜劫人，還曉人家搶了你的包袱去了。我也不加害於你，你就在此歇歇罷。』說罷，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顏家門首，老者道：『此處便是了，請老爺裏面待茶。』展爺道：『我也不吃茶了，還要趕路呢。』說畢，邁開大步，竟奔遇杰村而來。單說顏福的小主人，乃是姓顏名春敏，年方二十二歲。寡母鄭氏，連老奴顏福，主僕三口度日。因顏老爺在日為人正直，作了一任縣尹，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如今家業零落，顏生素有大志，總要克紹書香，故學得滿腹經綸。屢欲赴京考試，無奈家道寒難，不能如願。因明年就是考試的年頭，鄭氏安人想出個計較來，便對著顏生道：『你姑母家道豐富，何不投托在彼？一來可以用功，二來可以就親，豈不兩全其美呢？』顏生道：『姑母處已有多年不通信息，自父親亡後，遣人報信，並未見遣一人前來弔唁，恐到那裏也是枉然。況又短少盤費。』母子正在商議之間，恰恰的顏生窗友金生名必正特來探訪。彼此相見，顏生就將母親之意對金生說了。金生一力擔當，慨然允許。便叫顏福跟了他去，打點進京的用品。安人聞聽感之不盡。母子又計議了一番。鄭氏安

人親筆寫了一封書信，娘兒兩個，歇等顏福回來。天已二更，尙不見到。顏生勸老母安歇，自己把卷獨對青燈，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顏福方回來了，交了衣服銀兩。顏生大悅，叫老僕且去歇息。到了次日，顏生將衣服銀兩與母親看了。正要商議如何進京，顏福進來說道：『相公進京，敢是自己去麼？』顏生道：『家內無人，你須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己要去進京的。』老僕道：『相公若是一人進京，是斷斷去不得的。』顏生道：『却是爲何？』顏福便將昨晚遇劫之事，說了一遍。鄭氏安人聽了顏福之言，說：『是吓。若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僕二人同去方好。』顏生道：『孩兒帶了他去，家內無人，母親叫誰侍奉？』正在計算爲難，忽聽有人叩門，老僕答應，開門看時，見是一個小童，問他來此何事。小童道：『我們金相公打發我見顏相公來了。』老僕聽了，將他帶至屋內，見了顏生，又參拜了安人。顏生便問道：『你做甚麼來了？你叫甚麼？』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我們金相公知道相公無人，惟恐上京路途遙遠不便，叫小人特來服侍相公進京。又說這位主管有了年紀，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着門戶，彼此都可以放心。又教小人帶來十兩銀子，惟恐路上盤川不足，是要富餘些纔好。』安人與顏生聽了，不勝感激。安人又見雨墨說話，伶俐明白，便問：『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歲了。』安人道：『你小兒家能彀走路嗎？』雨墨笑道：『小人自八歲上就跟著小人的父親在外貿易，差不多的道兒，小人却認得。至於上京，更是熟路了。不然，我們相公不派我來跟相公呢。』安人聞聽，更覺歡喜放心。顏生辭拜了老母，安人將親筆寫的信交與顏生道：『你到京中，祥符縣問雙星巷，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雨墨在傍道：『祥符縣南是雙星巷，又名雙星橋，小人認得。』安人道：『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雨墨道：『不用老太太囑咐，小人知道。』顏生又吩咐老僕顏福一番，暗暗將十兩銀子交付顏福，供養老母。雨墨已將小小包裹背起來，主僕二人出門上路。顏生是從未出過門的，走了一二十里，便覺兩腿酸痛，問雨墨道：『咱們自離家門，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罷？』雨墨道：『共總走了沒有三十里路。』顏生吃驚道：『如此說來，路途遙遠，竟自難行的很呢！』雨墨道：『相公不要著急，走道兒有個法兒，必須不緊不慢，髣髴遊山玩景一般的，就走的多了。』顏生果真沿途玩賞，不知不覺，又走了一二十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便對雨墨道：『我此時雖不覺乏，只是腹中有些空空兒的，可怎麼好？』雨墨用手一指說：『那邊不是鎮店麼？到了那裏買些飯食，吃了再走。』又走了多會，到了鎮市。顏相公見個飯鋪，就要進去。雨墨道：『這裏吃，不現成。相公隨我來。』把顏生帶了二輩鋪裏，主僕二人，用了飯再往前走。到了天晚，來到一個熱鬧地方，地名雙



義鎮。雨墨道：『相公，咱們就在此處住了罷。』顏生道：『既然如此，就住了罷。』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萬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復他。』顏生點頭應允。及至來到店門，擋槽兒的便道：『有乾淨房屋，天氣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雨墨便問道：『有單間廂房沒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擋槽兒的道：『請升進去看看就是了。』雨墨道：『若是有呢，我們好看哪？若沒有，我們上那邊住去。』擋槽兒的道：『請進去看看何妨？不如意，再走如何？』顏生道：『咱們且看看就是了。』雨墨道：『相公不知，咱們若進去，他就不叫出來了。店裏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正說著，又出來了一個小二道：『請進去。』顏生便向裏走。雨墨只得跟隨。店小二道：『相公請看，很好的正房三間，又乾淨，又豁亮。』雨墨道：『不進來，你們緊讓，及至進來，就是上房三間。我早告訴你，除了單廂房，或耳房，別的我們不住。』說罷，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我的二爺，上房三間，兩明一暗，你們二位住那暗間，我們算一間房錢，可好不好呢？』顏生說：『就是這樣罷。』雨墨道：『咱們先說明了，我可就給一間房錢。』小二連連答應。主僕二人來至上房，進了暗間，將包裹放下。小二便用手擦了外間桌子道：『你們二位在外間用飯罷，不寬闊麼？』雨墨說：『你不用誘，就是外間吃飯，也是住這暗間，我也是給你一間的房錢。況且我們不喝酒，早起吃的，現在還飽呢，我們不過找補點罷。』那小二聽了，光景沒有甚麼大來頭，便道：『開一壺香片茶兒來罷。』雨墨道：『路上灌的涼水，這時候還滿著呢，不喝。』小二道：『點個燈燭罷。』雨墨道：『怎麼你們店裏沒有油燈嗎？』小二道：『有啊，怕你們二位嫌油燈子氣。』雨墨道：『你只管拿來。』小二取燈取了半天，方點了來，問道：『二位吃甚麼？』雨墨道：『給我們一個燴鍋炸，就帶了飯來罷。』店小二估量著，沒有甚麼想頭，抽身就走了，連影兒也不見了。等的急催他，他說：『沒有。』再催他，他說：『就得，已經下了杓了，就得，就得。』正在等著，還是好半歇不來，忽聽外面嚷道：『你這地方就敢小看人麼？小菜碟兒一個大錢，吾是照顧你，賞你們臉哪，你不住我，還要凌辱斯文，這等可惡！吾將你這狗店用火燒了。』雨墨道：『該這人替咱們出了氣了。』又聽店東道：『都住滿了，真沒有屋子了，難道爲你現蓋嗎？』又聽那人高聲道：『放狗屁不臭，滿口胡說！你現蓋，現蓋，也要吾等得吓，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聽打聽，念書的人也是你敢欺負的嗎？』顏生聽至此，不由的跨出了門外。雨墨道：『相公別管閒事。』剛然攔阻，只見院內那人向著顏生道：『老兄，你評評這個理，他不叫我住，便得，就將我這等一推，這不豈有此理麼？還要與我現蓋房屋，這等可惡！』顏生答道：『兄台若不棄嫌，何不將就在這邊屋裏同住呢？』只聽那人道：『萍水相逢，如何打攪呢？』雨墨

一聽，暗說：「此事不好，我們相公要上當。」連忙迎出，見相公與那人已攜手登塔，來至屋內，就在明間，彼此坐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育敏

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雨臺在燈下一看，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滿臉塵土，實在不像念書之人，倒像個無賴子。正想却他之法，又見房東親來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你便了。」房東去後，顏生便問道：「尊兄貴姓？」那人道：「吾姓名名懋叔，沒領教兄台貴姓。」顏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失敬。請問顏兄用過了飯沒有？」顏生道：「尙未。金兄可用過了？」金生道：「不會。何不共桌而食呢？」小二來。」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放在桌上。金生便問道：「你們這裏有甚麼飯食？」小二道：「上等飯食八兩，中等飯食六兩，下等……」剛說至此，金生攔道：「誰吃下等飯呢？就是上等飯罷。吾且問你，這上等飯是甚麼餚饌？」小二道：「兩海碗，兩鑊子，六大碗，四中碗，還有八個碟兒，無非雞鴨魚肉海參等類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金生道：「這魚是包魚吓，還是漂魚呢？」小二道：「是漂兒。」金生道：「你說是漂兒，那就是包魚，可有活鯉魚麼？」小二道：「要活鯉魚是大的，一兩二錢銀子一尾。」金生道：「既要吃，不怕花錢。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重的叫做「拐子」，過了一斤的纔爲鯉魚。不獨要活的，還要尾巴像胭脂瓣兒相似，那纔是新鮮的呢。你拿來，吾看。」又問：「酒是甚麼酒？」小二道：「不過隨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酒。吾要喝幾年女貞陳紹。」小二道：「有十年獨下的女貞陳紹，就是不另賣，是四兩銀子一罈。」金生道：「你好貧哪！甚麼四兩五兩不拘多少，你搭一罈來當面打開，我嚐就是了。吾告訴你，說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那纔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罈來，當面錘嚐，好不好不要錢，如何？」金生道：「那是自然的。」說話間，已經掌上兩枝燈燭。此時店小二歡喜非常，小心殷勤，自不必說。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裏面歡蹦蹦，足一斤多重的鯉魚，說道：「爺上請看，這尾鯉魚何如？」金生道：「魚却是鯉魚。你必要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著，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活跳跳的，賣這個手法兒。你不要拿著走，就在此處開了膛，省得抵換。」小二只得當面收拾。金生又說：「你收拾好了，把他鮮燻著。」可

是你們加甚麼作料呢？」店小二道：「無非香菌口蘑，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却不明白。金生道：「你不曉得？「尖上尖」就是那春筍尖兒上頭的尖兒，總要嫩切成條兒纔好。」店小二答應不多時，又搭了一綆酒來，擎著錐子倒流兒，並有個磁盆，當兒錐透，上上倒流兒，撒出酒來，果然美味真香。先斟一杯遞與金生，嘗了嘗，道：「也還罷了。」又斟了一杯，遞與顏生，嘗了嘗，自然也說好，便倒了一盆灌入壺內，略燙一燙，二人對面消飲。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樣一樣端上來。金生連筋也不動，只於就佛手疙瘡慢飲，盡等吃活魚。二人飲酒閒談，越說越投機。顏生歡喜非常。少時大盤盛了魚來，金生便拿起筴子來，讓顏生道：「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佈了顏生一塊，自己便將魚脊背，擎筴子一劃，要了薑醋碟，吃一塊魚，喝一杯酒，連聲稱贊：「妙哉妙哉！」將這面吃完，筴子往魚腮裏一插，一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又佈了顏生一塊，乃用筴子一劃，又是一塊魚，一杯酒，將這面也吃了。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將蒸食雙落一對，在碗內，一連搯了四個，昏了魚湯，喝了。便道：「吾吃飽了。顏兄自便。」顏生也飽了。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們就只一個小童，該蒸的，該熬的，不可與他冷吃。想來還有酒，他若喝時，只管給他。」店小二連連答應。說著話，他二人便進裏間屋內去了。雨墨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又是心痛，他那裏吃得下去。喝了兩杯悶酒，連忙來到屋內，只見金生張牙欠口，已有困意。顏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就要告罪了。」說罷，往牀上一躺，不一會，已然呼聲振耳。顏生也就悄悄睡了。雨墨那裏睡得著，好容易睡著，忽聽有脚步之聲，睜眼看時，天已大亮。見相公悄悄從裏間出來，低言道：「取臉水去。」雨墨取來，顏生就洗了面。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雨墨連忙進來，忽聽他口中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念完，一咕嚕爬起來道：「略歇息天就亮了。」雨墨道：「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臉的，怕傷水。叫店小二開了我們的帳，拿來吾看。」雨墨暗想：「倒有意思，他竟要會帳。」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共銀十三兩四錢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賞你們小二灶上連打雜的二兩。」店小二謝了。金生道：「顏兄，我也不鬧虛了。咱們京中再見，吾先走了。」他拉「他拉」竟自出店去了。這裏顏生便喚雨墨，整整喚了半天，纔答應：「有。」顏生道：「會了銀兩走路。」雨墨又遲了多會，賭氣子擎了銀子，到了櫃頭，爭奪奪。連外賞給了十四兩銀子，方同相公出了店來。到了村外無人之處，便說：「相公，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顏生道：「是個念書的好人咧。」雨墨道：「如何相公還是沒有出過門，不知路上有許多好險呢。有誑嘴吃的，有拐東西

的，有設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樣子多著呢。相公如今拿著姓金的當好人，將來必要上他的當。據小人看來，他只不過是個篋片之流。」顏生正色嘆怪道：「休得胡說。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著一股英雄的氣概，將來必非等閒之人，你不要管，縱然他就是誑嘴，也無非多花幾兩銀子，有甚要緊？你休再來管我。」雨墨聽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書獃子』，果然不錯。我原來爲好，倒嗔怪起來，只得暫且由他罷了。」走不多時，已到打尖之所。雨墨賭氣子，要了個熱鬧鍋炸，吃了早飯又走。到了天晚，來到興隆鎮，又住宿了，仍是三間上房，言給一間的錢。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却和氣多了。剛然坐下未煖席，忽見店小二進來，笑容滿臉，問道：「相公，你姓顏麼？」雨墨道：「不錯，你怎麼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顏生聞聽，說：「快請，快請。」雨墨暗暗道：「這個得了！他是吃著甜頭兒了。我們花錢，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何不如如此如此呢？」想罷，迎出門來道：「金相公來了，很好。我們相公在這裏恭候著呢。」金生道：「巧極，巧極！又遇見了。」金生連忙執手相讓，彼此就坐，今日更比昨日親熱了。說了數語之後，雨墨在傍道：「我們相公尚未吃飯，金相公必是未曾，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先來商議，叫他備辦去呢。」金生道：「是極，是極。」正說時，小二拿了茶來，放在桌上。雨墨便問道：「你們是甚麼飯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是八兩，中等飯是六兩，下等飯……」剛說出三個字，雨墨就說：「誰吃下等飯，就是上等罷。我也不問甚麼餚饌，無非是雞鴨肉翅子海參等類。你們這魚是包魚呀，是漂魚呢？必然是漂兒，漂兒就是包魚。我問你，有活鯉魚沒有呢？」小二道：「有，不過貴些。」雨墨道：「既要吃，還怕花錢嗎？我告訴你，鯉魚不過一斤，叫『拐子』，總要一斤多，那纔是鯉魚呢。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那纔新鮮呢。你拿來我瞧就是了。還有酒，我們可不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貞陳紹，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罇。」店小二說：「是要用多少？」雨墨道：「你好貧！甚麼多少？你搭一罇來當面嚐，先說明，我可要金紅顏色濃濃香的，倒了碗內要掛碗，猶如琥珀一般。錯過了，我可不要。」小二答應不多時，點上燈來，小二端了魚來。雨墨上前，便道：「魚可却是鯉魚。你務用半盆水，躺著，一來顯大，二來水淺，他必撲騰，算是歡躍亂跳，賣這個手法兒。你就要在此處開膛，省得抵換。把他鮮爛著。你們作料不過香菌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沒有？你管保不明白。這『尖上尖』就是齊筍尖兒上頭的尖兒，可要切成嫩條兒的。」小二答應。又搭了酒來，錐開。雨墨啣了一口，遞與金生，說道：「相公，管保喝得過。」金生嚐了道：「滿好。」雨墨便灌入壺中，略盪盪拿來斟上。只見小二安放小菜。雨墨道：「你把佛手疙癢放在這邊，這位

相公愛吃。」金生啣了雨墨一眼，道：「你也該歇歇了，他這裏上菜，你少時再來。」雨墨退下，單等魚來。小二往來端菜，不一時拿了魚來。雨墨跟著進來，道：「帶薑醋碟兒。」小二道：「來了。」雨墨將酒壺提起，站在金生傍邊，滿滿的斟上了一杯，道：「金相公，拿起筷子來，魚是要吃熱的，冷了就要發腥了。」金生又啣了他一眼。雨墨道：「先佈我們相公一塊。」金生道：「是。」果然佈過一塊。剛要用筷子再來，雨墨道：「金相公，還沒用筷子一割呢？」金生道：「吾倒忘了。」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割，方夾到醋碟一口吃了。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雨墨道：「酒是我斟的，相公只管吃魚。」金生道：「妙極，妙極！吾倒省了事了。」仍是一塊一杯。雨墨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得得！」雨墨道：「又該把筷子往腮裏一插了。」金生答道：「那是自然的了。」將魚翻過來，「吾還是佈你們相公一塊。」再用筷子一割。「省得你又提撥吾。」雨墨見魚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小二將碗拿到。雨墨道：「金相公，還是將蒸食雙落兒掰上四個，泡上湯。」金生道：「是的，是的。」雨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那邊支起來，道：「金相公，從這邊邊三匙湯喝了，也就飽了，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又對小二道：「我們二位相公吃完了，你瞧該熱的，該蒸的，檢下去，我可不吃涼的。酒是有在那裏，我自己喝就是了。」小二答應，便往下檢，忽聽金生道：「顏兄這個小管家，叫他跟吾倒好，我倒省話。」顏生也笑了。今日雨墨可想開了，就在外頭盤膝穩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個，又吃這個。吃完了來到屋內，就在明間坐下，竟等呼聲。少時聽呼聲振耳，進裏間將燈移出，也不愁煩，竟自睡了。至次日天亮，仍是顏生先醒。來到明間，雨墨伺候淨而水。忽聽金生咳嗽，連忙來到裏面，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欠，雨墨急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金生睜眼道：「你真聰明，都記得好的，好的！」雨墨笑道：「不用給相公打臉水了，怕傷了水。」叫店小二開了單來算帳，一時開上單來，共用銀十四兩六錢五分。雨墨道：「金相公，十四兩六錢五分不多呀，外賞他們小二竈上打雜的二兩罷。」金生道：「使得的，使得的。」雨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鬧虛了。京中再見罷。有事只管先請罷。」金生道：「說的是，說的是。吾就先走了。」便對顏生執手告別，出店去了。雨墨暗道：「好大皮子！我打算今個攙他呢，誰知反被他攙去。」正在發笑，忽聽相公呼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且說顏生見金生去了，便叫雨墨會帳。雨墨道：『銀子不彀了，短的不足四兩呢。我算給相公聽：咱們出門時，共剩了二十八兩有零。兩天兩頓早尖連零用，共費了一兩二三錢。昨晚吃了十四兩，再加今日的十六兩六錢，共合銀三十二兩九錢零。豈不是短了不足四兩麼？』顏生道：『且將衣服典當幾兩銀子，還了帳目，餘下的作盤費就是了。』雨墨道：『出門兩天就當當。我看除了這幾件衣服，今日當了，明日還有甚麼？』顏生也不理他。雨墨去了多時，回來道：『衣服通共當了八兩銀子，除還飯帳，下剩四兩有零。』顏生道：『咱們走路罷。』雨墨道：『不走還等甚麼呢？』出了店門，雨墨自言道：『輕鬆靈便，省得有包袱背著，怪沉的。』顏生道：『你不要多說了，事已如此，不過多費此銀兩，有甚麼要緊？今晚前途，任憑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誑嘴的，怎麼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饅來，却又酒量不很大，一饅子酒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愛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的甚麼意思來。』顏生道：『據我看來，他是個瀟灑儒流，總有些放浪形骸之外。』主僕二人途次閒談，仍是打了早尖，歇息歇息，便一直趕到宿頭。雨墨使出主意道：『相公，咱們今晚往小店吃頓飯，每人不過花上二錢銀子，再也不得耗費了。』顏生道：『依你，依你。』主僕二人竟投小店。剛然就坐，只見小二進來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顏相公呢。』雨墨道：『很好，請進來。咱們多費上二錢銀子，這個小店也沒有甚麼出主意的了。』說話間，只見金生進來道：『吾與顏兄真是三生有幸，竟會到那裏，那裏就遇得著。』顏生道：『實實小弟與兄台緣分不淺。』金生道：『這麼樣罷，咱們兩個結盟，拜把子罷。』雨墨忙上前道：『金相公要與我們相公結拜，這個小店備辦不出祭禮來，只好改日再拜罷。』金生道：『無妨，隔壁太和店是個大店口，甚麼俱有。漫說是祭禮，就是酒飯，回來也是那邊要去。』雨墨暗暗頷足道：『活該活該，算是吃定我們爺兒們了。』金生也不喚雨墨，就叫本店的小二將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來，便吩咐如何先備三牲豬頭祭禮，立等要用；又如何預備上等飯，要鮮燻活魚；又如何搭一饅女貞陳紹，仍是按前兩次一樣。雨墨在傍，惟有聽著而已。又看見顏生與金生說說笑笑，真如同胞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墨暗說：『我們相公真是書獃子，看明早這個饑荒怎麼打算？』不多時，三牲祭禮齊備，序齒燒香，誰知顏生比金生大兩歲，理應先燒香。雨墨暗道：『這個定了，把弟吃準了，把兄咧。』無奈何在傍服侍，結拜完了，焚化錢糧後，便是顏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稱仁兄，我稱賢弟，更覺親熱。雨

墨在傍聽著，好不耐煩。少時，酒至菜來，無非還是前兩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盤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樂一會兒是一會兒。』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擡過來。我有個主意。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來。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咱們大夥兒同吃，算是我一點敬意兒。你說好不好？』小二聞聽，樂不可言，連忙把那邊的小二也叫來了。二人一壁服侍著雨墨，一壁跟著吃喝，雨墨倒覺得暢快。吃喝完了，仍然進來等著，移出燈來，也就睡了。到了次日，顏生出來淨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該與金生結義，又不知道他家鄉住處，知道他是甚麼人，倘是個蕩片，相公的名頭不壞了麼？』顏生忙喝道：『你這大膽奴才，休得胡說！』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別的罷了，回來店裏的酒飯銀兩，又當怎麼樣呢？』剛說至此，只見金生掀簾出來，便叫小二，開了單來我看。雨墨暗道：『不好，他要起翅。』只見小二開了單來，上面寫著連祭禮共用銀十八兩三錢。雨墨遞給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賞他二兩。這邊店裏沒有甚麼，賞他一兩罷。』說完，便對顏生道：『仁兄吓！』傍邊雨墨吃驚不小，暗道：『不好，不好，他要說『不鬧虛了。』這二十多兩銀子又往那裏弄去？』誰知金生今日却不說此句，他却問顏生道：『仁兄吓！你去上京投親，就是這個樣子，難道令親那裏就不憎嫌麼？』顏生歎氣道：『此事原是奉命前來，愚兄却不願意。況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裏未免要費些唇舌呢。』金生道：『須要打算打算方好。』雨墨道：『真關心呢！結了盟，就是另有一個樣兒了。』正想著，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雨墨總要問找誰，話未說出，那人便與金生磕頭，道：『家老爺打發小人前來，飛爺路上缺少盤纏，特送四百兩銀子，叫老爺將就用罷。』此時顏生聽的明白，見來人身量高大，頭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鞵帶，足下登一雙大曳拔鞵鞋，手裏還提著馬鞭子。只聽金生說道：『吾行路，焉用多少銀兩？既承你家老爺好意，也罷，留下二百銀子。下剩的仍然帶回，替吾道謝。』那人聽了，放下馬鞭子，從褡褢叉子裏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擺在桌上。金生便打開一包，拿了兩錠銀子，遞與那人道：『難爲你路遠的來，賞你喝茶罷。』那人又爬在地上，磕了個頭，提了褡褢，馬鞭子，纔要走時，忽聽金生道：『你且慢著，你騎了牲口來的麼？』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吾還要煩你辛苦一輪。』那人道：『不知爺有何差遣？』金生便對顏生道：『仁兄，興隆鎮的當票子放在那裏？』顏生暗想道：『我當衣服，他怎麼知道了？』便問雨墨。雨墨此時看的默了，忽聽顏生問他當票子，他便從腰裏掏出一個包兒來，連票子和那剩下的四兩多銀子，俱攔在一處，遞將過來。金生將票子接在手中，又拿了兩錠銀子，對那人道：『你拿此票到興隆』

鎖把他贖回來，除了本利，下剩的休作盤費就是了。你將這個襪子放在這裏，回來再拿。吾還告訴你，你回來時不必到這裏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裏等你。」那人連連答應，竟拿了馬鞭子出店去了。金生又從新拿了兩錠銀子，叫雨墨道：「你這兩天多有辛苦，這銀子賞你罷。吾可不是篋片了。」雨墨那裏還敢言語呢，只得也磕頭謝了。金生對顏生道：「仁兄吓！咱們上那邊店裏去罷。」顏生道：「但憑賢弟。」金生便叫雨墨搬桌子上的銀子，小二拿了襪子，主僕一同出了小店，來到太和店，真正寬闊。雨墨也不用說，竟奔上房而來。顏生與金生在迎門兩張椅子上坐了。這邊小二慇懃，泡了茶來。金生便出主意，與顏生買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銀子。顏生也不讓讓。到了晚間，那人回來，將當交明，提了襪子去了。這一天吃飯飲酒，也不像先前那樣，止揀可吃的要來吃，剩的不過將穀雨墨吃的。到了次日，這二百兩銀子，除了賞項買馬贖當治衣服等，並會了飯帳，共費去銀八九十兩，下剩只有一百多兩。金生便都贈了顏生。顏生那裏肯受。金生道：「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應付。還是吾先走，咱們京都再會罷。」說罷，執手告別，出店去了。顏生到覺依戀不捨。此時雨墨的精神百倍，裝束行囊，將銀兩收藏嚴密，止於將剩的四兩有餘帶在腰間，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馬上，扣備停當，請相公騎馬，登時闖起來了。顏生也給他僱了一頭驢，沿途盤脚。一日來至祥符縣，竟奔雙星橋而來。到了雙星橋，略問一問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門戶。主僕來到門前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是個殷實人家。原來顏生的姑父名喚柳洪，務農爲業，爲人固執，有個怪吝毛病。他與顏老爺雖然郎舅，却有些水火不同爐。只因顏老爺是個堂堂的縣尹，以爲將來必有發迹，故將自己的女兒柳金蟬自幼兒就許配了顏春敏。不意後來顏老爺病故，送了信來，他就有些後悔，還鬧礙著顏氏安人。誰知三年前顏氏安人又一病嗚呼，續娶馮氏，又是個面善心毒之人。柳洪每每提起顏生，便嗜聲歎氣，說當初不該定這門親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馮氏有個姪兒，名喚馮君衡，與金蟬小姐年紀相仿，他打算著把自己的姪兒作爲養老的女婿。就是將來柳洪亡後，這一分家私也逃不出馮家之手。因此他却痛愛小姐。又叫姪兒馮君衡時常在員外跟前獻些殷勤。員外雖則喜歡，無奈馮君衡的相貌不揚，又是一個白丁，因此柳洪總未露出口吻來。一日柳洪正在書房，偶然想起女兒金蟬年已及笄，顏生那裏杳無音信，聞得他家道艱窘，難以度日，惟恐女兒過去受罪。怎麼想個法子，退了此親方好。正在煩思，忽見家人進來稟道：「武進縣的顏姑爺來了。」柳洪聽了，問道：「是甚麼形相來的？」家人道：「穿著鮮明的衣服，騎著高頭大馬，帶著書僮，甚是齊整。」柳洪暗想：「顏生必是發了財，特來就親。」忙叫家人快請，



自己也就迎了出來。只見顏生穿著簇新大衫，又搭著俊俏的容貌，後面又跟著個伶俐小童，拉著一匹潤白大馬，不由得心中羨慕，連忙上前相見。顏生即以子姪之禮參拜。柳洪那裏肯受謙讓，至再至三，纔受半禮。彼此就坐，敘了寒暄，家人獻茶已畢。顏生便漸漸的說到家業零落，特奉母命投親，在此攻書，預備明年考試，並有家母親筆書信一封。說話之間，雨墨已將書信拿出來，交與顏生呈與柳洪，又奉了一揖。此時柳洪就把黑臉放下來，不是先前那等歡喜。無奈何將書信拆閱已畢，更覺煩了。便吩咐家人，將顏相公送至花園幽齋居住。顏生還要拜見姑母，老狗才道：「拙妻這幾日有些不爽快，改日再見。」顏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隨家人上花園去了。幸虧金生打算替顏生治辦衣服馬匹，不然，老狗才絕不肯納。不知柳洪是何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狠心難測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話說柳洪便即袖了書信來至後面，憂容滿面。馮氏問道：「員外爲著何事，如此的煩悶？」柳洪便將顏生投親的原由，說了一遍。馮氏聽了，便假意歡喜，給員外道喜，說道：「此乃一件好事，員外該當做的。」柳洪聞聽，不由怒道：「甚麼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糊塗了。你看他書信上面寫著，叫他在此讀書，等到明年考試，這個用度須耗費多少。若不中，就叫我這裏完姻。過一月後，叫我這裏將他小兩口子送往武進縣去。你打算打算看，這注財要耗費多少銀子，落個人財兩空，你還說做得麼？」馮氏道：「若依員外，此事便怎麼樣呢？」柳洪道：「也沒有甚麼主意，不過是想把婚姻退了，省得女兒過去受罪。」馮氏見柳洪吐出退婚的話來，便道：「員外既有此心，暫且將顏生在幽齋冷落幾天。我保不出十日，管教他自己退婚，叫他自己去。」柳洪聽了大喜。兩個人在屋中計議，不防跟小姐的乳母田氏從窗外經過，將這些話一一俱各聽了。急急的奔到後樓來，到香閣見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說了。便道：「小姐，此事關係非淺，早早拿個主意。」小姐道：「總是我那親娘去世，叫我向誰申訴呢？」田氏道：「我倒有個主意。他們商議原不出十天，咱們就在這三五日內，小姐與顏相公不論夫妻，仍論兄妹，寫一字柬，叫繡紅約他在內書房，夜間相會。將原委告訴明白了。顏相公，小姐將私蓄贈些與他，叫他另尋安身之處。候科考後功名成就，那時再來就親，大約員外無有不允之理。」小姐聞聽，尙然不肯。還是田氏與繡紅百般解勸，小姐無奈，纔應允了。且說馮君衡這小子，自從聽

見他姑媽有意將金蟬小姐許配於他，他便每日跑破了門，不時的往來。若遇見員外，他便卑躬下氣，假作斯文。那一宗脅肩諂笑，便叫人寧耐不得。員外看了，總不大合心。若是員外不在跟前，他便合他姑媽百般的央告，只要求馮氏早晚在員外跟前，玉成其事。一日，恰值金蟬小姐給馮氏問安，娘兒兩個正在閒談，這小子他就一步兒跑進來了。小姐躲閃不及，馮氏便道：「你們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見得的，彼此見了。」小姐無奈，把袖子福了一福。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起腰來。那一雙賊眼，直勾勾的瞧著小姐，旁邊繡紅看不上眼，擁簇著小姐回繡閣去了。他便謀求的很了，恨不能立刻到手，天天來至柳家探望。這一天，剛進門來，見院內拴著一匹白馬，便問家人道：「此馬從何而來？」家人道：「是武進縣顏姑爺騎來的。」他一聞此言，只驚得目瞪口呆，魂飛天外。暗想：「此事却怎麼處？」只得來到書房，見了柳洪。見員外愁眉不展，他知道必是爲此事發愁。想來顏生必然窮苦之甚，我何不不見他，如若真不像樣，何不當面奚落他一場，也出了我胸中惡氣。便對柳洪言明，要見顏生。柳洪無奈，只得將他帶入幽齋。誰知見了顏生，不但衣冠鮮明，而且像貌俊美，談吐風雅，反覺得踟躕不安，自慚形穢，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柳洪在傍觀瞧，也覺得嬾妍自別。暗想：「據顏生像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貧寒，是一宗大病。」又看馮君衡眉眉縮背，到覺不好意思，搭訕著道：「你二人在此攀話，我料理家事去了。」說罷，就走開了。馮君衡見柳洪去了，他便略坐一坐，便回書房去了。一進門來，自己便對穿衣鏡一照，自己叫道：「馮君衡！你瞧人家是怎麼長來著，你是怎麼長來著，也不至於見了人說不出話來。」自己怨恨一番，忽又想道：「顏生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又何必怕他呢？」到了次日，吃畢早飯，便上幽齋而來。見了顏生，彼此坐了。顏生問道：「馮兄在家作何功課？」馮君衡道：「我家也有個先生，他教我作甚麼詩，五個字一句說四句是一首，還有甚麼韻不韻的，我那裏弄的上來呢。後來作慣了，覺得順溜了，就只能作半截兒。有一日，先生出了個『鵝羣』叫我作，我如何作的下去呢？好容易作了半截兒。」顏生道：「可還記得麼？」馮君衡道：「我記得是：『遠看一羣鵝，見人就下河。』」顏生道：「底下呢？」馮君衡道：「說過就作半截兒，如何能彀滿作了呢？」顏生道：「待我與你續上半截，如何？」馮君衡道：「那敢則好。」顏生就道：「白毛分綠水，紅掌蕩清波。」馮君衡道：「似乎是好，念著却怪有個聽頭兒的。還有一遭，因我們書房院子裏有棵枇杷，先生以此爲題，我作的是：『一棵枇杷樹，兩個大槎枒。』」顏生道：「我也與你續上罷。」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馮君衡見顏生又續上了，他却不講詩，便道：「我是愛對對子，顏大哥，你出個對子我對。」顏生暗道：

「今日重陽，而且風鳴樹吼。」便寫了一聯道：「九日重陽風落葉。」馮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對道：「八月中秋月照臺。顏大哥，你看我對的如何？」他見顏生手中搖著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顏大哥，我瞧瞧扇子。」顏生遞過來，他就連聲誇道：「好字，好字，真寫了個龍爭虎鬪。」又翻著那面，却是素紙，連聲可惜道：「這一面如何不畫上幾個人兒呢？顏大哥，你瞧我的扇子，却是畫了一面，那一面却没有字。求顏大哥的大筆，寫上幾個字兒罷。」顏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寫了，送我的，現有雙款爲證，不敢虛言。我那拙筆，惟恐有污尊搖。」馮君衡道：「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顏大哥，一寫，更成全起來了。我先拿了顏大哥扇子去，俟寫好時再換。」顏生無奈，將他的扇子插入筆筒之內。馮君衡告辭，轉身回到書房，暗暗想道：「顏生他將我兩次詩句不用思想，開口就續上了。他的學問，比我強多咧，而且像貌又好。他若在此了呵，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奪了去。這便如何是好呢？」思前想後，總要把顏生害了纔合心意，翻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再也不想不出計策來。到了次日，吃畢早飯，又往花園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鬢喪命 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忽見迎頭來了繡紅，心中陡然疑惑起來，便問道：「你到花園來做甚麼？」繡紅道：「小姐派我來採花兒。」馮君衡道：「採的花兒在那裏？」繡紅道：「我到那邊看了花兒，尙未開呢，因此空手回來。你查問我做甚麼？這是柳家花園，又不是你們的馮家花園，用你多管閒事！」說罷，去了。氣的個馮君衡一言不發，心中更加疑惑，急忙奔至幽齋。偏偏雨墨又進內烹茶去了。顏生拿著個字帖兒，正要開看，猛撞頭兒見了馮君衡，連忙讓坐，順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彼此閒談。馮君衡道：「顏大哥，可有甚麼淺近的詩書，借給我看看呢？」顏生因他借書，便立起身來，向書架上找書去了。馮君衡便留神，見方纔掖在書內字帖兒露著個紙角兒，他便輕輕抽出，暗盜在袖裏。及至顏生找了書來，急忙接過，執手告別，回轉書房。袖中掏出字兒一看，只嚇得驚疑不止。暗道：「這還了得！」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定於今晚二鼓在內角門相會，私贈銀兩，偏偏的被馮賊偷了來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們若相會了，小姐一定身許顏生，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如今字兒已落吾手，大約顏生恐我識破，他決不敢前去。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倘能到手，豈不仍是我的姻緣？即便露出馬脚，他若不依，

就拿著此字作個見證。就是姑父知道，也是他開門揖盜，却也不能奈何於我。」心中越想越妙，不由的滿心歡喜。且說金蟬小姐，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到了臨期，却派了繡紅，持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繡紅持了包袱銀兩，剛來到角門以外，見個人個僕而來，細看形色，不是顏生。即問道：「你是誰？」只聽那人道：「我是顏生。」細聽語音，却不對。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繡紅見不是勢頭，嚷道：「有賊！」馮君衡著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蠢夫使的力莽，丫鬟軟弱，往後便倒。強徒收手不及，撲跌在丫鬟身上，以致手按在繡紅喉間一擠。及至強徒起來，丫鬟氣絕身亡，將包袱銀兩拋於地上。馮賊見丫鬟已死，急忙提了包袱，檢起銀兩包兒來，竟同書房去了。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於一旁。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弔膽，等繡紅不見回來，好生著急。乳母便要角門一看，誰知此時走更之人見丫鬟倒斃於角門之外，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乳母聽了此信，魂飛天外，回轉綉房，給小姐送信。只見燈籠火把，僕婦丫鬟同定員外安人，竟奔內角門而來。柳洪將燈一照，果真是繡紅，見他旁邊擱著一把扇子，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連忙俱各檢起，打開扇子，却是顏生的，心中已然不悅；又將字帖兒一看，登時氣沖斗牛，竟奔小姐的綉閣，見了小姐，便說：「你幹的好事！」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小姐此時知道繡紅已死，又見爹爹如此，真是萬箭攢心，虧得馮氏趕到，見此光景，忙將字帖兒拾起來，看了一遍，說道：「員外，員外，你好糊塗。焉知不是繡紅那丫頭幹的鬼呢？他素來筆迹原與女兒一樣。女兒現在未出綉閣，他却死在角門以外。你如何不分皂白，就埋怨女兒來呢？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爲何又將丫鬟殺死呢？」一句話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說顏生無故殺害丫鬟，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可憐顏生睡在夢裏，連個影兒也不知，幸喜雨墨機靈，暗暗打聽明白，告訴了顏生。顏生聽了，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且說馮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顧。他便在柳洪跟前竭力攬援，務將顏生置之死地。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繡紅實是扣喉而死，並無別的情形。柳洪便咬定牙關，說是顏生謀害的，總要顏生抵命。縣尹回至衙門，立刻升堂，將顏生帶上堂來。仔細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那殺人的兇手，便有憐惜他的意思。問道：「顏春敏，你爲何謀害繡紅從實的招來。」顏生答道：「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屢屢逆命。昨天又因他口出不遜，一時氣憤難當，將他趕至後角門，扣喉而死。這也是前世冤纏，做了今生的孽報。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犯人再也無怨的了。」說罷，向上叩頭。縣宰見他滿口應承，毫無推諉，不由的心下爲難。暗暗想村道：「看此光景，決非行兇作惡之人。難道他素有瘋顛不成，或者其中

別有情節，礙難吐露，情甘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再行定案。」想罷，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縣官退入後堂，另有一番思索。你道顏春敏爲何情甘認罪？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致令綉紅遭此慘禍，已然對不過小姐了；若再當堂和盤托出，豈不壞了小姐名節嗎？莫若自己應承，免得小姐出頭露面。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悄悄打聽，聽說相公滿口應承，當堂全認了，只嚇得他膽裂魂飛，淚流滿面。後來見顏生入監，他便苦苦上前哀求禁子，並言有薄敬奉上。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容他在內服侍相公。雨墨便將銀兩交付了牢頭，囑託一切俱要看顧。牢頭見了銀兩，滿口應承。雨墨見了顏生，痛哭抱怨，說：「相公不該應承了。」顏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此時柳洪那裏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老賊樂得滿心歡喜。只苦了金蟬小姐一聞此言，只道顏生決無生理。仔細想來：「全是自己將他害了。他若無命，我豈獨生？莫若以死相酬。」將乳母支出去煮茶，他便倚了綉閣，投繯自盡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來，見門戶關閉，就知不好，便高聲呼喚，也不見應。再從門縫看時，見小姐高高懸起，只嚇得他骨軟筋酥，踉踉跄跄，報與員外安人。柳洪一聞此言，也就顧不得了，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打開綉戶，上前便把小姐一把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此時馮氏已然趕到。夫妻二人打量還可以解救，誰知香魂已渺，不由的痛哭起來。一壁裏哭小姐，一壁裏罵柳洪道：「都是你這老烏龜，老殺才！不分青紅皂白，生生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那一個剛然送縣，這一個就上了弔了。這個名聲傳揚出去纔好聽呢！」柳洪聽了此言，道：「幸虧你提撥我。似此，如何辦理？且先想個主意要緊。」馮氏道：「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有些不妥，先著人悄悄揀個棺材來，算是預備後事，與小姐沖沖喜。暗暗的將小姐盛殮好了，浮厝在花園廠廳上。候過了三朝五日，便說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柳洪聽了，再也不想出別的高主意，只好依計而行。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所有小姐素日愛惜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便叫家人暗暗揀至花園廠廳停放。員外安人，惟有悲泣而已。停放已畢，惟恐有人看見，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所有家人賞了四兩銀子，以壓口舌。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喚驢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老僕，只因雙目失明，柳家念他出力多年，便在水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子，叫他與他的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園。這日牛驢子擎了四兩銀子回來。馬氏問道：「此銀從何而來？」驢子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言小姐盛殮的東西實在不少，甚麼鳳頭釵，甚麼珍珠花朵，翡翠環，這個那個說了一遍。馬氏聞聽，便覺垂涎道：「可惜了兒的這些

東西！你就是沒有膽子；你若有膽量，到了夜間，只隔著一段牆，偷偷兒的進去盜了，半生吃喝不盡。」只聽那屋牛三道：「媳婦，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咱家員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人要天理良心，報應要緊，驢兒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驢子聽了，暗暗叫他女人預備飯吃，喝完了，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間，等到將有一鼓，他直奔花園廠廳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且說牛驢子於起更時來至花園，扳住牆頭，縱身上去，他便往裏一跳，竟奔廠廳而來。見棺材停於中間，猛然想起柳小姐入殮時之情景，不覺駭怕起來，暗暗說：「不好，我別要不得！」身子覺輕，就坐在廠廳欄杆踏板之上，略定了定神。來到廠廳之上，對了棺木，雙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驢子實在是個苦小子，今日暫借小姐的簪環衣服一用，如日後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給小姐燒些紙鏹罷。」祝畢起來，將板斧放下，只用雙手從前面托住棺蓋，盡力往上一擡，那棺蓋就離了位了。他便往左邊一跨，又繞到右邊，也是用雙手托住，往上一擡，他却往右邊一跨，那材蓋便斜橫在材上。纔要動手，忽聽「哎喲」一聲，便嚇的他把脖子一縮，跑下廳來，格格啞啞一個整頓，半晌還不出氣來。又見小姐掙扎起來，口中說道：「多承公公指引。」驢子喘息喘息，想道：「小姐他會還了魂了？」又一轉念：「他縱然還魂，正在氣息微弱之時，我如再上去將他摺住咽喉，他依然是死，我照舊發財。有何不可呢？」想至此，又煞神附體，立起身來，從老遠的就將兩手比著要摺的式樣，尙未來到廠廳，忽有一物飛來，正打在左手之上。驢子又不敢咬呀，只痛得他咬緊牙，捧著手，在廳下打轉。只見從太湖石後來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驢子而來。瞧著不好，剛要跑，已被那人一脚踢倒，口中叫道：「爺爺饒命！」那人便把驢子按在地上，用刀一晃道：「我且問你，棺木內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昨日弔死的。」那人吃驚道：「你家小姐如何弔死呢？」驢子道：「只因顏生當堂招認了我家小姐就弔死了，不知是何緣故？只求爺爺饒命！」那人道：「你初念貪財，還可以饒恕；後來又生殺人之心，便是可殺。」刀已落將下來，登時驢子入了湯鍋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自從贖了顏生銀兩之後，他先到祥符縣將柳洪打聽明白，已知道此人慳吝，必然嫌貧愛富。後來打聽顏生到此，甚是相安，正在歡喜，忽聽得顏生被祥符縣拿去，甚爲詫異。

故此晝夜到此，打聽個水落石出。已知顏生負冤屈，並不知小姐又有自縊之事。適纔問了驢子，方纔明白。既將牛驢子殺了，又見小姐還魂，就高聲叫道：『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快來救人吓！』又向那角門「啞」的一脚，連門帶框，俱各歪在一邊。他却飛身上房，竟奔柳洪的住房去了。且說巡更之人原是四個，前後半夜倒換，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聽得有人說小姐還了魂了，又聽「啞」一聲响，把兩人嚇了一跳。連忙順著聲音，打著燈籠一照，見花園角門連門框俱各歪在一邊。二人乍著膽子，進了花園，趁著月色，先往廡廳上一看，見棺材蓋橫在材上。連忙過去細看，見小姐坐在棺內。二人見了，悄悄說道：『誰說不是活了昵。快報員外安人去。』剛然回身，只見那邊有一塊黑忽忽的，不知是甚麼。打過燈籠一照，却是一個人，內中有個眼尖的道：『夥計，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躺在這裏昵？』又聽那人道：『這是甚麼稀罕的？躡了我一脚。啊呀！怎麼他脖子上有個口子呢？敢則是被人殺了。快快報於員外，說小姐還魂了。』柳洪聽了，即刻叫開角門。馮氏也連忙起來，喚齊僕婦丫鬟，俱往花園而來。誰知乳母田氏一聞此言，首先跑來扶著小姐呼喚。柳洪、馮氏見了小姐果然活了，不勝歡喜，大家攙扶出來。田氏轉身背負著小姐，僕婦幫扶，左右圍隨，一直來到綉閣安放妥協，又灑盞湯少許，漸漸的甦醒過來。容小姐靜一靜，定定神。止於乳母田氏與安人小丫鬟等在左右看顧，柳洪就慢慢的下樓去了。只見更夫仍在樓門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在此作甚？』二人道：『等著員外回話，咱們花園躺著一個死人呢。』柳洪聞聽，大驚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員外隨我來看，看就知道了。不是生人，却是個熟人。』柳洪跟更夫進了花園，來至花亭，更夫舉起燈籠照著柳洪，見滿地是血，戰戰兢兢看了多時，道：『這不是牛驢子麼？他如何被人殺了呢？』又見棺材蓋橫著，旁邊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別是他前來開棺盜尸罷？如何棺蓋橫過來呢？』更夫說道：『員外爺想的不錯。只是他被何人殺死呢？難道他見小姐活了，他自己抹了脖子？』柳洪無奈，只得派人看守，準備報官相驗。先叫人找了地保來，告訴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搢死了一個丫鬟，尚未結案。如今又殺了一個家人。此事就說不得了，只好員外爺辛苦，同我走一趟。』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得進內，取些銀兩給他們就完了。不料來至房間內，見銀櫃的鎖頭落地，櫃蓋已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查對散碎銀兩，俱各未動，單單整封銀兩短了十封。心裏這一陣難受，不知如何是好。發了會子怔，叫丫鬟去請安人，一面平了一兩六錢有零的銀算，是二兩，央求地保呈報。地保得了銀子，自己去了。柳洪急回身來，至屋內，不覺淚下。馮氏便問：『叫我有甚麼事？女兒活了，應該喜歡，為何倒反哭起來了？』

呢？」柳洪便將銀子失去十封的話說了一遍。如今意欲報官，故此請你來商議商議。馮氏聽了，也覺一驚。後來聽柳洪說要報官，連說：「不可不可。現在咱們家有兩宗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結。如今爲丟銀子，又去報官，別的都不遺失，單單的丟了十封銀子，這不是提官府的醒兒嗎？可見咱家積蓄多金，他若往歪裏一問，只怕再花幾十封，也未必能結案。依我說，這十封銀子只好忍個肚子痛，算是丟了罷。」柳洪聽了此言，深爲有理，只得罷了。且說馬氏攬撥丈夫前來盜戶，以爲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見回來。看看天已發曉，忽聽有人敲門，道：「牛三哥。」婦人問：「誰？」便將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檢獲的李二。李二一見馬氏，便道：「驢子姪兒不知爲何被人殺死，在那邊花園子裏了。你們員外報官了，少時就要來相驗。」牛三已在屋內聽見，說道：「好呀！你們幹的好事呀！有報應沒有？昨日那們攔你們，你們不聽，到底兒遭了報了。這不教員外受累麼？李老二，你拉了我，等著官府來了，我攔驗就是了。」說著話，拿了明杖，叫李二拉著他，竟奔員外宅裏來。見了柳洪，便將要攔驗的話說了。員外甚是歡喜，又教導了好些話。又將柳小姐的棺木挪在間屋，算是爲他買的壽木。及至官府到來，牛三攔驗，情願具結領尸，不必細表。且說顏生在監，多虧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自從那日過下堂來，至今並未提審，反覺得心神不定。忽聽得牢頭將雨墨叫將出來，在獄神廟前，便發話道：「小夥子，你今兒得出去了。我不能替你耽驚兒。再者你們相公，今兒晚上也該受用受用了。」雨墨一見不是話頭，便道：「賈大叔，可憐我家相公負屈含冤，望大叔將就將就。」賈牢頭道：「我們早已可憐過了。我們若遇見都像你們這樣打官司，我們都餓死了。」雨墨見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爲難。急得流淚滿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上哀求。忽見監門口，有人叫：「賈頭兒，賈頭兒，快來。」賈牢頭道：「是了，我這裏說話呢。」那人又道：「你快來，有說話。」賈牢頭道：「甚麼事？這們忙？難道弄出錢來，我一人使麼？也是大夥兒分。」那外邊說話的，乃是禁子吳頭兒，他便問道：「你又駁辨誰呢？」賈牢頭道：「就是顏春敏的小童兒。」吳頭兒道：「阿呀！我的太爺，怎麼你惹他呢？人家的照應到了。此人姓白，剛纔到衙門口，略一點染，就是一百兩呢。少時就進來了，你快快好好兒的預備著，伺候著罷。」牢頭聽了，連忙回身，見雨墨還在那裏哭。連忙上前道：「老雨呀，你怎麼不禁嚇呢？說說笑笑，你怎麼就認起真來？我問你，你家相公，可有姓白的朋友嗎？」雨墨道：「並沒有姓白的。」賈牢頭道：「你藏好，你還惱著我呢。我告訴你，如今外面有個姓白的，瞧你們相公來了。」說話間，只見該值的頭目，帶著一人進來，頭帶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內襯一件桃紅襯袍，足登官靴，另有一番英雄氣概。雨墨看了，很像金



相公却不敢認。只聽那武生叫道：『雨墨，你敢是也在此麼？好孩子！真正難爲你！』雨墨聽了此言，不覺的落下淚來，連忙上前參見道：『誰說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連音也改了？』他却那裏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裏？』不知雨墨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且說白玉堂將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那裏？』賈牢頭連連答應。白五爺來至屋內，見顏生蓬頭垢面，雖無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連忙上前執手道：『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說至此，聲音悲切。誰知顏生，他却毫不動念，即便說道：『瞎！愚兄愧見賢弟。賢弟到此何幹？』那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惟有羞容滿面，心中暗暗點頭誇道：『顏生真乃英雄也。』便問：『此事因何而起？』顏生道：『賢弟問他怎麼？』白玉堂道：『你我知己兄弟，非泛泛可比。難道仁兄還瞞著小弟不成？』顏生無奈，只得說道：『此事皆是愚兄之過。』便將『繡紅寄柬，愚兄並未看見，東上是何言詞。因有人來，便將柬兒放在書內。誰知此柬遺失，到了夜間，就生出事來。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後來多虧雨墨打聽明白，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爲顧愚兄。愚兄自恨遺失柬約，釀成禍端。兄若不應承，難道還攀扯閹閣弱質，壞他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等情又說了一說。白玉堂道：『仁兄知恩報恩，捨己成人，原是大丈夫所爲，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念乎？』一句話却把顏生的傷心招起，不由的淚如雨下。半晌說道：『事成不改，命中所造，大禍難逃。愚兄死後，賢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說罷，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亦落淚。白玉堂道：『仁兄且自寬心。凡事還要再思，雖則爲人亦當爲己。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何不到那裏去伸訴呢？』顏生道：『賢弟此言差矣。此事乃是兄自行承認的，又何必向包公那裏分辯去呢？』白玉堂道：『仁兄雖如此說。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行到開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那時又當如何？』顏生道：『書云：『匹夫不可奪志也。』況愚兄乎？』白玉爺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他便另有個算計了。便叫雨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白五爺叫伴當拿出四封銀子，對他二人說道：『這是銀子四封，賞你二人一封，俵散衆人一封，餘下的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此後顏相公一切事體，全是你二人照管。倘



姑娘，名叫金蟬，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爲妻。小人的主人原奉母命前來投親，一來在此讀書，預備明年科考，二來爲的是完姻。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在花園，他不懷好意，說我主人將鬢繡紅搯死在內角門以外。小人與主人時刻不離左右，並未出花園的書齋，如何會在內角門搯死了鬢呢？不想主人被縣裏拿去，就滿口應承，說情願抵命。不知是甚麼緣故？因此小人到相爺台前，懇求相爺作主。』說罷，復又叩頭。包公聽了，沈吟半晌，便問道：『你可知道小姐那裏，除了繡紅還有幾個鬢呢？』雨墨道：『聽得說小姐那裏，就只一個鬢繡紅，還有個乳母田氏。這個乳母却是個好人，小人進內取茶飯時，就向小人說：『園子空落，你們主僕在那裏居住，恐有不測之事，須要小心。依我說，莫若過一兩天，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包公暗暗的躊躇道：『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麼？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罷，便叫將雨墨帶下了。立刻吩咐差役：『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不許串供。』又吩咐：『到祥符縣提顏，齊敏到府聽審。』包公暫時退堂，用飯畢，正要歇息，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柳洪到案。』老爺吩咐：『伺候升堂。』將柳洪帶上堂來，問道：『顏，齊敏是你甚麼人？』柳洪道：『是小老兒內姪。』包公道：『他來此作甚麼來了？』柳洪道：『他在小老兒家讀書，爲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聞聽得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可是有的麼？』柳洪暗暗納悶道：『怨不得人說包公斷事如神。我家裏事，他如何知道呢？』至此無奈，只得說道：『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包公道：『你可曾將他留下？』柳洪道：『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包公道：『你家丫頭繡紅，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麼？』柳洪道：『是從小兒跟隨小女的。』包公道：『爲何死的？』柳洪道：『就是顏，齊敏做扣喉而死的。』包公道：『什麼時候死的？死於何處？有何證見？』柳洪道：『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却是死在內角門以外。死屍之旁，落下把扇子，却是顏生的名款，因此纔知道是顏生所害。』包公聽了，想了想，半晌，見差役回道：『乳母田氏傳到。』包公叫將柳洪帶下去，即將田氏帶上堂來。田氏那裏見過這樣堂威，已然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衣而戰。包公問道：『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麼？』田氏道：『婆子便是。』包公道：『鬢繡紅爲何死的？從實說來。』田氏到了此時，那敢撒謊，便把如何聽見我家員外安人，私語要害顏生，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的銀兩等話說了。『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不知何故，竟將繡紅捏死了。偏偏又落下一把扇子，連那個字帖兒。我家員外見了氣的了不得，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誰知我家小姐就上了吊了……』包公聽至此，不覺愕然道：『怎麼柳金蟬竟自死了麼？』田氏道：『捏死了之後

又活了。」包公又問道：「如何又會活了呢？」田氏道：「皆因小姐裝殮了，停放後花園內廠廳上。誰知半夜裏有人嚷說：『你們小姐還了魂了。』大家夥兒聽見了，過去一看，誰說不是活了呢。棺材蓋也橫過來了，小姐在棺材裏坐著呢。」包公道：「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田氏道：「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兒盜尸去，他見小姐活了，不知他又怎麼抹了悖子了。」包公聽畢，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蟬一番節烈，竟被無意的顏生辜負了。可恨顏生既得財物，又將繡紅捏死，其爲人的品行，就不問可知了。」便叫：「帶雨墨。」左右即將雨墨帶上堂來。包公把鶯堂一拍，道：「好狗才！你說你主人並未離過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講？」不知雨墨回答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且說包公一聲斷喝：「哇！你這狗才！就該掌嘴。你說你的主人並未離了書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雨墨道：「相爺若說扇子，其中有個情節。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就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後來他要我主人的扇子瞧，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我家主人不肯寫，他不依，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說寫得了再換。相爺不信，打發人取來，現時仍在筆筒內插著的扇子，就是馮君衡的。小人不肯寫，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說寫得了再換。相爺到案。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春敏解到。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叫雨墨跪在一旁，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綻。便叫：「帶顏春敏。」顏生此時錮鐐加身，來至堂上，一眼看見雨墨心中納悶道：「他到此何幹？」左右上來去了刑具。顏生跪倒。包公道：「顏春敏擡起頭來。」顏生仰起面來。包公見他雖然蓬頭垢面，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便問：「你如何將繡紅捏死？」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一字不改，訴將上去。包公點了點頭，道：「繡紅也真正的可惡。你是柳洪的親戚，又是客居他家，他竟敢不服呼喚，口出不遜，無怪你要憤恨。我且問你：你是甚麼時候出書齋，由何路徑到內角門？甚麼時候捏死繡紅？他死於何處？講來。」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竟不能答，暗暗的道：「好利害！我如何說得出來？」正在爲難之際，忽聽雨墨在旁哭道：「相公此時還不說明，真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麼？」顏生一聞此言，觸動肝腸，又是著急，又是慚愧，不覺淚流滿面，向上叩頭道：「犯人實實罪該萬死，惟求相爺筆下超生。那日繡紅送柬之後，犯人剛然要看，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犯入便將此柬掖在案

頭書內。誰知馮君衡去後，遍尋不見，再也無有。犯人並不知有內角門之約。那包公聽了，便覺了然。只見差役回道：「馮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立刻帶馮君衡上堂。包公見他兔耳鶯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輩，把驚堂木一拍，道：「馮君衡，快將假名盜財，因姦致命，從實招來！」左右連聲催嚇：「講講講！」馮君衡道：「沒有甚麼招的。」包公道：「請大刑。」左右將三根木望地下一擲。馮君衡害怕，只得口吐實情，將如何換扇，如何盜柬，如何二更之時，拿了扇柬冒名前去，只因繡紅要，如何將他扣喉而死，又如何撤下扇來，提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包公問明，叫他畫了供，立刻請御刑。王馬張趙將狗頭劍擡了來，還是照舊章程，登時將馮君衡劍了。丹墀之下，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誰敢仰視。剛纔將尸首打掃完畢，御刑仍然安放堂上，忽聽包公道：「帶柳洪。」這一聲，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爬至公堂之上。包公道：「我把你這老狗，顏生受害，金蟬懸梁，繡紅遭害，驢子被殺，以及馮君衡遭刑，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的起見，致令生者死者，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今將你廢於劍下，大概不委屈於你罷？」柳洪聽了，叩頭碰地，說道：「望相爺開天地之恩，饒恕小老兒改過自新，以贖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贖罪，聽本閣吩咐。今將顏生交付與你，就在你家攻書。所有一切費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後，中與不中，即便完姻。倘顏生稍有疎虞，我便把你拿來，仍然廢於劍下。」柳洪道：「小老兒願意，小老兒願意。」包公便將顏生、雨墨叫上堂來，道：「你讀書要明大義，為何失大義而全小節？自今以後，必須改過，務要好好的讀書。按日期將窗課送來，本閣與你看視。倘得寸進，庶不負雨墨一片爲主之心。」顏生向上叩頭，道：「謹遵台命。」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柳洪攜了顏生的手，顏生攜了雨墨的手，又是歡喜，又是傷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此案已結。包公退堂來至書房，便叫包興：「請展護衛。」你道展昭幾時回來的？他却在顏生、白玉堂之先，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寫。如今必須要說一番。展爺自從救了老僕顏福之後，那夜便趕到家中，見了展忠，將茉莉村比劍聯姻之事，述說一回。彼此換劍，作爲定禮，便將「湛盧寶劍」給他看了。展忠滿心歡喜。展爺又告訴他，現在開封府有一件緊要之事，故此連夜趕回家中，必須早赴東京。展忠道：「作皇家官，理應報效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爺自請放心。」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立刻起程，竟奔開封府而來。及至到了開封府，便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却不提白玉堂來京，不過略問了問：「一向有甚麼事故沒有？」大家俱言無事。又問展爺道：「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如何恁早回來？」展爺道：「回家祭掃完了，在家無事，莫若早些回來，省

得臨期匆忙。」也就遮掩過去。他却參見了相爺，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包公聽了，吩咐嚴加防範，設法擒拿。展爺退回公所，自有衆人與他接風洗塵，一連熱鬧幾天。展爺却每夜的防範，並不見甚麼動靜。不想由顏春敏案中，生出寄柬留刀之事。包公雖然疑心，尙未知虛實，如今此案已經斷明，果係「顏春敏冤」，應了東上之言。包公想起留刀之人，退堂後來至書房，便請展爺。展爺隨著包興進了書房，參見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蹤詭密，令人可疑。護衛須要嚴加防範纔好。」展爺道：「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也就有些疑心。這明是給顏春敏辨冤，暗裏却是透信。據卑職想，留刀之人，恐是白玉堂了。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包公點頭。展爺退出，來至公所，已然秉上燈燭。大家擺上酒飯，彼此就坐。公孫先生便問展爺道：「相爺請吾兄，有何見諭？」展爺道：「相爺爲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範些。」王朝道：「此事原爲顏春敏明冤。如今既已斷明，顏生已歸柳家去了。此時又何必防甚麼呢？」展爺此時却不能不告訴衆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便將在茉莉村比劍聯姻，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貓，故此劣兄一聞此言，就急急趕來。公孫先生猛然省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甚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却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喚大哥號稱御貓之故。」展爺道：「賢弟所說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他若真個爲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不稱御貓也未爲不可。」趙虎擎著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倘若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沖著喝了。」剛說至此，只聽「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噹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嚇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榻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展爺這纔把榻扇一開，一伏身躡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颼」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扇著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著簇新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喝喝采。又想到：「這朋友好不知進退，難道我還怕你不成？」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噹的一聲，那入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蹙，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上房。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

緊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紅光，忙說『不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面門，却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嚕嚕』滾將下去，方知是個石子。展爺往春後的那邊一望，那人早已去了。此際公所之內，王馬張趙帶領差役燈籠火把，各執器械，俱從角門繞過，遍處搜查，那裏有個人影兒呢？惟有楞爺趙虎怪叫吆喝，一路亂吼。展爺已從房上下來，找著頭巾，回到公所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二人即便隨著包興一同來至書房。參見展爺，便說方纔與那人交手情形。『未曾拿獲，實卑職之過。』包公道：『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據吾想來，惟恐他別生枝葉。』便囑咐園署務要小心。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二人退出，來至公所，大家計議，惟有趙虎撇著嘴，再也不言語了。自此夜之後，却也無甚動靜，惟有小心而已。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自從白玉堂離莊，算來將有兩月，未見回來，又無音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坐臥不安。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無奈盧方實心忠厚，再也解釋不開。一日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盧方道：『自我弟兄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強，必要與甚麼御貓較量。至今去了兩月餘未見回來，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爺蔣平道：『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而且不服人勸。小弟前次略說了幾句，險些兒與我反目。據我看來，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徐慶道：『四弟，那日不是你說他，他如何會賭氣私自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盧方道：『五弟此去倘有疏虞，那時怎了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不知眾位賢弟以為如何？』蔣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韓彰道：『四弟去不得，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上下。倘若得上風，那還罷了；他若拜了下風，再想起你的前言，如何還肯回來？你是斷去不得的。』徐慶接言道：『待小弟前去如何？』盧方聽了，却不言語，知道徐慶為人粗魯，是個混楞。他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倒要鬧出事來。韓彰心中明白，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同去如何？』盧方答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覺放心一點。』蔣平道：『此事因我起見，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到安逸呢？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盧方道：『若得四弟同去，劣兄更覺放心。明日就與三位賢弟餞行便了。』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

柳員外求見。』盧方聽了，問道：『此係何人？』蔣平道：『弟知此人，他乃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綽號白面判官。不知他來此爲著何事？』盧方道：『三位賢弟且先迴避，待劣兄見他，看是如何。』吩咐莊丁：『快請。』盧方也就迎了出去。見他身量却不高大，衣服甚是鮮明，白腹靛一張面皮，暗含著惡態，鬢髮環睛，明露著鬼計多端。彼此相見，各通名姓。盧方便執手，讓至待客廳上，就坐獻茶。盧方便問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謁。今蒙降臨，有屈台駕，不知有何見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來不爲別事，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故此斗膽前來。只因敝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却是太師龐吉之外孫。此人淫慾貪婪，剝削民脂，造惡多端。刻下爲與龐吉慶壽，他備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黃金千兩，以爲趨媚之資。小弟意欲將此金劫下，非是小弟貪愛此金，因敝處連年荒旱，即以此金賑濟，以抒民困。奈小弟獨力難成，故此不辭跋涉，仰望盧兄幫助是幸。』盧方聽了，便道：『弟蟬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致行劫竊取之事，不是我盧家所爲。足下此來竟自徒勞。』說罷，一執手道：『請了。』柳青聽盧方之言，只羞的滿面通紅，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暗道：『盧方原來是這等人。如此看來，義在那裏？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站起來，也說一個請字，頭也不回，竟出門去了。誰知莊門却是兩個相連，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了一個莊丁，迎頭攔住道：『柳員外暫停貴步。我們三位員外到了。』柳青回頭一看，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仔細留神，見三個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各具一種豪俠氣概。柳青只得止步。蔣平向前道：『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蔣平指著二爺三爺道：『此是我二哥韓彰；此是我三哥徐慶。』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請了。』說罷，回身就走。蔣平趕上前，說道：『柳兄不要如此。方纔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爲，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無暇及此，誠非有意拒絕尊兄。望乞海涵，弟等替大哥陪罪。』說罷，就是一揖。柳青見蔣平懇懇勸慰，只得止步轉身道：『小弟原是仰慕衆兄長的義氣干雲，故此不辭跋涉而來，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使小弟好生的抱愧。』二爺韓彰道：『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多有得罪。柳兄不要介懷。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柳青只得轉身，進了那邊的莊門，也是五間客廳。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三人陪坐，莊丁獻茶。蔣平又問了一番鳳陽太守的過惡。又問：『柳兄既有此舉，但不知用何計策？』柳青道：『小弟現有師傅的蒙漢藥，斷魂香，到了臨期，只須如此如此，便可成功。』蔣爺韓爺點了點頭，惟有徐爺鼓掌大笑，連說：『好計，好計！』大家歡喜。蔣爺又對韓、徐二位道：『此事須要瞞著大哥。如今你我俱在這邊，惟恐大哥又要煩悶。莫若小弟去到那邊，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裏打點行裝，小弟在那裏陪著大哥，二位兄長



在此陪著柳兄，庶乎兩便。」韓爺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那邊去罷。」蔣爺別了柳青，與盧方解悶去了。這裏柳青便問道：「盧兄爲著何事煩惱？」韓爺就把白五弟要會御貓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兩月有餘，毫無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著急。』柳青聽至此，歎道：「原來盧兄這樣愛重朋友的小弟，幾乎錯怪了，然而何不去找尋呢？」徐慶道：「何嘗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韓爺道：「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一來爲尋五弟，二來又可暗辦此事，豈不是兩全其美麼？」柳青道：「既然如此，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小弟在前途恭候。」說罷，立起身來。韓爺徐爺也不強留，定準了時候地方，執手告別。到了次日，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兄弟四人吃喝已畢。盧方又囑咐了許多的言語，方將三人送出莊門，親看他們去了。立了多時，纔轉身回去。他三人趨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他等只顧劫取孫珍的壽禮，未免耽延時日。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下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自從與南俠比試後，悄悄回到旅店思忖道：「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當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見他步法形景，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倒是我意中朋友。想那「御貓」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如何能彀知道我錦毛鼠的本領呢。我既到了東京，何不到皇宮內走走。倘有機緣，略略施展施展，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三來我做的事，聖上知道，必交開封府，再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誣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回。是貓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貓，縱然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待我明日找個很好的去處，隱了身體，那時叫他們望風捕影，也知道姓白的利害。」他既橫了心，立了此志，就不顧甚麼紀律了。單說內苑萬代壽山有個總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姪。自從郭槐遭誅，深恨陳林，以爲陳林有意與郭門作對。當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總管，尚且被他置之死地。何況如今他是都堂，我是總管，以大壓小，更是容易。怎麼想個法子，將他害了一來與叔叔報仇，二來也免得日夜擔心。一日晚間，正在思想，忽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雙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飲。這何太監年紀不過十五六歲，極其伶俐，郭安素來最喜歡他。他見郭安默默不語，搭訕著說道：「前日雨前茶，你老人家喝著沒味兒。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裏，合夥伴尋一瓶上用龍井茶來，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你老人家喝著這個如何？」郭安道：「也還罷了。只是以後你少要到都堂那邊去。他那裏黑心人多，你小孩子家懂的甚麼。萬一叫他們害了，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麼？」何常喜聽了，暗暗轉道：「聽他之言，話內有因。他

別與都堂有甚麼過不去？敢則這們著麼？」便道：「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奴婢那裏知道呢？但只一件，他們是上司衙門，往往的搯個短兒，你老人家還擔的起；若是奴婢，那裏還攔得住呢。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懂事，時常去到那裏，叔叔長，大爺短，合他們鬼混。明是討他們好兒，暗裏却是打聽他們的事情。就是他們安著壞心，也不過仗著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郭氏聽了，心裏猛然一動，便道：「你常去，可聽見他們有甚麼事呢？」何常喜道：「却倒沒有聽見甚麼事。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見他們拿著一匣人參，說是聖上賞都堂的。因為都堂有了年紀，神虛氣喘，嗽聲不止，未免當初操勞太過，如今百病乘虛而入。因此費參，要加上別的藥味，配甚麼藥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壽延年。」郭安聞聽，不覺發恨道：「他還要益壽延年！恨不能將他立剉傾生，方消我心頭之恨！」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林，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粧

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道：「奴婢瞧都堂爲人行事，却是極好的，況待你老人家不錯，怎麼這樣恨他呢？想來都堂是他跟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聖人的道理。聖人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報此仇，豈不被人恥笑？我久懷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用人參做酒，這是天賜其便。」何太監道：「他用人參，乃是補氣養神的，你老人家怎麼倒說天賜其便呢？」郭安道：「我且問你，我待你如何？」常喜道：「你老人家愛我如父子一般，誰不知道呢？」郭安道：「既如此，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你若能幫我辦成了，我便另眼看待於你。咱們就認爲義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監聽了，連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憎嫌，兒子與爹爹磕頭。」郭安見他如此，真是樂的了不得。連忙扶起來，道：「好孩子，真令人可疼，往後必要提拔與你。只是此事必須嚴密，千萬不可洩漏。」何太監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囑咐呢？」郭安道：「我有個漫毒散的方子，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與尤奶奶商議的，沒有用著。我却記下這個方子，此乃最忌是人參。若吃此藥，誤用人參，不出七天，必要命盡。這都是『八反』裏頭的。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裏，請他來吃。他若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參酒，毒氣相攻，必然七日便死，不露痕迹。你說好不好？」何太監說：「此事却用兒子做甚麼呢？」郭安道：「若請吃酒，用兩壺斟酒，將來有個好歹，他們必疑惑酒裏有了毒了。那還了得麼？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這可就用著你了。」何太監

道：『一把壺裏，怎麼能裝兩樣酒呢？』郭安道：『你進閣子上，把那洋鑿填金的銀酒壺拿來。』何常喜果然拿來，在燈下一看，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微粗些，底兒上却有兩個窟窿。打開蓋一瞧，見裏面中間却有一層隔膜圓桶兒。看了半天，却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訴你罷。這是人家送我的頑意兒。若要灌人的酒，叫他醉了，就用這個了。此壺名叫「轉心壺」，待我試給你看看。』將方纔喝的茶，還有半碗，揭開蓋灌入左邊，又叫常喜斟了半碗涼水，順著右邊灌入。將蓋蓋好，遞與何常喜，叫他斟。常喜接過，斟了半天，也斟不出來。郭安哈哈大笑，接來道：『我先斟一杯水。』將壺一低，果然斟出了水來。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將壺一低，果然斟出了茶來。常喜看了納悶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好老爺，你細細告訴孩兒罷。』郭安笑道：『你執著壺，用手托住壺底，要斟左邊，你將右邊窟窿堵住；要斟右邊，將左邊窟窿堵住；再沒有斟不出來的。千萬要記明白了。我就寫個帖兒，你此時就請去，明日十五，約他在此賞月。』何常喜答應，拿了帖子，便奔都堂這邊來了。剛過太湖石畔，只見柳陰之下，驀然來了一人，手中鋼刀一晃，光華奪目。又聽那人說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嚇得一團。那人悄悄道：『俺將你細縛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樹之下。若明日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你可要直言伸訴。倘若隱瞞，我明晚割你的首級。』何太監連連答應，束手就縛。那人輕輕一提，將他放在太湖石畔。又叫他張口，填了一塊棉絮。執著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安屋中而來。這裏郭安、安獸等小太監，何常喜忽聽腳步聲响，以為是他回來，便問道：『你回來了麼？』外面答道：『俺來也。』郭安一擡頭，見一人持利刀，只嚇得嚷了一聲：『有賊！』誰知頭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叫嚷，趕來一看，但見郭安已被人殺死在地。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不敢耽延，回稟都堂陳公公，立刻派人查驗。又在各處搜尋，於柳樹之下，救了何常喜，鬆了綁背，掏出棉絮，容他喘息。問他，他却不敢說，止於說：『綁我的那個人會說來，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實說。若說錯了，他明晚還要取我首級呢。』衆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也不敢追問，便先回稟了都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待明早啓奏便了。次日五更，天子尚未臨朝。陳公公進內，請了安，便將萬代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一切言語，俱各奏明。仁宗聞奏，不由的詫異道：『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凶之人？膽量也就不小呢！』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陳公公領旨，纔待轉身，天子又道：『今乃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隨朕一往。』陳林領旨出來，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掌管忠烈祠的太監，知道聖上每逢朔望必來拈香，早已準備。聖上龍駕到忠烈

祠！天子朝上默祝拈香，真是至誠的很。拈香已畢，仰觀金像，猛回頭，忽見西面牆壁之內，字迹淋漓。心中暗道：「此處却有何人寫字？」不覺移步近前仰視。老伴伴見聖上仰面看視，心中也是狐疑：「此字究是何人寫的呢？」幸喜字體極大，看的真切，却是一首五言絕句詩。寫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爐香。」詞言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聖上便問道：「此詩何人所寫？」陳林道：「奴婢不知，待奴婢問來。」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來，問道：「此詩從何而來？」這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聖上必要親臨。昨日帶領多人細細打掃，拂去浮塵，各處留神，並未見有此詩句。如何一夜之間，竟有人擅敢題詩呢？奴婢實係不知。」仁宗猛然省悟道：「朕却明白此事。你看題詩之處，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再也不能題寫。題詩的，即是殺人的，殺人的，即是題詩的。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不多時，包公來到。參見了聖駕，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說了一番。包公聽了，只得啓奏：「待臣慢慢訪查。」却又踏看了一番，並無形迹。便護從聖駕還宮。然後急急乘轎回衙，立刻升堂，將何常喜審問。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現有一「轉心壺」，還有茶水爲證；並將細他的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與說的是何言語，一字不敢撒謊，從實訴將上來。包公聽了，便回轉書房，請了展爺、公孫策來，大家商議一番。二人也說：「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爲無疑，須要細細訪拿纔好。」次日包公入朝，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回聽，更覺歡喜，稱讚道：「此人雖是暗昧，他却秉公除邪。卿家必請細細訪查，不拘時日，務要將此人拿住，朕要親覽。」包公領旨，到了開封府，又傳與衆人，誰不要建立此功。趙虎又想起當初扮花子的興頭，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遭呢？叫小子又備了行頭。此次却不隱藏，改扮停當，就從開封府角門內，大搖大擺的出來。招的衆人無不嘲笑，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後來跟的人多了，趙虎暗想：「真是可厭得很咧。」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且說趙虎扮做花子，見跟的人多了，一時性發，他便拽開大步，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看了看左右無人，方將脚步放緩了，往前慢走。就覺著一陣陣的風涼，先前還掙扎的住，後來日色西斜，金風透體，那裏還攔的住呢。只望見那邊廂有一破廟，山門倒壞，殿宇坍塌，東西山牆孤立。便奔到山牆之下，蹲下身軀，以避北風。自己未免後悔，不該穿著單寒行頭。只見那邊來了一

人衣衫襤褸與自己相同，却夾著一綑乾草，竟奔到大柳樹之下，揚手將草往裏邊一擲，却見他扳住柳枝，將身一縱，鑽在樹窟窿裏面去了。趙虎瞧見那人，覺得比自己暖和多。忽見那邊又來一人，也是襤褸不堪，却也抱著一團乾草，也奔向這顆枯柳而來。到了跟前，不容分說，將草往裏一拋，只聽裏面人啊呀道：『這是怎麼了？』探出頭來一看道：『你要留點神，吓！爲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外邊那人道：『老兄，恕我不知，敢則是你早來了。沒奈何，勻便勻便。咱二人將就在一處，又暖，又不寂寞，我還有話合你說呢。』說著，就將樹枝扳住，身子一縱，也鑽入樹窟窿之內。只聽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來了，說不得只好打坐便了。』又聽那人道：『大廈千間，不過身眠七尺。咱二人雖則窮苦，現有乾草鋪墊，又溫又暖，也算罷了。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趙虎聽了，暗道：『好小子！這是說我呢。我何不也鑽進去，作個不速之客呢？』剛然走到樹下，又聽那人道：『就是開封府堂的首相，他竟會一夜一夜睜著眼睛，不能安睡。難道他老人家還短了暖牀熱被呢？』又聽這個問道：『相爺爲甚麼睡不著呢？』那人又道：『怎麼你不知道麼？只因新近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又在萬壽山殺命，奉旨將此事交開封府查問細訪。你說這個無影無蹤的事情，往那裏查去呢？』忽聽這個道：『此事我雖知道，我可沒那們膽子上開封府。』那人道：『這怕甚麼呢？你還丟甚麼嗎？你告訴我，我幫著你，好不好？』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訴你。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麼？來了一個人，年紀不大，好俊樣兒，手下帶著從人，騎著大馬，將那們一個大店滿佔了。說要等他們的夥伴，聲勢很闊。因此我暗暗打聽，止於聽說此人姓孫，他與宮中有甚麼拉攏。這不是這件事麼？』趙虎聽見，不由的滿心歡喜，把冷付於九霄雲外，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立刻找了包興，回稟了相爺，如此如此。包公聽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門而來。將差役安放停當，然後叫開店門。店裏連忙開門，只見楞爺趙虎當先，便問道：『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麼？』小二合笑道：『正是前日來的。』四爺道：『在那裏？』小二道：『現在上房居住，業已安歇了。』楞爺道：『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前來拿人。逃走了，惟你是問。』店小二聽罷，忙了手脚。楞爺便喚差役人等，將上房門口堵住。叫小二喚道：『有同事人找呢。』只聽裏面應道：『想是影計趕到了，快請。』只見跟從之人開了榻扇，趙虎當先來到屋內。那人剛纔下地，衣服尚在掩著。趙爺急上前，一把抓住道：『好賊呀！你的事犯了。』只聽那人道：『足下何人放了手，有話好說。』趙虎道：『奉相爺鈞諭特來拿你。有甚麼話，只好上堂去說罷。』將那人往外一拉，喝聲：『細了！』又吩咐各處搜尋。

却無別物，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趙爺却不認得字，將書信摺在一邊。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爺成功，連忙進來，正見趙爺將書信摺在一邊。張龍忙拿起燈來一看，上寫「內信二封」，中間寫「平安家報」，後面有年月日，鳳陽府署密封。張爺看了，就知此事有些舛錯。當著大眾不好明言，暗將書信揣起，押著此人，且回衙門再作道理。衆人來到開封府，急速稟了相爺，立刻升堂。趙虎當堂交差，當面去縛。張龍即將書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錯了。只得問道：「你叫何名？因何來京？」左右連聲催喝。那人回道：「小人乃鳳陽府太守孫珍的家人，名喚松福，奉了我家老爺之命，押解壽禮給龐太師上壽。」包公道：「甚麼壽禮？現在那裏？」松福道：「乃是八盆松景。小人有個同伴名喚松壽，是他押著壽禮，尙在路上還沒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任著等候。」包公聽了，已知此事拏錯無疑。只是如何開放呢？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好生難受。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便問道：「你家壽禮內，可有甚麼夾帶？從實訴上來。」只此一問，把個松福嚇得形色惶惶。包公是何等樣人，見他如此光景，把驚堂木一拍，道：「好大膽的狗才！你還不快說麼？」松福連連叩頭，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便了。」心中暗道：「好利害！不如實說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實係八盆松景，內暗藏著黃金萬兩。惟恐路上被人識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內。不想相爺明察秋毫，小人不敢隱瞞。相爺不信，看書信便知。」包公便道：「這裏面書信二封，是給與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老太爺的，一封是給龐太師的。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子。」包公點頭，叫將松福帶下去，好生看守。包公回轉書房，便叫公孫先生急繕奏摺，連書信一併封入。次日進朝，奏明聖上。天子因是包公參奏之摺，不便交開封審訊，只得著大理寺文彥博訊問。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彥博過了一堂，口供相符，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不准落於別人之手。立刻擡至當堂，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擡出一看，却是松針紮成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八個大字，却也做得新奇。此時也顧不得松景了，先將「福」字拔出一看，裏面並無黃金，却是空的。隨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並無黃金。惟獨「山」字盆內，有一個象牙牌子，上面却有字迹：一面寫著「無義之財」，一面寫著「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知此事詭異。即將松壽帶上堂來，問他路上却遇何人。松壽稟道：「路上曾遇四個人，帶著五六個伴當，說是開封府六品校尉，王馬、張趙，我們一處住宿，彼此投機，同桌吃飯飲酒。不知怎麼沈醉，人事不知，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文大人問明此事，連牙牌子回奏聖上。仁宗天子又問包公。包公回奏，四勇士天天隨朝，並未遠去，不知是何人託言詭計。聖上又將此事交包公訪查。

並傳旨內閣發抄，說：『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知，不稱斯職，立刻解職來京。松福、松壽即行釋放，著無庸議。』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知道此事，不能不遞摺請罪。聖上一概寬免。惟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爲難事件，暗暗訪查，一時如何能得。誰知龐吉生辰之日，不肯見客，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中。所有客來，全託了他女婿孫榮照料。自己思前想後，歎氣嗜聲。暗暗道：『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好好一樁事，如今鬧的黃金失去，還帶累外孫解職。真也難爲他，如何訪查得出呢？實實令人氣他不過！』正在暗恨，忽見小童上樓稟道：『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爺上壽。』老賊聞聽，不由的滿臉堆下笑來，問道：『在那裏？』小童道：『小方纔在樓下看見，剛過蓮花浦的小橋。』龐賊道：『既如此，他們來時，就叫他們上樓來罷。』小童下樓，自己却憑欄而望。果見兩個愛妾姘紫，嬌紅俱有。丫鬢攙扶。他二人打扮的嫵媚婀娜，整整齊齊，又搭著滿院中花紅柳綠，更顯得百媚千嬌。老賊真樂得手舞足蹈，登時心花大放。不多時，二妾來到樓上，丫鬢攙扶上梯，先向太師萬福。又道：『你老人家會樂呀，躲在這裏來了。叫我們兩個好找，讓我們歇歇，再行禮罷。』老賊哈哈笑道：『你二人來了就是了，又何必行甚麼禮呢？』說話間，丫鬢已將紅氈鋪下。二人禮行已畢，立起身來，又稟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樓備下酒餚，特與太師爺祝壽。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志誠。』老賊道：『又叫你們費心，我是必去的。』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方纔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戲謔，弄的個老賊醜態百出，不一而足。正在歡樂之際，忽聽小童樓下咳嗽，扶梯響亮。但不知小童何事前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且說小童手持著一個手本，上得樓來，遞與丫鬢，口中說道：『這是咱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並且求見，要親身覲面行禮，還有壽禮面呈。』丫鬢接來，呈與龐吉看了，便道：『既是本府先生前來，不得不見。』對著二妾道：『你二人只好下樓迴避。』丫鬢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叫先生們躲避。讓二位奶奶走後再進來。這裏姘紫、嬌紅立起身來，向龐吉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龐賊看著二妾下樓去遠，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自己也不出去迎，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不多時，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打起簾櫳，衆位先生衣冠齊楚，鞠躬而入，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候。龐吉慢慢立起身來，執手道：『衆位先生光降，使老夫心甚不安。千萬不可行禮，只行常禮罷。』衆先生又謙讓一番，就彼此一揖。復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也有一

畫的，也有一對的，也有一字的，也有一扇的，無非是秀才人情而已。老龐一一謝了。此時僕從已將坐位調開，仍是太師中間，衆師爺分列兩傍。左右獻茶，彼此敘話，無非高擡龐吉，說些吉祥。談不多時，擺上菓品。衆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敬壽酒。還是老龐攔阻。酒過三巡之後，未免脫帽露頂，舒手豁拳，呼么喝六，壘到杯乾。正飲在半酣之際，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極其新鮮，並且不少。衆先生聽說，一個個口角垂涎，俱各稱讚。龐太師見大家誇獎，又是自己女婿孝敬，當著衆人頗有得色。吩咐：「搭下去。叫廚子急速做來。」不多時，從人把做好的河豚魚送了來。只聽杯箸一陣亂響，風捲殘雲，立刻杯盤狼籍。誰知忽聽那邊「咕咚」一聲響，大家看時，只見麴先生連椅兒栽倒在地。於是，大家都驚嚷起來，以爲是中了河豚的毒了，不久俱要栽倒的。如欲保全性命，非快用藁湯來解救不可。手忙脚亂間，便有兩個僕從將大案上擺的翡翠碧玉鬧龍瓶擡起，又從多寶閣上拿起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白玉碗，到茅廁裏，舀了滿滿的一瓶藁汁來。一時間，從龐太師起，大家都喝了幾口。併把栽倒在地麴先生，也用羹匙來灌了。那知道這位麴先生，方纔並不是中毒，只因有一塊河豚被人搶去吃了，自己未能到口，心內一煩惱，犯了羊角瘋的舊病，因此栽倒在地。如今給他們一灌，倒又甦醒過來。及聞灌的是藁湯，不覺嘔吐不止。他這一吐，不趕緊，招的衆人無不大吐。登時之間，先月樓中異味撲鼻。老龐礙不過臉去，只得吩咐：「往巧藥軒廠所去罷。」來到廠所，先喝了上等雨前，又痛飲起來，直到二更方散。龐賊醺醺酒醉，踏著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樓而來。及到了水晶樓，剛到樓下，見橋扇虛掩，不用竊聽，已聞得裏面有男女的聲音，連忙止步。只聽男子說道：「難得今日有此機會，方遂你我之意。」又聽女子說道：「趁老賊陪客，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豈不美哉。」隱隱聽的嬉嬉笑笑，上樓去了。龐吉聽至此，不由氣沖斗牛，暗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叫他帶領虞候，準備來拿人。自己却輕輕推開橋扇，竟奔樓梯，上得樓來，見滿桌酒餚，杯中尚有餘酒。回頭一看，見綉帳金鈎掛起，裏面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老賊看了一把無名火，往上一攻，見壁間懸掛寶劍，立刻抽出，對準男子用力一揮，頭已落地。嬌紅睡眼朦朧，纔待起來，龐賊又揮了一劍。可憐兩個獻媚之人，無故遭此摧折。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將頭巾脫落，却也是個女子。仔細看時，却是姚紫。老賊「啊呀」了一聲，「噹啷啷」寶劍落地。此時樓下面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聽得樓上「啊呀」，連忙跑上樓來。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這老賊哭的也不像人，叫他這裏哭一會兒，謄出筆來說個埋兒。姚紫嬌紅死的冤屈之中，不狠冤屈。龐吉氣的糊塗之中，却極糊塗。何以見得



呢？原來二妾因老賊不來，這姪紫與媽紅假扮男女來至綉帳，將金鈎掛起，同上牙牀，相抱而臥。姪紫又將龐吉的幪巾戴上，彼此戲耍，便自昏沈睡去，這便是招殺的由頭。至於龐吉的糊塗，雖係酒後，亦不應如此冒失。你就要殺，也該想想，方纔來到樓下，剛聽見二人纔上樓，如何就能穀沉睡呢？不論情由，他使手起劍落，連傷二命，這豈不是他極其糊塗麼？龐吉哭穀多時，吩咐龐福將二妾收拾盛殮，立刻派人請他得意的門生烏台御史，官名廖天成，急速前來商議此事。自己帶了小童，離了水晶樓，來至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及至廖天成來時，天已三鼓之半。見了龐吉，師生就坐。龐吉便將誤殺二妾的情由，說了一遍。這廖天成原是個詔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據門生想來，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他那裏能人極多，必是惜地差人探訪。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他便生出巧智，特裝男女聲音，使人聞之，叫老師聽見，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傾生，此計也就毒得很呢。』這幾句話，說的個龐賊咬牙切齒，憤恨難當，氣忿忿的問道：『似此如之奈何？怎麼想個法子，以消吾心頭之忿？』廖天成想了多時，道：『依們生愚見，莫若寫個摺子，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將包黑參倒，以警將來。不知老師鈞意如何？』龐吉聽了，道：『若能參倒包黑，老夫生平之願足矣！即求賢契大才。此處不方便，且到內書房去。』說罷，師弟立起身來，小童持著燈，引至書房。現成筆墨，廖天成拈筆構思，難爲他憑空立意，竟敢直陳。真是糊塗人對糊塗人，辦得糊塗事。不多時，已脫草稿。老賊看了，連說：『妥當，就勞賢契大筆一揮。』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繕寫已完。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派上五個，算是聯名參奏。龐占一壁吩咐小童：『快給廖老爺倒茶。』小童領命，來至茶房，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烹的香茶。剛進月亮門，只聽竹聲亂响，仔細看時，却見一人蹲伏在地，懷抱鋼刀。這一驚非同小可，丟了茶盤，一疊連聲嚷道：『有了賊了！』就往書房跑來。龐賊聽了，連忙放下奏摺，趕出院來。廖天成也趕忙出來，便問小童：『賊在那裏？』小童道：『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龐吉與廖天成竟奔月亮門而來。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即同著龐福各執棍棒趕來一看。雖是一人，却是網縛停當，前面腰間，插著一把尖刀，鬚抱著相似。大家向前將他提出，再一看時，却是本府廚子劉三。問他不應，止於仰頭張口。連忙鬆了綁縛。他便從口中掏出一塊手巾來，乾嘔了半天，方纔轉過氣來。龐吉便問道：『却是何人將你網縛在此？』劉三對著龐吉叩頭道：『小人方纔在廚房裏磕睡，忽見「龐」的一聲，進來一人，穿著一身青氈，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他對小人說：『你要噤，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噤，他便將小人網了，又撕了一塊襖布，給小人填在口內，把小人一提，就來在此處。臨走，他

又在小人胸前就把這刀插上，不知是何緣故？廖天成聞聽，忽然心機一動，道：『老師且回書房要緊。』老賊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回來。進了書房，廖天成先拿奏摺，逐一逐字細細看了，筆畫並未改訛，也未沾污。看罷，說道：『還好還好。幸喜摺子未壞。』即放在黃匣之內。龐吉在傍誇獎道：『賢契細心，想的周到。』又教各處搜查，那裏有個人影兒。不多時，天已五鼓，與廖天成一同入朝，將本呈上。仁宗一看，知道包、龐二人不對，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參包公的，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心中雖是不樂，可又不能不巧。見開筆寫著「臣龐吉跪奏，爲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後面敘著二妾如何被殺，仁宗看到殺妾二命，更覺詫異。因此反復翻閱，看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抽出看時，不知上面寫著是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且說仁宗天子細看紙條上面寫道：『可笑，可笑，誤殺反誤告。胡鬧，胡鬧，老龐害老包。』十八個字。天子看這明明是自殺，反要陷害別人，又看筆迹有些熟識，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却與此字相同。真是聰明不過帝王，暗道：『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他屢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又爲何隱隱藏藏，再也不肯當面呢？實在令人不解。』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交大理寺審訊。龐賊見聖上從摺內翻出個紙條兒來，已然嚇得魂不附體。聯銜之人，俱各暗暗就驚。散朝之後，龐賊悄悄向廖天成道：『這紙條兒從何而來？』廖馬台猛然省悟道：『是了是了！他細劉三者，正爲調出老師與門生來，他就於此時放在摺背後。實在門生粗心之過。』龐吉道：『賢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的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龐吉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文大人就將他畏罪的情形，代爲陳奏。聖上傳旨：『龐吉著罰俸三年，聯銜的罰俸一年，不准抵銷。』聖上却暗暗傳旨包公務須將題詩殺命之人，定限嚴拏。包公奉了此旨，回轉開封府，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叫王、馬、張、趙四處訪查，那裏有個影響。轉瞬間又過新春，到了二月光景，幸虧聖眷優渥，尚未嗔怪。一日，王朝與馬漢商議道：『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個動靜。賢弟以爲何如？』馬漢道：『出城雖好，但不知往何處去呢？』王朝道：『咱們信步行去，自然熱鬧叢中暗訪，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二人說畢，脫去校尉服色，各穿便衣，離了衙門，竟往城外而來。沿路上見了許多人帶著香袋，不知往那裏去的。及至問人之時，原來花神廟開廟，熱鬧非常，却是開廟正期。二人滿心歡喜，隨著衆人來至花神廟，各處遊玩。却見後面有塊空地甚闊，搭著極大

的蘆篷，內中擺設許多的兵器架子。那邊單有一座客棚，裏面坐著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紀約有三旬，橫眉豎目，傍若無人。王馬二人見了，便向人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嚴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極其強梁霸道，無惡不作。只因他愛眠花宿柳，自己起了個外號，叫花花太歲。又恐有人欺負他，便請了無數的打手，自己也跟著學了些三角毛兒，以爲天下無敵。因此廟期熱鬧非常，他在廟後便搭一蘆篷，比試棍棒拳腳。誰知設了幾日，並無人敢上前比試。他更心高氣傲，自以爲絕無敵手。二人正在觀望，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擁推擁，攙架著一個女子，哭哭啼啼，被衆人簇擁著過了蘆篷，進了後面廠廳去了。王馬二人心中納悶，不知爲了何事。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嘆道：『你們這夥強盜青天白日，就敢搶人家女子，好好還我便罷；你們若要不放，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衆惡奴一面吆喝，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說道：『方纔公子說，這女子是府中丫鬟，私行逃走，拐了好些東西。今既遇見，把他拿往，還要追問拐的東西呢。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倘若不依，就把你送縣。』婆子聞聽，只急的嚎啕痛哭。又被衆惡奴往外拖拽，這婆子腳不站地往外去了。王朝見此光景，便與馬漢送日。馬漢會意，必是跟下去打聽細底。二人隨後也就出來。剛走到二層殿內的夾道，只見外面進來一人，迎頭攔住道：『有話好說。這是甚麼意思？請道其詳。』聲音洪亮，身軀高大，紫面皮，黑鬍鬚，軍官打扮，更顯得威嚴壯健。王馬二人見了，便暗暗喝采。忽聽惡奴說道：『朋友，這個事你別管。趁早兒請別討沒趣兒。』那軍官聽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忽聽婆子道：『軍官爺爺，快救婆子性命呀！』傍邊凶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惡奴倒退了幾步。王馬二人看了，暗暗歡喜。又聽軍官道：『媽媽不必害怕，慢慢講來。』那婆子哭著道：『我姓王，這女兒乃是我街坊。因他母親病了，許在花神廟燒香。如今他母親雖然好了，尙未復元，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不想竟被他們搶去。求軍官爺搭救搭救。』說罷，痛哭。只見那軍官聽了，把眉一皺，道：『媽媽不必啼哭，我與你尋來就是了。』誰知衆惡奴見那人手頭兇，便一個個溜了，來到後面，一五一十俱告訴花花太歲。這嚴奇一聽，便氣沖牛斗，一聲斷喝：『引路！』衆惡奴狐假虎威，來至前面，嘆道：『公子來了，公子來了。』衆人見嚴奇來到，一個個俱替那軍官擔心。此時那軍漢早已看見，撇了婆子，便迎將上去。嚴奇發話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誰叫你多管閒事？』只看那軍漢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閒事。因那婆子哭的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貴手高擡，開一線之恩，饒他們去罷。』說畢，就是一擡。嚴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從此做個相識，只怕還有個好處。誰

知這惡賊惡貫已滿，他見軍官謙恭和藹，又是外鄉之人，以爲可以欺負。登時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誰許你多管！」「噫」的就是一脚，迎面踢來。這惡賊原想著是個暗算，趁著軍漢作揖時，不能防備。那知那軍漢不慌不忙，一揚手在脚面上一拂，口中說道：「休得無禮。」只見公子「啊呀」，半天掙扎不起。衆惡奴嚷道：「你這廝竟敢動手！」一齊擁上，手中木棍，就照軍漢劈面打來。軍漢見來得勢猛，將身往左一閃，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恰恰的太歲頭上就受了此棍，吧的一聲，打了個腦漿迸裂。衆惡奴發了一聲喊道：「了不得了！公子被軍漢打死了！快拿呀！」早有保甲地方併本縣官役，一齊將軍漢圍住。那軍官道：「衆位不必動手，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衆人齊說道：「好朋友！好朋友！敢作敢當，這纔是漢子呢！」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衆位，事要公平。方纔原是他用棍打人，誤打在公子頭上，難道他不隨著赴縣麼？理應一同解縣纔是。」衆人聞聽講得有理，就要拿那使棍之人。那人將眼一瞪，道：「俺史丹不是好惹的，你們誰敢前來！」衆人嚇得倒退。只見兩人之中，有一人順手一掠，將他那棍也就逼住，攏過來往懷裏一帶，這史丹滾在一邊。那人上前按住，對保甲道：「將他鎖了。」這二人原來是王朝、馬漢。又聽軍漢說道：「只是怎生救那女子纔好？」王、馬二人聽了，滿口應承：「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朋友，你只管放心。」軍漢道：「既然如此，就仰仗二位了。」說罷，隨衆人赴縣去了。這裏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此時衆惡奴見公子已死，也就一闖而散，誰也不敢出頭。王、馬二人一直進了廠廳，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護送出廟，問明了住處姓名，方叫他們去了。二人不辭辛苦，直奔祥符縣而來。到了縣裏，說明名姓。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貴縣不必過堂，此事解往開封府便了。」正說間，見外面拿進節略來，却是此案的名姓：死的名嚴奇，軍漢名張大，持棍的名史丹。縣官將節略遞與王、馬二人，便吩咐將一千人犯，派差役立刻解往開封。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見了展爺、公孫先生，便將此事說明。公孫策尚未開言，展爺忙問道：「這軍官是何形狀？」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體兒說了一遍。展爺聽了，說：「別是他罷。」對著公孫先生伸出大拇指頭。公孫策道：「既然如此，少時此案解來，先在外班房等候，悄悄叫展爺看看。若然不是那人也就罷了。倘若是那假冒名，展兄不妨直呼其名，使他不好開口。」衆人聽了此言，俱各稱善。王、馬二人稟了包公，深讚張大的品貌，行事豪俠。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叫南俠偷看，也回明了。包公點了點頭。不多時，此案解到，俱在外班房等候。展爺已到，便掀起簾縫一瞧，不由的滿心歡喜。一掀簾子，進來道：「小弟打量是誰，原來是盧方兄到了。久違了，久違了。」說著，王、馬二人進來。

展爺引見道：『二位賢弟，你不認得麼？這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二位賢弟，快來見禮。』王馬急速上前。展爺又向盧方道：『盧兄，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馬漢兩位老弟。』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盧方到了此時，也不能隱瞞，問展爺道：『足下何人爲何知道盧方的賤名？』展爺道：『小弟名喚展昭，曾在茉莉村蘆花蕩爲鄧彪之事，小弟見過尊兄，終日渴想至甚。不想今日幸會。』盧方聽了，方纔知道是南俠。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之甚，毫無自滿之意，便陪著笑道：『原來是展老爺，就是這二位老爺，方纔在廟上多承垂青看顧，我盧方感之不盡。』三人聽了，不覺哈哈大笑道：『盧兄太外道了，何得以老爺相呼？顯見我等不堪爲弟了。』盧方道：『三位老爺太言重了。盧方乃人命重犯，那敢以弟兄相稱麼？』展爺道：『盧兄過於能言了。』王馬二人道：『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請盧兄到後面一敘。』盧方道：『犯人尙未過堂，如何敢蒙此厚待？斷難從命。』展爺道：『盧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請到後面，還有衆人等著要與老兄會面呢。』盧方不能推辭，只得隨著三人來到後面公廳，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而迎。展爺便一一引見，歡若平生。來到屋內，大家讓盧方上坐。盧方斷斷不肯，總以犯人自居。趙虎道：『彼此見了，放著話不說，且自鬧這些個虛套子。盧大哥，你是遠來，你就上面座。』說著，把盧方拉至首坐。盧方見此光景，只得權且坐下。王朝道：『還是四弟爽快。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老爺咧，要免免纔好。』盧方道：『既是衆位兄台攬愛，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我盧方便從命了。』左右伴當獻茶已畢，還是盧方先提起花神廟之事。王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爺台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證見。凡事有理，斷不能難爲我兄。』只見公孫先生和展爺彼此告過失陪，出了公所，往書房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被擒

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轉來道：『相爺此時已升二堂，特請盧兄一見。』盧方聞聽，只打諒要過堂了，連忙立起身來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展爺連聲道好。一回頭吩咐伴當，快看刑具。少時，刑具拿到，連忙與盧方上好。大家圍隨，來至二堂以上。王朝進內稟道：『盧方帶到。』忽聽包公說道：『請。』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隨著王朝來至大堂，雙膝跪倒，匍匐在地。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本閣著你去請義士，如何用這刑具快快卸去？』左右連忙上前卸去刑具。包

公道：『盧義士，有話起來請講。』盧方那裏敢起來，連頭也不敢擡。便道：『罪民 盧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爺從公判斷，感恩不盡。』包公道：『盧義士，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你乃行俠尚義，濟弱扶傾。就是嚴奇喪命，自有史丹對抵，與你何干？本閣即將史丹定了誤傷的罪名，完結此案。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只管起來。本閣還有話講。』展爺向前悄悄道：『盧兄休得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快些起來，莫要違忤鈞諭。』那盧方到了此時，概不由己，朝上叩頭。展爺將他順手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座。盧方那裏敢坐，鞠躬侍立。偷眼向上觀看，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心中暗暗誇獎。忽見包公含笑問道：『盧義士因何來京？請道其詳。』盧方道：『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故此來京。』包公又道：『是義士一人前來，還有別人？』盧方道：『上年初冬之時，罪民已遺韓彰、徐慶、蔣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不料一去至今，仍杳無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此親身來尋，今日方到花神廟。』包公聽他直言無隱，便知此人忠厚篤實，遂道：『原來眾義士俱各來了。義士既以實言相告，本閣也就不隱瞞了。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連聖上還誇他是個俠義之人，欽派本閣細細訪查。如今義士既已來京，肯替本閣訪查否？』盧方連忙跪倒道：『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致干聖怒，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包公見他應了，便叫：『展護衛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留去，但憑義士，不必拘束。』盧方聽了，復又叩頭起來，同定展爺、王馬到了公所之內。只見酒餚早已齊備，却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仍將盧方讓至上坐，眾人左右相陪。飲酒之間，便提此事。展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酒也不肯多飲，便告別了眾人。眾人送出衙外，彼此一執手。盧方便伴長去了。展爺等回至公所，又議論盧方爲人忠誠豪爽。公孫策道：『盧兄雖然誠實，惟恐別人却不似他。』方纔聽盧方之言，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今日花神廟之事，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他們如何能知道，立刻就把盧方釋放了呢？必以爲人命重案，寄監收禁。他們若因此事，晝夜前來淘氣，却也不可不防。』眾人聽了，俱各稱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道：『說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入巡邏。第一保護相爺要緊。』此時天已初鼓，展爺先將裏衣扎縛停當，佩了寶劍，外面罩了長衣，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這裏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暗藏兵刃，俱各留神小心。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已將掌燈時候，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自己雖然應了尋找白玉堂，却又不知他落於何處？正心內一路思索，忽見迎面來了伴當，滿心歡喜。伴當見了盧方，反倒一怔，悄悄問道：『員外如何能轂回來？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府，故此急急進城，找了下處，安放了行李，帶上銀兩，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

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盧方道：「且到下處再講。」伴當在前引路，主僕二人來到下處。盧方擇塵淨面之時，酒飯已然齊備。盧方入座，一壁飲酒，一壁對伴當悄悄說道：「開封府遇見南俠，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義氣，個個豪傑。多虧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晰，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點事兒沒有。」又言：「包公相待甚厚，義士長的稱呼，賜坐說話。我便偷眼觀瞧相爺，真好品貌，真好氣概，實在是國家的棟梁。後來閒話之間，就提起五員外來了。相爺觀面吩咐，託我尋找，我焉有不應之理。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設了酒餚。眾朋友方纔說出五員外許多事來。我應了三日之內，找得著找不著，必須覆信。你想，五員外的下落，往那裏去找呢？」伴當道：「小人尋找下處之時，遇見了跟二爺的人。小人便問他：「眾位員外在那裏居住？」他便告訴小人，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是個堆書籍之所，同五員外都在那裏居住呢。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却離此不遠。出了下處，往西一片松林，高大的房子便是。」盧方聽了，滿心暢快，連忙用畢了飯。此時天氣已有初更，盧方便穿上了夜行衣靠，悄悄的竟奔了龐吉府的花園文光樓而來。到了牆外，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樓。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裏。見面之時，不由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白玉堂却毫不介意。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方問道：「你三個兄長往那裏去了？」白玉堂道：「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他們上開封府去了。」盧方聽了，大吃一驚，想道：「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好生著急。直盼到交了三鼓，還不見回來。你道韓彰、徐慶、蔣平爲何去得好久不回呢？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見內外防範甚嚴，便越牆從房上而入。剛到跨所大房之上，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猛一擡頭見有人影，不覺失聲道：「房上有人。」展爺早已聽見，拔出寶劍，一伏身斜刺裏一個健步，往房上一望，見一人已到簷前。展爺看的真切，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一歪掉下房來。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趙虎趕緊按住那人，張龍上前幫助綁了。展爺正要躡身上房，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向下一指。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來，知是暗器，把頭一低，剛剛躲過。不想身後馬漢肩頭之下，已中了弩箭。展爺一飛身上房，竟奔使暗器之人。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順手就是一樸刀。南俠忙用劍往上一削，只聽嚙的一聲，樸刀却短了半段。只見那人一轉身，越過房脊。又見金光一閃，却是三稜鵝眉刺，竟奔展爺眉攢而來。展爺將身一閃，一伏身起來，再看時，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展爺只得跳下房來，進了書房，參見包公。此時已將細綁之人帶至屋內。包公問道：「你是何人，爲何晝夜至此？」只聽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慶，特爲救俺大哥盧方而來。」

不想中了暗器遭擒。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俺徐慶死也甘心瞑目。」包公道：「原來三義士到了。」即命左右鬆了綁，看坐。徐慶也不致謝，也不遜讓，便一屁股坐下。順手將袖箭拔出道：「是誰的暗器拿了去？」展爺過來接去。徐慶道：「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箭有毒，若是著上，藥性一發，便不省人事。」正說著，只見王朝過來，稟道：「馬漢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慶道：「如何千萬不可拔出，還可多活一日，明日這時候也就嗚呼了。」包公聽了，連忙問道：「可有解藥沒有？」徐慶道：「有啊。却是俺二哥帶著，從不傳人。受了此箭，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即刻回生。若過了十二個時辰，縱有解藥，也不能好了。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訴人的。」包公見他說話，却極直爽，堪與趙虎稱爲伯仲。徐慶忽又問道：「俺大哥盧方在那裏？」包公便將昨晚已然釋放，盧義士已不在此了。徐慶聽了，哈哈大笑道：「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忠正爲民，如今果不虛傳。俺徐慶要找盧方去也。」包公見他天真爛漫，便道：「三義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黃夜那裏去找。暫且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徐慶却又坐下。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榜爺徐慶一一招承。「惟有劫黃金之事，却是二哥四弟並有柳青假冒王馬張趙之名，用蒙漢藥酒將那羣人藥倒，我們盜取了黃金。」衆人聽了，個個點頭。只見差役進來道：「盧義士在外求見。」不知盧方來此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誣藥氣走韓彰 遣與濟貧欣逢趙慶

且說盧方在文光樓上盼到三更之後，方見韓彰、蔣平二人見了盧方，更覺詫異，忙問道：「大哥，如何能在此呢？」盧方便將包相以恩相待，釋放無事的理由，說了一遍。蔣平聽了，對著韓白二人道：「我說不用去，三哥務必不依。這如今鬧得不成事體了。」韓彰把到了開封府，彼此對壘情由，說了一遍。盧方聽了，歎了口氣道：「千不是，萬不是，全是五弟不是。」蔣平道：「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盧方道：「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咱們怎會來到這裏？」韓彰聽了，却不言語。蔣平道：「事已如此，也不必抱怨了。難道五弟有了英名，你們作哥哥的不光彩麼？只是如今依大哥怎麼呢？」盧方道：「再無別說。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一來懇求開封府的相爺，在聖駕前保奏，二來當與南俠陪個禮兒，也就沒事了。」玉堂聽了，登時氣的二目圓睜，怒道：「大哥此語，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蔣平聽了，在旁讚道：「好兄弟好志氣，真與我們陷空島爭氣。」盧方道：「據五弟說來，



你與南俠有仇麼？」玉堂道：「並無仇隙。」盧方道：「既無仇隙，爲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玉堂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有個御貓，便覺五鼠減色，是必將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將南俠的「御貓」二字去了，小弟也就情甘認罪。」盧方道：「五弟，你這不是爲難劣兄麼？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應許尋找五弟。如今既已見著，我却回去求包公改「御貓」二字。此話如何說得出來？」白玉堂聽了，微微冷笑道：「哦，敢則是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既如此，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吓！」只這一句，把個仁義的盧方噫的默默無言，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躍身下去，便在後面大牆以外走來走去。暗忖：「我盧方交接了四個兄弟，不想爲此事，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自己對衆人說的話，更覺心中難受。左思右想，把脚一蹶道：「噯，莫若死了，由著五弟鬧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膽！」一擡頭只見那邊從牆上斜插一枝杈杆，甚是老幹。從腰間解下絲絛往上一切，搭在樹上，將兩頭比齊。剛要解扣，只見這絲絛「哧」「哧」「哧」自己跑到樹上去了。盧方怪道：「可見「時衰鬼弄人」了，怎麼絲絛也會活了昵？」正自思忖，忽見順著枝幹下來一人，却是蔣四爺，說道：「五弟糊塗了，怎麼大哥也背晦了呢？」盧方見了蔣平，不覺滴下淚來，道：「四弟，你看適纔五弟是何言語，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蔣平道：「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難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須要另設別法，折服他便了。此時你我上開封府，就算大哥方纔聽見我等到了，故此急急前來陪罪，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盧方只得接過絲絛將腰束好，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見了差役，說明來歷，便見南俠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又與蔣平引見。隨即來到書房，見包公穿著便服上面端坐，連忙雙膝跪倒，口中說道：「盧方罪該萬死。」蔣平也就跪在一傍。徐慶在那裏坐著，見盧方與蔣平跪倒，他便順著坐兒一溜也就跪下了。包公見他們豪俠義氣，連忙說道：「盧義士，他等前來，原爲義氣而來，本閣也不見罪。只管起來，還有話說。」盧方等聽了，只得向上叩頭，立起身來。包公見蔣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便問：「此是何人？」盧方一「回稟包公，方知就是善會水的蔣澤長。忙命左右看坐。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弩藥箭，昏迷不醒的話說了一遍。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蔣平攔道：「大哥若取藥，惟恐二哥當著五弟，總不肯給的，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誑來，再將二哥激發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難鳴，也就好擒了。」盧方聽說，便問：「計將安出？」蔣平附耳便說道：「如此如此。二哥焉有不走之理。」盧方聽了，道：「這一來，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蔣平道：「目下雖然分別，日後自然團聚。現在外面已交五鼓，事

不宜遲，且自取藥要緊。」連忙向展爺要了紙墨筆硯，提筆一揮而就，搗盪了叫盧方打上花押，便回稟包公，仍從房上回去。蔣爺來至文光樓，還聽見韓彰在那裏勸慰白玉堂。蔣平見了二人道：「不想三哥中了毒藥，袖箭大哥背負到前面樹林，再也不能走了。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韓爺聽了，連忙離了文光樓。蔣平便問：「二哥藥在何處？」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遞與蔣平。蔣平接過，摸了摸，却有兩丸，急忙掏出，將衣邊鈕子咬下兩個，咬去鼻兒，將方纔寫的字帖裹了裹，塞在荷包之內，仍遞與韓彰。他便抽身竟奔開封府來。這裏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四下裏尋覓，並不見大哥三弟，四爺也不見了。只得仍回文光樓來，見了白玉堂說明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韓爺回手又摸了摸荷包道：「呀！這不像藥。」帶忙叫白玉堂敲著火種，隱著光亮一看，原來是字帖兒裹著鈕子。忙將字兒打開觀看，却有盧方花押，上面寫著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爲內應，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山的懷疑，說道：「二哥就把小弟綁了罷，交付開封就是了。」韓爺急道：「五弟休出此言。這明是你四哥用此反間之計，好好好，這纔是結義的好兄弟們呢。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也不能幫扶著五弟。俺就此去也。」說罷，跳身去了。這時蔣平誣了藥，回轉開封，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丸，灌將下去。不多時，馬漢回轉過來，吐了許多毒水。大家也就放了心了。到了次日晚間，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誰知玉堂却不在，不知投何方去了。盧方又到下處，叫伴當將行李搬來。從此開封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扶著訪查此事，却分爲兩班：白日却是王馬張趙細細緝訪，夜晚却是南俠同著三義暗暗搜尋。不想這一日，趙虎因包公入閣閒暇無事，扮了個客人的模樣，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著，覺得腹中饑餓，便在村頭小飯館內，吃些點心。只見那邊桌上有一個老頭兒，却是外鄉行景，滿面愁容，眼淚汪汪，嗷著趙爺。趙爺見他可憐，便問道：「你這老頭兒，餓俺則甚？」那老者見問，忙立起身來，道：「非是小老兒敢瞧客官。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見客官這裏飲酒，又不好啓齒。」趙虎道：「這也何妨呢？你便過來，俺二人同桌而食。」那老兒聽了歡喜，趙爺要了點心饅饅，叫他吃。他却一壁吃著，一壁落淚。趙爺見了，心中不悅，道：「你這老頭兒，你說餓了，俺給你吃。你又哭甚麼呢？」老者道：「小老兒有心事，難以告訴客官。」趙爺道：「原來你有心事，這也罷了。我且問你，你姓甚麼？」老兒道：「老兒姓趙。」趙虎道：「噯呀！原來是當家子。」老者又接著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趙虎聽了道：「甚麼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當朝宰相包相爺的姪兒。」趙虎道：「噯！噯！包三公子進香，怎麼樣？」老者道：「他故意的繞走蘇州，一來爲遊山玩景，二來爲勒索州縣的銀兩。我

家老爺派我預備酒飯，迎至公館款待。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預備的不住，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並無許多銀兩。包三公子將我弔在馬棚，這一頓馬鞭子，打的却不輕。小老兒一時無法，因此逃脫。意欲到京尋找一個親戚，不想投親不著，只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衣服典當已盡，看看不能餬口，將來難免餓死呀！說罷，痛哭。趙爺道：『你老人家，負此沉冤，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晰呢？』未知趙慶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且說趙虎暗道：『我家相爺赤心爲國，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看我們相爺如何辦理？』想罷道：『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晰。』趙慶道：『小老兒上京投親，正爲遞呈分訴。』趙虎道：『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無論親疎，總要秉正除奸。若在別人手裏告了，或者官府做個人情，那倒有的。你若在他本人手裏告了，他便秉公辦理，再也不能偏向的。』趙慶聽說有理，便道：『既承指教，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趙虎道：『如今相爺現在場內，約於十五日後，你再進城，攔轎呈訴。』當下在肚兜內摸出半錠銀子來，道：『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拿去做盤費用罷。』趙慶道：『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如何還敢受賜銀兩呢？』趙虎道：『這有甚麼要緊，你只管拿去。』趙慶千恩萬謝去了。趙虎見趙慶去後，自己又飲了幾杯，纔出了飯鋪，便往舊路歸來。心中暗暗盤算，今日回開封，可千萬莫露風聲。那裏知道凡事不可預料，他若是將趙慶帶至開封，倒不能錯，誰知他又細起心來了。這纔鬧的錯大發了呢。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却不見趙慶鳴冤。你道趙慶爲何不來？只因他過了五天，這日一早趕進城來，正走到熱鬧叢中，忽見兩旁人一分，嚷道：『閃開，閃開，太師爺來了。』趙慶聽見太師二字，便煞住脚步，等著轎子臨近，便高舉呈詞，雙膝跪倒，口中喊道：『冤枉，冤枉。』只見轎已打杵，有人下馬接過呈子，遞入轎內。不多時，只聽轎內說道：『將這人帶至府中。』左右答應一聲，轎夫擡起轎來，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你道這轎內是誰，却是太師龐吉。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如拾珍寶一般，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來到。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只樂得手舞足蹈，以爲此次可將包黑參倒了。又將趙慶叫到書房，好言語細細的問了一番，使大家商議，繕起奏摺。至次日，聖上臨殿，龐吉出班，將呈子謹呈御覽。聖上看了，心中有些不悅，立刻宣包公上殿，便問道：『卿有幾個姪兒？』包公上殿奏道：『臣有三個姪男，』

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名叫包世榮。聖上又問道：「你這姪男，可曾見過沒有？」包公道：「微臣自在京供職以來，並未回家。惟有臣的大姪見過，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仁宗天子點了點頭，便叫陳伴伴將此摺遞與包卿看。包公恭敬捧過一看，連忙跪奏道：「臣子姪不肖，理應嚴拿，押解來京，嚴加審訊。臣有家教不嚴之罪，亦當從重究治。仰懇天恩，依律施行。」奏罷，便匍匐在地。聖上道：「卿家日夜勤勞王事，並未回家，如何能轂知家中事體？卿且平身。俟押解來京，朕自有道理。」包公叩頭，平身歸班。聖上即傳旨意，立刻行文，著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立即押解來京。此抄發出，如星飛電轉，迅速已極。不一日，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剛到城內熱鬧叢中，見那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相離不遠，將馬收住，滾鞍下馬。便在旁邊屈膝稟道：「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求衆押解略留情面，容小人與公子微述一言，再不能久停。」押解的官員聽說是包太師差人前來，只得將馬勒住道：「你就是包興麼？既是相爺有命，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那包興就在這邊飯鋪與三公子三言兩語。此時看的人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不多會，便見出來。包興謝過了押解老爺，抓鬃上馬，如飛的去了。這裏解三公子的到大理寺聽候綸音。誰知龐吉於此時奏明聖上，就交大理寺，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聖上准奏。你道此賊又添此二處爲何？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都察院是他們生廖天成，全是老賊心腹。惟恐文彥博審的袒護，故此添派。不多時，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文大人居了正位，孫廖二人兩旁側坐。喊了堂威，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便問他如何勒索州縣銀兩。包三公子因在飯鋪聽了包興之言，便道：「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莫若趁此進香，就便遊玩。只因路上盤川缺少，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並非有意勒索。」孫榮便道：「你一路逢州遇縣，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包世榮道：「隨來隨用，也記不清了。」正問至此，只見進來一個虞候，却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字兒，叫面交孫姑老爺的。孫榮接來看了，道：「這還了得！」文大人便問道：「孫大人，却是爲何？」孫榮道：「就是此子勒索的數目，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文大人道：「請借一觀。」孫榮便遞將過去。文大人見上面有各州縣的銷耗數目，後面又見有龐吉囑托孫榮極力奏參包公的話頭。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便籠入袖內。望著來人說道：「此係公堂之上，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本當重責，念是太師的虞候，權且饒恕。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左右一喊，連忙逐下堂去。文大人對孫榮道：「令岳做事太率意了。此乃法堂，竟敢遣人送書，於理說不去罷？」孫榮連連稱是。字柬兒也不敢要回來了。廖天成知理曲，却搭訕著問

包世榮道：『方纔押解官回稟，包太師會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可是有的？』包世榮道：『有的。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總要實說，求眾位大人庇佑之意。』廖天成道：『那人叫甚麼名字？』包世榮道：『叫包興。』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傳包興到案，暫將包世榮帶下去。不多時，包興傳到。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如今見了包興，却作起威來，道：『好狗才！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傳說信息，該當何罪？』包興道：『小人只知伺候相爺，不離左右，此事實實不知。』孫榮喝道：『好狗才！還敢強辯！拉下去，重打二十。』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心中想道：『我跟了相爺多年，從未受過這等重責。今日活該我包興遇見對頭了！』孫榮又問道：『包興，快快招上來。』包興道：『實實沒有此事，小人一概不知。』孫榮聽了，怒上加怒，吩咐：『左右，請大刑。』只見左右將三根木，往堂上一擡。包興是看慣了，全然不懼，反冷笑道：『大人不必動怒。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私傳信息，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對質。』孫榮道：『那有工夫與你閒講。左右與我夾起來。』文大人在上實實聽不過，看不上，便叫左右把包世榮帶上堂來對證。包世榮上堂，見了包興，看了半天，道：『生員見的那人，雖與他相仿，却是黑瘦些，不是這等白胖。』孫榮聽了，自覺著有些不妥，忽見差役稟道：『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齋有文書，當堂投遞。』文大人便叫領進來。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站立在一旁。文大人當堂拆封，將來文一看，笑容滿面，對公孫策道：『他三人俱在此麼？』公孫道：『現在外面。』文大人道：『著他們進來。』公孫策轉身出去。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兩個賊登時就目瞪口呆。不多時，領進來三個少年，俱是英俊非常，第三個尤覺清秀。三個人向上打恭。文大人起身道：『三位公子免禮。』大公子包世恩，二公子包世勳，却不言語。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叫晚生親至公堂，與假冒名的當堂對質。此事關係生員的聲名，故敢冒昧直陳，望乞寬宥。』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便問道：『你不是武吉祥麼？』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已是嚇得魂不附體，那裏還答應的出來呢。文大人聽了，問道：『怎麼，你認得此人麼？』大公子道：『他是弟兄兩個，他叫武吉祥，他兄弟叫武平安，原是晚生家的僕從。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因此將他攆出去了。不知他爲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心中早已明白，便道：『三位公子請回衙署。』又向公孫策道：『主簿回去，多多上覆閣臺，就說我這裏即刻具本覆奏，並將包興帶回，且聽諭音便了。』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退上堂來。公孫策扶著包興，一同回開封去了。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參了一本，知三公子在外胡爲，又氣又恨。氣的是大老爺養子不教，恨的是三

公子年少無知，在外闖此大禍。使我有何面目忝居相位呢？後來又聽三公子解到，聖上派了三堂會審，使覺心上難安。偏偏又把包興傳去，不知爲著何事。正在踟躕不安之時，忽見差役帶進一人，那人朝上跪倒道：『小人包旺，與老爺叩頭。』包公聽了，暗道：『他必是爲三公子之事而來。』問道：『你來此何事？』包旺道：『小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包公聽了，不覺詫異道：『三位公子現在那裏？』包旺道：『少刻就到。』包公便叫李才同著包旺在外立等。少時，只見李才領了三位公子進來。包公一見，滿心歡喜。三位公子參見已畢，包公攙扶起來，請了父母的安好，候了兒嫂的起居。又見三人之中，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更覺喜愛。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給夫人請安。包公既見了三位公子，便料定那個是假冒名的了。立刻請公孫先生來，告訴了此事，急辦文書，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此時展爺與盧義士四勇士俱到書房與相爺稱賀。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見了衆人進來，更覺歡喜。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俱各回言並無下落。盧方道：『恩相若遇聖上追問之時，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一來且安聖心，二來理當請罪。如能設討下限來，豈不又緩一步麼？』包公道：『盧義士說的也是。且看機會便了。』正說間，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回來，到了書房參見包公。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興一瘤一拐見了包公，將孫榮蠻打的情節述了一遍。包公叫他且自安歇將養。衆人見了三位公子，也就告別了。相爺同定夫人，與三位姪兒，敘天倫之樂。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俱各隨摺奏聞。天子看了，又喜又惱。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惱的是龐吉與包卿作對，總是他的理虧。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成羣黨，叫朕也難庇佑了。便將原摺案卷入犯，俱交開封府訊問。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陞堂略問了問趙慶，將武吉祥帶上堂來，一輪即服。便問他：『同事者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他原假充包旺，還有兩個伴當，不想風聲一露，他們就預先逃走了。』包公因有龐吉私書上面，有查來的各處數目，不得不問，果然數目相符。又問他：『有個包興會給你送信，却在何處說的是何言語？』武吉祥便將在飯

鋪內說的話回明。包公道：『若見了此人，你可認得麼？』武吉祥道：『若見了面，自然認得。』包公叫他書招，招暫且收監。包公問道：『今日當值的是誰？』只見下面上來二人，跪稟道：『是小人江樊、黃茂。』包公看了，又添派馬步快頭耿春、鄧平二人。吩咐：『你四人前往廳府左右細細訪查。如有面貌與包興相仿的，只管拿來。』四個人領命來到廳府，分爲兩路細細訪查。只見來了個醉漢，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恰恰的鬚髯包興。四人喜不自勝，就迎了上來，一同獲住，套上鐵鍊，拉著就走。這人嚇得面目焦黃，叫道：『做甚麼？』四個人也不理他。及至來到開封府，著二人看守，二人回話。包公聽了，立刻陞堂，命將那人帶上。包公問道：『你叫甚麼？』那人道：『小人龐光，在廳府做家人。』包公看了，果然有些鬚髯包興，把驚堂木一拍道：『龐光，你把假冒包興的情由，訴上來。』龐光道：『並無此事。』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武吉祥見了龐光道：『合小人在飯鋪說話，正是此人。』龐光聽了，心下慌張。包公吩咐：『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得他叫苦連天，不能不說。便將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如何定計，恐包三公子不應，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告訴三公子，自有相爺解救，別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畫了供，同武吉祥一並寄監，候參奏下來，再行釋放。包公仍來至書房，將此事也敘入摺內，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決。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私定陰謀，攔截欽犯，傳遞私信，皆屬挾私陷臣，不敢妄擬罪名，仰乞聖恩明示，睿鑒施行。此本一上，仁宗看畢，心中十分不悅。即明發上諭：『龐吉屢設奸謀，頻施毒計，挾制首相，讒害大臣，理宜貶爲庶民，以懲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爲國戚，著仍加恩賞給太師銜，費食全俸，不准入朝從政。倘再不知自勵，暗生事端，即當從重治罪。』孫榮、廖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實屬不知自愛，俱著降三級調用。餘依議。欽此。』聖旨一下，衆人無不稱快。包公奉旨，用狗頭劍將武吉祥正法。龐光釋放，趙慶賞銀十兩，仍然在役當差。此案已結。包公便慶壽辰。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至於衆官祝壽，凡送禮者俱是璧回。過了生辰，即叫三位公子回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叫他回去稟明了祖父祖母與他父母，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次日入內，遞摺請安。聖上召見，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包公乘機奏道：『那人雖未拿獲，現有他的同夥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訊明，他們是陷空島盧家莊的五鼠。』聖上聽了，問道：『何以謂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個人的綽號：第一是盤梳鼠盧方；第二是徹地鼠韓彰；第三是穿山鼠徐慶；第四是混江鼠蔣平；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仁宗道：『既然如此，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朕在壽山福海御審。』包公聽了，心中早已明白。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故意的以御審爲

名。若果要御審，又何必單在壽山福海呢？——包公爲何說盤梳鼠混江鼠呢，恐說出鑽天翻江有犯聖忌，故此改了。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當日早朝已畢，回到開封，將此事告訴了盧方等三人，並著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爲好照應他們三人。到了次日，盧方等絕早的披上罪裙罪衣，包公上轎入朝。展爺等一羣英雄跟隨來至朝房，照應盧方等三人。盧方到了此時，惟有低頭不語。蔣平也是暗自沉吟。獨有楞爺徐慶東瞧西望，問了這裏，又打聽那邊，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口內打味，又點手兒。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連忙同定盧方等三人，隨著包興往內裏而來。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不要害怕，聖上要問話時，總要據實陳奏。盧方暗暗點頭。剛來至壽山福海，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丹墀之上，文武排列。忽聽鐘聲之音嘹亮，一對對提爐，引著聖上上了寶殿。頃刻，肅然寂靜。却見包相抱了牙笏捧定一本，却是盧方的名字，跪在丹墀。聖上來至殿上，略問數語。出來了老伴伴陳林來至丹墀之上，道：「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此話剛完，早有御前侍衛，即向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胳膊，上了丹墀。任英你雄好漢，到了此時沒有不動心的。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悄悄說道：「跪下。」三人匍匐在地。聖上叫盧方擡起頭來，盧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點了點頭，問道：「居住何方？作何生理？」盧方一一奏罷。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盧方連忙叩首，奏道：「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致令釀成此事。仰懇天恩，將罪民重治其罪。」奏罷，叩頭。仁宗見他情甘替白玉堂認罪，真不愧結盟的義氣。聖心大悅。忽見那邊忠烈祠棋枰上黃旗，被風刮的「忽喇喇」亂響，又見兩旁的飄帶，有一根却裹住滑車。聖上即借題發揮道：「你爲何叫盤梳鼠？」盧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罪民曾爬梳結索，因此叫做盤梳鼠。」聖上道：「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你可能轂上去解開麼？」盧方跪著，扭項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脫去罪衣罪裙，來到旗桿之下。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蹲在夾桿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桿，兩膝一拳，猶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極，早已到了挂旗之處。先將繞在旗桿上的解開，只見他用腿盤了旗桿，將身子一探，却把滑車上的也就脫落下來。此時聖上與羣臣看的明白，無不喝采。忽又見他伸開一腿，只用一腿盤住旗桿，將身體一平，雙手一伸，却在黃旗一旁，又添上了一個順風旗。衆人看了，無不替他驚。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將左手一甩，將那一條腿早離了桿。這一下把衆人嚇了一跳。及至看時，他用左手單挽旗桿，又使了個鳳凰單展翅。下面自聖上以下，無不喝采連聲。猛見他把頭一底，滴溜溜順將下來，鬚鬚失手的一般。却把衆人嚇了



「跳一齊說聲『不好』」再一看時，他却從夾棹石上跳將下來。天子滿心歡喜，連聲讚道：「真正不愧『盤桅』二字！」陳林仍帶盧方上了丹墀，跪在旁邊。又看第二名的叫徹地鼠，韓彰不知去向。聖上即看第三名的叫穿山鼠，徐慶便問道：「徐慶，徐慶，徐慶，擡起頭來，道：『有。』」他這聲音答應的極其脆亮。天子把他一看，見他黑漆的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眼睛，鹵莽非常，毫無畏懼。不知仁宗看了，問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話說仁宗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穿山鼠。」聖上道：「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麼？」徐慶道：「只要是通的，就鑽的過去。」聖上又派了陳林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裙。陳林囑咐道：「你只要穿山窟，即便出來，不要耽延工夫。」徐慶只得答應。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見個山窟，把身子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林著急道：「徐慶，你往那裏去了？」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應道：「俺在這裏。」這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旁跪著，暗暗著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徐慶應了一聲，又不見了。陳林更自著急。等了多時，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出。陳林連忙呼他下來。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渾身青苔，滿頭塵垢。陳林仍把他帶至丹墀，跪在一旁。聖上連連誇獎：「果真不愧『穿山』二字。」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天子往下一看，見他身材渺小，再搭著匍匐在地，更覺葳蕤。及至叫他擡起頭來，却是面黃肌瘦，形如病夫。仁宗有些不悅，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如何配稱混江鼠呢？」無奈何，問道：「你既叫混江鼠，想是會水了？」蔣平道：「罪民在水中能開目視物，且能整個月住宿，頗識水性。因此喚作混江鼠。這是罪民的小技。」仁宗聽說頗識水性四字，更不喜悅。立刻吩咐備船，叫陳林進內，取朕的金蟾來。少時，陳林捧取到。天子名包公細看，只見在金漆木桶之中，有一個三足蟾，寬有三寸，按三才，長有五寸，遵五行，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張大口恰似胭脂，碧綠的身子，雪白的肚兒，更趁著兩個金睛圈兒，週身的金點兒，實實好看，真正是稀奇寶物。包公看了，贊道：「真乃奇寶！」天子命陳林帶著蔣平上一隻小船，却命太監提了木桶，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惟恐他不能捉蟾，悄悄告訴他道：「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你若不能捉時，趁早言語。我與你奏明聖上，省得吃

罪不起。」蔣平笑道：「公公但請放心，不要多慮。有水靠求借一件。」陳林道：「有，有。」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蔣平挑了一身極小的，脫了罪衣罪裙，穿上了水靠。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木桶道：「蔣平，咱就放金蟾了。」說罷，將木桶口兒向下，底兒朝上，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只見那蟾在水波之上，三足一幌，就不見了。蔣平方向船頭將身一順，連個聲息也無，也不見了。天子那邊眼睜睜，往水中觀看，半天不見影響。天子暗說：「不好！看他懦弱身體，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別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溺死了罷。」忽然水面上起波，波紋往四下裏一開，從當中露出人來，却是蔣平，在水面跪著，兩手上下合攏。將手一張，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天子大喜道：「真是個混江鼠，不愧其稱！」連忙吩咐太監，將木桶另注新水，蔣平將金蟾放在裏面，跪在水波之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聖上及衆人無不誇讚。見他仍然踏水，靠至小船，脫了衣靠。陳林更喜，仍把他帶到金鑾殿。此時聖上已回殿內。包公進殿。天子道：「朕看他等技藝超羣，豪傑尙義，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爲重。朕欲加封他等職銜，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向上之心。卿家以爲如何？」包公道：「聖主神明，天恩浩蕩，從此大開進賢之門，實國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悅，立刻傳旨，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俱在開封府供職。又傳旨，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不拘時日。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天子駕轉回宮。包公散朝，來到衙署。盧方等三人從新又叩謝了包公。公孫策、展爺與王、馬、張、趙俱各與他三人賀喜。獨有趙虎心中不樂，暗自思道：「我們辛苦多年，方纔掙得個校尉。如今他三人，不費一刀一鎗，便也是校尉，竟自與我等爲伍。若論盧大哥他的人格軒昂，爲人忠厚，武藝超羣，原是最好的。就是那徐三哥直爽，就合我趙虎的脾氣是，也還可以。獨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瘦的那個樣兒，尖酸刻薄，怎麼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心中老大不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趙虎獨與蔣平不對。蔣爺毫不介意，就延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天包公下朝，忽見兩個烏鴉隨着轎呱呱亂叫，再不飛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雙手舉呈，口呼冤枉。包公與接了呈子，隨轎進了衙門。包公立刻升堂，將訴呈看畢，把和尚帶上來，問了一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爲替他師兄法聰辨冤。即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忽聽烏鴉又來亂叫。及至退堂，來到書房，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包公出書房一看，仍是那兩個烏鴉。包公暗道：「這烏鴉必有事。」吩咐李才將江樊、黃茂喚到書房。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看有何動靜。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裏去？」包公喝道：「好狗才！你便跟去，無論是何地方，但有形迹可疑的，即便拿來見我。」說罷，轉身進了書

房江黃二人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對烏鴉道：『往那裏去走吓？』可煞作怪，那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忘慢，趕出了衙門，却見烏鴉在前，二人不分高低，跟著不多時，已到城外曠野之地。二人吁吁帶喘。江樊道：『好差使！你我兩條腿，跟著帶翅兒的跑。』黃茂道：『再要跑，我就要暴脫了。你哨我渾身汗全透了。』忽又向著二人亂叫，又往南飛去了。江樊道：『真奇怪！』黃茂道：『別管他，咱們且跟他到那裏？』二人趕步向前，剛然來至黃善莊，烏鴉就不見了。見有二個穿青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江樊猛然省悟道：『夥計，二青吓？』黃茂道：『不錯，雙兒吓。』二人說完，尚在猶疑，只見那二人從小路岔走。大漢在前，後生在後，趕不上大漢，一著急，却跌倒了，把靴子脫落了一隻，却露出尖尖金蓮來。那大漢看見，回轉身來，將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黃茂早趕過來，道：『你這漢子，要拐那婦人往那裏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漢眼快，反把黃茂一攏，就順水推舟爬下了。江樊過來，纔要動手，那大漢一拳把江樊打的倒退了幾步，身不由己的躺下了。他二人罵不絕口，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你順著小路過去，過了樹林，就看見莊門了。你告訴莊丁們，叫他們前來綁人。』那後生忙順著小路去了。不多時，果來了幾個莊丁，手執短棍鐵尺，口稱：『主管，拿甚麼人？』大漢用手指道：『將他二人捆了，見員外去。』莊丁聽了，一齊上前，捆了就走。纔過樹林，果見一個廣梁大門。江黃二人正要打聽，一直進了莊門。大漢道：『我回員外去。』不多時，員外出來。江樊一見，只嚇得驚疑不止，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且說那員外，面見了兩個公差，誰知他却認得江樊，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請到裏面去坐。你道這員外却是何等樣人？他姓林，單名一個春字，也是個不安本分的。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便與江樊分手。江樊却又上了開封府當差，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就要仍然結識於他。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奸，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心中羨慕，頗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歸正，不想今日却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林春見了連聲恕罪，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獻茶已畢，林春欠身說道：『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當初的分上，務求遮蓋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這有甚麼要緊，但請放心。』說罷，執手別過頭來，就要起身。林春道：

「江賢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裏面放定四封銀子。林春笑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江樊道：「你就錯了。似這點事兒有甚要緊，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斷難從命。」林春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江樊，你好不知時務。我好意念昔日之情，賞你銀兩，你竟敢推託，想來你是仗著開封府藐視於我好。」回頭叫聲：「雷洪，將他二人吊起來，給我著實拷打。立刻叫他寫下字樣，再回我知道。」雷洪即吩咐莊丁網了二人，帶至東院，甚是寬闊。却有三間屋宇，是兩明一暗。正中枕上有兩個大環，將二人吊在上邊。吩咐莊丁，用皮鞭將二人輪流抽打。江黃二人罵不絕口。雷洪聽了，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來，又抽了幾下。此時日已銜山，將有掌燈時候，只聽裏面喚吃飯。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自己出來，將門帶上，吊了扣兒，同小童出去。這屋內江黃二人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忽見裏面屋內，一人啼哭。江樊問道：「你是甚麼人？」那人道：「小老兒姓豆，只因同小女上汴梁投親去，就在前面莊邊打尖。不想這員外，山莊上回來，看見小女就要搶掠，多虧了一位義士，韓彰名彰，救了小老兒父女二人，又贈了五兩銀子。不料不識路徑，竟自走入莊內，這就是這員外莊上。因此被他仍然搶回，將我拘禁在此。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正說至此，忽聽了門吊兒一聲，將門閃開一縫，却進來了一人。火扇一幌，江黃二人見他穿著夜行衣靠，一色是青。忽聽豆老兒說道：「原來恩公到了。」江黃二人聽了此言，知是韓彰，慌忙道：「二員外爺，你快來救我們。」韓彰道：「不要忙。」從背後抽出刀來，將繩索割斷，又把鐵鍊鈎子摘下。江黃二人已覺痛快。又去放了豆老兒。那豆老兒因細他的工夫大了，又有了年紀，一時血脈不能流通。韓彰便將他等領出屋來，悄悄道：「你們在何處等等？我將林春拿住，交付你二人，好去請功。再找找豆老兒的女兒在何處。」忽見西牆下有個極大的馬槽，扣在那裏。韓彰道：「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如何？」江樊道：「叫他二人藏在裏面罷。我是悶不慣的。我一人藏在別處罷。」說著話，就將馬槽掀起，黃茂與豆老兒進去，仍然扣好。二義士却從後面上房，見各屋內燈光明亮，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忽有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的，只求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但願如此。只是再也勸不過來，奈何。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裏呢。不知又有甚麼主意？」婆子道：「還有一宗最惡的呢。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因錫匠病纏好，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叫倪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這寺中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坵著一口棺材。咱們雷洪就在那裏等候。倪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子小解。解下裙來，搭在坵子

上。及至小解完了，就不見了。他就回家。到了半夜，有人敲門，嚷道：「送裙子來了！」倪氏叫他男人出去，就被人割了頭去了。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廟內詐日失去裙子，夜間夫主就被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即派人前去搜尋，却於廟內後院子坑旁邊，見有浮土一塊，刨開看時，就是那條裙子，包著季廣的腦袋呢。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拿了去，用酷刑審訊。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却在開封府告了。咱們員外聽見此信，恐怕開封府問事利害，萬一露出馬脚來，不大穩便，因此又叫雷洪掣了青衣小帽，叫倪氏改裝藏在咱們家裏，就在東跨所，聽說今晚成親。韓爺聽畢，便繞至東跨所，輕輕落下。只聽屋內說道：「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鞋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別要把他們放走了。」林春道：「我已叫雷洪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韓二爺用手輕輕掀起簾子，來至堂屋之內，見那裏放著輓簾，走至跟前，猛然的將簾一掀，口中說道：「噫！就是一刀。」林春這一嚇不小，見來人身量高大，穿一身青靠，手持明晃晃的刀，便跪倒哀告道：「大王饒命！」韓彰道：「且先把你細了再說。」一回頭看見絲縲放在那裏，就將他細了個結實，又見有一條絹子，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又把那婦人，捉將過來，却把拴帳鉤的縲子割下來，將婦人細了，又割下一副帶子，將婦人的口也塞上。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等，忽聽一聲嚷，却是雷洪到東院去殺人，卻不見江樊，豆老連忙呼喚莊丁搜尋，却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獨不見了江樊，只得來稟員外。韓爺早迎至院中，二人往來多時，韓爺技藝雖精，吃虧了力鞭，雷洪的本領不濟，便宣力大韓爺看不敵。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頂之上，不由的向前一栽。韓爺手快，反背就是一刀，打在脊梁骨上。這兩下纔把小子闖了個嘴吃屎。却是江樊上前，將雷洪綁了。原來江樊見雷洪呼喚莊丁搜查，他却隱在黑暗之處，後見拿了黃茂，豆老，雷洪吩咐莊丁：「好生看守，待我回員外去。」江樊却在後邊暗暗跟隨。因無兵刃，揀了一塊石頭兒在手內拿著。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他却暗打一石。韓爺又搜出豆女交付與林春之妻，吩咐候案完結後，好叫豆老兒回去。復又放了黃茂，豆老。韓爺把竊聽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一一敘說明白。江樊又說盧方等已經受職。韓爺聽了，却不言語。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江黃二人却無奈何，只得押解二人，來到開封，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俱各稟明了。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然後立刻升堂，帶上林春，倪氏，雷洪一千人犯，嚴加審訊。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俱各一一承認。包公命他們畫招具結收禁，按例定罪。此案已結。包公來至書房，用過晚飯，將有初

更之際，忽聽院內「拍」的一聲，不知是何物落下。包興連忙出去，却拾進一個紙包兒來，上寫著「急速拆閱」四字。包公拆看時，裏面包一個石子，有個字柬兒，上面寫著：「我今特來借「三寶」，暫且攜歸陷空島，南俠若到盧家莊，管教御貓跑不了。」包公看罷，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不多時，展爺來至書房，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展爺忙問：「相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沒有？」包公道：「已差包興看視去了。」展爺不勝驚駭，道：「相爺中了他「投石問路」之計了。」包公問道：「何以謂之「投石問路」之計呢？」展爺道：「他本來不知這「三寶」在於何處，故寫此字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却無法可施，如今已差人了，這是領了他去了。此「三寶」必失無疑矣。」正說至此，忽聽那邊一片喧嚷，展爺吃了一驚，不知所嚮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忽聽一片聲喧，乃是西耳房走了水了。展爺連忙趕至那裏，早已聽見有人嚷道：「房上有人。」展爺借火光一看，果然房上站立一人，連忙用手一指，放出一枝袖箭，只聽撲哧一聲。展爺道：「不好！又中了計了。」一眼却瞧見包興在那裏張羅救火，急忙問道：「印官看視「三寶」如何？」包興道：「方纔看了，紋絲沒動。」展爺道：「你再去看去。」正說間，三義四勇俱各到了。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原是前面廳戶紙引著，無甚要緊。只見包興與慌張跑來，說道：「三寶」真是失去了。」展爺即飛身上房，盧方等聞聽亦皆上房。四個人四下搜尋，並無影響。下面却是王馬張趙前後稽查也無下落。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上回來，却見方纔用箭射的，乃是一個皮人子，脚上用雞爪丁扣定瓦籠，原是吹膨了的。因用袖箭打透，冒了風，也就攤在房上了。楞爺徐慶看了，道：「這是老五的呀。」蔣爺捏了他一把。展爺却不言語。盧方聽了，好生難受。暗道：「五弟做事太陰毒了。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你却盜去三寶，叫我等如何見相爺如何對的起眾位朋友？他那裏知道相爺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四人下得房來，一同來至書房。此時包興已回稟包公說：「「三寶」失去。」包公叫他不用聲張，恰好見衆人進來參見包公，俱各認罪。包公道：「此事原是我派人瞧的不好了。況且「三寶」亦非急需之物，有甚稀罕。你等莫要聲張，俟明日慢慢訪查便了。」衆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只得退出，來到公所之內。依盧方還要前去追趕。蔣平道：「知道五

弟向何方而去？不是望風撲影麼？」展爺道：「五弟回了陷空島了。」盧方道：「何以知之？」展爺道：「他回明了相爺，還要約小弟前去，故此知之。」便把方纔字柬上的言語念出。盧方聽了，好不難受，慚愧滿面。半晌道：「五弟做事太任性了，這還了得！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爲是？」展爺知道盧方乃是忠厚熱腸，忙攔道：「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盧方道：「却是爲何？」展爺道：「請問大哥趕上五弟，合五弟要「三寶」不要？」盧方道：「焉有不要之理。」展爺道：「却又來，合他要，他給了便罷；他若不給，難道真個翻臉拒捕，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我想此事，還是小弟去的是理。」蔣平道：「展兄，你去了恐有些不妥，五弟他不是好惹的。」展爺聽了不悅，道：「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蔣平道：「雖不是龍潭虎穴，只是五弟做事令人難測，陰毒得很。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二來知道他設下什麼圈套，莫若小弟明日回稟了相爺，先找我二哥。我二哥若來了，還是我等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做爲內應，大哥再去，方是萬全之策。」展爺聽了纔待開言，只聽公孫策道：「四弟言之有理。展大哥莫要辜負了四弟一番好意。」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只得應允。惟有心中不平而已。到了次日，蔣平見過了相爺，回明要找韓彰去，並因趙虎每有不合之意，要與張龍、趙虎同去。包公問道：「向何方去找？」蔣平回道：「就在平縣梨雲峯。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峯下，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故此要到那裏尋找一番。」包公甚喜，就叫張趙二人同往。這一日打尖吃飯，剛坐下，趙虎就說：「咱們同桌兒吃飯，各自會錢，誰也不必攪誰。你說好麼？」蔣爺笑道：「很好。如此方無拘束。」因此各自要的各自吃，我也不吃你的，你也不吃我的。幸虧張龍在其中周旋打和兒，及至吃完，堂官算帳。趙虎務必要分帳。及到櫃上問時，櫃上說蔣老爺已都照數給了。却是跟蔣老爺的伴當，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說明了如有人問，就說蔣老爺給了。天天如此，張龍好覺過意不去。蔣平一路上聽閒話，受作踐，不一而足。好容易到了翠雲峯，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蔣平却認得廟內和尚，因問道：「韓爺來了沒有？」和尚答道：「却未到此掃墓。」蔣平聽了滿心歡喜，以爲必遇韓彰無疑。就與張趙二人商議，在此廟內居住等候。趙虎前後看了一回，見雲堂寬闊豁亮，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同張龍住了。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偏偏的廟內和尚俱各吃素。趙虎他却耐不得，叫伴當打酒買肉，合心配口而食。伴當這日提了竹筐，拿了銀兩下山去了。不多時却又轉來。趙虎見他空手回來，不覺發怒，道：「你這斷向何方去了多時，酒肉尚未買來？」輪掌就要打。伴當連忙往後一退，道：「小人有事回爺。」張龍道：「賢弟且容他說。」趙虎掣回拳來，道：「快講說不是，我再打。」伴當道：

「小人方纔下山，走到松林之內，見一人在那裏上吊，見了是救吓，是不救呢？」趙虎說：「那還用問嗎？快些救去，救去！」伴當道：「小人已救下來，將他帶了來了。」趙虎笑道：「好小子！這纔是快買酒肉去罷。」伴當道：「小人還有話回呢。」趙虎道：「好嘮叨！還說甚麼！」張龍道：「賢弟且叫他說明，再買不遲。」趙虎道：「快快快講！」伴當道：「小人問他爲何上吊，他就哭了。他說他叫包旺。」趙虎聽了，連忙站起身來，急問道：「叫甚麼？」伴當道：「叫包旺。」趙虎道：「包旺怎麼樣講？」伴當道：「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內攻書。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因月色頗好，出來玩賞，行至松林，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就把他相公背走了。」趙虎聽至此，不由怪叫。張龍道：「賢弟不必著急，其中似有可疑。」叫伴當將包旺讓進來。不多時，伴當領進趙虎一看，果是包旺。彼此見了讓坐，道受驚。包旺便說：「自開封回來，一路平安。因相爺喜愛三公子，稟明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就命我護送赴署，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裏，公子踏月，走至松林，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我今日尋找一天，並無下落，因此要尋自盡。」說罷，痛哭。張趙二人聽說虎能背人，事有可疑。他二人便商議晚間在松林搜尋下落。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收拾妥當，叫包旺一處吃畢飯。張龍脫去外面衣服，將搭包勒緊。趙虎也就紮縛停當，各持了利刃。叫包旺同伴當在此等候。他二人下了山峯，來到松林之下。趁著月色，趙虎大呼小叫道：「虎在那裏？虎在那裏？」左一刀，右一幌，混砍亂幌。忽見那裏樹上跳下二人，「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林中，手持利刃，口中亂嚷。這兩個人害怕，暗中計較道：「莫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此跳下樹來，往西飛跑。張趙二人見了，緊緊追來，却見前面有破屋二間，牆垣倒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張趙亦隨後追來。楞爺不管好歹，也就進了屋內，又無門窗戶壁，四角俱空，那裏有個人影。趙虎道：「怪呀！明明進了屋子，爲何不見了呢？莫不是見了鬼咧？」東瞧西望，一步湊巧，忽聽「嘩唧」一聲，蹲下身一摸，却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上邊。張龍亦進屋內，忽聽趙虎說：「有了，他藏在這下邊呢。」張龍道：「賢弟如何知道？」趙虎道：「我揪住鐵環了。」張龍道：「你就在此看守。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多拿火亮，豈不拿個穩當的？」趙虎却耐煩不得，道：「兩個毛賊有甚要緊，且自看看再做道理。」說罷，一提鐵環，將板掀起，裏面黑洞洞任什麼看不見。用刀往下一試探，却是土基臺塔。張龍道：「賢弟且慢……」此話未完，趙虎已然下去。張龍惟恐有失，也就跟將下去。誰知下面臺塔狹窄，而且趙爺勢猛，兩脚收不住，咕嚕嚕竟自滾下去了。口內連說：「不好！不好！」裏面的二



人早已備下繩索，登時纏了個結實。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不好，不好，心內一慌，也就溜下去了。裏面二人又把張爺纏縛起來。這且不言。再說包旺在廟內，自從張趙二人去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原來還有蔣平，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因問：『蔣爺現在那裏？』伴當便說：『趙爺與蔣爺不睦，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咧。到此還不肯同住。幸虧蔣爺有涵容，全不計較，故此自己在和尚屋內住了。』包旺聽了，心下明白。直等到天有三更，未見張趙回來，不由滿腹狐疑，對伴當說：『你看已交半夜，張趙二位還回來，其中恐有差池。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此時蔣平已然歇息，忽聞包旺來到，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連忙起來，細問一番，自思：『他二人此來，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攬接。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我却如何覆命呢？』忙忙束縛俗使，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吩咐伴當好生看守行李，千萬不准去尋我等。別了包旺來至廟外，一縱身先步上高峯峻嶺，見月光皎潔，萬籟無聲。蔣爺側耳留神，隱隱聞得西北上大聲亂吠，想有村莊。連忙下了山峯，按定方向奔去，果是小小村莊。留神細看，見一家門首站立二人，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後。忽見門開處，裏面走出一人道：『二位賢弟，蚤夜到此何幹？』只聽那二人道：『小弟等在地窖子裏拿了二人，問他却是開封府的校尉。我等聽了不得主意，是放好還是不放好呢？故此特來請示大哥。』又聽那人說：『哎呀，竟有這等事！那是斷斷放不得的。莫若你二人回去，將他等結果，急速回來。咱三人遠走高飛，趁早兒離開此地，要緊。』二人道：『既然如此，大哥就歸著行李，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說罷，回身竟奔東南。蔣澤長却暗暗跟隨。二人慌慌張張的，竟奔破房而來。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見前面的已進破牆，他却緊起一步，照著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蔣爺却又擡入牆內。只聽前面的問道：『外面甚麼「咕咚」一響？』話未說完，好蔣平鋼刺已到，躲不及，左脇上已然著傷。『噯呀！』一聲栽倒。四爺趕上一步，就勢按倒，解他腰帶，三環五扣的纏了一回。又到牆外，見那一人方纔起來就要跑。真好澤長趕上前，窩裏炮踢倒，也就纏縛好了。將他一提到破屋之內。事有湊巧，脚却掃著鐵環。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板蓋。即用手提環，掀起木板，先將這個往下一撈。傾耳一聽，只聽得的啵呀一聲，無甚動靜。方用鋼刺試步而下。到了裏面一看，却有一間屋子大小，那壁廂點著個燈掛子。再一看時，見張趙二人纏在那裏。張龍羞得一言不發。趙虎却嚷道：『蔣四哥，你來的正好，快快救我二人吓！』蔣平却不理他，把那人一提，用鋼刺一指，問道：『你叫何名？共有幾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叫劉彥，上面那個叫劉解，方纔鄧家窪那一個叫武平安。』

原是我們三個。』蔣爺又問道：『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放在那裏？』劉彥道：『那是武平安背去的，小人們不知。就知昨晚他親姐姐死了，我們幫著擡埋的。』蔣平問明此事，只聽那邊趙虎嚷道：『蔣四哥，小弟從此知道你了。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一個，你一個人拿住二名，四哥敢則真有本事，我老趙佩服你了！』蔣平就過來，將他二人放起。張趙二人謝了蔣平道：『莫謝，莫謝。還得上鄧家窪呢。二位老弟隨我來。』三人出了地窖，又蔣劉擡起，也扔在地窖之內。將板蓋又壓上一塊石頭。蔣平在前，張趙在後，來至鄧家窪。蔣平指與門戶，悄悄說：『我先進去，然後二位老弟叩門。兩下一擠，沒他的跑兒。』說著，一縱身進了牆頭，連個聲息也無。趙虎暗暗誇獎。張龍此時在外叩門，只聽裏面應道：『來了！』及至開門時，趙虎披胸就是一把揪了個結實。武平安剛要掙扎，只覺背後一人揪住頭髮。他那裏還能支持，立時縛住。三人又搜尋一遍，連個人影也無，惟有小包裏放在那裏。趙虎說：『別管他，且拿他娘的。』蔣爺道：『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武平安說：『已逃走了。』趙虎就要拿拳來打。蔣爺攔住道：『賢弟，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先押著他走。』三人押定武平安到了破屋，又將劉彥、劉擡從地窖裏提出，往回路便走，來至松林之內，天已微明，却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便叫他們好好押解。一同來至廟中，約了包旺，竟赴平縣而來。誰知縣尹已坐早堂，爲宋鄉官失盜之案。因有主管宋升聲言窩主是學究方善先生，因有金鑄爲證。正在那裏審問方善一案，忽見門上進來稟道：『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縣尹不知何事，一面吩咐：『快請！』一面先將方善收監。這裏總吩咐已見四人到了前面。縣官剛然站起，吩咐：『看坐。』包旺即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路上如何住宿，因步月如何遇虎，將公子背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彥、劉擡的話，也說了，並言俱已解到縣官聽得已將凶犯拿獲，暗暗歡喜，立刻吩咐：『帶上堂來。』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武平安道：『只因那晚無心中背了一個人來，回到鄧家窪，小人的姐姐家中。此人却是包相爺的姪公子包世榮。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劍刺死。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不想小人出去打酒買紙鏢的工夫，小人姐姐就把三公子放他逃走了。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說三公子逃走了。小人一聞此言，急急回家，誰知我姐姐竟自上了弔死咧。小人無奈，煩人將我姐姐掩埋了。偏偏的我外甥鄧九如，他就就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寧婆娘

且說衆人聽了武平安之言，更覺詫異。縣官問道：『鄧九如多大了？』武平安說：『今年纔七歲。』縣官說：『他小小年紀，如何也死了呢？』武平安道：『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小人一時性起，就將他踢了一頓脚，他就死在山窪子裏咧。』又問了問劉繹，劉繹也就招認因貧起見，就幫著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俱供是實。一齊寄監。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他却奔至一家，正是學究方善，乃是一個飽學的寒儒。家中並無多少房屋，只是上房三間，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那包世榮投到他家，就在這屋內居住。只因受的這樣辛苦，又如此驚嚇，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方覺好些。一日，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鍋，看了看拿至銀鋪內去贖成色，恰被宋升看見，說成窩家，扭至縣內，已成訟案。即有人送了信來。玉芝小姐一聽他爹多遭了官司，那裏還有主意，便哭哭啼啼。家中又無別人，幸喜街坊有個寧媽媽。這媽媽聽見此事有些不平，連忙來到方家，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寧媽媽好生不忍。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就央求他到監中去看視那媽媽滿口應承，即到了平縣。誰知那些衙役快頓俱與他熟識，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便領他到監中看視。見了方先生，又向衆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並問官府審的如何。方先生說：『自從到時剛要過堂，不想爲什麼包相爺的姪兒一事，故此未審。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無暇及此。』方善又問了問女兒玉芝，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寧媽媽道：『我有一事相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著個榮相公，名喚世寶。我見他相貌非凡，品行出衆，而且又是讀書之人，堪與我女兒配偶。求媽媽玉成其事。』寧婆婆道：『先生現遇此事，何必忙在此一時呢？』方善道：『媽媽不知我家中並無多餘的房屋，而且又無僕婦丫鬟，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山李下之嫌疑。莫若把此事說定了，他與我有翁婿之誼，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別人也就無的說了。我的主意已定，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榮相公看了，他倘若不允，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他再無不應之理。全仗媽媽玉成。』寧媽媽道：『先生只管放心。』方善又囑託家中照料，寧婆婆都一一應允。急忙回來先見了玉芝，即告訴他先生在監之事。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現有書信在此，說：『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也活該是千里婚姻一線牽了。』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也就不言語了。婆婆問道：『這榮相公在書房裏麼？』玉芝無奈答道：『現在書房，因染病纔好，尙未全愈。』媽媽說：『待我看去。』來到廂房門口，故意高聲問道：『榮相公在屋裏麼？』只聽裏面應道：『小生在此。不知外面何人，可請進來。』

坐。『媽媽來至屋內一看，見相公伏枕而臥，雖是病容，果然清秀。便道：『老身姓寧，乃是方先生的近鄰。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方先生却託我帶了一個字柬給相公看看。』說罷，從袖中取出遞過。三公子拆開看畢，說道：『這如何使得？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尙未答報。況且又無父母之命，如何敢做。』寧婆婆道：『相公這話就說差了。此事原非相公本心，却是出於方先生之意。再者，他因家下無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是以託老身多多致意。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何妨應允了此事，再商量著救方先生呢？』三公子一想，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而且又名分攸關，倒是應了的是。寧婆見三公子沉吟，知他有些允意。又道：『相公不必猶疑。這玉芝小姐量相公也未見過，真是生的端莊美貌，賽畫似的。而且賢德過人，又兼詩詞歌賦無不通曉，皆是跟他父親學的。至於女工針黹，更是精巧非常。相公若是允了，真是天配良緣哪。』三公子道：『多承媽媽分心，小生應下就是了。』寧婆婆道：『相公既然應允，大小有點聘定，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三公子道：『聘禮儘有，只是遇難奔逃，不曾帶在身邊。這便怎麼處？』寧婆婆道：『相公不必爲難。只要相公拿定主意，不可食言就是了。』三公子道：『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寧婆婆道：『相公實在說的不錯。俗語說的好，「知恩不報恩，枉爲世上人。」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想個什麼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呢？』三公子說：『若要救方夫子，極其容易。只是小生病體甫愈，不能到縣。若要寄一封書信，又怕無人敢遞去，事在兩難。』寧媽媽說：『相公若肯寄信，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三公子說：『媽媽送這書信，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要見縣官，而爲投遞。他若不開中門，縣官不見，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媽媽，你可敢去嗎？』寧媽媽說：『這有甚麼難呢？待我取筆硯來，相公就寫起來。』說著話，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又在那書夾子裏取了個封套箋紙，遞與三公子。三公子拈筆在手，只覺得手顫，再也寫不下去。寧媽媽說：『相公素日喝冷酒嗎？』三公子說：『媽媽有所不知。我病了二天，水米不曾進，心內空虛，如何提的起筆來。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不然，我實實寫不來的。』寧婆婆道：『既然如此，我做一碗湯來，喝了再寫如何？』三公子道：『多謝媽媽。』寧婆婆離了書房，來至玉芝小姐屋內，將話一一說了。玉芝聽了此話，暗道：『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此人必有來歷。』忙與寧媽媽商議，又無葷腥，只得做碗素麵湯，滴上點香油兒。寧媽媽端至書房，向公子道：『湯來了。』公子掙扎起來，已覺香味撲鼻，連忙喝了兩口，說：『很好！』及至將湯喝完，兩鬢額角已見汗，登時神清氣爽，略略歇息，提筆一揮而就。寧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迅速之極，滿心歡喜，說道：『相公寫完了，念與我聽。』三公

子說：『是念不得的，恐被人竊聽了去，走漏風聲，那還了得！』寧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不戴頭巾的男子，惟恐書中有了舛錯，自己到了縣裏，是要吃眼前虧的。他便搭訕著，袖了書信，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叫小姐看了。小姐暗暗歡喜，深服爹爹眼力不差。便把不是榮相公，却是包公子，他將名字顛倒，瞞人耳目，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如今他這書上寫著，奉相爺諭進京，不想行至松林，遭遇凶事，險些被害的等情。媽媽只管前去投遞，是不妨事的。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婆子聽了，樂的兩手拍不到一塊，急急來至書房，先見了三公子，請罪道：『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多有簡慢。望乞公子爺恕罪。』三公子說：『媽媽悄悄，千萬不要聲張。』寧婆婆道：『公子爺放心。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再也沒人聽見。求公子將書信封妥，待婆子好去投遞。』三公子這裏封信，寧媽媽他便出去了。不多時，只見他打扮的齊整，雖無綾羅緞疋，却也乾淨樸素。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他鬚髮奉聖旨的一般，打開衫子，揣在貼身胸前，挂腰子裏。臨行又向公子福了一福，方纔出門，竟奔平縣而來。剛進衙門，只見從班房裏出來了一人，見寧婆婆道：『哟，老寧，你這個樣子，怎麼來了？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寧婆婆道：『你不要胡說。我問你，你兒是誰的班？』那人道：『今兒是魏頭兒。』一壁說著，叫道：『魏頭兒，有人找你。這個可是熟人。』早見魏頭兒出來，寧婆婆道：『原來是老舅該班呢。辛苦咧！沒有甚麼說的好兄弟，姐姐勞動勞動你。』魏頭兒說：『又是什麼事？昨日進監探老方，許了我們一個酒兒，還沒給我喝呢。今日又怎麼來了？』寧婆婆道：『口子大小總要縫，事情也要辦。姐姐今兒來，特爲此一封書信，可是要親面見你們官府的。』魏頭兒聽了道：『哎，哟，你越鬧越大咧，衙門裏遞書信，或者使得我們官府，也是你輕易見得的。你別給我鬧亂兒了。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寧婆婆道：『傻兄弟，姐姐是做甚麼的。當見的我纔見呢，橫豎不能叫你受熱。』魏頭兒道：『你只管這們說，我總有點不放心。倘或鬧出亂子，那可不是頑的。』旁邊有一人說：『老魏，你忒膽小咧。他既這們說，想來有拿手，是當見的。你只管回去。老寧不是外人，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寧婆婆道：『有咧，姐姐請你二人。』說話間，魏頭兒已回稟了出來道：『走罷！官府叫你呢。』寧婆婆道：『老舅，你還得辛苦辛苦。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叫我告訴衙內，不開中門不許投遞。』魏頭兒聽了，將頭一搖，手一擺，說：『你這可胡鬧，爲你這封信要開中門，你這不是攪麼？』寧婆婆說：『你既不開，我就回去。』說罷，轉身就走。魏頭兒忙攔住道：『你別走吓！如今已回明了，你若走了，官府豈不怪我？這是什麼差事呢？你真這麼著，我了不了呀！』寧婆見他著急，不由笑道：『好兄弟，你不要著急，你只管回去。你就說我說的，此事要緊，不是尋常書信，必

須開中門方肯投遞。管保官府見了此書，不但不怪。——巧咧，咱們姐們還有點彩頭兒呢。」孫書吏在旁聽寧婆之話有因，又知道他素日爲人再不幹荒唐事，就明白書信必有來歷，是不能不依著他，便道：「魏頭兒，再與他回稟一聲，就說他是這們說的。」魏頭兒無奈，復又進去，到了當堂。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正與縣官要主意呢。忽聽差役回稟，有一婆子投書。依縣官是免見，還是蔣爺機變，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便在旁說：「容他相見何妨。」去了半晌，差役回稟，又說：「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他說有要緊事呢。」縣官聞聽，不覺沉吟，料在必有關係，即吩咐道：「就與他開中門，看他是何等書信。」差役應聲開放中門，出來對寧婆道：「全是你纏不清，差一點我沒吃上，快走罷！」寧婆不慌不忙，邁開尺半的花鞋，「咯噠」「咯噠」進了中門，直上大堂，手中高舉書信，來至堂前。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手擎書信，縣官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差人剛要上前，只聽婆子道：「此書須太爺親接，有機密事在內。」來人吩咐的明白。縣官聞聽事有來歷，也不問是誰，就站起來，出了公座，將書接過。婆子退在一旁，拆閱已畢，又是驚駭，又是歡悅。蔣平已然偷看明白，便向前道：「貴縣理宜派轎前往。」縣官道：「那是理當如此。」此時包旺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就要跟隨前往。趙虎也要去，蔣爺攔住道：「你我奉相命，各有專司，比不得包旺，他是當去的。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趙虎道：「四哥說的有理，咱們就在此等罷。」差役魏頭兒聽得明白，方纔放心。只見寧婆道：「婆子回稟老爺，既叫婆子引路，他們轎夫腿快，如何跟的上與其空轎攬著，莫若婆子坐上，又引了路，又不誤事，又叫包公子看著，知是大爺敬公子之意。」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兒，即吩咐：「既如此，你即押轎前往。」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且說縣尹吩咐寧婆坐轎去接，那轎夫頭兒悄悄說：「老寧吓，你太受用了。你坐過這個轎嗎？」婆子說：「你夾著你那個窮罷。就是這個轎子，告訴你說罷，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此時包旺已然乘馬，又派四名衙役跟隨，簇擁著去了。縣官立刻升堂，將宋升帶上，說他誣告良人，掌了十個嘴巴，逐出衙外。即吩咐帶方善、方善上堂。太爺令去刑具，將話言明，又安慰了他幾句。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心中快樂之極，滿口應承：「見了公子，定當替老父台

分解。」縣官吩咐看坐，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不多時，三公子來到，縣官出迎，蔣、張、趙三位亦皆迎了出來。公子即要下轎，因是初愈，縣官吩咐擡至當堂。蔣平等亦俱參見。三公子下轎，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縣官說公子讓至書房，備辦酒席，大家遜坐。三公子與方善上坐，蔣、張、趙左右相陪，縣官坐了主位。包旺自有別人款待，飲酒敘話。縣官道：「敝境出此惡事，幸將各犯拿獲，惟鄧九如不知下落，武平安雖說已死，此事還須細查。相爺跟前，還望公子善言。」公子滿口應承，却又託付照應舍親方夫子並寧媽媽。惟有蔣平等奉相諭訪查韓彰之事，說明他三人還要到翠雲峯探聽探聽，也不待席終，便先告辭去了。這裏方先生辭了公子，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又與寧媽媽道乏。他父女歡喜之至，自不必說。三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不必細表。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至翠雲峯靈佑寺廟內，見了和尚，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和尚說道：「三位來的不巧，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今早就走了。」三人聽了，不由的一怔。蔣爺道：「我二哥可曾提往那裏去麼？」和尚說：「小僧已曾問過韓爺說：『丈夫以天地爲家，焉有定蹤？』信步行去，不知去向。」蔣爺聽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此事雖是我做的不好，然而皆因五弟而起，致令二哥飄流無定。如今鬧的連一個居住之處也是無有，這便如何是好呢？」張龍說：「四兄不必爲難，咱們且在這方近左右訪查訪查，再做理會。」蔣平無奈，只得說道：「小弟還要到韓老伯墳前看看，莫若一同前往。」說罷，三人離了靈佑寺，慢慢來到墓前，果見有新化的紙灰。蔣平對著荒坵，又歎息了一番，將身跪倒拜了四拜。趙虎說：「既找不著韓二哥，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爲是。」蔣平道：「今日天氣已晚，趕不及了，只好仍在廟中居住，明早回縣便了。」三人復回至廟中，同住雲堂之內，次日即回平縣而去。你道韓爺果真走了麼？他却仍在廟內，故意告訴和尚，倘若他等找來，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他却和尚屋內住了。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因此失了機會，不必細述。且言蔣爺三人回到平縣，見了三公子，說明未遇韓彰，只得且回東京，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已將旅店行李取來，派了四名衙役，却先到了方先生家，敘了翁婿之情，言明到了開封，稟明相爺，即行納聘。又將寧媽媽請來道乏。然後大家方纔動身，竟奔東京而來。一日，來到京師進城之時，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進署見過相爺，先回明未遇韓彰，後言公子遇難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不多時，三公子來到，參見了包公。包公問他如何遇害。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姪兒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也說了

一遍。包公疼愛公子，滿口應允，全在自己身上。三公子又讚平縣縣官很爲姪兒費心，不但備了轎子送來，又派四名衙役護送。包公聽了，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並寫回信道乏答謝。不幾日間，平縣將武平安、劉秀、劉獬一同解到。包公又審訊了一番，與原供相符。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劍斃了；將劉秀、劉獬定了斬監候。此案結後，包公即派包興齋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送至合肥縣小包村，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候三公子考試之後，再行授室。自己具了稟帖，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聯此婚姻，皆是自己的主意，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三公子又叫包興暗訪查鄧九如的下落。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獨與寧老先生合的來，也是前生的緣分。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紋銀百兩，庫緞四疋，賞給寧婆，以爲養老之資。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到了公所，諸位英雄俱各見了，單單不見了南俠，心中就有些疑惑，連忙問道：「展大哥那裏去了？」盧方說：「三日前起了路引，上松江去了。」蔣平聽了，著急道：「這是誰叫展兄去的？大眾爲何不攔阻他呢？」公孫先生說：「劣兄攔至再三，展大哥斷不依從。自己見了相爺，起了路引，他就走了。」蔣平聽了，跌足道：「這又是小弟多說不是了！」王朝問道：「如何是四弟多話的不是呢？」蔣平說：「大哥想前次小弟說的言語，叫展大哥等我找了韓二哥回來做爲內應，句句原是實話；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了，當做激他的言語，竟自一人前去。衆位兄弟，有所不知。我那五弟做事有些詭詐。展大爺去若有些差池，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麼？」王朝聽了，便不言語。蔣平又說：「此次小弟沒有找著二哥，昨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約會著展兄同到茉莉村，找著雙俠丁家二弟兄，大家商量個主意，找著老五，要了「三寶」，一同前來以了此案。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此事倒要大費週折了。」公孫策說：「依四弟怎麼樣呢？」蔣爺道：「再無別的主意，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稟明相爺，且到茉莉村，見機行事便了。」大家聞聽，深以爲然。這且不言。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自己暗想道：「蔣澤長說話帶激，我若真個等他，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莫若回明恩相，起個路引，單人獨騎前去。」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帶了路引，來至松江府，投了文書，要見太守。太守連忙請至書房。展爺見了太守，年紀不過三旬，旁邊站一老管家。正與太守談話時，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便向老管家招手兒。管家退出，二人咬耳。管家點頭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回身退出。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敘話。展爺不解何意，只得來至後面。剛坐下，只見丫髻僕婦簇擁著一位夫人，見了展爺，連忙納頭便拜，連太守等也俱各跪下。展爺不知所措，連忙伏身還



禮不疊，心中好生納悶。忽聽太守道：『恩人，我非別個，名喚田起元，賤內就是金玉仙，多蒙恩公搭救，脫離了大難，後因考試得中，即以外任擢用。不幾年間，如今叨恩公福庇，已做太守，皆出於恩公所賜。』展爺聽了，方纔明白，即請夫人迴避。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展爺並皆扶起。仍然至外書房，已備得酒席。飲酒之間，田太守因問道：『恩公到陷空島何事？』展爺便將奉令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田太守吃驚道：『聽得陷空島道路崎嶇，山勢險惡，恩公一人如何去得？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他既歸入山中，難免埋伏圈套。恩公須熟思之方好。』展爺道：『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却是道義相通，平素又無仇隙。見了他時，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他若省悟，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並不是諄諄與他對壘，以死相拚的主意。』太守聽了，略覺放心。展爺又道：『如今奉懇太守，倘得一人熟識路境，帶我到廬家莊，足見厚情。』太守連連應允：『有，有。』即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不多時，余彪來到。見此人有五旬年紀，身量高大，參見了太守，又與展爺見了禮。便備辦船隻，約於初鼓起身。展爺用飯畢，略爲歇息，天已掌燈，急急扎束停當，別了太守，同余彪登舟，撐至廬家莊，到飛峯嶺下將舟停住。展爺告訴余彪說：『你在此探聽三日，如無音信，即刻回府稟告太守。候過旬日，我若不到，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余彪領命。展爺乘舟上嶺。此時已有二鼓，趁著月色來至廬家莊。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有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推了推却是鎖著。彎腰檢了一塊石片，鼓著柵欄，高聲叫道：『裏面有人麼？』只聽裏面應道：『什麼人？』展爺道：『俺姓展，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裏面道：『莫不是南俠稱御貓護衛展老爺麼？』展爺道：『正是。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裏面道：『在家。在家。等了展老爺好些日子，略爲少待，容我稟報。』展爺在外歇等多時，總不見出來，一時性發，又鼓又叫，忽聽得從西邊來了一個人，聲音却是醉了一般，唧唧囁囁道：『你是誰？吓半夜三更，這們大呼小叫的。你若等不得，你敢進來，算你是好的。』說罷，他却走了。展爺不由的大怒，暗道：『可惡！這明是白玉堂吩咐，故意激怒於我。諒他縱有埋伏，吾何懼哉！』想罷，將手攀住柵欄，一翻身兩腳飄起，倒垂勢用脚扣住，將手一鬆，身體捲起，斜刺裏抓住牆頭，兩脚一拱上了牆頭，往下窺看，却是平地。轉身落下，竟奔廣梁大門而來。仔細看時，門是封鎖。又到兩旁房屋看了，連個人影兒也無。只得復往西去，又見一個廣梁大門，與這邊的一樣。上了臺階一看，雙門大開，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懸鐵絲燈籠，上面有硃紅的「大門」二字。迎面影壁上掛著一個綉燈，上寫「迎祥」二字。展爺暗道：『姓白的必是在此了。待我進去，看看如何。』一面邁步，一面留神，却用脚尖點地而行。轉過影壁，早見垂花二

門，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些。展爺只得跨上臺階，進了二門，仍是滑步而行。正中五間廳房，却無燈光，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不知是何所在。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又有臺階，比二門又覺高些。展爺猛然省悟，暗道：『是了！他這房子竟是隨山勢蓋的。』上了臺階，往裏一看，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俱是燈燭輝煌，門却開在儘北頭。展爺暗說：『這是甚麼樣子？好！好！五間平臺，如何不在正中開門，在北間開門呢？可見山野與人家住房不同，只知任性，無論樣式。』心中想著，早已來至遊廊。到了北頭，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廳，將滑子撥開，往裏懷一帶，覺得甚緊，只聽「咯吱吱」「咯吱吱」「亂響。開門時見迎面有桌，兩邊有椅，早有一人進裏間屋去了，並且看見衣袂是松綠的花氈。展爺暗道：『這必是白老五，不肯見我，躲向裏間去了。』連忙滑步跟入裏間，掀起帳簾，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却露了半面，頗似玉堂形象。又有一個帳簾相隔。展爺暗道：『到了此時，你縱然羞愧見我，難道你還跑的出這五間軒子去不成？』趕緊一步，已到門口，掀起帳簾一看，這三間却是連連燈光，照耀真切。見他背面而立，頭戴武生巾，身穿花氈，露著藕色襯袍，足下官靴，儼然白玉堂一般。展爺呼道：『五賢弟，講了！何妨！不見。』呼之不應，及至向前一拉，那人轉過身來，却是一燈草做的假人。展爺說聲：『不好！吾中計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且說展爺纔待轉身，那知早將鎖籠踏著，登時翻了木板，落將下去。只聽一陣鏗聲亂響，外面眾人嚷道：『得咧！得咧！』原來木板之下，半空中懸著一個皮兜子，四面皆是活套，再也不能扎掙。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早有人從下面東明兒開了樞扇，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先把寶劍摘下來，後把展爺網縛住了。網縛之時，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話兒。展爺到了此時，只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又聽有個莊丁說：『咱們員外同客飲酒，正入醉鄉。此時天有三鼓，暫且不必回稟，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內收起來。我先去找著何頭兒，將這寶劍交明，然後再去回話。』說罷，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走不多時，只見有個石門，却是由山根開鑿出來的，雖是雙門，却是一扇活的，那一扇隨石的假門。假門上有個大銅環。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撐開，剛剛進去一人，便把展爺推進去。莊丁一鬆手，銅環往回裏一拽，那門就關上了。此門非從外面拉環，是再不能開的。展爺到了裏面，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原來裏面是個嘎嘎形兒，全無抓手，用油灰抹亮，惟獨當中却有一縫，望

時可以見天。展爺明白，叫道：「天窟借著天光，又見有一小橫匾，上寫『氣死貓』三個紅字。匾是粉白地的。展爺到了此時，不覺長歎一聲道：『哎，我展熊飛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不想今日誤中奸謀，被擒在此。』」剛然說完，只聽有人叫苦，把個展爺倒嚇了一跳，忙問道：『你是何人？快說！』那人道：『小人姓郭名彰，乃鎮江人氏。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將我父女搶至莊上，欲要將我女兒與他五員外爲妻。就把我網起來，監禁在此。』展爺聽罷，怒沖斗牛，一聲怪叫道：『好白玉堂，吓你作的好事，你還稱甚麼義士！你只是綠林強寇一般。我展熊飛能出此陷阱，我與你誓不兩立。』郭彰又問了問展爺因何至此。展爺說了一遍。忽聽外面嚷道：『帶刺客帶刺客員外立等。』此時已交四鼓，早見嚶嚶鳴石門已開。展爺正要見白玉堂，述他罪惡，替郭老辨冤，急忙出來問道：『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我正要見他。』氣忿忿的，邁開大步，跟莊下至廳房以內，見燈燭光明，迎面設著酒筵，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却是白面判官柳青，傍邊陪坐的正是白玉堂。他明知展爺已到，故意的談笑自若。展爺見此光景，如何按納得住，雙睛一瞪，一聲吆喝道：『白玉堂，你將俺展某獲住，便要怎麼處？』白玉堂方纔回過頭來，佯作吃驚道：『噯呀，原來是展兄，手下人如何回我說是刺客呢？實在不知。』連忙過來親解其縛，又謝罪道：『小弟實實不知展兄駕到，只說擒住刺客，不料却是御貓，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又向柳青道：『柳兄不認得麼？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好本領，好劍法，天子親賜封號『御貓』的便是。』展爺聽了，冷笑道：『可見山野的綠林無知的草寇，不知法紀，你非君上，亦非官長，何敢妄言刺客二字。我展某今日誤墮於你等小巧奸術之中，遭擒被獲，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乃展某之大不幸也。』白玉堂聽了此言，心中以爲展爺是氣忿的話頭，他却嘻嘻笑道：『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從不打劫搶掠，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爲山賊盜寇？此言未免太過。』展爺惡睡一口道：『你此話誰講！既不打劫搶掠，何將郭老兒父女搶來，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那老兒不允，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似此行爲，非強寇而何？還敢大言不慚，說『俠義』二字，豈不令人活活羞死，活活笑死！』玉堂聽了，驚駭非常，道：『展兄此事從何說起？』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白玉堂道：『既有胡烈，此事便好辦了。展兄請坐，待小弟立剖此事。』急令人將郭彰帶來。不多時，郭彰帶到，伴當對他指著白玉堂道：『這是我家五員外。』郭老連忙跪倒，向上叩頭，口稱：『大王爺爺，饒命呀，饒命！』展爺在傍聽了，呼他大王，不由哈哈大笑，忿恨難當。白玉堂却笑著道：『那老兒不要害

怕。我非山賊盜寇，不是甚麼大王寨主。」伴當從傍道：「你稱呼員外。」郭老道：「員外在上，聽小老兒訴稟。」便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玉堂道：「你女兒現在何處？」郭彰道：「聽胡烈說，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不知是何處去了。」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不許提及郭老兒之事。倘有洩露，立追狗命。」伴當答應，即時奉命去了。少時同胡烈到來。胡烈面有得意，參見已畢。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笑容滿面道：「胡頭兒，你連日辛苦了！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胡烈道：「並無別事。小人正要回稟員外，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小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却與員外年紀相仿。小人見員外無家室，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不知員外意下如何？」說罷，滿面忻然，似頗得意。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並不動氣，反倒哈哈大笑道：「不想胡頭兒你竟爲我如此掛心，但只一件，你來的不多日期，如何深得我心呢？」原來胡烈他是弟兄兩個，兄弟名叫胡奇，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只聽胡烈道：「小人既來伺候員外，必當盡心報效。」白玉堂恨毒至甚，耐著性兒道：「好好！真正難爲你。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思？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胡烈此時，惟恐別人爭功，連忙道：「是小人自己已結，一團美意，不用員外吩咐，也無別人告訴。」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展兒可聰明？」展爺已知胡烈所爲，便也不言語了。白玉堂又問：「此女現在何處？」胡烈道：「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白玉堂道：「很好。」喜笑言開，湊至胡烈跟前，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砲，泰山山勢，將胡烈踢倒。急掣寶劍，將胡烈左膀砍傷，痛的個胡烈滿地打滾。上面柳青看了，白臉上一塊，紅一塊，心中好生難受，又不敢勸解，又不敢攔阻，只聽白玉堂吩咐，將胡烈撈下去，明日交松江府辦理。立刻喚伴當開後門，將郭老女兒抬轎叫丫鬟領至廳上，當面交與郭彰，又問他：「還有甚麼東西？」郭彰道：「還有兩個棕箱。」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擡來，叫他當面點明。郭彰道：「鑰匙現在小老兒身上，箱子是不用檢點的。」白爺叫伴當取二十兩銀子，賞了郭老，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水手二名，用妥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至瓜州，不得有誤。郭彰千恩萬謝而去。此時已交五鼓，這裏白爺笑盈盈的道：「展兒，此事若非兄台被擒在山窟之內，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爲，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但小弟的私事已結，只是展兒的官事如何呢？展兒此來必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入都，但是我白某就肯這樣隨了兄台去麼？」展爺道：「依你便怎麼樣呢？」玉堂道：「也無別的小弟，既將「三寶」盜來，如今展兒必須仍將「三寶」盜去。倘能如此，小弟甘拜下風，情願跟隨展兒上開封府去，如不能時，展兒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此話說至此，明露著叫展爺

從此後隱姓埋名，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展爺聽了，連聲道：『很好，很好。我須要問明，在於何日盜竇？』白玉堂道：『日期近了，顯得爲難。展兄如今定下十日限期，過了十日，展兄只可悄悄回開封府罷。』展爺道：『誰與你鬪口？俺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那時不要改口。』玉堂道：『如此很好。若要改口，豈是丈夫所爲？』說罷，彼此擊掌。白爺又叫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再說郭彰父女跟隨何壽來到船艙之內，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你被掠之後，在於何處？』增嬌道：『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看承的頗好。』又問：『爹爹如何能覓見著大王，就能釋放增嬌呢？』郭老便將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護衛展老爺號御貓的，多虧他見了員外，也不知是什麼大王，分晰明白，纔得釋放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正在談論之際，忽聽後面聲音：『頭裏船不要走了，五員外還有話說呢。快些擺住吓。』何壽聽了，有些遲疑道：『方纔員外吩咐明白了，如何又有話說呢？』只見那隻船弩箭一般，及至切近，見一人撲的一聲，跳上船來。趁著月色看時，却是胡奇，手持利刀，怒目橫眉道：『何頭兒且將他父女留下，俺要替哥哥報仇。』何壽道：『胡二哥此言差矣。此事原是令兄不是，與他父女何干。你有什么話，你找員外去。』胡奇聽了一瞪眼，一聲怪叫道：『何壽！你敢不與我留下麼？』何壽道：『不即便怎麼樣？』胡奇舉起樸刀，就欲將下來。何壽却未防備，不曾帶得利刃，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將刀迎住。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疊疊連聲喊叫：『救人呀！救人！』胡奇與何壽動手，究竟跳板輪轉太夯，何壽看看不敵，可巧腳下一跳，就勢落下水去。兩個水手一見，也就跳在水內。胡奇滿心得意，郭彰五內著急，忽見上流頭趕下一隻快船，上有五六個人，聲聲喝道：『你這廝不知規矩！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你是晚生後輩呀，如何擅敢害人，壞人名頭？俺來也！你往那裏跑？』將身一縱，要跳過船來。不想船離過遠，脚剛踏著船邊，胡奇用樸刀一擡，那人將身一閃，只聽『撲咚』一聲，也落下水去。船已臨近，上面『嗖』『嗖』的跳過三人，將胡奇裹住，各舉兵刃。好胡奇力敵三人，全無懼怯。誰知那個先落水的，探出頭來偷看熱鬧，見三個夥伴逼住胡奇，看看離自己不遠，他却用兩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往下一擺，只聽『撲咚』掉在水內。那人却提定兩腳不放，忙用鈎篙搭住，拽上船來。網好。衆人七手八腳，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竟奔蘆花蕩而來。原來此船乃丁家夜巡船，因聽見有人呼救，急急向前，救了郭老父女。趕至泊岸，大家一同到了茉莉村，先著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弟兄二人聽了，連忙來待客廳上。先把郭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然後將郭彰帶上來，細細追問情由。又將胡奇來歷問明，方知他是新近來的，怨不得不知規矩則例。正在訊問間，忽見丫鬚進

來道：『太太叫二位官人呢。』不知丁母爲著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設機謀夜投蚯蚓窟

且說丁家弟兄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弟兄二人往後而來。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衆丫鬢圍著問他。郭增嬌使將爲何被掠，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剛說至此，跟小姐的親近丫鬢，就追問起姓展的是何等樣人。郭增嬌道：『聽說是什麼御貓兒，現在也被擒困住了。』丫鬢聽至展爺被困，就告訴了小姐。小姐暗暗吃驚，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自己帶了郭增嬌來至太太房內。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因疼女婿的心盛，立刻叫他二人及至兆蘭二人來。至太太房中，見小姐躲出去了，丁母面上有些怒色，問道：『你妹夫展熊飛來至松江，如今已被人擒獲，你二人可知道麼？』兆蘭道：『孩兒等實實不知。只因方纔問那老頭兒，纔知展兒早已在陷空島呢。他其實並未上茉莉村來。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丁母道：『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進去呢，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倘有差池，我是不依的。』兆蘭道：『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請母親安歇罷。』二人來到廳上，即派妥當伴當四名，另備船隻，將棕箱擡過來，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此時天已黎明，大爺便向二爺商議，以送胡奇爲名，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丁二爺深以爲然。次日，便備了船隻，帶上兩個伴當，押著胡奇並原來的船隻，來至盧家莊內。早有人通知白玉堂，白玉堂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說胡奇替兄報仇之信，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將郭彰父女救了，料定茉莉村必有人前來。如今聽說了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心中早已明白。連忙迎出門來，各道寒暄，執手讓至廳房，又與柳青彼此見了。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又謝兆蘭護送之情，謙遜了半晌，大家就坐。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即留丁大爺飲酒暢敘。酒至半酣，丁大爺問道：『五弟一向在東京，作何行止？』白玉堂便誇張起來，如何寄箇留刀，如何忠烈祠題詩，如何萬壽山殺命，又如何攪擾龐太師誤殺二妾，漸漸說至盜「三寶」回莊。『不想目下展熊飛自投羅網，已被擒獲。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以禮相待。誰知他不懂交情。是我一怒，將他一刀……』剛說至此，只聽丁大爺不由的失聲道：『噯喲……』雖然「噯喲」出來，却連忙收神，改口道：『賢弟，你此事却鬧大了。豈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家的命官，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命，便是背叛，怎』

肯與你甘休事體不妥。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白玉堂笑吟吟的道：「別說朝廷不肯甘休，包相爺那裏得依；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小弟雖然糊塗，也不至於此，方纔之言特取笑耳。小弟已將展兒好好看承，候過幾日，小弟將展兒交付仁兄便了。」丁大爺原是個厚道之人，吃白玉堂這一番奚落，也就無話可說了。白玉堂却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兆蘭却也無可如何，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整整的悶了一天。到了掌燈之後，將有初鼓，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從何處過來，帶領著小主約有八九歲，長的方面大耳，面龐兒頗似盧方。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又對小主說道：「此位便是茉莉村丁大員外。小主上前拜見。」只見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口稱：「丁叔父上坐，姪兒盧珍拜見。奉母親之命，特來與叔父送信。」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連忙還禮。便問老僕道：「你主僕到此何事？」老僕道：「小人名叫焦能，只因奉主母之命，惟恐員外不信，特命小主跟來。我的主母說道：『自從五員外回莊以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並不面見，惟有傳話而已。所有內外之事，任意而為，毫無商酌。』我家主母也不計較於他。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在通天窟內，今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恐怕耽誤日期，有傷護衛展老爺，故此特派小人送信。大員外須急急寫信，小人即刻送至茉莉村交付二員外，早爲計較方好。」又聽盧珍道：「家母多多拜上了叔父。此事須要找著我爹爹，大家公同計議方纔妥當。叫姪兒告訴叔父，千萬不可遲疑，愈速愈妙。」丁大爺連連答應，立刻修起書來，交給焦能，連夜趕至茉莉村投遞。焦能道：「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抽空方好到茉莉村去；不然，恐五員外犯疑。」丁大爺點頭道：「既然如此，隨你的便罷了。」又對盧珍道：「賢姪回去，替我給母親請安。就說一切事體，我已盡知，是必趕緊辦理，再也不能耽延。勿庸掛念。」盧珍連連答應，同定焦能轉向後面，繞了幾個犄角，便不見了。且說兆蕙在家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至掌燈後，却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說道：「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要盤桓幾日方回來。」二爺細揣此事，好生的猶疑。這一夜何曾合眼。天未黎明，忽見莊丁進來報道：「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說給咱們大員外送信來了。」少時焦能進來，參見已畢，將丁大爺的書信呈上。二爺先看書皮，却是哥哥的親筆，然後開看，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不由的氣悶心中一轉，又恐其中有詐，復又生起疑來。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又來誑我來了罷。正在胡思，忽又見莊丁跑進來，報道：「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由東京而來，特來拜望，務祈一見。」二爺連聲道：「快請。」自己也就迎了出來。

彼此相見，各敘闊別之情，讓至客廳。焦能早已上前參見。盧方便問道：『你如何在此？』焦能將投書前來，一一回明。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方知展兒在陷空島被擒的話，說了一遍。盧方剛要開言，只聽蔣平說道：『此事只好衆位哥哥們辛辛苦苦，小弟是要告病的。』二爺道：『四哥何出此言？』蔣平道：『咱們且到廳上再說。』大家也不謙遜，盧方在前，依次來至廳上，歸坐獻茶畢。蔣平道：『不是小弟推諉，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我要露了面，反爲不美；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多半是痢疾，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慢說我不當露面，就是衆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不可叫老五知道。不過設著法子，救出展兒，取了三寶。至於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不定他歸服不歸服。巧咧，他見事體不妥，他還會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要是那們一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那纔是一網打盡，把咱們全著吃了呢。』二爺道：『四哥說的不差。五弟的脾氣竟是有。』徐慶道：『他若真要如此，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二爺笑道：『三哥又來了，你也要摸的著五弟呀。』盧方道：『似此如之奈何？』蔣平道：『小弟雖不去，真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二爺道：『四哥派小弟差使，小弟焉敢違命。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可怎麼樣呢？』蔣平道：『這倒不妨。現有焦能在此，先叫他回去，省得叫老五設疑。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指引路徑如何？』二爺道：『如此甚妙。但不知派我什麼差使？』蔣平道：『二弟你比大哥三哥靈便，沈重就得你擔。』第一先救展大爺，其次取回三寶。你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大哥三哥在五義廳的西竹林等候，彼此會了齊，一擁而入。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大家聽了，俱各歡喜。先打發焦能立刻回去，叫他知會了大爺放心，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不可有誤。焦能領命去了。這裏衆人飲酒吃飯，看看的天色已晚，大家飽餐一頓，俱各裝束起來。盧大爺、徐三爺先行了去了。丁二爺吩咐作當：『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倘有不到之處，我要重責的。』蔣平道：『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去。劣兄偶染微疾，不過歇息兩天就好了。賢弟治事要緊。』丁二爺別了蔣平，駕起小舟，竟奔蚯蚓嶺而來。到了臨期，辨了方向，與焦能所說無異，立刻乘舟上嶺，叫水手將小船放至蘆葦深處等候。兆惠上得嶺來，見蚯蚓小路崎嶇難行，好容易上到高峯之處，却不見焦能在此。二爺心上納悶，暗道：『此時已有二更，焦能如何不來呢？』就在平坦之地，趁著月色，往前面一望，便見碧澄澄一片水波，光華蕩漾，不覺詫異道：『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再細看時，洶湧異常，是無路可通。心中又是著急，又是懊悔，道：『早知此處有水，就不該在此約會，理當乘舟而入。又不見焦能，難道他們另有什麼詭計麼？』正在胡思



亂想，忽見順流而下，有一人竟奔前來。丁二爺留神一看，早聽見那人道：「二員外早來了麼？想老奴來遲。」兆慈道：「來的可是焦管家麼？」彼此相迎，來至一處。兆慈道：「你如何踏水前來？」焦能道：「前面乃青石潭，此是我們員外隨著天然勢修成的。慢說夜間看著是水，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也是一片大水。但凡不知道的，早已繞著路往別處去了。二爺請看，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這也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湊成的景緻，故取名叫做青石潭。」說話間，已然步下嶺來。到了潭邊，丁二爺漫步試探而行，果然平坦無疑，心下暗暗稱奇。焦能道：「過了青石潭，那邊有個立峯石，穿過松林，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此處比進莊門近多了。員外記明白了。老奴也就要告退了，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兆慈道：「有勞管家指引，請治事罷。」只見焦能往斜刺裏小路而去。丁二爺放心前進，果見前面有個立峯石，過了石峯，但見松柏參天，黑黯黯的一望無際，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噫，」「噫，」而來。轉眼間，又見正西一點燈光，也奔這條路來。丁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暗暗隱在樹後，正在兩燈對面。忽聽東北來的說道：「七哥方纔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也喝不了這些。我合李三兒商量好，莫若給姓展的送過一半去，咱們留一半受用。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說菜是剩的，酒是渾的，罈子也摔了，盤子碗也砸了，還罵了個河潤海乾。老七，你說可氣不可氣？」那東北來的人道：「六哥，如今咱們那裏還有個姓柳的呢？如今又添上茉莉村的丁大爺，天天一塊吃喝，吃喝完了，把他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己的窟兒裏一罈，也不叫人家出來，又不叫人家走，鬍鬚怕洩了什麼天機似的。六哥你說，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改的還了得麼？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喝呢，偏偏那姓柳的要聽什麼「三寶」，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六哥，你不用抱怨了。此時差使，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等著咱們大員外來了，再說罷。」正西的道：「可不是這麼呢，只好混罷咧。」說罷，二人各執燈籠，分手散去。不知他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外號兒叫搖幌山；那正東北來的姓費行七，外號兒叫爬山蛇。他二人路上說話，不提防樹後有人竊聽。姚六走的遠了，這裏費七被丁二爺追上，從後面一伸手將脖子掐住，按倒在地，道：「費七，你可認得我麼？」費七細細

一看道：「丁二爺，爲何將小人擒住？」丁二爺道：「我且問你，通天窟在於何處？」費七道：「從此往西去不遠，往南一梢頭，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那就是通天窟了。」二爺道：「既然如此，我合你借宗東西，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道：「二員外，你老讓我就來。我好脫衣裳呀。」丁二爺將他一提，攏住髮辮道：「快脫。」費七無奈，將衣裳脫下。丁二爺拿了他的搭包，將他細縛結實。又把一塊衣襟塞住道：「小子，你在此等到天亮，橫豎有人前來救你。」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披了衣服，竟奔通天窟而來。果然隨山石門，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已聽見有人唱：「有一個柳迎春哪，他在那個井呵，井呵唔邊哪，汲汲吓水啲！」丁二爺高聲叫道：「李三哥，李三哥。」只聽醉李道：「誰呀？」出來將二爺一看道：「噯呀！少會呀。尊駕是誰呀？」二爺道：「我姓費，行七，是五員外新挑來的。」說話間，已將腰牌取出，給他道：「我奉員外之命，因姚六回了員外，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摔砸了，員外不信，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呢。」醉李聽了道：「好兄弟，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他沒有一頓不鬧的。」丁二爺道：「員外立等，你不開門，怎麼樣呢？」醉李道：「七兄弟，勞你的駕罷。你把這邊假門的銅環拿住了，往懷裏一帶，那邊的活門就開了。哥哥喝的成了個醉泡兒，那裏有這樣的力氣呢？你拉門，哥哥叫姓展的好不好？」丁二爺就上前攏住銅環，往懷裏一拉，輕輕的門就開了。醉李道：「展老爺，展老爺，我們員外請你老呢。」只見裏面出來一人道：「蚤夜之間，你們員外又請我作甚麼？難道我怕他有甚麼埋伏麼？快走快走！」丁二爺見展爺出來，將手一鬆，那石門已然關閉。向前引路，走不多遠，便煞住脚步，悄悄的道：「展兄可認得小弟麼？」展爺猛聽見，方細細留神，認出是兆慈，不勝歡喜道：「賢弟從何而來？」二爺便將眾兄弟俱各來了的話說了。悄悄來至五義廳東竹林內，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快到連環窟催取「三寶」。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到了竹林衝要之地，展爺便煞住脚步，竟奪截取「三寶」。不多時，只見白福提著燈籠，托著包袱，一壁唱著，一壁回頭往後瞧。越唱越瞧的利害，心中有些害怕，覺得身後有些聲響。將燈往身後一照，仔細一看，却是根刺扎在衣襟之上，口中啣嚙道：「我說是甚麼響呢？怪害怕。原來是他呀。」連忙擲下燈籠，放下包袱，回身摘去根刺。轉臉一看，燈籠滅了，包袱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小，剛要找尋，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白福你可認得我麼？」白福仔細看時，却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這是何苦呢？」展爺道：「好小子放心，我斷不傷害於你。你須在此歇息歇息，再去不遲。」說話間，已將他雙手背剪。白福道：「怎麼，我這麼歇息麼？」展爺道：「你這麼著不舒

服，莫若爬下……」將他兩腿往後一撥，手却往前一按。白福如何站得住，早已爬伏在地。展爺見傍邊有一塊石頭，端起來道：「我與你蓋上些兒，怕著了涼。」白福暖呀道：「展老爺，這個被兒太沉！小人不冷，不勞展老爺疼愛我。」展爺道：「動一動我瞧瞧，如若嬌輕，我再給你蓋上一個。」白福忙接言道：「展老爺，小人就只蓋一個被的命，若是再蓋上一塊，小人就折受死了。」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便奔樹根之下，來取包袱。誰知包袱却不見了。展爺吃這一驚，可也不小。正在詫異間，只見那邊人形兒一幌，展爺趕步上前。只聽「啾啾」一聲，那人笑了。展爺倒嚇了一跳，忙問道：「誰？」一壁問，一壁看，原來是三爺徐慶。展爺使問：「三弟幾時來的？」徐爺道：「小弟見展兒跟下他來，惟恐三寶有失，特來幫扶。不想展兒只顧給白福蓋被，却把包袱拋露在此。若非小弟收藏，這包袱又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了。」說話間，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遞給展爺。展爺問他如何知道此石之下可以藏得包袱。徐爺說：「這陷空島大小去處，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小弟沒有不知道的。」展爺點頭道：「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二人離了松林，竟奔五義廳而來。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著酒席，丁大爺坐在上首，柳青坐在東邊，白玉堂坐在西邊，左脅下帶著展爺的寶劍。見他前仰後合，信口開言道：「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或將他革了職，連包相也得處分，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方纔出這口惡氣。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怎麼見我怎麼對得過開封府？」說罷，哈哈大笑，上面丁兆蘭却不言語，柳青在傍，連聲誇讚。外面衆人俱各聽見。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一時性起，手持利刃，竟奔廳上而來。進得門來，口中說道：「姓白的，先吃我一刀。」白玉堂正在那裏談的得意，忽見刀來，忙取腰間寶劍——罷咧，不知何時失去。誰知丁大爺見徐爺進來，白玉堂正在出神之際，已將寶劍竊到手中。白玉堂因無寶劍，又見刀臨切近，將身向傍邊一閃，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只聽拍的一聲，將椅背砍得粉碎。徐爺又掄刀砍來。白玉堂閃在一旁，說道：「姓徐的，你先住手。我有話說。」徐爺聽了道：「你說你說。」白玉堂道：「我知你的來意，知道拿住展昭，你會合了家兄弟前來救他。但我有言在先，已向展昭言明不拘時日，他如能盜回「三寶」，我必隨他到開封府去。他說只用三天即可盜回。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恐傷他的臉面。今仗著人多，欲將他救出，「三寶」也不要了，也不管姓展的怎麼回覆開封府，怎麼慶顏見我，你們不要臉，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麼？」徐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姓白的，你還作夢呢！即回身大叫：『展大哥，快將「三寶」拿來。』早見展爺托定「三寶」，進了廳內，笑吟吟的道：『劣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將「三寶」取回。

特來呈閱。」白玉堂忽然見了展爺，心中納悶，暗道：「他如何能出來呢？」又見他手托「三寶」，更覺詫異。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心中暗想道：「我如今要隨他們上開封府，又滅了我的銳氣；若不同他們前往，又失却前言。」正在爲難之際，忽聽徐爺嘆道：「姓白的事到如今，你又有何說？」白玉堂正無計脫身，聽見徐爺之言，他便拿起砍壞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徐爺急忙閃過，持刀砍來。白玉堂手無寸鐵，便將葱綠警脫下，從後身脊縫撕爲兩片，雙手掄起，將開利刀，急忙出了五義廳，竟奔西邊竹林而去。盧方向前說道：「五弟且慢，愚兄有話與你相商。」白玉堂並不答言，直往西去。丁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相強，也就不好追趕。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白玉堂恐他趕上，到了竹林密處，即將一片葱綠警搭在竹子之上。徐爺見了，以爲白玉堂在此歇息，躡足潛蹤，趕將上去，將身子往前一躍，往下一按，一把抓住，道：「老五呀，你還跑到那裏去？」用手一提，却是半片綠警，玉堂不知去向。此時徐爺暗想，追趕不及，暫且不表。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忽見徐爺等進來，徐爺就與白五爺交手，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自己一想：「我若偷偷兒的溜了，對不住衆人；若與他等交手，斷不能取勝。」想了一陣，沒有主意，臨了說不得縮著膽子，只好避過之乎也。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兄弟說道：「你我仍須到竹林裏尋五弟去。」展爺等說道：「大哥所言甚是。」正要前往，只見徐爺回來，說道：「五弟業已過了後山，去的影蹤不見了。」盧爺跌足道：「衆位賢弟不知，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林的江岔子，越過水面，那邊松江橋是捷徑之路，外人皆不能到。五弟在山時，他自己練的獨龍橋，乃是一根大鐵鍊，有橋二根，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那泊岸之上，當中就是鐵鍊。五弟他因不知水性，他就生心暗練此橋，以爲自己能在水上飛騰越過，也是一片好勝之心。不想他閒時治下，竟爲今日忙時用了。」衆人聽了，俱各發怔。忽聽丁二爺道：「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大家忙問甚麼話。丁二爺道：「蔣四哥早已說過，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巧喇，他要自行投到，把衆兄弟們一網打盡。看他這個光景，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呢？」丁二爺道：「這倒不妨，幸好將三寶盜回，二位兄長亦可以交差，盡的過臉兒去。」丁大爺道：「天已亮了，莫若俱到舍下，與蔣四哥商量個主意纔好。」盧爺吩咐水手預備船隻，便一同上船，竟奔茉莉村去了。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竟奔後山而來。到了山根之下，以爲飛身越渡，可到松江。仔細看時，這一驚非小。原來鐵鍊已斷，沉落水底。玉堂又是著急，又是爲難，又恐後面有人追來，忽聽蘆葦之中，「咿呀」「咿呀」，搖出一隻小小漁船。玉堂滿心歡喜，連忙喚道：「那漁船快向這邊來，將俺渡到那邊，自有重謝。」只見那船上搖櫓的却是個

年老之人，對著白玉堂道：『老漢以捕魚爲生，清早利市，豈不誤了生理？未能遵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到了那邊，我加倍賞你如何？』漁翁道：『既如此，千萬不可食言！老漢渡你就是了。』說罷，將船搖至山根，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包相保賢豪

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那漁翁慢慢的搖起船來，撐至江心，却不動了。便發話道：『大清早起的，總要發個利市。俗語說的是：『船家不打過河錢。』客官有酒資拿出來，老漢方好渡你過去。』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我是並不失信的。』漁翁道：『口說無憑，多少總要信行的。』白玉堂暗道：『叵耐這廝可惡！偏我來的倉猝，並未帶得銀兩。』只得脫下襯道：『老丈，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難道你還不憑信麼？』漁翁接過抖起來道：『客官休怪，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正說間，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口中說道：『好吓！清早發利市，見者有分，須要沽酒請我的。』說話間，船已臨近。這邊的漁翁道：『甚麼大利市，不過是件衣服，你看可典多少錢鈔。』說罷，便將衣服擲過，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道：『別管典當多少，足毀你我喝酒的了。』漁翁道：『我正在思飲，咱們且吃酒去。』只聽嗖的一聲，已然跳到那邊船上。那邊漁人將篙一支，登時飛也似的去了。白玉堂見他們去了，白白的失去衣服，無奈何，自己將篙拿起來撐船，可奈何，那船不往前走，止於在江心打轉。不多一會，白玉堂累的通身是汗，喘吁不止。自己發恨道：『當初與其練那獨龍橋的，何不下工夫練這船呢？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正在抱怨，忽見小艙內出來一人，頭戴斗笠，猛將斗笠摘下，道：『五弟久違了！世上無有十全的人，也沒有十全的事，你抱怨怎的？』白玉堂一看，却是蔣平，穿著水靠，不由的氣沖霄漢，一聲怪叫道：『噯喲！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蔣平道：『哥哥是病夫，好稱呼呀！當初叫你練船隻，你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到如今，你那獨龍橋那裏去了？』白玉堂聽了此言，順手就一篙，蔣平也就順手下落下水去。五爺兩眼盡往水中注視，再將篙撥船時，動也不動，只急得兩手扎煞。忽見蔣平露出頭來，把住船邊，道：『老五呀！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那船已然底兒朝天，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蔣平恐他過於喝多了水，不是當要的，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也是難纏的，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際，將就著到了茉莉村，就好說了他。

左手揪住髮辮，右手托定腿窩，兩足踏水，不多時即到北岸，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裏等候。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橋時，就吩咐下的。船上共有十數人，見蔣爺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嚷道：『來了來了！四老爺成了功了！上這裏來。』蔣爺來至切近，將白玉堂往上一舉，眾水手接過，便要控水。蔣爺道：『不消，不消。你們大家把五爺塞鴉赴水的背翳了，頭面朝下，用木槓急刻擡至茉莉村。趕到那裏，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就甦醒過來了。』眾水手只得依命而行。七手八腳的擡了，用槓穿起，「扯連」「扯連」擡著個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奔茉莉村而來。且說展熊飛同定盧方、徐慶、兆蘭、兆惠，相陪來至茉莉村內。剛一進門，二爺便問伴當道：『蔣四爺可好些了？』伴當道：『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也就走了。』眾人詫異道：『往那裏去了？』伴當道：『小人也曾問來，說「四爺病著，又往何方去呢？」四爺說「你不知道，我這病是不不要緊的，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却是極要緊的。」小人也敢深問，因此四爺就走了。』眾人聽了，心中納悶，惟獨盧爺著急道：『他的約會，我焉有不知的？從來沒有提起，好生令人不解。』丁大爺道：『大哥不用著急。且到廳上坐下，大家再作商量。』說話間，來至廳上。丁大爺先去見了母，眾人俱言：『代為請安。』展爺說：『俟事體消停，再來面見老母。』丁大爺一一領命，進內去了。丁二爺吩咐伴當：『快快去預備酒飯。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又渴又饑，快些快些。』伴當忙忙的傳往廚房去了。少時，丁大爺出來，早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盧方，其次展昭、徐慶、兆蘭、兆惠，在主位相陪。剛然入坐，纔待斟酒，忽見莊丁跑進來，稟道：『蔣老爺回來了，把白五爺擡來了。』眾人聽了，又是驚駭，又見歡喜，連忙離坐出廳，俱各迎將出來。到了莊門，果見蔣四爺在那裏吩咐，把五爺放下抽槓解縛。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雖然甦醒，尚不明白。盧方見他面目焦黃，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不覺淚下。展爺早起步上前，將白玉堂扶著坐起，慢慢喚道：『五弟醒來，醒來。』不多時，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看了看展爺，復又閉上。半晌，方嚶嚶道：『好病夫吓，淹得我好，淹得我好！』說罷，哇的一聲，又吐出許多清水，心內方纔明白了。睜睛往左右一看，見展爺蹲在身旁，見盧方在那裏拭淚，惟獨徐慶、蔣平二人，一個是怒目橫眉，一個是嬉皮笑臉。白玉堂看蔣爺便要扎掙起來，道：『好病夫吓，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展爺連忙扶住，道：『五弟且看愚兄薄面。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責備，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丁家兄弟連忙上前扶起，玉堂說道：『且請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有甚麼話再說不遲。』白玉堂低頭一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又搭著處處皆溼，遍體難受得很。到此時也沒的說了，只得說：『小弟從命。』大家步入莊門，進了廳房。丁二爺叫

小童掀起套間帳簾，請白五爺進內。只見深盆，堂布，香肥皂，胰子，香豆麵，牀上放著洋布汗盪中衣，月白洋綢的套褲，襪，綠花，月白襯襖，絲綉，大紅繡花武生頭巾，模樣俱是新的。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放在盆架之上，請五爺坐了，打開髮纂，先將髮內泥土洗去，然後用木梳通開，將髮纂挽好，紮好網巾。又見進來一個小童，提著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請五老爺沐浴淨面。然後穿了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如同自己的一樣，心中甚爲感激。丁氏兄弟，只是惱恨蔣平，不免忿忿。只見丁二爺進來道：『五弟沐浴已畢，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白玉堂只得隨出，見他仍是怒容滿面。盧方等立起身來說：『五弟，這邊坐，敘話。』玉堂也不言語，見方纔之人皆在，惟不見蔣爺，心中納悶。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片時工夫，已擺得齊整，皆是美味佳餚。丁大爺擎杯，丁二爺執壺，道：『五弟想已餓了，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氣。』說罷，斟上酒來，向玉堂說：『五弟請用。』白玉堂此時只得接杯一飲而盡，又斟了門杯。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大家入座。盧爺道：『五弟，已往之事，一概不必提了。無論誰的不是，皆是愚兒的不是。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就是給爲兄的作了臉了。』白玉堂聞聽，氣沖斗牛，不好向盧方發作，只得說：『叫我上開封府，萬萬不能。』展爺在傍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必須三思而後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甚麼三思四思，橫豈我不上開封府去。』展爺聽了玉堂之言，有許多話要問他，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還是與他鬧是不鬧呢？正在思想之際，忽見蔣爺進來，說：『姓白的，你別過於任性了！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你就同他到開封府去，如今「三寶」取回，就該同他前往纔是。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該以情理相求。爲何竟自逃走？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又虧了兄給你換了衣服，如此看待，爲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你如今不到開封府，不但失信於展兄，而且對不住丁家弟兄。你義氣何在？』白玉堂聽了氣的喊叫如雷，說：『好病夫呀！我與你勢不兩立了！』站起來，就奔蔣爺拚命。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攔住，道：『五弟不可，有話慢說。』蔣爺笑道：『老五呀，我不與你打架，就是你打我，我也不還手。打死我，你給我償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如今聽了你所說之言，真是沒見過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說，怎的沒見過大世面。』蔣爺笑道：『你願聽，我就說與你聽。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忠烈祠題詩，高代壽山前殺命，奏摺內夾帶字條，大鬧龐府，殺了侍妾，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這原算不了奇特，這不過是你仗著有飛簪走壁之能，黑夜裏無人看見，就遇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這如何算的是大能幹呢？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如若是見過世面，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天子陛殿。先是金』

鐘聲響，後見左右宮門一開，帶刀護衛一對一對的按次序而出，雁翼排班侍立，一個個真是天神一般；然後文武臣工步上丹墀，分文武西而立。丹墀下御林軍俱佩帶綠皮軟腰刀，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按班而立。又聽金鞭三下響，正宮門開處，先是提爐數對，見八人肩輿上坐天子，後面龍鳳扇二柄緊緊相隨，在後是御前太監蜂擁跟隨。天子降殿，真是雅雀無聲。那一番嚴肅齊整，令人悚然。就是有不服王化的，到了此時也就骨軟筋酥——且慢說天子降殿，就是包相爺升堂問事，那一番的威嚴也令人可畏。未升堂之時，先是有名頭的皂班各項捕快，各項的刑具，各班的皂役，也是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將鐵鍊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便陰風慘悽，又有王馬張趙將御劍請出，喊了堂威，左右排班侍立。相爺從屏風後步入公座。那一番亦膽忠心爲國爲民一派的正氣，姓白的，你見了雖不至骨軟筋酥，也就威風頓減。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所以不敢上開封府，就是這個緣故。」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氣的他三尸神暴出，五陵豪氣飛空，說：「好病夫！你把白某作何等樣人？慢說是開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蔣爺笑嘻嘻道：「老五，這是你的真話呀？還是乍著膽子說的呢？」玉堂嘆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也何必與你撒謊。」蔣爺道：「你既願意去，見了相爺，必須小心謹慎，聽包相爺的鈞諭，纔是大丈夫所爲。若是你仗著自己有飛簷走壁之能，血氣之勇，不知規矩，口出胡言大話，就算不了行俠仗義英雄好漢，就是個渾小子，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你就請罷，再也不必出頭露面了。」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能受這些激發之言，說：「病夫，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論短。俟到了開封府，叫你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蔣爺笑道：「好小子！敢作敢當纔是好漢呢！」兆蘭等恐他二人說翻了，連忙說道：「放著酒不吃，說這些甚麼呢？」丁大爺斟了一杯酒，遞給玉堂，丁二爺斟了一杯酒，遞與蔣平，二人一飲而盡。然後大家歸坐。白玉堂向著蔣爺道：「我與你有何仇何恨，將我翻下水去，是何緣故？」蔣爺道：「五弟，你說話太不公道。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那一樣兒留情分，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就是今日，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幸虧我識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麼你倒惱我，我不冤死了麼？」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展爺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兒而起，其中却有些區別。今日當著衆位仁兄賢弟俱各在此，小弟說一句公平話。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這些事來。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無論何事，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如五弟信的就飲此一杯。」大家俱稱讚道：「展兒言簡意深，真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道：「展大哥，小



弟與兄台本無仇隙，原是義氣相投的。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如到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斷不累及吾兄。再者小弟屢屢唐突冒昧，蒙兄長的海涵，小弟也要敬一杯，陪個禮纔是。」說罷，斟了一杯遞將過來。大家說道：「理當如此。」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掛懷，劣兄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蔣爺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來，對敬了一杯。衆人俱各大樂不止，彼此暢飲。酒飯已畢，外面已備辦停當。展爺進內與了母請安稟辭，臨別時留下一封謝柬，是給松江府知府的，求了家弟兄派人投遞。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眼看著五位英雄帶領著作當數人，蜂擁去了一路無話。及至到了開封府，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求包公保奏白玉堂，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衆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無不羨愛。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諸事仗盧大爺提撥。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見了包公，行參已畢，將「三寶」呈上。包公便叫將白玉堂帶至書房一見。展爺忙至公所，道：「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蔣平上前攔住，道：「五弟且慢，你與相爺是親戚，是朋友？」玉堂道：「俱各不是。」蔣爺道：「既無親故，你身犯何罪，就是這樣見相爺，恐於理上說不過去。」白玉堂猛然覺悟，道：「虧得四哥提撥，險些兒誤了大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虧得四哥提撥，不然，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麼？」展爺道：「暫且屈尊五弟。」吩咐伴當：「快拿刑具來。」不多時，不但刑具拿來，連罪衣罪裙俱有。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此時盧方同著衆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展爺先至書房，掀起簾櫳，進來回稟。不多時，李才打起簾子，口中說道：「相爺請白義士。」只一句弄的白玉堂欲前不前，要退難退，心中反倒不得主意。只見盧方在那邊打手式，叫他屈膝。他便來至簾前，屈膝肘進，口內低低說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說罷，匍匐在地。包公笑容滿面道：「五義士不要如此。本閣自有保本。」回頭吩咐展爺，去了刑具，換了衣服，看坐。白玉堂那裏肯坐。包公把白玉堂仔細一看，不由得滿心歡喜。白玉堂看了包公，不覺的凜然敬畏。包公却將梗概略爲盤詰。白玉堂再無推諉，滿口應承。包公點了點頭，道：「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並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賢若渴之意。五義士只管放心，明日日本閣保奏，必有好處。」又對展爺道：「展護衛與公孫主簿，

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同定衆人，退了出來。到了公廳之內，大家就坐。只聽蔣爺說道：「五弟，你看相爺如何？」白玉堂道：「好一位爲國爲民的恩相！」蔣爺笑道：「你也知是恩相了……」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連忙說道：「今日我等雖奉相諭款待五弟，又算是我等與五弟預爲賀喜。候明日保奏下來，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無福消受皇恩。倘能無事，弟亦當備酒與衆位兄長酬勞。」徐慶道：「不必套話，大家也該喝一杯了。」趙虎道：「我剛要說，三哥說了，還是三哥爽快。」回頭叫伴當快快擺桌子端酒席，安放杯箸。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却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說：「住了。盧大哥在此，五弟馬背上坐，依弟等愚見，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坐，其下挨次而坐，倒覺爽快。」徐慶道：「好！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挨著趙四弟一處坐。」趙虎道：「三哥，我兩個就在這邊坐，不要管他們。來來來，且喝一杯。」說罷，一個提壺，一個執盞，二人就對喝起來。衆人見他二人如此，不覺大笑，也不謙讓了，彼此就坐，飲酒暢談，無不傾心。及至酒飯已畢，公孫策便回至自己屋內寫保奏摺，包公看了，繕寫清楚。至次日，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白玉堂依然是罪衣罪裙，預備召見。到了朝房，包公進內遞摺。仁宗看了，龍心大悅，立刻召見包公。包公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傳旨派老伴陳林、曉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於平人服色帶領引見。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有暗救自己之恩，見了白玉堂，又致謝了一番，然後明發上諭，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顯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臨朝，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聖心歡喜非常，就立刻傳旨：「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著白玉堂補授，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以爲輔弼。」白玉堂到了此時，心平氣和，惟有俯首謝恩。下了丹墀，見了衆人。大家道喜，惟盧方更覺歡喜。至散朝之後，隨到開封府。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大家俱知白玉堂得了護衛，無不快樂。白玉堂換了服色，展爺帶到書房，與相爺行參。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己。這一日羣雄豪聚，大家開懷暢飲，獨有盧爺有些愀然不樂之狀。王朝道：「盧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職，理當快樂。爲何大哥鬱鬱不樂呢？」蔣平道：「大哥不樂，小弟知道。」馬漢道：「四弟大哥端的爲著何事？」蔣平道：「二哥你不曉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惟有我二哥不在坐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蔣平這裏說著，誰知盧爺那裏早已落下淚來，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衆人見此光景，登時的都默默無言。半晌，只聽蔣平歎道：「大哥不

用爲難。此事原是小弟作的，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白玉堂連忙插言道：「小弟與四哥一同去。」盧方道：「這倒不消，你乃新受皇恩，不可遠出。況且找你二哥，又不是私訪緝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說：「就依大哥吩咐。」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盧方纔把愁眉展放。大家豁拳行令，快樂非常。到了次日，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自己却扮了個道士行裝，仍奔丹鳳嶺翠雲峯而來。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他便醮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意欲遊賞西湖。一日，來到仁和縣，天氣已晚，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吃畢晚飯，剛要歇息，忽聽隔壁房中有小孩子啼哭之聲，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不知說甚麼，心中委決不下。只得出房來到這邊，悄悄張望。見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叫那小孩子叫他父親，偏偏的那小孩子却又不肯。韓二爺看那小孩子捶打可憐，不由的邁步上前，勸道：「朋友，這是爲何？他一個小孩子家，如何禁得住你打呢？」那山西人道：「客官，你不曉得。這小娃娃是我前途花了五兩銀子買來作乾兒的。一路上哄著他，他總叫我大叔。我到了店裏，他不但叫我老子，連大叔也不叫了。」韓爺聽了說道：「人生各有緣分。我看這小孩子很愛惜他，你若將他轉賣於我，我便將原價奉還。」那山西人道：「既然如此，微贈些利息，我便賣給客官。」韓二爺道：「這也有有限之事。」即向兜肚內摸出五六兩一錠，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托於掌上道：「這是五兩一錠，添上這塊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看著銀子，眼中出火道：「就是這樣罷！咱們人銀兩交，各無反悔。」說罷，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韓爺即將銀子遞過。這山西人接銀在手，頭也不回，伴長出店去了。韓爺好生疑惑，只聽小孩子道：「真便宜他，也難爲他。」韓爺問道：「此話怎講？」小孩子道：「請問伯伯住於何處？」韓爺道：「就在隔壁房內。」小孩子道：「既然如此，請到那邊再爲細述。」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驗，滿心歡喜，攜著手來到自己屋內。先問他吃甚麼。小孩子道：「前途已然用過，不吃甚麼了。」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叫他喝了，方慢慢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因何賣與山西人爲子？」小孩子未語先流淚，道：「伯伯聽，我姓鄧名九如，在平縣鄧家窪居住。只因父親喪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我有一個二舅名叫武平安，爲人不端。一日，背負一人寄居我們家中，說是他的仇人，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不想此人是開封府包相爺的姪兒，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叫我找二舅去，趁空兒我母親就懸樑自盡了。」說至此，痛哭起來。又斷斷續續的道：「只因我二舅使用棺材盛殮，擡在山窪掩埋。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向我二舅啼哭。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反將我踢打一頓。我就氣悶在地，不料

後來甦醒過來，覺得在人身，就是方纔那個山西人。一路上多虧他照應飲喝，來到此店。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他不過在山窠將我檢來，折磨我，叫他父親，也不過是轉賣之意。幸虧伯伯搭救，白白的叫他詐去銀兩。韓爺聽了，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見他伶俐非常，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是歎息。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聽的，不甚的確，如今聽九如一說，心內方纔明白。只見九如問道：『請問伯伯貴姓？因何到旅店之中，却要往何處去？』韓爺道：『我姓韓，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幹。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候我回來再帶你上東京便了。』九如道：『全憑韓伯伯處置。』韓爺道：『賢姪放心。』又安慰了好些言語，哄著他睡了。次日出了店門，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慣點心，便向街頭看了看，見路西有個湯圓鋪，攜了九如來到鋪內，揀了個座頭坐了，道：『盛一碗湯圓來。』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揪著九如半晌，歎了一口氣。韓二爺見此光景，不由的問道：『你這老兒爲何瞅著我姪兒？』那老者道：『這位小相公有些斷像……』韓爺道：『他像誰？』那老兒却不言語，眼淚早已滴下。韓爺更覺犯疑，連忙道：『他到底像誰？何不說來？』那老者拭了淚道：『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好不容易生了一子，活到六歲上，不幸嗚呼哀哉了。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的像我那……』韓爺聽了，暗道：『我看此老頗覺誠實，而且老來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間，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斷不至於受苦。』想罷，便道：『老丈，你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張，乃嘉興府人氏，在此開湯圓鋪多年。』韓爺道：『原來如此，我告訴你，他姓鄧，叫九如，乃是我姪兒。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帶著他行路甚屬不便，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老丈，你可願意麼？』張老兒聽了，眉開目笑，道：『客官既有公事，請將小相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韓爺又問九如道：『姪兒，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便前來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這樣罷，又何必問我呢。』韓爺聽了，知他願意，又見老者歡喜無限，真是兩下情願，事最好辦。韓爺在兜肚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遞與老者道：『老丈，這些須薄禮，聊算我姪兒的茶飯之資，請收了罷。』張老者那裏肯受，不知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與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且說張老兒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連忙道：『軍官爺太多心了。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何用許多銀兩呢。』韓爺道：『老丈

若要推辭，便是嫌輕了。」張老道：「既如此說，小老兒就從命了。」連忙將銀接過。韓爺又說道：「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又對九如道：「姪兒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是不妨事的。」從此韓爺直奔杭州，鄧九如便在湯圓鋪安身，不表。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諸事已畢。在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夫人前請安稟辭，出了合肥縣，逕行來。一日，路過一莊，但見樹木叢雜，房屋高大，極其凶險。包興暗忖：「此是何等樣人家，竟有如此的樓閣大廈？」正在思索，坐下馬忽的一聲往前一躡，身不由己，掉下馬來。那馬咆哮著，跑入莊中去了。伴當連忙下馬攙扶。包興道：「你快進莊去，將馬追來。我在此看守行李。」伴當領命進莊去了。不多時，喘吁吁跑了回來，道：「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小人追入莊中，見一人肩上擔著一桿鎗，拉著行的馬。小上前討取。他將眼一瞪：『你這廝如此可惡，俺打的好好樹頭鳥，被你的馬來，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你還敢來要馬，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小人向他說此馬是我主人所乘，他又說：『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如要此馬，叫你主人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說罷，他將馬就拉進去了。想世間那有如此不講理的呢？」包興問：「此處係何處所轄？」伴當答道：「此處乃仁和縣地面，縣官姓金名必正。」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顏春敏的好友，自殿閣之後歸部銓選，選了此處的知縣。他已會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屢屢要翦除他，無奈吏役舞弊欺瞞，尚未發覺。包興聽了，即至縣衙拜會。不多時，請至書房相見。只見那位縣爺有三旬年紀，包興便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本莊勒措不還的話說了一遍。金令聽了，先陪罪道：「本縣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惡霸，欺侮上差，實乃下官之罪。」說罷，一揖。包興還禮。金令急忙喚書吏，派馬快前去要馬。書吏答應，下來。金公却與包興提起顏春敏是他的好友。包興道：「原來如此。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門生。此時雖居翰苑，大約不久就要提陞。」金相公又要託包興寄信一封。包興一一應允。正說話間，只見書吏去不多時，復又轉來，悄悄的請老爺說話。金公只得暫且告罪失陪。不多時，金爺回來，不等包興再問，便開口道：「我已派人去了。誠恐到了那裏有些耽擱，貽誤公事。如今已吩咐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來，上差暫騎了去。俟將尊騎要來，下官再派人送去。」說罷，只見差役已拉進馬來，請包興看視。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強百倍，而且鞍轡鮮明，便道：「既承貴縣美意，實不敢辭。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留惡霸，恐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金令聽了，連連稱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設法處治。懇求上差到了開封，在相爺跟前代下官善為說辭。」

包興滿口應承。立起身來，辭了金公。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儀門。包興伴當接過馬來。出了縣衙，剛出巷口，伴當趕上一步，問道：「此處極熱鬧的鎮店。爺從清早直到此時，還不餓麼？」包興道：「我也有些心裏發空。偕們就在此找個飯鋪打尖罷。」伴當道：「往北去路西裏，會仙樓是好的。」包興道：「既如此，咱們就到那裏來。」不一時，到了酒樓門前。包興下馬，獨步登樓。見當門一張桌空閒，便坐在那裏。擡頭看時，見那邊靠牆，有二人坐在那裏，另具一番英雄氣概，一個是碧睛紫髯，一個是少年英俊，真是氣度不凡，令人好生的羨慕。你道此二人是誰？那碧睛紫髯的，便是北俠，覆姓歐陽名春，人人皆稱他爲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雙俠大官人丁兆蘭，只因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以爲來春舉婚。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約在酒樓吃酒。包興看了，當官過來問了酒菜，傳下去了。又見上來了主僕二人，相公有二十年紀，老僕却有五旬上下，與那二人對面坐了。不多時，當官端上酒來，包興慢慢的消飲。忽聽樓梯響，上來一人，攜著一個小兒，却見小兒眼淚汪汪，那漢子怒氣昂昂，就在包興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小兒也不坐下，在那裏拭淚。包興看了，不忍，又覺納悶。早已聽見樓梯響處，上來了一個老頭兒，眼似鑾鈴，一眼看見那漢子，連忙上前跪倒，哭訴道：「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慢慢的必要還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這孩子，大叔帶他去不得的。他小年紀又不曉事，又不能幹，大叔帶去怎麼樣呢？」那漢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說道：「俺將此子帶去作個當頭。俟你將帳目還清，方許你將他領回。」那老頭兒著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寄在小老兒鋪中的。倘若此人回來，小老兒拿甚麼還他的姪兒？望大叔開一線之恩，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緩至三日，小老兒將鋪內折變，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說罷，連連叩頭。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道：「誰耐煩這些！你只管折變你的去，等三日後到莊取贖此子。」忽見那邊老僕過來，對著那漢子道：「尊客，我家相公要來領教。」那漢子將眼皮兒一撩，道：「你家相公是誰？素不相識，見我則甚？」說至此，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道：「尊公請了。學生姓倪名叫繼祖。你與老丈爲著何事，請道其詳。」那漢子道：「他拖欠我的銀兩，總未歸還。如今將此子帶去，見我們莊主，作個當頭。相公，你不要管這閒事。」倪繼祖道：「如此說來，主官是替主索帳了。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那漢子道：「他原借銀子五兩，三年未還，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共欠紋銀二十兩。」那老者道：「小老兒曾歸還銀子二兩，如何欠的了許多？」那漢子道：「你總然歸還二兩銀子，利息是照舊的。豈不聞「歸本不抽利」麼？」只這一句話，早惹起

那邊兩個英雄豪俠，連忙過來道：『他除歸過的，還欠你多少？』那漢子道：『尚欠十八兩。』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惟恐生出事來，急忙攔道：『些須小事，二兄不要計較於他。』回頭向老僕道：『倪忠，取紋銀十八兩來。』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袱，拿出銀來，連整連碎約有十八兩之數，遞與相公。倪繼祖接來，纔待要遞給惡奴，却是丁兆蘭問道：『且慢。當初借銀兩時，可有借券？』惡奴道：『有在這裏。』回手掏出，遞給相公。相公將銀兩付給，那人接了銀兩，下去樓了。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料著惡奴不能帶去小兒，忙過來將小兒帶至自己桌上，哄著吃點心去了。這邊老者起來，又給倪繼祖叩頭。倪繼祖連忙攙起，問道：『老丈貴姓？』老者道：『小老兒姓張，在這鎮市之上，開個湯圓鋪生理。三年前曾借到大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是託此人的說合。他名叫馬祿。當初不多幾月就歸還他二兩，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生生的詐去許多，反累的相公妄費去銀兩，小老兒何以答報。請問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路過此處。』又見丁兆蘭道：『老丈，你不吃酒麼？』張老兒已瞧見鄧九如在包興那邊吃點心呢，他也放了心了，就在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丁大爺一壁吃酒，一壁盤問太歲莊。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強梁竊道，無所不爲，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爺只管盤詰，北俠却毫不介意，置若罔聞。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畢酒飯，彼此執手，主僕下樓去了。這裏張老兒也辭了二人，向包興這張桌上而來。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只樂得心花俱開，暗道：『我臨起身時，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叫我在鄧家詳訪查鄧九如，務必帶至京師，偏偏的再也訪不著，不想却在此處相逢。』見張老過來道謝，包興連忙讓坐，一同吃畢飯，會鈔下樓，隨至湯圓鋪內。包興悄悄將來歷說明：『如今要把鄧九如帶往開封，意欲叫老人家同去，不知你意下如何？』要知張老兒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且說包興對張老道：『老丈，你莫若跟隨鄧九如上東京，見了三公子。那時鄧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義兒，你就照着他，吃碗現成的飯如何？』張老兒聽了，滿心歡喜。又把韓爺將此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包興暗想道：『原來韓爺也來到此處了。』這裏張老兒夥計幫著把行李裝好，包興也從縣裏要了車輛來，然後叫九如坐好，張老兒却在車邊。臨別又諄囑了夥計一番：

「倘若韓二爺到來，就說在開封府恭候。」包興乘馬，伴當跟隨，一直往開封去了。且說歐陽爺與丁大爺在會仙樓上吃酒。自張老去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方纔眼看惡奴的形景，兄台心下以爲何如？」北俠道：「賢弟，嘗們且吃酒，莫管閒事。」丁大爺聽了，暗道：「聞得北俠武藝超羣，豪俠無比。如今聽他的口氣，竟是置而不論了。或者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詞，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說明了，看是如何？」想罷，又道：「似你我行俠仗義，理當濟困扶危，剪惡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將他除掉，方是正理。」北俠聽了，連忙擺手道：「賢弟休得如此。豈不聞聽外有耳？」丁大爺聽了，便暗笑道：「好一個北俠，何膽小到如此田地？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不然，今晚就叫他知道我雙俠的本領。」又轉念道：「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盜了他的刀，且去行事。」主意已定，便道：「兄台說的是。我們可還要用飯麼？」北俠道：「劣兄早就餓了，特爲陪著賢弟。」丁大爺便回頭喚堂官，要了飯菜點心來。不多時，堂官端來，二人用畢，會鈔下樓。天剛正午，丁大爺便假裝醉態道：「小弟今日懶怠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北俠道：「久仰賢弟，未獲一見。今日幸會，理當多盤桓幾日爲是。」丁大爺聽了，暗合心意。來到一座廟宇門前，二人進內，見有個跛足道人，說明暫住一宵，明日多謝香資。道人連聲答應，即引至一小院，三間小房，極其僻靜。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俠將寶刀和皮鞘子掛在小牆之上。到了晚飯時，那癩道人端了幾碗素菜，飯首米飯，二人燈下剜鬮吃完。丁大爺因瞧不起北俠，有些怠慢，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誰知北俠更有討厭處，他鬧了個吃飽了食困，剛然喝了點茶，他就張牙咧嘴的哈氣起來。丁大爺看了，更不如意，暗道：「這樣的酒囊飯袋之人，也敢稱個『俠』字，真真令人可笑！」却顯口兒道：「兄台既有此困倦，何不請先安歇呢？」北俠道：「賢弟若不見怪，劣兄就告罪了。」說罷，枕了包裹。不多時，便鼾聲振耳。丁大爺不覺暗笑，自己也就盤膝打坐，閉目養神。及至二鼓，丁大爺悄悄束縛，偷了寶刀，背在背後。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連忙出了屋門，越過牆頭，竟奔太歲莊而來。一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牆垣極高，也不用樓梯，便飛身躍上牆頭。看時原來此牆是外圍牆，裏面纔是院牆，落下大牆，又上裏面院牆。這院牆却是用瓦攏就的古老錢，丁大爺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貼牆甚近，意欲由房上進去，剛要縱身，覺得脚下磚一蹶。細看時，見登的磚已離位。若一擡脚，此磚必落。那時恐驚動了人，反爲不美。只得用脚尖輕輕的將那塊磚穩住了。這纔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後坡裏略爲喘息。見僕婦丫鬢往來行走，要酒要菜，彼此傳喚。丁大爺趁空兒到了前坡，爬伏在房簷竊聽。只聽眾姬妾買俏爭寵道：「千歲爺，爲何喝了捏捏紅的



酒，不喝我們挨挨酥的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聽有男子哈哈笑道：「你放心！你們八個人的酒，孤家挨次兒都要喝一杯。」

丁大爺聽了，暗道：「怨不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果然他竟敢稱孤道寡起來。這不除却，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勢，把住椽頭，將身體向下一順，便抱住大柱，頭朝下，脚向上，順流而下，手已扶地，轉身站起，瞧了瞧此時無人，隔簾往下偷看。見上面坐著一個人，年紀不過三旬向外，眾姬妾圍繞著胡言亂語。丁大爺一見，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急回手抽刀。龍咧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去，只剩下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脚下一跳，身體往前一栽，想是將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難以站立。又見燈光照耀，只得退下。見迎面有塊太湖石，暫且藏於後面，往這邊偷看。只見廳上一時寂靜，見眾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方嘆道：「了不得了！千歲爺的頭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時間，鼎沸起來。丁大爺在右後聽的明白，暗道：「這個妖精有趣，想是此賊惡貫已滿，遭此凶報。倒是北俠說著了，「惡有惡報，」絲毫不爽。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廟再作道理。」想罷，將身一躍，出了院牆，又縱身上外圍牆，輕輕落下，脚剛著地，只見有個大漢奔過來，「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爺連忙閃過，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虧得丁大爺眼快，雖然躲過，也就吃力的很了。正在危急，只見牆頭坐著一人，擲下一物，將大漢打倒了。大爺趕上一步，按住，只見牆上那人飛身下來。丁大爺細瞧飛下這人，不是別個，却是那膽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手內刀就是他的寶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歡喜，又是佩服。只聽大漢道：「罷了罷了！花蝶呀，咱們是前生的冤孽，不想俺弟兄皆喪與你手！」丁大爺道：「這大漢好生無禮，那個是甚麼花蝶？」大漢道：「難道你不是花沖麼？」丁大爺道：「我叫兆蘭。」大漢道：「如此說來，是俺錯認了。」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大漢立起，擡了塵土，見衣裳上一片血迹，道：「這是那裏的血呀？」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方纔打倒大漢就是此物。連忙道：「咱們且離此處，在那邊說去。」三人一壁走著，大爺丁兆蘭問大漢道：「足下何人？」大漢道：「俺姓龍名濤。只因花蝴蝶花沖將俺哥哥龍淵殺害，是俺懷仇在心，時刻要替兄報仇。無奈這花沖形迹詭秘，講許多端，再也拿他不著。方纔是我們夥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說有人進馬剛家內，俺想馬剛家中姬妾衆多，必是花沖又相中了那一個，因此持棍前來，不想遇見二位，莫非是茉莉村丁大員外麼？」兆蘭道：「我便是丁兆蘭。」又替他將北俠介紹了。龍濤道：「哎呀！這位就是北俠紫髯伯麼？」丁大爺道：「正是。」龍濤道：「妙極！俺要報殺兄之仇，屢欲拜訪，懇求幫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無甚麼說的，懇求二位幫助小人則個。」說罷，納頭便拜。丁大爺連忙

扶起道：『何必如此。』龍濤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縣當個捕快差使。昨日奉縣尊之命，要捉捕馬剛。小人因此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二來暗誣花蝶的形跡，與兄報仇。無奈自己本領不濟，恐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幫助幫助。』北俠道：『馬剛他已遭天報，你也不必管了。只是這花沖，我們不認得他，怎麼樣呢？』龍濤道：『若論花沖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樣，却是武藝高強。夜間出入，鬢邊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喚他是花蝴蝶。每逢熱鬧場中，必要去遊玩。若見了美貌婦女，他必要下工夫，前去採花。這廝造孽多端，作惡無數，前日還聞得他要上竄君祠去呢。小人還要上那裏去訪他。』北俠道：『竄君祠在那裏？』龍濤道：『在此縣的東南三十里，也是個熱鬧去處。』丁大爺道：『既如此，這時離開廟的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還要到家中去。倘到臨期，咱們俱在竄君祠會齊。』龍濤道：『大官人說的極是。小人就此告別。』龍濤去後，二人離廟不遠，仍然從後面越牆而入。來到屋中，寬了衣服。丁大爺將皮鞘交付北俠道：『原物奉還，仁兄何時將刀抽去？』北俠笑道：『就是賢弟用腳穩磚之時，此刀已歸吾手。』丁大爺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俠道：『豈敢豈敢。』丁大爺又問道：『姬妾何以謬言妖精取了千歲之頭，此是何故？』北俠道：『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要聲張，總要機密。能穀隱諱，寧可不露本來面目。』丁兆蘭聽了，連聲道：『仁兄所言極是。』又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東西，遞給了大爺道：『賢弟請看妖怪。』兆蘭接來一看，原是三個皮套，做成皮臉兒，不覺笑道：『小弟從今日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北俠亦笑道：『劣兒雖有兩面，也不過逢場作戲，而且如此殺了馬剛，其中還有一個好處。』未知北俠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卜家瞳偷銀驚惡徒

且說了大爺問道：『其中有何好處？請教。』北俠道：『那馬剛他既稱孤道寡，不是沒有權勢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殺了，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寇持械致命。這地方官怎樣辦法？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却。這些姬妾婦人之見，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必說這妖怪青臉紅髮來去無蹤，將馬剛之頭取去。他縱然報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賢弟想想，這不是好處麼？』丁大爺聽了，越想越是不山的讚不絕口。二人閒談多時，略爲歇息，天已大亮，與了癩道香資，二人出廟。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茉莉村暫住幾日，俟臨期再同上竄君祠會齊，訪拿花沖。北俠原は無牽無掛之人，

也不推辭，同上茉莉村去了。這且不言單說二員外韓彰，自離了湯圓鋪，竟奔杭州而來。沿路行去，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花蝶設誓」當做罵話。韓二爺聽不明白，又不知花蝶爲誰。一時腹中饑餓，見前面松林內酒幌兒高懸，因此步入林中，來到門前，上懸一匾，寫著「大夫居」三字。韓爺進了門前院中，有兩張高桌，却又鋪著幾領蘆席，設著矮座。那邊草房三間，有個老者在那裏打盹。韓爺咳嗽一聲，那老者猛然驚醒，問道：「客官吃酒麼？」韓爺道：「這裏有什麼酒？」老者笑道：「鄉居野況，無甚好酒，不過是白乾燒酒。」韓爺道：「且煖一壺來。」老者去不多時，煖了一壺酒，內有四碟：一碟鹽水豆兒，一碟豆腐乾，一碟吹面蘇花，一碟薄脆。韓爺道：「還有什麼吃食？」老者道：「沒有別的，還有滴羹斜尖豆腐合熱雞蛋。」韓爺吩咐：「再煖一角酒來。」一碟熱雞蛋，帶點鹽水兒來。」老者答應，剛要轉身，見外面進來一人，年紀不過三旬，口中道：「豆老丈，快煖一角酒來，還有事呢。」老者道：「吓莊大爺，往那裏去，這等忙？」那人歎道：「嚙從那裏說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給姐夫送信去。」韓爺聽了，便立起身來讓坐。那人也讓了三言二語。韓爺便把那人讓至一處。那人甚是直爽，見老兒拿了酒來，他却道：「豆老丈，我有一事，適纔見幃外有幾隻雞，在那裏刨食吃，我與你商量，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豆老笑道：「那有什麼呢？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就是了。」那人道：「只管拿去，做成了，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老者聽說二錢銀子，好生歡喜的去了。韓爺與那人彼此就坐，各展姓字。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韓爺道：「方纔莊兒說有要緊事，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去麼？不可因此下就攔了工夫。」莊致和道：「韓兄放心，我還要在此近處訪查查呢。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他也是沒法子。莫若我先細細訪訪……」正說至此，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口中嚷道：「老豆吓，咱弄一壺熱酒來。」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腳登板棧上楞著，眼睜著這邊韓爺，見他這樣形景，也不理他。豆老兒擰著眉毛，端過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熱呀，我要熱熱的。」豆老兒道：「很熱了，吃不到口裏，又該抱怨小老兒了。」那人道：「沒事，沒事，你只管發去。」豆老兒只得從新燙了來，道：「這可熱的很了。」那人道：「熱熱的很好，你給我斟上瞭著。」豆老兒道：「這是做什麼呢？」那人道：「別管大爺，是這們個脾氣兒。我且問你，有什麼葷腥兒拿一點我吃？」豆老兒道：「我這裏是大爺知道的，鄉村舖兒，那裏討葷腥來。無奈何，大爺將就些兒罷。」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爺花錢，爲什麼將就呢？」說著話，就舉起手來。豆老兒見勢頭不好，便躲開了。那人却趑趄趑趄的來至草房門前，一嗅，覺得一股香味撲鼻，便進了屋內一看，見柴鍋內煮著一隻

小雞，又肥又嫩。他却說道：『好吓！現放著葷菜，你說沒有。』豆老忙道：『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煮著自用的。大爺若要吃時，也花二錢銀子，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那人道：『什麼二錢銀子！大爺先吃了，你再給他們煮去。』說罷，拿過方盤來，將雞從鍋內撈出，端著往外就走。豆老兒在後面說道：『大爺不要如此。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爺是嘴急的，等不得。叫他們等著去罷。』他在這裏說，韓爺在外面已聽明白。登時怒氣填胸，立起身來，走至那人跟前，擡腿將木盤一踢，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雞是剛出鍋的，又搭著一肚子滾湯，只聽那人『啊呀』一聲，撒了手，栽倒在地。登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裏串氣兒，立刻開了一個果子鋪，滿臉鼓起來了。韓爺還要上前，莊致和連忙攔住。韓爺氣忿忿的坐下。那人却也知趣，站起身來，搭訕著走了。這裏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勸著韓爺，一同出了大夫居。這裏豆老兒將雞檢起來，用清水將泥土洗去了，從新放在鍋裏煮了一個開，用冰盤撈出，端在桌上，自己煖了一角酒，纔待要吃，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豆老兒一見，連忙說道：『客官自用罷。』韓爺笑道：『俺不吃了。俺且問你：方纔那厮，他叫什麼名字？在那裏居住？』豆老兒道：『客官問他則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與他嘔氣呢。』韓爺道：『我不過知道他罷了，誰有工夫與他嘔氣。』豆老道：『客官不知，離此五里之遙，有一個卡家，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卡龍，自稱爲鐵公雞，乃刻薄成家，真是一毛不拔。誰知道他的兒子更狠，就是方纔那人，名叫卡虎，他自稱外號獺皮象，他是家傳嗇客，也不是好惹的。就是他來此吃酒，也是自吃白喝，盡除帳，從來不知還錢。老漢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填狗肚罷了。』韓爺又問道：『他那裏，可有店房麼？』豆老兒道：『他那裏也不過是個村莊，那有店房，離他那裏不足三里之遙，有個桑花鎮，却有客寓。』韓爺問明底細，執手別了豆老，竟奔桑花鎮而來，找了寓所。到晚間，夜闌人靜，悄悄離了店房，來至卡家。到了卡龍門前，躍牆而入。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爬伏在大房之下，偷睛往下觀看。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手托天平在那裏平銀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費事，必要銀子比砒碼微低些方罷。共平了二百兩，然後用紙包了四封，用繩子結好，又在上頭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著燈籠，往後面送去。他在那裏收拾天平，韓爺趁此機會，却溜下房來，在卡子門墜子邊隱藏。小童剛跨門檻，韓爺將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撲，『啣咂咕咚』一栽倒在地，燈籠也滅了。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怎麼了？栽倒咧？』只見小童提著滅燈籠來點著了，說道：『剛過門檻，不防就一交倒了。』老頭子道：『小孩子家，你到底留神吓！』說著話，同小童走至卡子門，用燈一照，罷咧！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兩眼冒

火，小童兒嚇的淚流滿面。老頭子暴跳道：『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快快拿出來。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說著，只見卡虎從後面出來，問明此事。小童哭訴一番。卡虎那裏肯信，將眼一瞪道：『好囚攬的人！小鬼大，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咱們且向前面說來。』說罷，拉了小童，來至大房屋內。早見桌上用砒碼押著個字帖兒，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寫道：『爺爺今夕路過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又兼掩盤費短少，暫借銀四封，改日再還。不可誤賴好人。如不遵命，請試爺爺的寶刀。免生後悔。』卡龍見了此帖，登時渾身亂抖。卡虎將小童放了，也就發起愣來。父子二人無可如何，只得忍著肚子痛，還是要性命要緊，不敢聲張，惟有心而已。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尋奸淫鐵嶺戰花沖

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遠遠聽見江西小車，「吱吱」「扭扭」的奔入林而來。韓爺急中生智，揀了一株大樹，爬將上去，隱住身形。不意小車子到了樹下，「咯噔」的歇住。聽見一人說道：『白晝將貨物囤了一天。此時趁著無人，何不將他過過風呢？』又聽有人說道：『我也是如此想，不然悶壞了。』答言的却是婦人聲音。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開箱子，搭出一個小小人來，叫他靠在樹木之上。韓爺見了，知他等不是好人，暗暗的把銀兩放在槎枒之上，將樸刀拿在手中，從樹上一躍而下。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人，撒腿往東就跑。韓爺那裏肯捨，趕上一步，從後將刀一擱。那人「嗷」了一聲，早已著了利刃，栽倒在地。韓爺撒步回身，看那婦人時，見他哆哆嗦嗦，戰戰兢兢。韓爺用刀一指道：『你等所做什么，快快實說。』那婦人道：『爺爺不必動怒，待小婦人實說。我們是拐帶兒女的。』韓爺問道：『拐去男女置於何地？』婦人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襄陽王爺那裏要排演優伶歌妓，收錄幼童弱女。凡有姿色的總要賞五六百兩。我夫妻因窮所迫，無奈做此暗昧之事。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識破，只求爺爺饒命。』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兒，見他愣愣忡忡的，便知道其中有詐，又問道：『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本性？』婦人道：『他那泥丸宮有個藥餅兒，揭下來，少刻就可甦醒。』韓爺聽罷，伸手向女子頭上一摸，果有個藥餅，連忙揭下，拋在道傍。又對婦人道：『你這惡婦，快將裙繯解下來。』婦人不敢不依，連忙解下，遞給韓爺。韓爺將婦人髮髻一提，揀了一顆小小的樹本，把婦人捆了個結實。翻身躡上樹去，揣了銀子，一躍而下。纔待舉步，只聽那女孩兒哎呀了一聲，哭出

來了。韓爺上前問道：『你此時可明白了？你叫什麼？』女子道：『我叫巧姐。』韓爺聽了，驚駭道：『你母舅可是莊致和麼？』女子道：『正是。伯伯如何知道？』韓爺聽了，暗暗念佛。無心中救了巧姐，省我一番事。又見天光閃亮，惟恐有些不便，連忙說道：『我姓韓，與你母舅認識。少時若有人來，你就喊救人，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拐你的男女，我俱已拿住了。』說罷，竟奔桑花鎮去了。果然，不多時路上已有行人，見了如此光景，問了備細，知是拐帶，立刻找著地方保甲，放下婦人，用鐵鎖鎖了，帶領女子同赴縣衙。縣官升堂，一鞠即服。男子已死，著地方掩埋。婦人定案寄監。此信早已傳開了。莊致和聞知，急急赴縣，當堂將巧姐領回。路過大夫居，見了豆老，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又道：『是姓韓的救的。難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豆老聽見，好生歡喜，又給莊爺煖酒作賀。因又提起：『韓爺昨日復又回來，問卡家的底裏，誰知今早聞聽人說，卡家丟了許多的銀兩。莊老爺，你想這事詭異不詭異？』他兩個只顧高談闊論，講究此事。不想那邊坐著一個道人，立起身來，打個稽首，問道：『請問莊施主，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身軀，金黃面皮，微微的有點黃鬚麼？』莊致和見那道人骨瘦如柴，鬚髮纒病起來的模樣，却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聲音洪亮，另有一番別樣的精神，不由的起敬道：『正是。道爺何以知之？』那道人道：『小道素識此人，極其俠義，正要訪他。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豆老聽見，有些不耐，便道：『我這裏過往客人極多，誰煩耐打聽他往那裏去呢？』那道人也不理他，索性就棍打腿，便對莊致和道：『小道與施主相遇，也是緣分。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兩角酒麼？』莊致和道：『這有什麼。道爺請過來，只管用，俱在小可身上。』那道人便湊過來。莊致和又叫豆老煖了兩角酒來。豆老無可奈何，瞅了道人一眼，暗道：『明明是個騙酒吃的，這可等著主顧了。』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只因回明包相訪查韓彰，扮做雲游道人模樣，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一壁吃酒，一壁細問昨日之事，越聽越是韓爺無疑。吃畢酒，莊致和會了錢鈔，領著巧姐去了。蔣平也出了大夫居，看看天晚，日色西斜，來至一座廟宇前，匾上寫著「鐵嶺觀」三字。只見山門放開，出來一個老道，手內提定酒葫蘆，再往臉上看時，已然噙的紅撲撲的，似有醉態。蔣平上前稽首道：『無量壽佛！小道行路天晚，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不知仙長肯容納否？』那老道也斜著眼，看了看蔣平道：『我看你不生事的。——也罷，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到前面沽了酒回來，自有道理。』蔣平接口道：『不瞞仙長說，小道也愛杯中物。乞將酒器付與小道，待我沽來，奉敬仙長如何？』那老道聽了，澀面堆下笑來，道：『道友初來，如何倒要叨擾？』說著話，却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四爺接過葫蘆，又把自己的漁鼓筒板以

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家。蔣平答應。回身去不多時，提了滿滿的一葫蘆酒，額外又買了許多的酒菜。老道見了好生歡喜，回身在前引路，將蔣平讓進，關了山門，轉過影壁，便看見三間東廂房。二人來至屋內，老道開櫃拿了傢伙，把蔣平新買的酒菜擺了，然後煖酒添杯，彼此對面而坐。蔣平自稱姓張，又問老道名姓。原來姓胡名和，觀內當家的叫做吳道成，生的黑面大腹，自稱號鐵羅漢，一身好武藝，慣會趨炎附勢。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連飲了數盃，却是酒上加酒，已然醺醺。他却順口開河道：『張道兄，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時當家的來時，你可不要言語，讓他們到後面去。別管他們作什麼。咱們倆就在前邊給他個痛喝。喝醉了，就給他個悶睡，什麼全不管他。你道如何？』蔣平道：『多承胡大哥指示。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胡和道：『其實告訴你也不妨事。我們這當家的，他乃響馬出身，畏罪出家。新近有他個朋友找他來，名叫花蝶，鬼鬼祟祟不知幹些什麼。昨晚有人追下來了，竟被他們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至今沒放。你說，他們的事管得麼？』蔣平聽了心中一動，問道：『他們拿住是什麼人呢？』胡和道：『是如此如彼，這般這樣。』蔣平問道：『不由驚駭非常。原來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來至桑花館，到了寓所，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細細打聽，方纔知道敢則是個愛探花的惡賊，是從東京脫案逃走的大案賊，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暗暗的村度了一番，到了晚間，託言玩月，脫了店房，夜行打扮悄悄的訪查。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借著月光初上，見匾上金字，乃「觀音庵」三字，便知是尼僧。剛然轉到那邊，只見牆頭一股黑煙落將下去。韓爺將身一伏，暗道：『這事古怪！一個尼庵，我們夜行人到此做什麼？必非好事。待我跟進去。』一飛身躍上牆頭，往裏一望，却無動靜。便落下平地，閃過了大殿，見有個門兒虛掩，挨身而入，却是三間茅屋。惟有東間明亮，早見牆上影兒是個男子，巧在燈邊插的蝴蝶，顛巍巍的在牆上搖舞。韓爺看的眼裏，暗道：『竟有如此的巧事！要我尋他，就遇見他。且聽聽動靜，再做道理。』只聽花蝶道：『仙姑，我如此哀懇，你竟不從。休要惹惱我的性兒。』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不依你，便怎樣。』又聽花蝶道：『凡婦女入了花蝶之眼，再也逃不出去，何況你這女尼。我不過是愛你的容顏，不忍加害於你。再若不識機舉，你可怨我不得了。』又聽女尼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只因自幼多災多病，父母無奈，將我捨入空門，自己也要懺悔今生，修個來世。不想今日遇你這邪魔，想是我的劫數到了。』忽聽花蝶道：『你這賤人，竟敢以死嚇我。我就殺了你，也不算什麼。』語剛完，韓爺在外高叫道：『花蝶，休得無禮！俺來擒你！』屋內花蝶猛聽外面有人叫他，吃驚不小，喚的將燈吹滅，掀簾奔至堂屋，刀挑簾櫺，

身體往斜刺裏一縱。只聽「拍」早有一枝弩箭釘在牕櫺之上。花蝶暗道：「幸喜不曾中了暗器。」二人動起手來。忽然從牕頭跳下一人，見他身形極長，是條大漢，舉槊刀照花蝶劈來。花蝶望大漢虛擲一刀，抽空躍上牕頭。韓爺一飛身跟將上去，追將下來。這裏大漢出角門，也就順著牆往北追下去了。韓爺追花蝶，有三里之遙，又見有座廟宇，花蝶躍身跳進，韓爺也就飛過牆去。見花蝶又飛過裏牆，韓爺緊緊跟隨，追至後院一看，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惟獨當中大些。花蝶便往塔後隱藏，韓爺步步跟隨。花蝶左旋右轉，韓爺前趕後攔。二人繞塔多時，方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一聲喊叫：「花蝶往那裏走？」只見花蝶將身一翻，手一撒，韓爺肩頭已然著了一下，雖不甚痛，覺得有些麻木。暗說：「不好，必是藥鏢。」急轉身躍出牆外，竟奔回桑花鎮去了。這裏花蝶閃身計打了韓彰，精神倍長，迎了大漢，纔待舉手，又見那壁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却是吳道成。因聽見有人喊叫，連忙趕來，幫著花蝶，將大漢拿住，鎖在後院塔內。胡和不知詳細，他將大概略過一番，已然把個蔣爺驚得目瞪口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吳道成 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暗暗說道：「怨不得我找不著我二哥呢。原來被他們擒住了。」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叫門，胡和答應著，却向蔣平擺手，隨後將燈吹滅，方出來開放山門。只聽有人問道：「今日可有什麼事嗎？」胡和道：「什麼事也沒有。」又聽一人道：「他已醉了，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罷。」說著二人向後邊去了。胡和關了山門，從新點上燈來，道：「兄弟，咱們喝罷。」蔣爺將老道灌了個爛醉，人事不知。蔣爺脫了道袍，扎縛停當，來至外間，將招子拿起，抽出三稜鵝眉刺，息滅了燈，悄悄出了東廂房，竟奔後院而來。果見有三座磚塔，忽聽嚷道：「好吓！你們將老爺綑縛在此，到底是怎麼樣呀？」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悄悄道：「你是誰，我來救你。」說罷，走至跟前，把繩索挑去，輕輕將他二臂舒回。那大漢定了定神，方說道：「你是什麼人？」蔣爺道：「我姓蔣名平。」大漢失聲道：「噯，噯，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蔣平道：「正是，你不要高聲。」大漢道：「幸會，幸會。小人龍濤，自仁和縣竄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原要與家兄報仇，不想反被他們拿住，以為再無生理，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蔣爺聽了，問道：「我二哥在那裏？」龍濤道：「並不會遇見什麼二爺，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馮七給小人送的信因



此得信到觀音菴訪拿花蝶爬進牆去，却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是我跳下牆去幫助。後來花蝶跳牆，那人比我高多了，也就飛身躍牆，把花蝶追至此處。及至我爬進牆來幫助，不知那人爲什麼，反倒越牆走了，因此就被他們擒住了。」蔣爺聽罷，暗想道：「據他說來，這細條身子的倒是像我二哥。只是因何又越牆走了呢？走了又何處去呢？」又問龍濤道：「你方纔可見二人進來麼？往那裏去了？」龍濤道：「往西一面竹林之後，有一段粉牆，想來有門，他們往那裏去了。」蔣爺道：「好！你在此稍歇，我去就來。」轉身來至竹林邊一望，但見粉壁光華，無門可入。蔣爺暗忖道：「看此光景，似乎是板牆，裏面必是個幽僻之所。」繞過竹林，來到牆根，仔細留神結構，闕處果然有些活動，伸手一摸，似乎活的。可巧手指一按，只聽「咯噔」一聲，將消息滑開，却是個轉身門兒。蔣爺暗歡喜，挨身而入，早見三間正房，對面三間廠廳，兩傍有抄手遊廊，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有人對談。澤長躡足潛蹤，悄立廳外。只聽有人道：「賢弟，你好生想不開。一個尼姑有什麼要緊。」這說話的却是吳道成。又聽花蝶道：「大哥，你不曉得。自從我見了他之後，神魂不定，廢寢忘餐，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兒，決不依從。若是別人，我花冲也不知殺却了多少。惟獨他竟會不忍逼他。這却如何是好呢？」蔣爺在外聽了，就要進去。心中一轉想：「不可。須要用計。」又轉身來到門前，高聲叫道：「無量壽佛。」他便抽身出來，往南趕行了幾步，在竹林轉身形隱在密處。此時屋內早已聽見。吳道成便立起身來，到了院中，問道：「是那一個？」並無人應。却見轉身門已開，便知有人，連忙出了板牆。左右一看，何嘗有個人影。心中轉省道：「是了。這是胡和醉了，不知來此做什麼。看見此門已開，故此知會我們，也未見得。」心中如此想，脚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也是這惡道惡貫已滿，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捺開衣服，換著大肚，在那裏小解。蔣爺在暗處看的真切，暗道：「活該小子前來送死。」右手攥定了鋼刺，復用左手按住手腕。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嘍味」一聲，在吳道成的腹上已著了鋼刺。蔣爺也不管他，即將手腕一翻，鋼刺在肚子裏轉了一個身。吳道成那裏受得，「嘍啣」一聲，翻筋斗栽倒在地。蔣爺趁勢趕步，把鋼刺一陣亂搗，吳道成這纔成了道了。蔣爺抽出鋼刺，就在惡道身上搽抹血漬，交付左手，別在背上，仍奔板牆門而來。到了院內，只聽花蝶道：「大哥，是什麼人？」蔣爺一言不發，好大膽，竟奔正屋。到了屋內，簾簾北首，却見花蝶立起身來，走至簾簾前一掀，蔣爺就勢兒接著，左手腕一翻，明晃晃的鋼刺，竟奔花蝶後心刺下來。只聽「味」的一聲響，把背後衣服割開，腰間著了鋼刺。花蝶負痛跳至院內。也是這廝不該命盡，雖然刺著，却不甚重，只於割傷皮肉。蔣爺蹣跚步跟將出來。花蝶已出板牆，蔣爺緊緊追趕。

見花蝶逃出竹林，將手一揚。蔣四爺暗說：『不好！』把頭一扭，覺冷颼颼的從耳邊過去，板牆上「拍」的一聲響。蔣爺便不肯追趕。眼見花蝶過牆去了。蔣爺轉身來至中間，往前見龍濤，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龍濤不勝稱羨。蔣爺道：『咱們此時往何處去纔好？』龍濤道：『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蔣爺道：『也罷，我就同你前去。且到前面，取了我的東西，再走不遲。』二人來至東廂房內，見胡和橫躺在炕上，人事不知。蔣爺穿上道袍，在外邊桌上拿了魚鼓筒板，傍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及至到時，紅日已經東升。走到飯店門前，二人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剛坐下，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魚來。蔣爺見了，連誇道：『好新鮮魚！堂官，你給我們一尾。』走堂的搖手道：『這魚不是賣的。』蔣爺道：『却是爲何？』堂官道：『這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裏，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好容易尋了數尾，預備將養他病的。因此我不敢賣。』蔣爺聽了，心內輾轉道：『此事有些蹊蹺。鯉魚乃極熱之物，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再者，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在陷空島時往往心中不快，吃東西不香，就用鯉魚燻湯，拿他開胃。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傍邊的龍濤先要了點心來，一上口就是五六碟。少時，見堂官端著一盤熱騰騰的鯉魚，往後面去了。蔣爺他却悄悄的跟緊在後面。多時轉身回來，不由笑容滿面。龍濤問道：『四爺如何這等發笑？』蔣爺道：『少時你自然知道。』便把那堂官喚了過來，問道：『這軍官來了幾日了？』堂官道：『連今日四天了。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賣月，於四鼓方纔回來，便得了病了。就立刻叫我們夥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惟恐一個藥鋪趕辦不來。我們三下裏把藥抓了來了。小人要與軍官爺煎，他却不用。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嚙在口內，說道：『你們去罷。有了藥，我就無妨礙了。』到了次日早起，小人過去一看，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鏢子，叫小人務必的多找幾尾活鯉魚來，說：『我這病非吃活鯉魚不可。』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方找了幾尾魚來。也不知這軍官爺得的什麼病。』蔣爺聽了，點了點頭，叫堂官且溫酒去。自己暗暗躊躇道：『據堂官說來，看去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了。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這明是祕不傳方之意。二哥吓，二哥！你也過於多心了，一個方兒什麼要緊！』又一轉想：『不好。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誑藥之時，原是兩丸全被我盜去。如今二哥想起來，叫他這般費事，未嘗不恨我，罵我了！』想至此，只急的汗流滿面。龍濤在傍，見四爺先前歡喜，到後來沉吟納悶，此時竟自手足失措，便問道：『四爺，不吃不喝，到底爲著何事？何不對我說說呢？』蔣爺歎氣道：『不爲別的，就只

爲我二哥。」龍濤道：「二爺在那裏？」蔣爺道：「就在這店裏後面呢。」龍濤忙道：「四爺大喜這一見了二爺，又完官差，又全朋友義氣，還猶豫什麼呢？」說著話，堂官又過來，蔣爺喚住道：「夥計，此時軍官的鯉魚，大約也吃完了，你作爲取傢伙去，我悄悄的跟了你去。到了那裏，你合軍官說話兒，我做個不期而遇。倘若見了，你便溜去，我自自有道理。」堂官不能不應。蔣爺別了龍濤，跟著堂官，來至後面院子之內。不知二人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觀古迹遊賞誅龍橋

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只聽堂官說道：「爺上吃著這魚可配口麼？」韓爺道：「很好，俟我好了，再謝你們罷。」剛說至此，只聽院內說道：「哎喲！二哥呀！你想死小弟了。」堂官聽罷，端起盤子，往外就走。蔣爺便進了屋內，雙膝跪倒。韓爺一見翻轉身，面向裏面臥，理也不理。蔣爺哭道：「二哥，你惱小弟，小弟深知。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訴說明白了，就死也甘心的。當初五弟所做之事，自己逞強逞能，不顧國家法紀，急的大哥無地自容。若非小弟看破，大哥早已縊死在廳府牆外了。二哥，你老知道麼？就是小弟離間二哥，也有一番深心。二哥難道不知五弟做的事麼？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焉能保的住他毫無傷損，並且得官授職，又何嘗委曲了他呢？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朝夕聚首。今日我四人都受皇恩，難道就忘却了二哥麼？我兄弟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大哥尤爲傷懷，想會二哥實對二哥說罷。小弟此番前來，裝模作樣，扮成這番光景，遍處找尋二哥，小弟原有一番存心。若是找著了二哥，固好；若是尋不著時，小弟從此也就出家，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說至此，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他却偷著眼看韓彰，見韓爺用巾帕抹臉，知是傷了心了。暗道：「有點活動了。」復又說道：「天從人願，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二哥反惱著小弟，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倒埋沒了？小弟既見了二哥，把曲折衷腸訴明，小弟也不想活著了。隱迹山林，找個無人之處，自己痛哭一場，尋個自盡罷了。」說至此，聲咽音啞，就要放聲。韓爺那裏受得，由不得轉過身來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你誑我藥，爲何將兩丸俱各拿去？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是你做事太狠麼？」蔣爺聽了，「嘆味」一聲笑了，道：「二哥若爲此事惱恨，這可錯怪了小弟了。你老自想想，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當初若不將二丸藥掏出，如何裝的下那封字柬呢？再者，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能彀知道我二哥受藥鏢，必要用此解藥，若早知道，小

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省的你老恨我咧。」韓爺聽了也笑了，伸手將蔣爺拉起來，問道：「大哥三弟五弟可好？」蔣爺道：「均好。」說畢，就在炕邊上坐了。韓爺便說與花蝶比較，是我一時忽略，故此受了他的毒鏢，幸喜不重。趕回店來，急忙配藥，方能保得無事。蔣爺聽了，也將鐵嶺觀遇見胡道洩機，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誰知解救的却是龍濤；如何刺死吳道成，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他在鋼刺下逃脫的話，說了一遍。韓爺聽了歡喜無限，道：「你這一刺，雖未傷他的性命，然而使他一驚，算也報了一鏢之仇了。」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倒把韓爺嚇了一跳。蔣爺連忙扶起道：「二哥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哥。」韓二爺道：「久仰，久仰。恕我有賤恙，不能還禮。」龍濤道：「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實小人之萬幸。務懇你老人家早早養好了貴體，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這便是愛惜龍濤了。」說罷，淚如雨下。蔣爺道：「龍二哥，你只管放心。俟我二哥好了，身體強健，必拿花賊與令兄報仇。我蔣平也要助拿此賊的。」龍濤感謝不已。從此蔣爺服侍韓爺，又有龍濤幫著，更覺周到。鬧了不多幾日，韓爺傷痕已愈，精神復元。一日，三人正在吃飯之時，却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進來說道：「方纔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已然打聽明白，姓花的因吃了大虧，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到處有線，難以住居，他竟逃往信陽，投奔鄂家堡去了。」龍濤道：「既然如此，只好趕到信陽，再作道理。」便叫馮七參見了二位員外，也就打橫兒坐了，一同吃畢飯。韓爺問蔣爺道：「四弟，此事如何區處？」蔣爺道：「花蝶這斷萬惡已極，斷難容留。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一來除了惡患，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三來二哥到開封也覺有些光彩。不知二哥意下如何？」韓爺點頭道：「你雖說的有理，只是如何去法呢？」蔣澤長道：「二哥仍是軍官打扮，小弟照常道士形容。」龍濤道：「我與馮七做個小生意，臨期看勢作事。還有一事，我與歐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如今既上信陽，須叫馮七到茉莉村送信纔是，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竄君祠奔馳。」夜星子聽了，滿口應承，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龍濤又對韓、蔣二人道：「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明日我先趕赴信陽，容二員外多將養幾日，只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蔣爺深以為是。計議已定，夜星子收拾什搭，立刻起身，竟奔茉莉村而來。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至茉莉村，盤桓了幾日，真是義氣相投，言語投機，一日提及花蝶，三人便要赴竄君祠之約。兆蘭兆慈進內稟明了老母。丁母關礙著北俠不好推托，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連忙吩咐廚房預備送行的酒席。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收拾行李。直至二鼓，剛然用完了飯，忽見丫鬟來報道：「老太太方纔說身體不爽。此時已然歇下了。」丁氏弟兄

聞聽，連忙跑到裏面看視，見老太太在帳子內，面向裏和衣而臥。問之不應。半晌，方說：『我這是無妨的，你們幹你們的去。』丁氏弟兄那裏敢挪寸步。伺候到四鼓之半，老太太方解衣安寢。二人纔暗暗出來，來至待客廳。誰知北俠聽說了母欠安，也不敢就睡，獨自在那裏呆等。後聽見了丁家弟兄出來，便問：『老伯母因何欠安？』大爺道：『家母有年歲之人，往往如此，反累吾兒掛心，不得安眠。』北俠道：『你已知自己兄弟，非比外人，這有什麼呢？』弟兄方纔細想：此事也沒甚要緊，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丁氏昆仲連連稱是。且到明日再看。彼此問了安置，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裏去了。到了次日，丁大爺先來至廳上，北俠問道：『伯母後半夜可安眠否？』兆蘭道：『老母後半夜頗好。』正說話間，兆惡亦到。忽見門上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個姓馮的，要求見。』北俠道：『他來的很好，將他叫進來。』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自說道：『小人夜星子馮七參見。』丁大爺問道：『你從何處而來？』馮七便將龍濤追下花蝶，觀中遭擄，如何遇蔣爺搭救，刺死吳道成，驚走花蝶，又如何遇見韓二爺現今打聽明白，花沖已逃往信陽，大家俱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的話，述說了一回。北俠道：『你幾時回去？』馮七道：『小人還要即刻趕到信陽，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丁大爺道：『既如此，也不便留你。』回頭吩咐莊丁，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馮七叩謝了大官人，又對北俠道：『爺們去時，就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北俠道：『是了。我知道了。那廟裏方丈慧海我是認得的，手談是極高明的。』馮七聽了，笑了一笑，告別去了。北俠對丁氏昆仲道：『莫怪劣兄說。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我一人去到信陽，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二位賢弟以爲何如？』兆蘭兆惡原因老母欠安，不敢遠離。今聽北俠如此說來，忙答道：『多承仁兄指教。我二人惟命是從。』吩咐伴當揀抹桌椅，調開座位，安放盃箸，擺上豐盛的酒席，酒飯已畢，北俠提了包裹，彼此珍重了一番，送出莊外，執手分別。丁氏昆仲回莊不提。單說北俠出了茉莉村，上了大路，竟奔信陽而來。一日來至信陽境界，不免獨自一人遊玩著。以後不知北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花蝶隱迹別有心機

且說北俠一路遊山玩景，不覺已到信陽。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今日何不順便看看，也不枉來遊此。

地一番。便至河邊泊船之處來僱船。船家聽他要上誅龍橋看古迹，便索他船錢四兩銀子。北俠乃揮金似上之人，既要遣興賞奇，慢說是四兩，就是四十兩也是肯花的。即允下，上船。正觀覽野景間，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悠悠揚揚，竟奔誅龍橋而來。到此水勢急溜，毫不費力，已從橋空過去。北俠兩眼左顧右盼，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剛然要問，只見船已攏住，便要拉絙上河神廟去。北俠道：『你等且慢。俺原爲遊賞「誅龍劍」而來，如今並沒有看見劍在那裏，如何就上河神廟呢？』船家道：『爺上纔從橋下過，寶劍就在橋的下面，如何不玩賞呢？』北俠道：『方纔左瞧右瞧，兩傍並沒有懸掛寶劍，你叫我玩賞什麼呢？』船家聽了，不覺笑道：『人人皆知「誅龍橋，誅龍劍」若要看，須仰面。』爺上爲何不往上看呢？』北俠猛省也笑道：『俺倒忘了，竟沒仰面看。沒奈何，你等還將船撥轉。俺既到此，再沒有不看看之理。』船家便有些作難道：『此處水急溜，而且回去是逆水。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豈不費工夫呢？』北俠心下明白，便又允下：『俺回來加倍給賞。』船家好生歡喜，即將船往回撐起。果然逆水難行，多大工夫，方到了橋下。北俠也不左右顧盼，惟有仰面細細觀瞻。不看則可，看了時大掃其興。你道什麼「誅龍劍」？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真是耳聞不如眼見。偏偏又遇船家不懂眼，使著勁兒撐住了船，動也不動。北俠問道：『爲何不走？』船家道：『爺上賞玩盡興，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北俠道：『此劍不過一目了然，俺已盡興了。快開船罷！咱們上河神廟去罷。』船家復又撥轉船頭，一直來到河神廟下船。北俠在兜肚內掏出一個鏢子，又加上多半個，合了八兩之數，賞給船家去了。北俠來到廟內，見有幾個人圍繞著一個大漢。這大漢地下放著一個筐籠，口中說道：『俺這煎餅，是真正黃米麵的，又有葱，又有醬，咬一口，噴鼻香。趕熱，趕熱，趕熱，趕熱。』滿嘴的趣話兒。傍邊也有買著吃的。再細看大漢時，却是龍濤。北俠暗道：『他敢則早來了。』便上前故意的問道：『夥計，借光問一聲。』龍濤擡頭見是北俠，他却笑嘻嘻的說道：『客官，你問什麼？』北俠道：『這廟內可有閒房？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龍濤道：『巧咧，對勁兒，俺也是等鄉親的，就在這廟內落腳兒。俺是知道的，這廟內閒房多著咧。好體面屋子，雪洞兒似的，俺就是住不起。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廚房內打通腿兒。沒有什麼營生，就在柴鍋裏燻上了幾張煎餅，作個小買賣。你老趁熱，也要鬧一張嚐嚐，包管噴鼻香……』北俠笑道：『不用。少時你在廟內，燻幾張新鮮的我吃。』龍濤道：『是咧。俺賣完了這個，再給你老燻幾張去。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他叫慧海是個一等一的人兒，好多著咧。』北俠說道：『承指教了。』轉身進廟，見了慧海，彼此敘了闊情。本來素識，就在東廂房住下。

到了下晚，北俠却暗暗與龍濤相會，言花蝶並未見來。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俟他們到來再做道理。這日北俠與和尚在方丈裏下棋，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衣服華美，品貌風流，手內提定馬鞭子，向和尚執手。慧海連忙問訊，小和尚獻茶，說起話來，原是個武生姓胡，特來暫租寓所，訪探相知的。北俠在傍細看，此人面上一團英氣，只是二目光芒甚實不佳，暗道：『可惜這樣人物，被這一雙眼帶累壞了。而且印堂帶煞，必是不良之輩。』正在思索，忽聽外面嚷道：『王第二的，王第二的。』說著話，扒著門，往裏瞧了瞧北俠，看了看公子。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小和尚迎出來道：『你找誰？』馮七道：『俺叫張三，找俺鄉親王第二的。』小和尚說：『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他在後面廚房裏呢。你從東角門進去，就瞧見廚房了。』馮七道：『沒狗吓？』小和尚道：『有狗，也不怕，鎖著呢。』馮七抽身往後去了。這裏貴公子已然說明，就在西廂房暫住，留下五兩定銀，回身走了。說：『遲會兒再來。』慧海送了公子回來，仍與北俠終局。北俠因記念著馮七，要問他花蝶的下落。胡亂下完，那盤棋却輸與慧海七子。站起身來，回轉東廂房，却見龍濤與馮七說著話，出廟去了。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慢慢的來到廟外，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北俠一見暗暗送目，便往東走，二人緊緊跟隨。到了無人之處，方問馮七道：『你爲何此時纔來？』馮七道：『小人自離了茉莉村，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誰知這廝並不按站走路，二十里也是一天，三十里也是一天。他到處拉攏，所以遲至今日。他也上這廟裏來了。』北俠道：『難道方纔那公子就是他麼？』馮七道：『正是。』北俠說：『怨不的。我說那樣一個人，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原來就是他呀。怨不的說姓胡，其中暗指著蝴蝶呢。只是他也到此何事？』馮七道：『這却不知。就是昨晚在店內，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著，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北俠又問韓蔣二位。馮七道：『路上却未遇見，想來也就該到了。』龍濤道：『今日這廝既來至此，歐陽爺想著如何呢？』北俠道：『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大家防備著就是了。』說罷，三人漫散，仍然歸到廟中。到了晚間，北俠屋內却不點燈，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後來忽見燈影一晃，髮髻蝴蝶兒一般。又見『撲』的一聲，把燈吹滅了。北俠暗道：『這廝又要鬧場了，倒要留神。』遲不多會，見榻扇略起一縫，一條黑線相似。出了門，背立片時，原來是帶門呢。見他脚尖滑地，好門道，好伶俐，一『撲』一『撲』往後面去了。北俠暗暗誇獎：『可惜這樣好本事，爲何不學好？』連忙出了東廂屋，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見花蝶已上牆頭，略一轉身，落下去了。北俠趕到，飛身上牆，往下一望，却不見人，連忙縱下牆來，四下留神，毫無蹤迹。暗道：『這廝好快腿！果然本領不錯。』忽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奔向前來。北俠一

見，却是馮七。又見龍濤來道：『小子好快腿，好快腿！』三人聚在一處，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裏去了。北俠道：『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等他回來，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馮七道：『此乃必由之地，白晝已瞧明白了。不然，我與龍哥在此處等什麼呢？』北俠道：『既然如此，你仍然上樹，龍頭領你就在樹根之下，我在牆內等他。裏外夾攻，再無不成功之理。』馮七聽了說：『很好，就是如此。我在樹上瞭高，如他來時，拋鞭爲號。』三人計議已定，內外埋伏。誰知等了一夜，卻不見花沖回來。天已發曉，北俠來至前面，開了山門，見龍濤與馮七來了。彼此相見道：『這廝那裏去了？』於是同到西廂房，見榻扇虛掩，到了屋內一看，見北間牀上有個小小包裹。打開看時，裏面只一件花籃官靴與公子巾。北俠叫馮七拿著方丈而來。早見慧海出來，迎面問道：『你們三位如何起的這般早？』北俠道：『你丟了人了，你還不曉得嗎？』和尚笑道：『我出家人吃齋念佛，恪守清規，如何會丟人？別是你們三位有了什麼故典了罷。』龍濤道：『真是師傅丟了人咧。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夜。』慧海道：『王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呢？』馮七道：『他也不姓王，我也不姓張。』和尚聽了，好生詫異。北俠道：『師傅不要驚疑，且到屋內再談。』大家來至屋內，彼此就坐。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昨日租西廂房那人，也不姓胡，他乃作孽的惡賊花沖，外號花蝴蝶。我們俱是爲訪拿此人，到你這裏。』就將夜間如何埋伏，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慧海聞聽吃了一驚，連忙接過包裹，打開一看，內有花籃一件，官靴，公子巾，別無他物。又到西廂房內一看，牀邊有馬鞭子一把，心中驚異非常。道：『似此如之奈何？』要知後文，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且說紫髯伯聽和尚之言，答道：『這却無妨。他決不肯回來了，只管收起來罷。——我且問你：此處有個小丹村，離此多遠？』慧海道：『不過三四里之遙。』北俠道：『那裏有鄉紳富戶，以及菴觀娼妓無有呢？』和尚道：『有菴觀，並無娼妓。那裏不過是個村莊，並無鎮店。若論鄉紳，却有個勾鄉宦。因告終養在家，極其孝母，家道殷實。因爲老母吃齋念佛，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畫棟雕樑，壯觀之甚。慢說別的，就只他那寶珠海燈，便是無價之寶。上面用珍珠攢成，綵絡排穩，俱有寶石鑲嵌。』北俠聽了，便對龍濤道：『聽師傅之言，却有可疑。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打探一番，看是如何。』馮七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龍濤使到廚房



收拾飯食。北俠與和尚閒談。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軍官打扮，金黃面皮，細條身子，另有一番英雄氣概，別具一番豪傑精神。和尚連忙站起相迎。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道：『足下莫非歐陽兄麼？』北俠道：『小弟歐陽春，尊兄貴姓？』那軍官道：『小弟韓彰，久仰仁兄，恨不一見。今日幸會，仁兄幾時到此？』北俠道：『弟來三日了。』韓彰道：『如此說來，龍頭領與馮七他二人也早到了。』北俠道：『龍頭領來在小弟之先，馮七是昨日纔來。』韓彰道：『弟因來遲，多多有罪。』說著話彼此就坐。却見龍濤從後面出來，見了韓彰，便問：『四爺如何不來？』韓彰道：『隨後也就到了。』正說之間，只見夜星子回來，見了韓彰，道：『二員外來的正好。此事必須大家商議。』北俠問道：『你打聽的如何？』馮七道：『歐陽爺料事如見。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不知如何被人拿住，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他又逃脫走了。早間勾鄉官業已呈報到官，還未出籤緝捕呢。』大家聽了，測摸不出，只得等蔣爺來再做道理。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車，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意欲盜了此燈，獻與鄧車。他那裏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蹊蹺。二更離了河神廟，一直奔到小丹村。到了佛樓之上，見寶燈高懸，明晃晃如白晝。却有一根鎖鍊，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腿下。須將香爐挪開，方能繫下寶燈。他便雙手攙住爐耳，運動氣力往上一舉。只聽『吱』的一聲，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爐下桌子上，却露出一個窟窿，繫寶燈的鍊子也跑上房椽去了。花蝶暗說：『奇怪！』正在發呆，從桌上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攪鈎，將兩膀扣住。花蝶纔待扎挣，又聽下面『吱』『吱』『吱』『吱』連聲響亮，覺的攪鈎約有千觔沉重，往下一勒。花蝶再也不能支持，兩手一鬆，把兩膀扣了個結實。花蝶心中正在著急，只聽下面『嘩唧唧』鈴鐺亂響。從扶梯上來五六個人，手提繩索，先把花蝶攔住，推擁下樓。主管吩咐道：『夜已深了，明早再回員外罷。你等拿賊有功，俱各有賞。方纔是誰的更班兒？』却見二人說道：『是我們倆的。』主管一看，是汪明、吳升，便道：『很好。就把以賊押在你們更樓之上，好好看守。』原來勾鄉官莊院極大，四角俱有更樓。每樓上更夫四名，輪流巡更，週而復始。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免其坐更，叫他二人看賊。他二人歡喜無限，看著花蝶，忽聽下面叫道：『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汪明道：『我去，你好好生看著。』他回身便下樓去了。吳升在上面，忽見上來一人，凹面金腮，穿著一身皂衣，手持鋼刀。吳升纔要嚷，頭已落地。那人「忽」的一聲，跳上坑來，道：『朋友，俺乃病太歲張華，奉了鄧大哥之命，原爲珠燈而來。不想你已入圈套，待俺來救你。』說罷，挑繩開索，將花蝶背在身上，逃往鄧家堡鄧車那裏去了。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見更樓下面躺著一人，執燈一照，却是汪明被人殺死。這一

驚非小，連忙報與主管，前來看視。便問：「吳升呢？」大家說：「且上去看看。」一看——罷咧！見吳升真是無生了，賊已不知去向。主管看了這番光景，纔著了慌了，也顧不的夜深了，連忙報與員外去了。員外聞聽，急起來看，又細問了一番，勾鄉宦無奈，只得將如何拿獲鬻邊有蝴蝶的大盜，如何派人看守，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一一寫明，據實報到縣內。——馮七來至小丹村，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來，大家聽了說：「等四爺蔣平來時，再做道理。」蔣爺趕到，大家彼此相見了，就把花蝶之事述說一番。蔣澤長道：「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廝既然有往投鄧車之說，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如若掌燈時小弟若不回來，說不得眾位哥哥們辛苦辛苦，趕到鄧家堡方妥。」眾人俱各應允。飲酒敘話，吃畢晚飯，大家安息，一宿不提。到了次日，蔣平仍是道家打扮，竟奔鄧家堡而來。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蔣爺到來門前踱來踱去，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却是病太歲張華。因昨夜救了花蝶聽花蝶說，近來霸王莊馬強與襄陽王交好極其親密，意欲邀鄧車前去。鄧車聽了滿心歡喜，就叫花沖寫了一封書信，特差張華前去投遞。不想花蝶也送出來，一眼瞧見蔣平，兜的心內一動，便道：「鄧大哥，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我有話說。」鄧車即吩咐家人，把那道者帶進來。蔣四爺便跟定家丁進了門，見廳上鄧車、花沖二人上坐。蔣爺步上臺階，放下招子漁鼓板兒，從從容容的稽首道：「小道有禮了。不知施主喚進小道，有何吩咐？」花沖說：「我且問你，你姓什麼？」蔣平道：「小道姓張。」花沖說：「你是自小出家，還是半路兒呢？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要訪什麼事呢？要實實說來，快講快講。」鄧車道：「賢弟，你此問却是爲何？」花沖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險些兒喪了性命。後來在月光之下，雖然看不真切，見他身材瘦小，脚步伶便，與這道士頗頗相仿。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暗道：「小子好眼力，果然不錯。倒要留神。」方說道：「小道原因家寒，毫無養贍，實實半路出家，仗著算命弄幾個錢吃飯。」花蝶聽至此，忙提著一把枯藤鞭子來，湊至蔣平身邊，喝道：「你還不實說麼？」蔣爺竟不慌不忙的，答道：「實是如此，何必施主追問呢？」花沖聽了，不由氣往上撞，順手就是幾下子。蔣四爺故意的「噯喲」道：「施主呀，這是爲何？平空把小道叫進宅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小道亂打起來。我乃出家之人，這是什麼道理？」鄧車在傍看不過眼，向前攔住道：「賢弟，不可！不可！不知鄧車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且說鄧車攔住花冲道：『賢弟，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且看爲兄分上罷了。』花蝶氣冲冲的坐在那裏。鄧車叫家人帶道士出去。蔣平道：『無緣無故，將我抽打一頓，拿我東西來，難道硬留下不成！』家人道：『你有什麼東西？』蔣爺道：『我的鼓板招子。』只聽花冲道：『不用給他，看他怎麼樣。』鄧車站起笑道：『賢弟何必留他東西，倒叫他出去說混話不好聽的。』一壁說，一壁將招子拿起。鄧車原想不到招子般般沉重，又拿起仔細一看，就把鋼刺露出。鄧車看了，順手往外一抽，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一聲「哎呀！」「好惡道！快與我綁了。」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著鋼刺，連忙過來道：『大哥，我說如何？明明是刺我之人，大約就是這個傢伙。不要性急，須慢慢的拷打他。問他到底是誰？何人主使？爲何與我等作對？』鄧車聽了，吩咐家人拿皮鞭來。蔣爺到了此時，只得橫了心，預備挨打。他們先叫家人抽一頓，蔣爺渾身傷痕已然不少。花蝶問道：『你還不實說麼？』蔣爺道：『出家人隨遇而安，並無菴觀寺院，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爲何施主就遲疑了呢？』鄧車暗道：『是呀，自古呂祖尚有寶劍防身，他是個雲遊道人，毫無定止，難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花蝶道：『大哥請歇息，待小弟慢慢的拷問他。』回頭吩咐家人，將他擡到前面空房內，高高吊起。自己打了，又叫家人打。蔣爺先前還待折辯，後來索性不言語了。誰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鄧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受，想道：『花冲也太不留情了。這又不是他家，何苦把個道士活活的治死。難道我也不嫌個忌諱麼？』想罷，來到前面。只見花冲還在那裏打呢。再看道士時，渾身抽的衣服狼藉不堪，身無完膚。鄧車笑吟吟上前道：『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今日原是賤辰，難道爲他就誤了咱們的壽酒嗎？』一番話把個花冲提醒，忙放下皮鞭道：『望大哥恕小弟忘神。皆因一時氣忿，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轉身隨鄧車出來，却又吩咐家人：『好好看守。』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這裏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給他們添差使，還要充二號主子。又有可憐道士的，自午間揉搓到這時，渾身打了個稀爛。便有人上前悄悄的問道：『道爺你喝點兒罷。』蔣爺哼了一聲。傍邊又有人道：『不是現放著酒，熱熱的給他溫一碗，也罷了。』那個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二人偷偷的把蔣爺繫下來，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一個在前面端著酒喂他。蔣爺一連呷了幾口，覺得心神已定，略喘息喘息，便把餘酒一氣飲乾。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忽聽家人道：『二兄弟，我餓的受不了了。』那人答道：『大哥，我早就餓了，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蔣爺聽了，便插言道：『你們二位只管吃飯。我四肢細綁，又是一身傷痕，還跑的了。我』

麼？」兩個家人聽了，道：「慢說你跑不了，你就是真跑了，這也不是我們正宗差使，也沒甚要緊。你且養養精神罷。」二人出了空房，將門倒扣，往後面去了。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在房上瞭望，一面却也找尋蔣平。找到前面空房之外，正聽見二人嚷，便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北俠便進屋內，蔣爺知道救兵到了。北俠將繩綁挑開，蔣爺悄悄道：「我這渾身傷痕，却沒要緊，只是四肢細的麻了，須把我夾著，安置個去處才好。」北俠道：「放心，隨我來。」一伸臂膀，將四爺夾起，往東就走。過了夾道，出了角門，却是花園。見那邊有一架葡萄架，北俠悄悄道：「且屈四弟在這架上罷。」說罷，左手一順，將蔣爺雙手托起，輕輕放在架上。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竟奔前廳而來。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見空房子門已開了，道士也不見了。一時驚慌無措，忙跑到廳上，報與花蝶鄧車。他二人聽了，就知不好，也無暇細問。花蝶提了利刃，鄧車摘了鐵鞭弓。剛出聽房，早見北俠持刀已到。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嗖的就是一彈。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早已防備。見他把手一揚，却把寶刀扁著一迎，只聽「噹」的一聲，彈子落地。鄧車見打不著來人，一連就是三彈，俱各打落在地。鄧車暗暗吃驚，便順手在腦內掏出數枚，連珠發出，只聽「叮噹」「叮噹」，猶如打鐵一般。旁邊花蝶看的明白，見對面只一個人，並不介意。他却腳下使勁，一個健步，以爲幫虎吃食，可以成功。不想忽覺腦後生風，覺著有人一回頭，見明幌幌的鋼刀劈將下來。說聲：「不好！」將身一閃，翻手往上一迎。那裏知道韓爺勢猛力沉，他是翻迎，腕的不得力。刀對刀，只聽「咯噹」一聲，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噹啣啣」落在塵埃。花蝶那裏還有魂咧，一伏身奔了角門，往後花園去了。慌不擇路，無處藏身。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蔣爺在架上，四肢剛然活動，猛聽脚步聲響。定睛細看，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幌，正是花蝶。蔣爺手無寸鐵，「難道眼瞇著小子藏在此處，就罷了不成？有了我，何不碰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想罷，緊抱雙肩，往下一翻身，「撲哧」的一聲，正砸在花蝶的身上。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雙睛金星亂迸。說聲：「不好！此處有了埋伏了！」一挺身，跟裏踉蹌，奔那邊牆根去了。此時韓彰趕到，蔣爺爬起來道：「二哥，那廝往北跑了。」韓彰緊緊趕來，看看追上。花蝶將身一縱，上了牆頭。韓爺將刀一擡，花蝶業已躍下。忽見有人嚷道：「那裏走龍濤在此！」「嗖」的就是一棍。好花蝶！身體靈便，轉身復往西跑。誰知早有韓爺攔住。花蝶往來奔馳，心神已亂，眼光迷離，只得奔板橋而來。剛剛到了橋的中間，却被一人劈胸抱住，道：「小子，你不洗澡嗎？」二人便滾下橋去。花蝶不識水性，那裏還能扎掙。原來抱住花蝶的就是蔣平。他同韓彰躍出牆來，

便在此橋埋伏。到了水中，雖然不深，他却摺住花蝶的脖項，往水中一噁，連噁了幾口水，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蔣爺托起花蝶，龍濤提上木橋與馮七將他綁好。蔣爺躡將上來，道：『好冷！』韓爺道：『你等繞到前面，我接應歐陽兄去。』說罷，一躍身跳入牆內。且說北俠刀磕鐵彈，鄧軍心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敵人不退，正在著急。韓爺趕到，嚷道：『花蝶已然被擒，諒你有多大本領，俺來也！』鄧軍聞聽，不敢抵敵，將身一躍，從房上逃走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見了韓爺，言花蝶已擒，現在莊外。說話間，龍濤背花蝶，蔣爺與馮七在後，來至廳前，放下花蝶。蔣爺道：『好冷！好冷！』韓爺道：『我有道理。』持著刀往後面去了。不多時，提了一包衣服來，道：『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家人們也藏躲了。四爺來換衣服。』蔣平更換衣服之時，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登時點著烘起來。蔣平換了衣服出來，道：『趁著這廝昏迷之際，且鬆了綁。那裏還有衣服，也與他換了。天氣寒冷，若他把噤死了，反爲不美。』龍濤馮七聽說有理，急忙與花蝶換妥，仍然綁縛。一壁控他的水，一壁向著火。小子鬧了個『水火既濟』。韓彰又見廳上擺著筵，大家都餓了，彼此就坐，快吃痛飲。蔣爺一眼瞧見，編刺，急忙佩在身邊。只聽花蝶呻吟道：『淹死我也！』馮七出來，將他攙進屋內。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來到花蝶的前面，說道：『姓花的事已如此，你且喝盃熱酒煖煖。明人不做暗事，叫你死而無怨。你作的事，玷污婦女名節，造孽多端，人人切齒，個個含冤，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纔特地前來拿你。若問我，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花沖一飲而盡。又問道：『那上邊的又是何人？』蔣爺道：『那是北俠歐陽春。那邊是我二哥韓彰，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大丈夫敢作敢當，方是男子。明日將你解到縣內，完結了勾鄉宦家殺死更夫一案，便將你解赴東京，任憑開封府發落。』花沖聽了，便低頭不語。此時天已微明，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北俠道：『如今此事完結，我還要回茉莉村去。一來你們官事，我不便混在裏面；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底還要與展南俠畢姻，面懇至再，是以我必須回去。』韓蔣二人難以強留，只得應允。不多時，縣內派了差役，跟隨馮七前來，起解花沖到縣。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鄧家堡，彼此執手分別。北俠仍回茉莉村。韓蔣二人同到縣衙，惟有鄧軍悄悄回家，聽說花沖被擒，他恐官司連累，忙忙收拾收拾，竟奔霸王莊去了。後文再表。不知花沖到縣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投遞進去。縣官看了連忙請至書房款待，問明底細，立刻升堂。花沖並無推諉，甘心承認。縣官急速辦了詳文，派差跟隨蔣韓、龍濤等，押解花沖起身。一路上小心防範，逢州過縣，皆是添役護送。一日，來至東京，蔣爺先至公廳，見了衆位英雄，彼此問了寒暄。盧方先問韓彰如何，蔣平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現今押解著花沖，隨後就到。』大家歡喜無限。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等相陪，迎接韓彰。蔣爺連忙換了眼色，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甚喜，即命包興傳出話來：『如若韓義士到來，請到書房相見。』此時盧方等已迎著韓彰，結義弟兄彼此相見，自是悲喜交集。南俠見了蔣爺，更覺親熱，暫將花沖押在班房。大家同定韓爺來至公所，各道姓名相見。獨馬漢不樂，徐慶道：『二哥，你老弩箭誤傷的，就是此人。』韓爺聽了，不好意思，連連謝罪。馬漢道：『三弟，如今俱是一家人了，你何必又提此事。』公孫先生道：『方纔相爺傳出話來，如若韓兄到來，即請書房相見。韓兄就同小弟，先到書房要緊。』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這裏南俠吩咐備辦酒席，與蔣韓二位接風。不多時，公孫策等出來，剛至茶房門前，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裏恭候。九如見了韓爺，向前深深一揖，口稱：『韓伯伯在上，小姪有禮。』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連忙還禮，一時忘懷，再也想不起是誰來。及見了張老，猛然想起道：『你二人爲何在？』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帶至開封，我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爲義子的話，說了。韓爺聽了歡喜。大家笑著，來至公所之內，見酒筵業已齊備。大家謙遜，彼此就坐。公孫策道：『相爺見了韓兄，甚是歡喜。已吩咐小弟速辦摺子，就以拿獲花沖、韓兄押解到京爲題，明早啓奏。大約此摺一上，韓兄必有好處。』盧方道：『全仗賢弟扶持。』韓爺又叫將龍濤請進來，大家見了。韓爺道：『多承龍兄一路勤勞，方纔已回稟相爺，俟事畢之後回去不遲。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龍濤道：『小人仰賴二爺四爺拿獲花沖，只要報仇雪恨，龍濤生平之願足矣。』話剛至此，只見包興傳出話來道：『相爺吩咐，立刻帶花沖二堂聽審。』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這裏無執事的，暫且飲酒敘話。南俠便問花蝶蝶體。韓爺便述說一番。正說之間，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趙虎連聲誇道：『好人物！好膽量！就是他所做之事不端，可惜了！』衆人便問：『相爺審的如何？』王朝馬漢道：『何用審問，他自己俱各通說了。』不多時，公孫策出來道：『若論他殺害人命，玷污婦女，理應凌遲處死。相爺從輕，改了個斬立決。』龍濤聽了心內暢快。到了次日，包公上朝遞摺，聖心大悅，立刻召見韓彰，也封了校尉之職。花沖罪名依議，包相就派祥符縣監斬。龍濤又謝了蔣、韓二人，他要回去。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所有差役俱各賞賜，各回本縣去。

了。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這裏衆英雄歡喜聚在一處，快樂非常。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仍是五人同居。自鬧東京，弟兄分手，至此方能團聚。不多幾日，丁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衆朋友俱各前來看望，都要會會北俠。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同丁二爺在家看家，衆人也只得罷了。到了臨期，所有迎粧嫁娶之事，也不必細說。南俠畢姻之後，就將丁母請來同居，每日與丁大爺會同衆朋友歡聚。剛過了新年，丁母便要回去。衆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戀戀難捨。今日你請，明日我邀，這個送行，那個餞別，聚了多少日期，好容易方纔起身。丁兆蘭隨著丁母回到家中，見了北俠，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恨不得見面，抱怨小弟不了。北俠道：『多承衆位朋友的愛惜，實是劣兄不慣應酬。如今賢弟回來，諸事已畢，劣兄也就要告辭了。』丁大爺聽了，詫異道：『仁兄却是爲何？』北俠笑道：『劣兄有個賤恙，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所謂勞人不可多逸，這些日子已覺焦心煩燥。如今必須放我前行，庶免災纏病繞。』兆蘭道：『既如此，再屈留仁兄兩日，後日起身如何？』北俠只得應允。這兩日的歡聚，自不必說。到了第三日，兆蘭、兆蕙備了酒席與北俠餞行，並問：『現欲何往？』北俠道：『還是上杭州一遊。』飲酒後提了包裹，雙俠送至莊外，各道珍重，彼此分手。北俠上了大路，散步逍遙，逢山玩山，遇水賞水。一日，已來至仁和縣境內，見一帶松樹稠密，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北俠想道：『這必是個大寺院，何不瞻仰瞻仰。』來到廟前一看，見匾額上鐫著盤古寺三字，殿宇廟垣極其齊整。北俠放下包裹，步入廟中。上了大殿，瞻仰聖像，却是三皇纓禮拜畢，只見出來一個和尚，年紀不足三旬，見了北俠，問訊。北俠連忙還禮，問道：『令師可在廟中麼？』和尚道：『在後面。施主敢是找師父麼？』北俠道：『我因路過寶刹，一來拜訪令師，二來討杯茶吃。』和尚道：『請到客堂待茶。』說罷，在前引路，來到客堂，和尚張羅煮茶。不多時，茶已烹到。早見出來個老和尚，年紀約有七旬，面如童顏，精神百倍。見了北俠，問了姓名。北俠一一答對，又問：『吾師上下？』和尚答道：『上靜下修。』二人一問一答，談了多時，彼此敬愛。看看天已晚了，和尚獻齋，北俠也不推辭。和尚更覺歡喜，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北俠甚合心意，便住了。晚間無事，因提起手談。誰知靜修更是酷好。二人就在燈下較了一局，不相上下。萍水相逢，遂成莫逆。北俠一連住了幾日。這日早晨，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衣衫襤褸，形容枯瘦，手內持定幾幅對聯，望著二人一揖。北俠連忙還禮，道：『有何見教？』儒者道：『學生貧困無資，寫得幾幅對聯，望祈居士資助一二。』和尚聽了，便立起身來，接過對聯，打開一看，不由失聲叫好。未知靜修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秦昌陪罪丫鬟喪命

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見寫的筆法雄健，字體道媚，不由的連聲贊道：『好書法！好書法！』又往儒者臉上一望，見他雖然窮苦，頗含秀氣，而且氣度不凡，不由的慈悲心一動，便叫儒者將字放下，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梳洗淨面，款待齋飯。儒者聽了，深深一揖，隨著和尚後面去了。北俠道：『我見此人，頗有些正氣，決非假冒斯文。』靜修道：『正是。老僧方纔看他骨格清奇，斷不致久居人下。』說罷，又見進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和尚却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連忙讓坐道：『施主何來？這等高興。』秦員外道：『無事不敢擅造寶刹，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特來懇求吾師一卜。』和尚笑道：『老僧是不會占卜的。員外，你說一個字來，我且與你測一測。』秦昌道：『就是一個容字罷。』靜修寫出來，端詳了多時，道：『此字按字意說來，『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安。』員外請看，此字若拆開來，是個穴下有口，若要不滿容，惟恐人口不利。這也是老僧妄說，員外休要見怪。』員外道：『多承吾師指教，焉有見怪之理。』說話間，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拉開一看，連聲誇讚道：『好字！好字！這是吾師的大筆麼？』靜修道：『老僧如何寫的來。這是方纔一儒者賣的。』秦昌道：『此人姓甚名誰？現在何處？』靜修道：『現在後面。他原是求資助的，並未問他姓名。』秦昌道：『如此說來，是個寒儒了。我爲小兒，屢欲延師訓誨，惜未得其人。如今吾師何不代爲聘請，豈不兩便麼？』靜修笑道：『延師之道，理宜恭敬，不可因他是寒士，便藐視於他。似如此草率，非待讀書人之禮。』秦昌立起身來，連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吩咐：『速速到家，將衣帽靴衫取來，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靜修見他延師心盛，只得將儒者請來。誰知儒者到了後面，用熱水洗去塵垢，更覺滿面光華，秀色可餐。秦昌一見，歡喜非常，連忙延至上坐，自己在下面相陪。原來此人姓杜名雍，是個飽學儒流，一生性氣剛直，又是个落落寡合之人。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杜雍却甚願意，秦昌樂不可言。少時家童將衣衫靴帽取來，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杜雍却不推辭，將通身換了，更覺落落大方。秦昌別了靜修，北俠便與杜雍同行。來至莊前下馬，家童引路，來到書房，獻茶已畢，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年方十一歲。安人鄭氏，三旬以外年紀，有一妾，名叫碧蟾。丫鬟僕婦不少，其中有個大丫鬟名叫彩鳳，服侍鄭氏的小丫鬟名叫彩霞，服侍碧蟾的。外面有執事四人進寶，進財進祿，進喜。秦昌雖然四旬年紀，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將近入丁算。



來也有三四十口，家道饒餘。員外因一生未能讀書，深以爲憾；故此爲國璧諄諄延師，也爲改換門庭之意。自拜了先生之後，一切餽饌甚是精美。秦昌每逢自己討取帳目之時，便囑咐鄭氏安人，先生飯食要緊，不可草率，務要小心。即或安人不得暇，就叫彩鳳照料，習以爲常。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一日，員外又去討帳，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丫頭，先生處務要留神，好好款待。員外去後，彩鳳照料了飯食，叫人送至書房。碧蟾也便悄悄隨至書房，在窗外偷看。見先生眉清目秀，三旬年紀，儒雅之甚。不看則已，看了時，邪心頓起。也是活該有事。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帶他去探親。碧蟾聽了此信，便親手做了幾樣菜，用個小盒盛了，叫小丫頭彩霞送至書房。不多時，回來了。他便問：「先生做什麼呢？」彩霞道：「在那裏看書呢？」碧蟾道：「說什麼沒有？」丫鬢道：「他說：『往日俱是家童送飯，今日爲何你來快回去罷！』將盒放在那裏，我就來了。」碧蟾暗道：「奇怪！爲何不吃呢？」他就三步兩步來到書房，撕破窗紙，往裏窺看。見盒子依然未動。他便輕輕咳嗽。杜先生聽了，擡頭看時，見牕上撕了一個窟窿，有人往裏偷看，却是年輕婦女，連忙問道：「什麼人？」牕外答道：「你猜是誰？」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忙說道：「這是書房，還不退了！」牕外答道：「諒你也猜不著。我告訴你，我比安人小，比丫鬢大。今日因員外出門，家下無人，特來相會。」先生聽了，發話道：「不要嘮叨，快迴避了！」外面說道：「你爲何如此不知趣？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這裏有表記送你。」杜雍聽了，登時紫漲面皮，氣往上撞，嚷道：「滿口胡說！再不退，我就要喊叫起來。」正在憤怒，忽見窗外影兒不見了。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暗想道：「這是何說！可惜秦公待我這番光景，竟被這賤人帶累壞了。」你道碧蟾爲何退了？原來他聽見員外已回來了，故是急忙退去。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便來到書房，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裏。回頭見那邊放著一個小小元盒，剛要坐下問話，見地下黃澄澄一物，連忙彎腰檢起，却是婦女帶的戒指。一聲兒沒言語，轉身出了書房。仔細一看，却是安人之物，不由氣沖霄漢，直奔臥室去了。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正是碧蟾隔窗拋入的表記。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不但沒看見，連聽見也沒有。秦昌來到臥室之內，不容分說，開口大罵道：「你這賤人，幹的好事！我叫你款待先生，不過是飲饌精心，誰叫你跑到書房，這還有個閨範麼？」安人道：「那個上書房來是誰說的？」秦昌道：「現有對證。」便把戒指一扔。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連忙說道：「此物雖是我的，却是兩個一個留著自帶，一個賞了碧蟾了。」秦昌聽畢，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不多時，只見碧蟾披頭散髮，彩鳳哭哭啼啼，一同來見員外。一個說：「彩鳳偷了我的戒指，去到書房，陷害於我。」一個說：「我何

嘗到姨娘屋內。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如今反來訛我。」兩個你言我語，分爭不休。秦昌反倒不得主意，竟自分解不清。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此事須如此如此，方能明白。乳母道：「此計甚妙。」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秦昌深以爲是。到了晚間，天到二鼓之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只見裏面尚有燈光，杜雍業已安歇。乳母叩門道：「先生睡了麼？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裏面，有話說。」杜雍答道：「這是什麼道理！白日在廳外聒絮了多時，怪道他說比安人小，比丫鬢大了，原來是個姨娘。你回去告訴他，若要如此的鬧法，我是辭館的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便把白氏一拉，他二人抽身回到臥室。秦昌道：「再也不消說了，也不用再往下問了。只這比安人小，比丫鬢大，一語，却是碧蟾賤人無疑了。我還留他何用？若不急早殺却他，難去心頭之火。」乳母道：「凡事不可急躁。你若將他殺死，一來人命關天，二來醜聲傳揚，反爲不美。」員外道：「似此如之奈何呢？」乳母道：「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房之內，或將他餓死，或將他囚死，也就完了事了。」秦昌深以爲是。次日黎明，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拾出了三間空房，就把碧蟾鎖禁，吩咐不准給他飯食，要將他活活餓死。不知碧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且這碧蟾素日與家人進寶有染，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不但不能捱餓，反倒遂了二人私欲。他二人却暗暗商量計策。碧蟾說：「員外與安人雖則居在上房，却是分寢。員外在東間，安人在西間。莫若你夤夜持刀，將員外殺死，就說安人懷恨，將員外謀害。告到當官，那時安人與員外抵了命。我掌了家園，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強如我爲妾，你是奴呢。」說的進寶心活，也不管天理昭彰，半夜裏持刀來殺秦昌。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至今靜中一想，原是自己莽撞。到了夜靜更深，自持燈來至西間。見鄭氏剛然歇下，他便進去。彩鳳見員外來了，不便在跟前，只得溜出來。他却進了東間，摸了摸臥具，鋪設停當。一歪身躺在員外枕上，竟自睡去。他却那裏知道進寶持刀前來，輕輕的撬門而入，黑暗之中，摸著脖項，狠命一刀。可憐把個即要補缺的彩鳳，竟被惡奴殺死。進寶以爲得意，回到本屋之中，見一身的血迹，剛然脫下要換。只聽員外那裏，一疊連聲叫：「進寶！進寶！進寶！聽了，吃驚不小。方知員外未死，一壁答應，一壁穿衣，來到上房。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見彩鳳已被殺死在牀上，故此連

連呼喚。見了進寶，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進寶方知把彩鳳誤殺了。此時安人已知，連忙起來，大家商議。鄭氏道：「事已如此，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進，告訴他。多多給他銀兩，將他女兒好好殮殮就是了。」秦昌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誰知進寶見了馬氏，說彩鳳是秦昌因姦不遂憤怒殺死，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金必正金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立刻前來相驗，果係刀傷。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暫將彩鳳盛殮。轉到衙中，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寢，東西居住，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金令問明，纔帶上秦昌來。問他為何將彩鳳殺死。誰知秦昌回道：「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因姦不遂，一時忿恨，將他殺死。」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他因一來說不出與妻子陪罪的話，二來惟恐官府追問因何陪罪，又叨頓出碧蟾之事，那時鬧出妻妾當堂出醜，其中再連累上一個先生，這個聲名傳揚出去，我還有活顧麼？莫若我把此事隱起，大約爲買的丫頭因姦致死，也不至抵償。金令見他滿口應承，反倒疑心，便問他：「凶器藏在何處？」秦昌道：「因一時忙亂，忘却擲於何處。」其詞更覺含渾。金令暗想道：「看他這光景，並無凶器，其中必有緣故，須要慢慢訪查。」暫且懸案寄監。此時鄭氏已派進喜暗裏安置，秦昌在監不至受苦。他因家下無人，僕從難以托靠，仔細想來，惟有杜先生爲人正直，便暗暗寫信托付杜雍照管外邊的事體，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監中叫進寶四人輪流值宿服侍。一日，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順便探訪杜雍。剛然來到秦家莊，迎頭遇見進寶，尙和見了，問道：「員外在家麼？杜先生可好？」進寶便進諭言道：「師傅還提杜先生呢。原來他不是好人，因與主母調姦，被員外知覺，大鬧了一場。杜先生懷恨在心，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將丫鬟彩鳳殺死，反告了員外，因姦致命，將員外摺在南牢。我此時便上縣內，瞧我們員外去。」說罷，佯長去了。和尚聽了，不勝驚駭詫異，大罵杜雍不止。回傳寺中，見了北俠，道：「世間竟有這樣得魚忘筌、人面獸心之人，實實可惡。」北俠道：「吾師爲何生嗔？」靜修和尚便將聽了進寶之言，一一敘明。北俠道：「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靜修聽了好生不樂道：「秦員外爲人老僧素日所知，一生原無大過，何得遭此報應。可恨這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實實可惡。」彼此話不投機，北俠一言不發，站起來向處面去了。却暗想道：「此事有些荒唐。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想罷，暗暗裝束，將燈吹滅，虛掩門戶，鬚髯是早已安眠，再也不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到了門前，天已初鼓。先往書房探訪，見有兩個更夫要蠟，書童回道：「先生上後邊去了。」北俠聽了，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來。忽聽乳母白氏道：「你等莫要躲懶，好好烹下茶。少時奶奶回來還要喝呢。」北俠聽了，暗想：「事有

可疑。爲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剛然來到後面，見有三間花廳，榻扇虛掩。忽聽裏面說道：「我好容易得此機會，千萬莫誤良宵。我這裏跪下了。」又聽婦人道：「真正便宜了你。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吓。」北俠聽至此，殺人心陡起，暗道：「果有此事！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背後抽出七寶刀，說時遲，那時快，推開榻扇，手起刀落。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雙魂已歸地府。北俠將二人之頭挽在一處，挂在榻扇屈戌之上。滿腔惡氣全消，仍回盤古寺。他以為是杜雍與鄭氏無疑，那裏知道他也是誤殺了呢？你道方纔書童答應更夫說，先生往後邊去了，是那個後邊？就是書房的後邊。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杜雍出恭回來，只見更夫跑了來道：「師老爺！師老爺不好了！」杜雍道：「不是蠟不燬了？犯不上這等大驚小怪的。」更夫道：「不是，不是，方纔我們上後院巡更，見花廳上有兩人扒著榻扇往外瞧。我們怕是歹人，拿燈籠一照，誰知是兩個人頭。」杜先生道：「是活的？是死的？」更夫道：「我們沒有細瞧。」杜先生道：「既然如此，你們打著燈籠在前引路，待我看看去。」到了花廳，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杜先生戰戰哆哆看時，一個耳上有環道：「喂呀！是個婦人。你們細看是誰？」更夫看了半晌道：「好像姨奶奶。」杜雍便叫更夫：「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看是誰？」更夫乍著膽子，將頭扭一扭，一看，這個說：「這不是進祿兒嗎？」那個道：「是不錯。是他！是他！」杜先生道：「你們要認明白了。」更夫道：「我認的不差。」杜先生道：「且不要動。這是要報官的。你們找找四個管家，今日是誰在家？」更夫道：「昨日是進寶在監該班，今日應當進財該班。因進財有事去了，纔進祿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班。不知進祿如何被人殺了？此時就剩進喜在家。」杜先生道：「你們把他叫來，我在書房等他。」更夫答應一個叫去進喜，一個引著先生來到書房。不多時，進喜來到。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叫他進內啓知主母。進喜急忙進去，稟明了鄭氏。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嚇的沒了主意。叫問先生：「此事當如何辦理？」杜先生道：「此事隱瞞不得的，須得報官。你們就找地方去。」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到後園花廳看了也不動道：「只好管家你隨我回去。」進喜嚇的半晌無言。杜先生知是地方勒索，只得叫進喜從內要出二兩銀子，給了地方。他纔一人去了。至次日金令來到，進喜同至後園。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然後相驗，記了姓名，叫人將頭摘下。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二屍，下體赤露，知是私情。又見牀了上有一字柬，金令拿起細看，攏在袖內，又在牀下搜出一件血衣服裹著鞋襪。問進喜道：「你可認得，此衣與鞋襪是誰的？」進喜聽了瞧，回道：「這是進寶的。」金令暗道：「如此看來，此案全在進寶身上。我須如此如此，方能了結此事。」吩咐暫將男女盛殮，

即將進喜帶入衙中立刻升堂。且不問進喜，也不問秦昌吩咐：『帶進寶。』兩傍衙役答應一聲，去提進寶。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秦昌，忽然聽見衙役來說：『太爺現在堂上呼喚。』進寶不知何事，連忙跟隨衙役，上了大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和顏悅色問道：『進寶，你家員外之事，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本縣看了，方好從中設法，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進寶原打算將秦昌謀死，如今聽縣官如此說，想是受了賄賂，無奈何，說道：『既蒙太爺恩典，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金令吩咐書吏：『你同他去，給他立個稿兒，叫他親筆寫，寫速速拿來。』書吏領命下堂。不多時，進寶拿了訴呈，當堂呈遞。金令問道：『可是你自己寫的？』進寶道：『是求先生打的底兒，小人謄寫的。』金令接來細細一看，果與那字柬筆迹相同。將驚堂木一拍，道：『好奴才！你與碧蟾通姦設計，將彩鳳殺死，如何陷你家員外，還不從實招上來！』進寶一聞此言，驚慌失色道：『此……此……此事小……小……小人不知。』金爺吩咐：『掌嘴。』剛然一邊打了十個，進寶便嚷道：『我說呀，我說。』兩邊衙役道：『快招，快招。』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檢著，錯疑在安人身上，又如何試探先生，方知是碧蟾，將他鎖禁花園，原是小人素與姨娘有染，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不想秦昌那日偏偏的上西間去了，這纔誤殺了彩鳳。一五一十，述了一遍。金令道：『如此說來，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想是你憤姦不平，將他二人殺了。』進寶碰頭道：『此事小人實實不知。昨夜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並未回家，如何會殺人呢？老爺詳情。』金令暗暗點頭道：『他這話却與字柬相符。只是碧蟾進寶却被何人所殺呢？』你道是何字柬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叫他多連一夜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因此悄悄寫了一柬，托進祿暗送與碧蟾，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不能得手，趁此機會，方纔入港，却被北俠聽見，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故將二人殺死。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知金令如何定罪，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且說金公審明進寶，叫立時收監，與彩鳳抵命。把秦昌當堂釋放。惟有殺姦之人，再行訪查緝獲另結，暫且懸案。論碧蟾早就該死，進祿既有淫邪之行，便有殺身之報。他二人死所當死，也就不必深究了。且說秦昌回家，感謝杜雍不盡，二人遂成莫逆。又想起靜修之言，杜雍也要探望，因此二人同來至盤古寺。靜修與北俠見了，彼此驚駭。還是秦昌直爽，毫無隱諱，將此事敘明。靜

修北俠方纔釋疑，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的。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自不必言。盤桓了幾日，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北俠也就別了靜修上杭州去了。沿路上聞人傳說道：『好了！杭州太守可換了。我們的冤枉可伸訴了。』你道此人是誰？只因春闈考試，欽命包大人主考。三場已畢，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天子便問：『包卿，世榮爲何不中？』包公奏道：『臣因欽命點爲主考，臣姪理應迴避，因此並未入場。』天子道：『朕原爲揀選人材，明經取士，爲國求賢。若要如此，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即行傳旨，著世榮一體殿試。此旨一下，包世榮好生快樂。到了殿試之期，欽點包世榮傳臚，用爲翰林院庶吉士。包公叔姪碰頭謝恩。赴瓊林宴之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還鄉舉鄉，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聖上准奏，賞發了多少東西。包世榮別了叔父，帶了鄧九如，榮耀還鄉。至於與玉芝畢姻一節，也不必細述。只因杭州太守出缺，聖上欽派了新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倪繼祖奉了聖旨，即赴新任。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麼？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麼？其中尙有許多的原委。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個鮑學儒流，名喚倪仁，自幼與同鄉李太公之女定爲妻室。甚麼聘禮呢？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晶瑩光潤無比，拆開却是兩枝，合起來便成一朶。倪仁視爲珍寶，與妻子各佩一枝。只因要上泰州探親，便僱了船隻。這船戶一名陶宗，一名賀豹，外有一個僱工幫開的名叫楊芳。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如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見李氏生的美貌，淫心陡起。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量，意欲劫掠了這宗買賣。他別的一概不要，全給陶宗。他單要李氏作個妻房。二人計議停當，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楊芳原是僱工人，不敢多言。一日，來到揚子江邊的幽僻之處，將倪仁拋向水中淹死。賀豹便逼勒李氏。李氏哭訴道：『因懷孕臨邇，俟分娩後再行成親。』多虧楊芳在旁解勸，賀豹只得罷了。楊芳看這婦人哭的可憐，動了惻隱之心，便殷勤勸酒。不多時，把二人灌的銘酩大醉，橫臥在船頭之上。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叫他上岸。一直往東，過了樹林，有個白衣蒼髯的姑母在這廟出家，那裏可以安身。此時天已五鼓，李氏上岸不顧高低，拚命往前奔馳。忽然一陣肚痛，暗說：『不好！我是臨月身體，若要分娩，可怎麼好呢？』正思索時，一陣痛加一陣，只得勉強奔至樹林，不多時果分娩了。喜是男兒，連忙脫下內衫，將孩兒抱好，胸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不敢留戀，難免悲戚，急將小兒放在樹本之下。自己恐賊人追來，急忙往東奔逃。上廟中去了。且說楊芳放了李氏，心下轉念道：『不好！他二人若是醒來，不見了婦人，難道就罷了不成？不是埋怨於我，就是四下搜尋。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反爲不美。』哦！有了，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及至他二人醒來，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也免得他等搜

查。主意已定，東西一概不動，隻身上岸，一直竟往白衣菴而來。到了菴前，天已微明，向前叩門，出來了個老尼，隔門問道：「是那個？」楊芳道：「姑母請開門，是姪兒楊芳。」老尼開了山門，楊芳來至客堂，尙未就坐，便悄悄問道：「姑母，可有一個婦人投在菴中麼？」老尼道：「你如何知道？」楊芳便將灌醉二賊密放李氏的話，說了一遍。老尼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惜乎你爲人不能爲徹，錯舛你也沒甚麼錯舛，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路上，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煙。」楊芳追問情由。老尼便告訴他：「那婦人已投在廟中，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若被人檢去，尙有生路，倘若遭害，便絕了香煙，深爲痛惜。是我勸慰再三，應許與他找尋，他方止了悲啼，在後面小院內將息。」楊芳道：「既如此，我就找尋去。」老尼道：「你要找尋，有個表記。他胸前有枝白玉蓮花，那就是此子。」楊芳謹記在心，離了白衣菴，到了樹林，看了一番，並無蹤迹。暗暗訪查了三日，方纔得了實信。離白衣菴有數里之遙，有一倪家莊。莊中有個倪太公，因五更趕集，騎著個小驢兒來至樹林，忽聽小兒啼哭，連忙下驢一看，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本之下，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這老半生無兒，見了此子，好生歡喜，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也顧不得趕集，連忙乘驢轉回家中。安人梁氏見了此子，問了情由，夫妻二人歡喜非常，就起名倪繼祖。楊芳打聽得實信，因同他姑母商量，要照應此子，即託人舉薦，投到倪宅爲僕，起名倪忠。從此倪忠便殷勤張羅諸事，不用主人吩咐。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諸事亦俱託付於他。一日，倪忠對太公道：「小人見小官人七歲年紀，資性聰明，何不叫他讀書呢？」太公道：「我正是有此意。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學問頗好，你就揀個日期，我好帶去入學。」於是定了日期，倪繼祖入學讀書。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倪忠却時常到菴中看望，就只瞞過倪繼祖。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却是濟南人，姓程名建才。太公將程先生請來訓誨繼祖。繼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齡。程先生對太公說明，就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高高的中了生員。太公甚喜，酬謝了先生。自然又是賀喜，應接不暇。一日，先生出門，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稟明了太公，就叫倪忠跟隨。信步行來，路過白衣菴。倪忠道：「小官人，此菴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請進去歇歇吃茶。小人順便探望探望。」倪繼祖道：「從不出門，今日走了許多的路，也覺乏了，正要歇息歇息。」倪忠向前叩門。老尼出來迎接，連忙讓至客堂待茶。當初李氏自彌月後便拜了老尼爲師，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忘記了關小院之門。恰好倪繼祖信步來至院中，李氏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儼然與倪仁

一般；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登時的落下淚來。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可煞作怪，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不能自解。正在拭淚，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倪忠道：「官人，你為何啼哭？」倪繼祖道：「我何嘗哭來。」嘴內雖如此說，聲音尙帶悲哽。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裏呆落淚，看了這番光景，他也不言不語，拂袖拭起淚來。只聽老尼道：「善哉！善哉！此乃天性，豈是偶然？」倪繼祖聽了此言，詫異道：「此話怎講？」只見倪忠跪倒道：「望乞赦宥隱瞞之罪，老奴方敢訴說。」好倪繼祖見他如此，驚的目瞪口呆。又聽李氏悲切切道：「恩公快些請起，休要折受了他。不然，我也就跪了。」倪繼祖好生納悶，連忙將倪忠拉起。倪忠便把過去情由，述說了一遍。他這裏說，那裏李氏已然哭了個聲啞氣噎。倪繼祖聽了半晌，還過一口氣來道：「我倪繼祖生了十六歲，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連忙跪倒抱住李氏，放聲大哭。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母子二人方纔止住悲聲。李氏道：「自蒙恩公搭救之後，在此巷中一十五載，不想孩兒長成，今日相見，爲娘的如同睡裏夢裏，自己反倒不能深信。問吾兒，你可有表記麼？」倪繼祖聽了此言，惟恐母親生疑，連忙向那貼身裏衣之中，掏出白玉蓮花，雙手奉上。李氏一見蓮花，「嚶啞」了一聲，身體往後一仰，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覩物傷情，復又大哭起來。倪繼祖與倪忠商議，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李氏連忙止悲，說道：「吾兒休生妄想，爲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原想著你爹爹的冤仇，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不料蒼天有眼，倪氏門中有你這根芽。只要吾兒好好攻書，得了一官半職，能報與你爹爹報仇雪恨，爲娘的平生之願足矣。」倪繼祖見李氏不肯上莊，便哭倒跪下道：「孩兒不知親娘，便罷。如今既已知道，也容孩兒略盡孝心。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自有孩兒懇求哀告，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如何不能容留親娘呢？」李氏道：「言雖如此，但我自知罪孽深重，一生懺悔不來。倘若再墮俗緣，惟恐不能消受，反要生出災殃。那時吾兒豈不後悔？」倪繼祖聽李氏之言，心堅如石，毫無回轉，便放聲大哭道：「母親既然如此，孩兒也不回去了，就在此處侍奉母親。」李氏道：「孩兒不要啼哭。我有三件，你能依從，諸事辦妥，爲娘的必隨你去如何？」倪繼祖連忙問道：「那三件請母親說明？」李氏道：「第一件，你從今後須要好好攻書，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第二件，你須將仇家拿獲，與你爹



爹雪恨；第三件，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原是兩個合成一枝，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三事齊備，爲娘必隨兒去。三事之中，倘缺一件，爲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說罷，又囑咐倪忠道：「恩公一生全仗忠義，我也不用饒舌。全賴恩公始終如一，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你們速速回去罷！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李氏將話說完，一捧手往後去了。這裏倪繼祖如何肯走，還是倪忠連攙帶勸，真是一步幾回頭，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老尼後面相送，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方離了白衣巷，竟奔倪家莊而來。主僕在路途之中，一個是短歎長吁，一個是婉言相勸，倪繼祖道：「方纔聽母親吩咐三件，仔細想來，作官不難，報仇容易，只是那白玉蓮花却往何處找尋？」倪忠道：「據老奴看來，物之隱現，自有定數，却倒不難。還是作官難。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倪繼祖道：「我有海樣深的仇，焉有自己不上進呢？老人家休要憂慮。」倪忠道：「官人如何這等呼喚，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倪繼祖道：「你甘屈人下，全是爲我而起。你的恩重如山，我如何以僕從相待！」倪忠道：「言雖如此，官人若當著外人，還要照常，不可露了形迹。」倪繼祖道：「逢場作戲，我是曉得的。還有一宗今日之事，你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俟功成名就之後，大家再爲言明。」倪忠道：「這不用官人囑咐。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洩漏，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二人說話間，來至莊前，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俱各照常。如是倪繼祖一心想著報仇，奮志攻書。過了二年，又舉於鄉。又過了二年，明春就是大比之年，倪繼祖與先生商議，打點行裝，一同上京考試。誰知到了臨期，程先生病倒，竟是嗚呼哀哉了。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悄悄到白衣巷，別了親娘，又與老尼留下銀兩，主僕一同進京。這纔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來至東京，租了寓所，靜等明春赴考。及至考場已畢，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到了殿試，又欽點了榜眼，用爲編修。可巧杭州太守出缺，奉旨又放了他。主僕二人，好生歡喜。又拜別包公，包公又囑咐了好些話。主僕衣錦還鄉，拜了父母，稟明認母之事。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聽了甚喜，一同來至白衣巷，欲接李氏在莊中同住。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一來莊中住著不便，二來自已心願不遂，決意不肯。因此仍在白衣巷與老尼同住。倪繼祖無法，只得安置妥協，叫倪忠束裝就道，來至杭州，剛一接任，就收來無數的詞狀，細細看來，全是告霸王莊馬强的。你道這馬强是誰？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之宗弟。他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他便無所不爲。他霸田佔產，搶掠婦女，家中蓋了個招賢館，接納各處英雄豪傑，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不少。其中也有一二豪傑，因無處可去，暫且棲身，看他的動靜。現時有名的便是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神手大

聖鄧車，病太歲張華，賽方朔方韶。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每日裏舞劍掄槍，比刀對棒，魚龍混雜，鬧個不了。一來二去，聲氣大了，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獨有一個十四歲的小英雄艾虎，心志高傲，氣度不俗，就在招賢館內作個館童。他見衆人之中，惟獨智化是個豪傑，而且本領奇特，便時刻在心，諸事留神，敬奉智化爲師。真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悄悄傳他武藝。誰知他心機活變，一教便會，一點就醒。不上一年光景，學了一身武藝。他却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不但白費唇舌，他不肯聽，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裏抱怨，說你老人家忒膽小了。」搶幾個婦女甚麼要緊。要是這們害怕起來，將來還能幹大事麼？」你老人家自想想，這一羣人都不成了亡命徒了麼？」智化道：「你莫多言，我自有道理。」他師徒只顧背地裏閒談。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帳回來，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分文皆無。馬強將眼一瞪道：「沒有就罷了不成？急速將他送縣追究。」馬勇道：「員外不必生氣，其中却有個極好的事情。方纔小人去到他家，不想炕上坐著個如花似玉的女子，小人問他是何人。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名叫錦娘。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留下女兒毫無倚靠，因此他自小兒撫養，今年已交十七歲。真算是少一無二的了。」一句話說的馬強頓時心癢。就派惡奴八名，跟隨馬勇，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果是孌孌婷婷的女子。身穿樸素衣服，頭上也無珠翠，哭哭啼啼來至廳前。馬強見他雖然啼哭，那一番嬌柔斌媚，真令人見了生憐。不由的笑逐言開道：「那女子不要啼哭。你要好好依從於我，享不盡榮華，受不盡富貴，你只管向前些，不要害羞。」忽聽見錦娘嬌聲嚶嚶的道：「你這強賊，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是何道理？奴今到此，惟有一死而已！」誰知錦娘暗暗攜來鬚子一把，將手一揚，竟奔惡賊而來。馬強見勢不好，把身子往傍一閃，「唰」的一聲，把鬚子扎在椅背上。馬強「噯啾」一聲：「好不識擡舉的賤人！」吩咐惡奴將他摺在地牢。且說翟九成見錦娘搶去，只急得躁腳捶胸，嚎啕不止。哭聲多時，檢點了檢點，獨獨不見了鬚子，便道：「不消說了。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裏，一死相拚了。」忙到那裏探望了一番，並無消息。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見路旁有柳樹，他便解下絲縑，就要自縊而死。忽聽有人說道：「老丈休要如此。有甚麼事，何不對我說呢？」翟九成回頭一看，見一條大漢，碧睛紫髯，連忙上前哭訴情由，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和女婿。」北俠歐陽春聽了道：「他如此惡霸，你爲何不告他去？」翟九成道：「我的爺，談何容易。他有錢有勢，縱有皇子，縣裏也是不准的。」北俠道：「不是這裏告他。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翟九成道：「哎呀！我這裏到開封

府路途遙遠，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北俠道：「我這裏有白銀十兩，相送如何？」翟九成道：「萍水相逢，如何敢受許多銀兩。」北俠道：「這有甚麼要緊呢？只要你拿定主意。若到開封，包管此恨必消。」說罷，從皮兜內摸出兩個銀鏢，遞與翟九成。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北俠攙起，只見那邊過來一人，手提馬鞭道：「新陞太守極其清廉，你何不到那裏去告呢？」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來。又聽這人道：「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你如若要告時，我家東人與衙中相熟，你看那邊樹林下坐的就是他。」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見一儒士坐在那裏，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北俠認明後，他却躲開。倪忠帶了翟九成，見了倪繼祖。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翟九成歡天喜地回家，預備五更天起身赴府告狀。誰知馬強又帶了惡奴出來，騎著高頭大馬，迎頭便碰見了翟九成。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回身就跑。馬強一疊連聲叫「拿」。早被惡奴揪住，連拉帶扯，來至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我把你這老狗，你叫你外孫女用剃子刺我。」翟九成却不陪罪，只一聲聲的罵著惡賊，併把要告到青天，報仇雪恨的意思洩露了出來。馬強吩咐惡奴快搜。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便露出一張紙來，連忙呈與馬強。惡賊看了一遍，一言不發，暗道：「好利害的狀子！這是何人與他寫的，倒要留神訪查訪查。」吩咐惡奴二名將翟九成送至縣內，立刻嚴追欠債。正然吩咐，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乘馬之人，後面跟定老僕。惡賊一見心內一動，眉一皺，計上心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夥計·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且說馬強將翟九成送縣，正要搜尋寫狀之人，只見那邊來了個乘馬的相公，後面跟定老僕。看他等形景有些疑惑，便想出一個計較來，將絲繩一抖，迎了上來，雙手拱道：「尊兄請了！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麼？」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順著惡賊的口氣答道：「正是。請問足下何人？」惡賊道：「小弟姓馬，在前面莊中居住。小弟有個心願，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待茶，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說著話，目視惡奴。眾家人會意，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便牽住嚼環，拉著就走。倪忠見此光景，知道有些不妥，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來至莊前，過了護莊橋，便是莊門。馬強下了馬，先入。倪繼祖暗道：「我正要探訪，不想就遇見他。看他這般權勢，惟恐不懷好意。且進去看個端的怎樣？」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兩旁羅列坐著許多的豪傑光棍。馬強便

說：『遇見翟九成搜出一張呈子，寫的甚是利害。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正要搜查寫狀之人，可巧來了個斯文秀才，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因此把他誣來。』說罷，將狀子拿出，遞與沈仲元。沈仲元看了道：『果然很好，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馬強道：『管他是不是，把他弔起來拷打就完了。』沈仲元道：『員外不可如此。他既是讀書人，須要以禮相待，用言語套問他；如若不應，再行拷打不遲。』馬強道：『賢弟所論甚是。』吩咐請那秀士。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聽見說請秀士，連忙對倪繼祖道：『我們員外請你呢，你見了要小心些。』倪繼祖來至廳房，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寫著「招賢館」三字。見馬強坐在上位，昂不爲禮。兩旁坐著許多人物，看了去俱非善類。却有兩個人站起，執手讓道：『請坐。』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恕坐。』便在下手坐了。衆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見他面龐豐滿，氣度安詳，身上雖不華美，却也整齊。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只聽東邊一人問道：『請問尊姓大名？』繼祖答道：『姓李名世清。』西邊一人問道：『到此何事？』繼祖答道：『奉命前往天竺進香。』馬強聽了，哈哈笑道：『我且問你，既要進香，所有香袋錢糧，爲何不帶呢？』繼祖道：『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故此單帶個老僕，賞玩途中風景。』馬強聽了，似乎有理。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賞玩風景原是讀書人所爲，至於調詞告狀，豈是讀書人幹得的呢？』倪繼祖道：『此話從何說起？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翟九成足下可認得麼？』倪繼祖道：『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智化道：『既不認得，且請到書房少坐。』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要上書房。剛走下大廳，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戴笠，身穿青布箭袖，腰束皮帶，足登薄底靴子，手提著馬鞭，滿臉灰塵。他將倪繼祖略的瞧了一瞧，却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誰知倪忠見了他，登時面目變色，暗說：『不好，這是冤家來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却是陶宗。只因與賀豹醉後醒來，不見了楊芳與李氏，以爲楊芳拐了李氏去了。過些時，方知楊芳在倪家莊作僕人，改名倪忠，却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後來他二人又劫掠些資財，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陶宗却認得病太歲張華，託他在馬強跟前說了，改名姚成。不多幾日，把個馬強哄的心花俱開，便把他當作心腹之人，作了主管。因聞知欽派杭州太守，乃是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馬強心裏就有些不得主意，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好作準備。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偏偏的剛進門，迎頭就撞見倪忠。且說姚成到了廳上，參拜了馬強，又與衆人見了。馬強便問：『打聽的事體怎麼樣？』姚成道：『小人到了省城，細細打聽，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自到任後，接了許多狀

子，皆與員外有些關礙。」馬強聽了，暗暗著慌，道：「既有許多狀子，爲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姚成道：「只因官府一路風霜，感冒風寒，現今病了，連各官稟見俱各不會。小人因此就回來了。」方纔那個斯文主僕是誰？」馬強說是我遇見誑了來的，便把翟九成之事也說了。姚成道：「員外不知，那個僕人我認得，他本名叫做楊芳，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改名叫作倪忠，算來也有二十年了。」沈仲元道：「不好了！員外你把太守誑了來了。」馬強聽罷此言，只嚇得雙睛直瞪，半晌，方問道：「賢……賢……賢弟，你怎知……知……知……」沈仲元道：「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他主人焉有不是倪繼祖的？還有什麼難解的？」馬強聽了，如夢方覺，毛骨悚然，便道：「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沈仲元道：「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既已誑來，俟夜靜更深，把他請至廳上，大家以禮相求，就說：『明知是府尊太守，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爲分晰案中情節。他若應了人情，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把他買贖，要張印信甘結，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不但無人再敢告狀，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他若不應時，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習化在旁聽了，連忙誇道：『好計！好計！』馬強聽了，只好如此，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出了大廳，來至臥室，見了郭氏安人，他的娘子，就是郭槐的姪女。見丈夫愁眉不展，便問：「又有甚麼事了？」馬強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郭氏聽了，道：「益發鬧的好了，竟把欽命的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狗朋狗友，你再不信。我還聽見說，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名叫錦娘，險些兒沒被人家扎一翦子。你把這女子陷在地窖裏了。這如今又把個知府誑在家裏，可怎麼樣呢？」馬強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郭氏方不言語了。此時天已初鼓，郭氏知丈夫憂心，未進飲食，便吩咐丫鬚擺飯，夫妻二人對面坐了飲酒。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丫頭聽了去了。此女名喚絳貞，年方一十九歲，乃舉人李煥章之女。他父女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家業凋零，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偏偏的投親不遇，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立塾課讀。一日，馬強經過門前，見了絳貞，生得端正，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爲證。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因受了惡賊重賄，只得交付縣內管押。馬強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將朱絳貞搶來，意欲收納爲妾。誰知作事不密，被郭氏安人知覺，將陳醋發出，大鬧了一陣，把朱絳貞要去，作爲身邊貼己的丫鬚。馬強無可如何，不知暗暗陪了多少不是，方纔討得安人歡喜。朱絳貞原是個聰明女子，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所有簪環首飾衣服古玩並鎖鑰，全是交他掌管。今日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暗自思道：「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何時是個出頭

之日。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叫他救我爹爹。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想罷，打了燈籠，一直來到空房門前。可巧竟自無人看守。也是吉人天相，暗中自有默佑。朱絳貞見屈戌倒鎖，連忙將燈一點，認了鎖門，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揀了個恰恰投窠，鎖已開落。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忽見開門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恰恰與倪太守對面。彼此觀視，各自驚訝。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悄悄道：「快隨我來。」一伸手便拉了倪繼祖往外就走。倪忠後面緊緊跟隨。不多時，過了角門，却是花園。往東走了多時，見個隨牆門兒，上面有鎖，並有橫門。朱絳貞放下燈籠，用鑰匙開鎖。誰知鑰匙投進去，鎖尚未開，鑰匙再也拔不出來。倪太守在旁著急，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猛然一砸，方纔開了。忙忙去門開門。朱絳貞方說道：「你們就此逃了去罷，奴有一言奉問：你們到底是進香的？還是真正太守呢？如若果是太守，奴有冤枉上告。」倪太守到了此時，不得不說了，忙忙答道：「小生便是新任的大守倪繼祖。姐姐有何冤枉，快些說來。」朱絳貞道：「我爹爹名喚朱煥章，被惡賊誤賴，欠他紋銀五百兩，現在本縣看押，已然半載。又將奴家搶來。幸而馬強懼內，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所以未遭他手。求大老爺到衙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別不多言，你等快些去罷！」倪忠道：「姑娘放心。我主僕俱各記下了。」朱絳貞道：「你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便是大路。」主僕二人纔待舉步，朱絳貞又喚道：「轉來，轉來。」不知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誤救朱烈女 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喚轉來，連忙說道：「姐姐還有甚麼吩咐？」朱絳貞道：「一時忙亂忘了一事。奴有一個信物，是自幼佩帶不離身的。倘若救出我爹爹之時，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叫我爹爹不必掛念。」說罷，遞與倪繼祖。倪繼祖接來，就著燈籠一看，不由的失聲道：「噯，啣這蓮花……」剛說至此，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快些走罷！」將手往胳膊窩裏一夾，拉著就走。倪繼祖回頭看來，後門已闔燈光已遠。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芳心亂跳，猛然想起暗暗道：「一不作，二不休。趁此時，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救了，豈不妙哉？」連忙到了地牢。惡賊因這是個女子，不用人看守。朱小姐也是佩了鑰匙，開了牢門，便問錦娘有投靠之處沒有。錦娘道：「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朱絳貞道：「我如今將你放了，你可認得麼？」錦娘道：「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奴是認得的。」朱絳貞道：「既如此，你隨我來。」兩個人仍然來至花園後門，錦娘感恩不盡，也就逃命去了。朱小

姐回來靜靜一想，暗說：『不好！我這事鬧的不小。』又轉想：『自己服侍郭氏，他雖無嫉妒，也是水性楊花，倘若他被惡賊哄轉，要討丈夫歡喜，那時雖保不受污辱，咬人生百歲，終須一死。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心願已完。莫若自盡了，省得耽驚受怕。但死於何地纔好呢？』有了！我索性縊死在地牢。他們以爲是錦娘懸梁，及至細瞧，曉得是我。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我這一死，也就有了名了。』主意已定，來到地牢之中，將絹巾解下，拴好套兒，一伸脖頸，登時香魂縹緲。且說白晝間在招賢館將錦娘搶來，衆目所觀，早就引動了一人，暗自想道：『我若得此女，一生快樂，豈不勝似神仙？』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強，馬強一怒，將他陷在地牢，却又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你道此人是誰？乃是賽方朔方朔。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爲，只他這個綽號兒，便知是個不通的了。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是個神賊，他便起了綽號叫賽方朔。他何嘗知道複姓東方名朔呢？這方朔因到二更之半，不見馬強出來，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暗暗到了地牢。黑影中正碰在弔死鬼身上，暗說道：『不好。』也不管是錦娘不是，他却右手攬定，聽了聽喉間尙然作響，忙用左手順著身體摸至項下，把巾帕解開，輕輕把女子背負起來。邁開大步，竟奔花園後門。及至來到門前，却是雙扇虛掩，心中大喜，出得後門，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剛然背至夾溝，不想遇見個打悶棍的，只道他背著包袱行李，冷不防就是一棍。方朔早已留神，見棍臨近，一側身把手一揚，奪住悶棍往懷裏一帶，又往外一聳。只見那打悶棍的栽倒在地，爬起來就跑，因此方朔說道：『似你這毛賊，也來打悶棍，豈不令人可笑。』可巧朱絳貞就在此時甦醒，聽見此話，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問道：『你是作什麼的？快講！』真是賊起飛智，他就連忙跪倒道：『爺爺救命呀！後面有個打悶棍的，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原來此人却是北俠。一聞此言，抽出七寶劍，迎將上來。這裏方朔背著朱絳貞往前，正然走著，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口中吆喝著：『快將包袱留下！』方朔以爲是方纔那賊的夥計，便在樹下將朱絳貞放下，就舉那賊的悶棍打來。北俠將刀只用一磕，棍已削去半截。方朔道：『好傢伙！』回手即抽出樸刀，斜刺裏砍來。只聽「噌」的一聲，樸刀分爲兩段。方朔不敢戀戰，回身逃命去了。北俠也不追趕。誰知這賊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便道：『多虧爺爺搭救，幸喜他包袱擱在樹下。』北俠道：『既如此，隨我來，你就拿去。』那賊滿心歡喜，剛剛走至跟前，不防包袱活了，連北俠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什麼人？』只聽道：『奴家是遇難之人，被歹人背至此處，不想遇見此人，他也是個打悶棍的。』北俠聽了，一伸手將賊人抓住，道：『好賊！你竟敢』

哄我不成！賊人央告道：『小人實實出於無奈。家中現有八旬老母，求爺爺饒命。』北俠道：『這女子從何而來快說！』賊人道：『小人不知，你老問他。』北俠揪著賊人問女子道：『你因何遇難？』朱絳貞將已往情由述了一遍。『如今無路可投，求求老爺搭救救。』北俠聽了，回頭對賊人道：『你果有老母麼？』賊人道：『小人再不敢撒謊。』北俠道：『你家住在那裏？』賊人道：『離此不遠，不過二里之遙。』北俠道：『我對你說，我放了你，你要依我一件事。』賊人道：『任憑爺爺吩咐。』北俠道：『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我自道理。』賊人聽了，便不言語。北俠道：『你怎麼不願意？』將手一攤勁。賊人道：『哎呀！我願意，我願意我背，我背。』北俠道：『將他好好背起，不許回首。』賊人道：『爺爺放心，我管保背的好好的。』北俠緊緊跟隨，竟奔賊人家中而來，暫且不表。再說太守被倪忠夾了胳膊，拉了就走。太守回頭看時，門已關閉，燈光已遠，只得沒命的奔馳。剛走一二里地，倪太守道：『容我歇息歇息。』倪忠道：『老奴也發了喘了，與其歇息，莫若款款而行。』倪太守道：『老人家說的真是。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倪忠道：『老爺說甚麼蓮花？』倪太守道：『方纔那救命姐姐說，他父親有冤枉，恐不憑信，他給了我一枝白玉蓮花，作爲信物，彼時就著燈光一看，合我那枝一樣光潤。我纔待要問，就被你夾著胳膊跑了。我心中好生納悶。』倪忠道：『且自收好了，再作理會。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此乃莫大之恩，休辜負了他這番好意。』他主僕絮絮叨叨，奔奔波波，慌不擇路，原是往西北，却誤走了正西。忽聽後面人馬聲嘶，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燦亮。倪忠著急道：『不好了！有人追了來了。老爺且自逃生，待老奴迎上前去，以死相拚便了。』說罷，他也不顧太守，一直往東，竟奔火光而來。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見火光往西北去了。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可見他主僕方纔走的岔了。倪忠喘息了喘息道：『敢則不是追我們的。』何嘗不是追你們的。若是走大路，也追上了。他定了定神，仍然往西來尋太守，又不好明明呼喚，他也會想法子，口呼：『同人！同人在那裏？』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答道：『那個喚同人？』却也是個老者聲音。倪忠來至切近道：『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故此呼喚。』那老者道：『既是同人失散，待我幫你呼喚。』於是也就「同人」「同人」呼喚了多時，並無人影。倪忠道：『請問老丈，是往何方去的？』那老者歎道：『瞎！只因我老伴兒有個姪女被人陷害，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因此回來晚了。』倪忠道：『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顛險的，偏偏的到此失散，我還沒問老丈貴姓？』那老者道：『小兒姓王名鳳山，老兒貴姓？』倪忠道：『我姓李，咱們找個地方歇息罷。』鳳山道：『你看那邊有個燈光，咱們且到那裏。』二人來至高坡之上，向前叩



門。只聽裏面有婦人問道：『誰？』外面答道：『我們是遇見打悶棍的了，望乞方便。』裏頭答道：『等一等。』不多時門已開放，却是一個婦人。三間草屋，兩明一暗，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倪忠道：『有熱水討盃吃。』婦人道：『水是沒有，倒有村釀酒。』王鳳山道：『有酒更妙了。』不一時，婦人燉了酒來，拿兩個茶碗斟上。二人端起就喝。只見王鳳山說：『不好了！我爲何天旋地轉？』倪忠說：『我也有些頭迷眼昏。』說話時，二人栽倒牀上，口內流涎。婦人笑道：『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這等受用。』說罷，拉拽下牀，他便坐在牀上。忽聽外面叫道：『快開門來！』婦人在屋內答道：『你將就著，等等兒罷。來了就是這時候。要忙，早些兒來呀。不要臉的忘八！』北俠在外聽了，問道：『這是你母親麼？』賊人道：『不是，這是小的女人。』忽又聽婦人來至院內，埋怨道：『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好麼，把行路的，趕到家裏來。若非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孩兒呀，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北俠在外面聽了有氣道：『明是他母親，怎麼說是他女人呢？』賊人聽了著急，恨道：『快開開門罷，爺爺來了。』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就知這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開開門時，婦人將燈一照，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手內拿著明晃晃的鋼刀，便不敢言語了。北俠進了門，順手將門關好，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牀上。只見賊夫賊婦俱各跪下，說道：『只求爺爺開一線之路，饒我二人性命。』北俠道：『我且問你，此二人何藥迷倒？』婦人道：『有解法。只用涼水灌下，立刻甦醒。』北俠道：『既然如此，快將他二人救醒。』賊人接過去灌了。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已定了主意，道：『這蒙汗酒只可迷倒他二人，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不信，你等就拿一碗來試試看，如何？』婦人聽了，先自歡喜，連忙取出酒與藥來，加料的合了一碗，盪了個熱。北俠對賊婦說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等既可藥人，自己也當嚐嚐。』正說間，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俱各坐起來揉眼。北俠一眼望去，忙問道：『你不是倪忠麼？』倪忠道：『我正是倪忠。』一回頭看見了賊人，忙問道：『你不是賀豹麼？』賊人道：『我正是賀豹。』楊夥計，你因何至此？』王鳳山便問倪忠道：『李兄，你到底姓甚麼？如何又姓楊呢？』北俠聽了，且不追問，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二人登時迷倒在地。方問倪忠道：『太守那裏去了？』倪忠就把詭到霸王莊被陶宗識破，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逃生，不想見了火光，只道是有人追來，却又失散。詳細說了一遍。北俠尚未答言，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如此說來，奴是枉用了心機了。』倪忠聽此話，往牀上一看，道：『噯，小小姐如何也到這裏？』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自己自縊的話，也說了一遍。王鳳山道：『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麼？』倪忠道：『正是。』王鳳山道：『這』

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小老兒方纔說打聽遇難之女，正是錦娘。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此恩此德，何以報答！北俠在旁聽明此事，便道：『爲今之計，太守要緊，事不宜遲，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等候天明，務必僱一乘小轎，將朱小姐就送往王老丈家中。倪主管，你須要安置妥協了，急刻趕到本府。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至裏間屋內，將他二人捆綁了結實。別了衆人，竟奔了霸王莊而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且說倪太守因見火光，倪忠情願以死相拚，已然迎將上去，自己只得找路逃生。誰知黑暗之中，見有白亮亮一條蚰蜒小路兒，他便順路行去。出了小路，却正是大路。剛纔走了幾步，只見那邊一片火光，有許多人直奔前來。倪太守心中一急，不分高低，却被道垣絆倒。此時火光業已臨近，原來正是馬強。只因惡賊走了主僕二人，這一驚非小。立刻吩咐備馬，一面打著燈籠火把，從家內搜查一番，却見花園後門已開，方知道由內逃走。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打著燈籠火把，乘馬追趕，竟奔西北大路去了。追了多時，不見蹤影，只得勒馬回來。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有人躺臥，忙用燈籠一照。惡奴道：『有了！有了！在這裏呢！』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強的馬前。馬強問道：『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私自逃脫了？』倪太守只得厲聲答道：『你問我如何脫逃麼？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放了我的。』惡賊聽了，吩咐帶到莊上去。衆惡奴擁護而行。不多時，到了莊中，即將太守陷在地牢。吩咐衆惡奴：『你們好好看守，不可再有失誤。』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見了郭氏，暴躁如雷的道：『好吓！你這賤人，不管事輕重，竟敢擅放太守！是何道理？』只見郭氏坐在牀上，肘打磕膝，手內拿著耳挖剔著牙兒，連理也不理。半晌方問道：『甚麼太守你合我嚷。』馬強道：『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郭氏啞道：『瞎扯！滿嘴裏噴屁，方纔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麼，誰又動了一動兒？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麼？』馬強聽了，猛然省道：『是呀！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他何嘗出去了呢。』只得回噴作喜道：『是我錯怪了你了。』回身就走。郭氏道：『你回來。』馬強笑道：『是我暴躁了。等我們商量妥了，回來再給你陪不是。』郭氏道：『你不用合我鬧迷湯。我且問你，你方纔說放了太守，難道他們跑了麼？』馬強拍手道：『何嘗不是呢。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好容易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郭氏聽了冷笑道：『好嗎！哥哥兒，你提防著官司罷。』馬強問道：『甚麼官』

司』郭氏道：『你要拿，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你爲什麼把蒼頭放跑了？他這一去，不是上告，就是調兵。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這個亂子纔不小呢。』馬強聽了，急的搓搓手道：『不好！不好！我須合他們商量去。』說罷，竟奔招賢館對衆說了。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只聽衆光棍道：『兵來將擋，事到頭來說不得了。莫若將太守殺之以滅其口。明日縱有兵來，只說並無此事。』員外，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那纔是一條英雄好漢。即不然，還有我等衆人，齊心努力，將你老救出來。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豈不妙哉？』馬強聽了，登時豪氣沖空，威風凜凜，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先到地牢將太守殺死，把尸骸擲於後園井內。黑妖狐聽了，道：『我幫著馬勇前去。』馬強道：『賢弟若去更好。』二人離了招賢館，來至地牢。智化見有人看守，對著衆惡奴道：『你們只管歇息去罷。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衆人聽了，樂得歇息，一閃而散。馬勇道：『倒是你老想的到。』進了地牢，智化在前，馬勇在後。智化回身道：『刀來。』馬勇將刀遞過。智化接刀，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回頭對倪太守道：『略等一等，我來救你。』說罷，提了馬勇尸首，來至後園，擲入井內。急忙轉到地牢一看，罷咧！太守不見了。智化這一急，非小，猛然省悟道：『是了。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暗暗猜破，他必救出太守去了。且去看個端的。』即躍身上房，猶如猿猴一般，輕巧非常，來至招賢館房上，偷偷兒看了，並無動靜，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黑妖狐道：『這太守往那裏去了？且去莊外看看。』抽身離了招賢館，躡身越牆來至莊外，留神細看。却見有一個影兒，奔入樹林中去了。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只聽有人叫道：『智賢弟，劣兒在此。』黑妖狐仔細一看，歡喜道：『原來是歐陽兒麼？』北俠道：『正是。那樹木之下，就是。』智化見了，三人計議，於明日二更拿馬強，叫智化作爲內應。倪太守道：『多承二位義士搭救。只是學生昨日起直至五更，晝夜辛勤，實實的骨軟筋酥，而且不知道路，這可怎麼好？』正說時，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來至林前，躡下一個人來，悄悄說道：『師父，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智化聽了，是艾虎的聲音，便說道：『你來的正好。快將馬拉過來。』北俠問道：『這小孩子是何人？如何有此本領？』智化道：『是小弟的徒弟，膽量頗好。過來見過歐陽伯父。』艾虎唱了一個喏。北俠道：『你師徒急速回去，省得別人犯疑。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說罷，執手分別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便問艾虎道：『你如何盜了馬來？』艾虎道：『我因暗地裏跟你老到地牢前，見你老把馬勇殺了，就知要救太守。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逃脫不了，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原打算在樹林等候，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般快。』智化道：『你還不知道呢。太守還』

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艾虎道：「這歐陽伯父，不是師父常提的紫髯伯呀！可惜黑暗之中，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智化悄悄道：「你別忙。明晚二更，他還來呢。」艾虎聽了，心下明白，也不往下追問。說話間，已到莊前。智化道：「自尋門路，不要同行。」艾虎道：「我還打那邊進去。」說罷，「嗖」的一聲，上了高牆，一轉眼就不見了。智化暗暗歡喜，也就越牆來至地牢，從新往招賢館而來，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一個馬上，一個步下，走個均平。看看天亮，已離府衙不遠。北俠道：「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我不便前去。」倪繼祖連忙下馬道：「多承恩公搭救，爲何不到敝衙？」北俠道：「我若隨到衙門，恐生別議。大老爺只要派定人，切莫誤了大事。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我在那裏專等。至遲，掌燈總要會齊。」倪太守緊記在心。北俠轉身就不見了。太守已至衙前。至書房，有小童余慶參見。倪太守問：「倪忠來了不曾？」余慶稟道：「尙未回來。」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捧了大紅漆盒，擺上小菜，點心和美味的羹湯。太守吃畢，在書房歇息。到了午刻，倪忠方纔回來，已知主人先自到署，心中歡喜。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倪忠便說：「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裏。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千恩萬謝，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王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却打發他上縣，一來與翟九成送信，二來就叫他在那裏照應。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方纔回來。」太守也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便傳了飯來，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然後倪忠出來問：「今日該值頭目是誰？」上來二人答道：「差役王愷、張雄。」太守吩咐道：「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暗藏利刃，不准同行，陸續散走，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遙，有個瘟神廟那裏聚齊。只等掌燈時，有個碧睛紫髯的大漢來時，你等須要聽他調遣。如有敢違背者，回來我必重責。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倘有洩露，惟你二人是問。」王愷、張雄領命出來，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悄悄的預備了。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衆光棍之言，把太守殺害，却不見馬勇回來，暗想道：「他必是殺了太守，心中害怕逃走了。」胡思亂想，總覺提心弔膽。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在招賢館大家聚飲。衆光棍見馬強無精打彩的，知道爲著此事，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來打動他。正說著，只見惡奴前來道：「回員外……」馬強打了個冷戰道：「怎麼官兵來了？」惡奴道：「不是。南莊頭兒交糧來了。」馬強聽了，將眼一瞪道：「收了就是了。這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復又喝酒。這一天似此光景不一而足。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割帳繚北俠擒惡霸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且說馬強擔了一天驚怕，到了晚間，見毫無動靜，心裏稍覺寬慰，對衆人說道：『今日等了一天，并沒見有個人來。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衆光棍道：『員外說的是一个老頭子有多大氣脈，連嚇帶累，准死無疑。你老可放心罷。』衆人只顧奉承。獨有兩個人明白，一個是黑妖狐智化，心內早知就裏，却不言語；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瞧著事情不妥，說肚腹不調，在一邊躲了。惡賊一天愁悶，都拋於九霄雲外，端起大盃來，哈哈大笑。左一巡，右一盞，不覺醺醺，便起身往後邊去了。見了郭氏，未免也說些安慰的話兒，喝茶談話。不多時，已交二鼓，二人剛要進帳安歇，忽見鞭簾「唵」的一響，進來一人，却是光閃閃碧睛暴露，冷森森寶刀生輝。惡賊一見骨鞭筋鞭，雙膝跪倒，口中哀求：『爺爺饒命！』北俠道：『不許高聲。』惡賊便不敢言語了。北俠將帳子上絲縲割下來，將他夫婦捆了，用衣襟塞口，回身出了臥室，來至花園，將雙手「拍」「拍」「拍」「拍」一陣亂拍。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他等衆人皆是在瘟神廟會齊，見了北俠，引著王愷、張雄，認了花園後門，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聽拍掌爲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跟了北俠來至臥室。北俠吩咐道：『你等好生看守凶犯。待我退了衆賊，咱們方好走路。』說話間，只見前面一片人聲鼎沸，原來有個丫蠶從廳下經過，聽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忙忙的到招賢館請衆寇。神手大聖鄧車病太歲張華聽了，帶領衆光棍，各持兵刃，打著亮子，往後面而來。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裏持定寶刀，專等退賊。衆人見了，誰也不敢向前。鄧車道：『你等不要如此待我來。』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扣上絃，拽開鐵靶弓。北俠早已看見，把刀扁著，只見發一彈來，北俠用刀往回裏一磕。只聽「噹啷」一聲，那邊衆賊之中有個就「哎喲」了一聲道：『打了我了！』鄧車連發，北俠連磕。此次非鄧家堡可比，那是黑暗之中。這是燈光之下，北俠看的尤其真切。左一刀，右一刀，磕的彈子就猶如打磚的一般。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也有磕丟了的。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他從傍邊溜湫過去，「嗖」的就是一刀。北俠早已提防，見刀臨近，用刀往對面一削，「噌」的一聲，張華的飛刀起去半截。衆賊見了，亂嚷道：『了不得了！』「闐」的一聲，俱各跑回招賢館，把門窗戶壁關了個結實。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師徒兩個暗地裏瞭高。瞧到熱鬧之處，不由暗暗叫好。見衆人一闐而散，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與北俠見了，問馬強如何，北俠道：『已將他夫妻拿獲。』智爺

道：『郭氏無甚大罪，可以免其到府；單拿惡賊去就是了。』北俠道：『吾弟所論甚是。』即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智化又找著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與員外乘坐。姚成不敢違拗，急忙備來。艾虎背上行李，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鬚鬚護送員外一般。此時天已五鼓，離府尚有二十五里之遙。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且少年一團英氣，一路上與他說話，他又乖滑的很，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幸虧拜了師父，蒙他老人家疼愛，方習學了些武藝，這也是小孩的造化。北俠聽了此話，更覺可憐他。回頭便對智爺道：『令徒很好，劣兄甚是愛惜。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螟蛉賢弟以爲何如？』智化尚未答言。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爹爹就請上，受孩兒一拜。』說罷，連連叩首在地。北俠道：『就是認爲父子，也不是這等草率的。』艾虎道：『甚麼草率不草率，只要心真義真，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艾虎爬起来，快樂非常。三人也就往前趨步。看看天色將曉，北俠見離府衙不遠，便與智爺、艾虎煞住脚步。北俠道：『賢弟，你師徒意欲何往？』智爺道：『我等要上松江府，茉莉村去。』北俠道：『見了丁氏昆仲，務必代劣兄致意。』智爺道：『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北俠道：『剛從那裏來的不久，原爲到杭州遊玩一番，誰知遇見此事。今已將惡人拿獲，尚有招賢館的餘黨，恐其滋事。劣兄只得在此就延幾時，俟結案無事，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也不負我跋涉之勞。後會有期，請了。』智化也執手告別。艾虎戀戀不捨，幾乎落下淚來。北俠從此就在杭州再言招賢館的衆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方敢掌燈，彼此查看，獨不見了智化，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大家暗暗商量，莫若咱們如此如此，搶上前去。衆人聽了，俱各歡喜，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出了招賢館，到了儀門，吶一聲喊道：『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因馬強陷害平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先搶了他的家私，以洩衆恨。』說到「搶」字，一擁齊入。此時郭氏多虧了丫鬟們鬆了綁縛，哭數多時，剛入帳內安歇。忽聽此言，那裏還敢出聲，只用被蒙頭，亂抖在一處。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方敢探出頭來一看，好苦箱櫃拋翻在地，自己慢慢起來。因牀下有兩個丫鬟藏躲，將他二人喚出，戰戰兢兢，方將僕婦婆子尋來。到了天明，子細查看，所丟的全是金銀簪鬢首飾衣服等物，別樣一概沒動。立刻喚進姚成，商議寫了失單，并聲明賊寇自稱北俠，帶領官役，明火執仗。姚成急急報呈縣內。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少凶多，須早稟知叔父馬朝賢，商議個主意。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連被搶一節并失單，俱各封妥，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倪太守立刻升堂，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自己情願以女爲質，并無搶掠之事。又

問道：『爲何將本府誑到家中，陷在地牢講？』馬強道：『大老爺乃四品黃堂，如何能到小人莊內？』審問再三，總無口供。倪太守大怒，吩咐拉下去，打了四十大板。他是橫了心，再也不招。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與馬強當面對質。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爲質，并無搶掠的情節。正在審問之間，忽見縣裏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搶去各物，現有原遞失單呈閱。太守看了，心中納悶。吩咐暫將馬強收監，翟九成回家聽傳，原案朱煥章留在衙中，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不多時，二人來至書房，太守問道：『你等如何拿的馬強？』他二人便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太守又問道：『他那屋內東西物件，你等可曾混動？』王愷、張雄道：『小人們當差多年，是知規矩的。他那裏一草一木，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太守點頭道：『只因馬強家內失盜，如今縣內呈報前來。你二人暗暗訪查訪查，回來稟我知道。』王愷領命去了。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不多時，朱煥章來到書房，太守以賓客相待，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朱煥章見了，不由的淚流滿面。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朱煥章更覺傷心。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遍。朱煥章反悲爲喜。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朱煥章道：『此事已有二十多年。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舍間後門便臨著揚子江的江岔。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約有三旬年紀，是我心中不忍，惟恐暴露，因此備了棺木，打撈上來。臨殮葬時，學生給他整理衣服，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心中一想，何不將此物留下，以爲將來認屍之證。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隨身佩帶，如同至寶。太尊何故問此？』倪太守聽了，已然落下淚來。朱煥章不解其意，只見倪忠上前道：『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看是如何？』太守一邊哭，一邊將裏衣解開，把那枝玉蓮花拿出。兩枝合來，恰恰成爲一朵，而且精潤光華，一絲也是不差。太守再也忍耐不住，手捧蓮花，放聲大哭。朱煥章不解是何緣故。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略說梗概。朱先生方纔明白，連忙勸慰太守道：『此乃珠還璧返，大喜之兆。而且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雖則可悲，其實可喜。』太守聞言，纔止悲痛。復又深深謝了。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倪忠暗暗一力攬撥，說：『朱小姐有救命之恩，而且又有玉蓮花爲媒，真是千里婚姻一線牽定。』太守亦甚願意。因此倪忠就託王鳳山爲冰人，向朱先生說了。朱公慨然許允。王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翟九成說錦娘與兒子聯姻，親上加親。翟九成亦欣然應允。霎時間都成了親眷，更覺親熱。太守又打點行裝，派倪忠接取家眷，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到白衣巷見了娘親，就言二事已齊備，專等母親到任。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又生出無限風波，險些兒叫太守含冤。你道如何？只因由京發下文書，言太守倪繼祖詐害良民，結連大盜，今奉旨：『馬強提解來京，交大理寺嚴訊。』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一同來京，歸案備質。倪太守遵奉來文，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倪太守將眾人遞的狀子案卷俱各帶好，就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一日來至京中，就在大理寺報到。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證到齊，便帶馬強過了一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上堂時一味口刁，說太守不理民詞，殘害百姓，又結連大盜，蚤夜打搶，現有失單報縣尚未戈獲等詞。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又問倪太守此案端倪原委。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文彥博聽了，笑說：『請太守且自歇息。』倪太守退下堂來。老大人又將眾人的稱冤呈看了一番，立刻又叫帶馬強，逐件問去，皆是強辭狡展。文大人暗暗道：『這廝明仗著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纔橫了心，不肯招承。惟有北俠打劫一事，真假難辨，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這廝方能服輸。』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又叫人請太守，細細問道：『這北俠又是何人？』太守道：『北俠歐陽春，因他行俠尚義，人皆稱他爲北俠，就猶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文彥博道：『如此說來，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此案若結，須此人到案方妥。他現在那裏？』倪繼祖道：『大約還在杭州。』文彥博道：『既如此，我明日先將大概情形覆奏，看聖意如何。』就叫人將太守帶至獄神廟好好看待。次日，文大人遞摺之後，聖旨即下，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解京歸案審訊。錦毛鼠參見包公出來到了公所，大家與玉堂餞行。飲酒之間，四爺將平道：『五弟到了杭州，見署事的太守，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却叫他出張告示，將此事前後敘明，後面就提五弟，雖則是奉旨，然因道義相通，不肯拿解，特來訪請。北俠若果在杭州，見了告示，他必自己投到。五弟見了他，以情理相感，他必安穩穩隨你來京。若非如此，惟恐北俠不肯來京，倒費了事。』五爺聽了，暗笑蔣爺軟弱，嘴裏却說道：『承四哥指教，小弟遵命。』飲酒已畢，叫伴當白福備馬匹，拴好了行李，告別眾人。盧方又諄諄囑咐：『路上小心。到了杭州，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五爺只得答應。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白玉爺執手告別。主僕二人扳鞍上馬，竟奔杭州而來。在路行程，沿途無事可記。這一日來至杭州，租了寓所，也不投文，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頭戴方巾，身



穿花氅，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手中輕搖泥金摺扇，搖搖擺擺，出了店門。信步行來，見新開一座茶社，名曰玉蘭坊，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亭榭橋梁，花草樹木，頗可玩賞。白五爺到了那裏，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慢慢消飲。意欲喝點茶再沽酒。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出了亭子一看，霎時天陰，淋淋下起雨來。因有綠樹撐空，陰晴難辨。白五爺以爲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縱可賞雨。誰知越下越大，遊人俱已散盡，天色已晚。自己一想，離店尚有二三里，又無雨具，倘然再大起來，地下泥濘，未免難行。莫若冒雨回去爲是。急急會鈔下亭，過了板橋，用大袖將頭巾一遮，順著柳樹行子冒雨急行。猛見紅牆一段，却是整齊的廟宇。忙到山門下避雨，見匾額上題著「慧海妙蓮菴」。低頭一看，朱履已然踏的泥汗，只得脫下，纔要收拾收拾。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著筆硯，只呼「相公相公」往東去了。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裏。」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誰知小童往東，只顧呼喚相公，並沒聽見。這幼尼見他去了，就關上角門進去。五爺見此光景，暗暗忖道：「他家相公在他廟內，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其中必有暗昧。待我來。」站起身來，將朱履脫下，光著襪底，用手一摟衣襟，飛身上牆，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裏面熱騰騰的菜蔬，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油的板牆，也是隨牆的板門，輕輕進去。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挨身而入。却暗暗立於牆外。只聽說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歇。」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歇！你們倒底是何居心，將吾拉進廟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甚麼規矩！像個甚麼體統，還不與我站遠些。」又聽女音說道：「相公不要固執，這也是天緣湊合。」男子道：「休得胡說，我是不能的。」白五爺聽了，暗忖此人倒也難得。又聽女尼道：「也罷，且請吃這杯酒。」只聽「噹啷」一聲，酒杯落地，噠了。尼姑嗔道：「我好意敬你酒，你爲何不識擡舉？你休要咬文嚼字的實告訴你說，想走不能！不信，給你個對證看。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臥病在狀的，那不是榜樣麼？」男子聽了，著急道：「了弗得了！他們這裏要害人呢，救人吓，救人！」白玉堂趁著喊叫，連忙闖入，一掀簾，道：「兄台爲何如此喉急？」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那人道：「兄台請坐。他們這裏不正經了了弗得的。」白五爺道：「這有何妨。人生及時行樂，亦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兄台何如此之拘泥？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湯，名夢蘭，乃揚州青葉村人氏。只因探親來到這裏，就在前村居住。可巧今日無事，要到玉蘭坊閒步閒步，恐有題詠，一時忘記了筆硯，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不想落下雨來，正在躊躇，承他一番好意，便再三拉吾到這裏，不放吾動身，甚麼雲雨咧，說了許多的混話。」白玉堂道：

「這就吾兄之過了。」湯生道：「如何吾之過？」白玉堂道：「你我讀書人，接物待人，理宜從權達變，隨遇而安。」湯生搖頭道：「否，否，吾寧失於中道，似這樣隨遇而安，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請問足下安乎？」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又見責備湯生，以爲玉堂是個慣家，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可見邪念迷心，竟忘其所以。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一個有三旬，一個不過二旬上下，皆有幾分姿色。只見那三旬的連忙執壺，滿斟了一盃，笑容可掬，捧至白玉爺跟前，道：「多情的相公，請吃這杯合歡酒。」玉堂並不推辭，接過來一飲而盡，却哈哈大笑。那二旬的見了，也斟一盃，近前道：「相公喝了我師兄的，也得喝我的。」白玉堂也便在他手中喝了。湯生一旁看了，道：「豈有此理呀！」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玉堂問他二人，却叫何名。三旬的說：「我叫明心。」二旬的說：「我叫慧性。」玉堂道：「明心明心，心不明則迷；慧性慧性，性不慧則昏。你二人迷迷昏昏，何時是了？」說著話，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却問湯生道：「湯兄，我批的是與不是？」湯生正在煩惱，如今聽玉堂一問，便道：「誰呀呀！你還來問吾。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這還了得！」此話未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道：「噯啣啣！痛死我也！放手，放手，禁不起了！」只見白玉堂聽了，斷喝道：「我把你這兩個淫尼，無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何罪？你等害了幾條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跪倒，央告道：「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兩個道婆，一個小徒。小尼等實實不敢害人性命，就是後面的周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望乞老爺饒恕。」湯生方知玉堂是個正人，連忙斂容起敬。又見二尼哀聲不止，痛的兩眼淚交流。湯生一見，心中不忍，却又替他討饒。白玉堂道：「似這等的賊尼，理應治死。」湯生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請放了手罷。」玉堂暗道：「此公孟子真熟，開口不離書。」便道：「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裏，現有何人，急急給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饒你。」二尼道：「情願，情願，再也不敢阻留了。老爺快些放手，小尼的骨節都碎了。」五爺道：「便宜了你，等後日俺再來打聽，如不送回，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說罷，一鬆手，兩個尼姑扎煞兩隻手，猶如卸了拶子的一般，踉踉蹌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二人復又坐下攀話。忽見簾簾一動，進來一條大漢，後面跟著一個小童，小童手內托著一雙朱履。大漢對小童道：「那個是你家相公？」小童對著湯生道：「相公爲何來至此處，叫我好找。若非遇見這位老爺，我如何進得來呢？」大漢道：「你主僕快些回去罷。」小童道：「相公穿上鞋走罷。」湯生一擡腿道：「吾這裏穿著鞋呢。」小童道：「這雙鞋是那裏來的呢？怎麼合相公腳上穿著的那雙一樣呢？」白玉

堂道：『不用猶疑。那雙鞋是我的。不信，你看。』說畢，將脚一擡，果然光著襪底兒呢。小童只得將鞋放下。湯生告別，主僕去了。未知大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雄

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對那大漢執手道：『尊兄請了。』大漢道：『請了，請問尊兄貴姓？』白玉堂道：『不敢。小弟姓白名玉堂。』大漢道：『噯，莫非大鬧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玉堂道：『小弟綽號錦毛鼠。不知兄台尊姓？』大漢道：『劣兄複姓歐陽名春。』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看了多時，方問道：『如此，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請問到此何事？』北俠道：『只因路過此廟，見那小童啼哭，問明方知他相公不見了，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原來五弟在這裏竊聽，我也聽了多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裏，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劣兄方回身，開了廟門，將小童領進，使他主僕相認。』玉堂聽了，暗道：『他也聽了多時，我如何不知道呢？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如今既見了他，焉肯放過。須要離了此廟，再行拿他不遲。』想罷，答言：『原來如此。此處也不便說話，何不到我下處一敘？』北俠道：『很好。』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此時雨過天晴，月明如洗。北俠問道：『五弟到杭州何事？』玉堂道：『特爲足下而來。』北俠便住步問道：『爲劣兄何事？』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供出北俠。『我是奉旨前來，訪拿足下。』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心中好生不樂，道：『如此說來，白五老爺是欽命了。歐陽春妄自高攀，多多有罪。請問欽命老爺，歐陽春當如何進京？望乞明白指示。』北俠這一問，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說些交情話，兩下裏合而爲一，商量商量，也就完了事了。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又仗著自己的武藝，他便目中無人，答道：『此乃奉旨之事，只好屈尊足下，隨著白某赴京便了。何用多言？』歐陽春微微冷笑，道：『紫髯伯乃堂堂男子，就是這等隨你去，未免貽笑於人。尊駕還要三思。』五爺不辨輕重，反倒氣往上撞，說道：『大約合你好說，你決不肯隨俺前去。必須較量個上下。那時被擒獲，休怪俺不留情分了。』北俠聽畢，也就按捺不住，連連說道：『好好好！正要領教，領教。』白玉堂急將花籃脫卸，摘了儒巾，脫下朱履，仍然光著襪底兒，搶倒上首，拉開架式。北俠從容不迫，也不趕步，止於招架而已。白五爺抖擻精神，左一拳，右一脚，一步緊如一步。北俠暗道：『我儘力讓他，他盡力的逼勒，說不』

得叫他知道知道。」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勢，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回身劈面就是一掌。北俠將身一側，只用二指看準脅下輕輕的一點。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登時經絡閉塞，呼吸不通，嘴兒張著說不出話語，眼前金星亂滾。北俠惟恐工夫大了，必要受傷，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白玉堂經此一震，方轉過這口氣來。北俠道：「怨劣兄莽撞。五弟休要見怪。」白玉堂一語不發，光著襪底，「呱呱」「呱呱」竟自伴長而去。白玉堂來至寓所，悄悄越牆而入，來至屋中。白福兒見此光景，不知爲著何事，連忙遞過一杯茶來。五爺道：「你去給我煮一碗新茶來。」他將白福支開，把輦簾放下，進了裏間，暗暗道：「罷了罷了！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悔不聽我四哥之言。」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絛，登著椅子，就在橫楣之上，拴了個套兒。剛要頓項一伸，見結的扣兒已開，絲絛落下，復又結好，依然又開。如是者三次。暗道：「哼！這是何故？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話尚未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道：「五弟，你太濁了。」忙回身一看，見是北俠，手中托定花籃，却是平平正正，上面放著一雙朱履。玉堂見了，羞的面紅過耳。又自忖道：「他何時進來，我竟不知不覺。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回來必行短見，他就在後跟下來了。及至玉堂進了屋子，他却在牕外佇立。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北俠就進了屋內。見玉堂要行濁志，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北俠就從椅旁挨入，却在玉堂身後隱住。就是絲絛連開三次，也是北俠解的。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竟未知覺。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當下北俠放下衣服，道：「五弟，你要怎樣？難道爲此事就要尋死，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你要上弔，只好咱們倆就搭連搭罷。」白玉堂道：「我死我的，與你何干？此話我不明白。」北俠道：「老弟，你可真糊塗了。你想想，你若死了，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衆朋友？也只好隨著你死了罷。豈不是你劣兄的命了麼？」玉堂聽了，低頭不語。北俠急將絲絛拉下，就在玉堂旁邊坐下，低低說道：「五弟，我今日之事，不過遊戲而已，有誰兒來？何至於輕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也該商量商量。你只顧你臉上有光了光彩，也不想把劣兄置於何地。」玉堂道：「依兄台怎麼樣呢？」北俠道：「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莉村叫了氏昆仲出頭，算是給咱兩人說合的。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彼此有益。五弟以爲如何？」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聽了此言，登時豁然，連忙深深一揖，道：「多承吾兄指教。實是小弟年幼無知，望乞吾兄海涵。」北俠道：「話已言明，劣兄不便久留，也要回去了。」說罷，出了裏間，來至堂屋。白五爺道：「仁兄請了茉莉村再見。」北俠點了點頭，又悄悄道：「那頂頭巾

合泥金摺扇，俱在衣服內夾著呢。」玉堂也點了點頭。剛一轉眼，已不見北俠的蹤影。五爺暗暗誇獎：「此人本領勝吾十倍，真不如也。」誰知二人說話之間，白福已烹了一杯茶來。白玉堂便道：「將茶放下，取個燈籠來。」白福放下茶托，回身取了燈籠。白玉堂接過，又把衣服朱履夾起，出了屋門，縱身上房，仍從後面出去。不多時，只聽前邊打的店門山響。白福迎了出去，叫道：「店家快開門，我們家主回來了。」小二連忙取了鑰匙，開了店門。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搖搖擺擺進來。小二道：「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玉堂道：「因在相好處避雨，又承他待酒，所以來遲。」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引至屋內。茶尚未寒，玉堂喝了一杯。又吃了點飲食，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上松江茉莉村去。自己歇息。玉堂暗想：「北俠的本領，那一番的和藹氣度，實爲別人所不能的。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更覺周到，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那出告示衆目所觀，既有「訪請」二字，已然自餒，那如何對人呢？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方是萬全之策。怨不得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裏常說他好呢。」到了五鼓，白福起來，收拾行李馬匹，到了櫃上，算清了店帳，主僕二人上茉莉村而來。話休煩絮。到了茉莉村，先叫白福去回稟，自己乘馬隨後離莊門不遠，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丁氏弟兄在臺階上面立等。玉堂連忙下馬，伴當接過。丁大爺、丁二爺已迎接上來，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然後歸坐。獻茶已畢。丁大爺問了開封府衆朋友，又謝在京師叨擾盛情。丁二爺便道：「今日那陣香風兒，將護衛老爺吹來，真是蓬萊生輝，柴門有慶。然而老爺此來，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還是有別的事呢？」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丁大爺忙瞅了二爺一眼，道：「老二，弟兄們許久不見，先不說說正經的，只是噉噉作甚麼？」玉堂道：「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本是小弟理短，無怪二哥惱我。自從去歲被擒，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後來到京授職，就要告假回來。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再也不准動身。」丁二爺聽了，暗道：「白老五，他竟長了學問了，比先前乖滑多多了。且看他目下這宗事怎麼說法？」回頭吩咐擺酒。玉堂也不推辭，也不謙讓，就在上面坐了。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飲酒中間，問玉堂道：「五弟此次果是官差，還是私事呢？」玉堂道：「不瞞二位仁兄，實是官差。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可。」丁大爺便道：「如何用我二人之處，請道其詳。」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小弟奉旨特爲此事而來。丁二爺問道：「可見過北俠沒有？」玉堂道：「見過了。」兆蕙道：「既見過，便好說了。諒北俠有多大本領，如何是五弟對手？」玉堂道：「二哥差矣！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誰知到頭來不自由，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絕技。慚愧得很，小弟輸

與他了！』丁二爺故意詫異道：『這話愚兄不信。』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直言無隱，俱各說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那怕小弟央求他呢，只要隨小弟赴京，便叨愛多多矣。』丁兆蕙道：『如此說來，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玉堂道：『誠然。』丁二爺道：『你可佩服呢？』玉堂道：『不但佩服，而且感激。就是小弟此來，也是歐陽兄教導的。』丁二爺聽了，連聲讚揚，叫好道：『好兄弟！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便高聲叫道：『歐陽兄，你也不必藏著了，請過來相見。』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玉堂一看前面走的就是北俠，後面一個三旬之人，一個年幼小兒，連忙出坐道：『歐陽兄幾時來到？』北俠道：『昨晚方到。』玉堂暗道：『幸虧我實說了，不然這纔丟人呢。』又問：『此二位是誰？』丁二爺道：『此位智化，綽號黑妖狐，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原來智爺之父，與丁總鎮是同僚，最相契的。智爺道：『此是小徒艾虎。過來，見過白五叔。』艾虎上前見禮。玉堂拉了他的手，細看一番，連聲誇獎。彼此較坐。北俠坐了首位，其次是智爺白爺，又其次是丁氏弟兄，下首是艾虎。大家歡飲。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北俠慨然應允。大家暢談，彼此以義氣相關，真是披肝瀝膽，酒飯已畢，談至更深，各自安寢。到了天明，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且說裴英雄送了北俠玉堂回來，在廳上閒坐。只聽智化道：『我想此事關係非淺，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一網打盡方妥。不過若要一網打盡，說不得却要作一件欺心的事，生生的訛在他叔姪身上，使他賊證俱明，有口難分，所謂「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慮者只是題目太大，難於著手罷了。』丁大爺道：『大哥何不說出，大家計較計較呢？』智化道：『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原爲看馬強的舉動；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如今既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何不借題發揮，一來與國家除害，二來翦却襄陽王的羽翼。——話雖如此說，然而其中却有四件難事。』丁二爺道：『那四件？』智化道：『第一要皇家緊要之物。——這也不必推諉，全在我的身上。第二，要一個有年紀之叟，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誣取緊要之物回來。又要有膽量，又要有機變，又要受得苦。第三件，我等盜來緊要之物，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以爲將來的真贓實犯。……』丁二爺聽了，不由的插言道：『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第四件又是甚麼呢？』智化道：『惟

有第四件最難，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不但出首，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別的事情俱好說，惟獨這第四件是最要緊的，成敗全在此一舉。此一著若是錯了，滿盤俱空。這個人竟難得的很呢！」口裏說著，眼睛却瞞著艾虎。艾虎道：「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智化將眼一瞪，道：「你小孩子懂得甚麼，如何幹得這樣大事！」艾虎道：「據徒弟想來，此事非徒弟不可。徒弟去了有三益。」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頗有意思，便問艾虎道：「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艾虎道：「第一，小姪自幼在霸王莊，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那時我師父尚未到霸王莊呢。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於事更覺有益。這是第一益。第二，俗語說的好，小孩兒嘴裏討實話。小姪要到開封府舉出來，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却是個小孩子作個硬證。此事方千真萬真，的確無疑。這是第二益。第三益，却沒有什麼，一來爲小姪的義父，二來倒不枉師父教訓一場。小姪兒要借著這件事，也出場出場，大小留個名兒，豈不是三益麼？」丁大爺、丁二爺聽了，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竟有如此的志向。」智化道：「二位賢弟且慢誇他。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他此時只管說到了身臨其境，見了那樣的威風，又搭著問事如神的包丞相。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有多大智略，何況又有御賜銅劍，倘若說不投機，白白的送了性命，那時豈不就誤了大事？」艾虎聽了，不由的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道：「師父忒把弟子看輕了！他縱然是森羅殿徒弟，就是上劍樹、登刀山，再也不能改口，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兆蘭、兆蕙聽了，點頭咂嘴，嘖嘖稱羨。智化道：「且別說你到開封府，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你如果答應的出來，此事便聽你去，好嗎？」艾虎嬉笑道：「待徒弟跪下，你老就審罷。」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只聽智化道：「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艾虎道：「回老爺，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著，收在佛樓之上。是小人親眼見的。」智化道：「如此說來，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艾虎道：「是三年多了。」智化用手在桌上一拍，道：「既是三年，你如何今日纔來出首講？」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登時發怔，暗想道：「這當如何對答呢？」只聽艾虎從從容容道：「回老爺，小人今年纔十五歲。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別人向小人說：『你提防著罷，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要加等的；若出首了罪還輕些。』因此小人害怕，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兆蕙聽了，只樂得跳起來，道：「好對答！好對答！賢姪你起來罷。第四件是要你去定

了。」智爺道：「言雖如此，且到臨期再寫兩封信，給他也安置安置，方保無虞。如今算起來，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賢弟且開出個單兒來。」丁二爺拿過筆硯，鋪紙提筆。智爺念道：「木車子一輛，席簞子兩個，舊布被褥大小兩分，鐵鍋勺黃磁大碗粗碟傢伙俱全，老頭兒一名，或幼男幼女一名俱可，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丁大爺在旁看了，問道：「智大哥，要這些東西何用？」智爺道：「實對二位賢弟說，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值庫的總管，此冠正是他管理。我們要扮作逃荒的模樣，到了東京探明白了四值庫盜此冠，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似此黃澄澄的東西，如何滿路上背著走呢？這就用著蓆簞子了一邊裝上此物，上用被褥遮蓋，一邊叫幼女坐著。人不知不覺，就回來了。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合那幼女。二位賢弟想想，這二人可能有麼？」丁二爺道：「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他頗有膽量，又能受苦。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而且當初出過力，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此人頗可去得。」智化道：「如此說來，這老管家却使得。」丁二爺道：「但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單說馬強過惡，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他必憤恨。那時再說出此計來，他也就樂從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不多時，見裴福來到，雖則六旬年紀，却是精神百倍。先見了智爺，後又見了大官人，又見二官人。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欺壓良善，如何霸佔田地，如何搶掠婦女，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打了罪謾官司，不定性命如何。裴福聽至此，便按捺不住，叫道：「似這樣的惡賊，何不早早除却？」丁二爺道：「老人家不要著急。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一遭，不知可肯去否？」裴福道：「老奴焉敢推辭，必當效勞！」智爺道：「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咱二人權作父子，還要個小女孩兒，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你道如何？」裴福道：「此計雖好，只是大爺受屈，老奴不敢當罷。」智爺道：「這有甚麼逢場作戲罷咧？」裴福道：「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就是老奴的孫女兒，名叫英姐，今年九歲，極其伶俐，久已磨著老奴同上東京逛了。莫若就帶了他去。」智爺道：「很好。就是如此罷。」商議已定，擇日起身。丁大爺已按著單子，預備停當，俱各放在船上。待客廳備了饞行酒席，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同桌而食。吃畢，智爺起身，丁氏弟兄送出莊外，瞧著上了船，方同艾虎回來。智爺不辭勞苦，一路過了長江，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化裝妥當，裴福跨絆推車，智爺背繩拉縴。一路行來，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便將小車兒放下。智爺趕著人要錢，沿路求乞。一日到了東京，白晝間仍然乞討，到了日落西山，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老頭子，你這車子這裏攔不住吓，趁早兒推開。」裴



福道：「請問太爺，俺往那裏推吓？」官人道：「我管你吓，你愛往那裏推，就往那裏推。」傍邊一人道：「何苦吓，那不是行好呢。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那裏也僻靜，也不礙事。」便對裴福道：「老頭子你瞧過了鼓樓，有個玻璃瓦的黃亭子，那裏去好。」裴福謝了。智爺此時還趕著要錢。裴福叫道：「俺的兒吓，咱上黃亭子那行行兒去。」智爺聽了，將繩繩背在肩頭拉著，往北而來。走不多時，到了鼓樓，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便將車子放下。將英姐抱下來，也叫他跑跑，活動活動。此時天已昏黑，又將被褥拿下來，就在黃亭子臺階上鋪下。英姐困了，叫他先睡。到了夜靜更深，裴福悄悄問道：「大爺，今已來至此地，可有甚麼主意？」智爺道：「今日且過一夜。明日看個機會，晚間俺就探聽一番。」正說著，只聽那邊「噹」「噹」「噹」響聲響亮，二人便不言語。只聽巡更的道：「那邊是甚麼？那裏來的小車子？」又聽有人說道：「你忘了，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裏。」說著話，打著鑼，往那邊去了。智爺見他們去了，與裴福二人方和衣而臥。到了次日，見一羣人肩頭擔著鐵鋤頭，又有擡著大筐繩槓，說說笑笑，順著黃亭子而來。他便迎了上去。道：「行個好罷，太爺們捨個錢罷。」其中就有人發話道：「大清早起，也不睜開眼瞧瞧。我們是有錢的麼？」又有人說：「這樣一個小夥子，甚麼幹不得，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錢，也是個沒出息的。」又聽有人說道：「倒不是沒出息兒，只因他叫老的老，小的小，累贅了，也可難了。」要知說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認方向高樹捉獼猴

話說智爺正向眾人討錢，忽有人向他說話，乃是個工頭。此人姓王名大，恰好作活的人不發用，抓一個是一個，便對智爺道：「夥計，你姓甚麼？」智爺道：「俺姓王行二。你老貴姓？」王大道：「好。咱們是當家子，我也姓王。有一句話對你說：如今紫禁城內挖掘御河，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一天三頓飯，額外還有六十錢，有一天算一天。你願意不願意？」智爺尚未答言，只見裴福過來道：「敢則好。甚麼錢不錢的，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行了。」王大把裴福瞧了瞧，問智爺道：「這是誰？」智爺道：「俺的爹。」王大對裴福道：「告訴你，皇上家不使白頭工，這六十錢必是有的。你若願意，叫你兒子去罷。」智爺道：「爹吓，你老怎麼樣呢？」裴福道：「你只管幹你的去。身去口去，俺與小孫女哀哀求，也就般的了。」王大道：「你只管放心。大約你吃飽了，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餛飩餅子，也就教他們爺兒倆吃的了。」智爺道：「就是這們著。咱

就走。」王大便帶了他，奔紫禁城而來。不一時，來到紫禁門，王頭兒遞了腰牌，註了人數，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鋤，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旁邊作活的道：「王第二的，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旁邊人道：「都是這樣，他能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了。」少時，只見王頭兒叫道：「王第二的上來罷。吃飯了。你難道沒聽見椰子響麼？」智爺道：「沒大理會。怎麼剛作活就吃飯咧？」王大道：「我告訴你，每逢椰子響是吃飯，若吃完了，一節鑼，就該做活了。天天如此，頓頓如此。」智爺道：「是了，俺知道了。」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叫他拿碗盛飯。智爺就盛了碗飯，大口小口的吃了。一日三頓，皆是如此。到晚散工時，王頭兒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一人給錢一分。智化隨著衆人回到黃亭子，拿著六十錢，見了裴福道：「爹吓，俺回來了。給你這個短三大就是二百錢。」裴福道：「吃了三頓飯還得錢，真是造化咧。」王頭兒道：「明早我還從此過，你仍跟了我。」智爺道：「是咧。」裴福道：「叫你老分心，你老行好得好罷。」王頭兒道：「好說好說。」回身去了。智化到了無人之時，又悄悄計議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只要探明了四值庫便可動手了。」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又隨著進內做活。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往上觀看。智爺也湊了過去，仰面一看，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項帶鎖鍊，在樹上跳躍，又見兩個內相公公，急的只是搓手道：「可怎麼好？算了罷，不用只是笑了。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裏頭聽見了，叫咱家擠不是，叫主子瞧見了，那纔是個大亂兒呢。這可怎麼好呢？」智爺瞧著，不由的順口兒說道：「那值什麼呢，上去就拿下來了。」內相聽了，剛要說話，只見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就作你的活就完了，多管甚麼閒事呢。你上去萬一拿跑了，不是頑的。」剛說至此，只聽內相道：「王頭兒，咱家待你灑好兒的。這個夥計，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這有甚麼呢，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王頭兒道：「老爺別怪我，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那時拿跑了，倒就誤事。」內相道：「跑了就跑了，也不與你相干。」王頭兒道：「是了，老爺，你老只管支使他罷。」內相對智化道：「夥計，咱家託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智爺道：「俺不會上樹吓。」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如何？全是你鬧的！他立刻不會上樹咧。今晚上散工時，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王頭兒聽了著急，連忙對智爺道：「王第二的，你能上樹，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不然，晚上我的鐵鋤頭不定丟多少，我怎麼交的下去呢？」智爺道：「俺先說上去，不定拿的住，你老不要見怪。」

內相說：『你只管上去，跑了也不怪你。』智爺就雙手一樓樹木，把兩腳一牽，「哧」「哧」「哧」，猶如上面的猴子一般，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連躡帶跳已到樹杪之上。智爺且不管他，找了個大槎，坐下，明是歇息，却暗暗的四下裏看了方向。見猴子蹲在樹梢，他却端詳，見有個斜槎，他便奔到斜枝上面，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衆人下面瞧著，個個就驚。只見智爺喘了喘息，等樹枝兒穩住，他將腳兒慢慢的一擡，帶著搭拉的鎖鍊兒，將指頭一扎煞，攏住鎖鍊。又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作個兜兒，腳指一牽，往下一沉。猴子在上面躑躅不住，「咕嚕」「咕嚕」一陣亂叫，掉將下來。他把氈帽一接，猴兒正掉在氈帽裏面。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就用鐵鍊網好，腳在口內，兩手倒爬順流而下，毫不費力。衆人無不喝采。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內相眉關眼笑道：『叫你受乏了，你貴姓？』智爺道：『俺姓王行二。』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遞與智爺道：『給你這個，你別嫌輕，喝碗茶罷。』又對王頭兒道：『看他誠實。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咱家還要單敬你一盃呢。』王頭兒道：『老爺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賞酒呢？』內相道：『說給你喝酒，咱家再不撒謊。你可不許分他的。』王頭兒道：『小人不至於那麼下作，他登高爬梯，就驚受怕的得的賞，小人也忍得分他的。』內相點了點頭，抱著猴子去了。這裏衆人仍然作活。到了散工，王大同他到了黃亭子，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裴福歡天喜地，千恩萬謝。王頭兒道：『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說笑著就去了。到了次日，一同進城。智爺仍然拿了鐵錘，要作活去。王頭兒道：『王第二的，你且攔下那個，你這裏來看堆兒罷。我告訴你說，這是輕鬆檔兒，省得內相老爺來了……』剛說至此，只見他又悄悄的道：『來了，來了。』早見那邊來的，恰是昨日的小內相，捧著一個金絲纒就，上面嵌著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笑嘻嘻的道：『王老二，你來了嗎？』智爺道：『早就來咧。』內相道：『今日甚麼檔兒？』智爺道：『叫俺看著堆兒。』內相道：『這就是了。我們老爺怕你還作活，一來叫我來瞧你，二來給你送點心，你自嚐嚐。』智爺接過，打開盒子，見裏面皆是細巧炸食，拿起來攪了攪，又聞了聞，仍然放在盒內。內相道：『你爲甚麼不吃呢？』智爺道：『咱有爹。這樣好東西，俺拿回去給咱爹吃去。』內相聽了，笑著點頭道：『你是好的，倒有孝心。』既是這樣，連盒子先攔著，少時咱家再來取。』到了午間，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帶著送吃食的小內相，二人一同前來。王大看見，連忙迎上來。內相道：『王頭兒，難爲你。咱家聽說叫王第二的看堆兒，很好。來給你這個。』王頭兒接來一看，也是兩個小元寶兒。王頭兒道：『這有甚麼呢，又叫老爺費心。』忙謝了。內相道：『甚麼話呢，說給你喝，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王第二的

呢？王爺道：『他在那裏看堆兒呢。』連忙叫道：『王爺！你這裏來。』智爺過來，內相道：『聽說你很有孝心，早起那個盒子呢？』智爺道：『在那裏放著沒動呢。』內相道：『你拿來，跟了我。』智爺到那裏拿了盒子，隨著內相，到了金水橋上。只聽內相道：『咱家姓張，見你灑好的，咱家給你裝了一盒子小炸食，你拿回去給你爹吃。你把盒子裏的你吃了罷。』小內相打開盒子，叫他拿衣襟兜著吃。智爺一壁吃，一壁說道：『好個大廟蓋的雖好，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內相聽了，笑道：『你難道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要是大廟，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麼？』智爺道：『那邊不是旗桿麼？』內相笑道：『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智爺道：『這個大殿呢？』內相道：『那是修文殿。』智爺道：『那後稿閣呢？』內相笑道：『什麼後稿閣呢，那是耀武樓。』智爺道：『那邊又是什麼去處呢？』內相道：『我告訴你，那邊是寶藏庫，這是四值庫。』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又是故意的說道：『這些房子蓋的雖好，就只短了一樣兒。』內相道：『短甚麼？』智爺道：『各房上全沒有煙筒，是不是？』內相聽了，笑了個不了，道：『你真嘔死人，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你快拿了盒子去罷，咱家也要進宮去了。』智爺見內相去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方攜了盒子回來。到了晚間散工，來至黃亭子，及至天交二鼓，智爺紮縛停當，帶了百寶囊，別了裴福，一直竟奔內苑而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用如意繯越過皇牆，已至內圍。他便施展生平武藝，輕移健步，躍脊躡房，所過處皆留暗記。一直來到四值庫的後坡，數了數瓦樞，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一邊。到了錫被四圍，用利刃割開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出了椽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岔兒鋸了兩根，將鋸收起。用如意繯上的如意鈎搭住，手握絲繯，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用脚尖滑步而行。引著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桶子，上面有門兒，俱各黏封皮，鎖著鍍金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著「天字一號」就是九龍冠。即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裏面盛著燒酒，將封皮印濕了，慢慢搗下。又摸鎖頭兒鎖門，配好鑰匙，將鎖開了。輕啓朱門，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上面還有象牙牌子，寫著「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并有一「臣某跪進」字樣。智爺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己下顎底下一勒，繫了個結實。然後將朱

門閉好，上了鎖，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揩抹。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裏面是糰子，仍把封皮黏妥。用手按按，復用火扇照了一照，再無形迹，脚下却又滑了幾步，彌縫腳蹤。方攏了如意籬，倒爬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籬，脚下絆住，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坡，立住脚步，將如意籬放起。安放斜岔兒椽子，抹了油膩子，絲毫不錯。搭了望板，蓋上錫被，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挨式兒穩了瓦。又從懷中掏出小條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拾已畢，離了四值庫，按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已五鼓天了。他只顧在這裏盜冠，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內胡思亂想。盼的老眼欲穿。好不容易，只見那邊黑影一晃，細看却正是智爺，忙急急叫他解下冠盒。裴福將蓆篋子底屜兒揭開，智爺安放妥當，上面用棉被褥蓋好。裴福方悄悄問道：『如何盜冠？』智化一一說了，又道：『功已成了，你老人家該裝病了。』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晚偶然得病，鬧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姐不知就裏，只當他祖父是真病呢，他却當真哭起來了。智爺推著車子，英姐哭哭啼啼，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裴福喚起，把英姐抱上車去，背起繩絆，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上船，一帆風順，已到鎮江口。正要換船之時，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却是兆蕙、艾虎。彼此見了，俱各歡喜。連忙上了大船。到了船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坐。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趁著順風，一日到了本府，在停泊之處下船。自有莊丁伴當接待，推著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將蓆篋子搭下來，安放妥當。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了二爺如何將冠送去。兆蕙道：『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又潔淨，又靈便。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為何如？』智爺聽了，甚為放心。到了夜靜更深，左右無人，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大家行禮瞻仰了。此冠乃赤金纍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臥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攪尾龍，捧著一個團龍。團圍珍珠不計其數，單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襯著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逼視。大家無不讚揚，真乃希世之寶。好好包裹，放在錢糧筐內，遮蓋嚴密。到了五鼓，丁二爺帶了伴當，離了茉莉村，竟奔中天竺而去。遲不幾日回來，大家迎至廳上，細問其詳。丁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託言身體乏困，早早上樓安歇。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榻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裝起病來，叫伴當收拾起身，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啾著艾虎一語不發。但見小爺從從

容容道：「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姪兒就該起身了。」兆蘭兆慈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爲難，也就一語不發。只聽智化道：「艾虎吓，我的兒呀，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起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作成，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弟兄極口答道：「智大哥此語是極，賢姪你要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此頭可斷，此志不能回！此事再無不成之理。」智爺道：「但願你如此。還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找著你白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裏衣之內，提了包裹拜別，三人送出莊外。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艾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囑咐道：「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榻扇的後面，要記明了！」艾虎答應，背上包裹，頭也不回，伴長去了。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這一日來到開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找白玉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不想剛到衙門前，只見那邊攆逐閒人，說：「太師來了。」艾虎暗道：「巧咧，我何不迎將上去呢？」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口呼：「冤枉吓！」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攔轎鳴冤，吩咐帶進衙門。左右答應一聲，將艾虎攔住。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嚇於他。」問艾虎道：「你姓甚麼？今年多大了？」艾虎一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爲著何事？」艾虎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說話回稟。」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忽聽裏面相爺升了堂了。艾虎隨著張龍到了角門，報了名，將他帶至丹墀上，當堂跪倒。艾虎偷偷往上觀瞻，見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自威，兩旁羅列衙役，甚是嚴肅，真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訴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包公便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只因這宗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出首。」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值庫的馬朝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小人的太老爺。他這時坐著轎到了家中，擡至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迴避了。那時小人跟著員外，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深諱。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對著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這是聖上的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爺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可洩露。」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著。小人端著沉甸甸的，跟著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麼

「艾虎道：『後來也不怎麼樣。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道：『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是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著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因此小人趕至京中，小人却不是出首，止於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包公聽畢，忖度了一番，猛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是何道理？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吶喝道：『快說快說。』未知艾虎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錯。』他却故意驚慌道：『沒有甚麼說的。這倒爲了難了。不報罷，又怕罪加一等，報了罷，又說被人主使。要不，就算沒有這宗事，等著我們員外說了，我再呈報如何？』說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轉來，轉來。跪下，跪下。』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眼光却甚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艾虎聽了，暗暗打個冷戰道：『小人不知甚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小犯上者，俱要將四肢劊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人，犯了本閣的規矩，理宜先劊去四肢。來請御刑！』只聽兩邊發一聲喊，王馬張趙將狗頭劊擡來，擺在當堂，抖去龍袱，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劊，放在艾虎面前。小俠看了，雖則心驚，但爲了要救忠臣義士起見，却不敢露出一些馬脚來。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丟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入了劊口。王馬掌住劊刀，手攏鬼頭鞭，面對包公。只等相爺一擺手，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面向包公。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麼？』艾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害怕，實實沒有什麼主使的。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公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劊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擡過一邊。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實，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傲倖的。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艾虎道：『回相爺，不是玉冠，小人的太老爺說是珍珠九龍冠。現還藏

在佛樓之上。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該值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裏，道：「少爺，你老這裏坐罷。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盞碗茶來。艾虎暗道：「他們這等光景，別是要想錢罷？怎麼打著官司的稱呼少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甚麼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與夥計說了幾句話，登時擺上菜蔬，又是酒，又是點心，并且親自殷勤斟酒。鬧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有人嗤嗤的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一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難爲你了。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處去取。」郝頭兒叩頭謝了賞。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郝禁子連連答應，轉身在監口攔人。你道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白五爺。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到公堂之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由，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竟是爲倪太守、歐陽兄而來，不由的心中躊躇道：「這樣一宗大事，如何攔在小孩子身上呢？」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說請御刑。白五爺只急的搓手，暗道：「完了！完了！這可怎麼好？」及至艾虎一口咬定，毫無更改。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這要是從劍口裏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准了詞狀，只樂得心花俱開。便從堂上溜了下來，見了郝禁子，吩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好照應。」郝禁子那敢怠慢，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爲的是當好差使，又可於中取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瞭望。五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擡頭見是白玉堂，連忙上前參見。五爺悄悄道：「賢姪，你好大膽量，竟敢在開封府弄玄虛，這還了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一來恐事不密，露了形迹；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說著話，將書信從裏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看，無非託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自村道：「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不肯先投書信。可見高傲，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也就可以放心了。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打了摺底，相爺明早就要啓奏了。且看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飯不會？」艾虎道：「飯倒不消，就只酒……」說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道：「怎麼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則愛喝。」便喚道：「郝頭兒，再取一瓶酒來。」郝禁子答應去了。白五爺又囑咐道：「少時酒來，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甚麼



意呢你，也要留神提防著。』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又囑咐了一番方纔去。果然，次日包公將此事遞了奏摺。仁宗看了，將摺留中，細細揣度。忽然想起：『兵部尙書金輝曾具摺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貶。如今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即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值庫。老伴伴領旨，帶領手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爲著何事，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慍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封，開了庫門，就從朱橋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拉開朱門一看，罷咧，却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冠那裏去了？』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已然嚇的面目焦黃。如今見都堂一問，那裏還答應的上來。張著嘴，瞪著眼，半晌說了一句：『不……不……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本堂奉旨查庫，就是爲查此冠。如今此冠既不見，本堂只好回奏，且聽旨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即時覆奏。聖上大怒，即將總管馬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質對。』天子准奏，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恐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尙書杜文輝，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春敏，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衆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摺，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真僞莫辨。莫若如此如此，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爲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強強梁霸道，俱已招承。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個俠客義士，倪太守多虧他救出。至於搶掠之事，概不知情，堅不承認。』下官問過幾堂，見他爲人正直，言語豪爽，決非劫掠大盜。下官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他家被劫，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聽稟道：『都堂到了。』衆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陳公公下轎，搶行幾步，與衆位大人見了，說道：『衆位大人早到了，恕咱家來遲。』彼此到了公堂之上，見設著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還沒有問過麼？』衆人道：『尊等都堂大人，我等已計議了一番。』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高見不差。』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斷。『帶艾虎帶艾虎。』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却毫不介意。上得堂來，雙膝跪倒。陳公公就先說道：『哎呀，咱家只』

道甚麼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人十五歲了。」陳公公道：「你小小年紀有甚冤屈，竟敢告狀呢？」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關係說了一遍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著衆人說道：「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有甚麼問的只管問。」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強家幾年了？」艾虎道：「小人自幼兒就在那裏。」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麼？」艾虎道：「親眼見的。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著，一同到了佛樓，收在中間龕的榻扇後面。」杜大人道：「既是三年前之事，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講？」艾虎道：「小三年前方交十二歲，人事不知。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給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甚麼？」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此冠好好收藏，等著襄陽王舉事時，就把此冠獻上，必得大大的爵位。」」范大人道：「如此說來，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一句話，問的艾虎張口結舌，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了范大人這一句話，暗暗驚道：「這可罷了！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未曾留心。然又說著不由我不認得。」想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便吩咐：「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只聽外面鎖鑰之聲，他却跪著偷偷往外觀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項帶刑具，到了丹墀之上，面上尙微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纔斂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裏，一語不發。小爺更覺省悟，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艾虎故意的擡頭望了一望，那人道：「他不是我家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著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來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蓄意謀奸，三角眼含痛淚，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心生惻隱，無奈說道：「馬朝賢。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你要從實招上來。」馬朝賢嚇得膽裂魂飛，道：「此冠

實是庫內遺失，犯人概不知情吓！只聽文大人道：『艾虎，你與他當面對來。』艾虎便將口供述了一回道：『太老爺，事已如此，也就不推諉了。』馬朝賢道：『你這小廝，著實可惡！咱家何嘗認得你來。』艾虎道：『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小人那時纔十二歲，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太老爺還時常誇我伶俐，將來必有出息。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馬朝賢道：『我縱然認得你，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文大人道：『馬總管，你不必抵賴。事已如此，你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倘若不招，此乃奉旨之件，我們就要動大刑了。』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大人如若賞刑，或夾或打，任憑吩咐。』顏大人道：『大約束手問他，決不肯招。左右，請大刑來。』兩旁一聲喊，剛要請刑，只見艾虎哭著道：『小人不告了！小人不告了！』陳公公便問道：『你爲何不告了？』艾虎道：『小人因爲害怕，怕擔著罪名，方來出首；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偌大年紀，受如此苦楚，還要用大刑審問。這不是小人活活把太老爺害了麼？小人實實不忍，小人情願不告了。』陳公公聽了，點了點頭道：『傻孩子！此事已經奉旨，如何由的你呢？』只見文大人道：『暫且不必用刑，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艾虎也下去，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左右分別帶下。顏大人道：『下官方纔說請刑者，不過威嚇而已。他有了年紀之人，如何禁得起大刑呢？』文大人道：『下官又有一個計較，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如此如此追問一番，如何？』衆人齊聲說：『是。』吩咐：『帶馬強，不許與馬朝賢對面。』左右答應。不多時，將馬強帶到。杜大人道：『馬強，如今有人替你鳴冤，你認得他麼？』馬強道：『但不知是何人？』文大人道：『帶那喝冤的當面認來。』見艾虎上前跪倒，馬強一見，暗道：『原來是艾虎這孩子，倒有爲主之心，真是好。』連忙稟道：『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杜大人道：『他有多大歲數了？』馬強道：『他十五歲了。』文大人道：『他是你家世僕麼？』馬強道：『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裏。』杜大人道：『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艾虎便將口供訴完道：『員外休怪，小人因實實擔不起罪名……』馬強喝道：『我把你這狗才滿嘴裏胡說！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麼冠來！』陳公公喝道：『此乃公堂之上，豈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太不懂好歹！就該掌嘴。』馬強跪爬了半步道：『回大人，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這都是艾虎的謊言。』顏大人道：『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於你，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倘若搜出來時，你還抵賴麼？』馬強道：『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此冠，小人情甘認罪，再也不敢抵賴。』顏大人道：『既然如此，具結上來。』馬強以爲斷無此事，欣然具結。衆位大人傳遞看了，叫把馬強仍然帶下去。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將結念與他聽。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如果從犯人』

姪兒家中搜出此冠，犯人情甘認罪，再無抵賴。」陳公公也叫他具了一張結，將他帶下去，分別寄監。文大人又問艾虎道：「你家主人被劫一事，你可知道麼？」艾虎道：「小人在招賢館服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甚麼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人在那裏住著，每日裏耍槍弄棍，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著一個老僕人，後來說是新太守，就把主僕陷在地牢裏。不知甚麼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怕起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如有事時，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捆了。招賢館衆人聽見，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到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避了。不知如何被劫？」文大人道：「你可知道甚麼時候，將你家員外解到府？」艾虎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衆人道：「如此看來，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衆大人問道：「何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五更大漢漢隨著官役押解馬強赴府，如何黎明又打劫了呢？」衆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文大人吩咐：「帶原告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大了，他却逃之夭夭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稟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與大家公同擬了摺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的衆寇，並搜查九龍冠，即刻赴京歸案。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以爲捉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斷殺，誰知到了那裏，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就於那夜俱各逃走了。」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多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果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搜出御冠帽盒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依然封好妥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故此將他一同解京。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先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他：「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此冠從那裏搜出來的？」郭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麼？」郭氏道：「是小婦人親眼見的。」杜大人叫他畫供。吩咐帶馬強、馬強剛至堂上，一眼瞧見郭氏，吃了一驚，只得向上跪倒。范大人道：「馬強，如今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你還敢抵賴麼？」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強聽了，戰戰兢兢問郭氏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上，中間龕內。」馬強道：「果是那裏搜出來的？」郭氏道：「你如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那裏，他們就

能從那裏搜出來麼？」文大人不容他再辯，大喝一聲道：「好逆賊！連你妻子都如此說，你還不快招麼？」馬強只嚇的目瞪口呆，道：「冤孽罷了！小人情願畫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強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只嚇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說道：「罷了罷了！事已如此，叫我有口難分訴。犯人畫招就是了。」左右叫他畫了招，眾位大人相傳看了，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只見衙役跪倒稟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陳公公道：「巧極了，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何妨將老頭兒帶上來，眾位大人問問呢？」吩咐：「帶老頭兒。」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詞，淚流滿面，口呼冤枉。顏大人將呈子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傳遞眾位大人看了，齊道：「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訊明，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伸訴，理應將全案人證即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并覆旨。」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你就叫倪忠麼？」未知倪忠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前前後後，細說一遍。『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因此解任，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望乞眾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范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冤枉，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倪忠道：『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揚州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此急急趕赴京師，替主鳴冤。』說罷，痛哭不止。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義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惟有被劫一案，尚不知何人，須問明白。』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守道：『你與歐陽春定於何時捉拿馬強？又於何時解到本府？』倪繼祖道：『定於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於次日黎明方纔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強，爲何於次日黎明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好容易將他等殺退，於五更時方將馬強駝在馬上，因霸王莊離府衙有二十五里之遙，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黎明。』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髯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細縛的。』

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大人道：「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非止一人，你可曾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嚇的以被蒙頭，那裏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賊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文大人道：「搶掠之人豈肯自己報名。那時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查點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裏的東西也短了許多。回大人，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文大人聽了，笑對衆人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衆寇打劫，聲言北俠與官役，移害於人之意無疑了。」衆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此是衆寇打劫無疑了。」又把馬強帶上來，與倪忠當面質對。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辯，就一一招了。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與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大怒，却將摺子留下。你道爲何？皆因仁宗爲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礙著皇叔趙爵不肯深究，止於明發上諭，說：「馬朝賢監守自盜，理應處斬。馬強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決。郭氏著毋庸議。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小犯上，薄有罪名，因爲御冠出首，著寬免。」倪繼祖具摺謝恩，又隨了一個夾片，是敍說倪仁被害，李氏含冤，賊首陶宗，賀約，義僕楊芳，即倪忠，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聖心大悅。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封誥。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也賞了七品承義郎，仍隨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畢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賀約嚴緝拿獲，即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復又請訓，定日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即拜見了李氏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持齋，另在靜室居住。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遷了倪仁之柩。立刻提出賀約正法祭靈後，念經破土，安葬立塋。白事已完，又辦紅事。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絳貞完姻，也不必細述。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俟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茉莉村去了。且說仁宗天子自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聖心憂慮。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屢接奏摺，不是這裏淹了百姓，就是那裏傷了禾苗，盡爲河工消耗國庫無數，枉自勞而無功。這日單召兒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保舉顏敏，才識諳練，有守有爲，堪勝此任。聖上即升顏敏爲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即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

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低，總要堵洩合宜，方能成功。顏奮敏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早朝，包公奏明了，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奮敏前去治水。聖上準奏。顏巡按謝恩請訓，即刻起程。一日來至泗水城，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忽聽衙外百姓喧嘩，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但見他們形容憔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顏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事？』鄉老道：『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腿快的跑了，他便將窩鋪拆毀，東西掠盡，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顏大人道：『你等且去，本院自有道理。』衆鄉老叩頭出衙去了。知會了衆人，大家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說了多時，定於明日登西虛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到了次日，乘輜至西虛山下，知府早已伺候。好容易到了山頭，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至赤墩，順流而下，一路沖浸之處，不可勝數。百姓全在水浸之處，搭了窩鋪棲身。那一番慘澹形景，令人不堪注目。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連個準窩鋪都沒有，還有水怪侵擾。他既不傷人，如何拆毀窩鋪，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俺至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他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帶領四名差役，暗暗來至赤堤墩，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進去坐下。又叫幾個老民，大家席地而坐。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蹤去迹。『可有甚麼聲息沒有？』衆百姓道：『也沒有甚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堂道：『你們仍在各窩鋪內隱藏。我就在這窩棚內存身，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回手又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鏢子道：『你們將此銀拿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大家吃飽了，夜間務必驚醒。倘若水怪來時，你們千萬不可亂跑。我自有一番道理。』衆百姓聽了，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七手八腳，登時的端正好了。白五爺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酒，並問他水勢兇猛的情形。問他如何掃壩，再也打壘不起。衆鄉老道：『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到了那裏是個漩窩，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雖有舟舟來往，到了那裏，却没有不小心留神的。』白五爺道：『漩窩那邊是甚麼地方？』衆鄉老道：『過了漩窩，那邊二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在心。約有二鼓之半，只聽水面「噉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軀一伏，回手將石子掏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見他竟奔窩鋪而去。白五爺好大膽，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鋪內噉了一聲道：『妖怪來了！』

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噢」的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噢味」一聲，那物往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不偏不歪，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哎喲」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白五爺急趕上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一齊湧上，將妖怪拿住，擡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穿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悲聲道：「求爺爺饒命呀！」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鋪嚷道：「水怪來了！」白玉堂連忙出來，只聽那邊喊道：「跑了跑了！」早已聽見水面上「撲嗵」「撲嗵」「跳下水去了。衆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個個摩拳擦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白五爺攔道：「你等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等既知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押解到按院衙門，自有賞賚。」衆鄉民道：「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甚麼。」到了天明，白五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方帶領差役，押解水賊，竟奔巡按衙門而來。未知後文審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鄔寇

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顏大人，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皇廟內，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夜間假裝了水怪，要將赤堤墩的衆民趕散，他等方好施爲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堤墩的隄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願在窩棚居住，死守此隄，再也不肯遠離。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窩窩說了。公孫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發洩不通，將水攻激於此，洋溢泛濫，掃蕩不能，疊成，必須詳查了根源，疏濬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探水。顏大人應允。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四哥前來不可。必須急造具摺寫信，一面啓奏，一面稟知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了公孫策先生前去探水。少時，忽見清平驚惶失色，回來稟道：「卑職跟隨公孫策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漩窩，卑職攔阻，不可前進，不想船頭一低，順水一轉，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裏著忙，便問道：「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麼？」清平道：「先前本有船



隻往來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顏大人無奈，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蹤影。白玉堂道：「此必是水寇所爲，只可等蔣四哥來了，再做道理。」顏大人無法，只好靜聽消息罷了。過了幾天，蔣平到了，見了按院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湯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漩窩那裏三皇廟裏邊聚集，作了窩巢的話，也一一說了。蔣平道：「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得了實迹，方好具摺啓奏。」即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漩窩。蔣爺上了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中特特調了來，有何用處？他若遇見水寇，白白送了性命。」正在胡思，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鵝眉鋼刺，吩咐水手搖到漩窩的地方。蔣爺急將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往後一蹬，就側身入水，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更覺罕然。且說蔣平到了水中，運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那邊來了一人，穿著皮套，一手提著鐵錘，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急將鋼刺對準那人的胸前，「哧」的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噯喲」也不能嚷，便就啞叭嗚呼了。蔣爺把鋼刺往回裏一抽，一縷鮮血，順著鋼刺流出，「咕啞」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了。話不重敘，蔣爺一連殺了三個，順著他等來路，搜尋下去，約有二三里之遙，便是隄岸。蔣平上得隄岸來，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著「三皇廟」。蔣爺悄悄進來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左尋右尋，又找到了廚下，只聽裏面呻吟之聲。蔣爺向前一看，是個老年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爺，連忙說道：「不干我事。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却也逃走了，移害於我，望乞老爺見憐。」蔣爺聽了，話內有因，連忙問道：「俺正爲搭救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老和尚道：「既是爲搭救先生與千總的，想來是位官長了。恕老僧不能爲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漩窩落水，衆水寇撈來，將他二人控水救活。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策老爺，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水寇聽了著忙，大家商量，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下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裏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交給飛又太保鐘雄自他等去後，老僧與徒弟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著僧家這條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逃脫，該殺該剛，任憑他們了。」蔣平連連點頭，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連忙問道：「這頭目叫甚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鎮海蛟鄒澤。」蔣爺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裏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裏極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

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螄灣。到了那裏，便有人家。」蔣爺道：「若從水路到螺螄灣，可能去得麼？」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平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月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尙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即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你却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躡入水中。不多時，過了漩窩，探身出水，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了船，悄悄對清平道：「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乘舟到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圍圍住，聲聲吶喊，不要進廟。俟他們從廟內出來，你們從後殺進。倘若他等入水，你等只管攔巡查，俺在水中自有道理。」清平道：「只恐漩窩難過，如何能得到三皇廟呢？」蔣爺道：「先前所以難以過去，只因水內有賊，用鐵錐鑿船。目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平安無事了。又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說，心中大喜。只見蔣爺復又躡入水內，直奔西北去了。清平這纔心服蔣爺了。就即吩咐水手，回轉按院衙門不表。再說蔣爺在水內，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刷」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網捕魚。那人回頭見蔣爺穿著水靠，身體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樣兒，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俺不肯加害於你，還不與我快滾麼？」蔣爺道：「俺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俺也不是在水內爲賊作寇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道：「你既不是賊寇，爲何穿著這樣東西？」蔣爺道：「俺素來深識水性，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故此穿了水靠，走這捷徑。」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蔣爺道：「俺姓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攏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螄灣居住。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曾提尊號，說不日就到，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曷勝欣幸。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惟命是從。」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擔魚網，手提魚籃。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著毛秀來到螺螄莊中。舉目看時，一概是草舍籬牆，柴扉竹牖，家家晾著魚網，很覺幽雅之甚。毛秀到門前，高聲喚道：「爹爹開門，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老者，鬚髮半白，不足六旬光景，開了柴扉，問道：「貴客那裏？」蔣爺連忙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老丈，恕我造次不恭。」老者道：「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裏面早已聽見。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是歡喜。一同來至茅屋，毛秀後面已將蔣爺的鋼刺水

靠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情由。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公孫先生代爲敘明老丈名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且頗曉治水之法。蔣平聽了，心中甚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饈，却也整理精美。團團圍坐，聚飲談心。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次日，蔣平惦記著捉拿水寇，提了鋼刺，仍然挑著水靠，別了衆人，言明剿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說畢，出了莊門，仍至湖邊，穿好水靠，提著鋼刺，一執手道：『請了！』身體一側，將水面刺開，直奔漩窩而來。約著離漩窩將近，因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聽清平水寇來否，再作道理。只見迎面來了二人，手中俱拿著鋼刀，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知是水寇。心中暗道：『正要尋找他們，他們却前來送命。』手把鋼刺，照著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又將後來的，那人重復刺了一下，那一個也就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兩個水寇，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裏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鎗順水刺來。蔣爺看見，却把身體往斜刺裏一閃，便躲過了這一鎗。原來水內交戰，不比船上交戰，就是兵刃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再沒有長鎗的。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鄒澤，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進得廟來，坐未暖席，忽聽外面聲聲吶喊：『拿水寇！拿水寇！吓好歹別放走一個！』衆賊聽了，那裏還有魂咧，也沒個商量計較，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却在樹林等候，見衆人出來，迎頭接住。倒是鄒澤還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起手來。衆兵一擁上前，先擒了四個，殺掉兩個。那兩個膽著不好，跳下水去，就是方纔被蔣爺所殺的兩個。後來鄒澤見幫手全無，虛點一鎗，抽身就跑到湖邊，也就跳下水去。他雖能夠在水中開目視物，却見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就是一鎗。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看他這樣光景，別是鄒澤罷？倒要留神。鄒澤一鎗刺空，心內著忙，手中不能使轉長鎗，須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貼立身後，揚起左手，攏住網巾，右手將鋼刺往鄒澤腕上一點。鄒澤水中不能「哎喲」，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鎗，將手一撒，鎗沉水底。蔣爺水勢精通，便把他的頭住水內連噎了幾口。這鄒澤活該遭了報了，每日裏淹人當事，今日遇著硬對兒，也合他頑笑頑笑。誰知他不禁頑兒，不大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爲，要留活口，不肯讓他死了。將網巾一提，兩足踏水，出了水面。忽聽岸上嚷道：『在這裏呢。』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果在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裏？』清平道：『那邊兩隻大船就是。』蔣爺道：『且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數人，將鄒澤用撓鉤搭在船上，即刻控水。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

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了却，但不知拿獲這人，是鄒澤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認，果是頭目鄒澤。蔣爺滿心歡喜，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船，俱回按院衙門而來。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寇回來，連忙跑回衙門稟報。白五爺迎了出來，與蔣爺清平總見了，方知水寇已平，不勝大喜。同至書房，早見顏大人階前立候。蔣爺上前見了，同至屋中坐下，將拿獲水寇之事敘明，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頗曉治水之道。公孫先生叫回粟大人，務必備禮聘請出來，幫同治水。顏大人聽了甚喜，即備上等禮物，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前到螺螄莊，一來接取公孫先生，即請毛家父子同來。清平領命而去。這裏顏大人立刻升堂，將鎮海蛟鄒澤帶上堂來審問。鄒澤不敢隱瞞，據實說了。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就派他在洪澤湖攪擾，所有拆毀掃壩，俱是有意爲之，爲的是要使鄉民不敢在此居住，行旅不敢從此經過，那時再派人來佔住了洪澤湖，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鄒澤的口供，將鄒澤等交縣寄監嚴押，候河工告竣時一同解送京中，歸部審訊。剛將鄒澤等帶下，只見清平回來稟道：「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少刻就到。」顏大人吩咐備馬，同定蔣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不多時，船已攞岸，公孫先生上前參見，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心甚不安。」早有備用馬數匹，大家乘騎，一同來到衙署。進了書房，顏大人以禮相待。只見千總黃開又進來請安，請罪。顏大人不但不罪，並勉勵了許多言語。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毛九錫不慌不忙，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雙手呈獻。顏大人接來一看，見上面山勢參差，水光蕩漾，一處處崎嶇周折，一行行字迹分明，地址闊隘，遠近不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何方可用掃壩，那裏應當發洩，界畫極清，宛然在目。顏大人看了，心中大喜，不勝誇讚。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更覺心清目朗，如獲珍寶一般，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幫同治水，等候繪圖。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佈施了百金，令人將他徒弟找回，酬報他釋放之恩。不多幾日，聖旨已下，即刻動工，按著圖樣，當洩當壩，果無差謬。不但國帑並無妄費，就是工程也覺省事。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水平土平，告厥成功。顏大人人工完回京，將鎮海蛟鄒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顏大人遞摺請安，額外隨了夾片，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聖上召見，顏大人面奏敘功。仁宗甚喜，

費了毛九錫五品頂戴，毛秀六品職銜，黃開清平侯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鄆澤果係襄陽王主使，啓奏當今。原來顏育敏陞了巡按之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所遺刑部尚書之缺，就著歐陽修補授。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立刻召見包相計議。襄陽王已露形迹，須要早爲勦除。包相又密奏道：『若要發兵彰明較著，惟恐將他激變，反爲不美。莫若派人暗暗訪查，須翦了他的羽翼，然後一鼓擒之，方保無虞。』天子准奏。即加封顏育敏爲文淵閣大學士，特旨巡按襄陽。仍著公孫策、白玉堂隨往。加封公孫策爲主事，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著蔣平補授。立即馳驛前往。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裏防備，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驃督率旱路，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以爲羽翼，嚴密守汛。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便召見包相，問及北俠。包相將北俠爲人正直豪爽，行俠尚義，一一奏明。天子甚爲稱羨。包公下朝回衙，來到書房，叫包興請展護衛來，告訴此事。兩俠回至公所，對衆英雄述了一番。只見四爺蔣平說道：『要訪北俠，還是小弟走一趨。小弟原是閒著，討了此差，一來訪查歐陽兄，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疎散，豈不是兩便麼？』大家計議停當，一同回了相爺。包公心中甚喜，即時吩咐開了開封府的籠邊信票，交付蔣爺。蔣爺收了，別了衆人，意欲到松江府茉莉村。行了幾日，不過是饑餐渴飲。一日，天色將晚，到了來峯鎮悅來店，住了四耳房單間。歇息片時，飲酒吃飯畢，忽然要小解起來。剛剛的來至院內，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却不聲喚。蔣爺將身一影，暗裏偷瞧。見開門處那人挨身而入，仍將門兒掩閉。蔣爺暗道：『事有可疑，倒要看看。』也不顧小解，即飛身上牆，輕輕躍下。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只聽有人說道：『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如何放得他過？』又聽一人答道：『言雖如此，怎麼替你報仇呢？』那人道：『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莫若趁醉將他勒死，撇在荒郊，豈不省事？』又聽答道：『索性等他睡熟了，再動不遲。』蔣爺聽至此，抽身越牆出來，悄悄奔到東耳房，見掛著幌布簾兒，屋內尚有燈光。從簾縫兒往裏一看，見燈花結蕊，有一人頭向裏面而臥，身量却不甚大。蔣爺側身來至屋內，仔細看時，嚇了一跳，原來是小俠艾虎。見他爛醉如泥，呼聲震耳，暗道：『這樣小小年紀，貪杯誤事。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不要管他，俺且在這裏等他便了。』一嘆，將燈吹滅，將身閃在門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隨見進來一人，脚下跳，往前一撲。後面又有一人緊步跟到，正撞在前面的身上。蔣爺將門一掩，從後轉出，也就壓在二人身上。却高聲先嚷道：『別打我！』

是蔣平。底下的他倆纔是賊呢。」艾虎此時已醒，聽是蔣爺，連忙起身。蔣爺攙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連忙打著燈籠前來。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一個是店東，一個是店東朋友。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細了他二人。蔣爺坐下，便問店東道：「你爲何聽信奸人的言語，要害我姪兒？是何道理？」店東道：「老爺不要生氣。小人名叫曹標，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却，事不隨心，投奔我來，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左一壺右一壺，喝了許多的酒，不想被他認出，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作個幫手。」蔣爺道：「作幫手是叫你幫著來勸人，你就應他？」曹標道：「並無此事，不過叫小人幫著拿住他。」蔣爺道：「你二人商議明白，將他勒死，撇在荒郊。你還說『等他睡了，再勸不遲』。你豈是盡爲做幫手呢？」一席話說的曹標再也不敢言語，惟有心中納悶而已。蔣爺道：「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包管也害得人命不少。」說著話，叫艾虎把那個拉過來，我也問問。艾虎上前，將那人提起一看：「哎呀！原來是你麼？」便對蔣爺道：「四叔，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陶宗便將起初名叫陶宗，只因投在馬員外家，又改名姚成的原由說了一說。蔣爺道：「可見你反復不定，連自己姓名都沒有准主意。既是如此，我也不必問了。」回頭對店小二道：「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見我。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叫他們快些來見。」店小二聽了，那敢怠慢。不多時，進來了二人，朝上打了個千兒，道：「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望乞老爺恕罪。」蔣爺道：「你們倆誰是地方？」只聽一人道：「小人王大是地方。他是保甲叫李二。」蔣爺道：「你們這裏屬那裏管？」王大道：「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蔣爺道：「這縣官姓甚麼？」王大道：「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賢。請問老爺貴姓？」蔣爺道：「我姓蔣，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訪查要犯，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我已細縛好了。在這裏說不得你們辛辛苦苦，看守看守，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見了你們官兒，見要即刻起解的。」二人同聲說道：「蔣老爺只管放心，請歇息去罷。就交給小人們，是再不敢徇私的。」蔣爺道：「很好。」說罷，立起身，攜著艾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且說蔣爺立起身來，攜著艾虎的手，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對面坐下。蔣爺方問道：「賢姪，你如何來到這裏？你師傅往那

裏去了。』艾虎道：『說起來話長。只因我同著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裏住了許久。後來義父等太守完婚之後，方纔離了杭州，在茉莉村住下了。不想丁家叔父那裏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不多幾日回來，說道：『襄陽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覺，惟恐派兵征勦，他那裏早有預防。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藍驍把守旱路，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又太保鍾雄把守水路。這水早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倘若朝廷有甚麼動靜，即刻傳檄飛報。』因此我師傅與我義父聽見此信，甚是驚駭。甚麼緣故呢？因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綽號鐵面金剛，在臥虎溝居住。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誑去入夥。大家商量，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姪兒如何受得這寂寞呢？一連悶了好幾日。悄悄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做了盤費，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不想今日住在此店，又遇見了對頭。』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拿著廝殺對壘當熱鬧兒，真好膽量！但這歐陽兄，智賢弟，爲甚麼不把他帶了去呢？』正在思索，只聽艾虎問道：『蔣叔父今日此來，是爲拿要犯，還是有甚麼別的事呢？』蔣爺道：『原是爲奉相諭，找尋你義父。』艾虎道：『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蔣爺道：『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艾虎聽了，歡喜道：『好叔叔，千萬把姪兒帶了去。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呢，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蔣平聽了，暗道：『我看艾虎年幼貪酒，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莫若我帶了他去，一來盡了人情，二來又可找歐陽兄。只是他這酒，必須如此如此。』想罷，對艾虎道：『我今雖把你帶去，你只要依我一件事。』艾虎道：『四叔，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姪兒無有不應的。』蔣爺道：『就是你的酒，每頓只准你吃三角，多喝一角那是不能的。你可願意麼？』艾虎聽了，半晌方說道：『有三角可以解解饑，也就是了。』到了天色將曉，蔣爺與艾虎打了包裹。艾虎就背起行李，叫地方保甲押著曹標、姚成，竟奔唐縣而來。到了縣衙，蔣爺投了龍邊信票，面見何縣令，將始末說明，就著縣內派差役押解赴京。縣官即刻辦了文書，並申明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蔣爺辭了縣官，將龍票仍帶在貼身，與艾虎竟自起身。這裏文書辦妥，起解到京，來至開封，投了文書。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一供招。原是水賊，曾害過倪仁夫婦。即將姚成斃於劍下。曹標定罪充軍。此案完結，不表。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往湖廣進發。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一日來至濡口，僱船，船家富三、水手二名，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心曠神怡，頗覺有趣。只見艾虎兩眼朦朧，扎掙著坐著打盹，到後來放倒頭便睡。惟獨到喝酒之時，精神百倍，又是

說，又是笑。只要三角酒一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飯也不能好生的吃。蔣爺看了這番光景，也只好由他去便了。這日剛交申時光景，正行之間，忽見富三說道：「快些撐船，風暴來了。」水手不敢怠慢，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磯下。此處却是珍玉口，極其幽僻，將船灣住，下了鐵錨。整頓飯食吃畢，已有掌燈之時，却是平風靜浪，毫無動靜。蔣爺暗道：「並無風暴，為何船家他說有風呢？哦，是了。想是他心懷不善。別是有甚麼意思罷。」正在思想，忽聽「忽喇喇」的一陣亂響，連船都擺起來。萬籟皆鳴，果然大風驟起，波濤洶湧。幸喜不大工夫，天開月霽，夜色益發皎潔。蔣爺獨坐船頭，費玩多時，覺得耳畔有人喚聲，救人吓救人。蔣爺順著聲音，細著眼往西北一觀，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蔣爺暗道：「我何不救他一救呢。」慌忙跳在水內，踏水而行。忽見一人忽上忽下，從西北順流漂來。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從後將髮揪住，往上一提，一手把住腰帶，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幸喜工夫不大，略略控水，便即甦醒，哼呼出來。蔣爺方問他名姓，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姓雷名震。蔣爺聽了，便問道：「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雷震道：「那就是小老兒的兒子。恩公如何知道？」蔣爺道：「我是聞名有人常提，却未見過。請問老丈家住那裏，意欲何往？」雷震道：「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衙後面，有二里半之遙，在八寶村居住。因女兒家內貧寒，是我備了衣服簪珥，前往陵縣探望，因此僱了船隻。誰知水手是弟兄二人，一個米三，一個米七。他二人不懷好意，見我有這衣服箱籠，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便藏在此處。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小老兒喊叫救人，他却又來殺我。是我一急將船窗撞開，跳在水中，自己也就不覺了。多虧恩公搭救。」蔣爺道：「大約船尚未開，老丈在此略等，我給你瞧瞧箱籠去。」雷震聽了，連忙千恩萬謝。蔣爺跳在水內，一個猛子，來至有燈光船邊。只聽二賊說道：「打開箱籠看看，包管興頭的。」蔣爺抱住船邊，身體一躍，道：「好賊！只顧你們興頭，却不管別人晦氣了。」說著話來到船上。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提了刀鑽出艙來，尚未立穩，蔣爺擡腿就是一腳，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如何禁得起，身體一歪，栽在船上，手鬆刀落。蔣爺跟步，搶刀在手，照著米七一擲，登時了帳。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說聲：「不好！」就從雷老者破窗之處，躍入水內去了。蔣爺如何肯放，躍身下水，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提到船上。進艙找著繩子，細縛好了，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蔣爺復又跳在水內，來至崖岸，背了雷震送上船去，告訴他道：「此賊已然細縛好了。俟天亮時另僱船隻便了。」說罷，翻身入水，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罷了蹤迹全無，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早已開船去了。蔣爺無奈，只得仍踏水面來到雷震那裏船上。王聽雷老者顛巍巍的聲



音道：『你動一動，我就是一刀。』蔣爺知道他是害怕，遠遠就答言道：『雷老者，俺又回來了。』雷震聽了，一擡頭見蔣爺已然上船，心中好生歡喜。蔣爺道：『只因我的船隻不見，想是開船走了。莫若我送了老丈去如何？』雷震道：『有勞恩公，何以答報？』蔣爺道：『老丈有衣服借一件換換。』雷震應道：『有，却是四垂八卦的。』蔣爺用絲縲束腰，將衣襟拽起。等到天明，用篙撐開，一脚將米三錫入水中，倒把老者嚇了一跳。蔣爺笑道：『這廝在水中做生涯，不知劫了多少客商，害了多少性命。如今遇見蔣某，算是他的惡貫已滿，理應除却。』雷震嗟歎不已，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猛然驚醒，不見了蔣平，連忙出艙問道：『我叔叔往那裏去了？』富三道：『你二人同艙居住，如何問我？』艾虎聽了，慌忙出艙看視，見船頭有鞋一雙，不覺失聲道：『哎喲，四叔掉在水內了。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罷。』富三道：『你這小客官，說話好不曉事。昨晚風暴將船灣住，我們俱是於後艙安歇的。前艙就是你二人。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失足落水，或者有的。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水手也說道：『我們既有心謀害，何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呢？』又一水手道：『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官行李沉重，把他害了，反倒誣賴我們罷。』小爺聽了，將眼一瞪，道：『豈有此理！滿口胡說！那是我叔父，俺如何肯害他？』水手道：『那可難說。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你還賴誰呢？』小爺聽了，揎拳掠袖，就要打他們水手。富三忙攔道：『不要如此。據我看來，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也不是失腳踏水的，竟是自投在水內的。大家想想，若是被人謀害，或者失足落水，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一句話說的衆人省悟，水手也不言語了。艾虎也不生氣，連忙回轉艙內，見包裹未動，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連龍票也在其內，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看，尚有不足百金，只得仍然包好，心內納悶道：『蔣四叔往何處去了？』難道蚤夜之間摸魚去了？』正在思索，只聽富三道：『小客官已到停泊之處了。』艾虎無奈，束兜肚，背了包裹，搭跳上岸，邁步向前去了。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搶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且說艾虎下船之後，一路上想起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蒙他一番好意，帶我上臥虎溝，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不由的淒慘落淚。正在哭啼，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綽號翻江鼠，焉有淹死的呢？想至此，又不禁大樂起來。艾虎此

時胡思亂想，千端萬緒，縈繞於心，竟錯過了宿頭。看看天色已晚，方覺得饑餓，欲覓飯食，無處可求。忽見燈光一闪，急忙奔至臨近一看，原來是個窩鋪。見有二人對面而坐，並聽有豁拳之聲。他却趕至跟前，誰知豁拳的却是兩個漁人，猛見艾虎進來，便發話道：「你這後生，好生無理！我們在此飲酒作樂，你如何前來混攪？」艾虎道：「實不相瞞，俺是行路的，只因過了宿頭，一時肚中饑餓，沒奈何將就將就，留個相與罷。」說著話，他就要端酒碗。那漁人忙攔道：「你要吃食，也等我們吃剩下了，方好周濟於你。」艾虎道：「俺又不是乞兒花子，俺有銀兩，買你幾碗酒，你可肯賣麼？」漁人道：「俺這裏又不是酒市，你要買，前途買去，我這裏是不賣的。」說罷，二人又豁起拳來。艾虎又伸手要拿酒吃。二漁人大怒道：「你這小廝好生慳吝，說過不賣，你却磨磨纏纏，則甚？」艾虎道：「不賣，俺就要搶了。」漁人冷笑道：「你說別的罷了，你說要搶，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說罷，站起身來，出了窩鋪，揎拳掠袖道：「小廝，你搶個樣兒我看！」艾虎將包袱放下，笑哈哈的道：「你不要忙，俺先與你說明。俺要輸了，任憑你等；俺若贏了，不消說了，不但酒要發，還要管俺一飽。」那漁人也不答應，揚手就是一拳。艾虎將手接住，往旁邊一領，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上。這漁人一見，氣忿忿的道：「好小廝竟敢動手！」抽後就是一腳。艾虎往上一托，那漁人「撲咚」的又栽倒在地了。二人爬起來，一擁齊上。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兩人復又跌倒。一連三次，漁人知道不是對手，抱頭鼠竄而去。艾虎見他等去了，進了窩鋪，先端起一碗飲乾。方看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燻鯉魚，剛吃了不多，滿心歡喜。霎時間盃盤狼籍，正吃的高興，酒却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剜個吞的連湯都喝了。站起身來，剛要走時，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大酒葫蘆，不由的滿心歡喜，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却是個錫蓋。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用力一掰，將葫蘆嘴掀下來。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一鬆手「噹啷」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砸了個粉碎。艾虎也不管他，提了包裹，出了窩鋪，也不管東西南北，信步行去。誰知冷酒後犯，一來是吃的空心酒，二來吃的太急，又著風兒一吹，不覺的酒湧上來，纔走了二三里的路，再也扎掙不來。見路旁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袱放下，做了枕頭，放倒身軀，「呼嚕嚕」酣睡如雷。正在濃睡之際，覺得身上一陣亂響，似乎有些疼痛。慢閃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了。猛然省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誰知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他倆便知會了眾漁人，各各拿木棍奔到窩鋪而來。大家看時，不獨魚酒皆無，而且葫蘆

了，盤子碎了，一個個氣沖兩脇，分頭去也。只顧奔了大路，那知小俠醉後混走，倒岔在小路去了。衆人追了多時不見蹤影，俱說「便宜他」，只得大家漫散了。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走至破亭子，忽見他醉倒在那裏，衆人就要動手。有個年老的道：「衆位不要混打，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不大穩便。須要將他肉厚處打，止於戒他下次就是了。」因此一陣亂響，又是打艾虎，又是棒磕棒。打了幾下，見艾虎不動，大家遲疑，恐怕傷了性命。那知艾虎故意的不語，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遲了半天，見他們不打了，方睜開眼道：「你們爲甚麼不打了？」一翻身爬起，提了包裹，擰了塵垢，拱了拱手道：「請了，請了。」衆人圍繞著，那裏肯放。艾虎道：「你們爲何攔我？」衆人道：「你搶了我們的魚酒，難道就罷了不成？」艾虎道：「你們不打我嗎？打幾下子出了氣，也就是了。還要怎麼？」漁人道：「你擄了我的葫蘆，啞了我的大盤，好好的還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不要緊，俺給你銀另買一分罷。」漁人道：「只要我的原舊東西，要銀子作甚麼？」艾虎道：「這就難了。人有生死，物有毀壞。業已破了，還能整的上麼？你不要銀子，莫若再打幾下，與你那東西報報仇，也就完了事了。」說罷，放下包裹，復又躺在地下，鬧頑皮子。鬧的衆人沒法想。正說間，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向着衆人道：「列位請了。不知此人犯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說罷，就是一揖。衆人見是個斯文相公，連忙的還禮道：「耐耐這斯搶了嘴吃，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實實可惡。既是相公給他討情，我們認個晦氣罷了。」說罷，大家散去。年少後生見衆人散去，再看時，見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躺著不肯起來，即向前將袖子一拉。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無可搭訕，「嘆味」的一聲，大笑不止。書生道：「不要發笑。端的爲何有話，起來講。」艾虎無奈站起，擰去塵垢，向前一揖道：「慚愧，慚愧。實在是俺的不是。」便將搶酒吃魚，以及毀壞傢伙的話，毫無粉飾，和盤托出。書生聽了，暗暗道：「聽他之言，倒是個率真豪爽之人。」又看了看他滿面英氣，風度不凡，不由的傾心羨慕。問道：「請問尊兄貴姓？」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貴姓？」那書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來是施相公。俺這個不堪的形景，休要見笑。」施俊道：「豈敢，豈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焉有見笑之理？」艾虎聽了，錯會了。便問：「尊兄青春幾何？」施俊道：「今年十七歲了。」艾虎道：「如此，我們拜兄弟。兄是長俺一歲，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爬在地下就磕頭。施俊連忙還禮。二人彼此攙扶。小俠提了包裹，施俊一伸手，攬了艾虎，離了破亭，竟奔樹林而來。早見一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裏瞭望。施俊喚道：「錦箋過來，見過你二爺。」小童錦箋聽見相公如此說，不敢怠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錦箋與

二爺叩頭。」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叩頭，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今見錦箋如此，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連忙說道：「起來！起來！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銀子，遞給錦箋道：『拿去買菓子吃。』錦箋却不敢受，兩眼瞅著施俊，施俊道：『二爺既賞你，你收了就是了。』錦箋接過，復又叩頭謝賞。施俊道：『請問二弟，意欲何往？』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答道：『小弟要上臥虎溝，尋我師父與義父，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施俊道：『愚兄要上襄陰縣金伯父那裏，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後會有期。』說罷，二人彼此又對拜了。錦箋拉過馬來，施俊讓讓多時，扳鞍上馬。錦箋因艾虎在步下，他不肯乘馬，拉著步行。艾虎不依，務必叫他騎上馬，跟了前去。目送他主僕已遠，自己方提起包裹，邁開大步，竟奔大路去了。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必昌，曾作過一任知縣，因害目疾失明，告假還鄉。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因參襄陽王遭貶在家；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却是情同骨肉。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兒見過好幾次，雖有聯姻之說，却未納聘。如今施俊年已長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裏，明是託金公看文章，暗暗却是爲結婚姻。這日施俊來至襄陰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問著金老爺的家，投遞書信。金老爺即刻請至書房，見施俊品貌軒昂，學問淵博，那一派謙讓和藹，令人羨慕。金公好生歡喜，當下設席款待，飲酒之間，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施俊一一對答如流，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吃畢飯，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自己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憨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且說金輝見了夫人何氏，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夫人聽了，也覺歡喜。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姊，膝下生得兩個兒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歲；兒名金章，年方七歲，老爺還有一妾，名喚巧娘。且說夫人見老爺誇讚施俊端秀，知有許婚之意，便問：『施賢姪到此何事？』金老爺道：『施公雙目失明，如今寫信前來，叫施俊在此讀書，從我看文章。雖是如此，書中却有求婚之意。』何氏道：『老爺意下如何呢？』金公道：『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因女兒尚幼，並未聘定。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學問淵博，堪與我女兒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金公道：『且不要忙。他既

在此居住，我還要細細看看他的行止如何。如果真好，再慢慢提親不遲。」老爺夫人只顧講論此事，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丫頭名喚佳蕙，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因他聰明伶俐，而且模樣生的俏麗，又跟著小姐讀書習字，文理頗通。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有許婚之意。他便回轉繡戶，嘻嘻笑著道：「小姐大喜了！」牡丹小姐道：「你道的甚麼喜？」佳蕙道：「方纔我從太太那裏來，老爺正在講究。原來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裏讀書，從著老爺看文章。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而且品貌極好。老爺太太樂得了不得，有意將小姐許配與他。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牡丹嘆道：「你這丫頭，益發愚頑了！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對我說的麼？」佳蕙一團的高興，被小姐中飭了一頓，細細思索道：「莫非他不願意麼？」他使悄悄偷到書房，把施俊看了十分仔細，回來暗道：「怪不得老爺誇他，果然生的不錯。據我看來，他既有如此的容貌，必有出奇的才情。小姐不知，若要固執起來，豈不把這樣的好事，就擱了麼？我何不如此如此，替他們成全成全，豈不是好？」看官，他究竟小孩見識不知輕重，以致弄出禍來。當下佳蕙想罷，連忙回到自己屋內，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這也是小姐給我的，我就拿他作個引線。」立刻提筆在手帕上寫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摺疊了摺疊，藏在一邊。到了次日，午間無事，抽空兒袖了手帕，來到書房。可巧施俊午夢正長，錦箋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把手帕一丟，轉身時又將桌子掀動。施俊驚醒，矇矓二目，翻身又復睡了。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見相公在外面磕睡，腕下却露著手帕，慢慢抽出，抖開一看，異香撲鼻，上面還有字迹，却是兩句詩經。心中暗道：「看此光景，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但既不是我們相公的，這手帕從何而來呢？倒也留神查看查看。」到了次日，果然佳蕙來到了書房，見相公正在那裏開箱找書，不便驚動，抽身回來。剛要入後，只見一人迎面攔道：「好吓！你跑到書房作甚麼來了？快說！不然，我就嚷了。」佳蕙見是個小童，問道：「你是誰？」小童道：「我乃自幼服侍相公，言聽計從的錦箋。你是誰？」佳蕙笑道：「你問我，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言聽計從的佳蕙。我問兄弟，昨日有塊手帕，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錦箋想道：「原來手帕是他的，可見他人大心大。我何不嘲笑他幾句？」想罷，說道：「姐姐不要性急，事寬則圓。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何必這們忙呢？」佳蕙紅了臉道：「兄弟休要胡說。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故此我纔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叫他早早求婚，莫要就誤了大事。」錦箋道：「姐姐既要知恩報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實的表記來呢？我們相公那裏有我一面承管。」誰知壞事正在此一句，所謂一言喪

邦了。佳蕙聽了道：『兄弟放心，我們小姐那裏有我一面承管。咱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庶不負主僕的情意。』說罷，佳蕙往後而去了。錦箋也就回轉書房。他二人正所謂一個兒半斤，一個兒八兩，皆是孩子氣，逞能弄巧，不能聽其自然，無心中生出波瀾。鬧了個天翻地覆，險些兒性命難保。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不料事有湊巧，牡丹小姐叫他收拾鏡妝，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悄悄遞與錦箋。錦箋回轉書房，得便開了書箱，瞧瞧無物可拿，見有一把扇子拴著個紫金魚的扇墜，連忙解下來，就勢兒將玉釵放在箱內，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急忙提筆寫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然後將扇墜包裹得意洋洋，來見佳蕙道：『我說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說罷，打開給佳蕙看了。佳蕙等的工夫大了，已然著急，忙忙接了過來。回手向衣襟一掖，轉身就去了。剛走了不多時，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極其聰明，見了佳蕙，問道：『姐姐那裏去了？』佳蕙道：『我到花園拈花兒去來。』杏花兒道：『拈的花在那裏？給我幾朵兒。』佳蕙道：『花尚未開，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兒道：『我不信。』說罷，拉住佳蕙不放。佳蕙藏藏躲躲道：『你這丫頭，豈有此理！慢說沒花兒，就是有花兒，也犯不上給你。難道你怕走大了脚，不會自己拈去麼？拉拉扯扯甚麼意思！』說罷，即將衣服一頓，佯長去了。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偶往地下一看，見有一個包兒，連忙檢起，攏在袖內，氣忿忿回轉姨娘房內而來。巧娘問道：『你往那裏去來？』杏花兒道：『可惡佳蕙他拈了花來，我給他要一兩朵，他不給。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巧娘聽了，忙問道：『你檢了甚麼？拿來我看。』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不想巧娘一看，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將宦途看淡了，每日間以詩酒自誤。但凡有可以消遣處，十天半月，樂而忘返。誰知巧娘水性楊花，如何忍耐得住，未免有些饑不擇食，悄悄地裏就與幕賓先生刮拉上了一日，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剛然入港，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燒香，將好事沖散。偏這幕賓是個膽小的，惟恐事要發覺，第二日竟自逃走了。巧娘走失了心上之人，他既不思己過，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如今見了手帕，又有紫金魚，正中心懷，便哄杏花兒道：『這個包兒既是檢的，你給我罷。你好好的，我給你作件衫子如何？』杏花兒道：『敢則是好。』巧娘道：『我還告訴你，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只等老爺回來，你千萬不要在跟前。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於你。』杏花兒聽了歡喜，滿口應承。一日，金公來到巧娘屋內，巧娘迎接就坐，殷勤獻茶畢，他便雙膝跪道：『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金公道：『你有什么事，只管說來。』巧娘道：『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事關重大。雖然老爺知道，必須訪查明白，切不可聲張。』說著話，便把

手帕拿出，雙手呈上。金公接過來一看，見裏面包著紫金魚扇墜兒，又見手帕上字迹分明，寫著詩經四句，筆迹却不相同。前二句寫的輕巧嫵媚，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金輝看畢，心中一動，便問：「此物從何處拾來？」巧娘道：「老爺千萬不要生氣。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路過小姐那裏，拾得此物。」金輝聽了，登時蒼顏改變，無名火起，暗道：「好賤人！竟敢作出這樣事來。這還了得！」即將手帕金魚包好，攏在袖內。巧娘又加言道：「老爺，此事與門楣有關，千萬不要聲張，必須訪查明白。」老爺聽了，點了點頭，一語不發，便向書房安歇去了。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到了內書房安歇，一夜不會合眼。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金公便在書房搜查，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給女兒的東西。這一氣非同小可，轉身來至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曾給過牡丹一枝玉釵，現在那裏？」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著。」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丫鬢到小姐那裏去取。去不多時，只見丫鬢拿了一枝玉釵回來稟道：「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裏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問佳蕙時，佳蕙病的昏昏沉沉，也不知那一枝那裏去了。小姐說：『俟找著那一枝，即刻送來。』」金輝聽了，哼了一聲，將丫鬢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豈有此理！」何氏道：「女兒丟了玉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必生氣？」金公便將手帕扇墜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袖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證，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了此釵，問道：「此釵老爺從何得來？」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的話說了，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尋個自盡，休來見我！」說罷，氣忿忿的向外面書房去了。何氏見此光景，又是著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臥室，見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爲何？」夫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嚇得粉面焦黃，嬌音顛顛，也就哭將起來。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概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那日告假，躺在自己屋內將養。此時正在昏憤之際，如何答應得上來。梁氏無奈，回轉繡房，道：「問了佳蕙，他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復又痛哭起來。牡丹強止淚痕，說道：「爹爹既然吩咐孩兒自盡，何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

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至此，上前抱住牡丹道：「我的兒吓！你既要死，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牡丹哭道：「母親休要顧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香煙麼？」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旁邊乳母梁氏勸道：「我家小姐自幼閉門不出，老奴敢保斷無此事。未免是佳蕙那丫頭幹的，也未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著小姐帶佳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裏，暫住幾時。俟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真假。只是太太擔些干係，遇便再求老爺便了。」夫人道：「只是你等一路上，叫我好不甘心。」梁氏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聽天由命罷了。」牡丹道：「我自幼兒從未離了母親，一來拋頭露面，二來違背父母，我心不安，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吓，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如果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牡丹哭道：「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乳母道：「此不過燃眉之急。日久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露頭面，我更有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一路上說小姐臥病，往舅老爺那裏就醫養病。小姐却扮作丫鬟模樣，誰又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如此很好，你們就急急的辦理去罷。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縱有千言萬語，一字却也道不出來，止於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重要緊！」說罷，大哭不止。夫人痛徹心懷，無奈何，狠著心去了。這裏梁氏將他男子漢找來，名叫吳能，是個沒有出息的人。此事交給他，這纔把事辦壞了。到了河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來至花園後門。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一篙撐開，飄然而去。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係。施俊暗道：「他如何這等慢待於我？哦，是了。想是曠我在這裏攪他了。可見人情險惡，世道澆薄，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覓生活，如何受他的厭氣？」想罷，便道：「告粟大人得知。小生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很好。你早就該回去。」施俊聽了這般口氣，登時羞的滿面紅漲，立刻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裏去？」施俊道：「扯臊自有去處，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狗才，你仔細，休要討打。」錦箋見相公動怒，一聲兒也不敢言語，急忙備了馬來。施生立起身來，將手一拱，也不拜揖，說聲：「請了。」竟佯長而去。金輝將書籍看了看，依然照舊止有一把扇兒，是施生落下的，別無他物，也不介意。便回至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甚是慘悽。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歎氣，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口口聲聲：「妾身在老爺跟前請罪。」老爺連忙問道：「端的爲何？」夫人將女兒上唐縣



情由述了一遍說罷，哭倒在地。金輝先前聽了，急的躡脚；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你也不必哭了。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那知此時小姐那裏正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忙迫偏船，却僱了一隻賊船。船家兄弟乃是翁大、翁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著兩個俊俏女子，而且有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暗暗打號兒。走不多時，翁大忽然說道：『不好了，風暴來了。』急急將船攆到幽僻之處。歇了一回，並無動靜。吳能道：『那有風呢？』翁大道：『你來看呀。』吳能不知是計，剛到船頭，被翁大推下水去。乳母聽了他男子被翁大推下水去，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救人！』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母站立不穩，摔倒船內，又嚷道：『救人！救人！』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極力將竹篙撞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翁大趕進船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拉住道：『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要脫不能脫，只急的通身是汗，病倒好了一半。外面翁二合王三將船撐開。佳蕙作急的高聲叫喊：『救人！救人！』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快船，上面站著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艙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嗖』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便從艙戶躡出，赴水逃生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也只落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且言衆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且看船內是甚麼人？』說罷，進艙看時，誰知梁氏藏在牀下，此時聽見有人，方纔從牀下爬出。見有人進來，他便急中生智道：『衆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推在水內淹死，丫鬢著急，躡出船艙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乞衆位見憐。』說罷，淚流滿面。這人聽了，連說道：『不要啼哭。待我回那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佳蕙，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了馬脚。佳蕙點頭會意。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丫鬢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面，問道：『那女子家住那裏？姓甚麼？慢慢的講來。』假小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金輝之女。』那老爺問道：『那個金輝？』假小姐道：『就是作過兵部尚書的。只因家父連參過襄陽王二次，聖上震怒，將我父親休致在家。』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的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是誰？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郡邦僕，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故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恰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真是天緣湊巧。』假小姐聽了，復又拜倒，口稱叔父。不知假小姐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且說假小姐聽得邵公此問，便將身體多病，奉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邵老爺道：「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理宜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到長沙，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審母在於何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丫鬟攙著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從此佳意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裏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却是兩條路：一條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條往東北，却是綠鴨灘。且說綠鴨灘內有魚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姓張名立，是個極守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老兩口兒年皆四旬開外，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來快來！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著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却是一個女尸，還有竹牕一扇，托定張立連連降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一摸，胸前兀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不多時，方纔漸漸甦醒，哼哼出聲。婆子細細問明來歷。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牕托定，順水而下，不想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丫鬟，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牕，貪看水面，不想竹牕掉落，自己隨牕落水。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自歎命運乖蹇，連聲應允。李氏歡喜非常，急急催大哥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到莊內。李氏攙著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自己烹茶燒水，服侍女兒。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麵，小姐就喝了半碗，登時將寒氣散出，滿面香汗如瀉。婆子在傍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

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髮髯成仙得道，醜醜灌頂，哈哈大笑。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張立便去買肉買魚，老夫妻忙忙整理的五香入味，請女兒吃。一時同村人皆來看問，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膽量過人，是個見義勇爲的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一羣，五一夥，陸續陸續俱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史雲聽了，拍手大樂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列位與他賀喜很好，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貧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苦辛苦，奮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裏出脫。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檯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裏，如何有這些樣子傢伙桌子呢？咱們到了那裏，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夫妻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湊在一處，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概不用。衆位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罷。」衆人散了。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別的一概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是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很。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兄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到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著，各家平均了，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東西，又是歡喜，又是著急。史雲笑道：「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裏，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心，盡等著喝喜酒罷。」張立聽了，哈哈大笑。正說間，只見有許多人抗著桌等的，挑著傢伙的，背著大鍋的，又有倒換挑著調和的，還有合夥挑著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兒迎接不暇。史雲囑咐衆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次日四鼓時，史雲與衆鄉親俱各來到。史雲便分開脚色，誰挖灶燒火，誰做菜蔬，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裏瞧瞧，那裏看看，猶

如跳圈猴兒一般。不多時，天色大亮，陸陸續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牡丹，一個個嘔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鄉入鄉，拜待應酬，略爲施展，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拱肩縮背，不知如何是好。到了用飯之時，座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椅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碗，一概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停，真真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椀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時杯盤狼籍，雖非喜殺美味，却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喝六，豁起拳來。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啓柴扉一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裏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纔答言的，敢則是你麼？」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沾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鋪，如何說沾飲二字？你妄自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罷，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饒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著，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少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懷裏一帶，又往外一操，只聽「咕咚」，史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量！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聽張立出來勸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真不是酒肆飯鋪，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答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著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鬧的倒不好意思的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道：「小弟艾虎，只因要上臥虎溝，從此經過，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

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上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問道：「方纔老丈說府上賀喜，不知爲著何事？」史雲代爲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回手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此須薄禮，望乞笑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放在他懷內。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銀子，不由吃驚道：「噯呀！如何有這樣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張立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令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張立道：「真是閨女想的周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見了艾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周盡地主之情，酒食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而且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史雲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史雲便陪著艾虎，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來。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體亂幌，就靠著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衆漁人也就醺醺，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仍是按座張羅。忽聽外面有人喚道：「張老兒在家麼？」張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吃了一驚，原來是黑狼山的嘍囉。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知道鴨綠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著一人值日。所有山上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嘍囉來了，方纔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忽略，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二嘍囉道：「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什麼說的，你自己去說罷。」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夥計今日有事，務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嘍囉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瞧瞧你這閨女去。」說罷，不容張立依不依，硬往裏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一眼瞧見了艾虎，在那裏端坐不動。他們不知艾虎是沉醉酣睡，很是曠怪。張立忙上前分解。史雲在傍，也幫著說話。二嘍囉方氣忿忿的去了。衆人見嘍囉去了，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喚醒，說明原由。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嚇得渾身亂抖。艾

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了柴扉，只見有二三十名嘍囉簇擁著一個賊頭騎在馬上，聲聲叫道：『張頭兒，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聲叱咤道：『你這廝叫什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綽號蛤蚧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藍驍那廝，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叫嘍囉將他綁了。噫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忙不慌，兩隻膀背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擡腿又踢倒了一個。衆嘍囉見小爺猛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爲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躡南躍北，猶如虎蕩羊羣，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流水。史雲在傍，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彩，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嘍囉以爲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著一把順刀，見衆嘍囉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裏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鬆鈎兒，早把順刀攔住。史雲力猛，一嚙啣哪！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味溜的往莊外就跑。衆嘍囉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艾虎打的高興，那裏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也便追下去了。俗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仗自己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裏，又搭著史雲也是一勇之夫，隨後緊趕。看者來至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嘍囉，將艾虎按住，細綁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裏就跑，給莊中送信去了。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山環，便有把守的嘍囉共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爺那裏理會，衆嘍囉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嘍囉兵分爲兩路，著十五人押著艾虎同自己上山，著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搶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駝了艾虎，忙忙的入山。正走之間，只見一只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檢起一看，早見有人嚷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這雞是你的麼？你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裏站起。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這纔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女子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到我們山後頭，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誰知醜女子聽了大怒道：『你若不還，只怕我不容你過去。』說畢，拉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啊啲」一

聲，仰面栽倒在地，掙扎著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嗖」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後心墜的就是一脚。葛瑤明他倒聽教訓，「噢喲」的一聲，嘴吃屎又躺下了。眾嘍囉一擁齊上。醜女子微微冷笑，擡了擡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脚，一個個呲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眾人見賊領跑入，誰還敢怠慢，也就「唧噥咕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嘍卒，忽聽有人高聲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且說醜女子將眾嘍卒打散，單剩下了網綁的艾虎在馬上，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聲叫好喝彩。忽聽醜女子問道：「你是什甚人？」艾虎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傅，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如此說來，是艾虎哥哥到了。」連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裏來。」鳳仙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忽聽半山一聲叱咤，道：「好兩個無恥的丫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擡頭一看，見山腰裏有三人，正是鐵面金鋼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裏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啊呀艾虎姪兒到了。」他就「突」「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你道焦赤為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至盜冠拿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年少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說得個孟傑焦赤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性急，恨不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裏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不喜呢？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吓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著話，沙龍、孟傑俱各到了。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龍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轉託了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

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了二爺說道：『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託孤重任，認爲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觔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爲器重沙龍，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爲求親之說，他倆便極力攙掇沙龍。沙龍答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他就嚷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傍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雄，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爲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聽了，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收起鋼叉。沙龍見艾虎赤著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方到山環，只見搶牡丹的嘍囉攆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著布單，裏面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一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幌，又環亂響。嘍囉等那裏還有魂咧，趕著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艾虎過來扯去紅襖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再細看時，見裏面綁著個女子，已然嚇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爲難，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活著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跟裏跟踉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嘍囉逃脫。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逆料山賊決不死心。倘若再來，怎生是好？』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事說了。沙龍便向張立道：『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衆人，陳說利害，叫他等急急收拾收拾，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俺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衆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著姐姐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裏。秋葵放下牡丹，牡丹却不會騎馬。鳳仙攏住嚼環，慢慢步行。牡丹心



甚不安。李氏在後跟著，一路上說著話兒，竟奔臥虎溝而來。那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佔據了黑狼山，他便將衆獵戶叫來，傳授武藝，以防不測。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幫手。暗暗打聽，知道綠鴨灘衆漁戶已然輪流上山，供給魚蝦，便向衆人道：『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准此例。衆位入山，大家留神。倘有信息，自有俺應候也。』不料藍驍那裏，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却親身來至臥虎溝，明是索取常例，暗裏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一言不合，動起手來，藍驍幾乎喪命。幸而沙龍留情，藍驍心下明白。藍驍回馬，一執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將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臥虎溝三字，嘍囉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英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又將裏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隨莊修蓋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姊妹一同來到。鳳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挪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咱們姊妹也不寂寞。』牡丹謝了。且說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姊妹前來，後邊限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還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小姐。笑盈盈說道：『姪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衆漁戶聽了，誰不願躲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拾衣服細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攜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已然收拾妥協。艾虎跨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衆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到了臥虎溝，沙員外迎至莊門，焦赤相陪。對著衆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尊衆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俟房屋造完時，再爲分住。』衆人同聲道謝。沙龍讓艾虎同張立、史雲、孟傑等，俱各來

至廳堂。艾虎先就開言問道：『小姪的師傅義父和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頓足道：『這是怎麼說？』細想：『全是食酒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裏？』暗暗好生後悔。飲酒之間，沙員外問道：『賢姪如何來到這裏？』艾虎止於答言：『特爲尋找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不多時，調開桌椅，放了杯箸，大家飲酒。那艾虎酒也不敢多喝。衆人用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甚動靜，急來稟我知道。』又命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廝鬧。不料等了一口，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裏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吃酒，決意要上襄陽。沙龍阻留不住，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裹，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此票乃蔣叔父的，奉的相諭，專爲尋找義父而來。倘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至後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裏衆人與艾虎餞行。大家開懷暢飲。臨行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沙龍在傍，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却提了包裹，與衆人執手拜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且按下不提。如今且說蔣平。蔣平自救了雷震，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蔣平便奔了大路。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來，又非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便奔到跟前。誰知殿宇頹朽，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脚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裏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去。前事任什麼不用說，哈哈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甚麼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立月觀內住著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託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找個跟役，以便路上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這就胡鬧！咱們張羅

咱們的船就算了，那有工夫再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中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了。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倘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罷，哈哈大笑的去了。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具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五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裏？」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呀？」說著話，迎了出來道：「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著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說話。」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裏正愁一人寂寞，難得尊兄來到，是極妙的了。」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如今有了同伴，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爺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李先生收拾行李，蔣爺幫著網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為這個夥計搭著了，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乏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弟兄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讚揚不絕。忽聽嘩喇喇連聲響，翁大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等說謊，雖知果起大風，使急急的攏船藏在山環約去處，甚是幽僻。忽聽外面「噎」「噎」「噎」鑼聲大響，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那人擡頭，往這裏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麼？」李平山急答道：「正是，正是。請問這位老爺是那一個？」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李平山聽了道：「啊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正是遭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上，先前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裏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著臉

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朋友。』蔣爺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做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蔣爺道：『你如此這般，價怎麼樣呢？』李平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影，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却隱在艙門榻扇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事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他的，手中拿著個字柬，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著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覆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蔣爺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裝睡著。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無奈何也歪在牀上裝睡。耐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遲疑了半晌，方纔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蔣爺這裏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知平山已到大船之上，將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聽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蔣爺却不性急，高高的嚷了兩聲：『三船上有了賊了！有了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裏著急，因沒了跳板，不能轂過在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至船頭，同稟老爺。金公即叫帶進來。李平山哈著腰兒，進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金公見他哈著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又用手緊捏著開襖兒，仔細看時，原來他赤著雙腳。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著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裏面答道：『敢是老爺麼？』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爲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有雙朱履，金公只當不見，置而不問，誰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裏去』



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了我了？」翁二道：「有甚要緊，都使得。」蔣平暗道：「好了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竹桿上面晾著件棉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守艙門。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他却一長身將棉襖一抖，照著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混擲，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裏住。蔣爺挺身上來，奪刀在手。翁大剛露出頭來，早已著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栽下水去。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人，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我在這裏！」「唛」就將刀一頓，正戳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啞啞」了一聲，他就死了。蔣爺哈腰將縹緲一揪，放在船頭。便進艙內將燈燈亮，見平山扎手舞腳於竹牀之上。蔣平暗暗的歎息了一番，便將平山的箱籠擰開，仔細搜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慚愧！」叫道：「平山吓，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你也應該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兜肚之內。從新將燈照了，通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摺疊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早乾了）摺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拾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艙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腳踏定泊岸，這一脚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唛的溜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飄蕩蕩，順著水面去了。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一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著蔣爺一夜不曾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我個去處歇息。只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倒塌之處。蔣爺剛剛轉過來，往裏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平看了，嘆道：「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裏來，這還了得嗎？」那小童道：「若是這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說罷，將絲縲解下，轉身要走。蔣平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小年紀，爲何尋自盡？說與我聽。」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纔尋死呀。」蔣爺道：「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倘然你有了盤費，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有了盤費，我還死，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道：「這些可以彀了麼？」小童道：「足以彀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

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你不要多問，急早快赴長沙要緊。」不知這小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那小童的情由，看官不要性急，自有交代。我今先說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莫若找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爲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包公，將一切說明。包公即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督敏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尚義，實爲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俟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爲陞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乘在馬上，越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即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係鬱悶不舒，受了外感，竟是夾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沒有多餘盤費，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請醫生抓藥。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後的將養。偏偏的馬又倒了一匹，正是錦箋騎的。他小孩子心疼那馬，不肯售賣，就託店家僱人掩埋。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這明是欺負小孩子。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麩子七折八扣，除了兩錠銀子之外，倒該下了五六兩的帳。錦箋連急帶氣，也就病了。先前還扎掙著服侍相公。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心中好生不忍，自己便扎掙起來，倒要服侍服侍錦箋。一來二去，錦箋竟自伏頭不起。施俊又託店家請醫生道：「他這雖係傳染，却比相公沉重，而且症候耽誤了，必須趕緊調治才好。」開了方子，却不走，等著馬錢。施俊向櫃上借。店東道：「相公帳上欠了五六兩，如何還借呢？很多了，我們墊不起。」施俊沒奈何，將衣服典當了，開發了馬錢，並抓藥。到了無事，自己到櫃上從新算帳，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就知道他的那兩錠賞銀，又是感激，又是著急。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帳。除了還帳，剛剛的剩了一兩。施俊也不計較，且調治錦箋要緊。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正要回店，却是集場之日，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同著一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裏吃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

裏去？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裏？」施俊道：「在西邊連陞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著急。我這裏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好生將養。如不了轍，再趕到下集，我趕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謝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只聽李存道：「鄭兄弟少喝些。你這銀襖褲怎麼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什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了呢。」施生問道：「在那裏住？」李存道：「遠却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却也無事，我就送送你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偏的我要到糧行算帳，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帳。」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麼？真個的就醉了麼？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說著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便吩咐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你罷。俟到下集，我再與你道乏去。」施生道：「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搭扶著鄭申一同去了。真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只因施生這一送，後來便脫不了干係。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託，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却心裏明白，還帶著都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的嗎？請問病人等著吃藥，要緊不要緊？況且我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那一天不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陞店嗎？相公，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咧，相公就請罷。」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施生進了店，問問錦箋，心內略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吃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託咐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什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贈銀事說了一遍。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帖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吃了，果然見好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公人道：「我們知道嗎？相公到了那裏，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嘩一聲，掏出案來，攏上了施生，拉著就走了。把個錦箋只嚇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爲著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扎掙起來，到縣打聽打聽。原來



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不勝駭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攸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申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縣官卽把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因。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把施生帶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會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及至李存走後，鄭申攔阻再三，一定不要我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什麼？』施生道：『有個大褙褙肩頭搭著，李存會道過：『你這銀褙褙要緊。』鄭申還說：『怕什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有見褙褙內是什麼。』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毫無狡展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錦箋聽了寄監，以爲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細想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聽說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我何不去鳴冤呢？想罷，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僻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弔。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了他銀兩。他有了銀子，立刻精神百倍，趕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陞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攸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不肯加刑。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回來再爲稟覆。』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卽派差役伴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至翠芳塘，傳喚地方。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見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申住在那裏？』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地方領命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稟道：『蘆葦塘之內有一尸首。』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伴作相驗。伴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卽傳鄭王氏承認，果是他丈夫鄭申。方公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即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鄭申尸首稟明。邵太守道：『貴縣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有的道理。』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陞堂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叫：『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著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便對衆人道：『你們就在翠芳塘居

住麼？」衆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回去，有罪的仍然跪著。」衆人俱各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又跪下，自己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連喝：「快招快招！」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下同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丫鬘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啞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打了十數板。吳玉嚷道：「我招吓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吳玉道：「只因那日天色將晚，小人剛然出來，就瞧見鄭申幌裏幌蕩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著個襖褲，裏面鼓鼓的，小人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他儘力一推，就栽倒了。那襖褲摔在地下，小人聽的聲音很是沉重，知道裏面必是財資。我將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鄭申纔待要嚷，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勁在地下按一下。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只求老爺饒命。」邵老爺問道：「你將銀襖褲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將襖褲理好，埋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縣宰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衆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收監。方公一一領命，即刻稟辭，回本縣去了。邵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細細盤問了一番。又問：「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兄，是知己莫逆的朋友。一位是做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爺饒恕。」邵老爺哈哈笑道：「老夫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即叫書童拿了衣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邵老爺說，金老爺也陞了襄陽府太守了。」施生聽了，心中甚喜，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內。施生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攬。施生又謝爲案件多蒙庇佑。邵公便問已往

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改說：『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裏，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行至攸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說話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飲酒之間，邵公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尚未納聘。』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邵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裏，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邵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邵公辦理施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到了佳期已近，本府閣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無不欽敬，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斟酌收禮。是日却大排筵宴，請眾官員吃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眾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雙雙送了過去，成就百年之好。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去：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親面投遞。二人應允分投送信去了。這日錦箋後面去取東西，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鬪鸚鵡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蕙來，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娘連連擺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裏？』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邵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說了一遍。『如今鬧的事已做成，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倘或小姐投水未死，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情願將正位讓與他，決不負他的。』如今却洩漏不得的。』錦箋只得應允。即向丫鬚要了東西，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且說了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船預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的確，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早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趕至枯梅嶺。先見有駝轎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伸手接了書道：『管家上馬罷。俟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後，自有金福祿等彼此敘言，不必細表。且說金公就在馬上拆看。前面無非請安話頭。看到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未免此事太欠斟酌！』却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攥疊，端在

懷內。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嘍囉排開，當中有個黃面金睛，濃眉凹臉，額下滿部繞絲的黃鬚，坐下騎著一匹黃驃馬，手中拿著兩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正在那裏等候。金公早已看見，心內驚惶，猛見了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上來了一羣嘍囉，將了雄拖翻下馬。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的叱道：「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嘍囉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嚼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嚇得四散奔逃。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啓大王，小人奉命劫掠駝驢，已然到手。不想遇見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劫掠駝驢，仍將駝驢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叫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速帶嘍囉前來接應。葛瑤明領命去了。其餘俱隨藍驍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閒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閒事，只因聽見駝驢內哭的淒切，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你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持前來邀截。方纔已然擒獲上山。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噯啲！好沙龍！你真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躡躍，英勇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衆嘍囉圍裹上來。二人毫不介意，殺殺多時，誰知嘍囉益發多了，筐籠圍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嘍囉下山。層層疊疊的圍裏，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一催馬迎將上來，道：「嬌娘，往那裏走？」這句話剛說完，只聽弓弦響處，「咕唧」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噯啲」的一聲，栽下馬來。原來焦赤押解駝驢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焦赤就將藍驍率領嘍囉兵，在山中截戰的話說了。鳳仙姊妹聽了，甚不放心，他們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沖馬迎來。鳳仙將他一彈正中眼眶，葛賊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帳。未知他將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因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兄弟奮勇

且說秋葵掄開鐵棒一陣亂響打的嘍囉四分五落鳳仙洩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嘍囉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却是焦赤殺來手托鋼叉連嚷帶罵裏面沙龍孟傑見嘍囉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沖突裏外夾攻嘍囉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趕到彼此相見合在一處只聽山崗上鼓聲如雷山口外鑼聲振耳又聽人聲吶喊「拿吓別放走了沙龍吓大王說咧不准放冷箭吓務要生擒吓姓沙的各處俱有埋伏吓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你道如何原來藍曉暗令嘍囉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爲自己的膀臂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吩咐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他便擂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殺多時不是石如驢雨就是箭似飛蝗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團聚一處歇息商酌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驢進莊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呢只管頻頻往來却不敢上前張立之妻李氏受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便到跨所內來喚牡丹道「女兒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什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抵抵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裏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衣繫裙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見牡丹雖是布裙荆釵却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真樂的他眉花眼笑隨著出了角門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定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慢閃秋波一看覺得一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噯哟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煞兄弟了」跑過來抱腿跪倒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腕軟「啞啞啞」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摟住牡丹兒一聲肉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來了真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流淚滿面連僕婦丫髻無不拭淚在傍勸慰窗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著何事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媽何何的煞是爲難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噯哟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好容易認著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麼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何氏夫人將他攙過來一同坐

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魔著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李氏即到跨所取衣服。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邊去。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來至廳房，眾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眾位且至西廂房吃茶罷。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眾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却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此蓋了一座沖霄樓，將此書懸於梁間，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裏去了？』張立將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劫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等情說了。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丁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就有史雲，他却認得。』丁二爺道：『如此，快喚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罷。不許逞強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丁賢弟保護沙兒父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赤石崖去了。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嘍囉把守。這北俠招呼衆人道：『守汛嘍囉聽真，俺歐陽春前來了，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暗道：『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性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裏歇息，彼此相見，不及敘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了，賢弟小心吓。』說罷，帶了七人，奔至山崗。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還是爲沙員外呢？』藍驍道：『因沙員外欺我太甚，所以將他困住。』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爲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嗖」的一聲，連鐵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慢了兩幌，北俠趕上，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鞮帶，將他

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帶身一轉，連背帶抗，往地下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纏縛起來。且說丁兆惠與沙員外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失却眼目，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嘍囉如何抵當的住一羣猛虎，吵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惠先著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惠復又來到高崗。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即著嘍囉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著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勦滅巢穴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著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致謝搭救自己之恩。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略略吃茶，歇息歇息，即著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夫人公子迎出屋來，金章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攙手來至屋來。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歎，又是感激。忽聽金章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圍閣，是乳母定計將佳惠扮做女兒，改了丫鬢。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也兩件丫鬢服色，暗暗特度道：「如此看來，當初手帕金釵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著了氣惱，不辨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未免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裏？」何氏道：「方纔在這裏。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金公想起逼他自盡之時，原係自己太過，不覺兒女情長起來。便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到跨所之內。金公見女兒居然的布裙荆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痛徹肺腑，道：「牡丹我兒，是爲父的委屈了你了。」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雙膝跪下，哭倒在地。金公連忙扶起來道：「以前之事全是做爹爹的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將

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仍至大廳。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廳前，見金公在那裏立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座。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入山，將輜重俱散與嘍囉，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包相爺那裏，自有定見。」智化道：「既然如此，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好好看守。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須小弟等保護一同前往。」諸事已畢，酒筵設擺齊備，大家入座飲酒。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敘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裏居住，還是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裏之理呢？」秋葵聽了，哭著奔到後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哎喲！姐姐，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吓？」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你的姐姐，那知我心裏還捨不得你呢？等著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爲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真麼？」何氏道：「有什麼不真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便吩咐丫鬚道：「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彼此攬撥，牡丹從新梳洗起來。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謝贈。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覲面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託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費了丁雄二十兩銀子，即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真不愧千金的態度，滿心歡喜。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傍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眼眶裏不由的流下淚來，用絹帕左擦右擦。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



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爲笑。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豐盛，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請大家坐了，待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了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說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湊著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道：『好吓！這纔痛快呢。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三人也要換盅兒纔是。」說的大衆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饒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麼？倒要聽聽。」沙龍道：「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爲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爲女，是乾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却不肯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爲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裏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別，好容易方纔勸止。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俟擗子到時，即行押解進京。北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別。上任的上任，回莊的回莊，俱各不表。要知後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探形蹤王府遺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倘然再要誤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這一日，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岔到東北，有

五六十里之遙。幸喜此人老成的確確告訴他，由何處到何鎮，再由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己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各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恐怕招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煩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次日便在各處訪查，到處聽人傳說，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是包丞相的門生，為人精明，辦事鏗直。倘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訴伸訴。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裝作瞌睡，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立盟書，如何蓋沖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巴的瞧著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著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韁，一人扳鞍上馬，一人剛纔認鑲。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便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議，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則是他兩個呀！』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貂，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沈元。只因捉拿馬強之時，他却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暗笑，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裏，做個內應。一來與朝廷出力報效，二來為百姓翦惡除奸，豈不大妙！』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沈元尤難，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屈己從人。若無出眾的本領，如何做得呢？殊不知他仗著自己聰明，智略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逢場作戲。這纔是真正俠義。即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尚義呢？這却倒容易。若沈沈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在暗中調停，不露聲色，隨機應變，譎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事麼？他的慧心靈機，真不愧小諸葛三字。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同來，却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輜重分散嘍囉。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便來至集賢堂與大眾

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如不依從，即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甚麼主意？」其中却有一個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欽派顏春敏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爲穩便。如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奸王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爲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裏，夤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倘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裏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著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聖上必要見罪，那時慢說他是包公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旁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道的得意洋洋，全不管行得不行得，不由的心中暗笑。然誠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也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啓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恐難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如何？」奸王更加歡喜，便道：「你等去到孤家御廐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廐選了好馬，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拾行李，所以奔至雙岔口，言明會齊兒的所在。各回下處去了。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猶恐追不上快馬，他便晝夜兼行，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整齊。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後日纔能到公館，心裏猛省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玄虛，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候他。」正在揣摩之間，忽聽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裏去？」艾虎回頭一看，瞧着認得是錦箋。艾虎道：「你今到此何事？」錦箋道：「哎！說起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稟。」艾虎即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纔好講話。」錦箋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橋金老爺那裏，爲何又到這裏呢？」錦

箋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說了一遍。後來又說到如何病在攸縣，又遇了官司，如何要尋自盡，却好遇見了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邵老爺如何叫我老爺完婚一節，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好！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錦箋道：『二爺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說起如何派了雄送信給金太守。『昨因丁雄回來，金老爺那裏寫了一封回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誤墮水中。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假的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難道邵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將書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了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纔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原來就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說：「前面字是妾寫的，這後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一句話倒把我老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迹。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幹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全不怪我，反說我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喪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著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江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張公的義女，那就是牡丹呢。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託言往臥虎溝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倒要見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書房內。彼此歡敘，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主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遙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設擺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奠。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著一個丫鬟，裏面影約有個半老的夫人同著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少年的相公。船臨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著手遠眺江景，瞧佳蕙手持羅帕，仍然拭淚。小姐看了多時，落訕

著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尙未答言。夫人道：『我兒情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早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裏伺候迎接。僕婦丫鬟上前攙扶著，乘舟乘輪，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只見邵太守同定圖署官員，俱在公館那裏等候。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回到公廳之上，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筵，方問及完婚一節。邵老爺即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二人暢飲敘闊。酒飯畢後，邵老爺方纔告別坐轎回衙。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著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回身來至臥室，却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丫鬟來回道：『奶奶叫回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眷，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裏伺候小姐呢。俟諸事已畢，回來再爲細稟。』施生聽了，暗暗歡喜，忽聽邵老爺回衙，至東跨所之內安歇，施生陪坐。邵老爺道：『我今日面見金兄，俱已說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啞啞連聲，又與邵公拜揖，深深謝了。敘話多時，方纔回轉臥室，却好佳蕙回來。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佳蕙一一說了。佳蕙伏侍施生安寢不提。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扎抹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子門旁，猛撞頭見側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反將身形一矮，脚尖兒沾地，「突」「突」「突」順著牆根，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脚尖兒墊勁兒，「嗖」便上了東耳房。擡頭見倒座北耳房高著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腳撐住瓦甃，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看。』忽見背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便。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腳登的把磚一抽，那人腳下一鬆，猛然一跳，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脚按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智爺暗暗放心，止於防著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來，趕步前進，回手剛欲抽刀。誰知刺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噢味」左膀著刀。「噯呀」一聲，

栽倒在地。艾虎高聲嚷道：『有刺客！』早又聽見有人接聲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却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晃，已然越過牆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躡上牆頭，隨即落下。脚底尚未站穩，覺的耳邊涼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咯噔」一聲，刀對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便！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艾虎如何肯捨，隨後緊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人問道：『來的可是艾虎兒麼？有我在。』艾虎駭喜道：『正是。可是師傅麼？賊人那裏去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尚未答言。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一問現在那裏。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轉身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麼賢弟忘了麼？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噯呀！敢則是令徒麼？怪道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好一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真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還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兄在此。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吃了大虧呢？』說的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智爺又問道：『賢弟，你何必單單在襄陽王那裏作甚麼？』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眾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裏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裏，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歎道：『似賢弟這番用心，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甚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却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點頭稱：『是。』又託沈爺，倘有事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却回襄陽去了。智化與艾虎一同來至公館。此時已將方貂網縛。金公正在那裏盤問。方貂仗著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一據實說來。金公誣了口供，將他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等到了次日，同拜邵老爺。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略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赧顏，認過不已。只見智爺同著小俠進來，參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常，道：『賢弟，你往那裏去來？叫劣兄好生著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然後小俠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臥虎溝，是爲捉拿刺客而來。』大家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說：『私探襄陽府，遇見二人說的話，因』

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者又恐兄長耽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聽了，慢說金公感激，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飲酒之際，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婿離家日久，要到家中探望雙親。俟稟明父母後，再赴任所。今日且叫佳蕙先隨到任，不知岳父大人以爲何如？』金公點點頭，也倒罷了。習化道：『公子回去，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就叫小徒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大家計議已定，金公告別施生送了回來。邵老爺早吩咐了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主僕三人乘馬，竟奔長沙縣施家莊去了。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牡丹佳蕙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我就一言交代。此是七俠五義的歸結。還有熱鬧的正文，却是顏巡按到襄陽，智化探銅網陣，白玉堂三探沖霄樓，羣雄戰襄陽，小俠至陷空島，茉莉村三處報信，柳家五虎奔襄陽，艾虎收三寇，柳家結拜，盧珍單刀闖陣，丁蛟，丁鳳探山，小弟兄大聚會，設計救羣雄，共議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掃除衆寇，押解奸王夜趕開封府，肅清襄陽郡，劍斬奸王，包公保衆虎，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辭官出家，白玉堂魂救按院，顏育敏奏事封五鼠，包太師問報哭雙俠，衆英雄開封大聚首，羣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述，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詞曰：

『日日深杯灑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七俠五義人名辭典（以首字筆畫多少爲次序）

二 畫

【丁兆蕙】與兄兆蘭合稱雙俠。英華滿面，氣度不凡。性情灑脫，喜行俠義，在家庭間以孝友稱。精通武藝之外，併擅打鐵彈丸，數步中打出百發百中。偶然遊蕩，在湖濱巧扮漁郎，不期救了周老兒的性命。過了一天，又把四百二十兩銀子借給了周老兒，可併不是白掏腰包，仍是從周老兒那個味良的女婿那邊偷了來的。令人爲之一快。這件事展昭在旁邊瞧得最是清楚。德惠妹子和展昭比劍，那是要成就他們的姻緣，同時也是奉了母命的。後來，展昭被白玉堂囚禁在通天窟，是他去救了出來，却也全賴熊能做了個內應。習化盜來了九龍冠，由他去

偷放在馬家佛樓上，使惡賊叔姪倆再也賴不去監守自盜的罪名，這件功勞最是不小。  
【丁兆蘭】松江府茉莉村人。父曾任鎮守雄關總兵，與弟兆蕙乃是同胞雙生，因此面貌相同。外人竟是分辨不出。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以蘆花蕩爲界，蕩北的漁船二百多號，都歸他兄弟倆所管。平時頗肯行些俠義之事，故有雙俠之號。但他是個忠厚人，爲了要救展熊飛上陷空島，言語間一個不懂，竟把來意露了出來。因此給白玉堂軟禁在螺螄軒內。左旋右轉，再也不能出來。這時候真難爲了這位丁大哥了。在北俠誅馬剛的一節事中，先是那們的瞧北俠不起，後來又拜服得五體投地，真是非常的有趣。

五 畫

【包拯】字文正，（正史作字希仁。）小名三黜，後來出去做官人稱之爲包公，又稱爲包龍圖。（曾做過龍圖閣直學士。）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包家村人。行三。父懷，母周氏。世以務農爲業。一張黑臉，骨格清奇，不怒自威，望之凜然。當他生下地來的時候，他父親正夢見紅光一閃，中落下一個怪物來，心中很不高興，疑他是妖怪投胎。次兒包海又乘機進讒，因即把他拋棄在野外。幸賴大兒包山得知此事，忙去抱了回來，併著妻子王氏偷偷奶大。到了七歲，始向父母說明。因他生得聰明，延了一位寧老夫子來家課讀，不多年學問大進，居然聯捷成進士。又

娶了一位很賢惠的李氏夫人。及放了定遠縣，斷明不少的疑獄，遠近稱爲神明。不幸以烏盆一案，刑斃趙大面革職。嗣得保奏，金殿召見。這是爲了與龍圖上應夢賢臣相肖的緣故。旋又在玉宸殿，審明了宮人寇珠的冤屈。立時升爲開封府尹。陰陽學士從此竟隆隆直上了。陳州放糧，斷明太后，尤其惹得人人傳說。他喜收用勇士，一時如南俠展昭，陷空島五義及王馬張趙四義士等都出其門。  
【白玉堂】人稱錦毛鼠。金華人，是個武生員。少年華美，氣宇不凡。具有文武之才。五義中他居末。他最是好高氣傲，好勝不過的。一聽說展昭得了「御貓」之號，立時氣怒的了不得，趕赴京師，要互相較量一下。忠烈祠



題詩，萬代壽山前殺命，奏摺內夾帶字條大鬧胤府殺了侍妾，無非都是對於展昭示威的舉動，因為明知道這些事情一出，必交開封府查辦，而展昭最是卸不去責任的。後來更好了，竟連包公的「三寶」都給他盜了去。展昭沒奈何，祇得上陷空島走一遭，却又給他賺入島去，藏在通天窟內。嗣由衆英雄內應外合，讓展昭奪回「三寶」，始將他屈服下來。他也祇好隨了大哥上開封府，向包公請罪去了。金殿召見，天子喜其一表人才，立刻賞了一個四品護之銜。顏查敏上京趕考，他在旅邸中與之邂逅相逢，經上幾番試探之下，遂訂爲金蘭之好。及顏查敏按襄陽，自然也把他調了去。可憐他後來竟慘死在「銅網陣」裏。

## 六 畫

【艾虎】人稱小俠。父母俱無，孤苦伶仃，在馬氏招賢館中當上一個小僮，却能識得智化，是豪傑，奉得智化喜歡了他，把他收爲徒弟，傳授了一身武藝。後又蒙北俠收爲義子，造化真是不淺。爲了要救忠臣義士，上京去出首馬朝賢，雖包公命把他的身體放在劍口，仍是矢口不移，這膽量也可謂大極了。年紀雖小，却是嗜酒如命。在到臥虎溝去找尋師父和義父的時候，爲了這個「酒」字，一路上也不知鬧出了多少的故事。將到臥虎溝，却因路見不平和黑狼山的強盜葛瑤明廝殺起來，一個不小心，爲絆腳繩所絆倒，給葛瑤明縛了去。這時候恰有沙龍的女兒鳳仙在山坡上打野鷄，因爲葛瑤明忽對她有無禮的舉動，怒將一彈打去，嚇得那惡徒和一般嘍囉們都紛紛逃遁，無意中却把他救

下。及沙龍知他是艾虎，又見他少年英俊，便把鳳仙許配了他。

## 七 畫

【沈仲元】富有智謀，善能隨機應變，人稱小諸葛。他最初雖在惡霸馬強的招賢館中，但心併不向著馬強。後來，索性到了襄陽王那邊去，可是他的心仍向著皇家，不但不幫著襄陽王，謀反，反願在暗中爲皇家効力。故意在襄陽王面前討了一個差使，伴同方貂去行刺，却在暗中把方貂的刀偷了去，使得方貂落網。這就是他在事實上最明白的一個表示了。而最能道出他的心曲顯出他的抱負的，是他對智化說的那幾句話。他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刺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他又道：「分什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

借俠義二字，了却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所以本書的作者也稱許他是真正俠義，像他的那種苦心孤詣，富有犧牲精神，實爲難能可貴，決非什麼南俠、北俠、雙俠等所能及得他來的。

## 十 畫

【徐慶】人稱穿山鼠。山西人是個鐵匠出身，黑漆的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眼，獠牙非，凡一望就知是個莽漢。武藝頗精，併能探山中十八孔。五義中他居三。爲了要救盧方，與韓彰、蔣平夜至開封府尹翼，給南俠展昭用袖箭把他從房上打了下來，擒住了。他却還是談笑自若，一點不以爲意，祇問：「俺大哥盧方在那裏？」壽山福海召見，巧獻穿山之技，也得了一個校尉。他在開封府衙內當差，和趙虎最是說得來，因爲一對饅大哥，彼此性情相投的緣故。

### 【展 昭】

字熊飛，人稱南俠。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人，父早亡，母也尋卒。俠義爲懷，專喜鋤暴除奸，扶貧濟困。一身具有三椿絕技：一是擊劍；二是發放袖箭；三是輕身蹤躍。在鎮店中救濟道人，因與包公相識；及包公做了官，他又幾次三番的在暗中保護，彼此的感情更是水乳交融了。金殿召見，獻了三椿絕技。當下得了四品帶刀護衛之職，不算，還從聖上金口中賞了他「御貓」二字的封號。從此就在開封府供職。但這一下子不打緊，可把錦毛鼠白玉堂惹動了，特地上京來，和他大搗其蛋。最後還把包相爺的「三寶」盜了去。這時候，他可不能不往臨空島走一遭，去把「三寶」追回來。不料，却中了白玉堂的詭計，被囚在通天窟中。倘然不是丁兆蕙設法救他出來，這「御貓」真要成了「氣死貓」了。

### 十一畫

#### 【智 化】

人稱黑妖狐，又稱智公子。父親也做過官，原是世家子弟。年近三旬，氣度不凡。性情機警，豪俠過人，行事滑稽，可喜，有奇特之武藝，具巧妙之智謀。他雖也混在惡霸馬強的一賢館中，却是暫混幾時的一種意思，併不與他們沉瀝一氣。見識自是高人一等。後來倪太守雖不是他所救出，然不是他有心作著奸細，在牢中把馬勇殺死，倪太守的命運如何，正未可知。私盜九龍冠，栽贓陷害馬朝賢叔姪倆，全是他設的計策。併分四步進行，可謂井井有條的了。那第一步的計畫，就由他自己去施行著。在這裏，他所扮的是逃荒者王二的一個角色，真是扮什麼像什麼的。至於那種

怯樣子，怯言語，更引得人把肚子都笑痛，及去盜冠，武藝且不必說，他那行動的謹慎，心思的細密，決不是一般粗心暴氣的武士們所幹得來。這在他真是一件得意的工作了！

### 十五畫

#### 【蔣 平】

字深長，人稱翻江鼠。又稱病夫。金陵人，是個大客商出身，身材渺小，面黃肌瘦，形如病夫，却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通武藝，擅智謀，最稱特長的，是深識水性，在水中能開目視物，且能整個月住宿。五義中，他居四。在崑山福海召見，聖上見他形如病夫，很不喜歡他；及在水中捉金蟾，把一身絕藝獻出，倒又蒙不住口的誇讚與虛方。徐慶同封校尉，爲人最具智謀。白玉堂盜了「三寶」，與展昭打賭失敗，獨有他料定，玉堂必從獨龍橋那條路逃走的，因預

### 十六畫

#### 【盧 方】

人稱鑽天鼠。臨空島盧家莊，家中很是富有一張光而生亮的紫面皮，一部潤而且長的好鬍鬚，身量魁梧，氣宇軒昂。武藝精通，併有善於爬桿的一椿絕技。他與韓彰、徐慶、蔣平、白玉堂等共結金蘭，人稱五義，而他居長。爲人最重義氣。白玉堂上京要會御貓，一去兩月有餘，毫無消息，害得他又思

念，又著急。先是派了三位義弟出去打聽，隨後他自己也上京來了。在花神廟搭救難婦，犯了一點誤傷人命的嫌疑，因而至開封府尹署，得與包公相見。包公知他無辜，併不加罪。這時候他已知玉堂在皇宮大內題詩行兇，惹下滔天大禍，即向包公請罪，併以訪尋玉堂自任。後雖找得了玉堂，玉堂却真氣不肯，和他同至開封府。氣得他想要上弔，還是蔣平救下了他。金殿試藝，官封校尉。

### 十七畫

【**韓彰**】人稱徹地鼠。黃州人，是個行伍出身。高大身軀，金黃面皮，徽徽的有點黃鬚。武藝精通，並擅暗器，又會徹地溝地。雷五義中，他居次。爲了要救盧方，與徐慶將半夜至開封府尹署，用毒藥弩箭射傷了馬漢。其實盧方並沒有吃人命官司，反

被包公以客禮相待了。旋將平用計向他誣去解藥，並有意離間他與白玉堂二人，氣得他遠走天涯。寶善莊救了二公差，逆旅中巧遇鄧九如，又在松林內殺死拐匪，救出巧姐，這都是他一路上所幹俠義之事。不料，爲想剪除去採花惡賊花蝶，却中了花蝶的毒藥，鏢臥在桑花的飯店中。這時候蔣平正在一路訪尋他，聞得了連忙趕了去，以情感化，前嫌頓釋。同回京師，面聖後，也得了校尉之職。

### 十八畫

【**顏查敏**】字不詳。家居武進縣翰林村，爲書香後裔。父曾作縣尹，早卒。寡母鄭氏，撫之成人。容貌俊美，氣度不凡。家道雖是貧寒，却是素有大志，學得滿腹經綸。這一年因著考試之期，將近，奉母命投托在姑父柳洪家。中一來在此攻書，二來藉便就

親。原來表妹柳金蟬自幼就許配給他了，不料鬻婦紅殺，他受到重大的嫌疑，柳洪把他當作兇手送縣，他因恐把柳金蟬牽涉在內，當堂一句也不申辯。幸有書童雨墨十分忠心，爲他赴開封府，攔輿告狀，始由包公說明真相，罪戾既脫，佳偶斯成。這在他真是非常的得意了。及赴試，又高高得中，不久，內掌樞密，外放巡按，聖眷非常隆重。而他後來最大的任務，就是鎮守襄陽，暗防襄陽王的造反。因此，他就代替了包公，而成爲後半部書中的主腦。他在赴京就試之際，與白玉堂在旅次訂了交，彼此情同兄弟。白玉堂後來死在「獨網陣」中，他是哭得幾乎暈去。足見義氣是很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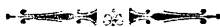
### 二十八畫

【**歐陽春**】人稱北俠，又稱紫髯伯。碧時紫髯，別具一番英雄

氣概。武藝超羣，並善點穴之法。不尚口說，專尙實行，這是真正俠士的行徑。他在除馬剛的一節事中，就能顯現出他是這們的一個人物來。無怪了兆蘭最初雖是瞧他不起，最後却把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了。而以兆蘭的無能，更襯出他是何等的有本領。又白玉堂在書中也是了不得的人物，然一遇到了他，竟是一點能爲不克施展，有似小巫見大巫了。於此可見紫髯伯的武藝高強。至幫助倪繼祖掃滅馬強的招緊節，自也是他的一件得意工作。然給惡徒們反咬一口，說是他帶領了人去搶劫馬家，幾乎冤遭不白。不是智化設了妙計，併有艾虎上京，出首馬朝賢把這案子平反，正不知後來是怎樣的一個結果。他利祿之心極淡，實是爲了愛行俠而行俠，並不希圖由此得到一個什麼出身的。

# 小 五 義

## 目 總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編者
小五義考……………	趙茗狂
回 目……………	一百廿四回
正文……………	一百廿四回
人名辭典……………	趙茗狂

## 本書特點

一：本書是繼三俠五義——在南方爲七俠五義——而作；凡在前書中有未完了之事，入本書都一一有了交代；定能使一般讀者看了非常滿意。

二：前書中的老英雄，雖已一一老去；然而一般小輩英雄，所謂「小五義」者，卻都大有父風，已能繼之而起；而講到那活潑潑的神氣，有時且過之，無不及。

三：本書工於描寫人物的個性，很有幾個生龍活虎似的人物，從作者腕底產生而出；而寫得最好的，尤無過於徐良；祇要他一出場，書中的空氣頓時立見緊張了。

四：本書不特寫俠義，還兼寫綠林；不特寫忠良，還兼寫奸邪；在兩相對照之下，自能有正反相生之妙。

五：本書亦工於佈局，可以「黃花鎮小五義聚會」那一節作代表；論其繁複，如火如荼，言其老練，如鋼如鐵；不論那一個讀及，定要極口稱讚的。

六：本書復善於隸事，計降君山一段，尤爲全書精采所在；在別個俠義小說中，也很難見到有這般熱鬧的情節。

七：本書每隔一回或數回，在那前面必有一首詩詞，或者竟來上一個鼓兒詞，跟著就又插上一段閒話，在這閒話中，有時還又說起某年在王府中說這一節書時是如何如何——這是拿話本來潤色而沒有蛻化去的一點遺蹟；所以最能把「話本」的本來面目保存著的，當無過於本書了。

八：本書有「足本」與「刪節本」的二種；我們現在所選定而加以標點的，自是一種「足本」；中間遇有錯誤之處，併經細加校訂一過。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本書的正文的；至在一切的附件中，更有不少的特點，恕不一一絮述。

# 本書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例：艾虎答應，就即走了。

二，表一頓或一讀。例：徐良進去看，掛著整片子的牛肉，蹕著整口袋的米麵，一大罈子酒，還有許多乾鮮水菜，作料等類，無一不全。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儘北頭那間，是姓馬的；儘南那間，是姓張的；你自己去看罷，我在外邊等。

四：（甲）表引起下文。例：我知他的用意，三層必是三才，欄杆必是五行，外面的木板是八卦，兩個圓亭，必是陣眼。

（乙）表總結上文。例：一口大環，一口龍殼，一口龍鱗，全能切金斷玉。

（丙）用在引語之前。例：毛二說，正是此物。

五？表疑問。例：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沒有死？

六！（甲）表驚嘆。例：哎喲！我上了他的當了！

（乙）表命令。例：你們還不快收拾！

（丙）表感情的招呼。例：好賊官！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丁）表希望。例：從此以後行事，總要思尋思尋！

七；表刪節。例：我把老道打發回去，崔龍、崔豹給了他們兩枝袖箭，如此如此……說了一遍。

八 | 表一切私名，在字的右邊。例：襄陽、黃花鎮、冲霄樓、宋太祖、南俠、白玉堂。

九 } 表書名、詞調名等，在字的右邊。例：小五義、西江月。

## 小五義考

## 一 小五義是由「話本」潤色而成

就在俞樾（曲園）取三俠五義加以修改，定名爲七俠五義，在江浙梓行那一年——光緒己丑——的五月間，北京也出了一部小五義，同年十月，又出了一部續小五義。據那序文看來，這兩部續集同了正集的三俠五義，都是石玉崑的原稿，而得之其徒的。序中併謂：

『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分；因上部「三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

由此看來，所謂石玉崑者，大概是當時——清咸豐年間——的一個說話人，這部小五義同了其他的二部，都是取了他的「話本」潤色而成的。所以我們如今試一翻閱其內容，見每隔一回或數回，在那前面必有上一首詩詞，或者竟來上一個鼓兒詞，跟著就又插上一段閒話，在這閒話中有時還又說起，某年在王府中說這一節書時是如何如何；——以上的這些個點綴，在刪節本中是沒有的——總掩不了「話本」的本來面目。

不過，這正續三集，雖說同爲石玉崑的原稿，潤色之者卻併不出於一手；這是統觀三書，就其文學技術上大有優劣之分，而可以斷定了的。此外，又有一個絕好的證據：在三俠五義的一百零五回中，白玉堂已是爲了往探冲霄樓，死在「銅網陣」內的了；而小五義卻又仍從白玉堂探冲霄樓寫起，略當前書的一百零一回。倘然是出於一手的話，前後集的情節定要互相唧接，決不會是如此的吧？至小五義與續小五義前後的情節固然是能互相唧接的，但一則祇粗枝大葉的寫了來，一則文筆頗爲細膩，故也可斷定不是出於一人之手的。

## 一一 小五義的情節

襄陽王有謀反之意，與羣雄立有盟書，藏之冲霄樓上；但尙未有顯著的行動。海內一般俠義之士，乃爭思探聽其隱事，併思盜得此盟書，也有預爲之防，先翦去其羽翼者。這是本書的總關鍵所在。是時白玉堂已被害，餘如盧方、韓彰……等，也皆漸次衰老，無復當年之英雄。惟他們的一般後輩，卻已能繼之而起，大有父風，則有盧方之子珍、韓彰之養子天錦、徐慶之子良、白玉堂之姪芸生，再加上一個在前書中已出了場的小俠艾虎，五人結拜爲兄弟，這就是所謂「小五義」了。他們在道路奔走之際，很幹上了一番鋤強扶弱的事，不失爲俠義的本色。後來，共集於武昌，擬去破襄陽王府所設的「銅網陣」，而把盟書盜了來。但在前往破陣，正是非常緊急之際，本書已是戛然而止，奏了尾聲——全書的情節大致是如此。

在以上所說的這些個情節中，尤以計破君山，說降鍾雄一節，最爲熱鬧而緊湊。你想：君山在地理上，形勢既極險要，復聚集了數萬的樓船，那寨主鍾雄又是一個文武全才，併有許多英雄爲佐；就情勢而論，真堅固得有似銅牆鐵壁一般，就有千軍萬馬，也是破牠不了的！而智化他們，竟以八個人，在絕短的期間內，就破了君山，無怪智化要非常的誇口，說他把忠、勇、仁、義、禮、智，七個字全佔了！而就事實而論，智化所定下的這個計畫，確是非常周密，不得僅目的爲小說家言，當之者不特是鍾雄，就是比鍾雄更要心細的，祇要略略疎忽一些，也會墮入他的計中的。所以，不論那一個讀者，一讀到了這一節，總覺得是津津有味。——這在全書中，要算得是最有精采的了。

其次，當推「黃花鎮小五義聚會」那一節，你想，本書既以小五義名，但五個人天南地北，各處一方，如何使之集合在一起，實爲非常緊要的一樁事情；而尤以他們第一次的會晤爲最重要。本書在寫這一節時，寫他們一個個都陸續來到這逆旅中，情節非常緊湊，而以事實言，也是純任自然，毫無一點勉強之處。但作者猶恐結構上太近簡單，不可不有上一番點綴，則先寫一個冒充鬼韓天錦，搶喝人家的茶，再寫一個冒充鬼張英，搶喝人家的湯，看似相犯而實不相犯，作上一個遙遙相對之勢。如此，一經渲染，自覺妙趣環生；而在情節一方面，也更似「錦上添花」一般的熱鬧了！——作者於此，確是能把他的天才完全顯露了出來的！

此外，也祇是一些個普通的情節，不外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惡霸伏誅，忠良遇救」這一套；這固是一般俠義



小說骨幹的所在；然而人云亦云，其實是翻不出什麼新鮮花樣來的！

### 三 小五義的人物

講到小五義的人物，統計之，當也在百人以上；然而真能寫得神氣極足，可稱得是成功的，也祇寥寥數人而已。據我看來，第一個當然要算是智化；在計破君山一役中，實以他爲之主幹，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皆能充分表出其個性，而使讀者們知道智化究竟是如何的一個人；這在作者，真是用足了全副精神寫來的。譬如在初次進見鍾雄時，鍾雄已識破他們的來意，說是爲「御貓」而來；連得老練如北俠，都爲之嚇了一跳。智化卻不慌不忙的說道：

「歐陽兄你冤苦了我！我不進來，你偏要進來；你瞧，進來有甚麼好處？遇這不開眼的寨主，把你我看作了小偷，要偷他的玉貓，他說咱們爲玉貓而來！小弟家內，你是去過的，房裏頭有翡翠獅子，瑪瑙老虎，白玉馬，有多少古董玩器，那位朋友去，我也沒留神。他把咱們看作小偷兒，咱們還見他做甚麼？早出去，小心人家丟東西！」

你瞧，他是何等的有急智，竟會胡拉混扯的，打上咱們的一個岔，把「御貓」伴爲聽作是玉貓了；這一來，居然能使鍾雄丟去了疑心。此下，書中又如此的寫道：

……北俠說道：「賢弟人家又不是沖著咱們說，咱們別辜負了寨主的美意！」智爺說：「好，見見寨主，又有何妨？只有一宗，這位寨主外面掛定招賢榜，榜上的言語，可倒不錯，寫的甚麼要學當年黃金臺之故事，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也有大用。他自知道寫，可不懂的行。當初燕太子得樂毅，金臺拜帥，連下七十二城，那才叫敬賢之禮，方稱的起愛賢禮士。你我二人，可稱不起是賢士；他坐在庭中，昂然不動，這還講究招賢，招點子綠頭蠅來，橫是行了！」北俠說：「你罵人罷，早晚有咱們兩個人的命賠著哪！」就是那鍾雄也古怪，叫智爺這麼一罵，倒罵出來了，出了庭外，下階臺石，一躬到地說：「原來是二位賢士，小可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在計破君山一役中，這是第一個砲仗，第一個砲仗既是放得響，此下的事自然可迎刃而解的了。而智化之爲智化，就在此小小一節書中，也已直透紙背而出，決計不會使人錯認的。在這裏，作者的描寫本領，確是已臻成功之境了！

同時，還得附帶的說一句：他寫北俠也很是不錯；因爲在這個事件中，倘然沒有像北俠這般的一個老成人，十分合拍的，和智化作上一個搭擋，一定也是不能成功的。

其次，便是蔣平：他在本書中，不出場則已，一出場，恒居於發號施令的地位，成爲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作者在此等處，也真能把他描寫得有同生龍活虎一般。如盜簪，捉拿彭啓……等幾節，都是非常具有精采的；而最能表現出蔣平的個性來的，莫過於水灌沈仲元那一回。像沈仲元和韓彰，是他們兩個積不相能的冤家，他卻能先說得沈仲元肯向韓彰磕頭；但韓彰倘使真是受了沈仲元的頭，這就算不得是甚麼俠義！他偏偏又能在這緊要的當兒，祇一二句話，說得韓彰情願願的肯向沈仲元還磕其頭。這真是不大容易辦到的一樁事。至於，他原答允沈仲元，以他磕上一百個頭，換上仲元之向韓彰磕上一個頭的，在剛磕下頭去之際，引得仲元說出一句客氣話，他就不往下磕了。這祇是小小的弄上一點狡猾，還算不得是甚麼！在這裏，真活現出蔣平是如何的伶牙俐齒；而在彷彿之間，也確似真有這麼的一個蔣平，栩栩如生的，映現在我們的眼簾之前了！

又其次，便是徐良：他雖在後半部書中方出場，但一出場，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在寫徐良如何的把羣寇殺得望風而靡，真出全力以赴之，一點兒也不含糊的。我卻尤愛其在獄中戲弄艾虎的那一節（第七十回）試想：劫獄是何等的一樁大事，徐良卻純以遊戲出之，這是艾虎所萬萬及不上他來的，也祇有向獄神爺求禱的分兒了！無怪在艾虎的面前，徐良要說得如此的嘮嘮道：

『我在店中同你說甚麼，你執意不肯告訴。我打算你有多大的本領，原來就是求獄神爺的能幹……你們走在那裏，我跟着你；可惜你還騙了一回道，倒扮作個買賣人樣兒，你連鎖頭都沒有瞧見！要不是我跟着你，兄弟！你這條命還在不在？你這一走，人所共知，都知道你救他們來了；你要救不出去，還有面目見人麼？我要不來，兩個哥哥也救不出去，你也死了！從此以後行事，總要思尋思尋！』

經此一番數說之下，艾虎還有甚麼話可說，也祇有恭維他是奇人，而羞得他那一張臉，也同時漲紅得有同大紅布一般！

#### 四 有詳簡不同的二個本子

就我所見到的，這小五義在坊間，有二個不同的本子：一是「足本」，一是「刪節本」。這二種，雖同爲一百二十四回，然「刪節本」的字数，要比足本爲少——至少當在十萬言以上。而一經刪節，語氣每不完足，精采自要爲之減少；照我說來，這種「刪節本」實是要不得的！

我們現在所選定加以標點的，自然是一種足本中間字句遇有錯誤之處，併細爲訂正的了。

二四，一三，若狂於上海。

回目錄

第一回	顏按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與心害人	第十六回	山內鍾雄謙恭和藹	案中徐慶酒後反桌
第二回	智化夜探銅網陣	玉堂涉險盜盟單	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
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賊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鱗窟在水寨追人
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	第十九回	入水寨呼吸廢命	到大關受險擔驚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白義士墜網亡身	第二十回	蔣爺一人鷁船底	北俠大眾盜骨鐘
第六回	襄陽王率眾殺義士	白護衛死屍斬張華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第七回	臥虎溝蔣平定醜女	上院衙貓鼠見欽差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羣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捧酒盞	蔣澤長撈印奔寒泉	第二十三回	讀招賢榜有人偷看	改約魏庭自顯奇能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	山神廟內巧遇惡 <small>嘍兵</small>	第二十四回	飛雲關念榜談古典	徹水寨吊起獨木橋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路彬指告鵝頭峯	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著 <small>糊拉</small>	哄信寨主全憑 <small>口巧</small>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見印哭賓朋	第二十六回	削鋼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蔣平定計哄賊人	第二十七回	論本領刀削硬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
第十三回	神手聖齋勇行刺	沈仲元棄暗投明	第二十八回	在後寨見姪誇相貌	獅子林老僕暗偷聽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當堂哭死忠義人	第二十九回	眾人議論捨命勸 <small>寨主</small>	彼此商量備帖請 <small>龍</small>
第十五回	挖雙睛兇車呼吸死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	第三十回	英雄中計遭凶險	二位 <small>姑娘</small> 奮勇鬧公堂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妝行路

智化討書信求情

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按院

勇金剛遭打找門人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

第三十二回 王爺府苦求釋老將

山谷中二女墜牢籠

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

綺春園園內看遊人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真蔣平遊戲死中活

第五十一回 復盛店店東暗用計

綺春園園內看遊人

流風閣張豹助拳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滔

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流風閣張豹助拳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

第三十五回 盜鑿簪柳員外受哄

舞寶劍鍾太保添歡

第五十三回 到花園爲朋友捨命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

小英雄自奔西東

第三十六回 爲詭寶劍丁展雙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降

第五十四回 衆好漢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東

尋找拜弟救殘生

第三十七回 承運殿大醉因貪酒

五雲軒夢裏受毒香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尋找拜弟救殘生

艾虎奔賊店救人

第三十八回 慶生辰鍾雄被獲

關大寨智化遭擒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鐵

艾虎奔賊店救人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

第三十九回 逃難遇難親姊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

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

烏龍崗徐艾追賊

第四十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鍾雄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喬妝病

烏龍崗徐艾追賊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

第四十一回 寨上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

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洩機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

爲吃肉染病猛烈人

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銃車套實話

展昭遇黑影暗追賊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爲吃肉染病猛烈人

盧公子無意聯姻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映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啓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盧公子無意聯姻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

看油鍋看刀山

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全珍館衆英雄相逢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聽審鬼可怕

閻王殿招清供畫圖

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全珍館衆英雄相逢

莽男兒喝湯噴人

第四十七回 陣圍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梁

第六十五回 楞漢子吃茶誇好

莽男兒喝湯噴人

張英被哄錯磕頭

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大人

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張英被哄錯磕頭

張英被哄錯磕頭

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廟艾虎搭救朋寶

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捨命盜朋友 爲金蘭奮勇救金蘭

第七十回 艾虎求獄神實有靈應 徐良顯手段弄假成真

第七十一回 丟馬龍艾虎尋蹤跡 失張豹義士又爲難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第七十三回 朱仙鎖鄧九如審鬼 在公堂二禿子受刑

第七十四回 白晝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闖入飛賊

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躁 比衙役解開就裏情

第七十六回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

第七十九回 爲飲酒衆人受害 論寶刀毛二被殺

第八十回 殺故友良心喪盡 遇英雄嚇落真魂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驚走羣寇 寨主受重傷不肯回頭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葦塘用計 殺小寇放火燒房

第八十三回 二強寇定計傷好漢 四豪傑設法戰羣賊

第八十四回 崔龍崔豹雙雙逃命 義兄義弟個個施威

第八十五回 貪功入廟身遭險 巧言難哄有心人

第八十六回 魚鱗鎮家人說凶信 三義居醉鬼報佳音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樓逢難女 小尼僧廟外會英才

第八十八回 芸生爲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計捐生

第八十九回 文俊歸家救胞妹 徐艾菴內見盟兄

第九十回 三俠客同走勸架 二親家相打成詞

第九十一回 在廟中初會凶和尚 清淨林巧遇惡姚三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爺獨受蒙汗藥 鄧飛熊逃命奔他方

第九十三回 夾峯山施俊被掠 小酒館錦箋求情

第九十四回 夾峯山錦箋求俠客 三清觀魏真惱山王

第九十五回 出廟外四人平試藝 到山上北俠顯奇才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舊 施俊絕處又逢生

第九十七回 鑽天鼠恰逢開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

第九十八回 二賊見面嘴甜心苦 大衆受騙信假爲真

第九十九回 豹花嶺胡列救主 分贓廳二寇被擒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燒大寨 嘍兵得命上君山

第一百一回 龍姚追朋玉貪功受險 智化遇魏真奮勇傷刀

第一百二回 北俠請老道破網 韓良洩大人機關

第一百三回 力舉雙獸世間少有 爲搶一驢遭打人多

第一百四回 翻江鼠奮勇拿喜鸞 白面判努力追喜鳳

第一百五回 魯員外被傷嘔血 范天保棄家逃生

第一百六回 娃娃谷柳青尋師母 婆婆店蔣平遇胡七

第一百七回 蔣澤長誤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嶺

第一百八回 蟠蛇嶺要煮柳員外 柴貨廠捉拿李有能

第一百九回 地方尋找莊致和 店中初會胡從善

第一百十回 定計欺扮米麵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嶺 蔣平大戰黑水湖

第一百十二回 鬧湖蛟報兄仇廢命 小諸葛爲己事仲寬

第一百十三回 衆嘍兵撥雲見日 分水獸棄暗投明

第一百四十四回 蔣澤長水灌沈仲元 衆鄉紳奉請顏按院

第一百五十五回 雙鍾將欺壓良善 溫員外懼怕凶徒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德逢惡霸 有俠有義救姑娘

第一百十七回 甘蘭娘改扮溫小姐 衆英雄假作送親人

第一百十八回 合歡樓叔嫂被殺 郭家營宗德廢命

第一百十九回 臥牛山小英雄聚會 上院衙沙員外獻圖

第一百二十回 看圖樣羣雄明地勢 曉機關衆位抖威風

第一百廿一回 臥牛山下巧逢故友 藥王廟前忽遇狂徒

第一百廿二回 小義士起身離固始 舊賓朋聚首上襄陽

第一百廿三回 小義士偷聽破銅網 黑妖狐暗算盜盟單

第一百廿四回 衆豪傑墜落銅網陣 黑妖狐涉險冲霄樓

第一回 顏按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興心害人

詩曰：清晨早起一爐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國有賢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惟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八方寧靜干戈息，我遇貧時亦不妨。

話說襄陽王趙珏，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上輩有不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趙匡胤、趙光義、趙光美。惟宋宗乃弟受兄業，燭影搖紅，太宗即位。久後光美應即太宗之位，不想寧夏國作亂，光美奉旨前去征伐，得勝回朝。太宗與羣臣曰：朕三弟日後即位，比孤盛強百倍，可稱馬上皇帝。內有老臣趙普諫曰：自夏傳子家天下，子襲父業，焉有弟受兄業之理？一誤不可再誤。人人皆有私心，願傳於子，不願傳於弟。得勝之人，並不犒賞，加級紀錄。光美見駕，請旨犒賞。天子震怒，道：待爾登基後，山爾傳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懸標自盡。趙珏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軍買馬，有九卿共議，王苞老人，奏請萬歲降旨，將趙珏封爲外藩，留守襄陽作鎮，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龍辛鎮、八方王官、雷英、設擺銅網陣，招聚山林盜寇，海島水賊。暗約君山飛叉、太保鍾雄，擋住洞庭湖水路。八百里黑狼山，金面神藥骨，黑煞帥葛明，花面太歲葛亮，等擋住旱路。水路有洪澤湖、高家堰、鎮湖蛟、吳澤水旱路，塞斷太宗的氣脈，南北不能通商，東西不能暢行。並有王府招來羣寇，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裕、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張保、李虎、夏侯雄，金槍將王善、銀槍將王保，並有鄧家堡羣寇、青臉虎、李吉、雙槍將祖茂、遮臂猿、姚鎖、賽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潤、插翅彪王錄，一枝花苗天祿、柳葉楊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皇甫軒、出洞虎王彥桂、小魔王郭進、鑽雲燕申虎、過度流星靈光、小瘋皇徐暢、賽方朔方雕、聖手秀士馮淵、小諸葛沈仲元、神手大聖鄧車、輔佐王爺，共成大事。焉能知曉京都拿了金面神藥骨，破了賀蘭山，滅了高家堰，拿了吳澤，解往京都，供招王爺謀反之事。天子詔九卿共議，開封府府尹、龍圖閣大學士、包公跪奏，徹水拿魚之法。天子旨准，派了代天巡守，天使欽差顏按院大人，察辦荆襄九郡。在金殿討下開封府一文一武，文臣主簿先生公孫策，武將御前帶刀四品右護衛，錦毛鼠白玉堂。御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一路上代理民詞。是日請訓出都，浩浩蕩蕩，奔襄陽而來。一路無話，至襄陽，文武官員，俱各免見。上院衙投遞手本，單叫襄陽



太守入衙回話。大人見金輝，單問襄陽王之事。金太守一一回明，方才告辭。當顏巡按入城之時，襄陽城軍民人等，紛紛瞻看。不料黑妖狐帶領小義士艾虎，也在人叢之內偷睛。智化因在暗地，保護金大人上任，巧遇小義士艾虎活瓦盜刀，追殺賽方朔方雕。病太歲張華洩機，智爺探知襄陽王府內，銅網陣之虛實。放走病太歲，節徒曾在一處。正問艾虎君州的來歷，聽店中人員言道：按院大人到省，師徒在十字街前，人叢中挨身而睛。但見開道鑼鳴，龍旗牌棍，金鎖提爐，彩亭內供奉萬歲聖旨，上方寶劍，如君親臨金牌。後邊廂大人的大轎，轎前的引馬，乃係御前四品帶刀右護衛。看他戴一頂粉綾色六瓣壯帽，上繡三色串枝蓮花，燦漫銀抹額，二龍鬪寶，兩朶素絨桃，頂門上禿禿的亂顛。穿一件粉綾色箭袖袍，周身寬片錦邊，五彩絲鸞帶束腰，套玉佩環。內襯蔥心綠夾襯襖，青緞壓雲根薄底鷹腦窄腰快靴。天青色的跨馬服，錦簇花團，肋下佩帶一口軋把峭尖鷹翎勢鋼刀，綠沙魚皮鞘。金什件，金香口，藍挽手，絨繩飄擺，懸於左肋。看品貌真是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紫，紫中透光，光中透潤，中單透出一種粉愛愛的顏色；如同是出水的桃花，吹彈得破。黑真真兩道眉，斜入天倉。二眸子皂白分明，黑若點漆，白如粉錠，精神足滿。鼻如玉柱，口裏塗硃，牙排碎玉，大耳垂輪，細腰窄臂，雙肩抱攏，莊嚴氣概，有若天神。跨下一匹白馬，鞍韉鮮明。項帶雙踢胸，後乃大人的官座。五爺與大人，如生死弟兄，故此要這個威嚴。右手拿定打馬藤鞭，進襄陽城，旁若無人，哼哼的冷笑，把襄陽看作彈丸之地。智爺與艾虎言道：看你五叔多大威嚴，今非昔比，福隨貌轉。艾虎道：師傅你教我的，不是常說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智爺暗喜，此子日後，必成大器。觀看轎馬，車輛等俱都入上院衙。頃刻間文武官員，壅壅塞塞入上院衙，投遞手本。智爺與艾虎回店用晚飯。智爺隻身奔上院衙，與五弟送信，告知襄陽王府，銅網陣之事。不想至上院衙，轎馬圍門，不能往裏帶信。自思無非聽張華所言，倘若不實，豈不是妄說？不如自己今夜親身至王府，去探探虛實，明日再來送信。想罷，自己轉身回店，晚間派艾虎至金知府署內，保護金大人，不時防備刺客。艾虎去後，自己等二鼓之後，將燈移在前窗臺，更換夜行衣靠時，怕外邊人看見，故將燈移在窗臺上。脫去長大衣襟，頭上戴軟包巾，絹帕撐頭，斜拉茨菇葉。三叉通口夜行衣靠，寸排骨頭鈕，周身鈕釦，鈕扣俱已扣齊。青緞褲，青緞子襪，大葉搬尖，魚鱗靴，削納千層底，青捧腿，青護膝，青縐絹束腰。肋繫百寶囊，應用的物件，鋼鐵傢伙，千里火筒，飛抓百練索。將刀由沙魚皮鞘內抽出，插入牛皮軟鞘之中。牛皮鞘上有羅漢股裝絲絛，胸前雙繫蝴蝶扣，脊背後走繩飄垂，伸手掖於肋下，爲的是鑽房越脊俐落。拾奪妥協，將燈吹滅，移於案上。起單窗觀看，外面無人，將雙門倒帶，由窗櫺紙伸手

將插筧拉上，怕有店中人前來瞧看，故此將門倒帶，不露痕跡。越身出店牆之外，直奔王府，探看銅網陣的虛實。若問銅網陣如何擺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智化夜探銅網陣 玉堂涉險盜盟單

且說智化行至王府後身，將白寶囊中，飛抓百練索取出，如意鈎搭住牆頭，揪繩而上。至牆頭起飛抓，繞絨繩收入囊內。取石問路，打於地上，一無人聲，二無犬吠。飄身腳站實地，看了看黑夜之間，星斗之下，空落落杳無人聲。墊雙人字步弓，翮膝蓋，鷺伏鶴行，瞻前顧後，瞻左看右，不住頻頻回頭。忽然間擡頭一看，黑威威，高聳聳，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智爺一瞥，西北方向，木板牆極其高大，聽張華所言，不能依牆頭而入。上有冲天弩，若依牆頭而入，被毒弩射著，潰爛身死。下有大門兩扇，按八方八門，八大門內各套七個小門，按的是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分凶卦吉卦，六合六沖，歸魂游魂。走吉卦則吉，無阻無礙；走凶卦內有翻板。自家人從地道中出入，使進陣人，首尾不能相顧。足下斜萬字勢，總要踏在當中，如若一歪，蹬在滾板之上，墜落下去。坑內有犁刀，窩刀，毒弩，藥箭，立刻傾生。故此智爺到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外，瞻了又瞻，看了又看，心中轉側，回手拉刀，點於大門之上。裏面並無橫門立鎖，一點即開，果然內有連環十個小門，斜稜弔角。自己尋思，大門乃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智爺看的明白，未敢進去。撲奔正北，也是兩扇大門，用刀點開，也是小門。智爺一瞥大門，乃是北方坎爲水，七個小門，是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智爺乃是精細之人，仍然撲奔東北，刀點雙門。乃艮爲山，小門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智爺仍不肯進去，行至正東，刀點雙門，大門乃震爲雷，小門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隨。智爺行至東南，不用開門，知是巽爲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山風蠱。正南離爲火，火山旅，火風鼎，火水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同人。西南坤爲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夫，水天需，水地比。智爺行至正西，刀點雙門，用意細看，乃兌爲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心中忖度，由地山謙而入，按卦爻說，逢謙而吉，遇泰而昌，入地山謙，數了又數，算了又算。可見智爺是膽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圓而行愈方。智爺來到此處，皆是生發，著自己由西方而入，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智爺穿

一身夜行衣靠，盡是黑色，屬水，北方干癸水，金能生水，生發著自己。又入的是地山謙卦，又是生發著自己，故此吉祥。腳著萬字勢當中，心神念看，也不偏也不歪。行至當中，見正北高聳，衝霄樓三層，下有五行欄杆。左有石象，上馱寶瓶。右有石乳，上馱聚寶盆。寶瓶聚寶盆兩物當中，有兩條毛連鐵練，當中交搭十字架，兩邊掛於三層樓瓦檐之上。此樓三層，按三才，下面欄杆，按五行，外有八卦連環堡。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有兩個圓亭，左爲日升，右爲月恒。銅網陣在於樓下。智爺看明，意欲撲奔樓去，儘三層的上面，現有王爺大衆的盟單，吾今既然到此，何不將盟單盜將下來，明日見了五弟之時，說王府的利害，他倘若不信，現有盟單爲證。智爺意欲向前，忽然聽東南響的一聲，由風火家人，進來一條黑影。智爺吃驚，伏身細看，原來是一人，也奔中央而來，一身夜行衣靠，白臉面，背插單刀，行似猿猴，腳著萬字勢當中，輕而且快，疑是五弟到了。智爺收刀，擊掌兩下，對面言：二哥因何到此？智爺方知果是白五弟。智爺知曉陷空島弟兄五人的暗令，每遇黑夜見面，大爺擊一下，二爺擊兩下，按次序擊掌，故此假充二義士韓彰，不表此事。且說白玉堂因何到此？只因五爺跟隨大人入了院衙，大人升堂，五爺與公孫先生站班。所有襄陽的文武，魚貫而入。細細盤察爲官的來歷，再題襄陽王的好歹。若有王爺的保舉，不是削去前程，就是明陞暗降，故此就延時刻，晝夜方散。五爺抽身告便，換便服出上院衙，至王府前後齣道，以備晚間至王府窺探虛實。回至上院衙，與大人同桌而食。顏大人再三囑咐，不許隻身夜晚入襄陽王府。五爺遂滿口應承，心中早有準備，勸大人安歇後，自己換好夜行衣靠，囑咐手下從人張祥兒，大人若問，不許說出。自己施展夜行術，出上院衙至王府，飛抓百練索搭牆，掏開路石間路，並無人聲。犬吠，下牆至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一看乾坎艮震四大門皆開，各套七個小門，自己早已明白。就知道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坎爲水，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艮爲山，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震爲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隨。行至東南巽爲風，五爺一笑，刀點雙門，心中忖度，可惜襄陽王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蠱惑，作此無用之物。難道說，還是個陣勢不成麼？據我一看，除非是三歲的頑童不曉，但稍要知生剋治化之理，如踏平地一般。此乃巽爲風，吉卦走風火家人，腳踏萬字勢當中，忽然聽前邊擊掌兩下，知是二爺在此，倒覺吃驚，二哥不懂消息的身臨切近，原來智兄在此。智爺攙住五爺，言道：你好好大膽量。五爺勃然大怒，智兄怎麼說小弟好大膽量？你莫非比小弟膽量還大不成？智爺深知五爺的性情，好高務遠，妄自尊大，只

知有己，不知有人，藐視天下的能人。智爺滿臉陪笑說：五弟莫怒，劣兒非是膽大到此，因有王府人洩機，方敢前來。五弟聽何人所說此陣？五爺大笑：小小的八卦，何足道哉？不是小弟說句大話，我們陷空島七窟四島，三峯六嶺，三竅二十五孔，各處全都是西洋八寶螺絲轉絃的法子，全是小弟所造，這個小小的連環堡，玩藝一般。智爺吃驚不小。五弟既然你明白，我問問你，這個樓叫甚麼樓？這個欄杆，怎麼講？這兩個亭子，何用？外頭的木板，咱們走的道路，是甚麼消息？五爺大笑說：智兒你好愚，這個樓，他喜叫甚麼樓，就是甚麼樓。橫豎我知道他的用意：三層必是三才，欄杆必是五行好合，外面的木板是八卦，兩個圓亭，必是陣眼，腳下所走之地，明顯萬字勢，走當中，兩邊必是滾木板，落下去，輕者帶傷，重者廢命。八卦者，走吉卦則吉，走凶卦則凶，不是有人，就是弩箭齊發。話言未了，智爺連連點頭，甘心佩服，名不虛傳，也就不必往下再問。焉知曉淨說了上頭，沒說底下銅網陣之事。智爺道：你我二人既入寶山，焉肯空返？何不將冲霄樓上王爺的盟單盜來？拿獲王爺時，以作干證。五爺點頭：待小弟上樓，兄與小弟巡風，將至樓下，二人說話聲音太高，早被看陣人聽見。在石象石乳兩旁邊地板一起，上來二人，形如怪鬼，手持利刀殺奔前來。要問二位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賊

且說二人正奔冲霄樓，石象石乳兩邊地板一起，上來二人，左邊寶藍緞子六瓣肚帽，絹帕擰頭，寶藍緞子綁身小襖，寶藍緞褲，滾滾靴子，藍生生的臉面，紅眉金眼，一口鋼刀。此人乃青臉虎李吉。右邊一人穿黑襪皂短衣襟，黑挖挖臉面，一口鋼刀。此人乃雙槍將祖茂。吶吼聲音，好生大膽，敢前來探陣。衝著五爺，擺刀就刺。智爺在後著急，兩個人首尾不能相顧。五爺在前，智爺在後。智爺耳中聽見磕呀訇，原來是青臉虎李吉早被五老爺一刀殺死。雙槍將祖茂頭巾，被五爺一刀砍掉。祖茂奔命翻身，逃入地板中去了。這智爺趕到，死的死，逃的逃。五爺一陣哈哈狂笑。智兒想：襄陽王府，有幾個鼠寇毛賊，又有多大本領，半合未走，結果了一個性命，砍去了一個頭巾。哈哈！豈不教人可發一笑？智兒與小弟巡風，待小弟上樓去盜盟單。智爺說：且慢，五弟請想，兩個逃走一人，豈不前去送信？襄陽王府，手下餘黨，豈在少處？倘若前來，你我若在平坦之地，還不足為慮，你我若在高樓之上，那還了得。以劣兒愚見，暫且出府，再作計較。五爺明知智化的膽小，又不肯違背智兒的言語，只得轉身向前，智爺仍然在後。

出正西地山謙小門，仍由兌爲澤大門而出。撲奔王府北牆，躡出牆之外，尋樹林而入，暫歇片刻。智爺言道：得意不可再往，等歐陽兄、丁二弟，大家奮勇，捉拿王爺。五爺聞說，笑而回答：小弟在德安府，與歐陽兄、丁二爺言道：你們三位各有專責，他們二位，押解金面神藥肖入都，兄臺護金大人在任，各無所失。定準俱在臥虎溝相會。兄臺明日起身，上臥虎溝會同歐陽兄、丁二爺，一同奔襄陽，在上院衙相會。智爺道：我走，金大人有事，如何對得起歐陽兄、丁二弟。五爺言道：無妨，全在小弟身上。晚間保護大人，有暇至金大人衙內走走，料也無妨。智爺說：我囑咐你的言語，也要牢牢謹記。說罷分手。智爺不住回頭，心中發慘，總要落淚。焉知曉這一分手，想要相會，勢比登天還難。五爺回到上院衙，躡牆進去，回到自己屋內，問張祥兒：大人可曾呼喚？祥兒回道：大人已睡熟了。五爺更換衣巾，揀了白晝的服色，去到公孫先生的屋內。先生尚未安歇，讓五老爺坐。五爺就將上王府與智化進木板連環，欲要盜盟單，殺了一人，細說了一遍。先生一聞此言，嚇了一跳，顏色更變，說：大人再三攔阻於你，怎麼還是走了？五爺大笑：先生不知，王府縱有幾個毛賊，俱是無能之輩，何足掛齒。先生此話，明日千萬不可對大人言講。先生略略的點頭，待承五爺吃酒。五爺言道：夜已深了，請先生安歇。五爺告辭，回到自己屋內，盤膝而坐，閉目合睛，吸氣養神。不時的還要到外頭，前後巡邏，以防刺客。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爺微喝：從此上院衙內，不許打更。更夫跪道：奉頭目所差。五爺道：有你們壞事，若有刺客，要將你門捆起，用刀威嚇，你們怕死，就說出大人的下落。若無你們更夫，他倒找尋不著大人的所在。更夫連連叩頭而出，回稟他們上司去了。一夜晚景不題。次日早間，大人辦畢公事，仍與五老爺、公孫先生同桌而食。酒過三巡，先生就將昨日晚間，五老爺上王府的事，說了一遍。大人一聞此言，吃驚非小。五老爺在旁，狠狠瞪了先生兩眼，哼了一聲。大人叫道：五弟，劣兄再三不教你上王府，仍是這般的任性。五爺道：從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大人言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倘若再上王府，愚兄立刻尋一自盡，吾弟歸時悔之晚矣。遂將印信，交與五老爺，派他護印的專責。五老爺打恭謝過差使。大人雖是一番美意，縛住五老爺的身子，不想要了五老爺的性命。早飯吃畢，大人仍然著五老爺在此談話，直到晚餐，仍不放走。天交三鼓，五爺告便，回自己屋中稍歇。外面一陣大亂，五爺叫張祥兒外面看來，祥兒回頭言道：馬棚失火。五爺一聽就知道，是調虎離山計，總怕大人有失。解抹額，脫馬褂衣襟，挽袖快勒刀，並不往外看失火之事，竟往大人屋中觀看。行至穿堂，遇公孫先生言道：五老爺，大勢不好，印所失火。五老爺點頭躡房過去，見大人在院內，抖衣而戰，雨墨攙架。五爺在房上言道：大人請放寬心，小弟來也。大人戰戰兢兢。

言道：吾吾吾弟！大大大事不好了！印所失火。五爺說：大人放心。飛身下房，縱身躡於屋內，至印所荷葉板門，由門縫內早見火光滿地，就知道是夜行人生活法子，其名就叫疏火移光法。一擡腿鎗啣一聲，雙門粉碎，騰身鑽入屋中，伸手桌案一摸，印信蹤跡不見！若問印被何人盜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

且說五爺見印信丢失，暗暗的叫苦。回頭一看，賊人由後窗櫺進來，撒下硫磺火，雖是徧地的火光，有煙有火，絕不能燒甚麼物件，也不燙手，乃夜行人的鬼計。五爺返身而出，言道：大人印信丢失，諒他去之不遠，待小弟追趕下去，將印信奪回。大人道：五弟，印信丢失不要了。只要有五弟在，印信丢失不妨。五爺那裏肯聽？早就躡身躡上房去，一看東廂房北山牆，有一黑影一幌。五爺用飛蝗石子打去，每一聲響。雖然打在此人身上，未能墜落下去。五爺縱在東房之上，趕上前去就是一刀，只聽見咻的一聲，原來不是個真人，也是夜行人用計，乃是江魚皮作成的。有四肢一個頭顱，無用時將他折疊起來，賽一個包袱，若要用時，腿上有個窟窿，用氣將他吹開，用活螺絲將他捻住，不能走氣。腦後有皮套一個，掛於牆壁之上，被風一擺，來回的亂幌，其名叫做映身。五爺上當，刀剝皮人，轉回撲奔正西。大人連叫不可追趕。五爺那裏肯聽？出上院衙往西追趕，見一人在前施展夜行術，細看肩頭上高聳聳，背定印匣。五爺趕上前來，一刀正中腿上。噯啣一聲！紅光崩現，滿地亂滾。五爺翻膝蓋點住後腰，先拔賊人背後之刀，拋棄遠方。解賊人的絲縲，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勢，將賊捆好。解胸前藤花扣，將印匣拿將下來，雙手捧定，在耳邊先一搖，只聽見桃瑤瑤的亂響，就知道印信在於裏面。五爺暗暗歡喜，猛然擡頭一看，前邊還有一個夜行人。五爺意欲追趕那人，自思印已到手，便宜那厮去罷！後邊廂燈火齊明，原上是上院衙官人趕到。本是公孫先生至馬棚救火，一浸而滅。先生進裏邊見大人，訴言其事，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趕白護衛，故此前來。遠遠問道：前邊甚麼人？五老爺答道：是我，追賊人不上半里之遙，將賊拿獲，爾等來的甚巧，將他擡至上院衙，以備大人審訊。眾人答言：五老爺先請，我等隨後就到。五爺提印匣按原路而歸，仍是躡房越脊，不由大門而入，至大人屋中，見公孫先生在旁解勸。大人呆磕磕的發怔。五爺捧定印匣言道：大人印信丢失，小弟追出上院衙，不上半里之遙，將賊捉獲，將印信得回，請大人過目。將印信放於桌案之上。大人歡喜非常，言道：到底虧我五弟呀！到底

五弟本領高強！倘若印所門戶已壞，將印匣暫放先生屋內。先生點頭，不肯去收，自忖道：印已到賊人之手，不知印信可在裏面，無有倘若不在，糊裏糊塗將印收訖，倘若用印之時，裏面若無印信，豈不是交接不清，一人之罪麼？故此問五爺說：只是印信怎樣得回？五爺道：行不到半里之遙，一刀將賊砍倒，將印信得回。先生說：就是這樣得回？五爺說：正是。先生道：印信已到賊人之手，恐有甚麼舛錯！五爺冷笑道：先生若怕有甚麼舛錯，當著大人面前，大家一觀，也省了日後的交接不清之患。大人道：先生收起去，雖然印信丢失，片刻的光景，依然追回，還有甚麼舛錯？大人論的是這個人，五爺不能辦錯事。先生論的是公事。五爺得了印匣之時，混了兩混，知道印依然在內，本就是狂傲的性分，那時也沒讓過人。先生一問，就覺得氣哼哼的冷笑，暗道：先生，咱在一處當差，念書的人實屬利害，既然這樣，更得當著大人面前看明方好。先生不可收印，小弟雖把印信得回，不知裏面印信在與不在？在大人面前，務必看明方好。先生無奈，將包袱打開，偷看就知道事情不好，印匣上鎖頭不在了！說不必打開看了。五爺接住印匣，一定要看。大人言道：就打開看看何妨？將印匣蓋打開一看，那一顆黃澄澄的角端印，蹤跡不見，有一塊黑臟臟的鉛餅子在內。大人看見一急，將包袱望上一搭，吩咐收起來，料著五爺未看見。豈不想夜行人的眼快，早已看見。言道：他們盜印的原是二人，小弟捉著一人，走脫一人。印匣既是空的，印信必在那人身上帶走，諒那斯去之不遠，待小弟將他捉獲回來，自然有了大人的印信。大人用手一揪，死也不放。叫道：五弟呀！五弟，想我當初，在鎮江相會，你身無官，我也無官，事到如今，你身居護衛，我奉旨出都，丟了國家印信，不至於死，至多罷職丟官，你我回到原籍，野鶴閑雲，浪跡萍蹤，遊山玩水，樂伴漁樵，清閒自在，無憂無慮，勝似在朝內爲官。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點不到，身家性命難保。五弟不至於不明此理。印信丢失，不要了。大人揪住五老爺，死也不放。並有那邊主管雨墨擋住，也是苦苦的將五爺解勸。五爺乾著急，不能出去，又不敢與大人動粗魯，只可坐在那裏低著頭，哼哼的生氣。大人合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講論當初三吃魚的故事。公孫先生一聽大人與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轉身出得房外，看見外頭，有許多人對面站定。公孫先生至前一問，原來是看定盜印之賊。看此人夜行衣靠，腿上血痕，黃澄澄的臉面，倒捆四肢，是個渾人。吩咐官人搭在我屋裏去。先生跟定至屋中，取止痛散，與他敷上。便問朋友：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爲何作出這樣事來？豈不把自己的性命饒上？若肯改邪歸正，我保你在大宋爲官。賊道：我今前來盜印，萬死猶輕，焉有做官之理？休來哄我！先生道：我們開封府，聚校尉與護衛等，那一個不是夜行人？何況你有說詞。賊道：我說甚麼？先生道：你們來幾個回

答兩個。先生說：少時見大人，你說他盜印，你巡風，本要將他拿住，以作進見之功，不料他已跑遠。賊人說：此言錯矣！我現背定印匣，怎麼說是他盜印哩？先生笑道：你好糊塗，印是他早已拿著報功去了！你的印匣是空的，此人陷害於你，你還不省悟。賊道：此話當真？先生道：焉能與你撒謊？賊道：哈哈！好鄧車，原來是興心害我！先生若肯引薦於我，願與大人牽馬墜鐙，洩王府之機，說盜印的來歷。先生道：兄弟，你先把話對我說明，我好在大人面前與你稟報。賊道：我乃襄陽王府與王爺換帖弟兄，姓申名虎，匪號人稱鑽雲雁，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是誰前去至王爺府探陣，殺死府內一人。我們那裏有一個鎖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令王爺差派人來盜印，就是神手大聖鄧車，教我與他巡風，命我馬棚放火，他去盜印，事畢，樹林相會，將印匣教我背定，見王爺報功。我只當是一番美意，不想插刀死狗娘養的，害的我好苦！先生問：得印回去，放在甚麼地方？申虎言：雷英的主意，放在冲霄樓三天，以作打魚的香餌；第四天拋棄君山後身，逆水寒潭，此處凶猛，鵝毛沈底，就是神仙，也不能撈上來。先生隨問：早記在心中，說大人已然睡覺，明天再見。叫官人與申虎解開繮子，上了鎖子，交知府衙門收監。申虎次日，方知是誑他的清供，也就無法了。先生交申虎去後，細寫清供，入內見大人。大人勸五老爺將今比古，好容易有點回曠作喜模樣，不想先生把口供一遞，大人一瞧，惡狠狠瞪了先生一眼。先生也覺著無趣，啞啞而退。大人頗知五爺的性情，他若不知印的下落還好，他若一知下落，拚著性命，也要去找尋回來。此時五爺倒不是滿臉愁容了，反倒笑嘻嘻的言道：夜已深了，請大人安歇睡覺罷！大人淚汪汪的言道：我安歇倒是一件小事，只怕吾弟要追印去。五爺道：小弟謹遵大人的言語，焉敢前往？大人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你若要走，隨後我就尋了自盡。縱然將印信得回，若想見吾一面，勢比登天還難，那時節只怕悔之晚矣！天已不早，你也往外面歇息去罷。五爺告辭，這才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任憑大人說破舌尖，自己的主意已定。回到自己屋中，更換衣服，上王府找印。若問白玉堂此去成功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白義士墜網亡身

且說五爺與大人分手，回歸自己屋內。五鼓意欲上王府，天已要亮，只好明日再去。叫張祥兒備酒，再也吞吃不下，如坐針氈，如芒刺背。喚張祥兒取筆來書寫字柬，折疊停妥，交與祥兒言道：今夜晚間不歸，明日早晨交與先生，叫他一看，便知分曉。少刻



天亮，我就出去。大人先生若問你，就說：你老爺出去時，未曾留話，不知去向。倘若一時之間說將出來，大人將我追回，你也知道。你老爺的性情，一刀將你殺死，然後再走。祥兒一聞此言，腦袋直出了一股涼氣，焉敢回答甚麼？只是嚇的渾身亂抖。淚汪汪道：大人不是不教你去麼？五爺說：你休管閒事。天已大亮，五爺怕大人起來，換了一身嶄嶄新的衣服，武生相公的打扮。祥兒說：老爺，你可早點回來。五爺哼了一聲，揚長而去。衙門口許多官人問道：老爺爲何出門甚早，並不理論大眾，自己出上院衙，不敢走大街，淨走小巷，總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以至吃飯吃茶，淨找小鋪面的茶館飯店，也是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整遊了一天，晚飯吃畢，天已初鼓之後，人家要上門咧！將自己跨馬服寄在飯店，如數給了飯錢酒錢。天到二鼓，出飯店直奔王府後而來。未帶夜行衣靠，也沒有飛抓百練索，揸衣襟，挽袖袂，倒退數十步，往前一跑，躡上牆去。並不打問路石，飛身而下，看了看黑夜之間，並無人聲犬吠，奔木板連環，行至西方，並不周圍細看，就從西方而入。自己說過，拿此處看作玩藝一樣。又來過一次，公然就是輕車熟路一般。亮刀點開雙門，用眼一看，乃西方兌爲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自己想必須入地山謙方好。裏邊本是七個小門，遲聰明並不細數，總是藝高人膽大。五爺一生的性情，憑你是誰，也難相勸，這就是俗言河裏淹死會水的。智爺來的時節，俱是生發自己。五爺這次來是剋著自己，西方本是一層白虎，本人又穿白緞衣襟，又是白虎，又叫白玉堂，又一個白，豈不是又一層白虎，犯三層白虎。抖身躡入小門，本欲進地山謙，不想錯入七門中，乃雷澤歸妹。五爺一暗說不好。按說雷澤歸妹，可也是吉卦，可看甚麼事情？若要兒女定婚，乃大吉之卦。有批語就是不利於出征，雖不是出征，也要出個優劣，強存弱死，真在假亡。五爺一暗，卦爻不吉，抽身欲回，焉得能够？早有兩邊底板叭啞一響，上來了兩個，全都是短衣襟，六瓣帽，薄底靴。手持利刀，怒目橫眉，聲音吶吼，怎生大膽，前來探陣。五爺未能出去，兩個人已到，立刻交手，未走半合，就把過度流星靈光，小靈皇徐昌兩個人殺了。五爺一笑，哈哈，王府的毛賊，就是這樣無能之輩，就不必反身回去咧！凶卦中的賊人已死，又何必多慮。不如早早上冲霄樓，大人印信得回，省得大人在衙中，提心吊膽。腳著萬字勢當中，盡是如走平地一樣，並不格外仔細留神。過日升亭，走月恒亭，奔石象石乳，看見黑巍巍，高聳聳，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好一座冲霄樓。五爺暗暗歡喜，想大人印信，必在頭層樓上。細想上樓之法，見石象石乳，寶瓶與聚寶盆內，當中出兩條毛連鐵練，當中交搭十字架，上邊掛於頭層瓦檐之上。五爺想抓鐵練而上，行至中間，將刀反倒插入鞘內，將身一縱，伸雙手揪鐵練，隨插隨上。插至中間，耳輪中忽聽見嘩

喇喇嘩喇喇往下鬆，說聲不好！三環套索。五爺深知那個利害，上身躲過，腰腿難躲，腰腿躲過，上身難躲，若要稍慢，上中下三路，盡被鐵練繞住。五爺在陷空島拾奪過此物，焉有不識認的道理？有個躲法，除非是撒手拋身。說的可遲，那時可快，聲音響，早就撒手拋身，不致腳站於地，怕落於萬字勢，傍滾板之上，那還了得。故此擰身踮腿，腳站於石象的後跨。誰知那石象全都是假作，乃用藤木鐵絲籊縛架子，上用布紙糊成，淡淡的藍色，夜間看與漢白玉一般。腹中卻是空的，乃三環套索的消息，底下是木板托定。有鐵橫條鐵軸子，也是翻板，前後一站就翻。五爺不知，登上此物一翻，這才知曉中計。說不好！已然落腳下去。仗自己身體靈變，半空中翻身冲下，腳站實地，還要縱身上來。焉知曉不行，登在了天宮網上。此石象石乳乃是兩個陣眼，上是三環索，下面是天宮網，同地宮網，若要有人登上，就是往下一拍一扇，一動十八扇全動。五爺同智爺雙探銅網陣時，不容智爺說，自逞其能，故此前文表過，淨說了上頭，沒說下頭。智爺以為五爺全知，就不必往下再說了。看此也是個定數，非人力所為。五爺一登，翻身墜落盆底坑中，挺身拉刀，見四面八方，嘩喇喇喇的類，若鐘表開鬧的聲音。五爺早被十八扇銅網罩在當中。若問十八扇銅網的形勢，二指寬銅扁條打成，高够一丈二尺，上頭是尖的，兩傍是平的，下有一根橫鐵條，兩邊有兩個大石輪子。按的是陰陽八卦，共十六扇，連天宮網，地宮網，共十八扇。扁銅條造就有胡椒眼的窟窿，上帶倒鬚鉤，十八扇網俱在盆底坑上。倒放著單有十八把大轆轤，黃絨繩繞定，掛住鉤環，下邊並有總絃副絃，十八條小絃繞於消息之上。何為盆底？上寬下窄，消息一動，網起一立，往下一拍，石輪走動，由高往下，比箭還疾，頃刻間就把五爺罩在當中。四面八方，綠絲合縫，銅網罩緊，就類似回回的帽子一樣。網一罩齊，下面金鐘響。咚咚咚咚！五爺一睜，把自己罩在銅網的當中，再看銅網的形勢，嚇了一跳。你道這銅網陣，在冲霄樓的底下，怎麼會看的這樣真切？皆因是冲霄樓頭層攔的是盟單，兵符印信，旗幟認標等物。二層是王爺的議事庭，議論軍國大事的所在。末層下面有鐵方籠子，四角有四個大燈，晝夜不滅。故此五爺在下面，看得明白。用手中刀一支銅網，絞封不動，用力一砍，單臂發痛。盆底坑上，四面八方一亂，東西南北四面，有四個更道地溝小門，有弓弩手。一面二十五人，每人一個弩匣，一匣十支竹箭，俱有毒藥，喂成，著身一支，毒氣歸心，準死。內中有一個頭目，如今就是神手大聖鄧車，因盜印有功，王爺賞給弓弩手的頭目。聽金鐘一響，由更道而入，手拿梆子一陣梆響，衆人齊出，二回梆響，衆人將坑圍滿，三陣梆子響，亂弩齊發。五爺在內，刀砍不動銅網，就知不好，橫刀自歎，想起大人衙中，無人保護，自己之死，如蒿草一般。大人有失，自己死後陰魂，也對不起大

人。再包相爺待我恩重如山，想不到一旦之間，性命休矣。不能報答恩相提拔之恩。是吾聞東京，開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園題詩殺命，奏摺攔夾帶，萬歲爺不加罪於我，反倒褒封；萬歲爺龍天重地之恩，粉身難報。再有陷空島弟兄五人，惟我年幼，大哥二爺三爺四爺，縱有得罪他們的地方，並不嗔怪於我，可見得哥哥們，俱有容人的志量。五爺想從此，再要弟兄們重逢，除非是鼓打三更，魂夢之中相會。五爺只顧想起了滿腹的牢騷，不提防渾身上下，弩箭釘了不少。那兒得有讚爲證。讚曰：

白五爺，瞪雙睛，落坑中，挺身行。單臂起動，刀支銅網，毫無楞縫，直覺得膀背疼，直聞得咯唧唧。在耳邊不好聽，似鐘表開鬧的聲，嘩嘍嘍，唰唰唰，隱隱的鳴。金鐘響，嗡嗡嗡嗡，錦毛鼠，吃一驚！這其間，有牢籠，無片刻，忽寂靜。咪咪咪，唧唧唧，飛蝗走，往上釘。似這般百步的威嚴，好像那無把的流星。縱有刀，怎避鋒？著身上，冒鮮紅。五義士，瞪雙睛，可憐他，中雕翎。這一種的暗器，另一番的情形。立彪軀，難轉動，不怕死，豈畏疼。依憑你穿皮透肉赴幽冥，還有這一腔熱血，苦盡忠。白護衛，二目紅，思想起，不加罪，反褒封。身臨絕地，難把禮行報君恩。是這條命，看不得，而今雖死，以後留名。難割捨，義弟兄，如手足，骨肉同。永別了，衆賢朋，恨塞滿，寰宇中，透雲霄，豪氣衝。羣賊子，等一等，若要是等他惡貫滿盈時，將衆等殺個淨，五爺縱死在黃泉也閉睛。

若問五老爺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襄陽王帥衆觀義士 白護衛死屍斬張華

且說五爺在銅網之內，被亂弩攢身，橫冲豎撞，難以出網，磕味味咬碎鋼牙，渾身是箭，恨不得把雙睛瞪破，橫著刀，弩箭毒氣心中一攻，就覺著昏迷離離的，咧後脊背早被銅網鉤掛住。霎時間萬事攻心，甚麼萬歲包公朋友，拜兄弟，也就顧不得遮擋毒箭了。霎時間射成大刺蝟相仿。衆弓弩手想，怎麼還不死哩！神手大聖鄧車將弓弩手的弓弩接在手中，對著銅網胡椒眼的窟窿，一搬箭弓，一雙弩箭對弩窟窿射將進去，正中五老爺的面門。五爺就覺著眼前一黑，渺渺茫茫神歸那世去了。只聽更道地溝小門中，一陣大亂，燈火齊明。原來是王爺，帶領著鎮八方王官雷英，通臂猿姚鎖，賽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溫，插翅彪王錄，一枝花苗大祿，柳葉楊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臬甫軒，出洞虎王彥桂，小魔王郭進，小諸葛沈仲元，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裕，

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張寶，李虎，夏侯雄，金槍將王善，銀槍將王保，還有許多的文官，圍護著王爺，山西旁地溝門而入。王爺言道：銀安殿金鐘響，必是網內拿住人了。鄧車見王爺言道：網內拿住一人，已被亂弩射死，死屍不倒，王爺請看。王爺言道：甚麼人敢入孤家的銅網！衆位卿家，可有認識此人的嗎？病太歲張華言道：上同小臣約智化前來投効，王爺據小臣一看，此人大半是智化到此。王爺一聽言道：若是智化，可惜呀！可惜命張華去看，若是智化死後追封，命一百弓弩手，放下弓弩，奔大轆轤，將十八扇銅網絞起。惟五爺掛在銅網之上，絞上盆底坑，弓弩手將轆轤搬住。張華在對面細哨，皆因渾身是箭，拿著刀，咨著牙，瞪著眼，令人可畏。張華細看不是智爺，倒要細細哨，往前一趨。只見五爺的五官亂動，耳輪中只聽見磕叻一聲，綁繩崩斷，銅網往下一落，五爺的這口刀，正中張華胸間。只聽見撲咚一聲，張華仰面朝天，紅光崩現，連五爺帶銅網，全壓在張華身上。那兩名弓弩手，也教轆轤把打了個跟頭。羣賊一亂，連王爺都吃一大驚，令人將銅網揚起，將五爺攜攏下來。王爺歎息了一回，可惜孤家的活人，教死人扎死，到底看看果是何人？衆人多不識認，惟有小諸葛沈仲元微微一笑。王爺一聽，連連讚歎：耳聞他鬧過，略必是此人。王爺問道：你既知曉，倒是何人？小諸葛言道：乃是御前帶刀四品右護衛白玉堂。王爺一聽，連連讚歎：耳聞他鬧過東京，盜過三寶，在龍圖閣和過詩，喪在孤家銅網，可惜呀！可惜也罷，孤家將他屍首埋在盆底坑，封他個鎮樓大將軍，與他燒錢掛紙。旁邊有一人言道：千歲使不得！千歲使不得！王爺回頭一看，是相面的先生，此人姓魏名昌，人稱他賽管輅。魏昌請他與王爺相面，王爺問他：看孤有九五之尊沒有？魏昌道：王駕千歲，不可胡思亂想，若要胡思亂想，怕不能落於正寢。王爺大怒，說將魏昌推出砍了。魏昌連連喊冤，說：人有內五行取貴，有外五行取貴。王爺說：何以看來？魏昌言：我看著王爺三天，吃哈拉撒睡，可有取貴之處。果然看了三天，辨別言道：王爺有九五之尊。王爺道：分明你怕殺，奉承於我。魏昌道：不然，相書上有云：口能容拳，目能顧耳，定是君王之像。王爺本不懂的相書，反倒歡喜說孤家坐殿之後，封你個護國大軍師。魏昌言：謝主龍恩。由此不讓魏昌出府。此時魏昌一想：我是大宋的子民，今現有白護衛死在此處，若要埋在盆底坑，永世不能翻身，也不能合五大太並骨，後輩兒孫，也不能燒錢掛紙。我既在王府，我明裏向著王爺，暗裏向著白五爺。言道：王駕千歲，萬不可將此人埋在盆底坑中。又有兩國仇敵，他又非命而死，若將他埋在此處，豈不要終朝作祟，使我君臣終朝不安？王爺道：依你之見如何？魏昌道：依臣之見，將他用鐵箱子，用火焚化屍身，裝在轆子裏，送往君山，交與飛叉太保鍾雄，平地起墳，立個石碣，鑄上他的名姓。碣前挖下戰壕，必有

俠義前來祭奠，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雙。王爺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妙！」命人將張華、靈光、徐昌屍首搭將出去，次日用棺木成殮，與他們燒錢掛紙。五老爺的屍身用火焚化，裝在古磁罈內，送往君山。君臣等出地道，暫且不表。且說自從五爺去後，日色將紅，大人起來梳洗整衣，請五爺講話。公孫先生道：「五老爺出衙去了！大人一聽，如高樓失腳，大海覆舟，噯啣一聲，半晌無言，不覺得泫然淚下。言道：『吾弟此去，凶多吉少。』」先生在旁勸解。不時的著先生出去打聽，總無音信。大人立志滴水不下，茶飯不餐，要活活餓死。日已垂西，大人要叫張祥兒細問。先生出來感嚇張祥兒，你家主人出去，你不至於不知，必然有話，你不肯說，大人要把你叫將進去責罰了。祥兒又不敢見大人，又不敢獻出字柬，直是要哭的樣子。先生苦苦的追問，這才說道：「我要說出，先生救我之命。先生說：『全有我一面承當，怎麼個緣故呢？』」祥兒道：「我家老爺臨行留下一個字柬，我家老爺今天不回，叫我明天獻於先生，今日若獻大人，將我家老爺追回，先殺了我，日後還走。」先生道：「你把字柬拿來，你家老爺殺你，有我哩。」這才把字柬拿出，交與先生。先生入後房見大人，就將前事說了一遍。把字柬呈上，大人打開一看，上寫著：「字奉大人得知，小弟玉堂今晚到襄陽王府，冲霄樓探印信虛實，有印則回，無印也回。」大人一看，噯啣摔倒，躺於地上，四肢直挺，渾身冰冷。不知大人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臥虎溝蔣平定醜女 上院衙貓鼠見欽差

且說大人一見字柬，捧倒在地。眾人忙亂將大人雙腿盤上，耳邊喊叫：「大人醒來！大人醒來！大人悠悠氣轉，哭道：『五弟呀！五弟狠心的五弟！不管愚兄了。』」先生在旁勸解。五老爺既然往王府去過，輕車熟路，此去到王府也無甚麼妨礙。大人若提名道姓，哭啼啼，五老爺反覺肉身不安。大人那裏肯聽？眾人攙大人至裏間屋內，仍是哭泣。先生出來，至自己屋內著急。今上院衙五爺一走，倘若王府差人前來行刺，我乃是文人，如何抵擋？大人有失，我萬死猶輕！上院衙中更夫又被五爺趕出，只是爲難，也是無法，一連兩日無信。大人類若瘋迷一般，先生提心吊膽。外面官人報道：「蔣護衛到。」先生一聞喜信，連忙迎出。蔣爺從臥虎溝來，皆因水面救了雷振，丟了艾虎，不知下落。上臥虎溝打聽，到臥虎溝，見鐵背熊沙龍，見禮讓至家中。問艾虎可到，沙員外將艾虎之事，如此恁般，恁般如此。蔣爺這才放心，知艾虎沒死。又提歐陽爺的事，也就將大破黑狼山事細說了一番。蔣爺一聽，原來將沙老爺家大姑娘，給了艾虎。問到二姑娘可給擇婿？沙員外道：「不成不成，醜陋不堪，没人要。」蔣爺說：「我給說個人家。」沙爺道：「昏濁粗

魯，膂力似勝男子。蔣爺說：何不請來一見？老員外吩咐婆子，請二位小姐。不多時，聽外面喊一聲，如巨雷一般，起簾櫳，進來二位姑娘。蔣爺一睜，先走的如天仙一樣，後走的如夜叉一般。怎見得有讚爲證。讚曰：

沙員外，叫女兒，快過來，行個禮兒。蔣爺一睜咧嘴兒。大姑娘，叫鳳仙姐兒，似天仙，生的美兒。二姑娘，叫秋葵兒，蔣爺一睜，差點沒嚇掉了魂兒。雖是個女子，氣似個男人兒。高九尺，有神威兒。頭上髮，像金絲兒。罩著塊青絹子兒，並未帶甚麼花朵兒。漆黑的臉，賽過烏金紙兒。掃帚眉，入鬢根兒。大環眼，更有神兒。高鼻梁，大鼻翅兒。生一張，火盆嘴兒。大板牙，烏牙根兒。耳朵上，虎頭墜兒。頂寬的肩膀，頂壯的胳膊根兒。穿一件，男子的衣兒，叫箭袖，青緞地兒，不長不短，剛剛正可。身軀不瘦又不肥兒。皮挺帶繫腰內兒。寬了下，够四指兒。夾襯襖，黑色灰兒。綠綢褲，花褲腿兒。藍帶子，箍了個緊兒。小金蓮，真有趣兒。橫了下，够三寸兒。大紅鞋，沒花朵兒，扁哈哈，像鮎魚兒。撲又撲，爬山越嶺，如平地兒。常入山，去打圍兒，拿猛獸，如玩藝兒。走向前，施了個禮兒，一個揖，作半截，往旁邊，一閃身兒。蔣爺一見，把舌頭一伸，縮不回兒。

二位姑娘見禮已畢，員外說：迴避了。蔣爺說：我給二姪女，說門親事。老員外說：四弟，何必取笑？甚麼人要我那醜丫頭？蔣爺說：是我二弟之子，準是門當戶對，品貌也相當，膂力也合式。哥哥也不用見人，我告訴你這個外號，就知道了。外號人稱他露露鬼。老員外一聽，反覺大笑。蔣爺取一塊玉佩，以作定禮。住了兩日，四爺自覺心神不安，惦念五弟，告辭上襄陽。一路無話，至上院衙，叫官人回稟。不多時，見先生出來，四爺就知五弟不好。他若在，不能叫先生迎我。連忙問先生：我五弟怎樣？先生道：裏面再說。四爺知道，更不好了！至裏面，先生屋中落坐。先生就將大人到任丟印，五爺上王府取印，二日未回的話，細說一遍。四爺嘆喲：五弟休矣！四爺落淚言道：大人哩？先生說：大人滴水不下，非見五老爺不吃飯，要活活餓死。蔣爺說：我去，大人就吃飯了。先生帶領蔣四爺見大人，叫雨巖回明蔣護衛。大人正在哭啼之時，一聞護衛二字，只說：五爺到來，叫快請。蔣爺見大人道：大人在上，卑職蔣平行禮。大人只想著五爺，忽道：呀！我……細看卻是蔣護衛。不覺淚下，叫蔣護衛，你我的五弟死了。蔣爺說：大人何出此言？方才卑職遇見五弟，他道大人丟印，他上王府找印，他瞧冲霄樓實係利害，他不敢上去。他想今日乃是第四天了，他們必定將印拋棄逆水寒潭，他在逆水潭臥牛青石之上，等候他們擲印，劈手奪來，豈不勝似在冲霄樓上涉險？他是個精細人，爲甚麼辦那樣險事？大人疑他死咧！豈不是多慮？並且卑職還勸他，上院衙沒人，你這一走，豈不教大人提心吊膽？他說：你見了大人，替我說明，

教大人放心，我在此等印。我說：我在此替你等印，你先見見大人爲是。他說：大人派我護印，將印信丟去，無臉面見大人，非得印不能見大人。故此卑職，準知他的下落。大人說：既然知道他的下落，煩勞蔣護衛辛苦一遭，將他找來一見。蔣爺連連點頭說：這有何難？卑職替他等印，將他換回來。蔣爺意欲要走，故裝腹中饑餓，言道：卑職由五鼓起身，至此時茶飯未進，在成人跟前，討頓飯吃，然後再去。大人說：使得使得。吩咐擺飯，叫先生作陪。飯已擺好，蔣爺叫給大人預備坐位。大人道：不見我那五弟，立志滴水不進，四老爺不必讓了。四爺道：大人賞飯，大人不用，卑職也就不敢吃了。我是立刻就與大人辦事，不怕就是餓死也不要緊。大人立志不吃，是不知道五弟的生死，如今五弟有了下落，大人何必一定不吃？就是這時不吃，片刻間五弟來了，難道大人不吃嗎？大人被蔣爺一套言語，說的倒覺難過。大人說：我陪著就是了。四爺叫給大人斟酒。大人說：我幾日未餐，酒可吞吃不下。蔣爺說：預備羹湯饅首。蔣爺坐下，自己端起酒杯，大吃大喝，連說帶笑。大人見這個景況，是見著五爺了，如其不然，他不能這樣的歡喜，招惹的自己也就吃了點東西。蔣爺暗喜，吃畢道：謝謝大人賞飯。大人說：務必將我五弟，早早找來。蔣爺回答：今天不到，明天也就來到了。大人知道蔣爺說話無準，受了他的騙了。蔣爺告辭，同先生出來。先生也信以爲實，說：你遇見五老爺了。蔣爺說：誰遇見他？不是這樣，大人焉肯吃飯？先生說：你吃的痛快，好像真遇見了。蔣爺說：我吃的，都打脊梁骨下去的，今已四天，我去撈印要緊。先生說：莫走，你若一走，有刺客前來，甚麼人保護大人？蔣爺道：嚶啲！保大人也要緊，印信也要緊，除非我會分身法，才成哩！也罷，先生快寫告病的稟帖，開封府求救。正要寫信，官人報道：現有開封府展護衛老爺，盧老爺，韓老爺，徐老爺，在外邊求見。若問幾位來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摔酒盞 蔣澤長撈印奔寒泉

且說展、盧、韓、徐由開封府自從拿獲了旱路的藥、水路的吳、澤兩個人口供一樣，共招作反之事，將他們收監，待拿了王、爺對詞，就將他們的口供，奏聞萬歲。天子降旨，著開封府派校尉護衛，上襄陽幫大人辦事。幾位爺各帶從人，乘跨坐騎，起奔襄陽。曉夜夜宿，饑餐渴飲，那日離襄陽不遠。忽然天氣不好，前邊又不是個鎮店，緊緊催馬，到了一個所在，沒有大店，就是一個小店，囑咐下馬進店。徐三爺嘆道：店小子打臉水烹茶。店小二說：不成不成！我們是小店，那些事不管。徐慶罵道：小子不要臉袋了！展

爺一攔：三哥使不得，此處比不得大店。夥計莫聽他的。店夥說：你們衆位老爺要吃甚麼？須先拿出錢來，是你們自己作，是我們作，都行。展爺隨即拿銀子，連喂馬帶酒肉，一齊預備。飯熟放桌子端酒菜。徐慶喝道：小子！沒長著眼睛麼？小二說：怎麼了？三爺說：四位老爺，爲何三個酒盞？小二說：還是現借來的，再多沒有了。三爺說：沒有，將腦袋捧下來。一伸手要打。小二跑了。不多時，雙手捧定一個大酒杯，言道：錯過你們老爺們，我們掌櫃的也不給使。這是我們掌櫃的，至愛的物件，我借來，要是捧了，我這命就得跟了他去。展爺說：怎麼這麼好？小二說：我們這裏的誰都知道，這玩藝小名，叫白玉堂。展爺罵道：小輩還要說些甚麼？小二說：我說白玉堂。展爺攔道：莫說了，重了老爺的名字了。小二道：這個酒盞子，是粉錠的地兒，一點別的花樣沒有，底兒上有五個藍字，是玉堂金富貴。故此人稱，叫白白白！三爺一聽，他就不敢往下說了。三爺接來一看，果有幾個字，請展爺念。展爺說：不錯，不錯，是玉堂金富貴。三爺說：人物同名，實在少有，我與五爺對近，就使他喝酒。小二說：黑爺爺，你可莫給捧了大家飲酒，三爺隨喝隨瞧，忽然一滑，摔了個粉碎。店小二哭嚷道：毀了白玉堂！毀了白玉堂！三爺抓住要打，展爺解勸，方才罷手。小二哭泣，展爺說：我陪你們就是。小二說：一者買不出來，二則掌櫃的定要我的命。展爺說：我見你們掌櫃的，沒有你的事，就成了。回頭一看，展爺一旁落淚，飯也就吃不下。展爺親身見店東說明，人家也不教賠錢，言道：人有生死，物有毀壞。展爺更哭起來了。店錢連捧酒杯，共給了二十兩銀子。天已二鼓，大家睡覺。惟有大爺淨是想念老五，直到三鼓，忽覺燈光一暗，五弟從外進來，叫道：大哥，你們到襄陽多多拜上大人，小弟回去了。單等拿了王爺，回都之時，多少照應你那弟姪男。你我弟兄，不能一處長聚了。展爺一驚，你死了不成？你是怎樣死的？快些說來。五爺說：小弟仇人就是他。從外進來了一個大馬猴，前爪往五爺身上一抓，再看五爺，渾身血人一樣。展爺欲向前，馬猴被徐三爺揪住。一探雙手，把馬猴的雙睛，挖將出來，鮮血淋漓。大爺把五爺一抱，哭叫道：五弟呀！五弟！焉知曉把展護衛抱住了。展爺說：大哥是我。展爺這才睜眼一看，卻是南柯一夢。放聲大哭，把二爺驚醒，言講夢裏之事，大家悽慘。展爺勸說大丈夫夢寐之事，何可爲憑？無非大哥想念五弟而已。次日起身，出店上馬，奔襄陽而來。到了襄陽，入城，上院衙外下馬，叫官人進去回稟。大爺目不轉睛，淨看著五弟出來。四爺出來行禮，並未看見五爺。四爺叫大哥。展爺低頭看見，言道：五弟死了罷。四爺道：喪不喪，好好的，人，因何說他死了？大爺說：何以不出來見我？四爺說：出差去了，有話裏面說去。大家入衙，至先生屋內。大爺要見大人，蔣爺使眼色。先生說：大人已經歇了。展爺就知不好。四爺叫看酒說：三哥喜大杯飲酒，拿大



杯。三爺與大家吃酒，四爺問大眾的來歷。展爺將奉旨的事，細說一遍。三爺大醉說：我醉了，如何見大人？四爺說：你先睡覺，回頭再見。三爺點頭，真就睡了，不多時，呼聲振耳。大爺便問：五弟到底如何？四爺道：先把三哥灌醉，就好說了！大爺道：快說！四爺就提大人丟印事，五爺追印未回。大爺哭道：五弟死了。四爺問：何出此言？大爺將捧盞夢中事細言。四爺心慘，又把哄大人的話，哄了大爺，大爺半信。四爺說好了！你們來得巧，我要上寒潭，無人保大人，衆位一來，有看家的了。二哥同我去，與我巡風。大爺也要去，四爺道：逆水潭在君山之後，你老人家愛哭，倘若被君山嘍兵看見，豈不是禍患不小？大爺說：我不哭，我可得去。四爺道：你看家！罷家裏頭也要緊。大爺說：不教去我就尋死。四爺說：你說話就不吉利。二爺說：去就教大爺去。三爺怪叫了一聲，由夢中起來說：我也去。蔣爺說：又醒了一位，三哥要那裏去？三爺說：那裏去，我就上那裏去。可是你們上那裏去呢？蔣爺說：三哥，我告訴你，你可莫著急。大人到任把印丟了，教襄陽王府的人盜去。三哥說：我走。蔣爺說：三哥說那裏去？三哥說：我找襄陽王要印去。蔣爺說：咳！沒在王府，他們擄在逆水寒潭了。又不是在山上，水裏頭是我去，山上才該你去呢！徐慶說：對！你是翻江鼠，我是穿山鼠，我給你巡風去，還不行麼？四爺說：大哥二爺都給我巡風，何用全去？看家要緊。三爺說：看家有展護衛。蔣爺說：不行，展爺的本領不如你。三爺說：怎們我比展護衛的本領還大。——是我比你的本領還大麼？展爺說：大多咧！蔣爺說：你那個本領，有考校呀！就是刺客前來，慢說動手拿賊，就是大喊一聲，穿山鼠，徐三老爺在此，就能够諸神退位。三爺大笑：那不成成了姜太公了嗎？既然如此，我就看家，我睡覺可死睡，要是刺客前來，你可叫醒了，我好嚷諸神退位。可見得蔣平一輩子，不能長肉，自己哥們，他還陰他呢！四爺帶上水溼衣靠，大爺二爺，各帶夜行衣服包袱。四爺囑咐展爺，保大人全在你一人，別指我們三哥說罷。三人起身，出上院衙，走襄陽西門，一路無話，日已垂西，遇一樵夫，打聽寒潭所在。樵夫道：過北旁一段山梁，過山梁平坦之地，有一村，名叫晨起望。東西穿村而過，出東村口，有個澗，叫鷹愁澗。有個屋，叫錦繡崖。往東北有個小山口，千萬可別進去。小山口通君山後身，如若進山口，教嘍兵看見，立刻就綁押，解見大寨主，問你的來歷，雖不至於死，可不嚇一大跳。過了小山口，往北路東有個嶺，叫蟠龍嶺，上有五棵大松樹，密密雜雜，枝葉接連，年深日遠，其名叫五接松。樹下有新墳地。由蟠龍嶺前，往北有個大三神山，再往北有小三神山，大三神山有山，小三神山無山有廟。由廟東山牆，往北地名叫上天梯。先前下不去，如今有鍾寨主，找石匠鑄出一蹬一蹬的臺階來，其名就叫上天梯。站在上天梯的上頭，往下一看，在東北有一個大水池子，方圓够三里地。此水寒冷透骨，鷓毛沈底，

一味的亂轉，其名就叫逆水寒潭，聽見說是當初禹王治水的一個海眼，公然就是一個大水池子，有甚麼看頭？遇見嘍兵就要涉險，我可是多說。蔣爺陪笑說：借光借光。樵夫擔柴揚長而去。三位穿過山梁，穿晨起望，走鷹愁澗，過錦繡崖，遠遠看見小山口，往裏一瞻，山連山，山套山，也不知道套出多遠去。往北奔大三神山，正東蟠龍嶺，上有五棵大松樹，樹下新起的一個大墳，頭兒前面，有石頭祭桌，上有石頭五供，旁邊有石碣一個，上頭刻著大字，是皇宋京都御前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玉堂白公之墓。盧爺看見哭道：原來五弟死去，墳墓卻在此處，待我向前哭奠他一番便了！二爺哭道：正是。四爺一見說：不好！墳前一哭，被嘍兵看見，即是殺身之禍。不知三位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山神廟內巧遇惡嘍兵

且說盧爺、韓二爺，要奔墳前痛哭。就被蔣四爺揪住道：二位哥哥，你們是看見墳，以爲是五弟的墳，要過去哭去，是也不是？大爺哭哭啼啼的，言道：見著五弟的墳墓，焉有不慟之理？蔣爺說：要真是五弟的墳，哭死也應當，無奈五弟沒死。我實對二位哥哥說罷！五弟追印，教王爺拿住了。王爺愛他，勸他降王爺，他焉肯降？因君山鍾離是王爺的一黨，他文中過進士，武中過探花，有些個韜略，他出的主意，把老五幽囚起來，假作墳墓，立上石碣，以作打魚的香餌。他知道五弟交的都是俠義的朋友，知曉墳墓在此，必要前來祭墓，豈不是來一個拿一個？盧爺問：怎見得？四爺說：你看前面明顯，那裏明顯著埋伏，不是戰警，就是陷阱。大爺問：怎麼看出？四爺說：你哨祭桌前，亮亮的一塊黃土地，山上那裏有平平的黃土地，下面必有埋伏，過去被捉。死倒不怕，幽囚起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那還了得？盧爺一看，果然山上各處皆是石頭，惟有墳前一塊土地，可見得是有假，只可半信半疑。被蔣爺拉住，往北走小三神山，由山神廟東山牆，至上天梯，就聽見水聲大作，類如牛吼。再瞧上天梯，一蹬一蹬的石階，直上直下，如梯子一樣。果然東北有一個大水潭，水勢亂轉，嘩喇嘩喇的，聲如鼎沸。盧爺說：此潭利害。四爺道：固然是利害，我看過天下的水圖，真是個水眼，寒冷透骨。大爺道：不好！就別下去。四爺說：誰教印信在潭中，就是開水鍋，我也得下去。盧爺大哭：下去就够活的。四爺說：多們喪氣，你別下去了。在此巡風，遇嘍兵辨別辨別。你可也別哭，教人看見全走不了。盧爺、二爺無奈點頭，只哨著四爺下去。至寒潭，四爺換了水溼衣靠，下潭工夫甚大，不見上來。又知道四爺身體懦弱，水又涼，工夫又大，準死。大爺叫四爺陰魂在前，

少等片刻，愚兄在五爺墳上，哭他一場。就也不管巡風了，轉頭至山神廟前，在一旁有塊臥牛青石上一坐，把夜行衣包袱一丟。就聽見廟內呼救，說救人哪！救人大爺！生來是俠肝義膽，專愛管人間不平之事，聽婦女呼救，站起來到廟內，榻扇半掩，山縫內一看。有一男子，嘍兵的打扮，面向西北。有一婦女，年近三旬，面向東南，雖是鄉間婦女，倒也素淨。眼含痛淚，口中喊道：救人哪！殺了人了！正被盧爺看見。那嘍兵笑嘻嘻的言道：嫂嫂不用喊，左右無人，天氣已晚，你要喊了我們夥計來，更不好了！不如就是你我二人，在此倒也無人知曉。盧爺連聽帶聽，嘍兵說了好些不是人行的話，把肺都氣炸了，一擡腿嗑的一聲，那榻扇上簌，踹拆恰巧的往下一拍，正把嘍兵壓在底下，闖了個嘍扎地。盧爺躡進來，用足一踢，將榻扇踢開，解嘍兵的腰帶，將二臂捆起。再看婦人，由那邊半開榻扇，斜身跑出去了，並未給盧爺道勞。大爺也不噴怪。嘍兵被榻扇壓了一下，又將二臂捆起，只當是一處的夥伴。說別玩笑，有這們著玩的麼？摸頭一睨盧大爺，嚇了一跳。只見他頭上戴紫緞子六瓣莊帽，絹帕擰頭，斜拉茨菇葉紫緞子箭袖，抱鵝黃絲帶，墨灰色的襯衫，青緞壓雲根，薄底鷹腦窄腰快靴，脅下佩帶一口吼把，峭尖鴈翎勢鋼刀。綠沙魚皮韜子，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絨繩飄泊懸於左脅之下。渾蕩蕩身高九尺，紫巍巍一張臉面，顏如紫玉一般，兩道箭眉，斜入天倉，一雙虎目圓翻，皂白分明。面形豐滿，大耳垂輪，五絡長髯，根根見肉，那時未做官，人稱爲美髯員外。這位爺秉性剛直，誠篤仁人君子之風。掛難解紛，濟困扶危，有求必應。喜忠正，憎奸佞，愛的孝子賢孫，義夫節婦。恨的貪官污吏，土豪惡棍。到處專管不平之事，可巧遇見他老人家。嘍兵嚇的眞魂出殼，連連往上叩頭，說道：爺爺，你打那裏來？盧爺啣了一啣，把刀拉出，約有三寸有餘。言道：你與那婦方才講些甚麼？作此傷天害理之事！當在刀下作鬼。嘍兵說：爺爺慢著，方才那是我盟兄嫂子，小叔偶然遊戲，我合他鬧著玩，他就急了！可巧教爺爺啣見。你別生氣，叔嫂玩笑，古之常理。盧爺唾了他一口，吓吓甚麼東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嘍兵道：爺爺要問，我是君山早八寨頭一案是巡捕寨的嘍兵，姓毛，叫毛夏夏。大爺說：這名就不是好人。我且問你前邊五接松，這墳地是甚麼人的？毛夏夏道：這個人提起來，英名貫宇宙，你總也聽見說過，是金華府人氏。後在陷空島五人結拜，人稱五義，號曰五鼠。有個錦毛鼠白玉堂，身居護衛之職。鬧過東京，鬧龍閣和詩，萬歲一喜封官。如今跟隨顏按院大人，至襄陽查辦事件。不料王爺派人去，將按院大人的印盜去。此人一怒，追至王府，進八卦連環堡，上冲霄樓拿印。一旦失腳，由天宮網墜落下去，教十八扇網罩住。吏道地溝內有一百弓弩手，圍住銅網亂弩齊發。盧大爺說：可射在致命處沒有？你你你快些說來。毛夏夏說：豈止射

在致命處，射成大刺蝟一般，弩箭上全有毒藥，毒氣歸心，可憐老爺子一命嗚呼！稱的起是爲國盡忠，死後還拉了個墊背的，把個張華拿刀扎死。依王爺埋在盆底坑，封他個鎮樓將軍，與王爺鎮樓。有這魏先生出的主意，送往君山，交給我們寨主命，平地起墳，前頭挖下戰壑，招俠義前來祭墓，好拿人。我們寨主，接著這個古磁罈，念起他是個英雄，常言說的是好漢愛好漢，惺惺惜惺惺，找了一塊風水所在，可著我們君山的人，一晚間的工夫，修得了一塊墳地。每天派我們祭奠一次，燒錢掛紙，還得真哭，不哭，回去還是挨打。皆因我帶著小童，一個叫三多，一個叫九如，擔著食盒，可巧我遇見路大嫂子，擠在廟中，二人說笑兩句，被老爺看見。這就是已往從前，毛夏夏跪在那裏，低著頭說了半天。一擦臉看，老爺靠著那扇榻扇，按刀瞪著兩眼，一語不發。呀！老爺睡著了！那知道，老爺聽到射成大刺蝟那句話時，心裏一疼，就死過去了！耳邊聽見嚶嚶嚶嚶的，就不知道些甚麼。你道爲何不？倒有那扇榻扇靠住身子。夏夏看老爺不言語，就起身跑出去了。老爺被一陣風一颯，醒過來了。叫夏夏再找不見，出廟隨叫隨找。那邊有人在五接松、松樹之下，兩個小童兒，將盒打開，擺上祭禮，燒錢紙叩頭，大哭五爺呀！大爺一見，心中一疼，咕咚一聲，躺於地上死過去了。若問盧大爺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路彬指告鵝頭峯

且說兩個小童兒，奉寨主令，跟夏夏前來上祭，半路一晃，不知夏夏那裏去了，天氣不早，只好兩人去祭奠。擺祭禮，奠茶酒，燒錢紙，叩頭，諸事完畢。將傢伙撤下來，擗在食盒之內。擗將起來，由墳後頭上山子過去，不等夏夏回寨，交令去了。卻說盧爺瞧著小童兒，哭得甚慟，自己就把這口氣挽住了！冷風一颯，悠悠氣轉，擗頭一看，童兒等蹤跡不見。自思：五弟準是死咧！四弟也活不成了！我們當初有言在先，不能同生，情願同死。到如今我就等不得二弟，三弟了。一睜對面有棵大樹，正對著五爺之墳。自己奔到樹下，將刀解將下來，放在地上，將絲帶解將下來，可巧此樹，正有一個斜曲股叉，一縱身將帶子搭好，挽了一個死扣。跪禱神祇，向著京都地面，拜謝萬歲爵祿之恩，謝過包相提拔之恩。向著逆水潭叫了兩聲四弟，向著墳前叫了兩聲五弟，向著陷空島又叫了兩聲夫人。又叫道：嬌兒啊！盧方今生今世，不能相見了。用手將帶子一分，兩淚汪汪說：蒼天哪，蒼天哪！我命休矣！大義士把項頸一套，身子往下一沈，耳內生風，心似油烹，眼一發黑，手足亂動，亂蹣跚，渺渺茫茫。忽然耳內有人呼喚，微睜二眼，看見兩

個人，在面前蹲著。一個是藍布褲襖，腰繫藍布鈔包鞞鞋。一個是青布褲襖，青布鈔包鞞鞋。又一個是白臉細條身材，一個是黑臉面粗眉大眼，全都未戴頭巾，高挽髮纂。黑臉面的手中一條木棍，眼前又放著一個包袱。盧爺自思：方才上吊，怎麼這時節我坐在這裏？必是兩個人將我救下。連忙問道：二位，方在此樹上自縊，可是二位將我救下？二人說：你偌大年紀，又不是窮苦之狀，因何行此拙志？大爺說：噯，二位若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奈因陽世間沒有我腳踏之地，是生不如死。黑臉的說：你看這個不是他嗎？白臉面的說：準是罷。老人家方才山神廟，可救了婦人嗎？盧爺道：不錯，也是出其不意，聽見廟裏有人呼救，是吾將毛夏夏捆上，那位大嫂跑了，是二位的甚麼人？兩個人說：這個包袱，可是你的嗎？盧爺說：是我的。盧爺在石頭上坐著，進廟救人，追出毛夏夏，見小童兒上祭，然後上吊，那裏還顧包袱。你道二位是誰？居住晨起望，打柴爲生。一位姓路叫路彬，一位姓魯叫魯英，是姊夫郎舅。皆因路魯氏險些被毛夏夏污染，遇盧爺解圍逃回家去。正遇路魯賣柴回家，一聞路魯氏之言，路彬是個聰明人，伶牙俐齒，舅爺是粗莽庸愚。魯英提了一條木棍，同路彬至山神廟，找尋了一回，並沒遇見毛夏夏。大石頭旁邊，擗著個包袱，拾將起來，正要回家。遇盧爺上吊，魯爺過去將盧爺解將下來盤腿，耳邊呼喚。盧爺悠悠氣轉，魯爺聽姊姊所言，救他之人，與盧爺面貌無差，連包袱俱都不錯。兩人與盧爺行禮，稱盧爺爲恩公。盧爺問：二位貴姓？一人說：我叫路彬。一人說：我叫魯英。盧爺問：那位大嫂，是你們甚麼人？路彬說：是我賤內。魯英說：是我的姊姊。二人問盧爺說：恩公貴姓？大爺不肯說。路彬明白，言道：恩公有話請說，我們雖與君山甚近，可是大宋的子民，有甚麼難說，絕無妨礙，到底恩公貴姓？大爺說：我姓盧，單名一個方字。路彬說：莫非是陷空島的盧大老爺麼？大爺說：正是。路彬說：到此何事？盧爺說：方才你們說是大宋的子民，我方敢告訴你們，皆因按院大人，丟失印信，教賊人拋棄逆水潭中，我特前來撈印。魯英說：甚麼是你撈？盧爺說：不是，我們來了三個人呢！有我二弟四弟，撈印是我四弟下去。魯英說：下去了沒有？大爺說：下去了。魯爺說：淹死了！盧爺說：噯，只聽叭叭一聲，路彬打了魯英一掌，說：你胡說。魯英說：下去就死，上回六月間，我們十幾個人，就是我水性好，拿繩子把我腰繫上，他們幾個人，揪著繩子。我往水裏一扎，教浪頭一打，我就喝了兩口水。幸虧你們拉的快，不然，我就淹死了。路彬說：四老爺那個水性像你嗎？御河裏頭擗過鱉，高家堰治過水，拿過吳澤。江海湖河溝壑池沼溪坑澗，無論多大水不足爲慮，何況此潭？問盧爺：從那方下去的？盧爺說：從正西。路彬說：不行，活該湊巧，今天早晨，他們將印拋將下去，正是我們在上天梯下打柴，暗他們在鵝頭峯，拋下一樣東西，恰是日色將出的。

時候，黃澄澄繫着一塊紅綢子，拋將下去。我們只是納悶，你老人家說出，我才省悟是印。你老人家收拾，一路前往。我指告四老爺的方位。盧爺點頭，由樹上將帶子解下來，繫在腰中，將刀跨將起來，包袱拿起來，奔小神山。一邊走著，路彬、魯英問盧爺：「因為何故，在此自盡？」盧爺又問路彬、魯英說：「方才這個墳，可是我五弟墳嗎？」魯英剛要答言，路彬怕他說出來，言道：「這個墳，不是五老爺的墳。我聽說五老爺被捉，勸降君山，五爺不降，假作一墳，暗地裏有人看著，若有人前去祭葬，那是準被他們捉住。五老爺不降，被捉的人若降了，那就像五老爺降的一樣。這是鍾雄用意，你老可莫認真。會撒謊人，真說的則全。」蔣爺說的，盧爺還不他深信。路彬的謊，盧爺信以為真。你道路彬何故撒謊？是聰明人，一見而明。他想盧爺上吊，必是為他五弟之事。魯爺在旁發怔，他也不知他姊丈是甚麼意思。見又不教他說話，走到上天梯上。魯英說：「小猴小猴，盧爺說不是小猴，是我們老四。」路彬又打了魯英一下。路彬叫盧爺嘆莫下去。焉知曉四爺頭次下水，自己穿上魚皮靴，摘去頭巾，拿尿肚皮兒罩住腦袋，藤子籬兒上，有活螺絲，擰上兩把牛耳尖刀，把自己的衣服包袱蓋好，叫二爺給巡風。四爺扎入水中，被浪頭一打，自覺著頭暈，轉向不能，隨亂著轉，逆著水方往下坐。水寒冷透骨，霎時間力盡筋疲。前文說逆水潭鵝毛沈底，難道說蔣平比這鵝毛還輕麼？不然，有個情理：這水是亂轉，不是鵝毛到水就沈下去。是轉來轉去，轉在當中，往下一旋，即旋入海眼去了。故此鵝毛沈底，蔣爺下水，是活人，講究下水，就得知道水性，憑他怎麼的轉，也不順著他去。若要順他到當中，也就旋入海眼去了。只是一件，寒冷透骨，蔣爺禁受不得，坐了五六氣水，在水中看大人印信，影色皆無。大略著再坐兩氣水，冷就冷死了。往上一翻，上岸來渾身亂抖。叫二爺，拉出刀來砍些柴薪，拿自來火筒捏火，點起柴薪。四爺前後的亂烘，方覺著身體發暖。說道：「利害呀！利害！」二爺問：「可見著印沒有？」四爺說：「沒有。沒有。再看這回。」二爺說：「不好莫下去了。」四爺說：「不下去，焉能行的了。」聽大爺喊道：「莫下去。」四爺說：「大哥一來，又該絮絮叨叨的呀！」躍身扎入水中去了。大爺又喊：「不行了，四爺又入水中去了。」三人上下天梯，至逆水潭，渾渾叫道：「二弟，我與你薦兩個朋友。」二爺猛回頭，倒嚇了一跳，問此二位是誰。盧爺將自己事說了一遍，也把路、魯二位的事，學說了一回。二爺反倒向路、魯二位道勞。魯英問二爺：「四弟撈印之事。」二爺也把四弟撈印毫無影色，說了一回。等够多時，四爺上來，仍去烤火，煖了半天。盧爺與路、魯見四弟，將鵝頭峯拋印之事，說了一回。蔣爺一聽說這可是天假其便，要知鵝頭峯撈印，撈得上來，撈不上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見印哭賓朋

且說蔣爺一聽路魯之言，今日早晨，看見把印繫著一塊紅綢，由鵝頭峯拋下。四爺聽說，就要前去下水。路爺一把拉住說：且慢，我有個主意，水性太涼，如何禁得住？叫我們舅爺取些酒來，我再打下點柴薪，四老爺外面烤透了，腹中有酒，準保在水中，半個時辰不冷。就叫魯英去家中取酒，路彬自己借韓二爺的刀，砍了些柴薪，放在火上，叫蔣爺過來烘烤。不多時，魯英到來，拿著個大皮酒葫蘆，拔去了塞兒，蔣爺都都的喝了一氣。又喝又烤，頓時間渾身發熱，內裏發燒，酒也不喝了，火也不烤了。直奔東南，到鵝頭峯下，盧爺喊到了。蔣爺高聲喊著說：大哥二哥聽著，多蒙路魯二位，指告我的所在。託賴天子之福，大人的造化，才能撈將上來，再若見不著印信，我可就不上來了。大家一聞此言，驚魂失色。盧爺就要大哭，被大家勸住。單說蔣四爺扎入水中，坐了兩三氣水，覺著不似先前那般冷法，總是腹中有酒的好處。又坐了幾氣水，睜眼一看，前邊紅赤赤的一溜紅綢子。喇喇喇的，被浪頭打的亂擺。蔣爺就知道是印，迎著水力往前一撲，伸手一揪紅綢，一絲也不動。蔣爺吃一大驚。你道印信拿不過來，是甚麼緣故？這個印要捺在潭中，不用打算上來。前文說過，此潭水勢亂轉，鵝毛轉在當中，都要沈了海底，何況是印？總有個巧機會，又道是不巧不成書。一者大宋洪福齊天，二則大人造化不小，三來蔣爺的水性無比，四來又是路魯二位的指告。活該蔣四爺作臉，這印被山石縫兒夾住，若不是這個石頭縫兒夾住，也就被水旋入當中海眼去了。蔣爺盡力往上一提，提出石縫。蔣爺往上一翻，鑽出水來。路魯、盧韓四人在鵝頭峯下，眼睜睜的看著，聽水中呼瀧一聲，四爺上身露出，手捧金印，舉了個過頂。盧爺過去要拉，被二爺揪住說：失腳下去，性命休矣！蔣爺上來，路魯二位與大眾道喜。四爺將印交與大爺，仍奔正西，前去烤火。路魯二人催道：天晚了，換衣裳快走罷，不然，君山撒下巡山嘍兵，可不是當要的。蔣爺點頭，又喝了些酒，拔了刀子，去了尿胞皮，摘了藤籐，脫了魚皮靴，換了白晝的衣服，包起魚皮靴。大爺解了印上的紅綢子，收了印信。魯英提攜著酒葫蘆。路彬緊催道：不早了，快走快走！大家上上天梯，走到山神廟，盧爺一指說：我就在此處遇見路嫂。蔣爺道：若不遇見路大嫂，你也就早死多時了。說畢，大家反倒笑了一回。忽然間聽見前邊銅鑼，振振嗡嗡，聲音亂響。滿山遍野，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徹前來。嘍兵喊道：拿好細呀！唧唧叉盤亂響，大喊一聲說：拿奸細！此人乃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號人稱亞都鬼，名叫聞華。蔣爺一看此人，身高九尺，蓬頭勒金額子，二龍鬚，兩朵紅絨球，頂門上禿禿的亂顫。紫緞子綁身小襖，寸排骨頭鈕，紫鈔包，大紅中衣，薄底靴子，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戰裙，黑挖挖的臉面，粗眉大眼，半部鬍鬚。蔣爺叫大爺，把印給我罷！你們迎上前去。路彬低聲說：不可，我二人迎上

去不行，你們再出，蔣爺點頭暗道：兩個人本領還不錯呢！蔣爺三人暗暗隱避身去。路魯迎到上面，嘍兵喊道：甚麼人？路彬言道：是我們兩個。嘍兵報道：前面有晨起望賣柴的路彬、魯英擋住去路。請寨主爺的示下。聞華道：列開旗門。嘍兵一字兒排開。路魯二人施禮道：寨主爺意欲何往？聞華說：方才嘍兵報道：上天梯下，逆水潭旁，火光大作，怕有奸細，讓我看看虛實。路彬說：沒有，我二人方才在上天梯下邊打柴，天氣太晚，潭中寒氣逼人，點了些柴薪，烤了一烤，剛打下邊上來，並無別人。若有面生之人，我們還不急急的報與寨主知道？寨主若不憑信，就自己去看。聞華一聽此言說：火是二人點的，我就不必去看了。說罷，將手中三股叉一擺，衆嘍兵尾作頭，顛作尾，別處巡山去了。蔣四爺暗地聽明說：好一個路彬，此人大大的有用，乃吾之勝臂也。待嘍兵等去後，與路魯會在一處，走小路，穿山道，至路彬門首要告辭。路彬問：上那裏去？四爺說：回上院衙。路彬說：走不得的，此時巡山人多了，若遇上，不好辦，明日起身，我有萬全之計，今日且在我的家中住下，明日再走。四爺點頭，至路彬家，到裏面上房屋中坐下。有路魯氏過來，見盧大爺叩頭行禮。盧爺言不敢當，行禮畢，入後去了。大家用飯。次日，路彬與大眾換了樵夫的衣巾，擔著幾擔柴，並路魯二人，共五個樵夫，有像的，有不像的。二爺就像，大爺不很像，長髯的樵夫很少。四爺更不像了，癆病鬼的樵夫，那裏有過南山梁，幸而沒遇見一名嘍兵，到樹林內換衣服，仍是本來的面目。大爺拿印施禮作別。四爺說：我們見了大人，必說二位的好處。印可是我撈的，功勞實是二位的，你們從此也不必打柴了。大人正在用人之時，我保你二位，總可以有個官職就是了。路彬連說不行，我們焉有那樣造化？四爺說：還有用二位之處。那五擔柴，改作兩擔，又挑回去了。再說大爺三位，走舊路而回，進襄陽城。四爺叫大爺二爺，揣印由後門而入，自己由前門而進。到了上院門首，官人見四爺歸回，個個垂手侍立。到裏邊見公孫先生，滿臉愁容。四爺說：何故如此不高興？先生說：可了不得，你早回來也好，王府人來，一個個如狼似虎一般，衙前亂喊亂鬧，拿著文書，請定了大人的印了。怎麼說也不行，好容易天晚了，把他們央及走了，今日雖走了，明日還來呢！要定了用印的日子，我焉敢應承，怎樣辦呢？蔣爺道：你說明天用。先生道：無印明日拿什麼用？蔣爺才說得回來了。先生說得回來了！噯，萬幸萬幸！現在那裏？四爺說：我大哥拿著呢！隨說隨往後走。見著大爺，二爺，展爺，正講論印信之事。四爺問：我三哥呢？展老爺說：早就吃醉了。燕爺說好，趁著他睡覺，咱們先見大人。盧大爺將印，交與蔣平。先生回話，連雨墨也是歡喜。不多時，裏面傳話說：有請衆位。大家進去。蔣爺見大人，行禮道喜。大人淚汪汪的說道：衆位見著五弟了麼？蔣爺回稟大人道：未曾見著五弟，將大人的印信，由逆水潭中



撈將出來，豈不是一喜四爺將印往上一獻。大人不見印，還道罷了，一見印信，覩物思人。想起五弟，就爲此印，至今未見，大概早死多時。大人哭道：不見我那苦命的五弟，要此印信何用？我五弟爲我無印而死，我還若坦然做官，居心不安。你們大眾外面歇息去罷。含淚道：五弟呀！五弟！大眾出來。蔣爺說：可好，自己舍死忘生，費了多大的事，在逆水潭中，三次才把印信撈出，指望著見大人，望上一呈，大人必是歡喜，那知反倒落了個無趣。蔣爺可也不嗔怪大人，大人與五弟義氣太重，這也難嗔怪於他。蔣爺與展南俠道：我可不敢派你差使，這個護印專責，非你不可。展南俠點頭道：小弟情甘意願。可有一件，我可一人不當二差，我只管護印，外面甚麼事，我都不管。蔣爺說：就是。只願交付展爺印信，不大要緊，外邊一陣一亂，喝喊的音聲甚衆，不知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蔣平定計哄賊人

詩曰：開卷閒將歷代評，褒忠貶佞最分明；裨官也秉春秋筆，野史猶如好惡情。

忠佞各樣，褒貶不同，史筆昭然若揭。有褒於一時，而即褒於萬世者，亦有貶於一時，而即貶於萬世者。這套書褒忠貶佞，往往引古來證據。

西漢時，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於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爾諸侯諸將等，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地，就封那有功之人，與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下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妒賢嫉能，雖戰勝，而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項羽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良、鎮定國家，撫安百姓，供給軍餉，不至乏絕，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良、蕭何、韓信，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個謀臣范增，而每事疑猜，不能信用，是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羣臣聞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恒有餘，自用者恒不足。漢高之在當時，勇猛善戰，地廣兵強，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爲

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如其臣，所以能馭駕一時之雄傑也。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蔣爺把印交給展爺，展爺實心任事，叫公孫先生裝了印匣，包在包袱，交了展爺，將印放在桌上。展爺在旁一坐，佩定寶劍，目不轉睛，淨看著印匣，似此護印，萬無一失。外面一亂，蔣爺出去一看，原來是兩個王官，帶定王府兵丁二十餘人。這兩個王官，全都是六瓣甜瓜巾，青銅的抹額，箭袖袍，絲鬚帶，薄底靴，跨馬服，肋下佩刀。一個是黃臉面，一個是白銀面，全都是粗眉大眼，半部鬚髯，托著個黃包袱。兵丁給他拉著馬匹，直是喊叫，要請大人用印。蔣爺到面前，與他們道了個辛苦，衝著兩個王官一咨牙。兩個王官一哨蔣爺這長短，戴一頂赭紅的六瓣壯帽，赭紅的箭袖袍，絲鬚帶，薄底靴子。身不滿五尺，四尺多高，形同雞肋，瘦小枯乾，軟弱如病夫一般，骨瘦如柴，青白面目，兩道眉，遠哨是兩道高崗，近哨稀稀的幾根眉毛，尖鼻子，尖峯，稜頭骨，薄片的嘴，芝蔴牙，圓眼睛，單眼皮，黃眼珠，窄腦門，小下巴，兩腮無肉，做太陽，高顴骨，細膊，大咳，咳嗽溜肩膀，小腳肥，鴉，正像是走著跳著的活倒臥，能吃能喝的骷髏骨，鬚七慢八，癆病够了月分了。小名叫兌附著活著，一陣風來了，迎風而撲，附風而殞。裏頭沒有骨頭架子支著，還能往裏瘦。外頭沒有人皮包著，能把人散了。王官如何暗得起蔣爺這個樣兒，對著蔣爺拿著小架子。蔣爺抱拳笑嘻嘻的，問道：二位老爺貴姓？王官說：我叫金槍將王善，他是我兄弟，叫銀槍將王保。奉王爺之旨，特來請印。昨日有位先生，告訴我們說：大人病了，不能用印。可倒也使人吃五穀雜糧，能生病嗎？到底給我們個準信，是幾時用印，我們也好回覆王爺。蔣爺說：明天二位再辛苦一次。王官說：慢說明天，就是下月明天，也不要緊，倒是有個準日子。別像昨日那個先生，說完了不能用印，就跑了。明天用印，你作的主意嗎？四爺說：我作不了主，是我們大人的吩咐。王官說：你貴姓？四爺說：我姓蔣。王官回頭叫帶馬，連兵丁俱回王府去了。蔣爺入內求見大人，見大人提說王府差官請印之事，明天正午，大人必要親身升堂用印，使奸王他們就死了心了。大人無奈，點頭蔣爺出來見先生說：明日王府請印，你把用印差使讓與我罷。先生連連點頭說：使得使得。等明日用印，一夜無話，到第二日，巳牌時候，外邊一陣喧嘩，王府的差官，前來請印。蔣爺吩咐將官人傳到，大人正午升堂用印。王府眾人納悶，一個個交頭接耳。兵丁暗裏差官說：上院衙，能人甚多，可莫教他們拿在裏頭，用上個假印，老爺們用印時，必須要親身哨看才好。王官說：那是自然的。天色正午，大人升堂，傳話出來，教差官報名而入。王善、王保至堂前，報名行禮，將文書呈上。先生接過文書，展開放在公案。大人看了看，是行兵馬錢糧的文書。大人吩咐用印。蔣爺打開了包袱，請編

匙開鎖，從印匣請出寶印，沖著王府二位差官，特意顯顯，叫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王善、王保二人，一看寶印，把舌一伸，渾身是汗。暗說：奇怪呀！奇怪！將印用完，交與王府二位差官，出得衙外，將文書包好，吩咐帶馬。兵丁過來，說：印文沒用上罷。王官正在氣惱之間，喝道：少說話，催馬回王府去了。再說上院衙，大人辦理些公事退堂。先生將印信包好，收拾起來，仍交與展南俠護印。先生同著蔣四爺說：暖啲！這可就沒有事了。蔣爺道：暖啲！這可就有了事了。先生說：這可有什麼事？蔣爺說：這事更多，不用印，王爺還不想害人，這一用印，他必是害怕，今日晚間，必遣人來行刺。先生說：遣人前來行刺，還是沒我的事，用你們武將拿人。蔣爺說：雖是我們武夫拿人，還得用先生，甚麼緣故呢？今日晚間，把大人安附後樓睡覺，你同著主管雨墨，你假扮大人，坐在前庭，等候著刺客前來。先生說：暖呀！暖呀！我可不能！不能！蔣爺說：你不能也不行，你願意把大人殺了嗎？先生說：暖呀！你願意把我殺了嗎？蔣爺說：有我呀！先生說：有了就沒有我了！四爺說：無妨，要是你有好歹，我們該當何罪？連管家雨墨，還得辛苦呢！大人平安，大家全好。先生道：你同管家去說罷，他點頭就行。四爺到後面見大人，叫大人晚間在後樓睡覺。大人道：不用，我情願早早的死了，方遂吾意。四爺說：卑職等身該何罪？大人道：既然這樣，雨墨同四老爺去前面聽差。雨墨嚇了一身冷汗，說：四老爺，我那炷香兒沒燒到，怎麼找在我身上來了？別的可以，當刺客圈子，準是害人。四爺笑道：不怕，有我呢！雨墨說：有了沒我！四爺說：你要死了，我們剛罪。童兒無法，出來見先生，先生說：你願意麼？雨墨說：願意也是命該如此。蔣爺說：不怕，二位不放心，先生充樣充樣。先生說：好。四爺說：我當刺客，拿著個小棍當刀，先生坐在當中，叫雨墨看茶來，管家答應。四爺說：我進來一砍，只要跑的快就行了。二人點頭，四爺出去，二人將門對上。雨墨在旁，先生當中，四爺往裏一看，二人直勾勾的，四隻眼睛直瞪著外面。蔣爺笑道：那如何行的了你們二位直看著外頭，那裏行得了？雨墨說：閉著眼睛等死。四爺說：賊看見不下來了。雨墨說：下來你有甚麼便宜？四爺說：下來好拿，不下來難拿。二人又低頭不看，聽門一響，雨墨站著回身跑的快，先生坐著，衣服又長，一下踹住，往前一撲，倒於地上。先生說：我不行，我不行，賊來準死。四爺說：你把衣服撩起，用手一攏，自然下身就利便了，要跑就快了。蔣爺出去，仍把榻扇帶上，往裏一瞧，先生受了蔣爺的指教，將衣服撩起，用手一攏，先把一條腿邁出半步。蔣爺再進來一躡，兩個人早跑在東西屋中去了。蔣爺說：行了行了！又演習了幾次，大家放心。可巧正遇穿山鼠睡醒，打聽蔣爺甚麼事情。蔣爺說：三哥來得甚巧，今日晚間，必有刺客前來。三爺說：你怎麼猜著？蔣爺說：不是我猜著，是我逆料著。來安排著，教先生假扮大人。你我大家分前後夜，

好好保護著先生，若傷著先生，你我吃罪不起。徐慶說：是我可就是愛睡。隨手將韓二爺、盧爺，俱都請到了。誰前夜，誰後夜？盧爺說：不管前後夜，我不合三爺在一處。四爺說：我同大哥在一處。大爺點頭說：好。二爺說：必是我同三爺在一處了。三爺說：二哥，咱們在一處倒好。二爺百依百隨，三爺佔了前夜。四爺說：四更天更換，前夜有事，前夜人承當。三爺說：那是自然。吃畢晚飯，張燈後，韓二爺、徐三爺帶著刀，在裏間屋住。二爺把樞扇，戳出梅花孔，搬了一把椅子一坐，一語不發。徐慶是性如烈火的人，聲音宏亮，說：少時刺客前來，二哥莫動，我出去喊。徐三老爺在此，請神退位。二爺說：你休胡說。那是四弟冤你，莫喊了。等刺客罷。天交二鼓，三爺性急，恨不得一時刺客來才好。說：怎麼還不來？我要睡了。雨墨說：你可莫睡覺。焉知三爺的性情，與俠義不同，睡覺總脫了大睡，這還算好，不肯全脫，先把襪子脫了，一歪身躺在牀上，不多時，打起呼來了，鼻聲如雷。雨墨說：可好，睡著了一位了。二老爺可莫睡。二爺說：莫說話啊！就要來的時候了，先生叫管家罷。雨墨把樞扇對上，把腿叉開，手扶著桌子，先生把衣裳撩好，叫雨墨看茶來。正打三更，忽然間唸喇一聲，樞扇一開，闖進一人，擺刀就砍。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沈仲元棄暗投明

且說上院衙防備刺客，果不出蔣爺之料。打印用後，王府的王官回去，王爺等正在銀安殿與大家議論，王善、王保是白跑一番。再去一次，還不用印，專摺本入都，奏聞萬歲，就說他半路途中，將國家印信丢失，賊官必要罷職，趁此行兵，殺奔東京。正說間，兩個王官歸回，將文書呈上。雷英道：大半又是口跑一次。兩個王官說：早已用上了，請王駕千歲一看。王爺說：你們可看著用印來著？二人說：大堂上用印，我們是親眼所見，並且還看的清楚。王爺說：必是假的。王官說：據小臣看來不假。王爺回頭問雷英：你可識認真假麼？雷英說：認識。雷英去不多時，取來三張文書往上一對，分毫不差。王爺問：這三張是印麼？雷英道：正是。皆因鄧勇士盜了印來，我就印下了三張，恐怕日後有這件事，如今一對不差，必是當初鄧車盜來的是假的。鄧車一聽急了，來到王爺面前說：回稟王駕千歲得知，小臣盜來是真的。雷王官送往君山拋棄逆水潭時，在半路途中，與上院衙的人了。雷英說：分明你盜來是假的，你怎麼說是我賣了呢？鄧車說：分明是你賣了，如不然，那裏又有真印用來兩個人口角分爭。傍邊一人，微微的冷笑，說道：小事不明，焉能辦起大事？又道是聖人所云：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王爺一看，原來小諸葛沈仲元說話，問：甚麼

叫不患人之不知？聖手秀士馮淵說：這兩句話，王爺不懂，就是炕大睡覺，人少不擠著。沈仲元說：你胡說。馮淵說：誰要韓文，誰是混帳東西！雷英說：沈爺分派分派，到底這印是我賣了？是他盜來的假的？沈仲元說：盜來的是真印，拋於潭中的，也是真的，用來的，更是真的了。馮淵說：那不成？三塊真印了麼？沈仲元說：你知道甚麼？雷英說：倒要分晰明白。沈仲元說：鄧爺盜來，你拋在潭中，就不許人家撈出來嗎？雷英說：他們怎麼知道在潭中？沈仲元說：鄧兄盜印，幾個人去的？雷英說：兩個人去的，沈仲元說：回來了幾個？雷英說：一個。沈仲元說：一個被捉，不是啞巴，申虎的性分，殺剛他倒不怕，就怕人家拿住了，合他一說，看甚麼，就告訴人家甚麼。雷英說：就是告訴人家，逆水潭鷓鴣毛沈底，也是撈不上來。沈仲元道：曾聞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豈不聞上院衙能人甚多，有個翻江風蔣平，治過水，捕過鱉，天子欽封水旱帶刀四品護衛，撈印必是此人。王爺說：這印出水可不好，賊官一恨，必要專摺本入都，孤家大大的不便。雷英說：無妨，一不作，二不休，今晚派人前去，將賊官殺死，以除後患。王爺說：那位御弟願往？鄧車說：上院衙我也輕車熟路，今夜晚小臣前往。王爺一聽大喜。沈仲元說：鄧大哥一人前去勢孤，小弟與大哥巡風。鄧車一聽，更覺歡喜，說：沈賢弟前往，大事準成。焉知沈仲元沒安著好心，皆因爲白五弟，死在陣中以後，王爺的氣色，一日不似一日。沈仲元與申虎又是個至親，他拿話套鄧車的實話，才知道申虎被鄧車哄騙被捉，只情念與申虎報仇。今日逢著這個機會，自己拿了鄧車投在大大人那裏，求取大宋的功名，勝似在王府早晚勢敗，玉石俱焚。又與申虎報仇，又是自己一條道路。鄧車焉能猜得出他的心思？用晚飯時，王爺與二位親身遞酒，吃畢，天交二鼓之半，各自更換衣巾。鄧車換了夜行衣靠，沈仲元就是自己原來的衣服，背著條口袋。鄧車問：怎麼不換衣服呢？沈仲元說：殺人是你去，砍下頭來我好背著。鄧車歡喜說：是我時運來了，聰明人都糊塗了，他背腦袋，人家不追便罷；倘若追來，總是捉拿背腦袋的。沈仲元不換衣服，來見大人，準是誠心投大人來的，若穿夜行衣，怕大人反想，別了王爺，二人出府，到上院衙，躡房進去，見裏面並無動靜。沈仲元不好，莫是大人無福了，因何逆看著大人的沒有全睡了？我先慎重，若殺了大人，我還是保王爺罷。鄧車上房，聽屋中呼聲甚大，裏面叫雨墨看茶來。鄧車想：大人睡覺，可待到幾更時候？又是一個文人，不如早早的下手行事。由窗外一看，大人正坐，主管一傍立定，雙門未闌，亮刀往裏一躍，舉刀就砍。大人往東屋一跑，主管往西屋便去。一刀未砍著，早有一人出來，手持利刀，前來交手。鄧車方知不好，一刀先把燈燭臺砍落在地上，屋中一黑，二人再交手，殺在一處。先生進屋中，叫三爺不醒，打也不醒，先生真著急，就咬了三爺一

下。三爺才醒。先生說：有了刺了。三爺問：在那裏？先生說：現在外間屋中動手。三爺問：我的刀呢？我的刀呢？尋著了刀，光著腳往外一踉，腳踉在蠟上，一滑險些摔倒。大喊：好刺客，那裏走？二爺看三爺出來，兩個人拿賊，不費事了。別看三爺粗魯，武藝甚好。鄧車與二爺動手就不行，又來了個穿山鼠，如何行的了？不如買個破綻，躡出房外。三爺喊：好小子跑了。二爺追出院動手。三爺出來時，鄧車躡上西廂房去了，躍脊至後房坡，出上院衙飛跑。二爺隨後上房，追出三爺上房，腳心上有蠟油一滑，由房上咕咚一聲，掉下來了。噠哪噠哪，舒手丟刀，立起身來，將腳心的蠟油，用手搵去。在土地下蹲了一蹲，然後躡上房，也就追出，隨後趕來，看看臨近，喊道：二哥！可別放走了這小子。二爺回頭一看，三爺追來，再扭身細看鄧車，蹤跡全無，嚇了一跳。只見前面有一片蓬蒿亂草，二爺想：刺客必然在內。三爺來問：二哥，刺客哪？二哥說：追至此間，就不見了，你看怪不怪？我看必在亂草之中。三爺說：我進去找他。二爺說：且慢，他在暗處，咱們是明處，進去就要吃虧。三爺說：怎麼樣？二爺說：等著天亮就聽見他了。三爺說：咱們等著，就聽西面樹林內，有人說道：鄧大哥，鄧大哥，破橋底下藏不住你。二爺一看，西邊果有一個破橋，鄧車心裏說：人家沒有瞧見我，你何必喊？撒腿就跑。二爺看見，追下來了。三爺在後，也就追趕，趕來追去，又不見了。西南上有人叫：鄧大哥，鄧大哥，那個墳後頭藏不住你。二爺一瞧，又追，追來追去，又不見了。西南喊：鄧大哥，鄧大哥，廟後頭藏不住的。鄧車心內說：人家沒瞧見我，你替我控甚麼心？噯呀！是了，怪不得，上問他問我申虎之事，想起來了，申虎與他至親，這是與申虎報讎。沈仲元，沈仲元，我若有三寸氣在，不殺你誓不爲人！沈仲元巡風，本欲投大人，又怕無福，兩相猶豫，有意保大人，又想無有進身之功，只可跟下來，屢屢指告。心中說：鄧車也明白了，你怎麼害申虎著，我也怎麼害你，這就叫馬至臨崖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又喊道：鄧大哥，鄧大哥，小心人家，拿那磚頭石子打你。一句話把二爺提醒，自說：當局者迷，何用石子？現有袖箭，回手把袖箭一裝，只聽見撲哧一聲，噯呀撲哧！鄧車中箭，躺在地上，捧手中刀。二爺過去，拔袖箭，搭胳膊擰腿，四馬倒攢蹄，捆將起來。三爺說：我拿那個說話的去。二爺說：算了罷，沒有說話的，咱們還拿不住他呢！對面沈爺聽見他們拿了鄧車，必然前來請我，等了一時，並無音信，只得往對面問：二位拿住刺客麼？二爺說：拿住了。沈爺說：二位貴姓？二爺說：姓韓，單名彰字，人稱徹地鼠。沈爺問：那位呢？說姓徐，我叫徐慶，外號人稱穿山鼠。開封府站堂聽差，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沈仲元指望他們回問，連一個說話的也沒有。沈爺無奈，說：小可叫沈仲元，外號人稱小諸葛，我乃王爺府之人，特地暗來洩機，棄暗投明，改邪歸正。說了半天，無人答言。沈爺明白了，

自己要是投大人，這個功勞，豈不是我的麼？這兩個人不肯引見，怕我佔了他們的功勞。一笑：哈哈！好個五鼠義，名不虛傳，你們拿住刺客報功去罷！咱們後會有期。二爺同著三爺，正說著捉拿刺客之事，沈仲元說了好些話，他們全沒聽見。正要搭刺客回衙，忽然前邊來些燈籠亮子油松，照徹前來。要問來者何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當堂哭死忠義人

且說徐韓二位，拿住刺客，正要回衙。前面一派燈光，看看臨近，原來是蔣四爺同大爺，後夜坐更，聽裏面喊喝的聲音，一同到後面，來至庭房，叫人點起燈火，一腳將蠟臺也踹扁了東西兩屋內一看，一張桌子底下有一個人，東屋內是先生，西屋內是雨墨，將他們拉出來，仍還是戰戰兢兢的說：他們去追刺客去了。四爺叫大爺看著先生，自己出得衙外，正遇打更之人，又有下夜的官兵，掌燈火追來，遠遠看見有人，原來是三爺二爺，問他們的緣故，二爺就將有人洩機，拿住刺客，細述一遍。蔣爺咳了一聲：「說這個機會，那裏去找！那個說話的人，那裏去了？」三爺說：「就在這對面樹林子裏。」蔣爺往樹林找了一遍，氣哼哼的回來，方才有我，就不失這個機會了。三爺說：「不要緊，咱們把鄧大哥搭回去。」四爺問：「那個鄧大哥？」三爺說：「就是這個。」蔣爺低頭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他，搭回去。」官人過來，擦回衙署。蔣爺說：「揀在我屋內去。」蔣爺跟將進去，叫官人外邊伺候。蔣爺把鄧車的頭往上一搬，說：「鄧寨主，你可認識於我鄧車說不認識？」蔣爺說：「你是貴人多忘事，可記得在鄧家堡我去拿花蝴蝶時，與你相過面，你可記得鄧車說：『嚶！那相面的，是個老道。』」蔣爺說：「我學一聲，你就想起來了，無量佛。」鄧車說：「對對對！你還了俗了。」四爺說：「我不是還俗，我當初爲拿花蝴蝶巧扮私行，你不認識我，我姓蔣，名字澤長，小小的外號翻江鼠。」鄧車說：「印是你撈出來的。」四老爺，你救我罷！蔣爺說：「知恩不報，非爲君子。當時花蝴蝶殺我，沒有你，我早死多時了。我先給你敷點止疼散，說畢，轉身取來，給鄧車敷在傷處，果然不疼了。又把他的腿撒開，就綁著二臂說：『你降了我們大人，立點功勞做官，準比我的官大，連我還是護衛呢！』鄧車一聽，甚喜說：『只怕大人忌恨我前來行刺，我就得死。』」蔣爺說：「無妨，有我替你說話，你就說別人行刺，你巡風，特意前來洩機，可有一樣大人問你王府之事，你要說出。」鄧車說：「那是自然。」王府之事，我是盡知。」蔣爺說：「可不給你解綁，等著大人親解，豈不體面？」鄧車點頭。蔣爺說：「你先在此等候，我去回稟大人。」蔣爺出來告訴外面官人，仍是在此看守，到後面，大人早下樓，在庭房坐定。蔣爺就將拿住刺

客話，回稟一遍。大人吩咐：將刺客帶來，本院親身審問。蔣爺出來，正遇見展爺抱著印匣，也來在大人跟前聽差。蔣爺歸自己屋中，帶鄧車聽審。剛走在院內，就遇見徐三爺，也要聽大人審事。蔣爺知道叫他去聽不好，就說道：你這個樣兒，你也不看看，成甚麼體統？大人是欽差官，你這麼光著腳，短衣裳，也不帶帽子，像甚麼官呢？穿帶去罷。三爺果然走了。四爺帶著刺客，進屋中，叫官人把外門擋住，莫教三老爺進來。蔣爺把刺客帶到桌前跪下。大人說：下面可是刺客？刺客說：罪民是鄧車。大人說：擡起頭來。鄧車說：有罪不敢擡頭。大人說：赦你無罪。鄧車擡頭一看，叫蔣老爺，這不是大人。四爺說：怎麼鄧車說我方才看見大人，不是這個模樣。四爺說：你方才瞧的那位大人，就是旁邊站的那位。刺客說：這是甚麼緣故？蔣爺說：算計你們今天前來，故此安下招刺客。人那位是先生，這位才是大人呢！大人一看，刺客戴一頂馬尾透風巾，絹帕攔頭，穿一身夜行褲襖靸鞋，面賽油粉，粗眉大眼，半部鬍髯，凶惡之甚！大人問道：鄧車，本院可有甚麼不到之處？鄧車說：大人乃宋朝忠臣，焉有不到之處？罪民久住王府，深知王府的來歷，今夜前來，不為傷害大人，情願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大人恩施格外，小人願効犬馬之勞。大人問：王府之事，你可知曉？四爺在旁說：問你王府之事，你可說罷。鄧車道：說說大人問道：白護衛之事，你可知曉？鄧車說：更知曉了，就說因追大人印，墜落天宮網，掉在盆底坑，被十八扇銅網罩在當中，一百弓弩手亂弩齊發。大人站起來，扶著桌子問道：亂弩齊發，五老爺怎麼？你你你快些說來！蔣爺暗地與鄧車擺手。鄧車錯會了意思，我說我全說！一陣弩箭，把五老爺射成大刺蝟一般，可嘆他老人家，那個歲數，爲國忘身。底下的話未曾說完，大人噯呀咕咚咕咚，一句話躺下了三個。大人，盧方，韓二爺一聞此言，三個人一齊都死過去了。鄧車一怔，蔣爺著急了，說：你這個人真糊塗，我這裏直擺手，使眼色，你老不明白。你看，這可好了，死過去了三口。鄧車說：你叫我王府事說出，問甚麼，說甚麼。蔣爺說：去罷，先向我屋中等我去罷。叫官人帶鄧車，送在我屋中去。復反將大爺二爺攙起。大人那裏，早有人把大人喚醒過來了。大人放聲大哭，數數落落的淨哭五弟。大爺二爺，大放悲聲，也是哭起五弟來了。蔣爺一瞧，真煩惱，趕緊攙將出去，說：人死不能復生，咱們應勸解著大人，才是，怎麼咱們哭的，比大人還慟？大爺說：誰像你是鐵打的心腸？蔣爺說：淨要哭得活五弟，哭死我都願意，就怕哭不活。大爺說：你勸大人去罷。蔣爺說：別哭了，咱們大家想主意，與五弟報仇，才是正理。蔣爺進屋中，口稱大人，到如今五弟事，也就隱瞞不住了，五弟是早死了。大人可要想開些，大人要有舛錯，我們大眾甚麼事，也就不能辦了！若有大人在，我們大眾，打聽銅網陣，甚麼人擺的，五弟的屍骨在甚麼地方，去盜五弟的屍骨，



拿擺陣的人，活活祭靈；捉王爺，大人入都覆命，這叫三全其美。又盡了忠，又全了義，那時節，無事時，我與大人說句私語，咱們全與五弟是拜兄弟，磕頭時不是說過，不願同生，情願同死，完了事，咱們大家搭連弔，大人請想如何？大人被蔣爺說了幾句話，反覺甚喜，說：「護衛言之有理，我是文官，與五弟報仇，全在你們衆人身上。」蔣爺說：「虧了我三哥未來，他若聽見，他是非上銅網那裏去不可。」焉知曉三爺穿了箭袖袍，登了靴子，戴了帽子，帶子沒有繫好，也沒有帶刀，往外就跑。到窗外有許多官人，攔住自己，就在窗外撕了個窟窿，往裏一看，正是鄧車說到爲國忘身那句話，大家都死了。三爺納悶說：「五弟死了，他死了，我也活不着了，我向誰打聽打聽才好？」噫呀！他們誰也不肯告訴我。有了，我去問鄧大哥去。又見官人擁護著鄧車至四爺屋內去了，自己也來到四爺屋中，把官人喝將出去。到屋中把兩個小童兒，也喝出去，你們若在外面聽著，把你們腦袋擰下，把人都喝退，三爺這才坐在鄧車一旁，說：「鄧大哥你好呀！三爺打算刺客姓鄧，名叫大哥，他錯會了意。鄧車打算稱呼他呢？」鄧車說：「好，二人就一問一答的說。」三爺說：「你方才說五老爺死了。」鄧車道：「是五老爺死了。」三爺說：「鄧大哥你知道，是怎麼死的？」鄧車說：「掉在銅網內，亂弩攢身，尚且沒死，我接過弩匣，一下兒就死了。」三爺說：「鄧大哥你好本領。」鄧車說：「本領不錯。」三爺說：「五老爺埋在那裏？」鄧車說：「火化屍身，裝在古磁罈子內，送在君山後身，地名五接松盤龍嶺。」三爺說：「很好。」鄧車見三爺滿屋中亂轉，不知找甚麼物件，問道：「你找甚麼？」三爺說：「找刀。」鄧車說：「何用？」三爺說：「殺你。」鄧車打算取笑，焉知三老爺真是找刀。可巧四爺屋內沒有刀，三爺要上自己屋中拿刀，又怕有人來了，不好辦事，不由氣往上一沖，有了，把腦袋擰下來罷！往上一撲，將鄧車按倒，一捏脖子，一手就擰。鄧車仰面摺著二臂，躺在坑上，不能轉動，又不能喊，瞪著二目，看著徐慶。三爺擰了多時，擰不下來，皆因鄧車也是一身的工夫，再是脖子又粗，如何擰得動？三爺大怒，嚷道：「你還瞪著我哪？有了，把眼睛挖出來便了。」只聽見碰的一聲，三爺二指尖，挑定兩個血淋淋的一對眼珠子，躡下坑來。鄧車噁呀疼痛難忍，咕咚一聲，摔於地下，滿地亂滾。眼是心之苗，焉有不疼的道理？若問鄧車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挖雙睛鄧車呼吸死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

且說徐三爺，提了鄧車的眼珠子，要奔五接松祭墓。正走在廚房門口，自己一想，打屋裏找一張油紙，將眼珠包上，不然到墳

前豈不乾了？啓帘來至廚房，正有一個廚役王三在那裏喝酒。見三老爺進去，喊道：老爺喝酒，三老爺說：不喝！叫道：王三，你不知道，五老爺死了呀！王三問：怎麼死的？三老爺說：在王府叫人亂弩射死了！王三聽說大哭道：可惜老爺那個歲數，但不知埋在那裏？三老爺說：在五接松，我這就是去祭墓。王三說：我在廚房與老爺備點祭禮。三老爺說：有了。王三說：甚麼祭禮？三老爺道：是腦眼。王三問：是豬的羊的？三老爺說：人的。王三說：啞呀！我的媽呀！那個人的？三老爺說：你看，是鄧大哥的，你拿點油紙來，我包上。王三說：你老自己去取罷。嚇的我腿轉了筋了，就在那箱子底下呢！三老爺自己去拿，也有繩子，也有油紙。三老爺將眼珠包好要走，又怕廚子與四爺送信，不容分說，就把個廚子，四馬攢蹄踹上，拿過一塊抹布，把嘴塞上，說：暫且屈尊屈尊你出門去了。走在來道，聽房中有人說笑，到裏面是展爺的兩個小童。小童一瞧，說：三老爺請坐。三老爺說：找你們老爺去，我在這裏等。那個小童跑去送信。展爺正在大家勸解大人之時，小童進來回話說：三老爺在咱們屋中，請老爺說話。展爺就走出來。四爺說：幸虧我三哥沒來，請大弟就去祭五弟罷！將他絆住，千萬別叫他上來。展爺點頭說：印可先交他人看著。四爺說：是你去罷。展爺回到自己屋中，見三爺落坐。三爺說：大弟，我們老五死了。展爺一驚，心中說：他怎麼知道咧？遂問說：三哥聽誰說的？三爺說：鄧大哥說的。展爺說：你知道怎麼死的？三爺說：亂弩箭射死的。展爺方知徐三爺知道了。不覺淚下，哭道：五弟呀！五弟！三爺說：你別鬧這個貓兒哭耗子了。展爺著急道：三哥這時候還說戲言。三爺說：本來你是個貓，他是個鼠，豈不是貓哭耗子呢？展爺說：五弟一死，焉能不哭？三爺說：你要真哭，上墳去哭一場去。展爺說：就是五接松墳上麼？三爺說：是。展爺說：去不得，聽四哥撈印回來說墳上有埋伏。若教人拿住，大丈夫死倒不怕，就怕怕因起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行，可不是玩的。三爺說：我知道你不去，你聽見他死，你更願意了。當初在隔空島，將你因在通天窟，改名叫閹死貓，差點把你的貓尿要因出來，你聽他死了，更稱了你的願了。說可死了！小短命兒，是不是啊？展爺氣忿忿的說：倒是那個人對你說的？三爺笑說：我想著是這樣，沒有人說，你別著急呀！展爺聽了說：這就是了，我二人左右護衛，焉有不慘的道理？三爺說：同我上墳去，我方信是真交情。展爺被個渾人，說得無法，只可點頭，暗想得便與四爺送信去。四爺若知道，準不叫他去。展爺道：我備些祭禮前往。三爺說：有了。展爺說：甚麼祭禮？三爺說：腦眼。展爺問：是豬的羊的？三爺說：人的。展爺問：誰的？三爺道：鄧大哥的。展爺說：就是刺客鄧車的眼睛。三爺說：就是他的。展爺說：三哥，你太粗魯了，四哥還要問他襄陽的事情，你怎麼把他的眼睛挖出來了。他還肯說嗎？三爺說：我這就要死了。誰管襄陽不襄陽的哪？展爺問：你是去死呀？不回来了！

三爺說：我不回來了。展爺說：我哪？三爺說：你別不回來呀！你回來好送信。展爺說：使得。展爺用了一個眼色說：叫童兒好好的看家。小童兒答言說是。老爺放心罷。三爺說：你二人看家。童兒說是我們看家。三爺說：先捆起來，口中塞物，不然你們與四老爺去送信。小童兒說：不敢送信，三老爺捆我們，可受不了。三爺說：便宜你們罷，跟我們前去祭墓。小童兒只得點頭答應，想著三老爺一個不留神，就暗地與四老爺送信，焉能知曉。三老爺素常是個渾人，一點細微地方沒有。這天他偏偏留神，叫他叫小童兒，展老爺在前，他在後面跟著。小童兒不敢抽身，直奔馬號，叫馬號人備上四匹馬。大家乘跨坐騎，仍是徐慶在後。直到叫開城門，主僕出門，天氣尚早，城門仍然關閉。三爺就放下心，準知童兒不能回去送信。逢人打聽道路，直到晨起穿村而過，走錦繡崖，愁澗，到小山口，往北就看見了。正東上蟠龍嶺，怪石嵯峨，上邊有五棵大松樹，密密蒼蒼，枝葉接連，樹下有土山子，一個土山子前，一個大墳，墳前有石頭祭桌，石頭上供有石碣子一個。徐慶不認識字。展爺遠遠望見，石碣上邊刻的是：皇宋京都御前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玉堂白公之墓。展爺一見，不覺悽然淚下。徐慶說：別哭，等到墳前再哭不遲。從盤道上山，道路越走越窄，小童說：請二位老爺下馬，馬不能前進了。大家下馬，這小童兒拉定，在此等候。二位上山。這蟠龍嶺，是得繞著灣兒上去，此山就是蟠著一條龍的形象，好個風水所在。行至上邊，展爺肝膽欲裂。徐三爺回說：等我擺祭禮，由懷中取出眼珠兒來，隨摺隨走，兩個人並肩而行。未走到墳前，就覺著足下一軟，噯呀！不好！呼瀧一聲，兩個人，一齊墜落下去。你道展南俠聽蔣四爺說過，怎麼會忘了？皆因是一見玉堂之墓，肝腸慟斷，一旦問把埋伏就忘了，故此墜落下去。從高處往下一沈，二位爺把雙睛一閉，只覺得嘍味的一下，類若陷土坑內一般。睜眼一看，噯呀！不好了！將二目迷失。原來是鍾雄接著古磁鏡，有王爺的話，平地起墳，前頭安下埋伏，以作打魚香餌。鍾寨主，愛惜五老爺，是名揚天下，第一條好漢，故此與他找了一塊風水的所在，就是五接松下，正巧前面有個山溝，準知必有人前來祭墓。把山溝下面，將石灰用水潑了，潑成礮子灰，墊在底下，摔不死人。上面滿蓋好，撒上黃土，行家看得出來。不想展徐二人墜下去，一摔，將礮子灰摔起，迷失二目，幸是礮子灰，若是白石灰，就能把展徐二位的雙睛損壞。只聽見上邊噯哪，一陣鑼鳴，來了些鐵鉤手，把鐵鉤往下一伸，就將徐慶鉤住。一齊用力，就把徐三爺搭將上來。立刻將二臂牢縛，坐在地下，閉目合睛，哇呀！哇呀的直喊。回手又把展南俠搭將上來，也是如此。這一個不能睜開眼睛，託天的本事，也就完了。人憑的是手眼靈活，總得眼淚，把礮子灰沖出，方能睜開二眸。待了多時，睜眼一看，展南俠的寶劍，早教人解下去了。展爺暗暗

的叫苦。徐慶也就睜開眼了。面前有二十多嘍兵，瞧著他們兩個人，直笑說：「可惜這麼大的英雄，被捉了，淨哭有一個嘍兵，就過來說道：『朋友別哭了，我告訴你一套言語。我家寨主爺是個大仁大義的，不愛殺人。見了他央及央及，多磕幾個頭，就能把你們放下。』徐慶罵道：『放你娘的屁。』小子過來，快給我們解開，好多著的呢！如其不然，可曉得你們的罪名。嘍兵說：『你是誰？』三爺說：『你看那位是常州府武進縣玉杰村的人氏，姓展，名昭，字是熊飛，號爲南俠，萬歲爺賜的御號是御貓。乃是御前帶刀三品護衛之職。我乃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之職，姓徐，名慶，外號人稱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老人家。你們還不撒開嗎？嘍兵聽言道：『我當你們是無名小輩，原來是有名的人。影計們報與寨主去。』展老爺瞪了徐慶一眼，說：『被捉求死就截了，何必道名？徐慶說：『他們要是懼官，就許把咱們放了。』展老爺說：『怎麼你又怕死了？徐慶說：『我倒不怕死，怕幽囚起來。』展老爺說：『就不該來。』三爺說：『誰又早知道？』展老爺一聽，他是怕死的言語，跟他饒上真冤。見幾個嘍兵，往前飛跑，說：『寨主有令，將他們帶到山上，結果他們的性命。』若問二位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山內鍾雄謙恭和藹 寨中徐慶酒後反桌

且說展、徐二位被捉，嘍兵把寶劍解將下來，又有徐慶一說兩個人的名字。嘍兵聽了，拿著寶劍，穿邊山走小路，奔飛雲關上巡捕寨，見聞寨主黃、賀、楊、報、啓、稟、衆、位、寨、主、得、知、五、接、松、拿、住、了、人。聞寨主問：『拿住的甚麼人？』回說：『拿住了兩個祭祭的，一個叫展，一個叫徐慶，還有一口寶劍。』衆位寨主請看。聞華說：『報與大寨主去罷。』少刻就來。嘍兵說：『大寨主叫把二人帶上山去。』聞華帶幾名嘍兵，就至五接松，見衆嘍兵，押解二人，相貌堂堂。一個是寶藍緞武生公子巾，寶藍緞箭袖袍，鵝黃絲縷帶，月白色襯衫，青緞壓雲根薄底，雁腦窄腰快靴，七尺長軀，面如美玉，頂額闊，兩道劍眉，一雙長目，土形豐隆，雙腮帶傲，方海口，大耳垂輪。一個是青緞六瓣肚帽，青箭袖，絲鸞帶，薄底靴，黑挖挖的臉面，兩道濃眉，一雙金睛，暴露獅子鼻，翻捲四字口，見稜見角，一部鬚鬚一寸多長，扎扎蓬蓬糊糊一樣，挺胸厚背，臂膀寬堆，壘威風，抱煞氣。聞華一見，暗暗的誇獎，俠義的英雄，名不虛傳。抱拳帶笑說：『不知二位老爺，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乞二位貴客恕罪。』展老爺說：『請了。』徐慶一見聞華，哈哈的大笑說：『好呀！黑小子，聞華瞪了三爺一眼，哼了一聲說：『我家大寨主叫請二位，中軍帳待茶。』展老爺說：『我們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又見大寨主？』聞華說：『豈

敢，二位駕臨，三生有幸！請二位至寨，另有別談。嘍兵們帶路，行至飛雲關下，往上一走，但見此山赫巍巍，高聳聳，密森森，疊翠翠，上看峯漫漫，下看嶺疊疊。一行行楊柳榆槐松，上邊有白雲片片，下邊有綠水涓涓，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山連山，山套山，不知套出有多遠。洞庭水旱八百，可稱是一座名山勝景。當中有一座大牌樓，上書金字，是飛雲關。進飛雲關路南有木板房三間，山牆上有一大夫牌，高够八尺，寬有丈二，八字橫頭，橫著三個大字，是招賢榜。展爺草草的念了念，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討大元帥鍾爲曉，諭天下事。天下隱匿英雄壯士過多，古云：寒門生貴子，白屋出公卿。鹽車困良驥，田野埋麒麟。高山藏虎豹，深澤隱蛟龍。余鍾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進士之職，皆因奸臣當道，貪婪無厭，懸秤賣官，非親不取，非財不用。後而許多言語，待等北俠智化雙譚降再表。展爺被後面人督催，不能往下再念。心中暗暗誇獎鍾雄進士出身，到底心胸不小。來到旱寨，頭一寨其名就叫巡捕寨。二百名嘍兵，一字排開，各持利刀，全都是高一頭，大一勝的，俱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衣帽光鮮，軍刃順利。並有三家寨主，一個穿黑，一個著紫，一個是寶藍的衣巾。展爺早早就問了亞都鬼聞華姓名。聞華又與三家寨主引見說：這位姓展，這位姓徐，這是我們巡捕寨主，這位叫神刀手黃壽，這位叫花刀楊泰，這位叫鐵刀大都督賀昆。說了此謙虛客套，說我大寨主有請二位，中軍內待茶。二位往上又走，行至二寨，其名叫徹水寨。兩邊鵝頭峯相隔有九丈，當中是一個山澗，其名叫碧溪澗。上面搭著個木板橋，就是大柏樹，一解兩半，拿大鐵箍，把他箍將起來，一面有個鐵橫頭兒，上縛黃絨繩兩根，縛在那邊。有兩把大花轆轤，絨繩繞於上面，若有不測，將轆轤一絞，盡把這個木板橋，絞將起去。要想出入，除非肋生雙翅。展爺等上木板橋，往下一看，只聽水聲大作。往西南一看，磬盈盈一帶竹城。下木板橋，有二百多嘍兵，一家寨主，聞華引見，這是徐慶二位，這是我們徹水寨的寨主，人稱金棍將于清。見畢，又走到箭鏡寨。二百嘍兵，一家寨主，穿皂袍，先見展爺，後說：這是我們箭鏡寨的寨主，外號人稱賽賀德朱標。見畢，至章興寨。金錘將于暢，與展爺見過。又到武定寨。這寨主身高一丈開外，黃袍，面似淡金，凶眉怪眼，猛若瘟神，凶若太歲，督力過人，天真爛漫。外號人稱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也與展爺見過。又到文華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展爺一見，嚇了一跳，品貌與白玉堂一般不二。故此把展爺嚇了一跳，略險些沒叫出五弟來。聞華也引見，此人叫金槍將于義，排行也是行五，稱爲于五將軍。又來到五福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人稱八臂勇哪吒，王京，豐勝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將于義，排行也是行五，稱爲于五將軍。又來到五福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人稱八臂勇哪吒，王京，豐勝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這家寨主金刀將于艾，丹鳳嶺寨主，賽尉遲祝英，丹鳳橋一家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柵門兩家寨主，雲裏手穆順，鐵棍唐彪。所有

衆人俱都與徐展見過。到了裏邊，至豹廳庭前，這就是大寨。抱柱上有付對字，上面是：山收珠履三千客，寨納貔貅百萬兵。展道：好大口氣。啓簾櫳到得屋中，擡頭一看，這家寨主，方翅烏紗，大紅圍領，腰束玉帶，粉底官靴，七尺身軀，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縷鬚鬚。乍瞧就是一位知府的打扮。展道：君山八百地，水旱二十四寨，諒想這個寨主，總得是紅鬚子藍靨臉，說話哇呀哇呀的，才管得住山中的羣寇。似這個人，文質彬彬，斯文模樣，如何管得住山中衆人，此人必然大有來歷。俗言：人不可貌相，別看鍾雄的打扮。文武全才，論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無一不知，無一不曉，諸子百家，通古達今。講武，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上陣全憑一條槍，勇將不走半合，怎麼就不走半合呢？使槍爲甚麼？又叫個飛叉？太保皆因是若與人動手，穿戴盔戴，背後有八柄小叉，上縛著紅綢子，若要交手，二馬相湊，槍未到時，飛叉必然先到，準使敵人落馬。這就是勇將不走半合。因此人稱爲飛叉太保。無事時，永遠文官的打扮。今見展南俠一到，二人儀表非俗，故此離正位出迎，說不知二位老爺駕到，未能遠迎，望乞恕罪。展道：豈敢，我二人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寨主這般的謙恭稱呼。徐慶說：好小子，你倒是個樂子。鍾雄叮了一聲，知徐慶是個渾人，與南俠講話說：二位大駕光臨，草寨生輝，若非相機應巧，用八人大轎請二位，也不肯下顧。展道：弟知山有虎，故作砍樵人，爲朋友者生，爲朋友者死，寨主何必多言。鍾雄說：小可方才說過，請二位還請不至，焉敢有別意見。徐慶說：認得我們麼？寨主說：久仰大名，如雷貫耳，皓月當空，二位光臨，是小可的萬幸。徐慶說：你別轉這個臊文了。既然認的，不給我們解綁。寨主吩咐，與二位解綁。解綁後，三爺說：拿點漱口水來，你這個招兒真損，鬧了一嘴石灰。漱畢說：給我們倒茶來。落坐。鍾雄說：看茶。三爺拿起來就喝。展道：也不漱口，也不喝茶。徐慶叫擺酒。展道：燈了徐慶一眼。寨主吩咐，擺酒擺酒。真乃是俠義的朋友，與衆不同，慷慨之甚。展道：咳！我二人區區之輩，直是教寨主嗤笑。鍾雄說：那裏話來？鍾雄與聞華，執壺把盞，斟酒落坐。鍾雄說：請用。展道：把酒杯一端，然後放下。徐三爺正在饑餓之時，大吃大喝，不多時，有嘍兵與三爺斟酒。展道：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又是文武全才，爲何不歸降大宋，爭一個封妻蔭子，豈不勝似山中一位寨主？鍾雄說：早已有意歸降，只怕天子不肯容留。展道：說我意與二位，結拜爲友，不知二位肯否？展道：一翻眼，就明白了。依他意見，想著把子也拜咧！降不降咧！那時怎處說？寨主，先

高山，後結拜。鍾雄說：先結拜，然後棄山。展爺道：我說寨主可別惱，我們大小是個現任職官，若與寨主結拜，京都言官御史知道，奏參我們擔當不起。徐慶也喝够了，也吃飽了，喊道：展大弟，別聽他的，他是誑咱們呢！不棄山還是山賊，咱們合山賊拜把子，擔得住的麼？鍾雄，你拿著桌酒席，誑我們拜把子，你打算誰無吃過哪！反了罷！這一反桌，就是殺身之禍。若問二位生死，且吞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

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一沖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就把桌子反。嘩喇一聲，碗盞皆碎。鍾雄是泥人，還有個土性情，拿住二人款待，吃飽了反桌，氣往上一沖說：你這是怎樣了？三爺說：這是好的哪！寨主說：不好便當怎樣？三爺說：打你話言未了，就是一拳。鍾雄就用二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哎哟啾啾！三爺就躺於地下。鍾雄說：你這廝好生無禮！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講關法，又叫閉血法，俗語就叫點穴。三爺心裏明白，不能動轉。鍾雄拿腳一踢，吩咐綁起來。三爺周身這才活動，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綁。展南俠自己把兩臂往後一背說：你們把我捆上。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鍾雄傳令，推在丹鳳窩梟首。內中有人喊道：刀下留人。猛一看是亞都鬼聞華，說：寨主爺，這兩個人殺不得。外面掛定招賢榜，若要殺了這兩個人，外面必說寨主不仁，還有個甚麼人，敢前來投山。鍾雄說：依你之見怎樣？聞華說：不如把兩個人，幽囚在山。一個幽囚鬼眼川，一個幽囚竹林塢。慢慢再勸，必然降順。鍾雄依計而行。不說二位被擒，單說蔣四爺，天光大亮，勸大人少歇，不見展爺回來，就把印匣交與大哥，自己出來看看。歸到自己屋中，見兩個小童兒，在那裏打轉。四爺問：你們在此作甚？不在屋中看著。小童將三爺要擰腦袋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就吃了一驚，連忙進屋中，見血跡滿地，惟有鄧車躺在地上。蔣爺將他攙起來，哎哟啾啾的連聲亂喊。蔣爺一瞧眼睛，是兩個大紅窟窿。蔣爺問：鄧大哥，你這是怎麼了？鄧車說：這又是誰叫我鄧大哥呢？穩住了害我。蔣爺說：是小弟蔣平怎麼是害你哪？鄧車說：蔣老爺，你可實在的害苦了我就把三爺挖他的眼睛事，如此恁般，細說一遍。蔣爺一聽，說：咳！三哥淨作這個事。叫道：鄧大哥，你瞧我罷！鄧車說：我也得瞧的見哪！蔣爺叫小童，著官人將鄧車，解到知府衙門，收入監中。蔣爺上展爺屋中去，由夾道一過，聽廚房裏有人哽味，往裏一瞧，王三被捆。蔣爺過去解開，把口中撮布搯出，王三嘔吐了半天。蔣爺問：

誰捆你的？王三說：除非你們老爺們，誰作的出這個事來，把三爺捆他事，細述一遍。蔣爺說：你瞧我罷，王三也就無法了。蔣爺出來到展爺屋中一看，連一個人影兒無有。蔣爺說：不好了，到馬號裏一問，號軍說：備四匹馬，出城去了。蔣爺想：那三哥渾使得，怎麼展老爺跟他涉險去，走了就得被捉，這還了得。四爺進去，告訴大爺，二爺，連印帶大人，交與你們二位，我追他們去。拿上自己包袱，奔晨起望，走在半路，見四匹馬，兩個小童呆立。一問，小童哭著，就將三老爺，激發展老爺同去祭奠，怎麼掉在坑中之事，細述一遍。蔣爺一聽說，也難怪展老爺了，都是三哥的不好，告訴小童，回衙見大老爺，二老爺，說明此事。說我上晨起望，打聽去了，有要緊事到路，魯家中，與我送信。說畢，小童兒上馬，拉著兩匹去了。四爺到晨起望路爺門首，家人內人出來，蔣爺並不說話，往裏面走。見路魯迎接行禮，問印的事，四爺學說了一遍，又把徐展祭墳的事，問二位可知。路爺說：方才有人說五老爺墳前，有人掉下去了，拿往山中，不知是誰？四爺說：死活可知。魯爺說：我去打聽打聽便知。去不多時，回來說：我見著嘍兵，沒問他，他自己說出來了。我讓他喝酒去，他說：無工夫，山中點名甚緊，因拿住二人。我問是誰？他說：不是無名之人，一個展南俠，一個徐義士。我問他：殺了罷？他說：沒殺。要論我們寨主，真是好人，一見二人，就愛兩個，淨說好話與姓展的。姓展的也說好話，惟有姓徐的淨玩笑，開口叫人小子，叫解綁，要茶要酒，吃完了把桌子推了打人。被鍾雄點血法，三老爺就倒下了，要殺。姓展的自己把雙手一背，叫捆。二人回來同死。人家說：真是好朋友呀。聞華講情，把二人幽囚在鬼眼川竹林，兩個水寨之內。君山這兩天甚緊，不時的點名。這就是我打聽來的。蔣爺一聽說：好辦，只要沒死，就不怕。問路爺水寨在君山那一方。路爺說：由此往東南水面，往東直到竹城，又叫幽篁城，這竹子山石塊上長出，半靠著山水，過圍一百多里地，地面，有一個水寨門，週圍圍起來，十六水寨，就在這幽篁城裏面，堅固之極。蔣爺說：無妨，只要在水裏頭，我就進得去。路彬說：不行不行，別看逆水潭印倒好撈，這水寨，可不容易得很。聽老人家說：此山由堯舜時就有，堯帝有兩個女兒，給了舜帝為妻，一個叫娥皇，一個叫女英。舜死後，湘君二妃，就在此山，慟哭舜帝，眼中哭出血來，滴於竹子上，以後竹子上，生出一身的斑痕。後人起名，就叫湘妃竹。年深日遠，自從鍾雄到此山上，歷年間拿銅鐵條，把竹子穿了，年分已多，連竹子帶銅鐵，全都鏽在一處了，如同銅牆鐵壁一般。四老爺要從底下進去，銅鐵竹子鏽在一處，進不去。若打上頭進去，竹梢兒太軟，若打小門進去，一碰，串鈴一響，水寨人盡都知道了。若碰在滾刀之上，準死無疑。這水寨類似銅牆鐵壁一般，如何能進的去？蔣爺一聽路彬之言，直是怪柯柯的，半晌無語，因嘆了一口氣說：這也就是命該如此。



了。正爲難之際，家人進來說道：四老爺，外頭有人，找你老人家哪！我們可沒有說你老在這裏沒在這裏，見不見隨你。燕爺問：姓甚麼？家人說：一位說姓歐陽，一位姓智，一位姓丁，四老爺是見不見？燕爺說：是這三位，我請還請不至哪！四爺同路魯三位出迎，見著是北俠智化，丁二爺，大家見禮。與路魯也都見禮。路魯二位一看，三個人相貌堂堂，氣宇軒昂，品貌非俗。一個是軍官的打扮，碧目虬髯，紫面目，紫衣巾，類著神判鍾馗一般。無二一個是壯士打扮，一身青緞衣巾，肋下佩刀，黃白的面目，就是智化。一位是武生相公的打扮，肋佩湛盧劍，就是丁二爺。讓到家中，落坐獻茶。蔣四爺一看，這幾位來，救我三哥，與展老爺，不費吹灰之力。若問怎麼救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鱗鼈在水寨追人

且說北俠智化，丁兆憲，智爺雙探銅網後，把艾虎打發上萊花村去了。自己上臥虎溝，等了幾日。北俠丁二爺，解纜肖到開封府內，交差之後，辭了開封衆人，回奔臥虎溝，與智爺見沙龍，孟凱，焦赤，北俠丁二爺，曾在一處各言其事，講論了一天一夜。次日起身，本說同著沙焦孟三位，一齊上襄陽，可巧沙爺身上不爽，未能前來。就是北俠智爺，丁爺三位同行。一路無話，到了襄陽城，奔上院衙，叫官人進去稟報。不多時，盧爺，韓二爺，出來迎接。北俠智化，丁二爺三位，與盧爺，韓二爺見禮。禮畢，盧爺眼淚汪汪道：怎麼三位賢弟這時才到？北俠問：五弟可好？盧爺說：死了。北俠三位一聽說：此話當真？韓二爺說：這事焉能撒謊？大家都哭起來了，遂走到盧爺屋中，大家哭的把坐下都忘了。北俠丁二爺說：早知五弟要死，打德安府跟了五弟來罷！智爺說：人要有早知道，我們探銅網之時，我還不走呢！五弟倒是怎麼死的大爺哭哭啼啼，數數落落的，就把五弟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大家這才知道。智爺說：不用說了，大家想著，給五弟報仇罷！也不枉弟兄們，相好一場。話言未了，兩個小童兒，跑將進來。盧爺說：你們兩個，從何而至？小童兒就把展老爺，徐老爺，半路遇蔣老爺，連蔣老爺，帶回來的言語，也就細說了一遍。智化說：事要急處辦，咱們先救活的，後顧死的，還是咱們弟兄三人，走上晨起望，打聽三哥展老爺的生死。若要死了，一同報仇，若要活著，想法去救。北俠說：正是。丁二爺說：我們也不見大人了，若見大人，替我們說一聲兒罷。大爺點頭說：你們多辛苦些罷。說畢出衙，一路無話，到了晨起望，打聽路魯的門首，至門前叫門，家人出來，三位通了姓氏，叫家下人進去，請蔣老爺出來答話。四爺出來，大家見禮進去。

入屋中，落坐獻茶。蔣爺才問：你們幾位，從那裏來？智爺說：由上院衙來。四爺說：由上院衙來，我們老五的事，必然知道。智爺說：這二位，蔣爺說：這二位不用避諱，所有之事，沒有他們不知道的。再說撈印之事，若非二位指教，也不能撈得出來，這是咱們自己。智爺說：五弟的事，我們知道了。展老爺，三哥事情怎麼樣？蔣爺說：也聽見喜信了。就將魯爺打聽來的言語，述說了一遍。智爺說：好辦，就在今天晚間，入水寨救人。蔣爺說：路魯二位可與我們雇一隻船。路爺問：要船何用？蔣爺說：上水寨救人。路爺說：方才說過不行。蔣爺說：方才不行，這時行了。路爺問：甚麼緣故？四爺說：有歐陽哥哥，丁二兄弟的寶刀寶劍，切金斷玉，無論甚麼樣銅鐵之物，一揮而斷，不怕是金子城，都能砍得開。挖個洞兒，我就進去救人。路爺說：這個可算真巧。船隻我們就有現成的，在青石崖下，靠著哪？四爺說：更好了，晚間二位就辛苦一次罷。路爺點頭：這有何難。用畢晚飯，路魯帶路走小道，穿無人的地方，至青石崖下。魯爺解纜，拿竹篙撐船，靠近河沿，大家上船，眾人入船。路彬撐船，魯爺掌舵，走到二更時分，至幽篁城西面。舟靠竹城，請眾人出來。大家出船，看見水天一色，半靠山水，這座竹城，一眼望不到邊，實在的堅固。蔣爺說：是歐陽兄，是丁二弟，無論刀劍，把竹子挖一個方洞兒，我進得去就行。丁二爺說：我砍去。回手把劍拉出，只聽得嗒哪嗒哪的一聲響，寒光燦燦，冷氣森森，光閃閃遮人面，冷颼颼逼人寒，耀眼爭光，奪人的二目。好一口寶劍，稱得起世間罕有，價值連城。路魯二人平生未覩，連連誇讚。二爺往前趨身，只聽得啍吃啍吃啍吃吃的，挖了一個四方洞兒。丁二爺叫四哥看看，小不小。蔣爺說：行了。叫道：眾位，我若進得竹城，水寨我可不耐，也不認得竹林場，也不曉得那是鬼眼川，我若進去，沒偏沒向，碰著誰救誰，但願救出兩個，倘若救出一個，可碰他們的造化。我可沒親沒厚，把話說明，我再進去。北俠說：四弟多此一舉。智爺暗道：四哥真機靈，裏面兩個人，一個拜兄弟，一個是相好。萬一救出一個來呢？是展爺還沒說話，若是徐三哥，他就落了包涵了。先把話說明，以後沒有可怨的了。智爺說：不必交代了，趁早進去罷。蔣爺說：歐陽哥哥你的眼神好，往裏瞧著點，我們若來了，你在外招著點。北俠點頭：四弟去罷，小心了。四爺換了水溼衣靠，頭上蒙了尿胞皮兒，用藤子籬兒籬好，將活螺絲撐住。四爺說：我進去了。將身一躍，躍入方洞去了。蔣爺往水中一扎，往上一翻身，躡水法把上身露出，看對面一隻隻麻陽戰船排開，船連船，船靠船，把水寨圍在當中。也按的五行八卦的形勢，四面八方十分的威武。桅桿上晚間是五色號燈，白晝就換了五色的旗子。看號燈，正南方，丙丁火，是紅色號燈。正西方，庚辛金，是白色的號燈。正北方，壬癸水，可不是黑色的號燈。白紙的燈籠上面，有個黑腰節。正東方，甲乙木，是綠燈。中央戊己土，是黃紙糊出來。

的燈籠。衆船接連，上面有嘍兵坐更，傳著口號。兩個人當中，有一個燈籠。蔣爺看畢，暗說道：好個君山的水寨，這就是大宋的個大患，別事倒不足爲慮，這個君山非除不可。只見船上的嘍兵講話，聽不見他們說些甚麼，非身臨切近不行。分波踏浪，橫斷幾腳水，直奔船來。橫著身子，微把臉往上一露。船上有人說：好大魚。魚又就在船上放著，一回手衝著蔣爺就是一叉。若不是蔣爺那樣水性，也就教他們叉住了。四爺瞧見他們拿叉時，橫著一蹄水，就多遠出去了。微把身子往上一露，聽見他們那裏說：好大魚，可惜沒叉著，頂好的酒菜跑了！那人說：是你先喊好大魚，不喊得著了。蔣爺暗道：得著了，你們可好，我可就壞了。由那邊來了一隻小船，船頭上掛著個燈籠，馬扎上坐著個嘍兵，捲檐藍毡帽，青袍套青褂，前後的白月光，上頭描寫著徽水寨，當中一個男字，青布靴子。黃面目，手拿一枝令箭。四爺分水向前，知道這個船上沒叉，把耳朵眼睛露將出來，聽他們說道：寨主爺也不知是看上他那點了，要上竹林場有多省事，也不用過大關。上鬼眼川請他，還得過大關。寨主喜歡他那個渾哪，是愛他罵人哪！坐著的嘍兵說：你如何知道寨主爺的用意？姓展的不行，人家有主意，不像他。少時將他請在大寨，拿酒苦一灌他，他一醉拿好話一說，他就應了，一拜把兄弟，他算降了。姓展的二人同來，他降，那個不能不降。寨主爺是這個主意，你焉能知曉哪？二人說話，早令四爺聽見，誰說三爺不是那樣性情，可好，三爺來了半日，性情令嘍兵都猜著了。來到大關，對面有人喊道：甚麼人要開弓放箭了。船上人說：不可，我們奉寨主爺的令，過關上鬼眼川，請徐慶去，現有令箭，拿去看了。臨近有人接過去，與水軍都督看了，回來將令箭交與船上人，吩咐開關。將大船解纜開關，大船撐出，小船將到，大船上人喊道：小船好大膽子，船底下私自帶過人去，左右拿撈網子撈人。四爺在底下一聽，嚇的魂飛海外，若叫人撈上去，準死無疑。若問蔣爺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入水寨呼吸廢命 到大關受險擔驚

且說蔣爺在水中，一手攥定了船底，一手分水，叫小船帶著他走，更不費力。他用耳聽來，凡船上所說的話，他俱都聽見。行至大關，聽船上人討關，也是不教過去，看了令箭方才開關，可見得君山的令，實在是森嚴。你道甚麼是大關？就是大船排在一處，開關時節，將大船的纜解下來，撐出一隻去，讓小船過去，這就叫開關。他若不開關，別處無有道路可過。好容易盼到開關時候，又被人家看破，自己將要扎下水去。小船上人說道：不用拿撈網子撈人，我們是打中軍大寨，領來的令箭。徽水寨裏的船，衆位

放心罷，沒有好細。大船上人說：既然如此，放他們過去罷！蔣爺暗暗說道：是三哥活該有救，仍然貼著船底過去了。你道大關上，是爲甚麼喊要拿撈網子撈人？難道他們還看見不成？那眼睛說就太尖了。此乃君山大關，使的詐語。凡晚間每遇有船之時，大衆必要七手八腳，亂喊一回，說有好細。乃是個君山的詐語，日子長咧，也不以爲意了。那知道今天把個好細，就帶過來了。一過大關，蔣爺就不跟小船走了，自己在水中浮著水，跟著小船走。小船走了二里多地，相近鬼眼川了，遠遠的看見三哥，在那邊暴跳如雷的亂喊呢！這個地方，蔣爺一看就知道，要把三哥急壞壞了，在水中生出一個大圓山，孤釘來。山上有房子，山上有竹子，拿竹子編出個院牆來，門外有一蹬蹬的臺階，曲曲灣灣的，又是盤道。徐三爺綁著二臂，在上亂跑亂罵。你道人家展爺，在竹林場，也不綁，也不捆，單有兩個人伏侍他。徐三爺也是如此，有人伏侍，也不捆著，奈因他與人要酒，人家與他預備，還是上等的酒飯，喝醉了，反桌打人，人家就跑，他在後面就追。山上那裏有他跑的快？他是穿山鼠呀。追至河沿，一腳把人踢下河去，再找山上，沒人了，只可生會子悶氣，躺在屋中睡了。睜眼一瞧，依然二臂牢縛。緣故是他踢下水去的。嘍兵，上了中軍大寨，見了大寨主，說了三爺的行爲。大寨主吩咐叫亞都鬼把他捆上，你們就好看著了。嘍兵說：不用，既有大寨主爺的令，我們等他睡著的時候，就把他捆上了。鍾雄吩咐去罷。嘍兵回來看他睡熟了，用繩子就把他綁起來了。三爺睜眼一瞧，二臂牢縛，嘍兵在院子裏說話，三老爺，我家爺兩個說了明白，可不是我捆你老人家，是我們頭兒捆的。你還要追我，我就跳河跑了。你也不能吃，也不能喝，豈不是活活的餓死？你要不要我的命，我好服侍你吃喝。三爺說：你倒是好小子，我如要你的命，我不是東西。嘍兵半信半疑，後來眼侍三爺，果然他不要他的命，就是不與他鬆，吃完了晚飯，睡了一覺，天已三鼓。三爺出來，滿山上亂跑，想起自己的事來，一急，故此就罵起來了，遠遠望見小船上頭，有個燈亮兒，蕩悠悠的前來。徐三爺站在山上，往下瞧著，小船靠岸，打著個燈上盤道，向著三爺把手中令箭往上一舉，說：我家寨主有令，請三老爺中軍大寨待酒。徐三爺說：你家寨主，要請我吃酒。嘍兵說：正是。三爺問：請了展護衛沒有？嘍兵說：早就請了，先請的展護衛，才使請你老人家來。展老爺在大寨，久候多時了。三老爺說：他去了，我也去，倘若他沒去，我可不去。嘍兵說：去了。蔣爺暗道：這個嘍兵真壞，怎麼他就把三哥的性情拿準了。就聽見三爺說：鬆綁，鬆綁。嘍兵說：三老爺，我可不能給你鬆綁。三老爺說：你有這麼請客的麼？綁著手，我怎麼端酒杯子？嘍兵說：我的老爺，你好明白呀！能够捆著喝，到那裏就給你解開了。徐慶說：不行，不解不去。嘍兵說：我的老爺，你老人家沒有不聖明的。我們寨主，派出來請你來

了，沒有吩咐解綁不解綁。我若私自把綁給你老人家解開，我們寨主一有氣說：你甚麼東西？怎麼配與三老爺解綁？我也擔了罪名了。於你臉上也不好看，暫受一時之屈，見我們寨主，下位親手解其縛，可不體面嗎？徐慶說：有理有理。蔣爺暗笑，這小子冤苦了三哥了。嘍兵引路下山，棄岸登舟，三爺也不用謙讓，就在馬扎之上坐。船家搖櫓，撲奔大關而來。到關口叫開關，仍把令箭遞將上去，不多時，嘍兵將令箭交回，吩咐開關，大船撐將出來，小船將要過關。大船上又是一陣亂喊，小船底下帶著人，哪看撈網子伺候。小船人說：列位不用費事了，剛打鬼眼川來，路上沒有甚麼別的動靜，不必費事了。四爺方知是君山的詐語，蔣爺跟船底過來，行至一里多地，船要往東，蔣爺由水內往上一躡，呼楞一聲，猶如一個水塔一般，把嘍兵嚇了一跳。四爺上船，用足一踢，那嘍兵墜在水中去了，搖櫓的也踢下去了，掌舵的也踢了去了。三爺也一驚，細看是四兄弟，三爺笑道：我算計你該來了。四爺說：你好好算哪！我與你解綁罷！三爺問：展老爺你救了沒有？蔣爺一想，嘍兵都能寬他，難道我就不會哄他麼？四爺說：我先救展護衛，後來救你。三爺說：可別寬我。四爺說：自己哥們，焉有此理？三爺說：人家是我把他蠱惑來的，一同墜坑中被捉，先救我出去，對不住人家。四爺說：先救他的。三爺說：還丟了點東西哪！四爺問：甚麼物件？三爺說：腦眼兒。四爺說：我還要誣他的實話！哪！你把人家的眼睛挖出來了。三爺說：我想五弟一死，我不活著了。四爺說：能可與五弟報仇，那才是交友的義氣，哪完了事大家全死，不死還不是朋友哪！三爺說：先報仇。四爺說：對了，先報仇後死，你可先別死哪！三爺說：就依你，先報仇後再一同的死，現在是誰同你來的？四爺說：歐陽哥哥，智賢弟，二爺全到了。三爺問：都在那裏等著呢？蔣爺說：在幽篁城外，船上等著呢！你看到了。蔣爺說：衆位，我們到了，歐陽哥哥招著點，北俠在外，早就看見了說：列位瞧罷，四弟撐著小船來了，不知是那裏的船，會到他手裏了？智爺說：他那鬼計多端，甚麼招兒全有。大家笑了。二爺問：歐陽哥哥，你老人家看看，四哥救出幾個人來？北俠說：船上就是徐三弟一人，並沒有展大弟。二爺一陣狂笑，哈哈，我早已就算著了，必是如此。智爺一聽，說不得二爺要挑眼。蔣四爺在裏面喊道：接遞著點，我三哥出來了。徐三爺往外一躡，嗖的一聲，三爺出來，雙手扶船腳沖天，彷彿是拿了一個大頂相似，把腰兒一躬，手貼船板，立起身來，對衆人講話，有勞衆位，前來救我。大家說：豈敢，你多有受驚。蔣爺說：衆位別說話，我出來了。大家一閃，蔣爺也就躡出來了，挺身站起，過來將要與大衆說話。不想被二爺揪住，問道：四哥，你把三哥救出來了。我們舍親怎樣？蔣爺說：休要提起，誤打誤撞，碰上我三哥，我真不知道竹林場在甚麼地方。二爺冷笑道：那是你，不能知道展護衛的下

落，你不想想三哥是你甚麼人哪？誰教我合姓展的，係親呢？我少知水性，只可拚著我這條命，若不把展護衛救將出來，總死在水寨，情甘願意。說罷，就要往方洞裏頭一躡。北俠用手抱住說：二弟，那可不行，你進去如何行得了？慢慢商議商議。蔣爺說：二弟，你還是這個脾氣，我進去險些沒教人家拿魚叉把我叉了。可巧有個小船，請我三哥去，我跟著小船，混過大關，差點沒有教人拿撈網子把我撈了，涉了這些險，才把我三哥救出。二弟，你可別惱，你那個水性，進去多少，死多少。我就怕你挑眼，先把話說明，沒偏沒向，你容我救出一個，再救那個，我還能說不管嗎？北俠說：對了我可不是替四弟說話，人家有言在先，能救一個，救一個，能救兩個，豈不更好呢！他絕不是有私的人。智爺說：二弟放心，我同歐陽兄，明天由旱路進去，救出展老爺來，你還不放心嗎？徐慶說：展大弟沒出來呀！他比我人緣好的多，準死不了，他若死了，我不抹脖子，我是狗娘養的。說的二爺這才不進去了。路爺說：天不早了，快走罷，我們船小，不會水的人多，要教人家大船追下來，可是合船的性命。北俠說：有理，快開船。那船走不到一里，後面鑼聲振耳，這麻陽大戰船一隻，合十數隻小巡船，趕下來了。若問大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蔣爺一人鑄船底 北俠大衆盜骨罈

且說蔣爺救了徐慶，路魯催著開船。行不到一里之遙，後面鑼聲亂響，乃是蔣爺救徐慶把小船人踢下水去。惟有使船的，沒一個不會水性。雖然三個嘍兵墜水，全都撲奔水寨大關去了。惟有那個拿令箭的，他叫于保，雖然墜水，就死也不肯把那枝令箭撒手。三個人一到大關，將身往上一露，人家大關上人，是手疾眼快，拿撈網子一撈，就把三個人抄上去了。說有奸細。于保說：是我們自己人。大家一看，有相熟的，問道：是怎麼咧？于保就把前言，說了一遍。把身上水，往下擰了一擰，就帶著他們，見二位水軍都督，一個叫水底藏身侯建，一個是無鱗鼉蔣熊。于保見二位都督，就將前言，細說了一遍。侯建傳令，命嘍兵架小船，四下臨探，往那邊去了。不多時，報由正西竹城，挖了一個方孔，出寨去了。二都督蔣熊說：小弟追趕，傳令齊隊。蔣熊脫長大衣襟，利落緊欄，提刀飛身出水寨門，跳上船去，喊喝嘍兵。嗆哪，哪鑼聲振，嘩哪，哪嘩哪，嘩哪，嘩哪，拉起重水寨門，一隻大船後面十幾隻小船，麻陽戰船，走動似箭如飛。你道如何這般快法？此船前有兩把大槳，就得八個人搖，共十六把棹，一面八把，故此走起來甚快。小船正走一里之遙，路魯二人，驚魂失色，說：四老爺，可了不得了，後面麻陽船出來，片刻就要趕上，我們這小船，二船一碰，我們這隻船，就

是一河的碎板子。北俠智化、徐慶說：「快靠船罷！別教我們都喂魚。」路彬說：「不能靠，離岸甚遠。」蔣爺說：「別怕，有我呢！慢說這們幾隻船，再多也不怕。原來預先他就防備下了，預備兩分鐮頭鑽子，趁著沒脫水衣，叫路彬搖船慢慢走著，不用忙待我打破他們回去。」喲的一聲，躡入水中去了。不多時，再看後面船上，火滅燈消。原來是四爺下去，蹣了幾腳水，上身露出，看見船頭立定一人，青緞短衣巾，六瓣壯帽，薄底靴子。面似瓦灰，手持一口鬼頭刀，喊喝催軍。蔣爺暗笑，又往水中一沈。無鱗鼉正催水軍，忽聽見咚咚三聲，再聽啾啾的亂響。蔣爺說：「不好，船漏了，漏了都漏了。個個船上都是聽見，咚咚三聲，再聽啾啾啾的水響，霎時間全亂成一處，慢說前進，就是一味的淨沈。」四爺在水內，與他們各船上，每隻船三鑽子，那些船隻不能前進，蔣爺就放心了。復反又由水底下，蹣水而回，趕上了自己的船隻，呼瀧就往上一冒。把北俠等都嚇了一跳。蔣爺一扶船幫上來，大眾忙問道：「怎麼把他們打發回去？」蔣爺說：「就是這個玩藝。」路彬預備了兩分，他們來的船少，若是再多點，這兩分也就够用的了。北俠說：「你就可以稱得起，萬夫不當之勇。」蔣爺說：「勇在那裏？」北俠說：「一萬人坐著船，你把船做漏了，誰能擋你？」蔣爺說：「哥哥，你冤苦了我了。」大眾笑了一陣，惟這丁二爺總是不樂。蔣爺把水衣等，脫將下來，白晝的服色穿好，天已快亮。至青石崖下船，魯英將船上的纜掛好，大眾回棧起望，仍是路彬帶路，拐山灣，抹山角，走山路，繞松棵，道不平，曲折折。就見徐三老爺用手一指說：「衆位到了。」五弟墳了，啾啾五弟呀！五弟三爺就哭起來了。哭的還是很慟，大家也覺傷心。智爺說：「既然如此，我們都與五弟相好，何不大家到墳上，哭了一場？」若要四顧無人，沒有嘍兵看著，我們就把他的屍骨，盜將回去。日後五弟媳，也好與他並骨。後輩兒孫，也好與他燒錢化紙。」大家點頭說：「原當如此。」仍是路彬在前，行至蟠龍嶺上。北俠說：「別往前去，你看那埋伏。」徐慶說：「我們就打這掉下去了。」腦眼還在裏頭。智爺說：「這就沒有埋伏呢？」丁二爺說：「明明這排著呢？怎麼說沒有埋伏呢？」智爺一笑說：「明煌煌，露著這一段山溝，鍾太保總是個好人，他若不是好人，哪！他就把這段山溝，從新再拿蓆子蓋上，撒上黃土，先拿了兩個，再等拿別人。這個他露著山溝，他就無意拿人，只不是明白的理兒，何必多慮。」衆人佩服智爺那個心眼真快。故此大家往前，繞着那段山溝，奔墳而去。大家見墳，不由的一陣心酸，俱各放聲哭起來了。連路彬、魯英都遠遠跪在那裏，磕了幾個頭。大家數數落落的，哭了一回。先是智爺止淚，勸了這個，再勸那個人，死不能復生，與他報仇，倒是正事。北俠與了二爺也就收淚。忽聽見土山之後，有哭泣之聲，細聲細氣，哭的是五弟呀！五弟！智爺一拉蔣四爺說：「別哭了，四弟，你聽土山後面，細聲細氣，哭的是五弟呀！五弟！別是大人來。」

了罷。蔣爺止淚細聽，可不是。蔣爺說：我去看去。奔到土山，一躍身蹶過土山去，果見一人，扶定土山旁小樹，放聲大哭，看不出是誰來。頭上戴著一頂草輪巾，身穿著藍布短襖，藍布褲，花綳腿，藍布靴鞋。看不見臉面，著草輪巾遮蓋。旁邊立著一根扁擔，裹著一條口袋，拿繩子捆著一個藥鋤兒。蔣爺納悶：怎麼他也哭五弟呢？過來將草輪巾揪住，往上一掀。你道草輪巾，是甚麼帽子？就是樵夫戴的草圈。蔣爺將草帽圈揭下來，一看此人，面似銀盆，兩道濃眉，一雙闊目，皂白分明，黑若點漆，白如粉錠，準頭豐隆，方海口，大耳垂輪，相貌堂堂，儀表非俗。蔣爺說：原來是你。此人乃是鳳陽府五柳溝的人氏，姓柳名青，外號人稱爲白面判官。先本是綠林出身，自己一看綠林中，沒有慶八十的，自己棄了綠林，在鳳陽府柴行中，打點了一個經紀頭兒，以恕自己前罪。到處裏揮金似土，仗義疏財，近來有許多人尊敬，都稱爲柳員外。此人與白玉堂至厚，後來與五爺結拜兄弟。這晨起，望有他一個表兄叫蔡和，也是打柴爲生，皆因柳員外前來看望他的表兄來了。吃完晚飯，蔡和問他說：你吃的東西，行化了無？柳爺說：行化多時了。蔡爺說：告訴你一件事，你可別哭。柳爺說：我不哭。蔡和道：你死了一個朋友。柳爺問：是誰？蔡爺說：萬想不到，柳爺問：到底是谁？蔡和道：是你結拜弟，白五老爺死了。柳爺一聽，忙問道：可是當真？蔡爺說：這事焉能有假？就把五老爺如何死的，細述了一遍。話還沒完，柳爺早死過去了。叫轉還陽，柳爺又哭。蔡爺說：不必這裏哭，我告訴你，上墳去，哭不得。柳爺哭問：墳在那裏？蔡爺指告明白。次日五更後，與柳爺換了一身衣服，樵夫的打扮，又說道：你若叫君山上人拿去，不可害怕，提與我係親，他必來打聽，我去，能把你救出來了。柳爺與表兄，要了一根扁擔，一條口袋，一個藥鋤兒，將繩子捆好，打算得便，將屍骨盜回五柳溝去，叫他們那些拜兄弟，背著窩子，趕緊出蔡和家，來到五接松蟠龍嶺至墳地後身，見墳前有一個大窟窿，不敢由前而入，怕有埋伏，就在土山後頭，一見這個大墳，就摔倒在地。一會工夫，冷風一颯，這才悠悠的氣轉，耳輪中聽見有人哭喊的聲音。站起身來，爬著土山望一望，原來他們大眾，把自己的眼淚，招出來了，放聲大哭。自覺草輪巾，被蔣爺揪下去，這才見是翻江鼠。說道：病夫呀！病夫！那都不是你把五弟的性命要了。蔣爺說：老柳，你不對，怎麼是我把五弟的命要了？柳青說：若你不在陷空島將他拿住，他若不出來作官，焉有今日之禍？蔣爺說：我叫他出來作官，爲的顯親揚名，光前裕後，蔭子封妻，爭一個紫袍金帶，你怎麼說我把他害了？你還不知道，他那個脾氣，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傲慢無知，矜驕自大自足。若不是他那道性分，如何死的了來罷？老柳，我給你見幾個朋友來罷。拿著他的草帽圈，拿著他的扁擔，與大眾見禮。蔣爺說：這是鳳陽府五柳人氏，姓柳名青，人稱白面判官。



與老五把兄弟。這位遼東人氏，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這位黃州府黃安縣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人稱黑妖狐。這位葉花村……丁爺就說不必，柳爺我們認識。這二位是晨起望人，一位姓路名彬，一位姓魯名英，打柴爲生。那個哭的，不用與你們見了，你必認識。柳爺說不用見，我們認識。智爺對蔣爺說：四哥，這個不是個綠林底嗎？蔣爺說：誰說不是？智爺說：聽說他有雞鳴五鼓返魂香，我想我們何不把他請將出來，拔刀相助？蔣爺說：可以，那有何難？教給我咧！蔣爺說：老柳，老五是死了，我們都是連盟把兄弟，你還用我給你下帖去嗎？我們大家商量，與老五報仇，大概你也不能不願意罷。柳爺說：住了，病夫實對你說了罷？若有老五在，百依百隨，五弟不在，天下無別的朋友了。丁爺天生好挑眼，專有小性兒，他一聽這句話，說列位聽見了沒有？他說除了老五，天下沒有朋友了。你我都不是朋友了。北俠道：不是，老四給見過，他想不出費事。智爺說：有我呢！我有主意。叫道：三哥還哭哪！三爺說：我不哭了。智爺道：有人罵你哪！說你不是朋友。三爺問：誰罵哪？智爺說：就是他。三爺說：柳青好賊根子，披胸一把抓住，揚拳就打。若問兩個人怎麼打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且說徐慶聽了一氣，抓住就打。蔣爺、智爺，把徐三爺勸開。智爺說道：三哥何必生這樣大氣呢？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還用人說，我準知道。歐陽哥哥，遼東守備辭官不作。丁二爺外任官的少爺，徐三爺上輩開鐵鋪，又道是一品官，二品客，本人有官根底，是好的。四哥上輩是飄洋的客人，本人有官底子，更是好的了。路，魯二位，沒有多大交情，也說不著。我父信陽州的刺史，人所共知。這些人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橫是不能上也是賊，下也是賊，上有賊父賊母，下有賊子賊孫，中有賊妻，一窩子淨賊，這還論朋友，這樣人同我們呼兄論弟，怎們配哪？柳青一聽黑狐狸精真壞，罵的柳爺又不好急，大衆全笑。蔣爺說：老柳，你了的了，那位你說罷，依我說：你應了罷。柳爺應了是個跟頭，不應又走不了，實在無法，說病夫，你叫我出來不難，除非應我三件事。蔣爺說：那三件事可應就應，你說罷。柳爺本無打算那三件事。蔣爺苦苦的逼著他說，當時又想不起說甚麼，只好順口說：要我出來，衝著衆位，我可不見大人，是個私情兒行了。蔣爺說：使得，第二件。柳爺想這件不要緊。四爺又催著說呀！說呀！柳爺本是正直的人，花言巧語，一概不會。二件說：我幫著使得，我可不作官。四爺說：行了，三件。柳爺一想更不要緊了。四爺知道柳爺沒準主意，緊催三

件，三件，說呀我好點頭，急的柳爺抓腦袋，忽然想起一件，難人的事來了，說病夫，這三件怕你不能應了。四爺說：你說呀！柳爺說：我頭上有個秘髮簪子，你若能打我頭上盜下來，我就出去；如若不能，你可另請高明。大眾一聽，就知是成心難人。四爺說：那有何難？你是不知我受過異人的傳授，慢說盜簪，就是呼風喚雨，也不爲難。你把簪子拔下來，我看看就行了。柳爺聽了好笑，說病夫，不要寬我。四爺說：不行，你簪子沒拿出來，我合大眾沒見著，將來盜著了，你可又賴不是的，你打算蔣老四，上你的當，是不是？柳爺說：我沒有你那個小心眼子。一伸手，拔下簪子來，交給四爺。四爺一看，是個水磨竹子的，彎彎的樣式，頭兒上一面有個燕蝠蝠兒，一面有圓壽字，光溜溜的好看。四爺看了半天，說道：我要盜下來，你不去，當怎樣？柳爺說：盜下來，我不出去，是個婦人。四爺說：我若盜不下來，請不出你去，我就臉上搽粉。柳爺說：我們一言爲定。蔣爺說：我們兩個人擊掌，各無反悔。兩個人真就擊了掌。蔣爺說：我們到底說下個時候。柳爺說：限你三晝夜的工夫，行不行？蔣爺說：多了。柳爺說：兩晝夜。蔣爺說：多了。那們一天一夜？多了。一夜？多了。半夜？多了。柳爺說：你說罷。蔣爺說：老柳，我給你一個便宜，要盜下簪子來，不算本領，給你再還上。柳爺更不信了，說：到底是多大工夫？蔣爺說：連盜帶還，一個時辰，多不多？柳爺說：不多。蔣爺道：你我說話這麼半天，有一個時辰沒有。柳爺說：沒有。蔣爺把手中簪子往上一舉，說：你看這不是盜下來了嗎？柳爺說：呸！別不害羞了。蔣爺將簪子交與柳青說：我二人到你家裏去，家中去盜去，這也不是盜簪的所在。柳爺說：好。我在家裏，等你就是了。你們不走嗎？我可要走咧。智爺說：叫這位等等走，這位有條口袋，一個藥鋤，我們借過來，把墳刨開，把老五的骨殖起出來，日後也好埋葬。不然，教別人起了去，置在他們家裏，當他們的祖先供著；我們就該背著篙竿趕船了。柳青本想等衆人走了，再把老五的骨殖起出帶走，偏偏又被智爺搶了先，所以就惡狠狠，瞪了智爺一眼，將一根藥鋤口袋，交與蔣爺說：我可就要走了。蔣爺說：你請罷！我們家裏見。柳爺一肚子的暗氣，帶了草輪巾，抗了扁擔，下蟠龍嶺去了。大眾將墳刨開，將古磁罇請出來，裝在口袋，拿繩子捆上。三爺說：我抱著他，老五在生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對近，我抱著他，我們兩個人親近親近。丁二爺說：三哥，他也不曉的起靈的規矩。三爺說：甚麼規矩？丁二爺說：你要叫著他走，你不叫他，總然把骨殖起去，他魂靈仍在此處。果然三爺就叫喊起來了，說：老五老五，跟著我走，五兄弟，你跟著我走。五弟呀！你可跟我走。正然叫著五弟光景，就聽見後面，有人說道：三哥，小弟玉堂來也。徐三爺連大眾嚇了一跳。人人扭頭，個個回頭，衆人以爲是白玉堂顯聖。焉知曉是丁二爺笑。智爺說：二弟那有這麼鬧着玩的？丁二爺說：我聽著三哥叫的這麼

親近，老沒有人答言。徐三爺說：你這一聲，真嚇著了我了。路彬魯英說：千萬可別說話了，天已大亮，還不快走呢！下蟠龍嶺就聽見唳唧哪一陣鑼響。原來是巡山大都督，亞都鬼聞華帶領著嘍兵，趕下來了。皆因水寨損壞船隻，幸而好，一個人也沒死。立時飛報巡捕寨。一面是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督督昆，飛報大寨主。一面是聞華帶領著嘍兵，追趕下來，手提三股叉，竟奔小山口而來，鑼聲振振，喊聲大作，出小山口，就把大眾追上了。智爺一瞧，黑壓壓一片，往前追趕，口中喊：拿奸細呀！拿奸細！智爺說：我們幾個人，露不得面。三哥，你把鑿子交給我，你上去把他們打發回去。三爺說：我是打君山跑的人，人家見了面，罵我幾句，可怎麼好？智爺說：你就跟他犯渾，可別殺人。三爺說：這些人裏邊，寨主包能不殺，可是這些個嘍兵，你不叫我殺人，怎麼打發他們回去？智爺說：我自有的道理。回頭叫歐陽哥哥，把你老人家那個刀，借給三哥用用。三爺一聽，就歡喜了。有了這七寶刀，自然就容易了。北俠將刀交與穿山鼠。這些嘍兵，看臨近，三爺就撞上來了，大喝一聲：小子們那裏去？嘍兵稟報寨主，前面有人擋路，亞都鬼吩咐，列開旗門。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聞華提叉向前說道：前面甚麼人？徐爺說：是你三老爺。聞華說：原來是徐三老爺，我家寨主派我追趕於你，請你回山。徐慶說：放你娘的屁。把手中刀亮將出來，往前一縱。聞華就知道這人不通情理，對準了三爺頸喉咽喉，就是一叉。徐三爺把身子往旁邊一閃，用七寶刀往上一迎，唳唧一聲，鎗哪就把個叉頭，砍落在地下。聞華這可好了，剩了個叉桿，抗起來就跑。徐三爺一陣撒風，就聽見唳唧，一陣亂響，丁丁嚕嚕，又是一陣亂響。原來唳唧，就是把人家兵刃，削折了的聲音。丁丁嚕嚕，是那半截折兵器，墜落在地上的聲音。嘍兵四散，三爺也並不追趕，拿著刀交與北俠，自己帶起大眾，回回晨起望路上去了。三爺誇獎這七寶刀的好處。來到路魯的家中，日色將紅，將古磁罈，放於桌案之上，大家又參拜了一回。路爺預備早飯。飯畢，蔣爺說：昨天把我三哥救將出來，我今天晚間，務必再把展護衛救將出來。也不用去多少人，就有兩個人就行了。智爺說：且慢，你要今天晚間再去，大大的不妥。按兵書上說：得意不可再往。蔣爺說：今天我不去救展大爺，那可就透出有偏向來了。我今晚夜入君山，總然死在那裏，清心塗膽，甘心情願。智爺說：不行，大丈夫總然不怕死，也不可盡愚忠。愚義。四哥你請想，那飛叉太保鍾雄，文中過進士，武中過探花，文武全才，文的不必說，論武熟讀孫武十三篇，廣覽武侯兵書，善講攻殺戰守，稱的起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有鬼神莫測之機，濟世安民之策。雖不能比成湯的伊尹，渭水的子牙，我耳聞著很發看的。他昨日傷了船隻，今日又殺敗了個亞都鬼，他今夜晚間，焉有不嚴禁之理？你若前去，豈不是要受險？蔣爺說：我

們那裏頭有個人難道說，還能不救他去麼？智爺道：「救是救，我們總得想個法子。」蔣爺說：「我先領領教，甚麼法子？」智爺說：「我在五樓松籟龍嶺，就想出招兒來了。」常言一人不有二人志，我說出來，你們刪改刪改。」蔣爺說：「你說罷，那點不好，我們大家議論議論。」智爺就把會同著北俠詐降君山的事，細述了一遍。畢竟不知是怎樣降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羣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

詩曰：善處家庭善自全，從來惟有舜爲然；屢遭奇變終無禍，半賴宮中女聖賢。

古來處家庭之變者，莫如舜。善處家庭之變者，亦莫如舜。舜有個異母兄弟，叫象，脾氣驕傲無比，累次要害舜。舜卻終無禍患，並且使父子兄弟，終歸和睦。舜固是生來的孝友，也是半賴內助之賢，仗著二妃，常常指告。後來帝舜南巡，二妃從之。舜崩，葬於蒼梧之野，二妃哭泣不止，淚點滴在竹上，遂成斑竹。就此三日不食，沈江而死。即葬在湘江之旁，爲湘江神靈，管著湘江、水府。二妃乃是帝堯之二女，一個叫娥皇爲湘君，一個叫女英爲湘夫人。給他在山上立了一個廟宇，四時大祭，後人就叫此山爲君山，廟叫作湘君廟。故此將他的典故，引來述說一遍：

昔唐堯在位之時，天下大治，因見其子丹朱爲人不肖，不可君臨天下，以治萬民。因命臣子，四處訪求賢人，以傳大位。訪求多時，四岳乃奏道：「臣等細細訪求，今得一人，其名曰舜，頗有聖德，可以佐理天下。」堯問道：「舜乃何人？汝等何以見他有德？」四岳回答：「凡人能治國者，必先能齊家。這舜乃歷山農夫，常耕於野。他的父親，叫作瞽瞍，爲人最是愚頑，他的母親，又最囂蠢。他的兄弟，叫作象，又最傲慢。一家人皆不知道理，因見舜仁以存心，義以行事，且舉動必以禮，言語必以正，故父母皆不喜歡他，惟溺愛於象。故家中凡有勤勞之事，皆叫他去；象則聽其嬉遊。這舜毫不動心，事父母，則惟知盡孝；待兄弟，則惟知友愛。任父母百般折磨，他只逆來順受。所以臣等見他有德。」堯聽了，肅然起敬道：「舜能如此，誠爲難得。但不知可有妻子沒有？」四岳對道：「因父母不愛，尙是有鰥在下。」堯喜道：「如此卻好。」吾想人誰不孝，每每孝衰於妻子。他既無妻，朕有二女，朕甚愛之。要他出類拔萃，作個娥中之皇，女中之英，故長女取名娥皇，次女取名女英。二人德性頗賢，朕不配與凡流。今舜既孝弟如此，朕就將二女同嫁於他。一來使二女得嫁賢人，有所仰望終身；二來就可試他，待父母何如？又可看他，有了二女，又待父

母何如便可知他的才德了。四岳道：聖帝之言，最爲有理。堯說：既是有理，就可舉行。四岳領命，就使人到歷山與舜說知此事。瞽瞍聽了大驚道：吠畝匹夫，怎敢娶天子宮壺中的淑女？就叫舜去辭。舜因答道：天子之命，猶天也，飲承猶懼不恭，誰人敢辭？況娶妻乃嗣續大事，天子之女不娶，更娶何人？瞽瞍道：若不辭，娶了家來，他倚著天子貴女，將公婆也要管著，卻將奈何？舜道：聖王淑女，既肯下嫁，焉能驕傲？既知夫婦之禮，必無上陵之事。遂承命不辭。四岳報堯帝，堯帝大喜，遂與娥皇、女英說知。到臨行，又再三囑咐道：欽哉！必敬必戒。二女領命，遂山河直下降，到澆汭與大舜爲配。二女果賢，自歸舜後，上事公姑，克盡婦道，全無一毫驕貴氣。夫妻之間，情意和諧，甚是相得。舜雖仍舊耕田，到了此時，貴爲天子之婿，家有倉廩，野有牛羊，室懸琴瑟，壁倚干戈，朝夕間幽閒靜好。象看的眼裏，便心懷妒忌，因與父母商量，要謀害舜道：若能害了兄舜，我只要他干戈琴瑟，並教二嫂收拾牀鋪足矣。其餘倉廩牛羊，盡歸父母。瞽瞍道：若要害他，他又孝順，怎好明明殺他？只好喚他來飲酒，將他灌醉，便好動手。象喜，因治下醇酒，傳父母之命，叫舜來飲。舜聞命，知其蓄意不善，因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飲，安敢不往？遂有藥一丸，祕含於口，雖飲千杯，不至沈醉。舜受藥而往，父母命飲，舜飲一朝，父母問：醉乎？舜曰：不醉。又飲一夕，父母問：醉乎？舜曰：不醉。父母以爲奇，因放還。復與象算計道：酒不能醉，後面廩屋最高，上多缺漏，明日叫舜上去塗蓋，汝在下面撤階梯，舉火焚燒，彼自不能逃死。象又大喜，又傳父母之命，叫他去完廩。舜聞命，知其來意不善，又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完廩，安敢不往？因取一斗笠，叫舜戴在頭上，以爲遮日之具。舜因戴笠而往，升到廩屋頂上，方塗蓋將完，忽下面火起，將廩屋燒著。舜急欲下來，而升廩之階梯，已爲象移去，正無可奈何！忽聞二女在廩下作歌道：

鳥之飛兮翼之力，人而不飛爲無羽，翼爲無羽，翼何殊乎斗笠。

大舜聽見，忽然省悟，因除下斗笠，平抱在懷中，躡身往下一跳。原來斗笠張開，鼓滿了風氣，便將身子都帶住了。竟悠悠揚揚，落在地下，毫無損傷。象看見甚是不悅，報知父母道：舜已將焚卻，被二嫂在下面作歌，叫他除下斗笠，做翅飛下，故未燒死。瞽瞍聽了大怒，因又尋思道：廩上可以飛下，前面老井最深，明日用繩繫他下去淘井。待他下去，你可將繩取去，任二女有智計，也救他不出。象聽了大喜，又傳父母之命，叫他去淘井。舜聞命，知其來意不善，又告知二女。二女道：父母命淘井，安敢不往？因取一柄短繩，並數十長釘，叫他藏在腰間，以爲浚井之用。舜因藏釘而往，到了井邊，用繩繫了下去。剛繫下去，象

收了繩子去報父母矣！二女在上面看見，因撫井作歌道：

滑滑深深，雖曰無路。寸鐵分層，便可容步。入穴升天，神就之度。

大舜在井中聽了，又忽有悟，因取出釘鏈，下釘一個立腳，上釘一個攀手，一步步釘上來。二女接著，忙忙逃了回宮。象收了繩子，去報父母道：今日功成矣！替腹道：舜雖在井中，卻未曾死。象道：這個不難，因復到井邊，用土將井口填滿。象大喜，遂走入舜宮，要來佔他宮中所有，及走在舜宮，忽見舜坐擁著娥皇、女英、二妃，在那裏鼓琴作樂，吃了一驚，又甚覺無趣，心中十分忸怩，便腳下趑趄起起，進不是，退不是。大舜看見，忙歡歡喜喜，迎他坐下道：賢弟何來？象此時沒法，只得說道：因鬱陶思君，爾舜聽見說個思君，便大喜不勝道：感吾弟友愛之情，直至如此。因命二妃出酒食款之，盡歡方送他別去。象歸報知父母，以為舜有神助，便再不敢設謀陷害於他。堯見舜有許多聖德事跡，又見二女相安，心下大喜，遂與四岳商量，竟將天子之位，讓他坐了。舜知堯帝倦勤是實意，遂受之不辭。既為天子，因立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於有庠。盡孝以事，替腹。舜見天下已為堯治得雍熙和燮，十分太平，不敢更作聰明，每日只恭己無為，完了朝政，就在宮中，被袵衣鼓琴，以為樂。二女嫖侍於旁，十分恭敬和悅，深得舜心。舜凡有所行，皆謀於二女，二女聰明貞仁，所言所行，皆合禮道，並無偏私妒刻。後舜巡方死於蒼梧，二妃不能從，望而痛哭，亦死於江湖之間，世因號為湘君。古今頌賢后妃，盡以二妃為首。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智化與蔣爺議論救展兩俠之事，水路不能進去，怕人家多有防備。由旱路進去，一者為救展兩俠，二則君山是大宋一個大患。智爺的主意，是先把君山破了，以後再定襄陽。就將這個主意，與蔣爺一商議。蔣爺說：這個主意固然是好，怎麼進去？智爺用手一指北俠說：我同他兩個人詐降，只要哄信鍾太保，豈不把展老爺救出來了？蔣爺搖著頭說：不容易呀！不容易！智爺說：易固然是不易，除了這個主意，別無方法。憑著我這一張嘴，憑著歐陽哥哥這一口刀，倘若被人識破機關，打裏往外一殺，讓了二弟往裏一殺，憑著我們的寶刀合寶劍，縱然萬馬千軍，也攔擋不住，此計如何？蔣爺說：我們都外頭聽信，倘有凶信，我們大眾一齊都殺將進去。智爺說：不用，你同三哥將古磁罐送往上院衙去，你然後上五柳溝，總要找得柳青來才好呢！蔣爺說：據我看來，有他也不多，沒他也不少。智爺說：不用他人，要用他雞鳴五鼓返魂香要緊。蔣爺說：不難，這件事全在我的身上，橫是準有這個人就是了。智爺又對北俠說：歐陽哥哥，方才這些話，你可聽見沒有？北俠道：我俱已聽見了。智爺說：你老人家可願意。北俠

說：爲朋友萬死不辭，焉有不願意的？智爺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一言爲定，吉凶禍福，憑命由天。說畢，蔣四爺同徐三爺，送古磁罈往上院衙去了。一路無話，到了上院衙，也不用官人回稟，二人自己進去，見了盧大爺與韓二爺，連忙的將口袋放下，兩個人與大爺、二爺行禮。大爺問被捉的情形，三爺就將怎麼被捉，怎麼出來的話，細說了一遍。大爺一聞此言，原來展南俠還在案內，幽囚著呢？說道：可別不管人家呀！蔣爺說：主意已經定好了。這就是老五的骨殖，現在這裏。盧爺、二義士放聲大哭。公孫先生出來打聽，也就哭了一番。有蔣四爺勸解，然後將骨殖罈，請到裏面，面見大人。大人一見，慟倒在地，哭的是死去活來。連主管，也哭了個不了。大衆好容易，才將大人勸住。大人吩咐，將古磁罈放在大人的臥寢，每遇大人早晚吃茶吃酒用飯，必要在古磁罈前邊，供獻供獻。並且早晚問，還要燒錢化紙。若論朋友之交，也就是了，就是親胞兄弟，還怕不能如此。大人見了古磁罈之後，與先生商議，五老爺雖死，王爺尙未拿獲，這個摺本，先不必入都。先生說：正當如此。蔣爺又把定君山救南俠的事，回稟了大人一回。大人說：但憑你們諸位辦理就是了。蔣爺告辭出來，見了三哥哥說道：我上五柳溝去了，早晚之時，你們可要多加小心才好。盧爺說：上院衙的事，你不用管，自有我們幾個人料理。你們要有用人之處，我們再往那裏撥人。蔣爺說：你們在此，我走了。蔣爺出上院衙，奔五柳溝暫且不表。且說晨起望衆人，惟有智化躊躇了兩日，這才把這一個詐降的主意拿好。就將路爺請將過來，問道：我們這裏可以找一隻小船，撐船的可要面生之人，又是如我們自己人才行，不然不好說私話。路彬說：我有個親戚，離此四千里，終日在渡口撐船，此人姓王，名叫王順。他要到了這裏，並沒人認得，若把他找來，有甚麼私話皆可說。智爺說：既有此人，就煩路大爺將他請來。路爺點頭，立刻就叫魯英請王大哥去。魯爺點頭，就此起身，到了次日早晨方到。路爺帶了那人，與大家見禮。智爺一看王順，三十多歲，穿了一身的藍布衣服，白襪青鞋，黑黃的臉面，細條身材，很透著機靈。智爺一看王順，說：王大哥，我教你的幾句話，你可就說得上來。王順說：你老人家，可別稱呼我大爺的呀！我叫王順，你要教我的甚麼言語，我都全行，還不用你費事，教甚麼，會甚麼，可就是不能生發。智爺說：那就行了。就把設計詐降君山，怎麼展老爺的話，說了一遍。說：你明天撐著船去，送我們去，我們要是上了山，倘有嘍兵下來問你，怎麼雇的船，你可把我這話記住了。你就說：我們雇了一年的船，若問你上那去，你告訴沒準。王順說：世間那有那樣事情，撒謊可要圓全，小人可是多說。智爺笑道：你別管他，若問你的時節，你再說。王順說：他要問我，雇這一年的船，可上那裏去？我怎麼回答？智爺說：他若問你這一年哪！你就說：他們雇這一年的船，爲的是避

山望景，那裏有好山水，就往那裏去，若見名山勝境，也許住一年半載，也許住個月起程，若要山水不好，轉頭就走，連舟就不停。淨在兩湖兩廣，山陝浙閩普天蓋下的地方，只要那裏有山水就去，一年是四百兩銀子，酒錢在外，給了二百兩，下欠二百兩。若是把二百兩給你，把我們的東西搬下去，你撐船就走，就沒有你的事了。王順連連答應說：是了是了。路彬過來問道：智大爺，還要甚麼東西？智大爺說：還要合你借幾分鋪蓋被褥。北俠說：跑到船上睡覺去麼？智大爺說：想我們花四百兩銀子，雇一年的船，連分鋪蓋沒有，這可稱的起是個窮樂。北俠說：沒有你想不到的事。智大爺說：我們哥兩個，也商量明白了才好呢。這一進君山，可是見機而作，隨機應變，指東而說西，指南而說北，一句真話沒有。北俠說：罷了！我是一輩子不會撒謊。智大爺說：無妨，看著我眼色行事。設若我指著正東，我說：這不是正西麼？你就說：正是西方庚辛金。我指著正南說：是北。你就說：不錯，正是北方壬癸水。你橫是捧著我說：就行了。北俠說：我若接不住，那可怎麼好？智大爺說：無妨，我看得出來，你若接不住，我就接著說下去。北俠說：我是準不行，若要叫人看出破綻來，可別怨我。智大爺說：我也不準行，看展爺的造化，看國家洪福就是了。到了次日，吃了早飯，將行李搬在船上，二位穿好了衣服。丁二爺說：二位哥哥多辛苦了，我聽信，若有不利，我便來接應。路大爺道：有我哪！我在外頭聽信，若聞凶信，必然回來報信。智大爺與北俠出門，有路大爺帶道，行至地名叫馬保峯，路大爺一指正北說：我可不往那邊去了，遇見熟人不便。智大爺說：你往那裏去？路大爺道：我在飛雲關底下，地名叫蚰蜒小路聽信去了。說畢便走。智大爺來到河沿一看，船隻不少，有人喊道：在這裏，那二位。智大爺二人山跳板上船，跳板拉在船上開船，二人船中一看，外面水天一色，這就看見了君山。只見山上，樹木森森，滿山的花朵，並且山上還有廟宇，也是遠遠的鐘聲。好一座名山勝境，怎見得有讚為證：

有二人，用目觀，瞧山景，真好看，還有一個古廟卻在上邊。山水如畫，畫裏深山，未免得引動了二位英雄往四下觀。山連水，水依山，山水出，瀑布泉，水影之中照出了一座君山。水秀麗，把山纏，水與山連，山與水連。山中寺，寺依山，山在寺前，寺在山灣，山寺的鐘聲到耳邊。高僧隱在山洞邊，寺內的僧人，望景觀山，又在水又在山寺前。山花開放，花兒滿山，山裏花香，花映山崖，花登山嶺，山嶺花鮮，山花清妙，花長深山，山花疊放，花又似山，花倚山峯，山峯花徧，賞花人，登山看，山中沽酒，沽酒在山。松在山上，山上松連，松和琴韻，流水高山。山兒疊，松林樞，松如雲水，山寺之間。花上松枝，重上高山，山松花寺，共與水連。好一個清幽景物，天然妙，真能斲，令人觀瞧十分的爽然。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讀招賢榜有人偷看 改豹貔庭自顯奇能

且說北俠智化在船中，觀看山景，好不巍峨，常言一句說的好，望山跑死馬。自打上船就看見君山，行了三十餘里路，方到飛雲關下，船不能前進，此處地名叫獨龍口。王順說有請二位出艙觀山。北俠同著智化出得船艙，站在船頭，觀看君山前面的形勢，就見赫巍巍，高聳聳，密森森，疊翠翠，一帶高山阻路。上邊有大牌樓，橫著一塊大匾的相似，飾青的地，大赤金的字，上寫著飛雲關三個字。打飛雲關底下，往裏可就不知套出多遠去了。北俠低聲告訴智爺說：山上有有人看著我們呢！再瞧智爺撒起瘋來了，指手畫腳，搖頭晃腦，似瘋顛一般。北俠說智賢弟，這是怎麼了？智爺說：我這是誇山哪！北俠說：你這是怎麼誇山呢？設若是到了裏頭，我這怎麼給你捧得住？你這是怎麼個意見呢？智爺說：我這是誇獎怎麼山清水秀。北俠說：你不言語，誰知道？智爺說：你打算我說給誰聽呢？北俠說：你不拘沖著誰說，也得說出來呀！智爺說：我沖著山賊說呢！北俠說：聽得見哪？不是白費氣力麼？智爺說：我這指手畫腳，特意叫山賊瞧見，使他們納悶疑心，爲的是少時入得君山，好辦咱們的大事。北俠說：你打啞謎，我如何猜得著你的心事哪？這又該怎麼樣了？智爺說：該下船，進他們的大牌樓，看看去罷！北俠說：使得！叫船家搭跳板，二位下船，搖搖擺擺，東瞧西看，直奔飛雲關來了。走到大牌樓底下，智爺指著牌樓，高聲說道：歐陽兄，你看這是飛雲關。北俠說：正是飛雲關。二人說著往前直走，過了飛雲關，離巡捕寨不遠，路南有一木板房，山牆上掛著大木牌，牌上有大字，橫頭橫著三個大字，是招賢榜。智爺高聲朗誦念道：

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討大元帥鍾，爲曉諭天下事：天下各省，隱匿英雄壯士過多，古云：寒門牛貴子，白屋出公卿，鹽車困良驥，田野埋麒麟，高山藏虎豹，深澤隱蛟龍。余鍾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進士之職，皆因奸臣當道，貪婪無厭，懸秤賣官，非親不取，非財不用。余退歸林下，隱於君山，以文武會友，要學當年黃金臺之故事。若有樂毅之能者，余鍾惟情願北面事之。無論士農工商，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皆有大用。非爲反叛朝廷，以待天子招安，急急率賓歸降，以爭封妻蔭子，顯耀門庭。爲此特示，須至榜者。

智爺念畢，招賢榜文，後面還有許多條例，俱按軍規營規的則例，並有十七條禁律，五十四斬。復又高聲念道：特示君山寨主，嘍兵，謹守毋犯禁令。

其一 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軍，犯者斬之。

其二 呼名不應，點時不到，違期不至，動乖師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

其三 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籌違慢，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

其四 多出怨言，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更調難制，此謂搆軍，犯者斬之。

其五 揚聲笑語，蔑視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

其六 所用兵器，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敝，此謂欺軍，犯者斬之。

其七 謠言詭語，捏造鬼神，假託夢寐，大肆邪說，蠱惑軍士，此謂淫軍，犯者斬之。

其八 奸舌利齒，妄說是非，挑撥軍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者斬之。

其九 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者斬之。

其十 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犯者斬之。

其十一 軍民聚眾議事，私進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軍，犯者斬之。

其十二 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於外，使敵人知之，此謂背軍，犯者斬之。

其十三 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恨軍，犯者斬之。

其十四 出越行伍，攙前越後，言語喧嘩，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者斬之。

其十五 託傷詐病，以避征伐，捏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者斬之。

其十六 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弊軍，犯者斬之。

其十七 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誤軍，犯者斬之。

智爺念畢，不覺哈哈大笑道：可惜呀！可惜！叫道：歐陽兄，可嘆這個寨主，把心機用盡，掛這招賢榜，可是還有一點不到之處，總是

山內缺少能人之過，短一個謀士，將他提省。北俠心內說：他教我捧著他，指東說西，自然是他說話，我就得捧。連忙問道：你看他怎麼短個謀士，那點不到？智爺說：據小弟看來，此榜得用，千里馬骨的故事。北俠說：何爲千里馬骨的故事？智爺說：你不曉得，當初有一家員外，要買千里馬，派人出去，四鄉八鎮，總未買著。有一人在鄉村之內，見人剝了一匹死馬，此人抱馬慟哭。衆人不解其意，問其緣故。此人說：這匹馬乃是千里馬，給了數兩白金，買了一塊馬骨而回，獻於買馬之人。買馬人言道：我要的千里活馬，要這馬骨何用？買馬骨人說：雖花數兩白金，買了一塊馬骨，不久千里馬必至。果然日限不久，千里馬到了，還不止一匹。緣故是買馬骨之時，就說出要買千里馬之人，姓氏住處，借衆人口裏，傳出某人要買千里馬，若有千里馬去，可獲多金。連一塊死馬骨還肯買去，要有活千里馬，焉有不多買之理。後來才有千里馬到。這招賢榜，必須仿這個而行。北俠說：這也花十兩銀子買塊馬骨。智爺說：咳！不是，我說的是個比論。北俠說：依你怎麼樣呢？智爺說：依我多用些俗牙利齒的文人，帶上銀兩，到四鄉八鎮，城鄉村莊店道，傳揚這位寨主怎麼樣的敬賢，怎麼樣的愛士。常言道：英雄生於四野，好漢長在八方。若是依我這個主意，準能够文人武將，望風歸順。君山歐陽兄請想，是也不是？北俠連連點頭稱善。焉知曉二位在此說話，早被嘍兵去報巡捕寨主說。報四家寨主得知，山下來了一隻船，船上有兩個人，奔到我們飛雲關裏頭，看招賢榜來了。亞都鬼擺手說：去罷！三位在此，待小弟出去看看。來在巡捕寨外，嘍兵正要吆喝，亞都鬼將他們攔住，自己偷看著二位，暗道：真是世間罕有的英雄，堂堂的相貌，凜凜的威風，怎見得有讚爲證。

聞華看二好漢，仔細瞧，真希罕壯士模樣，可是文不淺，天生的氣宇軒昂，容貌不凡。那個人坐在左邊，還有個，右邊站。一個是紫箭袖，可體穿，頭上的帽，分六瓣，絹帕撐著一個茨菇葉兒，在上邊安。皮挺帶，繫腰間，鑲寶石，珍珠嵌，耀眼明，光燦爛。左脅下，寶刀懸，這利刃，世間罕，但要離匣，邪魔外祟鬼怪精靈，不敢向前。黑色是灰襯衫，足下靴是青緞，底兒薄，雲根壓，真乃是中道而行，那險路有不前。生一張，重裘面，五官端正，碧目虬髯。右邊的人，更好看，青緞袍，穿一件，絲帶，繫腰間，鵝黃色，四指寬，夾襯襖，是天藍，足下靴，虎頭尖，能登馬，能涉險，躡房躍脊，如同是平地一般。腰兒細，臂膀寬，身軀壯，精神滿，另一番的氣象，穩重端然。跨著刀，左脅懸，但離匣，光閃閃，愛管人間抱不平，殺了些惡霸，賊官，跨馬服，穿一件，天青色，顏色鮮，繡著些花朵，暗隱著瓜陵綿綿。六瓣帽，是青緞，看面目，黃白的臉，二眉長，入鬢邊，皂白明，一雙眼，方海口，上形端，兩耳大，要垂肩，這

位爺天然的骨格相貌非凡。這二人有天大的膽，殺惡霸，斬橫奸，忠者的與，逆者的翦，愛殺人，更慈善，爲救展南俠，舍死忘生，才到了君山。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飛雲關念榜談古典 徹水寨吊起獨本橋

且說亞都鬼聞華看了北俠，智化的相貌，暗地吃驚。看這兩個，儀表非俗，並且那個人，是文武全才，難測兩個人的來歷。我向前問，可就曉得他們的肺腑了。聽見智爺念招賢榜，說千里馬骨的故事，暗暗的佩服。等智爺念畢，連忙說：二位壯士請了，小可有禮。北俠早就看見他，在那邊樹後偷看，如今過來行禮。北俠也就一躬到地說：寨主請了。智爺仍然是倒背著手兒，在那裏看招賢榜，嘴裏咕咕噥噥，不知說了些甚麼。北俠道：人家寨主與咱們行禮，哪？智爺這才回頭，深施一禮說：我一時的忽疏，未能看見寨主，得罪得罪！聞華說：豈敢未能領教二位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智爺說：這是我盟兄，他乃遼東人氏，複姓歐陽，單名春字，人稱北俠。我乃雲南寧國府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聞華一聽，哈哈大笑說：二位一位雲南寧國府，一位是邊北遼東的人，萬里相交，還是義兄弟，這可算世間罕有，難得呀！難得北俠心中一想說：這還詐降哪！頭一句話教人問住了，你就說是原籍黃州府就截了，怎麼搬到雲南去了？這還沒見大寨主，這要見了大寨主，更不定怎麼樣了！智爺說：有寨主爺這一問，我哥哥在遼東，我在雲南，普天蓋下，也找不出這們遠交朋友的來。有個緣故，我哥哥在遼東作官，我的天倫，是遼東的刺史，我因隨任才見著我歐陽哥哥。我們兩個人結拜之後，我天倫故在任上，扶靈柩又歸原籍，我哥哥不忍兄弟分離了，自己辭了官，跟我回南。是我二人看破功名道路，利鎖名韉，倒不如淡泊滋味，雇了一隻小船，遍遊天下名山勝地，聞說此處有君山，故特前來瞻仰瞻仰。到得此山一看，名不虛傳。皆因貪看山景，走過了飛雲關，看見招賢榜，貪看招賢榜的言語，不料被寨主看見，誤踏寶山，多有得罪。聞華說：這就是了。北俠心裏說：黑狐狸精真會對付。聞華說：既然二位大駕光臨，稱得起草寨生輝，請臨敝寨待茶。智爺說：不敢，我二人又不投山，又不入夥，誤踏寶山，就是得罪，焉敢在寨中討茶？聞華說：也不是請二位投山，也不是請二位入夥，請二位吃杯清茶，然後再去不晚。智爺說：我們不入夥，可不敢討寨主的茶吃。聞華說：不一定是請二位入夥，

才能到寨中。就是不入夥，到寨中吃杯茶，也沒甚麼妨礙！常言道：同船過渡，皆是有緣。二位到寨中吃杯茶，然後再走，日後見面，倒有個茶水之交。北俠說：智賢弟，這寨主苦苦相讓，不然，咱就到寨中，討杯茶吃，然後再走，也不算晚，別辜負了這位寨主的美意。北俠是天生就的忠厚樸實，與智爺的聰明差得多。心內想著，是詐降來了，怎麼往裏讓，又不進去哪，這是甚麼緣故？口中不言，心裏說：可別崩老了，因叫智爺在寨中討茶。智爺說：既然歐陽兄這般言講，我就在寨中討杯茶吃，然後再走，寨主爺我們可不入夥呀！聞華說：沒請二位入夥，無非吃杯茶，談談就是了。將嘍兵叫將過來，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話，那嘍兵轉身去了。北俠問道：這位寨主，貴姓高名，未曾領教。聞華說：小可姓聞名華，外號人稱亞都鬼。智爺說：久仰久仰，走到巡捕寨見前面二百名嘍兵，兩邊站定，每人一把雙手帶，又叫攔馬刀，尖對刀尖，架定刀門，要入巡捕寨，非從刀下過去不行。智爺明知他們這是個主意，設若鑽刀而入，上邊刀尖一碰，必是嗆唧唧的亂響，若要是好細，必然是變顏變色的，他們好就看出破綻來了。好小子，合我搗鬼，我還怕嗎？他就大大方方，走在刀門以前，智爺就問：寨主是請我們吃茶，是叫我們鑽刀涉險哪？聞華連忙陪笑說：這是我們山中的規矩，又見他把手往上揚，衆人把刀就撤下了。這才三個人來到巡捕寨前，就見早有三個人，在那裏等候，一字排開，垂手侍立。聞華說：這是我們這三位寨主，用手指定說：這位是神刀手黃壽，那位花刀楊泰，那位鐵刀大都督賀昆。這二位，這位遼東人，複姓歐陽人稱北俠。這位姓智人稱黑妖狐。彼此對施一禮。智爺看這三家寨主，全都是六瓣帽，箭袖袍，絲帶跨刀，薄底靴子，一個穿青，一個穿藍，一個豆青色，二個白臉面，一個黑臉，全都是虎視昂昂，彪形的大漢。智爺暗道：怪不得君山，幫著王爺要反，那裏挑選來的這些人？大家見畢，讓到屋中落坐，嘍兵獻上茶來。一邊吃著茶，一邊神刀手，盤問了二位一回。智爺又將前言說了一遍，是一字兒也不差。忽然間進來了個嘍兵，曲單膝報說：啓稟衆位寨主得知，大寨主聞聽來了二位遊山的壯士，請在中軍大寨待茶。聞華一擺手，那嘍兵退去。智爺站起身來告辭。聞華攔住說：我家大寨主有請二位至中軍大寨待茶。智爺故作驚慌之色，說：不敢，我二人在此討杯茶，就多有騷擾，何敢再去見大寨主。聞華死也不放。智爺非走不可。北俠說：盟弟，既是這家寨主，苦苦相讓，我們就見這兩個，他們天大膽量，也不敢將兩人放走。假如人放走了，大寨主要叫你們留兩個人還不行，做寨主更不行啦，所以就是要了他們的命，他們也不敢放走，故此沒有崩老了。智爺說：既是歐陽兄這們說，我們就見見大

寨主去，那位前邊帶路？聞華說：小可前邊帶路，出了巡捕寨，到了微水寨，也是二百嘍兵，使的是長槍，槍尖對著槍尖。智爺還未及說話，聞華一擺手，兩槍尖撤下。有一家寨主，穿大紅的衣巾，面如重棗，此人是金棍將于青，智爺與他們見了。智爺北俠上了木板橋，看兩邊獨頭峯，相隔著有八九丈，上有木板搭定，往下面一看，水聲甚大，西南上有竹城的竹子，一望甚遠。智爺想救徐三爺的時候，由西方進去，今日在這邊看見，這有多遠。下了橋，往上再走，把二位英雄嚇了一跳，耳內聽見嘎吒嘎吒的一陣響。二位回頭一看，嘍兵把轆轤一絞，就把一座木板橋絞起去了。北俠暗說：不好，想得倒不錯，教人看破我們，打裏往外殺，他們打外往裏殺。這一起木板橋，肋生雙翅，也過不去了，只有入去的道路，沒有出去的地方了，只可看自己的命運如何了。智爺把此事，毫不在心上。行到三寨是箭銳寨，有家寨主，賽翼德，朱標，穿黑掛皂袍。聞華也與見過。到四寨章與寨，一家寨主，金錘將于暢，藍臉紅眉。武定寨金鎗無敵大將于奢，文華寨二寨王金槍將于義。北俠與智爺一見于義，險些要哭，緣因相貌與五老爺一般無二。五福寨寨主，人稱八臂勇，哪吒王京，豐盛寨的寨主，金刀將于艾，單鳳嶺的寨主，春尉遲祝英，單鳳橋的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柵門兩家寨主，雲裏手穆順，鐵棍唐彪。各寨皆是二百名嘍兵。各寨的寨主，俱都與北俠、智化全然見過。書不重敘，若論各寨的寨主，一個一個的怎麼穿帶，打扮，臉堂怎樣，帶著甚麼兵刃，說半天的工夫，也說不全，不如一氣俱都連串說出，免得絮煩。大眾等見了二人，俱都跟在後面進來。到了大廳的前頭，聞華說：二位暫且在此等候，我回稟我家大寨主去，二位在此聽請。聞華進了大廳，智爺北俠在外等著，就聽見裏面，細聲細氣的道：聞賢弟，你焉能知道兩個人的來意？這是爲御貓而來。說罷哈哈大笑。北俠一聽，吃驚非小。若問二人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著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憑口巧舌能

且說北俠、智化在院落之中聽請。不料鍾雄看破機關，說爲御貓而來。把北俠嚇了一跳，暗說不好。就要拉刀殺將出去。智爺用肩頭一抗，智爺說：歐陽兄，你冤苦了我了。北俠心內說：我冤苦你咧！你別是冤苦了我了罷！北俠說：怎麼冤苦你了？智爺說：我不進來，你偏要進來，你瞧，進來有甚麼好處？遇這不開眼的寨主，把你我看作了小賊，要偷他的玉貓，他說咱們爲玉貓而來，小弟家內你是去過的，玉房裏頭有翡翠獅子，瑪瑙老虎，白玉馬，有多少古董玩器。那位朋友去，我也沒留過神。他把我們看作小

偷兒，我們要見他作甚麼？早出去小心人家丟了東西說罷，轉身便走。北俠心內說：黑狐狸真會打差。北俠說對了，他瞧不起我們，我們走罷。焉能走得了，後面許多的寨主，擁擠塞塞，早就有神刀手黃壽，擋住去路說：二位沒有我家寨主的令，二位可不能出寨。屋內鍾雄，見聞華進來說：把兩個請到。寨主往外一看，早已耳聞，知道有個北俠，大略此人不能投山。智化可不知是誰？現在山中有個南俠，別是爲這個人來的，其中有詐，故此截了他們一句，且看他們兩個人的動作。聽了智爺一套言語，就去此個疑心。又有亞都鬼在旁說：寨主，這兩個人，一個是雲南，一個是遼東，他們焉曉得是我們寨主的御貓？他當作是玉作的貓，鍾雄說：既然這樣，將二位請回。聞華說：得令。出得庭來說：二位請回，我家大寨主有請智爺說：我們不回去了，叫你們寨主小心。玉貓罷，聞華說：我們說我們寨中事情，不與二位相干。北俠瞧也走不了，不如回去倒好。說道：賢弟，人家又不是沖著我們說，我們還是回去的是，別辜負了寨主的美意。智爺說：可見見寨主又有何妨，只是一件，這位寨主，外面掛定招賢榜，榜上的言語，可倒不錯，寫的甚麼要學當年黃金臺之故事，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也有大用，他只知道寫，他可不懂得行。當初燕太子得樂毅金臺拜帥，連下七十二城，那才叫敬賢，知道敬賢士如同敬父母的一般，方稱的起愛賢禮士。似乎這位寨主，焉能懂的敬賢！哪你二人可稱不起是賢士，他坐在庭中，昂然不動，這還講究招賢。招點子綠豆蠅來，橫是行了。北俠暗說：你罵人罷，早晚有我們兩個人的命賠著，哪說也奇怪，那鍾雄被智爺這麼一罵，倒罵出來了，出了庭外，下階臺石，一躬到地說：原來是二位賢士，小可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北俠答禮說：豈敢！細看鍾雄烏紗圓領，大紅袍，束玉帶，粉底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縉短髯。北俠一看，暗自驚訝，智爺並不還禮，說：歐陽哥哥你看，上邊的這個大匾，是豹窠庭三個字，據小弟想來，這位寨主，不至於不明此理，似乎此寨這豹窠庭三個字，斷斷用不得。北俠問：怎麼用不得？智爺說：這是當初文人弄筆，罵那個不認的字的山王寨主哪！若論這個字意，是大大使不得。常說是三虎出一豹，其實不是虎不下豹，虎彪配在一處，下出來三個彪，內中有一個豹，其利害無比，慢說是人，就是山中的猛獸，無不懼怕於他。獅子配了狻猊，下出來就是豹狻，言其這兩件物件，全不是正種類，不然怎麼說是罵人別者的山王寨主，他也稱孤道寡，他又不是儲君殿下，他又不是守缺的太子，怎麼當稱孤道寡，哪就罵的是他，不是正種類，自己又不認得字，以爲是利害就得了。似乎這樣寨主，通古達今，文武全才，外面掛著招賢榜，裏頭又有豹窠庭，大大的不符。亞都鬼在傍邊告訴寨主說：說千里馬骨的就是他。寨主往前趣一趣說：這位壯士所說的不差，只是一件，自小可到得山中。

山中事情實係太多，小可總無閒暇的工夫，故此因循到如今未改；懇求尊兒與小弟刪改刪改。智爺說：原來是寨主，我只顧與我哥哥說話，一時的荒疏，望寨主爺千萬別見責小可。寨主說：奉求這位尊兒與小弟刪改刪改約魏庭三個字。智爺說：不敢不敢，小可才疏學淺，倘刪改將出來，還不如原先，豈不貽笑於大方？智爺並不理論寨主，轉過頭來，又與歐陽爺講話說：哥哥請看他這副對，也不大合體。北俠暗道：人家寨主在那裏伺候著，他淨糊拉混扯，也不知道怎麼個意見？只可以捧著他說：智賢弟，這副對子怎麼不好？智爺說：你看這是山收珠履三千客，寨納魏魏百萬兵，北俠說：是怎麼不好呢？智爺說：山大寨小，似這山水旱八百里，這個山上要收三千客，固然裝得下。寨納魏魏百萬兵，一百萬兵，怕寨裏頭裝不下一百萬人，豈不是不妥當？北俠問：怎樣方好？智爺說：論我的主意，山納魏魏兵百萬，寨收珠履客三千。寨縱然是小，三千人足行，平仄準合。鍾雄一聽，點頭稱善，刻下就叫人來，將對聯摘下，按著智爺所改的改了，找書手寫了另掛。寨主復又過來，求懇改約魏庭，智爺一定說不行，怕有人嗤笑。寨主只可將智爺，北俠往裏一讓。北俠同智爺上階臺，復又讓入庭中。進門來，智爺擡頭一看，正北的上面，橫著一塊大紙匾，書黑字，寫的是：豈爲有心，四個大字。智爺說：歐陽兄，你可曾看見？北俠心中說：我是兩隻夜眼，有斗大的黑字，我再看不見就得了。說道：我看見了。智爺說：這是豈爲有心，你老人家可曉得這個意思麼？北俠說：我不知。智爺說：別看寨主管領水旱二十四寨，在衆人之上，還不足興，此處無非暫居之所。此人心懷大志，日後得地之時，就得面南背北，故此是豈爲有心居此地，無非隨處樂吾天。這句話，不要緊，就把鍾雄的心打動。緣故這個橫匾，是鍾雄自己的親筆，自己掛上這個橫匾，鍾雄自己立願，可著君山水旱寨二十四寨，寨主頭目嘍兵，誰要猜破他這個機關，參透他的肺腑，就用誰以爲謀士。他的意見，是受了襄陽王的聘請，王爺許下的，他若是擇日行師的時節，他是封他招討大元帥，前部止印先鋒官。若得了江山的時節，與他平分疆土，列上分茅。他早看出襄陽王不能成其大事，他的意見，若得了江山時節，他把襄陽王推倒，他就面南背北，倘若大事不成，他就隱於山中，永不出世。今日智爺一到，就把他的肺腑點破，說的種種的情形，就知道智爺才學不小，此人若留在山中，作一個謀士，可算自己一個大大的膀臂。隨即請北俠，智爺落坐，嘍兵獻上茶來。鍾雄就把亞都鬼叫來，附耳低言說了幾句，回頭便問說：聽聞賢弟之言，你們二位是金蘭之好。智爺指北俠說：這是我盟兄。鍾雄說：二位大駕光臨，實在是小可的萬幸。智爺回說：豈敢！我們兩個誤踏寶山，寨主不嫌我等兩個，還賞賜茶羹，當面謝過。鍾雄離位，深施一禮說：還是奉懇閣下，與小可刪改刪改這個約魏庭。北俠遂說：



智賢弟，你若能改，就給人家改一改，若是不能改，就給人家一個痛快話兒。智爺說：焉有不能改的道理？改出來又恐怕不好。鍾雄說：閣下不必太謙了。智爺無奈，說道：這個庭改個殿字如何？鍾雄說：好。但不知什麼殿？智爺說：用個承運二字如何？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鍾雄一聽，鼓掌大笑，連連點頭誇好，叫人將豹廳改爲承運殿。鍾雄道：一事不煩二主，我還有個書齋，是英銳堂，懇爲刪改。智爺說：不好，堂者明也亮也，總是用個小小軒字，五雲軒如何？鍾雄更覺歡喜，立刻叫人改了，吩咐擺酒。智爺一聽擺酒，就知詐降計妥了，總想個主意，教歐陽哥哥顯顯才能方好。忽然心生一計，畢竟不知想出甚麼主意來了，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六回 削鋼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

且說智爺一聽擺酒，站起身來告辭。寨主伸手攔住說：依然擺下酒了。智爺說：不能，我們入山討茶，就不敢當的很，焉敢又要討酒？我們又不投山入夥，焉敢屢領寨主的賞賜？鍾雄說：實對二位說罷，船隻已然打發了。智爺說：寨主不必哄我們，怎麼能把船隻打發了？聞華道：我家寨主，打發嘍兵下去問明。船上人說所欠他二百兩銀子，給了他二百兩銀子，還賞了他二十兩銀子。船錢，你們二位就有兩分行行李，別無他物，對不對？智爺一聽，假意著急，怎麼把我們船支開了？鍾雄說：我爲的留二位在山，多住幾日，走的時節，再與二位另雇酒已擺齊，請二位上坐。北俠說：就坐下罷。鍾雄與聞華親自把盞斟酒，酒過三巡，慢慢談話。智爺說：我歐陽哥哥與我就是相反，我是文的上略知一二，我兄長是武的上，可不敢說好，比我强的多。就說他有一萬勝刀，我至今也沒學會。鍾雄說：這位尊兄，會萬勝刀，這趟刀一百二十八手可會的全。北俠說：倒也全都記得。鍾雄驚訝道：這趟刀全會的可是少，無論那趟刀，全由萬勝刀摘下來，奉懇奉懇，賞賜我們一觀。北俠說：小可武藝不佳，不敢在寨主爺跟前出醜。寨主說：兄臺不必太謙，賜教賜教。智爺說：兄長你就施展施展，又有何妨？北俠點頭，遂將刀摘將下來。智爺伸手接將過來，胸中忖度，聞名寨主，文武全才，我今何不試試他，到底學問怎樣？寨主請看，我哥哥這把刀怎樣？說罷將刀遞將過去。寨主欲待不接，然遞過來了，一看此刀綠沙魚皮鞘，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絨繩飄擺，雙垂燈籠穗。將刀亮將出來，噲唧唧聲音亂響，光閃閃遮人面，冷颼颼逼人寒，霞光灼灼，冷氣侵人，一身龜紋。鍾雄一看，暗暗驚異，想此刀無價之寶，世間罕有，價值連城。此人若有這口利刃，必然還是出色的英雄，不然這個刀他佩帶不了。每遇寶刀寶劍，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鍾太保可稱的是懂物之人，看畢哈

哈哈大笑說：好刀哇！好刀！智爺問：寨主爺連連誇讚此刀，小可領教領教，此刀何名？鍾雄道：此刀名叫做靈寶，出於魏文帝曹丕所造三口哪！一口叫靈寶，一口叫含璋，一口叫素質。智爺問說：怎麼我哥哥說叫七寶刀？鍾雄暗道：這個人實在的利害，剛到山上，初逢乍見，他就要探探我的學問深淺，才幹如何！便笑道：若問這個七寶名字，是俗呼謂之七寶，皆因他是有四絕三益之妙。一決勝負，二防賊盜，三誅刺客，四避精邪，謂之四絕。切金斷玉，吹毛髮，謂之三益。何謂一決勝負，每遇出征之時，跨上此刀，伐柳點名，掌號起隊，此刀由鞘中自己出來，寸許光景，今日出征，必有大獲全勝。倘若此刀仍在鞘中不出，那就急急的撒隊，倘若一定要出征，非交鋒不可，必是傷兵損將，這就是一決勝負。這第二是，有賊人前來偷盜竊取，此物若在牆壁之上，或在牀頭，自己就能墜落於地，難道說還不驚醒，這就是二防賊盜。這第三是，若有仇人，夜晚之間，藏在黑暗之處，或橋樑之下，無論他在甚麼地方，此刀必在鞘中錚錚作響，難道自己還不留神，這就叫三誅刺客。這第四，無論白晝黑夜，行在那裏，若有邪魔鬼怪，此刀能在鞘中出一道白光，邪魔遠避，不能向前，這就是四避精邪。共謂之四絕。三益是切金，拿過塊金子來，能用刀把他切碎。斷玉是將玉斷成一片一片的，如同上了砢子的一般，這就謂之斷玉。吹毛髮，是將髮拿著一縷，沖著刀刃上一吹，這髮俱都齊齊的斷了。這就謂之吹毛髮，可稱爲三益。這四絕三益，俗呼謂之七寶。智爺連連稱讚說：罷了！寨主爺名不虛傳，稱的起是博古通今。大家笑了一番，又把刀交與北俠。智爺拿著刀鞘，北俠早就把衣襟兜好，袖袂挽好，把刀接將過來，沖著寨主一躬到地說：我要在寨主面前出醜。鍾雄說：豈敢尊兄賜教。北俠回頭一看，承運殿外，有許多人，把承運殿都圍滿了，皆因大眾沒寨主爺的令，不敢私自進殿，只可就在外面，把窗戶紙，通了許多的窟窿，往裏觀瞧。就見北俠轉回身來，往外又是一躬到地說：眾位寨主，可別見笑。倘若我有那手不到，求寨主指教一二。說畢，把刀手一擎，就聽見颼颼颼颼，就是金刃劈風的聲音，先前看不大很起眼，再後來，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緊似一刀，這口利刃按的是，揚砍劈剝，折吸攔掛，躡迸跳躍，閃輾騰挪，綿軟矮速小，腕跨肘膝，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真稱得起，手似流星眼似電，腰似蛇行腿如鑽，躡高縱矮，腳底下一點聲音皆無。北俠這一輪萬勝刀，把寨主爺看的樂了個事不有餘。又是誇讚，又是連連的叫好，說道：此人若非幼年的工夫，焉能到的了這個部位？說畢，又是連連的大笑。北俠這一輪萬勝刀，用了八十餘手，就收住勢了，把刀一背說：獻醜獻醜，教寨主見笑。鍾雄說：賜教賜教，實在高明。寨主看他氣不湧出，面不改色，就知道這人的工夫甚純。將要談話，就見承運殿躡進一人，喊道：毛保來也。智爺暗道：歐陽哥哥這一輪

刀，練的怪好的，怎麼又來了一個毛保。你道毛保因何進殿？此人性情與大眾不同，專好擡扛，你說東，他偏要說西。人要說他不  
行，他偏行定了。皆因在外面，眾家寨主，看北俠施展刀法，人人誇好，個個說強。其實好幾位使刀的哪！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  
刀大都督賀昆，金刀將于艾，雲裏手穆順，這幾個人都是使刀的，全說好。惟有削刀手毛保不服說：你們別長他人的志氣，滅自  
己的威風，據我看著，很不要緊。大家全知道他的性情，素常合這君山連嘍兵都不歡喜他。大眾弄了一個眼色說：毛寨主瞧的  
刀不好，你有些不服。毛保說：我爲甚麼不服？大眾成心要冤他，說你服哇！你不能不服，你不服也得行啊！毛保說如此說，我偏不  
服。衆人說：你服了罷！毛保說：我不服。衆人說：你不服，可敢進去，合人家較量。大眾說：沒有寨主號令。毛保說：我不曉的甚麼叫令  
不令？言還未了，他就躡入庭中去了。鍾雄一看，問道：毛賢弟，爲何無令進殿？毛保說：外面大眾誇獎這個紫面的本領高強，小弟  
與他較量較量。鍾雄說：毛賢弟，你的武藝，如何是這位英雄的對手？毛保一聽，哇呀呀的喊叫說：我這命不要了，我們兩個要見  
一個上下高低。鍾雄說：既然這樣，歐陽兄你就教訓教訓我這個毛賢弟。北俠說：小可不敢。智爺說：既有寨主的話，哥哥你就陪  
著這位寨主，走上三合兩趟的就是了。北俠說：這位寨主爺，我們無仇無恨，可是點到爲是。毛保說：格殺無論。言語未了，聽的一  
聲，刀就到了。北俠一閃，淨仗著自己的身法，就贏了他了。兩個人交手，北俠總不還著。鍾雄淨笑說道：尊公不必戲耍我毛賢弟  
了，還招罷！智爺說：哥哥還招罷！北俠暗道：這可是你們叫我還招，真殺了他倒不要緊，誤了我們的大事了。就將刀一碰刀，嗆哪  
哪一聲，嗆哪哪毛保刀頭墜地，說道：不是我的人不行，是我的刀不行，我有好兵器，我去取來，我們兩個人，總得較量較量。說畢  
轉身出去。北俠在大寨主面前請罪說：我一時的不留神，把那位寨主的刀削斷，得罪了那位寨主。鍾雄說：是我毛賢弟不知自  
愛，閣下何罪之有？又見毛保打外邊闖將進來，手中一口明焯焯的寶劍，要與北俠較量。鍾雄打毛保手中，把劍要將過來，要試  
試智爺眼力如何。叫道：這位尊兄，看看小可這口寶劍如何？智爺看了暗驚：這是我展大哥的寶劍，有了，我罵他兩句說：寨主。這  
可是一口好劍，我猜著了，必是你們祖上的，傳在寨主手中。鍾雄一聽，顏色更變。不知到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論本領刀削硬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

且說毛保把劍拿來，怎麼會把展老爺的劍拿來？皆因展老爺被捉，鍾寨主就把寶劍掛於後面五雲軒內，單有兩個小童看守，

憑他是誰，不准拿將出來。今有毛保把刀一削，想起展爺的寶劍來了，去到五雲軒把寶劍摘將下來，將劍出匣，劍匣拋棄於地，轉身就跑。小童就追，見毛保竟躡入裏邊去了，進來就要與北俠動手，寶劍教寨主要將過去，叫智爺觀看，智爺這才罵了他一句，明知是展爺的，便說是他們祖宗的。北俠暗笑黑狐狸多損，這就叫罵人不帶賊字。鍾雄一聽，智爺說是他祖宗的劍，一發赤說：不是，此劍乃朋友所贈。智爺連忙告罪說：我可太楞。寨主說：無礙，不知者不作罪。智爺說：該打該打。按此劍可稱無價之寶，論出處，乃戰國時歐冶子所鑄，共是五口劍，大形三，小形二，頭口是淇盧，純鈎，盤郢，共是三口。小形二是巨闕，魚腸兩口，前後五口。此劍乃巨闕劍，價值連城，世間罕有，也是切金斷玉，吹毛髮。論當初鑄劍，以天地之氣，用五山之精，方能成此寶物。送與寨主爺寶劍的，這個朋友，交情可謂不小。愚下糊批了幾句，可也不是與不是，寨主千萬別嗤笑於我。鍾雄說是說的一點不差。說畢將劍交與毛保，說道：賢弟，不必再較量了。毛保不服，總要找一找臉，復又過來與北俠交手。歐陽爺爲難，寶刀遇寶劍，二寶一碰，總有一傷。傷了自己的刀，犯不上。傷了展大弟的劍，日後如何對得起兄弟哪？北俠拿了一個主意，與毛保動手，刀不見劍，萬不能傷損一物。二人動手，猶大人鬪小孩子玩耍的一般。毛保使劍本不行，又對上了北俠一戲耍他，工夫一大，毛保眼花了，不是好幾個北俠，就是一個沒有。緣故北俠抱著自己的刀，或前或後，把自己陸地飛騰之術，施展出來。那毛保一看左邊一個，右邊又是一個，前後好幾個，其實北俠一人，講身法如颯風的一般，那樣快法。毛保眼睛一花，怎麼會不像看著是好幾個人的一般？不然北俠就在他的身後，隨東隨西，身形亂轉，總不教他看見自己的身子。工夫不大，毛保通身是汗。他打的好，拿寶劍砍刀，劍要壞了，他不心疼，刀要壞了，他算贏了。焉知曉老看不見人，一點方法沒有，不然就是好幾個，砍那個，那個空了，就是這樣急，也要把他急壞了。鍾雄笑道說：毛賢弟，我把你好有一比，比作個伏魚入海。歐陽兄不必戲耍我毛賢弟了，還招罷。北俠聽了寨主的言語，心中暗道：有你的話，我可就給他留一個記號了。把刀往上一揚，冷颼颼，正在毛保的脖子之上。毛保一歪腦袋，嚶啣了一聲，把眼睛一閉，牙關一咬，覺著冰涼挺硬，貼著左邊的臉一蹭兒，鮮血直噴，嚕啾啾把劍一丟，撒腿就跑，拿手一摸，短了一個耳朵，原來刀雖臨於脖頸，不肯殺他，把手往上一翻，連點臉子帶耳朵，啾一聲，血淋淋的一個耳朵，就墜在了地上。毛保一跑，北俠仍在大寨主跟前請罪。寨主說：兒何罪之有？這還是閣下手下留情，不然他豈不早死多時了？叫人將劍拾起，然後歸座。北俠也就將刀帶起，從新另換杯盤。有嘍兵檢起了耳朵，追毛保去叫他趁著熱血粘上。看劍的小童兒，進來訴說毛保搶劍之事。

寨主並不往下追求，將劍交與小童兒，仍收在五雲軒之內。三人暢飲，酒至半酣。鍾雄說：二位，我有一言，在二位跟前，不知當講不當講？智爺說：寨主爺有話請說。鍾雄說：我意欲要與二位結爲生死的弟兄，不知二位可肯否？智爺說：我二人區區之輩，焉敢與寨主結爲生死弟兄？鍾雄說：若要棄嫌，我是個山賊，二位身價甚重，就不必了。智爺說：我們是不敢高攀，要論我們，是求之不得。只是一件，咱們既要結義爲友，要學一學古人，喝血酒，發洪誓大願，方覺妥當。鍾雄一聽，更覺著願意了。智爺說：序序齒，誰大誰小，論歲數也就是你們二位，論我小多著呢？鍾雄說：我今年四十歲。智爺說：我歐陽哥哥，也是四十歲，這單看生日是誰大了？我歐陽哥哥，是臘月二十五的日子。北俠暗說：你怎麼混給我改起生日歲數來了。你道智爺是爲甚麼緣故？總爲的是比鍾雄小才好辦事。鍾雄說：還是歐陽兄弟哪！我是冬至月十五的生日。幸虧智爺說：臘月二十五這個日子，再往前說幾天，還比鍾雄大了哪？智爺說：我是三十二歲，三月三的生日。咱們沐浴沐浴，才好燒香。鍾雄叫嘍兵帶著，上沐浴房，嘍兵帶定北俠，智爺上沐浴房中。嘍兵遠遠的等著。北俠見無人說，賢弟，你的言多語失，怎麼拜把子，你還出主意，教喝血酒發願，咱們本是假意，若起誓我可怕應誓。智爺說道：我問你，不是沒成家麼？北俠說：不但沒成家，日後我還出家哪！智爺說：你也沒兒子。北俠說：我沒成家，那裏的兒子？智爺說：艾虎是你的義子，又不姓你這個歐陽的姓兒。少時要起誓的時候，就說我要有三心二意，教我斷子絕孫！你聽這個誓，起的大不大？你橫是應不了。北俠大笑：你怎麼想來著，我這個好辦，你哪？智爺說：我呀！若是起誓時候，什麼誓重，我就起什麼誓。什麼天打呀！雷劈呀！五雷呀！轟頂呀！北俠說：要應了誓，那可怎麼好？智爺說：不怕，我嘴裏起誓，腳底下畫不字，起誓的時節，是不字當頭，是不叫天打雷劈，不叫五雷轟。北俠說：你可別寫慢了。智爺說：不能，我寫慢了，那還了得麼？北俠這才放心，沐浴完了，穿上衣服，叫嘍兵帶路，直奔承運殿而來。行至承運殿外，早見香案預備妥協，水旱二十四寨，各寨主俱在殿外伺候，派了四個扶香的，亞都鬼聞華，神刀手黃壽，八臂勇哪吒，王京，金槍將于義，鍾雄沐浴先從後面出來。智爺說：寨主哥哥，你就燒香罷，不必謙讓了。鍾雄點頭。亞都鬼將香點上，交與鍾雄。鍾雄往上一舉。聞華接將過來，插於香斗之內。鍾雄雙膝跪倒，叩頭已畢，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鍾雄與北俠，智化結義爲友，有官同作，有馬同乘，禍福共之，始終如一，義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賦之天賦之說，畢站起身來，香案上有一碗酒，將自己左手中指刺破，將血滴於酒內。有神刀手黃壽，將香點著，遞與北俠。北俠接將過來，往上一舉。仍有黃壽接將過去，插在香斗之內。北俠跪倒叩頭已畢，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歐陽春與鍾雄，智化結義爲友，有



頸，面白如玉，五官清秀，天然的福相，雙膝跪地，將要叩頭。就被智爺抱將起來說：我的姪子，不必行禮了，你叫什麼名字？說道：叔父問我，我叫鍾麟。智爺說：你多大歲數？說：我今年十一歲了。智爺說：噯，好姪子！你愛煞我了。鍾雄說：你愛把他給你罷。智爺說：我有那們大的造化嗎？哥哥，日後這孩子必成大用。鍾雄說：怎麼日後還成大用麼？看他的造化罷。說畢將公子放下，大家出來。至承運殿吃酒，日已墜西，大家散去。衆家寨主各自回寨。鍾雄吩咐另整杯盤，從新落座。可剩了鍾雄、北俠、智爺兄弟三人，傾談肺腑。鍾雄說：智賢弟，我有心腹話，實對你說了罷。若不結義爲友，我也不能對你全說。我這裏有一點心事，對你說說，是怎樣辦法。智爺說：哥哥說罷。鍾雄說：我呀，是降了王爺的人了。智爺故裝不知說：那位王爺？鍾雄說：就是襄陽王爺。我上頭掛的，豈爲有心這個匾，就是我的誓願。這是我親筆所寫，可著君山無論寨主嘍兵，誰要猜破我的機關，就用誰爲謀士。可恨君山衆人，連一個猜著的沒有。不料賢弟今日，頭天入山，就猜著了我的肺腑。方才不說此話，爲什麼緣故？皆因我們這君山用度甚大，就由降了王爺以後，君山的錢糧，全是王府往這裏撥給。王爺可派了親信一個人，來在我們君山，公然的，就是王爺的耳目。當著此人不好講話。不然，爲什麼要大家去後，方才傾談肺腑？智爺問道：此人是誰？鍾雄說：就是賽尉遲祝英。智爺說：這就是了。日後說話，總要留神。你還有什麼心腹事？鍾雄說：方才你猜著我這個爲有心，我可是保著王爺。我可看王爺無福，講論文武才幹，相貌品行，無一處可取的地方。焉能有九五之尊？明年若得了宋家江山，我也是把他推倒，我就面南背北。如果大宋福大，王爺不能成其大事，我就隱於山中，永不出世了。智爺說：主意甚好，倘若是要不成，不必隱於山中。若隱於山中，草木同凋，一生不能顯姓揚名，豈不可惜？事若不成，將王爺拿住，獻於大宋，哥哥可不是高官得作，歸於正途，夢穩神安。鍾雄說：那不是反覆的小人麼？豈你我弟兄所爲？智爺也就不往下深論了。這就是你的心事。鍾雄說：不然，我還有心事，就是你早晨看的那口劍的劍主兒，此人姓展，號爲南俠，因祭墳被捉，還有個徐慶，把二人幽囚起來，教人家救出一個去了。這口劍就是姓展的東西，我甚喜愛此人，他就是不能降伏。智爺問：勸過他沒有？寨主說：勸過他不降。這山中若得此人，何愁大事不成。智爺說：不難，憑我三寸舌，準管一說就行。寨主說：如能說降此人，賢弟可以紀功一次。智爺說：大哥，不是小弟說句大話，不管甚麼大事，哥哥看看小弟行不行？寨主更覺大樂。天到三鼓，大家各散。寨主大醉。鍾雄早已把他們安排，在獅子林安歇，有小童兒在前打著羊角燈，頭前引路。北俠、智爺在後跟隨，拐山灣來到了獅子林，進了院子，全是山石頭縫兒裏長出來的竹子，編成牆的樣子，上有古輪錢的花樣。

三間房屋裏糊裱的乾淨，名人字畫，桌椅條櫈，裏間屋子內滿窗的玻璃，有窗戶櫈兒，南邊一張牀，牀上有一小飯桌兒，有茶壺茶盞菓盒兒，點心無一不備辦齊備的。智爺打發小童兒歇著去罷。小童說：「明天早晨，再伺候二位寨主爺來。」北俠說：「去罷。」小童跳跳躑躑去了。智爺把門關上。北俠把刀摘將下來，掛在牆上。北俠嘆了一口氣說：「咳，嚙！這一天直把我拘泥透了好個飛叉太保，被你我二人……」智爺一聽，嚇了一跳，猜著北俠的意見，是要說飛叉太保，被你我二人哄信了，準是這個話語。他也不想，在人家這個地方，說得說不得，倘若說出，就是殺身之禍。將說到被你我二人，那個地方，就拿肩頭一靠北俠，就接著說道：「不錯，飛叉太保鍾寨主，把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的一般，這才是前世的夙緣，可稱的是一見如故！哇哈哈哈哈的一笑，就聽見外面響的一聲，由玻璃那裏，往外一看，有一個黑影兒一幌。智爺過來把窗戶櫈兒一拉，將玻璃櫈上，然後將燈挪在小飯桌上，拿了一碗茶，叫北俠二人在牀上，對面坐定。拿手指頭蘸著茶水，往桌子上寫字，叫北俠瞧。寫的是：「你要說哄信了，對不對？」北俠也就拿著指頭，蘸著茶寫的是：「誰說不是？」智爺又寫，後邊有人跟著，你看見沒看見，一句話說出，就是殺身之禍。北俠又寫，誰能像你機靈。智爺寫，不機靈，能向這邊詐降來嗎？明天我們沙大哥是你的師兄，我們把他請來。北俠又寫：「我去說也行。」智爺說：「你去不如我去好。」北俠說：「就是就是！睡覺罷。」二人把飯桌挪下去，就在此處抵足而眠。你道外邊黑影是誰？就是君山鍾寨主的心腹家人，此人姓謝，叫謝寬，合大家在前面議論了半天，全是幾個機靈人，聚在一處。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亞都鬼聞華，金槍子義，八臂勇哪吒，王京，還有他兩個兒子，謝充，謝勇。大家一議論，投降君山這兩個。謝寬說：「北俠這個人，我是知道的，萬不能降山。聞華說：『不能降現在降了呢？』謝寬說：『人心隔肚皮。』于義問說：『老哥哥有甚麼主意？』謝寬說：『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少時等他們酒散，寨主吩咐叫他們在獅子林睡覺，我暗地跟將下去，聽他們說些甚麼。』眾人說：『老哥哥，你上了年歲，我們這有的是人。』謝充，謝勇說：『我們去罷。』謝寬說：『你們少說話。說畢，叫嘍兵說道：『他們酒散之時，報與我知道。不多時候酒散，嘍兵報道：大寨主酒散了。』謝寬辭了眾人，背插單刀，來到獅子林，正遇見小童，拿著燈籠出去，他正聽見北俠說：『飛叉太保被你我二人再聽是智爺接過來說，不錯。』飛叉太保鍾寨主把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的一般，這才是前世的夙緣，可稱的是一見如故。謝寬自己縱身而去，響的一聲，躍上房去，伸手把住房櫈瓦口，用雙足找著陰陽瓦，身子往下一探，整在房上等了半夜。可倒好，連二句話也沒說，白等了半夜，飄身下來。由窗櫺紙往裏一看，原來二人早已睡熟。謝寬不覺氣往上一衝，說：『我自來等了半天，這兩個，其中



有詐。回去與衆人商議，見大寨主，言說：這兩個個人來意不正。不知衆人見大寨主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衆人議論捨命勸寨主 彼此商量備帖請沙龍

且說老人家謝寬，就聽了一句，房上待了半夜，後來一看，兩個人睡了，復返回在王京寨，大家議論，就把北俠說的話，智爺怎麼接續說的，學了一遍。就有說：要見大寨主的。又有說：破著命要去說的。又有說：不可說的。王京說：寨主爺剛拜把子，正是初逢乍見，對近的時候。誰說他們不好，誰落無趣兒。衆人說：依你之見。王京說：依我意見，只管讓寨主爺，實心任事的交友，只管讓寨主交去，我們大衆也不用對人說，暗地裏訪察，若察出他的劣跡來，稟與寨主爺知道。衆人說：那可就行了。大家定好主意，暫且不表。單提北俠與智爺，早起來，梳洗已畢，正要吃茶。小童兒來說：有請二位新寨主。說畢，小童頭前帶路，出了獅子林，奔中軍大寨，面見鍾太保，請了安好，然後讓坐。鍾雄吩咐擺酒。智爺說：等等，天氣尚早，也是吃不下去。鍾雄說：爲的是說話擺酒羅。列杯盤，寨主首座，北俠二座，智爺三座，從此就是這樣坐法。酒過三巡，慢慢的談話，這就論起展南俠的事了。智爺說：我本不餓，我先去望看望看此公嗎？鍾雄說：你吃完了再去罷。智爺說：不是敬其事，而後其食嗎？鍾雄大笑說：真乃吾之勝筭。叫嚶與頭引路。智爺一聽嚇了一跳，說這兩個個壞兵壞事，這要到了那裏，見了展大哥，他是必要讓我也，也要一叫我智賢弟，豈不漏了機關，前功盡棄？又不能不叫嚶兵跟著，祇可到那見機而作。問道：寨主哥哥，此人還因在原先所在？鍾雄說：不是，先前一個鬼眼川，一個竹林塢，教人家救出了一個，此刻幽囚在引列長虹。智爺說：小弟去了。辭別寨主，轉身離了承運殿，走在水面，叫嚶兵撐過船來，智爺上船，至東岸下船，不多時，到了引列長虹。這個地方是一帶小山溝，兩邊的山石，是一道一道的，分廿五色石的形相來，猶若天上雨後出的那個長虹一般，故此這地名叫引列長虹。向東往上一走，盤道而上，到得上面，也是山山石縫生出竹子，編成牆的一樣。牆頭上編出來，許多的花，活玩藝。直到門前，叫嚶兵稟報展爺，就說新寨主，拜望展老爺來了。智爺一聽，展大哥在裏邊，氣哼哼的說話。是什麼個緣故？皆因是同定徐三爺祭墳，寨主把兩個人幽囚起來，把展老爺幽囚在竹林塢，每日有兩個嚶兵伺候，也不細著，吃的是上等酒席。忽然間往這邊一挪，拿話一問嚶兵，嚶兵也就把實事對他說了。剛把早飯擺好，請老爺用飯。展爺一氣一伸腿，就把桌一翻，花喇一聲，全摔了個粉碎。嚶兵說：我老爺，你教三老爺教下來了，素常你老人家可不是這脾氣。

展爺說：少說。展爺越想越有氣，二人一同被捉，救出去一個，可見是親者的厚。展爺焉能沒氣？正在有氣之間，嘍兵報道：我家新寨主，拜望你老人家來了。展爺說：你家寨主拜望，難道說還叫我迎接他不成？叫他進來。嘍兵出來說：請智爺咳嗽一聲，其實早就聽見展爺氣哼哼的說話，哪智爺暗喜，越是氣哼哼的，合我說話才好，那慢慢的往裏走。裏面展爺聽見咳嗽的聲音，耳熟回頭往外一看，好生驚訝！怎麼智兄弟來到此處，方才報是寨主到，他怎麼來作寨主？智爺乃官門公子出身，入了賊的夥裏，他斷不能。噯，噯，是了！別是爲救我前來行詐罷？若要爲我前來，我一讓他，可就壞了他的事了，我且慎重慎重，設若爲我前來，必裝不認得我，他若真作了寨主，不但認得我，必勸我降山，進來時便知分曉。嘍兵引路，給兩下裏一見說：這是我們新寨主，這是展老爺。展爺扭著臉不瞧智爺，智爺暗喜說：我的肺腸，他準猜著，這個夥計搭著了。智爺道：這位就是展老爺麼？展爺暗說：準是爲我來的，不然，怎樣連我他都不認得了？我可別壞了他的事，我也裝不認得的。展爺說道：這位就是寨主嗎？智爺暗想：這可漏不了。咧說道：展老爺在上，小可有禮。展爺道：寨主請了。智爺落坐。嘍兵獻上兩盞茶來。展爺問道：這位寨主，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智爺說：小可乃貴州府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展爺說：久仰久仰，暗說：我今日趁著他當寨主，我罵他兩句，他都不能還言。說：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必是文武全才，爲甚麼不思報効朝廷？在山寨之上，以爲山王寨主，其實，上也賊，下也賊，中也賊，似乎你這樣人物，隨在他們隊內，可惜呀！可惜！智爺暗道：老展，我們可過不著，這個怎麼爲救你，你倒罵起我來了。智爺道：本欲歸降大宋，天子不納，也是枉然。請問展老爺，在我們山上，住了多少日子？展爺說：住了好幾日子。智爺說：我們寨主可曾與展老爺預備沒有？展爺道：每日預備的三餐，倒也豐盛。智爺問：吃了沒有？展爺道：若要不吃，豈不辜負寨主的美意？智爺一笑道：聽說展老爺來的時節，身體瘦弱，如今身體胖大得很。展爺問：甚麼緣故？智爺說：你吃了我們賊飯，長了一身賊肉。彼此大笑。展爺暗道：我繞不過這個黑狐狸精。智爺使了個眼色，將嘍兵支將出來，從新拿指蘸著茶，在桌子上寫字，就將已往從前都寫清楚。展爺也寫上在這裏來的緣故。智爺又寫鍾雄派他說順展老爺的話，寫完。展爺又寫鍾雄再三勸我歸降，我不降，你一槍就降了，怕的是他生疑心。智爺寫我再來一兩槍再說，兩人把主意論好，連嘍沒張。智爺就叫嘍兵過來，自己告辭。展爺送出，彼此一躬在地。嘍兵前頭引路下了山坡，穿過夾溝子，至水面上船，正北下船，直奔承運殿。到在屋中，見了寨主，寨主就問賢弟，順說那人怎樣？大略他是不降。智爺說：降可便降，這次沒降，我聽出他的言語來了，他的家眷，現在京都，他怕降了我們君山。

京都御史將他奏參，再去兩次準行。寨主聞聽，歡喜非常，立刻擺酒。智爺說：「怎麼淨欲喝起酒來了？常言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議論我們的大事。寨主問：『甚麼事？』智爺說：『據我看，我們山中的入少，欲成大事，非得人多不可，益多益善。寨主說：『固是益多益善，那裏請去呢？』智爺說：『有的是，刻下就有一位老英雄，人馬無敵，稱得起是員虎將，刻下在家中納福，不肯出頭。並且不是外人，一請就到。』鍾雄說：『到底是誰？』智爺說：『是我歐陽哥哥的師兄，此人姓沙名龍，外號人稱鐵臂熊，作過一任遼東的副總鎮，皆因那時節奸臣當道，自己退居林下，若把此人請將出來，可以爲前部正印先鋒爵位。』話言未了，鍾雄讚嘆，咳了一聲。原來這位沙員外，是二弟的師兄呀！北俠說：『不錯，是我的師兄。其實，不是他的師兄，是智爺的主意，說是師兄，爲的是透著親近。』北俠說：『提此人，大哥爲甚麼讚嘆？』鍾雄說：『這個朋友，我們也不能往山上請。大概早晚就有性命之憂。』智爺一聽，嚇了一跳，問道：『哥哥，是甚麼緣故？』鍾雄說：『這人得罪了王爺，皆因黑狼山有一個金面神藥，被這位老朋友，也不知是拿去了，也不知是結果了性命。王爺恨此人，恨如切骨，王爺險些沒派君山人去拿他。我們要把這位朋友請到君山，王爺若是要他，可是給與不給？若給王爺送去，豈不是斷送這位老哥哥的性命，若不送去，不是得罪王爺麼？再說，我們君山的錢糧，都是王爺供給。智爺說：『無妨，全有我哪？』設若王爺那裏要人，我親身去見王爺，先顧我們這裏，又得一員虎將。鍾雄說：『賢弟，你可準行的了？』智爺說：『我若不行，豈不教沙大哥的性命斷送了？』鍾雄一聽歡喜，寫信備帖，就是智爺親去請。這一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一個英雄中計遭凶險 兩位姑娘奮勇鬧公堂

且說前文論的是智化請沙龍的節目。沙員外在家中，果遭凶險。君州的刺史，姓魏叫子英，他本是王爺手下之人，就由黑狼山一破，魏刺史就通知了王爺，變省本是王爺的拜弟，王爺一聞此信，就立志拿沙龍與藥省報仇。皆因按院到任，沒有工夫。這可得便來諭，著魏子英拿沙龍，用囚車解往襄陽。刺史接著王爺諭後，就要派馬快班頭前去拿人。旁邊有位先生姓臧的，攔住老爺說：『不可！這個沙龍不是好拿的，要把他拿了，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還好，這個次女，實不通情理。再說沙龍老兒，一反臉，去幾十號人，也拿他不住。』魏老爺問：『依你之見？』臧先生說：『要依書班愚見，拿老爺的帖，把老頭子請來吃飯，暗把官人藏於屏風後，老爺丟金杯爲號，使他不防，將他上囚車就走。』老爺點頭。先生說：『要請沙龍，非李洪不可。』臧官說：『不行，先生不知，李洪與他是結拜

兄弟，上次有媒人，去說沙龍的女兒與我兒爲妻，媒人教沙龍罵出來了。後來有人說，李洪合沙龍是把兄弟，他去說準行。我一問李洪，李洪說：去做媒不難，可是公子爺文不成武不就的，如人家不允，老爺可不要怪小人。我一氣不要了。今要叫他去，豈不將沙龍放走？先生說：老爺無妨，一面派人叫李洪，一面將李洪家口，收在獄中，老爺與他說明，沙龍不到，不放你的家口。老爺一聽說此計甚妙。一面派人拿李洪家口，一面去叫李洪。李洪進來，見老爺行禮。老爺說：拿我名帖到臥虎溝，將沙龍請來閒談，提你老爺衙中立等。李洪拿了賊官名片，將才要走，賊官說：回來，我是立等的，要請不了來，你的家眷可在獄中，不用打算出來。李洪點頭出衙，正遇上一夥人，擁著自己家眷，連老娘也在其內。有自己的夥計同來，告訴總是早把沙員外請來才好。李洪就知賊官不是好意，請客又不能洩漏，自己的家眷也要緊。只好出城至臥虎溝，門上有人回進話去。沙員外請入見禮，問兄弟的來意。李洪就把名片拿出，交與員外一看，說：我們老爺說請老爺暢談。沙員外一笑，說：賢弟不要哄我，吾自知之，又是爲你的姪女之事。我去見他，這不怕了，全是有理人家了，受了人家聘禮。你大姪女是智大弟爲的媒，給了艾虎了。次女給了韓天錦了，蔣四老爺爲的媒。我去見他，叫他另說別人家之女兒。原來是魏子英，有一個兒子，小名叫狗兒，大名叫送生。這小子仗著他父親是地方的現任官，由著他的性兒亂鬧，臥柳眠花。又有他一個小童兒，是臧先生之子，小名叫馬兒，全是馬兒出的主意，捧著魏狗兒亂鬧，越鬧越大，就要搶人。可巧那天，遇見沙鳳仙、秋葵二位姑娘，入山打鳥。鳳仙拿著彈弓，秋葵拿著棍。魏狗兒見著鳳仙，他就二目發直。馬兒說：可別闖出禍來，這姑娘不好惹。哇！狗兒說：我倒怪愛他的。馬兒的主意，回家告訴老爺，找人提親。誰知道教沙員外罵出來了，我的女兒，焉能配那狗子。媒人回去，搬了許多是非，沒搬動。如今李洪一來，員外就知又是爲女兒的事情來了。兩個女兒，全給了人家了，我這還怕他麼？換了衣服，帶了一名從人，同著李洪，出了臥虎溝的東棧門，進了城，到了刺史衙，有執帖門房進內回稟。不多時，正門大開，有人說請老員外，直到花廳。賊官迎接出來，老員外欲行大禮，賊官攔住，落坐獻茶。老員外說：不知大人呼喚小民，有何見諭？魏子英說：豈敢，老兄臺，我是久有此心，請老兄臺到敝衙暢談。隨就吩咐擺酒，讓老員外上座。沙員外推辭了半天，方才落坐。酒過三巡，這才談話。說老員外，前番拿了黑狼山的山賊，可幫著我清理地面，你總算有功之人，我令人去要差使，你怎麼不給？沙龍說：非是小民不給，有開封府的蔣四老爺，那日與大人的差役，口角分爭，大人如果不信，請大人問著差役，便知分曉。賊官立時誑喊道：好一個大膽沙龍，你這般光景，目無官長，藐視你老爺。別看沙員外可是個武

夫處處講情理二字，撩衣雙膝點地說：「老人家暫息雷霆，小民不敢。賊官早就把手中金杯，嚙嚙丟在地下，由屏風後馬步班卒，有三十號人，往上一擁，不容分說，把沙員外捆將起來。沙員外破口大罵，你敢是反叛的一黨。魏子英吩咐官人，將沙員外上了囚車，復又吩咐，將李洪家眷放出。先生叫官人出去，看沙龍帶來多少從人，立時拘拿進來。少時，官人回話，沙龍帶來從人，依然跑去了。先生說：「不好了！他這從人跑去，必然家中送信，倘若他的女兒前來，老爺早作準備才好。賊官一笑，難道還敢反了不成。先生不必多慮，此事多虧先生妙策，這裏有的是酒，請來一同相飲。有人過去將杯拾將起來，重整杯盤。酒飲不到一個時辰，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官人飛跑進來說：「老爺，大事不好了！臥虎溝，沙員外家，兩個姑娘，殺奔來了！老爺快快走罷。賊官吩咐，叫官人好生用心，與我拿住。官人回稟老爺，誰敢拿？又有三四個官人，跑進來說：「快逃罷，不走就是性命之憂，還得打後門逃跑。前門還是走不的。話言未了，就往後門逃命去了。先生說：「我要走了，老爺說等等，你背著我罷，我腿肚子轉了筋了。先生早跑出多遠去了。老爺把紗帽一丟，靴子一脫，拆了玉帶，扯了紅袍，呱呱呱呱跑。怎麼呱呱跑的，哪是光著襖底的聲音。到後門，正遇見太太，披頭散髮的逃命，他拉著太太逃在民房中，躲避去了。原因是沙員外被捆上囚車，從人一見，撒腿就跑，到了臥虎溝，正遇見大漢史雲，外號又叫慄史，是艾虎的徒弟，漁翁張立，史氏媽媽的內姪，就皆因大戰黑狼山，父女巧相認之後，金大人帶張立史媽媽夫妻，上襄陽上任去了，就把史雲留在家中，常上臥虎溝來。今日正遇著老員外的從人，喊道：「史大爺，不好了！史雲問：甚麼事？從人說：老員外叫賊官請吃飯，把老員外誑去捆上，用囚車解了上襄陽去了，我回家送信。史雲說：快給大姑娘他們送信去罷。史雲正入大門內，可巧正遇著二姑娘秋葵。史雲說：二姑娘，我沙老爺，教賊官解往襄陽去了，秋葵聞聽，急入內告訴姐姐，一同出來，二位姑娘，全換了短衣服。鳳仙拿了彈弓，跨了雙刀。秋葵是一條鐵棍，慄史拿一根門門。外面街坊聚了多人，全是受過沙員外的好處的衆人，全拿長短兵器，全本是各戶都願意，把員外救回。秋葵出村一盞，將鳳仙背在他的身上，不多時，就進了城，到了衙門口。醜姑娘把他大姐姐放下，自己一棍鐵棍，喊了一聲，如同打了一個劈雷相似一樣。誰想打進去，連一個人也無有了，三班六房，全跑遠了，都遠遠看望，一則懼怕二位姑娘，二則是全都受過老員外的好處，故此全都跑了。醜姑娘由大堂上打起，吸嚙唾喇打進去，把大堂橫榻子，公案桌，後屏風，鳴冤鼓，一齊都打得粉碎，直打到後面，一層一層的房屋，大大小小的臥室，古銅玩器等，一概全完。醜丫頭如同瘋魔的一樣，打了三個來回，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忽然間由西月亮門，出來一人，

冷笑道：哈哈，我猜著了。姑娘，你是找你大爺來了。你道這個人是誰？原來是送生來了。皆因臧馬兒陪著大爺練武，皆因他不好念書，就說他沒帶學堂來，改了練武了，其實，就擔個練武的名氣。正在西花園裏，聽見外面一陣大亂，撞出來一瞧，這人東西亂跑，回去對魏狗兒說：大勢不好了，跟著臥虎溝的姑娘打了來了，連太太都跑了，我們逃命罷！魏狗兒一聽說，不是上回我們瞧的那姑娘罷？臧馬兒說：就是他。魏狗兒說：他許是找大爺來了，我得出去見見他去。馬兒說：可拿上兵器。送生提了一條槍，蹩出西院，與二位姑娘撞成一處。若論勝負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妝行路 智化討書信求情

且說二位姑娘，打了個够，也沒見著一個人，好容易出來一個人，六尺多高的身軀，鬍哥綠的武生公子巾，墨綠的箭袖袍，纔黃的絲帶，薄底靴子，看面上黃醬的顏色，一雙鬪雞眼，尖鼻子，小耳朵，薄片嘴，芝麻牙，高顴骨，瘦腮幫，共弓肩，雞胸膜，圓脊梁，蓋紅花子骨。提著一條槍，笑著就說道：小好兒，找我來了，上回見著一回，必是想你大爺。這個爺字兒，還未說出，咕唧的一聲，彈子就打進了左眼，睛裏頭去了，鬧了個換虎出洞。何爲換虎出洞？眼珠子是圓的，彈子也是圓的，眼眶子裏頭自許一個圓的，不許兩個。彈子進，眼珠兒出來了。送生眼睛一瞎，焉能動手，將身一倒。正在秋葵的眼前，就著一棍，正在頭上。一聲響，打了個萬朵桃花，鮮血淋漓，死屍躺在地下。並無別人，就遇見了這一個鳳仙。一彈子，秋葵的一棍，結果他的性命。迎面來了一人，秋葵掄棍便打。鳳仙說：使不的，這是李叔父。就聽李洪說道：二位姑娘，快走罷。你們二人打死了送生衙內，其罪不小，少時，若來武營官兵，你們可就走不的了哩！你們順著大路，追你們天倫，打碎囚車，救了你們天倫。此處不可多待，即速回去辦事，我在這裏與你們講話，要被別人看見，我就是殺身之禍。鳳仙點頭，多蒙叔父的指教。二位姑娘，史雲，連臥虎溝的衆人，一並回去，出城門，下關鄉，走到曠野。這內中有個聰明人，上了點年紀，够五旬多歲，姓鄒，說：別忙，點點我們的人數，若要不是我們臥虎溝的，若是跟下來，非殺了不可。先是有好幾個，瞧熱鬧的，後來出城就沒有了，下了關鄉更沒了。焉知道刺史衙內，地方跟著哪，共是三個人，聽見這裏說要殺，就站住不走了，對著傅史拿頂門，就往回裏一追，地方三人撒腳就跑。史雲轉回頭來，在衆人隊裏一看，並無別的眼生之人。大衆回臥虎溝，二位姑娘吩咐，要有面生之人，速速的拿住。衆人答應。二位姑娘回到家中，將兵刃放下，思量李洪

之言，趁早追趕天倫。女兒之身，大大不便，他們二人，換上男子衣服，走在道路之上，免著人盤查細問。想畢，將秋葵叫來說：我們換上男子打扮。他這有一個表兄，父母雙亡，就跟著沙員外，他們這裏早晚，教給他本事，練大发了，督催的太緊，一百天的病就死了。這個衣服，就鎖在箱子之內。這要女扮男妝，鳳仙這有現成的衣服，是他死鬼表兄的，穿帶起來就是。秋葵容易，把沙員外這身穿帶起來，就得。事不宜遲，換上衣服，秋葵就把員外六瓣壯帽，拿來勒上綱子，戴上帽子，摘了耳朵，上虎頭墜，穿上箭袖，贖上員外的靴子，還有點擠腳呢。鳳仙也就打扮起來，先把兩臉的脂粉，洗了又洗，這才洗將下去。頭上勒上綱子，帶上武生公巾，穿上襖衫，腳底下把一雙靴子，拿將過來，襯了棉花，拿布合綱子，將腳纏好，穿上靴子，穿了箭袖，繫上了絲帶，佩上了刀。找了一點白蠟，將耳朵眼捻上，自己從新看了又看，自己連自己也認不出是誰來了。包袱打開，將自己所用的衣服，連秋葵的衣服，細軟金珠，值錢物件，釵環鑲串，連自己的弓鞋，包在包袱之內，叫秋葵繫在馬梢繩之上。秋葵就將自己的棍，也就掛在蝦蟆口上。姑娘出來，也就顧不得家了，叫婆子看家，外頭叫史雲照應，託咐了鄰房，這二位姑娘，上馬出西梢門，直奔襄陽去了。且說臥虎溝老員外被捉，姑娘大鬧公堂，打死少爺，立刻傳言出去，就驚動了雙杰村中的孟凱、焦赤一聞此言，兩個人會在一處，直奔臥虎溝而來，到了東梢門，人都滿了，過去一問，方知備細。二人一想，老哥哥活不了，二位姑娘有了人家了，這便如何是好？我們兩個人，追趕下去，見著姑娘，好救姑娘，見著沙大哥，好救沙大哥。二人就在沙家，帶上了點盤纏，起身直奔襄陽的大路，天氣已晚，到了一個鎮店。找店住下，三間上房，傳酒要菜。空把酒菜擺好，不吃不下，放聲哭起老哥哥來了。忽然進來一人，蓋是黑妖狐智化。這智化由君山起身，拿著請帖，到了晨起望，見了路彬、魯英、丁二爺，就把自己詐降的事，說了一遍。大家歡喜。智化又說：我上臥虎溝請沙大哥去，也叫他上君山。人還少，哪若想定君山，還得進去人，哪人少不行。大家聽了，都說不錯。智化由晨起望起身，天氣不早，也下店，住西廂房，烹茶，打臉水，還未傳喚酒菜，就聽上房有人哭，老哥哥，聲音甚熟。立刻到上房屋中去看，將到石臺階，聽屋中人說：你不用哭了，到了襄陽，見了智賢弟，就得了。智化一聽是孟凱、焦赤的聲音，智化掀起簾櫳，進上房問道：二位哥哥，因何在此啼哭？孟凱、焦赤一見，都過來一拉說道：老哥哥有殺身之禍。智化說：不要著急，全有我哪！孟凱說：你管得了麼？智化說：自然是管得了。孟凱就把沙員外，因車解往襄陽王府的話，細說了一遍，不料二位姪女趕下他父親去了。我們二人知道，也順著大路追下來了，一路並未見著，天氣已晚，住在店中，不料遇見賢弟，想個主意才好。智化說：無妨，附耳低言了幾句說

話就把詐降的話說了一番。老哥哥我倒能救，只是二位姑娘要緊。孟爺說：我們正沒主意，哪遇著你就得了，你說怎麼辦？法智爺說：先吃飯，吃完了飯的時候，不用住店，連夜找人。二位依計而行，飯畢打發了酒飯店錢，三人先奔臥虎溝，打聽姑娘沒有回去。把史雲帶著，奔晨起望，一路並沒見著姑娘。合沙龍到晨起望，與路彬、魯英、丁二爺、孟焦二位，史雲大家相見，就將孟焦、史雲寄在晨起望。智爺自己奔君山，由旱路走飛雲關，進入旱寨，至寨柵欄門，進承運殿。鍾雄一見說：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智爺說：寨主哥哥不好了！應了你老人家話了，沙大哥被王爺府內要去了。言還未盡，沖著北俠使了個眼色，連北俠代智化雙膝點地，說：求寨主哥哥救我沙大哥。寨主爺一皺眉說：二位賢弟請起，你們的哥哥還不是我的哥？只是一件，我在王爺跟前說一不二，這時王爺既拿了這位哥哥，必定是給纒宥報仇。我要講情，這時王爺倘若不准，大事就不好辦了。智爺說：寨主哥哥只管放心，只要有你講情的一封信去，我親身自去見了王爺，全憑我三寸不爛舌，兩行伶俐齒，準保能說的。王爺信了。鍾雄說：既然如此，我就寫信將信封好，交與智爺告辭出山，直奔襄陽而來。一路無話，到了襄陽，直奔王府。到了府門，望裏一看，西邊有一所房屋，門上一塊白匾，寫著回事處三個字。智爺到了門房，見了回事的，說道：我乃是由君山而來，現有寨主的書信，面見千歲王爺，投遞，奉懇那位將雷王官請來一見。有人問道：你叫甚麼名字？說：小可叫智化。衆人一聽說：你就是黑妖狐。智爺說：不錯，外號人稱黑妖狐。衆人說：你是君山的新寨主。哇，你道王府怎麼知道哪？前文說過，賽尉遲祝英是王府的耳目，三朝兩日，不斷來信。君山無論大小的事情，全都稟與王爺知道，故此智化是君山的新寨主。王府的人，皆都知曉。立刻讓坐獻茶，一邊有人請王官去了。不多時，裏面出來的人說：智賢弟來了嗎？怪不得不上我們這裏來。你情記著作寨主，哪？智爺看是聖手秀士馮淵，雙槍將祖茂，通臂猿姚鎖，賽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溫，插翅彪王錄，一枝花苗天祿，柳葉陽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皇甫軒，出洞虎王彥，桂小魔王郭進，同定雷英，與智爺一見，帶到裏邊，面見王爺，畢竟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王爺府苦求釋老將 山谷中二女墜牢籠

詩曰：害民蠹國幾時休，致使人間日日愁；那得常能留俠義，斬他奸黨佞臣頭。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使俠義常留，豈肯容他在朝。可惜俠義不在，人無法以制之耳！後來宋朝有段故事，余細細述說一



遍。

宋史徽宗時承祖宗累世太平，倉庫錢糧，充盈滿溢。那時奸臣蔡京爲相，只要保位固寵，乃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勸徽宗趁此太平，歡娛作樂。一日大宴羣臣，將所用的玉瓊玉卮，示輔臣說：此器似太萃美。蔡京奏說：陛下貴爲天子，當享天下的供奉，區區玉器，何足計較？徽宗又說：先帝營造一座小臺，言官諫者甚衆。蔡京又奏說：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畏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聽人言。蔡京又另外設法，搜求羨餘錢糧，以助供應，廣造宮室，以備徽宗遊觀。起延福宮，鑿景龍江，築良嶽假山，皆窮極壯麗，所費以億萬計。天下百姓，困苦無聊，紛紛思亂。而徽宗不知，恣意遊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於是京之威權震於海內矣。那時又有梁師成、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朱勳因訪求花石得寵。王黼、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開拓邊境得寵。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誘開端，所以天下叫這六個人爲六賊，而蔡京實六賊之首。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京師不守。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北去，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蔽主擅權，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使其心志蠱惑，聰明塞蔽，然後可以要竊威福，遂己之私。觀徽宗以玉器爲萃，是猶有戒奢畏諫之意。一聞蔡京之言，遂恣欲窮侈，釀禍基亂。嗟乎！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歟！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必忠臣也；言雖逆耳，而實利於行，導其君侈糜自是者，必奸臣也。言雖順意，而其害無窮。人主能察於此，則太平可以長保矣。聞言少絃，書歸正傳。

且說智爺看見驕王莊，這夥賊人，還算自己的故友，見面很覺親熱。初會雷英，戴一頂藍緞子六瓣壯帽，赤金的摩額，二龍鬪寶，兩朵紅絨桃，在頂門亂顛，翠藍箭袖袍，鵝黃絲帶，月白襯衫，薄底靴子。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面如油粉，劍眉三角目，直鼻菱口，鬚鬚不長，肋下佩刀，倒是個英雄的樣子。羣賊與智爺一見說：這就是我們雷王官。智爺向前要行大禮。雷英用手攔住說：不敢當。先聽見張華張賢弟言過，又聽見說兄臺爲了寨主，今日一見果然的不俗，可稱的起朝野皆知，遠近皆聞，名垂宇宙，譽滿乾坤。智爺說：豈敢，小可久聞你老人家的大名，轟雷貫耳，皓月當空，今日得見尊顏，實爲小可的萬幸。再小可歸了君山，日後公同輔佐王駕千歲之大事，我們若有不到之處，只求王官老爺，在王駕千歲駕前，美言一二。雷英說：賢弟不要太謙。遂往裏邊一讓，直奔集賢堂。少時到臺階之下，王官進去回話，轉頭說道：王爺有諭，著智化進見。智爺來到屋中，鞠躬盡禮，匍匐於地，口稱

小臣智化與王駕千歲叩頭。願王駕聖壽無疆，千歲千歲千千歲！王爺久聞此人之名，見此人來到集賢堂，不覺的歡喜，在上面說：智化平身賜座。王爺說：王駕千歲在此，焉有小臣座位？王爺說：有話敘談。智爺說：謝坐，小臣奉我家大寨主之命，有一封書信，獻與王爺千歲請看。王爺說：呈上來。智爺遞與雷英。雷英遞與王爺。王爺拆開一看，智爺偷瞧王爺，見他戴一頂五龍盤珠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穿一件錦簇簇，榮耀耀，蟒翻身，龍探爪，下繡海水江涯，杏黃顏色，圓領闊袖蟒龍服，腰橫玉帶，八寶攢成粉底官靴。面若銀盆，濃眉三角目，直鼻開口，一部花白的鬚鬚，尺半多長，鬚滿前胸。智爺看罷，奸王就知道他沒有九五的福分。王爺說道：智寨主，你家大寨主，無論甚麼事情，孤無有不應之理，惟獨此事，孤不能點頭。拿了沙龍，所爲與藥肖抵命，萬不能將他釋放。智爺跪倒說：小臣冒奏王駕之前，千歲不久就要行師，正是用人之際，雖傷了藥寨主，人死不能復生，也不怪得沙龍，乃是藥犬吠窮，各爲其主。沙龍不作大宋之官，尚且報効大宋，平黑狼山清理地面，總是向著大宋。王爺將他拿住，如今他也知道了，身該萬死，王爺恩施格外，不要他的性命。他若降了，王駕千歲有罪不加，反倒賞他個官職，豈不是破著死命，報効王爺？王駕雖失藥寨主，又得來了一個沙龍。小臣把他二人有一比，鬚肖比一隻虎，沙龍比一隻虎，失了一天，得來了一員虎將，豈不是王駕千歲的萬幸？王爺說：你說得雖然有理，那沙龍作過大宋官，怕他不歸降我，也是枉然。智爺說：他縱然不降，小臣把他帶回君山，我們大衆苦勦，無有不降之理。王爺說：降也是降，你們君山。智爺說：就是降，我們君山，也是大家輔佐王駕千歲，共成大事。若要與師之時，我們在前，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見城得城，見鎮得鎮，託王爺之福，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攻無不取，戰無不勝，早早推倒宋朝天子。王駕千歲豈不就登基坐殿？王爺聽他奉承了幾句，不覺大樂。說：怪不得有人誇獎你的本領，今日一見，果然高強，不用走了，就將你留在府中，與孤作一個謀士罷。這句話把智爺嚇了一跳，暗想：在君山詐降計已成，不久的君山救南，俠拿鍾太保，我若在王府，甚麼人辦理那邊的大事？心生一計，跪倒叩頭說：王駕千歲駕前，有雷王官就是謀士。此人文武全才，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有鬼神莫測之機，治國安民之策。熟讀孫武十三篇，廣覽武侯的兵書，攻殺戰守，排兵布陣，鬪引埋伏，精於攻戰。王駕千歲手下，有此能人，何必用小臣在此？君山上五十大操，三日一小操，十日一總操，每遇操演水旱的嘍兵，非小臣在旁不行。如今新演了幾個陣勢，都是小臣的主意。若在府內伺候王駕，豈不誤了君山演陣。王爺這才准奏。又有雷英說：智寨主所言不差，不如教他回君山的爲是。雷英也怕有了智爺，顯不出他來。王爺道：既然這樣，你就將沙龍帶回君山去罷。智爺

叩頭謝恩。王爺要賞賜酒飯。智爺再三叩頭不領，王爺派人帶著智化到囚牢中，把沙龍帶將出來，打去了肘鐐，交與智爺。智爺與沙爺道驚。智爺取了點銀子，賄賂了官人，同著沙爺，到了店中，給他現買的衣服。智爺一邊到了金知府衙門裏，打聽了打聽，鳳仙秋葵並沒到知府衙門裏頭來。自己心中納悶，告辭出來，也不敢對著沙大哥說。這二位姑娘，就是老員外的掌上明珠，若對他，他必要憂心，反爲不美。此事不必對他提。遂即回店，同著沙老員外，次日給了店飯錢，回君山一路無詞，到了君山。見了大寨主，老員外當面謝過救命之恩，要行大禮。鍾雄再三攔住，讓老員外在當中坐。沙爺不肯。其實，沙爺見智爺時，智爺一五一十的全說明白了，不然，也不用勸就降了山，焉能這們容易。智爺回頭一看，展爺也在那裏坐著，就知道自己出山的時節，必然是把人情，重在鍾雄的身上，過來見禮。鍾雄出令水旱寨的寨主，俱到承運殿，與沙爺、展爺大家見禮。留眾位寨主，到承運殿大家同飲，與沙員外壓驚，初鼓方散。惟有北俠智化、沙龍、展昭大家另整杯盤，復又再飲，直吃到四更方散。鍾太保大醉，早就安置了。沙龍、展爺的住處，智爺晚間到他們房中，商議破君山拿鍾雄的計策，暫且不表。且說二位姑娘行路，天晚，鳳仙著急，秋葵不怕。鳳仙說：你可別叫我姐姐呀！秋葵問：叫你甚麼？大姑娘說：你叫我相公，我可叫你是沙葵，論說應叫你是兄弟，你的面貌與我不同，不像弟兄，曲尊曲卑你罷。秋葵說：那有甚麼要緊呢？越走天氣越晚，進了山路，忽見前面有燈光射出。鳳仙說：這可好了，有了住戶人家，可就好打聽了。看看臨近，見人家院內牆頭裏，有一高竿，竿上掛著個燈籠。來在牆外，白灰牆上書黑字。鳳仙一看，是婆婆店，暗自歡喜。婆婆店就是媽媽開的，我們是兩個女兒之身，實在湊巧，下馬前去打店。只聽見咕嚕嚕一響，原來是把個燈籠，移下來了。姑娘叫門，裏邊婆子答應，啣幹甚麼的外邊答道：住店的。婆子說：我們這有個規矩，燈籠不下，多少人都住，燈籠一下，沒有地方了，別處打店去罷。秋葵說：不行，不開門，硬要硬了。婆子說：你確能。就聽見嚕嚕一聲。婆子說：啣了！小子你別忙，我去開門看看，你知道我們這裏無人，欺負我們娘們。把門一開，婆子打著個燈籠一照，瞧秋葵那個樣，嚇了一跳，說：愣小子拿著棍子，沖媽媽腦袋打三下子，算你是好的。秋葵真要打，被鳳仙攔住，轉身與婆婆行禮說：是我的一個醜小廝，媽媽不要與他一般見識。我們是沒出過門的人，不敢前進，怕遇見歹人。沒有房屋，我們在院子裏站一夜，也是如數的給錢。媽媽一見鳳仙說話恭敬，人品又端方，說我這個人，吃順不吃強，似乎你這個話，那怕把我的房子讓與你，我都願意。進了店門，拿下物件，解下馬上的包袱來。婆子帶路，過了映壁，三間上房，三間東房，三間西房，可是兩間一門，一間一門。奔到西邊兩間的屋中，點燈住下。

婆子說：我有房子，做燈籠不住人，我是怕錯了規矩。相公貴姓？府上在那裏？鳳仙說：我居住臥虎溝，我叫艾虎。媽媽說：我給你們預備飯罷！回答很好。把酒菜端來，二位姑娘吃了三杯，反身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真蔣平遊戲死中活

且說姑娘爲什麼說他叫艾虎？皆因說出他住臥虎溝，不敢說姓沙，週圍三五百地，沒有不知沙員外無兒的。自己一想，不如提出艾虎哥哥的名字倒好。將飲到三杯酒，就暈倒在地。媽媽進來一笑，上了媽媽的道兒，就是該媽媽的錢。進來沖著秋葵一看說：好小子，你不哼了過去，把包袱打開，淨是紅綠的衣服，釵環鑄串，連弓鞋都有。媽媽說：這是我女兒的造化。正瞧之間，院子裏問：媽媽呀！又作這傷天無理的事，哪罷！媽媽說：上了我的道，那前輩子該我的錢，你進來瞧瞧罷。姑娘說：進來瞧什麼？媽媽說：頂好的個相公，教他這個醜小子，要了他的命了。姑娘乳名叫蘭娘兒，一身的本事，有高來高去之能，鑽房躍脊的工夫，是九頭獅子甘茂之女。此處地名叫娃娃谷。當時蘭娘聽了相公二字，一看鳳仙，不覺的心一動，想自己終身無靠，看此人不俗，終身配了此人，平生情願。便問：媽媽呀！看這個相公，怪可憐的，你拿水來灌活了他罷。媽媽不肯，蘭姑娘苦求。婆子有氣，他要活了，問我因何害他又救他，我說甚麼？蘭娘說：你就說是親戚。婆子問：他問甚麼親戚？我何言答？對姑娘說：媽媽你好糊塗。這個媽媽好糊塗，是打宋朝輿的。婆子說：呀！我明白了，怪不得人說：女大不留，留來留去，反成愁。孩子，我灌活了他，他要是娶過親來，難說道你還給他，作個二房不成？姑娘說：那裏趕的，那們巧呢！婆子說：那們姑娘，你就取水去罷。取了水來，用筷子把鳳仙的牙關撬開，把涼水灌將下去，不多時，甦醒過來。問道：媽媽，方才我這一陣，是怎麼了？媽媽說：相公，我先問你件事，你定了親了沒有？鳳仙一怔，暗道：我是女兒之身，定什麼親事？回答說：尚未定下親事。媽媽說：阿彌陀佛。鳳仙說：我沒定親，你怎麼念佛呢？媽媽說：你沒定下親事很好，我有件事情，合你商量商量。鳳仙說：媽媽有話請說。媽媽說：我有女兒在那邊站著，模樣兒頗不粗陋，情願許你爲妻，大概料無推辭。鳳仙一睨那邊，站著個姑娘，鵝黃絹帕，翠著烏雲，玫瑰紫小袖，蔥心綠的汗巾，雙桃紅的中衣，窄窄的金蓮，一點紅猩相似，就是沒有看見桃花粉面。鳳仙暗想：他們這是個賊店，給我蒙汗藥酒喝，必是被這姑娘瞧見，是姑娘主意，將我灌醉，丫頭你錯瞧了，我們兩個人一個樣，怎麼好推辭？說有了，媽媽快些住口，想你少爺，乃是宦門的公子，豈肯要你這開黑店的女兒，還

不快些住口。媽媽說：如何，你瞧他有個手沒有，他罵我們娘們哪！姑娘說：好野男子，媽呀！我將他捆上，交與老娘就是了。袖子一挽，一躍身軀過來就打。鳳仙一見，也就一閃，二人交手。甘媽媽在傍看定，連連喝聲。不多時，鳳仙要敗，緣故白晝打上衙門，又騎了一天的馬，又勞乏，又受了蒙汗藥，灌過來工夫不大，四肢不隨和，又是小腳，穿著男子的靴子，很不伶俐，怎麼會不輸？一失招，就教蘭娘兒一腳，咕咚一聲倒在地上。甘媽媽過來，拿了繩子，四馬攢蹄捆將起來。蘭娘一笑：憑你有多大的本領，也敢同姑娘動手。媽呀！你殺我殺？媽媽說：我殺。就把鳳仙的刀拿起來要殺。蘭娘兒道：媽呀！你殺他，可問他，別教他後悔了。媽媽說：好丫頭，你臨陣你這個還了得麼？來在鳳仙面前說：生死路兩條，可要你想明白點。鳳仙自忖：我若一死，輕如蒿草。我們的天倫，甚麼人去救？再說，秋葵也就活不了咧，不如暫且應了此事，連自己的性命，也都保住了。我雖是女兒之身，乃提的是艾虎哥哥的名字，這事應承，只當是與艾虎哥哥，定下門親事。說道：媽媽不用殺我，我這事應承了。媽媽說：這不是明白的嗎？蘭娘說：媽呀！可教他留下點東西。媽媽說：孩子你去罷，我比你懂的。遂解開綁。鳳仙拂了拂身上的土塵，過來與媽媽見禮。媽媽說：喲！姑老爺歇著罷。可不是我說哪！我們這親事是妥了，你多少得留下點東西。鳳仙點頭，隨即過來一看，自己包袱依然打開了，算好，沒有丟東西，拿出一塊碧玉環，交與媽媽，作爲定禮。可巧這宗物，是北俠給他的，焉知暗裏是定他的定禮。鳳仙自己不知。列位！前文說過，此書與他書不同，他書是鳳仙走路時節，假充未過門的女婿。衆公想情，他是千金之體，他若知道配了艾虎，他豈肯充艾虎的名字，此事乃是北俠與沙龍，暗地說明。放定時，就是這塊碧玉環，還是北俠當面給的，作爲是初會見面的禮兒。秋葵背地裏，還不願意哪！抱怨北俠說：給姐姐不給我。如今就將這玉環，又定了蘭娘兒。媽媽接了定禮。鳳仙問道：岳母到底是姓甚麼？媽媽說：姑老爺，有你岳父的時節，姓甘叫甘茂，外號人稱九頭獅子，有本事著的哪！我的女兒，就是跟他學的。鳳仙問：岳母，我這個從人怎樣？媽媽說：這裏有半碗涼水，灌下去就好。姑老爺你灌他，我去備辦點好酒飯來你用。鳳仙說：很好。媽媽出去，蘭娘沒走，在院子裏哪，說：媽呀！一不作，二不休，把上房屋內，那個魔鬼，也救了他罷。今日將這鬼殺了，血跡漂蓬，大爲不利。媽媽說：我恨他合我玩笑。蘭娘說：你得行點好罷。鳳仙將秋葵灌活。秋葵一問：怎麼個緣故？鳳仙就把自己從前，細述了一遍。秋葵先有氣，後來一聽，給艾虎哥哥定下親事，也就罷了。忽聽上房屋中，梆擗梆擗的聲音，好似描鼓的一樣，嚶嚶嚶的亂喊，說：姑爺快過來勸勸罷。又聽道說：哈哈！你四老爺，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仍然又打。你道蔣老爺因何到此？上院衙安放古磁罈之後，奔晨起望，至晨起望。

同明大眾，智爺降甘山已成。自己奔五柳溝，天氣太晚，誤走婆婆店，至娃娃谷。婆子往裏一讓，天氣不早，別越過住宿。蔣爺問：有上房嗎？婆子說：有。蔣爺到裏面，進上房落坐。說：媽媽貴姓？說：我們姓甘。蔣爺說：原是甘媽呀。你是誰的甘媽呀？婆子說：本是姓甘，你願意叫我甘媽。蔣爺說：我這個歲數叫你甘媽，巧咧，我也姓甘。婆子說：怎麼你也姓甘呢？尊字怎稱呼？蔣爺說：我小名老兒。婆子說：原來是甘老兒，你是誰的甘老兒？蔣爺說：你願意叫我甘老兒。你張羅去罷！你們當家的哪？婆子說：去了世了。蔣爺說：你守了寡了，我也守了寡了。婆子說：你是爺們，守什麼寡？蔣爺說：我們內人死了，我守的是男寡，你守的是女寡，何苦這們彼此守寡，有那們著，我們兩個人作一個。婆子說：瘦鬼，你要老成著些才好，你還要說什麼？蔣爺笑嘻嘻的道：說作了親家，你的歲數比我小，你是個小親家子。小親家呀！我也不喝茶，給我擡酒，你陪著我唱。羞的婆子臉紅，他本不能玩笑。蔣爺專是好玩笑，這一玩笑，不大要緊，自己幾乎性命之憂。婆子把酒端來，把燈點上。蔣爺讓婆子吃酒。婆子連理也沒有理，就出去了。蔣爺笑道：小親家子別急呀！蔣爺端起酒來，細細的察看，怕有緣故，又聞了一聞，酒無異味，酒無異色，方才敢喝。媽媽知曉甘茂在生時節，獨門的能耐，會配返魂香，自己造薰香盒子，蒙汗藥酒。別人的蒙汗藥酒發渾，有氣味，斟出來亂轉。他這個也無異味，也無異色，也不亂轉。蔣爺喝下去，翻身撲倒，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婆子進來，說：瘦鬼，不玩了罷！正要結果性命，可巧正是鳳仙，秋葵到，這時作了親戚，萬幸講情。婆子拿水灌活，反倒教蔣爺踢倒亂打。婆子喊叫姑老爺。蔣爺知道必有餘黨。鳳仙進門一瞧，訝道：原來是四叔，姪男有禮。秋葵也說：姪男有禮。蔣爺一怔，住手，說：你們怎麼到這裏來？婆子嘆了半天，說：你認的我們姑老爺嗎？蔣爺說：怎麼會不認的呢？他是你什麼人？回答我們姑爺。蔣爺說：他怎麼是你們姑爺呢？他叫什麼？鳳仙使了眼色。婆子說：他叫艾虎啊，不是嗎？蔣爺說：是對，是艾虎。沖著你們親戚，便宜你罷，你如沖著你們親戚，給我們點好酒著罷。婆子說：便宜你，隨即去取好酒。蔣爺問：二位姪女，是什麼緣故，這般打扮？二位姑娘，就把天倫被捉，打在囚車，鬧公堂，這趕天倫，誤入婆婆店，受蒙汗酒招親，說了一遍。蔣爺說：你天倫不怕，你智叔父如今假降君山，他必知道，他能想法救你天倫，你們不用耽憂。你們明日，奔金州府那裏，找你們乾姊妹。鳳仙點頭。婆子倒把酒擺上，大家同飲。婆子問：你到底是誰？蔣爺說：出自己的名姓。婆子方知他是蔣平。鳳仙問：四叔，往那裏去？蔣爺說：上五柳溝請柳青。婆子問：就是白面判官嗎？你們怎麼認識？蔣爺說：是我盟弟。婆子說：呀！你可是我把姪了。蔣爺說：你是我把孫，你可找我玩笑哇。婆子說：他是我徒弟，還是小徒弟呢？大徒弟雲中鶴，魏真是個老道。二徒弟是我

娘家的內姪。小諸葛沈仲元。三徒弟是柳青。蔣爺說：九頭獅子甘茂是你什麼人？媽媽說：是我去世的亡夫。蔣爺說道：就是了。婆子說：提起都不是外人，奉懇與我們作個媒人罷。外邊有人叫門，不知來的是那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滔

且說婆子叫蔣爺作了媒人保人。蔣爺說：淨作媒人，不作保人。婆子說：媒保一樣。蔣爺說：作媒不作保。蔣爺作保得保人，他是一個姑娘，怎麼保法呢？日後是對不起柳青作媒可以，準有個艾虎不算冤他。婆子亦就點頭。外邊有人叫門投宿，婆子說：不住人了。那人苦甚哀憐。蔣爺要出去，婆子與蔣爺一個燈籠。蔣爺開門一看，那人是文人打扮，南邊口音。蔣爺將他讓進，至西房一間獨屋內住下。蔣爺問：貴姓？那人一瞻蔣爺面目，說：你是現任的職官。蔣爺說：怎麼看出來了？那人說：你是五短身材，又是木形的格局。蔣爺暗驚，好相法。細一瞧他說：你淨瞧我，未看自己。印堂發暗，當時就有禍。那人說：我倒遇見敵手了，你到底是誰？蔣爺說：我叫蔣平，四品護衛。你到底是誰？那人跪倒，央求救命，說：姓魏，叫魏昌，人稱爲賽管輅，因與王爺相面，沖撞王爺，後來是我巧辯沒殺我，留在府中，就打五老爺死後，我看王爺禍不遠矣！今夜晚逃，跑在這裏，巧遇四老爺，懇求你老救我。蔣爺攙起道：聽說我們老五，多虧是你，不然屍骨不能出府，你自管放心，我指你一條明路。言還未畢，外邊有人叫門，說：開門來。魏昌說：這就是王府的王官，追我來了。蔣爺說：先生放心，有我哪！將燈吹滅，不可高聲。蔣爺提著自己燈籠，出來開門一看，兩個人是王官的打扮，騎著兩匹馬，說：店小兒，你們這裏可住了一個穿藍袍的沒有？這人可拐了王爺府許多東西，是個要犯，住在這裏，可要實說，與你們無干。蔣爺說：這人不是姓魏，呀南方的口音，住在這裏了。二王官下馬，進來拿人。蔣爺說：我們開店知道規矩，跑了人有我呢？還用二位老爺去拿，我給二位先備點酒，我們把他捆上，人已經是睡了，你們喝著酒，明日早晨再走，豈不省事？二人聽了歡喜。蔣爺把馬繫在馬棚，將門關上，把二人讓在三間東房，將燈對上，說：我取酒去。到了上房，見婆子，就把給鳳仙，連給自己的藥酒，連菜端來，與兩個土官吃用。酒不到四杯，二人便倒於地上，轉頭約婆子，將兩個王官拉在後面，現成刨出來的大坑，連酒菜全都倒於坑內。勸婆子說：從此不必作這個買賣了。你這個女兒，給著了這個艾虎，他是智化門人，北俠的義子，外號人稱小叢士。我見了他的師傅義父，無論是誰，都可以給你帶個三五百銀，就有了姑娘的嫁妝了。我見了你的徒弟，我再說一說，他這

時大發財源，他也得破點鈔。你還作這傷天害理的買賣，何用一邊裏說話，一邊裏埋人。二個王官，才真冤哪。糊裏糊塗的，就嗚呼哀哉。婆子說：「真累著我了，這可沒事了。」蔣爺說：「還得累累你哪。」婆子說：「病鬼，當著我們新親，你可別玩笑，教人家看不起我。」蔣爺說：「咱們兩個不過背地裏偷偷摸摸的。」婆子說：「你更是胡說了，又有甚麼事呀？」蔣爺說：「還有兩匹馬哪，你幫著我趕出去。開了門，將馬趕出，把東屋裏燈息滅，婆子奔上房。」蔣爺上西屋裏來，與魏昌談話。復又將燈點上，外邊事情，魏昌都聽見，與蔣爺道勞，謝過救命之恩。蔣爺一笑，將先生攙起。魏昌問：「四老爺，指的我這條明路，是投奔那方？」蔣爺說：「上院衙，正在用人之際，你就投奔上院衙，就是一條道路。」魏昌說：「去不的，可著襄陽大小人，多有認識於我的，被他們看見，王府得信，我就是殺身之禍。」蔣爺說：「無妨，我把你裝扮起來，連你自己，都不認的自己。」魏昌不信。蔣爺說：「臨期你就知道了。」天光大亮，先打發鳳仙秋葵起身，將包袱包好了，繫在馬上，蛤蟆口咬上鐵棍，告辭出門。媽媽要送，蔣爺攔下。房飯錢不必細表，定然是不給了。蔣爺囑咐上知府衙，二人點頭上馬。蔣爺回來叫媽媽，拿槐子熬些水來，媽媽備妥拿來。蔣爺把自己的包袱打開，拿出五個斑毛蟲來，先教先生用槐子水洗了臉，後用斑毛蟲往上面一搽，取鏡子一照，魏昌嚇了一驚，面目黃腫的難看，說：「怎麼好？」蔣爺笑道：「見了上院衙的公孫先生能治。」言罷起身。四爺也不教給店錢，送出門外作別。蔣爺回，婆子說：「我請請你罷。」四爺說：「那倒是小事，我見見姑娘。」婆子答應入內，不多時，姑娘出來，見過四叔，道了個萬福。蔣爺看了，果然真好，別看可是開黑店的姑娘，倒也穩重，總是艾虎的造化。四爺問了聲好，爾娘回頭去了，婆子待飯畢，蔣爺告辭，婆子送出，看著蔣爺去遠方回。蔣爺奔五柳溝，非止一日，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五柳溝，天已二鼓，自己想著見了柳賢弟，難道還無住處不成嗎？故此天晚進了東村口，路北頭一個黑油漆門，高臺階，雙門關閉。自己上前打門，裏面人開門問：「那位？」蔣爺說：「是我老人家。」細看說：「蔣四老爺麼？」蔣爺道：「還認得我呀？」老人家說：「四老爺，想老奴眼瞎，老奴有禮了。」蔣爺問：「你們員外在家麼？」回道：「我家員外上白棚去了。」蔣爺問：「行人情去了？」家人說：「不是，在廟中設上五老爺的牌位，與五老爺念經。」蔣爺問：「在那廟中？」回道：「在玉皇閣。」蔣爺說：「廟在那裏？」家人說：「由此往東，直走到雙岔路口，路北有一棵龍爪槐樹，別往正東走，東北的小岔，直到廟門。」蔣爺說：「我上廟中找他去。」家人讓四老爺，家裏等罷。四爺一定要走。家人進去關門。四爺出東口往東，不到一里之路，看不見龍爪槐，可巧起了一陣大風，風沙迷目，不能睜眼，仍是向前，未能看見槐樹，直走了七八里路，也沒走到玉皇閣，心中納悶，別是柳安兒冤我罷，直聽見有人嚷，好惡僧人，禿頭那裏走？蔣爺順音而去，一看前邊有



一廟宇，門兒半開。蔣爺挨身而入，進了山門，西屋裏有婦人啼哭。蔣爺來到屋中一問，婦人說：家住深石崗，我丈夫叫姚猛，人稱飛錘大將軍，又叫鐵錘將。我娘家姓王，居住王家院。我由娘家回婆家去，帶著兄弟王叩鐘，走在廟前風沙迷眼，不能前進。這個廟叫彌陀寺，裏面的惡僧人，名叫普陀，他有四個徒弟，叫月接、月長、月截、月短，素常知道不是好人。看見我在廟門前避風，他讓至客堂待茶，依我不進來，我兄弟說：裏邊避避也好。將到客堂，兄弟教和尚捆出去了，不知生死。普陀過來，要與我行無禮之事。我一喊叫，進來一個大漢，將惡僧人叫出去，兩個人在後邊動手，哪小婦人怕僧人回來，想行拙志，不料遇見爺臺，這就是以往從前。蔣爺聽了，就知道他丈夫是個英雄，說：你自管放心，我去幫大漢，捉拿凶僧，我與你找一個地方，暫且隱藏身軀，千萬別行拙志。婦人叩頭。蔣爺帶路，直奔頭面大殿，開了柵扇，教婦人在殿中躲避一回，忽見那裏捆定一人，口中塞物。蔣爺過去解了繩子，拉出口絹帕，原來就是叩鐘。給蔣爺叩頭。蔣爺叫他在這看守他姐姐。蔣爺出去，隨帶柵扇，到於後面，原來是五個和尚，圍定一人。那人正是大漢龍酒。蔣爺蹀上房的後披，揭有兩塊瓦，對準了普陀的禿頭，撲咚的一聲，打倒在地。龍酒在凶僧腿上，砍了一刀。蔣爺飛身下來，搶了普陀的棍子，一陣亂打。月長、月接、月短，死了兩個，帶傷的兩個，把帶傷的捆起來。龍酒過來見禮，問：四老爺從何而至？蔣爺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問：龍酒你打那來？龍酒說：我把差使，給了馮七。我聽說老爺們，跟大人在襄陽，我也要上襄陽，求老爺們給我說說，跟大人當當差使。我想大人，正是用人之際，我有一個姨兒，住深石崗，叫姚猛，把他找上。走在廟前，聽婦人呼救，進得廟來，見禿頭實在可惡。我把他叫出來，與他較量，我正不是他等的對手，虧得你老人家到了，救了我的性命。蔣爺問：那個婦人，你可認識？龍酒說：沒有看明白。蔣爺說：那就是你的嫂嫂，帶了龍酒，到前邊見了王氏，叔嫂相認。蔣爺說：明日把凶僧，交在當官，你同你姨兒，奔起趕望，打聽打柴的路，彬魯英在他們的家中相會。龍爺點頭。直到次日，蔣爺起身，見著人，打聽玉皇閣在那裏，有人指告。原來昨日，亂風的時節，未能看見那棵槐樹，多走了六七里地。次日到廟，果然經聲佛號，山門關閉。向前打門，有人出來，蔣爺一問，說：柳員外回家去了。蔣爺並未進廟，轉身又回。柳溝去了。到了家中，有人出來告訴，員外上廟去了。蔣爺復又回廟，廟內人說：又回家去了。走了四趟，整是八個來回。蔣爺一翻眼明白了，分明是老柳不見我，告訴家人來回的亂支，作就了個活局子，使我找得嫌煩，揚長而走，他這算不出世了。我自自有主意。這回又到家中，家人出來，沒容他說話，蔣爺就走進去了，直奔書房，屋中落坐。氣哼哼的，吩咐給我看茶來。家人答應，獻上茶來。問：柳安這是你們員外的主意，真心

不見我，你知道我找你們負外，是甚麼事情？家人說：不知。蔣爺說：他在五接松說錯了話了，人家不讓他走，我給他講的情，說下了，盜簪還簪。設着他不定下，這還可以，定下又不見我，我遠路而來，來湊支我，我整跑了八趟。用著我們哥們時候，百依百隨，盜三千葉子黃金，拿到他家裏來了，他說買糧糶穀，賑濟貧民，誰又暗見了。這時候用著他了，不是我用他呀！老五死了，大夥與老五報仇，教他沽個名，不怕他不出來，別冤我呀！打早到晚，我還水米沒打牙哪！給我看看酒。老人家吩咐擺酒，點上燈燭，擺酒，四爺喝的大醉，說：老柳這日子，你不用過了。拿燈一燒窗戶。家人往外跑喊：四老爺放了火了。柳青由垂花門出來，被蔣爺抓住。盜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盜髮簪柳員外受哄 舞寶劍鍾太保添歡

且說蔣四爺，借著點酒，把臉一蓋，故意裝醉，拿燈燭，將窗櫺紙點著。老人家沒看明白，往裏就跑，喊道：四老爺放火，有何緣故呢？是鄉下最怕失火。柳青出來，蔣爺把他一把揪住，說：姓柳的，我們哥們，幫著你盜金子，絕不含糊。如今我遠路而來，你來回的窩我，一百使不得，二百下不去，三百不夠朋友，說話不算，你就搽粉。柳青說：你真要盜？四爺說：我作甚麼來咧！柳爺說：屋裏來。廚役把傢伙撤去。蔣爺坐在東邊，柳爺坐在西邊。柳青說：盜哇。蔣爺說：有言在先，連盜帶還一個時辰，你把帽子摘下來，你把簪子拔下來，教我的小孩運童兒瞧一瞧。柳爺摘了帽子，拔了簪子遞過來，說：甚麼搬運童兒？蔣爺瞧簪，仍是那個水磨竹的，一邊有個燕蝠，那是一個圓壽字。柳爺說：搬運童兒，可受過異人的傳授。蔣爺說：還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柳爺說：誰教你的？蔣爺說：黎山老母。柳爺說：你別胡說了。蔣爺說：你把簪子搔好了，你叫大家出去，別在這裏瞧著。家內二十多人，全擠著要看。柳爺將大眾喝出，衆人在窗外觀瞧。蔣爺說：我要盜，盜個手明眼亮，你把兩隻手放在桌子上，我把兩隻手搭在桌上，淨教搬運童兒去盜。柳青半信半疑，將手就放桌子上。蔣爺兩隻手壓住柳青兩隻手，說：小搬運童兒去，把他那簪子拔下來，我們作個臉，慢慢走上，了腿了，上肩膀兒了。鬧的柳爺，毛毛咕咕的，說：怎麼看不見？蔣爺說：三寸高，你是肉眼凡胎，如何看的見？柳青說：你哪？蔣爺說：我是慧眼。柳爺連肩膀帶腿腦袋亂搖亂晃，說：你竟糊扯。蔣爺說：你別動呀，摔了我童兒的腰。柳爺說：別瞎說了。蔣爺說：瞎說！盜下來了！柳爺不信。蔣爺擡起一隻手來，往上一翻，仍然拿手背，還是壓著柳青的手，一舒掌說：你看簪子。柳爺一怔，果然盜下來。

了。蔣爺一合手，交與柳爺的手。柳爺接來燈下一看，呀！病夫，你真有些鬼鬼祟祟的。蔣爺披手奪來，仍又拿自己的右手，壓住他的左手，說：「浮盜不算爲奇，還要與你還上。」柳爺說：「不還我也不出去。」蔣爺說：「還上，你可別矯情了。」柳爺說：「只要還上，就算你贏。」蔣爺說：「連盜帶還，沒有一個時辰罷。」柳爺說：「這時就還上，可沒有一個時辰。」工夫一大，可就過了時刻了。蔣爺說：「你淨矯情，早還上了。」柳爺不信，蔣爺將雙手往下一撒，說：「你摸去。」柳爺回手一摸，果然還上了，說：「奇怪！奇怪！蔣爺說：你說話罷，是出去不出去。」柳爺說：「教我出去不難，還得依我一件事情。」蔣爺說：「你不去就罷，別爲難我了，怎麼還得依你一件事情呢？」柳爺說：「只要依我這件事情，我就出去，怕你不應。」蔣爺說：「你說罷。」柳爺說：「你把這盜簪的法子，教給我，就隨你出去。」蔣爺說：「不難，等著得便之時，再教柳爺說：不成，立刻就教。」蔣爺說：「淨指授桃木人，得一年。」柳爺說：「我就等一年。」蔣爺說：「你等一年，我可等不了一年，也罷。」我當時就把你教會，你便怎樣。」柳爺說：「我再不去，我是個畜類，怕這個咒，不能一時就會。」蔣爺說：「行，七字靈文八字咒，一教就會。」柳爺大樂說：「來罷，老師你教給我罷。」蔣爺說：「你方才看著盜的，快不快？」柳爺說：「快。」蔣爺說：「不快，還能快？你看又盜下來了。」柳爺驚疑不止，連說：「好快快快！」四爺說：「又還上了。」柳爺一摸，果然還上了。連著五六次，柳爺總未省悟。這回柳爺摸著，還未回手。蔣爺說：「又盜下來了。」柳爺一把揪住，說：「好病夫，你冤苦了我了。」列位，這本是蔣爺玩的個戲法，說書總講情理二字。蔣爺自打五接松，瞧了他這隻簪子，花樣尺寸，就記在心裏，照樣買了一個。宋時年間，攏髮包巾，滿街上都是賣簪子的，故此買的容易。未竊簪時，叫柳爺摘下來看，怕不是那個。論柳爺家內，甚麼簪子沒有，可巧還是那個。不教衆人在眼前，怕他們看出來，叫柳爺雙手放桌上，他拿手壓柳爺的手，怕他回手要一摸，就不行了。哄信了他之後，所以是左盜右還的，那時摸出算完了。蔣爺教柳爺抓住，說是兩根簪子。四爺說：「可不是兩根，我實無別法，想了這個招兒。你出去呢？我們大家報仇，你不去，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說罷，跪下哭道：「你怎麼樣了？鬧的柳爺無法，也就哭了。」說：「四哥，不是我出去，四爺說：你不必說了，我大哥得罪於你，必教我大哥與你大大的賠一個，不是就完了。」柳爺說：「也不用。」隨戴上頭巾飲酒，次日起身。蔣爺教多帶薰香，直奔晨起望。非只一日，到了路魯的門首，直入裏面，見大衆行禮。連焦孟史雲全都見過。有人進來，說：「外面有二人，口稱龍滔，姚猛求見。」蔣爺叫把二位請入見禮。蔣爺一見姚猛，好人物樣兒。智爺也打外面進來，大家全見個面，將自己的事細說一遍。蔣爺說：「智賢弟出主意罷。」智爺說：「裏頭人少，讓他們二位去。」蔣爺說：「龍姚二位，你們看可行啊？」太粗魯些。智爺說：「可以，這樣更好，我告訴蔣四哥一套話，你慢慢的教他們。」丁二爺，柳爺

你們二位，算表兄弟，柳爺算送二弟去，你不降，苦勸再降。二位你別說真名姓，就說叫趙蘭弟。二爺說：爲何教我改姓？智爺說：你  
不算改姓，本是兆蘭的兄弟，故此是趙蘭弟。二爺一笑說：你真可以，就是了。安排好了，說我在君山等去，說畢，起身回君山去了。  
智爺回君山走早八寨，回承運殿，可巧這日，就剩鍾雄一人，在承運殿獨坐，正然寂寞，忽然智爺進來。智爺問：他們都上那裏去  
了？鍾雄說：他們大衆同沙大哥，閒遊去了。沙大哥總覺心中有些不快，大衆陪著沙大哥去遊山，教他散散心去。智爺說：這個展  
護衛，我又沒在家，是怎麼降得？鍾雄說：並未準降，我那日到引列長虹，他說了許多的好話，甚麼是死有餘罪的人，身該萬死的  
人，寨主還有這般優待。我說既然這樣，何不請到承運殿一敘？他雖來，不知歸降不歸降。智爺說：好辦，交給我。只是還有件事。  
寨主問甚麼事情，請說。智爺說：來這些日子，我把山中衆位寨主們，連前帶後，連嘍兵全算上，有賢有愚，有奸有忠，惟獨有一個  
人，我看著奇怪。寨主說是誰呀？智爺說：武國南，武國北，這兩個人可是親弟兄？不是鍾雄說：不是。那國南我們老人家，武成之子，國  
北並不是親生的。他檢來這們個孩子，拿蒲包兒包著，還是一身的胎練，小毛衫上寫著生辰八字，抱回來現找奶娘，可著家  
人，誰也不許說是抱的，就說是親生自養的。他的父親，在我天倫手裏出過力，死後還是我發送的。智爺說：此人早把他趕下山  
去，萬般要不得，他相貌是兔頭蛇眼，鼠耳鷹腮，其意不端，萬要不得。寨主說：有賢弟這一論，有我在他不敢怎樣。智爺說：豈不聞  
大福不在，必生禍亂。鍾雄說：誠哉是言也。語言未了，大衆歸位，一同吃酒。次日早飯用畢，嘍兵報道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  
鍾雄一擺手，嘍兵撤身出去。鍾雄說：智賢弟，你出去看看，若看出破綻，不用與我商議，立刻結果性命。智爺點頭出去，去够多時，  
進承運殿說：外面兩個投山的小弟帶來哥哥再過過目。說將二位請將進來，說我家寨主有請。二位先啓簾櫳進來。鍾雄一瞧  
二位堂堂的儀表，一個是銀紅色武生巾，銀紅箭袖，鵝黃絲帶，薄底快靴，天青色的跨馬服，腰懸寶劍，翠藍挽手飄垂。面似傅粉，  
細眉朗目，形相端正，唇似塗硃，牙排碎玉，大耳垂輪，好一位面如少女的英才。一個是藍緞六瓣壯帽，藍緞箭袖，皂緞靴，黃絲鸞  
帶，肋下佩刀，面大若銀盆，粗眉大眼，虎視昂昂。鍾雄看罷，喜之不盡，見二人欲行大禮。鍾雄離位攙住說：不敢，未曾領教二位，貴  
姓高名？說：寨主在上，小可姓柳名青，外號人稱白面判官，居住鳳陽府五柳溝。這是我個表弟，他叫趙蘭弟，皆因他父母雙亡，有  
點本勢，性情驕傲，我怕他入在匪人的隊內，歲數年輕，一步走錯，恐怕對不住我去世的姑母。聽見寨主這裏，掛榜招賢，特地將  
他送來，早早晚晚跟寨主，學些本事，不知寨主可肯收納？智爺說：我這裏招賢掛榜，聘請還恐不至，焉有不收之理？柳青說：如此

說來，我當面謝過，我就要告辭。鍾雄說：不是說你們二位，怎麼兄臺要走哪！柳青說：小可家中事煩，又是買賣，又是地畝，全憑小可一人照管，實在不能投山入夥。連智爺在旁苦勸，這才點頭。智爺與大家見過，鍾雄擺酒，頃刻杯盤齊備，酒過三巡，智爺問道：趨蘭弟，肋佩青鋒，必然是好劍法。二爺說：才學，慢說是好，連會也不敢說。智爺說：你這太謙，你們二位投山，我們都是前世的夙緣，稱得起是一見如故，酒席筵前，無以為樂，煩勞施展劍法，我們瞻仰瞻仰。回答本領不佳，不敢當著大寨主出醜。智爺說：不必太謙了，施展施展罷。柳青說：既是眾位說著，你就舞一齣，那點不到，好跟眾位領教。二爺點頭，把劍匣摘將下來，放在桌上，袖袂一挽，衣領一吊，吟哪一聲，寶劍出匣。眾人一看此劍，寒光灼灼，奪人耳目，冷氣森森。鍾雄一瞧，暗暗驚訝，觀物知人，就知道二爺的本領不錯。再看二爺將身一躍，手中這口劍，上下翻飛，蹶高蹶矮，一點聲音無有，人人喝彩，個個生歡。好劍法，好劍法！收住勢子，氣不洩出，面不更色。鍾雄就知道平素諳練的工夫純熟。鍾雄親遞三杯酒道勞。智爺說：可不是，我這個人沒够，還要奉懇一齣，我們這裏還有一位陪著你走一齣。二爺說：使得，使得。智爺沖著展爺又是一躬到地，說：展大哥，我是深知你的劍法高明，故此奉懇。展爺點頭。這雙舞劍的節目，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三十六回 為誑寶劍丁展雙舞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投降

且說智爺說：寨主爺，愛雙舞劍，山中會劍的甚少。這位趨蘭弟與大哥，你們二位，可稱的是棋逢對手，你們二位要雙舞這一齣，那就可觀的無比了，借著我們大哥光，我們也開開眼。展爺道：使得，這有何難？沒有寶劍，智爺說有的是。來呀！去到後邊五雲軒，提大寨主的令下，把劍取來。鍾雄一聽，嚇的面貌更色，暗說：不好，智賢弟，假聰明，你不想展昭投降未妥，要將寶劍拿出來，他得到手中，若要降了，可也不好與他要，這就叫縱虎歸山。若再勸降，他如肯降還好，他要一反臉，他那口劍，誰能敵擋？智賢弟，你錯大發了。暗暗使了個眼色，使聲音咳嗽，他總不回頭。乾著急並無方法，又不好叫他說明。不多時，將劍取來。智爺叫把劍給了，展爺也就明白了，暗道：好個黑狐狸精，給我誑劍哪！連北俠大眾等，全明白了。智爺反著臉說：終日大哥愛看雙舞劍，今日看罷，準對意味。鍾雄有氣暗說：誰愛瞧雙舞劍，是你愛瞧罷。因此總老不看他們。智爺又道：彼此二位，可沒有冤仇，無非點到為是，誰也不許傷著誰，我這裏有禮了。隨就一躬到地。二人齊說：不敢。二人一齊捧劍，丁二爺就奔了下首。文武本領，全講情理二字。

展爺論先在上，丁二爺是新來的，又歲數兒小。丁二爺可會淘氣，沖展爺說：寨主手下留情，展爺心下不樂，暗說：二舅爺，你可不當這麼著，怎麼指實了，叫起我寨主來了，你可別怨我，我也鬧你一句，說：趙爺手下留情。二爺瞪了他一眼，委曲著說：豈敢。北俠等大衆暗笑，他們親戚禮道的，倒湊合了個圓全。說畢，二人動手，好一雙英雄，要是看了這次舞劍，再也不必看了。二人施展平生的武藝，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躡蹤跳躍，閃輾騰挪，輕若貓鼠，捷如猿猴，滴溜溜身體亂轉，躡高縱矮，足下一點聲音皆無，類若走馬燈相仿，全講的是貓躡狗閃，兔滾鷹拿，燕飛掛畫，六巧之能。雖然這般的比試，鼻吸口氣的聲音皆無，就聽見颼颼颼，剖剖剖，颼颼颼，是劍刃劈風的聲音，剖剖剖，是衣襟刮風的聲音。忽前就後，忽左就右，這才叫棋逢對手，將遇良材，把大家看的眼都花了。不是一樣好哇！人的品貌，衣服器械全好，真算是世間罕有。鍾雄雖然不高興，究屬他是個行家。先前不愛應，他就是低著頭生氣，未免也得就偷著瞧一兩眼。除非你不瞧，你若一瞧，保管你把別的都忘了。他把兩眼一直，比別人看的更入神了，待兩個人收住勢子，彼此的對話承讓承讓。一轉身當著寨主說：獻醜獻醜。寨主說：實在高明。眼睜睜的，展南俠答理答訥的，把寶劍跨起來了。鍾雄又煩起來了。智爺擺酒與二位道勞。這才沖著寨主說：哥哥你看二位劍法，實在是好，果然的妙，準保寨主哥哥愛看。寨主說：你是準知道我不然，怎說知性可以同居呢？隨即便了個眼色，把智爺調出說：衆位告便。智爺隨後也說：衆位我且告便。也由後邊出來，至於院內一看，鍾雄在那裏等候。智爺問：寨主哥哥，甚麼事將我調出？鍾雄說：你錯作了件事，情言多謬失，你知道不知道？智爺說：我不知。鍾雄說：這個姓展的，他降意不準，這寶劍到了他手裏，豈不是縱虎歸山？還不是錯，你錯大發了。智爺說：就是爲這個事，這寶劍我成心誑出來給他的。鍾雄說：賢弟錯過是喝過血酒，你這一句話，不要緊哪，我就錯疑了。智爺說：我反正無私，不怕人疑惑。鍾雄說：你怎麼成心給他？智爺說：寨主哥哥若問，我把這段細情，向你說了罷。這個寶劍，不能不給他，我假意著說：是哥哥愛看，借這們個因由，好教他物歸本主。鍾雄說：你可知道，那劍的利害。智爺說：我怎麼不知，把寶劍給他，露出寨主爺的大仁大義來了。請人家降山，又不給人家寶劍，人家豈不小看於你？寨主說：依你之見。智爺說：他在這裏一坐，咱們該說的也不敢說，該講的也不敢講，降不降，就在今朝了。鍾雄說：怎麼講？智爺說：小弟少時進去，我就說哥哥叫我出來，商量一件事，所有在坐的諸位，有拜過一盟的，可也有沒拜過的，今天全續同盟，有不願意的，趁早說明。鍾雄說：他若不拜。智爺說：他若不拜，那就是不降。晚晌用酒灌醉，結果了他性命，寶劍落在哥哥手中，他若結拜，就是降了，有甚麼話也好對

他說，就不用避諱了。鍾雄說罷了，賢弟比我強勝百倍。說畢，二人回席，仍然落坐。智爺說：寨主爺將我叫出去，說：我們在位人，續一回盟，拜過的再重複一回。可有一件，那位不願意，趁早說明，這也不是強爲的事情。惟有展南俠一怔，說：我本是該死之人，蒙寨主這般錯愛，如今又要結盟，焉有不願意之理。無奈何一宗，我的家眷，現在京都，倘若風聲透漏，萬歲降旨，封門劫家，我擔架不住。智爺說無妨，怕你不願意，倘若願意，將寶眷接在山上，那還怕他甚麼。隨說道：你不用憂愁了，寨主哥哥，預備香案，把個鍾雄樂的是手舞足蹈，也是他時運倒了，拿著喪門弔客，當喜神。大家沐浴更衣，序齒結拜。沙老員外居長，依次鍾雄，北俠，展昭，智化，柳青，趙蘭弟七人結拜，也沒發願，也沒喝血酒。書不可重敘，水旱寨聚寨主，大家相見道喜，留在承運殿吃酒，整整樂了一天。日落席散，當日鍾太保喝了個大醉，安置柳爺，趙蘭弟的住處。又待了三日，早飯畢，嘍兵進殿，報山下，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特來報知。鍾雄一擺手，嘍兵退去，叫智賢弟，還是你去看明來意，如有詐，結果了他的性命，別著他脫逃去了。智爺出去，去了多時，轉頭回來，啓了簾，進來說道：有二個人，叫在承運殿外，以候寨主的令下。鍾雄說：敬賢之道，下個請字，怎麼這個你說是叫呢？智爺說：你看甚麼人，甚麼人說甚麼話。到承運殿外說：我家寨主，叫你們進去。只聽見唯的一聲，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一般。進得承運殿，一個是身長八尺，那一個比他還高一尺，全是一身青緞衣襟，六瓣壯帽，絹帕撐頭，青緞箭袖袍，絲綉帶，薄底緞靴，閃披著英雄筆。一個是長把鴨圓大鐵錘，腰中繫著，觚觚昂昂的大皮囊，一個白方面黑鬚，一個是面如鐵鐵，半部鬍鬚。一個是胸膛厚，臂膀寬，一個是肚大腰粗，脯肉翻著，翅子肉橫著。一個是堆疊銳鋒，壘抱著發氣，一個是威風凜凜，虎視眈眈。全都是鐵粗愚魯，悶愣濁濁。鍾雄一見，喜不自禁，問道：貴姓高名？仙鄉何處？尊字怎樣稱呼？兩個投山的竟翻白眼，白方臉的說：寨主爺轉別合我們轉文，我們可鬧不清哪。智爺說：過來給寨主叩頭。兩個人倒身便拜，咕咚咕咚也不知磕了幾個頭，起來旁邊一站。智爺問：叫甚麼名字？兩人說：我叫大漢龍滔，我叫姚猛，大稱鐵錘將，又叫飛鑿大將軍。我們居住深石崗，因在家好管不平之事，故此打死人了。有我們董二大爺，告訴說：君山有個寨主，叫飛又太保鍾雄，他那裏招賢。我們說：沒有盤費，二大爺給了一吊錢。我們奔這裏來，到了山下，打聽明白才進來。你們要我們不要？若是留下，情願牽馬墜鏡，可得管飯，我們可吃的多。鍾太保笑道：智賢弟，你可通六國之語？智爺說：人有人言，獸有獸語。哥哥看看，有詐否？鍾雄道：這樣人，焉能有詐？豈不想，儂人專冤機靈鬼。智賢弟這兩個，還是結拜，還是怎樣？智爺道：這樣結甚麼拜哪！只要哥哥願意留下，大小給點差使，就得。鍾

雄說：把他們撥住那寨哪？智爺說：這樣給不的臉哪，也辦不了大事，可準誠實。有了哥哥睡覺的屋子，穿堂不是有十名健將上夜。我每見他們偷閒躲懶，我要撤換他們，這就不用了，把這兩個入派爲健將的頭目，兩個人管十個人，準其他們鞭處。似乎這兩個入，要教他們睜著眼睛，睜一夜，決不敢少閉，只是這個缺分，他們兩個就以爲到了天堂了，哥哥請想如何？寨主說：可有點難爲他們。智爺說：甚麼人甚麼待承，遂把龍姚叫過來，說：寨主賞你們一個健將的頭兒，你們愛分前後夜，是愛分一對一天，隨你們帶十個人商議。官中有飯，每月一人，十兩銀穿衣服。謝過寨主，叫嘍兵帶著去見十名健將去了。鍾雄說：賢弟實能見機而作。大衆也就誇獎了一番。當日無事，無非敘了些個閒言。過了兩三日，這日智爺見鍾太保歡喜，說道：寨主哥哥，這個巡山的差使，聞寨主當了多少日子了？寨主說：聞寨主那是投山的頭一個拜弟，到寨就是巡山的差使。智爺說：我看聞寨主晝夜操勞，要把他累大發了，明年行兵之時，人一疲乏，如何打仗？不如將此差使，換給小弟，替他當個三兩個月，然後再換與聞寨主，再要兩三個月，再換與小弟，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寨主說：賢弟，你幫著我料理白晝之事，很就是了，再要操勞夜間之事，使劣兄心中不安。智爺說：這是小事，哥哥做了皇上，我還不是一字並肩王麼？鍾雄聽了歡喜，隨即傳令，將巡山大都督的缺，換與智寨主，聞寨主換與小飛雲崖口鎮守，不得違令。聞華一聞此言，嚇了個真魂出殼。智爺得了巡山的差使，任其出入，找蔣四爺商量。破君山的節目，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十七回 承運殿大醉因貪酒 五雲軒夢裏受毒香

且說智爺，討了這個巡山差使，亞都鬼聞華，約會了黃壽，于義，王京，謝寬，俱在小飛雲崖口相會。大家議論此事，這巡山差使，非尋常可比，寨主派令別人，倘有一點舛錯，可著君山玉石皆焚。不若我們大家，破著性命，見大寨主，言明這個差使要緊，給不得別人。于義說：不行，你們會記得，令出山搖動，法嚴鬼神驚。倘若不行，大家死倒不怕，鬧一個沒面目，又沒有拿住他犯款的大病。聞華說：依你主意，怎麼樣？答道：我們大衆，暗地細訪，如查出他的劣跡來時，我們大衆，破著死命，一下就把他攀倒，如其不然，因爲小事，大寨主又不能治他之罪，這不是徒勞往返嗎？大家一聽，合乎這情理，就悄悄的，暗地裏訪查。焉能知曉智爺，手大遮不過天來，以爲是把寨主哄信，把大家更哄信了，不信強中還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自從智爺得了這巡山大都督，這一



百巡山的嘍兵，俱聽智爺調遣，這一個早早晚晚，不分晝夜，沒有一個鬆神的地方。可有一宗，出入方便。上晨起望也不用避諱。這嘍兵了。這時節，就是上院衙，也不要緊了。不怕遇見寨主嘍兵問他，他都有說的，就說是訪聽事情去了。這天到了晨起望，見了大衆。蔣四爺就問：「誰降的人怎麼了？」智爺就把已往從前細說了一遍。大家笑了一回，復又說道：「四爺，我們裏頭的人，也够了。拿鍾雄的日子，也有了。冬至月十五，趁他生日這天，後寨有三千醪酒，讓搭出來，散於大衆。把寨主灌醉，用返魂香，把他薰將過去，盜出君山。你們在外頭，接應著我們。」蔣爺說：「是了，裏頭事在你，外頭事在我。」智爺說：「我們可不走早八寨。」路彬說：「可別走水寨，呀，會水人少，水寨嘍兵惡烈，又有水寨出不來，又有大關溝著。」智爺說：「不走水寨，我瞧了小飛雲崖口，一條道路，過了小飛雲崖口，就是茨子坡，龍背陀，前引山，前引洞，就出來了。」路彬說：「對，要打那出來，我們這船，可以在那裏等著，那地點山是極高，乃連雲峯的下次兒，是日我們二更就到。」智爺說：「可別忘了，還有件事，到了十五拿鍾雄，山中必是一亂，他們又不知，鍾雄的下落。山中也有高來高去的能人，倘若他們吃疑，追至上院衙，上院衙空虛無人，大人有失，那還了得。又道是未思進，先思退。君子防未然，蔣爺連這點頭言之甚善，我倒有個主意，先請大人上武昌府，叫我二哥保護，讓我們大哥三爺，全上我們這裏來。」智爺說：「更好，不怕他去，也是撲個空，還有一件，四爺給運三枝信火來，是日我們把他盜出來，到水連碼頭，以信火，築柵欄門，是二枝信火，上了小飛雲崖口，是三枝信火騰空，你們也就知道了，外邊接應。」蔣爺說：「是日我們把長堤的住戶約上，見你們信火一起，我們在外頭亂喊助陣，借著山音說：「天兵天將，好幾百萬人，四面八方，共破君山，喊殺呀殺呀！裏邊他們不戰自亂，助你們一臂之力。」智爺說：「此計甚善。」蔣爺說：「賢弟，我還有句話。」龍酒身上，帶著一個藥餅兒，他沒告訴你罷？」智爺說：「沒有甚麼藥餅兒。」四爺說：「當初我二哥，初見花蝴蝶時候，拿了一個串珠花的婆子，他是拐子手，拐了一個巧姐，巧姐是貨郎兒莊致和的外甥女。我二哥白日裏，在大夫居喝，沒了錢了，莊致和素不相識，會了酒錢，就提他丟外甥女兒的事情。可巧晚間遇上了，從巧姐頭上起下來，一個藥餅兒。這種東西，按在頂門上，人事不省，閉住了七竅。若要還省人事，起下藥餅，後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氣，立刻就明白了。後來拿住花蝴蝶，就用的此物。剛完了花蝴蝶，龍酒再三央我二哥，借這種東西，不好意思撥他的回，作為醫借的。」龍酒日昨一問他，尚有此物，要用時節，你找他要。去。」智爺說：「這是寶貝呀！這可大大的有用。」蔣爺說：「你也該走了。」智爺說：「我如今是巡山的，早早晚晚全不怕了。我告訴你的話，你可辦理。」蔣爺說：「外頭事交給我了，你不用掛心。兩個人將事情商量停妥，隨即起身回。」

山這座君山如銅牆鐵壁一般萬馬千軍也不能破。兩個人的主意裏面八個人，外面八個人，就給國家除了大患。且說智爺回山，等了兩日，交到十一月初旬，說寨主哥哥壽誕之日，可就到了。今年得大大的熱鬧熱鬧。鍾雄屢年的規矩，衆寨主在承運殿吃早飯，晚晌每人一桌酒席，嘍兵各自有分，賞他們的酒肉。智爺說：今年不比往年，得大大的熱鬧，我看後寨存著三千纒釀酒，散於大衆，全把他喝了。寨主傳下一道令去，這天無令，也不用傳梆發口號，點名當差，放他們一天假，叫他們歡呼暢飲，猜拳行令，彈唱歌舞，聽其自便。這日無有軍規，第二日整齊嚴肅。鍾雄說：使不得，賢弟難道說不知軍中不可一日無令，倘有差事，那邊了得。智爺哈哈大笑，說：寨主哥，無用多慮，小弟主意沒錯，難得你就過這一個生日了。鍾雄聽了一驚，這是不利的言語，說道：賢弟，我就過這們一個生日，過年我就死了不成？智爺說：哥哥！你又想差了，我說你就這一個生日。鍾雄說：我就過這一個生日，再不能過生日，可不就是死了麼？智爺說：不是，今年過完了，來年便要出師行軍了。在軍營裏頭，枕戈待旦，臥露眠霜，渴喝刀頭血，睡在馬鞍心，萬馬營中度日，刀劍隊裏爲家，知道幾年，才把江山得在手內。若要是登基之後，前三後四，那就叫辦萬壽，就不叫生日了。這生日可不就是這一個，還想過甚麼生日？智爺胡拉亂扯，把個鍾雄說的立刻傳令，令書手寫了告示，教嘍兵在水旱寨，各寨黏帖。合山中一亂，聲音甚大，渾人大樂，聰明著急，暗有議論不表。且說定準十五無令，慢慢的將信火帶進寨來。暗地他們詐降的，全派好了，誰辦甚麼事情，要了迷魂藥餅兒，自己帶定，自己與柳青用香薰寨主。龍滔背人，姚猛跟著北俠，承運殿外發頭枝信火。南俠在寨柵欄門，發第二枝信火。丁二爺在小飛雲崖口，發三枝信火。沙員外在後宅門，攔人斷後。冬至月十三日，即將後面酒纒搬出，算好每人該有多少。殺猪宰羊，下山採買乾鮮水菜，多添廚役，忙了三天，到了十五日早晨，鍾雄穿上百福百壽袍，百福百壽巾，掛上老壽星，上了供獻。承運殿擺開桌椅，先有後寨婆子，扶著姑娘，抱著公子，至殿下來，與寨主叩頭拜壽，齊說願天倫聖壽無疆。鍾雄看了一對女兒，十分歡喜，婆子也來拜壽。寨主吩咐，後面領賞，仍扶小姐，與公子入內去了。衆家寨主都與鍾雄拜壽。鍾雄先要與沙大哥叩頭，讓了半天，方才對行一禮。然後俱與寨主拜壽。齊說願寨主聖壽無疆。鍾雄傍立打一躬，言道：劣兄有何德何能，歷年間討禮。全都叩畢，落坐獻茶。外面各寨嘍兵頭目，到來在殿外拜壽，寨主也還了一禮。人人俱都有賞，衆人出去。合寨的嘍兵，在寨柵欄門外拜壽，寨主迎出，也是還禮，有勞你們，可見得寨主何等的恭謙，也是俱都有賞。然後進來。席前單缺智化寨主心中不樂。聞華過來說道：衆家寨主俱已到齊，請寨主吩咐擺酒。鍾雄意見，要等智化，被聞華一催。

也。只可吩咐擺酒。頃刻擺列杯盤，大眾一口同音說道：「今天是寨主哥哥的壽誕，我們每人敬獻三杯。」鍾雄說：「不可，你們每人敬我三杯，三四百二十杯，我不用再喝就醉了。」今天又趁著山無令，何不細水長流，慢慢的大家同飲，猜拳行令，熱鬧熱鬧。」黃壽說：「沙寨主就是年長，你就作個領袖罷。」你遞三杯酒，我們大家行個令。」沙老員外點頭，斟了三杯酒，遞與鍾寨主。寨主連飲了三杯，大家一躬到地，寨主也就還了個禮兒。寨主復又敬大眾三杯，大眾再三不肯受，這才攔住，然後歸座，各斟上門杯。鍾雄將要飲酒，智爺慌慌張張，打外邊進來，立刻就雙膝點地，跪倒就磕，說：「我願寨主哥哥，千秋永業，萬壽無疆。」鍾雄離席，大家站立。鍾雄一躬到地，說：「劣兄有甚麼好處，敢討兄弟之禮，你這樣分心操勞，實實我過意不去，我敬你三杯。」智爺說：「那有反禮而行，總是我敬你老人家才是。」說畢，先敬鍾雄三杯。寨主也回敬了三杯。彼此落坐，大家端酒。智爺說：「等等，就這樣喝麼？」我算出令官，看大杯來。嘍兵答應。又說：「今天寨主哥哥壽誕，要大家獻個壽詞，要一個頂針續芒兒，句句都要吉祥的言語，不然罰酒三巨觥。」這裏頭許多人說：「我們不懂的，不上來。」智爺說：「不行，那位說不上來，先罰這樣三杯。」沙老員外說道：「我們這裏就屬我的年長，我倘若接不下去，大家要笑，我也得喝，不如我先受罰。」一連喝了三杯，然後受罰的人多了，你也受罰，我也受罰，君山上的人，有說的上來的人，人家不說，情願受罰，就剩了個南俠、北俠、雙俠、智化。智爺說：「我是出令官，打我這先說。」眾人一樂，借著眾人一樂，便說道：「大家一陣歡笑，與寨主上福壽。」北俠說：「壽比南山不老松。」南俠說：「松柏之榮有餘慶。」雙俠說：「慶有餘年福壽增。」智爺說：「增福壽。」北俠說：「壽長生。」南俠說：「生貴子。」雙俠說：「子孫榮。」智爺說：「榮萬代。」北俠說：「代君封。」南俠說：「封顯爵。」雙俠說：「爵位正。」智爺說：「正下了。」與國同休的一位老壽星。北俠說：「興家業。」南俠說：「業興隆。」雙俠說：「說隆恩重。」智爺說：「重公卿。」化俠說：「卿且吉。」南俠說：「吉有慶。」雙俠說：「慶壽人。」智爺說：「人貴奉。」奉的是「巧比丹青一軸壽容。」北俠說：「容富貴。」南俠說：「貴尊榮。」雙俠說：「榮尊壽。」智爺說：「壽且永。」北俠說：「永平安。」南俠說：「安然靜。」雙俠說：「敬壽酒。」智爺說：「酒滿瓶。」憑著寨主爺的大德，壽活八百有餘零。寨主一聽，哈哈大笑，說：「我寨中，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不知怎麼樣成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慶生辰鍾雄被獲 闖大寨智化遭擒

詩曰：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俱無賴，紫燕黃蜂各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

且說鍾雄一見作的這壽詞，更覺歡喜，寨中人一個個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說我給衆位兄弟掛紅，自己也就端起大杯來。正飲之間，只聽外邊聲如鼎沸，唱的樂的，喊的鬧的，豁拳的，猜三叫五的，熱鬧非常。智爺說：哥哥，你看這個歡喜不歡喜，我們也該豁拳了。豁了一陣拳，日已垂西，衆家寨主告辭，各自回寨。鍾雄恨不得，大家一時出去，與這幾個知心的好朋友，一處再飲才好。另整杯盤，點上燈火，點的都是通宵的壽燈。天到初鼓，智爺說：今日山中雖然無令，我可得出去照料照料。鍾雄說：總是你得多受累。智爺隨即出來，要到早八寨瞧瞧，將到豐盛寨，衆嘍兵排班站立。智爺一看，就嚇了一跳。到裏邊隱在嘍兵身後，問了問緣故，你們爲甚麼不吃酒？嘍兵道：我們三寨主有令，不叫吃酒，吃酒者立斬，還叫我們今天防備，預備兵器。智爺說：你們愛飲酒不愛飲？早有酒頭答言，我們都饒出涎沫來了。智爺說：先教五十人別處去喝，再等回來，換這五十人去喝，來回更換，大家都喝著了，可別說是我說的。大家歡喜。智爺去後，先走五十人，喝上不回來了。又走五十人，也不回來了。大家一議論，法不責衆，全走了。寨主一瞧全走了，他也喝起來了。列位，怎麼他也喝起來了，總歸是天命二字，此人不醉，不用打算盜寨主出山。智爺又到一案，是文華寨，二百人也沒喝酒，又教他們一個招兒，一百人告假撒尿，由尿遁裏喝酒去，喝完再換那一百人，先一百人一去不回，後一百人改了告假拉屎，鬧的于義無法。自己到底不會吃酒。餘者的寨主嘍兵，盡都東倒西歪。智爺歸回承運殿，一使眼色，大家苦苦勸酒，就把鍾雄灌醉，小童兒攙到五雲軒，把頭巾摘下去，大衣服脫了，放在牀上，放下半邊的帳帘，叫四個童兒，警醒著聽差。智爺出來，看龍姚二人在穿堂裏坐著，一問十名健將，俱都醉了。智爺說：你們預備鈔包。二人說：齊備了。到承運殿碗盞俱都撤將下去，燈火息滅，就留了一雙壽燭，教看殿的人，你們吃酒去罷。我今夜在此處安歇。看殿人，歡歡喜喜的去。了。智爺叫大衆預備，智爺單同柳青奔五雲軒，智爺預先就告訴明白了，大衆盜鍾雄時，但得能不殺人，千萬可別殺人。來到五雲軒，柳爺先拿了布捲，龍姚智三人，連自己，俱把鼻子堵上，把薰香盒子拿出來。這盒子乃紅銅作成，類如仙鶴腿的水煙袋一樣。仙鶴的脖子，是活螺絲，一節一節的，一擰螺絲，一拉多長。仙鶴腹上，有個迸蓋，拿指甲一捺，迸蓋一起，半個月牙盒裏，取出香來，用千里火桶一拍，將香點著，放在仙鶴腹內，捏上迸蓋，收起千里火桶，將銅仙鶴，戳在窗櫺紙窟窿之內，後手一拉仙鶴的尾巴，尾巴有個消息，通著兩個翅膀，翅膀一呼扇，腹上有个透眼，一呼扇往裏一透風兒，由嘴內一條線似的煙，直向軒內射去，先

把四個小童薰倒。然後一轉沖著那邊，掛起來的半幅簾子裏，又是一拉仙鶴的尾巴，將鍾離燕將過去。收了香盒子，四人進去，先把那半邊帘子掛起，拿迷魂藥餅兒，先按在鍾離頂門心上。然後把他的膀子勒緊，往起一抽，爬在龍滔身上，拿鈔包兜住了，他的兩臂，來回的繞住，繫了個扣兒，轉頭出去，把塔鼻子的東西摔了。到承運殿，北俠問：「怎樣回答說得了一點信火味的一聲信火騰空？後面噲唧唧，鑼聲亂響，有老人家謝寬帶著謝充、謝勇，一百名飛腿短刀手，俱都點酒沒聞信火一起，大家說不好了。殺奔前來。正到後宅門，沙老員外橫叉，不許進去，說：「寨主大醉，今日晚間，憑爺是誰，不許進去。」謝寬說：「我奉夫人之命，有要事見寨主回稟。」沙爺說：「不行，明日再見。」寨主已睡，有話也不能說。見二枝火起，家人急了，說：「老寨主不教我進去，可不行了，誤了我的事情，可要得罪寨主了。」沙爺說：「你還敢怎樣？」一抖手中叉，家人舉刀，兩個兒說：「爹爹躲開。」二人一低頭，暗器出來了。一個是低頭鎗，一個是花妝弩。仗著沙爺躲得快，不然，中了暗器了，自己隨退。大眾並不追趕，俱奔五雲軒，去看寨主。沙爺出來，眾人已到小飛雲崖口，聽後面趕來，喊喝快將寨主留下，好一羣狼心狗肺之人，大家往上一圍。鑼聲亂響，後面人陸續都來了，連武國南、武國北，帶金槍將于義、鐵棍唐彪。早八寨內，總有不吃酒的人，也有不甚醉的。飛雲口上，是聞華鎮守。小五寨內人，全沒喝酒。此山口上石頭，是直上直下，如鏡子面兒一樣。山口不寬，橫著滾木，兩邊有絨繩兜住，有四名嘍兵，拿著刀聽吩咐。刀剝絨繩，滾木往下一滾，就把人軋的骨肉如泥。北俠是兩隻夜眼，看的分明。上面聞華聽鑼聲一響，自己就齊隊，二百人全是長拘鉤。若要頭根滾木放下去，用拘鉤往前一推，就不能用絨繩兜了，就拿拘鉤搭住。要放的時候，一摘拘鉤，就放下去了。北俠把著刀，往上一跑，跑到七成，還有三成，就到了上面了。聞華叫放滾木，刀剝絨繩，嚙的一聲，嚙咕嚙咕，嚙咕嚙咕，滾下山去。一看北俠已到後面，嚙兵用長拘鉤一推，北俠就著七寶刀一滑，呵哎呵哎，一陣亂響，拘鉤一折，人人往前一撲。北俠不忍殺人，反與聞華交手。你道北俠怎樣上來的？跑到半山，看見放滾木，黑忽忽的，奔自己而來，並無躲閃之處，一看旁邊山石上，可巧有一塊石頭，伸出來許多，又有由石縫中，出來一棵小樹兒。自己一蹬那塊石頭，單手一攀那棵小樹，容滾木過去，再往當中一躡，兩三個箭步，就到了上頭。拿刀一剝，各眾嘍兵往前一爬，隨即聞華的叉就到了。一反手噲唧的一聲，又頭墜地。也是聞華命中所犯，又成了一根鐵桿。撒腿就跑，眾嘍兵跟著亂竄。北俠就在山口上，大叫眾位，如今已到了飛雲崖口，我們的救兵也到，攻破了君山。南俠、雙俠保護著龍滔、姚猛，往上就跑，隨後就是沙老員外，緊跟著就是柳青。到小飛雲崖口上面，就聽見噲唧一聲，焉知曉是智爺被捉。智

爺倒是一分好意，瞧見他們，得了飛雲崖口，自己先擋住大眾，容他們上頭再得一寨，自己再上去不遲，憑手中這口刀，遮前擋後，工夫不小了，虛砍一刀，往上就跑。衆人意欲要追，于義不教往上追。智爺這才放心，剛一回頭，嘆味噯啲，咕嚕嚕，嘆味是中了于義一鏢，噯啲是喊了一聲，咕嚕嚕是滾下山來。智爺把雙睛一閉，淨等著刀槍亂打亂刺。可憐北俠大眾，連個影兒也不知。他們自顧往前闖，見君山外面火光冲天，殺聲震耳，必是蔣四爺外面助陣。前面嘍兵擋路，一齊喊叫快把寨主留下。二百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當中有一家寨主，姓廖，叫廖方，擋住去路，說快把寨主留下，牙繃半個不字，休想活命。丁二爺躡上，廖方的雙鐃，展南俠並不答話，噹啷噹啷，噹啷，是把鐃削折，噹啷噹啷，頭落地，回頭就跑，嘍兵四散。到了前引山，二百嘍兵，一家寨主，北俠一露面，寨主回頭就跑，嘍兵一亂。你道這家寨主是誰？原來就是毛保，毛保見北俠焉有不怕之理。過了前引山，到了前引洞，過不去了。二百嘍兵，也沒有兵器，寨主是賽尉遲祝英，看見前邊的山洞極深，非得進洞內，不能走出石門，上面是山，下面是洞，上邊拿石頭疊起一堵牆來，若有人奔洞，二百嘍兵拿石頭亂打，一人一塊，就是二百塊。越近石頭越大，故此誰也不能向前。幾個人過去，幾個人跑回來了，多少身上還帶點傷兒。這回是北俠往前，嘍兵不但不打，反是亂嚷亂跑，北俠躡入洞中開門。你道甚麼緣故？是蔣四爺辦理外頭之事，大人上了武昌府，二爺，先生保護，帶了大爺三爺，上了晨起望，十五晚間，約會合村，老叟頑童中年漢，由旱路而來。盧蔣，焦孟，史路，魯大眾，乘三隻船，在連雲峯下坎等候，見了兩枝信火，不見三枝，叫大眾喊喝，天兵天將到了，四面八方攻破君山了，就在山外，放起一把火來，滿山遍野，烈火飛騰，借著火光，徐慶獨自一人，探著一口刀，自爬上山去。常言一句，無巧不成書，要沒徐慶，這山萬萬闖不出來。三爺到了上面，看見祝英，抽後就是一刀。幸而祝英一閃躲過，嚇的撒腿就跑。徐慶並不追趕，爲的是瞧看下面大眾，上邊問道：你們可拿了鍾雄。大眾告訴，已然拿獲了，山下見罷，衆人出洞。蔣四爺迎住，暫且不表。單提的是北俠搶上了飛雲崖口，武國北一拉武國南退下，找了個僻靜所在，說哥哥大勢不佳了，我們疾速護夫人逃難罷。武國南打算是一番好意，連連點頭，到於後面，求見夫人。婆子帶將進去，來見夫人，見了夫人，雙膝點地說：夫人大勢不好了。我家寨主，教他們盜出君山，天兵天將殺將進來，玉石皆焚，夫人早作準備才好。姜氏夫人一聽，眼含痛淚說：早知道寨主的禍不遠矣，苦勸不聽。我活著是君山人，死了是君山鬼，我是萬不能出山。武國南說：夫人不出君山，可以使得，我們把

公子小姐，保將出去，若是有禍患，日後倒有報仇之人。夫人無奈說：你們倒是一番的美意。就叫婆子丫鬟，與公子小姐，多穿幾件衣服，打點細軟金珠，包裹停當。這一逃難，就有性命之憂，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逃難遇難親姊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

詩曰：養身不亞似生身，寨主何曾負僕人；姊弟豈知同遇難，家奴反要逼成親。竟迷暗室懷中寶，幾喪明珠掌上珍；若使未能逢智化，終難重聚樂天倫。

且說武國南、武國北，雖係兄弟，是兩樣心腸。武國北瞧寨上勢敗，失了小飛雲崖口，就知道君山不保，自己會同著哥哥，到後寨勸解著夫人逃難。他們兩人，全沒成過家，這一逃難，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他把小姐佔了，就是爲這個主意而來。欲先說出，他怕他哥哥不點頭，怪不得智爺與鍾太保，議論武國北，此人萬不可用，如今就應了智爺的言語。見了夫人一說，夫人就把一雙兒女，交與他們。姑娘那裏肯走，總是大了幾歲，說：娘呀，你死在君山，我合你一塊死。姜氏肝膽欲裂，一手拉著鍾麟，一手拉著亞男說：兒哩，女兒，難道說爲娘就捨的你們，倘若老天垂念，還有相逢之日，這都是你天倫忠言逆耳，才害的我們娘們好苦。你們就跟隨你武大哥，武二哥，逃難去罷。國南、國北，我就把我這一對兒女，交與你們了。國南說：夫人請放寬心，說著話，雙膝點地，對天盟誓，過往神祇在上，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如改變心腸，天誅地滅。站起來說：國北起誓，不管夫人怎樣，我們先明明心。國北說：哥哥，你起了就得了，還教我起誓。武國北無奈，跪在地上說：過往神祇在上，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如若改變心腸，我哥哥怎麼樣，我也怎麼樣。武國南說：不像話，誓要各人單起。武國北說：我若改變心腸，教我死後，肝花腸子，教狼吃了。武國南說：不成，沒有那們起誓的，從新另起。夫人說：不必了，外面把紅沙馬備好，包袱細軟之物，一切全繫在馬上。國南勸解夫人，不必掛心。武國北攙著小姐，武國南背著鍾麟，一出門，猶如送殯的一樣，就哭起來了。小姐上馬，武國南背著鍾麟，武國北拉著紅沙馬，出了後寨門，把門人俱都醉倒。慢慢過了摩雲嶺，繞過白雲澗，到了蓼花崗，由西往下，就是蓼花灘。叫哥哥，我們往那裏走？武國南說：我們走蓼花崗，那灘中不好走，淨荊條絆人。走著路，武國北問哥哥：聖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也不想成家了罷，我怎麼樣呢？武國南說：我這歲數，還成甚麼家。就是你呢，以後給你說上門親事，接續香煙。國北說：那得多時。國南說：到了岳州府，

若寨主大勢不好，給小姐擇婿，必定門當戶對，把小姐事情辦完，再給你說親。國北說：與其那們著，省件事好不好，也不用給小姐擇婿，也不用給我說親，這就是頂好的件事。小姐也出了閣了，我也成了家了。國南說：你也得說著，才能成家。國北說：把小姐給我。國南一聽，說：好天殺的，你還要說些甚麼。國北說：哥哥，我試探你呀！你要順著我說，我就把你殺了。國南說：這句話，雖係試探我，就損壽二十年。鍾麟說：武大哥，我害怕。國南一回頭，黑忽忽的，萬丈的深潭，令人可怕。說道：少主人閉著點眼睛罷，過了這點窄狹的道路好了。話言未了，就聽見砰的一聲，早被國北一腳，踹在國南的腿上。一歪身，噁呀呀一聲，連國南帶公子，就墜下深潭去了。姑娘一見國北的光景，也要躡下潭去。早被惡賊一把扭住，想動不能。拉著馬，撲奔正北去了，暫且不表。列位，這一段定君山，本是極大的個節目，不能略草而已，事情也多，頭緒也亂，必得說的清清楚楚的事情，雖多，就在五十六十七三日全完時候，不許說差，請看書的衆公留心細記。但是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單提的是智化受鏢，滾下山來，大衆槍刀，亂扎亂砍。早教金槍將于義，一擺手攔住說：把他綁起來，解往承運殿。正要追趕寨主，火光冲天，殺聲貫耳，人家救兵到了，眼瞧著小五寨人，陸續敗回，連祝英俱到，說：不用趕人，教人接迎到水面上船去了。一個個面面相覷，意欲打水寨追趕，明知他們會鏢船底，慢慢再作計較。聚會承運殿，吩咐把智化綁上來。不多時，智化進承運殿，一陣哈哈的狂笑，面上並無懼色。大家一瞧見了罪之魁，惡之首，各各咬牙，人人憤恨，俱找兵器，要將智爺亂刀分屍。智爺又是嗤嗤的冷笑。若是淨糊塗人，智爺就死了，可巧有明白人，偏要問問。那愚人說：可別讓他說話呀！他能花言巧語。于義說：讓他有話說完，難道說還把他放了不成。姓智的，你樂的是怎麼？智爺說：我樂的是你們大衆，空有這些人，連一個有能爲的沒有，全是些個衣冠禽獸。我們雖把寨主盜出君山，可不是有意殺害寨主，勸寨主改邪歸正，作大宋的官，夢穩身安。可得有我的三寸氣在，不料我今被捉，可不是我怕死，我怕死還不敢詐降呢！縱然一死，落個千古聲名，就拿姓智的，到得君山，準估幾個好字，估的是勇仁義禮智信。于義大笑說：你是人面獸心，這幾個字，你連半個字也不能估。智爺說道：我身無寸職，你們君山是國家一大患，我定了君山，先估個忠字。君山如銅牆鐵壁一樣，萬馬千軍到此，破不了君山，我們八個人，把君山破了，可估個勇字。自我姓智的到山，無論寨主、嘍兵、頭目犯罪，我去講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估個仁字。用酒將爾等都灌醉，俱都殺死，豈不省事，連一名嘍兵不傷，我估個義字。難道說我們不會四下裏放火，教你首尾不能相顧，出去豈不省事，不放火燒山，估個禮字。種種的主意，條條的計策，我全把寨主哄信，估個智字。當



初結拜說過，有官同作，寨主幫著王府作反，我不忍坐觀成敗，我勸他歸降大宋，我估個信字。我把六個字佔全，交友之心，大略如此，爾等見大寨主被捉，倒遂了你們的心願，或是輪流作寨主，或是拈鬮兒作寨主。寨主剛一被捉，你們就改變心腸，按說寨主多大，夫人多大，我今被捉，就沒一個問問夫人去，是殺是剮，你們就私自作主，我笑的就是這個。說畢又笑。渾人說：殺了罷。于義謝寬說：不可，他講的有理。就命謝充、謝勇解到後寨，見夫人教殺，就殺。教放，可別放，仍把他解回承運殿，也是剮了他。說畢，解智爺至後寨，叫出婆子言明此事，婆子進去，少時出來，說：夫人要見他哪！你們這等著罷，要教剮，我們也會做活兒。將智爺往裏一推，拍的拍，擰的擰，罵的罵，推的推，到了裏邊，見夫人端然正坐。即便雙膝跪倒，說：嫂嫂，小弟智化與你老人家叩頭。夫人不看智爺，低著頭說：智五弟，今天你哥哥的生日，不在前庭飲酒，而見爲嫂有甚麼事情？智爺瞧這個景況，羞的面紅過耳，說：嫂嫂，不必明知故問了，小弟慚愧無地。夫人一擡頭問：五弟，爲甚麼倒綁著二臂？智爺就將怎麼詐降，爲救展南俠，弟兄結拜，盜鍾寨主出山，一五一十，細說一遍。夫人問：寨主本領，比你如何？智爺說：我哥哥如天邊皓月，我如燈火之光。夫人問：君山堅固不堅固？智爺說：如銅牆鐵壁。夫人說：國家伐兵，一時破的了君山，破不了智爺說：千軍萬馬，一時也不能就破此君山。夫人說：卻又來，你們幾個人，把君山破了，把寨主拿了，一者是大宋之福，二者來你們都是佛使天差，個個不凡，你今被捉，我一句話，你就是碎屍萬段。我何故逆天行事，總怨是寨主爺的不好，我苦苦相勸，忠言逆耳，總是個定數。來呀！你們把智五爺的綁鬆了。婆子丫鬢說：智五爺的綁鬆不的，仇人總是殺了他，給寨主爺報仇。夫人說：你們那知道？鬆綁。婆子無奈，才把智爺解開。夫人說：五弟，我放你出山，等著你寨主剛的時節，預備一口薄木的棺槨，將你寨主哥哥的屍骸，成殮起來，就算盡了你們結拜的義氣了。智化說：嫂嫂可別行拙志，三五日必見佳音。夫人說：五弟，你出山去罷。智爺說：嫂嫂，我那一對姪男女，那裏去了？夫人說：國南國北帶著他們逃難去了，將要說往那裏去，婆子把嘴一按，說：可別說了，他是要斬草除根，你別損了，留點德行罷。智爺說：國北非係好人，我姪女倘有差錯，那還了得。夫人說：憑他們的造化罷，五弟快些出山去罷。婆子往外一推。智爺無奈，出來不敢往前去，由西越牆而出一蹶一點，出後寨門，過鷹雲嶺，繞白雲澗，走蓼花崗，聽見鍾麟喊叫智五叔。天色微明，這就到了十六了。智爺往下一看，黑暗暗的深潭，鍾麟叫智五叔。智爺答應說：姪男，不必驚慌，你五叔來了。你道萬丈深潭，鍾麟爲何沒死？皆因是主僕往下一撲，離著三二丈深，由山石縫兒裏長出一棵柏樹，年深日遠，上面的松枝蟠了頂，他上邊又有幾棵藤蘿，歷年間把松枝蟠成一個

大餅子相仿，主僕墜落在上面。主僕蘇醒了半天，國南勸解公子，不要害怕，罵道：國北天殺的，真狠。鍾麟說：不好上去。國南說：天亮了，有打柴的，求他用繩子把咱們繫上去。天剛亮，鍾麟就見智爺說：有我五叔救我們來了。國南怕智化不懷好意，說別叫他，不要他來。公子偏叫智爺看見，又驚又喜，問他們的緣故。國南無奈，就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智爺教國南把刀擦上來，拿刀把葛藤砍了許多根，接在一處，擦將下去，叫國南將鍾麟的腰拴上，往上一拉，就把公子拉上。公子腳站穩，又用前法，把國南吊上。問你們投奔何方？國南說：上岳州府。智爺叫他們，上晨起望路魯家中去。武國南應允。智爺說：你要不去，你可得起誓。國南恨著心起誓：我要不去，教我淹死，上吊死，這還不行麼？智爺說：好。瞧着國南，公子去了，自己提刀撲奔正北，不到三里路，看見小松樹上，捆著小姐。國北提刀威嚇，拴著紅沙馬，智爺躡入樹林，一刀正中胸膛，生吃了惡奴的心肝，救小姐回晨起望，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鍾雄

詩曰：

青龍華蓋及蓬星，明星地戶太陽臨；天嶽天門天牢固，陰陽孤宿合天庭。  
十二辰宮真有幸，凡事依之驗如神；行兵能知其中妙，一箭天山定太平。

且說國北喪了良心，將哥哥踢下山去，拉馬到小樹林，拴馬捆小姐，拿刀威逼小姐從他，小姐大罵。智爺一到看見，用手抓住國北，隨用刀開了膛，吃了他的心，也不消心頭之恨。急解開小姐，百般的勸解安慰，哄著他上馬，直奔晨起望來了。他們走後，來了一個餓狼，過去把國北肝花腸肚吃淨才走，這就是起誓應誓。慢說是他，連國南還得應誓。國南背起公子，走未多遠，天已大亮了，一想，若奔晨起望，活活的送了公子性命，不怕自己應了誓，也是投奔岳州府。走到午飯時候，公子嚷餓，哄著他說：出了山，就有賣吃的了。冬令的時節，天氣甚短，整走了一天，日落方才出山，走不到半里，一道長河攔路。那邊來了一隻小船，說：船家，渡我們到西岸。船家說：你們要上那裏去？國南說：要上岳州府。船家說：我們是岳州府船家，索性帶你們上岳州府。問船價多少？船家說：無非帶腳，你看著給罷。靠岸上船，將鍾麟放在艙內，由後艙出來一個大漢，九尺身軀，短禪襖，蹬著雙大草鞋，臉生橫肉，到前頭問：公子叫甚？把帽子給我罷。抓了帽子，直奔船頭。公子一哭。國南說：沒有這們鬪孩子的。隨即爬出船艙，要奔船頭，早受了一聲，嗵的一聲，打下水去，自己喝了一口水，水勢又硬，被浪頭打出多遠，好容易這才上來，通身是水。也看不見船隻，也找不著公

子。冬天的景況，冷氣一襲，飄飄飄飄，雪花飛下來了。那位就說：下了雪，怎麼河還不凍哪？這是南邊地方，雪倒可以下一半點，河可不凍。國南一見，是身逢絕地，前邊有一樹林，就把帶子解將下來，搭樹上繫了個扣兒。泪汪汪，叫了兩聲蒼天，把脖子往上一套，眼前一黑，渺渺茫茫，少刻又覺甦醒。依然坐在地上，旁邊站定一人，青衣小帽，四十多歲。問道：你爲何上吊？國南又不說說真話，只可說我活不的了。那人問：你上吊我救下你來，你有何事說出來，萬一能管我就管，管不了你再死。國南說：我帶著我家少主人，到岳州府，上船教水手將我打下水去，失去少爺，我焉能活著！那人說是兩個水手，一高一矮。國南說：對了。那人說：我姓胡，排七，在酸棗坡開酒鋪，跟我上鋪子，我有主意。國南聽了歡喜，拿了帶子，擰了擰衣服的水。胡七問：貴姓？回說：姓武，排大。到了酒鋪，有個夥計，讓至櫃房。胡七拿出乾衣服，與他穿上，煖了些酒，叫國南吃了。將要上門，進來一人，問可賣酒？回說：賣酒。落坐要酒。來者正是艾虎，因在棠花村無意之中，聽見信，冬至月十五日，定君山，自己偷跑來的，到此已然十六日了，又下起雪來，要喝酒入鋪內，把酒擺上，自己吃用。忽聽裏面說得慢慢的，誰敢得罪他？艾爺就知必是惡霸，自奔到屋中間，甚麼事？要有惡人，你們怕，我不怕，我可愛管閒事。胡七說：這位行了。國南要與艾虎叩頭。小爺攔住。武國南將丟去公子的話，說一遍。艾虎說：掌櫃的，你可知道？胡七說：有八成是他們。艾爺說：你說罷，不是也無妨。胡七說：他們二人，一個叫狼討兒，一個叫車云，是把兄弟。狼討兒有個妻子，是趙氏，暗與車云私通。二人擺渡爲生，忽窮忽闊。武大哥所說，就是他們，住在狼窩屯。艾虎說：我酒也不喝了，我同武大哥，上狼窩屯，給了酒錢，同武國南出來。胡七同著，到了擺渡口，由此往西，他們住村外路北。胡七說：我回去了。雪也住了，到了村外，看見牆內屋中，燈光射出，教國南外等，進去時刻甚大，方才出來，背著公子的衣服頭巾，與國南看。國南問了緣故。小爺說：我到裏面，殺了姦夫淫婦的性命，就是車云，趙氏，狼討兒，背著你家公子，上岳州府賣去了，把衣服留下。剩這兩個狗男女，議論要害親夫，教我遇上，殺了男的，問明女的，也就殺了。放了把火，咱們走罷，上岳州找去。國南就拿著衣服。又要叩頭。艾爺不許，直奔西南，走有二里路。國南說：有了。艾爺說：那裏國南看這腳印子是他。艾爺說：因何看的準？國南說：他穿的是大草鞋。艾爺樂了，順印兒找下來了，走著才問艾虎的姓。艾虎告訴他姓艾，找到一個門首，無有了。細看進去了，院內掛著燈籠。艾爺說：武大哥，這籠上是甚麼字？國南說：婆婆店。艾爺上前打店，裏面婆子出來，開門進去，問二位客官，住西屋兩間如何？小爺說：好。將到院內，就聽東屋內人說：我找武大哥。國南一聽一著急，便拉了艾爺一下，說：艾恩公聽見沒有？艾虎說：你別管，有我哪？婆子問：你們作甚

麼哪，拉拉扯扯的小爺說：你別管，說我們的話哪！來到西屋，國南出房外，聽東屋的公子說甚麼。艾爺叫點上燈，問媽媽貴姓。婆子說：姓甘。艾爺說：原來是甘媽，喲！你是誰的甘媽？甘婆說：你願意叫我甘媽。艾爺說：你那歲數，我叫你甘媽不要緊。婆子說：那可不敢當，客官貴姓？艾虎說：我姓艾，我叫艾虎。婆子說：你叫甚麼？又說：我叫艾虎哇。婆子說：是真嗎？小爺說：我本叫艾虎，有甚麼真不真？婆子想，其間有同名同姓的，問：你在那裏住？艾虎說：臥虎溝。婆子一聽，眼都氣直，氣哼哼的問：你們一溝，有多少艾虎？艾虎也是氣，說：一溝都是艾虎。婆子明知是買他的便宜，假充他們姑爺。問道：客官用酒飯罷？艾虎說：要酒。婆子出去。國南進來，說：恩公，那屋裏打我們公子哪！小爺一聽，鍾麟說：找我武大哥。又聽一人說：要找也得明天，哭我就打。遂將孩子叭叭的亂打，孩子直哭。婆子問：你打這孩子是誰？回答是我兒子。婆子又問：他武大哥哪！回答是我們大小子。艾虎說：武大哥，他說你是他大兒子。國南說：他是我重孫子。婆子進來，擺上酒菜，復又出去。說：你別在這裏管孩子，你打一打，他一哭，人家還睡甚麼覺哇？那人說：我們走。婆子說：正好，我給你們開門去。國南說：他們要走。艾虎說：走才好哪！你這等著，我追他們去。聽著婆子給他們開門，等他們出去，又關上門，讀讀念念往後去了。艾虎出院子，一擰身，躡出牆外，跟下狼討兒來了。過了一射之地，前頭有道山溝，書不可重絮，他見着狼討兒，攔下公子，過去一刀，結果了狼討兒性命，屍首捺在山溝，背著公子說：我帶著找你武大哥去。回到店外，躡過牆進去，屋中一看，武國南倒於地上，口濺白沫，將鍾麟放下說：你看這不是武大哥。鍾麟說：是我武大哥睡著了。艾虎說：你叫甚麼？說：我叫鍾麟。艾虎說：這是你們使喚人麼？回答是我們家人武大哥。艾虎說：你們那住答道？我們在君山，我父親叫飛又太保，著人家拿了，我跟著我武大哥逃難哪！艾虎暗暗歡喜，說：你武大哥受了蒙汗藥了，這是賊店，我把他拿了，交在當官。公子說：我懂賊店害人。艾虎說：我拿他們，你可別言語，在旁邊躲著，小心著他們殺了你。於是又把國南拉開，爲的是地下寬闊，好動手，往當地一蹲，單等人來。媽媽進來，艾虎往當地一爬，媽媽過來一看，說：這你就不叫艾虎了嗎？這個字沒說出來，腿腕子早教艾虎抓住，往懷中一帶，婆子爬伏於地。艾虎起來揚拳便打，咚咚的，播鼓的聲音一般，婆子嚷道：姑娘快來。蘭娘進來，艾虎看見短打扮，絹帕罩住烏雲，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艾虎伸手一刁，蘭娘的腕子，刁住了腕子，一攏寸關尺，往懷裏一帶。蘭娘往懷裏一奪，艾虎往外一縱，捧倒在地，鯉魚打挺，飛起來就是一腿。艾虎單手一揚，就把腿腕用手鉤住，往起一掛。蘭娘復又跌倒，爬起來往外就跑。婆子苦苦央求，艾虎方才住手。沒過門的女婿，打丈母娘，就打這留下的。媽媽說：我們有眼如盲，你要不假充我們親戚，我

們也不能這樣。艾虎說：你們親戚是誰？婆子說：臥虎溝艾虎是我們姑老爺。艾虎一笑說：煞不得！你見過你們姑老爺沒有？婆子說：怎麼沒見過？哪長的雪白粉嫩？艾虎說：冤苦了我了，有媒人沒有？婆子說：有，蔣四老爺。小爺說：呀！我四叔哇，這就好了。你只管打聽，臥虎溝艾虎沒兩個。外號人稱小義士，北俠是我義父，智化是我師傅，錯了！我輪腦袋。婆子聽了一怔，暗道：這要是真的，比那個還好，結實足壯，本領強多，但這時難論真假，見了蔣四老爺再說。艾虎說：我們這個人如何？婆子說：容易。隨取了水來，灌了國南。小爺叫取些好酒來，甘媽媽去取，國南問公子的事情。艾虎叫公子過來，公子見了國南一撲大哭，連國南也就哭了，收泪與艾虎道勞。婆子拿了酒來一看，驚問：這孩子，因何在這裏？艾虎告訴了一遍。婆子方才明白，與公子穿了衣服，鍾麟將已往從前，說了一遍。一同吃酒，到次日起身。婆子店飯錢，一概不要，有話見蔣四老爺再說。這就到了十七日了。國南說：艾恩公，咱們要分手了。艾虎說：上那裏去？國南說：我們上岳州府。艾虎說：你陪著我，多遶兩步罷。上晨起望。國南說：就是不上晨起望。艾虎說：不去不行，我奉我師傅義父之命，特意請你們來了。國南說：你師傅義父是誰？艾虎說：北俠是我義父，智化是我師傅，國南一聽，嗷，害苦了我了。艾虎說：要去，你背著公子；你要不去，我把你殺了，我背著公子。國南說：這是我們主僕命該如此，跟我們寨主，大家死在一處就是了。言畢，一同起身。再說展南俠大眾，出君山上船，大家給展爺道驚喜。蔣爺一點人數，少了個智化，誰也不知道。惟獨柳青說：上小飛雲崖口，聽見嗷一聲，大概是被了捉了。展爺要回君山去救智爺，被蔣爺攔住，說：他合我只要嘴能動，就死不了，不必掛心。晨起望助威的人，由旱路而歸，棄船登岸，背鍾雄至路魯家中。到了次日申牌時候，智爺到。大家迎接進去，道驚喜。將小姐攙下馬來，把馬拴在院內，把小姐帶著，看看沙龍，南俠、北俠等。智爺問他天倫，現在那裏？沙龍說：現在西屋內，吃醉了酒那裏睡。智爺聽知，帶著姑娘去看，啓簾來到屋中。姑娘一看天倫，躺臥一張牀上，眼含著痛淚，叫道：父親叫了兩聲不答應，就放聲大哭。智爺勸住，說：你還不知道你天倫那酒性，喝醉了就睡覺，一叫他就打人，等他醒了再見罷。叫路爺帶姑娘到後邊見路魯氏，讓魯氏勸解勸解，姑娘往後去了不提。大眾到上房落坐，智爺就把自己被捉，已往從前，說了一遍。問武國南可曾來到，大眾說：沒來。智爺說：他不來可不好辦。蔣爺說：等一半日不來，我有主意。到了十七日晌午時，有人進來，說：外面有個叫艾虎的，找眾位爺們呢。智爺說：教他進來。不多一時，帶武國南，公子一齊到屋中。艾虎給大眾行禮，徒弟史雲給他行禮。武國南把公子放下，與大眾行禮。智爺說：你今天才到，應了誓了沒有？國南說：全應到了，活該死在這裏。智爺隨即說：叫路爺帶公子到

後遂，姐弟相見，也叫國南到後邊去。衆人將鍾雄搭至庭房，起了迷魂藥餅，後脊背拍了三掌，迎面吹了一口冷氣。鍾雄悠悠氣轉，眼睜一看，七長八短，高矮不等，也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仍是問智化賢弟，這是怎麼個緣故？智化雙膝跪倒，就把已往從前，詐降救南俠，暗往裏誘人，過生日灌醉寨主，嘍兵，以及自己被捉，夫人釋放，走蓼花崗救鍾麟，武國南殺武國北救小姐，武國南落水丟公子，國南上吊，遇胡七解救，艾虎捉姦，娃娃谷殺狼討兒。這些事，細說了一遍。哥哥你在夢中，大宋洪福齊天，王爺如何能成其大事？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大勢一壞，玉石皆焚，小弟等不忍坐觀成敗，你若降了大宋，小弟等的萬幸。你若不降，小弟等一頭碰死在你這面前，盡了交朋友義氣，以後任憑你自爲，我們口眼一閉，大事全不管了。小姐同公子，武國南早從內裏出來，聽智化一說，連公子小姐，同說多降了罷。鍾雄點頭，降了大宋。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

且說鍾雄聽智化滔滔不斷的言語，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連兒帶女，受了無限的苦處。寨中也是大亂。這時要是自己一人，在山萬不至如此。自己回頭一想，如同一場春夢，糊糊塗塗的，難得智化賢弟，這般誠實，大衆全跪下，一口同音勸降。鍾雄說：智化賢弟，你爲我可不是容易，心機使碎，晝夜的勤勞，可見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了。頭一件，祖父墳塋保守住了，祖父屍骨，不能拋棄於外。第二件，大宋的洪福齊天，君山一破，玉石皆焚。第三件，救了你這一對姪男女，他們本是絕處逢生，多蒙賢弟，保住鍾氏門中，一條根苗，銘刻肺腑，永不敢忘。說著話時，鍾雄早已跪下了，說衆位老爺們，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我一介草民，叛君反國，身就大罪，已該萬死，如今衆位，必是看在我智化賢弟的分上，不肯將我凌遲處死，怎麼反與我罪人行禮？我如何擔當的起？我今降了大宋，倘若口是心非，我必死在亂刀之下。大衆一口同音說：言重了！大家同起，哈哈一笑。智化說：知時務者爲俊傑。智化說：給你們見見，這是蔣四老爺，這是我盟兄。對施一禮。鍾雄說：多蒙大人恩施格外。蔣四說：有過能改，就是英雄。所有沒見過者，挨次都給見了一回。武國南過來，給寨主磕頭。智化說：不宜遲，早些回山，省的我嫂嫂，提心吊膽。又說：咱們誰送鍾大哥回山？盧爺、徐爺、蔣爺、展爺、智化、艾虎、北俠、雙俠，都願意送寨主回山。鍾雄說：我已降了，怎麼還叫我寨主哥哥呢？智化說：你雖然是降了，君山的錢糧浩大，你此時雖降了大宋，大人也不能供山上的用度。總得聽旨後，由那裏撥糧餉。暫且回山，仍稱寨主。

千萬別教王府知曉，他若知曉，豈肯再供糧餉？哥哥你若回山，教各寨主嘍兵，不揚言此事，你可壓令得住。鍾雄說：壓令的住。智爺說：既然這樣，咱們急早回山。鍾雄道：咱們回山，把你姪等留在此處，然後再接他們來。智爺說：哥哥多此一舉，你不是那反覆無常的小人，你把姪等寄在這裏，以作押帳，這是何苦？若是怕你，還不叫你回山，教我嫂嫂早見兒女，早歡喜歡喜。說畢，叫武國南背了公子，小姐到後面，辭了路魯氏，仍是上馬，不去的送出門來，送寨主的一同前往。智爺用手一指，說：哥哥可別叫他趙蘭弟了。鍾雄說：怎麼？智爺說：此人松江府茉莉花村姓丁，雙名兆惠。鍾雄說：是雙俠呀？怎麼不說真名姓？智爺說：誠心寬你，南俠北俠，雙俠皆投降，你不吃疑麼？那時被你看破，就沒有今日了。寨主說：你真乃高才。隨說隨走，就到了飛雲關下。鍾雄說道：嘍兵聽真，疾速報與衆寨主得知，如今被我智賢弟勸說，歸降大宋。智爺道：哥哥有甚麼話，到裏邊承運殿再說不遲。少刻間，壓山探海，可著一山的寨主嘍兵，俱都前來，迎接寨主，跪了一片，給寨主道驚道喜，然後如衆星捧月一般，護著寨主，走入旱寨，進寨柵門，奔承運殿。寨主走了三天，山中亂了三天，謝充、謝勇在後寨，等到紅日東升，才見妻子出來，疾忙過來一問，才知道夫人早將智爺放走。二人嚇了一跳，自己把自己綁上，到承運殿請罪，衆人也不肯結果他的性命，只可與他鬆綁。渾人說：不教他說話好不好，他也不能走了，寨主都教他哄信了，何況夫人呢？你言我語，整亂了三天。這天報寨主回山，大家迎接入承運殿，智爺拉馬奔後寨，至後宅門，叫國南放下公子，攙了小姐，拴了馬匹。不多時，裏面婆子出來，請智爺同國南帶公子小姐進去，來到階臺石下，早見夫人出來迎接。智爺行禮說：小弟智化與嫂嫂叩頭，夫人說：智五弟免禮。智爺說：小弟蒙嫂嫂不肯殺害，恩施格外，總算嫂嫂有容人的識量，若不是小弟逃走，我這一對姪男女，也是身逢橫禍。如今將我寨主哥哥，勸說降了大宋，送回君山，我將姪男女交與嫂嫂，我還得同我寨主哥哥，辦承運殿中大事。哪？姜氏說：智賢弟，也不枉你寨主哥哥，喜愛交友，交徧天下友，知心有幾人，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請上應受爲嫂一禮才是。智爺說：不敢，折罪死小弟了。姜氏叫亞南、鍾麟與智爺叩了頭。智爺告辭出來，姜氏許持百日之齋，滿斗焚香，大謝上蒼，暫且不表。單提的是智爺，來到承運殿，寨主說：正然等候智賢弟，一同吃酒。智爺說：別忙，你可對大衆說明，降宋之事。鍾雄說：被你一攔，我也不敢往下再說了。智爺說：這可說罷，衆位我替寨主說：寨主如今，教我姓智的，同衆位護衛老爺們，勸說歸降大宋。你們大衆連嘍兵等，若要願降，一並歸降大宋。如不願降，請爲一言，或投親，或投故，或歸原籍，或投王府，給你們預備盤纏，請早離君山。言還未畢，見徐慶、艾虎每人抗頂一人，倒摺二臂，進門來。

擗於就地。三爺說：拿來了兩個。大眾一睜，原來是賽尉遲祝英，還有他的從人。你道甚麼緣故？是鍾爺在飛雲關，說出歸降的言語，智爺就知此話說早了，準知祝英不降，他是王爺的眼目，因走在蚰蜒小路口，就把三爺艾虎留下，說要有個黑臉大身軀，使鞭的，見著就拿奔承運殿。果然是祝英一聽寨主降宋，帶了他的從人，提了鞭，從丹鳳橋穿蚰蜒小路口，給王府送信。將進蚰蜒路，不到半里，遇一人要他的買路金銀。祝英說：好大膽，在這裏斷道。就是一鞭。艾虎一閃，祝英早教三爺，由石後躡將出來，一腳踢了個筋斗。艾虎過來就搦。從人一跑，也教三爺一腳踢了個筋斗，牢縛二臂。每人扛起一人，直奔承運殿，路上嘍兵，誰敢攔阻，到承運殿擗於就地。智爺過來解開祝英說：我家寨主降了大宋，不怕你不降，不犯偷跑。祝英說：我受王爺的厚恩，我就知報効，我不知甚麼叫大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豈嫁二夫，如今被捉，速求一死，你們還是殺了我，若是放了我，我就去上王府送信。智爺微微的冷笑，說：原要借你口中言語，教奸王知道，疾速去罷。把個鍾雄嚇了二目發直，直轂轂的睜著智爺，又不敢說話，又猜不著智爺是甚麼主意，自思祝英上王府一送信，大事全壞。祝英說：這可是你的主意，不殺我呀！我可要走了。智爺說：請罷。剛一轉臉，智爺睜著北俠的刀，一扭嘴，北俠就領會了他的意見，把刀一亮，嗖的響一個箭步，趕到祝英背後，磕叻一聲，把祝英劈為兩段，咕咚咕咚撲於地上，紅光崩現。接著智爺，大號一聲，說：那位不願意降，快些說來。大夥一口同音，齊說願降。又聽見嗷味一聲，原來是艾虎，把那個從人殺了。蔣爺暗道：黑狐狸真壞，假手殺人。鍾雄說：智賢弟，這是甚麼意見？既把他放了，怎麼又把他殺了？智爺說：他是個渾人，要是傳令丹鳳橋下梟首，他明知他活不了，他要破口大罵，咱們也是白白的聽著，不如這們打發他回去省事。鍾雄說：我不及賢弟多多。死屍搭將出去了，用灰土掩埋血跡，然後大排筵宴，嘍兵各有賞賜。酒過三巡，智爺說：哥哥，君山的花名寫清，好給大人送去。盧大爺說：我去送去，我正想二弟哪！三爺說：我同哥哥一路前往。盧爺點頭。寨主派書手抄寫花名。智爺說：這可得了，把哥哥的事辦完，我們要破銅網了。鍾雄說：甚麼誰破銅網？智爺說：我們大眾寨主搖著頭說：不易呀！不容易！你知道總絃在那裏，副絃在那裏，就是有寶刀寶劍，也不易破。你們知道甚麼人擺的？蔣爺說道：雷英。鍾雄說：不是。畢竟不知他說出是誰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洩機



詩曰：款款衷情仔細陳，願將一死代天倫；可憐一段英雄志，不作男身作女身。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趙簡子欲南擊楚，道必由津，因下令與津吏期以某日渡津。至期，簡子駕至欲渡，而津吏已醉如死人，不能渡矣。簡子大怒，因下令欲殺之。津吏有個女兒，叫女娟，聽見簡子下令，欲殺其父，不勝恐懼，因持了渡津之楫，而左右亂走。簡子看見，因問道：汝女子而持楫左右走，何爲也？女娟忙再拜以對道：妾乃津吏息女，欲有言上瀆，不敢直達，意亂心慌，故左右走耳。簡子道：汝女子而有何言？女娟道：妾父聞主君欲渡，此不測之津，竊恐水神恃勢，風波不寧，有驚帆檣，故敬陳酒醴，禱祠於九江三淮之神，以祈福庇，祭畢，而風恬浪靜，以爲神饗，歡飲餘瀝，是以大醉。聞君以其醉，而不能供渡津之役，將欲殺之，彼昏昏不知，妾願以代父死。簡子道：此非汝女子之罪也。女娟道：凡殺有罪者，欲其身受痛，而心知罪也。想妾父醉如死人，主君若此時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待其醒而殺之，使其知罪未晚也。簡子聽了道：此言甚善，且緩其誅。津吏因得不死。既而簡子將渡，操楫者少一人，女娟操臂操楫前請，妾願代父，以滿持楫之數。簡子道：吾此行，所從皆士大夫，且齋戒沐浴以從事，豈可與婦人同舟哉？女娟道：妾聞昔日湯王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麋，而遂放桀，至於有巢之下。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麋，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勝負在德，豈在牝牡哉？主君不欲渡則已，誠欲渡津，與妾同舟，又何傷哉？簡子聞言大悅，遂許其渡。渡至中流，女娟見風恬浪靜，水波不興，因對簡子說道：妾有河激之歌，敢爲主君歌之。因朗歌道：

升彼阿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詞既釋兮瀆乃清，歌已又歌道：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棹兮行勿疑。

簡子聽了大悅道：此賢女也，吾昔夢娶一賢妻，其即此女乎！欲使人祝祓以夫人。女娟再拜辭道：婦人之道，非媒不嫁，家有嚴親，不敢聞命，遂辭去。簡子擊楚歸，納幣於父母，立爲夫人。君子謂女娟通達而有辭，聞言少敏，書歸正傳。

且說蔣爺問鍾雄：我們都知道，這銅網陣，是雷英擺的，你怎麼說不是？鍾雄說：我先前也知道是他。王爺請我上府裏，住了三天，合王爺談了兩天的話，末天與雷英敘結了同盟的兄弟。他後來又在我們君山住了三天，無非是講論些個文武的技藝，那人很露著淺薄，就提銅網這節不行，又講論些八卦五行，三才，問到準消息的地方，他就說不出來了。我說：你是藏私，我就不問。

了。後來他說：你我若非生死之交，我可不能吐露實言。我說：你我輔佐王爺，共成大事，難道說我還能洩露於外不成。這他上說  
出實話，他有個義父，此人姓彭，叫彭啓，先在大海船上喻羅盤，遇暴風，颶到西洋國。去了十二年，遇天朝的船，北風一起，又颶回  
來了。本來人就能幹，又學了些西洋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雷英認爲義父，是他出的主意，雷英稱的名。據我想，非得著這個  
人不行。蔣爺說不知此人，在那裏居住？鍾雄說就在雷英家中居住。聽說這個人精於道學，壽已老耄，面目如童子一般，早晚必  
成地仙。蔣爺說恰巧，若在雷英家，要見此人，不難。南俠問道：怎麼見此人，不難？蔣爺說：我在丹江口，救過雷英的父親，名叫雷振，  
救了他，問了名姓，知道他是反叛，要把他推下水去。一想，此人有用，萬一辦王府之事，可以向他打聽王府的虛實。我沒告訴他，  
真名真姓，我說我叫蔣似水。有這個活命之恩，到了他家，要說見這個彭啓，大概容易。智爺說：這倒是很好的個機會，雷振他若  
念活命之恩更好，若是不念活命之恩，用薰香盜也把他盜出來。蔣爺說：我是販藥材的客人，咱們仍打扮成販藥材的客人，可  
是誰合我去？智爺說：我去把柳爺請來。蔣爺說：我去拿咱們大眾的所用的東西去。言畢起身，上晨起望，邀了柳青同到君山，  
主將山中的草藥，用荊條筐兒裝上，又把他們的兵器，包袱等件，上面堆上藥材，用繩子捆住，智展、柳四人，全換了青衣、小帽，  
先致嘆兵，推下山去。四位辭了寨主，到了山下，推著車子，路上無話，直到襄陽進城，到王爺府後身，有個小藥王廟，廟裏面出來  
一個小和尚。智爺說：小和尚，蔣爺說：小師傅，我們是辦藥材的，今晚在此借宿，等三兩日起身，多備香燈助敬。小和尚去不多時，  
出來說：請衆人推車進廟，西屋內老僧接出來，說衆位施主，請屋中坐。大家入內落坐，問師傅貴上下？和尚回答：小僧淨林，未領  
教幾位貴姓？智爺說：那位姓展，那位姓柳，那位姓蔣，弟子姓智。和尚說：阿彌陀佛。就在廟中用飯，住在南院西廂房內，小車搭到  
屋裏，一夜不提。次日早飯畢，蔣爺說：我去了，聽我的喜信。出了廟門，見一老人問道：那裏叫真珠八寶巷，有個明遠堂雷家，在那  
裏？那人說：路東口內，儘東頭路北，第一門就是。蔣爺與人家道了勞，自己走到東口內，路北黑油漆門，兩傍有兩塊藍牌子，金字，  
是明遠堂雷。蔣爺上前叫門，門內有人，出來開門一看，問：大爺找誰？回答：找雷員外。家人問：找老員外呀？四爺說：正是。家人問：貴  
姓？四爺說：我叫蔣似水。那人聽了說：你怎麼才來？我們員外想你都瘋了，快進來罷。蔣爺說：你先回稟去。那人進去不多時，雷  
振出來說：蔣老恩，想死我了。見面了要叩頭。蔣爺攔住說：使不的，偌大年紀。二人攜手往裏走，進了路西，四扇屏風門，是油綠  
撒金，四塊斗方，寫著齋莊中正四個字。路東也是四扇屏門關閉。進了西院，一帶南房，路北垂花門。進了門內，四爺一看一怔，好

怪，五間上房兩耳房，東西兩道長平牆頭，東面兩個黑門，無門檻，門上左邊有個八楞銅轆轤，西邊兩個黑門，無門檻，門上有個八楞銅轆轤，並無別的房屋，好奇怪。上了石臺階，到了屋中。蔣爺心中以爲雷家，哄了王爺些個銀子，沒見過世面，蓋的房屋不合樣式。焉知曉到了屋中一看，很有大家排場，糊裱的乾淨，名人字畫，古銅玩器，桌案几凳，幽雅沈靜，很是庭房的樣式，頗有大風氣。蔣爺落坐，雷振又拜了一回，隨即獻茶，跟著就擺酒，頃刻擺齊。蔣爺上座，雷振旁陪，親斟三杯酒，一飲而乾，然後各斟門鐘。雷振說：「恩公從何而至？」蔣爺說：「就打你我分手，上了趟河南，由河南上山東，由山東又上陝西，我今打陝西而來，忽然想起老兄來，特意到此，望看望看。」雷振說：「恩公到此，就不必走了。」蔣爺說：「不行，帳沒算清，回頭算清帳目，再來我就不走了。有件事情，老哥哥我問問你。」雷振說：「甚麼事？」蔣爺說：「怎麼這院子內，也沒有東西廊房，四個小門，也沒門檻，甚麼緣故？」雷振說：「咳！無怪你暗著納悶，這是你姪子的主意，孝順我。」蔣爺說：「甚麼緣故？」雷振說：「我有個毛病，吃完飯就困，非睡一覺不可，你姪子怕我把食存在心裏頭，作了一輛小鐵車，是個自行的車子，我坐在上邊，兩邊有兩個鐵拐子，當中有一個銅拐子，把這拐子往外一抽，自來輪子一轉，這車子就走起來了。要往裏首轉灣，一搬左邊的鐵拐子，他就往裏拐。要往外首轉灣，一搬右邊的鐵拐子，他就往外拐。東邊的這兩個門，靠著耳房的，這個進去是到東花園子，南邊的那個黑門，進去從東夾道，奔北花園子。西邊挨著耳房的，那個小黑門，進去是你姪婦的院子。西邊南頭的那個門，進去由西夾道，奔北花園子。我要上了車子，吩咐開那個門，他們就把八楞銅轆轤一擰，門就開了。把拐子一抽，車就往裏走，來回轉騰幾趟，食也消了，也就不困了，這是你姪子的主意。」蔣爺說：「老賢姪還有這個能耐呢！我也求老賢姪，給我做一個。」雷振說：「不行，就把這個給你罷。」蔣爺說：「我不要，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雷振說：「恩公，你要我這個命都給你，何況一個玩物？」蔣爺說：「不要，我是一定求他給我做一個。」雷振說：「恩公不知，這不是他做的。」蔣爺問：「是誰做的？」雷振說：「若非恩公，我實在不能對你提起，是我們乾親家，他的乾老兒做的。」蔣爺說：「這人貴姓？」是那裏的人？」雷振說：「這位是南邊人，姓彭，叫彭啓，字是耀光，在海船上暗羅盤，就是此人所做。」蔣爺說：「此人現在那裏？」雷振說：「就在咱們家裏居住。」蔣爺說：「好極了，請過來咱們一同飲酒。」雷振說：「不行，此人與人不同，恐爺是誰，他也看不起。我兒認他爲義父，我們兩人見過一次，他不願意理我，他暗著我是個粗魯人，不配與他交談。我想著咱們兒子，跟人家學本事，擺了一桌上等海味官席，他連坐下都沒坐下，道了個擾就走了，就是待你姪兒好，暗不起我，我也暗不起他。你姪兒真孝敬他，每逢回家，見完了我，就去見

他義父去。我也想的開，任他怎麼暗不起我，我兒子總是親生自養的。把他請過來，也是得罪了恩公。蔣爺說：這個人是古直不隨世道。蔣爺暗想，只要知道他的地方，夜間就能把他盜出。忽然間，暗窗簾一啓，打外邊進來一個人，藍六瓣壯帽，藍箭袖，藍英雄，薄底靴，肋下佩刀，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面賽油粉，粗眉大眼，半部鬚鬚。蔣爺將要站起，雷振把他攔住，說：這就是你姪子雷英。趕過來行禮，說：蔣叔父，救了我天倫，要知恩叔居住何處，早就道府道勞去，你老人家恕過，說了又叩了三個頭。起來給蔣爺斟了三杯酒。蔣爺也並不推辭，一飲而乾。蔣爺說：管家預備杯箸，給你少爺斟酒。雷英說：姪男少時奉陪叔父。雷振說：何事回家？雷英將要低聲說，雷振說：不用，蔣恩公不是外人，不用避諱他。雷英說：王爺見信，君山降了大宋。這一句話不要緊，把蔣爺嚇的，真魂出殼。若問以後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銑車套實話 展昭遇黑影暗追賊

詩曰：

揮金買笑逞豪英，自愧當年欠老成；  
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  
風吹柳絮狂心性，鏡裏桃花假面情；  
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趨倒戲兒棚。

且說王爺知道君山降了大宋，可不知是真，是假。王爺以防不測，派我上長沙府郭家營，聘請雙錘將郭宗德。蔣爺暗忖：君山信，還是王爺知道了。雷英說：我到那院裏，少時過來。當時別了蔣爺，出去了。蔣爺明知道是上東院裏去了。蔣爺答詢著東院西院，看了屋子，看見雷英過去，將銅八稜轆轤一擰，雙門自開，隨將進去。蔣爺隨後跟來，暗道：院內必有埋伏，不然自己的院子，何用連隴帶避。蔣爺看的明白，東院裏地腳甚矮，門內用磚砌起高臺，門雖無有門檻，與門下面一般高。東西卻有五層臺階。見雷英越身登在三羅磚上，並不從東西臺階下去，直奔正北，縱身站實腳地。蔣爺想定，他走那裏，我跟着那裏，不錯腳印，萬無一失。蔣爺也就縱在三羅磚上，往北下去，東西一段長牆，有四扇屏風門，五層臺階。雷英走的一三五，不走正門，把西邊屏風推開，進了裏院。蔣爺也照舊跟隨，進了西邊屏風裏院當中，雖有石路，雷英卻走上地。蔣爺知是花園，並無山石花草，當地一個大玻璃亭子，正北有座房子，是明三暗五，也是五層臺階，就由地下往上一躡，不走當中的橋扇，把西邊的橋扇，隨將進去。蔣爺照樣上來，往東一歪身，把窗櫺紙，用手指戳了一個月牙口，往來偷看。有個後虎座，東邊放著個單簾，西邊落地墨花牙子，彫刻冰片梅。

的花朵，當中放一張桌子，桌子上擺列著兩三套鉢魚淨水，黃紙朱筆，一個量天尺，珍珠算盤，一個天地盤擺在當中。有一張硬木羅圈椅，坐定一人，不問而知，就是彭儻，穿著一件古銅色的袍服，盤膝而坐，光頭挽髮髻，未戴帽，頭如雪，鬢如霜，面似少年，得內養，可稱得起是返老還童，滿部銀鬚，閉目合睛，吸氣養神。蔣爺一睜，就透著有些古怪。雷英一跪，上邊說話是南方的口音，說：「吾兒起去，不在王府，幹甚麼來了？」雷英說：「王爺派我上長沙府聘請郭宗德，風聞著君山降了大宋，不知是真還是假，請你老人家占算占算，果然是真，好作準備，也就不給他們，供糧供餉了；如果要假，淨是一派謊言，亦未可知。」彭啓說：「這有何難？隨即拿過書來看，把天地盤一轉，噯，噯，不好，又把天地盤一轉，噯，噯，連說不好，問雷英：「你把甚麼人帶進來了？」雷英說：「就是孩兒一人進來，說不是，外面有人出來看了，把蔣爺嚇的毛骨悚然，必有些妖術邪法，跑罷不好，不走罷不好，總是不走，爲是雷英出來，萬不信，外面有人，這院內沒人敢來。」蔣爺過去要推扇扇雷英，說：「恩公打那裏來？」回答說：「遊花園來了。」雷英說：「這不是花園，你們會走的這裏來呢？」蔣爺說：「我拿腿走到這裏來的。」雷英說：「萬幸萬幸，你真是好人，不然，輕者帶傷，重者得死。」蔣爺聞聽，故裝渾身亂抖，顏色改變，說：「這還了得，你得救我。」雷英說：「打這頓一層臺階，你跳在底下，去。」蔣爺說：「我跳不了，那們還我一瞪一瞪的下罷。」雷英說：「不行，那就捧死了。」蔣爺說：「我就那們上來的。」雷英說：「不能。」蔣爺說：「你抱下我去罷。」雷英攙著一蹶奔到土地，說：「恩公別動，若動死了，我可不管，等我回來，再帶你出去。」蔣爺就在那裏蹲著。雷英回到屋中，蔣爺復又上來，外面聽著說些甚麼。彭啓問：「外面有人沒有？」雷英說：「是蔣恩公。」又問：「蔣恩公是誰？」雷英說：「丹江口救過我天倫，此人叫似水。」彭啓把天地盤子一推，說：「唔呀，他是水，我是火，他人旺相，我本人休囚，我受他人剋制。」又問：「你是他近是我近？」要是他近，我早早的趨吉避凶；若是我近，把他生辰八字拿來，我自自有道理。」雷英一聽，連點頭，說：「義父請放寬心，出去即將他生辰八字誑來。」說畢出來，蔣四爺聽真，暗自心中忖度，好利害，如若誑了我的生辰八字，準死無疑。仍回在土地上躡著。雷英出來，同著蔣爺撲奔正南，到了屏風門，蔣爺要奔擁路，被雷英一把揪住，說：「走不的。」同蔣爺上高臺，蔣爺裝著戰戰兢兢，雷英心中納悶，這們個不要緊的人，我義父他的要他性命，說：恩公走這個臺階，要走一三五，三層合四層，走不的。其實蔣爺心中，早暗暗記住。蔣爺說：「我來的時節，一躡一躡的走的，那有那們長腿？」雷英說：「恩公記錯了，除非這們來不成。」蔣爺說：「我害怕。」雷英說：「還是我攙著你，跟西邊小門裏，離門還有三羅碼，就不著走了，由此處得一下迸出門外。」老雷正在那裏尋找呢，遇見蔣爺說：「噯，我的恩公，你上那去來？」蔣爺說：「我遊花

園去來，雷英說不好，恩公上東院我義父那去來。雷振說：「可了不得，你怎們上那院去裏院可去不得，你怎們進去的？」蔣爺說：「我也不知道，我怎們進去的，糊糊塗塗的就去了。」雷振說：「請來喝酒罷。」蔣爺到屋中落坐。雷英說：「恩公自己少待，讓我天倫說句話。」蔣爺明知是爲生辰八字，他若問我，明是六月內，我也說是臘月內，明是十五，我也說是初一。自己縱身在窗櫺裏頭，窺聽他們說些甚麼。雷英就將他義父的言語告訴他天倫一遍。雷振說：「不用去誑，我記得，連時辰我都知道，是六月二十三正子時。」蔣爺先前很有些害怕，難道說，還說出生日來，他怎們記的，嗣後來一聽，暗笑這個老頭子，交著了，他替我撒謊。雷英一怔說：「這不是你老人家生辰八字嗎？」雷振說：「可不是我的，要人家的不能，世間上恩將恩報，沒有恩將仇報的，只可拿著我的生辰八字，先把我害了，我一死全不管。」雷英說：「我怎們回覆我義父咧？」雷振說：「兩全其美，此事落個三全其美。」雷英問：「怎麼？」雷振說：「你打這上長沙府，我說王爺派人來催逼走了，不許在家停留。我同恩公也可多活幾年，大家往來，否則，明天我們不在家裏住，我們就開樂鋪去罷。」雷英依計而行，說我也不上裏頭見恩公去了。雷振到了屋中，仍然落坐吃酒。蔣爺就要套他的實話了，你才說那是個小花園，我才進去，敢情這們險哪？」雷振說：「那們險，看怎麼險了，若錯過好人，有五個也死了。」蔣爺說：「我到底打聽打聽怎們險？」雷振說：「若非你老人家，怎們我也不肯說。」蔣爺說：「你告訴我，怕甚麼呢？」雷振說：「這就是剛才提咱們小子的乾老兒，他在那居住，一院子淨埋伏，就拿一進門說，他共總四路方磚，就是臺階要登著。這進門頭一塊方磚，雙門一閉，打門內出來的，牛耳尖刀，撲的一下，正扎在人的身上，連割帶扎，焉能有命。再登在二路磚，牆頭裏射出弩箭，正中後脊背，這種箭毒藥喂成，中上就死。非登三路磚，才是好地，對面就是臺階，可登不得，乃是一個木頭作成，有錢軸活穿釘，一登就翻過。底下是大坑，坑中有刀，刀尖沖上。必得要由正北，跳在土地上，奔正北屏風門。臺階得走一三五。若要登著四層三層上，就出來弩箭。若要登二層，頭層必定出來弩箭，中在腿腕子，都是毒藥喂成，釘上就不了。若奔屏風門，走正門淨是透甲鎗，迎面射來，或走東，或走西，進裏面必須要由土道，可別走擁路。走到正北五層臺階，由末層往上一躡，那三層是翻板。若由當中榻扇進來，盡是方磚漫地，頭一路磚上面，橫著吊下一個大鐵梁，二路磚由東屋簾子裏頭，就出來一個大鍾釐，拿寶劍亂砍。東屋裏一進簾子，除了鍾釐，那個地方全是大坑，後虎座木牀上一坐，就教鐵叉子叉住，落地罩上淨弩箭。往西屋去，他睡覺的牀，在北面，西屋裏頭是方磚漫地，當中夾著一溜條磚，往西屋裏去，必得由條磚上走。走在牀前，又是三路方磚，登在三路上，從梁上吊下一個大圓鉛餅來，把人打個肉餅子。」

一轍。若登在二路磚上，牀帷子裏頭出來全是長槍，三指寬鴨子嘴的槍頭。要到頭一路磚，那就儘挨著牀了；牀面子當中出來半個車輪相似，上頭都有鱷魚頭的刀，刀頭正在人頭下，滴溜一轉，性命休矣！蔣爺說：你別說了，他睡覺不睡覺？雷振說：睡覺。蔣爺說：睡覺他得上牀去，他不受了消息了麼？雷振說：不能。他未曾進屋的時節，也靠著北邊落地罩底下，有個銅環子，他一撐銅環子，是個消息，就打牀上下來一個木臺階，止落在三路頭裏。這臺階是一層一層的木板銀釘釘咬出來一層一層臺階，往起一拉，就是一羅板子。他上的牀來，拉起板子，放下一個大銅罩子，把他罩在當中。蔣爺說：這爲甚麼說他總怕有人進去拿他？弩箭亂發，有這罩子罩着他，弩箭射不進去。罩子這個樣式，全是拿銅絲擰出來，小燈籠錦，故此弩箭射不進去。蔣爺說：就完了罷。雷振說：還有哪，倘若人家把罩子撬開，牆上有塊鐵，他往鐵板上一歪，就進牆裏頭去。牆是夾壁牆，倒下臺階，復又上來，也是梯子一樣。後院有眼大井相似，上有木頭蓋，打外間不開。蔣爺說：幹甚麼，要這些東西？雷振說：著哇，你我不作虧心事，也不怕，他老怕有人拿他，故此設下這些消息。他老怕死，早晚就吃半茶碗糯米飯，半碗白水。他說不吃這個就成了，我說就死了。蔣爺聽了告辭，先下回去算帳，晚晌還來。雷振送出。蔣爺回廟，來到南院，見了大眾，將前言細說一遍。智爺說：四爺出主意，怎麼辦呢？蔣爺就在展爺耳邊，說了一套話。展爺收了自己的東西，辭別了和尚，出廟撲奔上院衙而來。直到裏邊，見了大人的從人，問了大人的事情，吃了晚飯，晚間出門小便，見一條黑影一晃，展爺趕下來了。趕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啓

不知何處問原因，破陣須尋搗陣人；捉虎先來探虎穴，降龍且去覓龍津。

詩曰：五行消息深深祕，八卦機緘簇簇新；終屬薰香爲奧妙，拿他當作蠢愚身。

且說展爺領了蔣爺的分派，在上院衙吃的晚飯，叫管家到西門，教城上留門，豫備太平車一輛，可要心腹人。晚間出來小便，看見一黑影，拉劍退下來了，到了後面，地下躺著一人。展爺上前看，那人倒捆四肢，口中塞物。展爺不顧追人，收了寶劍，解開這人，拉出口中之物一問，這人叫李成，正在後面解手，來了個夜行人，把我綁上了，問我大人的下落。展爺說：你必告訴他了。李成說：沒有，拿刀贈我的腦袋，我死也不說。展爺說：你沒說很好，若說可了不得。展爺找了半天，並沒下落，換上利落的衣服，出了上

院街，撲奔八寶巷來。在東口早暗見有幾個黑影兒亂晃，就知道是蔣四爺。聽見對面擊掌的聲音，湊在一處，見他們都是夜行衣裳。展爺就把上院街，遇刺客沒追上，說了一遍。蔣爺說：「無妨，大人不在上院街，怕他甚麼？」智爺說：「少時進去，各有專責。」蔣爺說：「我帶路。」智爺說：「我使薰香。」展爺說：「我背人。」智爺說：「我給你們巡風。」蔣爺說：「隨我來。」智爺說：「把消息記妥當。」蔣爺說：「不勞囑咐。」一聲就上了懸頭。原來這就是那個東夾道，飄身下去，大家又上了那個牆頭。往西一看，蔣爺低聲說：「省事了，不走西邊那個門，少過好幾道消息，咱們就奔正北的屏風門進去，就是了。」大家下來，柳爺就把塞鼻子布卷，給了每人一付。蔣爺在前，魚貫而行，全是執雙人字步，弓腳膝蓋，鷺伏鶴行，瞻前顧後，直奔臺階。回頭打著手式，一三五，後面點頭，上了臺階，奔西邊的那扇屏風，下了土道，直奔正北。蔣爺等暗喜，彭啓尚未睡歇。上臺階，由五層躡在頭層之上。四個人分開，全拿指甲，截窗櫺紙，戳出小月牙孔，睜一目，眇一目，望裏窺探。見著彭啓，仍在那裏打坐。智爺暗嘆此人，道學的工夫不在小處，就應當隱於高山，無人的所在，日久何愁工夫不成。又不爲名，又不貪利，這要盜將出去，就是個副罪。忽然間聽見他，唔呀了一聲，說：「好雷英！叫他去問生辰八字，也不見回來了。」我這一陣心驚肉跳，莫不是禍事臨頭，待我占算占算。把天地盤子一轉，又唔呀了一聲。蔣爺深知他的算法實靈，拿胳膊一拐柳青，叫他點香。聽屋中又說：「你們好大膽，全來了，全是似水鈎來的，這可說不得了，我不忍行這樣損事，常言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可就講不起，要傷德了。」連南俠帶智爺嚇了都是面面相覷，緊催柳爺。柳爺也是渾身亂顫，把香點著，銅仙鶴嘴，戳在窗櫺紙上，緊拉仙鶴尾，雙翅亂抖，由透眼連風，一股煙直奔彭啓。彭啓已然用硃筆，把符畫成，將要往燈上一點，他就聞見香氣，說：「這是甚麼味，氣往裏一吸，翻身便倒，磕的一聲，連人帶椅子，全都倒於地上。」智爺哈哈大笑起來了。蔣爺說：「你們大的聲音，再教人聽見，當是在你們家裏頭呢！」智爺說：「不是可笑麼？他要一燒那個符，大家不要活的了。他能算，他沒有算出點薰香來，那還不能算是神仙。這個能爲，就不在小處，他會算出是似水拿鈎子，把你們鈎來的，說罷又笑，這才推開當中的櫥扇。智爺說：「咱們試試他，消息靈不靈。」展爺說：「使得。」隨即拿寶劍，蹲在門檻上，向著二路磚一戳，只聽見咕嚕嚕的一響，從東屋裏，出來一個假人，合北俠一樣。判官巾，紫袍靴子，全是真真的，傀儡頭，藤子胎，當中有消息，底下有輪子，方磚一動，這假人就到手。中是一口真寶劍，沖著展爺，就是一劍。展爺把劍往上一迎，正削在假人的胳膊上，嚙唧唧一聲，連半截胳膊，帶寶劍墜於地上。剩了那半截胳膊，還咯瞪咯瞪的，剩了半天。智爺又笑說：「可見消息極靈，剩了半截，他還直剝哪，剝完仍然回去，把頭一路



磚也給他點了罷。省得咱們進去擔心。展爺又用寶劍一戳，如地裂天崩的聲音一般，打上面黑壓壓一根大鐵梁，墜落塵埃，嚙  
嚙一聲，把大家嚇了一跳，讓鐵梁落了下去，大家才進去。智爺先把迷魂藥餅與彭啓放在頂上，用網子勒住，然後搭起，爬在展  
爺脊背，用大鈔包兜住臀部，來回十字絆絆住，繫了個藤花扣兒，大家出來。原來智爺把桌子上，天地盤，量天尺，同一切物件，包  
在包袱，背將出來。蔣爺說：這作甚麼？智爺說：我是賊，不空回。仍然按著舊路出來。躡下五層臺階，出西邊屏風門，下外頭的臺階，  
是一三五。蔣爺說：這得了。把簾鼻子布卷，全都不帶，奔東牆。展爺躡上牆頭，飄身下來，腳站實地，原來貼牆根，有人拿著長拘鉤  
就搭。展爺一閃身，拘鉤搭空了。智爺往東牆一躡，出牆外去了。那人一同頭，牆上又露出來兩個。過來四五把拘鉤，也沒搭住，也  
就出那段牆外頭去了。惟獨蔣爺，將要飄身下去，一下就教拘鉤搭住了，往下一拉，撲咚摔倒在地，搭胳膊擰腿，四馬攢蹄，捆起  
來了。你道這些人，也不是看家護院的，全是些個更夫。預先就安排好，萬一家裏要是鬧賊，就叫他們，拿著長拘鉤，萬一若有動  
靜，就叫他往牆根底下等著，把燈籠點起，拿半個柳罐片，罩著燈籠，用的時節，一揭就得。先是智爺大笑，人家就聽見了，後來又  
聽見落鐵梁的聲音，人家就準備好了。全沒拿住，單把蔣爺捉住，四馬倒攢蹄，拿燈籠一照，大家亂嚷是恩公，給員外送信去罷。  
少刻，雷振到說：怎麼著？是我恩公作賊？早有人，把燈火掌起來，把頭一搬，何嘗不是哪？問道：恩公，你這是怎麼了？蔣爺說：你先撒  
開，我有話回頭再說。立刻吩咐解開繩子，蔣爺起來，揮了揮身上的土，跟著雷振直奔上房來了，落坐獻茶。雷振又打聽蔣爺說  
你屏退左右。雷振即教家人俱都出去，恩公有話請說罷。蔣爺說：我不是蔣似水，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我是  
來救你們全家性命來了。我自日來，是探試你來的，盼你念當初活命之恩，不但不你念起活命之恩，並且你格外還有點好  
處。我這才救你們滿家的性命。刻下王爺府，銅網陣打死白護爺，大人一者是奉旨拿王爺，二者是與白爺報仇。不久的就要破  
銅網陣，王爺的禍不遠矣。若是拿住擺銅網陣之人，你算該當甚麼罪？那就是剝成肉泥，也不消大人心頭之恨。明明的是彭  
啓擺的，怎麼你願意教你兒子應名呢？若要勢敗，那還了得！白晝我來測道，見你這個人，實在誠實。我回去合眾位護衛大人說  
明，方才將彭啓盜將出去，罪歸一人。不怕以後拿了王爺，也沒有你們父子之事。可有一件，你兒子要是回來的時節，可就別教  
他再上王爺那裏去了。要是仍然助紂爲虐，漫說是我，連我們大人，救不了你了。雷振一聽，雙膝跪倒，多蒙蔣四老爺的恩施，我  
這可就明白了。蔣爺說：我這可就要走了。雷振說：我這預備下酒飯了。蔣爺說：改日再擾罷。公事在身，不敢久站。說罷出了屋子。

雷振盼開門。蔣爺說：向例我是不愛走門。蹶尻躍脊，登時間蹤跡不見了。再說展南俠，背着彭啓，到了上院衙門口，解開藤花扣，把彭啓放下了。那裏早有一輛太平車，連車夫帶從人，在那伺候著呢！展爺就把彭啓四馬倒攢蹄擗好，裝在車上，放下車帘。到裏面，換好了服裝，仍然出來，跨上車，連從人跨在那裏，車夫趕著，直奔城門。到了城邊，城門留著未關，車轡出城，城門關閉。到了下關，直奔西南，地名楊樹林，直等到紅日東升的時節，方見小車兒來到，大家會在一處，奔晨起望，著彭啓洩機，破銅網。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魂飛魄散

看油鍋看刀山膽戰心驚

且說智爺，柳青出來時，聽見蔣爺被拿，柳爺要回去救去。智爺說：不用，我教君山拿住，尙且無妨，何況他是人家的恩公？我們兩個人，嘴一動轉就不怕。咱們回去。二人回廟躡躡下去，開門點燈換衣服。到五鼓，蔣爺回來。智爺說：怎樣！我說不怕。蔣爺換上衣服，就把被捉的事，說了一遍。柳青說：咱們歇歇罷。次日天明，收拾小車，給了廟中的香資，搭出小車，和尙送出，阿彌陀佛，再會罷。奔城門而來，出了城，奔下關，到了楊樹林，早見展爺在那裏等著，會在一處。展爺打聽蔣四爺的事情，蔣爺又學說一回。展爺暗笑，叫上院衙的從人，把小車上東西，全搬在太平車上。幾位爺換迭著坐坐車，向晨起望路上而來，每遇早晚，給彭啓一點米湯飲，就不至於死。一路無詞，到了晨起望，正是飛叉太保鍾雄，在晨起望，就把彭啓搭將下來。車上的東西，盡都拿將下來，把車夫打發回襄陽，賞了些銀子。所有的衆人見禮，打聽盜彭啓的緣故，把一五一十的，從頭到尾，學說了一遍。沙員外說：把他迷魂藥餅起下來，問他銅網陣的消息。鍾雄說：且慢，逢強智取，遇弱活擒，遇文王說禮義，遇桀紂動干戈，此人若起了迷魂藥餅兒，問他一個不說，他把死置之於度外，他一個不肯說，那時節可就不好辦了；總要先把主意拿好。蔣爺說：誠哉是言也，就讓寨主哥哥你給出個主意罷。鍾雄說：總是四老爺與我智賢弟，你們高見，我如何行得了？智爺說：不用太謙了，咱們一人不過二人智，三人一塊定好計，誰也不用推辭。本來智爺與蔣四爺，到一處就可以，這又添上了個飛叉太保，這三個人，你出一個主意，我說一個道兒，他使一個招兒，這就算鐵桶相似。彭啓就由受薰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這個魂靈老返不回來，是有迷魂藥餅兒，閉住七竅，也不知道有多少日限了。這日忽然氣脈通暢，睜開二眸，旁邊站著兩個青衣人，上面坐著瘦弱枯乾的一位老爺，身不滿

五尺，箭袖袍，絲帶，薄底靴子，青銅抹額，其貌不揚。彭啓納悶：甚麼所在？這是甚麼人？自己回思，在屋中打坐，教雷英誑蔣似水的生日，沒見回信，晚間又一占算，來了許多人，可不知是誰？後來聞見一陣香氣，就渺渺茫茫，這也不知是甚麼所在？對面那人一笑，說：彭老先生，你認得我不得？彭啓說：不識。說：我就是蔣似水，我可不叫似水，我實對你說罷，我叫蔣平，外號人稱翻江鼠。奉按院大人之諭拿你。我就是原辦的差官，頭次探道，教你算出來了。二次辦你，同著衆位老爺們，也教你算出來了。你有托天的本事，可惜先生你用錯了。你既打算修道，當找一個山谷幽密的所在，人煙罕到的地方。似你這個能耐，不至於不懂天道循環。國家的氣運興衰，爲甚麼助紂爲虐，幫著襄陽王，擺銅網陣，打死白護衛。大人要擺銅網陣的人，與五爺報仇，我才將你拿在此處。咱兩個說句私話，你只要把銅網陣裏邊的消息說明，我們大家去破了銅網陣，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你要願意爲官，我給你求求大人，奏聞萬歲，保你爲官。憑你這個能爲，稱的起國家棟樑之材。如若不願爲官，找仙山，覓古洞，作一個隱士，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一個壽與天齊。彭啓聽了這套言語，自己暗忖：自己所作之事，焉有不知之理。問道：四老爺，實在我不明，我怎麼會到了這裏頭？我怎麼昏昏沈沈的，是甚麼緣故？蔣爺說：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是用薰香，把你薰過去了。我勸你是好意，你照實說罷。你今年九十幾歲？彭啓說：今年九十二歲了。心中暗忖：說出來就是剛罪，任憑怎們夾打，三推六問，我也不肯吐露實言。蔣四老爺，我是老而無能的人，方才怎麼說銅網陣是我擺的？但不知大人聽何人所說？蔣爺笑道：我無非是多說，我就管把你辦了來，別的事也不應例我管。我無非看著你那點道學，怪可惜的，一半時那裏就能煉到？先一見就明了，可別就誤了自己的正事。外邊有人嚷道：大人升了堂咧！帶彭啓。蔣爺說：就到怎麼樣？你要一點頭，可就不用帶你見大人去了！彭啓說：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曉。說：來呀！把他鎖上，見大人去。官人往前一趨，索練往脖頸一帶，頭上擊了一掌，就覺渺渺茫茫，睜開二目一看，已到大堂。大人升了虎位，居中落坐，兩邊官人伺候。蔣平手中拉定鐵練，即回道：稟大人得知，將彭啓帶到，面見大人叩頭，請大人審訊。大人吩咐，叫挑去鐵練。問道：彭啓擺銅網陣，害死我五弟，快些招來，免得三推六問。彭啓說：大人冤枉哉！甚麼叫銅網陣？我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曉。大人說：那怕你是銅打鐵練，用上刑，你也得吐露實言。彭啓說：實在不知，實在不曉。大人說：拉下去重打四十。官人過來往下一拉，褪去中衣，把大板往上一揚。彭啓嚇的是渾身亂抖。大人道：快些招將出來，免動刑具。彭啓說：冤枉冤哉！大人復又說道：我看你偌大年紀，我看你不如招了罷。彭啓無招。大人微微冷笑，說：四十板，你不至於禁受不住，看夾棍。官人答應，將

三根無情木，嗚哪一聲放在堂口。將彭啓中衣提上，爬伏在地，脊背上騎著個人，頭顱上，用五尺白布撐住，怕頭暈死過去。夾棍套在連接鬆上，有兩個官人，背著兩根皮繩，兩下裏一拉，聽大人吩咐，用幾分刑，拉到甚麼地方。已把刑具套上，教招，仍是不招。蔣爺在旁，勸解大人，暫息雷霆。彭啓已老耄，倘若刑下斃命，無有清供，難以破陣。不如卑職把他帶將下去，苦苦相勸，他倒可以吐露實言。大人說：倘若不說，豈不往返無益。蔣爺說：他倘若不說，惟卑職是問。大人說：你敢承當此事，若要問不出來，聽參鬆刑。官人將刑具撤下，帶上鐵練，往下帶的時節，頭顱擊了一掌，睜開二眸，已然拉到屋門口了。進了屋子，蔣爺說：彭先生請坐，方才在堂口之上，你可曾聽見了，我方才若不勸解大人，你這陣也就早死多時了。我這個人心最軟，我老可憐人，老沒人可以憐我，你只當可憐可憐我，把銅網陣這個事，咱兩個袖裏來，袖裏去，我絕不告訴別人。再不行，我給你下一跪，磕個頭，這還不行麼？彭啓道：要是我擺的，絕不支持到這時候，四老爺一定說是我擺的，甚麼人說是我擺的，教他質對於你。蔣爺說：質對你的人，固然是有，若實在擠的我沒了路，我可就把質對人帶來了。我且問你，方才堂口，我在大人跟前，說下了大話，問不出你的清供，請大人奏參，你可聽見了沒有？彭啓說：我俱都聽明白了。蔣四爺說：你這是好歹全不說，陽世三間，我們兩個說不清。到陰曹，我把老五找著教質對。我們當初一拜之時，說過同生同死，我這活著，就是多餘，爲破銅網陣多活幾日，你不洩機，銅網陣不能破，我活著無味，我們闔王殿前辦理。彭啓說：呀！我不去。再吩咐蔣爺，已然把帶子，拴在窗櫺磴上，叫彭啓：你這裏等著，脖子一套。彭啓嘆：不好，四老爺上了吊了！官人進來，在彭啓頭上一掌，再睜眼看，衆人圍著蔣爺的死屍，說：活不了哩。衆人走，回大人去，剩兩個人看著他。到三鼓時，二人全睡了。燈光發暗，聽見風聲響，滿地火球亂滾，進來四個鬼，一個吊鬼，一個地裏鬼，一個地方鬼，一個大鬼，說：吾乃五路都鬼魂是也，奉闔羅天子鈞旨，來捉彭啓的陽魂，闔羅天子臺前聽審。兄弟們帶了他走。小鬼答應：在他頭上擊了一掌，自覺一個冷戰，再一睜眼，進了鬼門關，見一個大牌樓，看見森羅殿，有刀山，有油鍋，嚇的他，心驚肉跳。不知怎樣對詞，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聽審鬼可怕 闔王殿招清供畫圖

且說彭啓被五路都鬼魂，帶著一走，睜開二目，黑暗暗看不很真。一到了枉死城內，前面有個牌樓，有兩邊綠燈，看見上面，有

一塊匾，是地君府裏邊有一塊匾，是羣靈託命。還有副對聯，是胎生卵生溼生化生，生生不已；下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將進牌樓，就看見森羅殿。彭啓方知是自己的魂靈出竅。這可就看的明白了。殿裏頭有張桌子，前頭桌子上，擺著供獻，香爐蠟籤五供，點著兩盞綠燈。後頭桌子上，有張椅子，椅子上坐著閻王爺。頭戴冕旒冠，珍珠倒掛，穿一件杏黃的蟒袍，上繡金龍，張牙舞爪，下繡三藍色海水翻波。腰橫玉帶，粉底官靴。面如紫玉，箭眉虎目，垂準頭，方海口，大耳垂輪，一部鬚鬚，白多黑少，鬚滿心胸，尺半多長，根根見肉，原來是個閻王爺。手執七星圭。左右有兩個判官，一個是藍袍，一個是紫袍。全是判官巾，朝天如意翅，腰束玉帶，粉底官靴。一個是面如赤炭，吹去蒙灰，一個是碧目虬髯，紫臉堂。高堆許多帳簿，有黑紅硯臺，三山筆架，架著黑紅筆。兩旁邊，有牛頭，有馬面，有小鬼，有大鬼，高矮不等，一個個猙獰怪狀。在階臺石頭兩邊，左邊是個刀山，右邊是個油鍋。兩邊有兩個大鬼，全都是蓬著頭，赤著臂，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戰裙，紫紗袍，大紅的中衣，薄底靴子。一個是面如菜色，一個是黑白的面目，是黑地長了一臉的白鱗。一個是抱著牛頭，一個是挂著三股叉。那邊是個刀山，全都是牛耳尖刀，刀尖沖上。這邊是個油鍋，底下架著劈柴，真是燒的鍋內油亂滾。兩旁邊，跪著十幾個小鬼，全是蓬頭垢面，也有男鬼，也有女鬼，只聽風中帶砂的聲音，呼呼亂響，鐵練亂抖，悲哀慘切，類若鬼哭神號。彭啓見此景況，身軀顛顛，體似篩糠。再聽上邊閻王爺說：「湛湛青天不可欺，未從作事吾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來先將頭一案帶上來，就將油鍋邊跪著的小鬼帶上來一個，跪在閻羅天子面前，叫註錄官，看他陽世三間，作了些個甚麼事情。就見那紅臉的判官，把生死簿打開，查了半天，說：「此人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不孝父母，不敬天地，咒風罵雨。」閻羅天子問道：「當下甚麼地獄？」判官說：「當下油鍋地獄。」閻羅天子吩咐：「又出去發往油鍋地獄。」彭啓早就教他們感喝，在月臺前邊跪下，正看著要把這個鬼又往油鍋地獄。被地方鬼，頭上擊了一掌，別啣熱鬧。再要睜眼之時，早見那個大鬼，把小鬼又下月臺，往油鍋裏一放，就聽見滋喇的一聲，又往上一挑，就成了一塊，紅炭相似，往油鍋旁邊，把又一擲。又審第二案，又帶上去一個小鬼，跪在供桌之前。閻羅天子叫註錄官，查看他的陽世三間，作了些甚麼事情。註錄官說：「此人，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潑撒淨水，作踐五穀，平人祖墓，折算人口。」閻羅問：「發往甚麼地獄？」判官說：「發往刀山地獄。」閻羅說：「來，又出去。」看刀山的鬼，答應一聲，就見牛頭馬面，往上一擁，把那個小鬼，又在叉頭，捧在刀山之上。彭啓暗著，也是怪怕，刀尖全都縮在刀山裏邊去了。那小鬼一捧，刀尖全又出來，那個小鬼，通身是血。又把第三案，帶將上來，書不可以重較，無非是強擄少婦長女。

拐騙人口，哄人的財帛，引良爲盜。一案一案是發往確椿的，磨研的，睡鐵牀，拿鋸鋸的，俱都帶將下去，發放完畢。問彭啓陽魂，可曾帶到？註錄官回說：早已帶到，靜候鈞旨。閻羅天子吩咐帶上來。五路都鬼魂答應，就將彭啓帶到供桌前，雙膝點地。閻羅天子喝道：好生大膽，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擺銅網陣，害死白虎星君，應入十八層地獄。來，又下去，先將他又入油鍋。彭啓說：唔呀，有報有報，閻羅說快些報來。彭啓說：方才閻羅天子，所說擺銅網陣，害死白虎星君，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曉。閻羅大怒說：你打算陽世間，准你鬼混，我這冥司無私，現有蔣平縊死之魂，你還敢在此強辯。將他又出去。腦後又哪一聲，鋼叉就到，嚇得彭啓回道：且慢，我也知曉冥司無私，這個銅網陣，我招認了。就是可有一件，方才閻羅天子所說，白虎星君，大概就是白護衛了。閻王說：白虎星君，奉玉帝勅旨，降世輔佐大宋國朝，陽壽未終，被你設法害死，你難道說還不與他抵命？彭啓說：我雖設擺銅網陣，不是請他前去的，又不是我將他誘進陣，上院衙能人甚多，怎麼單他一人墜網？總是他性傲之過。閻羅說：你陽世就是個舌辯之徒，你的魂靈兒，仍是個說客。蔣平可是你逼的他自縊身死？彭啓說：唔呀，那更怨不上我來了。閻羅大怒說：來，把蔣平冤魂帶到對詞。不多時，蔣平來到，相貌本就難看，這更難看了，七孔血出，有根繩子，勒著脖項，來到跪倒，說：就求閻羅天子作主，教彭啓給我們兩個人抵命。一回頭看見彭啓，抓住要打，被鬼卒攔住，揪扭著彭啓，教閻羅天子作主。彭啓說：蔣四老爺，當著閻羅天子面前，不許矯情，是我把你勒死的，是你自縊死的？蔣爺說：雖是我自己死的，你要在陽世報出銅網陣，我何必尋死？彭啓說：我陽世報出，我也就剛了這陰曹焉能鬼混的過去？蔣爺說：你任憑怎麼說，也得給我們哥們抵命。閻王說：我查看查看你們的陽壽，我自有的道理。註錄官查彭啓的陽壽，查了半天，說：此人根基甚厚，應活二百年，還可修成地仙，就不屬我們管了。看白虎星君，與蔣平的陽壽，回說：白虎星當活六十歲，二十八歲歸天，還有三十二年。蔣平七十二壽終。閻王說：罷了，有仇可解不可結。彭啓，我放你們大家還陽，你把銅網陣消息說明，從那裏進去，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他們好破銅網陣。也是王爺氣脈微敗，大宋洪福齊天，這也是個定數。你不該逆天行事，早把機關一洩，各人急早回頭，別耽誤了自己的正事，修一個無聲無色，壽與天齊，不壞的金身，享清淨之福，免的落於沈淪苦海。彭啓一聽，無限的歡喜，暗忖道：我也不用淨護庇著我的義子，早知王爺不能成其大事，也是自作聰明，反倒耽誤了自己的正果。不如說了罷，脫身早覓仙山隱遯的爲是，並有註錄官說：閻羅天子在上，白虎星君屍骸化成飛灰，不能還陽，再者已然回歸仙府，享清淨之福去了，不肯臨凡。閻羅說：既然這樣，也能將白虎星君三十二年陽

壽也歸彭啓，彭啓可曾聽見了。彭啓說：聽見了。蔣爺又說：我不是還有三十二年的陽壽麼？我是活惡心了，我再活十年，足以够了，把我那三十二年陽壽也給彭啓，只求閣羅天子作主，可得他把鋼網陣的事情說的清楚。倘若他要藏私，說不明白，鋼網陣不能破，鬧一個半途而廢，就得多少條性命饒上。那時節還得求閣羅天子作主，我可就不上吊了，我就就抹脖子了，一死了他得給我抵命，拿他那個壽數，配我這個壽數，我暗哨到底誰合算，誰不合算。彭啓說：我爲甚麼合你一般見識？我正分還有一百一十多年的陽壽，我要不說就不說，我要說必是清清楚楚，教你們一去就破，可得有寶刀寶劍。蔣爺說：寶刀寶劍有的，你就當著閣羅天子說明罷。閣王爺說：對了，你就當著我說明罷，你那點說的不到，我也聽的出來。原來這位閣羅，也是個行家。彭啓說：這們說可不行，放我們還陽，找一個淨室，屋中一個人不要，畫出圖樣，寫上字，按著卦爻方位，總絃副絃的所在，那才行的了。就這們一說，也記不清楚，破不了反來怨我。閣羅暗了蔣爺一眼，方才點頭。彭啓暗想：不好，閣王神色不對，別受了他們的冤。有了，我把指頭一咬，要是疼，就是假的；若要不疼，就是真的。這一咬指頭，不大要緊，把個假扮陰曹，機關洩漏。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陣圖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梁

且說這個陰曹地府，本是假的，連大人審問動刑，一概全是假的。列公請想，大人現在武昌府，就是在衙中，也不能把彭啓又解回襄陽。都是蔣平、智化、鍾雄三個人的主意，要冤聰明人，冤出來得像，不然，怎就肯信。是鍾雄說的，開封府不是假扮陰曹，審過郭槐，咱們先將他文勸，文勸不行刑勸，刑勸不行死勸，文勸就是蔣爺，刑勸就是飛叉太保扮的大人，山神廟作爲是公堂，衆人扮作出兵丁衙役，只管是要打要夾，早是安排好了的，不打不夾，若要夾打，怕的是假餉他魂時，腿一作痛，他就省悟了，焉有魂魄知疼痛的道理。要拿他時，頭上擊一掌，就是按上藥餅兒了；搭著他上山神廟，到了大家安排好了，才起下藥餅，吹一口冷氣，他就明白了。每日皆是如此，不擻不搭。回去也是按上藥。這裏假扮陰曹，與戲班子裏頭，借來的砌模子，可巧正是岳州府戲班裏新排的一齣遊地府。可不是如今的八本劍判官，這齣戲還沒有哪，卻是唐王遊地獄，劉全進瓜的故事。正是新彩新砌，借來把山神廟拿蓆搭成胡同，裏面用鍋煙子抹了，山神廟的橫匾，拿紙糊了，寫上森羅殿。山神爺拿蓆子擋了，東邊擺上刀山，西

邊擺上油鍋，是真的，真油真劈柴。等他到來，蓆牆外頭，有人抖鐵練，撒鬼號，擺上牌樓，拉上布城，把供桌往前一搭，又擺一張桌子，上頭擺上椅子。閻王爺是沙龍，判官是孟凱，跟北俠，五路都鬼魂，是亞都鬼，聞華，吊客是史雲，地裏鬼是艾虎，地方鬼是路彬，看油鍋的鬼是焦赤，看刀山的鬼是于奎，所有牛頭馬面，全是大衆，套上那個套兒，穿上行頭。外面風中帶砂，是扇子裏頭裝上穀秕子，有人一攪扇車子，就是颶風，穀秕子打在蓆子上，就是風中帶砂的聲音。這才把彭啓哄信。你道那彭啓不是傻子，有先見之明，怎麼這一個假扮陰曹，他就會沒算計出來。又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有他的天地盤子，珍珠算盤，早就算出來了。可惜沒有此物，可就算不出來了。就是他沒有此物，也要算計算計，說是放他還陽畫圖樣，閻王爺不敢作主意，暗著蔣四爺。彭啓心中吃疑，把手指一咬，便見真假，把手剛往回裏一捲，閻王說：送轉還陽，往頭上一擊，把藥餅按上，大家都笑起來了。閻王爺也下來。先有人把彭啓，搭在路彬家裏。蔣四爺說：先去妝活的去，你們大家拾奪罷。這兩個看差的，是謝充，謝勇，先教躺在牀上，他們把燈拾奪的，半明不暗，把迷魂藥起將下來，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氣。彭啓唔呀一聲，睜開了眼睛，自己一看，仍在那裏坐著，兩個燈兒，是半明不暗，兩個看差的，是俱都睡著。忽然打外邊進來一人，說：呵，你們好大困哪，這差使要是跑了呢！你們擔架的住麼？這兩個說：好意思，我們方才打了個盹。那人說：大人這就要升堂了，不管他有口供，沒口供，先著他給四老爺抵償。答應說：這就是了。彭啓說：我有了口供了，也不用給四老爺抵償了。四老爺少時就活過來了。那人說：你這老頭，別胡說八道了，人死不能復生。把蠟花一剪，囑道：不好了！四老爺走了屍了！彭啓說：不是不是，還了陽了，我們方才分說，我豈有不知道的？官人往外就跑，剛到門口，聽蔣四爺說：回來。這官人才回來，問道：四老爺你真活了？蔣爺說：你們去給大人送個喜信去罷。沖著彭啓說：彭先生，方才我們兩個人的事情，你還記得不記得呢？彭啓說：這們一會，我就忘了麼？蔣爺說：怎麼樣？你要是那裏說的，這裏不算，我就抹脖子。彭啓說：不能不算，君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蔣爺說：好朋友，識時務者爲俊傑。彭啓說：我單要這問屋子，誰也不許進來。預備一張桌子，一張大紙，筆墨硯臺，晚晌的燈燭。辰刻，我要半茶碗粳米飯，外撒雪花糖，申刻，半茶碗白開水，除此之外，甚麼也不要。可有一樣，拜託四老爺，大人就是怪罪的時節，全仗著四老爺救我。蔣爺說：全有我一面承當，說畢天亮，就按著他所說的辦理，仍派人在外頭看守，也是怕他跑了。飛叉太保帶領大衆回山，將行頭與戲房送去，賞他們的銀兩，拆欄等項，諸事完畢，淨等陣圖。議論請大人去，大家歡歡喜喜，議論是誰去，大爺送花名，也早當回來了，怎們還回來？說書一張嘴，難



說兩句話，單說是大人到了武昌府，有武昌府知府池天祿，預備公館。武昌府文武官員，投遞手本。大人深知池天祿是個清官，大人進了公館，二義士韓彰，晚間坐更，直頂到第二天早晨，方去歇覺，一連三五日的光景。先生不忍，意欲替韓二義士代勞，說韓二老爺，你晝夜的不睡，那可不好，要長長如此，日子一多，人一疲乏，也許成疾，也許誤事。我們替代替你如何？韓彰說：不行，你二位俱是文人，沒事很好，倘若有王爺差來刺客，知道大人的下落，現叫我不行了。先生說：不是那樣主意，常聽見展老爺說：每遇夜行人有時候，二鼓吃飯，三鼓到四更以後，可就不出來了。我同魏先生，陪著大人說話，你吃完了晚飯就睡覺，到二三更天，我們去睡去，你坐到五更以後，我們五更以後，再來換你；你睡到紅日東升時節，大人也起來了，彼此都不至於疲乏。韓二義士又不好不應，罷了罷，又怕有險，無可如何，就點了頭。就是當日，就是如此，到二更後來換先生。大人在東裏間屋內睡覺，韓二義士就在裏間屋門口，搬了張椅端端正坐，聽外面四鼓之後，公孫先生就來了。如此的是五六天工夫。這日早晨，太陽已經出來了，韓二義士弄髮包巾，啓帘去到大人住的屋裏一看，嚇了一跳。魏先生在那邊，公孫先生在這邊，兩個人伏几而眠，雨墨在北邊牀上，呼呼的正睡呢。蠟還點著，那蠟花有二寸多長。過來輕輕的拍了先生一把，先生由夢中驚醒，說：我沒睡覺，我心裏一糊塗。韓二義士說：你看蠟花，是才睡著的麼？雨墨也就醒了。魏先生說：我當你醒著哪，我剛才閉眼睛。公孫先生說：我當你醒著，也是剛閉眼睛。雨墨說：算了，別說了，只要大人沒醒，就得了。把著大人屋中門帘一看，見大人帳帘放著，就知道大人沒醒。各人洗臉吃茶畢，大人仍然未醒。二義士有點吃疑，再命主管，進去看看。雨墨到了裏間，嚷起來了，說：大人沒在裏面，你們快來罷。衆人一聽，面如土色，大家進去，把帳帘用金鈎吊起，大人蹤跡不見。衆人又往外跑，前前後後，連廂中俱都找到，並不見大人蹤跡。雨墨哇的一聲，就哭了。大家復又回頭，到屋中，二義士一擡頭，看見牆壁上，留一首詩，叫先生你看。見字寫的不甚大好，又歪又斜，斷而復連，半真半草，半行書。詩曰：審問刺客未能明，中間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殘踏，盜去大人爲誰情？念了半天，不知是怎樣情由，也講不上來。這時武昌府知府池天祿，要過來與大人請安，先生迎接出去，就將丟大人之事，細說了一遍。池天祿也知道代天巡狩，按院丟在這裏，必是滅門之禍。也到裏間屋中，看了一看，把腳一蹶，叫了兩聲，蒼天哪！蒼天韓彰說：此間比不得上院衙，丟了大人，還有推諉，此處丟了大人，是一人之罪，不如尋一個自盡。說畢，把刀拉將出來，立刻就自刎。被大家拉住，說：不可，要死大家在一處。池天祿說：死我是上吊。公孫先生說：我也是上吊。魏先生說：我們一同自縊。將要上吊，打外面竄進

兩個人來。若問是誰，且看下同分解。

#### 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大人

且說大家正要懸梁自盡，打外頭進來二人，就是盧方、徐慶，拿了君山的花名，離了君山，跨著兩匹坐騎，直奔武昌府而來。進城到了公館，下了坐騎，到門上教人往稟。官人告訴說：「不好，先生大人都在那裏上吊哪！」三爺就急了，往裏就跑。大爺也跟進來了。三爺說：「有我，我那個吊就上不成了。」盧爺一見，都是眼淚汪汪。盧爺問：「二弟，怎麼一段事情？」二義士說：「把大人丟了。」徐慶說：「你是管甚麼的，怪不得尋死。」死罷，咱們兩個一堆死。盧爺把他們攔住，問：「倒是怎麼丟的？」韓彰就將丟大人之事，說了一遍。盧爺說：「好大膽，還敢留下詩句，待我看看。」盧爺看畢，說：「先生可解得開？」先生說：「解不開。」盧爺說：「不要緊，我有主意，能人全在晨起望哪。」我們教他們解說說，他們若解得開更好，他們若解不開，再死未晚。」大家依計而行。公孫先生專會套寫人家筆跡，就將詩句抄將下來，交與盧爺、徐慶，臨行再三囑咐：「千萬別行拙志。」大家送出，乘跨坐騎，回奔晨起望。曉行夜宿，饑餐渴飲，一路無話，書要剪斷爲妙，到了晨起望，路彬、魯英門口，下了坐騎，把馬拉將進來，拴在院內樹上，直往裏奔來，到屋中見了大眾。眾人過來，都給盧爺行禮。盧爺把蔣四爺一拉，說：「四弟，可了不得了！」徐慶過來一拉，說：「四弟，可了不得了！」蔣爺說：「你們別拉，再拉我就散了，有甚麼話，只管慢慢說。」徐慶說：「把大人丟了。」蔣爺說：「怎麼把大人丟了，怎麼丟的？」徐慶說：「教盧大哥說給你聽。」盧爺說：「我們到了武昌驛館，池天祿、公孫先生、魏先生、二弟、韓彰，他們上搭連吊，我們進去，才不上了。先前是二弟一個人守著，後來是先生與二弟二五更換，是先生的美意，趕到第二天，太陽多高，二弟過去，見先生跟主管，三個人還沒醒哪。就把他們叫醒。屋中一看，大人已經丟失了，並且還敢留下詩句。」公孫先生將字的原本套了，我今帶來，你們大家琢磨琢磨。所有眾人，一個個面面相覷，齊聲說：「此賊好生大膽。」盧爺就將字跡，拿將出來，放於桌案之上。北俠說：「定是襄陽王府的。」大家圍住桌子，亂念詩句。智爺說：「你們往後，你們有不認的字，也擠著瞧。」正經識字的，倒睜不見了。艾虎、史雲諾諾而退。蔣爺念了半天，不解其意。智爺看了，也是解不開。有一個人，顯然易見，往前趨身，看了一眼，抽身便走。智爺睜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就在那詩句上，拿指頭橫著畫了一道，又睜了那人一眼。蔣爺把小圓眼睛一翻，連連點頭，說：「哦哦哦，是了。你道那人是誰？就是白面判官柳青，與沈仲元他們是師兄弟，雖然不

在一處，見了筆墨，焉有不認的之理？哨見是他的筆跡，趕著抽身往回就走。早被機靈鬼，看出破綻來了。橫著一畫，哨了一眼。蔣爺就明白了，一把揪住柳青說：好，老柳，你們哥們作的好事，你趁早說出來罷，大人現在那裏？柳青這陣，不叫白面判官了，叫紫面判官了。冬令時候，打臉上天津的向外出汗。說：四哥，可沒有這們鬧著玩的，我可真急了，這個事怎麼也血口噴人？北俠勸解道：這個事，可別誤賴好人。蔣爺說：怎麼誤賴好人呢？必必真真，是他知道。智爺說：不錯，是他知道。柳青氣的渾身亂抖。北俠說：你們一口同音，看出那點來了？蔣爺說：這詩句，哥哥你多少渾是懂的點詩，合詩不同，有古風詩，西江月，滿江紅，一段橋，駐雲飛，打油歌，貫頂詩，藏頭詩，回文錦，都叫詩詞。他這首詩，叫貫頂詩，橫著念，審問刺客未能明，念個沈字。中間改路保朝廷，念個仲字。原有素仇相殘踏，念個元字。盜去大人爲誰情，念個盜字。橫念是沈仲元盜。沈仲元是他師兄弟，焉有不認識的道理？不合他要，合誰要？北俠是個誠實人，勸四爺把他撒開，四弟也不用著急，柳賢弟也不用害怕，兒作的兒當，爺作的爺當，慢說是師兄弟，就是親兄弟，也無法。大概此人沒有殺害大人之意。蔣爺說：他就是爲三哥合我二哥，得罪了他了。北俠說：是甚麼緣故哪？蔣爺說：你還沒有來哪！他同鄧車行刺，屢次洩機，前來棄暗投明，是我兩個哥哥，沒有理人家，人家哈哈一笑，說：我走了，你們報功去罷，我後會有期。待到我趕到了的時候就晚了，我還上樹林子裏，叫了他半天，他也總沒言語，焉知曉他懷恨在心。他這是成心，要鬪鬪我們哥們。諒他沒有殺害大人之意；若有殺害之心，何不在衙門中砍了他？他必是把大人，搭個僻靜的所在，他央求去。他不想想，丟失了大人，我們哥們，甚麼罪過，一計害三賢，這叫一計害五賢。北俠說：四弟不用著急，柳賢弟，你要知道點影色，你就說將出來。柳青說：我們不見面，有十五六年，我焉能知道下落？我知道不說，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萬不得善終。北俠說：算了罷，人家起了誓了。蔣爺說：算了罷，我的錯。你幫著找找，橫是行了。柳青說：那行了，不但幫著找，如要見面，我還能彀合他反目。蔣爺說：既然這樣，我們大家，分頭去找。把路爺請過來，打這上武昌府，有幾股道路？路爺說：有兩股道，當中有個夾峯山，兩山夾一峯，或走夾峯山前，或走夾峯山後，兩股全是上武昌府的道路。一議論誰去，有一得一，這些人全去。蔣爺說：不行，這些人全去，就是遇見他，你們也不認得他，總得有作眼的才行。北俠說：我認得他，在鄧家堡我沒認準他，後來到霸王莊二次寶刀驚羣寇時節，有智賢弟指告我，我才認準了他，那人瞅著就是的。歐陽爺說認的他了，南俠說：我不認認，我們一路走了。丁二爺說：我也不認得，我也同你一路走。盧爺說：我放心不下，我還得回去哪，誰同著我走？三爺說：我同著你回去，還有誰一路走？龍滔，姚猛，說：我同走。

史雲過來說：我也走。柳青說：你們幾位不認得，我作眼。蔣爺說：不可，我們兩個一塊走。盧爺說：我們這些人，全不認得，誰給我作眼？蔣爺說：叫艾虎去，他認得大家。徧找艾虎蹤跡不見，連他的刀帶包袱全都沒有了。智爺就知道偷跑了，自己找沈仲元大人去了，永遠他是那種性情。蔣爺說：智賢弟，你同他們去罷，除了你，他們誰也不認的。沈仲元智爺說：四哥，你派的好差使麼？你看這些個人，有多明白呀！蔣爺說：有你就得了罷。智爺說：我們商量，誰走夾峯前山，誰走夾峯後山？北俠說：隨你們。徐慶說：我們走夾峯前山。北俠說：你們走夾峯前山，我們就走夾峯後山。蔣爺說：我們上娃娃谷，老柳，你不是想你師母，我帶你去找你師母去。我算計沈仲元，必找他姑母去，必在娃娃谷。智爺說：你這個算哪，真算著了，我猜他也許是有的事，可就是不知艾虎往那去了？焉知曉艾虎聽見說明此事，自己偷偷的，就把自己的東西拿上，也不辭別大眾，自己就溜出來了。原來是打婆婆店回來，同著武國南，鍾麟回了晨起望，見了蔣四爺，書中可沒明說呀，就是暗表他，問了他四叔娃娃谷的事情。蔣爺對著艾虎說了一遍，鳳仙怎麼給招的親事。艾虎先不願意，嗔怪是開黑店的女兒。蔣四爺又說：別看開黑店，倒是有名人焉，人家徒弟都可以，就是誰誰誰。艾虎記在心中，如今要上娃娃谷找去，離了晨起望，走了一天多，看見樹林內，一宗說事，不知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按院 勇金剛遭打找門人

詩曰：人欲天從竟不疑，莫言圓蓋便無私；秦中久已烏頭白，卻是君王未備知。

且說艾虎歲數雖小，心性高傲，自己總要出乎其類的立功。聽見蔣四爺說：沈仲元是甘媽媽的內姪，又是二徒弟，自己一算，他盜了大人，準上娃娃谷，我何不到娃娃谷看看？有定下姻親一節，白晝可不好去，只可等到晚間，躡房躍脊的進去。沈仲元與大人，若在那裏，自己已是全都認得，就下去拿沈仲元，救大人，那就管不得甚麼姻親不姻親了。主意拿好，可巧路走錯了，是岳州府的大道，見著前面樹林內有些人，自己也就進去看看。分衆人到裏邊一看，是打把式的，地下放著全是假兵器，竹板刀，山檀木棍，算長傢伙，二三十個人，都在二十多歲，皆是身量高大，儀表魁梧，有練拳的，有砍刀的，連一個好的沒有。小爺暗村道：全是跟師媽學的，有意要進去，又想找大人要緊，轉頭便走。前面有酒鋪兒，自己想著喝點去，外有花障兒，進去到裏面，坐北向南，入屋內靠西面，是長條兒的桌子，東邊有一個櫃檯，櫃檯上有酒罈子，過賣過來問：要酒哇？艾爺說：要酒。過賣說：可是村白酒？此酒就

是如今的燒酒，論壺。艾爺說：要十壺。那人說：一個人喝呀！艾虎說：對，一個人，你賣酒，還怕喝的多嗎？那人說：不是，越多越好，財神爺嗎？說畢取來四個碟子，菜，有熟雞子，豆腐乾，兩碟鹹菜。艾虎問：還有甚麼菜？那人說：沒有。艾問：有肉腥，無有？回答：無有。小爺說：沒肉不喜喝了。又聽後面刀勺亂響，自己站起，到後門，往外一看，大怒。又坐下，把過賣叫來，說：我吃完了，給錢不給？那人說：焉有不給錢的道理？小爺說：給錢不賣給我，甚麼緣故？過賣說：沒有甚麼可賣的。艾虎說：你再說我要打你了，後面刀勺亂響，我都看見了，你還說鬼話。那人說：你說後頭那個呀！那可不敢賣，那是我們掌櫃請客的。艾虎問：你們掌櫃姓甚麼？回答：姓馬，叫馬龍，有個外號，叫雙刀將。艾虎問：作買賣又有外號，別是不法罷。過賣說：不是，你只管打聽打聽去，在左近的地方，沒有不知道的，愛了，勿論誰家有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沒有。上輩作官，人人管著，稱馬大官人。艾爺又問：後面作菜請誰？回答：與人家道勞。艾問道：甚麼勞？回答：與人打架來著。艾問：有人欺壓他來著。回答：沒有誰敢，打鬧的不是外人。艾問：是誰？過賣說：你太愛打聽事了。艾爺說：無非是閒談。過賣說：不如我細細的對你說了罷。南頭兒有個張家莊，有位張老員外，大財主人，稱為張百萬。他有個兒子，叫張豹，外號人稱叫勇金剛。此人渾濁悶，他們是乾哥們，老員外臨死，把我們掌櫃的找了去，說：我就要死了，馬賢姪，全仗你照應他，不然，早晚遇上事，就得給人家償命，把張爺叫過來，說：我死後，這就是你的同胞哥哥一般。他說甚麼，可就聽他，說甚麼，如同我說你一樣。我在地府也瞑目，縱死如生，不聽他的話，就是不孝。說畢，叫張爺又給叩了回頭，將拐杖給了我們掌櫃的。員外死後，張爺鬧了幾回事，我們掌櫃的出去就完了。惟有前日，他們村中，兩口子打架，可巧遇上了他，一打人家的爺們，那人說：我管我們女人哪，二太爺別管。他們本莊上兒，全都稱呼他是二太爺。他說：不許男打女，好朋友男對男打。人家說：這是我女人。他說：不懂的，就是不准男打女。我們掌櫃的，走在那裏看見，一聽是他無禮，一威喝他也就完了。這日他變了性情了，他說你別管我，你姓馬，我姓張，你休來管我。我們掌櫃的，有了氣了，打了他一頓，由此絕交。昨天許多街坊，出來了，事，叫他與我們掌櫃的，叩個頭就完了。他也省悟過來了，今日見面，我一句沒剩下，全說了，也省得你創底。艾爺笑了，此人渾的太利害。正說之間，外面一亂，過賣說：來了。衆人說：二太爺走罷，二太爺走罷。艾虎往外一看，衆人一閃，當中一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上高挽髮髻，身穿短汗衫，青綢褲子，薄底靴子，肋下夾著青綢絹大氅。面如鍋底，黑中透亮，劍眉闊目，獅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輪，蓮鬚落腮，鬚鬚不長，煙薰的皂王一樣。聲音洪亮，大衆一讓，說：走走。將入屋中，一眼就看見了艾虎，站住不走了，淨瞪著艾虎。本來艾虎也

是個英雄的樣兒，摘下了頭巾，穿著短襖，繫著鈔包，青褲子，薄底靴子，脫了衣服，連刀全放在桌子上。小爺四方身軀，精神足滿。列公，這可是過了年，到二月初旬了，書可是一段跟著一段的說，日子可不少了。定君山是冬至月十五，連盜彭昏假扮陰曹畫陣圖，丟大人就過了年。光陰荏苒，天氣透熱了，艾虎又是酒燒，故此更熱，才脫了衣服。兩下對酌，衆人就怕要打起來，往裏讓說走罷！上樓罷！張豹安心到小爺桌頭兒這裏一碰，酒壺撞倒幾把。艾小爺立起身來，問道：這是怎麼了？張豹答道：二太爺沒瞧見艾虎問：你是誰的？二太爺張豹聽問，本看見艾虎，心中就有點不服，成心找事，說：你問我呀！巧哩，是你的二太爺。艾虎說：誰的？張豹說：你問就是你的。二把那太爺二字沒出來，就聽見了砰的一聲，腦袋就見鮮血了，原來是艾虎手腳是真快，俠義的性情是一個樣，別的還可，就是不教罵。他說了一個二太爺，又問的時候，那酒壺就到了手裏頭啦。太爺沒說出來哪，一下打上了，紅光一現。二太爺就急了，罵道：好小子，咱們外頭來說。艾小爺說：使得，隨後就躡出去了。雖有衆人，焉能拉的住。二人交手，張豹力大皮粗肉厚，腦袋破了，不知道疼痛。又一交手，本領差的多多了。小爺暗笑，轉了幾個灣，一橫身子，使了個靠閃。張豹咬咕咚，倒了半壁山牆相似，爬起來又打。艾虎得便飛起一腿，分手蹀了腳。張豹又咕咚，倒於地上，起來又打。張爺用了個雙風灌耳。艾虎使了個白鶴亮翅，雙手一分，又一躡身，掃邊腿掃上了。張爺又倒，這回不起來了。艾爺站著說：你起來呀！張爺說：我不起來了。又問：怎麼不起來了？張豹說：費事，起來還得躺下，這不是費事麼？艾爺說：我不打躺著的。張爺說：可是，你不打我可起去了。艾爺說：等你起來再打。張豹說：不打了，輸與你了。艾爺說：你甚麼法子使出來，我都不怕。張爺起來說：你是好的，在此等等。艾虎笑道：我在此等你三年。張豹跑了，衆人才過來。艾爺說：誰往前來，我可打誰，你們全是本鄉本土，穩住了我，拉躺下打我。過來二位老者說：壯士，有你這一想，人心隔肚皮，你瞧瞧我們兩個人，像打架的不像？我七十八，他八十七。艾虎說：怎麼樣？老者說：方才這位姓張，他是個渾人，拿著你這個樣，何苦合他一般見識。艾爺說：你看看，是我們兩個，是誰招了誰了？老者說：你若有事辦事罷，請你老弟不用合他洵氣。艾虎說：他叫我等他呢。有一位老者說：我們這裏這位二太爺，他要來了，你是準贏他。他必要帶了打手來，他的徒弟，好幾十號人哪，那一個都是年力精壯。可就是有一樣，師傅不明弟子濁，連他還不行呢。何況徒弟，再要來了，你把他先捺一個舫斗，騎上他說：誰要向前，要你師傅的命。他們就不敢向前了。你別瞧他那們大身量，就是打他，砍他，拿刀剝他，他全不怕。他就怕一樣，就怕擰，你如一擰他，他就沒有力氣了。艾虎一聽，嗤的一笑，說：好鄉親，你老人家貴姓？老者說：我姓陰。艾虎說：

教給人擰人，嚴不陰的了，如此說來，你是陰。二太爺張豹回到樹林叫徒弟，原來艾虎看的那打把式的就是張豹的徒弟。張豹喊叫徒弟們，跟著我去打架去。衆徒弟答應拿傢伙。張豹提了一根木棍，直奔馬家酒鋪而來。必是一場好打，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

且說張豹上樹林找徒弟，他本來沒本領，誰還肯拜他爲師呢？皆因有個便宜，拜他爲師，跟他學本領，一家無論有多少人口，娶兒嫁女，紅白大事，吃喝穿帶，全是師傅供給。這個徒弟，就擠破了門了。可有一樣，得他如意才收，他不如意不要，總得像他們渾，他才要哪。拜了師傅，家內就有了飯了，故此他的徒弟，連一個曾本領的沒有。如今用著徒弟了，拿了傢伙，直奔馬家酒鋪。原來艾虎受了陰二太爺的指教，少刻來了一人，壯士帽，藍箭袖，薄底靴子，絲帶圍腰，白臉面細條身子，來到跟前。衆人說：掌櫃的來了。抱拳帶笑說：衆位鄉親們，爲我們兩個人的點小事，勞累衆位，實在使小可居心不安。方才在家中等候聽信，家人回去送信，說是那村夫，又不知得罪了那位。衆人指道：就是這位壯士。過來與艾虎深施一禮，說：方才那個村夫，是我個把弟，得罪了壯士，小可特來替他陪禮。艾虎說：豈敢，尊公就是馬大官人。回答不敢，小可叫馬龍。艾虎說：久仰雙刀將的名氣。馬龍說：不敢沒有領教，這壯士爺的貴姓？艾虎說：姓艾，叫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馬龍說：這就怪不得了，此處不是講話之處，請到樓上一敘，還要請教。艾虎一笑，說：無論你鋪中擺的甚麼樣的刀槍陣式，姓艾的不敢進去，不算英雄。馬龍說：不必多疑，我大膽也不敢。艾虎哈哈一笑，公然往裏就走。問道：打那裏上樓？馬龍說：打這櫃後頭。仍然還是艾虎在前，馬龍在後，勸架的可沒上樓，外邊等著。馬龍叫過賣，獻上茶來，說：方才聽家人說，尊公拳腳高明，不知令師是那一位？艾虎說：黃州府黃安縣的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那就是我的恩師。遼東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那是我的義父。馬龍一聽，說：原是俠義的門人，這時意欲何往？艾虎說：我如今，跟隨按院大人當差，奉差而出，去到娃娃谷。馬龍說：這是由何處而來？艾虎說：由晨起望。馬龍說：要是由晨起望，道路走錯了，這就是岳州府了。只是老兄，我那拜弟來了，別合他一般見識，我必要帶他過來，與你磕頭。言還未了，只聽見說打打打，他多半跑了罷。雙刀將馬龍一攔，說：我好好帶他上來，與你招賠不是，千萬可別下去動手。雙手把樓門一擋，不教艾虎下去。焉知曉艾虎早有主意，就把前面樓的小櫃扇一開，往下一躍。正是：打手圍著，罵的高興，打半

懸空中飛下一人，手中並不拿東西，大夥一害怕，往半壁一閃。艾虎腳踏實地，二太爺用木棍就打，說：「好小子，艾虎往旁邊一閃，跟著打手瞧出便宜來了，嗖的就是棍。」艾虎一翻身，伸手接棍，往懷裏一帶，把棍刁著，說：「你躺下。」那人說：「使得。」艾虎也不肯結果他的性命。復返又合張豹交手，張豹本沒多大本事，說：「好小子，艾虎也不答言，沖著後脊背，吧呶就是一棍。」張豹往前沖出好幾步。艾虎往前一奔，一躡身，掃過棍碎的一聲，嘖咚摔倒在地。艾虎過去，用髀膝蓋點住。眾打手往上一趨。艾虎說：「你們誰不怕死，誰就往前來。」大夥嚷道：「撒開我師傅哇，撒開我師傅。」忽見雙刀將馬爺過來，說：「大家不許動手。」眾打手都不敢動。馬爺望一望，並不過來勸解，爲的是教艾虎打他幾下，出出氣。原來艾虎受了高人的指教，並不打他，就在肋下擰了他幾把，再瞧張豹威風一點也沒有了，一味的淨喊「啞啞啞」，使不得，你真損。哥哥過來勸勸來罷。這馬爺才過去，說：「尊兄饒了他罷，秀在小可面上。」艾虎這才起去，說：「便宜你這斯。」張豹說：「這誰教你的法子，怎麼你會知道？」哥哥你認的嗎？馬爺說：「固然是認識。」張豹說：「認識你不早來勸架。」馬爺說：「給你們見見，這是勇金剛張豹，是我的把弟，是個渾人。這是艾壯士爺，人家是俠義的門徒，你就行的了。」艾虎說：「我姓艾，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方才得罪得罪。彼此對施一禮。」張豹說：「我說我不行呢！你敢情是俠義的門徒，咱們得相交，不打不相與。」馬龍說：「咱們大家還是上樓，走走，走進鋪內上樓。這些個徒弟，暗暗的漫散了。」事的人一看，不用了。事沒有給見面，自然兩個人就和美了，也就漫散了。三個人上樓，馬爺吩咐，將請客的酒席，擺將上來。讓艾虎上坐，馬、張陪定，艾虎本就好喝，這就對了他的味了。酒過三巡，張豹這才慢慢一打聽。艾虎看看，這兩個不錯，也不隱瞞，低聲悄語，就將辦理襄陽的事情，丟大人各處尋找，細說了一遍。張豹答道：「我說哥哥，咱們哥兩個，還用人家給見面嗎？咱們爹爹死的時節，不是託付你，管著我嗎？我是個渾小子，你還不知道，我給你磕幾個頭，你別生氣。」馬龍說：「別說了，你我的事，教這位艾兄恥笑。」艾虎說：「這個朋友，倒是可交。準有一個親兄弟，不能如此，也是無法。」張豹說：「你說我可交，你愛我罷，咱們交一交罷，我可是愛你。」馬爺說：「住了，你不會講話，艾兄，你不要不棄嫌，我們哥兩個，咱們三個人，結義爲友。」艾虎說：「只要你們哥兩個不棄嫌小弟，我是情甘願意。」張豹說：「少時咱們家裏拜把子去，咱們家裏寬綽。」馬龍說：「就是。」書不可重絮，這酒席吃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方才撤去。艾虎穿了長大的衣服，拿了自己的東西，同著張馬二位，出了馬家酒鋪，直奔張家莊。到了那裏一看，廣亮大門，原來是眾徒弟，都在那裏等候著師傅呢。張爺把他們叫過來，都給艾虎見了，說：「你們要練把式，跟著你艾太爺練罷，他是俠義的門徒，會的都是打人。」



的招兒，不像我教的你們都是挨打的招兒。艾虎說：算了罷，哥哥往裏就走。果然是張百萬，家裏是闊。庭房落坐獻茶，吩咐預備香几，後花園結義爲友。弟兄三人，一序齒，馬龍歲數大居長，張爺行二，艾虎行三。燒香結義立誓，願有官同作，有馬同乘，生死共之。燒完了香，挨次著磕頭。弟兄們整整的，就吃了一夜的酒。第二天，又留住了一日。艾虎掛念著尋找大人，不能久待，要奔娃娃谷。二爺約會馬龍三人一同前往。馬龍推辭，又是買賣，又是家務，總得自己照應，不能同他們前去。張爺與艾虎一同的奔娃娃谷。馬爺囑咐，千萬的不可闖禍，就此辭別了馬龍。張豹帶了銀兩，跟著艾虎直奔娃娃谷。路過華容縣，即是古時三苗地面，遠看山峯疊翠，天氣已晚，道路不大分明，看見山坡上，來了個牧牛童子，作歌而來，怎見有讚爲證：

但見那，晚煙垂照，更顯得，山峯疊翠，晚景之中，牧童遙吹短笛，那有宮商無腔調，映著那，新柳林，曲折徑，風送聲音調兒高。山水清幽成佳趣，變態風雲難畫描，宛轉轉，勝玉簫，方顯出清中妙。片刻間，那笛音杳，牛背上，唱起山歌呀，好叫人心動神搖。他說道，名也好，利也好，世人忙忙忘卻老。奔忙路，人怎逃，苦苦被名韜利鎖，何時了？多少英雄，難棄難拋。一年一度，離離荒草，古往今來，亂亂蓬蓬，高爭戰戰，血濺荒郊，勞勞碌碌，顏色枯焦，濃濃豔豔，鏡裏花妖。休貪戀，粉骷髏，早作個計較，急尋個歡樂，百萬傷，三千套，隱隱逸逸，友漁樵。飲山泉，山歌好，食黃鱔，淡中飽，居籬牆，茅屋小，又何須，防賊盜，悶來看山兒高。月兒小，一陣陣清風，香馥繞繞。春遊哪，柳與桃，橫牛背，踏芳草，夏時節，蓮舟好，更有耐寒菊，秋霜傲，向紅爐，把枝木兒燒。一邊唱，手擎鞭兒不肯抽，愛他的牛，空把鞭兒漫搖。二位爺，往前忙施禮，向著那牧子跟前問個根苗。並且不知牧子說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復盛店店東暗用計 綺春園園內看遊人

且說艾虎合張豹聽見牧牛童兒唱著山歌，看看臨近。艾虎一抱拳說：借光了，我們上娃娃谷走那裏？牧牛童兒，用手一指正東，說：那就是華容縣，可別進城，偏著荒奔南關，到南關直奔東南，南大東小，咱見山，進山口，再打聽罷。艾虎點頭道：了個借光，二人直奔南關，天氣向晚，商量就在此處打店。路西有一個大店，叫復盛店，店中夥計讓道：住了罷，天氣不早了。別越過了宿頭，我這房屋乾淨，吃食便宜。張豹問：有上房麼？沒上房不住。夥計說：西跨院上房三間。艾虎說：二哥，咱們住了罷，瓦房千間，夜眠七尺。

又不是自己的房屋。張爺點頭，便著夥計帶路，到了西跨院，來到屋中，中間倒也乾淨。打洗臉水泡茶，二人淨了面吃茶。夥計問道：二位客官貴姓？回說姓艾。夥計說：那位客官呢？張豹說：我是二太爺。夥計說：我們是買賣生意，怎麼玩笑哇？張豹說：你甚麼東西合你玩笑！你只管打聽打聽，岳州府張家莊兒，誰不稱我二太爺。夥計說：你安頓著點，在你們那裏，稱你二太爺在我這裏，不能稱二太爺，我們是買賣生意。張豹氣往上沖，就罵起來了。艾虎勸解，就有本店中少掌櫃的，帶著五六個人，進了跨院，奔到屋中說：二位客官，爲甚麼緣故？想來是夥計得罪著了，我替夥計前來陪禮，二位氣若是不出，今晚晌散他。艾虎哨了這人，黃漸漸臉皮細條身材，青衣小帽，作買賣的人樣兒，說話有點尖酸的氣象。艾虎說：不可，千萬可別散他，情實是我二哥的不好，他一點不好也沒有。少掌櫃的說：若非這位客人講情，我一定不用你了，好好伺候二位客官。我方才聽見，是那位姓張張豹說我姓張。店東問：官印是張豹罷？張豹說是，你怎樣知道我呢？店東說：有老員外的時候，是專好行善，離著三五百地，誰不知道他老人家。我們上輩，還受過老員外的好處，以後正要報答，他老人家歸西去了。但不知這位客官貴姓？小爺說：我姓艾。沒領教掌櫃的貴姓？店東說：我姓賈，我叫賈和，字是文輝。小爺說：原是賈掌櫃的。彼此對施一禮。店東說：二位意欲何往？答道：上娃娃谷。店東說話，兩眼哨不住的，哨著張豹。艾虎遂說：我晚間可沒有工夫，不能奉陪二位。明天早起，暫屈二位尊駕，我有一杯薄酒奉敬，只求二位賞臉，千萬不可推辭。艾虎說：我這事可是要緊，實在不敢領賞。張豹說：人家是個美意，不可辜負於他，吃了酒再走，也不算晚。店東出去。少刻，人家就給預備過酒飯來了，掌上燈火，用畢晚飯，撤將下去，開發飯錢店錢，人家一概不要，自可明天早起再說。一夜無話，清晨起來要走。店夥計攔住說：我們店東有話，說教二位吃了早飯再走，二位也就無法，只得等著。直等到巳正的時候，艾虎也是想酒飯，張豹也是覺著餓了。店東方才過來，吩咐一聲備酒，頃刻間擺列杯盤。飲酒之間，無非閒談，講論了些個買賣的事情。書中須要簡潔，不可重絮，用完了這頓飯，已經就晌午了，撤將下去，端上茶來，說：二位天氣不早了，明天再起身罷。我們這裏有個可觀的所在，同著二位，咱們去逍散逍散去。張豹問：叫甚麼所在？店東說：離此不遠，叫松蘿鎮，有人家一個大花園子，本家姓竇，叫竇家花園。先前作官，後人窮了，花園子也敗落了，度日還艱難哪，那有錢收拾花園子？我們這南邊，有個地名，叫新立店，有個財主，姓崔，叫崔龍，外號人稱鑽鐵塔。崔龍這個人，先前保鏢，掙得家成業就。又且此人鑽幹營謀，精明強幹，他通知了竇家，把花園子典過來了，各處的點綴，煥然一新。各處內用人，賣茶賣酒賣飯，包辦酒席，帶賣南北的碗菜。可有一樣，進門有

一個攔櫃，有人先問，你是遊園哪，你是吃酒？若要用酒，先給銀子後喝酒，吃完了就走。就起一個名兒，叫綺春園。每日遊園請客，攜妓帶娼，彈唱歌舞的，男女很多的。咱們今日，到那裏看看，吃些酒去，倒也有趣。艾小爺不願意去，張二爺願往，說畢起身。艾爺將自己銀子秤了二十兩，三人同行。走到綺春園不遠，遊園人甚多。將到門外，就見橫著一塊大匾，匾匾金字，綺春園三個字。也有茶酒的幌子。東邊牆上有塊豎匾，是包辦酒席，帶賣南北的碗菜，上等海味官席。三人將要進門，後面追來一人，說：掌櫃的，有人找來了，立等著回去，少刻再來罷。賈掌櫃的說：二位先在裏面等我，我少刻就來。依艾虎不進去了，張二爺一定要裏面看看去。艾虎無法，店東去了。張艾二位，進大門，路西屏風門，將進屏風門，路南有個攔櫃，櫃後有一個大胖子看著。每遇有人進去，就問是遊園哪是吃酒？艾爺告訴說：我們吃酒。胖子姓廖，叫廖廷貴，有人又著他叫廖貨。那店東掌櫃的，爲何事請二位遊園呢？有個原故。此處開花園的這個姓崔的，是一個賊。現今不偷了，想作個這賣買。又有這個廖貨，他出的主意，先銀後酒，天秤是加一秤，若要交的錢多，吃不了要找回去，銀子內中準有一塊頂銀，出門不換。賈掌櫃的上回，交的銀子不夠了，苦苦的求，跟一個人去取。廖貨再三不行，非留下了一件衣服，方才叫走回去。要找人出出氣，若說官面上，辦的熟貫，沒姓崔的熟貫。論打他的人多，這口氣只好忍著。可巧遇上張艾二位，他又知道張豹有本領，還不知艾虎的能耐，這是個主意，邀來遊園，假如張爺動氣一打，他就出了氣了。早定好的，後面有人跟著他，爲的是他不露面，怕連累他，故此假告辭，回去了。張艾二位，將到門內，廖貨要銀。艾爺就把秤的二十兩拿出來。廖廷貴一秤，秤完說：這是十八兩。艾爺說：二十兩。回答：十八兩。張爺罵道：胖子，那是二十兩。廖貨說：十八兩。二字還沒出口，哪，早被張二爺揪住，要把腦袋給掙下來。艾虎說：別動粗魯，我使了二兩，是十八兩。張豹說：別著他，說咱們哪。艾虎說：爲甚麼叫他說咱們呢？本是十八兩。張豹說：胖子，便宜你。廖廷貴暗著張豹就害怕，整個像燒灶一樣，問：二位貴姓好，給你們叫喝下去。艾虎說：我姓艾。廖貨說：艾爺，那位哪？張爺說：二太爺。廖貨說：就是這二位。艾爺說：對。二位離了櫃檯，往北一看，只見人煙稠密，遊園的甚多。也有亭館樓榭，樹木叢雜，太湖山石，竹園，茶蘼架，月牙河，抱月小橋，蜂腰橋，四方亭，抄手式的遊廊，過廊，過庭，平臺，萬字亭，二人看了多時，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畫棟彫樑，別有洞天。正是桃柳爭春的時候，可惜二位，也不懂得詩文，也不認識個字兒，就奔了流風閣來了。就聽見管絃亂奏，彈唱歌舞，猜拳行令，亂亂闐闐，鬧熱非常。他們進了流風閣，就聽見那邊嚷道：艾爺交銀十八兩，在流風閣請客。流風閣的過寶，答應知道了。二位那位姓艾？艾虎說：我姓艾。

又問：那位張豹說：我叫二太爺。過賣說：我不問了。二位用茶用酒？艾爺說：要酒。過賣答應說：甚麼酒？小爺說：女貞、陳紹、上等酒席一桌。過賣叫喝過去，不多一時，擺列上酒席。二位斟酒，開懷暢飲，二人還等著賈掌櫃的來哪。忽然間打屏風外，躡進一人，挽著髮髻，穿著藍汗衫，藍鈔包，藍中衣，薄底靴子，肋下夾著一件藍大氅，裏面裹著一口明晃晃的利刃。看不見臉面，皆因是他向正南櫃上的問。這位還是遊園哪，還是吃酒？那人說：我在這裏等人，行不行？櫃上說：等人，焉有不行之理。那人一直撲奔正西，這轉臉來，見細眉長目，一臉的煞氣，撲奔賞雪亭，進得屋中，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從外邊又躡進來了一個，手中提著一個小黃口袋，拿著一口刀，把口袋往櫃上一放，拿著刀直奔廖廷貴。若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流風閣張豹助拳

讀曰：願爲大義損生，不使名節敗壞；一時玉碎珠沈，留作千秋佳話。

綠珠者，晉 石崇之妾也。綠珠姓梁，白州 博縣人，生雙角山下，容色美而豔。石崇爲交趾探訪使，聞綠珠美，以珍珠三斛換了回來，置之金谷園中。綠珠能吹笛，又善舞。石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寵愛無比。晉 趙王 倫作亂，奸黨孫秀正在驕橫之時，訪知綠珠爲石崇愛妾，竟使人向石崇求之。石崇方宴樂，使者至，述其來意。石崇道：孫將軍不過欲得美人耳，何必綠珠？因盡出姬妾數百人，皆薰蘭麝，披羅綺，纓豔異常，聽使者選擇。使者看了道：美俱美矣，但受命欲得綠珠，此非所欲得也。石崇聽了，因毅然作色道：此輩則可，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道：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豈不聞明哲保身？何惜一女子，而致家門之禍耶？石崇道：但知保身，獨不爲保心計乎？可速去。使者既去，而又復返，道今日之事，空釐千里，願公三思。石崇竟不許。使者報秀，秀大怒，乃譖崇於倫。命族之崇正與綠珠在樓上作樂，賊兵忽至。崇因顧謂綠珠道：我今爲汝獲罪矣，子將奈何？綠珠因大哭道：君既爲妾獲罪，妾敢負君，請先効死於君前。石崇道：効死固快事，但吾不忍耳。綠珠道：忍不過一時耳，快千古。遂湧身往樓外一跳，竟墜樓而死。石崇看見，含笑赴東市受誅矣。君子謂綠珠情近於義。崇死後，不十數日，趙王 倫敗，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詩曰：此去三徑遠，今來萬里攜。西施因劍得，秦宮被花迷。

所在青鸚鵡，非關碧野雞；豹眉憐翠羽，刮目想金篦。

且說哨兒先躡進來的，是一臉的煞氣；後又躡進來的這一個，猛若瘟神，凶如太歲，喊一聲如巨雷一般。手中提著把刀，拿著個小黃布口袋，往櫃上一蹲。廖廷貴問：遊園哪是吃酒？那人說：吃酒。廖廷貴說：先銀後酒。那人說：口袋裏就是銀子。廖廷貴說：打開哨兒成色。大漢說：不懂的。廖廷貴說：也得秤一秤。大漢說：不懂的。廖廷貴說：金銀不比別的物件，不教看，不教秤，怎們樣呢？大漢說：不教看，不教秤。廖廷貴說：到底多大分兩？大漢說：一百兩。廖廷貴說：你說一百兩就是一百兩嗎？難道說哨兒還不行嗎？大漢說：你要哨兒，我先給你一刀，然後再哨。廖廷貴說：不哨了。你老貴姓？我好給你呷喝下去。大漢說：祖宗。廖廷貴說：別玩笑，到底你姓甚麼？大漢說：告訴你了，你又問，我是祖宗，你若再問，就給你一刀。廖廷貴說：祖宗祖宗，你找地方喝酒罷。艾虎一瞧，這大漢一轉臉，好生凶惡，藍生生一張臉，而兩道紅眉，一隻金眼，獅子鼻，火盆嘴，一嘴的牙七顛八倒，生於屠外，連鬚落腮的紅鬍鬚，鬍子亂蓬，腦寬背厚，肚大腰圓，說話的聲音太大，嚷聲如巨雷一般。一轉身滿園子找人，就聽先進來那一位說：賢弟，在這裏呢！張豹說：你看這小子，倒有個玩藝。艾虎說：教人聽見，那還了得，你還看不出來，這是拚命的樣式。張豹說：不要緊，口中嚷道：說小子，你合人家拚命麼？那人站住不動身，哨著張豹。艾虎就知道不好，是要闖禍。那人說道：你問誰哪？小子。張豹說：我問你哪，藍大腦袋小子。那人說：好說呀！黑大腦袋小子。瞧著我們拚命罷。小子。張豹說：打不過人家，二太爺幫著你。那人說：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張豹說：你這邊喝罷。小子。那人說：你那邊喝罷。小子。艾虎問張豹：你認的人家嗎？張豹說：我不認的他。艾虎暗道：這可是人有人言，獸有獸語。就見那邊櫃上，呷喝下來，祖宗交銀一百兩，是碎銅爛鐵。那人走後，廖廷貴打開一看，是碎銅爛鐵，就知道這人是成心找晦氣來了，派人疾速給東家送信，又派人給各屋送信，說所有你們在這飲酒的，你們還瞧不出來嗎？西屋內那位，是找著拚命來了。掌櫃的一來，就打起來了，不定是多少人命呢！可有一條，今天全是我們掌櫃的时候了，全不要錢，所有櫃上存的你們那銀子，明天再來取，各屋送信，你道這兩個人是誰？先進來的那個，就是華容縣魚行裏掌秤的經紀頭兒，此人姓胡，叫胡小記，外號叫鬧海雲龍。皆因上次同著賣魚的，上綺春園吃酒，交了十兩銀子，一秤就是九兩。當著些個賣魚的，他們又是粗人，飯量又大，他們這酒飯，又是吃的貴的，自己親身到櫃上，見廖廷貴寫帳，說：你們常說買魚，我天天在魚市上掌秤，難道說還不認的我麼？廖廷貴說：不行，掌櫃的有話，不論是誰，一概不賒。教跟人取去。說櫃上無人，要留東西。因為這個打起來了，連賣魚的全動手，把綺春園人全打

跑了。東家掌櫃的鎖鐵塔，帶著四個教師，是獨爪龍趙盛，沒牙虎孫青，賴皮象薛嶷，病麒麟李霸，四五十打手，衆人一到，一場混打。胡小記等全輸了，甘拜下風，各各帶傷，並且還著人家留下衣服。歸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沒起炕，夾氣傷寒，又重勞了兩三回，好不容易才好了。自己就想著寧教名在人不在，這心一橫，打算要找崔龍拏命，先去打一頓廖廷貴。可巧今早來了個朋友，把臂爲交，生死弟兄。此人湘陰縣的人，姓喬，叫喬賓，外號人稱開路鬼。到這望著胡小記來了一問：哥哥，因何這般形容憔悴？胡小記把自己事說了一遍。喬賓一聽，忿忿不平，氣的轉身就走。胡小記攔住說：你上那裏去？喬賓說：我去找他們，給哥哥報仇。胡小記說：不行，人家人多，有意替我報仇，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你幫著我殺幾人，你就一走，甚麼你也別管。我出頭打官司。喬賓說：我打官司，我與他抵償，我死了家裏有兄弟，還有上墳燒紙的哪？胡小記說：我惹的禍，怎們教你出去償命，助我一臂之力，就很是盡心了。喬賓說：咱們先去罷。一見喬賓就不見了。胡爺拿大氅裹上刀，望綺春園就趕，並未趕上。原來是喬爺走到街上，遇見一個老頭兒，地下擺著些銅片鐵圈鉛餅兒釘子等物。旁邊擱著一個抽口小黃布口袋。喬爺說：包元要多少銀子？老頭兒看喬爺就害怕，聽問的又古怪，說：你瞧著給罷。喬爺就把那些個東西，裝在口袋裏了。老頭說：就是這們包元麼？我一身一口，就指著這點東西，倒本度日。你這們包元，我就餓死了。喬爺說：焉有那樣道理？摸了一錠銀子，捺在地下，揚長就走。老頭拾起，不知真假，教換金鋪看去了。喬爺拿著碎銅爛鐵，到綺春園硬說百兩白金，焉知曉這是成心找事？將奔賞雪亭，瞥見張豹也打心中愛惜，對罵不忿。少時見了胡小記，彼此坐下，將刀鏢的一聲插的桌上。那裏吆喝下來了，賞雪亭祖宗，交銀一百兩。他是各處單有各處的過賣，誰也不管誰的事情。活該這過賣倒運，姓吳，他叫吳常道，他管這個地方，他看見這刀桌上一插，真魂就嚇住了。聽見叫滾進來，就見那個過賣，往地下一爬。喬賓說：這是幹甚麼？過賣說：不是叫我滾進來嗎？喬賓說：你甚麼東西，走進來，四桌上等酒席，一塊擺。過賣答應一聲，往外就跑，說：祖宗擺不下呀！喬賓說：把四張桌子，拼的一塊。答應使得，一齊擺上，頃刻之間，擺列杯盤。喬賓讓張豹說：黑小子，這邊喝來呀！張二爺說：不用讓了，喝罷。小子，在著這園內的，吃酒喝茶，連遊園的，淨往外走，沒有人往裏走。各屋中一送信，這還不全走嗎？全是上這裏取樂來的，誰肯跟著付渾水，故此全走。惟有到張艾這裏一說。張二爺就說：我們找著這個熱鬧，還找不著哪，你遠著點，不然，我們先拿你樂樂手。過賣一聽跑了。再聽外面一陣大亂，嚷打打打。艾爺就知道是不好，說：二哥，咱們走罷。張二爺說：不行，我應下人家了的，他不行，我還幫忙哪。艾小爺說：咱們又不認得，沒交情，管那些閒

事。倘若有人命，如何是好？張爺說：沒交情，幫個忙兒，就有了交情了。艾爺說：插手就有禍，準有人命，依我說，別管的好。張爺不聽。衆人就進來了，頭一個就是鑲鐵塔崔龍，趙盛，孫青，薛嶷，李霸，帶著三十多人，都是短衣巾靴子，人人拿著長短兵刃。崔龍問：那裏哪？廖廷貴說：在賞雪亭哪。胡喬二人早聽見來了。喬賓一手先把過賣抓來，舉起頭朝下，吧的一聲，頭碰柱腦髓迸流。張二爺叫好兒，說真好，捧的好。艾爺說：死了一個人，你老叫好兒，這是何苦。又見那亭中的二人出來，每人一口刀，往上一撞。喬爺罵道：好狗男女，今日祖宗要你們的命。崔龍說：醜漢，有多大的本領，較量較量。原來崔龍與趙、孫、薛、李全是賊，養著許多打手，也怕有人攪鬧花園。你道甚麼緣故？連加一秤，帶找頂銀，又不賒帳，東西又貴，也怕有人不答應他。不然，怎麼衙門中，上下全熟識，三節兩壽，人情分往，永遠當先。今日在家中坐著，有人報信去，說不好了，東家掌櫃的，快上花園子去罷，有人攪鬧來了，得多帶人哪。人家來的可不善。那崔龍五個人，連打手全來了，進門剛一問：人家就摔死了過賣，二人提刀，出來交手，五人一圍胡喬，又叫打手上呀。衆打手一齊全上。張二爺罵好小子，你們有多少人！一腳把桌子翻了，碗盞全碎，拉刀出去。艾爺也出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到花園爲朋友捨命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

且說崔龍五個人，就與胡小記，喬賓動手。本來艾虎與張豹就議論：你看你與他玩笑的那個，是輸是贏？張爺說：準是他們兩個輸，他們人少。艾虎說：對呀，他們幾個人，是夜行人，故此這二位不行，不是黑門學的工夫。噯，啣更不行了，打手上去了。張豹說：可了不得了，完了我這小子了。只聽嘩喇一聲，桌子就翻過來了。張豹拿刀出去，喊一聲：小子們閃開，二太爺到了。吐吶喀的亂砍，殺將進去。衝開一條道路。隨後大夥，仍然又裹上來。剛一圍裏，就聽見颼的一聲，打半空中，飛下一個人來。大夥一瞧一怔，身量不大，甚高，虎頭燕頤，手中這口刀，上下翻飛。就是崔龍可以敵住艾虎，餘者的全不行，也不敢向前。你道艾虎爲何在半空中下來？皆因是張二爺，翻桌往外一跑，他就跟出來了，爲的是賣弄賣弄這手工夫，教他們瞧瞧。往上一聳，在大衆頭上，躡將進去，這手叫旱地拔松，燕子飛雲，嗖的一聲，腳站實地。把刀亮將出來，直撲奔了崔龍。張豹看見老兄弟進來，心中十分歡喜，見人家有一個對一個的，有兩個對一個的，是胡小記敵住了趙盛，孫青，喬賓敵住了薛嶷，李霸。張豹他與這些打手交了手。常言一

句，俗說矮子裏選將軍，就屬他的能爲有限，與這些打手打起來，他的本領比打手勝強百倍。頃刻間，也有帶傷的，也有斃命的，也有逃跑的，把打手打的不敢向前，直往後退，這廠子可就寬綽了。張豹只顧與打手交手，在他的背後，嗖的一聲，就是一刀。他如何躲閃的及，又不能招架，可見得是僥倖，要是錯過心地忠厚，這也就死了。艾虎雖然動著手，明知道二哥的本事有限，自己的心思念，一半在崔龍身上，一半在二哥身上。看這件事，實在不平，心中暗暗的有氣，他看著喬賓動著手跑啦。薛崐一轉身，對著二哥身後，就是一刀。早被艾虎一擡腿，就蹀在薛崐肋下，噯啾一聲，撲咚躺倒在地，嚕啾啾舒手捧刀。張豹這才看見，倒覺嚇了一跳，擺刀就刺。薛崐使了鯉魚打挺，閃這一刀，分開打手，自己逃命去了。二爺要追，早教李霸截住，二人動手。原來喬賓不是跑了，殺開一條道路出去。他看出來了，有艾虎一人，這些羣賊，那個也不能逃命，他找仇人來了，直奔南邊的櫃。櫃裏頭夥計，瞧著勢頭不好，就都跑了。淨剩了廖貨一個人了，也是造就了的，這小子惡貫滿盈，兩個眼睛直直的瞧著，東家動手呢！旁邊喝采。他捨不得走，知道櫃內有銀子，又知掌櫃的人多，不能敲甘拜下風，大肚子往前裏一坦，正靠著櫃往那裏瞧。喬賓到他眼前，他沒會看見。喬賓用自己的刀，順著櫃面，對準了他的肚子，就聽見撲哧的一聲，就正中在肚腹之上，說：我給你放了泡罷。撲咚死屍腔躺倒。喬爺一扶櫃，就躡將進去，見一簍油大開腔，心花腸肺流將出來，又刺了他幾刀。也是他出主意，用加一秤，使頂銀種種的惡事，這算報應臨頭。喬爺給哥哥報了仇，一轉臉把天秤桌的抽屜拉開，裏頭許多的銀子。看見自己小黃口袋倒在地下，把口袋拿起，把裏頭的碎銅爛鐵，俱都倒將出來，把天秤桌裏頭一包一包的銀子，俱都裝在口袋裏頭。自己把鈔包解下來，把口袋兜兒抽上，裹在鈔包之內，從新緊捆好，提了刀躡出櫃外，正遇見打手，往兩傍一閃，胡大爺追殺趙盛，孫青、喬二爺擋住，正要截殺。兩個人一歪身，聽嗖的全都躡上房去。連胡小記帶著喬二爺，全都不會躡房跳脊，乾著急無法，自可以轉身回來，復又動手。喬賓與張豹兩個人，圍裹著李霸動手。胡小記幫著艾虎，崔雀龍、李霸一瞧，勢頭不好，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虛砍一刀，撒腿就跑。後邊追趕，見他一蹀腳，賊人已然上房去了。二人也不能追趕，二人對叫小子，咱們拿那個去。二人回來，崔龍不容二人動手，早就跑了，也就躡上房去。除非艾虎一人，會高來高去。張豹說：老兄弟，除非你會上房，別人都不會，你去追罷。艾虎本不願意追，想著又不是自己的事，何苦與他們作對，並且又有了幾條人命，早走的爲是。被張二爺一說，又不能不追，只得躡上房去。追了不多時，復反歸回躡下房來。大叫一聲住手，看你們這些打手，俱是安善良民，雇工人氏，如今惡人一跑，我們不跟你們



一般見識，你們扔了兵器，才算安善良民，那一個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衆人俱都拋了兵器，跪了一片，苦苦的哀求，說：我們俱是雇工人氏，誰敢違背他們的言語。艾虎說：既然這樣，饒恕爾等，去逃命去罷。打手聽見此言，如同見了赦旨一般，大家一闕而散。滿地上是有帶輕傷的，也有帶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橫躺豎臥，哼咳不止。胡小記過來說：我們兩個，不是他們的對手，看看落於下風，若非二位恩公前來助拳，我們二人，就有性命之憂。請問二位，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意欲跪下磕頭。艾虎一把拉住，說：此地不是講話之處，有話隨我來說。艾虎在前，三人在後，走夠多時，只見後邊有幾個跟下來了。你道是誰？原來是綺春園的夥計。瞧著事情不好，預先就出了綺春園遠遠的望著。見掌櫃的出來，告訴說：他們若是出來，暗地裏跟著，看他往那裏去。逃在何處，回頭好告訴我。我先上縣衙門裏去告，你們找找地方，故此艾虎出來，他們就跟下來。又被艾虎看見，說：你們前頭走著，我在後邊斷後。即把刀亮將出來，說：呸，你們這些人們，打算不要命了，誰跟著我們，一個不留全殺。大家回頭就跑。大家屢次回頭，看著艾虎仍在那裏看著，這個意思，難以跟著看他下落。連地方也不敢跟著了，當個小差使，誰肯賣命。艾虎等看不見他們，這才前來追趕大衆，天色已晚，前面黑忽忽一片葦塘。艾虎說：瞧瞧這是旱葦呀水葦。胡小記說：旱葦。艾虎說：咱們裏邊講話，倒是個幽密的所在。衆人分葦塘，到得裏面，大家用腳，蹣平一片地方。胡小記過來，與艾虎張豹行禮。喬賓也過來，與艾虎行禮。沖著張豹說：小子，方才難爲你，爺爺給你行個禮罷。張豹說：起來罷，好小子，不用與爺爺磕頭了。方才要不是二太爺，你早就沒了命了。艾虎瞪了二爺一眼。胡小記說：未曾領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仙鄉何處。艾虎說：小可姓艾，單名一個虎字，外號人稱小義士。這是我盟兄，行二，姓張名豹，外號人稱勇金剛。胡小記說：賢弟，你原籍莫非杭州。艾虎說：你怎們知道。我正是杭州霸王莊人氏。列公，你道艾虎就打開封府出首，六堂會審，認真假馬朝賢，發配大名府之後，無論誰問，總不愛說出他是杭州的人氏來。自打到了臥虎溝見沙伯父之後，再有人問，就說臥虎溝人氏，不然，怎們到了娃娃谷說是臥虎溝的艾虎。險些沒教甘媽媽要了性命。如今教人指實了杭州，也不能不說了。點頭說是，尊公怎們知道。小可胡小記說：我說個人，你可認識。艾虎說：看是誰咧。胡小記說：賣茶糖的胡老。艾虎說：那是我舅舅。胡小記說：那是我天倫，噯，啲！表弟呀！不覺大哭起來了。艾虎說：你就是小記哥哥麼？原來艾虎四歲，父母相繼而亡，跟著舅舅度日，那時小記就在華容縣學買賣。到十三歲，在霸王莊當茶童，知道有小記哥哥，就是不認識，如今一見，彼此全都傷心。復又與表兄行禮，將要問他們緣由。就見外邊燈火齊明，人喊馬嘶，說在葦塘裏哪。這一

進葦塘，搜尋幾位，畢竟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衆好漢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東

且說胡小記與艾虎認著表親，悲喜交加。兩個渾人，聽著發怔。張爺說：我們也是親。喬賓說：算甚麼親戚？張爺說：你算我的小子。答道：你算我的小子。胡艾二位一攔，說：使不得了，都不是外人，別玩笑了！艾虎問：與他們花園子裏，有甚麼仇？胡小記將自己的事，學說了一回，就將喬爺叫將過來，與艾虎、張約見禮，說了名姓住處。艾虎又將張約叫將過來，也就將名姓住處說了。就聽外邊一陣大亂，俱都抄出傢伙，被艾虎攔住，等他們進來時節，再與他們動手。就聽外邊說：準在裏頭哪，進去找去。內中有人說：不能，六條人命，十二個帶傷的，他們在此處，不定跑出多遠去了。那人說：依我說，進去瞧瞧的爲是。那人說：你們要願意進去，你們就進去，依我說，咱們往下趕趕罷。大家竟自去了。四位又等了半天，外面沒有聲音，方才說話。艾虎說：你們意欲何往？胡小記說：我在此處，也住不了啦。喬賓說：上我們湘陰縣罷。張約說：我哪說？你回家，離著不遠。可有一件，夜間走，白日住居。這本地面，好幾條人命，必要派人四下裏拿凶手。白日走，倘若遇上，拿回來，就得與他們抵償。我若知道還好，我若不知道，與他們抵償了，實在太冤。張豹點頭說：我多加小心。可有一件，我捨不得咱們大家分手，到何日才能見面呢？喬賓說：我也是捨不得，不然，咱們大家，拜回把子，然後分手，日後見面，也多親近，可就他們又是親戚，也不好拜。艾虎說：這也無妨，就是親戚，再拜回把子，占人也是常有的。胡小記說：咱們就拜說畢序齒。胡小記是大爺，喬賓行二，張約居三，艾虎是老兄弟，插了三根葦子當香，沖北磕了頭，又大家按著次序磕了頭。胡大爺問老兄弟，你意欲何往？艾虎說：我上娃娃谷。大爺說：甚麼事？艾虎就如此這般，這般如此，細說了一遍。喬賓說：要不然，咱們一路走，遇不見官人便罷，倘若遇見，大家拒捕。艾虎說：不好辦，若是一兩位還可，若是三四個人同行，久講究辦案的，他就疑心。單走著留點神就有了。是公門應役，難道咱們看不出他的打扮來。出了他這個境界，就好辦了。連我上娃娃谷還得遶路哪。喬賓說：既是單走，我給你們盤纏。張約說：我的銀子在復盛店，也不好回去取了。喬賓說：我這有的是銀子。就將鈔包解開，口袋拿出。張豹說：那個銀子，我們不要，淨是碎銅爛鐵。艾虎也笑說：除非是二哥你要，我們不使那個。喬賓說：你當還是碎銅爛鐵哪，早換了。打開一瞧，果然是一包一包好銀。說起來，咱們開了廖廷貴的膛，咱們拿的銀子。艾虎說：既

然是這樣，咱們大家帶點說畢分手，作別之時，再三囑咐。喬賓道：老兄弟，你上娃娃谷也得遠路，何妨先在一路走呢？小爺點頭。再說張豹單走，到了第二日天明，找店住下，吃用早飯，飲了個沈醉東風，晚間又用了晚飯，給了店錢，起身就走。晚間走路，都得多加小心，在路上幸未遇見甚麼禍患。那日到家，先找的是馬龍，見著馬爺，就將綺春園的事細說一番。這馬爺一聽，說：你看看轆多們險，你先在家裏，多待幾日別出門，小心外邊有甚麼風聲。張爺也就依著他的主意。焉知曉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個風聲，就到了岳州府了。岳州府的知府是個貪官，姓沈，名叫沈潔，人給他起外號，叫沈不清。他有個妻弟，姓懷，叫懷忠，叫白了，都管他叫壞種。倚仗著他姊夫是個知府，如同他坐著一樣，在外邊養著許多閒漢，任意胡爲，搶擄人家少婦長女，重利盤剝，折算人口，佔人家田地，奪人買賣，講文的打官司，不是他的對手。講武的打架，沒他人多。打一年前，他上張家莊去，就看上了這處宅子，前後瓦房，够五六百間，後花園借進去外頭的活水，一言難盡，這個好法，當時就要託他，手下人告訴他，這家可不好辦，銀錢勢力，人情全有，可不是當玩的。這如今有一個壞鬼，與他出主意，說：現時華容縣，綺春園六條命案，六個凶手逃走，內中有兩個有姓的，有兩個無姓的，一個黑臉，一個藍臉。明天大爺去拜他，先合他講好，借他的房子住住，教他搬家，這叫明借暗要，他必不肯給，可就說綺春園黑臉的，就是他，他必害怕，就算得了。他若不答應，就把他鎖來，就說是他房子內存賊，這房可唾手而得。壞種一聽大喜，說：此計甚妙，明天去拜。可巧壞種家有個家人，姓張，叫張有益，家裏不寬，兩三輩子，都受過張百萬家裏的好處。他聽見這件事，趕緊著上張家莊，往張豹家中送信，張豹給了來人二兩銀子，囑咐千萬祕密。來人走了，派人與馬爺送信，立刻把馬爺請到，如此如彼，合馬爺說了一遍。馬爺說：壞種來了，我見他說翻了，就給這一方除了害，就結了他的性命。張爺說：我見他馬爺說不用你見他，你太粗魯，主意定妥淨等。到了第三天，晌午的光景，壞種果然的帶許多人來，有人進來回話，馬爺說：請家人出去，不多一時，壞種進來。馬爺往外迎接，彼此兩人見面。馬爺細看此人的面目，實爲可惱，怎見得有讚爲證：

馬大爺，到外邊兒，見惡霸，至門前兒，勉強著身施一禮，長笑顏兒，有失遠迎，太爺海涵兒。這奸賊，便開言兒，我是特意前來問好，請請安兒。看品貌，討人嫌兒，帶一頂軟梁巾兒，是藍倭緞兒，金線卡，蓮花瓣兒，鑲美玉，是豆腐塊兒，腦袋後，飄繡帶兒，真是一團的奸詐，更有些個難纏兒。穿一件，大領衫兒，看顏色，是天藍兒，袖兒寬，皂錦邊兒，上邊鑲繡牡丹兒，嶄嶄新顏色，鮮兒，又不長，又不短，正可身軀，別名叫雨過天青玉色藍兒，葱心綠，是襯衫兒，繫絲縲，在腰間兒，蝴蝶扣，風飄擺兒，足下鞋。

是大紅緞兒，窄後跟，寬腦蓋兒，露著些，白襪臉兒，一寸底青緞邊兒，正在那福字履的傍邊有些個串枝蓮兒。瞧面上，骨拐臉兒，生就的，黃醬色兒，兩道眉，不大點兒，是一對，迷縫眼兒，斷山根，鼻子尖兒，見了人，就作八眼兒。極薄的嘴，露牙尖兒，天生就，黃牙板兒，一張口，就猶如放屁一般，臭氣烘烘，討人嫌兒。兩個耳，相鍵把兒，黃鬍子，八根半兒，細脖子，小腦袋兒，未曾說話，先就一支牙，外帶拱拱肩兒。慣害理，慣傷天兒。搶婦女，祇當是玩兒，甚麼叫王法，那又叫官兒，依勢欺人，就愛的是銀錢兒。

馬爺勉強著，身打一躬，說：「懷大爺，小可有禮。」壞種說：「罷了。請到書房，落坐獻茶。」壞種問道：「尊公貴姓？」馬爺答道：「小可乃是馬龍。」壞種說：「咱們兩個素不相識，你把姓張的給我叫出來。」馬龍說：「不敢相瞞，姓張的是我個把弟，實在沒在家。」壞種說：「不見我不行，見我倒好辦。」馬爺說：「有甚麼話，你只管留下，回來我對他說。」壞種說：「簡直的告訴你說罷，他的事犯了，他要出來見我呀，俺兩個相好，我還可以給他撥弄撥弄，要是不出來見我呢，他禍至臨頭，悔之晚矣。還有一節，他住的這房子是我的。我兩個人相好，從前也不好意思的說，他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了，我家裏房子窄狹，住不開，該叫他還我房子了。」馬爺說：「他這房子，我準知道，他是祖遺。依我相勸，你要打算生事，你就要把眼睛長住了，你要訛人，須也打聽打聽，你若欺負到我們這裏來了，壞種，你打算出去。壞種說：「咱們說不著，往外就跑，跑到門外叫打手上來。」馬龍將他一把抓住，舉起來頭朝下，往下一摔。若問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尋找拜弟救殘生

且說壞種一瞧，馬龍神色不好，往外就跑。馬爺追出，叫打手上呀！馬爺抓住胸膛，兩手一舉，將起來頭顱沖下，只聽壞種殺豬的相似，苦苦的求饒。馬爺說：「要打，爾等們一齊上。」那些打手，俱拿著些短棍鐵尺，沖著馬爺就打。馬爺也就舉著來，迎接他們的兵器。急的壞種說：「別打別打，馬大哥你饒了我罷。」眾人誰敢向前，一齊說道：「你撒開我們大爺罷。」馬爺問：「壞種，你還要我們的房子不要？回答不要了。」綺春園的事，你還訛我兄弟不訛？回答不訛了。馬爺說：「空口無憑，寫給我一張字樣。」惡賊說：「我甘愿寫給你們一張字樣，永遠無事。」馬爺說：「既然如此，叫家人取紙筆墨硯來，你會寫字嗎？」回答會寫。馬爺就把壞種碎的一聲，捧在地上，

又碎的一聲，往他身上坐。那壞種朝朝暮暮，眠花宿柳，氣脈虛弱，馬爺往他身上坐，身子又沈，又用了點氣力，這小子如何禁受的住，就嗚呼哀哉了。馬爺還不知道哪。打手看見壞種唇如靛，葉支著牙，翻著眼，一絲兒不動，就知是死了。大眾也就溜之乎也了。馬爺等著，取紙筆墨硯來，叫道：壞種，你可寫的清清楚楚的，壞種說話呀！說話呀！你別是又要反舌罷。又一叫壞種，這才低首一看，見他四肢直挺，渾身冰冷，用手一摸胸膛，一絲柔氣皆無，這才知道他是死了。自己心中暗暗忖度，我結果人家的性命，待二弟出來，準是他不教我出首。我結果的性命，怎麼好叫他償命？有了，我抗著屍首，去報官去。將壞種往肩背上一抗，直奔岳州府而來。這一路上，幼童老叟，全圍攔來看，說可好了，給我們除了害了！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百個傳千個，登時間城裏城外，全嚷遍了。將進城門，離衙門不遠，就聽見後邊嚷道：哥哥給我壞種。馬爺一聽不好了，說張賢弟，你回去罷，不必前來。張爺並不言語，身臨切近，伸手把壞種的腿往下一拉，嘆咚摔倒在地。馬爺轉頭往肋一挾，說：這是我坐死的，你搶的甚麼？張爺把雙腿抱住，往肋下一挾，說：這是我坐死的，你搶甚麼呀？兩人彼此對爭論，也對著二位那個膂力也真大，也對著壞種也真精，因他平日間把身子全空透啦。就聽見吱的一聲，把壞種折為兩段，肝花腸肚，全流將出來。馬龍、張豹也全爬在地下，皆因用力太猛。移時，二人爬起來，一人拉著半截就走，滿道跟著許多的狗。你道這是甚麼緣故？是在生的時候，傷害了天理，死後這是報應循環。傍人替他們讚歎，既然這樣，是一人出首，怎麼二人全來？這不是白白饒上一個嗎？到了衙門口，認得他們二位的甚多，馬爺是個外面人，常給人了事。張豹是個大渾財主，故此二位，衙門口全熟。就有兩個頭兒出來，說二位把這個先扔下，請班房內坐下。二人扔屍在大堂之前，就進了班房。馬爺說：二弟，沒你的事，你回去罷。張豹說：馬大哥，沒你的事，你回去罷。有一位先生進來，說原來是張員外，請在我屋裏坐下罷，快過來快過來！焉知曉是他們的壞處，他們明知道，把官親要了命了，這兩個個人前來出首，要教他們逃脫一個，老爺焉能干休，還比不得是民間事呢！故此怕的是，睡多了夢長，省悟過來，就不好辦了。才將他們讓在屋中，一邊說著話，一邊代書先生，就將他們的供底，取了去了。其實，老爺早已知道了，太太也知道了。太太對著老爺哭了半天，我娘家就是這一個兄弟。沈老爺說他真鬧的不像了，我在書房內，常常勸他說：你若事情鬧大了哇，就有人恨上，合著給你拚命，你就許有殺身之禍。不然，就把我這頂紗帽鬧丟了。他是老不聽話，如今果然是殺身之禍，中了我的話了。太太說：我娘家就這一個兄弟，縱然有點不是，也不當這樣，他們這不是反了罷？王子犯法，還得一例同罪，何況是你的子民？我聽見說是兩個人

哪？求老爺作主，把兩個人，都給我問成死罪，就是兩個人，給我兄弟抵償，他們都不配說罷，又哭將起來。這位老爺有種病：一者是耳軟，二則是懼內。今天這還算好哪，倒是央求老爺，每回的官司，俱是由內吩咐出來，教怎麼辦理，就怎麼辦理，老爺不敢駁回。有人進來回話，把兩個人全看起來了。老爺吩咐升二堂伺候，整上官服，升了二堂。吩咐帶了伴作，驗勘屍身。沈知府直不忍親臨。伴作回話：此人被用力摔於地上，氣絕身亡，並無別傷，死後兩個人一掙，掙爲兩段。沈不清又是慘痛，又是氣憤，填了屍格。然後問了一聲，兩個人可在外邊看押。答應一聲是，已在外面看押。房裏先生，把兩個人的草供，呈在堂上。老爺吩咐，先帶馬龍來在堂口，雙膝點地。說：馬龍好大膽子，無故要了懷忠的性命，快些招將上來。馬龍也並不推辭，說：要他的命是情真，就將他怎麼訛詐房子，怎麼帶多少打手，有種種不法的情由，我怎麼把他摔死的話，訴說了一遍。小人情甘認罪。老爺說：分明是你們兩個人，打死後，又將他屍身扯爲兩段。我且問你，你願意兩個人，與他抵償呀？還是一個人，與他抵償？馬龍說：小人自願意我一個人，與他抵償，沒有我那個朋友的事。一人作的事，一人當。知府說：要願意一人與他抵償，你就說路遇將他摔死，素日挾仇，就叫你一個人，與他抵償，放了你的朋友。馬龍暗道：怎們也是死，不如這們應了罷。到底把二弟放出去。就說挾仇路遇，將他摔死，沒有我朋友的事，小人情甘願意與他抵償。上頭吩咐叫他畫供。馬龍隨即就畫了。誰知上了他的圈套，立刻釘鐐收監，拿收監牌標了名字，叫押牢帶下去。又把張豹帶將上來，書不可重絞，也是照樣招承，教招認了這個死罪，摘了朋友之罪。張豹更渾了，一個字也不認的，怎們說，怎們是，立刻叫他畫供，他畫了個十字，也是照樣，釘鐐收監，立刻上司申文詳報，暫且不表。且說岳州府那些縉紳富戶，舉監生員，大小的買賣住戶人家，連庵觀寺院，有幾位出頭的，有幾位賣力氣的壯漢，搭著二人相識的，及岳州府城裏關外，集廠鎮店，各處花銀子花錢，要與張馬二位，打點官司。連賭博場，帶煙花院，聽其自己的心願，攢湊銀錢。除了他們眼中釘，肉中刺，從此沒人訛詐，願給多少給多少。不上三兩日的工夫，銀錢湊了無數，可著岳州府衙門裏外花銀錢，打點倉印門號廚，連內裏頭丫鬢婆子，連監牢獄觀記，押牢，院長，班頭，觀察，總領，牢頭，獄卒，快壯兒，六房裏先生，俱用銀錢買通，然後託人見知府，許白銀五千兩，買二位不死。賊官有意應承此事，奈因夫人不許，老爺本來懼內，夫人不許，也是無法，所有管事的人，束手無策。可有一樣，二位雖收在死囚，是項上一條鐵練，別的都是出水的傢伙，一天兩頓酒飯，無論甚麼人，瞧着二位，在獄門上說句話，自然就有人帶將進去，指告明白，死囚牢的地方，官人還躲的遠遠的。列公就有說的，難道說，也不怕他們

串供？此時是當差的，全都願意，有個明白人進來，串套口供，保住他們性命，兩個人不死。可著岳州府衙門，裏頭外頭，除了太太，合老爺不願意，剩下都皆願意。早時就把懷忠的屍骸，裝殮起來，請高僧高道超度，這都是太太的主意。可巧張豹有個本家族弟，叫張英，此人性烈粗莽，身矮，有個外號，人稱他叫矮腳虎，約會些朋友想劫牢反獄，被馬爺攔住，叫上武昌府，找艾虎送信。此人領了這句話，回到家中，拿了盤纏，直奔武昌府，送信的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鐵 艾虎奔賊店救人

雙調西江月：蓋世英雄，山西地面甚有名，行至崗烏龍，誤入賊店中，猜破就裏情，反把賊哄，李、劉、唐、奚，枉把關弄，若不然，大環寶刀得不成。

且說艾虎同著鬧海雲龍胡小記，開路鬼喬賓，三個人整走了一夜。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吃了飯，整睡了一日。如此的三晝夜，出了岳州府的境界了。艾虎著急說：「準誤了我的事情了。」與店中人打聽，奔娃娃谷，打那裏走？店中人說：「問娃娃谷，岔著一百多里路，哪！前邊有個烏龍崗，由烏龍崗直奔西北，再上湘陰縣，往那裏奔。」打店中吃了早飯，這白晝走，也就無妨了。給了店飯錢，起身直奔烏龍崗。正走間，過了一個村子，出了村口，看見村外一夥人，壓山探海，瞧看熱鬧。三位爺也就直奔前來，分開眾人，看甚麼緣故。看裏邊有一個婦人，約有三十多歲，穿著藍布衫，青布裙，頭上有一個白紙的簪兒。那婦人眼含痛淚，在那裏跪著。有兩個年近七旬，手中拿著兩根繩兒，兩邊繩兒上，穿著二三百錢。婦人面前地下，鋪著一張白紙，上面書寫黑字。艾虎、喬賓俱不認識，叫大爺念念聽聽。胡大爺就念道：「告白四方親友得知，小婦人張門李氏，因婆婆身死，無錢制買衣衾棺槨，屍骸暴露。丈夫染病在牀，病體沉重，命在旦夕。小婦人不顧拋頭露臉，恩求過往仁人君子，大眾爺臺，以助資斧。一者制買衣衾棺槨，二則請醫調治丈夫之病。永感再生之德，棄世的永感於九泉之下。念到此處，不由的幾位爺，心中一動。這幾位，本來都是生就俠肝義膽，仗義疏財，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那邊一個文生秀士，叫聲童兒，打包袱取銀，取出兩錠白金，交與二位老者，說：「我有白金二錠，助於這位大嫂，辦事就是了。」二位老者，接將過來，說：「大奶奶，都是你這一點孝心，感動天地，這才遇見這樣的好人。沖上磕頭罷。」請問問相公，貴姓高名，仙鄉何處？這位相公說：「些須幾兩銀子，不必問了，我乃是無名氏。老者說不能，我

們回去好交代這位大奶奶的丈夫。倒是小童兒說出：我們不是此處人氏，我們是信陽州居住蘇家橋，我們相公，姓蘇，叫蘇元慶，上岳州府尋親，打此經過。我們相公，這是路上盤纏不多，在家裏三頭五百兩，常常周濟人，永遠不說名姓。此人，在此處說出了，到了續小五義上，三盜魚腸劍，賺破藏珍樓，請劉押司先生畫樓圖，周濟義俠，太保劉士杰的時節，再敘說，此是後話。總論好處，總有好處。艾虎等就暗暗的誇獎，究竟念書的書生，會知道大丈夫施恩不求報，此處原來靠著烏龍崗，那裏有座黑店，開黑店的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叫高解，是個大賊，結交著綠林中的五判官。第一是黑面判官，姓姚，叫姚郝文，花面判官，姚郝武，玉面判官，周凱，風火判官，周龍，病判官，周瑞，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急三槍，陳正，菜花蛇，秦葉，南陽府的伏地，君王東方亮，紫面天王，東方清，汝寧府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陝西朝天嶺，王繼先，王繼祖，金弓小二，郎王新玉，金龍，金虎，黃面狼，朱英，神拳，太保，養展，雄王，興祖等，都是八拜爲交的弟兄。他在烏龍崗這裏，開著座黑店，手下晒盤子的小賊，有一百號人，大家出去，東西南北分四路，往店中勾人，也無論仕宦行臺，來往客商，見了人，就誇獎這店，房屋乾淨，吃食便宜，進了這店，就不用打算出去。那個小賊，勾了來的，結果了性命，銀錢財物，有他一成帳，尋常的時候，也沒工錢，月錢，店中飯食現成，吃完了出去，勾買賣去。這天可巧，四個人在一處，也是瞧這個張門李氏來著，正遇上蘇公子，給這婦人銀兩。蘇公子也是沒出過門的人，童兒又呆，他把包袱打開，又把銀袋子打開，這就算露了白了。並且銀袋子，也沒包上，就說開了話了。內中就有一個小賊，看出便宜來了，那個就調坎兒說：把合抱迷子，仲托。那個小賊，就打書童襠底下，要捏銀子。早被旁邊一人看見，說：你幹甚麼的？他是個賊，找地方把他鎖上。小賊撒腿就跑，那人就追，被小賊的夥計攔住。老者說：大奶奶，咱們走罷。拿著銀子，笑嘻嘻的去了。旁邊有人說：相公把銀包起來罷。胡小記就問艾虎說：他們所說的是甚麼言語，我怎麼不懂？艾虎說：你自然是不知道，那是賊坎兒，你能知道？他說把合，是瞧一瞧，抱迷子是銀子，仲托是伸手。胡小記說：哦，就是了，他們是賊，不好了，相公要吃苦，咱們跟下去罷。猛然間，就聽見吱吱，吱吱，河南的小車響，一轉身看見一宗岔事。小車上兩邊，有兩個箱子，是黑油漆漆的，銅什件，也是黑油漆漆了，銅鎖頭，也是黑油漆漆了，小車連轂輪，全是黑油漆漆的。前頭有人，拉著個牽繩，也是黑的。後頭有人，推著小車，也是黑的。後頭跟個人，身高七尺，青緞壯帽，青緞帕擰頭，正當中面門上，映出來一個茨菇葉兒，穿一件，皂青緞的箭袖袍，青絲帶，灰墨色的襯衫，青緞窄腰快靴。往臉上看，黑紫的臉膛，兩道白眉毛，一雙虎目，垂大準頭，四字口，見稜見角，大片牙烏牙根，大耳垂輪，赤



長鬚，正在年少，細腰窄臂，雙肩抱攏一團。身上披青緞英雄氈，腰間跨刀，綠沙魚皮鞘，金什件，皂色挽手絨繩搭用。明顯著威風，暗隱著煞氣。一看此人，好生古怪。原來此人，是山西祁縣的人氏，徐慶之子，名叫徐良，字世常，外號人稱山西雁，又叫多臂熊。雲中鶴，魏真的徒弟。天然生就俠肝義膽，好管不平之事。文武全才。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來高去，躡房躍脊。夜行術的工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會打暗器，雙手會打，雙手會接，雙手會打標，雙手會打袖箭，會打飛蝗石，會打緊臂，低頭花裝弩，百發百中，百無一失。故此人稱爲多臂熊。山西雁的外號，可不是山西的大雁，是當初列國時，跟隨晉重耳走國的，那些文臣武將，有稱爲叫山西雁，故此他這個山西雁，比的當初古人。此人雖是徐慶之子，父子的性情，大別天淵。徐三爺，熬饜了一輩子，生了這們一個精明強幹的後人。徐良性情，出世以來，無論行甚麼樣的事情，務要在心中，盤算十幾回才辦。聖人云：三思而後行，他够十思而後行。他出世以來，不懂的吃虧，甚麼叫上當，擡頭一個見識，低頭一個見識，臨機作變，指東而說西，指南而說北，遇見正人，絕無半字虛言。先前徐三爺，在家開著一座鐵鋪，因爲打傷人命，逃出在外。如今蔭出十座鐵鋪，得了點斷孩兒鐵，打了些刀槍的胚子。有徐三爺信到家，三太太叫徐良上襄陽，一者跟隨大人當當差，也有出頭之日，二者見他的天倫，徐良活二十多歲，沒見過天倫，徐慶走後才生的。徐良他是奉母命，離了山西地面，一路上推著刀槍的胚子。所過津關渡口，一句實話也沒有，可巧走在此處，被艾虎看見。三人對說：這個人古怪。胡大爺問艾虎：你瞧他們又說甚麼呢？就聽見小賊說道：「噹噹剛兒，肘托挑客。」艾虎說：「噹噹剛兒，是過去與那個相公說話，肘托挑客，是讓他們店裏住去。此處必有賊店。我出主意，咱們一邊，戲耍戲耍他們，一邊保護著這位相公，毀壞了他們這個賊店，也就給這一方除了害了。」胡爺問：「怎們戲耍呢？」艾虎說：「如此這般。畢竟不知說出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

且說艾虎他們，定好了主意。原來那四個小賊，貼上蘇相公了，答訕著蘇相公說話。今天宿在那裏？蘇相公說：「走路看天氣說話。小賊說：天也不早了，就宿在頭裏罷！這裏有個高家店，房屋乾淨，吃食便當。按你又是個念書的人，走也多走不了幾里地，又沒腳力。」蘇相公說：「承你們幾位指教，那兒是個高家店？小賊說：「拐過灣就看見。就是這一座店。就聽見那邊，河南小車，吱吱吚吚。」

響，跟車的說話。按說徐良說話，可是山西的口音，這要寫在書上，就不能按山西口音了。要論山西的口音，盆朋不分，敦東不分。不信，請位往山西人說話，就說：棚底下有一個大盆，到東邊敦一敦。要教山西人說：盆底阿有一懷大棚，到敦邊東一東。要是打油，他告訴要惱，要是買蠟，他就說買油。再說前套七俠五義，有段男女錯還魂的節目，屈良屈申兩個人說話，下面都要綴上山西的字音，這可不能。是何緣故？正續的小五義二百餘回，盡是徐良的事多。若要徐良說話，字字綴上山西的口音，看的反覺不明白，聽的也覺發亂，倒不如還是洪武正韻，倒覺爽快，閒話少敘。單提徐良嘆道：你們兩個人，實爲可惱，還慢慢騰騰走。天氣不早了，若要是趕不上道路，那還了得。比不得不要緊的東西，這個東西，若不留神，要有點失閃，甚麼人擔架的住。自然沒你們的事，我要賣個家產盡絕，連我的命饒上，也不值人家這一箱子東西！打算是鬧著玩的，還不快走呢？可巧又被小賊聽見，又調坎兒說：合字招老兒把合，念奚決悶字，直咳拘迷子。說的是夥計，用眼睛瞧一瞧，念奚是山西人，直咳拘迷子，是值好些個銀子。小賊就顧不得，跟著蘇相公了。一轉身就奔了小車來了，答訕著徐良說話：掌櫃的，你這是上那裏去？徐良說：你瞧我頭上，戴的像掌櫃的呀！身上穿的像掌櫃的！小賊說：聽你說話是山西人，山西爺們做買賣的多。你那行發財？徐良說：小買賣，教你們幾位恥笑，保鏢。小賊說：原來是達官爺，貴姓？徐良說：姓奏，叫奏人。小賊說：玩笑哇，你要奏誰？徐良說：感謝鄒爺的鄒仁義禮智信的仁。你們幾位大哥貴姓？一個說：姓李，姓唐，姓劉的，姓奚的。徐良說：原來是李劉唐奚四位大哥，外不流糖溪。小賊說：咱們四個人，怎樣湊合來著，你別這樣叫我們了。你保的是甚麼鏢？回答：紅貨。又問：甚麼紅貨？回答：這箱子裏頭，有映青映紅珍珠瑪瑙，碧翠翡翠貓兒眼，藥品髮品茶品墨品水晶妖精。小賊說：你別混鬧了，那有妖精呢？徐良說：真有拳頭大的貓兒眼，盆子大的子母珠，兩丈多長的珊瑚樹。小賊說：你順嘴開河了，別的都可以在，你要說是兩丈多的珊瑚樹，那末箱子才多長，裏頭盛的下麼？徐良說：你不知道，珊瑚子樹，是兩丈多長，人家把他鋸的一轂轆一轂轆的，裝在箱子裏頭。小賊說：你今住那個店裏？徐良說：老西正沒主意呢？道又不熟。小賊說：前邊有個高家店，這個是頂好了，你這裏頭有要緊的東西，是更穩當。徐良說：李劉唐奚四位大哥，你們住那裏？小賊說：我們就住那裏。徐良說：你們幾位不棄嫌，咱們都住在一處。小賊說：敢情好了。徐良說：就是那們辦了，咱們到那裏拜個把子。小賊說：我盼著你們，這位推車子，也推不動了，我們替你搭著罷。他們暗地裏議論說：這個人說話可沒準，咱們替他搭車，較量較量這個分兩看，是好東西必有分兩。故此這才要替他搭車。徐良說：那可不敢勞動。小賊說：些須小事，那算甚麼？

更不用推著，我們搭著就得了。隨即接將過來，往肩一起，分兩不小。這幾個小賊，喜之不盡，以為是真正的好東西，搭起來就走。山西雁後邊跟隨，拐了一個灣兒，就到高家店。大門上頭有塊橫匾，沒有字號，就寫著高家老店。兩邊板凳上，坐著十幾個夥計，內中有兩三個，叫了一個王字。姓劉的就一使眼色。山西雁就明白了八九。復又說：你們幾位打那裏來？小賊說：我們上岳州府去。店中夥計問：這位是誰？小賊說：這是達官爺。夥計問：達官爺貴姓？徐良說：姓姜，叫姜人。夥計說：別玩笑。小賊說：姓鄒，名叫鄒仁。是鄒達官。夥計說：有三間東房，他們就把小車，搭到東房門口。徐良就把箱子解下來，搭到房裏。是何緣故？徐良是怕他們攪開瞧瞧，說是紅貨，怎們成了黑貨了？到了屋內，也不洗臉，也不喝茶，就要飯吃，要一桌酒席，五瓶陳紹酒，席擺齊。李劉唐奚說：我們可是點酒不聞。山西雁說：序齒是李大哥當先喝。第二鍾才是我喝。姓李的說：我是滴酒不聞，實在不能從命。山西雁說：你不喝，我也不喝，咱們這酒，就不用喝了。姓李的說：我這酒喝了，就躺下。徐良說：最近我也是如此。就把酒遞過去。姓李的說：你可喝不喝？回答大哥喝罷。小賊咬著牙一喝而乾，一歪身躺在坑上。姓劉的說：我給達官爺斟上。徐良說：對了，你斟的你喝，連我女人給我斟酒，我還不喝呢！強逼著叫這姓劉的喝了，也就躺下了。讓唐大哥飲，任憑怎們讓，也是不喝。山西雁一回手，嗖的一聲，把刀亮出來，咚的一聲，把刀往桌子上插，一瞪眼說：老西將酒待人，並無歹意，若不喝，今日有死無活。要是序齒，你比我大，老兄弟我絕不讓他喝。姓奚的說：哥哥，你喝了罷。姓唐的一飲而乾，也就躺倒了。姓奚的說：我可不給你斟了，你自己斟自飲。山西雁說：我自斟自飲。把酒斟上一看，此酒發渾，酒鍾兒裏頭亂轉，明知喝將下去，準是人事不省。說：奚大哥，你替我喝了罷。姓奚的說：殺了我也不喝。山西雁說：你瞧我喝，往前湊了一湊，一伸手把姓奚的腮幫子捏住，拿起酒來，往嘴裏硬灌，硬的一聲，還晃搖了一晃，一撒手翻身便倒。把刀起下來要殺。就聽見外面，咳嗽咳嗽。徐良從窗櫺紙破損的地方，往外一看，見外面來了個病人。就是胡小記，教喬賓攙著裝病，全是艾虎的主意。艾虎教大爺二爺，遠遠等著，我跟著蘇相公。見他們進店，夥計問他：就是二位？回說：不錯。可有上房？夥計樂了，沒有小賊跟著，他們多分一成帳。跟到上房，打洗臉水烹茶，少時，問了問來歷，問要甚麼酒飯。童兒說：我們相公爺吃素，我的飯量小，我們吃這飯，就是點染而已。夥計說：是進我們店裏來，都是財神爺，相公吃素也容易，烙炸豆腐麵筋。童兒說：我們一概不要。夥計說：吃甚麼呢？童兒說：有豆腐湯麼？夥計說：不好吃，就是老湯燴豆腐。童兒說：就是我吃兩口就得了。拿饅首，有點好鹹菜就行了。你可別看我們吃得少，先說明白了，兩吊錢酒錢。夥計說：照顧一個人，我們也不敢怠慢。不喝酒麼？

童兒說不喝，先取饅首。出來到了灶上，嘆道：要碗豆腐湯，咳嗽的迷字，先檢兩碟饅首。早被艾虎聽見，回去教給了兩個人。胡小記躬著腰，喬賓攬著，哎喲哎喲的就進來。兩邊夥計問：作甚麼？回答說：這是我哥哥，有病才好了，見了我一喜歡，要出來走走，走了一里多地，我教他回去，他說還要走走。又走了一里多地，他還要走走，把個病也重勞了。我先回著他到店裏歇歇，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借你個地方坐坐。大影壁前頭有一張桌子，兩條板凳，胡小記在東邊，哼不斷聲。喬賓在西邊看看。上房就問：我們的菜得了沒有？答應就得。夥計催著快作，不多一時，炒勺一響，夥計拿著個托盤，把一大碗豆腐湯，放在盤內。夥計單手一托，胳膊上搭著塊代手，出了廚房，正走胡大爺眼前，大爺噯約噯約，一歪身往地下一倒，絆在過賣夥計腿上。吧！啞喇，盤也扔了，碗也碎了。徐良看得明白，說話之間，嗖的一聲，打房上躡下一人。若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喬妝病 烏龍崗徐艾追賊

且說胡小記往下一倒，把店小兒腿一絆，往前一倒，撒手將盤子碗全扔了，一怔說：這是怎麼了？喬賓過來說：得了，瞧我，這個哥哥淨給我惹事。該多少錢，連碗帶菜我給。夥計說：有你給就行，可誤了人家吃飯了。喬賓說：好歹陪個禮，人家就答應，我去見見去。夥計瞧著喬賓就有三分的害怕，已然是摔了，也就無法了。說真是我的時運背，就結了。喬爺把胡爺攬起來，說：你怎麼會躺下？惹的人家，叨叨念念的。大爺說：噯喲噯喲，我眼前一黑，就躺下了，誰叨叨我合他拚命。喬爺說：算了罷，你上裏邊去罷，別又碰了人。喬爺上東邊坐著去了，胡爺換在西邊。上房問：湯得了沒有？夥計說：得了，教人家給碰了。上房說：要沒得就不要了。夥計說：得了，這就得了，他也是願意，早早的喝了。夥計說：復又告訴櫃上說：照樣再作一碗豆腐湯。豆腐湯作好，擱上老湯，合上團粉，撒上蒙汗藥，倒在碗內，擱在托盤，灶上囑咐小心點。夥計說：病鬼擱在裏頭去了，難道好人還吊下凳子來麼？出門的時節，兩手把著托盤，眼看著病人，走過了桌頭，仍是單撒手托著盤子，他想著不怕了。那知道，就聽見砰吧！啞喇，嘩喇，啞兒的一聲，明是喬賓吊下板凳來。砰吧！啞喇，是把盤子扔下，嘩喇是夥計躺下了，嘩喇是碗摔碎了，啞兒一聲，是先前摔的那碗豆腐湯，正有個狗，在那裏吃哪！夥計正爬的他身上，故此啞兒的一聲。夥計起來說：啞！啞！你們這可是成心，剛才病發躺下，我倒不惱，好人怎麼也吊下板凳來。分明你是給我個蹊子腳，不然，我也躺不下。過去掄拳就要打，再看喬賓爬在地下，紋絲不動。胡大爺

過來陪禮，哼哼不止的說：你看我罷。夥計說：我看你，誰看我呀？胡大爺說：我兄弟，他有個毛病，本是個濁人，禁不住著急，一急就犯羊角瘋。這是爲我又犯了羊角瘋了。夥計說：那有那樣巧，這是羊角瘋。你別冤我，我過去瞧瞧去。胡小記說：哎喲，哎喲，我這個兄弟病犯上來，不怕前頭是眼井，是道河，是火坑，他就躺下了。夥計說：羊角瘋，我摸的出來，要是羊角瘋，合死了的一樣，渾身發挺，不過就是不涼。過去一摸，這是羊角瘋，真是羊角瘋。甚麼緣故呢？他這腿搬也搬不回來，拍也拍不動，夥計信了。其實，全是假的，都是艾虎商量著，合他們鬧著玩。他聽見要碗豆腐湯，咳嗽的迷子，就知道是要下蒙汗藥。回去告訴他要下蒙汗藥，他端過豆腐湯去，大哥在東邊裝病躺下，把他豆腐湯碰撒。他要再作呀，二哥裝羊角瘋，仍然碰撒躺下。他要是三回再作，我就進去。夥計連拍帶搬，一絲不動，喬二爺一按力，他如何搬得動，又一按力，他更拍不動了。其實，爬的那禁笑，老不敢擡臉。夥計信以爲實，說：今天這個買賣，真來的邪行。灶上問：又摔了？夥計說：可不是，再作一個罷。你瞧這倒真是羊角瘋，這不是攙起來了，又坐下了，再看更好了，先前是一個人哼哼，這時是兩個人哼哼了，這個噁啞，那個哼咳，這個哼咳，那個噁啞，你們跑的這喊號來了。上房屋裏又問：豆腐湯得了沒有？回答得了，又教病人碰了，這就得。上房屋裏說：我們不要了，得到，你們吃罷，我們明天開發錢，相公爺歇了睡了。夥計說：得了，你多少吃點罷。我們不吃了，關門睡覺了。夥計說：瞧瞧，都是你們兩個，耽誤我們買賣。又聽見後院，有人叫說：你們店裏有人沒有？走過一個來。這個夥計，報怨那個夥計。你們是幹甚麼事的？進來人也瞧不見。門上人說：沒有人。那個又說：沒有人，後院喊叫！門上說：沒有人，怎麼後院喊叫？我進去瞧瞧去。這個何三拐過影壁來，聽後院耳房裏頭喊哪。到耳房一看，見一個壯士，歲數不大，穿一身青緞衣巾，壯士打扮，拿著皮酒葫蘆，蹲著喝酒。何三問：你打那來？艾爺說：打我們那裏來。又問：上那去？回答沒準。又問：你怎麼進來的？告訴走進來的。說：我們怎麼沒瞧見？回說：你們眼神有限，喝茶呀不渴，洗臉哪？永遠不洗臉。吃飯哪？前途用過了。酒你是不喝呀？不喝。來這幹甚麼哪？你是作甚麼來了？艾爺說：上你們店內，睡覺來了，我真沒有見過，你這和氣人。何三說：你是少見多怪，叫我們幹甚麼？艾爺說：我這有酒無菜，你給我預備點菜。夥計暗樂，只要你吃東西就行。何三問：你要甚麼菜？艾爺說：要豆腐湯。夥計說：可以，出去喊豆腐湯，咳嗽的迷子。艾爺叫：走回來。夥計回來問：甚麼事？艾爺說：要個豆腐湯，咳嗽的迷子。夥計就知道是黑道的人，說：你是個河字說：我是海字。又問：甚麼海字？回說：比河大。又問：你線上的？回說是繩上的。又問：甚麼繩上？回說：比線粗。夥計就知道他不懂，說：你方才說甚麼，叫咳嗽的迷子。艾爺說：你講禮不講禮？回答

怎麼會不講禮！你不講禮，倒是有之。艾爺說：誰不講誰是個畜類，咳咳的迷子，是你說的，你說完了，我跟著你學的，我還要問問你，甚麼叫咳咳的迷子？夥計一想，是呀，是我說得，倒教他問住了！告訴你罷，迷子就是多招胡椒粉。艾爺說：巧了，我就是好吃胡椒粉。廚房裏勺上一響，說得了，我給你取去了。不多時拿來，交與艾虎。夥計出去，走了五六步，就知道他準得躺下。又聽屋裏叫轉頭。回來看他手拿空碗，嘴邊還哪，像是將吃完了似的，夥計以為是灶上忘了攔蒙汗藥了。艾爺說：好迷子，好迷子，給我再要一碗，多攔迷子，越辣越好。夥計報怨灶上一頓，灶上說：我攔的不少，這回你瞧著他吃，他若不當著你吃，他必是潑了。夥計也會領了這個主意，就把豆腐送來。艾虎說：這回可咳呀！夥計說：咳咳的狠了。艾虎故裝著拿起來就吃。夥計就在對面站著。又裝作著怕燙，問你幹甚麼呢？夥計回答：沒事，伺候你哪！艾爺說：你瞧著我吃不下去。夥計說：是了，我走了。把簾子一摺，走的沒兩步，一翻身回來，往裏一探頭，說：哈哈！你真鬼呀！原來是一掀簾子，往坑洞裏倒哪。夥計說：你倒是甚麼事？艾虎噴噴一笑，說：實對你說罷，是個河字，我是好鬧著玩。夥計倒不得主意了，盤問盤問他罷，說：真是河字？艾虎說：可不是河字，河字線上的朋友，覺你們飄把子來了，景子外有號買賣，阻倒黏值，咳拘迷子，留了留兒勢孤，先搬點山，然後兌盤兒。這是賊坎兒說。夥計，我們是一個道上的朋友，尋你們頭兒來了，這號買賣銀子多咧，在城外頭東南上，我一個人勢孤，我喝點酒兒，再見你們頭兒。夥計說：我就知道你是個行中人，你算冤苦了我，我給你言語聲兒去罷。艾虎說：不用，我還有句話，你先給我帶了去，你們寨主，是甚麼萬兒？可就是問姓。夥計說：你不認得呀。艾爺說：聞名。回答外號人稱飛毛腿，叫高解，你要是初會呀，給拉號買賣，我們掌櫃的，有手段，準能做成，那有多少人買呢？艾爺說：附耳上來。這小子把脖子一伸，艾虎的刀，就出來往上一翻手，撲味的一聲，就結果了性命。艾爺又叫店裏頭有人嗎？前面又來一人，進門就殺。又叫：倒是來個人哪。一連三個全殺了。第四個跑了，喊：耳房裏殺了好幾個人了。艾爺追出西院，一看前頭十五六個人，拿著傢伙一圍上艾虎，就打。徐良在房中往外一看，就知道艾虎是給一方除害的，自己就挺身也出來了。艾虎一轉身，就倒了三四個。衆人往後跑，叫：寨主，快出來罷，買賣扎手。艾虎、徐良跟著追殺。迎面高解帶羣賊擋住，動手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

且說艾虎出來一動手，所有的事情，徐良全都看見，就打著主意助拳，倒不管李劉唐，笑了，自己躡出屋外，也就拉刀，幫助艾虎往後就追。病人也好了，也就拉刀，往後就追。到了後面，飛毛腿高解正在後邊，同著小賊們排練哪。前頭有人喊：「寨主，快快出來罷。」他就提大環刀，把刀鞘放下，說：「爾等們跟著我動手。」往上一撞，就看見艾虎、徐良兩個壯士的打扮。單看徐良，難看，黑紫臉，兩道白眉，喝道：「你們兩個人，好大膽，敢在大歲頭上動土。」二位一瞧，高解七尺多高，高挽髮髻，寶藍小襖，藍靛褲，青綉紗包，薄底靴。面似瓦灰，兩道直眉，一雙小三角眼，高鼻梁，紫嘴唇，燕尾鬚鬚。大耳垂輪，細條身材。手中這口刀古怪，軋把峭尖雁翎式，冷鸞奪人的耳目。刀後頭有一個銅環子，嘩唧唧亂響。這口刀，瞧著就透各別，乃是一口寶物，出於大管赫、連波、老丞相所造。三口刀：一口叫大環，一口叫龍殼，一口叫龍鱗。專能切金斷玉，能削金銀鋼鐵。這樣的寶物，總得有德者受之，德薄者失之。那日有一位武進士公，騎著一匹馬，跨著這口刀，住在高家店，被蒙汗藥酒藥倒，結果了性命。高解得了這口刀，有個老頭盤子的，姓毛，叫毛順，外號兒叫百事通，有能為，無運氣，老看不起人。他告訴高解，刀的出處，怎麼樣的好法。爲的這寶刀，高解立了回大會，聘請天下水旱的綠林，山林盜寇，海島的水賊，定的是四月初八。是日來了五六十號人，高解很掃興。憑高解的聲氣，請不動天下綠林。毛二出的主意，教他那省爺，就把那省大頭目名字寫上，自己名字列於下首。人家關係兩下的情面，不能不來。那曉得這個主意不行。抓了個錯處，他把毛二辭了。怕的是毛二在外邊賣弄寶刀，故此把他辭了。這就是喪盡天良。他這口刀如何保守的住？刀一露面，就被徐良看中意了。前面胡小記、喬賓趕來，艾虎說：「好賊人，大概你各處有案，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今天是你惡貫滿盈，快些過來受死。」言還未盡，喬賓說道：「你還同他敘話哪。」擺刀就砍。高解眼瞧刀到，把大環刀往上一迎，就聽見噲唧唧鐘鏗，把刀削爲兩段。跟著就是一個順水推舟的架式，就奔了喬賓的脖頸。喬爺縮頸藏頭，一躬腰躲過了，沒躲過帽子，把艾虎嚇了一跳，揣刀就刺。高解一翻手，沖著艾虎刀迎來，要削艾虎的利刃。艾虎可不受這手，他遇著好幾位使寶刀寶劍的，他專能逢避躲閃，總不教寶刀碰在他的刀上，不求有功，先求無過，自己這口刀，上下翻舞，神出鬼入。徐良暗暗誇獎：「好俊身法，真受過名人的指教。」工夫實在到家，把自己緊臂花妝，收拾奪好了，淨等得便好打。高解吩咐手下動手。衆人往上一裹，胡小記亦就躡將上來。艾虎說：「大哥合羣賊交手罷。」這個交給我了。喬賓遇一個小賊，拿著一根大棍，迎面打將下來。喬賓用單臂膀一搥，碰的一聲，雖然打上，喬二爺生來的骨壯筋足，竟不覺著疼痛。往外一挽手，就把根棍夾在脅下，往懷中一帶，那個小賊，咚栽倒在

地。二爺奪過棍來，沖著小賊腦袋一觸，吧的一聲，腦漿迸裂。他就掄起這根棍來，望著眾賊亂打，越打地方越寬。高解始終削不了艾虎的刀，心中一發急躁，眼瞧著他手下這幾個人，東倒西歪，橫躺豎臥，也有帶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瞧著艾虎這一刀砍空，他把他刀往上一舉，蓋著艾虎的刀，往下就刺，只聽見撲哧的一聲，一枝暗器，正中在高解右手上，一疼一撒手，噹啷一聲，寶刀墜地。艾虎要過來檢刀，喬賓也看出便宜來了，也要過來檢刀。那知道，打半懸空中，飛下一人來，不偏不歪，正踹在他的腳底下，蜻蜓點水，彎腰檢將起來，就追高解。艾虎納悶，方才在前院裏，幫著自己動手，到了後院裏，就不見了，如今又來了。打頭好認，他就是這兩道白眉毛，可不知是誰。原來是徐良看見他這口寶刀，心中就愛上了，他站在高解一塊石頭上，把緊臂低頭花妝弩，拾奪好了，淨等打他手背，比了又比，老沒打出去，因是來回的躡來，恐怕打了別人。這回對準了，吧的一聲，正打在高解右手背上。自己施展燕子飛雲的工夫，類若打半懸空中飛下來相似。高解就跑。徐良得了寶刀，心內不勝喜歡。艾虎也追下來了，叫大哥！你開發了他們這羣人罷。胡小記說：爾等們聽真，方才這位是跟隨按院大人辦差的委員，我們都是奉大人諭，出來拿賊，如今你們的頭目教委員老爺追下去，你們要知時務，把手中兵器一扔，你們就是安善的良民。那一個仍然不服，來來來，較量較量。眾小賊答道：我們都是好人。大家跪下，苦苦一齊哀告。胡小記說：你們可別走哪，等艾老爺回來，再聽他吩咐。也有暗暗的溜了的，也有假裝著受傷的，一蹶一拐出門去了。單提艾虎，徐良直趕飛毛腿。高解手背上釘著大棗核釘子，咬著牙找將下來，仍然是跑，論腿底下真快。徐、艾二人，絕趕不上。趕來趕去，瞧著頭裏有個大土崗子，就是烏龍崗，指著這個地方起的名字。追的過了這烏龍崗，頭裏還有一道小土崗，直奔土崗。艾虎在徐良後，徐良說：這位大哥，我們不要這樣追，這是我追他，你追我，追一天也追不上。你打那邊追，我打這邊抄進，或是你打這邊抄，我打那邊追，可就追上。艾虎一聽好個主意，果然艾虎山北邊一抄，徐良打這邊一跟，遶過這一段小土崗兒，去一碰頭。艾虎一瞧是徐良，徐良一瞧是艾虎，高解蹤跡不見。二人納悶，這是甚麼緣故？艾虎說：這位大哥，你追的人哪？徐良說：真個是鬚裏走了鬚了，怎麼把他追去了。說：這位大哥隨我來，倒要細細找找。艾虎跟著，也是目不轉睛的，四下張望。就見徐良拿手中刀，住土坡上撲咚一扎，往上一撩，裏頭是個黑忽忽的一個大洞，原來是賊洞呀。各人都有個便道，在烏龍崗的頭裏。他這個小土崗，是拿磚砌的，留出一個洞門來。橫擔上一根過木，過木上釘上一領蓆子，洞門多大，蓆子多大，熬一鍋小米粥，倒在蓆子上，爲是趁著黏糊，把黃土撒上去。這個土崗，也是用黃土堆起來的，是人打外



邊一看，一點痕跡不露。高解自來他有他的暗記，兩邊可是相通的。教他們追的無法。鑽在洞裏，反由西邊出來，逃竄性命。徐良看出一點破綻，就是扎蓆子，看見這黑洞，說這小子鑽了狗洞了。艾虎說：待我進去捉拿。徐良一把抓住，說：這位大哥，你好粗魯。他在暗處，我們在明處，他要打那邊走了還好。倘若還在裏邊，我們是甘受其苦。艾虎點頭說：大哥言之有理。二人復從西邊一看，也是一個大洞，方才知道高解已逃命去了。這才彼此對問，艾虎說：這位大哥，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書不可重絮。徐良說：自己名籍貫。艾虎趕緊過來磕頭，說：原來是大哥。徐良又問艾虎，艾虎也把自己名姓，事情說了一回，彼此說起，可不是外人。艾虎又問徐良的來意。徐良就把推鐵找天倫事，細說一番，又問了天倫近來的事情。艾爺也就告訴了一遍，二人就回來了。到了店中，與胡喬彼此都見了，叫開了上房門，見蘇相公，言講暗地保護他的話，說了一遍。蘇相公致謝眾位。徐良找了刀鞘兒。此時店中小賊，全都跑的乾乾淨淨。隨即找了地方，就提他們幾個，俱是跟隨大人當差的，奉諭拿賊，所有活著的死的，著他交地方官辦理。連李，劉，唐，奚一並交官。幾位議論一路走，問地方，由此處奔武昌府，上湖陰縣打那裏分手？回答：前邊有個黃花鎮，東南是武昌，正南是湖陰。艾虎說：徐大哥，你在黃花鎮等我，我到娃娃谷，得信回頭找你，倘遇不見那位老人家，我們一同上武昌。徐良說好。次日艾虎起身找大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

且說小爺大眾，把烏龍崗事辦完。蘇相公與眾位道勞。艾虎上娃娃谷，胡喬推著小車，上黃花鎮。本地面官審事，驗屍埋埋，將店抄產入官，暫且不表。且說未定君山之先，跟大人的眾位俠義，俱有書信回家。盧爺的信到陷空島，丁二爺的信到茉花村，陷空島，盧珍接著天倫的信，回明了母親。老太太將盧珍叫過去，問話說：你天倫的信到，沒提你五叔的生死麼？怎麼家人們都說：五叔死了哪？你天倫如今年邁，你五叔要是一死，你天倫必要想念你五叔，這破銅網陣，你天倫要有些差池，那還了得。意欲差派吾兒速奔襄陽，為娘放心不下。盧珍說：差派孩兒去上襄陽，娘親放心不下。我到茉花村，找找我大叔，問問我大叔去不去。我大叔要去，我們爺兩個一同前往，娘親意下如何？老太太說好，我兒急速前去，為娘在家聽信。隨即辭了娘親，到了茉花村，見了丁大爺。原來丁大爺也見著二爺的書信，正欲前往。盧珍提了自己的事情，大爺很願意，就教他回到家中，對老太太說明，拿

著自己應用的東西，辭別了娘親，到葉花村，與大爺一路起身。大爺把自己的東西帶上，由此起身，爺兩個上路走了八里，忽然看見前面有個鎮店，進了鎮店一看，路北有許多人都圍著瞧看熱鬧。這爺兩個也就分著眾人，到裏邊看看。內中有人說：這可好了，葉花村大爺到了，別打了，了事的人來了。一看，原來是一個飯舖，卻也新開張，掛著大紅的彩綢，有許多人拿著本棍，在那裏打人。看這個挨打的是個窮漢，穿著條破褲子，連打帶撕，扯成粉碎。瞧這個大漢，站起來足有一丈一二，頭髮長的挽起來一個辮辮鬚兒，短的扎扎蓬蓬，兩道濃眉，一雙怪眼，可是閉著哪？獅子翻鼻孔，火盆口，栗子腮，一嘴的歪牙，七頭八倒生於唇外，通身到下，就合地皮一樣，黑而且暗。盧珍一看，就知道是個落難的英雄。你道是誰？這就是徹地鼠韓彰的螟蛉義子，姓韓，叫天錦，外號人稱霹靂鬼。他乃是黃州府黃安縣的人，皆因是韓二爺書信到家，此人天生的爛漫，忠厚樸實，生就膂力過人，食量太大。他原本是萬泉山的人，打柴的韓老跟前的，皆因父母一死，有鸞敵地也教他吃完了。瞧見誰家煙囪一冒煙，進去就吃人家飯去，不怕人家要打他，他吃他的。後來合村人冤他，教他出去打杠子去。遇見官人，把他辦住發邊軍，有人說合就完了。這天又出去打杠子，打著公孫先生。先生瞧他是好漢子，給他一條明路，教他上白鶴寺。到了白鶴寺，遇見韓彰蔣平，打了無數的僧人。蔣平出主意，教韓彰認爲義子。韓彰作了官，打發他回家。到家也無人緣，頭一樣說話就得罪人，二則飯量太大，又打發他上襄陽。帶了許多銀子，始終沒找到襄陽府去。忽然想起問路來了，見一人說：小子站住。人家一瞧，他這個樣子夜叉相似，說：你要攔路打搶。他說：老子上襄陽往那裏走？人家說：往西。他一撒手，把人捧倒，他也不認的，那是西。走著走著，他想起來了，又問：見著人，抓住小子站住。把那人嚇一跳，說：我不該你的。他說：老子上襄陽，往那裏走？那人說：往北。一撒手，又把那人捧倒，爬起來就跑。照這樣問路，走一輩子，也到不了襄陽。銀子花完了，帽子賣了，靴子換了鞋，襖衫帶子全完了，直落的剩下一條褲子。三四天沒有飽飯吃。大丈夫萬死敢當，一餓難挨，兩眼一發黃，肚子裏亂叫，舉目無親，一想，還是打杠子去罷。又怕壞了爹爹的名姓。噯！噯！有了，這個頂新的門面，我進去吃一頓飯。吃的飽飽的，沒有錢，他必打我，合著教他打我一頓，我不說名姓，也壞不了爹爹的名氣。主意已定，進了飯舖。新開張的買賣，人衆擁擠，出入人太多。韓彰就坐在板凳上了。過賣說：咳，你是幹甚麼的？他說：你們這是幹甚麼的？過賣說：我們是賣飯的。韓彰說：我是吃飯的。過賣一瞧，他這個樣兒，那有錢哪？說：你吃飯有錢哪？韓彰說：錢多著的。哪？過賣問：在那裏回說？我們爹爹那裏有銀子。過賣不敢擔這個沈重，過去問了問櫃上。櫃上說：自管教他吃飯，東家有話，每遇

沒錢的強要寫帳，打他兩三下子就好了，這就叫鼓山鎮虎。過賣得了這句話，回來問他：吃甚麼呀？回說：吃餅。過賣說：喝酒。回說：不喝。又問：要甚麼菜？回說：燉肉。又問：要多少餅？回說：十五斤。過賣說：幾個人吃？韓爺說：一個人，不夠再要。過賣說：有餓眼，沒餓心。你幾天沒吃飯了？韓爺說：三天了。過賣說：要多少燉肉？回說：十五斤。過賣說：這燉肉，不論斤論碗，你要十五斤麼？我給你一碗一碗的，往上端，那時夠了算完。韓爺說：可要十五斤烙一個餅。過賣說：我們這不行，沒那們大餅鏗。又問：多大一張？過賣說：半斤一張。說那們烙他三十張罷，還是十五斤，你怎麼算來呀！過賣說：我給你往上端罷，幾時飽了，幾時算帳，往上一端餅，合燉肉，各飯客不願吃飯了，連樓上都下來了，瞧看韓爺吃餅。見他把四張餅一捲，嘴又大，吃四五口，剩一塊往裏一填，一瞪眼，一嚙牙，二斤餅就入了肚了。一大碗燉肉，拿了箸一合弄，也不管肥瘦，一扒拉就完了。雖說來了沒十五斤餅，沒十五斤肉，也差不許多了。過賣說：你飽哩？韓爺說：將就了罷。過賣說：給你算算帳。韓爺說：不用算，給你十兩銀子罷。過賣暗說：別瞧窮，真開道，你把銀子拿來罷。韓爺說：這會沒有，你看我身上，那有銀子？過賣說：你打算怎麼樣？韓爺回說：我們爹爹那裏有銀子，去取去呀。過賣說：那裏取去？韓爺說：上襄陽。過賣說：我們不能上那麼遠去。韓爺說：不能上那麼遠去，可沒法子，沒有怎麼辦？過賣說：你說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橫是你沒錢不行。韓爺說：非跟了去取去，再不然，你們就打幾下罷。過賣說：你成心賣打來了。早有掌櫃的過來說：買賣沖你不作了，上門上門，打他。韓爺往外就走，撲咚躺在門的外頭。夥計說：他沒走，躺在外頭了。掌櫃的吩咐打他，淨是木棍，沒有鐵器，早就吩咐好了。得了，淨打下身，打的是，一語不發，打著教他央求，瞧熱鬧的人，如山似海圍著看打。這個時刻，正南上一亂，大官人盧珍打外面進來。盧珍過去瞧瞧韓天錦，大官人問掌櫃的來歷。韓天錦把眼一瞧，公子盧珍品貌不凡，粉融融的臉面，一身銀紅色的衣巾，脅下佩刀。武生相公的樣子，笑嘻嘻問道：這位大哥，爲甚麼在此挨打？韓天錦說：我吃完飯沒錢，他們就打我。他們說打完了，就不要錢了。盧爺說：大哥，你姓甚麼？那裏住？韓天錦說：我住在黃州黃安縣，姓韓，叫猛兒。盧爺問：我提個人，你認的不認的？姓韓，單名一個彰字，人稱徹地鼠。韓天錦說：那是我們爹爹。盧爺說：我再提個人，你認的不認的？陷空島盧大爺。韓爺說：那是我大大爺。盧爺說：原來是大大爺，轉上受我一拜，你怎麼落到這般光景？韓爺說：一言難盡，你是誰呀？盧爺說：方才提陷空島姓盧的，是我天倫，你不是韓二叔跟前的大哥嗎？韓爺說：噯呀，你是兄弟。盧爺說：我給你薦個人，葉花村姓丁的，你聽見說過沒有？韓爺說：我的丁大叔，我的丁二叔。盧爺說：這就好辦了，過來你見見，這就是葉花村丁大叔。丁大爺一瞧，真好樣。

子，怪不得他們說，長得凶猛，今日一見，果然是威風。這還沒有衣服呢，要有了衣服，更是英雄的氣象了。瞧著了大爺，磕了幾個頭。大爺把他攙起來，盧爺說：這就是我韓二叔跟前的韓大哥。大官人拿出銀子來，給了櫃上錢，櫃上再三不要，就給了夥計們酒錢了。帶著韓天錦回家，更換衣服，一同上襄陽。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爲吃肉染病猛烈人

且說韓天錦到了葉花村，大官人家中，在外面等著，給他拿出衣服來換上。雖然不合身體，且暫將就穿上，便差人出去買辦，買了合身體的衣服，頭巾，靴子，帶子，洗了臉，穿戴起來，更是英雄的樣子了。帶著到裏邊，見了見女眷，擇日起身。書不可重，起身的時節，多帶銀兩，道路之上，不爲難了。韓天錦睡覺不起來，叫不醒，怎樣打他也不醒，故此就耽延了日期。這日正走著，忽然間進了山口，到了山裏頭一看，怪石嵯峨，山連山，山套山，不知套出多遠去。在山裏頭走路，倒也沒有坑坎，一路平坦。大官人說：此山我看著眼熟，好像百花嶺。要是百花嶺，我們這塊兒，還有一門親戚呢。盧珍問道：大叔，甚麼親戚？大爺說：就是你展三叔的兩個哥哥，一位叫展輝，一位叫展耀，二位皆作過官，只因奸臣當道，如今退歸林下，守著祖塋。他們祖塋就在百花嶺，此處可不定是與不是。正說話間，忽然一陣風起，這風來的真怪，冷襲襲的透體，並且裏頭帶著些毛腥氣。盧珍說：大叔，別是有甚麼猛獸罷！大爺說：我正要說呢！大家留神，各處仔細瞧看。韓天錦說：哈！你們瞧，好大貓，大貓，大貓！你們這裏瞧來罷，好大貓。盧珍說：大哥，那不是貓，是個老虎。盧珍、大爺都看見在山峯缺處，一隻斑斕猛獸，每遇要行走之時，把身子往後一坐，將尾巴亂攪，尾巴一動，自來的就有風起，不然，怎麼虎行有風呢？久入山的人，或探樵，或打獵，都會看風勢。不然，盧珍、大爺見風起的怪，又有毛腥氣，就疑有猛獸，真是。

風過處，有聲鳴，轉山灣，現身形，他若到，百獸驚，拷山王，威名勝，躡深澗，越山峯，張巨口，將身縱，吐舌尖，眼如燈，支鋼牙，烈而猛，真個是雲從龍來，虎從風去。

盧珍說：哥哥會上樹不會？天錦說：小時打柴，甚麼樹不會上？盧珍說：急速快些找樹，不然，山王一到，就沒處躲避了。天錦說：我爲甚麼躲避，還要把他抱住呢！抱回家去，教他們瞧大貓去。正說話間，就見那隻猛獸走動，躡山跳澗，直奔前來了。大爺、盧珍早就

藏於樹後，隱避身軀，亮出兵刃，總怕猛獸前來，就顧不得韓天錦了。焉知韓天錦迎著猛獸前來，乍扎著兩臂，笑哈哈的喊說：大貓這來，大貓這來。頭裏有段山溝隔住，天錦躡不過去，只可在東邊等著這隻老虎。那知這虎縱身就躡過山溝，又躡起一丈多高，對著韓天錦往下一撲。盧珍就知道大哥這個禍患不小。焉知天錦也算粗中有細，見虎冲著他往前一撲，自己一彎腰，也就冲著他往前一撲，老虎撲空了。老虎的前爪一空，天錦就把老虎的後爪攔住，用平生之力，掄起這隻虎來，望山石一捧，只聽得吧啷一聲響，那虎鳴的一聲吼叫，再瞧韓天錦把虎腦袋上皮毛抓住，一手把尾巴揪住，連踢帶打，那虎嗚嗚的亂叫。踢了半天，所幸他把虎騎上，一隻手抓住了腦門，一隻手把老虎眼，撲哧的一聲，打瞎了一隻。一換手又把那隻虎眼，也打瞎了。那虎鳴的一聲，就成了一隻瞎虎。又打了半天，竟把那隻猛獸，打的氣絕身亡。這虎可也不大，並且已經是帶過傷咧，也是天錦的神力，這才將他打死。可把大官人與盧珍瞧了半天，連話都說不出了，暗道：天錦有多大的膂力，霹靂鬼見虎不動，說這個大貓不動了，我該抱去，教他們瞧去了。盧珍說：不要，誰也不瞧那個正說話間，就見西邊山坡上，有一人喊道：那是我們的貓。盧珍說：我打著就是這韓大哥管他叫貓哇！不想還有叫貓的。哪！瞧這個人，身量不甚高，頭上高挽髮髻，身穿青緞短襖，腰繫鈔包，青緞短褲，薄底靴子，黑挖挖的臉面，四方身軀，粗眉大眼，聲音宏亮。他說是他的大貓，隨即跑下山來。走山路，如踏平地一般，吞吞走到這段山溝，喊道：那個大小子，還我貓。盧珍說：哥哥給他罷。韓天錦說：便宜他，黑小子過來取來。那人說：大小子，你給扔過來，天錦就把這隻虎，抓起來。盧珍說：哥哥扔不過去，山溝太寬，教他過來取罷。韓爺偏不聽，一定要扔將過去。盧珍怕的是扔不過去，掉在山溝裏頭，不好去檢，又教他人恥笑。韓爺那裏肯聽，離山溝不遠，提著這隻虎，悠了幾悠，往前一跑，嗖的一聲，竟自扔過去了。盧珍與大官人，更覺著吃驚。那人說：呸！我那是個活貓，這是個死貓，我不要我的活貓。天錦說：就是死貓，沒有活貓。那個說：我定要了活的了。天錦說：要活的，你扔過來。那人說：使得吧！啷一聲，照樣又扔過來了。天錦提起來說：就是這個，要不要。嗖的一聲，又扔過去。那人復又扔過來，說：沒有活貓，你就別走了。韓天錦說：你過來，黑小子。那人說：使得，你那裏等著罷！大小子就見他順著山溝，往南就跑，不多一時，就在溝的東邊，由南跑來。丁大爺看見，兩個人撞在一處，伸手要打。就見西北上，有人喊道：少大爺又合人打架，哪！外爺來了。那人說：別打了，別打了，咱們爹爹來了一夥人看看臨近，內中有一個員外的打扮，高聲喊道：原來是丁大弟到了。大官人一告訴盧珍說：這是百花嶺我們親戚來了。看看看到山溝說：大弟從何而至。你在那邊略等，待我

過去。往南原有石橋兒不多時，來到面前。大官人過去行禮，早被展員外攔住，說：「怎麼過門不入，甚麼緣故？」丁大爺說：「我們連一人沒遇見，我看著像百花嶺，正同我姪子這裏說，給大哥見見，這就是盧大哥之子，他叫盧珍，這是你二叔。盧珍說：「二叔父在上，姪男有禮。」展員外說：「賢姪請起，怪不得說將門之後，名不虛傳。」大官人說：「呔，你也過來見見。」天錦說：「見誰呀？」大官人說：「這是你二伯父。」這就是韓二哥的義子，他叫韓天錦。韓爺就跪下磕頭。展二爺說：「這真是英雄的氣象，我空有兒子，直不好給兒。」國棟過來見見，這是你丁大舅，過去磕頭。國棟給丁大爺磕頭。展爺又說：「再給你盧大哥，韓大哥見見。」彼此對施一禮。展二爺往家中一讓，大家一同前往，拐了一個山灣，就到了一所莊院，進了大門二門，到廳屋落座獻茶。員外問：「你們爺幾個意欲何往？」大官人就「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又問盧珍文才武技，皆都是應答如流。展二老爺歎息了一聲，說：「大弟，你看人家兒子，甚麼氣象！看你那個外甥，方才你也見過，連一句人話，都不會說！大官人更覺歎息，說：「我倒想要那麼一個，還沒有哪？」哥哥別不知足了，有子萬事足。員外吩咐擺酒，雖在山中居住，倒也是便當，把酒擺好，吩咐請韓公子，那裏去了？家人說：「同著少大爺在西花園裏吃烤虎肉。」展員外說：「快把韓公子請來。」人家比不得我們家裏大爺，吃那個東西，剋化不動，請他這裏喝酒來。去不多時，回來說：韓公子合少大爺吃烤虎肉，吃的對味，商量就要拜把子哪！我們一定要請，要把我們的腦袋擰下來。」大官人說：「既然那樣，也就不叫他了，他們二人對味倒很好。然後大家用酒，書要剪斷，直吃到二鼓方散，在西書房安歇，預備的衾枕，是齊齊整整，霹靂鬼與打虎將，他們是一見如故，原來回來的時候，他們就差了路了，把虎抗回來，他們就吃開了烤虎肉了。天錦本沒吃過，起先吃著不得滋味，嗣後來是越吃越香，吃了個十分飽。人家與他預備茶，他都不喝，非喝涼水不可，把涼水喝了無數。大官人叫本家家人，把他找到書房，進門就睡。」展員外也陪著在書房安歇。天到三鼓後，大家安歇。天到五鼓，霹靂鬼大吼了一聲，眾人驚醒一看，天錦把眼睛一翻，四肢直挺。若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盧公子無意聯姻

且說人看不得怎麼堅壯，都架不住生病。天錦天生就了的皮糙肉厚，天然神力，雖生貧苦人家，究竟日後造化不小。烤虎肉喝涼水，焉有不病之理？睡夢中就覺著，內裏頭著火的一般，大吼了一聲，眼前一發黑，頭顱一暈，復反躺於牀上。把大家驚醒，

燈燭未息，大家一看，見天錦眼睛往上一翻，四肢直挺，呼喚了半天，一語不發。衆人一怔。展二老爺叫家人趕緊去請大夫。不多時請來，進書房與天錦診脈。大夫說就是停食。開了個方兒。大夫去後，天色已亮，抓了藥來煎好，教他吃將下去，拿被窩一蓋，見了身透汗，立刻全愈。就是一件，好的快，重發的快。甚麼緣故？病將一好，還是大吃大喝，是人攔擋不住，一頓就重發。又請大夫，又是一劑藥就好，一連重發了六七次。可急壞了打虎將了，每天進來瞧瞧。盧珍也是著急，惦念著襄陽天倫的事情，心中煩悶，天錦哥哥病勢，老不能愈，又不能將他扔下走了。可巧國棟進來，說我大哥哥還沒好哪？盧珍說：沒有呢！國棟說：好容易交了個朋友，又要死。盧珍哥你會本事不會？盧珍說：不會。國棟說：你怎麼不教我？丁大哥教教我？盧珍說：我笨嗎？國棟說：你要愛學，我教你。盧珍說：可以，等著有工夫的時候，跟你學學。國棟說：我們這就走上花園子，我教教你去。盧珍雖不願意，也是無法，教國棟揪著就走。無奈之何，跟著到了花園子。盧珍一想，也是閒暇無事，一半拿著他開開心。那個國棟本是個饕人，就把兩根木棍拿來，說我先教給教給你，潑風十八打。盧珍接過棍來，說：我可不會，我們混掄一回，誰打著可不許急。國棟說：那是我淨打你。盧珍說：你打死我都白打，你要打著我，我才跟你學，你打不著我，我就不跟你學。國棟說：那們就打。盧珍拿起棍來，見他也不懂得甚麼，叫行門過步，劈山棍打將下來。盧珍用棍一支，國棟揆手一點。盧珍斜行幾步，往外一磕，撒左手，反右臂，使了一個鳳凰展翅，又叫反臂倒劈絲。聽見吧的一聲，正中在國棟的後脊背上，吧吧吧退出好幾步去，幾乎沒栽倒。國棟說：呀！你別是會麼？盧珍說：我不會，先就說明白了，我不會。國棟說：再來。盧珍說：我們就再來。又是照樣兩三個灣，仍然照樣，受了一個掃邊棍，撲咚一聲，國棟又撲倒在地。盧珍微微一笑，說：兄弟起來。國棟說：我不用起來了，我給你磕頭，你教教我罷。盧珍說：不會，我教給你甚麼？國棟跪下不動，說：非教不行。他鬧得盧珍無法，說是了，等著有工夫，我教你。國棟說：我們兩個人拜把子，你願意不願意？盧珍本不願意，又一思想，倘若鬧的到展二叔耳朵裏去，憑人家這個待承，要不與人結義爲友，也對不住人家。再說國棟也是個好人，這個把子，也可以拜的，隨即點頭。國棟說：就在這裏拜，折了三個樹枝，插在土上，兩個人沖北磕頭。盧珍先就跪倒太湖石前。盧珍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盧珍與展國棟結義爲友，從此往後，有官同作，有馬同乘，禍福共之，始終如一，倘有三心二意，天厭之。磕了頭。國棟跪下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展國棟與盧珍結義爲友，有官同作，有打同挨。盧珍說：不對，有馬同乘。國棟說：沒有官同作，有馬同乘，這才是有打同挨呢！盧珍說：不對，沒有個有打同挨，該當是禍福共之。國棟說：這才是有打同挨。盧珍說：沒

有這一句話。國棟磕了幾個頭，轉過來又與盧珍磕頭。國棟說：我們這可就是把兄弟了，有官同作呀，就是你作官我也作官，你騎馬我也騎馬，你吃好的穿好的，我也吃好的穿好的。盧珍說：對了，就是這樣個講兒。國棟說：倘若是我有人見面就打我罵我，你當怎麼樣？盧珍說：你我生死之交，我的命不要了，必然要與你出氣。國棟說：此話當真嗎？盧珍說：要是假的，你別叫我哥哥了。你果有這樣人欺負你，我不與你出氣，我是畜生。甚麼人欺負你，說罷。國棟說：這個人，就在我們院裏住。盧珍說：必是惡霸，你帶我找去，要死的，要活的，就聽你一句話，若要將他要了命，還是我出去償命，與你無干，道是姓甚麼呀？國棟說：就是我姊姊。盧爺一聽說，你胡說，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姊姊。虧了你是與我說，要與別人說，教人家把牙都笑掉了。你邀人打你姊姊，你還算了人嗎？趁早別往下說了，你再往下說，我就不認得你了，你我斷義絕交。國棟說：你打算我這個姊姊，像別人的姊姊哪？他與別人不同，力氣大，棍法精，拳腳快，刀法熟，我就動手，我總得跑，不跑就得受他的打，並且不放走，給他跪著，叫姊姊親姊姊，饒了我罷，再也不敢了。這才叫走哪？見頭打頭，見尾打尾，我實無法了，各處找人幫著我打他，總沒有能人，我看著我天錦哥哥可以，他又病了，想不到哥哥，你準能打他。有言在先，有人欺負我，你管，這你又不管我了。也罷，你愛管不管罷，你不管，我一輩子也逃不出來了，不如我死了，倒比那活的強。盧珍知道他是渾人，倘若真行了短見，更不對了，無奈勸勸他罷。說：兄弟，你想姊姊是外姓人，在家還能有多少日子，你再忍幾年就著了。國棟說：你別管我了，我這就碰死，你去你的罷。說畢，索性哭起來了。盧珍爲難，心中想：有了我冤他一回，倒行了，我應著幫打，叫他把他誣來，我在山石後面蹲著，他叫我不出去，等他姊姊走了，我再見他，我說：我睡著了，自然哄他過了一半日，我們一走，就完了。想妥了這個主意，說：兄弟別哭了，我應了幫著你打，還不行嗎？國棟聽說道：你管了。盧公子說：我管了。國棟說：我也不哭了，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誣他去，你在山石後等著，我將他誣到此處，我救兵何在，你在山石後面直出來說：好大膽，欺負我的拜弟，我打你這個東西，你打他叫他叫，不叫還打，我也叫他叫，不叫再打，就給我出了氣了。盧珍說：你快去呀！國棟說：你可得言要應典哪，不然，我走了，你跑了，我救兵不在，那可害苦了我了，那可是他打的到明天，他還打哪，我可得死在他手。你要走了，我是個王八，我可不敢罵你。盧珍無法，只說等著。國棟的姊姊，乳名叫小霞，本是展輝之女。展耀就有一子，是國棟。大太太先死的，大員外後死的，病到十分，叫姑娘過來，與叔父嬌母叩頭，說：從今後，不許叫叔父嬌母，就叫爺爺娘親。你們夫妻，可要另眼看待，這苦命的孩兒。二員外夫妻說：哥哥放心，我們待他，要與國棟兩樣心腸，



我們不得善終！大爺！姑娘給甚麼人家？大員外說：一要世代簪纓之後，二要人口單淨，三要文有文才，四要武有武工夫，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職。二員外一聽，就知道太難了，說：大哥，若有一件不全，給不給？大員外嗽的一聲，嚥了氣了。大家慟哭。發喪辦事將完，二太太又死了，也把事辦完。姑娘帶著兩個小丫鬚，習學針指，描鸞刺繡，早晚的舞劍打袖箭，全是展家傳。國棟可不會，每遇姊弟交手的時節，國棟必敗。姑娘比他強的多，力氣可沒他大用的巧妙。國棟輸了，姑娘叫他求饒。每遇動手，回回如此。國棟忌上了小姐，本要邀天錦，天錦又病了，如今見盧珍又強多了，定好了計，自己到姑娘的院內叫陣。姑娘出來，短衣襟手拿木棍，說：你這幾日，沒受著打過罷，又來了。國棟說：我拜了老師了，你不行了，快給我磕個頭罷，我就饒了你。姑娘大怒，二人交手，不到十個回合，小爺就跑，奔西花園子而來。姑娘在後，進了花園，與盧珍見面，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詩曰：城頭鼙鼓聲，城下暮江清，欲問漁陽操，時無禰正平。

且說展國棟去到姑娘香閣繡戶，以比棍爲名，把小姐誑將出來。先比試了幾下，敗走西花園內，進月洞門，直奔太湖石。姑娘在後面追趕，沖著太湖石，喊喝說：救兵何在？救兵何在？姑娘一聽，不敢前去，心中暗道：這孩子，不是外邊勾了人來，倘若外邊勾了人來，自己拋頭露臉，沒穿著長大衣，就是這樣打扮，沒說見男子，連婦女們都不見，倘若教叔叔知道，數說自己幾句，那時怎了？國棟本是一個渾孩子，他真許外頭勾進人來，不如早早迴避爲是。國棟連叫救兵，回頭又叫姊姊：這有救兵，你敢來麼？要不敢，從此你就不用誇嘴了。姑娘聽他這一套話，不覺的氣往上一沖，又見國棟沖著太湖石，叫了半天，並沒人答應。自己忖度，別教這個傻小子，誑我一句話，就把我嚇跑了。國棟是個傻人，他在外面一嘲笑，我豈不被外人恥笑。這是姑娘們驕傲的性情，何況這姑娘，是一身的工夫，那性情未免的更顯著驕傲了。自己一反身，又追下國棟來了，說：你這孩子，這個打今天定挨夠哪，你叫甚麼救兵，你若不叫救兵，我倒饒了你，今天沖著你這個救兵，連你帶你這個救兵，給我跪下，我都不饒。隨說隨追。國棟就跑，沖著太湖石，又喊：救兵何在？救兵快些出來，不然，我要不好！國棟真急了，說：救兵再不出來，我可要糊罵你了。姑娘喊的緊，又收住步了，姑娘看太湖石後，並無一人，又追。追到身臨切近，國棟真急了，說：救兵再不出來，我可要糊罵你了。姑娘

說：今天你倒不要緊，我倒看看你這救兵，是頸長三頭，肩生六臂。國棟又說：你不出來，連我姊姊都要罵你咧。盧珍實忍不住了，本是裝睡，一聽要罵，可就忍不住了。再聽姑娘說話又太大了點，連救兵帶國棟給他跪著，他都不饒，本來無心與姑娘交手，被這兩句話一擠對，把盧公子的火擠對的就發燥起來了。單手提那根齊眉棍，往上一擡身軀，往對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追趕國棟，短打扮，頭上烏雲有一塊鵝黃綉帕罩住，並沒戴著花朵，也沒有釵環鑄劍，穿一件玫瑰紫的小襖，惹心綠的汗巾，腰繫雙桃紅的中衣。三寸窄小的金蓮，一點猩紅相似，粉面桃腮，十分的俊麗，手中提一根齊眉木棍。盧公子故意斷喝一聲說：甚麼人大膽，敢欺負我的拜弟來來來，與公子爺較量三合。姑娘猛然間，見太湖山石後，顯露出一人，小姐立住腳步，但見這位相公，頭戴銀紅色武生巾，銀紅色箭袖，香色的絲帶，靴子，襯衫，俱被太湖山石擋住。往臉上看，粉融融一張臉，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分明，鼻如懸膽，口賽塗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輪，細腰乍臂，雙肩抱攏。姑娘一瞧，羞了個面紅過耳，拉棍回頭就走。國棟在傍邊說：救兵打打打，別教他跑了。姊姊，你可栽了筋斗了，就會欺負我，今天可教人家嚇跑了，明日再別合我說嘴了。姑娘出了花園，回自己香閣繡戶。國棟仍是後面追來，說：你敢上後花園裏去嗎？姑娘回頭叫：兄弟到我屋裏來，我與你講話。國棟不敢進去，就在院裏站著，拿根棍子說：我就在這裏等著你，你幾時也給我跪下，我才饒你。早有丫頭接了小姐棍，進去問小姐：怎麼今天大爺得了勝了？姑娘說：你少說話，請大爺進屋裏來，你告他只管進來，不是誑著打他，有話合他說。國棟方敢進來，說：姊姊，你不是誑到屋裏打我去。姑娘說：你只管進來，我有話合你說。國棟到了裏面，說：姊姊，甚麼事？姑娘說：兄弟，那裏坐下。國棟說：甚麼事？姊姊你說罷。姑娘說：你我兄弟，有甚麼仇恨？國棟說：咱們沒有甚麼仇恨。姑娘說：既沒有甚麼仇恨，你爲甚麼叫了外人，打姊姊來？國棟說：就爲你屢次三番，打的我實在難受，我老不能贏你，故此我才找了一個助拳的，他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盟兄。姑娘說：你我兄弟是親姊妹們，你打了我也不要緊，我打你也不要緊，難道你竟把姊姊恨上了？好兄弟，你真不錯，我真白疼著你了。我就去告訴爹爹去。我問問爹爹，你是那裏約來的人，我就是教爹爹打你，我也打不了你。說罷，就哭。把國棟嚇了個膽裂魂飛，就與姑娘跪下，說：好姊姊，千萬可別教爹爹知道，我再也不敢了。他也明知要教他天倫知道，必把他打個死去活來，故此苦苦央求姊姊。其實，姑娘是怕他告訴，故此拿利害話，把他威嚇住，就省的爹爹知道了。倘著員外知道，數說自己一頓，是死是活，叔叔比不得嬌母，嬌母數說一頓，倒不要緊。想著把傻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不想外頭，還有人洩漏。那盧珍雖然見著姑

娘，見姑娘臉一發赤，回頭就跑。國棟就追，盧珍那裏肯追？見他們姊弟跑了，把棍子一扔，奔東院來了。回到屋中，看韓天錦病勢已然好到八九成，重發了好幾次，都由食上重發，這也知道吃點粥了，看看全愈，正對著大官人，與二員外在裏頭講話。少刻大官人出來，進了書房，盧珍站起身來，說：「大叔那裏去來？」大官人說：「上裏邊，合你展二叔談了會子話，看了會子閒書，要合我著棋，我那裏有閒心，與他對弈？不然，你上裏邊去，與你展二叔著兩盤棋，倒也罷了。」盧珍說：「叔父既無閒心著棋，難道說姪男就有那樣閒心，姪男恨不得，這時就到襄陽見著我天倫才好了。」大爺又過來，看了看天錦，就見盧珍在那裏坐著，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大官人問盧珍說：「你方才笑甚麼來著？」盧珍回答：「姪男並沒笑。」大爺說：「莫非你有甚麼心事嗎？怎麼連笑你都不知道哪？」盧珍說：「姪男情實的沒笑，必是叔父聽錯了。」大官人隨即也就說：「大概是我聽錯了。慢慢的察言觀色，淨看著盧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樣子，待了半天，又嗤的一聲笑。」大官人說：「這你就不必隱瞞了，有甚麼心事，快講上來。」盧珍情知隱瞞不住了，就將拜把子見著人家姑娘，一字不會隱瞞，就細述了一遍。大爺一聽一笑，問：「你看見這個姑娘，品貌如何？」就把盧珍羞的是雙頰帶赤，一語不發，就是低著頭害羞。究竟總是古時年間的人，這要到了如今，不用叔伯父問，自己就要講論講論。再說大官人忽然心想，這倒是門當戶對，頂好的一門親事，我何不與他們兩下裏作個媒人，想罷，復又到裏邊，而見展二員外，仍是落坐獻茶。大官人說：「我自從到了你家中，這些日子，未曾見著姑娘，倒是把甥女請過來見見。」二員外點頭，立刻把姑娘請到，啓簾而入，一看姑娘，怎見得有讚爲證：

大爺觀對面，但只見，一啓簾，進來了一位姑娘，貌似天仙，豔麗無雙，多俊俏，閨閣的女子穩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顏，綠鬢垂珠翠，鮮麻姑髻，烏雲挽，挽著個碧玉簪，趁著那珠兒又圓圓，翠兒又鮮鮮，花朵兒顛顛，穿一件對領衫，襯衫上，繡牡丹，百摺裙，遮蓋嚴，準定那裙兒之下，是對秀的小小金蓮，梨花貌，芙蓉面，桃蕊的腮，似把笑含，土形正，如懸膽，配著身，耳上環，櫻桃口，真是一點，不點胭脂紅裏透鮮，兩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顯。

見了那大爺，道了一個萬福，欲前不前。大爺已見了甥女小霞，方與展二員外說道：「姑娘幾載不見，長成人了。」二員外道：「姑娘，你也不認的你大舅了罷？」姑娘回答：「不認識了。」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歸後去了。大官人復又問：「姑娘可曾許配人家？」展二員外說：「我哥哥的遺言，六件事全，方才許配，差一件事不給，故此耽誤。」大爺問：「那六件事？」回答：「一要世代簪纓之後，二要人口單淨，」

三要文才，四要武技，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丁大爺說：我作個媒人，就是盧珍。可稱世代簪纓，家裏就是三口人，文才武技，你是問過的，品貌你是瞧見了，這一到襄陽，跟著大人，拿王爺回來，何愁無有官作。展二老爺一聽，喜之不盡，說：大弟，我見面就有意，可不知定過姻親沒有，今天大弟一提，焉有不願意之理？就此定妥。丁大爺身邊帶定一塊玉珮，作爲定禮。二員外收將起來，丁大爺對盧珍說明，就把盧珍帶將進來，與二員外行了禮，就以岳父呼之。合家人皆知此事，都與員外爺道喜。萬事皆是個定數，非人力所爲，此事若非天錦染病，斷斷也成不了此事。親事定妥，韓天錦的病體全愈，告辭起身，直奔襄陽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全珍館衆英雄相逢

且說盧珍定了親事，韓天錦病體全愈，第三個起身，直撲奔襄陽，暫且不表。且說的是山西雁徐良，同著鬧海雲龍胡小記，開路走喬賓與艾虎分手，定下在黃花鎮相會。徐良叫人推著小車，直奔黃花鎮而來。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饑餐渴飲，這日到了黃花鎮，進了東鎮口，見有座飯鋪，字號是全珍館，門口有長條桌子，長條板櫈。開路鬼叫道：哥哥，兄弟，我們在此吃會子酒罷，肚內覺著餓了。徐良點頭，就將小車放在門外，教他們就在這桌子上，要吃食物件。迎著門擺著個三角架子，上頭搭著塊木板，板上搭著個簾子，簾子上擺著饅首麵饅兒，包了花卷，爲的是賣力氣的苦人，擦挑推車的，到了就有現成吃食物件。並且那邊靠著門傍，有個綠磁缸子，上頭搭著塊木板，板上有幾個粗碗，缸內是茶，裏面人吃飯喝茶，走了把茶葉倒在缸內，兌上許多開水，其名叫總茶，每有苦人，在外頭吃東西，喝缸內的總茶，白喝不用給錢。三人進了全珍館，直往後走，到了儘後面，後堂迎面一張桌子，三位讓了半天，胡小記迎面坐了。過賣過來問：要甚麼酒菜？要了一盆子醋，然後胡小記請酒，要上等的酒席一桌。不多一時，羅列杯盤，酒已擺齊，三位暢飲。正在吃酒之間，忽然有一騎馬的來到，見那人下了坐騎，有鋪中人將馬西拉將過去。此人下馬，直奔裏邊來，問櫃中人：可有雅座？掌舖的們說：沒有雅座。又問：可有後堂？回答：有後堂，教人家佔了。說可能夠教他們騰一騰。鋪中人說：那可不行，全都有個先來後到。又問：就是一個後堂嗎？回答：有個腰門。那人說：待我看！隔著一層欄杆，那人說：這也倒可以。出去從馬上，取出一個綠布口袋來，叫他們，翻了一把茶壺，抓上茶葉，把開水倒上，拿了四個小茶缸兒，就在腰

門靠著西邊那張八仙桌上，叫過賣淨了桌面，西面放了一張椅子。不多一時，聽外面一陣大亂，一個個撒蹬離鞍。有鋪中人把馬接將過去，就在鋪面前來回的溜馬，有一位相公，許多從人伴當，真是衆星捧月的一般。但見這位相公戴一頂白緞子一字臥雲武生公子巾，走金邊，下金線，繡的是串枝蓮，兩顆珍珠，穿著鵝黃燈籠穗，在兩肩頭上亂擺。白緞箭袖袍，繡的三藍色的大朶團花，五彩絲鸞帶束腰，套玉環，佩玉珮，惹心綠襯衫，青緞靴子。肋下佩刀，金什件，金香口，軋把峭尖雁翅勢鋼刀，懸在左肋。細條身材，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潤，彷彿是出水的桃花一般。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分明，鼻如懸膽，口賽塗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輪，細腰乍臂，雙肩抱攏，暗隱著一團威風殺氣。衆從人擁護著，來到後邊，問道：在那裏烹茶？哪先進來的那從人說：茶已烹好，現在此處。那位武生相公也往後看了一眼，就在西邊八仙桌上落坐，吩咐快些拿茶來，好生燥渴。那人趕緊的答言是：就斟出四半缸兒茶來，由靴統兒裏掏出一把扇子來，就把這茶用扇亂搨，把茶搨的可口。說請相公爺吃茶。徐良與胡小記說：大槪此人家中不俗，這是行上路，還有這們大的款式呢！胡小記說：看看這樣，定然是不俗。將把茶要往上一端，聽著外邊，大吼了一聲，進來一人。這一聲喊，半懸空中，打了雷相似。再看那人，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的衣服，面如地皮，進門來撲奔後面，說：我渴哪渴哪！沖著山西雁而來。徐良告訴過賣說：你先張羅這一個料半的身量去。過賣迎出去說：你是幹甚麼的？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霹靂鬼韓天錦，同著大官人盧珍，正走黃花鎮東鎮口外，說我渴了。盧珍說：這是個鎮店裏面必有賣茶的，我們到裏邊去。找茶鋪。韓天錦一人，先就進來，公子就怕他闖禍，誰想還是闖禍。將進鎮店，他就看見全珍館了，直往裏走。喊渴。過賣迎住問他。他說：渴了，我要飲水。過賣說：門口外頭有現成兒的，你要事忙，拿起來就飲。也不用給錢。韓天錦聽見，一扭頭他就看見那個武生相公人家那裏的茶了，他只當那個茶，拿起來就飲。過賣說是門口兒，那個缸裏的茶。是天錦聽錯，也是過賣沒說明白，事從兩來，莫怪一人。韓天錦拿起人家的茶，來就飲，一連四碗，人家焉能答應？畢竟不知怎樣鬧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愣漢子吃茶誇好 莽男兒喝湯噴人

詩曰：

真人寒其內，夫子入於機，未肯投竿起，惟歎負米歸。  
雪中東郭履，堂上老萊衣，讀遍夫賀倚，如君弟者稀。

且說韓天錦問過賣，他說外頭有現成的茶，拿起就喝。天錦一看，北邊是裏頭，隔著一段欄杆，這必是外頭了。他一看四個小茶缸，四半碗茶，從人才把他搗涼了，他過去伸著大手，就要端茶。從人一攔，說：「你好生無禮。」這句話未曾說完，就被武生相公攔住，打算著來人把茶喝完，道個致謝，也就完了。就見來人嘮又大碗又小，茶又少，端起來囑的一聲：「一碗茶就沒了，一呷囉，就嚥下去。」來人說：「好嗎？」又端起來一碗，一連就是四碗。喝完了，又說：「好嗎？」轉臉要走。被武生伸手拉住，說：「你這廝好生無禮。」天錦問：「怎麼無理？」武生說：「你方才喝這茶，好不好？」天錦說：「我直說好嗎？」武生道：「好便怎樣？」天錦說：「喝好了，給櫃上傳名。」武生說：「是我的茶，怎麼喝好了，給櫃上傳名？」天錦說：「好小子。」武生說：「你罵誰？」天錦說：「我沒罵你，我罵這小子哪，你說外頭有現成的，拿起來就喝，教人家損我一頓，我就打你個狗娘養的。」過賣嚇的是渾身亂抖，說：「大爺等等，咱們可不許矯情。」我說：「外頭是門口外頭，西邊有個綠磁缸，磁缸上有塊板，板上頭有個黃砂碗，拿起來就喝，也不用給錢。誰叫你拿起人家的茶來喝，人家豈有不說的道理？」天錦說：「到底是你沒說明白。」言還未盡，抓起過賣要打。武生說：「我看你，有些不講理。不用欺負他，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正說話間，盧珍打外邊走將進來，隨後大官人也到。原來是他們見韓天錦到黃花鎮，蹤跡不見，直找到西頭，又打西頭找回，方才找到全珍館。高聲喊道：「哥哥要合人打架，千萬可別動手。」連大官人也到，一問是甚麼緣故。過賣就將所有的情由，述了一遍。盧珍拿好話，安慰了過賣幾句，說：「你看我罷。」轉頭又問了問天錦。天錦說：「他說的不明，他說外頭，也沒說是那個外頭。」教人家損了我一頓。盧珍說到處裏，就是哥哥團禍，坐著罷。我過去給人陪禮去。這位大哥在上，小弟有禮，方才是我無知的哥哥，得罪了兄台，看在小弟分上，把尊公的茶，全都給喝了，我們也不敢說是賠了，我再給閣下，斟出幾碗來，涼著就是了。武生連連陪笑，說：「豈敢豈敢，我倒透著小器了。彼此對施一禮。」盧珍告退，歸到東邊，緊靠武生相公，那張桌子落坐，數說了天錦幾句。然後過賣過來，倒給天錦陪了個禮，然後要茶。天錦說：「甚麼也敵不住人家那茶好喝。」盧珍一笑說：「哥哥，還會品茶哪？」天錦說：「甚麼話哪？」真好喝呀。山西雁徐良說：「你看這個人，他們大個，他會沒喝過茶。」喬賓說：「看看他有多時開過眼。」胡小記說：「聽見怎麼樣？」喬賓說：「別看他料半的身量，我一低腦袋，他就得躺下。那個武生相公，倒是個朋友，說話也真通情理，可就是不知道姓甚名誰。」再聽那邊，說的話更奇怪了，就說這喝茶，天錦直誇這茶好。盧珍說：「怎麼個好法？」天錦說：「喝的嘮裏呀，他那些噴噴香的，苦因因的，沈嚕嚕的，甜深深的，你是淨喝過涼水，沒有喝過好茶。過賣過來，把你們裏頭，那頂高的雨前，照著那邊的樣子，烹一壺來。不多時，烹了一壺來。盧

珍把三碗斟上，過去又讓了讓那邊武生相公。頭碗遞給大官人，二碗遞給天錦，然後自己端起一碗，說：哥哥嘗嘗。這個茶怎麼樣？天錦把茶端起來，喝的一口，叭啷啷，又一裂嘴，說：差多差多。盧珍問：怎麼差多呢？天錦說：喝的嘴裏，不那麼香噴噴的，不那麼苦因因的。盧珍說：別說了，教人家聽見恥笑。大官人說：這茶就很好。不多一時，來了一個人，提著一壺茶，放在桌上，說道：我家主人聽著這位爺，誇獎我們茶好。原本是打我家鄉帶來的茶葉，固因此處買的茶葉，敵不住我們帶來的茶葉好。這是我主人孝敬你們爺們的，些須小事，望乞笑納。盧珍說：素不相識，這如何使得？淨是韓大哥誇好，教那位尊兄送過來，這怎麼答人家的情哪？回去見你家主人，替我們道謝。說畢，復又沖著相公桌上一謝。大官人也就謝了一謝。韓天錦就先把茶斟起來，一喝說：大叔，兄弟嘗嘗這茶，到幫到底是真好。盧珍也就點頭。大官人也說好，怪不得他誇獎。少刻那邊武生相公，過來說：飯已擺齊，請諸位在那邊一同著吃一杯酒罷。大官人、盧珍都說：不陪不陪，少時我們飯也就要來了，大家兩便罷。尊兄先請。不多一時，叫過賣來，也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擺列杯盤。盧珍與大官人，俱到武生相公面前，讓了一讓，復反落坐，大家吃酒。盧珍雖是這邊吃酒，不住的淨看著那邊武生相公。但見那相公，端起酒來，長歎一聲，復又放下，心中如有所思。從人們勸解，說：相公總得吃飯，怎麼連酒也不喝了！勉強著要了兩盤饅首，讓相公吃，剛吃了半個，也就放下。又給要湯，相公言：不要了。從人一定叫過賣，強要了一碗湯，是木樨湯，不多時湯到，相公叫看茶來漱口。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背著個包袱，一身黑綠的衣服，壯帽，肋下懸刀，面如熟蟹，蓋一般粗眉大眼，直往裏跑，進門來就喊：餓了，我餓了。正是過賣張羅著盧珍那邊擺齊，又到後堂張羅著胡小記的酒飯。徐良說：你看打外頭來了個餓的，方才來了這湯的，這又來了個餓的，瞧他去罷。過賣將出來，那人已經到了後堂，說：餓了，瞧有甚麼吃的，快些拿來。過賣說：要現成的，這裏沒有，外頭有現成的，拿起來就吃，有忙事吃了就走。可巧過賣又沒說明，始終又沒提門口的外頭，又遇見了個渾人。那人一想，那欄杆裏頭是裏面，欄杆外頭是外面，轉身又看見武生相公那桌酒席，直奔前來。到桌案之前，他也不知好歹，就把方才端來的那碗熱湯，端起來就要喝。又是碗清湯，也沒有油，也不冒熱氣，這人端起來就喝。頭一口咕嚕一聲，嚙將下去，燙的心腹生疼，似乎這二口湯，就不用喝了。嘴急又把二口湯喝在嘴內，燙的嘆味一聲，一口湯噴出，正噴在武生相公臉上，頭巾衣服等處，無一不有。人家是新開剪，頭次上身，嶄嶄新的衣服，全給油了。武生氣往上沖，用手一指說：那醜漢，這是怎樣了？那人咬啣半天，說：你說怎麼？武生相公說：你賠我。那人說：你還得賠我。武生相公說：我賠你

甚麼那人說賠我舌頭武生相公說我的菜誰叫你端起就吃？那人說那小子他叫我吃的過賈早就嚇的抖衣而戰過來分證個理說道我叫你在門口外頭有個三角架子上頭有個木板木板上頭有饅首麵糰兒拿起來就吃誰叫你吃人家這個來？那人一聽羞惱便成怒抓起過賈就要打裏面的三位英雄不服了開路鬼喬賓就要出來被胡小記攔住山西雁說該這位相公倒運喝茶犯小人吃飯又犯小人韓天錦也有了氣了怎麼人家的東西他拿起來就要吃盧珍說哥哥你別說了只許你拿起來就喝不許人家拿起來就吃麼？那武生相公就是泥人也有土性兒喝道那個小輩不用合過賈發橫你就是賠我的衣服那人說你就賠我舌頭衣服有價舌頭沒價索性我也沖不著過賈說了賠舌頭罷小子隨說著上頭一晃就是一拳武生相公一伸手接住腕子底下一腿那人便倒復又起來裏外眾人哈哈一笑那人羞惱成怒亮出刀來不知兩個人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張英被哄錯磕頭

且說那人羞惱難當摔了個筋斗大家一笑不由氣往上一壯把刀亮將出來往前一趨對著那位武生相公就刺將下來武生相公往旁邊一閃正要拉刀那人早嘆咤躺在地上原來是盧珍趕奔前來抽後把腕子接住底下一腳那人便倒盧珍將他攙將起來說朋友你在這邊坐那人說甚麼事你把我踢個筋斗給我刀來那刀早被盧珍拿將過去遞與大官人了盧珍說朋友你別著急人將禮義爲先樹將枝葉爲圓咱們都是素不相識你們兩造裏我俱不認得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間人管世間人的事那有袖手旁觀瞧著你們動刀的道理故此將你讓到這邊論錯是哥哥你錯了就搭著過賈沒說明白你也該想一想你也該看一看就有現成的那裏有成桌的酒席給你預備著你也當問問再吃再喝才是知錯認錯是好朋友哥哥是你錯了不是那人說我皆因有火燒心的事我兩哥哥在監牢獄中看看待死上武昌府找人去慢了我兩個哥哥有性命之憂故此聽那小子說外邊有現成的東西我拿起來就吃那個人既是他的東西他就應當攔我才是爲何等我喝到口中他方說是他的他還教我賠他衣服他就要賠我舌頭盧珍說你就是不論怎們急吃東西總要慢慢的不然吃下去也不受用別管怎樣看在小弟的分上你過去給他賠個不是那人說你不用管了他與我賠不是我還不能答應呢盧珍說事情無論鬧在那裏總有個了局你方才說有要緊的事情此事不了你也不能走依我相勸你先過去與他賠個不是別誤了你的大事那人說你住口



罷，趁早別說了。我這人是個渾人，任憑甚麼人勸解，我也不聽。此時除非有一人到了，他說教我怎樣辦，我就怎樣辦。盧珍問是誰？那人說：除非是我艾虎哥哥到了，別者之人，免開尊口。盧珍暗笑，自思冤他一冤，此人既認的艾虎，必不是外人，復又問道：你怎麼認得艾虎？那人說：我不認得，我哥哥認得。盧珍更得了主意了，說：你不認得艾虎，你貴姓？那人說：我姓張，我叫張英，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與我們託情。盧珍說：你不用去了，這才是恰巧哪，我就是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將打武昌府往這裏來，你要上武昌府，還要撲空了哪？那人一聽，趕緊雙膝跪地，說：啣艾虎哥哥，可了不得了，咱們家禍從天降。盧珍說：咱們無論有甚麼事情，全有小弟一面承當，咱們先把這件事完了，再辦咱們的家務。張英說：此事怎麼辦法，我可不能給他賠不是。盧珍說：論近是咱們近，你要栽了筋斗了，如同我搶了臉的一般。張英說：若非是艾虎哥哥你派著我，別人誰也不行，你教我磕一百頭，我還磕哪。盧珍說：好朋友，你這少待。原來大官人勸解那位武生相公，人家是百依百隨，連身上噴的那些油湯，盡都揩去，又打來的臉水，也把臉上洗淨。盧珍過去說：看在小可分上，我將他說了幾句，帶將過來，與尊公陪禮。武生說：屢屢淨教兒臺分心，不必教他過來了。盧珍隨即將他帶將過去。張英說：若非我哥哥教我給你磕頭，不然，你給我磕頭，我還不答應呢。篤篤子跪在地下，磕了幾個頭。人家武生相公，更通情理，也就屈膝把張英攙將起來，說：朋友，不可計較於我。盧珍也就給武生相公作了個揖，拉著張英往他們這坐位來了。大官人也給武生相公施了個禮，就奔自己的坐位了。盧珍就聽見後面有人說：此事辦的好。有個山西人說：好可是好，就是有點假充字號。盧珍睨了他們一眼，暗道：這幾個人，莫非是認的艾虎？自己從新又與張英說話，你先坐坐，咱們有現成的東西，你先吃點。張英說：艾虎哥哥，我吞食不下。盧珍說：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我不姓艾，我與艾虎是盟兄弟，我帶著你去找他，我有地方找他。張英一聽，大吼了一聲，披胸一把揪住盧珍說：你冤苦了我了，你就要賠我舌頭，賠我磕頭。盧珍說：你這廝好不達時務，用手把他腕子刁住一翻，張英嘆息就跪在地下，被盧公子攆住他的胳膊，問他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忽聽見後面山西人說：不用打了，真正艾虎來了。大官人說：盧珍撒開他罷，艾虎來了。就見艾虎慌慌張張，往裏就走，說：我看見小車，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裏哪。一回頭看見了大官人，盧珍、艾虎一怔，說：大叔從何而至？大官人說：我們的事，少時再告訴你，你先見見你這個朋友。艾虎過來與盧珍行禮。盧珍說：你不認得這是誰罷？艾虎說：不認得。盧珍道：這是韓二叔跟前的韓大哥。艾虎說：不是天錦大哥。盧珍說：是艾虎說：只聽見說過，沒見過。隨即過來磕頭，說：小弟艾虎與哥哥磕頭。天錦說：起來罷，小子艾

虎說呀，怎們哥們見面就玩笑？盧珍說：韓大哥不可，這是歐陽叔叔的義子，智叔叔的徒弟，韓天錦說：艾兄弟，別惱我呀，這是我的口頭語。艾虎暗說：好口頭語，復又問盧大哥，裏邊那位白眉毛的，你不認識，那是徐三叔跟前的，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回頭把裏頭幾位叫過來與大眾見見。先給徐良見，這是萊花村的丁大叔。徐良過來磕頭。大官人問了，才知是徐三哥之子。又與韓天錦、盧珍相見。又把胡小記、喬賓與了大爺見了，復又與盧珍、韓天錦見了。徐良問艾虎娃娃谷的事。艾虎說：全搬了家了，白跑了一趟。艾虎又問盧珍：怎們同韓大哥走到一塊了？盧珍就把奉母命，會同丁大叔、半路遇天錦打虎養病，方才搶人家茶喝的事情，細說了一遍。艾虎一聽淨笑，大官人說：我們這到襄陽也就晚了罷。艾虎你必然知道艾虎說甚麼事，大官人說：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沒有？艾虎說：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哪，死了沒有半年，也有幾個月了，並且死的苦，屍骨無存。這句話還未說完，盧珍叫：啞喲，我的五叔哇！就把氣挽住了。大官人放聲大哭，說：我的五弟呀！五弟呀！想不到你一旦間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在旁邊，也是落淚。艾虎也是悽慘。就見那邊武生相公，啞喲啞啞一聲，摔倒在地。衆家人忙成一處，呼喚了半天，武生相公方才悠悠氣轉。大家這才把他攙將起來，坐在椅子上，哭的死去活來好幾次。你道這是誰？這是白玉堂的姪兒，白金堂之子，名叫芸生，外號人稱玉面小專諸，因為他事母至孝，玉堂的那身工夫，是金堂所傳，芸生這身工夫，是玉堂所傳。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來高去，躡房躍脊，來無蹤跡，去無影響。別有一種的能為，會打暗器，就是飛蝗石，百發百中，百無一失。就是一椿，五爺會擺的西洋八寶絲轉絃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沒教給芸生。芸生要學，五爺說：惟獨這個藝業，我已然是會了，就算無法了，古人會甚麼，就死在甚麼底下的甚多，故此不教。何嘗不是會消息就死在會消息的底下。芸生奉母命上襄陽，帶著此從人，到了此處，聽艾虎說，方知叔叔凶信，不然，怎麼死過去了？措了眼淚過來，見大官人說：原來是丁叔父。跪倒磕頭，自通了名姓。大官人一聽說：這可不是外人。大家見了一回禮。艾虎問：這位是誰？張英說了自己的事情。艾虎就要辭別大家，上岳州府救兩個哥哥。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廟艾虎搭救賓朋

詩曰：英雄結拜聚黃花，話盡生平日已斜；五義小名垂宇宙，三綱大禮貫雲霞。

憑歌不屬荆卿子，談吐何須劇孟家，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舊整中華。

且說張英在旁邊又是氣，又是恨，瞧大家見禮，方知道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白芸生見禮已畢，回到那邊，換衣服去了。原來芸生大爺來的時節，就聽見人說他二叔在襄陽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帶來。如今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將下來，到全珍館把包袱解開，拿出一頂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頂頭巾，戴上這頂，脫了白緞子箭袖，換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襯衫，繫了緊青線帶，換了青布褲子。那口刀，是綠沙魚皮鞘，孝家不應佩帶，有個青布套兒，把他套上。復反過來，與大眾說話。再看芸生公子，更覺著好看了，俗言男要俏，一身兒，這品貌與五爺相似。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句話，那邊芸生換衣服，這邊是張英告訴艾虎，就把綺春園分手到家，壞種訛房子，坐死壞種，馬大哥合我哥哥收監，眾紳士斂錢，買他二人不死，賊官有意點頭，太太的口緊，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艾虎一聽，肺都氣炸，把腳一躁，咬著牙說：好賊官，我如不殺你，誓不爲人。胡小記，喬賓也覺掛心，過來打聽說：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嗎？張英說：不是，張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帶著張英與大眾見了見艾虎說：我可不能陪著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兩個哥哥要緊。大官人說：不可。艾虎去不得，現在牢獄收監，你怎麼去救？艾虎說：全憑我這一身能爲，進了監中，開了獄門，有一得一，是凡打官司的，全放將出來，給他個淨牢大赦。然後我奔知府衙，把賊官滿門家眷，殺他個乾乾淨淨，方消我心頭之恨。徐良說：算了，兄弟你別往下說了，那不是反了嗎？大官人說：事須緩圖，你這孩子，老是一沖的性兒。我給你出個主意，準保萬全。咱們大家去見了大人，苦苦央求，訴說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麼樣寵信官親，苦害黎民，你兩個盟兄，怎麼樣的不自之冤，若是論私，大人去封書，或是來二指寬的帖，管保無事，論官行套文書，連知府都壞。徐良在旁說：兄弟，大叔這個主意很是。再說，監牢也不易進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後悔。一沖的性兒，到了那裏，救不出來，豈不是徒勞往返？盧珍在旁稱善，說賢弟，這是個好主意，你就依計而行罷。艾虎心中雖不願意，有大官人的話，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自可委曲著答應。自己內裏單有打算，就是張英心中不願意。盧珍旁邊說：哥哥，你自管放心，吃你的東西。這就不用著急了，監中二位哥哥，準保無事，張英也就無可奈何，只得勉強坐下。叫過賣把後邊那一桌，搬在前面，換了一個圓桌面，大家團團圍住，添換了許多酒菜，就是芸生悶悶不樂。他們那桌酒席，那些從人吃用，從人都換了縞素衣服。這邊大官人打聽襄陽的事情，又問了問手大人的情節。又提胡小記，喬賓你們也不必回瀨陰縣了，咱們一同回見大人去。

再說破銅爛鐵也得用人。今天暫且住在此處，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們有馬，徐良單走，他們有小車走的慢。教張英回去先送信，好教監中人放心安插妥協。芸生叫從人出去，在黃花鎮打店。丁大爺一聽，他們這小弟兄們，芸生、徐良、天錦、盧珍、艾虎，雖則是高矮不等，都是將門之後，俱各虎視昂昂。丁大爺說我的主意，你們五個人，正當結義爲友。上邊是陷空島的五義，你們若拜了盟兄弟，可稱爲是小五義。這幾個人，無不樂從。書要剪斷爲妙，大家飽餐一頓，就有芸生、大爺的從人，前來回話，說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號是悅來。隨即這裏就把殘席撤去，四張歸一連，外頭推小車的飯錢也算在一處，給了飯錢酒錢，大家出來，一直撲奔悅來店。馬匹拉在馬棚，小車推在上房的門口。衆人進了上房，夥計打臉水烹茶。復又告訴夥計預備香案。張英告辭，先辭別了大官人，復又辭別衆人，衆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攔住，一人送出。張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門東牆垛子旁講話。張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務必催著他們點才好。哪倘若大人文書去晚，我們那裏臭文一到，兩個哥哥性命休矣。艾虎道：二哥，你好糊塗，他們事不關心，誰能等得去見大人再說。大人還不知下落，哪你在前邊等我，咱們定一個地方相見，可不準甚麼時候，等他們睡熟，瞞了大衆，我追趕於你，你說明在那裏等我。張英一聽，歡喜非常，出此東鎮口，正北有個雙陽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條路，別奔東北。過一個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東有所破廟，廟牆全都坍塌，此廟好認，對著廟門，有一棵大楊樹。我在那破廟中等你，說畢分手。張英歡歡喜喜去了。艾虎回店，香案已給擺齊，一序年庚，芸生、大爺、薛靈鬼、二爺、徐良、三爺、盧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爺頭一個燒香，香點著，插於香斗之內，跪倒身軀，磕頭已畢，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白芸生與韓天錦、徐良、盧珍、艾虎，結義爲友，願爲生死之交，倘有三心兩意，天厭之，天厭之。二爺韓天錦也是照樣，將香點著，插在香斗之內，跪下磕了幾個響頭，說過往神佛記著，我叫薛靈鬼。大官人說：沒有那樣說的，說你的名字。韓天錦又說：這說的不算，過往神佛記著，我叫韓天錦，小名兒叫猛兒，外號人稱薛靈鬼，如今與他他他，隨說著，拿手指著大爺、三爺、四爺、五爺，三個人論次序燒香，磕頭，說的言語，都與狗肺，我是狗娘養的。大官人在旁說：這都是甚麼話，他可真是個渾人。三爺、四爺、五爺，三個人論次序燒香，磕頭，說的言語，都與大爺一樣。論排行又磕了一回頭，衆人給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禮，從新打店中要了酒飯，大家暢飲了一番。吃到二鼓，艾虎頭一個告辭。大官人一想：這孩子是個酒頭鬼，怎麼他會告了辭了呢？那裏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吃畢，撤下殘席，內中也有過了量的，也有不喝的。艾虎早蘆躺下，東房內裝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來，往外就走。艾虎說：三哥你撒手，我今天這酒已過量，你

讓我躺一會就好了。徐良仍是拉著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個僻靜所在。徐良說：五弟，你有甚麼心事？對我說來。艾虎說：我沒有甚麼心事。徐良說：老兄弟，咱們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們一個頭磕在地下了，有官同作，禍福共之，你要有甚麼心事，不對我說明，就虧負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著那位張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說：不是。徐良說：別者之人，不告訴還可以，你可得告訴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終是怕他把話套出去，告訴大官人，故此咬定牙關不說。徐良說：我問到是理，你不說我可就沒法了。隨即來到屋中，當著眾人，徐良也不提這事情，張羅大家安歇睡覺。艾虎仍然還是醒著，聽大家的動作。挨到了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答訕著出去走動。下地先把燈燭吹滅，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繫在腰間，把刀秘上，出得門外一看，四顧無人，躡上牆頭，飄身下來，這可就出來店外了。一直的撲奔正東，出了黃花鎮的東鎮口，施展夜行術的工夫，鹿伏鶴行，一直的撲奔正東大路，急急走去。果然有個雙陽岔路，一條是奔東北，一條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來，前面有個村子，不肯進村，恐驚村中犬吠，繞村而走，仍然又歸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見大道，遠遠就望見了這棵大楊樹，臨近之時，在大道的東邊，有一破廟，周圍的牆都塌陷了，山門沒有了，砌出的旋門的甕洞，仍然還在。自己打算，從這個甕洞而入，又想打聽上進去，心中一猶疑，又聽裏邊有人說話：一伏身軀，見兩個賊人，拿著張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見，肺都氣炸，亮刀向前。要問張英的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

詩曰：

爲人百藝好隨身，賭博場內莫去親；能使英雄爲下賤，敢教富貴作饑貧。  
衣衫襤褸賓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敗過幾多人！

且說艾虎到了破廟，打算會同張英連夜趕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處，見兩個小賊，由廟中出來。這兩個，一調坎兒，艾虎懂的，聽他們說：咱們越吊碼，頭一天到，瓢把子這來。說的就是他們兩個人，頭一天到他們賊頭家混事。遇孤雁兒脫條，說的就是遇見一個人，在廟裏睡覺，排了他的青字福字，說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張年兒不知道，瓢把子攢兒裏如何，總是聽瓢把子，一剛再發不遲，說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見他們這賊頭兒，聽他們賊兒一句話，再殺不晚。兩個人說著，撲奔正西。艾虎聽

了，知道張英沒死，進裏頭看看去；又怕這兩個小賊去遠，諒這兩個小賊生出多大事來，他們必有賊頭。二哥現在此處，一旦之間，不能就死。跟下兩個小賊，找他們瓢把子。在後邊滅足潛蹤，兩個小賊連一點形色不知。你道張英因爲何故，汲汲乎沒教他們殺了？是與艾虎定妥，破廟相見，張英先來到破廟。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就有一個泥香爐，往裏一推，自己躡上供桌，把包袱摘下手來，枕在頭顱之下。看著上邊的神像，暗暗的讚歎，人也有不在時運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時運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內慘悽，自己歎息著，就渺渺茫茫，沈沈睡去。猛然間一睜眼，已然被人拿住，二臂牢拴，苦苦央求，那兩個人執意不聽。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兩半，塞在口中，把佛櫃攙起一頭兒，將他壓在底下。兩個人商量著才走，被艾虎聽著。原來這西邊，有個耿家屯，村口外頭住著一個坐地分贓的小賊頭兒。此人姓馬，叫馬二混，外號叫草地蛇。可巧打頭天來了兩個小賊。這兩個小賊投奔在這裏，給他作買賣，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這等買賣。高來高去，一概不會。一個姓曹，叫曹五，一個姓姚，叫姚智。兩個人頭天到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買賣去了。可巧遶了個圈，走了五六里地，全沒遇見一個孤行客。這才找尋二郎廟內，遇見張英。這叫打睡虎子，皆因張英困的實係難受了，教人捆上，還沒睜眼睛哪。然後口中塞物，壓在佛櫃底下。二人拿著包袱走了，直奔耿家屯的村口兒，路北黑油漆門。上去叫門，裏頭有人答應，出來開門，把門開開。二人一同進去，門又關閉。艾虎在於後邊，容他們進去，這才躡上牆頭，見他們一直上裏頭院去了。才躡身下來，直奔二門，見他們已進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簾之前，用唾津蘸在指尖之上，截了個月牙孔，睜一日，眇一日，往裏窺探。見他們這個賊頭兒，長的也不威風，不到四十歲，黃臉面，細條身子，小名叫該死的，又叫倒運。把包袱打開，刀獻上去，問了來歷。姚智說：我們今天剛到，也不知你這甚麼規矩，人可拿住了，沒有結果性命，聽你個吩咐。馬二混說：我這向例，要死的不留活的。既是在破廟裏，好極了，東南上有一個大土井極深，上面有個石板蓋兒，是三半兒拼成，把他殺了，揭開一塊兒，捺在裏頭，極嚴密的個地方。天氣尚早，你們哥們再辛苦一趟，結果了他的性命，也許再有買賣。今天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說畢，兩個人又走。艾虎早就躡出牆外，暗地裏等著。曹五拿著張英的刀，同著姚智出去，兩個人以爲是一趟美差，二人低言悄語，說著笑著，直奔破廟。剛進廟門，就覺著腳底一絆，嚶啣嚶啣，一個是教訓膝蓋點住他的後腰，一個是腿肚子上，教艾虎打了一刀背。先把這個搭脰膊擰腿四馬倒攢，捆起一個緊求饒。艾虎那裏肯聽，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那一個嚶啣嚶啣的，滿地亂滾，就是站不起來。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物，把兩個人提在

南邊塌了的牆根底下，兩個人俱都頭沖著北，胸臍貼地，口中塞物，言語不出。艾虎拿著張英刀，進廟裏頭去，把張英在佛櫃底下，拉出口中塞物，解了繩子。張英作嘔了半天，細一看是艾虎，雙膝點地說：「艾虎哥哥，救命之恩，我是兩世爲人了！只願等你。」艾虎說：「你不用說了，我盡已知曉。把捆你的那兩人，我業已將他捆上，你要出出氣，拿刀把他剝了。」張英說：「在那裏？」艾虎說：「在臺階底下邊，塌牆南那裏。」張英提著一口刀出去，暖喲艾虎哥哥，你冤苦了我了，你殺完了，你又教我殺。艾虎說：「我沒殺，我把他們捆上，放在那裏了。」張英說：「你來瞧來。」艾虎跑去一看一怔，說：「這是甚麼人殺的？」又一看說：「他們的腦袋，那裏去了？」張英說：「你怎麼倒來問我呢？」艾虎瞧見東南，有個黑影兒一幌，說：「不好！有人隨我追來。」張英跟著艾虎直奔東面追，那個黑影好快，從後面又遠到前面，整整追了兩個灣兒，始終未追上。艾虎心中納悶：「這是個人，怎麼會追不上呢？」再看那兩個屍首蹤跡不見。艾虎嚇了一跳，拉著便走出了廟外，奔了大道，直奔馬二混家中來了。艾虎總思想著，這個事實，在古怪，就到了賊頭的門首。艾虎躡上牆去，飄身下來，開了街門，讓張英進來，在二門那裏等候。艾虎直奔裏頭院，仍然到窗櫺之外，戳小孔往裏觀看，也不知那賊頭，往那裏去了，屋裏連一個人影兒皆無，就見包袱仍然在那裏放著。艾虎進來把包袱拿上，轉頭出來，將到屋門，就見打房上掉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嚇了一跳。艾爺往後一抽身，細細一看，原來是打房上摔下一個人來。艾虎細一瞧，原來是那個賊頭兒。艾虎一擰身，躡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頭細看，馬二混週身並無別傷，惟有脖頸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說：「奇怪，走到二門，把包袱交給張英說：『急速快走罷，此處有高人。』隨即出了街門，二人直奔正北。張英問：『院子裏面，方才撲咚一聲響，是甚麼緣故？』艾虎說：『此處必有高明人，你是不懂，方才就是廟裏，這個事就很奇怪。並且上賊的家裏去，那個死賊，打房上掉下來，又不知是怎麼個緣故？』絕不是鬼，必有高明人看見我們，我們沒有看見人家。我是沒有工夫，我要有工夫，必在此處訪訪這個人。可惜有一點不到，你把死屍捺在院子裏，本地面官擔架的住麼？」張英說：「依你怎樣？」艾虎說：「依我，離村口又遠，又是孤零零的一處房子，放把火給他一燒，就算沒了事了。」張英說：「你說的後頭了，你看那火起來了。」艾虎回頭一看，果然烈焰騰空，火光大作。艾虎說：「這更是行家了。」隨說隨走，到了第二天，用了早晚飯，直到二鼓，才到張家莊，直奔張約的家中。張英叫門，裏面有人出來，見了艾虎，俱都歡喜。艾虎打聽張馬的官司，家人告訴全好，這裏有衆紳士，財主鋪戶，攢湊的銀錢甚多，就是不能買二位的活命。艾虎說：「我來就得了。」家人給預備酒飯，家人也都知艾虎的脾氣，就是好飲，有張英陪著，整整飲了大半夜。次日吃了早飯，自己隻身

一人教本家給借來了一套買賣人的衣服，穿戴起來，辭了張英，有家人告訴明白道路。艾小爺離了張家莊的門首，進了城門，打聽著監牢的地方，就在知府衙門的西邊，是縲綆的所在。直到監門，見橫擔著一條鐵練，那門兒是半掩半開。艾虎直到門前，把著門往裏一看，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小爺一驚，不知怎樣，且看下同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捨命盜朋友 爲金蘭奮勇救金蘭

且說艾虎來到監牢獄的門首，往裏一看，被人揪住了，說甚麼人找誰？艾虎本穿著一身買賣人的衣服，就裝出那害怕的樣式來，說：我在這找人。那個說：這個所在，也是找人的地方。艾虎說：有個姓馬有個姓張的，打死人了，我在姓馬的鋪子裏頭，作過買賣，我打算來瞧瞧。我看，我又不進去。那人一聽，說原來是瞧張龍馬豹的，早點言語。艾虎說：可以見得著見不著？那人說：你要瞧別人可不行，你要是瞧他們二位，現成有我們這兒的紳衿富戶，見好了我們頭兒了，憑那位來瞧，不認得我們還管帶著，見完了出來，還不用你花甚麼。艾虎一聽，就此一躬到地，說：奉懇你老人家罷！那人一回頭，叫過一個小夥計來，說：帶他瞧瞧。張馬二位去。小夥計說：隨我來。艾虎跟著一彎腰，鑽了鎖練子，往裏一走，奔正西有個虎頭門，上頭畫著個虎頭，底下是柵子門，正字叫作狻猊門。雖畫著虎頭，乃是龍種，這就是一龍生九種的了。其性好守，吞盡乾坤惡人，要能悔悟的，或者是吞屈了，仍然吐還出來。不然，怎麼在監牢獄中，不是打官司，進了狻猊門，盡都問成死罪，或有悔悟的，或有情屈的，仍然無事，可就應在狻猊門個性情上。靠著外邊大門的兩傍邊，一邊五間東房，在狻猊門北邊，有個獄神廟，約有半間屋子大小。那位夥計，叫開了狻猊門的柵子，進了狻猊門，一邊有三間東房，裏面有人當差，再聽裏面，鐵練聲響，悲哀慘切，真是鬼哭神號，聲音慘不忍聞。順著北邊，有個夾道，直奔正西，走到西頭，並無別者的房屋，淨是一溜西房，一間一個柵子門，沒有窗戶。那官人指告：儘北頭那間是姓馬的，儘南頭那間是姓張的，你自己去看罷。我在外邊等。你道甚麼緣故？別人瞧人，他必隨著步步跟，怕他串供。到了這案，他們巴不得的進來一位高明人，串供救了他二位的活命，大家都願意。故此教艾虎一人自己過去，把著柵子門，往裏一瞧，就覺一陣心酸。只見他蓬頭垢面，脖頸上有鐵練，當地有根柱子，穿在柱子上，柱子靠著一個小窄坑兒，這根鐵練由坑沿上，拉過來鎖在坑沿之上。靠著那邊，堆著上下手的刑具。每要過堂之時，就把那上下手的刑具套上，每遇收監的時節，把上下手卸下來，往



斜裏一堆。又把這一根脖鍊，套住鎖上，這是有錢有情，見了頭兒說好了。若不然，把他鎖在坑沿上。站也站不起來，蹲也蹲不下，爲是好擠錢，不花不行。這個不用十分刑具，對眾人攢錢，早經打點妥了。然馬龍心中總是不樂，要找著艾虎還好，找不著艾虎也是一死，自己坐在坑上，正想此事呢！忽聽有人低聲叫他說：哥哥小弟來也。馬爺擗頭一啣是艾虎說：「啣，原來是我的艾虎，字未曾說出，艾虎一擺手，低聲說：悄悄。馬爺說：你從何而至？可見著張英了。艾虎低聲說：一言難盡。你今天晚間等著三鼓時分，我來救你，有話出去再說。」馬龍點頭說：「你可要看事作事，要不行，就把你連上了。艾虎你多耐點煩等著罷。說畢，艾虎出來，奔了南邊，一聽那屋鐵練聲響，把著柵子門一啣，原來張豹一個人抖著鐵練子玩耍呢，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小爺暗道：這才是無心無肺哪！低聲叫道：二哥千萬別喊，小弟來也。張豹擗頭一瞧，艾虎又說：別嚷別嚷，小弟艾虎。張豹低聲說：「我算計你該來了！艾虎說：你倒是好算計，張豹說：「可想主意救我出去。艾虎說：「白晝如何行得了？今日夜靜三更，我來救你，不可高聲。張豹說：「那些個難友聽見，也不要緊，我一罵他們，全不敢言語了。又囑咐：「你可早些來。艾虎點頭，撒身下來，又叫那人帶將出來，一路把各處地方，全都看明，晚間打那裏來，打那裏走。又與那人說：「朋友，我送你一杯茶資罷。那人說：「咱們後會有期，你給我萬兩黃金，我也不敢收。艾虎深深的作了一個揖，揚長而去，一直奔城門，往張家莊來了。未到門前，早有家下人迎接，進了大門，入了庭房，從人獻茶，更換了衣服。張英吩咐叫擺酒，正對了艾虎的意了。飲著酒，這才說怎樣見了兩位哥哥，說明此事，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們二位。張英問：「今夜晚間，可用甚麼東西，哥哥早早的吩咐下來。艾虎說：「別物件一概不用，只用兩牀被窩，可要裏外粗布的。你們是怎麼個打算？張英說：「等他們出來，讓他們議論。艾虎說：「不行，早爲打算。張英說：「我這不怕，他絕不能把我拿去。艾虎說：「也不行，他們在獄中無妨，差使要一丟，狗官必要找尋你們當族來了，倘若被他拿去，打了收監，那還了得！你通告你們大族個信息，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再說，連你們這幾個家下人，都得躲避，不然，也許把你們拿了去。家下人大家點頭，所有這些個東西，粗重的物件，就一概都不要了，你們大家分散罷。等著我們來的時節，見見你們大爺二爺，你們大家就走罷。眾人說：「事不宜遲，捨奪東西要緊。張英聽了他這套言語，就往同族送信去了。書不可重絮，交到二鼓之半，艾虎的酒已過量，張英說：「艾虎哥哥，回頭再喝罷。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將出來，把白晝衣服脫下來，換了夜行衣靠，頭上裹包巾，絹帕擗頭，搓打拱手，三叉通口夜行衣，寸排骨頭鈕，青綉絹鈔包，青綉絹視褲，青緞襪子，青緞魚鱗靴，青綁腿，青護膝，把刀亮將出來，插入牛皮鞭鞘，鞘上自來裹著，羅漢

股裝絲繚，把刀背於背後，胸膛雙繫蝴蝶扣，脊背後走穗飄垂，伸手拉過來，掖於肋下，爲的是躡房躍脊利落。一擡臍，鈔包抱腰，雖繫了個頂緊，一點皺扭地方沒有一回手，就把兩牀被窩一捲，捲了個小蓆捲相似，要了一根小細長繩兒，在被窩上一捆，餘者的繩兒，往上一繞，往肩頭上一抗，說：「我告訴你們的那事，可要記著，我要走了。」張英又給跪下。艾虎說：「二哥，你這是何苦？隨即出去，出了庭房，有機靈的從人，往外就跑。」艾虎說：「你幹甚麼？從人說：『給你老人家開門。』」艾虎說：「我向來不走門。」聽的一聲蹤跡不見，躡房躍脊，出了張家的院落，直奔城門而來。天已三鼓了，過了吊橋，已然路靜人稀，直奔城牆而來。找了個城牆的拐灣，把被窩放下，把繩子放長，繫在腰間，使了個鴿子翻身上去，一拉繩，又把被窩吊上。到裏面，把被窩抗起來，下去看了看四顧無人，直奔監牢獄而來。到了獄門之外，靜悄悄，空落落，比不得白晝了，兩扇黑門一關，暗著就有些發志。自己把被窩繩子一解，一牀被窩折成四摺，把兩牀垛在一處，對著上頭的棘針，往後退了數十步，使了個旱地拔葱，往上一躡，把被窩搭就棘針之上，就便把身子往上一撲，把那一牀接將下去。腳站實地，抗著那個被窩，搭在二道牆上，在那兒門傍的一溜房子，靠著北邊的，並無燈火。靠著南邊五間房子，有人說話。自己奔到房子那裏，把窗櫺紙戳了個窟窿，一看裏邊，是四個人說話。有個年老的說：「咱們吃的是陽間飯，當的是陰間差使。那人說：『此話怎麼講？』」老者說：「白日裏無事，到了晚晌，上夜沒事便罷，要有事，就有性命之憂。再說，他們外頭打更的，算甚麼差使，單會欺負咱們，總噴著咱們接鑼接晚了，就擺出這副凶臉，我但有一線路，再不幹這個。正說著，四更鑼到，艾虎上了房，看著，暗說：『我來的甚巧，還有個接鑼的說哪。』」我要不知道，這件事就誤了差使了，他們外頭的一嚷，我怎麼救人。少時總得把這幾個人，俱都捆上，再有鑼到，我還得替他們接鑼。果然外面的鑼到，鑼鐺的打了四更。裏面由屋中出來，打了四下。二人將要回屋，早被艾虎踢倒捆上，口中塞物。又進屋中，把那兩個，照樣捆好。出來奔二道牆，眼前一條黑影。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艾虎求獄神實有靈應 徐良顯手段弄假成真

莫逞凶頑膽氣豪，身拘純繚豈能逃？  
棘針排列千層密，牆壁週圍數仞高。  
房設圍圍爲禁獄，門塗狻猊作囚牢。  
請看枷鎖收監者，因犯王家律一條。

詩曰：

且說艾虎把四個人捆好，口中塞物，把鑼拋在門旁，將外面的兩個人，提在屋中，放在坑上，四人彼此瞧看，就是話不能說。艾虎出來，就見眼前一陣的黑風相似，自己爬伏地上，再瞧蹤跡不見，心中好生納悶，只可奔猓狎門而來。由北屋那裏，躡將上去，飄身下來，也是六間屋子，那三間有人，那三間沒人，有人的是兩個人，艾虎進去，也把他們俱都捆上，口中塞物，復又出來，由北邊夾道直奔正西，聽見各處鐵練聲響，並有哭泣之聲，悽慘之極。艾虎救哥哥的心，直奔死囚牢而來，到了馬龍這裏，聽見咳聲歎氣。小爺說：哥哥不要憂心，小弟到了。馬龍低聲叫道：賢弟縱然到了，我怎麼能夠出去？艾虎說：這有何難？話言未了，擡頭一看，呀！會怔了半天，話都說不出來了。甚麼緣故？看見那個柵子門上的鐵鎖又大，又沈重，自己又沒帶著投簧匙，這便如何是好？夜行人百寶囊中，應有投簧匙，前時智化盜冠，全仗著投簧匙，無論大小銅鐵洋廣的鎖頭都行。艾虎的夜行衣，是盧珍給作的，上輩的老人，本不教他們小哥哥們偷盜，故此百寶囊中，沒有投簧匙。一著急，扳擰了半天，又拉出刀來，擰了半天，一點動靜沒有。又拍的那鎖嘩唧亂響，隔壁屋中難友，聽見問道：噯，你們那裏甚麼事呀？怎麼外頭有人擰鎖？必有緣故罷？難友兒有救星，想著我們哪！馬龍說：賢弟不行了，你也就算盡了心了。艾虎說：救不出哥哥去，我絕不出這個監牢獄。艾虎暗自著急，越想越不好，臨來的時候，三哥再三的問我，我執意的不說，這如今要有他來，他的那口刀斷這鎖頭，不費吹灰之力。再說，自己來這裏，隨道，竟自沒看明這把鎖頭，莫非兩個哥哥，不應有救。我救不了我兩個哥哥，有甚麼臉面出這個地方，自可以刀橫項上。正在爲難之處，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每遇打官司的說，獄神廟最靈，自己也在開封府打過官司，坐過四十日監，監牢中一日也沒待過，淨在校尉所內。臨起解發配大名之時，在獄神廟磕過一回頭。如今何不哀告獄神爺去，倘若獄神爺有靈有聖，也許有之。自己主意拿定，告訴馬大哥，小弟去去就來。自己仍然撲奔正東，到了猓狎門的北邊，找著搭被窩的地方，縱身躡將上去，飄身下來，到了獄神廟。雙膝點地說：獄神爺在上，弟子艾虎在下，如今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叫馬龍，一個叫張豹，兩個人因給本地除害，結果了惡霸的性命，問成死罪，弟子前來，要把他們救將出去，不想柵子門甚緊，不能搭救兩個人出監。弟子叩求神爺，有靈有聖，暗助弟子一臂之力，將他們救將出去，重修獄神廟，另塑金身，禱告完了，又磕了一個頭，又沖空中過往的神靈，正要往下許願，只聽見鑼鑼的，鑼聲響亮，正是四更二點。自己趕緊跑到門那裏，把鑼拿起來，等著外邊更夫，沖著門縫打了四下。艾虎也鑼鑼打了四下。外頭人說：這還不差甚麼，你們醒著點，別等著我們到了，這打完了，你們才爬起來。艾虎也不言語，恐怕人

家聽出語聲來，聽著他們打更的去遠，自己把鑰仍然放下，復又到獄神廟，又祝告祝告，若無靈應，就是一死，自己仍打牆上，竄將進去，直奔死囚牢，沒有到馬爺那裏，就見馬龍在院子裏站著。艾虎趕奔前來，問道：哥哥，是甚麼事情？馬龍低聲說：兄弟，我這裏找你哪，你往那裏去了？艾虎說：我給你許願去了，你是怎樣出來的？馬龍說：聽見外頭鎖子嘩喇一響，柵子門就開了，進來三尺多高的一個黑影兒。我叫了一聲賢弟，眼前打了一道白閃相似，聽嘩喇一響，我一展眼，你來看我項上，這個鎖練子就斷去了一半。我料著是你，再找蹤跡不見，又想你必是到張賢弟那裏去了。我上那裏看了看，也是靜悄悄的，一點聲音皆無。故此我在這裏納悶。你是怎麼除去外頭的鎖？艾虎說：我怎麼配哪，我是給你們二位大大的許了個願心，你們出去以後，得便之時，重修獄神廟，另塑金身，這才獄神顯聖。馬龍連點頭，說：使得使得，這個使得。艾虎說：你在此少等，我看看二哥怎麼樣去了一時回來，說：獄神爺沒聽明白，絕不能淨管你，不管他。咱們哥兩個暫且出去，再在獄神爺跟前把話說明，自然二哥也就出來了。說畢，兩個人撲奔正東，來到牆下，將飛抓百練索掏出，把馬爺腰拴上，馬爺仍然還帶著脖圈，上頭還有三尺多長鐵練，暫且無法，只可先教他們帶著去，等出去再說。艾虎先躡上牆頭，往上一拉鐵繩，就把馬爺提在牆頭之上，由外牆轉翻將下來。艾虎也就躡下牆頭，馬爺將腰中繩子解開。艾虎繞好，收在囊中，待到獄神廟前，教馬爺磕頭。艾虎復又祝告獄神爺，又把張二哥的事情，述說了一遍，仍是重修廟宇，另塑金身，復又望空祝告了祝告。然後站起，帶著馬爺到了那五間無人的屋子，把風門拉開，帶著馬爺到了裏邊。艾虎自己取出千里火來一照，照見那邊有一大坑，教馬爺在坑上等著。艾虎說：我把二哥救出，咱們一同出外頭監牆，你可在這裏等著，千萬別離開此處。馬爺連連點頭，說：你只管放心，我絕不能離此處。艾虎隨即出來，到了獄神廟，又磕了頭，祝告了祝告，復又躡進牆來，還沒有到死囚牢，就聽見二哥在那裏嚷道：你們誰要再嚷，我要把你們腦袋擰下來了。艾虎一見，歡喜非常，立刻來到身旁，低聲說道：二哥，千萬不可高聲。張二爺一見艾虎，問道：你把我救出來，你上那裏去了？艾虎說：你往這裏來，我告訴你。把他拉在東邊牆下，離那些難友們甚遠。艾虎問：二哥，你是怎樣出來？張豹說：你怎麼倒來問我？你這不是明知故問？艾虎說：你告訴我罷，我還有話說。張豹說：聽外面的鎖頭一響，柵子門一開，進來了三尺多高的一個黑影兒，我一問是誰？嗖的一聲，就在眼前打了一道白閃，我一展眼的工夫，我這條鐵練子，就斷下去半截。你來看，這不是我這個脖子，還有三尺多長的鐵練，我就出來找你。我一叫，那些打官司的人聽見了，他們一嚷不要緊，要教看差的聽見，就不好辦了。艾

虎聽罷一笑，說：哥哥，不是我救的你，連大哥同你，都是獄神爺顯聖。我給你們兩個人，許了一個願心，重修獄神廟，另塑金身。去之後，務必可想著還願。錯過獄神爺顯聖，那樣大的鎖頭，這樣粗的鐵練，焉能斷得了？張豹說：真靈，我明兒務必重修獄神廟，另塑金身。又問：大哥現在那裏？艾虎說：現在這牆的外頭，在五間屋子內等著你呢！張豹說：我可不會上牆，這怎麼出去？艾虎就把絨繩掏出，張豹繫上腰，艾虎上牆，把張豹提在外頭，把絨繩解開，交與艾虎收好。然後二人到獄神廟磕了頭，到屋子裏頭找馬龍，蹤跡不見。若問馬龍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丟馬龍艾虎尋蹤跡 失張豹義士又爲難

詩曰：

無論龍韜與豹韜，徐良真不愧英豪；  
聚聲況是稱多臂，百戰何曾損一毫。

且說艾虎帶著張豹到了屋中，尋找馬龍蹤跡不見。急得艾虎跺腳，暗暗的叫苦。張豹問道：大哥倒是上那裏去了？艾虎想：大哥，不是粗魯人，我緊囑咐，千萬可別離開此處，到底還是出去了，豈不教小弟著急？張豹說：你瞧我是個渾人，我都行不出那個事來，不怕拉屎撒尿，也不離這個地方。艾虎說：我去找他，找了他，你可別走了。張豹說：我死都不出這屋子。艾虎出去，一直的往南，過了那五間東房，知道那裏頭攔著四個人，馬大哥不能上那屋裏。又順著南夾道，一直的往西，到了西面，又是死囚牢的後身，蓋著五間木板房兒，靠裏屋內有燈火，半明不暗。艾虎把窗櫺紙戳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瞧，見了一宗岔事。就見四個人，在坑上，四馬倒攢蹄輪著，嘮裏鼓鼓昂昂，必然是塞著口哪，都翻著眼睛，彼此看著，就是說不出話來。艾虎納悶，這是誰幹的事？情莫不就是馬大哥，看見這有人，他來攔了。艾虎看畢，只得又奔了北邊夾道，從新再奔豹犴門，繞了一個四方的灣兒，馬龍的一點影色皆無。只得到屋中來，告訴張豹。焉知曉張豹也不知去向。艾虎一著急，叫道：二哥，那裏去了一晃千里火筒，屋中何嘗有人？無奈收了火筒，轉身出來。心想著那屋中，問問那人，是甚麼人攔的，便知分曉。剛到西頭死囚牢的後頭，將要進屋子去，就聽外面已交五鼓，打更的到來，自己想著回來接鑰，剛走在半路，就聽見裏面鑰鑿響了五聲。艾虎吃了一大驚，這是甚麼人打鑰？哪恨不得一時到了跟前，看看才好。來到門前，遠遠的就看見了，鑰哪把鑰一捺，一個黑影一幌。艾虎就跟下來了，真快。

艾虎跟著追著，就不知追在那裏去了。自己站在那裏發怔：兩個哥哥，好容易救將出來，俱都丟了！一想，天已不早了，自己怎樣辦法，也就是一死，決不能自己一人出去，就哼了一聲。忽然身後咳了一聲！艾虎回頭一看，身後立定一人。艾虎將要拉刀，那人嘆噴一笑，原來是三哥到了。艾虎羞的面紅過耳，趕緊過來叩頭，說：你可嚇著我了，不用說，種種事都是三哥辦的。徐良說：我在店中，同你說甚麼來著，你執意不肯告訴我實話。我勸你未思進，先思退，你偏是一沖的性兒。我打算你有多大本事，原來就是求竊神爺的能爲。你們在店外說話，我就全都聽明白了，你前腳出來，我後腳就跟出來了，你走的東邊，我走的西邊，還是我先到破廟。你打前頭進賊家裏去，我在後窗戶那裏瞧著。你到廟裏頭捆人，我在牆外頭等著。你救張二哥去，我這裏殺的人，我特意幌一幌，你追了我兩個灣，我把兩個死屍，捺在土井，我就到了賊的家裏，站在他們房上，哈哈一笑。賊人出來，他望房上一瞧，在嘎嚨上，我給了他一袖箭。我拿絨繩拴上，我把他繫上房去，你打屋中出來，我把他捺下房去，教你納悶。你們走那裏去，我跟着在那裏，可惜你還睡了一回道，扮作個買賣樣兒，你連鎖頭都沒瞧見，要不是我跟我來，老兄弟，你這條命還在不在？你這一走，人所共知，都知道你救他們來了。你要救不出去，頭一件你先對不住我，我再三要跟你來，你偏不肯告訴我。要沒有我這口刀，也是不行。我要不來，兩個哥哥，也救不出去，你也死了。從此往後行事，總要思尋思尋，膽要大，心要小，行要方，智要圓。數說得艾虎臉似大紅布一般，言道：哥哥，小弟比你大差，天淵相隔，不必說了。那賊頭家裏火，也是你放的，這後頭四個人，也是你捆的。徐良點頭說：賊家裏放火，省得教地面官存案。後頭四個人，不但是我捆的，我還幫著在外面接鑼哪。艾虎說：哥哥，你真乃奇人也。徐良說：算了罷。艾虎說：你把兩個哥哥，藏在那裏去了？徐良道：那個我可不不知道。艾虎說：你別教我著急，夠我受的了。徐良說：隨我來罷。帶著艾虎，直奔門的南邊那五間東房來了。徐良在外邊一叫，雙刀將同著勇金剛，由裏出來。艾虎一看，兩個人脖子上的鐵練，俱都不在了，就知道是徐三哥用刀砍斷。艾虎一問我的哥哥，你們真把我急著了。張馬二位，一口同音，說：這位徐三哥，說是你們兩個一塊來的，他在外頭巡風，你在裏救我們。又說此地不好，有查監的，暗查不點燈的屋子，必是看差偷閒多懶，吹燈睡了覺了；他要進來翻著，這還了得。他帶著我們找了個有燈的屋子，外頭若有查監的，教我們只管答應，說：我們這四個人，全醒著哪。他倒不進來。張豹說：見了我，也是這個話，我說我怕老兄弟著急，他說他給老兄弟送信去，把我們兩個人項上鐵練，俱都挑去。復又給他們引見了一番。徐良說：天氣不早了，咱們早些出去罷。到了外頭，找著被窩地方，艾虎把飛爪百練索解開。

徐良躡上牆去，拿著絨繩，這邊把馬爺的腰拴好。徐良往外一看，並無行走之人。騎馬式蹲在牆頭，往上拉絨繩。艾爺在底下一托，便上牆頭，由外邊繫將下來。馬爺解開繩子。徐爺又捺在裏邊，把張爺拴上繫上去，也是打外面繫下來。張豹也把絨繩解開。徐良說：「老兄弟，你不用絨繩，可上得來。」艾虎說：「別取笑了。」徐良說：「我把被窩帶著走了。」艾虎說：「三哥不可，那我怎麼上去？」徐良下去，艾虎隨後上去，就著躡下來，腳站實地。接過絨繩來，四個人魚貫而行，直奔城牆的馬道。來到馬道，是個柵欄門，用鎖鎖住。徐良把大環刀拉出來，把鎖頭砍落，開了柵欄門。大家上去，奔了外皮的城牆。艾虎又把飛抓百練索，扣在城牆磚縫之內，拿手按結實了，先教徐良下去，揪著絨繩，打了千斤墜，慢慢的鬆絨繩，鬆來鬆去，腳站實地。馬龍、張豹連艾虎一個跟著一個下去。艾虎把絨繩一擱，擱足了，往下一抖，自來的抓頭兒就離了磚縫，拉將下來，裹好收在囊中。徐良說：「我去取衣服去了。」我們家中相見，原來是他白晝的衣服，在樹林裏，樹杈枝上來著哪。艾虎回馬，張豹步向前，到了張家莊。張家的家人遠遠的望著，見了主人，都過來道驚。艾虎說：「有話家裏說去罷。」連張英也迎接出來，給艾虎道勞。艾虎問：「給我預備的，怎麼樣？」家人把酒菜端上來。艾虎已把衣服揀好，馬龍、張豹也就更換衣巾，落坐吃酒。艾虎問：「你們在那裏投奔？」張豹說：「上古城我們姑姑那裏去。」教家下人把東西分散，粗重物件俱都不要，把家中細軟金珠，包了幾個包袱，所有文契帳目，都交與張英。馬爺告訴張英說：「你明早告訴管事的，好好照應買賣地畝，我不定幾年回來。」原來馬龍家中無人，並且孤身獨戶，無有單礙，少刻就見徐良打房上躡下來，進得屋中，說：「老兄弟，你還飲哪？」你看天到甚麼時了？天光一亮，官人一來，誰也不用走了。張英、張豹、馬龍全過來給徐良道勞。徐良把他們攙將起來，說：「你們還不快拾掇。」張豹答言：「我們細軟東西已經包好，下餘教家人分散。」文書交與我兄弟收訖。我同著我馬大哥，上古城縣找我姑母去。我們當族人等，明天俱都躲避躲避。徐良說：「好，馬大哥的家務呢？」回答：「俱已料理好了。」艾虎說：「咱們大眾起身，放火燒房。」徐爺趕說：「且慢，這是誰的主意？」艾虎說：「我的主意，咱們走，房子不是還便宜他們麼，偏不能落在他們手裏。」家人跑進來說：「官人來了。」大家一驚，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詩曰：古城迢遞費追尋，顛沛流離苦不禁；親屬此時相別面，故人何日再談心？

皆因逃獄解回里，急覓安巢隱密林；待到南霄鴻脫網，依然雲路寄回音。

且說艾虎要燒房，徐爺攔住說：這官司不一定，從此難道不回來，這見著大人，人情託好，教知府官一壞，你們哥們仍是回家。這時燒了，那時再想製，可就費了事。不如此時暫且將門鎖上，將來回家，總是咱們自己的房子。馬爺點頭說：此計甚善。正說著，家人跑進來說：遠遠有馬步隊，燈籠火把，奔了這裏來。徐良說：快鎖門。一擡腿嘩喇喇，艾虎的張桌子就翻了過來。艾虎說：這是怎麼了？徐良說：官兵都到了，你還慢慢的喝酒哪？官人到來，你我不怕呀？別人怎麼走呢？這就各自背上包袱，出了屋中，把門鎖上，大家出去。艾虎將大門門上，自己跳牆出去。就看見西北，燈籠火把，馬上步下的，撲奔前來。大家撒腿就跑，各奔東西，臨分手對囑咐，都要小心了。惟有徐良跑得甚快，仗著有一樣好，官差兵一到，先圍大門，他們這些人，就有了跑的工夫了。張豹、馬龍奔古城，暫且不表。單提艾虎與徐良奔武昌府的大路，又是白晝不走路，找店住下，晚間起身，走了兩天，仍然是白晝走路。這天正走到了未刻光景，遠遠看見一道紅牆，聽見裏面有喊喝的聲音，說好禿頭，反了反了。艾虎說：三哥等等，你聽裏面有人動手哪？徐良也就止住了步，果然也聽見喊喝，說好僧人。徐良說：不錯，是動手哪？艾虎說：我聽出來了，是熟人。兩個人躡上屋去，一看，原來是江樊。因何江樊到了此處？有個緣故。前時二義韓彰收得義子螟蛉，名叫鄧九如。救過包三公子，石羊鎮會賢樓，遇見包興，將他帶到開封府。包公念他救過三姪男，他母親又是爲三公子廢命，請先生連三公子，帶鄧九如在一處讀書。戊辰科得中，早晚淨教他在堂口聽著問案，爲是升出來的時節，堂口必然清楚。日限也多了，總央求著包公要在外頭作作有司。包公知道他年幼，怕他不行，又苦苦的哀求。包公保舉他，石門縣知縣，爲是靠著顏按院甚近。先給按院去了一封信。究竟不放心，總要派個人保護他才好，開封府此時無人，就派了江樊保護他上任。包公深知江樊口巧舌能，臨機作變最快，又有點武技。他本是韓彰的徒弟，私下管著江樊叫江大哥，同桌而食。升了堂站堂聽差，可算快壯班的總頭兒。領憑上任之時，包公囑咐鄧九如文的不好辦，到大人那裏請公孫先生，武的不好辦，大人那裏有校護衛，可以往那裏借去。有疑難案件，打發江樊與我前來送信。你到任的名氣，好歹賢愚，我必然知曉，倘若不行，我急急把你撤回。囑咐已畢，鄧九如辭行起身，領憑上任，所有一路上應用的，俱是包公預備。一路無話，到任交接印信，查點倉廩府庫，焚香拜廟，點名放告。要學開封府勢派，別處有司衙門，鳴冤鼓都在大堂，怕有人搗鼓，還把鼓面扣上個蓆籬蓋子。他這不是，他把鳴冤鼓搭將出來，放在映壁頭裏，鼓槌掛在鼓上，每日派兩個值



班的看鼓，若有人攔阻，一概不許攔阻。再者，永遠升大堂辦事，無論舉監生員，作買作賣，貧富不等，准其瞻看。這一到任，那日升堂，就把所有的陳案，盡都發放清楚，打的打了，罰的罰了，該定罪名的定了，當堂立聽傳人，該真放的放，整辦了一天，這才辦完。要按說，才十九歲的人，有偌大的才幹，究竟是烏隨鸞鳳飛騰遠，人件賢良品格高。共總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奇巧古怪的案件，斷了不少。巧斷過烏雞案，審過黃狗替主鳴冤，就把這一個清廉的名兒，傳揚出去了，給縣太爺起了個外號，叫作玉面小包公。這天正是出差，迎官接詔，帶著江樊眾人役等，把公事辦完。自己換了一身便服，教江樊扮作個壯士的模樣，教別者之人，回衙聽差。教江樊帶上散碎的銀兩，留下兩匹馬。江樊攔住了太爺，說是太爺升大堂理事，見過的甚多，倘若被人破識了，大大的不便。鄧九如不聽。江樊也就不敢往下講了。看著天氣不好，就遊玩了兩三個村子。到處聽人家，都誇獎這位太爺，實在是一位清官。江樊催著回衙門，太爺趁著天氣不好，要在外頭住下。果然見前邊樹木叢雜，到近處一哨，原來是個鎮店。進了鎮店，是東西大街，南北的鋪戶，很豐富的所在。就是一件，是鋪戶字號匾上四個角上，四個小字，是朱家老鋪。十家倒有八家，皆是如此。走到東頭路北，有個朱家老店。教江樊前去打店。江樊下了馬，不多一時回來，說道：各房全都有人住了，就有儘後面，有一連八間正房，有兩個兩間，四個一間，沒人住下。九如說：倒也可以。下了馬，把馬上包袱，拿下去，交給店內。夥計溜馬，夥計帶著直到後邊，就住那兩間屋，打洗臉水烹茶，俱都淨了面。江樊給斟出茶來，傳酒菜，吃的是女貞陳紹飯，還未曾吃完，就把燈燭點上。嗣後來要的，餛飩湯碗，飽餐一頓，將殘席撤去，連店錢飯錢，俱都算清，格外費的酒錢。夥計當面謝過，又烹茶來。聽外面有人說話：到底是那屋內？夥計出去說：就是你們二位麼？回答：不錯，就是我們兩個。夥計說：住一間，住兩間？那人說：住兩間。夥計說：就在這隔壁，這是兩間。隨即把門推開，點上燈燭。二位進去，放下褥套行李，打臉水烹茶。這兩個人剛一進屋子，就打了個冷戰。原來這兩個，是親兄弟，姓楊，一個叫楊得福，一個叫楊得祿。兩個是鄉下人，在京都作買賣。這是回家，住在這裏。店家先說沒房子，後又說有房子，這才把他們領在後邊來了。夥計過來問：要甚麼酒飯？那兩個人，隨便要了點菜，要的是村薄酒，要了二斤餅，兩碟饅首。鄉下人能吃，飽餐了一頓，撤將下去，開發了店錢飯錢。天到二鼓時分，嚷起來了，說：你們這個賊店，我們要搬家了，還給我們店錢罷。店裏夥計過來說：客官別嚷。住店的說：你們這個賊店。夥計說：你怎麼看著是個賊店，要是教官人聽見，我們這買賣就不用作了。那人說：你就是給我房錢罷，我們不住了。連鄧九如帶江樊都聽見此事，也就出了屋子。夥計說：要我給你們錢不難，你得說

說是怎麼件事情那人說：你們這賊店，如今鬧鬼哪，必是你們害的人太多了。夥計說：你這更是胡說了。你只管打聽打聽，我們這個店裏不死人。每遇著有病的，病體已沈，必教人或推著或搭著，道路甚遠的，也必要推著搭著，送回家去。或左右鄰近的，有親戚朋友，必派人給他親朋送信，我們這店內，總沒搭過棺材。那人說：你說不鬧鬼，你去屋裏去哨哨去。夥計說：這時還鬧哪。那人說：不信，你進去瞧瞧，我們剛吃完了飯，才歪身。就見這蠟苗忽然烘烘的，有一尺多高，並且蠟苗全是藍的，不多時，蠟苗越縮越小，縮到棗核相似。我們可就歪不住了。我一瞧也是害怕，我兄弟一瞧也是害怕。忽然又打八仙桌底下出來了一個黑忽忽的物件，高夠三尺，腦袋有車輪子大小，也不看見胳膊，也看不見腿，出來沖著我們一撲，我們就跑出來了。虧了我們跑的快，要是跑的慢，就燻了。夥計說：這都是沒有的事。那人說：你不信，你進去把我的東西拿出來，你一進去，那這鬼就在那裏。對著夥計又膽小，以先就毛骨悚然，又聽這一說，如何還敢進去。鄧九如說：夥計，不要爲難，教那二位搬在我們屋裏去，我們搬在那屋裏去。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朱仙鎮鄧九如審鬼 在公堂二禿子受刑

詩曰：

正直廉明又且聰，無慚玉面小包公；秉心不作貪污吏，舉首常懷建白功。  
斷案能教禽獸服，伸冤常與鬼神通；虛堂何幸懸金鑑，幼老騰歡萬戶同。

且說鄧九如聽了姓楊的那兩個人的話，必然不虛，既然有鬼，準有屈情之事。所以出來私訪，爲的是要見著點甚麼事情才好，故此告訴他們兩下裏換房。連夥計帶那兩個人，全都願意。惟有江樊不樂，若真要有鬼，驚嚇著太爺，那還了得。過去諫勸他，也不聽。叫江樊拿了自己的東西，搬在西屋裏去。鄧九如在前，先進了那兩間屋中。看見兩間屋子，當中有個隔斷，外間有張桌子，兩張柳木椅子，裏間屋掛著個單布帘子，裏屋順前檐的坑，坑上有個飯桌，對面一張八仙桌，兩張椅子，並沒有甚麼畧異的事情。連夥計帶江樊俱都進來，夥計把他們東西扛出去，說：相公爺，你看那裏有鬼？九如說：有，我也不怕。夥計出去，說：你們二位，看看人家，怎麼沒看見甚麼？你們必是眼花了。那二人說：別忙，少刻再聽。太爺又叫夥計烹茶，找一本書來看看。夥計說：並沒有甚麼閒書。拿了一本上論語來。夥計出去，見江樊就靠著，裏間屋子門站著，不住的瞧那八仙桌底下。九如說：江大哥坐下，這出

外來，這樣立規矩還行？不然，你就在那邊椅子上坐下。江樊說：「我可不敢，唔喲，我更不敢了。我淨瞧著這桌子底下，我覺著總有點不對，我還敢在那椅子上坐哪？」鄧太爺一笑，說：「江大哥，你好膽小哇，心中無鬼，自然無鬼。既然不願在那裏，你在我這對面來坐。」江樊答應了一聲，過來給鄧太爺斟上了一碗茶。九如就把那書翻開一看，正翻在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一節上。忽聽外面咯吱咯吱的直響，江樊說：「不好，來了！往外一迎說：甚麼東西？就聽噯喲噯喲，有一個人，打外間屋裏捧到裏屋裏來了。」江樊嚇得往鄧九如這裏一躲，把刀就亮將出來要砍，仔細一瞧，原來就是那個姓楊的。鄧九如攔住問：「你上我們屋裏作甚麼來了？楊得祿說嚇著了我了。爬起來戰戰兢兢的，道：我同我哥哥，眼睜睜看著鬧鬼，似你這個人，造化真不小，這樣大個歲數，總是你那福田大，就連一點動靜沒有。我過來，一者要合你老說說話，二者我倒要來看看這鬼，透著有點欺負人，我在外頭瞧著，這蠟也不變顏色，不鬧故事。我將往裏一走，教他老這麼一曬，就嚇了我一個筋斗，可真把我嚇著了。」江樊說：「你是把我嚇著了哇，我是把你嚇著了。」鄧九如說：「不用分爭那個。你先坐下，你看見就是這個八仙桌底下出來了麼？」那人說：「可不是麼？來了來了！你看這就來了！就見他用手指這個燈，大呼小叫，說：你看看看這個燈，連江樊帶鄧太爺，一瞧這蠟苗，烘烘烘烘的，高起足有一尺開外，慢慢往回縮小，小來小去，真髣髴個棗核一般，藍挖挖的顏色，這屋中就發了暗了。江樊目不轉睛的，瞧著桌子底下，忽然間就聽見桌子吧的一聲響，如同是桌底下倒了牆似的，出來黑忽忽的一宗物件。江樊一瞧，噯喲噯喲，摔倒在地。那個姓楊的，也是照樣，噯喲噯喲，摔倒在地。鄧九如雖然不怕，也是瞧著有些詫異。見燈光一起，忽然一暗，只見打八仙桌底下，滴滴溜溜的起了一個旋風，就把兩個人嚇倒。那旋風往姓楊的身上一撲，鄧九如就下去把兩個人攙架起來，就見那個姓楊的，慢慢的甦醒，一歪身，就跪在了平地了。說道：「太爺在上，屈死冤魂，與太爺叩頭。」鄧九如一怔，怎麼展限之間，他就說是屈死的冤魂哪？這必有情由。隨即問道：「有甚麼冤屈之事？」自管說來。那人跪在那裏，哭哭啼啼的說：「冤魂姓朱，我叫朱起龍，死的不明，淨等太爺到此，我好伸冤告狀。」鄧九如問：「你是那裏人氏？死的怎麼不明？」只管說來，全有太爺與你作主。回答道：「我是這小朱仙鎮的人，此店就是我的。死後我的陰靈兒，無處投奔，也沒人替我鳴冤。今恰巧逢太爺的貴靈光臨到了，冤魂有出頭日子了。說畢，又哭哭啼啼。」鄧九如又問：「難道你就沒親族人等嗎？」冤魂說：「回稟太爺得知，我有個兄弟，名叫朱起鳳，不提他還罷了，提起他來，令人可恨。本待細說，天已不早，我有幾句話，太爺牢牢緊記：『自是兄弟，然非同氣，害人謀妻，死無居地。』」求太爺與死去的冤魂作主，就是

了。說畢，往前一爬，又是紋絲兒不動。鄧九如自己思想了半天，不甚明白。就見江樊慢慢起來，翻眼一瞧，桌子底下，甚麼也不見了。再看太爺，端端正坐，問了問鄧九如，可曾見鬼？鄧太爺說：「鬼我倒不曾見，就把姓楊的說的甚麼言語，連詩句告訴了他一番。」江樊當時也解將不開，就見那個姓楊的，復又起來，口音也就改變了，說：「相公，你橫是看見咧。問他方才事，他一概不知，抹頭他就跑了。」鄧九如與江樊商量了個主意，明日問他們夥計，他必知曉。就和衣而臥。到了次日，店中的夥計，過來打了臉水，烹了茶。江樊說：「我們在這吃早飯。」夥計答應，少時過來，問要甚麼酒飯。鄧爺說：「天氣還早些，你要沒有事，咱們談論。」回答：「早起我們倒沒有事。」又問：「你貴姓？」回答：「姓李。」又問：「你們掌櫃的姓朱，名字怎樣稱呼？」回答：「叫朱起鳳。」又問：「朱起龍是誰？」回答：「是我們的太掌櫃，已經死了。」又問：「得何病症而死？」回答：「是急心疼。」又問：「可曾請醫調治？」回答：「頭天晚，好好的，半夜裏就病，大夫剛到，人就死了。」又問：「可曾有妻有子？」答道：「沒兒子，淨有我們內掌櫃的。」太爺問：「妻室多大歲數了？」夥計說：「你這個人，怎麼問的這樣細微，直是審事。」鄧九如說：「咱們是閒談。」夥計說：「二十二歲。」又問：「必是繼娶罷？」答道：「我們掌櫃的，五十六沒成過家。」又問：「死鬼屍身埋在甚麼地方？」夥計道：「虧了你是問我，別的人也不知道這細微。我們這有這樣個規矩，每遇人要死在五六月內，總說這人生前沒幹好事，死後屍骸一臭，衆人抱怨，故此火化其屍，把骨殖裝在口袋裏，不至有氣味。我們掌櫃的就是這樣辦的，就埋在村後。」又問：「你們二掌櫃的多大歲數？」回答：「今年三十歲。」又問：「與你們太掌櫃的，不是親的罷？」回答：「你這個人問事，實在了不得，是一父兩母。」又問：「他也在店中？」回答：「我索性告訴你細細微微罷，你多一半許沒安著好心眼。我們二掌櫃的，在隔壁開著一個楠木作，管著那邊的買賣。我們太掌櫃的一死，他得照料這邊的事情，這邊又有我們內掌櫃的，他們雖是叔嫂，究屬俱都是年輕，不怕五更天，算完了帳，他也是過那邊睡覺。他是個外面的人，總怕外頭有人談論。我們內掌櫃的，就住在這後頭，這裏頭隔上了一段牆，後頭開了一個門出入，不許打前邊走。還想著不好，我們二掌櫃的，給了他一千兩銀子，教他跟娘家守節去了。這也都說完了。你也沒有甚麼可問的了罷？」鄧太爺話聽完，已明白了八九，又問：「你們二掌櫃的，是楠木作，我家裏有幾件楠木傢伙，俱都損壞了，教他親身去查看，怎樣拾奪？」夥計答應說：「很好很好，我這就給你找。隨即就要飯，將把飯吃完，朱二禿子就來，夥計帶著見了，見說所說我們二掌櫃，就是這位。相公同他說罷。」鄧九如一見禿子，臉生橫肉，就知道不是良善之輩。禿子與太爺行了個禮，問：「相公貴姓？」回答：「姓鄧。」又問：「在那裏做活？」回答：「在縣衙旁。」禿子說：「你們二位有馬，我有匹驢，已然備好，聽你們信，那時起身。」鄧太爺

說：這就走。遂給了店飯錢，備上馬一齊起身，離了朱仙鎮，直奔縣衙門口下馬，教起鳳在此少等。江樊使了個眼色，太爺入內換衣服，審禿子。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白晝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闖入飛賊

詩曰：

猶是前宵旅邸身，一朝冠帶煥然新；升堂忽作威嚴象，判案還同正直神。  
任使奸謀能自詐，詎愁冤屈不能伸；清廉頃刻傳宣遍，百姓驅虞頌禱頻。

且說到縣衙口，三人下驢下馬。太爺說：掌櫃在這等等，我裏頭瞧個朋友，少刻就來。禿子說：去罷，我這裏也有個朋友。班房裏當差的，一見太爺回來，正要排班伺候太爺，一看江樊眼色，大家退去。有幾個頭兒，都讓朱起鳳說：二掌櫃的，屋裏坐飲茶。朱起鳳說：眾位哥們辛苦了。自己到了那班房，驢教小夥計接過來。自己去裏邊待茶。問：二掌櫃的，甚麼事往這裏來。起鳳說道：臨點活，又問：在那裏瞧活？回答：跟著那位相公瞧點活。又問：就是方才進去的那位相公？回答：正是。頭兒道：這倒不錯，等著出來聽信罷。少刻裏邊梆點齊發，太爺升堂。朱二禿子，忽聽裏面說：帶禿子。就有一個頭兒過來說：太爺升堂了，帶你進去。就把鐵練套於脖頸之上。二禿子一怔，問道：這是甚麼緣故？頭兒說：我們不知，你到了堂上，你就知道了。往上就帶，喊喝聲音不絕，將禿子帶到堂口，往上磕頭。鄧九如教擡起頭來，你可認識本縣朱起鳳，嚇了個膽裂魂飛，原來是教瞧活的相公，是本縣知縣，自己心中有虧心事，自然的膽怯。又對著太爺又問到病上，說：朱起鳳，把你哥哥怎麼害死，謀了你嫂嫂，從實招來，免得三推六問，叫官人挑去鐵練。禿子復又往上磕頭說：太爺在上，小的哥哥死了二年的光景，至今我這眼淚珠兒，還不斷呢！再說，我們一奶同胞，我怎敢作那逆理之事？就求太爺口下留德，一輩爲官，輩輩爲官，這話要傳揚出來，小的難以在外頭交友。鄧九如把驚堂木一拍，說：唬，好生大膽！我且問你，你哥哥得何病證而死？禿子說：乃是急心疼的病證，人要得真心疼必死。我哥哥得病，不到半個時辰，大夫來到門前，我哥哥已然氣絕，就打發醫生回去了。又問：你是怎樣謀你嫂嫂？從實招來。禿子說：太爺這句話，更是要小人的命了。我嫂嫂立志守節，在店中，我就怕有人談論，故此給了他一千兩白金，回到娘家，欲守欲嫁，聽其自便，永不許他在店中找我。太爺如或不信，問我們近鄰，便知分曉。太爺又問：你嫂嫂的娘家姓甚麼？答道：姓吳。又問：他那裏人？回說：是吳橋鎮的人。又

問：「給你嫂嫂一千兩銀子，教他回娘家，是甚麼人送去的？」這一句話，把個朱二禿子問的張口結舌，旁邊作威皂班，在旁邊吶喝著，教說快說。朱二禿子說：「小的送去的。」太爺立刻出籤票，吩咐拿吳氏。朱二禿子一攔，說：「聽人說，他已改嫁別人去了，若要派人去，豈不是白跑一趟？」鄧九如說：「你好生大膽，難道說他們沒親族人等麼？」禿子說：「他們家都死絕了。」太爺叫道：「朱起鳳，實對你說，昨日晚間，住在你們的店中，有你哥哥的鬼魂，告在本縣的面前，故此深知此事。你若不招出清供，豈能容你在此鬼混？不，你也不肯招認，拉下去重打四十板。」早有官人，按倒揪翻，把他中衣褪去，重打了四十板。復又問道：「朱起鳳，快些招將上來。」禿子仍然不招。仍然又吩咐又打了四十板。復又問道：「快把害你哥哥的實情招將上來。」禿子仍然不招。吩咐差人，將夾棍擡上來，嚙哪一聲，放在堂口。禿子一見夾棍，就嚇了個真魂出竅。這夾棍乃是五刑之祖，若要用十分刑，骨斷筋折，卻是三根無情木，一長兩短，上有兩根皮繩。當時不招，就把兩腿套上，當中有一人，按住當中那根長的，兩個官人，背著那兩根皮繩，往左右一分，上面叫招。禿子情知招出來就剛，回道：「無招。」就聽見嘴吱吱一響，好利害，怎見得有讚為證：

鄧九如：「要清供，打完了板，又動刑，夾夾棍，擺擺繩，兩邊當下不容情，真是官差不由己，一個背來一個擺。肅何法，共五宗，刑之首，威風聳，壯堂威，差人勇，為的是分明邪正真口供。噶吱吱響，三木攢，一處共，穿皮膚，實在痛，筋也疼，骨也疼，血攻心，渾身冷，麻酥酥的一陣眼前冒了金星。銅金剛也磨明，鐵羅漢也閉睛，人心似鐵，官法無情，好一個朱二禿子，咬定牙關，總是不招承。太爺叫招，他怎肯應，又言是敲，渾身大痛，太陽要破，腦髓欲崩，咬啣一聲昏過去，禿子當時走了魂靈。」

把夾棍套在腮上，仍是不招，吩咐一聲收，用了五分刑，用了七分，用了八分，仍是不招。吩咐叫滑扛，就滑三下。朱二禿子心中，一陣迷離，眼前一黑，就昏過去了。你道是這夾棍，乃是五刑之祖，若要用刑之時，先看老爺的眼色行事。吩咐動刑，老爺必有暗會兒，瞧老爺伸幾個指頭，那就是用幾分，十分刑到頭。這一滑扛，可就了不得了。用一三五六的扛子，在夾板棱兒上，通上到下一滑，嘩喇喇，就這們三下，無論那受刑的人，有多大堅壯，也得暈將過去。朱二禿子一暈，差人回話說：「氣絕了。」吩咐說：「涼水噴過來。」官人拿著一碗涼水，含在口中，向著朱二禿子，噴的一噴，朱二禿子就悠悠氣轉。上頭問：「教他招。」差人說：「他不招。」上頭說：「再滑扛。」江樊說：「且慢，老爺暫息雷霆。」朱二禿子身帶重傷了，不堪再用刑具拷問。倘若刑下斃命，老爺的前程要緊。上頭問：「依你之見？」江樊說：「依我之見，把他先釘錄收監，明日提出再問，打了夾，打了打，必有清供。今日不招，有明日，明日不招，有後日。想開封。」

府相爺，作定遠縣，審烏盆，刑下斃命，就是這樣罷的職，乞老爺尊裁！鄧九如點頭道：說的是。吩咐鬆刑。當堂釘鐐，就標了收監牌，收在監牢。吩咐掩門，退堂歸書齋，把江樊叫過去，議論昨夜冤魂說的話。自是兄弟，然非同氣，他們是兄弟，又不是親的，這話對了。害人謀妻，死無居地，把他屍骨化灰，即是死無居地。這個害人謀妻，不是明顯著，是朱起鳳謀了嫂嫂，害了哥哥的性命。怎麼他一定挺刑不招，莫非這裏頭還有甚麼情節？據我想著，夾打他不屈，江大哥替我想，江樊說鬼所說的那四句話，據我想著，與老爺參悟的不差。不然，明日將他那個夥計傳來，再把那夥計拷問，說出清供，也許有之。再不然，有三兩日的工夫，每日帶朱二禿子，上堂來打，一個受刑不過，說出清供，也許有之。鄧九如點頭，用了晚飯，鄧太爺在書房中，坐臥不寧，想起朱二禿子挺刑不招，不出的無名火，往上一壯，吩咐一聲：坐夜堂審問。頃刻傳出話去，教外頭三班六房，衙役人等，在二堂伺候升堂。立刻外面，將燈火公案預備齊備，老爺整上官服，帶著江樊升了座位，拿提監牌，標了名字，官人把朱二禿子提到堂口，跪於公案之前。太爺復又問道：朱起鳳快些招來，不然，還要動刑，夾打於你，那怕你銅打鐵鍊，也定要你的清供。朱二噶咳不止，說：太爺，小的冤枉，旁邊衙役作威教說，忽然由房上躡下一人，一身夜行衣靠，手中拿著一宗物件，喇喇一抖，堂外人俱倒於地。進屋中一抖，衆人迷失二目，睜眼看時，差使已丟。若問來歷，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躁

比衙役解開就裏情

詩曰：

身居縣令非等閒，即是民間父母官；一點忠心扶社稷，全憑烈膽報君前。  
污吏聞名心驚怕，惡霸聽說膽戰寒；如今斷明奇巧案，留下芳名萬古傳。

且說太爺升夜堂審問，指望要他的清供。誰知曉打房上躡下一個賊來，手中拿定一宗物件，使一個細長冷布的口袋，把白灰澆成鑷子灰，編繩用細羅，過成極細的灰麵子，裝在冷布口袋裏，用時一抖，專能迷失人的二目。江樊瞧著他進來，就要拉刀，被他一抖口袋，二目難睜，還要護庇老爺，焉得能夠。先把自己雙睛一按，淨等著眼淚，把鑷子灰沖出，這才能睜開眼睛。再瞧連老爺也是雙袖遮著臉面，不能睜眼，也是眼淚沖鑷子灰，這才把袖子撤下。大家睜眼一看，堂上的差使，大概是被賊人盜去了。江樊暗暗的叫苦，太爺吩咐，教掌燈火拿賊。大眾點了燈籠火把，江樊拉出利刃，一同的捉賊。叫人保護著太爺入書齋去。江樊

帶領大眾，前前後後，尋找一遍，並無蹤跡，復又至書齋，而見老爺鄧九如把大眾叫將進去，問衆人：「可曾看見賊的模樣？大家一口同音，說小的們，被他的白灰迷失了二目，俱都未能看見。」內中有一個眼尖的，說：「小的可不敢妄說，微微看出一點情形來。」江樊說：「你既然看出一點情形來，只管說來，大家參悟。」那人說：「這個賊，不是禿子，定是個和尚。」太爺問：「怎麼見得？」那人說：「小的在二堂的外頭，賊一下房，我往後一閃，他先把那些人眼睛一迷，我正待要跑，他又一抖手，小的眼就迷了。看見他戴著軟包巾，鬢間不見頭髮，想來不是禿子，就是個和尚。別人鬢邊，必要看出頭髮來，此人沒有，小的就疑惑他不是個禿子，就是和尚。」江樊說：「不錯，你這句話把我也提醒了，我也看著也有那麼一點意思。」知縣就賞了一天的限期，叫他們拿賊，拿禿子和和尚。到第二天出去，連禿子帶和尚，把那素常不法的，就拿了不少。升堂審訊，俱都不是，把那幾個人俱都放了。又賞了一天的限，叫他們拿賊，仍然是無影無形。整整的就是數十天的光景，一點影色皆無。那些差人比較的實係也是太苦，索性不出去訪拿去了，每天上堂一比。這天打完了，那個班頭將往堂下一走一蹶一顛的，還沒下堂哪，就有他們一個夥伴，說：「老爺一點寬恩的地方沒有，明天仍然還是得照樣那個受比的班頭，就說：『九天廟的和尚，那是自然。』」鄧太爺又把他叫回去問：「你方才走到堂口裏，說甚麼來？」就把那個班頭嚇了膽裂魂飛，戰戰兢兢說：「小的沒敢說些甚麼？」太爺說：「我不是責備於你，你把方才說的話，照樣學說上來。」那班頭說：「乃是外面的一句匪言，不敢在老爺跟前回稟。」太爺說：「我叫你說的，與你無干。」班頭復又說：「這是外面一句歇後語，說了前頭的一句，後半句人就知道了，故此謂之歇後語。」小的說的是九天廟的和尚，他們就知道是自然。緣故是離咱們這石門縣，離城十里路，有個廟叫九天廟，裏頭的方丈，叫自然和尚。很闊，是個外面結交官府的，認的許多紳衿富戶，窮苦艱難的，也是一體相待，有求必應，故此高矮不等的人，皆都認識於他。就是前任的太爺，與他還有來往哪？鄧太爺聽了這句話，沈吟半晌，教他下去。從此也不往下比較班頭了。吩咐掩門，一抖袍袖退堂，歸後書齋內，小廝獻上茶來。江樊總不離鄧太爺的左右。鄧九如又把江大哥叫來，說：「那個鬼所說的那四句，明顯著情理，其中還有點事情，我方才明白了，橫著一念，那就是自然害死。方才那個班頭說：『九天廟和尚自然。』此事難辨真假。我換上便服，去到九天廟見了和尚，察言觀色，就可以看出他的虛實。」江樊說：「老爺使不得，老爺萬金之軀，倘若被他人看出破綻，那還了得。不然，我一人前去，查看查看他的虛實，回來再作道理。」鄧九如不聽，一定要去。兩個人前往。江樊也不敢往下攔阻，自己可就換了便服，太爺扮作個文生秀士的模樣，隨教人開了後門，二人行路。



出了城門，撲奔正西，逢人打聽九天廟的道路，原來是必由之路。直到九天廟前，只見當中硃紅廟門，兩邊兩個角門，盡都關閉。教江燮到西邊角門扣打。少刻有兩個小和尚，開了角門，往外一看，問道：你們二位，有甚麼事情，扣打廟門？鄧九如說：我們是還願來的。小和尚說：甚麼願？鄧九如說：我奉母命前來，還願燒香。那個小和尚問：這小和尚說：奉母命前來還願，母親許的是甚麼？顯那個小和尚答言說：暖啲是了，老太太許的是吃雷齋。這方才上雷神廟還願說畢，兩個小和尚哈哈一笑。鄧九如也覺著臉上發赤，本來這是九天應元普化天尊雷神廟，那有母親許這個願心的？也就熬著臉，往裏就走。叫和尚帶路，佛殿燒香。見那個小和尚，一壁裏開門，一壁裏往後就跑。太爺帶著江燮，到了佛殿。小和尚開了榻扇，把香劃開，江燮給點著，太爺燒香。小和尚打聲。太爺跪倒身軀，暗暗祝告神佛，暗助一臂之力，辨明此案，每逢朔望日廟中拈香，燒香已畢，在殿中看了看神像，出了佛殿，直奔客堂，正走著，就聽見西北上有婦女猜拳行令，猜三叫五的聲音。鄧九如就睨了江燮一眼。江燮就暗暗會意，來到了客堂。小和尚獻茶。江燮出去，意欲要奔正北，由北邊來了一個小和尚，慌慌張張把江燮攔住，說：你別往後去。我們這裏比不得別的廟，有許多官府中的官太太小姐，倘若走錯了院子，一時撞上人家，我們師傅，也不答應我們，人家也不答應你。江燮說：我管甚麼官府太太不官府太太呢？他若怕見人，上他們家裏充官太太去，廟宇是爺們遊玩的所在，不應有婦女們在廟中。一定要往後去。那個小和尚那肯教他往後去？兩個正在口角，互相分爭之間，有一個胖大的和尚，有三十多歲，問道：甚麼事情？那個小和尚就把江燮要往後去的話，說了一遍。那個僧人就說：你怎樣發橫，你別是有一點勢力罷？你姓甚麼？江燮說：你管我姓甚麼？那個僧人說：拿著你這個堂堂的漢子，連名姓都不敢說出，你就是不說，我也看出個八九，你必是在縣衙裏當差的。江燮一聽，就知道事要不好，無奈就先忍了這口氣，此時要教他們識破機關，老爺有險，那還了得？自己說：這出家人，說話就太強暴了，誰與你一般見識，我就是不往後去，也不大要緊。我還要看看我們朋友，大概也要走啦。那個和尚一笑，走不了罷！江燮一聽，更覺著不得勁了，急忙的回來，奔到客堂，與鄧九如使了一個眼色。鄧九如就明白八九，正要打算起來，就聽外邊如巨雷一般，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忽然間打外邊進來了一個和尚，身量威武，高大魁巍，面如噴血，合掌當胸說：阿彌陀佛，原來縣太爺到此，小僧未能遠迎，望乞恕罪。鄧九如說：師傅，是錯認人了，那裏來的太爺？和尚微微的一笑，說：實不相瞞，那日晚間，盜出我那個朋友來，就是小僧。我就知道太爺早晚，必要前來尋找小僧。小僧久候多時，太爺將要折辨，僧人一陣狂笑，說：我不去找你，你自

來找我，分明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府無門進進來。吩咐一聲，左右綁了。打外面來了許多小和尚，圍裹上來，不容分說，過來就揪大爺。江樊一瞧，地方窄狹，先就躡在院內，把刀亮將出來。早有人給和尚拿了一條齊眉棍，就與江樊動起手來。要問勝負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

詞曰：世上諸般皆好，惟有賭博不該；擲骰押寶鬪紙牌，最易將人鬧壞。大小生意買賣，何事不可發財；敗家皆由賭錢來，奉勸回頭宜快。

我爲何道這首西江月呢？只因那年在王府說小五義，見有一人，愁眉不展，長吁短歎，問其緣故，他說：從前因賭錢，將家產全輸了，落得身貧如洗，來到京中，才找碗飯吃。今又犯了舊病，將衣服鋪蓋全都賣了，主人也不要我了，焉得不愁呢？我便說道：老兄，若肯回頭，從今不賭，自然就好了。我還記得戒賭十二則，請老兄一聽，便知分曉。破家之道不一，而賭居最。每見富厚之子，一入賭場，家資旋即蕩散，甚至釀爲盜賊，流爲乞丐，賣妻鬻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誠可痛恨。彼惛然無知之徒，不思賭之爲害，敗家甚速，反曰手談消遣。夫世間何事不可以消遣，而必欲爲此乞丐之事，甘心落魄哉？在賭者意欲有錢，殊不知賭無常勝之理，即使勝多負少，而一出一入，錢歸富家。是輸者固輸，贏者亦終是輸。況賭博之人，心最刻薄，有錢則甜言蜜語，茶酒奉承，萬般款洽，惟恐其不來。迨至囊空，不獨茶酒俱無，甚且惡言詈辱，並不容其近前。似此同一人也，始令人敬，終令人賤，能無悔乎！吾以爲與其悔之於後，毋寧戒之於先。

### 戒賭十二則

一壞國法 朝廷禁民於賭博尤嚴，地方文武官長，不行查拿，均干議處。父母姑息，鄰甲隱匿，俱有責懲。君子壞刑，雖安居無事，尚恐有無妄之災，時時省惕，彼賭博場中，有何趣味，而陷身於國法憲網，以身試法，縱死誰憐？

一壞家教 父母愛子成立，可嚙告誡，志何苦也。爲人子者，不能承命養志，而且假捏事端，眠宿賭錢，作此下賤之事，不知省悟，良可痛悼。故爲子之道，凡事要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若乃於父母教誨諄諄，全不悛改，背親之訓，不孝之罪，又孰甚焉！

一壞人品 人一賭博，便忘卻祖宗門第，父兄指望，隨處懶散，坐不擇器，睡不擇方，交不擇人，衣冠不整，言語支離，視其神情，魂迷魄落，露尾藏頭，絕類驛中乞丐，牢內囚徒。

一壞行業 士農工商，各有專業，賭則拋棄，惟以此事爲性命，每見父母臨危，呼之不肯稍釋者，何況其他？迨至資本虧折，借貸無門，流爲乞丐，悔之晚矣！夫乞丐人猶憐而捨之，賭至乞丐，誰復見憐？則是賭博，視乞丐又下一層矣！

一壞心術 大凡賭錢者，必求手快眼快，贏則恐出注之小，輸則竊籌偷碼，至於開場誘賭，如蛛結網，或藥設密施，坐六箱紅之計，或紙牌巧作連環，心術之奸，天地莫容，安有上進之日哉？

一壞行止 賭場銀錢，贏者耗散一空，全無實惠；輸家毫釐不讓，逼勒清還。輸極心忙，妻女衣飾，轉眼即去，親朋財物，入手成灰，多方拐騙，漸成竊盜。從來有賭博盜賊之稱，良非虛語。

一壞身命 賭博場中，大半凶頑狠惡之輩，盜賊剪拐之流。輸則已不悅，贏則他不服，勢必爭鬪打罵，損身傷體。若與盜賊爲夥，或被當場同獲，或遭他日指板，囚杆夾拶，身命難保。即或衣冠士類，不至若此，而窮年累月，暗耗精神，受凍忍饑，積傷肌髓，輕則致疾，重則喪身，揆厥由來，皆由自取。

一壞信義 好賭之人，機變百出，不論事之大小緩急，隨口支吾，全無實意，以假虛爲飲食，以哄說作生涯，一切言行，雖妻子亦不相信。夫人至妻子不相信，是枉著人皮，尙可謂之人乎？他日雖有真正要緊之事，嘔肝瀝血之言，誰復信之？

一壞倫誼 親戚鄰友，見此賭徒，惟恐絕之不遠，而被其自謂輸贏由我，與他何涉。正言讜論，反遭仇憾，以賭伴爲骨肉，以窩家爲祖居，三黨盡惡，五倫全無，與禽獸何異？

一壞家聲 開場之輩，均屬下流嗜賭之子，無非污賤。旁人見之，必暗指曰：此某子也，某孫也，門楣敗壞至此，畢竟祖父有何隱惡，以致孽報。是生前而既招衆人鄙賤，死後亦何顏見祖宗泉下？

一壞閨門 窩賭之家，那論乞丐盜賊，有錢便是養生父母，甚至妻妾獻媚，子女趨承，與淫院何異？好賭則不顧家室，日夜在外，平日必引一班匪棍往來，以成心腹，往來既熟，漸入閨闈，兩無忌憚，所以好賭之人，妻不免於外護者，本自招之也。況彼既不顧其家室，青年水性，兼又有飲食財物誘之者，日夜不離其室，能免失身之患乎？

一壞子弟 大凡開賭好賭之家，子弟習以爲常，此中流弊，無所不有，雖欲禁之，不可得也。故開賭好賭之子弟，未有不賭博者，平日之習使然也。夫既習於賭博，又焉望子弟之向上乎？且好賭之人，未有不貪酒肉，而怠行業，故即其居室之中，塵埃堆積，椅桌傾斜，毫不整頓，抽頭贏錢，盡情吃喝，吃之既慣，日後輸去，難熬清淡，便不顧其廉恥，不恤其禮義，邪說汚行，無所不爲，男爲盜，女爲娼，不能免矣！戒之戒之，戒賭十二則說完，奉勸諸公謹記，便是書歸正傳。

詩曰：

特來暗訪效包拯，清正廉明得未曾；消息誰知今已漏，機謀在是此多能。  
沉無衆役爲心腹，空有一人作股肱；不遇徐良兼艾虎，幾遭毒手與凶僧。

且說和尚出來認得鄧九如，倒是怎麼個緣故？事情必真，朱起龍死的是屈，因爲五十多歲娶了一房妻子，他這個妻子娘家姓吳，名叫吳月娘，過門之後，兩口子就有些個不對近，何故是老夫少妻？吳家貪著朱家有錢，才肯作的此事。吳氏與丈夫不對近，他倒看著小叔叔有些喜歡，又搭著禿子，能說會道，又不到三十的年紀，叔叔說笑，有個小嬉戲，久而久之，可就不好，作出不貞不潔的事情來了。兩個人議論，到六月間，二人想出狠毒之意，那晚間就把朱起龍害死。連禿子幫著，用了半口袋糠，朱起龍仰面睡熟，把糠口袋往臉上一壓，兩個人往兩邊一坐，按住了四肢。工夫不大，朱起龍一命嗚呼。把口袋撒下，此人的口中，微然有點血沫子浸出。吳月娘拿水給他洗了臉，一壁裏就裝點起來，一壁裏教童子去請大夫。大夫將至門首，婦人就哭起來了，隨即就將大夫打發回去。朱家一姓，當族的人甚多，人家到了的時節，惡婦早把衾單蓋在死人的臉上。議論天氣炎熱，用火焚化。情真他們那裏，倒是有這個規矩。有人問起，就說是急心疾病證死的。這個又比不得死後攔幾天才發殮，怕有甚麼妨礙？火化期日，與甚麼重要回煞等項，總得請陰陽擇選日子，這個不用。只要一家當族長輩，商量明白就得。就是本家人，將死屍搭出去，擡到村後，有那麼一個所在，架上劈柴一燒，等三天把骨灰裝在口袋之內，親人抱將回來，復反開弔辦事。諸事已完，葬埋了骨灰。他們想著，大事已完了，吳月娘穿重孝守節。二禿子接了店中的買賣，絕不在店中睡覺，不怕天交五鼓，總要回到他舖中安歇。豈不想他的舖子，與店一牆之隔，櫃房與店的儘後頭相連，吳月娘安歇的屋子，也只隔著一段短牆，只管打前頭過去，可又由後頭過來，天交五鼓，仍然復又過去，朝朝如此。外面連店舖中，並無一人知曉。以後還嫌不妥，教人在店後疊起一段長牆，後面開了一個小門，爲的是月娘兒，買個針線等類方便。外人無不誇獎禿子的正派，豈知壞了事了。這日正對著月娘兒買絨

線，正遇著九天廟的和尙，打後門一過，可巧被月娘看了他一眼。列公，這個和尙，非係吃齋念佛跪瞻皇經的僧人。他本是高來高去的飛賊，還是久講究探花的花和尚。白晝之時，大街小巷，各處遊玩，那裏有少婦長女，被他一眼看中，夜晚揀了夜行衣，背插單刀，前來探花。他也看那個婦女的情形，若是正派人，他也不看，不中意，也不白費那個徒勞，就讓來了，人家也是求死，別的是休想。那日看見月娘，瞞了他一眼，早就透出幾分的妖氣，又對著月娘本生的貌美，穿著一身縞素。惡僧人看眼內，到晚間換了衣服，背著刀撥門撬戶進來，正對著禿子也在這裏。可倒好，並未費事，三人倒商量了個同心合意。自此常來，白晝禿子也往廟裏頭去，兩個人交的很密。後來和尙給出了個主意，終久沒有不透風的牆，倘若機關一洩，禍患不小，不如把月娘送在廟中，就說把他送往娘家去了，給了他一千兩白銀，作爲店價，遮蓋外面的眼目。其實，送在廟中，那禿子喜歡來就來，和尙絕不曠怪。這日正是和尙進城，走在縣衙門口，就見朱二禿子的大葱白驢，在縣衙門口拴著。和尙一瞧就認得，心中有些疑惑，他是禿子常騎著上廟，故此和尙認得。正對著太爺升堂，又是坐大堂，並且不攔阻閒人暗看，和尙也就跟著在堂下看了個明白。見禿子受刑，和尙心中實在的不忍，趕緊徹身出來，找了個酒舖，自己喝了會子酒，自己想著，回廟見著吳月娘兒，是提起此事好哇，是不提此事好。再者，這個知縣，比不得前任知縣，兩個人相好，自己就可以見縣太爺，給託付託付。這個知縣，一者臉酸，二來毫絲不得過門，倘若禿子一個受刑不過，連我都是性命之憂。自己躊躇了半天，無計可施，只得會了酒錢，出了酒肆，直奔城外。比及來到廟中，到了裏面。他這廟中婦女，不祇吳月娘一個，也有粉頭妓者，也有用銀錢買來的，也有夜晚之間扛來的，也有私奔找了他來的，等等不一，約有二十餘人，俱在廟內。這日他回來，奔西跨院，衆婦女迎接。他單把吳月娘兒，叫到了一個僻靜所在，就把朱二禿子已往從前之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月娘兒一聽，不覺得就哭起來，復又與和尙跪下，說：禿子待他是怎麼樣好法。苦苦的哀求僧人，救禿子的性命。又說：怕禿子一個挺不住刑，我倒不要緊，還怕要連累了師傅。自要師傅施恩，救了他的性命。他若出來，我準保他這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說畢，復又大哭。和尙一著心軟，二來也怕連累了自己。正然猶疑，徒弟報道：師爺到了。僧人迎出。原來是他的師叔。這個和尙，是南陽府的人，外號人稱粉面儒僧法都，前來暗看師姪。叔姪見面，行禮已畢，讓至禪堂，獻上茶來，問了會子買賣如何。列公，怎麼出家人問買賣？本來全是綠林的飛賊，豈不是問買賣？其實，淨賣不買，偷了來就賣，幾時又買過哪。回答：南邊買賣不好，我們師兄弟四人，俱都各奔他方，早晚你師父，還要上你這裏來哪。自然和尙

他叫悟明，他有師弟叫悟真，他師父叫赤面達摩法玉，還有兩個師叔，一個叫鐵拐羅漢法寶，一個叫花面勝佛法淨，這些人們都在續套小五義上再表。悟明見師叔來了，他就把朱二禿子這些事情，對著他師叔面前，述了一遍。晚間用完了晚飯，就約了他師叔，與他巡風。法都也就點頭，彼此換了夜行衣，帶上灰口袋，本打算前去盜獄。想不到三更時分，進了城，到了獄門，當差的人甚多，都在那裏講究。這位太爺性烈，夜晚間還坐堂審禿子，哪悟明聽了，輕輕的回來，告訴粉面儒僧。兩個人就進了衙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到了二堂。自然和尚下來，抖口袋，迷衆人的眼睛，就把禿子背出去了。法都幫著出城，拿飛抓百練索，絨繩拴上禿子，繫上繫上，到了城外，找了個僻靜的所在，開了腳镣手鐐，連項索盡都打壞，換替背到廟中。禿子也不能與二人磕頭道勞。法都拿出藥來敷上，慢慢將養。月娘兒替禿子與二僧道勞。從此吩咐小和尚，小心衙門的公差，留神賊官前來私訪，說了知縣的相貌。不然，怎麼鄧九如一來，他們就知道是知縣。那個關門的小和尚，就是給悟明他們送信去了。少刻出來，後面即給他預備著兵器，哪見面先說好話，後來叫小和尚拿人。江樊把刀與自然和尚交手，他如何是凶僧的對手，雖是二義韓彰徒弟，沒學甚麼能為，三五個灣，就敵不住和尚那條棍了，急的亂喊亂罵，說好凶僧呀，反了並有些個小和尚，也往上一圍，江樊情知是死，忽然間打牆上，躡下兩個人來。不知何人捉拿和尚，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不信英雄報不平，請看暗裏助刀兵；只因縣令災星退，也是凶僧惡貫盈。  
詩曰：貪樂也能歸極樂，悟明還算欠分明；到頭有報非虛語，莫向空門負此生。

且說廟中僧人正在得意之間，江樊看看不行，自己就知道敵不住僧人準死。自己若死，如蒿草一般，保不住老爺，孤負包丞相之重託。到底是好心人，逢凶化吉，可巧來了個小義士，多臂熊。二人聽出廟裏聲音，艾虎認得江樊，隨即兩個人躡下牆來。艾虎道：江大哥放心罷，小弟還同了一個朋友來哪。江樊一看，是艾虎到了，還同著一個紫黑的臉，兩道白眉毛，手中一口刀，後頭有個環子，跳下牆來，就罵好禿驢王八養的是山西的口音。艾虎見對面凶僧青緞小襖，青綳緞鈔包，醬紫的中衣，高腰襪子，開口的僧鞋，花綳腿，面如噴血，粗眉大眼，臉生橫肉，凶惡之極。惡僧人一看艾虎徐良，手提劈山棍，對著艾虎往下就打。艾虎一閃，

拿刀往上一磕。僧人往下一蹲，就是掃邊棍。艾虎往上一躡。凶僧撒左手，反右臂，其名叫反臂刀劈絲。艾虎縮頸藏頭，大躲腰方才躲過。徐良看著暗笑，老兄弟就是這個本事，自己躡將上去，說：老兄弟，這個禿驢，交結老西了。和尚一看，此人古怪，舉棍就打。山西雁用刀一迎，噲的一聲響，那半截棍，就墜落於地。把和尚嚇了個真魂出竅，抱頭就跑。早被徐良飛起來一腳，正踢在和尚脅下，噯呀一聲，和尚栽倒在地。艾虎過來，翻膝蓋點住後腰，搭胳膊擰腿，就把凶僧捆上。凶僧大喊，叫人救他。徐良一回手，在他脊梁上，吧的一聲，打了他一刀背。小和尚風捲殘雲一般，俱都逃命。依著艾虎要追，徐良把他攔住，說：他們都是出家人，使宜他們罷。再見小和尚，復又反轉回來，圍著一個胖大和尚，就是粉面儒僧法都。皆因他在西跨院，同著那些婦女，正自歡樂，見悟明出去，不見回來，有小和尚慌慌張張，跑將進來，說：師爺，大事不好了！我們師傅拿了知縣，他還有一個跟人，與我們師傅那裏交手，打外頭又躡進來兩個，全是他們一夥的，我師傅教他們拿住了，你快去罷。凶僧脫了長大衣服，提了一口刀，直奔艾虎他們來了。小和尚本是跑了，見法都來，復又跟著法都又要圍裹上來。徐良一瞧這個和尚，雖然胖大，倒是粉白的臉面，往前撲奔。徐良說：好師傅，你是出家人，不應動氣，本當除去貪嗔癡愛，萬慮皆空，沒有酒色財氣，這才是和尚的規矩。又何必拿著刀來，要與我們拚命？我們如何是你的對手？你要不出氣，我給你磕個頭。和尚將要說：磕頭也不行。他焉知是計，豈不想老西這個頭可不好受，就見他兩肩頭一聳，一低腦袋，碌的一聲，和尚噯呀。還仗他眼快，瞧見一點動作，由徐良腦後出來，一閃身，雖然躲過頸嗓咽喉，噯呀一聲，正中肩頭之上，抱頭就跑。這些小和尚，就跟著跑下去了。粉面儒僧躡上牆頭。徐良並不追趕，回頭尋找艾虎來了。滿地上小和尚，橫躺豎臥，也有死了的，也有帶著重傷的。兩個人會同尋找江樊，不知去向。原來是江樊瞧見艾虎，徐良進來，把那無能的小和尚，砍倒幾個，自己就跑出來了。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將那和尚殺敗，自己出來，尋找老爺要緊。找來找去，並沒見著。遇見一個小和尚，過去飛起一腳，就踢了個筋斗。擺刀要砍，說道：你實說那位老爺，現在那裏，就饒你不死。和尚說：我告訴你，饒了我呀！江樊說：我豈肯失信於你，你說出來，我就饒了你，你快些說來。答道：在西跨院庭柱上捆著哪！江樊果然沒有結果他的性命。一直奔西跨院，一看老爺，果然在柱子上捆著，三四個小和尚那裏看守。見江樊進去，惡狠狠的拿著刀來撲他們，小和尚撒腿就跑。江樊也並不追趕，教老爺要緊。江樊過來解開了繩子，跪倒塵埃，給老爺道驚。鄧九如用手攙起，說：這是我的主意，縱死不怕，與你何干？我還怕連累了你的性命！你是怎麼上這裏來的？那和尚怎麼樣了？江樊說：有小護士艾爺，還同

著他一個朋友，前來解圍。要不是他們兩個人，我就早死多時了。鄧九如問：莫不是開封府告狀的那個艾虎？江樊說：正是。鄧九如說：我們兩個人，還怪好的哪？他坐監，我打書房出來，散遊散遊，正遇見他，在校尉所我義父那裏，我們兩個人一同吃的飯。他不認得字，他說還要跟學一學，怎樣把眼前的字，認得幾個才好。很誠實的一個人，他是北俠的門徒，智化的乾兒子。江樊說：不是，老爺記錯了，是智化的徒弟，北俠的義子。老爺看來了。艾虎與徐良，也是開了小和尚，找到西跨院。江樊要跪下給艾虎道勞。早教艾虎一把拉住，對施了一禮。又與徐良見了見。艾虎說：這是我徐三叔跟前的，我三哥名叫徐良，彼此見了禮，江樊又要與徐良道勞，也教徐良攙住。鄧九如過來說：若非是二位到來搭救，我們兩個早死多時，活命之恩，應當請上受我一拜。艾虎一怔，攙住說：你不是我韓二叔的義子嗎？姓甚麼來著？鄧九如一笑，說：艾大哥，你是貴人多忘事，我叫鄧九如。艾虎說：是了，你們二位，怎麼遊玩的這裏來了？江樊就把怎樣上任，怎樣私訪審鬼，坐堂丟差使，解開歌後語，到廟中來遇見凶僧的事，細述了一遍。艾虎聽了說：三哥，你看，還是文的好，似乎你別說作不了官，即作了官，也算不了甚麼。看人家這個，出任就是知縣。江樊說：少敘那個，和尙怎麼樣了？艾虎說：拿住捆好了。徐良說：我把他抗過來看看，是那個自然和尙不是鄧太爺問艾虎：從何處來？艾虎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鄧九如說：還有件怪事，方才他們大家，把我擱上，推到這裏來，拴在庭柱上。這屋裏頭有許多婦女，陪著那個白臉的和尙喝酒，還請奉行令哪，就皆因那個和尙出去動手去了。這屋中許多婦女，沒見出門，他們全往甚麼地方去了？艾虎說：何不到屋裏，找找他們去，同著江樊帶老爺，一齊到屋中，也沒有後門，眼睜睜那酒席，還在那裏擺著，就是不見一個人影兒，連老爺也納悶。江樊那樣機靈，也看不出破綻來。還是艾虎看見那邊有一張牀，那個牀幃子亂動。艾虎用刀把牀幃子往上一挑，見裏面有兩個人，將要把他們捉將出來，一看是兩個婦人，也就不肯去拉了。叫江大哥，你把這兩個捉出來。江樊就將他們，隨即捆上，帶過來見說：這就是太爺，跪下磕頭。鄧九如一看，兩個人俱在二十多歲，三十以內。太爺問：你們都是幹甚麼的？說了實話便罷，如若不然，即將你們定成死罪。兩個婦人，往上磕頭，說：我們都是好人家的子女，半夜間凶僧到來，把我們扛到廟內，本欲不從，怎奈他的人多，落了禿賊的圈套。太爺說：你們既是好人，本縣放你們歸家，可有一件，有個朱二禿子，他在廟中沒有，兩個人連連答應說：有，不但有朱二禿子，連吳月娘兒，俱在此處哪。太爺問：現在那裏？婦人說：你看那邊有一張條扇，是個富貴圖，那卻是一個小門，開開那個小門，裏頭是個夾壁牆兒，他們聽見勢頭不好，俱都鑽在那裏鑽去了。我們也要鑽到裏



頭去，他們說：沒有地方了，故此我們才躲在牀下。裏頭男女混雜，好些個人呢。老爺聽了，隨即叫江樊過去，瞧那一張畫，是一張牡丹花，傍邊有個環子，雖是個門，可開不開。正要問那個婦人，就見徐良抗著和尚進來，把他地上一摔，撲咚的一聲。徐良隨即說：我全問明白了，他們這裏頭有個夾壁牆，連朱二禿子，他們那一案，都在這裏面。忽然外面一陣大亂，進來許多人，各持兵刃。若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

詩曰：悟明作事太冬烘，淫婦收藏夾壁中；自謂是空原是色，豈知卽色卽成空。

其二：謀命圖姦太不明，最陰究屬婦人情；奇冤自此從頭洗，敗壞閨中一世名。

且說徐良在外邊，問自然和尚不說，拿刀威嚇帶傷的小和尚，倒是有得一得，將實話全都說出來了，故此徐良連那個假門，也都知道了。扛了自然和尚進來，正要獻功，人家這裏也都知道。將要進去，外頭一陣大亂，進來了無數的人，各持單刀鐵尺。大眾以為是僧人的餘黨，原來不是，是由衙門中來了一夥子馬快班頭。因老爺的内廝，一瞧天氣不早，老爺無信歸回。主管一著急，暗暗的就把馬步班的頭目，叫將進來，就把老爺上九天廟的話說了一遍，教他們帶著夥計，去迎接老爺要緊。頭目一聽，也怕老爺有舛錯，趕著帶了夥計們，急速出城，俱帶著單刀鐵尺。到了九天廟，遠遠的就望見打裏頭跑出許多的和尚們來，焉敢怠慢，就叫夥計們向前。衆人往前一闖，一看有許多的僧人們，也有死於非命的，也有帶著重傷的。問那些個帶傷的人，縣太爺現在那裏，你們可知曉？僧人回答道：現在西跨院。大眾就奔西跨院而來。江樊、艾虎、徐良，往外一迎，見是馬快班頭，江樊這才放心。大眾都過來見了太爺，給太爺道驚，他們請罪。太爺說：與你們無干，我的主意。復又過去，在這張畫軸那裏，把那個銅環子，擰了半天，果然一轉，那個門兒一開，這才看見夾壁壁。江樊使了一個詐語，說裏面衆婦女們聽真，今日本處的太爺到此，所以就為的是朱二禿子，吳月娘一案，與你們衆婦女無干。你們將他兩個獻出來，就將你們放去。倘若不獻，拿到衙門裏，是一例同罪。這句話不大要緊，就聽見裏面婦女們亂喊。不多一時，出來了二十多人，連伺候他們的婆子，內中揪扭著一個婦人，就是吳月娘。大家一齊說：這就是吳月娘。那個禿子可得你們爺們進去，我們拉不動他。艾虎就進了夾壁牆，不多時，就見艾虎拉著他一

條腿，就提拉出來了。班頭過來將禿子鎖上。也就把吳月娘兒鎖上。又把兩個人的二臂倒絡，待等回衙再問。將那些個婦女盡行釋放，並且准其他把和尚那些東西，量自己的力氣，能拿多少拿多少，不許再拿二趟。大家磕頭，分散物件，出門去了。少刻地方進來，即見太爺。江樊叫地方出去，或馬或車找來，教太爺騎坐。地方出去。太爺叫把那些帶傷和尚，聽其自己逃命。受重傷不能動轉的，少刻回衙，打發人來，給他調治。死了的，就在廟後埋葬。就罪歸一人，跑了的和和尚法都案後訪拿，叫官人把悟明帶回衙署審問。地方把車輛套來，請艾虎、徐良到衙中待酒。徐良說：老兄弟，咱們作事，作個全始全終，一半押解差使，一半保著老爺。咱們要是一走，路上倘有外錯，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艾虎點頭道：是。所有廟中東西，叫地方看守，倘若短少，惟地方是問。押解著禿子，吳月娘、悟明和尚，起身出了廟門，直奔縣衙。叫艾虎、徐良一並上車，二人不肯。連江樊俱都地下走。一路之上，哨着熱鬧之人，不在少處。書不重絮，到了衙署，老爺下車，三班六房伺候，進了衙署。連艾虎、徐良讓到書齋待茶。太爺立刻升堂，用刑拷問，三個人一字不招。只得夾打了一回，把他們釘鐐收監。太爺一抖袍袖，退堂掩門歸書齋，陪著艾虎、徐良談話，然後擺酒吃飯。用完了飯，直談論了一夜，無非講論些襄陽故事，怎麼丟大人，至今尚無音信，說了一番。直等第二天早晨，二人告辭，他們還是上武昌的心。盛鄧九如送的盤費銀兩，二人執意的不要，讓之再四，也就無法。鄧九如、江樊送出作別。二人也就不上黃花鎮去了，願著大路，直奔武昌。逢人打聽路途，曉行夜住，渴飲饑餐，無話不講。這天正然往前走著路，一瞧前邊是個山口，原來是穿山而過，進了山口，越走路越窄。忽然擡頭一看，正是桃花開放，滿山遍野，一味盡是桃花，香氣撲鼻。艾虎說：三哥，你看這個地方，有多麼可觀！可惜是不會作詩，這要是會作詩，更有了趣味了。徐良說：那個詩，也是那麼容易作的那裏能文武兼全？要鬧個藝多不精，還不如不會嘍。隨說著話，越走越往上去。到了上邊，極平坦的個地方，望四面無一處看不到。放眼往四面一看，紅灼灼俱是桃花，真似桃花山一般。這時桃花還稍微開過去了點哪，看著個個都是桃花，彷彿把這座山都遮蓋了。對著二人上山，走的有些發躁，找了一塊臥牛青石，暫且先歇息歇息。徐良說：老弟，咱們敬著這個地方可不好。艾虎說：怎麼不好？徐良說：四面全是溝，惟有這個地方，孤孤零零的一個山頭，專藏歹人的所在，我師傅對我說過，老兄弟不至於不知道罷。艾虎哈哈一陣狂笑道：三哥說甚麼歹人，要無歹人便罷，若有歹人，小弟正然悶倦，拿著歹人，開開心才好哪。徐良聽了，把舌頭一伸，說：兄弟好大話呀！咱們歇歇走罷，我是怕事的。正說話之間，聽見有人說：這個地方才好看哪，勝似西湖景。艾虎說：我二哥來了。徐良說：可不是麼？

他打那裏來？艾虎答言：此處不是西湖，那裏來的西湖景？原來是胡小記喬賓。在黃花鎮第二天，丟了徐良、艾虎，大官人就明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事情了，對大眾一說，也就不便等著了。告訴推小車的，你們只管推著奔武昌路上，倘若要有人劫奪，丟失了找地面官，要不然，上武昌告訴大人去。芸生騎馬單走，胡小記喬賓不放心，告訴大官人，竟奔岳州府找下來了。二次到岳州，大街小巷上，就把丟差使事情，傳嚷遍了。二人不敢停留，又不敢走華容縣，逃著石門縣奔武昌，走在這裏，正然遇見大眾彼此見禮，對問對說自己的心事，不可重敘。忽然山西邊上來了一位老者，拉著個驢，還是個叫驢，老頭年到六旬，穿著土絹大氅，回頭把草綸巾摘下來，當作扇子。那驢亂叫，老頭說：這種東西也是慣，每逢走在這裏，你也歇歇來，我就教你歇歇，要不，你心裏也不願意。把驢身上的口袋抽下來，那驢又是亂叫。艾虎說：衆位哥哥，看看好不好？胡小記說：真好。艾虎說：有點缺點，胡小記說：缺點麼？艾虎說：我常聽見我五叔愛說這句，有花無酒少精神，有酒無花俗了人。可惜咱們這裏，就是有花無酒。這個地方要是有一個酒攤，可就對事了。喬爺說：現在就是短那樣一個。徐良說：你是過於愛飲酒了。這個地方你瞧瞧，要是酒攤，喝得麼？艾虎說：自要有酒攤，也不管他喝得喝不得，我就要喝。要都像你，那就不用走路了。我還是過去打聽打聽去。徐良說：你打聽，我也不教你喝，你怎麼這樣不知進退？艾虎真就過來，與這位老者打聽，說：你這個老人家，這裏那有酒鋪？老頭說：你要喝酒麼？艾虎說：正是。那老頭說：嗚嗚那可遠了，離此約有四里多地，來回八九里地哪。我們這有個賣酒的，穿著鄉村賣，挑著個高挑兒，上頭也有酒，也有燒餅麻花。正說話間，西邊一陣亂嚷，不知是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爲飲酒衆人受害 論寶刀毛二被殺

詩曰：對酒觀花總一觀，賞花飲酒盡開顏；不知誤食盤中菜，猶當尋常作等閒。

其二：客路前途望轉賒，綠何樂酒又貪花；個中幸有山西雁，假作迷離入賊家。

且說艾虎，正與老者打聽那個賣酒的，忽然西邊一陣亂嚷，上來了許多人。山西雁一怔，原來是幾個行路的，也有七八個人，也有賣帶子的，也有趕集的，也有抗著鋪蓋捲兒回家的。大家一齊說：好熱天氣，咱們歇歇歇歇。對著艾虎他們那邊的那塊石頭，就坐下了。把東西放在石塊上，也有本地人，也有山西人，也有鄉下人，等等不一。就聽那個山西人說：怎麼這個地方，這樣多

的桃花就有本地人說：沒往這邊來過罷。此處叫作桃花溝，故此這裏的桃花多。那人說：怎麼這裏也沒個賣酒哪？本地人說：賣酒的，此時可不知道他過去了。沒有哪，我給打聽打聽。那人說：敢情好。就問那個老頭兒說：咱們這裏那個仁義小王三過去沒了？老頭說：沒有過去。那人說：給你打聽了，還沒過去哪？橫是不差甚麼，也就快來了。那人說：怎麼叫個仁義小王三哪？那人答道：皆因是這個人，作買賣公道，故此人叫他仁義小王三。賣酒，也有燒餅果子，還是貨郎兒，少刻就過來，你就再等等罷。正說之間，就聽見搖鼓聲響。老頭說：得了來了，那不是他搖鼓呢？果然聽見搖鼓的聲音。徐良早把艾虎叫將過來，不教艾虎打聽賣酒的，此處的酒，是萬萬喝不得。小爺雖然不願意，也無可如何，淨聽人家打聽。自己想著賣酒的來了，看他們喝不喝，他們要喝了沒事，自己喝了也就沒事。那時再問三哥不遲。不多一時，就見山坡底下，來了一個高挑賣酒的老頭說：這就是賣酒的王三來了。王三掌櫃的，今天來的晚了，擱在這賣罷，好幾個人等著喝酒呢！瞧這個賣酒的，三十多歲，藍布褂褲，白襪青鞋，花綁腿，高挽髮髻，腰中藍搭包，黃白臉面，粗眉大眼，挑著一付一籠，兩邊共是六層扁擔頭，有個釘兒，上來時節，把個長把鼓，就掛在那釘兒上。老頭告訴他，把圓籠放下。那邊的些人就都過去了。亂說喝酒，這個說給我打二兩，那個說給我打三兩，就有問酒價的。王三說：別忙別忙，等我打開圓籠。酒是五個錢二兩，燒餅麻花是五個錢兩個，薹來的賣三個錢一個。你們這些人，我可記不清楚，誰吃多少喝多少，可是自己記著。你們也不能吃三個說兩個，全是靠天吃飯的人，誰也不能瞞心昧己。你們可是自己記。那個本地人說：錯不了，我們都打集上來，全是買賣地兒。這個說：我打四兩。那個說：我打六兩。王三說：不行，沒有那個大傢伙，二兩的壺一兩的碗，喝了再打。大家亂搶一回，就有拿燒餅的，也有拿饅頭的，有的在這喝的，有的在石頭上喝的，有喝完了又來打的。艾虎饒的直流涎沫，說：三哥，你瞧見了沒有？他們已都在喝了。徐良說：少時在店內，有多少喝不了，何必單在這裏喝呢？艾虎說：哥哥，我可不是不聽你的話，這個景況難過。徐良說：我勸的，隨你愛聽不聽。艾虎說：死了我都願意，你們還有不怕死的沒有？喬賓說：我不怕死，來著，咱們哥兩個喝去。胡小記說：我也不怕死，三哥怎樣？艾虎說：不用問，他是向例不喝酒的。艾虎過去說：掌櫃的，給我們打一斤。王三說：誰喝酒呀？你喝酒，不賣。艾虎說：怎麼，我不給你錢麼？王三說：你憑甚麼不給我錢？艾虎說：我既給你錢，爲甚麼不賣給我？王三說：我這個買賣，屈心不買，屈心不賣。艾虎說：爲甚麼說起哪？王三說：你們那個夥計剛才說，我聽見了，說我這酒裏有東西，故此我就不願賣給你們。喝了這酒萬一要死了呢，我再跟著你們打人命官司去。艾虎說：誰說的？王三說：你

們那個夥計。艾虎說：酒是我喝，他又不喝酒，我死而無怨。王三說：你可準不怕死，打多少？艾虎說：打一斤。王三答道：沒有那們大傢伙。艾虎說：有多大傢伙？王三說：一兩的碗，二兩的壺，還是全叫人家佔了，等著他們喝完了再說。艾虎說：那我可等不得。王三說：你等不得可沒法！有了，我這有個擱酒漏子的罈，你拿那個打罷，也裝得下一斤酒。拿過去，拿兩個小碗，勻兌著喝去。艾虎說：很好。王三就把個酒漏子拿起來，用料子打酒，整打了十六料。徐良在旁說：老兄弟，你可要小心，別人不拿這個罈子打酒，獨你拿這個罈子打酒，預先把藥下在罈子裏，喝下去就悔之晚矣。艾虎一聽，想這個情理不差，瞪了賣酒的一眼，說：哈哈好，這酒我不要了。賣酒的說：不要不行，買定了你了。艾虎說：你還要講強梁嗎？賣酒的說：我們小本經營，焉敢強梁？橫是你總得要。艾虎說：我偏不要，你便當怎樣？賣酒的說：我自有意教你要說罷，他把酒料子，倒過來，拿那頭竹把，下在酒罈裏，呼嘍呼嘍的攪合了半天，那酒是亂轉，復倒過來，打的碗裏了一料，他自己喝了，又打一料，又喝了，說道：你看看我這酒裏，有甚麼沒有？要有甚麼，難道說我喝了還不死麼？我這個人，一生不作虧心事，你要屈我的心不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酒裏頭要是有毒藥，說話這半天，也就發作了罷？艾虎一見，連連的告錯說：是我錯了，是我們這個朋友說的，我心裏也亂猜起來了。是了，我少時多給你幾個錢罷。王三說：你多給我一文錢，直頂到萬兩，我都不要。隨說著又添了兩料酒。艾虎暗暗佩服這個人，就見有人過來，說：你不是有菜麼？賣給我們點菜吃。王三說：菜可有，怎麼拿呢？那人說：我們自己拿去。王三說：又不是成件的東西。艾虎這裏，隨即拿了些燒餅、餛飩，說道：你看看我，拿了幾個。王三說：你這個人，白給你一百個，你都不吃。就見把後頭的圓籠揭開，給那人撥菜。艾虎也就瞧了瞧，原來是一盤子炒鹹食，一盤子青黃豆，招了點紅蘿蘆丁兒，勾了點團粉，就叫豆兒醬。若論尋常，白給艾虎都不吃。如今見著這個山景兒，有了酒對著這個菜，倒是個野趣。問道：這個菜，你賣幾百錢一碟？王三一笑說：三個錢，兩個錢，一文錢全賣。艾虎就撥了兩碟，有喬資幫著拿過去。再瞧那邊人，他也買菜，我也買菜，也有打酒的。艾虎問：三哥，喝不喝？徐良回答：不喝。艾虎說：吃燒餅不吃呢？燒餅餛飩，這橫是可以。徐良說：這還可以，我吃點。把燒餅拆開，把豆兒醬鹹食，夾的裏頭，拿著燒餅，轉著身面向北觀花，說道：你們飲酒賞花，老西吃燒餅賞花，我總看著這花，是瞧一會少一會。艾虎說：你又不喝酒，你疑甚麼心？徐良說：你別理我，你只當我這裏鬧汗呢。艾虎說：三位哥哥，我怎直暈哪？胡爺說：別真是不好罷。喬爺嚷：噯呀！噯呀！噯呀！噯呀！就立身不住了。胡爺他一個三哥沒叫出來，也就躺倒在地。徐良說：我又沒喝酒，這是怎麼了？也爬在地下。老頭一笑說：老三念

西真倉。啊！大家拾奪，王三收傢伙，老頭把口袋搭在驢上，把四位的包袱繫上，也就搭在驢上，把四位的刀，他都摘下，單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拉出來看了一看，復又插入鞘中，笑嘻嘻說：好買賣，這號買賣作著了。大眾說：怎見得？老頭說：少時你們就知道了。兩個人搭一個，搭在家裏去。老頭先下了山西坡，拉著驢出了西溝口往南，他們起的名，叫桃花村，進了籬笆門，將驢拴在桃樹上，說有請瓢把子。少時寨主出來，叫病判官周瑞，出來問道：毛二哥，作了號買賣，嗎？有點油水嗎？毛二說：你看看這個青子罷。周瑞把大環刀，拉出來一看，寒光灼灼，冷氣侵人。毛二問：此刀何名？同答說：不知。毛二一論這口刀，就是殺身之禍。不知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殺故友良心喪盡 遇英雄嚇落真魂

詩曰：尤物招災自古來，愚人迷色又貪財；誰知醜婦閨中寶，更是齊王治國才。

這四句詩，因何說起？皆因古往今來，佳人豔色，不是使人爭奪，就是使人劫掠，看起來，不如醜陋的好了。有句常言說的好，醜陋夫人閨中寶，美貌佳人惹禍端。曾記得戰國時，齊無鹽還有一段故事，請列公細聽在下述說一遍：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生得白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無鹽一邑，莫不知有醜女之名。欲嫁於人，而媒妁恐人嗔責，不敢通言。偶有見者，皆遠遠避去，人相傳說，莫不以爲笑談。年至四十，尙未適人。有人戲之道：姑何不嫁耶？豈有待於富貴者耶？鍾離春道：不嫁則已，嫁則非大富貴不可也。其人哂其妄言，復戲之道：大富貴人誠欲娶姑，但恐無媒耳。鍾離春道：自爲媒，未爲不可也。其人又戲之道：自爲媒，不幾越理乎？鍾離春道：禮不過爲衆人而設，豈能拘賢者耶？遂將自穿的短褐，脫下來抖一抖，去了灰塵，重新穿在身上。又用溪水，將黑鐵般一個面孔，洗得乾乾淨淨，又將幾根稀稀的黃髮，挽作盤龍髻，竟輕折著數圍寬的柳樹之腰，搖搖擺擺，走到齊宣王宮之前，竟要入去守宮的謁者看見，著驚慌忙攔住道：汝是何人？焉敢亂闖宮門？鍾離春回道：妾乃齊國四十嫁不去之女也。謁者因戲問道：汝四十年嫁不去，皆因汝之容貌太美也；吾聞女子遲歸終吉，汝宜家去靜坐以待之，到此何爲？鍾離春道：妾聞君王之聖德，如日當空，無物不照，何獨遺妾？故願自獻於王，欲以備後宮除掃，乞大夫爲妾進傳一聲。謁者聽了，不覺大笑道：豈王

之後宮，獨少汝一美人耶？吾不敢傳。鍾離春道：王教你在此傳命，妾欲見王，而子不傳，是子之罪也。傳而王見與不見，則是王與妾之事也。子若必不傳，妾謹身頓首，伏於司馬門外，以待命，倘有他人見而報知於王，則子罪恐不辭。謁者聽說，不得已，因報知宣王道：宮門外，有一奇醜女子，自言願獻於王，以備後宮之選。臣再三斥之不肯去，故敢上聞。此時宣王正置酒於漸臺之上，左右侍者甚衆，聽見謁者入報之言，皆知是無鹽醜女，莫不掩口而大笑，道：此女胡強顏至此？惟宣王聽了，轉沈吟暗想道：此女闔閭市井中，也沒人娶他，敢來自獻於寡人，必有奇異之處。因教人召他入去，因問之道：寡人已蒙先王娶立妃配，備於位者不少矣，何敢復誤天下之賢淑？汝女子乃欲自獻於寡人，且聞女子久矣，不嫁於鄉里之布衣，忽欲嫁萬乘之主，必有奇能也，幸以告我。鍾離春道：妾無能，但竊慕大王之高義耳。大王妃匹雖多，皆備色以事大王，未聞備義以事大王，故妾願入後宮，以備大王義之所不足。宣王道：備義固寡人之所深願，但善補之，不知汝有何善？鍾離春道：妾善隱。宣王道：隱尤寡人之所喜，試即一行。鍾離春因起立殿下，揚目露齒而上視，復舉手拊膝，道：殆哉殆哉！如是者四遍。宣王看了不解其情，因問道：隱固妙矣，寡人愚昧不能深測，還乞明教。鍾離春乃對道：所謂隱者，不敢明言也，大王方欲明言，妾何敢終隱？所謂四殆者，蓋謂君王之國，有此四殆也。君王之國，西有強秦之患，南有楚國之讎，大廷無一賢人，而所聚者皆奸臣，王獨立於上，而衆人不附。且春秋已四十，而壯男不立，又不務衆子而務衆婦，所尊者皆所好之人，所忽者皆所恃之人。今君王幸無恙耳，設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可知也，此非一殆耶？漸臺五重，所聚者黃金也，白玉也，所設者琅玕也，籠疏也，所積者翡翠也，珠璣也，而不知萬民已罷極矣，此非二殆耶？國所倚者賢良也，而賢良匿於山陵，國所憎者諂諛也，而諂諛滿於左右，雖有諫者，而爲邪僞所阻，此非三殆耶？飲酒聊以樂性情耳，乃沈湎於中，以夜繼日，致使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能修諸侯之禮，內又不能秉國家之治，此非四殆耶？故妾隱指四殆者此也。宣王聽了，不覺駭然驚，惕然悟，乃喟然長歎道：寡人奈何一迷至此哉？非無鹽君之言，不幾喪國乎？急急命拆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治，皆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詩曰：自古英雄愛寶刀，削金切玉逞英豪；流星閃閃光侵目，秋水泠泠冷掛腰。

壯士得來真可喜，奸徒遇此豈能逃？物原有主何須強，顯得奇人手段高。

且說桃花溝的寨主，就是五判官之中，病判官周瑞，就在此處，坐地分贓。這個桃花溝，地勢太背，晚晌就沒人敢走，冬日連白晝人都少，官人往這裏查得又緊，買賣又蕭條。可巧毛順，由飛毛腿高解那裏崩出來，到了桃花溝，見了周瑞，訴說給高解出了個主意，他們拿了個智，把我崩出來；我不犯賴衣求食，我才投在你這來了。多蒙寨主寬宏大量，不嫌我老而無用，收留於我。若非寨主待我這番的好處，我也不能把我掏心窩子的主意，施展出來。原來這個主意，是他出的。這王三不叫仁義小王三，他叫機靈鬼王三。餘者的小賊，扮作走道的。王三酒裏頭沒有蒙汗藥，卻是菜裏頭有。兩大盤子膨膨滿滿的，一邊有蒙汗藥，一邊沒有蒙汗藥。他們吃的菜，沒有蒙汗藥，外人要吃，把盤子一轉，是人也難以猜透。不但他們這幾位小爺上當，受害的人多了。尋常撒出小賊，四個溝口看著，只要有人來，就給他們送信。毛二拉驢，王三挑酒，眾小賊妝扮行路趕集，作小買賣的，不但淨是溝內，在左近的地方，就敢辦這個勾當。不怕你不喝酒，老頭子就問他了，你走過這裏沒有？別人說沒走過這裏，他就說：這裏有宗土產，叫桃花酒，若走桃花溝，必得嘗嘗桃花酒。桃花溝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溝中走一走。是人就要嘗一嘗，桃花酒甚麼滋味。自要一飲，就上了當了。上當的人，不計其數。故此今天，也是他們的惡貫滿盈，遇見他們幾位。艾虎又是個愛喝的，毛二預先倒不以爲是好買賣，嗣後來見了這口刀，他知道價值連城的東西，要在周瑞的面前，賣弄賣弄，故此才問道：寨主爺，可認識這口刀嗎？周瑞本不認的，教他一發笑，說：寨主，這口利刃，價值連城，世間罕有，若非寨主的德厚，萬萬不能遇見此物。周瑞說：這一口刀，怎麼教二哥誇的這麼好呢？毛二說：把你那個刀，拉出來比一比。周瑞就將自己的刀亮出來。毛二說：你再剝一剝試試。周瑞就著大環刀，將自己的刀背一剝，噲哪一聲，噹哪噹，自己的刀頭落地。倒把周瑞嚇了一跳，然後哈哈一笑，誇道：好刀哇！好刀！毛二說：不知道出處罷？周瑞說：不知。二哥知道，我領教領教。毛二說出於大晉赫連播老丞相所作三口刀，一口大環，一口龍殼，一口龍鱗，全能切金斷玉。實對你說，我就爲這口刀，棄了烏龍崗寨主。難道說高寨主立賣刀會，你不知道嗎？周瑞說：那我怎麼不知？又問道：你去了沒去？周瑞說：我正病著來著，我還直急呢，一者是連盟，二者我要開開眼，就是未能去赴賣刀會。就是這口物件嗎？毛二說：正是此物。周瑞說：咱們可要立賣刀會了。毛二說：怎麼落在這老西手裏了，莫不成高寨主有禍？怎麼也沒見驢盤子的夥計報信哪？正講論此事，大家回家，把四位小爺，全扔在籬笆牆那裏。王三把酒挑放下，也過來瞧刀，大家無不誇獎。寨主說：今



天這個買賣，不拘有多少東西，我都不要了，你們大家分散。我就要這口刀就得了。毛二就有些個不願意，說道：怎麼樣？案主就要這口刀。周瑞說：正是，我就要這口刀。毛二說：設若是你，見著這口刀，你肯花多少銀錢買？周瑞說：我要見著這口刀，花二千銀子，我都是情甘願意的。毛二說：既然那樣，就算你二千銀子，把那些東西，照著尋常算計明白，該當合算銀價值多少，照樣分派你的成帳，這口刀就算你二千兩銀子。周瑞說：那是何必呢？我不要你們的就是了。毛二說：不行。常言說的好，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你看著這口刀好，你就留下。設若是夥計們以後出去作買賣，看見好東西，不往回裏拿，就壞了你的事情了。我這個說話，永遠不爲我自己，以公爲公。設若你要不願意，我拿出去，就可以給你賣二千兩銀子，出去就能把他賣了。這句話一說，就把病判官說了個紅頭漲臉。周瑞說：二哥，你可太認真了。毛二說：我辦事認真，可不是全爲己事，我也明知我這一生得罪人的地方，全在這個認真的上頭。周瑞說：你看是誰？毛二說：我要看是誰，自己已有分寸，那就不算認真了。周瑞說：今天我偏要合二哥討這口臉。毛二說：不行，或者折價，或者我去賣刀。周瑞說：也不用折價，也不用賣去，只當是你的，我要合二哥討這口刀。毛二說：不行，皆因衆夥計有分，要是我的，我可就送與寨主了。周瑞說：二哥真罷了，小弟說了半天，你也教我落不下臺來。毛二說：那個我可不管，你是或要或不要，速速說明。也搭著旁人沒人解勸，毛二素日間就不得人，也對著周瑞往日就強梁，周瑞又搭著也是氣惱之間。有句俗言，一個不摘鞍，一個不下馬。周瑞倚仗著得了一口寶刀，又想著這個劫奪人的主意，毛二已經給他出好了一不作，二不休，除去了這個後患罷。毛二扭著個臉，也是氣的渾身亂抖。就被周瑞嗑一刀，結果了毛二的性命。當時間衆人一亂，周瑞借著這個因由，說這可是他找死，休來怨我。我與衆位，討這口刀，衆位想一想怎樣？大家說：這是一件小事，寨主何必這般的動怒呢？周瑞說：那一位不願意，咱們就較量較量。說話中間，把刀一揚，就聽見撲哧，手背上中了一暗器，嚙啣啣舒手扔刀吧，吧一聲，面門上中了一塊石頭子兒。又聽說好王八兒的是山西口音罵人。衆人一亂，徐良就躡過來了。你道徐良爲何醒的這麼快？當原來起先就沒受著蒙汗藥，他心神全在那個賣酒的身上，一點破綻也沒看出來，嗣後瞧他們一撥菜，可就明白了。那時就要動手拿他們，又想，憑著這幾個小賊，作不出這樣事來，必有爲首的高明人，似乎這個主意，是人人得受。這個法兒，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滿讓把這幾個拿住，爲首的跑了，以後仍然是患。不如我也妝著受了蒙汗藥的一般，他們爲首的必然出來，那時再拿，未爲不可。明知道菜裏有藥，特意說夾上燒餅，故意臉沖著外吃；若要面沖裏，怕他們看出來是沒吃。只是一件，瞧

見艾虎他們躺下，都是有白沫；自己要躺下，嘴裏沒有沫子，又怕教他們瞧出破綻來。這也不管甚麼，妝淨將自己口中涎沫，咕嚕咕嚕了半天，就是一嘴的白沫子，連噴帶吐，往那裏一爬，迷封著眼睛瞧著。就是他們過來摘刀，自己猶疑了猶疑，刀要教人摘了去，那可不是要的！總而言之，藝高人膽大，直不把這幾個小賊瞧在眼內，且又上著緊臂低頭花妝弩哪。又搭著那幾個小賊，知道受了蒙汗藥了，誰還把他攔在心上，兩個人搭著他，就到了桃花村，可巧把他扔在儘靠著東邊籬笆牆，他們都去看刀去了。索性就把眼睛睜開，瞧著他們，自打得了刀，今天這才知道刀的出處，暗暗的歡喜。他早看出來周瑞要殺毛二，心裏說道：那老頭子要死，也沒那麼大工夫救他，等他死了，我給他報仇。果然殺了毛二自己一低頭，弩箭打中周瑞過去搶刀拿賊。不知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驚走羣寇 寨主受重傷不肯回頭

詩曰：

未剿醜類恨如何，且住賊窠作睡窩；  
舊鑿花妝經再整，新鋼利刃看初磨。

且說徐良對準了他的手背，一低頭，弩箭出去，正中手背上，用了個鯉魚打挺，往起一躍，可巧手按著一塊石頭子兒。徐良一罵，周瑞一瞧他，吧的一聲，正中周瑞面門之上。說時遲，那時快，徐良早就縱過去了，把刀就踹住了。周瑞把手甩著就跑了。有一個手快的貪便宜，他打算要檢刀去，早被徐良吧的一聲，一腳踢出多遠去了，爬起來就跑。徐良說：追騰騰騰騰，一步也沒追，淨是乾躁腳。怎樣個緣故呢？他怕要追他們，這三個人就教人家殺了，永不作那宗懸虛之事。自己想主意，怎麼救那三個人！忽然又打後邊跑過幾個人來，周瑞拿著一對雙鋼，緣故他豈肯白白的就丟了他這個窩巢，把手背上的箭拔出來，把英雄衣上的水裙綳子，撕了一條子，裹上手背，拿了一對雙鋼，復又過來拚命。說好，山西人，我與你誓不兩立。徐良一笑，說：很好，老西在此等候，過來，咱們兩個鬧著玩。就把周瑞肺都氣炸，說：你這廝是那裏來的。徐良說：老西還要問問你，姓甚麼，叫甚麼，哪？回答：你寨主爺姓周，叫周瑞，人稱爲病判官。徐良一笑，說：你就是那病判官。周瑞說：然也。徐良說：沒有打聽打聽，老西我叫閻王爺。周瑞說：你怎麼叫閻王哪？徐良說：我專奏的是判官。周瑞氣往上一冲，掄鋼就打。徐良將大環刀往上一迎，只聽噲噲，把鋼削爲兩段。周

瑞抱頭就跑。徐良說：追。騰騰的亂響，仍是不追。連那些個小賊，全都跑了。容他們去遠，徐良把胡小記夾起來，往北就走，走不遠放下，又夾喬賓，又夾艾虎，就這樣一步一步，倒來倒去，就把他們倒在後頭院裏來。一看後頭院裏，五間上房，三間東房，三間西房，三間西房，是兵器房，三間東房，是廚房。徐良進去看，掛著整片子的牛肉，放著整口袋的米麵，一大罈子酒，還有許多乾鮮水菜，作料等等，無一不全。徐三爺打水缸裏，取了一瓢涼水，拿了一根筷子，把他三個，都是用筷把牙關攔開，將涼水灌下去。少刻甦醒過來，人人睜眼，個個擡頭，齊說道：好酒呀好酒。老西說：幾希乎沒廢了命，還好酒哪。艾虎問：這是甚麼所在？徐良就把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了一遍。艾虎說：三哥也沒將他拿住嗎？徐良說：他逃跑了。艾虎說：這個東西，怎麼不把他追上呢？徐良說：我要追他，你們三個人誰管，倘若進來一個人，你們就廢了命了。胡小記說：咱們這些人，都不及三哥的算計。艾虎說：咱們趁早打算起身罷。徐良問：上那去？艾虎說：起身，咱們得找鎮店住居去。徐良說：天已將晚，道路又不熟，準知那裏有鎮店，離此多遠路？程此處就是頂好的一個店房，也有米麵，也有肉，乾鮮水菜全有。艾虎說：當怕的，你又不怕了，這是賊的窩巢，倘若他們夜間來了，睡覺如小死，豈不遭他們的毒手？徐良說：教我嚇破了膽子了，他們還敢來？只管放心，敞著門，他們也不敢來。連胡小記想著，都有些不放心，又不敢多言。徐良說：把外頭的包袱拿進來，喬賓出去，把驢上包袱拿下來，搬在上房屋裏。徐良說：咱們大家弄飯吃，抱柴的抱柴，燒火的燒火，喬賓說：我抱柴。到後頭院裏，一個大柴火堆，夾了四捆秫秸。胡小記找著菜，就把牛肉割了一大塊去切。徐良找了缸盆，倒上了有五六斤白麵，艾虎就把大瓢，嘩喇嘩喇的，倒了六七瓢水，還要倒哪。徐良說：這是要吃甚麼？艾虎說：我知道要吃甚麼呀？徐良說：不拘吃甚麼，你倒那麼些個水。艾虎說：呀，稀了。徐良說：我打算你要打漿子哪。艾虎一笑，說：我沒作過飯。徐良說：你等著吃罷，瞧我的。你說是吃甚麼罷，切條趕條拉條，揪韮韮，削韮韮，把拉韮韮，把魚子，溜魚子，你們說甚麼，老西全會作。大眾全笑了。艾虎說：這些個樣兒，我們全沒吃過。胡小記說：你愛作甚麼，就作甚麼罷。喬賓說：你倒別瞧我這個樣兒，我倒會。艾虎說：你會作甚麼？回答會吃。大家又笑。真是徐良作飯。艾虎看見有一大罈子酒，說：這可是有福不在忙，我可該喝點了。這就找碗要喝。徐良氣往上一衝，把酒罈子抱起來往下一摔，嘩嘩一聲，摔了個粉碎。艾虎把嘴一撇，呼哧呼哧的生氣。徐良說：方才爲喝酒，差一點沒死了，瞧見酒又想要喝，總不怕死，實在饒的慌，爬到地下去喝。艾虎睨了他一眼，敢怒而不敢言。胡爺催著吃飯，大家飽餐了一頓，俱歸上房屋中去了，就把他們燈燭掌上。艾虎說：我是吃飽了，就困，我要先歇著了。徐良說：睡覺，

這個地方如何睡得睡著了？就是個熬決。艾虎說：全依著你老人家說，我說住不得，你說住得了；我說睡覺，你又說睡著了，是個熬決。到底是怎麼辦才好呢？徐良說：我說在這住著，叫捨身誑騙，他們晚晌必來，咱們少刻，四個人睡覺，東南西北，佔住四面。一個頭朝北；一個頭朝東，枕著頭朝北的腳；一個頭朝南，腦袋枕著頭朝東的腳；一個頭朝西，枕著朝南的腳；頭朝北，又枕著頭朝西的腳。這叫羅圈睡。自己都掖著刀。咱們的包袱，擱在當中。全別睡覺，裝著打呼，往這們招賊。不怕要是有睡著了的，把腳往上一擡，那個也就醒了。賊要來了，慢慢的起去，就可以把賊捉住了。你瞧這個主意，好不好？胡小記說：此計甚妙。艾虎說：三哥，你怎麼想這個招兒來，就依著你這個主意。果然就把門一關，把插管拉上。先前艾虎是淨笑，嗣後四個人裝著一打呼，聲音還真是不小，呼嚕呼嚕的。艾虎說：這賊三更天來了還好，要是一個不來，把咱們這鼻孔都要抽乾了。大家笑成一陣。徐良說：要是這個笑，可就別把賊笑跑了。艾虎說：還是一個打了一個打罷，不然是準乾。真是一對一聲，接連著打了。始終不出徐良之所料。周瑞一跑，二次把鋼削折，逃竄性命，到桃花溝西溝口，找在山洞裏頭，一捏嘴亂打唿哨。唿哨本是賊的暗令，慢慢的又聚在一處。王三也來了，說：寨主刀也不要了罷。周瑞苦苦的告錯，說：眾位兄弟，還得幫助我一臂之力。王三說：誰還敢助你一臂之力。毛二哥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誰還能輔佐於你。周瑞說：從此以後，不分甚麼叫寨主，甚麼叫夥計，作了買賣，平分秋色。這才把大眾說的心軟，還是王三給出的主意。周瑞親身探了一探，正對著徐良在廚房那裏說哪，賊教他嚇破了膽子了，做著門睡覺都不怕。周瑞回去，把這話對王三說了一遍。還求王三給出個主意。王三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夜至三鼓，大眾湊齊，咱們大家前去。講武不是他們的對手，咱們把後院柴薪，就過去堵門，燒他們個個焦頭爛面之鬼，風火中的亡魂。大家說：還是王三，這個主意甚妙。這個桃花溝舖店甚遠，要找住戶人家，討頓飯吃，沒人肯給，自可是把他們燒死，得回桃花村，再打主意吃飯。可憐他們要放火，連石鋼火種都沒有，現找左近的住戶人家，借來的石鋼火，在山灣後等到三鼓，好去放火。將到二鼓之半，奔了桃花村來，由後籬笆牆躡入，大眾搬柴運草，未曾放火，眾人瞧出，拿病判官周瑞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葦塘用計 殺小寇放火燒房

且說周瑞等不死心，二次前來放火，大眾躡進籬笆牆來，搬柴運草。周瑞堵著門口，把秫秸蹀到四尺多高。焉知人家裏頭就

防備著，究屬柴薪，一搬挪總有響動。幾位小爺，在裏頭本是裝打呼，聽見外頭一響，就嚇了一跳，彼此把腳亂擻。徐良先就躡下坑去，直奔屋門口，插管一拉，開門一看，秫秸堆了四尺多高，被徐良一腳踢散，拉刀躡將出去。周瑞那裏敢交手，抱頭就跑，直躡出後籬笆牆去。徐良咬牙切齒，想著把他拿住，才解心頭之恨，後面緊緊追趕，暫且不提。且說艾虎、胡小記、喬賓三個人，把窗戶一蹶，躡將出來，拉刀就刺。這些小賊，誰敢與他們爺們動手？再說，人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騰，沒有周瑞，誰肯向前捨命？故此淨想著是要跑。還得跑得開嗎？這幾位如同削瓜切菜一般，霎時間殺得乾乾淨淨。原來遭劫的難躲，在數的難逃，別瞧殺的乾淨，還有漏網之人。艾虎等大家一看，沒有人了，回到屋中等著三哥，暫且不提。單說徐良追下周瑞，緊趕緊追，始終不捨，恨不得一時把他追上，結果性命以與一方除害。焉知周瑞進西溝口，順著邊山，直出北溝口。你道徐良爲甚麼追不上他？皆因是周瑞道路熟，跑得固然是快。徐良道路又生，疑心又大，恐怕的是山賊把他帶到埋伏裏去，心神找著周瑞的腳蹤跡，固然顯慢，夫能將他追上了。出了北溝口，徐良著急，要是有了村莊，他扎將進去，這就不好找了。倒沒有村莊，前頭黑忽忽的一片葦塘，眼睜著病判官，扎入葦塘。徐良罵道：好王八養的，進葦塘，你打算老西，就看不見你了，你往西北去了。周瑞納悶這麼高的葦子，我又躡著身走，又是黑夜之間，他怎麼瞧得見我哪？徐良又一嚷：你往西北去，咱們兩個在西北見。判官，你直是渾蛋，你不論東南西北，我都看見的，你走在那裏，上頭那葦葉就動在那裏，咱們兩個人，西北見面。周瑞就聽見騰騰騰騰的腳步聲，蹣著葦塘直奔西北去了。周瑞暗笑：你說我是渾蛋，你比我更是渾蛋，我本來沒留神上頭的葦葉子，你雖看見，你也不該說出來，你說出來就是把我提醒，你在西北等，我可就不往西北去了。總是我命不當絕，他若看出來，一語不發，在西北一等，我若出去，準死無疑。自己一轉身，用腳尖踏著地，慢慢的分著葦子，一步一步提著氣，慢慢的奔東南。列公就有說的，桃花開放的時節，那有這樣高的葦子？此處可是南邊的地方，桃花開放，那葦子就夠一丈多高，若要是水葦，還高哪！閒言少敘。病判官出了東南，他本傷弓之鳥，出葦塘眼似響鈴一樣，就見前邊黑忽忽，似乎蹲著一個人相仿。周瑞又不敢前去。他本看不很真，心想，必是自己眼花，等了半天，並無動靜，別是個土堆兒罷？仗著膽子往前就走。看看臨近，忽然往起一躡，說：判官，你才來呀，老西久候多時了，咱們是死約會，不見不散，過來鬧著玩罷。這一下，可把周瑞的真魂嚇掉，這才知道是上了當了。徐良那個聰明無比，遇事一見而明，他如果真往西北追，他豈肯說將出來？他特意的說，往西北去，我們往西北見，他明知說出在西北見，周瑞絕不肯往西北去，他往西北跑，故意的。

際腳往東南來，一點聲音皆無，從這裏一蹿淨等。周瑞果然不出他所料。見著周瑞，他還不肯起去，容他往前一來，躡起來掄刀就剝，周瑞焉敢還手，掉頭就跑，復又扎入葦塘去了。徐良說：「好！眼睜著葦梢亂動，徐良雖然躁腳，並不進去。緣故他在暗處，自己在明處，進去總是吃虧。」又怕裏頭有水，徐良就是不會水。目不轉睛，到底瞧著那葦葉往那裏晃，又看了半天，那葦葉一絲也不動。自己心中納悶，一翻眼明白了，必然是周瑞藏在葦塘裏面，不敢奔東南西北，怕的是葦葉一動，外邊哨見。徐良說：「周瑞裏邊等著，我在外邊看著，我們兩個，看誰拚的過。誰知周瑞果然是在裏邊，不敢走啦，就躡在裏面，自己心中納悶，說怎麼他那樣好眼睛，我在裏頭躡著，他會看見，且合他拚一會再說。」那人鬼計多端，別聽他這一套言語。忽然間就聽見外邊說：「淨這們拚著，無意思，擲石頭子兒啦。」吧，吧，吧，吧，打進葦塘，沖著周瑞來了。周瑞一低腦袋躲過去，復又瞧見一塊一塊，直往裏打。原來是徐良不準知道，他往那裏躡著，打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打中了沒打中，誰有些個心腸，在此裏，我還是找眾兄弟去要緊。臨走還說了一句話，我淨合你拚著就完了。其實，自己輕輕的就走了。按舊路而回，就見前邊有一個黑影兒亂幌，徐良微微一停步。前邊那裏叫徐三哥，山西雁方知道是艾虎，回答老兄弟，有甚麼事？艾虎說：「呵，三哥，你上那裏去了？我們等急了你了。那幾個賊，我們全打發他上他姥姥家去了。你這一個可拿住了沒？」徐良就把追周瑞進葦塘，往西北追，在東南等，使了甚麼詐語，拿石頭子兒投，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艾虎說：「可惜，要有我就趕進去了。」二人回到籬笆牆，胡小記，喬賓把那些死屍，連毛二都把他堆在屋內，把自己的包袱，俱都拿上。依著喬賓把那個驢拉上，教他馱著行李。徐良不教，說：「你知道他那驢是那裏搶來的？有本驢主瞧見，那還了得！我們把他解開，教他逃命去罷。」就用那小賊搬來的柴草，用火點著。小賊打算燒人家，沒有燒成，人家倒把自己死後屍首燒了，也是他們惡貫滿盈。頃刻間烈焰飛騰，火光大作。幾位一看，天色微明，正好走路，也就不穿著桃花溝走了，未免也就邁了點道路。正走了一天，打尖用飯，也就不細表了。到了晚間，走到一個鎮店住店，稍微透早，艾虎奔武呂府的心勝，恨不得要連夜下去才好。依著徐良，就要在這個鎮店住下才好。艾虎淨說：「天早，再走幾里，也沒打聽打聽那裏有店，公然就一直的往正南，走下來了。走到天已昏黑，又無月色，幾位覺著腹中饑餓。喬賓說：『都是老兄弟你的主意，方才要住了店，好不好？你看這趕不上鎮店，昏黑夜晚，怎樣個走法？』」艾虎說：「你別抱怨我呀！我還想酒喝，哪好容易遇見了一個人，跟人家打聽打聽，那裏有店。那人說：『離此不遠，有一個小山坡，上頭孤零零，有一棵大榕樹，參天拔地，過去有一個小鎮店，就叫孤樹店。東西大街，儘東頭有

一個大小店，窮富都可住。鬪人單有房屋，窮人作小買賣，推車挑擔，在外頭對著廚房，有一溜南房，大坑上住人。幾位打聽明白，直奔孤樹店而來。到了那個小山坡，果然看見那棵大樹，過了山坡，穿那個孤樹店，到了東頭路北，有一個大店，字號是興隆老店，門口兩條板櫓，店中大概也都住滿了的時候了。夥計問：幾位投宿嗎？徐良回答：正是，可有上房？夥計說：沒有上房了，有三間東房。徐良說：可以。夥計帶路，拐過映壁，夥計說：掌櫃的是山西罷，貴姓？徐良說：老西姓徐。說到此處，就見上房的簾子一啓，有個人往外一探頭，把著往外一哨，復又撤身回去。幾位也沒很留神，這就奔了東房去了。進了屋子，點燈烹茶，打洗臉水。徐良看了看這個屋子，就有些詫異，就與艾虎、胡小記、喬賓說：這屋子，可透著有點奇怪，別是賊店罷。艾虎說：教三哥一說，全成了賊了。徐良說：我們方才進來，上房有一個人，往外一哨，看著可有些個奇怪，我自願與夥計說話，沒瞧見甚麼模樣。這個地方可空落，留些神才好。忽然一哨，有一件差事，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二強寇定計傷好漢 四豪傑設法戰羣賊

明明在上，顧畏民憂，民之父母，民具爾瞻。

知縣官職雖不大，卻爲民之上司，若要作威，不能愛民如子，一方皆受其苦。所以聖帝明王，於此羈加小心。曾記唐史，有段故事，聽我慢慢講來：

唐玄宗時，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時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玄宗都召至殿前，親自出題考試，問他以治民之策。那縣令所對的策，惟有一人經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拔爲京畿醴泉縣令。其餘二百人，文中策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爲民害也。又勅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及外面的刺史，各舉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既用之後，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以爲舉主的賞罰。所舉的賢，與之同賞；所舉的不肖，與之同罰。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之治。今之知縣，即是古之縣令，欲天下治安，不可不慎重此官也。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詩曰：世事人情太不平，綠林豪客各知名，何須要定傾人命，暗裏謀人天不容。

且說徐良到了屋中，各處細瞧，但見西屋裏有張八仙桌子，桌子底下扣著一口鐵鍋，兩邊有兩張椅子。徐良叫大眾瞧，說：「你看，這有些奇怪。」三位過來一瞧，艾虎說：「人家無用的破鍋，他也起疑心。」徐良說：「你看，這是新鍋。」艾虎說：「新買來的，要換舊鍋，還沒換哪，也不足爲慮。」徐良說：「老兄弟，搬開瞧瞧。」艾虎過去一搬，用平生之力，一絲也不動。艾虎復又將刀拉出來，欲要將刀插在鍋沿底下，往起一擡，便知分曉。徐三爺不教，說道：「使不得，我用大環刀一斫，豈不省事？」艾虎說：「哥哥的主意怎樣？」徐良說：「誰也不準知是賊店，無非看著這事情詭異，就是少時要來吃食，別吃菜，淨吃他的饅首，那發麵物件，絕沒有甚麼毒藥與蒙汗藥。」胡小記說：「既然不吃，就告訴我們大家吃素，不要酒菜了。」徐良說：「吃素，他催著要素菜，公然就說，大家全吃白齋。」衆人議論了會子，夥計進來問：「幾位爺要甚麼酒飯？」徐良說：「我們要多著的哪，你再給煮一壺茶來。」夥計去煮茶。徐良說：「我們不用他的酒菜，茶內許給使上蒙汗藥。」大家說：「有理。」少刻把茶烹了來，問道：「四位爺們，要甚麼酒飯？」快吩咐，天不早了。徐良說：「你們這有饅首？」回答說：「有。」徐良說：「先端上五六斤來，我們先瞧瞧。」麵好，味不好，麵要不好，我們吃餅。」夥計說：「我們這裏是玉麵饅首。」胡爺說：「你取去，我們瞧瞧。」不多時，夥計端了一盤饅首，熱氣騰騰，就放在當中，叫他留下。夥計又問：「要甚麼菜？」徐良說：「我們甚麼也不要了。」夥計說：「怎麼不要菜呢？」徐良說：「你看不出我們來，我們都是吃齋。」夥計說：「吃齋，咱們也有素菜，這裏素菜還更好哪。」徐良說：「是吃白齋。」夥計說：「吃白齋，連鹹菜都不要，我給作點湯來。」徐良說：「湯也不要。」夥計說：「吃白齋的也有，怎麼可巧四位全吃白齋？」徐良說：「我們因得癆病，許的吃白齋，吃百日就好了。」夥計說：「你們四位，這個身子壯，還是癆病哪？」徐爺說：「你可別瞧這個樣兒，這都吃白齋吃好了。」前一個月，連道都走不上來。」夥計說：「既然這樣，甚麼都不要，少刻煮茶來罷。」言語未了，徐良就說：「你張羅別的屋內買賣去罷。」大家吃完，有的是這壺茶，喝了，把門一關，大家就在坑上安歇，也不脫衣裳，也有睡著的，也有醒著的，也有盤膝而坐，閉目合睛，養精神的。夥計淨過來，問烹茶，就有五六盞。後來索性把燈燭吹滅，再來，就說睡了覺啦。天交二鼓，店中也就沒有甚麼動靜了。直到三鼓時候，徐良就把艾虎、胡小記叫醒。胡小記並未睡著。艾虎將一沈昏。徐良低聲說：「有了人了。」胡小記說：「我也聽見了。」艾虎說：「現在那裏？」徐良說：「鍋響哪。」三人慢騰騰的下來，直奔西屋內，八仙桌子底下，就聽見那個鐵鍋，嘩喇的一響。三位爺輕輕的，就把八仙桌子挪開，椅子也就搬開，慢慢的往那裏一蹲。你道爲甚麼不叫醒喬賓？皆因他粗魯，說話聲音又大。故教他睡著倒好。待了半天，就見那鍋呼的往上一跳。徐良是聽見說過。艾虎是守著綠林的人懂的。胡小記幾時見過這個事情，就嚇了一跳。



幾乎沒有坐下。三個人暗笑。就見那鍋，左一起，右一起，起了好幾次。嗣後索性起來，就不落下去了。打裏頭出來一個腦袋，黑忽忽的。胡小記過去就要抓，被艾虎攔住。出來進去好幾次，後來有一個真人，打裏頭鑽出來。早被山西雁一把揪住，借力使力，往上一揪，刀到處，人頭已落。把屍往傍邊一丟。下底那個問：哥哥上去了？上面三位爺，不敢答言，怕他聽出語音來。又低聲問：哥哥上去了？看你這個人，這麼問你，連言語也不言語。又打一打嘛問，他們睡了沒有？自己一賭氣子上來，被艾虎抓住，往上一揪，一刀殺死。第三個上來，徐良一揪沒揪住，就聽見裏頭，咕嚕咕嚕的滾下去。徐良說：不行了，開門罷，叫喬二哥。你道這個賊店，是甚麼人開的？這個人姓崔，叫崔豹，外號人稱叫顯道神。他這個黑店與別人不同，不是進來就死，看人行事。不怕住滿店的客人，他總看著那個有錢，得他當的用蒙汗藥，把他蒙將過去殺了。第二天衆客人都走了，然後就在後院掩埋。已經有幾載的工夫，一點的風聲沒有，極其嚴密。可巧有綺春園的鑛鐵塔崔龍到來，皆因綺春園事敗，六條人命，十幾個帶重傷的，被艾虎追跑。又與趙盛、薛岷、孫青、李霸，俱都失散，未能見面。自己捨了綺春園，又不敢回家，怕的是凶手跑了，他得打官司，故此連著夜走。也是白日住店，找了他兄弟崔豹來，說了自己的事情。崔豹不教他出門，就教他在店後，一半張羅著店中的買賣。可巧這天正然在上房屋中，與他兄弟說話。聽見夥計說：你是山西人，他可就看見徐良，徐良他雖不認得，他可認得艾虎、胡小記、喬寶，趕著把身子抽將回去，就與他兄弟把此事說明。這是鬼使神差，該當我報仇，也是他們自投羅網，苦苦一央求。他兄弟崔豹說：你我乃是同胞的兄弟，你的仇人，即是我的仇人，到了咱們店中，他們就是籠中之鳥，釜內之魚，就讓他們齊生雙翅，也不用打算逃羅網。吩咐把尤三叫來。不多時，尤三來到面前，見二位掌櫃的。每遇店中要是殺人，用蒙汗藥，由地道進屋子，全是此人。他是管黑買賣的頭兒，姓尤，叫尤福，行三，外號叫小耗子。崔豹把小耗子叫過來，告訴明白了大掌櫃的事情。叫他囑咐夥計用蒙汗藥，晚晌要他們四個人的腦袋。尤三連連點頭，說：這個事情，交給我了。轉頭就走。天到初鼓，復又回來，說：掌櫃的，這四個人可不好辦哪。崔龍問：怎樣？尤三就把他們先要兩壺茶，又叫端饅頭瞧瞧，不要菜蔬吃白齋，竟把饅頭留下，連鹹菜全不要。後來再想給他烹點茶，都不要了。這個光景，怕有點扎手哇。崔龍說：他總得睡覺，等他睡熟之時，由地道進去，無非是多加點小心，不怕不行。打令子全，有我們呢？尤三領了話出去，帶了三個夥計，後院單有兩間平臺，打著燈籠，每人拿著一把刀。尤三拿著一個紙髻子作的腦袋，上頭戴著一頂藍氍帽頭，一根棍子上，一個青包袱，插上這個腦袋。進了平臺，打開地板，倒下臺階走地溝。原來這個是總地道。

要往那屋裏去，就往那屋裏去。可是各屋裏頭，全有一口鐵鍋，鐵鍋底下，釘著一個鐵環，一根鐵練，上面有個鐵練，勾住鐵環，底下有樞子釘在地下。打外面萬不能將鍋揭開。不怕要是有人問下來，就說新買的鐵鍋。他們走在東屋，那個鐵鍋的所在，教他們拿住替身上去，摘了鐵鈎，把鍋掀了幾掀，支住鍋兒，替身一點動靜沒有，後來人才上去。上去一個殺一個，第三個心裏頭，就有些害怕，將一露頭，徐爺一揪沒揪住，他拚著命，往下一仰，整打上頭滾下來了。尤三也不問甚麼緣故，抱頭就跑，直奔平臺，上來奔櫃房，找掌櫃的說：「掌櫃的，不好了，我們夥計，連死了幾個人，人家有防備。」崔龍、崔豹兩個人，正在那裏吃茶，哪！一聽此言，脫去長大衣服，壁上摘刀，叫尤三齊人檢傢伙，往前院去預備燈籠火把，檢長短的傢伙，大夥喊喝拿人。崔龍將到前院，就見徐良他們大衆，出來了四個人。連喬賓也就拿著利刃，在那裏罵：「好，你們是賊店，哪！快出來受死罷。」剛一見面，胡小記、艾虎、喬賓，就都認識崔龍，可不認得崔豹。見崔豹頭上挽髮髻，藍綳絹小襖，藍綳絹襯褲，青綳絹鈔包，薄底靴，面似紙灰，白眉，小三角眼，尖鼻子，薄嘴唇，細長身子，手中拿著一口刀，撞將上來。大家動手，拿賊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崔龍崔豹雙雙逃命 義兄義弟個個施威

詞曰：可恨崔龍、崔豹，終日設謀害人；投宿入店命難存，多少銀錢劫盡。也是合該倒運，來了弟兄四人，看破機關怒生心，欲把賊人殺盡。

且說徐良、艾虎、胡小記，叫醒了喬賓，吊衣襟，挽袖袂，刀鞘全插在帶子裏，把刀亮出來，開門闖在院內，大聲喊喝：「原來這裏是個賊店，賊人快些出來受死。」住店的大家聽真，他們是個賊店。店中就是大亂。仗著這天住店的，不大很多。但前頭店裏住的，俱是幾個窮人，更亂了。山東、山西本地的人，全有，俱是作小買賣的人。這個說：「我丟了東西了，是個賊店。」那個說：「不錯，是賊店，我把褲子沒了。」這個說：「我褲子丟了，要賠我褲子。」你們找去，我出去找地保去，就是賠我褲子。傍邊那個人說：「你赤著身，怎樣出去找地保去？」這個人復又一笑，說：「不用找了，我穿著哪。」這就有開店門的，還有乘亂拿著人家東西跑了的。店中人顧不得這些事情，都幫掌櫃的動手來了。衆夥計也有四五十人，也有拿兵器的，也有拿叉、鉗、掃帚、大鐵錘、棍子、槓子，還有拿切菜刀的，衆人一圍裏四位小英雄。艾虎抵著崔龍，胡小記抵著崔豹，喬賓打圍，徐良打圍。就聽一陣吡吶，就把店中夥計的傢伙，削爲兩段。丁

了當當，那半截折兵器墜落於地。大眾喊利害呀！利害！就顧不得動手了，就打算逃竄性命，算好，連一個也沒死。再少刻間，那幾個夥計，就連蹤跡也不見了。就剩了六個人交手，內中單有個小耗子兒，在暗地裏。此時正對著，明晃晃的月色，他在那黑影兒裏藏著，檢了一塊磚頭，對準了徐良，砸就是一磚。只聽見撲咚一聲響，紅光崩現，死屍腔栽倒。列公聽明白了，可不是徐良躺下，卻是尤三躺倒死了。山西雁鴨著周圍，那些人全逃跑了，就剩下崔龍、崔豹，自己掏出一隻鏢來，要打崔龍，一眼看見尤三，在暗處躬著腰蹲著，檢磚頭要打徐良。暗說：這隻鏢，照顧了你。看他磚頭出來，自己一閃，一反手撲哧，正中咽喉，撲咚躺倒在地。崔龍、崔豹一驚，看見尤三一死，手下人俱跑了，就知今天事敗。兩人抵住兩人，就不能取勝，何況他們四個人，一齊而上。又不肯敗陣，若要一敗，這店就得算人家的了。徐良喊道：你們兩個人，還不過來受死。崔龍拔刀就刺，徐良用刀往上一迎，噹哪一聲，削爲兩段。哪鏢鎗刀頭墜地，嚇了個膽裂魂飛。早被艾虎一刀，剝將下來。崔龍縮頸藏頭，躲過了脖頸，躲不過頭巾，只聽見撲的一聲，把頭巾砍去了一半。此時也顧不得兄弟了，抱頭就跑。崔豹一人慌成一處，那有心腸來與大眾動手，虛砍一刀，抱頭就跑。將一轉臉，砸的一聲，而門上中了飛蝗石子，哎喲一聲，疼痛難忍，撲咚肩頭上，又中了一枝袖箭，恨不能脅生雙翅，逃出店外，可是鹽在房上，躍脊而走。徐良、艾虎也是由房上緊緊追趕。胡小記、喬寶由門內追出，緊跑緊追，一直的奔東南逃跑。論腳底下，兩個還是真真的不慢。徐良、艾虎，竟自追他不上。前邊黑忽忽，一片樹林，兩個人直奔樹林而跑。按著規矩，說逢林要入，遇燈而吹，這是夜行人的規矩。若是行家追人，你自要進了樹林，他就不追趕了，這叫窮敵莫追。這兩個人就這麼點想頭，要按規矩，他們就活了，不按規矩，他們就死了。將才躡進樹林，後邊四個人陸續著就到了。老西說：照理可就不應該追趕了，這叫窮敵莫追。無奈一件，這時我要想著殺人了，我就不按情理，不情理了。嗖往上一躡。崔龍、崔豹聽見說，他不追了，稍微的放了點心，剛一緩氣，就見他嗖的一聲，躡進來了，把兩個人嚇的又跑。就聽見崔豹說：咱們扯花神湊子兒罷。徐良不懂，穿樹林緊追趕，遠遠看見一段紅牆，牆前鐵馬陣陣，頻搖鶻鈴，就知道是個廟宇，追到廟前，蹤跡不見。徐良一伏身，爬在地下，周圍細看。艾虎趕到說：三哥，作甚麼哪？徐良說：我把賊追丟了。艾虎說：我知道地方。徐良說：你怎麼知道地方？艾虎說：三哥，你可知曉，他們調坎兒，你不懂的。他說扯花，就是奔走，神湊子是廟，他們奔了廟去了。徐良說：我怎們沒瞧明白？我們等等胡大哥，他既然上廟內，廟裏就有他們同夥的賊，胡大哥他們來了時節，我們進廟裏去看。不多一時，喬寶、胡小記趕到，兩個人跑的喘息不止。他們本來不會夜行術的。

工夫，跑了這樣遠，怎麼會不喘？艾虎就把怎麼調坎兒，三哥追到此處，怎麼不見的話，說了一遍。胡小記問：老兄弟，你打算怎們樣？艾虎說：我同三哥進去瞧瞧，廟中要有同類之人，我們一並拿獲。你們二人不能躡房躍脊，先在外邊等候，我們打裏頭追出來，你們在外頭截殺。徐良說：奔在裏頭去，就是等候也在廟裏頭等候，我們也看看是個甚麼廟。四個遠在前邊一看，硃紅的大門，密鑼金釘，石頭上鐫著字，是藍地金字，勅建古蹟雲霞觀，兩傍有兩個角門，俱都關閉。胡小記問徐良說：不然叫開他的廟門，我們也就進去，幫著你們一同搜尋去。徐良說：不好，深更半夜，又得驚動人開門，若要廟中有他們同類的人，一開門有聲音，豈不驚動跑了呢？廟前有兩棵大樹，大樹旁有兩塊石頭，就教胡小記，查寶在石頭上等候。徐良與艾虎躡上牆來一看，好大個廟宇，裏頭有三條神路，內有三座石橋，有些個松柏樹林，鐘鼓二樓，就是二道山門。兩個人奔了二道山門，躡上卡子牆去，往裏一看，三四層佛殿，盡都是黑洞，惟獨看著西北有燈光閃亮。艾虎就同山西雁兩個人，一前一後，就奔了燈光來了。看看臨近，徐良低語與艾虎說：這個廟這樣的寬大，地面寬闊，房屋甚多，大略這兩個賊不容易找了。艾虎說：我們奔那個燈光，剛才你不是念的甚麼觀？觀必是老道，他們要是合老道同類，必在老道那裏躲避，如今和尚老道，不法的甚多。徐良說：老兄弟，你別說，我師傅可就是老道說，兩個人一笑，直奔西北而來，原是個跨院。三間西房，兩個人就由南邊那個牆頭躡上房去，奔前坡把身子一伏，爬在房上，手扳瓦口，雙足踏住陰陽瓦，身子往下一探，看裏邊燈光閃閃，並無一點聲音。忽然見簾子一啓，出來了一個小童兒，頭上戴著道冠，藍布袍，白襪，青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見他說：我們祖師爺，打發我出來問你們是那裏來的？下來罷。當時就把艾虎、徐良嚇了一跳，自己覺著腳底下輕巧，又並無踏破瓦，他怎麼會聽出來了？兩個人暫且先不言語。小童兒又說：你們到底是打那裏來的？祖師爺算出來了，知道你們來，下來罷，也不害你們。徐良這才答言說：下去就下去罷，老兄弟，我們就下去，見見祖師爺去。這兩個，飄身下來。小童說：就是你們二位罷。徐良說：不錯，就是我們兩個人。問：祖師爺現在那裏？小童指告說：就在這鶴軒裏邊。就教童兒，頭前引路。可見得真是藝高人膽大。啓簾而入，到了裏邊，迎面有張八仙桌子，上頭有個四方烏木盤子，裏頭擺著個金錢卦盒，有一個十二元辰的盤子，有幾個木頭棋子兒，上頭刻幾字，父母，兄弟，子孫，官鬼，妻財，這幾個字樣。還有幾字，長條木頭上，畫著單折交重再見。屋中擺列著許多經卷，由裏間屋中，出來一位老道，鵝黃的道冠，橫別著金簪，穿一件豆青色的道服，斜領闊袖，通身到下，繡的是三藍色的百蝠百蝶，周身鑲寬片錦邊，白襪青鞋。上背著一口寶劍，豆青挽

手，絨繩繩擺，鵝黃絲絛，拴住了劍匣，背在背後，胸前十字絛，繫蝴蝶扣，走穗飄垂。生就一張東瓜臉，兩道寶劍眉，一對大三角眼，蒜頭鼻子，四字口，一部花白鬚鬚，大耳垂輪，身高八尺，臉生橫肉，不像道骨仙風的形色。見了艾虎，徐良，單手打稽首，念聲無量佛，說：原來是二位施主。徐良，艾虎也就一躬到地，說：原來是道長仙翁，弟子二人有禮。老道說：二位貴客請坐，小老道獻茶。就見他過去，把金錢盒一搖，哼了一聲，說：二位施主貴姓？徐良說：弟子姓徐。艾虎說：弟子姓艾。未曾領教，道長仙翁的貴姓？老道說：貧道姓梁，叫梁道興，外號人稱先知子。徐良說：原來是位高人。老道說：貧道何敢稱高人！方才略占一數，你們不是四位嗎？怎麼來了兩位呢？艾虎看著徐良，只是發怔。暗說：遇見神仙了，直是不住的瞧著徐良。徐良答道：不錯，我們正是四個人，廟外坐著兩個人呢！老道吩咐一聲，叫小童把門外二位請進來，不多時，就把二位請進來了。老道單手打稽首，口念聲無量佛，未領教二位貴姓？二人回答：弟子姓胡，弟子姓喬。徐良說：仙爺既有先見之明，我們也不必隱瞞，是我們住在店中，那是個賊店，如今我們追下賊人來了，見他進到廟中，我們這才趕到廟內，被道爺算出，索性懇求道爺，占算占算，指引著我們將他拿住，與一方除害，豈不是妙？那老道說：不難，就把金錢卦盒一搖，畢竟不知怎麼指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貪功入廟身遭險 巧言難哄有心人

詩曰：乘車策馬比如何，御者洋洋得意過，不是其妻深激發，焉知羞恥自今多。

甚麼緣故？聖賢云：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皆有之。人有一時自昏，偶然昧卻羞惡之良，或因人激發，愧悔自修，做出義來的。這套書雖是小說，可是以忠烈俠義為主，所以將今比古，往往隔幾回，搜討典故，作爲榜樣。此段又引出一個趕車來的。

春秋時齊國，晏嬰爲齊相，有一趕車的，不知其姓名，其妻號爲命婦。一日給晏子趕車入朝，適到自己門前。其妻從門隙窺之，見其夫爲晏子趕車，擁蓋策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到晚即速而歸，其妻求去。趕車的驚而問之道：吾與汝夫婦相安久矣，何忽求去？其妻回答：始妾以子，今暫爲卑賤，異日或貴顯，故安之久。今見子卑賤之日，便自足自滿，得意洋洋也。似此是卑賤終身，貴顯無期，故我欲求去耳。趕車道：何以知之？其妻道：妾觀晏子身長不滿五尺，若論其身爲齊相，名顯諸侯，不知當如何驕傲，如何滿盈，乃妾觀其志氣，恂恂自下，若不知其富貴者，則其意念深矣。若子身長八尺，偉然一男子，乃爲僕御，

若汝有大志，應當如何愧悔，如何悲思。乃妾觀子之意氣，則洋洋自足；洋洋自足，是以卑賤自安也。他復何望，是以求去。趕車聽了，不覺羞慚滿面，深深謝過道：請從此改悔，何如其妻道：晏子之過於人，亦此改悔謙沖之智耳。子信能改悔，則是能懷晏子之志，而又加以八尺之長，若再躬行仁義，出事明主，其名必揚矣。趕車甚喜，致謝其妻道：蒙賢妻教戒，始知進修有路。其妻道：妾又聞賤雖不可居，若於背義，則又寧居之，貴雖可爲，若虛驕而貴，則又不可也。趕車感謝，自此之後，遂自改悔。學道謙遜，常若不足，雖仍出爲晏子趕車，而氣象從容，大非昔比。晏子見之，甚是驚異，因詰問道：汝昔糾糾，是一匹夫，今忽雍和，近於賢者，斯必有故。趕車不能隱，遂以其妻之言實對。晏子聽了，大加歎賞道：汝妻能匡夫以道，固爲賢婦；汝能改過，使能力行，亦非常人！因見齊公，薦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不獨匡夫，自成者遠矣。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詩曰：道士須知結善緣，害人害己理由天。佛門反作賊徒穴，口說慈悲是枉然。

且說胡小記，齋資進來，俱都問了姓氏，彼此落坐。復獻上茶來，徐良所以就把這個說了，求老道給占算占算賊的下落。老道滿口應承，並不推辭，就把金錢卦盒一搖，說：還有一件，幾位施主，我要把他占將出來，保你們一去，就能將他住。可有一件事，我出家人，慈悲爲本，善念爲緣，你們要拿住他的時候，必須勸他改邪歸正，千萬不可殺害他們的性命；你們要是結果他的性命，豈不是貧道損了德了嗎？徐良說：既是有道爺這樣說著，我們絕不殺害他的性命，要是勸解他不聽，我們也把他放了，也不結果他們性命。老道說：你們要是得著他，也是打廟內得著他。徐三爺說：你得指告在那地方，是那個廟內？老道說：我這句話，說出來就怕不妥。徐良說：你只管說罷，你要怕我們把他殺了哇，我們起個誓。這句話未會說完，就見艾虎，哎喲一聲，撲咚栽倒在地。徐良就知道，是中了計了。再看胡小記，齋資過去一攙，說：老兄弟，這是怎麼樣了？焉知曉借著艾虎的這個光景，也就眼前一發黑，覺著腿一軟，撲咚也栽倒在地。徐良一回手，拉刀掏鏢，梁道興手中的卦盒，沖著徐良面門打來。徐良一閃，回手就是一鏢，也沒打著老道。老道躡出屋門之外，喊叫二位賢姪快來。徐良並不追趕他，淨看著這幾個人。你道這個是甚麼緣故？這個老道，本是與崔龍、崔豹叔姪相稱，他外號人稱妙手真人，綠林的大手，與吳道成、蕭道志、黃道安皆是師兄弟。他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風流羽士張鼎臣，一個叫蓮花仙子紀小泉。崔龍、崔豹與張鼎臣換帖，沒事也常往廟中來。這個老道，雖是綠林，如今不出去偷盜竊取，就在廟中，一半算卦相面，畫符鎮宅。若有在廟中投宿的官府客人，仍是結果他們的性命，盡其所有，作了一號買賣。一

年之中，也不定作著這樣三號兩號的，作不著也不定。湊巧這日晚間，崔家兄弟前來，見了老道，就把自己的事情說了一遍。老道就教他們在北邊屋裏去，不可聲張，他們要是追將進來，我自自有道理。他們出去，就聽見房瓦微然一聲，暗把小童教好，教他如此如此的說法。徐艾二人進來，假說卦爻，說算出來是四個人，其實是崔龍說的。見了他們，淨是一派的好話，其實茶中早下了蒙汗藥了，追了半天，那一個不渴，就是徐良單單的沒喝。怎麼個緣故，他一見這個老道，臉生橫肉，說話聲音宏亮，雖然上了點年歲，究屬不像善良之輩。徐良總疑著那個賊在廟中，哪，可又不能指實，隱艾虎他們喝茶，就怕他要上當，到如今一看，還是不出他的所料。見艾虎一倒，他就亮刀就掏鏢，給了一鏢，如何能打著他，一交手，撲一聲正打在榻扇之上。老道出去叫人，崔龍、崔豹兩個人過來。徐良不敢出來，怕艾虎他們三人傷性命，倒把他大環刀，插入鞘中，把緊背低頭花裝，收拾奪好了，預備了飛蝗石子，鏢囊袖箭。三個人叫他出去。老道也脫了長大的衣服，利落緊襯，手中提了一口寶劍，外邊就罵山西人快些出來受死。徐良說得了，道爺你饒了我罷。出家人慈悲爲本，善念爲緣，是你說的，求你慈悲我罷，不然我給你磕個頭。梁道興焉知是計，說我本要饒恕於你，奈我兩個把姪的機關已漏，也是活該你們的大數已到，休要怨我，出來受死罷。將說到死字，這個死字還沒說出來，見他一轉身，像是要磕頭的樣子，一低腦袋，撲咚的一聲，正中在妙手真人的頸喉咽喉，也是因爲他受這一個頭，把這一條性命就斷送了。撲咚，死屍腔栽倒在地。又與崔龍、崔豹說：還有你們二位，我也給你們二位，磕個頭罷。這兩個人，眼睜著一個頭，磕死了一個，如何還敢受他那個，也不敢與他交手，明知他那口刀的利害，撒腿撲奔正南，就跑了。徐良也不肯輕饒這兩個人，二指尖一點，左手一指，右手一指，兩枝袖箭，撲哧撲哧，盡都打在崔龍、崔豹身上。仗著一樣好，打的不是致命的地方，兩個人連隨帶逃，逃竄了性命。徐良說：便宜你兩個王八養的。徐良總是爲難，不敢離開這個所在。明知有涼水，就把三個人救活，又不敢離開此處，自己離開此處，過來一個人，就把三個人性命結果。左思右想一點方法沒有，忽然間看見對面，黑沈沈有樣物件，對著天井的西院，看看天光快亮，出去一瞧，歡喜非常，原來是有一個養魚的魚缸，進來取了茶碗，拿老道的衣服，擦了個乾乾淨淨，出來往魚缸裏，舀了一口涼水，也顧不得汗淨，回到屋中，見木盤子裏現有竹籤子，拿了一根，先把艾虎牙關撬開，將水灌下去，復又舀了一碗，灌了胡小記。又灌了喬賓，不多一時，三個人腹中，咕嚕嚕一陣亂響，俱都爬將起來，嘔吐半天，轉眼一瞧，齊說是奇怪哇，奇怪！徐良說：你們都起來罷。艾虎說：這個牛鼻子那裏去了？徐良說：不用說了，我們是上了老道的當了，你就是

會罵。胡小記說：我們也真不害羞，累次三番，我們要不斷三哥，早死多時了。艾虎說：到底是怎樣件事情？徐良說：茶裏有東西，我是一點沒喝。我看著那個老道，臉生橫肉，不像良善之輩，故此我沒喝茶。艾虎問：他們那裏去了？徐良說：我把老道打發回去，崔龍、崔豹給了他們兩枝袖箭，如此如彼，說了一遍。艾虎說：我們已經還醒過來，我們廟中各處搜尋，還有道人沒有？喬賓同三位英雄，出去各處尋找了一番，對艾虎說：廚房之內，有兩個人，在那裏睡覺，俱都被我捆上了。艾虎說：這兩個人，俱有六十多歲了，看著他們也是老而無用的人。徐良說：那必是兩個香火居士，若要是和尚廟中，與和尚使喚的，就叫老道。要是老道廟中，與老道使喚的，就叫香火居士。那必是與他們使喚著的人，把他兩個提溜過來。艾虎答應一聲，出去不多時，就把兩個老頭，提溜過來，捺於地上。徐良一，這兩個也不敢隱瞞，就將他們胡作非爲，每遇到廟中投宿的，結果人家的性命，屍首埋在後院。他還有兩個徒弟，沒在廟中，把著這些事，細說了一遍。徐良說：少刻把地方找來，你就將這個言語，只管對你們太爺說明，準保沒有你們的事情，休要害怕，我們是按院大人那裏辦差的。兩個人情甘願意。天光大亮，就叫胡小記出去，把本地地方找來。不多時，將地方找來，見了徐良、艾虎等，俱都行禮。艾虎就將跟隨大人辦差，怎麼知曉這裏有賊，奉命辦差的話說了一遍。地方一聽，嚇的膽裂魂飛，就知道他這個禍患不小。徐良說：我們也沒工夫，還得辦事去呢！就把此事交與你們本地面官就是了。這裏還有在案脫逃的，若問賊證，就問這兩個香火居士，他們俱都知曉。地方俱都聽明白。又說：還有崔龍、崔豹的興隆店，教你們本地面官抄店奪賊。徐良說：他們大家起身，地方交給當官，審案辦差，就不細表了。徐良與艾虎等，大家起身，直奔武呂府的大路，走了幾日，歸了大道，曉行夜宿，饑餐渴飲，亦不多表。這日正走，打聽說歸了武呂府的管轄地面，早站出飯店來，有人在艾虎背後叫道：艾五爺上那去？遇見你老人家，這可就好了。艾虎一瞧，不認識，二十多歲的年紀，大葉披巾，翠藍箭袖，絲帶薄底靴子，幹作的模樣。艾虎說：你是誰？我不認得你。那人跪下磕頭道：五爺，連小的都不認的了，我叫白福。說著話，眼淚直往下落。我家相公爺，是你老人家的同盟兒。艾虎說：哎呀，是你起來。白福起來，又與徐良、胡小記、喬賓、馮頭、徐良問道：你們騎著馬，怎麼今日才走到這裏？從人說：你們幾位爺們別走了，到店裏我有要緊話，告訴你們爺們。幾位跟著白福，到了店中，奔到五間上房，許多從人迎出來，說：你們爺們到了，可就好了！挨著次序磕頭，俱都教他們進去，進屋中大家坐下，立刻叫店中烹茶。徐良這才打聽說：有甚麼話說？你家主人那裏去了？白福說：我家主人丟了好幾天了，無影無形，不知去向，你們衆位爺們，看看奇怪不奇怪？



徐良問：倒是怎麼丟的？哪從人說：這個話也就長了，頭一天住在這個順興店，這個鎮店叫魚鱗鎮，第二天早晨起來，要起身天氣不好，濛濛的小雨，打了坐地尖，自然就落程了。我家相公，究屬心中煩悶，吃完了飯，睡了一覺，自己睡醒，就覺身上倦懶。我們勸著他老人家，散遊散遊。自己出去的時候，連我們誰也沒帶。每遇出去，沒有不帶從人的時候，單單這天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再說腰間帶了一二兩銀子，一二百錢，就打那天出去，至今未回。我們大家出去，四下打聽，一點影色皆無。徐良說：你家人，有甚麼外務沒有回答？一點外務沒有，在家中不是習文，就是習武，永不一人隻身出門。艾虎說：既然這樣，我們大家出去找找，誰要聽見甚麼信息？我們俱在店中會齊。胡小記點頭。大家吃了茶，復又出來。單提艾虎，他是愛喝，找了個小酒鋪，進去要酒，忽然進來一個醉鬼，把白大爺的事說出。若問原由，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魚鱗鎮家人說凶信 三義居醉鬼報佳音

詩曰：美酒從來不可貪，醉中偏愛吐真言；無心說與有心聽，話裏妙寓巧機關。

且說艾虎到了小酒鋪，他也不認得字，書中交代，三義居是個小酒鋪，不賣菜。艾虎隨便坐下，要了兩壺酒，酒菜就是醃豆兒，豆腐乾。酒座不多，就有七八個人。艾虎爲的是打聽事情，出在茶館酒肆中，暗暗聽他們說些甚麼言語。也有說莊家的，也有說買賣的。忽然打外頭進來一個醉鬼，身上的衣服襤褸，高挽著髮髻，沒帶頭巾，穿著一件大氅，白襪青鞋。酒糟臉，鬬雞眉，小眼睛，斷山根，翻鼻孔，小耳朵，耗子嘴，兩腮無肉，細脖頸，躬躬肩，雞胸脯，圓脊梁，蓋紅滑子腳，面養姜黃，黃中透紫，借著酒的那個顏色，更紫的難看。進門來身軀亂幌，舌頭是短的，說：哥們都有了酒了，在這邊喝罷。過賣拿兩壺。過賣說：大爺，你可別惱，櫃上有話，你還不明白嗎？上回就告訴你了，不賒，你說你有錢，喝完了沒錢，我拿出錢來，給你墊上，一共才幾十個錢，可算不了甚麼？你說第二天給我，至今天一個多月了，又來喝酒。是有錢，是沒錢，我可沒錢墊了，別叫我跟著受氣。醉鬼說：今天不但有錢，到晚上，還有銀子呢！你先給我記一記，晚晌連櫃上的前帳都清了。過賣說：那可不行，你上櫃上說去，我擔不住。醉鬼說：二哥，廟裏那個事，我是準知道的，我下了好幾天工夫哩，我全知底。不但那個事情，他們還捐著一個人呢！晚上我去了，不給我銀子，我合他們弄場官司，別看他們有銀錢勢力，我有條命。過賣說：你說下天文表來也不行。艾虎聽了說捐著一個人，內中有因，不如我請這個

人喝兩壺酒，問他一問，倘若有了哥哥的下落，可也難定。遂說道：那個朋友，你喝酒，我們哥兩個，一同的喝來，我請你喝兩壺。那人聽了，笑嘻嘻的說：哥哥，我們素不相識，我又不能作個東道，如何叨擾。隨即過來，就給艾虎作了一個揖，就坐在對面。艾虎又叫拿兩壺酒來，便問：這位大哥貴姓？回答姓劉，我叫劉光華，有個外號，叫作酒糟子。不瞞大哥說，我就是好喝。拿過酒來，他要給艾虎斟。艾爺不教，這才自己斟上，喝了幾鍾。艾虎叫劉大哥，那人說：不敢，你是大哥，你老的貴姓？艾爺說：姓艾。我方才聽見你說晚上就有了銀子了，叫他記記，他們都不記，他們可真來的死象。劉光華說：我可真是該他們的。艾虎說：你晚上怎麼就會有了銀子了？回答說：艾大哥，你不知道，此話說出來，可有幾個犯禁。在我們這西邊，有個廟叫雲翠菴，他還收了兩個小徒弟，叫甚麼，我也記不清楚了，就不用問！他們那個相親長的有多麼好哩，淨交我們這裏紳衿富戶大財主的少爺。廟也大，也亂騰的利害，每天晚上，總有好些個人，住的廟內，地方也大，房子也多，連他帶他徒弟，應酬這些人，連這裏官府，還有去的哪。不但這個呀，那個尼姑還有本事呢，高來高去，走房如踏平地一般，按說這話，可說不的呀，他是個女賊，大案賊還常住在廟內哪。艾虎說：你怎麼知道呢？劉光華說：我有堂叔伯姥姥，在廟內傭工，廟裏頭天天得點子吃的，就給我們家裏拿的去，到我們家中說了話，就懶惰走哩，也是不願意在廟裏，怕早晚遭了官司，受連累，真掙的錢多，又捨不得。艾虎道：你方才說，捐住人是甚麼事？劉光華說：那更說不得。連連擺手搖頭。艾虎又要了幾壺酒，明知道他不肯說，多要幾壺酒，灌醉了他，他就必然說出來了。左一盞，右一盞，苦苦的一讓。劉光華本來就在別處，已經喝够了幾成，這裏又被艾虎苦苦一灌，舌頭更短哩，兩個眼睛發直，心裏總想著過意不去，怎麼答報答艾爺才好。艾虎看出這個光景來了，復又問道：廟裏頭捐人，到底是男是女？醉鬼說：女人也有，男人也有。女人可說不得，是我們本地有名人，這裏頭還有人命哪。男人也不知是那裏來的，我們疑惑著，是上那找便宜去了，原來不是，是管閒事去哩。給便宜不要，那個尼姑情願將他留在廟中，他偏不肯，如今幽囚起來了。也有他的吃喝，就是出不來，非從了妙修不行。這個人長的本來也好看，大姑娘都沒他長的好看。艾虎想著，必是大爺。又問道：劉大哥，是親眼得見的？回答：不是，我姥姥說的。又問：是個武人？回答說：是個武的，能爲大著的哪。艾虎一想，更是大爺了。正然問話，忽然見外邊有許多人，就一笑，有件奇事，見一個人，身軀不到五尺，極其瘦弱，青布五方巾，迎面嵌白骨，飄帶剩了根半。青布子袍兒上面，著幾個補釘，黃藍綠甚麼顏色都有。一根舊絲絛，看不出甚麼顏色來了，穗子全禿了，還接著好幾節。青布子中衣，也是破爛。高腰襪子，襪要啣嚙。

到核桃骨兒上。一雙大紅厚底雲履鞋。看臉膛如重棗一般，一雙短眉，一對小眼，黃眼珠自來的放光，準頭小，嘴脣薄，兩腮無肉，大顴骨，尖頭頂，元寶耳朶。手拿著蒼蠅拴，倒騎著一匹黑驢。大家瞧看，以爲稀罕之事，故此大家笑。他到了酒鋪，往裏瞧了一眼，一家夥都瞧他，這才看出來，都有了鬚鬚了，他這鬚子，合他臉一個顏色，紅不紅，黃不黃的。瞧他這個下驢，各別倒騎著一扶驢，叟的一聲，就下來了。艾虎那們快的眼睛，直沒瞧見他，怎樣下的驢，可也不拴著。他說話是南方的口音，說：「唔呀，站住！驢就四足牢扎。他就進了屋子，喝酒，叫過賣要酒。過賣說：『要多少？』」回答：「兩壺。」過賣先給他擺上鹹菜碟，復又拿過兩壺酒來。問道：「這驢不拴上麼？」要跑了呢！」回答說：「唔呀！除非你安著心偷。過賣說：『我告訴你是好話，這街上亂。』」那人說：「我這就喝完。見他把酒拿起，他一口就是一壺。」艾虎瞧著，這個人各別。再瞧同他喝酒的那醉鬼，爬著桌子就睡覺了。自己就知道，這個騎驢的，多半準是個賊。就先把過賣叫來，會了酒鈔，也不叫那個醉鬼，他淨等著這個騎驢的出去，他跟將出去，看他奔甚麼所在。果然見這個騎驢的，喝了兩壺，又要了兩壺，就是吃了一塊豆腐乾。他叫過賣算帳，過賣要算，他又攔住說：「我算出來了，四四一十六，搭兩個錢，一共十八個錢，明天帶來罷。」過賣說：「今天怎麼都是這個事呢？全是一個老錢沒有，就敢喝酒。那個劉光華倒是認的，這個人不知底，又不知他家鄉住處。這個騎驢的，惱著說：『太不認街方了，教你記上，你不記上，我驢丟了，賠我驢罷。』過賣說：『你的驢丟了，怎麼教我賠驢呢？騎驢的說：『在你這裏喝酒，萬兩黃金，你都該給照應著。』過賣說：『我明白你這意思了，我們這酒錢不要了，管保你也不要驢了罷。』」那人說：『敢情那樣好，要不，我們兩便了罷。』艾虎過來說：『你們兩個人，不用爭鬪了，這個酒錢，我候了罷。』過賣說：『得了，以後人家不敢在我們這喝酒來了，一個是請喝的，一個是抄酒帳。』」那個人說：『你不用放閒話。』艾虎說：『酒錢我候了。』這個驢怎麼招呢？那人說：『我這個驢不怕的，丟不了。我是出來騙點酒喝。』那驢到人家有牲口的地方，槽頭上騙點草吃，就得了。只見他一捏嘴，一聲唿哨。艾虎知道他，九成是賊了。不多一時，就見他那驢連驢帶逆回來了。過賣說：『難爲你怎麼排練來著。』就見他一抱拳，他並不道個謝字，也並不問名姓，說了聲再見。艾虎也要一抱拳，一瞧那個人，已經上驢去了，在驢上騎著呢。艾虎到了外頭，過賣也到了外頭，過賣成心戲耍他。這回這個驢呀，可是騎正了。過賣成心耍笑他，說：『你騎倒哩！』那人道：『皆因我多食了兩壺酒，我醉了，我就是好喝一鍾，我在家裏喝醉的時候，倒騎了驢，是我兒子告訴我的。』過賣道：『好說呀，孫子對了，原是這麼騎著的。』艾虎見他買了過賣一個便宜，他又把雙腿，往上一擡，在半懸空中，打了一個旋風，仿然是擡那個一字轉環畚的相似，好身法，好快當。

就把身子轉過去了，仍是倒騎著驢。那驢也真快，艾虎追下去了。出了魚鱗鎮西口，路北有座廟，見那個騎驢的，下了驢，在門口那裏，自言自語的，瞧著山門上頭說：這就是雲翠庵。艾虎心中一動，原來雲翠庵就在這裏。見那人拉著驢，往廟後去了。艾虎遂即瞧了瞧廟門，也就跟到後邊來了。到了廟後，見有一片小樹林，過這一個小樹林，正北是一個大葦塘，找那個人，可就蹤跡不見了。艾虎一陣發怔納悶，又沒有別的道路，他往那裏去了。直到葦塘邊上，看見那小驢蹄兒的印了，看著奔了葦子那裏去了。離著葦子越近，地勢越陷，驢蹄子印兒越看的真，順著驢蹄子印，倒要找他奔甚麼地方去。一件怪事，這個驢蹄子印，就到這葦塘邊上，再往裏找，一個印也沒有了，往回去的印也沒有，往別處的印也沒有。艾虎納了半天的悶，說：這個人實在的奇怪。找了半天，也就無法了，按舊路而回。從新又到這廟躡躡道，俱都看明，轉頭回店，回到順興店中，徐良已經回來了，皺眉皺睛，在那裏生氣呢！艾虎進去說：三哥，早回來了。嗎？答道：回來了半天了。艾虎說：三哥出去，見著甚麼信息沒有？答道：甚麼也沒打聽出來。老兄弟，你見著甚麼信息沒有？還未回言，胡小記打外邊進來，艾虎說：又來了一個，進門就問大哥，打聽著甚麼信息沒有？胡小記說：出去了半天，甚麼事我也沒打聽出來。徐良說：必然是老兄弟打聽著了，面上有喜色，必是打聽著了。艾虎將方才在酒舖，遇見醉鬼洩機，看見騎驢的詭異的話，說了一遍。徐良歡喜，議論大家晚晌，上雲翠庵找去。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樓逢難女 小尼僧廟外會英才

詩曰：英雄仗義更疎財，不是英雄作不來；一生慣打不平事，救難扶危逞壯懷。

且說艾虎說了醉鬼洩機言語，又提起了騎驢的那般怪異，那身工夫，那靈怎麼聽話，怎麼到了葦塘，不見驢蹄子印。三哥，你是個聰明人，你想想這是何許人物？據我看著他，不像個賊。徐良說：不是個賊，萬一是個賊呢，可惜我沒遇見。老兄弟，你既給他會了酒帳，怎麼不問問他的姓名？艾虎說：也得容工夫問哪，會了酒錢，他連個謝字也沒道，就上了驢，鬧了個故事就走了。我跟你到廟前，他那裏念了聲雲翠庵，到廟後就找不著了。隨說話之間，預備晚飯，喬爺也打外邊進來。大眾又問了問喬爺，喬爺說：甚麼也沒打聽著，就看見了個倒騎驢的。艾虎說：可聽見說了些甚麼言語？回答道：眾人都說他是個瘋子，並沒聽他說話。徐良說：我們大家吃飯罷，指望著喬二哥打聽事，那不是白說。大家飽餐了一頓，候到初更之後，喬賓，胡小記看家。徐良，艾虎預備了兵

刃，換了夜行衣，躡房躍脊，出去直奔雲翠庵而來。一路無話，到了雲翠庵，二位看了地勢，隨即躡將進去。一看裏頭地面寬闊，也不準知道是在那裏，過了二層殿，見正北上燈光閃爍，西北上也有燈亮，兩個人施展夜行術，奔了西北，卻是一個花園。進了月亮門，見有兩個小尼，一個打著燈籠，一個托著盤子，就聽他們兩個人低聲說話。二位好漢，就暗暗的隨在背後了。就聽他們說：我們師傅，太死心眼了，人家執意的不允，偏要教人家依他，似乎這樣男子也少，今天再不點頭，就要廢他的性命了。前邊一個太湖山石，堆起來的一個山洞，穿那個山洞而過，到了一所房屋，外邊看著燈光閃爍，人影搖搖，小尼啓簾進去。二位好漢，用指尖戳破窗櫺紙，往裏窺探明白。原來見芸生大爺，倒綁著二臂，在燈光之下，閉目合睛，低著腦袋，在那裏發憤。旁邊坐著一個尼姑，約在二十多的光景，身上的衣服華麗，百種的風流，透著就是妖淫的氣象，桌案上擺列許多酒菜，那個意思，要勸大爺吃酒。大爺是一語不發。外邊二位看這般光景，心中好悽慘。依著艾虎就要進去，徐爺拉住，不教他行事莽撞。列公，你道這芸生大爺，何故到此？因那日未帶從人，出了店門，自然遊玩了半天，就在魚鱗鎖西口內路南，找了一座酒樓，就靠著北邊樓上，落坐吃酒，要了些酒菜，把北邊的樓窗開開，正看街上的來往行人。就見有個二人小轎，後面跟著一個小尼姑兒。就有些衆人們瞧看，七言八語的說話，樓上可也就講究起來了。過賣就攔說：衆位爺們，喝酒可別談論這些事情。衆人被過賣一攔，雖不高聲談論，也是低聲悄語的講究。可巧芸生同桌一個人，也是在那裏吃酒，連連的嘆息。芸生借此爲由，就此接連的問。那人先嘆了一口氣，說：世間不平的事甚多。大爺就問：怎麼不平的事？那人說：方才那轎子裏頭，是位姑娘，姓焦，叫玉姐，人家識文斷字，是我們這裏教官跟前的姑娘。教官死後，剩下他們哥三個，一個老姑娘，這兩個哥哥，一個叫焦文丑，一個叫焦文俊，焦文丑進學之後，家中寒苦，顧不得用功念書了，就教書度日，文法又好，學生又太多，把那人累死了。剩下焦文俊，從小時節，就有心胸，他說他哥哥一死，不能養活老娘合妹子，他說非得發了財，才回來呢！打十五歲出去，今年整五年未歸。他們這有前任的守備，姓高，他有個兒子，叫作高保，外號人稱叫地土蛇，倚勢凌人，家內又有銀錢，有那位焦教官在生時節，高守備親自到他家求婚，焦教官知道他兒子，不能成器，故爾親事未許。到後來焦教官一死，焦文丑又一死，焦文俊又走了，知道他母女無有錢，給他送了幾個銀錢去，作爲是通家之好，怕他母女度日艱難，又送許多資斧。久而後可以再去說親，就不能不給了；如若不給，就得還錢。明知他母女，借錢容易還錢難，這親事就不能不作了。焉知隨他母女更有主意，所以送去的銀錢，俱都攔回，執意的不受。又去提

親，仍是不給。可巧高守備死去，過了百日的孝服，聽說他們要搶人家這老姑娘，又怕不行。如今這個高保私通了雲翠庵尼姑，他們定下的主意，要誣這個姑娘上廟，尼姑設計，教高保強污人家姑娘。此話可是個傳言不實。方才你可曾見那轎子裏頭，就是姑娘，到了廟內，準墜落他們的圈套。芸生大爺不聽則可，一聽，無名火按捺不住。天然生就的俠肝義膽，最見不得人有含冤被屈之事。復又打聽這個廟，現在那裏？那人說：就離西鎮口，不有多遠，坐北向南。芸生又說：這要真污了人家這姑娘，難道就會去告狀去？那人說：要是真要如此，也短不了詞訟。再說人家教官，還有好幾個門生哪。你看來了，這就是那個地上蛇。見有數十匹馬，猶如衆星捧月一般，都是從人的打扮。當中有一位相公服色，戴一頂墨綠繡花文生公子巾，迎面嵌美玉，雙垂青緞飄帶，穿一件大紅百花袍，斜領闊袖，虛擺著一根絲絛，白襪朱履，手中拿定打馬皮鞭，黃白臉面，兩道半截眉，一雙豬眼，尖鼻子，吹火口，耳小無輪，印堂發暗，直奔正西去了。大家又是一陣亂喊亂說。衆人說：去了去了，此時沒多事的人，若有多事的人，這小子吃不了兜著走。芸生大爺立時把過堂叫將過來，會了酒帳，又要會同桌的那人。那人再三不肯。共總吃了幾百錢，給了一兩銀子，過堂謝了芸生大爺。大爺復又與同桌那人說：尊兄，我們再見了自己下樓去了。出離了酒樓，一直的奔正西走，到廟前擡頭一看，硃紅的廟門，密排金釘，兩邊兩個角門，俱都關閉。看正當中門上頭，石塊上刻著陰文的字，是古蹟雲翠庵。忽然見東邊角門一開，出來了許多人合馬匹。原來就是高相公手下從人。他們大眾回家，就見有兩個小尼姑，送出說明天也不用很早來。大家笑嘻嘻的，乘跨坐騎走了。小尼姑一眼，看見白芸生。芸生大爺也瞧着小尼姑子，見他說：衆位，你們勒勒馬罷，師傅出來了，有話合你們說哪。那幾個人，一人也沒聽見，竟自揚長去了。那個小尼姑，一回頭說：師傅，你瞧這個人。見裏面又一個，把著門口，往外一探頭，二目發直，看那個神思，就像真魂離了殼的一般，目不轉睛，睜瞧著芸生大爺。大爺本來好看，一身青衣，青布武生巾，嵌白骨，青布箭袖袍，灰襯衫，青棉線帶子，青布汗巾，面似美玉，細眉長目，皂白分明，垂準頭，唇似塗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輪，十七八歲，好似未出閣的幼女，都沒他長的俊秀清雅。那妙修本是個淫尼，幾時見著過芸生這個男子，看了半天，早就神馳意蕩。芸生可也看見淫尼咧，見他這樣一瞧，芸生也有些害羞。意思回頭要走，尼姑不肯教他就走，說道：阿彌陀佛，這位施主相公別走，請到廟中坐坐，小尼有件事情奉懇。芸生的心內，打算回到店中，夜晚再來。寫的是那位姑娘，怕遭他們的毒手，倒是要解救女子，他反讓我到他廟中，何不趁此機會，去到廟中走走？就問：但不知道師傅有甚麼事情，快些說來。尼姑說：你先請到廟中芸

生說：倒是甚麼事情？先要說明，然後進去。尼姑說：曾公可認識字麼？芸生說：我略知一二。尼姑說：我扶了一個乩語，請相公爺給批一批。芸生說：我不會批乩語。尼姑說：念念就得了。芸生說：那還可以。隨著尼姑，進了雲翠庵，一直往後，直到西跨院，單一所房屋，啓簾進去，到裏面獻茶。見那屋中，糊裱干淨，擺列些古董玩器，幽雅沈靜。芸生說：把乩語拿上來我瞧。尼姑說：我現去請乩。叫小尼姑預備晚飯。果然晚間，預備的豐盛席面，不必細表。大爺飽餐了一頓，預備好殺尼姑。直等到二鼓，並沒見一人進來。芸生一看，原來是把跨院門，已然鎖上了。四下一看，忽見牆頭上，刷的響一個人影，不知何故。若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芸生爲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計招生

詩曰：自古尼僧不可交，淫盜之媒理久昭；詭託扶乩誑幼女，誰知偏遇小英豪。

且說芸生自己吃完了飯，煮過茶來，點上燈，就不見有人進來。天有二鼓，自己出去一看，原來西跨院門，已經用鎖鎖了。芸生暗道：這淫尼，把我鎖在這裏，必沒安著好意。就是這樣的牆壁，如何當得住你公子爺。將要縱身躡出牆去，忽見牆上，刷一個黑影，隨即躡上牆去，尋找蹤跡不見。你道那尼姑，非是出去扶乩，他本與高保商量下的主意，是要與焦家的姑娘成親。皆因是玉姐兒，是個孝女，老娘染病，尼姑早與高保定好這個主意，那時遇在機會上，將他誑在廟中，強逼成了親，他們也就不能不給了。可巧這天，甯氏老太太染病，尼姑得信，立時親身到了焦家，假說給老太太看病，說了些利害言語，非得扶乩求藥才行，可借少大爺沒在家，在家才行呢。旁邊焦小姐問道：怎麼得他在家裏才行？尼姑說：才得天交正子時，在淨室之中，燒上香，設上壇，把神請下來，將藥方開好，方許點燈。這求方的人，得在那裏跪著。玉姐說：就這個事，怎麼單得我哥哥在家呢？尼姑說：自然要是小姐去也可，我怕你膽小害怕。玉姐說：只要求著我老娘病好了，就是赴死去也不怕。懇求老師父，慈悲我們，是幾時扶乩求藥。尼姑說：姑娘果有這樣的膽量，那可就在今朝。玉姐連連點頭。尼姑也沒在焦家吃飯，定下在廟內等，他就起身去了。回到廟中，與高家送信。少時姑娘到，他把姑娘安置在東院，陪著說了會子話，叫小尼姑預備晚飯。少時高相公到，他把高相公安置在北院。高相公家人走，他追出來，是教從人往這裏帶銀子，沒趕上。可巧他遇見芸生大爺了，他把芸生大爺安置在西北跨院，先囑咐好了，預備完了晚飯。他算著先把高保安置樓上，再把小姐帶上樓去，他的大事已完，再找芸生大爺來。其實儘後院，還有他兩個

相好的呢，皆是綠林的好漢，一個叫作碧目神鷹施守志，一個叫鐵頭獃子苗錫麟，又是久已相好，又在他這裏住著。今日一見芸生，論品貌固然比他們強得萬分，他打算自去尋花問柳之人哪。聞言少敘，到了天交二鼓，先見了高保就問道：你吃過飯了？高保說：吃過多時了。又說這件事，可是我的中人哪？沒有我可不行罷。事畢之時，是怎麼樣謝賞於我？高保道：我給你修廟。尼姑說：不行。高保說：給你白銀三千兩。尼姑說：銀子倒是小事，還可往我屋中走走，大概沒有得隴望蜀之心罷。高保說：妙師傅，我要忘了你，必不得善終。尼姑一笑，一句戲言，何故你起這麼重的誓？回說道：我不是喪良心，又把良心喪的人。妙修說：天已不早，我把你先送上樓去，可是不點燈。我冤那姑娘，就說是請神，必要神仙走了，方許點燈。你就算是神仙，可不定是甚麼神仙。我把你帶上樓去，趁著黑暗，我一躲避，你將他抱住，我就不管了。你可要緊記這個言語。事不宜遲，我同你前往。二人說著，出了房門，打著燈籠，直奔西院。到了西花園，走入西樓，上了樓梯，將高保安放在樓的後坑上，尼姑告訴他，你可別動。自己提燈下樓，又到東院，見了小姐問道：可吃過飯了？小姐回答：吃過了。尼僧說：天已不早，我去罷。姑娘點頭，暗暗祝告神祇，但願母親病體痊愈，再來廟中還願。跟著到了西院，直奔樓來，離樓不遠，說到樓上，可就將燈吹滅，上邊把壇俱都設好，小姐答應。將到樓下，忽聽上面噯呀一聲，嘆咳相似殺人的聲音。妙修說：甚麼？小姐嚇的金蓮倒退，戰兢兢的問道：上面甚麼聲音？尼姑說：別慌，你在此等等，我先去看看去，多一半是神仙先到了罷。小姐無法，只可點頭。尼姑入內，由扶梯上樓，剩了五六層兒，不提防一樣物件，沖著自己打來。意欲躲閃，焉得能够，碎嘆咳正撞在自己身上，嘆咳就摔倒，咕嚕咕嚕滾下樓來了，連燈籠撲滅。尼姑是一身的工夫，要若非是冷不防，斷不至於滾下樓來。自己一挺身，躡將起來，也就不敢上樓了。那個滅燈籠，也就不要了。跑出樓來，那知道一找姑娘，是蹤跡不見。心中納悶，這是怎麼的緣故？將一發怔，耳後生風，嗖就是一刀。尼姑總是大行家，聽得金刀劈風的聲音來，尼姑一閃身閃過，抱頭就跑。大聲喊叫說：後頭人快來罷，有了仇家了。芸生那裏肯放？尼姑一想：自己主意錯了，本來是喜愛芸生相貌，誰知是引狼入室。隨跑隨喊，不多一時，從後面來了兩個賊，一個叫碧目神鷹施守志，一個叫鐵頭獃子苗錫麟，兩個人提著兩口利刃，躡將上來，讓過尼姑，就把芸生擋住。大爺一看，這兩個，一個穿黑皂褂，一個紫緞衣巾，俱都是細條身材。一個是面如鎖鐵，黑中藍，一個是灰色臉膛，一個是粗眉大眼，一個是一雙眼睛，綠盈盈的顏色，故此人稱叫做碧目神鷹。前文表過二人，俱與尼姑通奸，就在這裏住著，正要打算上陝西朝天嶽，與金弓小二、郎王玉是盟兄弟。忽聽前邊一陣亂喊，兩個



人亮刀出來，截住芸生大爺動手。三個人兩口利刃，交手二十多回合，不分勝負。這兩個賊，焉能是芸生大爺的對手？大爺往下一個敗式，一回首拍就是一飛蝗石，正中苗錫麟的面門，抱頭就跑。淨剩一個人，更不行了。大爺虛砍一刀，躡出圈外。施守志不知是計，擺刀就扎。白大爺一反手，拍一塊飛蝗石，打中額角，鮮血直躡，抱頭就跑。大爺後邊就追，剛要趕上，擺刀要刺。就聽見嗖的一聲。大爺見一點寒星，直奔面門，往旁一閃，噹哪一聲，那枝銀鏢落地。原來是尼姑，趕奔前來交手，未到跟前，遇施守志，苗錫麟臉上帶傷，將他們讓將過來，回手掏出一枝亮銀鏢來，對著白芸生就是一下。白芸生正要追趕二人，見眼前來了暗器，往旁邊一閃身，那枝銀鏢噹哪落地。姑尼說：「噯呀！好負義郎！我們兩個人，素不相識，把你讓將進來，待你酒飯，卻是一番的美意，誰教你管我廟中的閒事？靠著你多大的本事，來來來，我們二人較量，勝得了我手中這個兵器，方算你是個英雄。說罷往上一躡，擺刀就刺。芸生往旁邊一躲，拿自己刀，往上一托一檢腕。尼姑把刀往懷裏一抽。芸生使了個劈山式，一刀刺去。尼姑左手，還有件兵器，其名叫輪。就是一個扁鋼圈子，裏外的有刃在圈子裏頭手拿之處，又有一個小月牙護手。芸生刀到，尼姑用單輪，要鎖芸生這口刀。芸生那裏肯叫他鎖住。芸生受過名人的指教，乃是白五爺親手所教，傾囊盡贈。家裏又是富家，習文的時節，書籍甚多，習武的時節，兵器甚多，除了那十八般兵刃之外，還有幾件意外的軍刃，有宗日望鳳凰輪，可有雙的。今天一見尼姑，使的是一柄左手的刀，右手的輪。人家兵刃一到，他先用右手的輪，或是往外一磕，或是把人家兵刃套上，要是大槍梅花槍等，套上了槍杆，順著槍杆往上一滑，他這個輪，是裏外鋒芒的刃子，往上一滑，人家就得撒手招槍，他的左手刀，就跟上去。若要單刀套住，要想拿刀刺他的手，他這輪內有個小鐵月牙的護手，就有這個護手擋住，也是刺不著手。故此這宗兵刃，極其得力。可巧遇見芸生，知道這兵刃招數，有句俗言，單刀見輪莫要扎。大爺與尼姑交手，總沒叫他得刀，也就在十幾個回合，就不是白相公的對手了。尼姑終是個女流，到底力輕，頓時間鼻窪鬢角，熱汗直流，就知道難以取勝，意欲要走。復見芸生刺了一刀，抱頭就走。尼姑方才要追，芸生一反手，拍就是一飛蝗石。尼姑會打暗器，也會躲暗器，微一縮頭，石子擦著頭皮過去。尼姑就跑，芸生就追。尼姑越過房去，芸生也就上房。到了後坡，見他在院中站著，說這條命不要了。芸生下房，嘆嗟墜落坑中。若要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光緒四年二月間，正在王府說小五義，有人專要聽孝順歌，在下自可順口開合，自纂一段，添在小五義內。另起口調，將柳真人所傳之敬孝焚香說起曰：衆人們，焚起香，側耳靜聽，柳真人有話吩咐你們。談甚今論古甚，都是無益。有件事最要緊，你們奉行各自想，你身子來從何處？那一個不是你，爹娘所生。你的身，爹娘身，原是一塊。一團肉，一口氣，一點血精，分下來，與了你，成這身子。你如何，兩樣看，隔了一層。且說那爹和娘，如何養你十個月，懷著胎，弔膽提心。在腹時，擔荷著，千斤萬兩。臨盆時，受盡了，萬苦千辛。生下來，母親命，一生九死。三年中，懷抱你，樣樣辛勤。冷和暖，飽和饑，不敢失錯。有點病，自埋怨，未曾小心。恨不得，將身子，替你災痛。那一刻，敢鬆手，稍放寬心。顧兒食，顧兒衣，自受凍餓。盼得長，請先生，教讀書文。到成人，請媒妁，定親婚娶。指望你，興家業，光耀門庭。有幾分，像個人，歡天喜地。不長進，自羞愧，暗地淚零。就到死，眼不閉，聖念兒子。這就是，爹和娘，待你心情。看起來，你的身，爹娘枝葉。爹和娘，那身子，是你本根。有性命，有福氣，爹娘培植。有聰明，有能幹，爹娘教成。那一點，那一件，爹娘不管。爲甚麼，把爹娘，看做別人。你細看，你身子，長了一日。你爹娘，那身體，老了一晨。若不是，急急的，趁早孝養。那時節，爹娘死，追悔不能。可嘆的，世上人，全不省悟。養育他，婚配他，恰似當行。卻不想，烏反哺，羔羊跪乳。你是人，倒不及，走獸飛禽。不孝處，也儘多，我難細述。且把那，眼前的，指與你聽。你爹娘，要東西，甚麼要緊。偏吝惜，不肯送，財重親輕。你爹娘，要辦事，甚麼難做。偏推諉，不肯去，只說不能。你見了，富貴人，百般奉承。就罵你，就打你，也像甘心。你爹娘，罵一句，鬬口回舌。你爹娘，打一下，怒目瞪睛。只愛你，妻與妾，如花似玉。只愛你，兒和女，似寶如珍。妻妾亡，兒女死，肝腸哭斷。爹娘死，沒眼淚，哭也不真。這樣人，何不把，兒女妾妻，並富貴，與爹娘，比較一論。天不容，地不載，生遭刑禍。到死時，坐地獄，受盡極刑。鋸來解，火來燒，磨推碓搗。罰變禽，罰變獸。難轉人身。我勸你，快快孝，許多好處。生也好，死也好，鬼敬神欽。在生時，人稱贊，官來旌獎。發大財，享大壽，又見兒孫。到死時，童男女，持旛擁蓋。接你去，閻羅王，也要出迎。功行大，便可得，成仙成佛。功行小，再轉世，祿位高陞。勸你們，孝爹娘，祇有兩件。這兩件，也不是，難做難行。第一件，要安你，爹娘心意。第二件，要養你，爹娘老身。做好人，行好事，休要惹禍。教妻妾，教兒女，家道興隆。上面的，祖父母，一般孝養。下邊的小弟妹，好生看成。你爹娘，在了一日，寬懷一日。吃口水，吃口飯，也是歡心。儘力量，儘家私，不使凍餓。扶出入，扶坐立，莫使孤伶。有呼喚，一聽得，連忙答應。有吩咐，話一完，即便起身。倘爹娘，有不是，婉轉細說。莫粗言，莫盛氣，激惱雙親。好親戚，好朋友，請來勸解。你爹娘，自悔悟，轉意回心。到

不幸，爹娘老，百年歸世。好棺木，好衣被，堅固墳塋。盡心力，圖永久，不必好看。只哀痛，這一生，何處追尋。遇時節，遇亡辰，以禮祭奠。痛爹娘，死去了，不見回程。那都是爲人子，孝順的事。切莫把我的話，漠不關心。嘆世人，不孝的，有個通病。說爹娘，不愛我，孝也無情。這句話，便差了，解說不去。你如何，與爹娘，較論輸贏。譬如那，天生的一莖茅草，春雨潤，秋雷打，誰敢怨嘆。爹娘養，就要殺，也該順受。天下無，不是的，父親母親。人愚蠢，也知道，敬神敬佛。那曉得，你爹娘，就是尊神。敬得他，仙佛們，方才歡喜。虛空中，保佑你，福祿加增。你有兒，要他孝，須做榜樣。孝報孝，逆報逆，點滴歸根。

## 訓女孝歌

宏教真君曰：婦女們，最愛聽，談今論古。又有的，最愛聽，說鬼道神。我今日，有一段，極大故事。細講來，與你們，各各聽聞。我本是一棵樹，長條細葉。是當初，天和地，精氣生成。這地下，植立起，一棵柳樹。那天上，高懸著，一個柳星。過了個，幾萬年，凝神聚氣。對唐朝，得遇見，李佑帝君。我帝君，憐念我，誠心學道。就把我，度脫去，做個仙人。一棵樹，如何有，這樣造化。祇緣我，心性靈，不昧本根。我無父，又無母，將誰孝養。早朝天，晚拜地，報答深恩。心思專，志向定，奉持原本。全憑我，一點誠，動了天神。有師傅，就當我，嚴父慈母。幾千年，力孝敬，無點懈心。成仙後，師傅教，多積功果。祇要你，勸世人，孝奉雙親。有一人，能盡孝，將他度脫。不論男，不論女，許做仙真。我勸了，男和女，幾千百個。現都在，蓬萊裏，快樂長春。讀書人，也有的，高官顯職。女人們，都做了，一品夫人。我做下，勸孝的，這些功果。所以得，受封個宏教真君。到而今，奉帝敕，宣揚大化。降鸞筆，演訂就，一部孝經。讀書人，明白的，講求奧旨。俗人們，也有歌，唱與他聽。祇有你，婦女們，未曾專訓。說起來，你們想，最好傷情。你雖然，是一個，女人身子。你爹娘，養育你，一樣苦辛。懷著胎，在腹中，誰辨男女。臨盆時，一般樣，受痛挨疼。懷抱你，何曾說，女不要緊。乳哺你，何曾的，減卻一分。莫說你，女人家，無力孝養。你爹娘，待女兒，更費苦心。問饑飽，噓寒暖，不辭瑣碎。教茶飯，教針指，多少慇勤。嚴肅些，又念你，不久是客。嬌養些，又怕你，嫁後受嗔。離一刻，恐怕你，閨房失事。缺一件，恐怕你，暗地多心。選高郎，要才貌，與你匹配。選門戶，看家貧，恐你受苦。聘定過，便思量，如何陪嫁。到婚期，儘力量，總不慳心。捨不得，留不住，好生難過。割肝腸，含流淚，送你出門。到人家，夫婦和，公婆歡喜。你爹娘，臉面上，許多光榮。有些錯，一聽見，自生煩惱。又增添，一世的，不了憂心。你生來，嫁誰家，都是定數。你如何，不遂意，便怨雙親。好過日，便說是，你的命好。難度日，罵爹娘，瞎了眼睛。待公婆，說他是，別人父母。待爹

娘，又說我已嫁出門。倒是你，女人家，兩不著地。把孝字，推乾淨，全不黏心。那曉得，女人家，兩層父母，都要你，盡孝順，至敬至誠。你身子，前半世，爹娘養育。後半世，你丈夫，養活終身。你公婆，養丈夫，就如養你。天排定，夫與妻，祇有一人。你原是公婆的，兒子媳婦，卻將你，寄娘家，生長成人。嫁出來，方才是人歸本宅。這公婆，就是你，養命雙親。既行茶，交過禮，多少費用，請媒妁，待賓客，幾番辛勤。愛兒子，愛媳婦，無分輕重。原望你，夫和婦，供養老身。爲甚的好兒郎，本是孝敬。娶了你，把爹娘，疎了一層。縱不是，你言語，離他骨肉。也緣他，鍾愛你，志氣昏沈。你就該，向丈夫，將言細說。公與婆，娶我來，輔相夫君。第一件，爲的是，幫你奉養。你如何，反因我，缺了孝心。這才是，婦人們，當說的話。這才是，愛丈夫，相助爲人。爲甚麼，乘著勢，大家怠玩。漸漸的，把公婆，不放在心。他兒子，掙得錢，你偏藏起。私自穿，私自吃，不令知聞。怕公婆，得些去，與了姑子。怕公婆，得些去，伯叔平分。祇說你，肯把家，爲向男子。那知道，你便是，起禍妖精。薄待了，公與婆，一絲半粒。你夫婦，現成福，減了幾成。受窮苦，受病痛，由你唆出。犯王法，絕子嗣，是你撮成。你看那，廟中的，拔舌地獄。大半是，婦女們，受這苦刑。更有的，放潑賴，脅制男子。使公婆，每日裏，不得安停。公婆罵，才一句，就還十句。打一下，你便要，湯水懸繩。這樣人，自盡了，陰司受罪。就不死，也必定，命喪雷霆。我勸你，閨女們，聽從父母。說一件，依一件，莫逞性情。起要早，睡要晚，伺候父母。奉茶水，聽使喚，時時盡心。在家中，無多日，還不愛敬。到那日，嫁出去，追悔不能。我勸你，媳婦們，認清題目。方才說，你原是，公婆家人。你丈夫，常在外，做他生理。公婆老，要望你，替他奉承。老年人，飯不多，菜要可口。舊衣服，勤漿洗，補綴停勻。莫聽信，俗人說，不見公面。爲兒媳，當他女，不比別人。不時的，茶和湯，親手奉上。難走動，又何妨，扶起行行。有東西，買進來，思量養老。向公婆，送過去，不得稍停。祇要你，公與婆，心中歡喜。那管他，接過去，送與何人。敬伯叔，愛爹娘，和睦妯娌。公婆喜，這媳婦，光我門庭。孝公婆，你爹娘，也是歡喜。這便是，嫁出來，還孝生身。況且你，替丈夫，孝順父母。你丈夫，也敬奉，丈母丈人。況且你，盡了孝，作下榜樣。你兒媳，也學著，孝順你們。說不盡，婦女們，孝順的事。望你們，照這樣，體貼奉行。昨日裏，女孝經，才演一半。那喜氣，就傳到南海觀音。宣我去，獎賞了，加個佛號。又教把，菩薩事，勸化你們。這菩薩，原做過，妙莊王女。生下來，便曉得，立意修行。菩薩父，兒女兒，一心好道。百般的，教導他，要做俗人。誰知道，我菩薩，心堅似鐵。只思想，一得道，度脫雙親。到後來，父王病，十分沈重。我菩薩，日共夜，備極辛勤。叩天地，敬神明，不惜身體。因此上，感動了，玉帝天尊。霎時間，坐蓮臺，金光滿耀。居普陀，施法力，億萬化身。千隻眼，廣照著，十方三界。千隻

手，掌握著，日月星辰。佛門中，這菩薩，神通廣大，歷萬古，發慈悲，救度世人。有婦女，能行孝，不消禮懺。到老去，便許他，進得佛門。豈不是，極簡便，一件好事。勸你們，莫錯過，這樣良因。

詩曰：孝義由來世所欽，同心兄妹善承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且說尼姑明知不是芸生的對手，除非智取不行。在他的西北房後，有一個陷坑，坑的上面，暗有他的記認。芸生可那裏知著，自可就飄身下房，正墜落坑中。要知行家要是從高處往低處一摔，會找那個落勁，不能摔個頭破血出，慢慢往起再爬，爬起往上再躡，那就費了事了。這一摔下去，一挺身，一蹶腳，自己就可以躡將上來。芸生檢刀往上一躍，腳站坑沿，早教碧目神鷹，一把揪住底下一腿。大爺躡上來，腿尙且未穩，教人揪住一腿，焉有不倒之理。鐵頭獅子過來，擺刀就刺。芸生明知是死，把雙睛一閉，等了半天沒事，睜眼一看，原來是被尼姑攔住。妙修說：別殺他，我還有話問他呢。瞧著芸生道：你這個東西，敢情這們扎手哪。咱們這個事情，多一半是鬧個陰錯陽差，那個高相公，多一半是教你給結果了罷。隨說著話，碧目神鷹就把芸生倒繮了二臂。芸生說：我並不知甚麼高相公不高相公，一概不知。鐵頭獅子問尼姑：倒是怎麼件事？尼姑就把焦小姐與高相公，始末原由的事，說了一遍。施守志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一同回去瞧瞧。尼姑吩咐，把陷坑蓋好，將芸生四馬倒攢蹄捆上，抗將起來，直奔西院。叫人掌起燈火來，一找那個姑娘，不知去向，前前後後，各處搜尋，並無影響。復又進樓，拿著燈籠，奔到樓上，見高相公被殺死，屍腔橫躺在樓梯之上。淫尼又覺著心疼，又覺著害怕，怕的是人命關天，又得經官動府。再說他的從人，明明把他送在廟中，明天早晨還要來接人。有了，我先把他埋在後院，明早從人來接時節，我就說他早晨已然出去了。這焦玉姐的事不好辦，人家明知上廟求乩，人家要問我，何言答對？人家是女流，又不能說他自己走了。有了，我問問這個相公，可是相公你貴姓？芸生說：我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多言！尼姑說：難道說你不敢說你的名姓，你那心眼兒放寬著點，且不殺你。到底姓甚麼？我也好稱呼你。芸生說：某家姓白。尼姑說：白相公，你到底底是甚麼件事？這個高相公，是你殺的，不是？焦小姐你知道下落不知？你只管說出，我絕不殺害於你。芸生說：你既然這樣，我實對你說：我在酒樓吃酒，旁邊有人告訴我，焦家姑娘高家的相公，被你這尼姑用計，要污染人家的姑娘。我實實不平，要救這個姑娘。正在廟前觀看地勢，晚間再來，不料被我誑進廟來，假說乩乩，將我鎖在西院之內。晚間我正要躡牆出來，有一個人影兒一幌，我就跟將下來。你們在屋中說話，連那個人帶我，俱都聽得明白。你送那個姓高

的上梯，他隨後就跟進去了，我在外邊看著。你帶著那姑娘，看看的臨近，他就把姓高的殺了。你上樓的時節，他就就躡下樓來了，他過去就背那個姑娘。我以爲他也不是好人，原來他是姑娘的哥哥，叫焦文俊，他把他妹子，背著回家去了。尼姑一聽，怔了半天。焦文俊這孩子，怎麼就會練了這一身的本事？這可就奇怪了。書中交代：原來這個焦文俊自十五歲離家出去，又沒帶錢，遇見南方三老的一個小師弟。這三老：一位是古希左耳，一位是倉九公，一位是苗九錫，這是南方三老。倉九公有個師弟，外號人稱神行無影，叫谷雲飛，他見著焦文俊，就收文俊作了個徒弟。五年的工夫，練了一身出色的本事。平常在他師傅面前，說是怎麼樣的孝心，不在家中，怎麼不能盡孝，時時刻刻，怎麼樣惦念老娘。他師傅才打發他回來，給了二百兩銀子，教他到家看看，仍然還教他回來，工夫還未成。可巧這日到家，正遇見他的老娘染病，見妹子又沒在家裏，母子見面大哭。問他妹子的原由，老娘就把扶乩的事情說了一遍。他就有些不信，就換了衣裳，晚間直趕尼姑庵來了。到了廟中，就遇見這個事情。他起先以爲芸生不是好人，嗣後來方知芸生是好人，並未答話，就把他妹子救回去了。單提的是廟中之事，芸生說出這段事情，尼姑倒覺著害怕。就教兩個賊人，幫著他把高相公的屍首，埋在後院，到了次日，再議論怎樣個辦法。他單把芸生幽囚在西院，是死也不放。芸生吃喝等項，是一概不短，全是他給預備。芸生那是甚麼樣的英雄，一味淨是求死。光陰荏苒，一瞬就是好幾天的工夫。芸生實在出於無奈，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這日晚間，又預備晚飯，尼姑也在那裏，隨即說就在今日晚間，可要再不從，就說不得了。可就要結果了你的性命。芸生仍是低著頭，一語不發。又叫小尼姑，從新添換菜，要與白大爺同桌而喝。白大爺那肯與他同飲。小尼姑端進來各樣菜蔬，復又擺好，尼姑把酒斟上，說道：白相公，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癡迷不省悟？我爲你把高相公的性命斷送了，我都沒有工夫與他報仇去，他家下人來找了幾次，我就推諉說不知道他那裏去了。人家焦家姑娘，教人救回去，人家吃了這麼一個虧，暫爲不肯聲張，此事早晚必有禍。你我咱們兩個人，是前世宿緣，我這樣央求於你，你就連一點惻隱之心，盡都沒有。可見你這個人，心比鐵還堅，世間可也真就少有。芸生說：「胡說亂語，休在你公子爺跟前，絮絮叨叨。你公子爺，豈肯與你淫尼，作這苟且之事？」尼姑一聽，氣往上一沖，說：「你這斷好不達時務！將要往前湊，就聽外邊說好淫尼，還不出來受死，等到何時？」尼姑一聽，就知道事情不好，又不準知道外頭有多少人，一著急，把後邊窗戶一踹，就逃竄去了。山西雁徐良合著小義士艾虎，來了半天的工夫，淨聽著芸生大爺到底怎樣，聽了半天，真是一點劣跡也是沒有，外邊二人暗暗誇獎，也不枉這一拜之

情。早把小尼姑嚇得鑽入牀底下去了。徐良、艾虎躡入屋中，先過來與大爺解了綁，攙起芸生溜了一溜，自己覺著臉上有些發燒。艾虎他們也顧不得行禮，先拿這個淫尼要緊。芸生也跟著躡將出來，當時沒有兵器，可巧旁邊空著一個頂門的杠子，芸生抄將起來，一直撲後邊，就見尼姑揆短衣襟，同著兩個賊人，各持利刃，撲奔前來，當時大家就撞成一處。徐良說：「這個尼姑交給老兄弟了。這幾個交給我了。」艾虎點頭，闖將上去。艾虎暗道：「三哥真機靈，也不願意合尼姑交手，我淨管應著，我可不合尼姑交手。」隨答應著，他可就奔了碧目神鷹來了。白芸生手中拿了頂門杠，就奔了鐵頭獃子苗錫麟。苗錫麟攏手中刀，就往下刺。芸生這根頂門杠子，本來沉重，用平生的膂力，往上一迎，只聽得吧啞一聲，把刀磕飛，往下一拍，撲咚一聲，就結果了苗錫麟的性命。尼姑一急，沖著山西雁，就是一鏢，徐良說：「噫呀，了不得了，沒打著。」又說：「老西不白受出家人的東西，來而不往，非為禮也。」噁的一聲，將他那隻原鏢，照樣打回。把尼姑嚇了個膽裂魂飛，仗著躲閃得快，倘若不然，也就教自己的原鏢，結果了自己的性命。原來是尼姑打徐良，教徐良接住，復又打將回來。尼姑就沒有心腸動手了，舉刀就刺。兩個人遶了兩三個灣，不提防教徐良的刀，刺在他的刀上，嗆啞一聲，倒為兩段，鏢嚙刀頭墜地。尼姑轉身就跑，徐良就追。越過房去，徐良跟著到了後坡，往下一躡，墜落坑中。尼姑擡大石頭就砸吧啞一聲，砸了個腦漿迸裂。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三俠客同走勸架 二親家相打成詞

詩曰：俠骨生成甚可誇，同心仗義走天涯；救人自遇人來救，暗裏循環理不差。

且說艾虎正與施守志交手，兩口利刃，上下翻飛，未分勝負。白芸生檢了鐵頭獃子的那口刀，也就躡將上來，兩個人並力，與施守志較量。論碧目神鷹、艾虎一人，他就抵敵不過，何況又上了一個，他焉能行得了？自己就要打算逃竄性命。奸賊想走，被二個人圍住，他闖不出圍去。鬧了個腳忙手亂，當然刀法也就亂了。好容易這才虛砍了一刀，撒腿就跑，一直撲奔正西。過了一段界牆，前邊兩堆太湖山石，眼瞧著他就太。太湖山石當中，躡將過去。艾虎在前，芸生隨後，自然也得太。太湖山石當中過去。艾虎剛往西一躡，只聽東北有人喊道：「別追，有埋伏。」這句話未曾說完，艾虎已然掉下去了。芸生幾乎也就掉將下去，回頭一看，並不見人，也不知是甚麼人，在那裏說話。大爺往裏一看，原來是個陷阱，艾虎墜落坑中，站起身來往上一瞧。芸生上面問說：「難道老

兄弟下不來嗎？艾虎說：行了，自己往上一躡，腳蹬坑沿上，說：大哥，那賊何方去了？回說：早已跑遠了。艾爺大怒：便宜這廝，我們找  
我三哥去。復又回來，遍找不見，忽然由牆上下來，說：你們二位可好，我兩世爲人了。艾虎、芸生說：甚麼原故？回說：我自願追尼姑，  
一時慌張，沒看明白，墜落坑中。那尼姑真狠，舉起一塊大石頭要砸我。坑沿上有一個人，也不知是誰，由尼姑身後，將尼姑踢倒，  
自然那石頭，正砸在尼姑的腦袋上，頭顱粉碎。我上來時節，那人不見了，我也沒看見人家，也沒與人家道勞，我就奔這裏來  
了。你們將那兩個賊，可都殺了沒有？二人道：我們打死了一個，追跑了一個，又提艾虎如何墜在坑中的話，說了一遍。列位就有  
說的，原來徐良沒死，他若死了，如何還算小五義？再說尼姑，倒是誰人將他要命，可就是艾虎看見倒騎驢的那個人，他又是誰  
人？那就是前文表過的神行無影谷雲飛。因他徒弟回家，自己暗地跟下來了，看他到家，是真孝順假孝順，暗地一瞧，是真孝順，  
又有救他妹子這一節，自己並沒見徒弟之面，去到廟中，要把尼姑殺了。白晝見著街上酒鋪中，有個醉鬼先在那裏，就沒除出  
帳來，他就把尼姑庵中的事，聽了一遍。又到這邊酒鋪中來，自己見著艾虎，一瞧就奇怪，故意又喝兩壺酒，細看艾虎的性情，方  
知不是賊。會了酒錢，並不道謝。晚間到廟中，淨在一旁，看著他們動手。徐良掉下坑去，自己過去，用閉血法把尼姑一點，深尼一  
倒，石頭砸在自己腦袋上，腦髓迸流，自己仍然又撲奔前院，見艾虎他們追下賊去，自己也遠遠的跟著。見賊過太湖山石，拿脰  
膊一跨太湖石，往南一躡身，躡在正西，等艾虎，他就看出破綻來了。自己想著提醒艾虎，報答他這兩壺酒錢，喊道：前頭有埋  
伏，別過去，只是說遲了一些。谷雲飛見尼姑一死，自己就算沒有事了，由此起身，下套小五義上，金鱗橋辨明奇巧案，救白芸生，  
范仲淹誤打了朝天蠻的內應，巧得摸皮鎧，皆是後話，暫且不表。且說的是徐良、艾虎、白芸生，他們弟兄三位，不知施守志的去  
向，就把廟中的婆子、小尼姑，找在一處，告訴他們一切言語。小尼姑連婆子等，都跪在地下，求饒他們的性命。芸生說：我教給你  
們一套言語，就不殺害爾等。大家一口同音，都喊願意。芸生說：明日你們報到當官，就說你們這裏的廟主，結交賊匪，暗地害死  
高保、苗錫麟與尼姑通姦，施守志因妬姦，死尼姑，殺死苗錫麟，此賊棄凶逃走。當官不信，你們就把埋葬高保的地方，指點告  
訴明白，按著這套言語，回稟當官，自然就保住了你們的殘生。如若不依著我們的言語，明晚我們大眾前來，結果你們的性命。  
大家點頭，情甘願意。所有尼姑的東西，你們大家分散。當官要是問著你們，就說俱被施守志盜去。大家千恩萬謝，都感幾位爺  
的好處。白芸生、徐良、艾虎三個人，一看天氣不早，就此起身，回到店中，仍是躡房躍牆下來，手下的從人，俱是在店中等候，來到



房中，大家見禮道驚。芸生把自己的事情，俱已說出，連胡喬二位，就讀嘆說：這樣公子，怎受了這樣苦處。徐良說：明天五更時起身，不管他們此處的事情了。書不可重絮。到了次日，給了店飯錢，有騎馬的，有徒步的，直奔武昌府而來，衆人奔武昌暫且不表。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的話，這一丟大人，蔣平，智化解開了沈仲元的貫頂詞，各路分散著，尋找大人。先說可就是艾虎的事情，這才引出小五義結拜，盜獄等項，也不在少處。丟大人也有走夾峯前山的，也有走夾峯後山的，也有上娃娃谷的，在路上俱各有事，可是說完了一段，再表一段。這個日限，相隔差不了多遠。先提北俠南俠，雙俠離了晨起望，曉行夜宿，饑餐渴飲，無話不說。這日正往前走著，前邊黑忽忽一片樹林，樹乃莊之威，莊乃樹之膽，倒是很好的個村莊。三位爺就穿村而過，是東西的個街道，他們是由西向東，正走在東村口，圍繞著多人。雖然三位，尋找大人的心盛，究屬總是天然生就俠客的肝膽，遇事就要瞧看。瞧看衆人進去一看，原來是兩位老者，揪扭著相打。二位老者，俱過六旬開外，並且全是頭破血出。還有幾個年輕的，俱都掠腕，挽袖子，在旁邊氣哼哼的，欲要打罷，又不敢。旁邊有幾位老者，說：你們說家兩個，還有甚麼不好說的事情，打會子也當不了辦事。雖說也不過去拉去。丁二爺平生最是好事，說：歐陽哥哥，我們去勸勸罷。北俠說：二弟知道是甚麼事情，我們過去勸誰去？丁二爺說：我過去問問去。北俠一揪，沒揪住。二爺就過去，在兩個老頭當中，伸單胳膊一揷，又把這隻手打底下伸進去，往上一起，就見兩個老頭，自然就撒開了兩隻手。又揪住兩個老頭兒的腕子，往兩下裏一撐，老頭兒一絲兒也不能動轉了。兩個老頭，直是氣的渾身亂抖。那個老頭就說：尊公，你是幹甚麼的？二爺說：我們是走路的老頭，說：你是走路的老頭，你揪著我們爲甚麼事情？二爺說：我生平好管閒事，我問問你們，因爲何故？我給你們分晰分晰。老頭說：我們這個事情，不好分晰，非得到當官去不成。二爺說：我非要領教領教不可。那個老頭說：你撒開我，慢慢告訴你。南俠北俠也就過來，說：二弟，你撒開人家，有甚麼話再說。二爺這才撒開。大眾一瞧這三位爺這個樣兒，一個像判官，一位傲骨英風，一位少女一般。旁邊人們說得了，你們親家兩個，告訴告訴人家罷。二爺說：貴姓？那位老頭說：我姓楊，叫大成，我有個兒子叫楊秀，這個是我們的親家，他姓王，叫王太，他有個女兒，給了我的兒子，我們作了親家。前番接他女兒往娘家去，我就不教他接。衆位你們聽聽，我們俱都是養兒女的人，還有姑娘出閣，不許往娘家來往的道理嗎？可有一個情理，我們這個兒婦，他的母親死了，我們親家翁，淨剩了光棍子一個人，我說他想他女兒，教他上我這瞧瞧來，他一定要接家去，又使當怎麼樣呢？他要接定了，不接不行，我也不能深攔，就讓他接回去了。可

也不知道，他又將他女兒，又給了人家了，或是他又賣了，他反而找到我家來，不答應我。北俠一聽，就知道不好，要是不伸手，可也就過去了，要一伸手，得給人家辦出個樣子來。那個姓王的說：這位爺臺貴姓？二爺說：我姓丁，排行在二。老頭說：丁二相公，你想我的女兒，我焉能行出那樣事來？我接他就不願意，我接到家裏，住了十二天，就把他送回來了。我這幾日事忙，總未能來。今天我才有工夫，我來瞧瞧。看我這女兒，不想他說我女兒沒回，明明是他胡賴，是他把我女兒賣了，倒是有之，不然就是給他要了命了，還是屍骨無存。我難道說，我還活這麼大的歲數，這條老命不要了，我與他拚了罷了。二爺此時，就沒有主意了，淨瞧著北俠，歐陽爺暗笑：你既然要管，又沒有能爲了。北俠上前說：王老者，你們兩親家，我可誰也不認識，我可是一塊石頭，往平處放，你說你送你的女兒，可是送到你們親家家裏來了嗎？楊大成說：沒有，沒有。王太說：我這女兒，不是我送來的，是我女兒的表兄姓姚，叫姚三虎，素常趕腳爲生，他有個驢，我女兒騎著他表兄這個驢來的。北俠說：那就好辦了，找他這個表兄就得了。王太道：不瞞你們幾位說，我女兒這個表兄，就是一身一口，跟著我過，自從送他表妹去後，直到如今沒回家。北俠說：他把他表妹送去沒送去，你知道不知道？王太說：焉有不送去之理？北俠說：那就不對了，你總是得見著他這表兄才行呢！倘若他們半路有甚麼緣故，那可也難定。一句話，就把王太問住。楊大成說：他們爺們商量妥當，半路途中，把我們兒婦給賣了。說畢，二位又要揪扭。北俠攔住說：我有個主意，你們這叫甚麼村？楊大成說：我們這叫楊家店子。又問姓王的：你們那裏叫甚麼村？王太說：我們那村叫王家陀。北俠說：隔多遠路？王太說：八里地。北俠說：隔著幾個村莊？王太說：一股直路，並沒村莊，半路就有一個廟。北俠說：你們二位不用打架，兩下撒下人去遍找，十天限期爲度。找不著，我們在武昌府等你們，上顏按院那裏遞呈子去。上我們大人那裏告去，我們就是隨大人當差的，到那裏準能與你們斷明。兩家也就依了這個主意。三位便走，連本村人都給三位道勞。三人離了楊家店，一直往正東，走了三里多路，天上一塵烏雲，遮住碧空，要下雨。緊走幾步，路北有座大廟，前去投宿避雨。這一進廟，要鬧個天翻地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在廟中初會凶和尚 清淨林巧遇惡姚三

詩曰：義婢從來絕世無，葵枝竟自與人殊；全忠全烈全名節，真是閨中女丈夫。

或有人問於余曰：此書前套，號忠烈俠義傳，皆是生就的俠肝義膽，天地英靈，何其獨鍾斯人？余曰：忠義之事，不但男子獨有，即名門閨秀，亦不乏其人。又不但名門閨秀有之，就是下而求之奴婢中，亦間或有之。昔周有天下時，衛國義婢葵枝有段傳序。因探入小五義中。

衛國有一官人，叫作主父，娶妻巫氏，夫妻原也相好。只因主父是周朝的大夫，要到周朝去作官，故別了巫氏，一去三載，王事羈身，不得還家。這巫氏獨處閨中，殊覺寂寞，遂與鄰家子相通，暗暗往來。忽一日有信報主父已給假還家，只在旬日便到。巫氏與鄰家子正在私歡之際，聞知此信，十分驚慌。鄰家子變道：吾與汝往來甚密，多有知者；倘主父歸而訪知消息，則禍非小，將何解救？巫氏道：子不須憂，妾已算有一計在此。妾夫愛飲，可將毒藥製酒一樽，等他到家，取出與他接風，他自歡飲，飲而身斃，便可遮瞞。鄰家子喜，因買毒藥，付與巫氏。巫氏因命一個從嫁來的心腹侍妾，名喚葵枝，叫他將毒藥浸酒一壺藏下。又悄悄吩咐他等主人到時，我叫你取酒與他接風，你可好好取出，斟了奉他，倘能事成，我自另眼看待。葵枝口雖答應，心下卻暗暗吃驚：這事怎了？此事關兩人性命，我若好好取出藥酒，從了主母之言，勸主人吃了藥酒，豈不害了主人之命？我若悄悄說破，救了主人之命，事體敗露，豈不又害了主母之命？細細想來，主人養我一場，用藥害他，不可謂義；主母託我一番，說破害他，不可謂忠，怎生區區忽然想出一計，道：莫若拚著自身，受些苦處，既可救主人之命，又不至害主母之命。算計定了。過不數日，主父果然回到家中。巫氏歡歡喜喜，接入內室，略問朝中的正事，就說：夫君一路風霜，妾聞知歸信，就釀下一樽美酒在此，與君拂塵。主父是個好飲之人，聽見他說有美酒，便欣然道：賢妻有美酒，可快取來。巫氏忙擺出幾品佳餚，因叫葵枝吩咐道：可將前日藏下的那壺好酒，燙來與公公接風。葵枝領命而去，去不多時，果然雙手捧了一把酒壺，遠遠而來。主父看見，早已流涎欲飲。不期葵枝剛走到屋門首，噯呀的一聲，忽然跌倒在地，將酒潑了一地，連酒壺都跌扁了。葵枝跌在地下，只是叫苦。主父聽見巫氏說，特寫他釀下的美酒，不知是怎生馨香甘美，思量要吃；忽被葵枝跌倒潑了，滿心大怒，先踢了兩腳，又取出荆條來，將葵枝揪倒，打了二十，猶氣個不了。巫氏心雖深恨，此時又怕打急了，說將出來，轉忍耐住了，又取別酒奉勸主父，方才瞞過了些時，因不得與鄰家子暢意，追恨葵枝誤事，往往尋些事故打他。這葵枝甘心忍受，絕不多言。偶一日主父問葵枝閒話，巫氏看見，怕葵枝走了消息，因攬掇主父道：這奴才甚是不良，前日因

你打他幾下，他便背後咒你；又屢屢竊我妝奩之物。主父聽說，愈加大怒道：「這樣奴才，還留他作甚？因喚出葵枝，盡力毒打，只打得皮開肉綻，痛苦不勝。葵枝只是哭泣哀求，絕不說出一字。不料主父一個小兄弟，盡知其事，本意不欲說破，因見葵枝打得無故，負屈有冤，不敢明訴，憤憤不服。只得將巫氏之私，一一與主父說了。主父方大驚道：「原來如此。再細細訪問，得真確，又慚又恨，不便明言，竟暗暗將巫氏處死。再叫葵枝道：「你又不癡，我那等責打你，你爲何一字也不提？倘若被我打死，豈不屈死與你？」葵枝道：「非婢不言，婢若言之，則殺主母而以求自免，則與從主母之命，而殺主人何異？何況既殺主母，又要加主人以污辱之名，豈爲婢義所敢出？」故寧甘一死，不敢說明。主人聽了，大加感嘆敬重道：「汝非婢也，竟是古今之義俠女子也。淫婦既已處死，吾當立汝爲妻，一以報汝之德，一以成汝之名。就叫人扶他去妝飾。葵枝伏拜於地，苦辭道：「婢子主之賤妾也，主母辱死，婢子當從死，今不從死而偷生，已爲非禮；又欲因主母之死，竟進而代處主母之位，則其逆禮又爲何如？非禮逆禮之人，實無顏生在世上。因欲自殺。主父嘆息道：「汝能重義若此，吾豈強汝？但不能再辱以婢妾之理。因遣媒議嫁之，不惜厚妝。詩書之家，聞葵枝義俠，皆羨慕之而爭來娶去，以爲正室。由此觀之，女子爲貞爲淫，豈在貴賤？要在自立名節耳。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詩曰：佛門清淨理當然，念念慈悲結善緣；不守禪規尋苦惱，焉能得道上西天。

且說三俠離了村口，走了三里多路，天氣不好，恰巧路北有個廟宇，行至山門，前去叩打。不多一時，裏面有人把插管一拉，門分左右出來了兩個和尚，和尚打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有甚麼事情？」北俠說：「天氣不好，我們今天在廟中借宿一夜，明天早走，多備香燈祝敬。」那和尚道：「請進山門關上，同著三位進來。一直的奔至客堂，屋中落坐獻茶。又來了一個和尚，咳嗽了一聲，念道：『阿彌陀佛。』啓簾進來。三位站起身來一看，這個和尚說道：「原來是三位施主，小僧未曾遠迎，望乞恕罪。」阿彌陀佛。北俠說：「天氣不好，欲在寶刹借宿一夜，明日早走，多備香燈祝敬。」大和尚說：「那裏話來，廟裏工程，十方來，十方去，十方工程，十方施，這全都是施主們捨的。」北俠一看這個和尚，就有點詫異，看著他不是個良善之輩。幌幌蕩蕩，身高八尺有餘，香色僧袍，青緞大領，白襪青鞋，可不是個落髮的和尚，滿頭亂髮，擊開日月金箍，箍住了亂髮，原來是個頭陀和尚。面賽油粉，印堂發赤，兩道掃帚眉，一雙鬍目，鬚子鼻翻捲，火盆口，大耳重輪，胸膛厚，臂膀寬，腹大腰圓，有了一寸多長，連鬚落腮，大鬚子圈，後人給他起名兒，

叫羅漢髻，那位羅漢長的這樣的鬍子來。聞言少敘。單說和尚問道：三位施主貴姓？三位回答了姓氏，惟獨展南俠這裏說：吾常州府武進縣玉杰村人氏，姓展名昭字熊飛。和尚上下緊瞧了展南俠幾眼，然後問道：原來是展護衛老爺。熊飛說：豈敢，微末的前程。和尚說：小僧打聽一位施主，你們三位必然知曉，姓蔣，蔣衛護。展南俠說：不錯，那是我們四哥。北俠說：那是我們盟弟。丁二爺說：我們全都是至契相交。和尚說：但不知這位施主，如今現在那裏？北俠一翻眼皮說道：此人大概早晚還要到這裏來呢！和尚哈哈一笑說：要上這裏來，可是小僧的萬幸。北俠說：怎麼認識蔣四哥？和尚說：聽別人所言，此公是文武全才，足智多謀之人，若要小僧會面之時，亦可領教領教。北俠說：原來如此。問道：未曾領教師傅貴上下？和尚說：小僧名法印。大家一齊說：原來是法師傅，失敬了。皆因天氣不好，進來的慌張，未曾看見是甚麼廟？和尚答道：敝刹是清淨禪林，但不知三位施主，用葷是吃酒？北俠一聽，就知道這個廟宇勢力不小，說：師傅這裏，要是不吃酒，不茹葷，我們也不敢錯亂佛門的規矩，要是葷的，我們就吃葷的。和尚說：既是這樣，我即吩咐徒弟，告訴葷廚，預備上等的一桌酒席。和尚又道：我這東院裏還有幾位施主，我過去照應照應，少刻過來奉陪。大家一口同音說：請便。和尚出去，直奔東院去了。少刻小和和尚端過菜來，七手八腳，亂成一處，擺列妥當。小和說：若要添換酒菜，施主只管言語。隨即把酒斟上。這時天氣也就晚了，即刻把燈掌上，他們就出去了。北俠一看見那個小和和尚，出去復又往回裏一轉身，看了他們一眼，透著有些神色不正，見他們毛騰騰。北俠看著有點詫異，又見杯中酒發渾，說：二位賢弟，慢飲，你們看看這酒，怎麼這樣發渾？二爺說：多一半這是酒底子了。北俠說：千萬可別喝，我到外頭去看看。頭一件事，我見這個和尚長的凶惡，怕是心中不正；二則小和和尚出去，又回頭一看，透著詫異；三則酒色發渾，其中必有緣故。丁二爺還有些個不服，大抵是北俠久經大敵，見事則明。展爺說：你出去看看，我們這等著你回來一同的吃酒。北俠出去，這客堂是個西院，由此往北有一個小夾道，小夾道往西，單有一個院子，三間南房，一個大後窗戶。見裏頭燈光閃爍，有和尚影兒，跑的亂幌。北俠也不以為意，忽聽前邊房內簾板一響，聽見有一個醉醺醺的人，說話舌頭都短了。說：眾位師兄們，我學著念個阿彌陀佛，眾小和和尚說：快快走出去，你腥氣烘烘的，別管著我們叫師兄。那人說：我腥烘烘的，難道說比不過你們這一羣葫蘆頭麼？小和和尚說：我們是生葫蘆頭，你再瞧瞧你，不是葫蘆頭。你幹甚麼還去幹甚麼去罷，你還是去放腳去罷。北俠聽到此處一怔，想起楊家店兩親家打架來了，說那王太的女兒，是他表兄送往婆家去了，至今音信皆無，說可就是個趕腳的，這些和尚說他是趕腳的，別是那

個姚三虎罷？北俠就把窗戶紙戳了個窟窿，往裏一看。見這個人有三十多歲，穿著一件舊布僧袍，將搭髻膝蓋上，白襪青鞋，黃中透青的臉膛，鬍眉，小眼睛，薄片嘴，鍍子把耳朵，其貌甚是不堪，倒是剃的光溜溜的頭，喝的醉醺醺的臉都喝紫了。合那小和尚們玩笑，說我是新來的人，摸不著你們的門。小和尚說：那是摸不著你的門。醉漢說：我要拉屎，那裏有茅房？小和尚說：你別挨罵了，快走罷，就在這後頭，往西南有兩間空房，後身就是茅廁。那人說：我方才聽見說，有開封府的，宰了沒宰呢？小和尚說：快滾罷。你不想想這是甚麼話，滿嘴裏亂說。連推帶搯，那個人一溜歪斜，真就撲奔了後院。北俠暗道：這個和尚，準是沒安著好意了。我先把這個拿住，然後再去再辦那個和尚。先前奔廟的工夫，陰雲密布，此時倒是天氣大開。北俠奔了西南，果然有兩間空房，關閉著雙門。北俠用寶刀，先把鎖頭砍落，推開門往裏一看，屋中堆著許多桌椅，北俠徹身出來，見那人看看臨近，北俠攔腰，把他脖子一搥，往起一提。雙腳一離地，手足亂蹬亂踹。北俠就把他夾在空房裏頭，慢慢又將他放下，解他的禪帶，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式把他捆上。北俠把刀拉出，就在他腦門子上，蹭蹭蹭就這們蹭了他三下。那小子可大好，不用找茅房，自來就出了恭了。北俠說：你要是高聲喊叫，立時追了你的性命。我且問你，你可是姚三虎嗎？那人說：我正是姚三虎。你老人家既認識我，就饒了我罷。北俠說：你既是姚三虎，這個事情可就好辦了。我此時也沒工夫問你，隨即撕他的僧袍，把他的嘴堵上。北俠就出來，把屋門倒帶，復反回來，直撲奔客堂，來到之時，啓簾進去一看，展爺正在那裏爲難。丁二爺躺倒在地，受了蒙汗藥酒。北俠一怔，問道：展大弟呀，二弟這是怎樣了？展爺說：自從兄長去後，我勸他不用喝，他說他腹中饑餓，要先喝杯頭，一杯喝下去，沒事，又連喝了兩杯，他就暈倒在地，人事不省。我也不敢離開此處。哥哥怎麼去了？這們半天，北俠就把遇見姚三虎的話，說了一遍。展爺一聽，說這可真是想不到，可不知道這個姑娘，怎麼樣在那呢？北俠說：我沒工夫問他，恐怕你們等急了，我們先辦和尚的事情。展爺說：有涼水才好，把丁二弟灌活來。北俠說：這不是一碗涼茶，把這個涼茶灌下去，就可行了。展爺用筷子把丁二爺牙關撬開，將冷水灌下去，頃刻之間，腹內一陣作響，就坐起來了，嘔吐了半天，站起身來，問大哥，二哥，是怎麼回事？南俠就把他受蒙汗藥的話，說了一遍。北俠也把遇見姚三虎的事，也學說了一番。依二爺的主意，立刻就要找和尚去。北俠把他攔住，說他既用蒙汗藥，少刻必來殺我們來，來的時節，再把他拿住，細問情由。大概他是各處有案，不定害死過多少人了；先拿住和尚，去了一方之害，然後再辦王太女兒之事。展南俠點頭說：此計甚妙。就把燈燭吹滅了，等著和尚。不多一時，就聽外邊有腳步聲音。北

俠把兩扇榻扇一關，兩個小和尚進門跌倒被捉。不知小和尚說出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爺獨受蒙汗藥 鄧飛熊逃命奔他方

詩曰：酒中下藥害羣豪，欲報前仇在此遭；誰知機關先看破，凶僧又向遠方逃？

且說這個和尚，在廟中不一定是見人來就結果了性命，皆因是他聽見是展南俠，才起了殺人的念頭。甚麼緣故呢？此僧姓鄧，叫鄧飛熊，外號人稱金箍頭陀。他師傅叫鐵扇仙吳道成，與梁道興等是師兄弟。在前套上拿花蝴蝶的時候，吳道成被蔣四爺一刺扎死，就是鄧飛熊師父。本找的是蔣平，與他師傅報仇，如今見不著蔣平，知道這是蔣平的至友盟兄，殺了他們，也算給師傅報仇。故此教小和尚備酒之時，就下了蒙汗藥，把三位蒙將過去，他好下手。工夫甚大，他就派了兩個小和尚，拿著刀來結果他那三位性命。不料就是一人誤受蒙汗，還灌醒來了。兩個小和尚一到，啓簾見兩扇榻扇關閉，用力一推。北俠一閃，整個的二人爬倒在地。北俠過去，同雙俠就把二人捆將起來。用刀一贈腦門子，這兩個小和尚將要喊。北俠說：要喊，立刻結果性命。你們二人要說出實話來，就饒你死。兩個小和尚說：若要饒了我們二人的性命，問甚麼，就說甚麼。北俠說：你們那個大和尚害死過多少人？小和尚說：沒害過多少人。用不著我們師傅害人。廟週圍香火地甚多，足夠用度。你們與我師傅有仇？北俠說：素不相識，怎麼來的仇？小和尚說：我們師爺，死在那位蔣四老爺之手。北俠道：你們師爺是那個？小和尚說：就是鐵仙觀的鐵扇仙吳道成。北俠說：是了！我再問你，那個姚三虎是怎麼件事情？小和尚說：他是個趕腳的，我們師傅囑咐過他，若有少婦長女，長的體面的，教他馱到廟裏來。他總也沒有給馱來過。那日馱著一個少婦，教我們師傅在廟外看見了，把他叫住，說是他的表妹。我們師傅把他誑進廟來。不想那個少婦自己一著急，一頭碰死在佛殿的臺階上了。他也不出去了。我們師傅的主意，把他那個驢也燙著吃了。他也不敢出廟，我們師傅給他落了髮，他也算當了一個和尚。北俠一聽，暗暗歡喜。隨即撕他衣襟，將他口塞上了。說道：我也不殺害於你，待等事畢之時，留你們當官對詞。就把兩個人提起來，放在裏間屋中牀下。二爺說：我們找和尚去。北俠說：依我等著他來。二爺說：那可等到幾時？展南俠也願意找去。北俠只得同著兩個人，出了客堂，就見東院內燈火齊明，一聽有婦女的聲音。到了東院，南北下有一段長牆，靠著南邊有一個小門。三位爺躡上牆頭，就見院內五間上房，窗櫺紙上，昏

得明白，有許多婦女，俱都在裏邊猜拳行令，猜五叫六的聲音。二爺受了蒙汗藥，這肚子氣無處消散去，見了這般光景，氣往上一沖，飄身下去，大罵奸賊和尚，還不早些出來，等到何時？金鐘頭陀鄧飛熊，聽見就是一怔，立刻攢了長大衣襟，裏頭利落緊，把他那對開口僧鞋，登了一登，牆壁上摘下護手鈎來，大喊了一聲，說：你們在外邊等等。靠著西邊牆上，掛著一個大木魚，上邊掛著個木魚槌，就將那個木魚槌，梆梆的敲了一陣，他才躡將出來。北俠、南俠、雙俠，已經下了牆頭，在院中等候，先聽屋內梆子亂響，然後將簾子一啓，忽聽見磕的一聲，原來是先扔出一個小飯桌子來。這就是賊人膽虛，他怕人在門的兩旁等著他；他若一啓簾子就出來，豈不怕受人家的暗算？故此先扔出一個小桌子來，聽聽人在那裏，他方敢出來。等他躡在院中，他焉知道這幾位全是正大光明，光天化日的英雄，豈能暗算於他？他到院中看見三位，正東正西正南，明煌煌兩口寶劍一口刀，都亮將出來，在那裏等著交手呢！金鐘頭陀一個箭步，先奔了二爺那裏去了。他以為他手中這對護手鈎無敵，又實情他的本領也好，並且這個雙鈎，是軍刀裏頭最利害的兵器，不管你是甚麼樣長短傢伙，講的是勾劈，逼扎，縮斜，拿八個字。護手鈎所懼者，雙單梢子，虎尾三節棍，九節鞭，十三節鞭，除此之外的兵器，見鈎就得八分輸。可惜如今，遇見這三位寶刀寶劍，也是活該。他奔了了二爺去了；二爺本就是一腔的怒氣，還沒地方消散去呢，破口罵道：好凶僧！往那走？和尚用單鈎往上一迎，二爺把寶刀往上一揚，只聽見唵哪一下，把鄧飛熊真魂都嚇走了。虧得好，是他先遞的鈎，他要容二爺把寶刀先刺下來，他必拿鈎一隔，連人都劈為兩半。這柄鈎不像樣兒了，直是峨眉枝子上，帶著口小寶劍。了二爺用了一個白蛇吐信，凶僧不敢拿他的鈎勾了，他又往展爺那裏一躡閃，躲過這一寶劍。他想拿著半截鈎，一晃展爺，然後再拿那柄好鈎往上一遞。焉知曉展南俠用巨闕劍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這半截鈎又削去了一段，就勢一坐腕子，奔了他的脖頸。鄧飛熊那裏敢還招呢？大閃腰一低頭，躲過脖頸，未曾躲過金箍，噲的一聲，連日月金箍，帶了些頭髮，都欲下來了。又把凶僧嚇的魂不附體，暗暗想道：他們都是那裏找來的這些兵器？外邊一陣大亂，原來廟中小和尚，聽見木魚一響，這是他們清淨禪林裏頭的暗號。十方大院裏頭，若有事才撞這個木魚呢。木魚一響，就拿著兵刃，預備動手打架，一齊而上，這才大家陸續前來，直奔著東院緊走，方到小門這裏，只聽眾和尚一喊，說：拿拿拿呀，拿呀，往前一闖，就把大眾圍上。鄧飛熊淨想著要跑，他棄了兩俠就奔了北俠，又大殺了一陣。想道：北俠使的是口刀，他拿著這口刀，不至像寶劍那樣的利害，打算要從北俠這裏逃竄。北俠使了個野戰八方藏刀式，惡僧剩了一柄鈎，撞著北



俠往上一遞。北俠使了一個托雞式，往上一迎，就聽見噲的一聲，就把鈎連峨眉枝子，削去了半截。鄧飛熊暗道：他們那裏找來的這些兵器？急中生巧，說聲招傢伙。北俠以爲是暗器，原來是他把半截峨眉枝子，扔將過來。北俠微微一閃身，他就從北俠旁邊躍過去了。北俠是心慈之人，他不忍殺害小和尚，他打算日後也出家當和尚，做一耽誤工夫，鄧飛熊業已跑遠。北俠說：閃路，只聽噠噠噠，一陣亂削，隨就追下凶僧來了，直奔後邊，見凶僧奔後院，有五間上房，五層高臺階，躡入屋中去了。北俠不肯往屋內追，怕有埋伏，自己躡上房去，到了後坡。原來那凶僧屋中有後門，由後門出去，直奔後牆，有堆亂草蓬蒿，他由亂草蓬蒿那裏躡上後牆。北俠並不追趕，讓他去罷，也是活該他的命不當絕，此人應當後套小五義，喪在徐良的手內。北俠回來，見展南俠已經開發了這些小和尚，皆因北俠去後，展爺說：你們這些個好不達時務，把兵器還不快些扔了；仍然不扔軍刃，你們一個也不用打算逃生。小和尚聽見此語，一個個全將兵器扔下，一齊跪倒求饒。展爺說：我恕了你們罪名，可不許逃走，就在此處等候。衆小和尚應允一聲，請甘願意，就有那機靈的，暗暗逃走，有些癡愚的，仍然就在此處等候，一步兒也不敢挪，大概逃走的居多。待北俠回來，已然開發了這些小和尚，小和尚他們大夥，又給北俠磕了一陣頭。北俠又問小和尚：你們可知道姚三虎馱來的少婦，碰死臺階石上，屍骸現埋在那裏？內中有一個人說：埋在後院大松樹底下。北俠說：你們出去，找地方去。又叫人把姚三虎搭過來，可巧一個小和尚沒死，就有幾個帶傷的，只當姚三虎死了呢。又叫人去把客堂裏邊牀底下，兩個小和尚搭來。北俠教把兩個小和尚口中塞的物件拉出來，綁他們的帶子解開，說：你們也不必害怕，也不用跑，無非另請住持，你們仍然在廟內。衆小和尚無不歡喜。又把屋中那些婦女，盡都放了。北俠說：俱都良民家的婦女，無非被和尚搶來，你們大家，有親戚的投親，有故的奔故。你們自己的東西，仍然還是自己拿著。這一句好呀！積了大德了。這些婦女們磕了一路頭，打點他們的行囊包裹，大家拾奪利落，就此起身。不多一時，地方進來，他也俱都不認識，有人給他引見了，說：這是顏按院那裏展護衛大人，奉諭出差，就把廟中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了一遍。又說：你派你們夥計，一面上楊家店子，一面上王家院，把楊大成，王太找來。又把姚三虎的事，說了一遍。地方一聽認得，說：姚三，你作的好事。展爺問地方：你叫甚麼？回答道：小的叫王福兒。立刻大衆到了松樹底下，看了看果有這個埋人的土印。復又回來，地方找夥計，給王楊兩家送信。那天的晚飯，就是小和尚給預備的。天交二鼓，王楊兩家全到，路上把這個事，早已聽明白了。進門來先給北俠等磕了一路頭。帶著他們到了後邊，看了看埋人的所在，兩家慟哭了一場。

書不可重敘，到了次日，展南俠說爲人爲到底，我同著他們上衙門走一趟。北俠說：展大弟，只是你多辛苦了。展爺說：這有何妨？押解著姚三虎，帶著幾個年老的和尚，整去了兩天，展爺才回來。北俠問道：怎麼樣了？展爺說：見了縣臺，說明此事，縣臺另派住持僧人，將姚三虎定了絞監候的罪名。廟中小和尚，仍然不動，不追前罪。廟中香火地，二十頃，變賣立節烈坊，埋葬楊王氏。准其楊家再娶楊王兩家，不許斷親，無論甚麼人家女兒，過門後認爲義女，當堂批斷。金箍頭陀鄧飛熊案後訪拿，北俠聽了大樂。少刻本縣的縣太爺，派四衙前來，奉縣太爺諭，帶著本廟的方丈，查看廟中有多少物件，多少香火地的文書，查看明白，見縣太爺回話。三位爺見他們一來，告辭起身，大家送出廟來，又走了一天，猛然間沙塵蕩漾，土雨翻飛，一宗詫異之事。若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夾峯山施俊被掠 小酒館錦箋求情

詩曰：到處爲人抱不平，方知三俠是英雄；數杯酒薄酒堪消渴，山望夾峯足暫停。

且說衆位離了清淨禪林，曉行夜住，那日正走之間，見前面黑巍巍，高聳聳，密森森，巖翠翠，一帶高山阻路。北俠問道：二位賢弟，這不知是甚麼山？丁二爺說：別是夾峯山罷！北俠說：能這麼快，就到了夾峯山，他們說到夾峯山，就離武昌府不遠了。忽然打那邊樹林中，出來了一位樵夫，挑了一擔柴薪，頭戴草帽，高挽髮髻，穿藍布褲褂，白襪靸靴，花綳腿，黑黃臉面，粗眉大眼，年過三旬。展爺過去，抱拳道：這位樵哥請了。那人把柴擔放下，說請了。展爺說：借問一聲，這山叫甚麼山？樵夫說：這叫夾峯山。展爺說：這可是奔武昌府的大路樵夫說：正是。展爺說：借光了。那樵夫擔起柴擔，揚長而去。他們三位，就看見前面有一夥駝驢車輛，駝子馬匹，走的塵土多高，遠山而行，又走了不遠。丁二爺看見道：北裏一個小酒館，說道：二位想喝酒，不想要酒喝，咱們在此處吃些酒，再走。北俠百依百隨。展爺也願意歇息歇息。北俠說：很好，咱們吃杯酒再走。就奔酒舖而來。到了舖中，原來是個一條龍的酒舖，直奔到裏，靠著儘北頭一張桌子，三條板凳，三人坐了。夥計過來說：你們三位嗎？丁二爺說：不錯，我們三個人。夥計說：我們這可是村薄酒。二官人說：村薄酒就村薄酒，可是論壺影計說：不錯，論壺。丁二爺說：先要三壺。夥計答應，拿過四碟菜來，一碟鹹豆兒，一碟豆腐乾，一碟麻花，一碟白煮雞子兒，外帶鹽花兒。二爺說：就是這個菜蔬。夥計說：就是這個菜蔬。二爺說：沒有別的

菜蔬？夥計說：沒有別的菜蔬，本是鄉下的酒館，就是這個菜蔬。北俠說：就吃了個罷，若是要吃葷的，上店內吃去。二爺說：就是罷。少刻夥計把酒燙來，一連每位喝了三盞，終是沒有甚麼菜蔬，商量著也就不喝了，打算會了酒鈔，就要起身。忽然慌慌張張，打外頭跑進一個人來，三位一看，那個人手拿著頭巾，歲數不大，二十上下的光景，面有驚慌之色。身穿藍袍，白襪，青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眼含珠淚。進了酒舖，二目如鈴，口說道：我渴了，那裏有涼水，我喝點，快著快著，過賈說：在傢伙隔子後頭，有大白口缸，缸內有一個瓢子，拿瓢子舀了水，自己喝去！說畢，用手一指。那人直奔缸去，將要舀水。北俠見他神色忙迫，必然是遠路跑來，倘若跑的心血上攻，肺是張開的，若要喝下冷水去，傷了肺，這一輩子就是廢人了。北俠用手揪住，說：你別喝冷水，我們這裏有茶。那人說：不行，熱茶喝不下去，我渴的難受，我喝水還得報官去。我們相公爺，連少奶奶帶姨奶奶，連婆子丫鬚，駝子馬，匹，金銀財寶，全數他們搶了去了。北俠問：甚麼人搶去？回答說：是山賊。又問：山賊在那裏？回答說：是這個夾峯山，有個大王連嘍兵，把我家少主人搶去。北俠又問：你上那裏去？回答說：我去告狀。北俠說：你上那裏去告？又回答：我打聽屬那裏管，我找他們這裏州縣官去，他得好好的與我拿賊，不然他這官，不用打算著作了。北俠笑道：你們有多大勢力，本地州縣官，給你們家作哪？那人說：我可不是說句大話，襄陽太守，是我們少爺的岳父，長沙太守，是我們少爺二叔父。北俠說：你家相公，是施俊施相公麼？那人聽著北俠道：不錯，我少主人是施俊施相公，你怎麼認得？北俠一驚說：有個艾虎，你聽見說過沒有？那人說：那是我們艾二相公爺，此時要有他老人家，可就好了。你老人家知道艾二爺在那裏？不知北俠說：你放心，有我哪？艾虎是我的義子。我聽他說過，與你家少主人結拜。你叫甚麼？書童兒說：我也聽見我們施相公說過，艾二相公爺的義父，是北俠爺爺。原來書童就是錦箋，因在長沙遇難，有知府審明無頭案，假金小姐丫鬚，邵二老爺的注意，就與公子成親。後來才與金大人那裏去信，正是父女母女，在黑嶺山下相認。以後到任，王夫人帶著金牡丹與老爺說明，要上長沙，見見那金小姐是誰。金知府也就點了頭，叫他母女帶了婆子丫鬚等到長沙，佳蕙就上了吊了。多虧錦箋報與相公爺知道，方才解將下來，也對著金小姐，寬宏大量，倒是苦苦的解勸，又是邵二老爺的注意，真的也在此處完婚。有百日的光景，施大老爺來信，病體沉重，急急的回家，若要來晚，大老爺命就不保。故此施俊金小姐，佳蕙，一同起身。好小姐與佳蕙，不分大小，佳蕙也好，不忘小姐待他這個好處，三個人十分和美。駝子上許多的黃白之物，駝轎上是金牡丹，那個駝轎是佳蕙，馬上施俊，引馬是書童兒錦箋。將到山口，有饑饉，不多一時，寨上嘍兵金出來。

了。一家寨主，帶著三四十嘍兵，由山口就把書童兒嚇的墜馬，妝死不動。見嘍兵趕駝子上山，連相公俱都被捉。錦箋就跑，跑不  
甚遠，口乾舌燥，奔了酒鋪，求口水喝，被北俠揪住，一問方知書童兒也知道北俠，急忙跪下，與歐陽爺叩頭。又問那二位爺爺是  
誰呀？北俠笑道：這孩子真聰明，也罷與你見見，這是萊花村的丁二爺，這是常州府展護衛老爺。錦箋又與二位叩頭，說三位爺  
爺，求你們三位搭救我主人，不知行與不行？你們三位若肯看顧我們艾相公爺，能格外恩施，要全將我們相公少奶奶救出山  
去，不但我，就是我們家的老爺，一輩子也忘不了幾位爺的好處。丁二爺先說：你可也不用去報官，我也不是說句大話，勿論那  
山賊寇，頭生三頭，肩生六臂，有姓丁的一到，準能把他那山寨碎爲齏粉。立刻就把握過賣叫來算帳，遂急給了酒錢，就催著南俠、  
北俠起身。歐陽爺攔住說：不可。隨叫過賣問道：夥計，我問你，這座山可是夾峯山？不是過賣說：是夾峯山。北俠問：此山有多少山  
賊夥計？說這座山，先前一個山賊也沒有，如今日子不多，有了山寇。聽人說有三個山王寨主，嘍兵共有四五十人，可也不傷害  
過往的行人，也不搶男掠女，也不放火殺人，也不下山借糧，山上可是有賊？這一方沒報過案。丁二爺說：你們別是一手兒的罷？  
這裏現有他家的相公少奶奶，連婆子丫囊，都搶上山去了，你還說不劫奪人過賣說：爺臺，你真會說，我們這小鋪，多也沒有，整  
罷了三四十年，與山賊同類，早就教官人辦了，能到如今？北俠說：你不用聽我們二爺的。我問你，這山上寨主，姓甚麼，你知道不  
知道？過賣說：我們要說出來，更是一手兒的了。北俠說：你不必多心，我與你打聽打聽。夥計說：我們這裏是個酒鋪，在此喝酒的  
常提他們，聽人家說大寨主叫玉貓展熊飛，這三人聽了大笑，問道：怎麼是玉貓展熊飛？這二寨主哪？回答道：叫做地鼠韓彰，三  
人聽說，叫做地鼠韓彰，問三寨主哪？回答道：三寨主不大記得了。丁二爺說：這可不能不管這個事了。展爺說：你們不管，我也要  
得管，不然這事到了京都，我應當奏參。給完了酒錢，多給了些夥計的零錢，三位出來，帶著錦箋、書童暗喜，想著相公有了救星  
了，水也沒喝，也不渴了，跟著就走，拐了兩山灣，北俠叫他帶路，找山口，書童答應。正走之間，見太陽西垂，東邊一片松柏樹，對著  
日色將落的時候，照定松樹，碧英英的好看。耳邊忽然有人，念聲：無量佛，原來是三位施主，貧道稽首了。三人回顧，見一段紅牆，  
有個硃紅的廟門，高臺階上，站定一位老道，看看有些奇怪。穿一件銀灰色的道服，銀灰色的絲縷，銀灰色的九梁純陽巾，迎面  
嵌白玉，雙垂銀灰色飄帶，蹬一對雙臉銀灰色靴，白布襪子，手拿拂塵，面如美玉，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分明，五形端正，唇似  
摻珠，牙排碎玉，大耳垂輪，三縷短髯，綉腰闊背，精神足滿，透出了一派的仙風仙骨，念了聲無量佛。北俠一見，暗暗的就有幾分

喜愛。見他念了一聲佛，說三位俠義施主，焉有過門不入之理？請在小觀吃杯茶。北俠聽那人稱三位俠義，只當認得丁展二位。丁展二位，以爲老道認得北俠哪？三人對猜，故此全是一口同音。說道爺請了老道再三固讓，三位也就點頭，進了廟門，直奔鶴軒，連錦箋也進了屋子。三間西房，迎門一張供桌，懸著一軸紙像，是一位純陽老祖，桌上卻供著銅香爐，內有白檀。三位落坐，道爺在對面相陪，言道：未能領教三位施主，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歐陽爺自思：原來老道全不認得，假說熟識。北俠說道：道長仙爺若問弟子，我乃遼東人氏，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道爺一聽，又念聲無量佛，原來是歐陽施主，小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皓月當空，自恨無福相見。今日得會尊客，實是小道的萬幸。無量佛。這位哪？展爺說：小可常州府武進縣玉杰村人氏，姓展名昭字是熊飛。老道大笑說：原來是展護衛老爺，可稱得起朝野皆知，遠近皆聞，名昭宇宙，譽滿乾坤。今日光臨小觀，蓬華生輝，無量佛。這位呢？二爺說：我乃松江府華亭縣茉莉花村的人氏，姓丁雙名兆蕙。道爺說：原來是雙俠，貴昆仲之大名，誰人不知？那人不曉？名傳天下，四海皆聞。今日三位大駕光臨，真是小道之萬幸。無量佛。遂喚小道士獻茶。北俠問道：弟子未曾領教道長仙爺的貴姓？老道說：小道姓魏，單名一個真字。北俠說：莫不是人稱雲中鶴魏道爺，就是尊駕？老道回答道：正是小道的外號。北俠說：原來是魏爺，弟子也是久聞大名，只恨無福相會，今日在寶觀相逢，是我等之大幸也。說畢大笑，暗看展丁二位一眼，就知道沈仲元與他是師兄弟，他在此處，不必說沈仲元定在他的廟內掩藏著了。大人的下落，可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夾峯山錦箋求俠客 三清觀魏真惱山王

雙俠性情太傲，南北二俠相交，扶危救困，不辭勞，全仗夜行術妙。今日偏逢老道，元是當世英豪，夜行術比眾人高，鶴在雲中甚肖。

且說北俠聽了是雲中鶴，不覺得暗暗歡喜，知道沈仲元與他是師兄弟，他寄居在此處，沈仲元必在廟中，縱然他不在此處，老道必知他師弟的下落，可就好找了。暗與二位弄了一個眼色。丁展二位也想在這裏了。北俠又問道爺說：我久聞你們貴師兄弟是三位哪？老道嘆了一聲，說：施主，何以知之？北俠說：你們三師弟，與我們弟兄們都有交情，與我們蔣四弟，白五弟偏厚，故

此久聞大名。方才說過，今日見著道爺，是我們的萬幸。我等正有一件大事爲難，今見著道爺，可就好辦了。雲中鶴說：我可先攔歐陽施主的清談，我就爲我們這兩個師弟，我才雲遊往山西去了一次，整整的住了十幾年的工夫，交了個徒弟，並且不是外人。北俠問：甚麼人？回說：就是陷空島穿山鼠徐三老爺的公子。我見著他，在鐵鋪門外。此人生的古怪，黑紫臉膛，兩道白眉毛，連名字都是貧道與他起的，叫徐良，字是世長，我想當初馬氏五常，白眉的最良，故此與他起的名字連字。如今武藝不敢說行了，但十八般兵刃，與高來高去夜行術的工夫，總算尚能去得，又對著他天然生就的伶俐，又跟著學了些暗器，現今在山西地面，很有一點名聲，人送了一個外號，叫山西雁，又叫多臂熊。自己生來揮金似土，仗義疏財，倒有一點俠義肝膽。北俠等三位聽了大喜，說：徐三爺一生，天真爛漫，直心熱膽，忠厚了一輩子，積了這樣一個精明強幹的後人。南俠問道爺：山西幾時到此？道爺說：到此三清觀半載的光景，住了這座小觀，我是總不出門。方才心中一動，到得廟外，正遇三位，實是有緣。丁二爺問道：你雖不出門，你師弟你必知曉，現在何處？要在你的廟中，這也都不是外人，你自說出也無妨礙。魏道爺說：是方才說過，所爲我兩個師弟走的，如今可不是我推乾淨，自打我到廟中，並沒見著我的師弟，慢說在廟中，就是連面也沒見，若有半字謊言，必遭五雷之下。北俠急忙攔住說：道爺不可往下再講了。魏真說：我倒要與衆位，打聽打聽我們那下流的師弟，作的是甚麼事情。北俠說：看你這個人，不是不誠實人，又與我們徐三弟是親家，若非如此，可是不能告訴與你。魏真說：我師弟若要作出大不仁的事來，我必要當著衆位之面，將他處治。諸位可就知曉，我這個人性如何說畢，北俠就將沈仲元之事，一五一十的，細述了一遍。雲中鶴一聽，怔了半天，說：他罪犯天庭，早晚將他拿住，準是剛罪。又問道：我們三師弟，近來如何？北俠說：他倒好了，一提及今改邪歸正的事情。魏老道點頭說：這還算知時務的哪。北俠又說：別者不提，魏道爺你在此處，不是也有一半月？回答半載有餘。歐陽說：常言一句說得好，大丈夫牀下，焉許小人醋呼。魏真說：歐陽施主，何出此言？北俠說：你在廟中閉門不出，你也不會聽見有人說：你這個對面山上的賊人嗎？雲中鶴道：施主此語差矣。對面山上，雖然有賊，並不殺人放火，不下山借糧，不劫奪人。北俠聽了大笑道：好個不劫奪人，大約著是沒錢的不劫。魏真問：貧道敢盡押，他們要敢劫人，我願輸三位一個東道。北俠說：好。就把錦箋叫過來，說道：爺問他。魏真便問書童：書童就把已往從前，細說了一遍。魏老道覺著面上發赤。三位俠客淨笑。道爺說：三位不必笑。貧道言語不實。少刻我到山上，看看如有此事，若不殺了這三人，貧道誓不爲人。北俠說：他們是個山寇，道爺你如何管得了？

不劫人，山中吃喝甚麼？老道說：你們三位不知，就是那個大寨主，是我的拜弟，我教他們占在山上，等著遇機會之時，入營中吃糧當差，也是好的，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北俠問：大寨主與你是拜兄弟？老道回答：正是，二三寨主，不是一拜，他們三人一拜。北俠問道：爺，你與玉貓展熊飛是一盟？魏真說：歐陽施主，何出此言？北俠說：大寨主，不是展熊飛嗎？老道說：這是甚麼人說的？北俠說：我們聽著酒舖中的傳言。老道說：這就是了。丁二爺問：他倒是姓甚麼？回答：姓熊，叫熊威，外號人稱玉面貓。丁二爺說：玉面貓熊威，玉貓展熊飛，這個音聲不差甚麼，必是外頭的人，以訛傳訛。南俠說：那個徹地鼠，大概也不是韓彰了。回答：不是，叫賽地鼠韓良。北俠說：這也是以訛傳訛，徹地鼠韓彰，賽地鼠韓良，音聲不差甚麼，故此傳誤。又問：那三寨主叫甚麼？道爺說：叫過雲騷。朋玉他們大爺，我們一拜。原故山中先有一個賊頭，有三十多人，劫他們三個人來，都教熊威殺了賊頭。那幾個小賊，跪著求三位爲寨主。熊威不肯，朋玉願意，三人就爲了寨主。我那日知道，要將他們哄開此處，不想見面苦苦的在我跟前央求。我看著此人，倒是一派的正氣，應了我幾件事情，不借糧不劫人等事，可是我管他們山中的用度，故不敢違我的言語。我許下他們三個，倘若有機會，教他們與國家出力。北俠說：如今劫人，必有情由。老道說：今日必要看看。此事要真，必殺了三個小輩。北俠暗想：老道自己去上山，沒人見著，誰知道背地裏說些甚麼，要去同他去方妥。想畢，說道：爺要上山，我與道爺一路前往如何？老道聽了說：甚好，貧道與歐陽施主一同的上山。錦箋在旁說：三位爺爺，天已不早了，工夫一大，恐怕寨主把我家的相公殺了，縱然就是到了山上，人死不能復生，豈不悔之晚矣？老道說：童兒放心，他們要敢殺了你家相公，我殺他們三個人，與你家相公償命，絕不能在跟你前失言。錦箋也不敢往下再說了。就在廟中，道爺備的晚飯，吃畢之時，點上了燈火，童兒又說：天不早了。丁二爺說：歐陽兄同魏道爺去。北俠點頭。丁二爺說：既是兄長同魏道爺去，我們哥兩個，在廟中等候，也沒甚麼意思，不如一同前往。北俠就有些不願意，怕的是與老道初逢乍見，聞名這個雲中鶴，夜行術工夫很好，倘若要走上路，老道就許較量較量，腳底下的工夫如何？倘若贏了他便罷，要是輸給他，一世英名，付與流水，所以躊躇的是這個，不願意教丁二爺一同前去。說道：二弟與展大爺，你們二位，就不必去了。展爺本就不願意去，聽著北俠一攔，正合本意。丁二爺不答應，一定要走。他倒非是要去，他情記著，與老道比比試，腳底下夜行術的工夫如何？北俠也就不能深攔了。對著老道，在一旁說：有他們二位一同前往，豈不更妙？老道的意見，也是願意與他們三位，比比試，夜行術的工夫，故此緊催攔著他們二位，一同前往。說畢，大家拾奪，老道回到裏間屋中。

更換衣巾，少刻出來，北俠一看，暗暗吃驚。甚麼緣故？是老道換了一身夜行衣靠，這身夜行衣靠，與衆不同。凡夜行衣靠，皆是黑的，惟獨魏真這身夜行衣靠，是銀灰的顏色，身背寶劍。怎麼老道是銀灰的衣靠，就是他這個雲中鶴的意思。在他這衣服袖口底下，有兩幅兒銀灰的綢子，不用的時候，將他疊起來，用寸排骨頭鈕，將他扣住；若用之時，將兩幅綢子打開，用手將綢子捲住，從山上往下一躡，借綢子兜風之力，也擰不著，也繫不著。要有一萬丈高，可不行，無非是人躡不下來的，他就可以躡得下來。說他這雙手一抖，兩片綢子一握，類若是兩個翅膀兒相仿，對著他銀灰的顏色，類若是一隻仙鶴相仿，因此就送了他這麼一個外號。北俠見人家是夜行衣靠，自己是箭袖袍，薄底靴子，論利落就輸給人家了。二爺一瞧老道也背著寶劍，他也並不知老道那是一口甚麼寶劍，他也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就知道各人祖傳的那口寶劍，橫是天下少有，就把自己的那口寶劍，拉將出來，說道：「爺，你也是使劍，我看看我這口劍，比你那劍如何？」說畢，就將自己那口劍，遞將過去，教老道一看。北俠就瞪了丁二爺一眼。南俠也覺著心中不願意，人家一個出家人，這何苦考較人家作甚麼？雲中鶴更覺著不悅了，心中暗道：「你我彼此初會乍見，我那點待你們也不錯，因為甚麼拿寶劍考較我，甚麼緣故？微微的冷笑，用手接過來一看，冷森森的寒光灼灼，奪人的眼目，並不用問，老道就說出來了，說：「此劍，出在戰國的時候，有個歐冶子所鑄，大形三，小形二，五口劍，此乃是頭一口，其名湛盧，切金斷玉，好劍，哪好劍？」二爺說：「魏爺，可以。」魏真說：「不定是與不是，似乎一口劍，沒盤住人家，不必往下再問了。接過自己的劍來，又把展南俠的，拉將出來，遞與老道去看。道爺接劍一笑，說：「怪不得二位成名，這兩口寶劍，世間罕有的東西，稱得起是無價之寶。此劍與方才閣下的那口劍，是一人所造，這是小形之第一口，其名巨闕，也是善能斷玉切金。」二爺見人家說得出劍的來歷，叫出名色，覺著臉上發赤，把寶劍接來，交與展爺了。二爺暗想：「這個老道，善能識劍，我把歐陽哥哥的刀拿來，大概就把他考問住了。」隨即將北俠的刀亮出來，交與老道。北俠大大不樂，又說道：「爺，你看看，這把刀怎樣？」魏真說：「此刀出後漢魏文帝曹丕所造，共是三口，這口刀紋似靈龜，其名就叫靈寶；還有一口，刃似冰霜，其名叫素質；還有一口，彩似丹霞，其名叫含章。這口刀俗呼又叫七寶。小道無知亂談，不知是與不是？」北俠連連點頭，說道：「爺，真乃廣覽多識，博學切記，名不虛傳。」老道微微的一笑，就把自己的那口劍，從背後拉將出來，這一亮劍，不大要緊，就把下回書白菊花故事引出來了。要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出廟外四人平試藝 到山上北俠顯奇才

詞曰：自古能人不少，個個皆要虛心；能人背後有能人，到處自當謹慎。談劍幾乎被困，夜行又不如人，幸有北俠技藝深，才使老道相信。

且說老道遂把自己寶劍拉將出來，說道：無量佛，丁施主請看，小道這裏有口寶劍。丁二爺一啣老道的這口寶劍，也是光華奪目，冷氣侵人，寒光灼灼。二爺一瞧，吃驚非小，就知道老道這口寶劍，也是無價之寶，自己連刀帶劍，考問了人家半天，老道一應答如流，說的是一絲兒也不差。不料老道又有這麼一口寶劍，若要接將過來，說不出劍名，豈不被他人恥笑暗暗的一急，就鼻窪鬢角見汗，無奈只可叫道：歐陽哥哥，你看這口寶劍如何？北俠心中暗道：這都是你招出人家來了，你若不考問人家，人家必不考問於你，這就叫打人一拳，防人一腳。此時若有智賢弟在此，無論他甚麼刀劍，他俱都認認，如今你把老道招將出來，我可實實不行。丁二爺一瞧北俠搖頭，即知道是不好，又向展爺說：你看此口劍如何？展爺並且用手接將過去，只是微微的冷笑，說：好劍，哪好劍，哪！此劍可真是寶物。老道說：請問此劍，雖微末之物，可有個名色？沒有。小道在地下跟前，領教領教。丁二爺此時，急的站立不住。張口結舌，這時候恨不得有一個地縫兒都鑽了。展爺看他這般光景，心中不忍，連忙說道：爺！此劍在道爺手中，是一口哇？是兩口？老道一聽，就知是行家，老道說：就在小道手中。一口。展爺說：此劍乃雌雄二劍，此是一口雌劍，其名曰雌，雌；還有一口雌劍，其名曰雄，既不在道爺手，可曾見過沒有？老道說：雖然不在小道手，見可是見過。提起來話長。當初那時節，相爺上陳州放糧的時候，在陳州看過一次。這天白晝之時，劍了安樂侯龐昱，到了夜晚三更時分，我親身去到公館，到底要看。看這位陰陽學士，怎麼樣的忠臣？將一到裏面，看見東房上一個，上房上一個，見包公在屋中端端正坐，另有一番氣象。就聽上房房上的人說：好清官！轉頭就走。我隨後就追，追來追去，追至一個樹林，他躡將進去，我在後面跟隨進去，原來是一個墳地。那人扭轉身軀，問道：甚麼緣故，追趕於我？後來我們兩人談論起來，他可是個綠林，這人極其的好，姓晏叫晏子托，就是陳州人。他有口紫電劍。展爺說：這樣許多年的事情，想不到說到一家來了。那日晚晌，東房上爬著的就是我。我在暗地裏保護著包大人，就聽見正房上頭說道：好清官！西房一人，追趕下去，不知是誰，直到如今還納悶呢！但不知這個晏子托，此人還有沒有？雲中

鶴說：此人早就故去了。展爺問：他的後人如何？老道說：他的後人，大大的不肖，此人叫晏飛，有個外號，人稱叫燦影兒，又叫白菊花。一身的好工夫，雙手會打鏢，會水，在綠林之中，任意縱橫，到處採花，不拘那裏採花作案，必要留下他這個白菊花的記認。展爺聽畢，說道：這劍早晚必要歸你的手中，這乃是寶物，總得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似晏飛這樣不肖之子，如何在他手中長久得呢？老道一聽，說：貧道也不能有那樣的福分。列公這一段論劍的節目，一者爲顯出雲中鶴之能，二則兼爲引出白菊花下文的伏線。還是閒話少敘，丁二爺此時，也覺著心中好過了，他想我們三個人，橫是沒有著你考問住，他倒把老道恨上了，說：天氣不早了，催騰著起身。老道把寶劍收入匣內，錦箋給大家磕頭，教眾位搭救他家主人。教小道士看家，並不用開山門，幾位都是越牆而出，到了外邊，看見出了，其實可是望山跑死馬，走了不多的時候，丁二爺就急了，上前道：咱們這樣走，得幾時到了山？不如咱們平平的，畫上一個道，誰也不許過去，全是施展夜行術，拉齊了砑一蹶腳，一齊按力，走不上二里，已經就把丁二爺展南俠，丟的後頭。北俠就覺著臉上發赤，暗說道：不教你們兩個人來，一定要來，輪與人家老道了。北俠只管心中難受，腳底下仍然是不讓，可又不把老道丟下多遠，總顧著了他一步，也不多也不少。老道想著，已然顧著那兩個就管顧北俠了，他們淨仗著狐假虎威，以多爲勝。一看一步，一按勁就過了，無奈一件，可就是過不去。他見北俠一慢，他這裏氣往下一砸，腳底下一按勁，心想著就過了北俠。焉知道北俠是久經大敵之人，三個輪了人家兩個，自己怎麼也是不肯教他越過去。這一氣跑了四里地，再回頭一看，展南俠看不真切了。北俠假裝著歇歇，帶喘說道：爺我可不行了，我這肉大身沈，論跑實在不是你的對手，輸了輸了，實在不行了。雲中鶴說：歐陽施主算了，還是我輸。道爺見他嘴中嚷輸了，腳底下不止，仍然是跑。老道也跑的歇歇帶喘，這才把步止住，說：歐陽施主，我不行了！北俠見他收住步，自己這才收住步，說：不行了，可把我累壞了！道爺，咱們在這來，歇息歇息。雲中鶴，握了握臉上汗，緩了半天，這才緩過這口氣來，暗暗的佩服北俠。待等了丁二爺，展南俠到，展爺說：道爺好精工夫，我弟兄二人，實在慚愧慚愧。老道說：那裏話來，要論工夫，還是歐陽施主。北俠說：道爺不要過獎了。老道說：這是夾峯後山，若要是走頭裏，奔寨柵欄門甚遠，若要由此處登山而上，極其省路。可不知歐陽施主，你走山路如何？北俠道：我就是怕山。說得個雲中鶴歡喜非常，暗道：平坦之地，雖然已輸給北俠，設若山路贏將回來，也轉轉面目。北俠一看，說：沒有道路，如何上得去？雲中鶴說：無妨，我在前邊帶路。北俠自可點頭說：道爺你可慢慢的走。老道指了指南俠他們道路，順著山邊前，撲奔柵欄門，暫且不去。單說是北俠，

雲中鶴，老道在前，北俠在後，見雲中鶴嗖的一下，躡上約有八尺多高。回頭叫著歐陽施主。北俠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說：還了得，又沒個道路，沒有安腳的地方，如何上得去？雲中鶴一聽，更覺著喜悅了，隨走隨叫，後來直聽不見聲音了，雲中鶴就知道將北俠離遠。自己蹭蹭的直往上爬，十程爬了約有七程了；他料著北俠爬山連二程沒有。又大聲音叫道：歐陽施主，忽聽見他腦門子上頭，有人答話說：魏道爺，我在這裏，你怎麼倒在底下，我反倒走到你頭上來呢？雲中鶴翻眼往上一瞧，就見北俠離著他總有十丈開外。暗暗忖道：他怎麼上去的呢？噫呀！我上了他的當了！別人說過，他是兩隻夜眼，他如果生就兩隻夜眼，我如何是他的對手？北俠那裏說，都是魏道爺你出這個主意，我們走山，走得我口乾舌燥。這個酸棗樹上，有乾酸棗兒，我在這裏吃，甚是解渴。道爺你上這裏來，也吃點兒解解渴。雲中鶴說：我不行。論走山，雲中鶴沒有個敵手，可巧遇見北俠了。北俠這個爬山的本領，在遼東地面練的，那裏的賊，聚眾就搶，一遇官人就跑，就往大山大嶺上，一跑過山嶺，就是好人。北俠作守備的時，衙門後頭，有座大山，每天早晚，淨練跑山練的，跑山如踏平地一般，官也不作了。如今魏真拿跑山竄北俠如何行得了？再說北俠是三寶護身，一世童男，寶刀，夜眼，雲中鶴是二寶護身，一世童男，一口鑿虹劍，不是夜眼。兩個人到了一處，一同的再往上走，北俠又告訴道爺，叫著我點兒，魏真不信了。到了山頂，北俠特意叫魏真瞧瞧他這個眼力如何，手搭涼棚，往對面一看，說：那邊黃琉璃瓦，那是甚麼所在？老道說：你把黃琉璃瓦都看出了，真是夜眼。那個就是玉面貓熊威的後寨，就是他妻子住的所在。北俠一聽，一皺眉，說：這是玉皇閣，怎麼又說是他妻子住的所在？魏道爺說：這件事情，那個兄弟，實在的辦錯了。就皆因熊賢弟上廟中去，一日沒回山，賽地鼠韓良，他想著有嘍兵，又有他嫂嫂在前寨，男女混雜，實在不便，他就將玉皇閣的神像，派人搬出去，扔在山澗，就把玉皇閣拾奪了一個後寨，教他嫂嫂那裏居住。待我送我盟弟回山，他已然把那事都辦妥當了。待我看見之時，我說你這是一個大錯處，我勸我盟弟，斷不可教他弟妹居住。據我看著他們，日後要遭橫報。北俠說：這個人也就太渾了。不然怎麼後文書，二盜魚腸劍時候，在圍城子裏頭，先死了個賽地鼠韓良，又死了個玉面貓熊威，此是後話，暫且不表。說的是二位隨說隨走，過了一道小山梁，就到了後寨。雲中鶴說：我們不可打此處進去，緣故這裏有弟妹居住。北俠說：你在前邊引路，你說從何處走，我就跟著你何處走。兩個入貼著西邊的長牆，一直的正南，走了半天，雲中鶴說：由此處進去，兩個人躡上牆頭，往裏一看，並無行走之人，飄身下來，雲中鶴在前，北俠在後，直到了聚議分賊廳的後身。雲中鶴用手一指，低聲說到了，就是此處。兩個

人躡上房去，一躍脊躡上前坡，二位爬伏在房上，伸手把住了瓦口簷頭，雙足一踹，兩腳找着了陰陽瓦櫺，往下探身一歪。天氣已熱，正看見屋內三家寨主。正居中的是玉面貓熊威，七尺身軀，一身素緞衣襟，面若銀盆，細眉長目，鼻直口闊，正居中落座，倒有一團的威風，上垂手一人，青緞衣襟，身長六尺，面賽糞黃，立眉圓眼，土形小，菱角嘴，酒到十分，就是賽地鼠韓良。再瞧過雲雕朋玉，身形矮小，可是橫寬，一身墨灰的衣裳，面似新甌，粗眉大眼，獅子鼻，火盆口，他那裏嚷說：「二哥你作的都是甚麼事情，要教老道知道，我們全都得死；再說這裏頭有婦女，我們哥們也不要這個名氣，賽地鼠說：「又沒難爲，婦女交給嫂嫂了，要愛他們就留下使喚，要不愛他們，就將他們放下山去。」正說著，由後邊跑過兩個人來，嚷說：「寨主爺，可別殺那個相公，是咱們的恩人。若問是甚麼恩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舊 施俊絕處又逢生

詩曰：曾見當年魯母師，能無失信與諸姬，拘拘小節成名節，免得終身大德虧。

凡人立節立義，全在起初些許一點正念，緊緊牢守，從此一念之微，然後作出大節大義來，使人欽敬佩服，皆有所矜式。不信，引出一位母師來，列位請聽。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歲祀，禮畢欲歸私家，看看父母。因與九子說知，九子俱頓首從母之命。母師又叫諸姬囑之道：「謹守房戶，吾夕即返。諸婦受命，又叫幼子相伴而歸。既歸，閱視私家事畢，不期這日，天色陰晦，還家早了，走至開門之外，便止不行，直等到天色傍晚，方才歸家。不期有一魯國大夫，在對門臺上看見，大以爲奇，叫母師問道：「汝既已還家，即當入室，爲何直捱至傍晚，方才歸家？此中必有緣故。」母師答道：「妾不幸夫君早卒，獨與九子寡居。今臘日禮畢事閒，因往私家一視，臨行曾與諸婦有約，至夕而返，今不意歸早。因思醉飽娛樂，人之常情，諸子諸婦在家，恐亦未能免此；妾若突然入室，使他們迎侍不及，坐失禮儀，雖是他罪，然思致罪之由，則是妾誤之也。故止於閭外，待夕而入。妾既全信，諸婦又不致失禮，不亦美乎？」魯大夫聽了，大加嘆賞。因言魯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國中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聞言少敝，書歸正傳。

詩曰：熊威不枉負英聲，遇得恩情尙報情；縱作山王爲叛逆，亦知德怨要分明。

其二：大仁大義說施昌，賄買亡徒不死亡；始識救人救我，好心腸換好心腸。

且說劫奪了施俊的駝轎車輛等，不是熊威與朋玉的主意，都是韓良一人的主意。皆因酒吃的過量，無事之時，常有嘍兵蟲惑，爲山王寨主，應當論秤的分金，論斗的分銀，寨主講究吃人心臟辣湯。韓良就記在心裏了。他們三位得了山寨之時，山中原有些財帛，熊威的主意，大家都分散了。又遇著老道，不教他們下山借糧，兩氣夾攻，山中就苦了。老道往山上供日用，也是三四十人吃飯，固然很豐富，縱有少許銀錢，慢慢的也就墊辦了。這日韓良大醉，就把施俊劫上山來。可有一樣好處，不許嘍兵污辱人家的婦女，就把女眷交與後寨，服侍夫人，由他們大家作一個使喚人，聽後寨使喚。所有男子都捆將起來，等著挖心，吃麻辣湯。皆因後寨夫人吳氏見著金氏娘子，品貌端正，是一團的正氣，問明了家鄉姓氏籍貫，趕著就把金氏娘子攙於上坐，自己倒身下拜。把金氏娘子嚇了一跳，又細問他的情由。原來是玉面貓熊威，他先前作的是鏢行買賣，皆因是與本行人鬧了口氣，立志永不入鏢行。後來自己落魄，病在店中，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店中夥計，與他出了個主意，在武昌府賣藝，每天總剩十幾串錢，就在三四天的工夫，也換上衣服了，也存下錢了。那日又出去賣藝，本處的地方與他要錢，他給二成帳，地方不答應，要平分一半，還不是淨分當日的，並且要平分那前幾天的錢。彼此口角分爭，三拳兩腳，把他的那條小性命，歸西去了。這一結果了地方的性命，如何是好，又走不了。可巧遇見蘭陵府的知府施昌，施大老爺卸任坐轎，正走在那裏，看見熊威的體態，問了從人，當時沒管，教他們交縣。晚間教老人家，重賄了獄卒，打點了上下手，自己越獄出來。臨行，老人家還贈了他十兩銀。他又問了老家人的名姓，問了老爺的原籍，並且問老爺跟前幾位公子，都叫甚麼名字。日後好報答活命之恩。自己沖著老爺那裏磕頭謝恩，又給老人家磕了頭，自己方逃命了。到後來居住此山，他的家小，焉能不知。可巧這日問起金氏來，金氏看著這個壓寨夫人，也是一團的正氣，金氏就將自己婆家娘家，姓氏籍貫，說將出來。吳氏一聽，方知是恩人到了，自己參拜了一回，復打發婆子，急與寨主爺送信。婆子急忙出來，找著嘍兵，告訴明白。嘍兵飛雁相似的，往頭裏跑，喊道：寨主爺別殺那位公子！那是恩人！總論高殺皆由命，半點不由人。其實論施俊被捉，直到天有二鼓，有多少都死了。就皆因韓良要殺，朋玉勸了一回，熊威又勸了一回，打算著二寨主醉騎下了，大寨主與三寨主，要把那些人俱都放下山去。不想嘍兵報道是恩公，當時熊威也不知道是甚麼恩公，把嘍

兵叫到殿前細問。嘍兵就將壓寨夫人的話學說了一遍。熊威一聽，嗚喲一聲，把手一擺，嘍兵退出，自己站起身來，出了聚議分廳，奔到捆人的那裏，喝叫嘍兵，把從人解開，自己與施公子觀解其縛，請入廳中，讓於上座，倒把施公子嚇了一愣，不知甚麼緣故。說道：「我本該死的人，爲何寨主優待熊威？說我驚嚇恩公，我就該萬死。施俊終是不明白，倒要細問。熊威就將在蘭陵府受了施老爺的活命之恩，訴說了一遍。施俊這才明白，可見是但得一步地，何須不爲人。施俊又問自己的妻子，現在何處？」熊威說：「現在後寨。賽地鼠韓良過雲雕朋玉，也就過來見禮。韓良又與施公子賠禮，身軀幌悠悠的叩頭說：『若早知是恩公，天膽也不敢，求恩公格外施恩恕罪。』施俊趕緊用手攙將起來，說那裏話來，若非是尊公，咱們大家還不能見面呢！又叫人重新另整杯盤。房上的二人，俱都聽得明白，微身下來，找了個僻靜的所在。雲中鶴說道：『歐陽施主，你可曾聽見嗎？』北俠說：『我俱都聽見。』老道說：『咱們這就不必打房上下去了。』北俠說：『怎麼著？』老道說：『咱們也打前頭寨柵門過去。雲中鶴帶路，二人直奔寨柵門而來，暫且不表。單說的是廳中，大家飲酒，張羅施公子，合從人的酒飯，賽地鼠韓良，喝的是沈醉東風。此時正是天色微明，忽然進來一個嘍兵，報說：『山下來了一夥人，破口大罵，傷了我們三個夥計，特來報知寨主。』賽地鼠韓良說：『待我出去看看，這是那裏人，好生大膽。』熊威說：『不行，賢弟你酒已過量了。』過雲雕朋玉要出去，熊威說：『賢弟，千萬小心著。』朋玉說：『不勞大哥囑咐。』隨即轆上摘了一口刀，帶了十幾名嘍兵，出了寨柵門，嗚喲一陣鐘響，到了出口平坦之地，一瞧前邊，果然有許多破口大罵，朋玉將到，那人抱頭就跑，細聽全是山西人的口音。朋玉納悶，那裏來的這些人罵人呢？忽然閃出，有本領的來了，頭一個紫緞六瓣壯帽，紫緞箭袖袍，薄底靴子，面如紫玉，箭眉長目，三絡長髯，提著一口刀，撲奔前來。身背後又閃出一人，青緞箭袖袍，青緞箭袖巾，薄底靴子，黑挖挖的臉面，半部鬚鬚，手中提著一口刀。還有一個白方面，一部短黑髯，粗眉大眼，也有一口利刃。還有一人，未長鬚鬚，三十多歲，帶著一口刀，可沒亮將出來，也是一身青緞衣巾，黃白臉面，兩道細眉，一雙長目，垂準頭，薄嘴唇，細腰窄臂，雙肩抱攏，一團壯氣。還有一個大身量的，足有九尺開外，腰圓背厚，肚大胸寬，青緞六瓣壯帽，青箭袖袍，皮挺帶鎖鐵搭鈎，三環套月，繫著一個大皮囊，裏面明顯著十幾隻鐵鑿，揀著一個亞圓長把大鐵錘，面賽烏金紙，黑中透亮，粗眉大眼，半部鬚鬚。還有一個大黃臉兒，也提著一口刀。還有一個人，面賽淡金，一身黑綠的衣巾，也拿著一口利刃。原來是鑽天鼠盧方，穿山鼠徐慶，黑妖狐智化，大漢龍滔，鐵錘將姚猛，楞大漢史雲，胡列大衆前來。若問衆位怎麼個來歷，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鑽天鼠恰逢開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

詞曰：

凡事不可大意，飲酒更要留心，低聲下氣假殷勤，一片虛情難認。  
粗人不知是假，智者亦信爲真，一朝中計毒更深，何不早爲思村。

且說盧方、徐慶、智化等，這日由晨起望與北俠等分手，一路之上，找尋大人，武昌府會齊，前文說過，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何況好幾路事，再說各路找大人的，這些人路上，俱都有事，單說他們走夾峯前山的。盧方、徐慶、黑妖狐、智化、龍滔、姚猛、史雲共六個人，離了晨起望，撲奔夾峯前山，走了兩日，這日正往前走，忽見前面一個山嘴子，忽聽見鑼聲一響，唵唧唧唧。大眾等立住身軀，觀看山寇，約有四五十號嘍兵，青布短衣襟，腰繫鈔包，青布褲子，有韃韉，有薄底靴子，高矮胖瘦不等。當中有兩杆皂色的纛旗，上有白字，用白綢子挖出字，綑在旗子之上，如同書寫的一般。一個是開山大王，一個是立山二大王。兩杆旗下，閃出兩匹馬來，瞧這兩家大王好看。一個青銅盔，青銅甲，綠羅袍，獅鬃帶，青銅搭鈎，三環套月，脅佩純銅兩扇，綠緞征裙，五彩花戰鞞，扎青銅鞭，魚踏尾，三折吊掛，前後護心鏡，繫甲縑，九股攢成，背後護旗，雙插雉雞翎，胸前搭用一對狐裘，面如生蟹蓋，紅雙眉，金眼翻鼻孔，火盆口，鬚鬚不大甚長，如同赤線相仿。提一口响螻古月象鼻刀，跨下一匹艾葉青驄獸，鞍轡鮮明，披掛威武，鈴鬚尾亂擺，蹄跳咆哮，尾巴倒撒，嘶溜溜的吼叫。再看這個，鎗鐵鎗，鎗鐵甲，皂羅袍，獅鬃帶，跨下一匹黑馬，手擎三股托天叉，往臉上一看，面裹煙薰，長了一臉的白癬，騎一匹坐騎，鬪將上來。說此山是我栽，要打山前過，留下買路財。智爺接過來，說管保是牙迸半個說不字，一刀一個土中埋，我告訴你，咱們都是綠上的合字。徐慶大吼了一聲說：沒有那樣大工夫，與這小子說這些閒話。鬪將上去，就要動手。兩個山賊，一個橫刀，一個托叉，大吼了一聲說：黑漢少往前進，通上名來，好在寨主爺的刀下殞命。徐慶說：小寇聽真。你老爺山西祁縣人氏，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之職，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老人家。莫不成你們兩個鼠輩，也有個名姓嗎？兩個山賊一聽，說原來你就是穿山鼠徐慶。徐老爺說：然也。賊叉說：你們這裏可有鑽天鼠姓盧的？徐慶聞聽，一個箭步，躡將上來，說：某家就姓盧，兩個鼠寇可認的？你盧大老爺，兩個賊人又問：你們這裏可有翻江鼠姓蔣的？徐慶說：你四老爺未來，上別處去了。賊人又問：可有徹地鼠姓韓的？徐慶說：你不用絮絮叨叨，過來受死罷。賊人說：徐慶老爺，不必如此，我們

問明白言語，還有好心獻上。依著徐慶要動手，智爺把他攔住，說：「三哥不必如此問他，還有甚麼好心獻上？」隨即說：「二位寨主，你們還有甚麼好心獻上？」快些說來。山賊問：「尊公的貴姓？」智爺說：「也不用絮絮叨叨，我都告訴你們，那個黑臉的人稱鐵錘將飛，整大將軍，他叫姚猛，那個白方面短黑髯的，他叫大漢龍滔，那個黃臉的叫楞大漢史雲，我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就見兩個山賊，彼此一瞧，這個說我的哥哥，那個說我的兄弟，你我可等著了。見兩個人，鐘哪哪扔刀的扔刀，扔叉的扔叉，全都是滾鞍下馬，一撥開甲，雙膝點地，沖著六位磕頭說：「小寇二人，在山中等候衆位老爺們的大駕。」智爺一瞧，就是一怔，事情來得古怪。徐慶那管青黃皂白，說起來罷，兩個小子，你不劫奪我們了，我們也不殺你。智爺說：「等等，三哥，有話問他們。」三爺說：「對，你問這兩個小子罷。」智爺問：「二位寨主，貴姓高名？」一個說：「小寇姓馮，叫馮天相，外號人稱開山豹。這是我拜弟，他姓侯，叫侯俊傑。他有外號，叫花面狼。」智爺說：「你們有甚麼好心獻上？」那賊說：「你們幾位，不是尋找大人？我們連大人，帶沈仲元的下落，俱都知曉。說將出來，求幾位老爺，作個引線之人，我們情願棄了高山，歸降大宋，就是與衆位老爺們，牽馬隨鐙，也是情甘願意。」智爺說：「你既知曉我們的來歷，我們也不必隱瞞於你，正是各處尋找大人，你要說出大人的下落，你要棄暗投明，我們焉有不作引線之人的道理？」你們就說，眼下沈仲元現在那裏？兩個人一口同音，說道：「此處不是講話之處，請衆位老爺們到山上，我們備一杯薄酒，慢慢再講。」徐慶說：「好啊，咱們到山上，喝他們個酒兒，這有了大人的下落，咱們也就不忙了。」智爺說：「且慢，人心隔肚皮，就憑他們一句話，咱們就山上去。這裏地理不熟，倘若中了他們的詭計，那還了得？」徐慶說：「憑這兩個小子，他們敢嗎？」除非是他們不要腦袋了。」智爺說：「你可別說呀，等我問問。」隨叫道：「馮寨主，這座山叫甚麼山？」馮天相說：「叫豹花嶺。」智爺說：「我且問你們二位，丟大人，你們怎麼會知道這裏頭必有情形？」馮天相、侯俊傑一同說道：「有情形沒有情形，我們焉能知曉？其實不瞞衆位，我們先前就在王府，皆因王爺寵著鎮八方王官雷英，別人是誰，他也沒看到眼內，他淨瞧上鎮八方雷英了，可就待別人有限。我們弟兄二人，性如烈火一般，自己就暗暗的，不辭而別，離了王府，到了這個豹花嶺。我們要是不住此山，遇王府人也是禍，遇大宋人也是禍，無奈之何，暫居豹花嶺。忽然這日，沈仲元到，他是我們舊日的朋友，焉有不讓上山來的道理？我們以爲他還在王府呢，原來他也不在王府了。他提怎麼害了鄧車，棄暗投明，沒投上，這們一口氣，他把大人盜將出來，顯顯他的手段，他把地方安置妥當，連大人帶他姑母，然後用車一並接來。先前一聽，我們是渾人，怕是有禍，說我們這山狹小，教他上來，峯山去。後來一想，不如就此



機會，拿了沈仲元，救了大人，我們豈不是進獻之功呢？後來就告訴他，只管把你姑母合大人，接在此處，有你這足智多謀的人，料亦無妨。他就點了頭了。如今他去接大人，與他姑母去了。我們正要往官府去送信，怕趕不及。可巧你們眾位老爺們到了，這是活該，大人的福分不小。這是已往從前，我們不敢隱瞞你們眾位老爺們。徐慶說：智賢弟！你看這裏頭，還有甚麼假潮嗎？智爺說：據我看來，不妥。馮天相說：你們幾位，不必疑心。本來素不相識，有你們老爺們，這一想，人心隔肚皮，你們幾位，要不願上山，我們也不深讓。你們就在這臨近地方，找一店住下，他幾時把大人接到，我們就把他擱上，連大人一並送去，可就顯出我們的真心來了。可別離此甚遠，我們請著大人，押了沈仲元，倘若教官人遇見，就把我們辦了，我們吃罪不起。徐慶說：智賢弟！也不必多疑了。你要不去，我就去了，有不怕死的隨我來，一同的上山。智爺說：誰也不怕死，沒有怕死的人，咱們就一同上山。徐慶說：我看他們也沒甚麼詭計，縱讓他們有甚麼詭計，諒也無妨。要在山上，我叫穿山鼠，也沒他們甚麼大便宜。智爺說：既是三哥這麼說，咱們就上山。開山豹、花面狼兩個人，一齊說道：眾位老爺們，要犯疑猜，可就不必上山了。徐慶說：我們沒有疑猜之處，你們就前邊帶路罷。兩個山賊，把馬交與嘍兵，檢了兵刃，前邊帶路，進了寨柵欄門，直奔分賊廳，到了裏面，大家落坐，兩個寨主一旁侍立。智爺說：你們還不卸了甲冑嗎？兩個答應一聲，出去卸了甲冑，換了一身便服，復又前來伺候。嘍兵獻上茶來。智爺讓他們坐下，兩個謙讓了半天，方才落坐。徐三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上茶來就喝。龍酒、姚猛、史雲也就端起了茶盞。智爺沖著徐慶，使了個眼色。徐三爺他那裏懂得。智爺不好當面明擱，又怕錯疑了人家寨主，豈不叫人家恥笑嗎？又一想，他們幾個人，不怕教山賊蒙將過去，有自己同盧大哥，足是他們兩個山賊的對手，想舉也就不擱他們了。看他們喝了，一點詫異的地方沒有，盧爺也就喝了一碗。徐慶說：你們有酒沒有？山王說：酒倒是現成，我們不敢預備。徐慶說：有菜呀。侯俊傑說：菜也有，恐怕眾位老爺們疑心，不敢預備。徐慶說：我不怕，我看得出入來，你們兩個，行不出那個狗娘養的事來。誰不怕死，誰跟著我喝酒，誰疑心教誰餓著。馮天相說：徐三老爺，真稱得起是俠義肚膽，格外的慷慨。隨即叫嘍兵擺酒。不費吹灰之力，頃刻間羅列杯盤。徐慶就問：誰喝誰不喝？大哥喝不喝？盧大爺心中，也有些犯疑，說道：三弟！既然要喝，咱們就喝。盧爺知道智賢弟足智多謀，回頭問了問智賢弟，你喝不喝？智爺說：既然是三哥說喝，我們就大家同喝。龍酒、姚猛也就說：喝。徐慶總還算粗中有點細，說兩個寨主，你們喝不喝？兩個人說：喝，我們焉有不喝之理。徐慶一想，他們喝就更不怕了。馮天相、侯俊傑兩個人，執壺把盞，先給盧大爺把酒斟好，然後慢

慢的，都把酒斟好，兩個山賊，側坐旁陪。端起酒杯一讓道：「我們兩個人可是斗膽說，衆位還是有些疑心。徐慶見他們面面相覷，不端酒杯，連自己也不敢喝了。兩個山寇一笑，說：「世間可沒有這個情理，那有我們先喝的道理？我們要是不喝，衆位終是疑猜。徐慶說：「對了，你們要是一派的好意，酒裏頭沒有甚麼緣故，你們就先喝。贈這兩個人一喝，大家俱都歡喜，全都把酒端將起來。智化總是不喝，瞧著菜蔬，兩個山寇復又把各樣的菜蔬，俱都嘗了一嘗，大家更覺放心。每遇上來的酒菜，兩個山寇先吃。衆人大樂說：「你我這可算腳踏了實地了。兩山賊先醉，別人也就沒有疑心了。連智爺也就答訕著，喝起來了。獨他喝不到四五杯酒，六位英雄一齊翻身栽倒。若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二賊見面嘴甜心苦 大家受騙信假爲真

詩曰：淑女何妨贅宿瘤，探桑不自妄貪求。閔王特遣人迎聘，致使齊宮粉黛羞。

人負天地之氣以生，妍媸各異，良莠不齊，無論男女，不可以貌取人，總以忠孝節義爲是。閔閻之中，具忠孝節義者，有一探桑之宿瘤女，因並列之。

且說齊國有一宿瘤女者，齊東郭探桑之女，閔王之后也。生來項有一大瘤，故人皆叫作他宿瘤。這宿瘤爲女子時，父母叫他去探桑，忽遇齊閔王出遊於東郭，車馬甚盛，百姓皆於擁道旁觀看。獨宿瘤女探桑如故，頭也不擡，眼也不看一看。閔王在車上看見，甚以爲奇怪，因使人將宿瘤女，叫到車前，問道：「寡人今日出遊，侍從儀仗，續紛於路，百姓無少無長，皆停棄了所作之事，擁擠於道旁觀看，汝這女子，難道沒有眼睛，怎麼只是探桑，略不回頭一看，此何意也？」宿瘤女答道：「妾無他意，但妾此來，是受父母之命，叫妾探桑，未嘗受父母之命，叫妾觀看大王也。閔王道：「雖受父母之命探桑，但汝一個貧家女子，見寡人車騎，這樣盛美，獨不動心，而私偷一視乎？」宿瘤女道：「妾心安之久矣。大王雖貴，千乘萬騎，於妾何加，而敢以私自動其心乎？」閔王聽了大喜道：「此奇女也。又熟視其瘤，而曰：「惜哉！宿瘤女道：「大王嘆息，不過憎妾之瘤也。妾聞婢妾之職，在於中心，屬之不二，予之不忘，大王亦念妾中心之謂何，雖宿瘤何傷乎？」王聽了益發大喜道：「此賢女也，不可失也。遂欲後車載之。宿瘤女因辭道：「大王不遺葑菲，固是盛心，但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竟隨大王以去，則是奔女也。大王宮中，

粉白黛綠者何限，又安用此奔女爲哉？閔王大慚道：是寡人之失也。因遣歸。復使使持金百鎰，往其家聘迎之。父母驚慌，一聞就要瘤女洗沐，而加衣飾。瘤女道：已如此見王矣，再要變容更服，王不識也。請仍如此以往。竟隨使者登車而去。閔王既歸，先誇於諸夫人道：寡人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已遣使往迎，頃刻即至矣。一至即盡斥汝等矣！諸夫人聽了，皆驚怪，以爲這個女子美麗異常，衆皆盛飾，惶惶等候。及使者迎至，則一敝衣垢面之宿瘤女子也。諸夫人不禁掩口而笑。左右絕倒，失貌不能自止。閔王亦覺不堪，因回護道：汝輩無笑，特此不會加飾，夫飾與不飾，相去同千百也。宿瘤女因乘機說道：大王何輕言飾也？夫飾與不飾，國之興亡皆係焉。相去千萬，猶不足言，何止千百耶？閔王笑道：恐亦不至此，汝可試言之。宿瘤女道：大王豈不聞性相近，習相遠乎？昔者堯舜與桀紂皆天子也，堯舜能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卻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妃妾，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能飾以仁義，習於驕奢，造高臺深池，後宮妃妾，踏綺縠，弄珠玉，意猶不足，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此觀之，飾與不飾，關乎興亡，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千百？王何輕言飾也？諸夫人聽了，皆大慚愧。閔王因而感悟，立瘤女以爲后，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命後宮不得重采。不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來朝，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被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西江月：

愚人最易誑騙，英雄偶爾糊塗，三杯兩盞入迷途，最怕嘴甜心苦。幸有人來解救，不至廢命嗚呼，諸公且莫恨賊徒，總是一時粗魯。

且說兩個山賊，一派的假意，哄信了大眾。惟有智化精明強幹，諸事留神，明知山賊降意不實，仍是墜落他們圈套之中。若論兩個山寇，皆貌生的是外拙而內秀。到底是怎麼個緣故呢？這兩個人情實與小諸葛相好，再說自打丟去大人，直到如今，也沒說明沈仲元是怎樣盜去。列公有句常言，是坐穩了聽書，別看甚麼節目，說了一個頭緒，就不提了。相隔三日五日，十天八天，再要提起之時，必要清清楚楚，分解的明白，事情雖是假，理卻不虛。沈仲元就爲的是，同神手大聖鼉車，行刺漢機，徐慶，韓彰不能作引見之人，自此一陣狂笑，說：咱們後會有期。一蹶腳揚長而去。把此事懷恨在心，自己就上了信陽州。他有個盟兄，姓劉，叫劉志奇，是信陽州的押廝先生，他們兩人一拜。與他盟兄，討一個迷魂藥餅兒。這位先生的迷魂藥餅，從何而得？也是韓彰救巧姐。

拿寶穿珠花的婆子，當官搜出七個迷魂藥餅，被劉押斬，作了三個假的，合著四個真的，當著官府，一齊入的庫。沈仲元知曉此事，與他盟兄借了一個迷魂藥餅，還應許著還他。自己又到了姑母那裏，與他姑母又借了一個薰香盒子，自己就奔了襄陽。那天晚間，換了夜行衣，奔到上院衙，捆了大人跟班的，問大人的下落。這可就是展南俠，他們盜彭啓那日，晚晌跟班的，教他捆上，展爺沒追上的就是他，其實早已問明，知道大人在武昌府，就打襄陽次日奔了武昌府，到公館去了兩次，沒能下去。那日公孫先生，看著大人，可出了規矩了。天有五更，他把大人盜將出去，用了迷魂藥餅，按住大人的頂心，迷魂糊糊，盜將出去，就奔了娃娃谷，到他姑母那裏，連他姑母一齊的起身。把大人用車輛裝上，按住迷魂藥餅，大人人事不省，早晚給點米湯，灌將下去，度住了三關，不至於死。甘媽媽不答應，教他把大人送回去。他說明了他的冤屈，就送回去。就到了約花嶺，遇見兩家山寇，本要上山，甘媽媽不教，皆因是有甘蘭娘兒，已經許配人家了，乃是有夫之婦，若要教人家知道，人家不要了，故此沒上山。侯俊傑他們，可知道沈仲元盜大人一切事情，可也是沈仲元說的，說不住此處，上長沙府朱家莊，還到夾峯山，瞧着玉面獅熊威，這兩個山賊，就疑惑是我大人的人，下山一見，果然不差。他們早把計策定好了，拿他們假話，誑他的實話，就約上山來，先前喝酒的時節，酒菜之中，並沒有蒙汗藥，原定的計策，等著第二頓酒內，才下蒙汗藥。後來一看，連機靈人都不疑心了，不如早早的把他們捆了，就截了。兩家寨主一妝醉，再上來的酒，就有蒙汗藥了。智爺也是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睛，這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馮天相說：這六個人，一齊全躺下了，咱們是把他們結果了好哇！還是與沈大哥送個信，教他自己報仇好！

哪！侯俊傑說：咱們山中，有的是地方，把他們幾人捆起來，派人趕緊追沈大哥去，他要走的慢，還許在夾峯山呢！他要走的快，到了朱家莊，咱們這裏，奔長沙也不甚遠。此時若把六個人一殺，日後見了他，說是給他報了仇了，那時憑你再告訴他，說六個人怎樣扎手，怕他不能深信。我說總是與他送信的爲是。大寨主點頭說：賢弟言之有理。立刻叫人，把六位二臂牢拴，押在後面，有五間西房，放在屋中，侯俊傑說：淨捆二臂不行，這點藥力一散，他們對付了繩子，豈不都跑了嗎？大寨主說：對，還是你想得到。隨即派人，就把六位都是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式，捆將起來，搭在後面，放在五間西廂房內，把房門倒帶，到了前邊，見二位寨主回話，打外邊來了一個嘍兵的頭目說：二位寨主爺在上，小的可是多言，就是這樣四馬倒攢蹄，那們捆著也許尅斷了繩子。咱

們這裏有的是人，何不派兩個人看守他們，豈不更妙？寨主一聽，也倒有理，有的是人，說就命你再帶上一個人，你們兩個人看守，難道說還不行嗎？嘍兵點頭。這人出去，自己挑人去看守著六位，暫且不表。單說聚議分賊廳，從新另整杯盤，兩個人暢飲。越想是得意。直吃到天交二鼓，二人酒已過量，越想這個主意越高興。焉知曉樂極生悲，忽聽外面大吼一聲，罵道：山賊人面獸心。侯俊傑，馮天相兩個人一聽，嚇了個膽裂魂飛，回手壁上抓刀。好一個愕徐慶，躡將過來，擺刀就刺。你道這徐慶因何能出來？六位本是人事不省，忽然一睜眼睛，全都是四馬倒攢蹄捆著，前邊有一個人，給道驚說：大老爺，三老爺，請放寬心，小的在此。徐慶說：你是誰？怎麼我聽不出來？那人說：我是胡列。徐慶說：噯，你是胡列，在此作甚？那人說：小的實出無奈，在此當了一名嘍兵的頭兒。這個人可就是，在前套七俠五義上，白玉堂盜三寶，回陷空島，展爺上盧家莊拿他去，展爺吊在陷險窟，又打陷險窟，把展爺囚在通天窟，改名叫閉死貓。在通天窟裏頭，見著郭章，郭章說他的女兒，教白五員外搶來了。到次日展爺見白玉堂，想著辱罵他一頓。白五爺不知道搶姑娘之事，一追問是胡列，胡奇辦的。五爺把胡奇叫進去殺了。放了郭章之女郭曾姣。胡列趕下去了，又被萊花村的人把他拿住。大官人押解著他，交於五員外。五員外拿自己名帖，把他交松江府，邊遠充軍。自己逃回，不敢歸陷空島，就在此處，當了一名嘍兵。如今熬上了一個頭兒。可巧今天，見著他家大老爺三老爺，教人誑上山來，自己又不能洩機。可巧把他們六位幽囚起來，自己得了手了，上去一回話，明向著寨主，暗暗要搭救六位。又給他派了一個夥計，他先把夥計殺了，然後把六位的兵器，暗暗的偷出去，仗著山賊喝的大醉，也就不管他，拿甚麼東西，他想著都是自己人，還怕甚麼？胡列暗暗弄了一壺涼水，拿了一根筷子，撬開了牙關，俱都把涼水灌將下去。不多一時，俱都還醒過來。徐三爺一問，胡列說了自己的事情。盧爺很嗔怪他，在此當了嘍兵。智爺在旁勸解，說不是當了嘍兵，咱們幾個焉有命在？隨即把繩盡都解開，一個個俱都站起身來。胡列說我也都不認得眾位。智爺說也不用見了，這時也沒有那工夫。你給我們找點傢伙來。胡列說：全都這裏呢？大家把兵器拿將起來。智爺本打算大家商議商議，三爺那個脾氣，如何等得？撒腳往前就跑，來到聚議分賊廳，大吼了一聲，就罵：躡進廳去，擺刀就刺。馮天相一擡腿，就把那桌酒席沖著徐三爺一踢。只聽見嘩喇的一聲，全翻在地上，碗盞傢伙，全摔了個粉碎。徐三爺一刀，刺在桌子上，濺了一身油湯酒菜。也搭著自己使的力猛，刀教桌子夾住，一時抽不出來，眼睛睜著侯俊傑把刀摘將下來，奔了自己。三爺一急，急中生巧，一擡腿一踢桌子，這才把刀抽出來。眼睜睜侯俊傑的刀到了，徐爺將要躲閃，就聽見吧

咬一聲，就打外邊進來了一隻飛鵞。原來是飛鵞大將軍，隨後趕到，給了一飛鵞。躲過了頸項咽喉，沒躲過肩頭，只聽見砰一聲。正中侯俊傑肩頭，哎喲一聲，轉頭就跑。馮天相摘下刀來，往外一闖，早被三爺攔住。當時黑妖狐智化，盧大爺等，俱堵住門了，不用打算出去。若問二賊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豹花嶺胡列救主 分賊廳二寇被擒

詩曰：乳母不忘舊主人，攜持公子竊逃身。堂堂大節昭千古，愧煞當年魏國臣。

魏乳母，一婦人竟知大義，不至見利忘恩。以魏之故臣較之，乳母勝強萬萬，不啻有天淵之隔。皆因天性使然，非強制而能。勢利之徒，一見應當羞死，真婦人中之義士也。余廣爲搜羅，因並錄之。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也。秦破魏，殺魏主，恐存魏子孫，以爲後患，因使人盡求而殺之，欲以絕其根。已殺盡矣，止有一公子，遍求不得。因下令於魏國道：有能得魏公子，賜金千鎰。若藏匿者，罪滅其族。不期這個公子，乃乳母抱之而逃，已逃出宮，而藏匿矣。忽一日，遇見一個魏之故臣，認得乳母，因呼之道：汝乳母也，諸公子俱已盡殺，汝尚無恙乎？乳母道：妾雖無恙，但受命乳養公子，而公子不能無恙，爲之奈何？故臣道：吾聞秦王有令，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罪滅族。今公子安在？乳母倘是知道，獻之可得千金，如匿而不言，恐身家不能保也。乳母道：吾逃免一身足矣，焉知公子之處？故臣道：我聽人傳說，此公子舊日實係乳母保養，今日又實係乳母竊逃，母安得辭爲不知？乳母聽了，不禁唏噓泣下道：妾既受養，無論妾實不知，妾雖知亦終不敢言也。故臣道：凡爲此者，皆有可圖也。使魏尚有可圖，祕而不言可也。今魏國已破亡矣，族已滅矣，公子已盡誅矣，汝匿之尚爲誰乎？況且失大利而蒙大害，何其恐也！乳母聽了，唏噓泣下，因哽咽而說道：夫爲人在世，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持逆亂以求利，豈有人心者之所忍爲？且受人之子，而養之者，求生之也，非求殺之也，豈可貪其賞，畏其誅，遂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日夜憂心者，惟恐不能生公子，豈至今日，乃貪利而令公子死耶？大夫魏臣也，胡爲而出此言？遂舍之而去。因念城市不能隱，遂抱公子，逃於深澤。故臣使人尾之，因以告秦軍。秦軍追及，爭而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身著數十矢，遂與公子俱死。報知秦王，秦王嘉其守志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祀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乳母慈惠有節，因稱之曰節乳母。聞言少敘。

詞曰：才把賊人殺卻，行行又入賊窩，綠林豪客何太多，偏是今時甚夥。也有生來賊命，也有圖的吃喝，也有事出無奈何，到底不如不做。

且說二賊，一個是帶傷，一個是出不去，在屋中亂轉。徐慶的手中這口刀，是神出鬼入，別看人渾，躡進跳躍，身體靈便，這兩個山賊如何行得了？他們兩個是佔山爲王的，要講動手，跨上馬掌中長兵器，那可行了；若論躡房躍脊，一概不會。侯俊傑一著急，上椅子，一腳嘩喇一聲，把後窗戶踹了，就打裏頭往外一躡，撲咚一聲，就摔倒在地。甚麼緣故？是在後窗臺上，有兩個人，在那裏等著呢！一個是胡列，一個是楊史。胡列準知道他們這山賊有多大能爲，諒著他抵敵不住，必打後窗戶逃跑。他就拉著史雲，往後一拐，問道：大哥，你貴姓？史雲說：我姓史，叫史雲。胡列也瞧著他沒有甚麼多大本事，身量可不小。說：咱們哥兩個，在這等他，他一看不能打前門出去，必打這走。史雲拉出刀來，在窗臺這一躡。胡列抓了兩把土，也在窗臺這一躡。果然侯俊傑噓吶把窗戶一踹，往外一躡，胡列刷喇就是一把土。侯俊傑把眼睛一眯，整個的摔倒在地。史雲來碎的一聲，打了他一刀背。賊人哎喲一聲，搭腔轉擰腿，就把他四馬倒攢蹄擰上。又在這一等再等第二個賊人出來。馮天相也打算要打後窗戶出來，聽見外頭，哎喲一聲，哎喲，他就諒著後邊必是有人，他就不敢打後窗戶出來。要打前門走，又走不了。自顧兩下一猶疑，步法就錯了；早被穿山鼠徐三老爺，一擡腿踢了個筋斗，撲咚一聲栽倒在地下。嘴唧唧舒手捺刀。智爺說：留活的。徐三爺過去，髑膝蓋點住後腰，放下自己的刀，搭腔擰腿，四馬倒攢蹄，擰將起來。徐三爺說：捆上了，你們大家進來罷。衆人這才進來。外邊胡列說：我們還拿了一個。智爺叫提進來。史雲就打踢碎的窗戶那裏，將他提溜進來，一撒手撲咚一聲，往裏一摔，他也由窗臺那裏進來。胡列也打那裏運來。智爺叫道：胡莊客，他們這山中那些嘍兵，各安汛地。雖與二家寨主動手，兩個寨主也未能出屋子，未能傳令。故此也未。能前來，著著他們動手。此時與胡列一說這些嘍兵，便當怎樣？胡列說：我們大老爺三老爺，肯施恩不肯？盧爺說：施恩怎麼樣？胡列說：大老爺饒了他們大家的性命，就是施恩；若要施恩，我把他們聚在一處，結果他們大家性命。盧爺還未答言，智爺就接過來說：胡莊客，你還不知道你們大老爺，那個性情嗎？揮金似土，仗義疏財，最是寬宏大量，不忍殺人。你就出去，把他們找來罷。我有套話說：胡列說：出去要找他們，就費了事。隨即拿了一面銅鑼，噲噲噲噲噲噲的，打了三遍。就聽一陣亂嚷，大廳的號

令囉大廳的號令！不多一時，嘍兵俱已到齊。胡列說：咱們這裏寨主，已經被我們開封府的衆護衛老爺們拿住了。衆嘍兵一聽，一個個面面相覷。智爺過來說：你們衆嘍兵，大家聽真，我們都是開封府的，奉旨剿拿山賊，拿住了你們頭目，打算要開活你們。大衆要是不服的，找死的，你們只管抄傢伙，咱們較量較量。衆嘍兵一聽，這才嘖嘖全跪下，一口同音求饒。智爺說：你們可不許撒謊，我說出幾件事情來，任憑你們大衆來挑，你們是願意回家務農？是願意在山當嘍兵？是願意投營當差？回家務農，我指引你們回家務農的道路；在山當嘍兵，我指引你們在山當嘍兵的道路；投營當差，我指引你們投營當差的道路。大家一口同音，說願意當差。我們夢穩神安，比嘍兵勝強百倍，祖墳不至於給刨了。盧爺問智賢弟：把他們打發到那裏去？智爺說：我先把他們打發到君山去。隨即叫著嘍兵說：我寫一封書信，把你們薦到君山，教飛又太保鍾寨主，收留下你們。衆嘍兵說：我們不願當嘍兵了，情願入營吃糧當差。智爺說：你們焉知這裏的事，君山已然降了大宋，但等襄陽大事辦畢，可著君山寨主，皆是作官，君山嘍兵，皆是吃糧當差。大衆嘍兵一聽，各各歡喜。就在山中居住，嘍兵預備飯食，把兩個山賊，到次日也不結果他們的性命，也不把他們交在當官，就把他們在豹花嶺的後頭，有個極深的山澗，搭在那裏，咕嚕嚕塗將下去，那是準死無活。然後回來，叫胡列拿了文房四寶，取八行書連皮子，濃墨蘸筆，一揮而就，寫畢封固停妥，皮面上又寫了鍾寨主親拆的字樣，然後交給嘍兵的頭兒。所有豹花嶺裏面的東西物件，金銀財寶，給嘍兵大家分散，又算整整的拾奪了一天，只得第二日起程。到了次日，也有找來小車子的，也有找來扁擔的，也有背上包裹的，頃刻間大家告辭起身，推車挑擔，肩抗背負，離了豹花嶺，履履行，直奔君山去了。暫且不表，且說盧爺大衆，智爺道：這個所在，直不給後來的賊人，留著這個巢窠。此處離著住戶人家甚遠，大哥依小弟主意，放把火給他燒了罷。盧爺說：賢弟言之甚善。將才出寨，大漢龍滔姚猛，史雲胡列這幾個，就忙成一處，抱了柴薪點著了。前前後後一燒，穿三鼠徐三爺，可換了山賊的一套衣服，因爲是他那身衣服，教山賊一踢桌子，撒了一身油菜的湯，故此他才換了山賊一套衣服。聞言不必多敘，自己拿了自己本人的物件，大衆出了寨柵門，前後的火，就勾上了，可巧來了一陣大風，這火越發大了，火借風力，風助火威，霎時間噹噹磚飛瓦碎，割崩崩柱斷梁折，好利害，萬道金蛇亂串，火光大作。常言說的好，水無情，一絲兒不差。幾位爺就不管山中的火堂了，直奔武昌府的道路。曉行夜住，那日天氣已晚，看見黑巍巍，高聳聳，山連山，山套山，不知套出有多遠。前邊有個小小的鎮店，進了西鎮店口，見人一打聽，原來這就是夾峯山，找店住下，用了晚飯，頭天就打



發了店錢飯錢，爲的第二天起來就走。將到四更多天，徐三爺就睡不著了，他要是睡不著，誰也不用打算睡，他一醒就嚷，嚷叫人說起來罷！天不早了，該走了！誰要同他住店，他鬚髯是個王爺，說走就走，說住就住，說吃甚麼，就吃甚麼。這天四更多時起來，大家拾奪起身，店錢頭天已然開發清楚，叫開店門，夥計不開。問：怎麼不開？回答：太爺有諭不教開。徐三爺說：告訴你們太爺，說祖宗到了，一定要開。夥計說道：因爲時候太早，怕爺們路上遇賊。徐三爺說：放你娘的屁，如若再不開，把你腦袋擰下來。夥計說：這個事不好惹，給他開開罷。徐三爺這才歡喜。大家出來，一直撲奔武昌府的大路，可是要過著夾峯山前山道路走。一聽更鼓的聲音，起早了，同著智爺說：智賢弟，你看店裏這個小子，不開門，他說有賊，咱們要是遇見賊，不是賊倒迷嗎？走在邊山，三爺有點自負。智爺說：三哥，別把話說滿了，老虎還有打盹時候呢！設若咱們走在樹林，有個棍手，抽後就是一棍，你敢準說躲閃得開嗎？徐三爺說：也不敢說躲閃得開，橫豎他打著，有點費事。智爺說：走罷。同三哥說話，實在難說。人家常常說得好，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這一個防沒說出來，被徐三爺一把揪住，低聲說：有賊！你可念道出來了。智爺一瞻樹林之中，黑忽忽一片。智爺一分派，教魚貫而行，大家小心。徐慶這高興，他要在前頭。盧爺等一個跟著一個，看看臨近，徐慶這才看得明白，總是夜行人眼光，看著他們在樹林內，一個個探頭縮腦，呼哩往外一闖。徐三爺一看，是件詭事，實在的奇怪。若要問有甚麼奇異之事，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燒大寨 嘍兵得命上君山

西江月：

常言道的甚好，窮寇不可深追；追來追去惹是非，落得一時後悔。明槍尚能躲閃，暗箭容易吃虧；慢憑技藝逞雄威，前路埋伏可畏。

且說智爺與徐三爺，正講論著，起早了，怕遇見賊，正說之間，遇見了徐慶。說：我在前頭，我打發他們。看看臨近，見他們呼哩打樹林，躡將出來。徐三爺把刀一拉，那夥人撒腿就跑，一口同音嚷道：好山賊，意狠心毒，穩住了我們，又來殺我們來了。徐慶一聽山西的口音，徐慶有個偏心眼，遇見山西人有難，他念同鄉的分上，就要解救，故此往前一跑，大吼了一聲，說：你們是幹甚麼的？怎麼說我們是山寇？我們可不是山寇。你們到底是甚麼人？那夥人說：我們可不是山寇，我們是被山寇害的。徐慶說：你們是

怎麼被山寇害的？咱們是同鄉，我救你們，我叫徐慶，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徐三老爺就是我。那夥人說：我們打長沙府，馱來的少公子，教山賊劫上山去了。我們合他們要我們的那車輻駝子，你們劫人我不惱，橫豎是把我們的牲口給我們啊。他們趕著牲口上山，還要殺我們，同他們說好話央求他們，還不行呢！徐慶說：咳，咱們山西人，不央求人，央求人，挫了三老爺的銳氣。駝夫說：後來我們就罵上了。徐慶說：對！駝夫又說：我們一罵，他們拿刀就追。徐慶說：你們呢？駝夫說：我們就跑。徐慶說：跑甚麼？駝夫說：不跑不是熱決了嗎？大衆一看徐三爺話出來的利害，又聞名，全都跪下，求徐三老爺救命，給他們望山賊要牲口。駝子車輻，智爺過來一問，說：方才你們說，那個少公子？駝夫一提始末，由人教賊劫上山去，他們不給車輻，駝夫想著當官去告，走在此處，天晚不敢前進，又怕遇見歹人，在這樹林中待一夜，天亮再走，不料遇見衆位爺爺們，救命罷。智爺一聽，說：三哥大哥劫的，這不是外人哪，這是我們艾虎的把兄弟。一者沖著艾虎得救他，二則我想此處已離武昌不遠，沈仲元許在山上。盧爺說：有理。智爺又沖著駝夫說：你們大衆不用淨磕頭，你們前頭帶路，把我們帶到山口，你們堵著山口亂罵，駝夫說：不行，我們堵著山口一罵，他們全下來殺我們。智爺說：無妨，有我們呢。駝夫說：有你們，可就沒有我們了。徐慶說：你們只管這樣辦罷，你們去誘誘，我殺賊。駝夫說：我們把他罵出來，你們可出去呀，要不出去，就把老西害苦了。徐慶說：我們不能行出那樣事來，走罷。一個個往山們口亂跑，不多一時，到了山口，大家都曾在一處，教駝夫罵。駝夫跳著腳大罵，駝夫一罵，嘍兵就聽見了，說：還是昨日那一夥駝夫。下來十幾個嘍兵，拿著刀一威嚇。駝夫轉身就跑，說：可了不得，又來了，我的大爺。往兩邊裏一分。徐慶躡上去了，直是鬧著玩一樣，吶又吶，鬍鬚削瓜切菜一般，殺了幾個。那幾個回頭就跑。徐三爺就追，說：鼠寇毛賊慢走，你徐三老爺，今天務必把山寨擊成齋粉。智爺嚷別追了，別追了。徐三爺回來，仍是教駝夫亂罵，好王八兒的，該死的，山賊好好的把車輛牲口送下來，不然老爺殺上山去，殺你們個雞狗不留，你們就打算著會欺負老西，以爲老西無能爲，老西有能爲，正罵之間，忽聽山上唵唧唧一陣鑼響，沒等山賊嘍兵下來，老西就跑起來了。看看臨近，來了一家寨主，帶著數十名嘍兵，嘍兵一字排開，每人拿著兵器，有雙刀的，有單刀的。看這家寨主，身量不大甚高，橫寬，絲鬚帶，薄底靴，提著一口刀，身臨切近，大吼一聲：你們是那裏來的這些小輩？前來受死。徐三爺未會上去，早教龍酒躡將上去，刷的一聲，就是一刀。山賊躲過，緊跟著又是兩刀，又是一腳，從此往後，他把老招兒又施展出來了，三刀夾一腿，三刀一左腿，三刀一右腿，老是三刀一腿，不換樣子。慢說是個山賊，就是前套上花蝴蝶，教他砍

的也是手忙腳亂。兩個人沒分勝敗。姚猛在旁瞧著說：拿這小子，不用兩個人，你退下來交給我。龍滔往下一退，姚猛往上一蹶，亞回大鐵錘，雙手一搭，騎馬式一躡，在那邊一等，動也不動。過雲雕也不敢過去，不認得他這個招兒。按說錘打悠式，他這不是，他這是兩手搭著錘把，那邊一等。朋玉想著，教他過來先動手，按著武技學說，見招使招，見式使式，他不認的人家，這個招式，他就不敢先動手。這個使錘的，永遠不會先動手，兩個人對等著，等急了。姚猛說：你過來呀，小子。朋玉說：你過來罷，小子。姚猛說：你過來罷，我永遠不會先過去。朋玉一瞧，他就是個笨家子，也許甚麼不會，自己先給他一下試試。把刀一剝，瞧著不好，往回再抽，變換招式。焉知道刀離頂門不遠，竟自不躲，自來一坐腕子，用平生之力，要把姚猛劈個兩半。焉知姚猛膽有天來大小，眼光也真足，刀離著頂門有一寸多遠，雙手把錘往上一撩，就聽見噹哪，那口刀嘍的一聲，就騰空而起，待半天的工夫，才墜落下來。震的朋玉兩臂疼痛，撒腿就跑。連姚猛帶龍滔追趕下去。智爺喊叫：別追。這兩個那裏肯聽，苦苦的追趕，總打算著把他拿將回來。姚猛在前，龍滔在後。朋玉不敢往山上跑，他要往山上跑，怕的是把兩個人帶上山去，自可順著邊山，撲奔正北去了，真如同傷弓之鳥一般，帶了箭的獐鹿相似，恨不得肋生雙翅，緊跑緊追。朋玉會夜行術的工夫，這兩個身量高大，腿長步遠，卻是也追不上，可也離的不甚遠。究竟這兩個人氣量真足，跑上連喘都不喘。朋玉知道要不好，想了想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姚猛就瞧著他往前跑的好好的，往前一栽。姚猛往前一躡，掄錘就砸。那知道他一揚手，說著寶貝，就見黑忽忽一宗物，奔了面門，意欲擊閃，焉能那樣快。只聽見嘯吸一聲，正中面門。把姚猛嚇了一跳，也不知是甚麼物件，打在臉上，又不甚疼。後頭的龍滔跑得收不住，前頭的姚猛手捧著臉一蹬，兩個一碰，姚猛沒倒，龍滔反躺下了。朋玉是甚麼法寶，是脫下一隻靴子來，扔出來了，正中姚猛的面門。不然怎麼瞧著黑忽忽的一塊，打的不疼，可把姚猛嚇了一跳。又對著龍滔打他身上，一碰，栽了一筋斗。朋玉回身瞧見龍滔躺下，又沒有刀不能刺他，自可抱頭還是跑。姚猛說：你索性把那隻靴子，也祭出來罷。說完又趕。龍滔也就隨後趕下來了。又瞧著朋玉往前一栽，這同姚猛也就透著大意了。見他一回手，嗖一件暗器，打將出來。仗著姚猛身伶快，一歪身，原來是隻鏢。姚猛雖然躲過，嘴的一聲，正中龍滔肩頭。仗著一宗好，沖著姚猛打的，姚猛身軀，比龍滔高一尺，沖著姚猛脖頸打去，姚爺一閃，龍滔在後，又離著遠些，鏢也沒有那麼大氣力了，雖中在肩頭，也不甚要緊。遂將鏢拋棄於地，按了按傷處，說：哥哥在前頭，我在後，你瞧得見，我瞧不見，你躲得開，我躲不開。咱們兩個並肩追趕罷，別這麼一前一後了。二人復又追趕。朋玉是個渾人，他

竟會打暗器，他這暗器是自己出的主意，先扔靴子，使人無疑，後再打鏢，十中八九。想不到靴子打著姚猛，鏢倒沒打著。想著要再往外發暗器，又怕勞而無功。焉知曉他這一鏢，惹出禍來了。姚猛罵道：「山賊狗娘養的，打算著就是你會暗器，你瞧瞧二太爺的這個鏢子！說畢，沖著朋玉，嚙嚙打將出來，沒打著。打著人就不是這個聲音了，這嚙嚙是在山石上頭出來的聲音。再說暗器是暗打的，他這是直噴，我這裏有鐵鏢子，人家那有不防的。再者前番說過，他的鏢子有準，如今連打了五六鏢，也沒打著朋玉，此時是動手尋常是打著玩兒，那個坦然不動心，這個越愜越打不著人，故此白打了幾隻。二人追賊，一拐山灣，嘍咚一聲，兩個人一齊墜落下去。二人掉在坑中，不知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一回 龍姚追朋玉貪功受險 智化遇魏真奮勇傷刀

詩曰：豪情一見便開懷，談吐生風實壯哉。滾滾詞源如劍峽，須知老道是雄才。

其二：初逢乍會即相親，曠世豪情屬魏真。論劍論刀河倒瀉，更知道學有原因。

且說這龍滔、姚猛兩個，本是渾人，對著山賊也不明白。前頭已經說過，是賊都有他得力的地方，怕是遇見扎手的，或是官人，或是達官，或是真有能爲的人，他們抵敵不住，就把人帶到埋伏地方去了。埋伏之地，總在樹林深處，須備犂刀、窩刀，絆住繩，掃過棍、梅花坑、戰壕等，自要刨得深，上頭搭上蒲蓆，蓋上黃土，留下記認，不留下記認，帶路的就掉下去了。過雲離、朋玉爲甚麼不上山，順著邊山而跑呢？就爲把他們帶到埋伏裏頭去。鏢雖打出去了，打的人也不重，自己幾希乎沒中了人家的鏢子。咬牙切齒，憤恨之極，把他們帶入埋伏裏頭來了。兩個人自願貪功心盛，一拐山灣，足下一鞭，嘍咚就墜落下去了。兩個人生就的皮粗肉厚，骨壯筋足，雖摔了一下，不大要緊。爬起來，拿刀的拿刀，拿錘的拿錘，就往上跳，至遠跳了三尺多高，怎能跳得上，他們在底下亂罵。上頭過雲離，也是亂罵，說你們兩個人上來。姚猛說：你下來。朋玉是沒有兵器，忽然想了個主意，拿石頭往下砸，這兩個人就要吃苦。還是這句話，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自從朋玉那兵器一飛，嘍兵早就飛也相似，報到上邊分賊廳去。正是：賽地鼠韓良，伏在桌子上睡覺；玉面貓熊威陪著恩公說話。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嘍兵，報說：啓稟大寨主得知，大事不好了！山下原來是那些駝夫，勾來了許多人，實在扎手。頭一個與我家三寨主，未分勝負。又過來一個使錘的，與我家三寨主剛一交手，

就把三寨主刀磕飛。特來報知。大寨主一擺手，嘍兵未及退出，忽又進來一個嘍兵，報說：三寨主敗陣。熊威又一擺手，說：「恩公在此，替我看守山寨。待小弟出去看看，是甚麼人，早把施倭嚇的渾身亂戰，他本是官宦公子出身，幾時又給賊看過大寨，又怕有官人進來，把他拿去，渾身是口難以分辯，難免玉石皆焚。」單說玉面貓熊威掖衣襟，挽袖袂，拉出一口刀來，大寨主下山，又透著比三寨主有點威風了。鏗聲振振，出了寨柵門，到了平坦之地，正聽著烏八兒的，烏八兒的，老西那裏大罵呢！駝夫見嘍兵一露面，往兩邊一分，就跑去下去了。頭一個就是盧爺撞將上來，先把自己的鬚鬚挽起來，抖擻老精神，擺刀就刺。智爺在旁邊暗暗的誇獎。這家寨主與展南俠的品貌相似，再瞧這路刀，上下翻飛。本來盧爺的刀法就好，兩下並未答話，就戰在一處。穿山鼠徐三爺，怕大哥上了年歲，戰不過這家寨主，合山賊交手，也不論甚麼情理二字，按說可沒有兩個打一個的，但這是拿賊，那裏還論那些個。徐慶上去，熊威也不懼，這口刀，騰避躲閃得快，便往上就遞刀，還是緊手招兒。盧徐要是含糊一點，也就輸給他了。智爺是真愛熊威，自己又想著，正是用人之際，不如將他拿住，勸解他歸降，豈不又多添一個人想舉，也就贖上去了。將刀一亮，說：「山賊休走。」忽然打半山腰中飛下一個人來，智爺以為就是他們的夥計，也就不奔熊威去了，他也並沒看明白是甚麼人，他就瞧著穿一身白亮亮的短衣襟，又是空著手兒，剛一腳踏實地，智爺隨用了個劈山式，這刀就砍下去了。見那人往旁邊一閃，回手就把二刃雙鋒寶劍亮將出來，蓋著智爺的刀，就聽見唵啞的一聲，就把智爺的刀，削為兩段。把智爺嚇的是膽裂魂飛。緊跟著用了個白蛇吐信，直奔智爺的脖頸而來。智爺焉能躲閃，就把雙睛一閉等死。就聽半懸空中，說：「魏道爺使不得，是自家，是自家，說得遲，那時可快呀。」魏道爺就把寶劍一搯，智爺就得了活命。原來雲中鶴，北俠邊邊山撲奔寨柵門而來，只見離寨柵門不遠，聽鏗聲振振，望見是玉面貓熊威出來，下面有山西人叫罵。雲中鶴同著北俠，就不奔寨柵門了，找著山邊的道路要下去，未能到下面，就看著他們交手。先一人，後又上來了一個，轉瞬又上來一個，共是三個人，與一個人交手，難以爲情。雲中鶴急了，也並沒有合北俠商量，自己就贖將下來，削了智爺的刀，把寶劍跟將進去要殺。聽北俠一喊道：「道爺把劍往回一抽，念了聲無量佛。北俠也就贖將下來。那邊的玉面貓，教徐三爺踢了個筋斗，也教北俠攔住，說：「自家人，休得如此。」盧爺阻住徐慶不殺他。彼此湊在一處，惟獨智爺扔了自己的刀，把魏真上下打量了打量，聽他念了聲無量佛，見他是個老道，自己暗暗一忖度，別是雲中鶴罷。北俠叫道：「大家見兒，又與魏真見兒，見盧大爺。」又說：「徐三爺，你們二位不認得麼？」徐三爺說：「沒見過，這位道爺是誰？」北俠笑道：「三

弟！你們要不認得，可就叫人恥笑了，這就是徐賢姪的師傅；三弟！你還沒見過面哪。徐三爺一聽，說：原來你就是魏道爺呀，我可疏忽了。見過家信，我也知道小子與道爺學本領，聽說小子與你一樣，一點兒也不差，你也一點兒沒藏私，好小子，真有你的，難得你們都一個樣。北俠說：三弟！你說的是甚麼話呀？全連了宗了，魏道爺一聽，真不錯，我們都成了你的兒子了。智爺說：道爺你別聽他的。我三哥夢著甚麼，說甚麼。徐三爺與老道行了一個禮，說：親家，你別怪我，我說話一點準頭沒有，我是個渾人。魏道爺又是氣，又是笑，怪不得他們家裏，說過三爺是個渾人。又有大家在旁，說了徐三爺一頓。魏道爺有北俠與智爺、盧爺、史雲等，眾人見了一番禮。盧爺又把胡列叫來，給大眾行禮。道爺又與熊威合北俠、智爺等，大家見了見禮。熊威問道：兄長怎麼認得列位？道爺回答：也是路遇，提起來才知不是外人。熊威說：既不是外人，請到山，有甚麼話慢慢的細講。智爺說：這也都不是外人，我們那裏兩個人，追下你們一個人去了，你們派一個人，我也派一個人，好與他們送一信。熊威點頭，叫來了一個嘍兵頭目。盧爺也把胡列叫過來，說道：你二人，快去迎接追下去的二人，叫他們千萬不可動手，就說都是自家人。兩個人答應而去。眾人上山，看了看已到寨柵門，就遇見南俠、雙俠二人。雲中鶴與玉面貓、熊威與他們三位見過了禮，對敘了些言語，不必細表。丁二爺說：這個後山敢是不近哪。一找徐慶，不知去向。原來是被那些駝夫，將他截住了，說道：三老爺！你給我們要牲口車轎，怎麼樣？三爺說：跟著我上山去，跟他們要去。駝夫說：我們不敢上山。徐慶說：有了我！駝夫不敢來，三爺又把熊威叫住：你作件好事罷，把他們那駝子車轎，給他們罷。熊威說：那個駝子車轎，我不能不給他們。再說那是我的恩人的東西，焉有不給之理。徐慶說：你們還怕甚麼？駝夫方敢上來，還是半信半疑，仗著膽子，上來到了上邊。熊威吩咐嘍兵，待承駝夫酒飯。駝夫這才將心放下，信以為實，準知道並沒害他們的意了。少刻間進了分賊廳，施俊正在那裏害怕呢。一見他們回來，這才放心。又見進來許多的人，智爺先過來見施俊，先把自己的事情說明。施俊趕著行了禮，說是智叔父麼？智爺與北俠等，都見過了禮，這才彼此大家謙讓坐位。施俊再也不肯上坐。卻是何故？只因都是盟弟的叔叔伯父，他如何敢坐上座？讓了半天，大家按次序而坐，殘席撤去，從新另換了一桌。大家彼此正要用酒，忽然間大漢龍潛、姚猛、過雲、雕朋、玉進來，連胡列一同進來了。嘍兵歸汛地去了。原來龍潛、姚猛正在坑中，朋玉拿石頭亂砸，倒不要緊，他們也好在裏頭躲閃，好者姚猛皮糙肉厚的地方，打上幾下，也不要緊。朋玉在外頭，打不死這兩個人，很著急，一點法子沒有。忽然急中生巧，想起一個主意來了。渾人原來也有個渾法子，自己到了南邊，揀了一塊石頭，約有

三四百斤重，用平生之力，把一塊石頭，運過來了，運到坑沿，答訕著說話，想著把他們二個人，誑在坑沿這邊來，總然碰不死兩個，也碰死一個，那可就好辦了。他把石頭放下，奔到坑沿，答訕著與他二人說話。叫道：兩個小子，我勸你們一件事，你們願意不願意？龍滔說：好矮小子，你勸我們甚麼事？朋玉說：你過來，我告訴你。龍滔說：你把我誑過去，要拿石頭打我們。朋玉一拍巴掌說：你看我有石頭沒有？我勸你們歸了我們夾峯山罷！我是喜歡你們兩個，如不然，山上嘍兵一到，就要了你們兩個的命了。龍滔聽出便宜來，說：你教我們降你們，把我們拉上去。朋玉說：你二人準降，我就把你們拉上來。龍滔說：我們準降，拉我們上去罷。朋玉說：等著我解帶子。朋玉一轉臉，將石頭搬起來，照他二人頭頂上正要打下。也是活該龍滔姚猛兩個人命不該絕，五行有救，要是胡列與嘍兵晚來一步，總然不死，也得碰個骨斷筋折。忽聽背後喊聲振耳，回頭一看，只見是胡列與嘍兵，急急跑到。口內說：寨主爺，休傷他二人的性命，是一家之人，大寨主有令，不教動手。到了面前，叫胡列與朋玉見了一見，嘍兵對著朋玉學說：他們大寨主的事情。胡列對著坑內學說了一遍。然後胡列將帶子解下來，先把龍滔救將上來。又扔下帶子去，龍滔與胡列兩個人，把姚猛提將上來。胡列叫龍滔、姚猛與朋玉見了見禮，以後三人說道：不打不相交。這三個人真相親近，不必細表。一路上檢刀拾槍，依舊路而回，來到寨門，進了寨柵門，到了分賊廳。朋玉與眾位見過，彼此對施一禮，也就落坐。智爺叫龍滔、姚猛與魏真見禮，又與大寨主見了一見。見畢，雲中鶴說：你們幾位在此更好，貧道有件事，奉懇眾位。智爺說：有話請講。魏真說：我這三個盟弟，情願棄暗投明，改邪歸正，求你們幾位作個引見之人。大家連點頭，說：使得使得。智爺說：我們大眾與白五老爺報仇，打算請道爺出去，一力相助，不知道道爺肯從不肯？魏真道：無量佛。徐慶說：不用念佛了，親家你總得出去，沒有你不行！忽聽打外面躡進一人，撲咚撲倒在地。眾人一看，好不詫異。若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一百二回 北俠請老道破網 韓良洩大人機關

西江月：

最喜快人快語，說話全無隱藏，待人一片熱心腸，不會當面撒謊。  
三國桓侯第一，梁山李逵最強，夾峯山上遇韓良，真是直截了當。

且說大家正在各說其事的時節，北俠說：你們路上看見的甚麼事情？智爺將他們路上，見的事情說明，就問施俊的來歷根

由施俊就把他家裏天倫染病，攜眷歸固始縣的話，說了一遍。施俊又打聽了兄弟艾虎正說話之間，忽然打外邊進來一人，嘖嘖爬倒在地。衆人一睜一怔，南俠、智化等皆不認得。見嘖兵過去，趕將此人扶將起來，揮了揮身上的塵垢，也就在這邊坐了。再哨玉面貓熊威、過雲、鵬朋、玉，羞的面紅過耳。就見他說：哥哥，新來了這些人，也不給我見一見，都是誰呀？後來玉面貓說：賢弟！你今天多貪了幾杯，明天早起再見罷，你仍然在外面歇息去罷。賽地鼠、韓良，那裏肯聽，雖然他坐在那裏，還是身軀亂幌，他總說他沒醉。一回頭瞧著他，就是龍酒、姚猛、史雲，隨即問：你們幾位大哥，是打那裏上那裏去呀？這渾人不管問甚麼，有甚麼說甚麼。龍酒等說：打襄陽上武昌。賽地鼠、韓良，哈哈一笑，說：你們上武昌幹甚麼？回答說：我們上大人那裏去，給大人請安去。醉鬼一笑說：你們說別的還可以，要說給大人請安去，這話不信，大人準……說到這準字，往下還沒說出來，就教熊威接過去了。說你糊糊塗塗的，還不外頭睡覺去，還要說些甚麼？過雲、鵬朋、玉說：你睡覺去罷，二哥哥別胡噴了。智爺早已聽出，十有八九，內中有事。說：寨主不必攔他，我們倒對脾氣，我要同著這位哥哥談談。一回頭叫龍酒這邊坐著，他倒走到那裏去了。玉面貓、熊威說：千萬可別聽他的話，他是個瘋子，不用聽他的。智爺說：不用管我們的閒事，沖著韓良又說：兄弟也沒有我歲數大，韓良說：差不多著的呢！你是哥哥。智爺說：這咱們就在一塊作官了。韓良說：甚麼？智爺說：已說明白了，你們棄暗投明，改邪歸正，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保舉你們作官。韓良說：教甚麼人去提說？智爺說：見大人。韓良說：大人在那裏？智爺說：在武昌府。韓良說：武昌府有大人嗎？就見玉面貓顏色都變了，說：可別聽他的，他喝的大醉，又是個瘋子。又說：二弟還要說些甚麼？智爺說：我已經說你不用管呢！憑他說出甚麼話來，與你無干。方才這位賢弟說的話有因，我索性說罷，我們把大人丟了，我們各處尋找大人呢！既是這位賢弟知道的確，只管說出來，知情舉者，可免一身無禍，你只管說罷。雲中鶴在旁說：這個事，怎麼連我都不知呢？北俠暗想：黑狐狸精真有道兒。大家催著說。賽地鼠、韓良可就說：你們丟了大人，知道甚麼人盜去？不知智爺說：我們知道是沈仲元。韓良說：對。智爺說：我們可不知他把大人盜在甚麼地方去了？韓良說：在我們這住了一夜，他姑母，他表妹，都在後頭，跟我嫂嫂同住著。車上拉著大人，他們如今上長沙府、朱家莊。那有弟兄二人，一個叫朱文，一個叫朱德。方才你們說見大人，那有大人呢？玉面貓說：好，你知道的，真不錯！衆位老爺們，我們都該著甚麼罪過，與盜大人的結交來往？智爺說：大宋的規矩，家無全犯，兒作的兒當，爺作的爺當，除非你們幫著助手，那就沒的說了。這既然有了下落，咱們誰去迎請大人？北俠說：我去。南俠說：我也去。雙俠、智爺全



去過雲鵬朋玉說：你們認得嗎？智爺說：我們到那裏去打聽罷。過雲鵬朋玉說：我跟你們去，我帶路。盧爺說：我也還要去呢！智爺說：你們不用去，去些人幹甚麼？盧爺說：我們在武昌府等。智爺說：對了，你們在武昌府候等。智爺又沖著寨主說：這幾個嘍兵，熊爺問他們怎麼樣？隨即叫到問明衆人，一口同音說：全都願意，棄了高山，跟隨大人當差，懇求老爺們指一條明路。智爺告訴熊威說：君山如今受了招安了，把嘍兵打發那裏去，等著萬歲爺有旨的時節，俱是吃糧當差。熊威大喜。智爺叫拿文房四寶寫了書信，交與熊威說：你們二位，拿著書信，攜著寶眷，撲奔君山。君山後面，也有女眷，叫鍾大哥，把你寶眷安置妥當，你們就在那裏聽我們的消息。我們要到了襄陽之時，必要去請你們去。魏道爺的事，咱們是一言爲定了。道爺說：白日之時，穿著這一身衣服，也實在是難，你們打發個人，在我廟內把我道袍取來。熊威打發嘍兵，到三清觀去取道袍，隨即把錦箋帶來，等取道袍穿上，就不細表了。施公子也等第二天，還是教駝夫拾轎車輛，駝子起身。金氏辭別後寨的夫人，費了後寨婆子丫鬢。後寨夫人費了金氏的婆子丫鬢銀兩。二人拜爲乾姊妹，從此洒淚而別，到外邊上了駝轎車輛。施俊在前邊，辭別大眾。熊威附著施俊走，總有些個放心不下，對大眾說：我恩公這一走，前面還有幾座山，如今都有許多強人，萬一有失，如何是好？智爺說：不然，熊賢弟你就送他去，教韓賢弟他們，同嘍兵保護嫂嫂，亦未爲不可。熊威說：我二弟糊塗，倘若到了君山，說的不明，又怕教鍾寨主挑唆，賽地鼠、韓良說：不然，我保著恩公去，你嫌我說不明白。雲中鶴說：這倒使得。智爺也說：使得。韓良自己拔了刀，拿了銀兩，辭別大眾，保著施公子一同起身。然後雲中鶴說：咱們到武昌府再會，我要先走了。鑽天鼠盧方、穿山鼠徐慶、大漢龍潘、姚猛、史雲、胡列一同起身，辭別大眾，道到武昌府見衆人，並不往外相送。嘍兵頭目，大家拾奪包裹等等，用駝馬、驢牛馱著，也是雇來的駝轎，教夫人坐上。先打發嘍兵頭目，陸陸續續下山去了。粗糲東西，一概不要。大家一議論，放火燒山，頃刻間，烈焰飛騰，北俠、智化、南俠、雙俠，過雲鵬朋玉撲奔長沙府。熊爺保護著家眷上君山，再說賽地鼠韓良，保護著施俊上固始縣，走不甚遠，就見前面一帶樹林，穿林而過，有幾人打樹林裏出來，還是書童，眼快，說相公爺，那不是艾二相公嗎？施俊一瞧，何嘗不是，頭一個就是艾虎，還有徐良、胡小記、喬賓。他們辦完了尼姑庵的事情，曉行夜住，正走在此處，忽見前面來了一羣駝子、駝轎、馬、匹，見馬上的相公，下了坐騎。艾虎一瞧，是施大哥，告訴徐良、胡小記、喬賓說：是我盟兄。過來與施俊磕頭問好，遂說：我有幾個朋友，來給見一見。這是陷空島我徐三叔跟前的，也是行三，叫徐良，外號人稱山西雁，是我們盟兄。這是施公子，叫施俊，也是我盟兄。你們二位見見，彼此對說。

了些謙虛話。這是我盟兄胡小記，喬賓，彼此一見。施公子又把韓良叫過來，與艾虎四人也見了一見。艾爺又過去打駝轎上，見了見嫂嫂。前邊有個鎮店，彼此俱在此處住下。到店中住了五間上房，五間南房。五間上房住了金氏丫鬟等。五間南房，施公子與小爺居住。配房從八居住。駝夫等俱住外邊。在店中打臉水洗臉，烹茶，用晚飯。艾虎問施俊從何而至。施俊就把家中天倫染病，打長沙府回家，路過夾峯山被捉，又遇見大眾等人說了一遍。徐良一聽，原來自己的師傅，三清觀離此不遠，要往三清觀見他師傅去。施俊說也起身，上武昌府去了。徐良說大人有了下落，也就好辦了。大概我師傅也是找大人去。施俊說大概也是徐良說，咱們大家也上武昌府罷。施俊沖著艾虎說：艾賢弟，有件事我打算奉懇。艾虎說：咱們哥兩個，怎麼說出奉懇二字來了？甚麼事？哥哥說罷。施俊說：韓兄他們大眾，本是奔君山，又怕我道路上有失，賢弟若要無事，你同著我們走上一趟。何如？艾虎連連點頭，使得使得。一夜晚景不提。次日給了店錢飯錢，徐良、胡爺、喬爺、奔武昌。韓良追熊威奔君山。艾虎保著施俊路過臥牛山，一段熱鬧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回 力舉雙獸世間少有 爲搶一驢遭打人多

西江月：爲人居在鄉里，第一和睦爲先，謙恭下氣好周旋，何至落人恨怨。才與東鄰爭氣，又同西舍揮拳，強梁霸道惡沖天，到底必遭災難。

且說艾虎保著施俊，撲奔固始縣，暫且不去。單說蔣四爺，同著柳青找大人，撲奔娃娃谷。一者找大人，二來找他師娘。離了晨起，望直奔娃娃谷，離晨起望不遠，還是君山的邊山呢。就見山坡上有一個小孩子，長的古怪，身不滿五尺，一腦袋的黃頭髮，身上穿著藍布襖，藍布褲子，赤著雙足，穿著兩只藍靛鞋，生的面黃肌瘦，兩道立眉，一雙圓目，兩額高，雙腮窪，鷹鼻尖嘴，梳著雙抓髻，腰中插著個打牛皮鞭子。山坡上約有數十隻牛，黑白黃顏色不等，也有花的。只見有兩頭牛，嘯的一聲，往一處一撞，原來是二牛相爭，頭碰頭，嘯嘯的亂響，角攪角，也是嘎楞嘎楞亂響。蔣爺說：老柳不好哩，那個病孩子要死。柳青一看，這個小孩子過去，往兩個牛當中一插雙手，揪著兩個牛角，說：算了罷，兩小廝瞧我罷。蔣爺看著瘦小枯乾的一個瘦弱的孩子，那莽牛有多大膂力，常說牛大的力量。說：這個病孩子，就是自己夾在當中，也不是耍的好奇怪。這孩子揪住了牛角，那牛眼睛睜圓，吡吡的亂叫。

乾用力撞不到一處。這孩子就說：你們要不聽話，我要打你們了。蔣爺說：這個孩子的膂力，可實無考較了，老柳哇！你看，似乎這兩個牛，你能支持的住麼？柳青說：不行，我可沒有那麼大膂力。這孩子真怪，怎麼這麼大膂力呢？蔣爺說：可不知此子是甚麼人家的。此子日後必然不凡。如果真要是像韓天錦那個樣子，也不足爲奇，這是真瘦真有力氣，這可是神力。我要有工夫，我真問問這孩子去，在那裏居住？叫何名姓？柳爺說：誰管那些事情，走我們的罷。蔣爺隨即點頭。兩個人也就走了。走不甚遠，穿了一個鎮店過去，此地方卻是南北的大街，東西的鋪戶，正走在北頭，見一個人騎著馬，有十八九歲，歪戴著翠藍武生巾，閃披著翠藍英雄氅，薄底快靴，手中拿定打馬鞭，面賽窗戶紙，青中帶白，白中帶青，五官略透著清秀。後頭有幾個從人，都是歪戴著箍巾，閃披著衣裳，俱在二十來歲，跟著馬亂跑。迎面吆喝走路之人，說：別撞著，我們少爺來了。街上人俱都閃開。可巧由小巷口，出來了一個小孩子，拉著一匹大黑驢，粉粉眼，四個銀蹄子。一眼就被這個武生相公看見了，回過頭來，叫了一聲：孩子們，好一個驢呀！給大爺搶過來。答應一聲，許多從人，過去攔住路口，說：小子站住，把我們這驢還我們罷！那個孩子說：惡甚麼要給你們？這許多的惡奴過去，不容分說，伸手就將驢拉過來了。那個小孩子說：搶我呀！惡奴說：我們的驢丟了一個多月，你還敢拉出來，我們大爺積德，不然就拿你送到官府內當賊治你了。那個孩子那裏肯給，架不住這邊人多，上去就是一個嘴巴，又過來幾個惡奴，就有拉腿的，就有擰胳膊的，七手八腳打了一頓。這孩子是直哭直喊，說：衆位行路的救人哪！蔣爺將要過去，再說蔣爺行俠作義的，天生就俠肝義膽，如何見得這個光景。忽見山南往北來了數十頭牛，嘩嘩咧咧的趕著牛，牛上騎著三個小孩子，內中就有一個瘦孩子。這個拉驢的一眼看見了，說：少大爺，有人搶我們的驢哪！那個孩子就下牛背來，說話還是個大舌頭，說：誰敢搶我們的驢？他可不要腦袋了。那孩子說：你快來罷，他們要搶著跑了。蔣爺就知道奪驢的這個苦，可要吃了就不小哇。他回頭告訴那人，趕著牛走過去了。他自己緊走幾步，趕上衆惡奴，伸手一把拉住，就聽見撲咚撲咚的，躺下了好幾個。他叫著那個拉驢的孩子，說：你拉著回家，不要告訴爹爹。那幾個躺下的爬起來，就告訴那個騎馬的去了，說：大爺看見了沒有？那瘦小子來了，敢是他們家的驢，馬上那個人說：他們的驢，教他們家拉去了罷，這可不好意思的要了。上輩都有交情，怎麼好意思爲一個毛團變臉。走罷走罷，爲是當著瞧熱鬧的，弄個巧兒好走。焉知曉那個瘦孩子不答應，過來把馬一擋，說：小子，你爲甚麼說我們的驢？馬上的人說：兄弟，底下話沒說，那瘦孩子說：誰是你兄弟？我是你爺爺。那人說：別玩笑，我們上輩都有交情。瘦孩子說：今

天你不叫我爺爺，不教你過去。馬上的那人真急了，一橫心想著，要了他的命罷，用力一抽馬，那馬往前一蹶，就沖著這個瘦孩子去了。蔣爺一啣，就知道他躲閃不開。就聽吧的一聲，蔣爺倒樂了。原來是沖著他一蹶，他用左手，沖著馬的眼睛一觸，馬往外一撥頭，他右手沖著馬脖子吧的一聲，那馬嘶溜溜一叫喚，馬脖子教他打歪了。沖著馬的膝寸子，橫著踹了他一腳，馬嘍咚栽倒，就把那人由馬上摔下，偏偏腿又叫馬壓住。瘦孩子去一把抓住騎馬的後領。蔣爺知道那個小孩子的力量不小，過去一牽，準能把騎馬的打死。怎奈這馬上摔下來的那個人，倒不生氣，反苦苦哀告，聲聲求饒，兄弟長，哥哥短，說了無數的好話。那個孩子說：非得叫我爺爺，我方饒恕與你。這個也好，就叫了他兩聲爺爺。才說便宜你，以後別訛爺爺的驢了。從人過來，揪著馬的脖子，把那人腿才抽出來，一蹶一顛，走到鋪子門首，找了個坐位坐下，只在那裏生氣。那個馬也是不能走哩。又見啣熱鬧的，圍著紛紛議論。柳爺說：我們是走，我們是住在這裏。蔣爺說：我要住在這裏，我要管這個閒事。依我料此事，絕不能善罷干休，必有後患。可惜我們又沒有工夫。柳爺說：我們走罷，天氣可不好哇，大雨來了。果然二人行不到二里之遙，天就陰雲密布。蔣爺說：快走罷，天不好。又走了不遠，點點滴滴，雨就落下來了。只見道北有一座廣梁大門，暫避一避，打算著要不住雨時節，就在這家借宿一宵。正在此處盤算，猛見打裏頭出來一位老者，年紀六旬開外，頭戴杏黃員外方巾，身穿上絹大氅，面如紫玉，花白鬚鬚，後面跟著兩個從人。卻說蔣爺性情，到處是和氣的，問道：老員外爺在家裏哪，我們是走路，天氣不好，暫且在此避一避。員外一笑，說：這算甚麼要緊的事呢？裏邊有的是房屋，請二位到裏邊避一避罷。蔣爺說：我們不敢打攪。員外一定望裏讓。蔣爺合柳爺就答誦著，謝了一謝，隨著員外就進來了。一拐四扇屏風，一溜南房，啓簾來到屋中，叫從人獻上茶來。蔣爺心內暗道：別看人家雖是鄉村居住，很有點樣式。又有個外書房，屋裏頭幽雅沈靜。架兒上堆滿書史，分賓主落坐。員外問二位貴姓高名，尊鄉何處？柳爺說：在下鳳陽府五柳溝人氏，姓柳，單名一個青字。蔣爺說：小可姓蔣，名字是澤長。那員外一聽，慌忙站起身來，說：原來是貴客臨門，失敬失敬。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請二位到裏邊坐。又從新謙恭一會，隨著又到了裏邊廳房，叫從人獻茶。蔣爺請問員外貴姓？員外說：小可姓魯，單名一個遞字。蔣爺說：怎麼認識小可？員外說：久仰大名，只恨無緣相會。我提個朋友，二位俱都認識。蔣爺說：那一位魯員外？說此人在遼東作過一任副總鎮，均州臥虎溝的人氏，人稱鐵臂熊。蔣爺說：那是我沙大哥。員外認識。員外說：我們一同辭的官。蔣爺說：我亦提兩位，大概你也認識。魯員外說：是誰呢？蔣爺說：石萬魁，尚均義。魯員外說：那是我兩個盟兄，俱

已辭官了，到如今直不知道他們飄流在何處？吩咐一聲擺酒。蔣爺說：來此不當叨擾。員外說：酒飯俱是現成，這有何妨？還有大事相求呢！真是個使家，不多一時，擺列杯盤，不必細表。酒過三巡，慢慢談話。蔣爺說：方才大哥說有用小弟的所在，不知是何事？見委魯員外說：四老爺有幾位門人，蔣爺說：一位沒有。魯員外說：我有個小兒，實在愚昧不堪，懇求四老爺教導於他。四爺說：那有何難？只是一件，我的本領不佳。員外說：你不必太謙了。蔣爺說：何不請來一見？員外吩咐家人說：把公子叫來。家人答應一聲，不多一時，從外邊走進一人。蔣爺一看，就是一怔，卻是何故？這就是方才力分雙牛的那個小孩子。員外叫過來，說：給你蔣四叔行禮。見他作了一個揖，員外大怒說：你連磕頭都不會了！這才復又跪下磕頭。蔣爺伸手一攙，說：賢姪請起。魯員外又教他與柳爺行禮，說是你柳叔父。柳爺伸手扶起。蔣爺說：賢姪叫甚麼名字？就看他特特了半天，也沒有說清楚了。蔣爺暗笑，我要收這樣一個徒弟，可教人說我把機靈佔絕了。員外在旁，見他說話唧吧，只氣的要打他。蔣爺把他攔住，還是員外說：他叫魯士杰。到後套，小五義上，小四杰出世，四個人各有所長的本事，下文再表。單言蔣爺，見他站在一旁，却又把衣服更換了，不像那放牛的打扮了。蔣爺說：方才我這個賢姪，在外頭闖了個禍，大哥可知道麼？這一句話不大要緊，魯士杰一旁聽見，顏色改變，嚇得渾身發抖。員外問：士杰，你外邊闖下甚麼禍了？士杰那裏肯說。蔣爺一想，很覺著後悔，說：大哥別責備他，一責備他，小弟臉上不好看了。員外說：到底是甚麼事，要教他說明，我絕不責備他。蔣爺說：這事可怨不得他，讓我替他說明罷。士杰說：四叔叔，你不用說，說了我就要挨打。蔣爺說：我給你說，焉能教你挨打？蔣爺就把奪驢之事，對著魯員外細說了一遍。員外一怔，說：可不好，這個人家可不是好惹的，既然惹著他們少爺，大概不能干休善罷。蔣爺說：他們是何許人物？員外說：大概是個賊。蔣爺說：那還怕他，倚官倚私。倚官我是皇家御前水旱帶刀四品護衛之職，這是倚官辦。倚私辦別看我沒有文書護衛之職，應當捕盜拿賊。這個人姓甚麼？叫甚麼？他是怎麼回事？哥哥你說罷。員外說：此人就住在我這東邊，我們這村子，就叫魯家村，我們這個姓甚多，他們住東魯家村，我們這住的叫西魯家村。蔣爺說：他們是姓魯？魯爺說：不姓魯，他們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叫閃電手。蔣爺說：他這外號就是賊，難道他還敢任意胡為不成？員外說：他倒不任意胡為，他這兩個妻子可惡。蔣爺問：他這兩個妻子也有本事，別是女賊罷？員外說是兩個跑馬賣解的姑娘，一個叫喜鸞，皆因范天保有錢，人家本不賣，指著他掙錢，他給人家金銀財寶，應著明媒正娶，這才娶過來了。過門之後，就養了一個兒子，叫范榮華，小名叫大狼兒。後來又一個跑馬賣藝的，也有一個女兒，他又看上了。

這個可是二房，這個叫喜鳳。花費多少銀子金子，應著老頭老婆養老送終，也在他們家裏住著，不出去賣藝去。大狼兒到了十六七歲，就戲弄鄰家的婦女，就叫人苦打了一頓。當日晚間，那家被殺一兩個人。左近的地方，無頭的案不少哪，官人在他門口栽樁，總沒破過案。對著他父親，衙門裏頭又熟。今日我們家的孩子，打了他們家的孩子，他豈肯善罷干休，今晚間必來。一回黃叫著士杰說：我年過六旬，就是你一個，倘若被他們暗算了，你叫爲父是怎麼樣過法？士杰說：特特爹哇，他們來，我擰掉他們的腦筋腦袋。蔣爺說：他們今夜晚，要是不來，是他們的造化；他們要是今夜晚來的時節，有我同我柳賢弟，將他拿住，或是結果他的性命，以去後患，也給此一方除害。柳爺答言說：連我都聽著不服，真要有此事，咱們還不如找他家裏去呢。蔣爺說：那事也不妥，他不找我們來便罷，他若是找了我們來，那可就說不得了，結果了他的性命。魯員外又問：這個徒弟，你不要不要哇？蔣爺說：怎麼不要呢？好意思不要罷？員外叫士杰：還不過去磕頭！士杰真就立刻爬倒地下，咕咚咕咚磕了一路頭，也不知道磕了多少頭。員外說：四弟，這可是你的徒弟了？蔣爺說：我這個徒弟，你要打算著教的他，像我這麼機靈不成呢。員外說：還用像你，只要你教他稍微明白點就得了。這也是閒言，書中不必多表。說話之間，天已不早，就在廂房內安歇。員外要陪著二位，也在廂房內作伴。蔣爺不教說：你今天先在後面罷，萬一後面有點動靜呢，也好給我二人送一信。魯員外也就點頭後邊去了，囑咐了女眷們，把門戶關閉嚴緊，若有甚麼動靜，急速喊叫，不可錯語。書不重敘，天交三鼓，外邊一響，蔣柳二位出來拿賊。要知怎樣拿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四回 翻江鼠奮勇拿喜鸞 白面判努力追喜鳳

西江月：

自來治家有道，不可縱子爲凶，婦人之言不可聽，勸著吃虧爲正。日日爲非做歹，朝朝任意欺凌，不思天理學公平，難保一家性命。

且說魯員外歸後安歇，保護著他的家眷，那屋裏要有甚麼動靜，就教他們喊嚷，不可出來，把家人也都囑咐好了，都預備下燈火兵器。蔣爺打洪澤湖丟了分水嶼眉刺，永不帶兵器，無拘那裏，用著時候現借，十八般兵刃，那樣都行。今夜晚間與員外借了一口刀。一問士杰甚麼也不會，問他難道說沒有跟著家裏學過嗎？他說學過了五天，挨了十一頓打，就不教了。緣故是頭天

學了，二天忘，二天白日學的，晚晌忘，一忘就打，末天晚晌，挨了兩頓打，員外一賭氣子不教了。下文書蔣爺教他八手錘，外號叫賽玄霸，成了一輩子名，這是後話，暫且不表。晚間囑咐明白，別管有甚麼事，不許他出去。他是渾孩子，初鼓後躺下就睡了。天有二鼓，蔣爺與柳青拾奪利器，挑上刀吹滅燈燭，閉上門盤膝而坐，閉目合睛，吸氣靜養，等著捉賊。天到三鼓，忽聽院落叢中，噯啞一聲，就知道是間路石的聲音。兩個人觀窗櫺小月牙孔，往外一睜，由東邊卡子牆，著刷下來了一條黑影。蔣爺拿胳膊一拐，柳爺悄悄的把門一開，把刀亮將出來，看準了是那女賊。蔣爺在柳爺耳邊，告訴他一套言語。柳爺點頭，正對著女賊，要奔窗戶這裏窺探，迎面躡將上來，就是一刀，那個女賊，真利便好快，直是折了個反觔斗相似，就到當院叢中了。雖是晚晌，柳爺眼光兒，也是看的頂明白，一塊青絹帕，把髮髻箍了個挺緊，穿著一件綁身的青小襖，青汗巾子煞腰，青中衣，窄窄的金蓮，蹬著軟底的弓鞋，並沒戴著釵環，粉白的臉面，必是蛾眉杏眼，背後插刀，腰間咕咕囊囊有個囊，可又不是鏢囊。一個反觔斗，躡在當院。柳爺一個箭步，跟上又是一刀。女賊也把刀拉將出來，由此交手。此時天已不下雨了，滿天星斗。柳爺暗暗誇獎，女賊三寸金蓮，躡進的眞快，刀刀近手，神出鬼入。柳爺本領也不弱。女賊終是膽怯，怕柳爺叫人，人要多，他走著就費事了。虛砍一刀，往下就敗，直奔東牆而來。柳爺一追，女賊一回手，叭一流星錘。柳爺看見是暗器，要想閃身躲開，已來不及，嘸一聲正中肩頭。柳爺噯啞把身子往下一蹲。女賊把流星往回一收，用手抓住，躡上牆頭，往下一飄身子。旬就是一刀，女賊噯啞嘆一聲，由牆上摔將下來。原來是蔣四爺與柳爺耳邊，說了幾句話，就是這個言語。不然，怎麼柳爺動手，蔣四爺不見呢？蔣爺預先躡出牆外，在那裏蹲著等他，而且知道打那裏進去，必是打那裏出來，預先就在那女賊進去的地方一等。等他往牆頭一躡，蔣爺就看見了他，往下一飄身，蔣爺往上一起，一反手叭就一刀背，刀背正打在迎面骨上，漫說是個女賊，就是男賊，也禁受不住。這還是蔣爺有恩典，拿刀背打的，要是拿刀刃一砍，雙腿皆折。把他打下牆來，蔣爺喊：拿住了。柳爺也躡出來了，雖然肩頭上，受了他一流星錘，打的不重，又是左肩頭。柳青飄身下牆，問四哥：麼麼還不捆蔣爺總行俠義的，最不要捆婦女，再說要是四馬攢蹄，總得搭胳膊擰腿。四爺這是把他打下牆來，用腳將他刀踢飛，在旁邊蹲著看著，一者女賊沒刀，就不要緊了，二來腿帶重傷，往起來一站，嘆咚一輪，往起來一站，嘆咚一輪。不多時柳爺就出來了。蔣爺就教他捆人。柳爺把他恨入切骨，搭胳膊擰腿，就把他捆將起來，提溜著由垂花門而入，那日晚間，蔣爺的主意，不教圍垂花門，直奔上房。柳爺把他提溜在屋中，他是苦苦求饒。柳爺索性撕衣襟，把他口中

塞住，仍然把門帶上。柳青說：「四哥！我還受了他的傷了哪？」蔣爺說：「你受了甚麼傷了？」柳爺說：「他一敗，我一追，受了他一流星。」蔣爺說：「在甚麼地方？」柳爺說：「在左肩頭上。」聽著院裏咳嗽一聲，原來是魯員外交三鼓之後，那裏睡得著，自己拾奪利落衣襟，預備下刀索，沒甚麼動靜，自己出來走到院中，咳嗽了一聲，試試蔣爺睡了沒有一咳嗽裏頭一答言，把員外讓將進去。把千里火一炷，教員外看看這個女賊。低聲就把如此如彼的話說了一遍。蔣爺說：「你不是說他們家裏，這男帶女都是賊嗎？」少刻還有來的。你先在後邊等著，要是來一個拿一個，來一對拿一雙。員外點頭歸後，他們仍是又把門關上，就是虛掩，兩人復又坐下，靜聽外邊。天有五鼓，聽問路石吧噠一聲。蔣爺拿胳膊一拐，柳爺忽聽由後來道：「蹬蹬有腳步的聲音。」蔣柳二人開門出去，原來是前頭跑著個女賊，後頭追的是魯員外。你道這兩個女賊，可是魯員外說的不是？正是分毫不差。就皆因閃電手范天保作了此好買賣，掙了家成業就，可也沒算棄了綠林，就在此處居住。果然是先娶的喜鸞，又買的喜鳳，喜鸞又給他生了一個兒子，愛如掌上明珠一般，嬌生慣養。這裏街房鄰舍，從小兒小孩們誰想打了范大狼，范天保倒不出去，是他娘出去，就是他媽出去——他算著喜鳳叫媽——必與鄰居吵鬧。就是男子，也打不過天保這兩個女人，男子常有帶傷的。打遍了街巷，誰也不敢惹。大狼越大越不好了，街房有少婦長女的，直不教他進門，也有鬧出事來，與他告訴的，晚晌家中就是無頭案。也有告狀的，他們永遠沒破過案。這天可巧大狼爲搶驢被魯士杰將家人也打了，馬也打壞了，算央求著他，沒挨著打。回到家中，與他娘媽一哭，飯也不吃了，教給他報仇，不然他活不的了。他娘說：「教你練，你老不練，你若要練會了本事，如何當面吃苦？」大狼給他娘媽磕了一路頭，求他娘媽斷送士杰的性命。喜鸞喜鳳俱都應承了，哄著教他吃飯。不然這個養兒，再不可溺疼。這就是溺疼之過，也是他們惡貫滿盈。把此話可就告訴了范天保一遍。天保猶疑說：「魯家可不是好惹的呀！再說咱們與魯家素常怪好的，他們那兒傻小子，必是我們這個招了人家了。不然，我去見見眾賢去，教他責備責備他那兒子，何苦動這麼大參差。原來魯遞號叫眾賢，喜鸞把臉一沈，說我的兒子，不能出去教人家欺負去，爲死爲活，都是爲的我那兒子，命不要了都使得，也不能教我那兒子出去栽筋斗。現在我們的馬，教他們打壞了，現在我們家人帶傷，倒給他賠不是去，你怕他呀？我今天晚上去，我要不把他這個孩子剝成肉醬，誓不爲人說畢，氣的渾身亂抖。不然，怎麼說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橫事。范天保又是懼內，可巧喜鳳在旁說：「這事不用你管，有我們姐妹兩個，給你惹不出禍來。」又是激發的言語。究屬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魯家要沒有蔣平，柳青在那裏，魯家滿門，有性



命之憂。天有二鼓之半，先是喜鸞去，天保與喜鳳喝著酒等著，左等不來，右等又不來。天交五鼓，喜鳳放心不下，說道：「大爺，我去看看我姐姐去罷。」天氣太晚，魯老頭子也會點本事，別是與我姐姐交了手了罷。天保說：「不然我去。」喜鳳說：「不用，還是妾身前往。」說畢，脫去長大衣，摘了簪環首飾，絹帕蒙頭，汗巾煞腰，換了弓鞋，背後勒刀，跨上流星囊，躡房躍脊出去，直奔魯家而來。躡上了東牆，吧嗒問路石往下一扔，一無人聲，二無犬吠，飄身下來。不先覓奔房屋，先找他姐姐，順著東牆根，施展夜行術往前。早見打腰房之內，躡出一個人來，提著一口刀，撲奔喜鳳，就是魯員外。回到他的屋中，那裏能睡，不時把著窗戶，往外瞧看，見貼著東牆一條黑影，提刀追出。喜鳳轉頭就走，老頭子追了個首尾相連。喜鳳一扭身，撒手流星，叭叭一聲，魯員外嚇得，栽倒在地。喜鳳回身抽刀就刺。若問魯員外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五回 魯員外被傷嘔血 范天保棄家逃生

西江月：

放目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弓矢。  
建業城啼夜鬼，維揚井貯秋屍，樵夫剩得命如絲，滿肚南唐野史。

且說喜鳳本是賣藝出身，專會打流星，百發百中，一根絨繩上頭，拴著個鐵甜瓜頭兒，打將出去，往回裏一拉，又接在手中，百發百中。魯遞出來一追，論本領魯員外本會的是在馬上使長傢伙，衝鋒打仗，對壘廝殺，要論平地，高來高去的能為，本不甚佳。再說又是夜晚之間，眼光不大很足。對著喜鳳一跑，他打算是喜鳳不敢合他交手了，追到前院，將要叫蔣爺幫著拿賊。只見喜鳳一扭身，他本是彎著腰追，虧他把身子往上一挺，不然正中面門，這算正中胸膛之上。噯啣一聲，撒手扔刀，撲咚躺在地下。喜鳳抽刀，將要刺下，就聽見他身後，嗖的一聲，一陣冷風相似。別瞧喜鳳是個女流之輩，工夫也算到家，沒有回頭就看見了，往前一彎腰，就閃開了蔣爺的這一刀。然後兩個人交手。此時柳爺也躡上來，兩個人圍住了。喜鳳真難為他，一口刀遮前擋後，究屬不是柳爺，蔣爺二人的對手。看看天色微明，喜鳳一想，天已將亮，難以逃走。又想姐姐，大概凶多吉少。不料魯家竟有防範。這個人是誰呢？賣了個破綻，躡出圈外，直奔垂花門跑。蔣爺就追。女賊躡出門外，蔣爺到門內，砸一蹶腳，打算追將過去。喜鳳嗖就是一流星，可巧遇見機靈人了，蔣爺早就知道他發暗器，將身往門旁一躲。流星打出，蔣爺用刀一繞，往懷中一帶，噯啣一

聲，就把絨繩拉折，把喜鳳嚇了個膽裂魂飛，撒腿就跑。柳青往下就追，喜鳳反身回來，先看了看魯員外，來到面前一瞧，見他閉目合睛，哼哼不止。蔣爺把他攙起來了。魯員外負著痛，眼前一陣發黑，又覺口中發甜，哇一聲就是一口鮮血吐將出來。蔣爺喊叫他們的家人快來呀！這才有的人出來，眾人一路亂喊叫拿賊。蔣爺說：你們不用喊，有人拿賊，把你們老爺攙到屋中去，我給你們拿賊。喜爺可說追出柳青來了，工夫雖然不算大，竟自不知他們往那方去了。忽然聽見東邊有犬吠的聲音，就往正東追趕。追來追去，就瞧見前邊有點影色，盡力一追，就追在一處了。喜鳳實無法了，往家中就跑，由西邊牆兒進去，柳爺眼將進去。蔣爺說：小心點。柳爺見蔣爺一來，更把膽子壯起來了。見女賊進了他們院子，把嘴一捏，一聲唿哨，喊道：風緊，忽然間打上房屋中，出來一人，手提著一口刀，迎將上來，擋住柳青。蔣爺也就上來，男女四人交手。閃電手說：好生大膽，晝夜入宅，是合字麼？蔣爺說：鷹爪。范天保就知道大事不好了，自己問了一聲合字，問的是賊不是。蔣爺說：鷹爪，是辦案的官人。每是賊遇見官人，自來就懼怕三分。范天保要準知道蔣爺合柳青兩個人，還不至於十分的害怕，料著要是官人，絕不能就是兩個，必有他們夥計。一來天色已然大亮，想走可怕有些費事。自己一想，三十六著，走爲上策。告訴他妻子，說扯滑。喜鳳也說扯滑。蔣爺追喜鳳，柳爺追范天保，出了他們的院子，不敢由平地跑，遇有住戶人家的地方，躡著房，越著牆，打算要逃竄性命。自己跑著，回頭一看，柳爺是緊緊的追趕，死也不放。看看紅日東升，就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柳爺一看蔣爺不在，暗暗的著急，自己一想，又不會水，他必然浮水去，這一下水，白白將他放走，豈不可惜？追著就有些鬆了勁了，可又不能不追。追到河邊，見范天保也是順著河沿直跑，心中暗一忖度，莫不成他也不會水，也許有之的，要是他不會水，那可是活該了。又自己一高興，把足下平生之力，施展出來，緊緊一跟，死也不放。果然他不奔著水走，柳爺就得了主意了。忽然打蘆葦當中出來一隻小船，他高聲喊道：那隻小船快把我渡過去，罷後邊有人追我哪，快快把我渡過去。柳青喊叫渡夫千萬可別渡他，他是個賊，我們這裏正拿他呢。范天保說：我是個好人，他是個歹人，他搶了我的東西去，他還要結果我的性命。船家也並不論理，沖著前來。離碼頭不遠，范天保躡一個箭步，就躡上船去。柳爺乾著急，又喊說：船家千萬可別渡他，要渡他連你都是一例同罪。船家說：我們爲的是錢，不管甚麼賊不賊，只要有錢給，我們就渡他。柳爺也就沒了主意了，站在岸上發怔，見那隻船，到河心不走了，說有句俗言，你可知道，船家不打過河錢，拿船錢來。范天保說：船錢是有，到那邊還能短的下。你只管把我渡過去，短不下你的船錢。船家說：你不給錢，我把你渡回去。范天保說：

可別渡回我去，到了那邊，我要沒有錢，把我這衣服都給你，難道還不值嗎？船戶說：你這等等。放下竹篙，進了船艙，少刻出來，說：怪不得岸上有人說你是賊呢！過河你都不給錢，到了那邊，你準要把我殺了，你自己一跑，活該！這可是到了你的地方了，大概你久已有案，你必定害過多少人了，我打發了你罷！見船家一擡腿，一兜范天保的腿，嘆咚一聲，范天保就躺在船上。船家並沒費事，打腰間取出一根繩子來。原來進船艙裏，就是取繩子去的。這范天保也不急忙的起來，與船家交手。船家不慌不忙，把他捆了個四馬倒攢蹄，拿起他的刀來就要殺。天保苦苦的央求。柳爺看了個頂真，高聲喊道：船家！你別殺他，把他給我罷。我把他交在當官，也省得你殺他，也給本地破破案。船家說：我不管那些事。你若是要他，你替他給我船錢。柳爺說：你太小氣了，我不但給你錢，還是給你銀子呢。船家往回就撐船。柳爺在碼頭這等著，船臨切近，柳爺上船。見船家拿竹篙一點，嗤的一聲，這就出去了多遠。柳爺說：你往那裏去？船戶並不答言，將船直往西撐。柳爺說：你是要怎麼著哇？只顧跟船家說話。范天保把柳爺腿節骨搭住，往懷裏一帶。柳爺不提防，嘆咚一聲，摔倒船頭。就用那根繩子，把柳爺四馬倒攢蹄捆上。柳爺方知中他們計了。原來這個船家，是范天保的族弟，叫范天佑。皆因他生了一腦袋的黃頭髮，他本是個水賊，也不是海島中的江洋大盜，因著他這個頭髮，外號人稱他金毛海犬。就在這裏安著個擺渡，遇著有倒運的，或早或晚，也作些零星散碎的買賣。不能餬口，又好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不常淨找范天保去。本來范天保的財也不正，倒是常常周濟他兄弟。今日自己一想，無處可跑，就直奔這道河來了。看快到蘆葦之處，范天佑早就看見，這作賊的兩隻眼睛，響鈴相仿，早已瞧見范天保教人追趕，故此把船就撐出來了，把他哥哥接上船來。雖然高聲的說話，低聲的調坎兒。這個叫作捨身誑騙，不然，怎麼說拿繩子捆並沒費事，他也沒起來與船家較量。就老老實實的教捆上了。其實他爬在船頭，把手腳湊在一處，拿手搭著繩頭，並沒繫扣，淨等著把柳爺誑上來好拿他。果然真把柳爺誑上去了。船家直撐船，柳爺合船家說話，就是那根繩子，預備捆柳爺的，把柳爺拉倒。范天保把柳爺四馬倒攢蹄捆上。范天佑這才問范天保：是怎麼個情由？教他追的這般光景。范天保就將大狼兒，教魯士杰打了，喜鸞怎麼去的，喜鳳怎麼找我的。魯家有防備，教人追下來，從頭至尾，把話學說了一遍。范天佑不聽則可，一聽氣往上一壯，說：我大嫂嫂準教他們禍害了。先拿他給我大嫂嫂抵償。說畢，就將柳爺的刀拿起來要剝。范天保說：兄弟略等片刻，問問他你嫂嫂的下落，再殺。反問柳爺：你是何人？柳爺說：我也不必隱瞞，我姓柳名青，人稱白面判官。你妻子如今被捉，現在魯家。你要肯放了我，我去與你妻子講情，兩罷干。

戈；你若不肯，就速求一死。天佑說：誰聽你這一套擺刀就剝。嘯的一聲，紅光崩現。若問柳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六回 娃娃谷柳青尋師母 婆婆店蔣平遇胡七

詩曰：年年垂釣鬢如銀，愛此江山勝富春。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是過來人。

且說柳爺還想著說出喜鸞的事情來，打算人家把他放了。那知道天佑非殺了他不可。剛一舉刀，在他的腿上，嘯的就是。刀，嗖的一聲，撲咚掉在水中去了。呼瀧的一聲，蔣爺一扶船板，就著往上一躍身軀，沖著天保嗖的一聲，刀就砍下來了。范天保瞧著打水，躡上一個人來，跟著天佑掉下水去，看蔣爺已躡上船來，迎面用刀砍來。天保一歪身，撲咚也就沈落水中去了。蔣爺這才過來，把刀放下，給柳青解了繩子，說：柳賢弟受驚，你怎麼到船上來了？柳爺把自己事說了一遍，就問：四哥你從何處而來？你要不來，我命休矣！蔣爺說：我追那個婦人來著，我看著你們往這裏來了，走在此處，就瞧不見你們了，我也顧不得追那個婦人了，後來我看見你在船上，教人家把你捆上。我有心下水，又怕教他們瞧見，我打那邊躡下水去，慢慢到了這邊，我貼著船幫上來，給了那廝一刀，便宜那兩個東西罷。有心要追他們去，你在船上，不比得旱地，怕你吃了他們苦子，故此便宜他去罷。柳爺說：別追他們，這三面朝水，一面朝天的地方，我可是真怕。說畢，蔣爺撐船，仍然又回碼頭上了岸。蔣爺把身上的水，擰了一擰，也就不管那隻船，飄在何處，聽他自去罷。兩個人回奔魯家，看看臨近，有魯府上家人，遠遠的招呼說：我們在這裏，尋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怎麼落了這麼一身水？蔣爺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到了魯員外家中，來至廳房，魯爺先拿出衣服來，教蔣爺換上，不合身軀，衣服太長，先將就而已。打臉水，獻茶，吩咐擺酒。酒過三巡，魯員外同蔣爺講論，這個女賊怎麼個辦法？蔣爺教了魯爺一套主意，先擺布他，把地方找來，教他們把女賊押解送在當官，然後自己親身到衙署，把他告將下來。必要拿人，索性到他家中，先把他兒子連家人一並拿住，以為見證。左近地面，既有無頭案，這賊證必在他的家中，自要找著一個人頭，這就行了。你要不行，我替你去辦。魯員外說：四弟稍在我這裏住三五日，我要辦不了的時節，四弟還得幫著辦理。蔣爺點頭，比及找了地方的夥計，約了鄉長，找了里長，派人去先拿了大狼兒，拿了幾個家人，送在當官。說到此處，就不再重絮了。縣官升堂審訊，派人下來抄家，後院搜出六個人頭，家宅作為抄產，抄出來的物件入庫。六顆人頭傳苦主前來，認重刑拷問喜鸞，重責大狼兒，八十

板一夾棍，全招了。實對他母親，喜鸞無法，全推在閃電手范天保、喜鳳身上，教他們畫供。大狼兒喜鸞暫爲待質，出發票，賞限期，緝拿范天保、喜鳳以及范天佑，等待拿獲之時，一並按例治罪。家人雇工人等當堂責罰魯員外，拿女寇有功，暫且回家。後來本縣縣太爺，賞賜魯家一塊匾額，急公好義四字。縣太爺留魯員外住了一宿，次日回家，見蔣四爺一告明此事。蔣爺說：還有要事，意欲告辭，我又放心不下。魯員外說：所爲何事，放心不下？蔣四爺說：我們走後，怕范天保去而復轉，魯員外說：四弟公事在身，我這裏自有主意，多派家人，晚間打更。晚間教你姪子，跟着我那裏睡覺，若有動靜，我把他叫將起來。蔣爺說：等著我們襄陽之事辦完，我再把我這個徒弟帶去。員外說：我是難爲四弟一件事，這孩子可是不好教哇！蔣爺說：我能教，交給我罷，你別管。用完早飯，告辭起身。魯員外送路儀，再三不受。連徒弟都送將出來，就此作別。與魯員外打聽道路，那裏是奔武昌府的道路，那裏是奔娃娃谷的道路。魯員外一指，告明白。饒小子與蔣柳二位，又磕了一路頭，這才分手。蔣柳二位，直奔娃娃谷來了，路上無話。至娃娃谷，直奔甘婆店，柳爺一瞧，果然牆上寫著婆店三個字。蔣爺說：走哇！柳爺說：不可，你先把我師母找出來，我才進去呢！蔣爺說：老柳，你這個性情，實在少有，你師母開的店，你還拘泥不進去。瞧我叫他親家呀！小親家子，隨說隨往裏就走，隨叫小親家子。柳爺瞧了個頂真，打勞邊來了個人，拿著一把條帚，在那裏掃地，聽著蔣爺叫小親家子，未免得無明火起，把條帚沖上，拿著那個條帚，把蔣爺後脊背，就是一條帚把。虧了蔣爺是個大行家，就聽見後脊背叭一聲，往旁邊一閃身，一低頭，嗖嗖的，就是幾條帚把兒，蔣爺左右閃躲。柳爺說：該幸虧我沒進去。蔣爺連連的說：等等打，我有話說。看那人的樣兒，青衣小帽，四十多歲，是個買賣的人，打扮，氣得臉是焦黃，仍是追著蔣爺打，他一下也沒打著。蔣爺這裏緊說：別打了！那人終是有氣。蔣爺躡出院子來了，問道：因爲何故打我？那人說：你反來問我，你是野人哪？蔣爺說：你才是野人呢！那人說：你不是野人，爲甚麼跑到我們院子裏撒野來？蔣爺說：怎麼上你們院內撒野？那人說：你認的我們是誰？跑到我們院子裏，叫小親家子？蔣爺說：誰的院子？你再說！那人說：我們的院子，這算你們的院子？蔣爺說：誰的院子？你們的院子，憑甚麼是我們的院子？那人說：你們親家姓甚？蔣爺說：我們親家姓甘。那人說：姓甘的是你們親家，姓甘的早不在這住了。我們住著就是我們的地方，你不是上我們這裏撒野？蔣爺說：你說的，可倒有理。無奈可有一件，你們要搬將過來，爲甚麼不貼房帖？再說你是個爺們，爲甚麼還寫甘婆店？那人說：我們剛過來，拾套房子，哪，還沒有用灰，將他抹上呢！蔣爺說：也有你們這一說，就不會先拿點青灰，把字塗抹了嗎？這倒是嘴強爭一

牛，沒有理倒有了理了。那人氣的是亂戰。柳爺實瞧不過眼了，過來一勸說：這位尊兒，不必理他，他是個瘋子。連連給那人作揖。那人終是氣的亂戰，說他又不是孩子，過於矯詐。柳爺說：瞧我罷！我還有件事，跟你打聽打聽，到底這個姓甘的是搬了家嗎？那人說：實是搬了家了。柳爺說：請問你老人家，他們搬到甚麼所在？那人說：那我可是不知。柳爺復反又給他行禮，深深一揖到地，說：合你老人家討教討教，實不相瞞，那是我的師母，我找了幾年的工夫，也沒找著，你老人家要知道，行一個方便。那人說：我假如是知曉，我絕不能不告訴你，我是實係不知。柳爺聽說不知，那可也就無法了。又問了問：他們因為何故搬家，尊公可知？那人說：那我倒知曉。因為他們在這住著鬧鬼，本來就是母女二人，膽子小也是有的事。柳爺暗道：他們娘兩個膽小，沒有膽大之人了。柳爺說：尊公貴姓？那人說：我姓胡，行七。那人也並沒問柳爺的姓氏。柳爺與他拱了拱手，同蔣四爺起身。胡七瞧著蔣四爺，終是憤憤不樂，也就進門去了。柳爺見不著師母，心中也是難過。蔣爺見不著甘媽媽，心中也是不樂，又鬧了一肚子氣。正走之間，遇見一位老者，蔣爺過去，一揖到地，說：請問你老人家，上武昌府走那條道路？那人說：兩條路，別走正東，走正南的道路，直到水面，一水之隔，就是武昌府。蔣爺抱拳，給人家道勞。那人揚長而去。柳爺就著也告辭。蔣爺說：你往那裏去？柳爺說：彭啓是拿了，君山是定了，就單等與五爺報仇了。蔣爺揪著死也不放，說：那可不行，你一個人情，索性作到底，你等著把大人找著，給五弟報完仇，我絕不攔你。柳爺說：我暫且回去，大人有了下落，我再來。只要去信我就來。蔣爺說：那可不行。揪住柳爺，死也不放。柳爺無法，隨到了水面，一看人煙甚稠，船隻不少。蔣爺說：那隻船是上武昌府的？立刻就有人答言，有個老者在，在那隻船上，說：我們就是武昌府的船，是搭船哪？是單雇？蔣爺說：我們單雇，上船就走。那人向後艙，叫了一聲：小子出來。忽聽後面大吼一聲，出來一人，看此人凶惡之極。上船到黑水湖，就是殺身之禍。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七回 蔣澤長誤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蟒蛇嶺

西江月：凡事當皆仔細，不可過於粗心；眉來眼去要留神，主意還須拿穩。莫看甜言蜜語，大半皆是哄人；入人圈套，被人擒，休把機關錯認。

且說蔣爺雇船是行家，一問上武昌府的船，自然有順便的就答言了。見這位老者可善和，出來這位年輕的，可是凶惡，說二

位上武昌府，請上來瞧船。蔣爺說：我們瞧船幹甚麼？那人說：船與船不同，這不是那破爛船隻，上船就擔心。蔣爺說：到武昌府多少錢？那人說：管飯不管菜，二位五兩銀子。蔣爺說：不多不多，你們要遇見頂頭風，可就賠了，遇見順風，還剩幾個錢。老者說：原來你是個行家，請上船罷。柳爺瞧著這個船家發怔，暗暗與蔣爺說：這個船家，可不好哇。蔣爺嗤的一笑，說：老柳，你這是多此一舉，黑船不敢與他們這船貼幫，你且記雇船離碼頭，或上或下，有一兩隻，此是黑船，萬不可雇。也不在話下。二位搭跳板上船，老者問：二位貴姓？蔣爺說：我姓蔣，這是盟弟姓柳。船老板貴姓？老者說：姓李，我叫李洪。蔣爺說：那個是夥計呢？是甚麼人管船的？說：那是我姪子，他叫李有能。又說道：二位客官，方才已經言明，我們管飯不管菜。趁著此處是個碼頭，或買肉買酒，快去買，少刻要開船了。蔣爺說：你們給我們買去。老者說：咱們這有人。柳爺把包袱打開，內中有一個銀幅子，打開銀幅子，嘩唧一聲，露出許多銀子來，也有整的，也有碎的。蔣爺瞪了他一眼，拿了點碎的，教有能去買。李洪拾奪船上船篷桅繩索，不多一時，有能買了回來。蔣爺說：剩下的錢文，也不用交給我們了。少刻間把錨索提將上來，撒了跳板，用篙一點，船往後一倒，順於水面。這且不提。單言蔣爺與柳青在艙中，說：柳賢弟，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怎麼這樣點事情，你會不知的？柳青說：甚麼事？蔣爺說：水旱路一樣，你把銀子一露，這就算露了白了。窮人他有個見財起意，今天晚晌睡覺，就得加小心。柳爺說：咱們給他那銀子不要了，咱們下船罷。蔣爺說：我是多慮呀。柳爺說：你是多慮，我是害怕。三面朝水，一面朝天，你敢情不怕，咱們下船罷。蔣爺說：無妨，有我哪。柳爺說：沒事便罷，有事就是吃苦。焉知曉他這一回，苦子更吃大了。柳爺說：你瞧，他們這是幹甚麼呢？這蔣爺一瞧，就是一怔。是何緣故呢？他們兩個水手，在那裏低低咕咕的，兩個人交頭接耳，不知議論甚麼事情。柳青說：咱們這還不下船？蔣爺說：下船幹什麼？這兩個小廝，真個要起不良之意，就是活該，他們惡貫滿盈，可怨不上咱們。柳青說：你看他們又低低咕咕甚麼呢？蔣爺一看，果然是又低低咕咕的，見那個年幼的，皺眉皺眼，咬牙切齒，意思要辦一定這樣辦。又見那個老頭兒，搖頭擺手，那意思是不教他辦。遂說：柳賢弟不怕，有我哪！他們不生別念，便能罷，他們要生別念頭，就有前案，結果他的性命，也不算委屈他們。晚晌睡覺，多留點神。柳青終是不願意，也是無法。正走之間，忽然見前邊，由水中生出兩座大山，當中類若一個山口相似，再看好詫異，見那水立時改變了顏色，類若墨湯兒一般。蔣爺一瞧一怔，叫道：船家，這到了甚麼所在了？船家說：這是黑水湖。蔣爺說：把船靠岸罷。船家說：甚麼緣故？蔣爺說：我是不走黑水湖。船家說：因為甚麼不走黑水湖？蔣爺說：你不要問我們，我們不走黑水湖。黑水湖慣出強人。

船家說：「若要是道路不安靖，我們也不敢走，只管放心罷，不像前幾年了。」蔣爺說：「不管像不像，我們不走。」船家說：「已經到了這裏，不走不行了。」蔣爺說：「你遠遠都使得，多走個一天半天的不要緊。」說話之間，已到了黑水湖口了。船家說：「二位客官，只管放心罷，這就進湖口了。」蔣爺也就不拿這事，很攔在心上，總是藝高人膽大。柳青也就無法子了。若論使船，上水艱，下水艱，至黑水湖搶上水，才能進得了湖口。搶上水是最難搖舫的，總得有力氣。水都歸在湖口，往外一流，水力甚猛，搖舫的得下努力搖進去才行；不然，若搖在半路，力氣不加，船就順下流，又出了湖。不然，怎麼說搶上水最難？像有能行的，正在二十五六歲的光景，嘩嘩的盡力，搶著上水，往湖口裏一搖，這隻小船將進了湖口，就聽見東山頭，嗚啞啞一陣鏗鏘，打上頭，硬硬硬，扔下許多軟硬拘鉤來，搭住了船頭。衆嘍兵一叫號兒，往裏就帶。蔣柳二位，看了個真切，見這些嘍兵，一個個蓬頭垢面，衣不遮身，滿臉的汗泥，慢說靴子，連利落的鞋襪都沒有，真是一羣乞丐花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何爲叫軟硬的拘鉤？就是鐵拘鉤，可是五個，上頭掛六尺長的鐵練，鐵練那邊，是極長的絨繩，好打山上往下扔。若要瞧見船隻進了湖口，他們就用軟硬拘鉤，往下一扔，拘鉤尖扎住船板，衆嘍兵一叫號兒，往近一拉，拉著一跑，直奔東山邊去。蔣爺看著這個景況，早就躡出船來了。蔣爺懂的這個事情，一出世十四歲，淨守著水賊，水面的事情，無一不曉，無一不知。他們這船家叫送禮，合賊勾串，每遇載上有錢財的客人，必得要送到他們這裏來。水賊作了買賣，還分給他們成帳，船家又不攢不是。蔣爺一生，恨透了這些人了。蔣爺往外一躡，就奔了有能去了。有能嚇的也不敢搖舫了。被蔣四爺攔腰一抱，說：「我恨透了你們這種東西了，咱們水裏說去罷！只聽嘆咚一聲，兩個人俱都墜落水中去了。把後頭那掌舵的，嚇的是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蔣爺說他們送禮，說屈了他們了，他們也不是賊船。皆因李有能所爲的此事，省二百多里地的路程，依著李有能主意，要搶湖穿湖而過。李洪不教，李洪說：「近來湖中走不得，我聽見人說，連客人帶船帶船家，都走不了。」李有能說：「不怕，到底近二三百里地呢。設若搶過湖口去，豈不省些路程，就是搶不過去，船隻也不礙。近來搶湖口的甚多，都沒有遇見甚麼事情。那老者是執一的，不教穿湖，後來說的是，他叔叔才點了頭，他們那低低咕咕的，就是爲這件事情，進得湖口，搭住船隻，李洪焉有不知道的。」柳青一見這個景況，也是害怕，要是在旱路，也就不不要緊了。柳爺一瞧，把個使船的，抱入湖中去了。自己把衣裳一掖，袖子一挽，亮出刀來，躡出船艙，刀剝鐵練，嘩喇喇的聲音，一絲也剝不動，又敲不著絨繩。不然，怎麼說是軟硬拘鉤呢？硬拘鉤淨是鐵練多少丈長，未免分量太重。要是軟拘鉤，淨是絨繩，遇刀就斷。故此用的是軟



硬拘鉤，刀劍鐵練刺不動，劍絨繩脰膊殼不著。急的柳爺在船上蹂躪，罵道：病夫哇！病夫！你可害苦了我了！見嘍兵往東山邊上拉著一跑，嘩唧一聲，那船一歪，在水中一半，在山坡上一半，把柳爺幾希乎沒捧下水去。借力使力，就往著岸上一躡，這可得了手了，吐叻噴亂亂砍。嘍兵本來就有幾天，連飯都沒有吃，又沒有兵器，豈不是甘受其苦，挨著就死，碰著就亡。扔下拘鉤，南北亂躡。柳爺追上，就要了他的性命。不多時，打山上跑下一個人來，身高六尺，頭挽髮髻，沒有頭巾，身穿破襖破褲，直看不出甚麼顏色來。足下的靴子，綁著錢串，面套地皮，拿著一口刀，說話餓得連底氣都沒有了。柳青看見他，肺都氣炸了，罵道：山賊過來受死。那山寇擺刀就刺，覺著眼前一黑，往前一栽。柳爺倒省力，就結果了他的性命。你道這山中，爲甚麼這樣窮呢？有個緣故，常說一將無謀，累死千軍。一帥無謀，挫喪萬師。山大寨主，是個渾人，衆人跟著他受累。若論此人，身高一丈，膂力過人，使一雙三棱青銅節肘刺，天真爛漫，人事不通，名叫吳源，外號人稱鬧湖蛟。他不曉的綠林的規矩，他把船家傷了。論說水賊不傷船家，旱賊不傷駝夫，這才是規矩呢。他一傷船家，船家要一通信，他就沒有買賣了。餓了幾天，連寨主皆是一體，好容易報有船到，嘍兵下去，又報扎手。教四寨主聶凱出去，又報聶凱被殺。吳源親身來到湖口，此湖叫黑水湖，嶺叫蟠蛇嶺。吳源下了蟠蛇嶺，柳青一見山賊，來得凶惡，擺刀迎頭一刺。吳源看見一閃身，一腳就把柳青踢倒。吩咐嘍兵，連船家一並綁下，將他們煮了，大家飽餐一頓，若問柳青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蟠蛇嶺要煮柳員外

柴貨廠捉拿李有能

西江月：

自古英雄受困，後來自有救星。人到難處想賓朋，方信交友有用。當時救人性命，一世難忘恩情。銜環結草志偏誠，也是前生造定。

且說柳爺活該運氣有限，到黑水湖遇著這種賊，半合未走，教人踢了個筋斗，教嘍兵連船家一並捆上，要大煮活人。柳爺暗暗的淨恨蔣平，要不是病夫，怎麼也到不了這裏。人活百歲終須死，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真個要教人煮死，作了甚麼無法的事了？自己出世的時節，在綠林日子不久，也沒作過傷天理的事。每年中到了冬令，捨綿襖，捨粥飯，再說修橋鋪路，建塔蓋廟宇，絕不蓄吝銀錢，爲的是以贖前愆，怎麼落了這樣一個收梢結果？遂教人搭上山去，抱柴燒火，還有說的，把他的衣裳脫

下，來給大寨主穿。此刻也不知道蔣四爺那裏去了。焉知蔣四爺把水手拖下水去，一翻一滾的，出了黑水湖口，蔣爺一撒手，那水手打算要往起裏一翻，那知道在水裏頭，更不是蔣爺的對手。蔣爺順著後脊背，往上一伸手，把他腿子一拉，要把他捺在水底。右手閉住了自己的面門，怕水手一同手把他抓住。那水手頭顱朝下，閉著嘴死也不肯張口，一張口，那水就灌在肚子裏來了，非淹死不可。蔣爺非教他飲水不可。蔣爺真有招兒，左手捏住了脖子，右手用力一拘水手的肋條，水手一難受，一張口水就灌進去了，這一下，就把他灌了八成死，才把他提溜上來。解他的帶子，把他因馬倒攢蹄擱上，將他放在草坡的地方，腦袋沖下，自來他哇哇的往外吐水。蔣爺就知道他死不了哩。遂喊叫地方，就聽見那裏遠遠的有人答言說：來了，來了！看看臨近，蔣爺一看此人，身量不高，四旬開外，說你就是此處地方。回答說：正是。蔣爺說：你們這是甚麼地名？回答說：叫柴貨廠。蔣爺說：你叫甚麼名字？地方說：我叫李二愣。蔣爺說：我們雇船上武昌府，船家與賊人勾串，把我們送進黑水湖來，還有個朋友，此時尚不知道生死呢。我把這個船家，在水中拿住，大概各處有案，你把他先送在當官地方。說：你在那裏將他拿住的？蔣爺說：在水中拿住的。地方說：在水中拿的，我管不著。蔣爺說：你管不著，連你一同送下來。地方一聽，嚇了一跳。就知道蔣四爺口氣不小，必有點勢力。回道：你老人家先別動氣，我們這裏差使，水有水地方，早有旱地方，各有專責，誰不錯當誰的差使。蔣爺說：我偏教你送。地方說：你老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字澤長，外號入稱翻江鼠，御前帶刀水旱四品護衛。地方爬下就磕頭，說：原來是蔣四大人，你拿過花蝴蝶。蔣爺說：你怎麼知道地方？又說：還有北俠二義士爺龍潛，夜行子馮七。蔣爺說：你怎麼知道地方？說：那我可全知道。蔣爺說：你怎麼知道的地方？又說：實不相瞞，我實實告訴你老罷！四老爺我們這到了夏景天，搬出張桌子來，在柳陰之下，說這個拿花蝴蝶，你老怎麼相面，怎麼教他們識破了機關，怎麼你老挨打，北俠同二義士爺來，大眾羣賊，怎麼甘拜下風，你老在水內，怎麼拿的花蝴蝶，說的熱鬧著哪。蔣爺問：誰說的地方？說：是你的一個朋友。蔣爺問：我那個朋友？地方說：莊致和。蔣爺說：莊先生，他這時在那裏？地方說：就在這北邊胡家店。蔣爺說：夥計，你把莊先生找著，你說我在這裏。地方說：西邊就是我的屋子，四老爺到我家去罷。地方就要抗著水手。蔣爺說：我抗著他罷。遂抗將起來。地方前頭引路，到了他那房前，也沒院牆，共是兩間，開鈎搭啓簾進去，蔣爺把他往地下一摔，撲咚摔在地下。正在黃昏之時，地方點上燈。蔣爺說：你去找去罷。可教莊先生給我帶衣服來。地方去不多時，就聽外邊咳嗽一聲，說：原來是蔣四老爺賞駕光臨。啓簾進來，就要行大禮。蔣爺把他攔住，說：莊先生不可。莊致和問：

四老爺一向差使可好？蔣爺說：托福托福。莊致和說：恩公！先換上衣服，有甚麼話，然後再說。蔣爺脫溼的揀乾的。這個莊致和可就是七俠五義上，二義士大夫居，與他會酒鈔的那個莊致和。白日會的酒鈔，晚間救他外甥女，不然，怎麼見蔣爺，以恩公呼之？溼衣服地方拿著給烘乾。莊致和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咱們上店裏去說話。蔣爺點頭，把地方叫過來，蔣爺在他耳邊，如此恁般，恁般如此，說了一遍。地方連連點頭。莊致和說：走哇！咱們上店裏去。蔣爺一同起身，出了屋子，直奔胡家店。走著路，莊致和說：四老爺到這有甚麼事？蔣爺就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莊致和說：這位姓柳的，還在黑水湖哪？蔣爺說：這個時候不出來，還怕他凶多吉少哪？莊致和說：不怕！你這個朋友，活著更好，要是死了，報仇準行。蔣爺說：啲，這個仇，怎麼樣報法呀？莊致和說：我們親家，是十八莊村連莊會的會頭。蔣爺說：你們甚麼親家？莊致和說：我這話提起來長，我姐姐死了，我姐夫也死了，我那個甥女，韓二恩公救的那個，也出了閣了。給的就是這個開店的胡從善之子，名叫胡成，如今跟前都有一個小女兒了。蔣爺聽著，贊嘆說：真是光陰荏苒。莊致和說：我再告訴恩公說罷，我們這個胡親家，店中沒人寫帳，把我找來，與他寫帳。他的地畝甚多，我幫著他照料。料地畝。後來商量著，我們親家給我說了一房家眷，我也不想著回原籍作買賣，我如今跟前有個小女兒了，整整的兩生日三歲了。蔣爺一聽，連連點頭說：人有甚麼意思，長江前浪催後浪，一輩新人攬舊人。隨說著就到了胡家店門首了，早有胡掌櫃的，出來迎接，傍邊點著燈火。見面之時，有莊致和給雨下一見。胡掌櫃的要行大禮。蔣爺趕緊把他攔住，攜手挽腕，往裏一讓，來到櫃房，落坐獻茶。蔣爺打聽了打聽，買賣發財。掌櫃的說：豈敢。胡掌櫃的問了蔣爺的差使，吩咐擺酒。蔣爺說：來此就要叨擾。蔣四爺上坐，莊先生相陪，胡掌櫃的坐在主位，酒過三巡，細細談話。胡掌櫃問：聽說四老爺的朋友，怎麼還在黑水湖中哪？蔣爺就把上武昌的話，獨家怎樣送禮，細說了一遍。掌櫃的說：我們這叫柴貨廠，共有十八個村子，地方極為寬大，買賣住戶甚多，燒鍋，當舖，估衣店，黑水湖中的賊，先前常出來借糧，我們外頭被害不少。後來我們十八個村子，立了個連莊大會，按著地畝往外拿錢，製刀槍器械，他們出來，就合他們拚命。蔣爺問：他們出來沒有？回答出來過，連合他打了三仗，把他們殺敗了三回，再也不敢出來了。蔣爺說：他們怎麼那們窮？掌櫃說：他們把船家傷了，是船家都不敢走黑水湖。二者他們不敢出黑水湖，一出來我們這裏就打，他們單行人出來不打，淨有咱們這買賣東西的，兩下裏公公平平的，咱們也不欺負他們，他們也不敢發橫。故此他們山中，連衣食都沒有了。我到廟上撞起鐘來，約十八莊的會頭，有你老人家挑擔，咱們大家進去，要你老這個朋友，給了便

罷；要是不給，就合他講武，簡直把他平了。蔣爺說：不可，不可。掌櫃的有這番美意，足感盛情。只是一件，倘若交手，刀槍上無眼，傷損一條性命，我擔架不住。胡從善說：無妨，我們這裏立下了規矩，與賊交手，要是廢了命，吾家裏有多少口人，或有兒，或無兒，有兄弟，沒兄弟，父母在不在，按條例給贍養，死多少人也怕。蔣爺說：不行，你們有本村，我是外人，論私傷一條命，我擔架不起，論官更不應例了。有一件事，求求掌櫃的就得。胡從善問：甚麼事？蔣爺說：你給我預備一匹好馬，找個年輕力壯，二十多歲的人，我寫封信，教他連夜奔武昌府，能人全在武昌府呢！胡從善說：在武昌府那個地方？蔣爺說：在顏按院那裏呢。胡從善說：顏按院在那裏？蔣爺說：在武昌府。胡從善哈哈大笑，說：好一個在武昌府，隨蔣四老爺吩咐罷。在武昌府更好。蔣爺說：如此，這裏頭事我聽出了，怎麼個情由，你告訴告訴我罷。胡從善說：四老爺不告訴我實話，我也不告訴四老爺實話。蔣爺說：大人丟了，你必知道下落。胡從善說：這就是了，教甚麼人盜去，知道不知？蔣四爺說：知道，教沈仲元盜去。胡從善說：知道他盜往那去？蔣爺說：可不知道盜往那去。你可知道情由？胡從善說：沈仲元有姑母，在娃娃谷開甘婆店，母女娘兒兩個，忽然間店中鬧鬼，急賣房於我兄弟。胡七貪便宜要買他這房子，自己銀子不夠，教我給他添幾十兩銀子，我不教他買，咱們不與婦女辦事，若是他有男子，出來寫字才辦呢！後來他說有男子，有他娘家的內姪，姓沈，叫沈仲元，他出來寫的字，我們才把這事辦了，我兄弟把這房子買過去。蔣爺心中說：他不必言語了。隨問：怎麼樣呢？胡掌櫃的說：這有寫字的這樣一面之交。前日晚間，忽然有三更多天了，外面叫門住店，咱們這裏說：沒有房屋，全住滿了。那人說：與掌櫃的相好，問他姓甚名誰？回答叫沈仲元，你們把門開開罷，實沒地方，我們在院子裏頭，待一夜都行了。我們車上有女眷，夜深不好往前走了。誰教合掌櫃的有交情呢？夥計可就合我商量，一有交情，若要見面，店錢不好要了，我沒見他，就教他住了西跨院三間西房，不但店錢飯錢給了，還給了許多的酒錢，這都不要緊。我晚晌取夜壺去，可把我嚇糊塗了。正是姑母娘兩個，口角分爭呢！他就說起來了，車上拉著大人，他要住在豹花嶺，他姑母不教說，他表妹給了人家了，人家知道就不要了，始終還是在夾峯山住了一夜，如今上長沙府朱家莊朱文朱德那裏去了。我過去一摸，大人正在車上躺著哪。夜壺沒顧得拿。官人要在我的店內把他拿住，我也就剛了。好容易盼到五更天，他才起了身，我方放心。蔣爺一聽大人有了下落，歡喜非常。忽然想起一條妙計，不知甚麼主意，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一百九回 地方找尋莊致和 店中初會胡從善

詩曰：人生如夢春復秋，半是歡娛半是愁；入畫雲煙空著相，穿梭日月快如流。  
才看少婦誇紅粉，又見兒童嘆白頭；惟有及時行善好，莫教作惡枉遺羞。

且說蔣四爺聽了胡掌櫃的一套言語，不意之中，得著大人的下落，老柳雖然生死未定，大人要緊，仍然還與店中掌櫃的，借筆硯寫書信，求胡掌櫃的，找一匹馬，找一個年輕之人，上武昌府送信，書不重絮，這時已然天亮，撤去殘席，打上臉水，烹上茶來，忽聽外頭一陣大嚷，外頭夥計趕緊往裏頭就跑，說掌櫃的，大事不好了，有人攪鬧，咱們的飯鋪，他們幾個人，進門要吃東西，咱們將挑出幌子去，他們就要菜蔬，回答沒得哪，他們說先要喝酒，剛把酒給他們端上去，又要鹹菜，也不坐下，走動著喝，左要右要，一連要了五六遍了，他們也有醉了的，他把夥計抓住說：還沒有喝呢，怎麼就打這個模糊眼哪？掌櫃的一聽，氣的肺都炸了，說：我出去。蔣爺一攔，不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也許你們錯了，也許他們錯了。夥計說：我們不能錯，這是早晨頭一次賣酒，那能夥計們錯了？每天晚晌，酒壺上架子，酒壺底樹上，盞嚮朝下，裏頭一點酒也沒有，打架子上，拿下盞來，頭一次打酒，他說是個空壺，蔣爺說：這個不用打架，問短了，比打短了，強夥計說：怎麼問呢？蔣爺說：我教給你們個法子，拿一根筷子，擲一塊紙，黏在筷子頭上，往酒壺底上一戳，紙要溼了，就是他們錯，若是紙不溼，就是拿的空壺，是你們的差錯。知錯認錯，是好朋友。夥計一聽說：這個是好主意，往外就跑。待了半天的工夫，帶著滿臉血，進來了。蔣爺說：你這是怎麼了？那人說：這夥人不說理。蔣爺說：我那個主意沒使嗎？夥計說：使了，不但是紙溼了，壺裏還可倒出酒來。那人羞惱變成怒，給了我個嘴巴，這血是我在牆上撞破的。前頭可不好，大夥要拆這鋪子囉，還算有一個上年歲的好，在那裏勸解呢！蔣爺說：待我出去看看，甚麼人欺負到咱們這裏？我去掌櫃的說：咱們一同前往。店中還有好些個夥計，都揉胳膊，挽袖子，原來他這店外頭，有個飯鋪，前頭有門面，裏頭賣飯，這半邊通著店裏，教夥計帶著路。夥計高興，暗暗歡喜，淨掌櫃的還是不行，有翻江鼠蔣四老爺在這裏，這可不怕他們了。大家跟隨出來，單有一個帶路的，說：往這裏來。蔣爺還未到門口，就聽見罵罵咧咧，夥計有好事要打架的，緊緊跟著蔣四爺，想著見面，就是打，趕他見著，也真作臉。瞧見蔣爺就給人家跪下了，夥計們也卸了勁了。鬧了半天，原來不是別人，是鑽天鼠大義士盧大爺，穿山鼠徐慶，大漢龍，姚猛，史雲，胡列這幾個人，由夾峯山起身，走柴貨廠，也打算著穿湖面過。打半夜裏，聽著徐慶的主意，就起了身了，走在此處，又饑又渴，要吃的又沒有。這幾個人除了盧那一個，都不識理，到了這酒，他們記着了，拿了人家

個錯，便說人家拿上來的空靈，對著夥計，又拿著筷子，往靈裏一蘸，紙條全溼，更羞惱變成怒了。伸手就打，把夥計頭也撞破了，桌子也碰過了。史雲抱著柱子要救，把椅子也摔碎了，過去要拆人家鋪子，那個要拉傢伙攔住，才被盧爺攔住。蔣爺一瞧，是他們，說自家自家，別動手。蔣爺給盧爺行禮，又給三爺行禮。然後他們過來，給蔣爺行禮。史雲過來，給四爺磕了頭。蔣爺一瞧胡列也在其內，蔣爺說：你是個充軍的人，你怎麼也來了？胡列與蔣爺磕了頭，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蔣爺一翻眼睛，想了一想，此人有這番好處，正在用人之際，正好留下他。回頭就把胡掌櫃的，莊致和與他們大家見了一見。掌櫃的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先到櫃房說話。夥計帶傷的，算白受其苦了。大眾來到櫃房，落坐獻茶。蔣爺說：你們幾位來的湊巧，就把自己的事情說了一番，又把黑水湖神爺的事，提了一提。還有件喜事，盧爺問：甚麼喜事？蔣爺說：大人有了下落了。徐慶說：早知道，你還知道的晚了呢！蔣爺說：三哥，你們怎麼知道？盧爺就把他們，一路上夾峯山，各等事情，細說了一遍。蔣爺這才知道，北俠、智化等迎請大人去了，在豹花嶺了。胡列救了他們性命，把雲中鶴也請出來。蔣爺說：這下可好了，有人請大人去了。咱們大家出去，救老柳去。盧爺說：那是總得去的。老柳是咱們請出來的，設若有性命之憂，對不起姪男弟婦。胡掌櫃說：你們幾位吩咐罷，要有用著我的地方，兵刃器械人們都有。蔣爺說：非兄臺還不行哪。正說之間，忽然打外面拿進兩個人來，地方那裏吩咐，教給四大人跪下。蔣爺一瞧，原來是那踏家，一個李洪，一個李有能。見了蔣四爺，苦苦求饒，說我們有眼如矇，實不知道是大人，我們身該萬死。蔣爺說：可恨你們與山賊勾串，不知害過有多少人，從實說來，饒恕於你。李洪說：回稟大人，我們要是與山賊勾串，為甚麼山賊把我們煮了？蔣爺說：你們在船上，嚼咕的是甚麼？李洪說：這是我姪兒貪圖著少走路程，一定要走黑水湖，我再三攔他不聽。我這條性命，幾乎沒喪在他手內。蔣爺翻眼想了想，這個情理，一點不錯。隨說：我們那個朋友呢？生死怎樣？李洪說：如今作了大王了。若不是他老人家，我還不能活命。這可是叫我出來，攪買賣進黑水湖，不但不傷我們的人口船隻，要搶了坐船的客人，還分給我們二成帳。焉知道我剛一出黑水湖，他們就要雇船將我誑下來，問明白了我們姓名，就把我綁起來。原來蔣四爺同著莊致和，往這裏來的時節，與地方說了幾句話，就是這個言語，教地方找夥計，在水面那裏看著，如要打黑水湖裏面出來船隻，問明白了，只要是李洪就綁了他，故此才將他拿到。蔣爺說：這也是柳賢弟的主意，他必然知道我在外頭，咱們就給他個計上加計。莊致和說：何為計上加計？蔣爺說：胡掌櫃的，你給我們找兩隻船來，我門這有一隻，一共三隻船。你教你們十八村連莊會聚幾十

人來，教他們在外頭喊，助我們一臂之力。給我借口刀來。給我預備十幾條口袋，裏頭裝上虛攏物件，放在船頭，作爲是米麵。他們山上沒吃的，見了米麵，必來劫奪。教李洪就說：載進米麵客來了，他必信以爲真，那就好辦了。李洪點頭。胡掌櫃的說：我這就去約會人，拿刀預備口袋去。蔣爺說：就手給借幾身買賣人的衣服來。胡從善說：有的是衣服，我一齊辦去。徐慶說：這樣點事，還用費那麼大事，咱們大家上山，還不行。蔣爺說：三哥！你就別管了。胡從善去不多時，就把衣服取來，船隻也到，人也約會了，刀也拿來，口袋也裝在船上。把那些買賣人的衣服，披在身上。把李洪、李有能解開放了，教他們拾奪船隻去。李有能的衣服，一日一夜過來也就乾了。蔣爺衣服也乾，換上自己衣服。大家出來上船有許多。胡掌櫃的都給見了，這就是十八村的會頭。見黑水湖外，壓山探海一片，俱是十八莊的人，在那裏喊。大家上了船隻，直奔黑水湖。本離黑水湖不遠，緊搖櫓，頭一隻船將進黑水湖口，李洪喊：山上大王聽真，現今有米麵客人，進了黑水湖口了。就聽東山頭一陣鑼鳴，把軟硬拘鉤扔將下來，搭住船隻，往裏就拉。那兩隻船，也不用拘鉤搭，自己就進來了，也奔東山坡頭。一隻船一到，二隻三隻一齊全到。船上人把衣服一甩，全都拉刀，撲咚撲咚跳下船來。吡吡磕吡亂欲嘍兵，嘍兵東西亂躡，早就報上山去。依著徐慶要往山上追。蔣爺把他攔住。不多一時，就聽見蟠蛇嶺上，如同半懸空中，打了個霹靂相似。山王大眾，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盧爺頭一個就躡上去了，擺刀就砍。就見吳源用雙刺，往外一磕，鐘哪一聲，震的盧爺單臂疼痛，手心發燙，撒手扔刀。吳源單刺一跟，只聽見嘍的一聲，鮮血直躡。若問盧爺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回 定計裝扮米麵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

西江月：

幾見花開花謝，頓驚雲去雲來，誤人最是酒色財，氣更將人弄壞。  
看破紅塵世界，快快回轉頭來，一心積善卻非呆，樂得心無罣礙。

且說柳爺，怎麼會作了大寨主？總是命不當絕，已然連船家捆好，搭在分賊廳裏頭，教嘍兵擡鍋，已然要煮了。寨主說：你我三四天的工夫，甚麼也沒吃。今天連嘍兵，大家雖不能飽餐一頓，也到底吃點東西。嘍兵大家歡喜，抱柴燒火。柳爺倒不恨寨主，恨的是蔣平大聲喊罵病夫澤長，我就是把你告在閻王殿前，我這條命斷送在你手裏了。嘍兵過來，將要動手，聽屋中有家寨主

說道：且慢動手，我聽著像是熟人的聲音。那人蹟將出來，柳爺一看，就知道死不了啦。此人是誰呢？原來就是鄧彪，外號人稱分水獸，就是前番劫江奪魚的那人。展南俠比劍聯姻之後，他把茉莉村的魚奪了。大官人來與他辯理，他給大官人一叉，丁二爺在後頭，把他拿住了，交給盧員外。盧爺拿自己的名片子，交松江府把他充了軍了。到本地不到半年，逃跑回家，走到鳳陽府，病在招商店中，看待死，銀錢衣服，一概盡行沒有了。人家店中問他：有個親人沒有？要是離此不遠，店中給送信，倒是有人瞧着。鄧彪說：我這裏倒有個人，不定他照應我，不照應我。店中問姓甚麼？說給我們聽聽。鄧彪說：五柳濤姓柳，柴行的經紀。店中說：你認得柳員外？鄧彪說：我不認得，就說嗎？店中說：你自要見面，認得他就行。那個人揮金似土，仗義疏財。店中送信，柳員外親身來到，請大夫，還店帳，雇人服侍他的病，直等到病好，還給了幾十兩銀子的路費。受了柳員外的活命之恩，嗣後到了黑水湖，遇見鬧湖蛟吳源，混水混鱓，混寬，混蝦，混蟹，他們就湊了一處了。吳源大寨主，他的二寨主聶寬，三寨主聶凱，四寨主。如今聽見是柳員外的聲音，他這個活命之恩，怎能不報？過來親解其縛，攙起來，鄧彪納頭便拜。柳爺把他攙住，說：因為何故，在此山中？鄧彪就把已往從前之事，細述了一遍。請到眾議分贓，與吳源一見，又與聶寬見。聶寬過來給柳爺磕頭，柳爺趕緊扶住。吳源一問，鄧彪與柳爺甚麼交情？鄧彪說：就將從前，怎麼救我活命之恩，說了一遍。又提柳爺也是綠林的人，誇張柳爺甚麼本領，與我們這一山的，俱是渾人，連一個認識字的沒有。你老人家足智多謀，只要調動著，這山上有吃的，有穿的，豈不是救了這一山的性命？吳源揪著柳爺，按於上位，說：柳大哥大寨主，我們大家參拜你。柳爺說：要教我為大寨主，不難，可著山上嘍兵，連眾寨主都得聽號令，如要違者立斬。我要爲了大寨主，總得教這山上豐衣足食，論秤分金，論斗分銀，也不枉作了這場寨主。吳源說：我們俱是個渾人，我先打聽打聽，怎麼教這山上豐衣足食？柳青說：妙法多極了，像你們這是給山王現眼呢？吳源一笑，說：來，把船家殺了，請新寨主。柳青說：使不得，就這一件事，你們就錯大發了。水路上作買賣，萬不可傷船家，傷了船家，使船的俱都通氣，大家一傳言，就全不敢走這裏。一不走，這就斷絕了買賣了。一斷絕買賣，大家豈不就苦了嗎？吳源說：怎樣辦法？柳青說：解開船家，帶上來。船家上來跪下。柳青說：你別害怕，明天放你下山，只管去攬買賣，攬進買賣來，分給你們二成帳。船家千恩萬謝，天光一亮，就下山去了。柳爺明知蔣四爺在外頭，那裏是放船家，分明是教他與蔣四爺送信。忽然第二天，嘍兵進來報道：啓稟眾位寨主。



得知，前邊來了三隻大船，船上頭放著許多口袋，大概是米麵。吳源說：這是新寨主的造化。柳爺說：出去細細查看，快些回報。又進來一名嘜兵報說：前者放的船家，渡進來了米麵客人，分水獸鄧彪說：還是新寨主哇，飯進來了。柳爺一擺手，那個還未曾出去，又進來一個報說：啓稟衆位得知，那些個米麵客人，是假扮的客人，甩了他們那衣服，殺了我們夥計好幾個人，要殺上山來。哪？寨主早作準備才好。柳爺說：吳賢弟把那些人，都給我拿上山來。吳源答應得令，就搞他這一對青銅刺。嘜兵早已退出。吳源也就隨後遠遠蟠蛇鑽而下，見大眾高矮不等，頭一個就是鑽天鼠盧方，見他紫面長髯，擺刀就砍。怎麼盧爺先過來呢？皆因盧爺見山賊過於凶猛，有丈一二的身軀，赤著背，穿著破褲子，赤著足，形如鬼怪一般。刀一到，就教青銅刺往外一磕，盧爺刀就拿不住，鏗哪一聲，把刀磕飛。青銅刺往上一跟，盧爺就閉了眼，知道躲閃不開。嘜味一聲，紅光迸現，吳源大吼了一聲，如巨雷一聲。那住說了，多一半是盧爺死了。盧方要是一死，續小五義魚樵獵三合一刀破銅網，是甚麼人去？那末嘜味一聲，紅光迸現，是誰呢？是吳源受了傷。皆因是盧爺刀一飛，大夥一怔，倒是渾人手快，飛雲大將軍一飛擊，正中吳源右肩頭之上。吳源也真皮糙肉厚，大吼了一聲，將左手那柄青銅刺，往右肋下一夾，伸手把右肩頭那擊子拔將出來，拋棄於地，用手按了一按，那血也就不流了。從新又把那柄雙銅刺一提，徐慶就竄將過來，劈山式刀往下就刺。吳源用雙刺搭十字架，往上一接。徐三爺那口刀，鏗哪一聲，用雙刺的劍兒，一咬徐三爺的刀背，用力往下一壓。徐三爺的刀，被人家鎖住，往回裏一抽，力氣不敵吳源，拉不回來，就知道不好。吳源用力往上一迸，徐三爺也就撒了手了，一個箭步蹶開。吳源不追，怕的是又受飛擊。龍酒過去，三刀夾一腿，倒把吳源的氣沖上來了，手忙腳亂。三刀一腿，吳源直沒見過這個招兒，一賭氣，雙刺一掛，鏗哪聲手扔，轉頭就跑。姚猛過去，仍是不會先動手打人，雙手緊握著鐵錘柄，淨等人家兵器到他才還手。吳源看見姚猛就像半截黑塔相仿，瞧著他又不上來動手，在那裏等著，是甚麼敵敵等了會子，姚猛急了，說：大小子還不過來受死。吳源只得過來，用雙刺往上一點，是個虛招兒。姚猛那裏懂得，用錘往外一磕，人家把雙刺往朝裏一抽，復又一扎，將爺在傍邊瞪著，一閉眼，就知道姚猛沒有命了。焉知道姚猛造化不小，錘錘則一空，纔是他的膽大眼快，見吳源刺又到，一著急，急中生巧，使了個來回，往前一掄，又往回裏一掄，可就掄到刺上了。鏗哪一聲，吳源就覺得錘沈力猛來了。吳源說：黑大漢，我真愛惜你，不忍斷送你這條性命。依我相勸，你降了寨主罷，不然，就悔之晚矣。姚猛就說：放你娘的屁。又一交手，吳源使了個丹鳳朝陽架式，把那柄刺擱在姚猛的脖子上，可把大眾真嚇著了。把

姚猛也嚇著了。吳源說：饒你不死，降不降？姚猛一躲腰，說：再來，小子。吳源說：你這斷太不知時務，寨主爺饒了你，你不知道。知道說：往上要贖，胡列史雲直不敢上去。蔣爺踏一個箭步，躡將上去。本是借的一口刀，分兩尺寸全不合式，他教姚猛下去。用手巾一指，吳源說：山寇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爲甚麼作山寇？你若棄暗投明，我保你到大宋爲官，豈不光前裕後，顯親揚名？山賊一彎腰，這才聽見了蔣平，一哈哈哈大笑，說：你也出朗朗的狂言，你是甚麼人？通上名來，我先聽聽。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澤長，小小外號是翻江鼠。山寇一聽，說：噯呀！你就是翻江鼠蔣平嗎？蔣爺說：不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山寇說：好蔣平，正是尋我，這些日子，怎麼也沒找著？今日你可想走不能了，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蔣爺說：你先等等動手，你姓甚名誰？咱們兩個人，素不相識，怎麼會有父兄之仇？回答道：我姓吳，我叫吳源，外號人稱鬧湖蛟。我哥哥坐鎮洪澤湖，人稱鎮湖蛟，吳澤管轄天下水中的綠林，教你結果了性命，各處尋你，今天才相逢，可見窺家的路窄，非生食了你的心肝，絕不獨生於世。話言未了，一個箭步躡將上來，使了個孤雁出羣的架式。蔣爺明知與他走個三合兩合的，絕不是他的對手，不如與他水中交手。見吳源往上一蹶，自己插身就跑，說道：賊人要講較量，咱們是水中較量，我看看你水中的本領如何。吳源說：你是翻江鼠，我正要會會你，水中的本領如何？蔣爺一聽，就有點暗暗吃驚，他要合他哥哥本領一樣，我就非死不可。是甚麼緣故？是洪澤湖遇吳澤的時節，蔣爺不是他的對手，多虧苗九錫父子，苗九錫之子，名叫苗正旺，外號人稱玉面小龍神，到下套小五義，五打朝天窺的時節，非此人不行，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蔣四爺到了水面，哧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呼瀧往上一翻，再瞧吳源也就到了湖邊，也就往下一蹶，呼瀧往上一翻，蹣水法露出上身，雙手一顧三棱刺，一蹣水哧的一聲，就奔了蔣四爺來了。蔣爺一個坐水法，往水底下

一沈，睜開二目，看著吳源，心中暗道：看他能睜眼睛不能？他要在水中能睜眼視物，估八成得死；他在水中不能睜眼視物，我就

可以結果他的性命。蔣爺把一雙小眼瞪圓，淨瞪著山賊，就見他也是一個坐水法，往下一沈，雙手一棒青銅刺，把一雙怪眼一翻，在水中一找蔣四爺，蔣爺看得見他，他原來一翻眼，也看得見蔣四爺，見他一蹣水，直撲奔蔣四爺來了。蔣四爺直不敢與他交手，深知道他那個膂力，過於太猛，就是在水中分水，東衝西撞，一味淨是逃命的架式。吳源那裏肯放，蔣爺走在那裏，他追在那裏。蔣爺一想，不敢合他交手，淨跑會子，也是無益於事。常言一句說的好：逢強智取，遇弱活擒，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要問是甚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嶺 蔣平大戰黑水湖

西江月：

世上般般皆盜，何必獨怪綠林，盜名盜節盜金銀，心比大盜更狠。爲子偏思盜父，爲臣偏要盜君，人前一派假斯文，不及綠林身分。

且說蔣四爺與吳源水中交戰，岸上的胡列楞史他們，追殺嘍兵，把那些餓嘍兵，追的東西亂蹶。大漢諍滔，盧爺，徐三爺檢刀，敗殘的嘍兵，跑上山去，報與衆位得知。我家大寨主，一出去交手，把他們兵器俱都磕飛。柳爺說：「聶賢弟下山，把這些人給我拿上山來。」聶寬就不敢答言。分水獸鄧彪說道：「大寨主不知聶賢弟早路的本領有限，若要拿捉這些人，我願前往。」柳爺把眉一皺，說：「靠著米麵客人，有多大本領，再說也都把他們的兵器磕飛了，如赤手空拳一樣，聶賢弟還拿不了來。」我下願爲寨主，就爲這個，難道說我還不如你們的韜略。還是你當大寨主罷，我不管這山上事了。說的分水獸鄧彪羞的是面紅過耳，趕緊一揖到地，說：「從此再也不敢了。」混水混鱗說：「寨主不必動氣，待我出去。」隨即提了一口刀出去。不然這個節目，怎麼叫倒取蟠蛇嶺？是柳爺在裏頭，以爲內應，他們在外往裏殺。柳爺在裏頭使招兒，這就謂倒取。明知這米麵客人，是蔣爺，不知道那些人是從何處搬來助拳的，怎麼搬來的這麼快呢？混水混鱗出去的匆忙，死的快當，有一嘍兵進來，報聶寨主被他們殺死。鄧彪說：「如何？他馬是陸路本領，待小弟出去，與他報仇。」柳青說：「不用，我一句話，要了聶賢弟的性命，還是我與他報仇。」鄧彪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柳青他那個刀，已然是有人給他搶進來了，如今還是拿著他自己的兵器。鄧彪也拿著自己兵器。柳爺問：「幹甚麼拿兵器？」鄧彪說：「跟著寨主爺去。」柳爺說：「賢弟是你與他報仇，還是我與他報仇呢？」鄧彪說：「還是寨主與他報仇，兵器我不得不拿。」柳爺說：「這麼幾個米麵客人，還值得兩個人出去？我也不是說大話，今天索性教你瞧瞧，我這本領。你不用拿刀。」鄧彪暗想：「近來寨主怎麼這麼大脾氣呢？卻也無法，受過他活命之恩，只就不拿兵器。」柳青吩咐一聲：「齊隊下山。」那隊那能齊呢？只可遠遠著蟠蛇嶺往下一走，到了平川地，就看見衆位。分水獸鄧彪想不到有陷空島人，一隊類若是胡列楞史。胡列楞史道：「那不是鄧彪哥嗎？」這句話未曾說完，撲咚一聲，分水獸就躺在地下了。原來是柳青在前，鄧彪在後，走著走著，柳青一回首，就在鄧彪的前胸上，使了一個靠山，只聽撲咚一聲，分水獸鄧彪就躺在塵埃。柳爺搭脰膊擰腿，先把他捆上紋絲不能動。然後拿刀威嚇衆嘍兵來來來，那個不照，咱們就較

暈較量。語言未了，那些嘍兵，跪倒蟒蛇嶺下，苦苦的求饒。柳爺隨即開發說：那邊是開封府的老爺們，過去就饒恕你們。衆嘍兵過去，跪倒塵埃，往上磕頭，一齊說：我們都是安善的良民，被他們擄來，不隨就殺，貪圖性命。今兒衆位老爺，求施恩就是了，我們都不是當嘍兵的。說畢大家磕頭，直是一羣乞丐花子。盧爺瞧著也不忍說，便宜爾等，饒恕你們性命，仍是各歸汛地去罷。少刻拿著鬧淵蛟，在分贖廳相見。盧爺一瞧有一個人，在旁邊跟著，一瞧是胡列。盧爺明明知道，他是給分水獸鄧彪講情，竟不理會於他。過來與柳爺說：賢弟受驚了。柳爺過去行禮說：衆位解救我活命之恩。徐慶說：自己哥們，那說的著。柳爺問：我們山中那大的呢？盧爺說：在湖中與老四交手呢！又問：後出來那小的呢？徐慶說：教我宰了。說的可就是混水泥鰍聶凱，不然，怎麼說出去的呢？忙忙的快當？見面就教徐三爺，結果了他的性命。有話即長，無話則短，再說柳爺問盧爺：怎麼來的這巧？盧爺把自己事，將長將短，對著柳爺說了一遍。又問：柳爺在山中，怎麼得脫的活命？柳爺道：這一回手，指著分水獸鄧彪說：大爺難道不認的他嗎？盧爺一看，說好，他也作了山賊了。今天就是非要他的性命不可。柳爺說：大爺別要他的性命，要非此人，我焉有命在？你要了他的性命，我不算是負義之人嗎？分水獸說：大老爺，三老爺，我實出於無奈，才在山上。柳員外知道我的事情，不敢回家，怕教老爺們生氣。我走在黑水湖，教他們截上山來。吳源愛惜我，要與我結義爲友。明知不是伴，無奈且相隨，佔在山上，得便之時，再想個脫身之計。不料山中清苦，連飯都沒有，我勸他早晚之間散夥。可巧柳爺來到，就求大老爺，三老爺格外施恩，饒恕於我。盧爺旁邊還跪一個人呢，可就是胡列，早在旁邊跪著呢。說道：大老爺，三老爺也知道我們兩個人是盟兄弟。我二人皆是一朝之錯，二位老爺既肯恩施格外，饒恕於我，還求二位老爺，開天地之恩，饒恕我盟兄。又有柳爺在旁邊苦苦解勸。盧爺這才點頭。連徐三爺也說饒了他罷。柳爺教胡列去把鄧彪解開，過來與盧爺，徐三爺磕頭。徐三爺給鄧彪與大衆見了，見鄧彪又過來給柳爺道勞。又奔到盧爺跟前，說：我家四老爺，與驢交手了嗎？盧爺說：正是，在水中交手呢！分水獸說：我四老爺，力氣敵不住那個人的膂力。此處現有我與胡列，何不下水中去，幫著四老爺，不然，悔之晚矣。盧爺說：不用，你還不知道你四老爺，那個水性，還用你們幫著，就在此處瞭望罷。鄧彪一聽，諾諾而退，靜看著水面。吳源往上一翻，哇呀呀的吼叫，忽又往水中一沈。再看他往水中一扎，滑的一聲，那水就是一片血水相似，只見吳源在水中扎下去了。盧爺以爲是蔣四爺在水中，沒有命了。就見吳源再往下一扎，又往上一翻，嘴裏頭罵罵咧咧，東瞧西看，找不著蔣四爺，復又扎下水中。盧爺也瞧不見蔣四爺上來，以爲必是死在水裏頭了。再見

吳源復又上來，吼叫的聲音各別。盧爺見他上來整整的三次，蔣四爺一面未露，再瞧黑水湖，如紅水一般。你道甚麼緣故？蔣爺要死在水中，還是那話，就不用破銅網了。蔣爺因在水中，一瞧賊人的水性甚好，又能在水中睜眼，蔣爺直不敢合他交手。若是教他拿青銅刺掛住，自己就得撒手；要是再拋了兵器，更不是他的對手了。忽然想起個主意來，就是這麼一招兒，行就行咧，不行就完哩。浮腫他這眼力，要比自己看得遠，就輸給他了；要比自己看得近，就贏了他了。怎麼就會試出他的眼睛遠近？蔣爺合他遠灣，就圍著他遠圍圈，越遠越大，先離七八尺，吳源抱著青銅刺，瞪著兩隻眼睛看他，他遠在那裏，拿眼光跟在那裏。蔣爺一跳水，嘩的一聲，出去了兩丈開外，吳源還瞧著他。蔣爺暗暗的心裏著急，若要三丈開外，自己就瞧不見。焉知曉就在兩丈四五，吳源就不行了。蔣爺就知道行了，贏了他了。吳源還心中納悶哪，暗道：你合我遠灣，難道說你還跑得了？你跑到那裏，我老瞧著你，往那裏去？他可忘了遠離瞧不見了他。見蔣爺一跳水，往南去了，他可就瞧不見了他。他也跳水往南。蔣爺望著西北，出去了三丈。他往上一翻，他以為蔣爺，必是翻上去了。趁著他往上翻的時節，蔣爺一跳水，撲奔前去，就打他腳底下，往上一鑽，抱著刀往上一扎，扎在那裏，嘩嘩一聲，正扎在腳心上。對著山賊往下一蹬水，蔣爺往上一扎，雨下裏一湊，蔣爺往回裏一抽刀，又一跳水，嘩嘩的一聲，就是三丈的光景。吳源露出上身，怎麼會不噴呢？又往水中一扎，水面上就是一道子紅。吳源到水中，仍是不見人，再往上一翻，整整的三次，吳源雖勇，也是禁受不住，復又上來，將把身子露出水來。蔣爺的刀，沖著肚臍之上，嘩嘩一聲，扎將進去。要問吳源的生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二回 聞湖蛟報兄仇廢命 小諸葛爲己事伸冤

詩曰：楓葉蕭蕭虛荻村，綠林豪客夜相聞；相逢何必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且說蔣四爺，屢次扎了吳源幾刀。賊人本是一勇之夫，扎了幾刀，也就沒有多大力氣了。蔣爺瞧著贏了，容他上來，自己一跳水，也就上來，刀由他肚腹之中，扎將進去。嘩嘩一聲，大開腔，嘩喇一聲，腸肚盡都出來。自己口中，含住了手中這個刀背，騰出兩隻手來，過去把吳源手中一對青銅刺奪來。可嘆吳源順水漂流下去，蔣爺一見吳源就愛上了，可不是愛上他這人，是愛上他這一對青銅刺。如今得將過來，心滿意足，爲是好應他這箇目洪澤湖丟刺，黑水湖得刺。岸上衆人瞧見，這才放心。蔣爺到岸，給

柳爺道：「驚。」報怨了他幾句，說我這性命，又幾希乎沒喪在你手裏。柳爺直給柳爺陪禮。鄧彪過來，與蔣爺磕頭。鄧彪又把他的事情說了一回。蔣爺也就不深分裏責他。一聽黑水湖外，大家吵嚷的聲音甚衆。原來黑水湖外，大家助陣，吵嚷的聲音，裏頭聽不甚真切。蔣爺立刻將三隻船，叫將過來，教他們出黑水湖，將十八莊會頭，連莊致和俱都請將進來。蔣爺把自己身上衣服，擰了一擰，說：「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咱們上山去。」衆人點頭，大家一齊上蟠蛇嶺。所有嘍兵，俱都跪在一處，跪接衆人。蔣爺說：「你們大家，俱都不願當嘍兵。」嘍兵一口同音說：「全不願意了。」蔣爺說：「你們暫且先在此處，事畢都安置你們一個去處。」嘍兵一齊磕頭。蔣爺直奔分贓廳，進了屋中一石，一無所有，窮苦之極。蔣爺沖著鄧彪說：「你們這個寨主，倒作了個豐衣足食。」鄧彪說：「四老爺別罵人了！不多一時，嘍兵進來報道：現在柴袋、麻袋位會頭老爺都到。」蔣爺說：「請不多一時，進來盡是些紳給富戶，買賣讀書之人，大家相見，都與蔣四老爺道勞。」彼此落坐。惟有胡從善、莊致和，見蔣四爺身上衣服水淋淋的，心中不忍，教人取衣服與蔣四爺換上。蔣四爺道：「等等，淨我這一身衣服可不行，我要與你們化個銀錢。」從此由賊一沒，你們十八莊連莊會一撤，歷年中打地畝裏，少拋費多少銀錢，我這一次化你們幾個錢，也不要緊。大家一口同音說：「行得，你是作甚麼用？」蔣四爺說：「你們出去，查著這裏的嘍兵，多少人預備多少套衣服，頭巾、鞋襪、中衣，免得這一羣花子的形像，再說米麵肉腥菜蔬，够我們吃兩天的就行。再給嘍兵預備點路費，够他們上岳州的盤纏。」就得了五六人，查點嘍兵的數目，起身出去。蔣爺借的那口刀，也教他們帶去。衆人出去，仗著此處有的是估衣鋪、前文表過，連當舖等項，湊兌頭巾、衣裳、鞋襪，用船載了米麵酒、吃食等項，又用船隻載了銀錢，直進黑水湖。嘍兵看見，無不歡喜，大家搬運下去。衣服等項，俱都堆在分贓廳前，先給蔣爺換上，次與鄧彪換上。然後大家穿戴起來，也是機靈的，先搶新鮮好點的穿上些，微癡傻的就就落後，落後也是知足的，到底是有衣穿有飯吃。這就抱柴燒火，連會頭帶蔣爺等，俱在分贓廳吃酒，整整一天的光景，次日可就商量著起身了。忽然嘍兵進來回報：「我們有三個遠探夥計，如今回來了。」老爺們賞給他們衣服穿，不賞蔣爺。問他們都願意不當嘍兵。嘍兵回話：「他們俱願意改邪歸正，就求老爺們，一並施恩罷。」蔣爺說：「把他們叫進來。」把三個人，叫將進來，在當中往上一跪。蔣爺說：「你們是遠探的嘍兵麼？」回答：「正是。」蔣爺說：「探得甚麼事情？」回答：「沒探出別的事情來，就知道大人回武昌府，穿湖而過。」蔣爺說：「那個大人？」回答：「是顏按院大人。」衆人一怔。盧爺問：「老四，這是怎麼件事？」蔣爺說：「沒有旁的件事，這必是歐陽哥哥，把大人請回來了。」盧爺說：「這要是大人在此處經過，

可就省了事了，咱們就著見見大人。蔣爺說：你們打聽的準嗎？嘍兵說：準是不大很準，橫是大人回武昌，準是大人罷。蔣爺說：你們吃了飯，換上衣裳，帶著盤費，再去打聽，大人帶著甚麼人從何而至？爲甚麼緣故打聽明白，再來回話。嘍兵說是：隨即出去，換上衣裳，吃了飯，拿上盤費，再去打聽，不多一時，就回來了，又進來報道：我們打聽明白來了，是大人帶著公孫先生，上長沙府私訪，如今回歸，有長沙府的知府護送，離黑水湖不遠了，看看就要進黑水湖口。蔣爺說：還有甚麼人？嘍兵說：並無別者之人。盧爺說：這事又奇怪了。蔣爺一翻眼說：啊，是了，我明白了。盧爺說：你明白了甚麼？蔣爺說：這個不是公孫先生，盧爺說：不是公孫先生是誰呢？蔣爺說：這個是沈仲元。盧爺說：怎麼見得是沈仲元呢？蔣爺說：準是沈仲元，這是他合大人說明白了，大人饒了他，他以爲是沒了事了。大人饒了他，咱們不饒他，以爲硬人情託好了。盧爺說：你打算怎們樣？蔣爺說：少時來了的時候，我先把他捺的水裏，涮他一涮。盧爺說：小心大人見罪呀。蔣爺說：甚麼罪呀？此時正在用人之際，咱們把他殺了，大人絕不能把咱們殺了。我也不怕教他師弟聽著惱，他太不是了，枉叫小諸葛了。柳青說：你把他殺了，也不與我相干。病夫，你不用混拉扯人。蔣爺將分水獸擲彪，胡列叫來，就把自己得來的銅刺，每人一柄，附耳低言，如此這般，教他們出去辦事。後又把遠探嘍兵，叫過來說：你們在黑水湖，看著大人一到，疾速報與我知。復又把那些嘍兵的頭目，叫過來說：你們查點查點，那軟硬拘鉤，還够數目不够數目？嘍兵說：回稟四老爺得知，自有富餘的，我們夥計不够數目了。蔣爺說：怎麼不够數目？回答：教老爺殺了幾個。又有餓了幾天，剛一吃飯，脹壞了幾個。蔣爺說：他們死去，那屍身怎麼樣子？回答：俱已把他們掩埋，在蟒蛇嶺下。蔣爺說：好。胡從善、莊致和說：大人看看將到，我們是怎麼樣？蔣爺說：你們瞧個熱鬧，有我哥哥他們幾位，迎接大人，你們瞧大人罷。你們瞧見過大人的沒有？如沒有瞧見過，這回教你們瞧瞧罷。盧爺說：老四，你可慎重著點。蔣爺說：無妨，大哥你瞧熱鬧罷。嘍兵過來，報大人船已到黑水湖口。蔣爺說：大家出去迎接大人。蔣爺這一料的實在是不差。沈仲元就打把大人盜將出去，全仗著劉志奇的迷魂藥餅兒，賣了娃娃谷的房子，三輛車奔長沙府，一輛車是大人，一輛車是他表妹，一輛車是沈仲元與他姑母。路過豹花嶺，甘媽媽不教住山賊那裏，夾峯山住一晚晌，一者玉面貓是師姪，又有家眷，這才在那裏住了一晚晌。次日起身，過胡家店在那裏住了一夜。天明奔長沙府，到了朱文、朱德家裏，可巧哥兩個都沒在家。仗著是真有交情，就在朱家住下。甘媽媽說：再要不把大人喚醒過來，我就要出首了，把你送將下來。沈仲元應著，晚間就把大人還醒過來了。甘媽媽這才點頭。到了次日，吃完早飯，在書房裏給大人

起了迷魂藥餅兒，後脊背拍了三巴掌，迎面吹了一口冷氣。大人還醒過來了，一看是個書房景象，旁邊跪著一人。大人一睜一怔，見他翠藍頭巾，翠藍袍，絲縷帶，薄底靴子，沒有佩著刀，白面無鬚，五官清秀。大人問：「這位壯士是誰？請起來，有話慢慢的講來。」沈仲元跪而不起，說：「罪民身該萬死，萬死猶輕，有天大的冤枉，無處伸訴，夜晚間施展匪計，將大人盜在此處，爲鳴罪民不白之冤。見大人尊顏，如撥雲見日，說明罪民之冤屈，雖死也瞑目。」大人說：「無論你有甚麼罪名，我一概赦免。有話起來說。」沈仲元磕了頭，起來旁邊一站。大人教他坐下，再三不肯。大人問他的姓氏，有甚麼屈情，慢慢說來。沈仲元說：「罪民姓沈，叫沈仲元，外號人稱小諸葛，先在王爺府，非是跟著王爺叛反，罪民料著大宋必然派人捉拿王爺，罪民在府中，好得他的消息。不料大人特旨出京，不想白五老爺，一日之間，失於檢點，誤中他們的詭計，爲國捐軀，喪於銅網，可惜他老人家那樣年歲，竟自喪在王府。罪民只恨無有幫手，那時節但有一個心腹之人，也就刺殺了王爺，也就與五老爺報了仇恨，可恨罪民一人，獨力難成。可巧王爺派鄧車行刺，罪民明與他巡風，暗地保護著大人，一者拿住刺客，以作進身之計。不料大人那裏徐、韓二位老爺，把他追將出來，追來追去，不知他的去向。那時罪民在暗地跟隨，罪民在旁邊嘆道：「鄧大哥，橋底下可藏不住你，竟有如此者好幾次，罪民明是向著鄧車，暗是向著徐、韓二位老爺。」又說：「鄧大哥，小心人家拿暗器打你。」這才把韓二老爺提省，用袖箭將他打倒，將他拿住。罪民料著必要問問罪民洩機的原故，不想他怕罪民投在大人跟前，必要說拿鄧車的來歷，豈不露出二位老爺無能了嗎？豈不想罪民非爲功勞，自要與五老爺報了仇，免了罪民與叛逆同黨名氣，罪民保住合家滅門之禍，罪民就是平生的志願。不想二位老爺忌妬，不肯引進罪民，得見大人之面，這一來不要緊，就誤了與五老爺報仇之事，可全在徐、韓二位老爺身上，實係無法，不能得見大人尊顏。這才夜晚間施展匪計，將大人駕，請到長沙府。這就是已往從前，他怎麼叫小諸葛呢？直沖著大人，心眼誰要說五老爺這個年歲死的可憐，無非一時的慌疎，墜在銅網之內，大人就把誰喜歡透了，誰要說五老爺性情總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他去是自找的，他就把誰恨透了。小諸葛類若知道大人的心思，所以大人恕了他的罪名，教他假扮公孫先生，知會了長沙府，作爲大人巧扮私行，訪查感請來了。鄧邦傑聞知大人現在此處，會同總鎮大人，合城文武官員，預備馬轎，見大人投遞手本，送大人回武昌府，到水路換船，進黑水湖。嘍兵拿拘搭船，沈仲元出艙，蔣爺把沈仲元抱下水去。若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衆嘍兵撥雲見日 分水獸棄暗投明

詩曰：規諫從來屬魏徵，太宗何竟望昭陵？自茲羣觀全拆毀，感念高皇不復登。

或有問於余曰：小五義一書，純講忠孝節義，以忠冠首。大概直言敢諫謂之忠，委曲從事，則不謂之忠。余曰：不然，直諫固謂之忠，或有事不便直諫明言，必委曲以寓規諫，終使君心悔悟，頓改前非。此不諫之諫，更有勝於直諫者。不忠而焉能作出此事來？唐時有一種徵，可爲證據。

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謚爲文德皇后，葬於昭陵。太宗因后有賢德，思念不已，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臺觀，時常登之，以望昭陵，用釋其思念之意。一日，引宰相魏徵同登這臺觀，使他觀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舉欠當，他的父皇高祖葬於獻陵，未聞哀慕，今乃思念不已，至於作臺觀以望之，是厚於后，而薄於父也。欲進規諫，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對說：「臣年老眼目昏花，不能見太宗因指所在，教魏徵看魏徵乃對說：「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爲此觀，以望獻陵，若是皇后的昭陵，早已看見了。」太宗一聞魏徵說起父皇，心裏感動，不覺泣下，自知舉動差錯，遂命拆毀此觀，不復登焉。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盡孝道，偶有此事之失，賴有直臣魏徵，婉曲以進善言，太宗即時感悟，改過不吝，真盛德事也。又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個魏徵能盡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聞魏徵所住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與魏徵起蓋廳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儉樸，復賜以素屏褥杖几等物，以遂所好尚。徵上表稱謝，太宗手詔答曰：「朕待卿至此，蓋爲社稷與百姓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盡禮者，則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之虛；又有賞賜及於匪人，而無益於黎元國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爲重。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徵之盡忠圖報，而史書之以爲美談也。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詞曰：

五義皆爲好漢，蔣平真是能員，水裏制伏沈仲元，莫把病夫錯看。  
任爾講窮能算，猛然擔你下船，腹內滿飲山下泉，才顯翻江手段。

且說大人到了棄岸登船的時候，坐了三號太平船，知府總鎮在第二隻船上，文武的小官在第三隻船上，護送大人的兵丁們，就在旱岸上行走。進黑水湖，誰也想不到，賊人有這麼大膽子，敢劫奪欽差大人。剛進湖口，就聽見唿啞啞一陣鑼鳴，叭噠噠就把軟硬拘鈎搭住船隻，往近裏就拉。小諸葛一著急，打官艙裏就躡將出來，喝道：「好山賊，現有欽差大人在此！回手就要拉刀，一瞧沒有，錯了，自己扮的是文人模樣，那裏來的刀呢？」正一著急，就見打船旁呼瀧一聲，由水中躡出來，如水獺相似，把住船沿，把沈仲元腰一抱，說：「咱們兩個人，水裏去說罷。」大人看了個真切，見是蔣護衛，大人高聲嚷道：「護衛千萬不可與沈壯士無禮。話言未了，早就聽見唿啞一聲，打水標相似。」蔣爺把人都安置好了，他自己都換了短衣襟，也沒拿刀，就到了蟠蛇嶺下，看見了大人那隻三號太平船，進了黑水湖口，桅杆上面有一個大黃旗子，被風飄擺，行舒行捲，上面是硃書的欽命兩個字。墨書的代天巡狩，按院大人顏。蔣爺一吩咐嘍兵，他就躡下水去，容他們拘鈎搭住就走。蔣爺躡上船頭，攔腰一抱，就躡下水去。到了水中，蔣爺把手一撒，沈仲元就是漂子浮水，瀧瀧爲止，淨剩了喝水了。蔣爺把他往脅下一夾，攏住了他的手，蹣著水，繞過了一個山灣。蔣爺知道把他瀧滿了，提溜上來，大人也看不見了，有甚麼話，慢慢再合他說。沈仲元水喝的有八成光景，眼前發黑，心似油烹，耳內如同打陣雷的一般。蔣爺解他的絲縲，把他攔上。蔣爺騎馬式，將他騎上，仲雙手打他兩脅下往上一擁，哇哇的往外一吐，吐的乾乾淨淨。蔣爺一撒手，把自己身上水，擰了一擰，對著沈仲元一蹲，叫道：「武侯諸葛亮，臥龍先生，可惜了！你這個外號，你怎麼配呢？你冤苦了人家臥龍先生了，你怎麼配！沈仲元說：我本不配，是大家擡愛，我早就說過不配。蔣爺說：你所爲我二哥三哥，有一點不到之處，得罪於你，懷恨在心，你就行了這們一個法子，五條性命，幾希乎沒有斷送在你手中。一計害三賢，就够受的了。你這叫一計害五賢。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祿，在他地面上丟了大人，他得死；我二哥保大人，是他的專責，得死；兩墨丟了老爺，得死；兩位先生得死；這是立刻得死的。餘者沾銜的，還不定死多少呢？你說禮，你說得明白了，那才是英雄呢！再說我聽見我哥哥說你道了姓名，我趕著就上樹林找你，沈壯士長，沈壯士短，可也不知你聽見哪？也不知你是去遠咧？可也不知是成心不理我，你不想想，你把大人盜走了，顯顯你的能爲；不想我們擔的住擔不住？你就是把大人說合了，央求的大人點了頭，你必是能說呀，你又是王府的人，你必是說能破銅網，能拿王爺，再說我們老五死的怎樣苦，你怎樣給他報仇。檢著我們大人愛聽的說一說，這個就把你赦了。你那知道大人赦了蔣四老爺不赦，趁著在這大人睜不見，我先把你宰了，給我二哥報仇。我宰了你，我們

大人絕不能把我宰了。小諸葛一聽，心中說：我早就算計下這個病鬼不好惹，如今遇上他了，這也無法。想到此間，雙睛一閉，一語不發，就是等死。正說之間，聽見蹬蹬的，跑過兩個八來，是盧方、徐慶。徐三爺嘆道：大人有話，老四可千萬別殺他。蔣爺說：誰說的？三爺說：大人蔣爺說，你才實心眼哪，這會大人瞧著嗎？他害咱們二哥，幾希乎沒死了。他央求了大人，大人饒了他，咱們不能饒他。咱們先把他殺了。我去見大人去，就說你們送信來，我已把他殺了。我去上大人那裏請罪去。三哥，你帶著刀嗎？是你殺呀？是我殺？徐三爺說：我殺。徐慶他本是個渾人，蔣四爺說甚麼，他就聽甚麼，擺刀就剝。蔣爺可又把他攔住，說：咱們要殺他，也教他死個心服口服，別教他死的不服。姓沈的，生死路兩條，你是要死？你是要活？沈仲元說：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蔣爺說：你到底是願意死？願意活？我有意救你。沈仲元說：我願意死，我倒不棄暗投明呢！蔣爺說：你要是願意活，依我個主意，你就活了。沈仲元問：甚麼主意？蔣爺說：你見了我二哥，我給你說情，也不枉你棄暗投明，也別管真假，你總是給我們老五報仇，也不辜負你這點好意。就是有一樣，知錯認錯，是好朋友，你見我的二哥，給我二哥磕個頭，一天雲霧全散，打這誰也別計較誰。我二哥這脾氣，非教他順過這口氣去，憑爺是誰，說也不行。有這一個頭，怎樣好，怎樣好，你趕常了，你就知道了。沈仲元說：你快些住口。若要給別人磕頭，倒還罷了；要是給你們五鼠磕頭，這是做不到的。你還殺了我罷。四爺說：那何必呢？我有一個法子，替你合我二哥和解，你這個頭貴重，我這個頭賤，我給你磕一百，你給我二哥磕一個，一百折一個，還不行嗎？我可是爲息事罷詞，打這就給你磕頭了。說畢，蔣爺也真拉的下臉來，就雙膝點地。沈仲元說：等著等著，這麼磕了可不算。蔣爺也就站將起來了。沈仲元說：你還捆著我。再說你這給我磕頭，誰瞧見了？我給他磕的時節，是衆目之下，怪不得人說你是機靈鬼，這又是你的主意。蔣爺嘆喏一笑，說：你過於疑心太大。咱們這樣辦，等那時你給我二哥磕的時候，我再給你磕頭，你看著管保行了罷。沈仲元說：肯那們著嗎？蔣爺說：來，我先給你解開。君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這話以後絕不提了。隨即給他解開繩子。彼此把身上水擰了擰。蔣爺說：過來，給你們見見，這是我大哥，這是我們三哥，你是認識的。徐慶說：老四，他不給我磕頭。蔣爺說：憑甚麼給你磕頭？你還應當給人家磕頭呢？徐慶說：噯，我這應當給他磕頭，我們兩個人折了罷。又見打那邊來了人，拐山灣就到了，這個人說：千萬可別殺沈壯士，教我送信來了。原來是大人船進黑水湖，看見是蔣四爺，把沈仲元提溜下去了，大人叫蔣護衛沒有叫住，早就下去了。少刻後頭，文武官員的船隻俱到，船上水手忙成一處，大夥找傢伙，保衛大人要緊。此時山東岸上，也有船隻到了，大家都

上官船找大人的主管回話。大人親身守把官船，盧爺大眾過去請罪。大人說：於你們何罪之有？這沈壯士已然赦過他了。盧校尉、徐校尉，千萬告訴蔣護衛，可別殺沈壯士。得大人諭，下船直奔東南去了。文武官員上船，給大人道賀。大人說：何驚之有？復又派人前去，教本地面武職官去追趕上去，千萬別殺沈壯士。大人已經赦過了。那人去不多時，同著蔣四爺回來，等那人到時，蔣爺已經把話說好了。蔣爺也應著，當著大眾，給沈仲元磕頭。沈仲元也應著，當大眾給韓彰磕頭。蔣爺給他解了綁縛，跟這裏來的時節，那人也就到了。一提大人說：不教殺沈壯士。蔣爺說：沒有殺，既然大人有諭，我們焉敢殺他？大人諭要下來晚一點，可就不好了。沈仲元心裏說：我就知道，他們這五鼠裏頭，這個瘦鬼不好弄，這才叫雨後送傘。蔣爺說：這位老爺貴姓？甚麼前程？那人說：我是守備，姓王叫殿魁。蔣爺說：王老爺那人說好說！老爺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是澤長，排行居四。那人說：原來是蔣四大人，失敬失敬。蔣爺說：豈敢豈敢，隨說隨走，將一拐這個山灣，就看見大人的船隻了，正是那些個嘍兵，打船上搗軟硬拘鉤呢！蔣爺說：不好，有了刺客了，忽見打西山頭上，嗖躡下一個人來，回手拉兵器，準是要行刺。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四回 蔣澤長水灌沈仲元 衆鄉紳奉請顏按院

矯若雲中白鶴，羨他絕妙飛行，忽然落下半虛空，能不令人發怔。  
詞曰：寶劍肩頭帶定，人前念佛一聲，熱腸俠骨是英雄，到處人皆欽敬。

且說蔣爺同著那人，剛一拐山灣，就瞧見山半腰內，一個人躡將下來，躡在大人船上，蔣爺一嘆刺客。盧爺撒腿往前就跑。徐三爺眼快，說站住罷，大哥，不是外人。盧爺也就嘆吱一笑，可嚇著了我，敢情是他！把大人也嚇著了。你瞧無緣無故，打半懸空中，飛下一個人來，銀灰九梁巾，道袍，絲縑鞋，皆是銀灰顏色，除了襪子是白的，背插二刃雙鋒寶劍，面如滿月相似，五官清秀，三絡短髯，回手拉寶劍，念聲無量佛。大人也不知道，老道從何而至，一瞧那意思，不是個行刺的。見他一回手，就要拉雙鋒寶劍，喝說：爾等這些嘍兵，好生大膽，將擺劍要劍，船艙之中，說道：師兄，你且慢。大人現在此處，你要作甚麼？趕著出來，雙膝點地，給雲中鶴魏道爺磕頭。你道雲中鶴從何而至？自打夾峯山說明了，幫著大眾破銅網，定襄陽，回到廟中，把自己應用物件全都帶好，將廟中事安置妥當，離了三清觀，直奔武昌府。正走在柴貨廠，看見湖口裏面，浩蕩蕩的，大黃旗子飄擺，上寫著欽命代天巡狩按

院，被山頭遮擋，往下就看不見了。自己心中一忖度，別是顏按院大人罷？忽聽裏面嗆啷一陣鑼響，意欲奔黑水湖，沒有船隻，又進不去。上黑水湖西邊那座山看看，又沒山道。仗著老道常走山路，山頭卻又不高，把衣裳一掖，袖子一挽，竟自去上面去了。往下一看，正是嘍兵那裏導絨繩，哪東岸上站著好幾個人，看又不像山賊的樣兒。看那旗子，可不是顏按院大人嗎？自己一著急，飛身躍將下來，念了一聲佛，拉寶劍要斷軟硬拘鉤。此時白面判官柳員外，打裏邊出來，道：給師兄叩頭。魏道爺一問：師弟！因爲何故到此？弟兄約有十七八年沒有見面，見面覺著有些悽慘。柳青說明了自己的來歷。魏道爺點頭。正說話之間，就聽見岸上有人叫親家，原是穿山鼠徐三爺到。魏道爺一瞧沈仲元水雞兒一般。還有一個，也是水淋淋的衣服，可就是蔣四爺。大家下船，雲中鶴俱一一的單手打稽首，念聲無量佛。徐慶給見的蔣四爺，見禮已畢，蔣爺復又給魏道爺行了一個禮，說我聽我三哥說：請出魏道爺來，幫著我們大眾，與我五弟報仇。慢說我們感念道爺的這一番好處，就是死去的我們五弟，在陰曹地府，也感念道爺的功德。徐三爺在旁說：你瞧你這絮絮叨叨的，也不知是作甚麼，自己哥們，那用那些話說。雲中鶴念聲無量佛，說：貧道既然點頭，敢不盡心竭力。沈仲元在旁，雙膝跪倒說：師兄，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弟沈仲元與兄長叩頭。雲中鶴念聲無量佛，說：你今年歲數也不小了，比不得二十上下的年紀了，也應當奔奔正途才是。你想想你所爲的，都是甚麼事情？我爲你們兩師弟，遠走他方，遍遊天下，皆因有這個師兄弟的情分，一人增光，大家長臉，一人慚愧，大家慚愧。按說弟兄們，廿載光景未能相逢，弟兄們見面，怎麼我就數說你一頓，皆因你作事不周，連劣兄臉上也是無光。沈仲元說：小弟早有棄暗投明之心，不得其門而入。事到如今，改邪歸正，不必兄長惦念了。正在他們說話之間，裏邊傳出話來，說：大人有請蔣護衛。盧爺教蔣爺換上衣服。蔣爺就此進去，面見大人，給大人行禮，給大人道驚，在大人跟前請罪。大人又把沈仲元的緣由，說了一遍。大人深知蔣爺是能牙利齒，派蔣爺與沈仲元、韓彰兩方解和。蔣爺點頭。然後又問：打半山腰中飛下來的，那個老道是誰？徐三爺回話，如何回得明白，向來又不懂得說官話，一張口就不成文。他就說：回稟大人得知，他是我小子，是我兒子的師傅，我們是親家。大人瞪了他一眼，話就更說不上來了。又說：我回話，大人聽不明白，問我哥哥罷。他也想，說的不是滋味了，推在盧爺身上。盧爺接過來，這才把始末緣由說了一遍。大人方才聽明白，原來是沈仲元、柳青的師兄，被衆人請出來，幫著定襄陽破銅網，與五弟報仇的。方才看見有些道骨仙風的氣象，自己一忖度，此人是請出來的，不可待慢，又是徐校尉的親家，立刻吩咐有請魏道爺。魏真進了船艙，與大

人行禮。大人趕緊站起身來，抱拳帶笑說：「魏道爺請坐。上下一打量魏真，好一番的氣象。怎見得有讚爲證？」

顏大人，用目瞧見此人，好相貌。入玄門，當老道；看身材，七尺高。九梁巾，把頭皮罩，素帶兒，腦後飄，迎面上，有一塊，無瑕美玉。吐放光毫，穿一件，灰布的袍，繫一根細絲縑，在腰間，來圍繞，蝴蝶扣，繫得牢，相襯著，燈籠穗兒，被風擺搖。白布襪，腰兒高，銀灰的鞋，底兒薄，行不偏，走正道，背後背，無價寶，二刃雙鋒，是一口利刃吹毛。看先天，根基妙，看後天，栽培的好，地格圓，天庭飽，二眉長，入鬢角，看雙睛，神光好，土形正，雙腮傲，耳輪厚，福不小，肩似塗朱，還有那三絳鬚鬚，相配著。這老道，真奇妙，不修仙，不學道，不愛錢，不貪鈔，暗隱著威，面帶著笑，喜管不平事，專殺十棍豪，每遇那，污吏賊官，奸夫淫婦，不肯饒。

大人看畢，暗暗誇獎，叫人與道爺預備一個坐位。魏道爺那裏肯坐，讓至再四，方才落坐，與衆位打了個稽首，念了一聲無量佛。大人說：「本院久聞魏道爺之名，方才又聽盧校尉等所說，魏道爺肯出來拔刀相助，待事畢之時，本院奏聞萬歲，必然要聲明魏道爺之功。雲中鶴說：小道無能，無非聽著言講。五老爺死在銅網，被奸王所害，實在可慘。小道也是一腔不平之氣，焉敢稱爲拔刀相助？無非衆位老爺們，前去破銅網，小道有何德何能，不過巡風而已。」大人說：「魏道爺不必太謙了。正說話間，就見一宗詭事，那船忽悠悠，直奔東山邊而來。把大眾嚇了一跳，怎麼這船自己走起來了呢？大人問：「甚麼緣故？」蔣爺知道底下有人，轉身躍入水中，才把胡列、鄧彪叫將出來。原來是蔣爺預先教他們兩個，拿著青銅刺，容容掛住船隻，往裏拉的時候，教他們用鉤掛住船底，往裏就帶。兩個人扎在水中，用刺掛船，嗣後怎麼也掛不動了。緣故是鉤不拉了，兩個人如何掛的動？這才用平生之力，慢慢悠悠的，也就奔了東山邊了。有蔣爺下去，把他們拉上來，到了上面，才能告訴，可不能在水裏頭說話。蔣爺就把水灌沈仲元，大人到了的話，說了一遍。隨後帶著兩個人，到了船上，放下青銅刺，與大人叩頭，說明了他們來歷。大人收留下，教他們跟著當差。大人又問：「你們大眾，如何到了此處？」蔣爺就把尋找大人，誤入黑水湖，殺了山寇，饒恕了嘍兵的話，說了一遍。岸上那些人，那都是十八莊的會首。大人說：「既然他們獻了此個衣服，又預備的吃食，也甚是爲國有益的好百姓，應當請來一見。蔣爺這才下去，把那些鄉紳們請將上來，俱與大人叩頭。大人倒說了些謙虛的言語。那些人請大人，上柴貨廠暫且歇馬，明日起身。大人不肯。衆人跪著不起來。大人出了個主意，就在山上聚議廳中住一夜，明日再走。大眾只得點頭。就此請大人下船，上聚議廳。衆鄉紳派人出去治辦上等海味酒席幾桌，也皆因柴貨廠地勢寬闊繁華，要是背鄉，也不能這麼便當。蔣爺沈仲元、鄧

彪胡列俱都換上衣服。眾嘍兵跪接大人。眾人到了聚議分贓廳中，晚間由外邊廂酒席送到。連知府帶總鎮大人，連文武的大小官，以至外邊兵丁等，蔣四爺等，連眾會頭帶嘍兵，大家飽餐一頓。也就把君山歸降大宋，回稟了大人一遍。又把盜彭啓假扮陰曹畫陣圖，回了大人一遍。大人問陣圖有幾個日子，大概也就畫齊備了罷？蔣爺說：這日限也不少了，大約就畫齊備了。就此回明白了大人，把嘍兵也打發他們上君山去，待等襄陽用之際，再調他們上襄陽。大人也就依著蔣爺的主意。蔣爺叫分水獸鄒彪教他取紙墨筆硯去。分水獸說：四老爺怎麼又來取笑？他們這那有紙墨筆硯呢？這才有知府帶來的文案，教他們預備。蔣爺親筆寫了書信，封固停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晨，大人打發文武官員，俱都免送，回衙理事。大家一定要送，說至再四，這才不送了。連兵丁們，俱都叫他們回去。早飯又是十八莊會頭預備，早飯用畢，山中也沒有甚麼物件，嘍兵也不用分散。蔣爺仍穿上自己的衣服，帶上一對青銅刺，遂請大人下山，餘者眾人保護。放火燒山，爲的是賊要再來了，沒有住處，自然也就存留不住了。頃刻間烈焰飛騰，萬道金蛇亂躡。嘍兵帶著書信，盤費銀兩，投奔君山，暫且不表。十八莊會頭，要送大人一程。大人攔住，大人謝了謝他們。後來大人上京繳旨，奏聞萬歲。天子一喜，還賜了一塊匾額，讚美他們村莊的義氣。大家上船。大人在官船中，見火光大作，點頭讚嘆，燒燬房屋，傷害有多少生靈。蔣爺早派聽差的，前去給武昌府送信。內中只有柳青要見他師母去。蔣爺不願意，說：待等破完了銅網，索性你把這一個整人情，作完了再見不遲。柳爺說：趁著此處長沙府不遠，我實在是我想我師母。你只管放心，我絕不能半途而廢，我不是這樣人物。你們先走，隨後我奔襄陽，絕不能誤事。這一說，雲中鶴也要去，沈仲元帶路。蔣爺一想，難得他們師兄弟湊在一處，睡多了夢長，萬一不奔襄陽，便把他們怎麼樣呢？有了，我同著他們一齊去，就無妨了。就此回明白大人。四位一同起身，奔長沙府。這一到長沙府，火焚郭家營，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五回 雙錘將欺壓良善 溫員外懼怕凶徒

西江月：

世上豪傑不少，巾幗亦有鬚眉，救人急難扶人危，竟出闔閭之內。不是姻緣匹配，強求必定吃虧，要擒惡霸將雙錘，女中英雄可畏。

且說大人回武昌不表，蔣爺上長沙亦不提。單說的是南俠北俠，雙俠智化，過雲雕朋玉，直奔長沙府，到了郭家營，過雲雕朋

玉認得。總是不巧不成書。自從小諸葛沈仲元他們走後，朱家有事，是前文表過王官雷英上長沙府郭家營聘請雙錘將郭宗德。這雙錘將，可就在長沙府。皆因此人，膂力過人，受了襄陽王的聘請。這人生就的膂力真大，雖不能說萬夫不當之勇，要論這一對雙錘，實在是力猛錘沈。可惜他這樣的本領，只是一件，教他妻子誤了一世的英名。這就是那句話，大丈夫難免妻姦子不孝。他娶妻花氏，實在的不是個東西。郭宗德家中一貧如洗，他是個武夫，飯量最大。他交了一個朋友，叫崔德成。這個崔德成家大業大，就是孤身一人，尚未婚娶。就皆因這個花氏不是東西，那崔德成，又有銀錢，這宗德又窮，貪圖了人家銀錢，就把醜事作出來了。崔德成拿著銀錢，教郭宗德作買賣。這個買賣一多了，郭宗德也就作不過來了，又找了領東的，開了許多鋪戶，拾奪了自己的房舍，前後東西，共是四個大院子。後院拾奪的花園子，蓋了一座大樓，花氏起的名字，叫合歡樓。後花園中有許多奇花異草，太湖山石，池塘等項。家業一大，雙錘將的名氣，也傳揚出去了。雙錘將不叫雙錘將了，改送了他一個外號，叫了個賴頭龍。大人還不好意思來叫他，小孩子可不管那個，他在前邊走著，小孩子就在後邊叫他。咳嗽，賴頭龍哪！上那去呀？吃了飯了沒有？他瞧了那孩子一眼，也無非是鼓著肚子生氣。那孩子更討人嫌，又說賴頭龍，你發了財了，你不是上我們家裏討餅子吃的時候了。郭宗德一想，再要是孩子湊多了，更不好辦了。真是那些孩子，俱在一處，唱起來了。賴頭龍，賴頭龍去了人，有了錢，他就要追趕著打他們，他們就跑了。自己一想不是事，不久的要跟著王爺當軍需去了，又不能攜眷，自己要把家眷搬在襄陽去，又捨不得這片事業，再說崔德成，公然就在他們家裏住著，也不回崔家莊了。總想一個法子，怎麼把他推出去才好呢？忽然這天生出一個主意來，把崔德成請到書房內，兩個人喝著茶閒談。賴頭龍說：兄弟，你這不是事，憑你這個家當，這樣的事業，打這麼一輩子光棍子，算怎麼個事情？聖賢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非得說一個不行。早晚我給你爲媒，非說一個不行。崔德成說：不要，別辜負了哥哥的心。郭宗德說：你爲甚麼不要？崔德成說：媒人叫我趕出去的許多，緣故再醮的不要，品貌不好的不要，我總不信媒人的話，總要教對相對看才行。郭宗德說：難道這一方，就沒一個品貌好的麼？你要甚麼樣的？崔德成說：非得像我嫂嫂那品貌不行。還有一個，不行了！郭宗德問：是誰？怎麼不行了？只要你看得中意，我就能給你去說。崔德成說：那日清明上墳插柳的時節，看見溫家莊溫員外家有個女兒，叫溫暖玉，稱得起才貌雙全，我見了他一面，神魂恍惚，直到如今，我總有些個思念，可惜人家是有夫之婦了。雙錘將說：只要你看著如意，有夫之婦，他也得給咱們。崔德成說：他要是給的無能之輩，還有你這一說；



他給的朱家莊朱德家，那如何行得了？雙鍾將說：你自管放心罷，後天咱們就辦事，要是不給，咱們還會搶哪！如若妥了，你在那辦？崔德成說：要是妥了，我就在這辦。賴頭龍聽了，雖不願意，也是無法。有句俗言，寧借停喪，不借人成雙，無奈可有一件，吃了人家口軟，使了人家的手軟，自蓋房屋，不敢說不行。崔德成雖說此話，也沒有擱在心上，仍然告辭，上合歡樓去了。雙鍾將把家人叫將過來，自己教人備辦了八盤子花紅彩禮，教人備上馬匹，自己換了新衣服，出了自己家門，乘跨坐騎，帶上從人，直奔溫家莊。到了溫員外門首，雙鍾將撇鎗離鞍，下了坐騎，從人前去叫門。裏邊有人答言：甚麼人叫門？從人說：開門罷，我們大爺來了。正是溫員外出來，開門一看，就是一怔，知道雙鍾將是一惡霸，素無來往，到門必沒有好事。自可滿臉陪笑，一躬到地。雙鍾將要行大禮，說：老伯在上，姪男有禮。溫員外說：豈敢，好兄弟，請到寒舍待茶。說畢，往裏一讓，廳房落坐。溫員外問道：有何貴幹，來到寒舍？雙鍾將說：姪男聞聽老伯，有一千金令媛，我有個盟弟，此人大大有名，提起來大約老伯也知道，就是崔家莊崔德成，姪男作個冰人，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溫員外連連搖手，說：辜負賢弟一番美意，我的小女，已然許配人家了。雙鍾將說：老兒你不知進退，好意前來說親，你竟自拿這般言語，推托於我。後天前來迎娶，孩子們把定禮放下。溫員外把雙鍾將一攔，說：且慢，我的女兒，許配朱家莊朱德爲妻，倘若不實，小老兒情願受罰。雙鍾將把手一抖，溫員外嚇得，摔倒在地。他竟自揚長而去。溫員外放聲大哭。皆因是安人已然故去了，就是自己帶著女兒度日，已然給了朱德。郭宗德硬下花紅彩禮，不從罷，人家勢力真大，從了罷，也得朱家答應。鄉村有點事情，街坊鄰舍，盡都知道，早有鄰居過來探問。溫員外就把始末根由，對著大眾，說了一遍。眾人七言八語，也有說打官司的，也有說找人打架，打完了合他打官司，也有說把姑娘藏起來的，也有說給朱家送信的。溫員外就依了這個主意，鄰居散去。溫員外到了後面，就把此事，對著女兒學說一遍。姑娘是個孝女，跟隨天倫，溫習儒業，熟讀列女傳，廣覽聖賢文，口尊天倫是女兒累及你老人家了，他明天一來，女兒可就速求一死。溫員外說：女兒先別行拙志，爲父去到朱家送信，要是死，也是拚著我這一條老命，先與他們拚了。我兒可千萬別行拙志。暖玉說：孩兒死也不這麼死，我還有個主意。說畢，姑娘痛哭。員外勸解了一番，出來找了鄰家二位老太太，伴著姑娘，怕小姐行了拙志。員外復又出來，離了自己門首，直奔朱家莊而來。到了朱家莊上，直奔了朱德家中。家人等見了老員外來，說：老員外爺，兩眼發直，莫非有甚麼事情哪？溫員外說：禍從天降，請你們大爺出來，說著話往裏就走。家人說：我們大爺沒在家。員外也並沒聽見，直到廳房落坐。溫員外說：請你們大爺，家人說：方才回

稟過員外爺，我們大爺沒在家。員外說：請你們二爺。家人說：我們二爺沒在家。那邊家人也說：我們大爺、二爺都沒有在家。員外一聽家人齊說沒在家，溫員外放聲大哭，說道：蒼天哪！蒼天哪！家人問道：老員外何故這樣恨天怨地？老員外說：咳！我們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那家人一個個，怪著納悶說：老員外到底是甚麼事情呢？溫員外對著朱家家人，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家人說：員外爺來的不巧，前三兩天還行呢！有我們大爺、二爺把兄弟沈大爺在這裏的時候，這樣的惡霸，有一千也拾奪了。老員外說：怎麼這樣不巧，你們大爺、二爺到底上那去了？家人說：上南鄉取租子去了。老員外說：要給送信，明天晚上，回得來回不來？家人說：回不來，要是連夜趕，騎著快馬可行咧！溫員外說：煩勞你們那位，辛苦一輪，總是大爺來才好哪！我們姑老爺尙未過門，說話有點不便。正說話之間，見老太太從外邊進來。甘媽媽一生，是個直率的脾氣，皆因朱文、朱德沒在家，沈仲元保著大人走了，娘兩個還在這裏住著，淨聽沈仲元的消息，搬在那裏好奔那裏。忽然聽見前邊哭哭啼啼，甘媽媽在後窗戶那裏聽著，有聽見有的，有聽不見的，就聽見說：硬下花紅彩禮，無論怎麼樣，後天搭人。就聽見這兩句話，自己親身就過來了。進了廳房，家人說：這就是我們這裏住的甘老太太到了。員外問：那位甘老太太？家人說：這是我們大爺、二爺、沈大爺的姑母，眼下在我們這住著呢！要不怎麼說，前幾天來好呢！沈大爺是有本事的，要論勢力人情，我們這裏有按院大人，可惜如今都走了。此時就是給我們大爺送信，也是無益。溫員外也是無法。此刻甘媽媽進來，員外與甘媽媽行了個禮。甘媽媽與員外道了個萬福，讓溫員外坐下。甘媽媽也就落坐。問：老員外到底有甚麼事情？我們大家議論議論，誰教我在我們老賢姪這住著呢？溫員外又把自己的事，學說了一遍。甘媽媽咳了一聲，說：這個事，要是我們姪兒在這就好辦了。等等，我給你算計算計，是找我們姪子容易呀？是找本家大爺，二爺容易？我們姪子，是上武昌府，本家大爺、二爺，是上南鄉。正說話之間，忽聽外面有人，甘媽媽一回頭，聽見後窗戶那裏有人，叫說：媽媽呀！你老人家這裏來。甘媽媽說：老員外暫且請坐，我女兒叫我哪說畢，轉頭出來。溫員外仍與家人講話，說：你們的大爺、二爺上南鄉去，離這有多遠哪？家人說：遠倒不遠，離這一百多里地，大概也就在這一半日回來。湊巧今天就許回來。溫員外那個意見，就打算給大爺、二爺送信爲是。正說話間，甘媽媽從後面過來，也是皺眉皺眼，甘媽媽也添了煩了。員外說：甘媽媽請坐。媽媽說：員外請坐。家人問：媽媽到後面，作甚麼去來？甘媽媽咳了一聲，說：員外方才是我女兒，將我叫到後面去了。我女兒一生，好管不平之事，他要見著不平事，他就要伸手去管。老員外這件事呀，他要替你們出氣。員外說：姑娘小姐怎麼能够替我們

出氣？甘媽媽說：實不相瞞，我養活的嬌兒，練了一身本事。明天教你的女兒躲避躲避，他去替當新人。待下轎之時，亮出刀來，殺他們個乾乾淨淨。溫員外說：那可使得不得？語言未了，忽見朱文打外邊跑將進來。此人一來，不知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德逢惡霸 有俠有義救姑娘

且說姑娘叫過甘媽媽去，同他娘一說：他要替人家娶玉小姐去，暗帶短刀一把，下轎之時，殺個乾乾淨淨的。媽媽一攔他，不教他去，他就要行拙志。媽媽也是無法，故此到外面，與溫員外說這套言語來了。溫員外也是爲難。甘媽媽也是著急。溫員外說：那如何使得？忽然朱文慌慌張張，手中拿定打馬藤鞭，打外邊跑將進來。從人趕著給大爺跪下磕頭，說：大爺從那裏來？大爺也不理論那些從人，過來先給溫員外行了個禮。從人沖著甘媽媽說：這就是我們家大爺。大爺這就是沈大爺的姑母。朱文過來，與甘媽媽行禮，說：姑母，你老人家到得孩兒家中，可巧我們哥兒兩個沒在家，怠慢你老人家。甘媽媽說：啲！我們在這騷擾你們。朱文心中有事，不能淨白陪著甘媽媽，一回頭奔了溫員外來。溫員外伸手一拉朱文的手，放聲大哭，說：賢戚！我們禍，那個禍字底下的言語，尙未說出。朱文接過來說：你老人家不用說了，姪男從你老人家那裏來，聽見趕集說，我趕緊到了你老人家家裏，才聽見隔房兩位老太太說：你老人家上我們這裏來了。溫員外說：好惡霸，欺我太甚了。朱文說：老伯自管放心，我這就寫呈子，並且長沙縣還不行，我知道長沙縣與賴頭換帖，告他往返徒勞，非長沙府不行。你老人家不必憂心，我們兩家較量較量，我扳不倒郭宗德，我誓不爲人。甘媽媽說：啲！賢姪且慢。剛才我女兒聽見此事，他一定要替他溫大姐，坐這一次轎子，暗藏短刀一把，待等下轎之時，殺他們個乾乾淨淨。朱文連連擺手，說：姑母，這件事可萬萬使不得。我這個表妹，可許配人家沒有？甘媽媽說：早已許配人家了，還是俠義的門徒。朱文說：倘若要教人家那頭知曉，姑娘可就擔了不是了。再說爲我們家的事情，我天膽也不敢，實係擔架不住。甘媽媽也就沒法了。朱文立刻寫呈子，說：老伯暫且在我家，聽聽我去遞呈子的信息。員外點頭。朱文本是文秀才，朱德是武秀才，寫呈子朱文不費吹毫之力。外頭備了兩匹馬，帶著一名從人，直奔長沙府。事逢湊巧，長沙府知府沒在衙署，送按院大人去了。一打聽回來的日限不準，這個事等不得，後天就要搶人，如何等得了？只可轉頭回來，再作主意。他這無明火，是霸道火性，往上一沖，舉家性命都顧不得了。離了長沙府，正走長沙縣，到了長沙縣衙署的門首，心中一動，想著自己

這個事，是理直氣壯，他們雖然是把兄弟，難道說他就把這門親事，斷與賴頭龜不成？再說我先告他，這裏遞了呈子，他與我辦不好此事，我再府衙門去告，我也不算是越訴。想畢，就下了坐騎。從人說：大爺這裏告他可不好哇！難道說你老人家，不知道他們是拜兄弟嗎？朱文說：你知道甚麼？少說話。從人也不敢多言了。所帶的呈子，是知府那裏遞的呈詞，到縣衙也就用不著了。自己一直撲奔大堂，正對著這位太爺升二堂理事呢！朱文打算要搥鼓，忽見打裏邊出來兩個青衣，剛一見朱文，笑嘻嘻趕奔前來，說：這不是朱相公嗎？朱文點頭說：不錯。青衣說：很好，倒省了我們的事了。朱文問：甚麼事？青衣說：我們太爺派我們去請你老人家去。朱文說：好好，正要見見你們太爺呢。你就給我回稟一聲。當即就同著朱相公進去。知縣姓吳，名字叫天良。原來有雙錘將的片子，早就到了，隨著五百銀子，託付吳天良，買一個賊，攀告朱文。朱德的窩主，吳天良暗地裏叫官人通知犯罪的賊人，一口將朱文、朱德攀將出來，說他們是窩主，與賊人分贓。暗地辦好，知縣升二堂，帶賊上來審訊。賊人就把朱文、朱德招將出來，教他畫了供，出簽票拿朱文、朱德。官人領簽票剛出去，正遇上了，故此就把他帶將進來。面見知縣，身施一禮，說：學生朱文與父母太爺行禮。知縣把公案一拍，說：好個大膽朱文，枉是聖人的門徒，聚賊窩，現有人將你供招出來。會同教官，革去了他的秀才，暫將釘鐐收監。朱文在堂口，百般叫罵，狗官長，狗官短。知縣把耳朵一聳，退堂歸後去了。把天良一滅，就得了紋銀五百兩，這可真算是無天良了。外邊的從人一哨，主人釘鐐收監，自己把馬拉過來，騎著一匹，拉著一匹，回朱家莊去了。一路無話，到了自己的門首，下馬進了院子，往裏就走，一直撲奔廳房，正對著溫員外在那裏等信呢！甘媽媽先暗見，這從人就把已往從前的事，對著甘媽媽學說了一遍。溫員外一聽，更是不行，倒把朱文饒上了。忽然又從外邊跑進一個人來，說：大爺在家裏沒有？家人說：甚麼件事？那人說：可不好了，我們二爺，教郭宗德誑到他們家裏去了，收在空房裏頭了。衆人一聽，又是一陣發怔。原來賴頭龜，搶人這個事情，傳揚遍了。這朱德剛打南鄉回來，也是帶著一名家人，他是武夫，好走路，正遇見有人講論呢，可巧教他遇上了。人家說明天瞧搶人去，就教朱德聽見了。又過去細細的一打聽，可巧人家不認的朱德，一五一十，就把這個事告訴朱德了。朱德立刻帶著從人，就奔了郭家營，不用說見了郭宗德，就破口的大罵：好賴頭龜，你敢搶二爺，沒過門的妻子，兒著他們的從人，說：你快把賴頭龜叫出來。家人那裏敢怠慢，立刻往家就跑，就把賴頭龜叫將出來。不多一時，賴頭龜出來，滿臉陪笑說：原來是朱賢弟。朱德大罵說：你甚麼東西，你合我呼兄喚弟。郭宗德說：兄弟，你今天帶了酒了，不然我一還言，傷了咱們的好交情。

了。朱德說：賴頭龜！你要再說合我有交情，我要胡罵了。賴頭龜說：我就問你一句話，你是怎麼了？朱德說：你反來問我，是怎麼了？憑甚麼在溫家莊，硬下花紅彩禮？賴頭龜說：你聽誰說，我在溫家莊硬下花紅彩禮？朱德說：這是人所共知。賴頭龜說：你們可千萬別受了人家的煽惑呀！你是聽誰說的，你把這人拉來，咱們對對，不然，咱們一同到溫家莊，問問此事。再說溫家莊住戶人家甚多，把花紅彩禮，下在甚麼人家了？朱德說：就是溫宏溫員外他們家裏。賴頭龜說：這可就更好了。你先把氣消消，我換上衣服，咱們一同去問問。要果有此事，你要怎樣罰我，就怎樣罰我。再說溫員外溫姑娘，給了兄弟，我也知道，放定的時節，我這去道喜，去哪怎麼我能行的出那樣事來？再說我也有家小，我還能再娶一個不成？朱德被他這一套話，說的自己倒覺著有些個舛錯，必是自己沒把事情聽明白，大略著他也不敢。雙鍾將說：你先到我家裏喝碗茶，把氣消一消，咱們訪聽訪聽。這個話是誰說的？你要饒了這個人，我也是不饒。往裏一讓。朱德說：這倒是我莽撞了，虧了是你，寬宏量大，不然，咱們得出人命。郭宗德說：我要與你一般見識，我對的起大哥嗎？二人往裏一走，進了廣梁大門，往西一拐，四扇屏風。剛一進去，兩邊有人攔著，拉著繩子，往起裏一站，絆住了朱德的腳。朱德往起一躓，從人一拉繩子，撲咚朱德躺下。從人過來，五花大綁。朱德破口大罵，說好小輩！暗使陰謀，不敢合你二太爺一刀一槍的，較量較量。雙鍾將說：朱德，今天把你拿住，爲的是教你聽著明天，把你這個妻子給我，把弟娶來，都教你聽著，拜天地，入了洞房，合交酒杯，到次日生米作成熟飯，也不要你的性命，把你一放。你們哥們，有法淨管便去，或講文，或講武，隨你們的便。朱德大罵。賴頭龜說：把他嘴塞上。朱德一急，一擦腿，撲的一聲，就把家人捧出多遠去。陵藹一聲，爬伏在地。還醒了半天，才緩過這一口氣來，幾希乎沒有死了。郭宗德說：把他四馬攢蹄捆上。從人把他按倒，口中塞好了物，叫人把他搭在後邊，捺在空房子裏頭，也不用看著，把門鎖了。雙鍾將這裏搭棚辦事。衙門裏信也到了，朱文收了監了。暫且不表。單說跟朱德的這名從人，飛也相似回家，就跑到家中，見甘媽媽連溫員外，帶夥伴們，就把二爺的事，對他們學說一遍。衆人目瞪口呆，一點方法無有。溫員外淨哭。甘媽媽勸解，也是無法。只可就是按姑娘那個法子，除了那個法子，別無主意。正在束手無策之間，忽然從外邊，蹭蹭蹭躡進幾個人來，頭一個青緞衣巾，黃白臉，細條身材，第二個碧目虬髯，紫衣巾，又兩個寶藍色的衣服，還有個身軀矮小的。五個人倒有四個拉兵器的，往廳房裏頭就跑。溫員外以爲是雙鍾將他們人到了，嚇的整個兒掉下椅子來，爬起往桌子底下就鑽。倒是甘媽媽，別稱是個女流之輩，總是開過黑店，膽也不小。說你們是那裏來的，一夥人哪？清平世界，朝

朗乾坤，白晝入人家的宅舍，難道說反了不成？原來是南俠、北俠、雙俠、智化、過雲、雕朋玉、大眾前來，甚麼事情，往裏就跑？有個緣故，皆因是衆人走著，遇見天雨了，就誤了三兩日的光景，看著快到朱家莊，智爺就問明了朋玉，朱文、朱德他們家，進莊第幾個門居住，都山朋玉告訴明白。到了門首，智爺一扭嘴，使了個眼色，連朋玉也不知是怎麼個意見，大家拉兵器，亂往裏鑽。原來是智爺怕沈仲元得信跑了，故此進來的急速，連朋玉也就跟將進來，直進廳房，並沒一點影色。對著甘媽媽一問，朋玉說：這就是那位甘媽媽。智爺把刀插入鞘中，說：親家，我且問你，你內姪那裏去了？快些說將出來，好保你們母女沒事。如其不然，連你都大的不便。甘媽媽說：你是甚麼人，敢叫我親家。智爺說：我不說，大約你也不知，我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這是你們乾親家，這就是北俠。甘媽媽說：可了不得了，原來是二位親家到了。二位親家，恕我未能遠迎，望乞恕罪。北俠說：豈敢。朋玉過來，與甘媽媽磕頭，緣故他與沈仲元聯盟兄弟，不能不過來磕頭。甘媽媽說：你們來的湊巧，我正好點爲難事。智爺說：別的話等等再說。我們是請大人來了，你先說你內姪在那呢？甘媽媽說：你們請大人來晚了，大人我內姪早送回去了。智爺說：這不是當要的呀？甘媽媽說：這焉能撒謊？我要撒謊，我婆子也擔當不住。智爺細細的一問，他就把大人怎麼吩咐，文武官員怎麼護送的，細述了一遍。北俠還有些不相信。智爺聽著裏邊沒有甚麼假話。甘媽媽又問說：蔣四老爺沒來？智爺說：沒來。甘媽媽說：病鬼可把我冤苦了。今天你們這二位親家，咱們可是初會，一見就不像病鬼。他那個談談諧諧的。智爺說：怎麼？甘媽媽說：我倒是合你們打聽打聽，我們這位姑老爺，到底那個是真的艾虎？你見有自己的女兒給了人，到底不準知，那個是真正姑老爺？智爺說：你先見的那不是，後見那個才對呢！你先見的那個，是個大姑娘，女扮男妝，臥虎溝沙大哥的女兒。甘媽媽說：等著見了病鬼，再說。智爺說：你沒瞧明白，你女兒還是個二房。甘媽媽說：那可不行。智爺說：這是人間的大事，有個日期管著，先定的就是頭一個，後定的就是二房。先定的就是假艾虎，那是我歐陽哥哥下的定禮。他又拿著那塊玉佩，定了你的女兒。你算算，誰先誰後？甘媽媽把臉一沈，一話不發。智爺說：給你見見，這是展護衛老爺，這是丁二爺。甘媽媽道了個萬福。甘媽媽回頭把溫員外打桌子底下，叫出來與大家見了禮。就把溫員外的事，對大眾一說。忽見打外頭闖進一夥人來，衆人一怔。要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七回 甘蘭娘改扮溫小姐 衆英雄假作送親人

西江月：

世事無非是假，誰知弄假成真，本是沙家女釵裙，巧把蘭娘眼混。自從結爲秦晉，無暇著意追尋，今朝才遇做媒人，能不一訪問。

且說甘媽媽對著南俠北俠雙俠智化過雲雕朋玉，一提郭家營的這個惡霸，雙鍾將郭宗德，先前怎麼窮，後來大闊，全是崔德成的銀錢，怎麼硬下花紅彩禮，要搶潑員外家女兒，這裏朱家朱文朱德弟兄兩個，一個是收了贖了一個是在郭家營的空房子裏頭，幽囚起來了。大眾一聽，頭一個就是丁二爺好事，說這不是要反嗎？你告訴我，他的門戶，我去找他去。北俠說：你先坐，你等著我們親家說完了，咱們大家議論個主意，還能不能去嗎？丁二爺這才落坐。甘媽媽說：不然，我怎麼說你幾位來的湊巧呢？北俠說：智賢弟！你出主意罷。智化還沒有說話呢，溫宏沖著大眾，雙膝點地，說：眾位老爺們，大駕光臨，實在是我小老兒的萬幸。智爺說：老爺！你先請起，有話咱們大家計議。老頭子將要起來，忽然闖進幾個人來。智爺一拍手掌說：咳，我的臂膀來了。把溫員外嚇了一跳。原來是雲中鶴魏真小諸葛沈仲元白面判官柳青三個人過來與甘媽媽磕頭說：師母，你老人家一向可好，想煞孩兒們了。甘媽媽見三個人給他磕頭，魏真柳青兩個人問好。甘媽媽說：你們起來，就覺著心中一慘，不禁悽然淚下。就想起自己沒兒，還有這麼兩個徒弟，一個內姪，回思舊景，又想起九頭獅子甘茂來了，那樣健壯的身體，倒故去了，更覺著心中悽慘。魏真與柳青看著師母，有廿歲的光景不見，如今相貌也透著老了，也覺著悽慘。按說見面當是一喜，此時倒是悲喜交加。甘媽媽問：兩個孩兒，你們在外這幾年可好？兩個人一口同音說：託師母之福，倒也平安。蔣四爺單單過來，說：小親家子，這一向可好？甘媽媽說：病鬼別挨罵了。雲中鶴足足實實的瞪了他一眼。甘媽媽說：今天你們都在此處，咱們三頭對案的，說一說病鬼你冤苦了我了。蔣爺說：你先等等，我先見見禮，有話然後再說。過來與大眾見禮，先見北俠，然後智爺與他行禮。過雲雕朋玉不認識南俠，北俠給指引，連員外也見了一見。北俠問蔣四爺見大人的事。蔣爺就把黑水湖的事學說了一遍。北俠他們這才放心。智爺就把這朱家莊的事，如此如彼，告訴了蔣爺一遍。蔣爺說：怎麼辦呢？甘媽媽說：瘦鬼說完了話了，沒有蔣爺說完了。甘媽媽說：你給說的媒，這是怎樣件事？倒是那個是真的？那個是假的？蔣爺說：當著你徒弟在此，我要冤你，對不起你徒弟。甘媽媽說：你還不冤我哪？拿大姑娘硬算爺們。蔣爺說：是你自己瞧的呀，不是我定教你給的。你教我作個媒人保人，我那時說過，作媒不作保，準有一個艾虎，那就不算冤你。對不起人的事，我不作，這準對的起你們娘們。怎麼如今你倒合我找起後帳來了？北俠說：你們

就不必分爭了，大概這也是夙世的姻緣，月下老人配就的，非人力所爲。甘媽媽說：算了罷，咱們管管人家朱家橫事行了罷。蔣爺說：那焉有不行之理？智賢弟，你打算怎麼辦？甘媽媽說：還有件事哪，我這個女兒，他還要去哪，就把蘭娘兒的話，學了一番。蔣爺說：就不用姑娘去了，比不得先前沒人，這已經有了人了，還教姑娘出頭露面的幹甚麼？就聽見後窗戶那叫媽媽呀！甘媽媽進去，不多時回來說：方才還是我女兒把我叫出去，還是願意替人家姑娘去這一趟，不教他去，他就行拙志，不瞞衆位老爺們說，我那女兒養得太嬌，這可是怎麼好？我合二位親家商議商議，這事情是怎麼辦法？我那姑娘是太濁，若要是太濁，教他去他都不去。誰家有姑娘，替人家當新人去，他可不是傻？是甚麼？智賢弟說：歐陽哥哥說句話罷。這以後過了門，兩口子性情，可不差甚麼！北俠說：智賢弟，你出個主意罷，我是艾虎的義父，我不敢作主意。久後一日，艾虎要不答應，我攆不住。智賢弟說：歐陽哥哥，你可會推乾淨。北俠說：不是推乾淨，我這義父，不敵你這師傅。蔣爺說：智賢弟，你爲難歐陽哥哥幹甚麼？依我說，你們哥兩個，無論誰出個主意，艾虎也不能不答應。這是一二則若姑娘不會本事，性情還驕傲咧，他有這一身的工夫，大家再保護著，大約也沒有甚麼舛錯，不如教他去就截了我。這可是多說。智賢弟說：就去罷。大家點頭。甘媽媽也就樂了。蔣爺說：咱們就把這個主意商量停當，溫員外先把他的女兒藏起來，咱們可各有個專責。歐陽哥哥去救人，展大弟等事完，上縣衙裏去要人。魏道爺、柳賢弟，你們哥兩個，前後巡風。沈賢弟，你保表妹，你姑母千斤重擔，全交給你一個人，瞧著那時事要不順，就亮刀殺人。怎麼有個暗令，擊掌爲號。親家，你可看著姑娘，別教他拜天地，作爲姑娘的奶母，隨隨步步，別離開姑娘。再說上轎之時，不教點燈火，說教人家瞧了，今天日子不好。餘者的人，作爲送親的。蔣爺這們一分派，公然就把這一件大事，派妥當了。溫員外先給大衆行了一個禮，等待事畢之時，一齊給大衆道勞。蔣爺先教溫員外回家，早先教姑娘放心，也好教姑娘拾奪拾奪，明天好上親戚家躲避著去。頭天不提。到次日，北俠、南俠單走，魏真、柳青單走，問明白了郭家營的道路，前去上郭宗德家門口躡道。甘媽媽與蘭娘，早有蔣爺分派著，叫朱家的家人，擡了二乘小轎，送甘媽媽姑娘上溫家莊，到溫家莊停轎，去扶手下轎。溫員外迎接出來，一揖到地，往里一讓，轎錢外邊已然是開發了。將到裏面，暖玉迎接出來，要行大禮磕頭。甘媽媽攔住，說：暖玉，我的乾女兒！從此認甘媽媽爲乾娘，與蘭娘兒爲乾姊妹。讓到溫小姐的香閣繡戶，從新與甘媽媽、蘭娘兒行禮。蘭娘兒攔住，說：你淨磕頭，也是無益於事。溫員外進來說：外邊轎子到了。溫小姐與甘媽媽、蘭娘兒洒淚分別。小姐去後，外面有人進來說：沈爺大衆到。甘媽媽出去迎接，讓到



前廳落坐，先獻茶，後擺酒，都是甘媽媽張羅。蔣爺說：親家！你怎麼張羅我們哪？咱們都是幫忙。甘媽媽隨道：如今朱家姑娘，我認爲乾女兒了。蔣爺說：應當道個喜兒才是。不多一時，溫員外進來，張羅大家酒飯。蔣爺問：把姑娘送出嗎？員外說：正是。後面與甘媽媽、蘭娘兒預備酒飯。用畢之時，蔣爺教給我衣服，或買賣人的，或長工的，預備好了，淨等第二天晚間，暫且不表。且說的是朱家莊北俠等分頭躡道，到了雙鍾將家門首，好惡霸，懸燈結彩，聽裏面刀勺亂響。瞧看明白，幾位使了個眼色，直奔朱家莊，來到朱家門口，進了朱家廳房，從新落坐。大家議論，怎麼個辦法。雲中鶴說：他這有的是從人，教從人暗裏探望。再說郭家營離這不遠，打聽著那時有信發轎，咱們大家再去不遲。果然派從人探望，天到初鼓，從人回來，大家起身，一直撲奔郭家營。到了郭宗德門首，北頭東牆躡將進去。北俠、南俠、雙俠一直撲奔正西，雲中鶴、白面判官，撲奔西北。單提北俠，前去救人，也不知朱德現在甚麼所在。仗著自己是兩隻夜眼，走到太湖山石，四下觀瞧。忽見那邊破房子裏，有一個燈籠兒一晃，兩個人打著燈籠往前去。嘴裏頭報報怨怨的說：拿住他，殺了就截了，何用又給他吃的？再說明日事完，他出去一準是有事。那個說：你知道甚麼？這叫成心羞辱他，少時拜堂的時節，還提溜出來，教他瞧著哪。明日幹事畢，把他一放。這人要出去，不能像咱們，出去了苟延歲月還活著。這個人火性是大，出去就得死。不然，我們給他甚麼，連吃都不吃。隨說著撲奔正南去了。北俠以爲必是在這個屋中，遂擊掌。南俠、雙俠也到。北俠回手拉七寶刀，把鎖頭一點，嘩啦一聲，鎖頭脫落，把門一開，內中果有一個人，在那裏四馬倒攢蹄捆著。北俠一看，就知道是朱德。過去解了繩子，口中塞物拉出來，見朱德爬在地上，一絲兒也不動。丁二爺問：怎麼了？必是受了傷了罷。交手哪沒交手哇？朱德搖頭。北俠說：二爺，他這是捆了兩天，捆的渾身麻木，攙起來走走就好了，一點別的傷痕沒有。丁二爺說：我攙起來溜溜他。北俠說：沒有那個工夫，你背他走罷。展爺聽了這句話，一伸手把朱德背將起來，拿鈔包兜住他的下身。展爺在自己胸前繫了一個麻花扣兒，不怕就是撒手，他也掉不下去。朱德雙手，又攏住展爺的肩頭，說：衆位恩公，我也都不知道是誰。展爺說：全上你家去再說罷。此處沒有講話的工夫。北俠說：二弟走罷。丁二爺說：我不去了，我在這還瞧熱鬧哪。北俠囑咐二弟小心著，竟自出東牆去了。一直奔朱家莊，暫且不表。單說雲中鶴、柳青奔在後面，瞧見有一座高樓，裏面燈光閃爍。用飛抓百索練搭住了上面，二人導絨繩而上。到了上面，起下飛抓百索練，索來，直奔西邊房屋。到了窗前，用舌尖吐津，把窗櫺紙戳了個小孔，往裏一看，是一男一女。書中暗交代，男的就是崔德成，女的就是郭宗德之妻，擺著一桌酒席，兩個人對面吃酒，男的是文

生公子打扮女的是妖淫氣象。郭宗德之妻，說話慘悲的聲音，說：兄弟這就好了！今夜洞房花燭，燕爾新婚，這就得了！今夜這酒是離別酒，從此後期月一年半載，還能到爲嫂這裏來一次不能。崔德成說：嫂嫂！只管放心，要忘了嫂嫂，必遭橫報。婦人說：你們這男子說話，專能毀隨機應變，說的時節，實在好聽，轉過面去，就是兩樣的心腸。崔德成說：嫂嫂待我這一番的好處，銘刻肺腑，永不敢忘！別看這時，這是我哥哥苦苦相逼，教我成家辦事，擠對的實在無法了，我這才指出溫家的姑娘來了。我本是推託的言語，不想他竟作出這樣一件事來。婦人說：轎子是走哩，少時就搭到，既不願意，早些說明才是，這明明的你在我跟前撒謊。崔德成說：嫂嫂教你看著，搭到了我也不下去拜堂。婦人說：你準口能應心嗎？崔德成說：我要是有半句虛言，教天打雷劈五雷轟頂。婦人說：這你就不下去拜堂也不行，人已然是在家來了，你早有這個心思，對我說明，我也就把肺腑言語說出，咱們兩個就作個長久的夫妻了，你不肯說出來，我也不肯說出來。崔德成說：咱們這個長久的夫妻，你不用打算，就是朝朝暮暮的，在這個樓上，我都放心不下。花氏說：你叫多此一舉。崔德成說：多此一舉好罷，一下要教他撞著，那可不是當要的呀！花氏說：我告訴你說罷，我要沒有那個拿手哇，那個烏龜王八小子，早就找上咱們來了，若非有了拿手，他就能這樣不問不問的嗎？崔德成說：甚麼拿手哇？就有甚麼拿手也不行。花氏說：這個意思，你是怕他。崔德成說：我怕他，你先把這個拿手告訴我，我就不怕他了。花氏說：我有意要告訴你，我怕的是咱們不能長久，這是何苦哪？崔德成說：好嫂嫂！你告訴我聽聽，你要不放心，我對天盟誓。花氏說：我要說出這個話來，可有干係呀！他那條命在我手裏，擡著哪！我要教他活，他就活，我要教他死，他就得死。崔德成說：你說說是甚麼拿手？婦人說：你真要瞧，給你看看，就見打箱子裏頭，拿出一件東西來，交與崔德成了。那厮拿過來一看，說：可惜，可惜，我要早知道有這物件哪，咱們兩個人長久夫妻就準了。魏道爺與柳爺，聽外邊一陣大亂，大吹大擂，鼓樂喧天，聲若鼎沸。大鬧郭家營，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合歡樓叔嫂被殺 郭家營宗德廢命

詩曰：可笑姦淫太不羞，時時同伴合歡樓；風流那曉成冤債，花貌空言賦好逑。  
夢入巫山終是幻，魂銷春色合添愁；任他百媚千嬌態，露水夫妻豈到頭。

詞曰：害人即是害己，不外天理人情，眾俠一聽氣不平，要了惡霸性命。大家計議已定，分頭各自潛行，一時火起滿堂紅，燒個乾乾淨淨。

且說雲中鶴、魏真同著柳爺，在樓上聽見姦夫淫婦所說的這套言語，有一宗物件，就能要他性命。甚麼東西，這麼要緊？也要看看虛實。就見打箱子裏，取出來是極微小的東西，見崔德成接過去，在燈光之下一看，如同珍寶一般，俱沒有看明是甚麼東西。再說他又藏著婦人淨樂。此時可就聽見外頭大吹大擂，必是他們到了。雲中鶴一指柳爺，就把薰香盒掏出來。把堵鼻子的布捲，給了雲中鶴兩個。自己堵上了兩個。拿千里火，把薰香點著，把銅仙鶴頸拉開，將薰香放在仙鶴的肚內。等到那煙濃透了，就把仙鶴嘴對準了窗櫺紙的窟窿，把仙鶴的尾巴來回的一拉，香煙一條線相仿，直奔了花氏。花氏忽然聞見一股異味清香，就往鼻孔裏頭一吸，不吸了要躺下哪，何況往裏一吸？說兄弟你聞聞這是甚麼氣味？崔德成也就一例的聞見，也就納悶說：這是甚麼氣味？言語未畢，兩個人一齊嘆咤，捧倒在樓上。兩個人一倒，柳爺收了薰香盒子，把窗櫺推開進來，先拿崔德成看的那東西是甚麼？魏爺拿起來一看，說無量佛。柳爺說：師兄那是甚麼物件？魏真說：這可是活該，今日咱們這裏，無論殺多少人是白殺，連地面官都不攪疑忌。你道這是甚麼物件？原來就是襄陽王打發雷英送來的那封信，約他作反。原來花氏得著這封信，如同珍寶一般，收藏起來。他與崔德成兩個人暗地之事，他也知道不定那時，要教郭宗德撞著，就是殺身之禍。並且郭宗德常拿言語點綴花氏，花氏預先就有些個害怕。嗣後來就得了這封信，花氏常常拿言語點綴雙錘將，說無取者可以治人。郭宗德累次合他討這個書信不給，故此雙錘將也就不敢深分的與他們較量這個事了。如今把這個書信老道得著了，今天郭家營無拘殺多少人，那就全算是王爺的一黨了。忽聽外邊殺聲振耳，就知方才有大吹大擂的聲音，必然是到了，這時也就該動手了。雲中鶴將書信帶好，說師弟殺那個，我殺這個。果然磕的一聲，就把淫婦的性命結果。柳爺殺了崔德成。猛一擡頭，見窗櫺紙照的大亮，就知道是前邊火起了。他們這裏，也就拿燈把可以引火的地方點著。兩個人躡出了樓窗之外。合歡樓一著，樓下頭的丫鬟婆子，就慌成一處了。再說前頭娶親去，應是新郎官自己親身迎娶。惟獨這個娶親的事情，各處各鄉俗，一處一個規矩，到了他們那裏，新郎官迎接新人。雙錘將打發人，連他自己，請崔德成數十餘趟，竟不下樓，說他有點身子不爽，只可就是郭宗德替他迎娶。這不是木人，也不能十字披紅，雙插金花，馬上掛上他兩柄錘，帶了三四十打手，遠遠瞧著，以防

不測要是沒動靜，就不教他們露面，帶了四個婆子，跟著轎子，到了溫家莊。溫員外家那裏，並沒甚麼動靜。吹打了半天，方才開了門。溫員外出來迎接。郭宗德下馬，與溫員外行禮道喜，眾親友彼此的行禮道喜，往裏一讓，讓進廳房落座。溫員外故意把事再問，到底是甚麼人娶我的女兒？雙鍾將說：是我的把弟崔德成。員外說：今天不來，是甚麼緣故？雙鍾將說：皆因今天早晨起來，身體不爽，不能前來迎娶。本當改期，又怕誤了今天這個好日子，故此姪男替他迎娶。待等回門之日，再與老伯叩頭。溫員外也就點頭，說：還有一件事情，今天這個日子，我也瞧了，好可也好，就是不宜掌燈火。少刻上轎之時，我屋裏不掌燈火。到了你們那裏，洞房裏還是不宜點燈，就是那一盞長命燈，燈火千萬不要多，多了與他們無益。雙鍾將那裏把這些個事，放在心上，也猜疑不到有別的事情。他還說：哪？多承老伯的指教。吩咐一聲，把轎子搭進來，搭到後面，請新人上轎。不多時，婆子慌慌張張跑出來了，說：大爺，他們這裏新人上轎的屋裏，這個火亮也沒有，別是不得罷。雙鍾將說：甚麼不得呀？婆子說：不是個駝子，就是禿子，不是個駝子，定是個駝子，準是個殘廢人罷。不然，不能不點燈。雙鍾將說：你們知道甚麼？少說話，預備去罷。婆子答應，諸諾而退。不多時，轎子搭出，雙鍾將告辭，大吹大擂，轎子直奔郭家營。送親的累累行行，也就跟下來了。其實都是暗藏兵器。來到自己的門首，雙鍾將下馬，進了自己院中。轎子搭將進來，請崔德成拜堂。有從人說：二爺不拜堂，吩咐新人先入喜房。將爺一聽，這下對了近了，有用工夫的時候，就更好了。甘媽媽把轎帘打開，仗著蓋著蓋頭，穿著大紅的衣服，甘媽媽攙著他，爲的是擋著他那個刀，怕人家瞧見，直奔喜房。送親的俱在棚裏落坐，擺上酒席，大吃大喝。酒過三巡，就發奉行令，都是智爺將爺的主意。智爺妝的鄉下人，仍像前套上盜寇的時節，學了一口的河間府話，豁拳淨叫滿堂紅。有陪座的客問他：怎麼淨叫滿堂紅？回答你老連滿堂紅都不知道嗎？少刻間拿著個蠟，往席棚一燒火，火一起來，就是滿堂紅。那人說：別說這個喪氣話。智爺說：何嘗是喪氣？那人說：可別教本家聽見哪？智爺說：聽見怕了麼？我這就點了。沖著喜房說：怎麼還不點？我這就點哪。行清的親友，以爲他醉了，也不理他。那邊將爺也就嘆了說：點哪，是時候了，點罷。喜房裏頭，就打姑娘進了屋子，媽媽把裏間屋帘一放，拉了條板凳迎著門一坐，憑你是誰，都不准進去。姑娘自己把蓋頭揭了，拉出刀來，綁了綁蓮足，蹬了蹬弓鞋，自己掙紉帕，把烏雲攏住，把耳環子摘將下來，把刀往旁邊一放，就聽婆子合甘媽媽分爭，說我奉我們大爺的命，教我們伺候新人。你這樣橫攔著，不教我們見，是怎麼件事？甘媽媽說：我們姑娘怕生人，讓他定安神，然後再見也不晚，你們還怕見不著？婆子說：我先進去，張羅張羅茶水去。甘媽媽說：

你要進去，你一個人進去，換替著進去倒可！婆子說：我給姑娘張羅茶去。甘媽媽就把板凳一撤，帘子一啓，那人進去，嘆道：噯！噯！這了字未說完，就聽見嘆喙，又跟著嘆喙一聲。甘媽媽就知道結果了一個性命。外頭的婆子，也有聽著詫異的，也要進去。甘媽媽問：姑娘得了沒有？蘭娘兒說：得了。這個婆子將要進喜房，甘媽媽一擡腿，蹣了婆子一腳，婆子就整個的爬在喜房裏頭去了。蘭娘兒手中刀，往下一落，又死了一個。本家婆子的夥伴就急了，說：這位老太太，你是怎麼了？怎麼把我們夥伴踢一個大筋斗？甘媽媽說：我告訴你，這還是好的。哪婆子說：不好，便當怎麼樣？甘媽媽抄起板凳來，沖著那個婆子，叭就是一板凳。噯！噯！噯！捧倒在地，紋絲不動。新人贖將出來，手拿著一把刀，把門口一堵，誰也不用打算出去。甘媽媽脫了長大衣服，原來來的時候，腰內就暗帶兩把棒錘，本來任甚麼本事也不會。蘭娘兒這本事，都是甘茂教的。甘媽媽雖上了年紀，就仗著有笨力氣，拿棒錘沖著婆子，叭一下，腦漿迸裂。對著裏外一亂，這麼一嚷，屋中頃刻間盡都殺死了。外邊人一亂，送親的甩了長大衣服，拉兵刃把桌子一反，嘩喇嘩喇，碗盞傢伙摔成粉碎。拿起燈來，往席棚上一點，蔣爺就嚷：姑娘快出來，別叫火截在裏頭。這幾個陪客，也有死了的，也有跑了的。廚役端著一盤子菜，沖著他們頭兒的腦袋，就倒了去了，燙的頭兒直嚷，說：教你拿去救火，你怎麼跟我腦袋上倒呢？還是頭兒明白，端起一盆子油，往火上就澆，烘的一聲，廚師傅全都是焦頭爛額。姑娘出喜屋，東西兩個院子，都嚷成了一處。這西院裏是廚房，喜房，喜棚。可巧雙錘將在東院裏，聽見西院裏亂嚷，出來一看，烈焰飛騰。聽見人說：連新人帶送親的，亂殺人哪！郭宗德才知道中了他們計了。趕緊拿錘，往西院就跑。沒有到西院裏，撞著就交手，頭一個過雲鳳，玉刀往下一刺，單錘往上一迎，就聽見噹的一聲，就把那口刀磕飛，跟著那柄錘就下來了。朋玉仗著手快，早預備下了，早就是一鏢。雙錘將拿那柄錘往下一壓，噹哪一聲，那隻鏢磕落在地，騰出工夫來，也就躲開了。緊跟著就是蘭娘到，甘媽媽在後頭，沈仲元緊跟著甘媽媽，雙錘將大吼了一聲：好丫頭，你們定的好詭計。別走，今天務必必要你的性命。沈仲元就知道蘭娘兒不是他的對手。沈仲元躡過去，就是一刀。雙錘將手中錘一掛，沈仲元如何肯吃那個苦，始終沒有教他把刀振飛了。五六個灣，已然火就大了。沈仲元無心動手，甘媽媽，蘭娘兒已然出去了。這邊是智爺躡上來一刀，蔣爺也躡上來了。火是直撲，陪客的幾個人，死了無數了，又沒有兵器，又是害怕，就有迷昏了的，跑的火堂裏去的，也有出去找不著門，又回來的，總而言之，不在劫好躲，在數難逃。蔣爺說：老沈，火大，我們去罷。郭宗德正要攔住，忽見迎面上來一人，雙錘將上下一打量，三十來歲，一身的縞素，面白如玉，五官清

秀，中手二刃雙鋒寶劍。郭宗德用錘一指，說好小輩，你們都是那裏來的這些強人？丁二爺哈哈一笑：我們倒是強人，你清平世界，搶人家的姑娘，別走，受我一劍！雙錘將那裏瞧得起，丁二爺身量又不高，面相又不惡，兵器又不沈，見他那口菲薄的劍，二爺並沒告訴他名姓，就往上一躡。雙錘將單錘已然舉起來了，對著丁二爺頂門，往下就砸。丁二爺往旁邊一閃身子，用劍一找他的錘把，就聽見嗆咚，嗆一聲，是把錘柄削折，嗆一聲是錘頭落地。雙錘將就成了單錘將了。嚇的抱頭就跑，不敢往西，又見東院火也起了，一直撲奔正北，迎面上聽見說無量佛。這一遇見老道，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九回 臥牛山小豪傑聚會 上院衙沙員外獻圖

詩曰：

俠義勤勞恐後，武夫踴躍爭先，畫成卦象幾何天，特把陣圖來獻。  
勉勵同心合意，商量執銳披堅，大家聚會院衙前，演出英雄列傳。

且說雙錘將郭宗德出世以來，沒有見過這個樣的寶物，那麼粗的錘把，嗆哪一聲，錘頭落地，不敢往西，直奔正北，一看正北合歡樓，烈焰飛騰，火光大作。他一瞧大樓一燒，這可真動了心了，本是一個窮漢出身，全仗著他女人掙了個家成業就，連鋪子帶買賣，這一下子全毀了，怎麼會不疼？可巧迎面之上，站著一個白人，細瞧是個老道，念一聲無量佛，也是拿著一口二刃雙鋒寶劍，也是蹄眼爭光，奪人眼目。心中暗忖道：將才遇見那麼一口寶劍，難道這口合他那個一樣，不能自己使了個單鳳朝陽的架式，錘打悠式，往下一拍。老道往旁邊一閃身子，寶劍往上一托，就聽見嗆咚，合前番一個樣，嗆的一聲，削折了錘柄，嗆是錘頭落地。丁二爺到腦後摘巾，嗖就是一寶劍，雙錘將大彎腰，真是鼻子看看沾地，這才躲過去了。剛往上一起，而腮額骨上，釘了一鏢。過雲雕兩鏢，未能結果他的性命。賴頭龍仗著皮糙肉厚，錘腦袋是沒有了，淨剩了兩根鐵趕麵杖了，舍不得扔，他把兩錘柄並在一隻手中，一隻手往外拔鏢，往南一跑。不行，有丁二爺等著哪！往北跑，又有雲中鶴魏爺堵著哪！東西兩邊是牆，他又不會高來高去，這才叫身遠絕地。並且還有過雲雕朋玉，也不管打的著打不著，他還得留神暗器。地方又窄狹，一著急，拿著手中的鐵把，打將出去。蔣四爺說好了，撒手銅扔出來了，如何打的著，魏道爺往旁邊一躡身軀，幾希乎沒打著柳爺，柳爺也往旁邊一閃，可就有出道路來了。賴頭龍從這個空兒裏，躡出去了。蔣爺說要跑，魏真說跑不了，還是拿鏢打他。過雲雕朋玉真就拿

鏢打他。自然是郭宗德聽見說拿鏢二字，總得留神。他淨留神過雲雕朋玉的暗器，沒想到雲中鶴一回頭，早就把鏢打手中一托，等著賴頭龜一回頭，吶的一聲，正中頸喉咽喉，撲咯死屍腔栽倒在地。衆人一喜，蔣爺說：咱們也快走哇！不然，前後火勾在一處，咱們也跑不出去，也就成了焦頭爛額之鬼，烽火中的亡魂。衆人說：有理，就此快走罷。一個個撲奔正東，到了正東，一個個越牆出去，眼睛著是火光大作。智爺說：今天晚間，這個人命不少哇！柳青說：智爺這麼有能爲，今夜死了這些人，可能教地面官無案。智化說：我可沒那個能爲，你有那個能爲嗎？柳青說：我就能殺，再多些也無妨。智爺說：我領教領教。柳青說：我們這得了點東西，也是活該，就把得了這封書信的言語，說了一遍。智爺說：這可是活該。書信現在那裏？雲中鶴說：現在這裏。智爺說：那就得了。雲中鶴說：你瞧瞧不瞧？智爺說：回頭有多少瞧不了，何必這時候瞧？走罷！隨說隨走，就聽見後面亂嚷，又是起的火，又是救火的人。救火的人，暮著救火的物，敲著鑼，到這一哨，說：他們家還用咱們救火，賴頭鑽行陣雨就得了。大家一半取著笑，一半各自歸家去了。雲中鶴、魏真、白面判官、柳青、黑狐、智化、蔣四爺、丁二爺，過雲雕朋玉等大家歸奔朱家莊。看看來至門首，早有許多人，在門前張望，連溫員外俱到門首。朱德、教南俠、北俠背將回來，到了家中，廳房之內，展爺解開了鈔包。朱德細問名姓，展爺把已往從前，細述了一遍。朱德跪倒磕頭道勞。少刻甘媽媽、甘蘭娘亦到了，是沈仲元保護回到朱家莊下轎。朱德跪下與母女兩個，磕頭道勞。蘭娘道個萬福，將要說話，甘媽媽說：有話裏頭說去。又與魏爺道勞。沈仲元說：自家哥們，如何提著道勞呢？往裏一走，溫員外倒要給甘媽媽、蘭娘兒磕頭。甘媽媽說：你的女兒，是我乾女兒，我的女兒，也是你的乾女兒，他如何擔架的住呢？算施了個常禮。又與沈仲元道勞。到了裏邊，就見南俠、北俠行禮。就有一件，蘭娘兒回來，就得歸後面去，可不能見北俠。都有甘媽媽與北俠說明白了，等著過門以後再見，此話暫且不表。家人進來報道：衆位老爺到了。連溫員外俱都迎接出去，看見由西邊奔出門首來，有家下人指引了，朱德沖著大衆一跪。溫員外也就在一旁邊跪下。內中有蔣四爺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智爺道：裏邊去罷，有甚麼話，裏邊大家再議。進來更換衣巾。朱德、溫員外，挨著次序道勞一回。吩咐擺酒，大衆落坐。朱德、溫員外，每人敬三杯酒，然後敘話。雲中鶴就把書信拿出來，教大夥瞧看一回。內有智爺、蔣四爺，給展爺出了個主意，也不用上縣衙那裏去，公然就上知府衙去。展爺說：知府送大人尚未回來，此刻不在衙中，去也是往返徒勞。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去。我們合知府，一同分的子，大人吩咐文武官員回衙，不必護送，我們到了此處，難道他還到不了衙署？智爺說：行了，明天早起，就是這樣辦。天氣不

早，殘席撤去，甘媽歸後安歇。濶員外也在此處，大家盹睡，天交大亮，大家淨面吃茶。展爺就拿了書信，帶本家一名從人，也沒有馬匹，辭別了大衆，就奔知府衙門。書到此處，就不細表，看看快講到銅網陣的節目，焉有工夫，淨敘這個閒言。到知府衙門，見知府說明來歷，隨即將王爺書信，交與知府。知府立刻行文，調朱文一案，帶信去教知縣聽參。隨即將朱文帶回知府衙門，見知府。展爺當面謝過知府。知府命展爺將朱文帶回朱家莊，見了大衆，給大衆磕頭道勞。智爺教甘媽媽上襄陽，到金知府衙門，找沙鳳仙、秋葵一同回臥虎溝。甘媽媽點頭。大衆起身，讓朱文、朱德一同前往。蔣爺說：大人正在用人之際，豈不是後來出頭之日？朱文、朱德自愧無能，執意不去。兄弟二人，給衆位拿出許多銀兩，以作路費。大衆再三的不受。大衆一走，然後甘媽媽、蘭娘兒一同上襄陽。濶員外回家，也把女兒接將回來。知縣被參，另換新知縣。郭家營、郭宗德家房屋地畝，充作公產。所有的死屍掩埋，崔德成家內無人，並無哭主，諸事已畢。單提大人，有衆多人保護，上了太平船，文武官員，大人擺手，個個教回衙署護送。兵丁一概不用，就是大衆保護大人到武昌府。北俠、南俠，俱都趕上大人的船，船上船見大人請罪。早有人與池天祿送信。武昌府知府池天祿聞報，會同著二義韓彰、公孫先生、魏昌、盧大爺、徐慶、龍酒、姚猛、史雲、徐良、韓天錦、白芸生、盧珍、丁大爺、胡小記、喬賓——原來他們這些人，是芸生先到的，騎著馬，馬快，先到了武昌府，見二義韓彰。後來的是丁大爺、韓天錦、盧珍，帶著一車子鐵器，二義韓彰把鐵暫且入庫，隨後徐良又到。胡小記、喬賓見二義韓彰，各說來歷，就不細表了。這日遠探來報，大人歸武昌。一個個整官服，迎接大人。知府帶領同城文武官員，出了武昌府城門外，一同來到水面，迎接大人，請大人下船。二義韓彰、公孫先生、賽管輅、魏昌、池天祿、兩墨見大人，道驚請罪。大人就把沈仲元的事，說了一遍。衆位何罪之有？然後再見大官人，帶領著白芸生、韓天錦、盧珍、徐良、開海雲、龍胡小記、喬賓見大人。大人連丁大爺都不認的，有二義韓彰挨著次序，一一的把他們出身之處，說了一遍。大人一見，這些人高高矮矮，面貌不同，也有白面書生，也有醜陋的豪傑，見他們虎視昂昂，撻拳摩掌，各各全有不平之氣，恨不得此時與襄陽王打仗才好。大人一見這番光景，不由的歡喜讚嘆，與老五報仇正在用人之際，岸上預備著轎馬，大人棄舟登岸，後面衆人是擁擁塞塞，直奔上院衙門。大人轎子在後，兩墨引馬在前。後邊認得的都見禮，不認得的或韓彰或智爺或蔣爺給見見。單單的有韓彰與徐良見他父親，令人看著難過。未見之先，徐良就緊打量他天倫，自己聽著娘親說過，是怎麼個樣式，並且早託付下韓二伯父了。天倫要是來了，教他給見見。韓二爺說：三弟，給你們爺們兩個見見，這是你兒子，你不認得。徐三



爺一聽一怔。徐良過去說：天倫在上，不孝的孩兒，與你老人家磕頭。徐慶說：起來罷，小子。用手一拉徐良，上下緊緊的一睨。盧爺說：三弟好造化。徐慶說：小子，給你與衆位見見，這是你大大爺。徐良過去說：伯父在上，姪男有禮。盧爺用手一撥，賢姪請起。徐慶說：給你二大爺見過了。徐良說：見過了。徐慶說：這是你蔣四叔。蔣爺說：你們哥幾個瞧瞧，三哥憨傻了一輩子，積下了這麼一個好兒子，真不愧是將門之後。徐慶說：教你哥們恥笑我。蔣爺說：怎麼？徐三爺說：人家的孩子，都水葱兒是的，咱我們這孩子，這個相貌，看他這個樣子，就沒造化。蔣爺道：據我瞧著，更有造化。徐三爺說：你們哥們瞧瞧，這孩子像我的兒子不像？可是我打家裏出來的時候，他娘身懷有孕，今年算起來，整是二十餘年，正應這孩子的歲數。我瞧他這個相貌，可不像我的相貌，這麼兩道不得人心的眉毛，有點不像。可就是這嘴，像我的四字口。蔣爺說：三哥，你還要說甚麼？胡說亂道。盧爺說：你再胡說，我就給你嘴巴了。語言未了，就聽那邊就嚷起來了。二義韓彰一腳，將小諸葛沈仲元踢倒，上前去用手一揪胸膛，回手就要拉刀。雲中鶴魏真一看，念了聲無量佛，說這是怎麼樣了？蔣爺看見，叫大爺，三爺把二爺拉開。蔣爺親身過去，勸沈仲元。小諸葛沈仲元微微的冷笑，說：你就是這個能爲，姓沈的不懼。韓二義說：你把大人盜去，要我們大家的性命，你如今還敢把大人送回來。韓某與你誓不兩立！說畢，也是噔噔的冷笑。蔣爺勸沈仲元說：沈賢弟，咱們可是君子，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先前咱們是怎麼說的？今日可到了。方才只顧了我們徐姪男，還沒容我說話，你們就鬧起來了。徐良也不知是甚麼事，先給師傅磕頭，給師叔磕頭。蔣爺一套話，安置住了小諸葛，再勸二義韓彰說：二哥，你不是了。沈爺把大人盜走，可是他的不是。你合三哥，你們不是在先，他的錯處在後。我這個人，一塊石頭往平處裏放，沒親沒厚。拿鄧車準是你們哥兩個拿的嗎？人家棄暗投明，說出王府人來，特來洩機，你們不理人家，故此他才一躁腳走的。他才把大人盜將出去，訴他不自之冤，這可是他的錯處；把大人盜出去，訴明了他的冤，他可不管。咱們擔架的住擔架不住？再說起來，他棄暗投明，口口聲聲說的是與咱們老五報仇，沖著這一手，也不該合人家相打。再說起來了，問短了比打短了強。韓彰說：我不能像你，那兩片嘴唇，翻來覆去。我們兩個人，誓不兩立，有他沒我。蔣爺說：二哥，你可想人家師兄弟都是請出來的，給咱們老五報仇。得罪了一個，那個也就不管了。二哥，殺人不過頭點地，我總管教你過的去，就是了。韓二義說：怎麼教我過的去？你說我聽。蔣爺說：我把他帶過來，給你磕個頭，這就是殺人不過頭點地，他磕頭也是頭顱點地，把腦袋砍下來，也是頭顱點地。韓彰說：他肯磕嗎？蔣爺說：人家那肯磕，我央求人家去罷。韓二義說：只要他磕，我就點頭。蔣爺復

又轉身與沈仲元說：方才我二哥得罪你，就是我得罪你。咱們在黑水湖說的言語，到如今還算不算？沈仲元說：你算我就算。蔣爺說：我沒有甚麼不算的。磕頭哇，我先給你磕一百換你一個，我先說給你磕頭，是在山灣呢，你不願意，你要在衆目之下，這可是衆目所觀。沈仲元說：你真給我磕嗎？蔣爺說：要是說了不算，除非是臉擦紅粉。我這個人，是個實心的人，人家說甚麼，我便當永遠不改。隨說着，他就屈膝跪倒，嘴裏仍然還說着：我這個人，是個實心，就磕一百，你們可計數。剛要一磕，小諸葛想着他不能給磕，那知道真磕。沈爺也是一半過意不去，就說了一句謙虛話：說罷，不用磕了。蔣爺就站起身來說：這可是你說的。我這個人，是實心認事，說到那就應到那，人家合我說，我也信以爲實，說了不算，就是個媒人。你可是不教我磕，該你給我二哥磕了。沈爺心裏說：這個病鬼真壞透了，我說了句謙虛話，他就不磕了。問蔣爺說：你這算完了。蔣爺說：不是你教我磕了嗎？我這個人實心認事，說了不算，臉上就擦紅了。沈仲元說：你真利害透了，就騙了我。索性給你二哥磕罷。蔣爺帶着過來，說：二哥！可別的話沒有，我把沈爺帶過來，給你賠個不是。錯可是你在先哪，人家可不是怕咱們哥們，人家是淨念着死鬼老五，爲是給老五報仇。沈仲元一屈膝，說：別怪乎小可了，前番盜大人，是我的不是。說畢，將要磕頭。蔣爺在旁說：就這麼受人家的頭，咱們還怎麼稱得起是俠義？韓二義也就覺着不對，又有蔣爺在旁一說，也就一屈膝，說：事從兩來，莫怪一人。先前是韓某的，不是蔣爺說從此誰也不許計較誰。一天雲霧全散，衆人俱是哈哈一笑。就見對面，慌張張跑來一人，說：衆位老爺們，大人有請。衆人這才回奔公館。到了公館，見大人，把君山的花名呈上去，教大人閱看。大人看畢，擇日上襄陽。池天祿又把武昌的公事，回了一回。書不可淨自重絮，到了第三日，預備轎馬起身，文武官員護送，到了棗岸登舟的時節，教他們文武官員回衙理事。衆文武官，辭別了大人，大人的船隻奔襄陽。路上無語，直到襄陽乘舟登岸，早有預備的轎馬，——金知府預備的，——文武官員俱各免見，上院衙投遞手本。獨見金知府問了問襄陽王的動靜如何。金知府說：這幾日王府倒稍停，不見甚麼動靜。問畢，知府退下，暫且不表。單說大人到上院衙，下轎入內，主管二爺迎接大人，將到屋中，更換衣巾。忽然有衆俠義圍繞著一人，原來是鐵臂熊沙老員外。背著一宗物件，有人帶著，見大人行禮。回明大人，陣圖畫得清楚，請大人過目。觀看陣圖破銅網，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看圖樣羣雄明地勢 曉機關衆位抖威風

詩曰：看明圖樣問如何，陡覺威風比昔多；況有君山來助陣，管教叛逆倒干戈。

且說大人回衙，衆英雄保護，忽然沙老員外，背圖而入。大衆見沙大哥見禮，解下包袱來，回稟了大人，帶著沙員外，要見大人。孟凱、焦赤也進來了。皆因三位山晨起望起身，乘跨坐騎而來。焦、孟二人一同見大人，來到屋中，沙、焦、孟一同與大人叩頭。大人問說：陣圖怎樣？回答陣圖畫齊，請大人過目。沙、焦、孟站起身來，出裏間屋子，來到中庭，把包袱打開。一看陣圖，見是一張大紙，所畫的陣圖連形象，俱寫的是蠅頭小楷。按著是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按八面八方，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面一個大門，內裏套著七個小門。靠北有一個樓，叫冲霄樓，三層兒按三才，底下又有五行欄杆。外有八卦連環堡，各門俱有小字寫著，是甚麼卦，甚麼卦，吉卦凶卦，俱寫得明白。冲霄樓前又有兩個陣眼，一個紙犴，一個天宮網，一個地宮網。冲霄樓下面盆底坑，盆底坑上面，十八把大轆轤，掛住了十八扇銅網。按東南西北，有四個更道，地溝內有一百弓弩手，俱是毒弩。十八扇銅網，單有十八根小絃，有一根總絃，兩根副絃，直通到木板連環之外。正南有一火德星君殿，在火德星君殿的拜墊底下，就是總絃的所在。乍看誰也看不明白。大人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大人說：衆位都與我五弟報仇。本院實在看不明白，你們衆位請看罷！到了那時，要被銅網備一桌酒席，本院論次序，每位奉敬三杯。大人說畢，大衆退下，大人歸屋內，衆人都要爭看陣圖。蔣爺說：咱們認得字的往前，不認得字的往後。公孫先生說：我可不行，我雖認得字，不懂銅網之事。你們請看賽管輅也要退下，蔣爺說：你別走，你是王府的人，你幫著我們，參悟參悟。魏昌這就不能走了。智爺是進去過的小諸葛是進去過的，直參悟了一天，這才明白了。對看畢，捲起來，用晚飯。這才細問沙老員外，彭啓怎麼樣了？沙爺說：仍把迷魂藥餅兒給他按上，魯二位看著他，早晚還是給他米湯喝。智爺說：很好！千萬留他這個活口。當日晚景不提。到了次日，將要拿陣圖瞧看，忽有官人進來，說：回稟衆位老爺們得知，外面現有君山飛叉太保鍾雄求見。大衆就各往外迎接，到了門外，一見飛叉太保，大家見禮。還有亞都、鬼聞華、神刀手黃壽、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奎、金鎗將于義、玉面貓熊威、賽地鼠韓良，大家又見了禮，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有智爺給按著次序一見。問大人的事，智爺就把大人事，如此怎般的說了一遍。又問鍾雄：你們這是由君山來嗎？鍾雄說：正是，有黑水湖的嘍兵，夾峯山的寨主，到我那裏，我一算這個日限，大人必到襄陽。近來家人謝寬，訓練了二百名嘍兵，我把他們俱都帶來。又帶來四家賢弟，連熊賢弟他們二位。我嫌幾百人進襄陽城，怕的是招搖，有謝寬帶領著他們，扎了一個小行營，在小孤山上候信。

若是要用他們的時節，信去就來。蔣爺帶著他們，先見見大人，帶著進去見大人，大人下了個請字，把鍾雄帶了進來。鍾雄見大人，雙膝點地。大人欠身，吩咐攙住。可見的是念書的尊貴，再者他又是一個山王寨主，又知道他文中過進士，故此賞了他個臉面。大人也以爲鍾雄管理水旱二十四寨的大寨主，必是五官凶惡，誰知曉他竟是個文人的打扮，青四稜巾，迎面嵌白玉，皆因是身無寸職，例不應冠嵌白玉，故釘了一塊白骨。雙垂青緞帶，飄於脊背之後。翠藍袍，斜領闊袖，白襪，朱履。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縉短髯。大人一啣，暗道：說他文中過進士倒像，說他武中過探花不像。慢騰騰的起來，大人賞了他個坐位。再叫神刀手黃壽，金鎗將于義，亞都鬼，閻華，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玉面貓，熊威，賽地鼠，韓良，大人一見，眼淚幾乎沒落將下來。緣故呢，是金鎗將于義與白玉堂相貌不差，大人回思舊景，想起五弟來。六人都見過了，大人略問了鍾雄君山的事情，便叫蔣平帶出款待。衆人告辭出來，落坐後，獻上茶來。大家仍然還是看陣圖。蔣爺說：咱們大家，打算著幾時去破網？智爺說：方才我看了看歷日，明日就好；趁著艾虎沒來，艾虎要來了，那孩子脾氣不好，一準要去，要不教他去，不是偷跑，就是行拙志；我的徒弟，我還不知道。蔣爺說：要是那樣，咱們可就早破銅網，他來趕不上，他可也沒法了。正說話間，就聽見哈哈一笑，說：一步來遲，就趕不上了。我五叔疼了會子我，我殺玉府一個賊，就是給我五叔報了仇了。大夥一瞧，是艾虎進來。這一進門，艾虎這頭，真是磕頭蟲兒一樣，給大夥這麼一磕回頭，一看全在這裏呢！他磕完了，有不認得的，給他們見了一見，對施禮完畢。也有人給他磕頭的，就是大漢史雲。行完禮就奔了陣圖去了。也不願說話，他也不問人家，人家要問他，應他兩眼發直，也不敢問。智爺說：你這孩子，又不認得字，怎麼淨往前湊呢？你認的字嗎？艾虎說：我不認得字，我瞧一瞧圖樣，明天好去。蔣爺問：那外頭站的兩人是誰，是跟一塊來的？不是艾虎說：我忘了，哥哥進來見見，不是外人。這兩個一個是勇金剛張豹，一個是雙刀將馬龍，皆因艾虎保著施俊路過臥牛山，艾虎些微落點後，施俊教山寇拿上山去了。艾虎一追蹤子，拐山口，聽不見蹤子，那個鐘兒響了。剛到山口，又有嘍兵下來了，要劫艾虎。教艾爺一怒，倒追了他們一個跑。正追之間，寨主下來了，艾虎一瞧是熟人。若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一回 臥牛山下巧逢故友 藥王廟前忽遇狂徒

詩曰：臥牛山下罷干戈，一路憑他保護多；更遇東方凶太歲，英雄到處有風波。

且說艾虎一看山王，認得是熟人，不由的就有了氣了。沖著山王說：「二哥你怎麼幹這個呢？勇金剛張豹一瞧，是老兄弟艾虎過去行禮。行禮已畢，跟著上山，到了分賊廳，見雙刀將馬爺艾虎過去行禮。馬爺把他攔住，說想不到老兄弟你來，你怎麼走到這呢？我們正要找你去的呢。」艾虎說：「我這話說起來就長了。你先把施大哥放了。回問：那個施大哥？艾虎說：就是固始縣的施大哥，是我盟兄，聯盟的把兄弟。」馬爺對張豹說：「兄弟！我不教劫，你一定要劫，你瞧瞧劫出禍來了沒有？趕緊就把施俊解開，艾虎過去，給哥哥道驚。」施俊又受一大險，進分賊廳，大家一見，雙刀將說：「後邊現有開房，教嫂嫂就在後邊開房裏住罷。」施俊就在前面，張爺請罪，把施俊讓在上首，正居中落坐，好擺酒。後門這裏教嘜兵扎住，惡爺是誰，不准往後去。施俊就在前面，與大眾各自講究自己之事。艾虎把自己的事學說了一遍。艾虎問張爺：「馬爺，你們想起甚麼來了？佔山爲王，馬爺說：你們一走，我們的事發作了，幾乎沒有教官人拿了去，還虧的這幾個嘜兵把我們救下了。沒有這幾個嘜兵，此時我們大概也就死了。此時佔了棲身之所，等著找你。」艾虎說：「我怎麼樣呢？」馬爺說：「找你見大人，給求一求。」艾虎說：「就得了，咱們一同前往。」大哥棄了山寨罷。大家整飲了一夜，方才席散。第二早晨，教嘜兵收拾裝駝子下山，教馬爺寫了封信，教嘜兵奔君山，所有的東西，大家一分。金氏上了駝轎，小義士馬龍、張豹護送施俊上固始縣。這一路上，並沒有甚麼舛錯，到了固始縣，回汝寧村，到家中，金氏下駝轎車，僕從丫鬟攙將起來，見施俊帶著金氏佳蕙三個人，給老爺磕頭，老爺一喜歡，病症就好了一半。其實通俗說，叫抖機靈，卻又叫回光返照。甚麼都有個回光返照，人要是病的臥牀不起，忽然爬起來了，要點水喝，或是要點吃的，眼睛也睜開了，舌頭說話也利落了，留神罷，那可就快了。還有一宗，比方家內點的油燈，看看要滅，屋裏也發了暗了，燈苗也小了，必然就叫快添油，說快著點罷，沒有油呢，拿油的還沒到哪，必是緊催，忽燈一亮，拿油的還說哪，裏頭還有油呢，瞧這不是頂亮嗎？話猶未了，滅了，這又叫回光返照。太陽落的時節，已然落將下去，東邊反倒一亮，這也叫回光返照。閒言少敘，再說施俊在天倫跟前，所有自己的事情，回稟了一番，遇凶險的事情，一概沒提，後來把艾虎帶將進去，給見了一見。到了次日，金氏向家中婆子們打聽，說左近的地方，有個太歲坊，緊對著就是小藥王廟，甚靈，就自己虔虔心，與公爹討一靈籤，全憑著自己的虔心，公爹病體痊愈，也是有之。對施俊一說，施俊不教去。究竟是大人家的氣象，不教婦女們上廟燒香許願，最是一件無益之事。金氏苦苦的一說，施俊又想著他妻子是一

點的誠心，又怕燒香惹出禍來，就對艾虎、張豹、馬龍一說此事。艾虎說：「哥哥！我可是多言，這也是我嫂嫂一片孝心，要能感動神佛，也是有的。我可是聽見說開封府包相爺的夫人爲太后老佛爺求乞天靈，把香案設上，自己一想不行了，已經露結爲霜了。」李氏夫人立志求不下天露來，就死在香案之前，後來果然這一點誠心，驚天動地，百个盆中，竟把露水求下來，後來鳳目重明，那時可也是一點誠心。這番要感動神靈，也是有的。要是怕我嫂子遇見匪人，現在我弟兄三人跟隨，還怕他甚麼？被艾虎這一套言語，說的施俊心中願意。張豹說：「要有人瞧我嫂嫂一眼，我把他腦袋擰下來。」施俊說：「既然這樣，用完早飯之後，三位就辛苦一輪。果然用完早飯，裏頭傳出信來，三位爺預備，跟隨轎子。金氏換了一身布衣，刺釵上轎，明知後面有三位爺跟著，到小藥王廟月臺之前下轎。艾虎等就在角門那邊一站。果然西邊有一溜西房，廊子底下，有張八仙桌，坐著一個惡霸，跟著也有個二十多打手。看那個惡霸，戴一頂紅青緞子員外巾，大紅袍子上繡三藍色的牡丹花，看不見靴子，有桌帷遮著，面如油粉，濃眉怪眼，累長鬚鬚，不大甚長，在那裏坐定。他一見金氏下轎，一眼就瞧見了，告訴他手下的從人，說過去請他。有個從人，叫王虎兒，內外的都管，說使不得。二太爺！這個人要是一動，可就是螞蜂窩。你道這個人是誰？這就是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仗著他手下人多，各處裏傳言，說小藥王廟甚靈，故此這方就傳開了這個靈了，其實他淨要看燒香還願的少婦長女，只要有幾分姿色，被他看上，他就要搶。可巧今天他瞧上金氏了，也打算要搶，早被王虎兒攔住了，說：「二太爺搶不得，這是金輝金知府的女兒，那邦傑那知府的媒人，施昌施大老爺的兒婦，你想想搶得嗎？這還是一件小事。你看那角門邊，站著那三個人，老虎似的，那都是跟來的，跟著的那三個，就是不好惹的。伏地太歲翻眼一瞧，就嚇了一跳。並且張豹那裏還直罵，說：「再要近瞧，二太爺過去，可就要把你兩眼睛挖出來了。」東方明一扭頭，說：「孩子們，我這兩天耳朵有點上火，甚麼都聽不見。從人說好的，上點火少鬧點開氣。馬龍也是直攔張豹，不教他惹事。等著金氏，求完了籤，拿了籤帖，給下香錢，賞了綠簪，婆子攙著上轎，放轎簾搭起來，就走。張豹大嚷道：「便宜這小子，這才走了。」艾虎上襄陽的心急，恨不得立時就走了才好，到家中見施俊第二天告辭，施俊不教走，教多住幾日。艾虎不肯，一定要走。施俊拿出二百銀子的路費來。艾虎不肯受，說：「我們這盤費甚多，要沒有還不拿哥哥的嗎？」就此告辭起身，直奔襄陽，趕著去破銅網。不知到襄陽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小義士起身離固始 舊賓朋聚首上襄陽

詩曰：忽忽別去爲誰忙？頃刻天涯各一方；不是英雄留不住，心中惟計上襄陽。

且說艾虎同著馬龍、張豹把施俊護送到家，住了兩日，艾虎一定要起身告辭。施俊也並不遠送。幾位爺起身，路上也就無話了。曉行夜住，饑餐渴飲，到了襄陽，至上院衙。艾虎叫他們進去，他們不肯。艾虎一定要教他們進去，在大庭之外等著，那知道艾虎進去，不出來了。一問外邊兩個人是誰？艾虎這才教他們進來。到了裏邊，給大眾一見，說明了來歷。艾虎說：幾時去破銅網？智爺說：幾時，你也別打聽，不許你去。艾虎說：師傅我五叔疼了我會子，好師傅你教我去罷。蔣爺說：明天再說罷，不用忙。仍然又把陣圖參悟了半天。到了次日早晨，大人親身給預備了酒飯，所有破銅網的人，無論大小老少，每人面前三杯酒，都是大人親身給斟。大眾說：吾等何德何能，敢勞大人給斟酒。大人說：不必太謙了。又預備一桌酒席，把白五老爺古磁罈請出來，供了一桌酒席，燒錢化紙，奠茶奠酒，暗暗的祝告。但願吾弟陰靈有感，早助大眾成功。衆人也過來磕了一路頭，俱都是暗暗落淚。然後大家落坐吃酒。大人說：你們衆位吃酒，本院不久陪了。大人歸到裏間屋內去了。飲酒議論，蔣四爺說：我們商量商量，今天晚晌，卻是誰去？這句話未曾說完，就聽見我去，我去，我去，除去非智爺沒說要去，剩的全都要去。蔣爺嗤的一笑，說：這些人全要去，上院衙淨剩下大人一個人，我們去破銅網。王府裏倘若差一個人來，不利於大人，我們縱然把銅網破了，大人也沒了，誰擔架的住？總得留看家的要緊。按武侯兵書說：未思進，先思退；從新再商量罷，誰去誰不去。飛叉太保說：吾等由君山到此，也不敢造次討差，不敢說辦起大事，此須小事。我等萬死不辭。若要用兵，我們由君山帶了二百名嘍兵，現在小孤山扎定，若要用他們時節，大人早吩咐，好把他們調來助陣。蔣爺一聽，說道：鍾兒！我們這裏破銅網之人，綽綽有餘。只怕晚間一動手，殺的王府人東西亂蹶，怕他們逃出城外煩勞寨主哥哥，帶著二百名嘍兵，過了城河吊橋，把襄陽城四面圍住，就是西面要緊，倘若有越城而過者，務必要將他們拿獲。飛叉太保一聽，微微的一笑，說：四大人將才吩咐我們在城外頭等賊，小可鍾雄帶領嘍兵，在城外等候拿人。城內若有用人之處，也有我四個兄弟，城內若沒有甚麼事情，我們也就一並出城去了。蔣爺說：寨主哥哥，可不必多心，城裏城外，皆是一樣。鍾雄說：既然這樣，我就出城去了。鍾雄笑嘻嘻的說：我也這就要告辭了。蔣爺吩咐，教拿上盤纏，歡歡喜喜而走。大家送將出去，由此抱拳作別，出離了上院衙，直奔小孤山，走在路上，于義、聞華、黃壽皆不願意，說：寨主哥哥，你可明白這個道理？鍾雄說：甚麼道理？回答這分明是怕咱們降意不實，咱們何苦在他們這裏，賴衣求食，還是回咱們山中，作咱們的大王去罷。

鍾離把臉一沈，說：「五弟，你還要說些甚麼？要在山寨上，當差嘍兵，說出此話，就叫惑亂軍心。于義也就諾諾而退，不敢多言。他們奔小孤山，暫且不表。單說上院衙門，鍾離走後，北俠責備蔣爺行的不是。蔣爺說：「那人寬宏大量，絕不能挑眼。蔣爺說：「誰去誰不去，早些商量明白。」雲中鶴念聲無量佛說：「小道不但去，還要到四老爺跟前討點差使。」蔣四爺道：「你說罷。」魏道爺雲中鶴說：「我情願去至王府，到火德星君殿，破總絃，不知行不行？」蔣爺說：「破總絃，還非你不行。」蔣爺道：「得了，破總絃，是魏道爺的事。」盧爺說：「我可去。」韓彰說：「我可去。」徐慶說：「我去。」南俠、北俠、雙俠、沙老員外、孟凱、焦赤、白芸生、盧珍、徐良、韓天錦，都說要去。艾虎說：「我也去。」蔣爺說：「不行。徐良有他父親關心，得去。盧珍爲他天倫上幾歲年紀，白賢姪與他叔父報仇，也正應當去。韓天錦也不用頭件，不會高來高去，不該去。再說艾虎，你師傅你義父，還有甚麼不放心的地方？講武藝，講韜略，還用你掛心？就是徐良、盧珍、芸生他們，雖去也不教他們身臨大敵。也就是在木板連環之外，各把估一個方位。若有王府之賊打那方逃竄，就把那方把守之人，按例治罪。」智爺說：「連我還不去哪？看家要緊。」蔣爺說：「對了，連我還不去哪？」北俠又說：「艾虎小小的孩子，此處有多少叔伯父，你單單的往前搶，你準有甚麼能耐？」艾虎敢怒而不敢言，諾諾而退。自從一說艾虎，大家也不敢往前搶了。白面判官柳爺說：「我下句沒說出來，教蔣爺用胳膊一拐，他也不敢往下說了，說：「我也看家。」小諸葛沈仲元說：「我下句也沒說出來，教智爺也是拿胳膊一拐，不敢往下說了。餘者的衆人，更不敢往下說了。」蔣爺智爺說：「我們看家，看家是要緊。」艾虎心內難受，酒也懶意喝了，覺著一陣肚腹疼，自己出去走動去。到了西房，有個月亮門，北邊一片亂草蓬蒿，走動了半天，將要出亂草蓬蒿，忽見打外頭躡進一個人來，艾虎一瞧，是師傅。進了西院，東瞧西看，也不知是看甚麼，瞧了半天，忽然對著外頭一擊掌。打外頭進來一個人，一瞧不是別人，是沈仲元。自己心中一動：「他們甚麼事情？」艾虎就在亂草蓬蒿裏一蹲，倒要聽聽他們說些甚麼。沈仲元問：「甚麼事情，你把我搭出？」智爺說：「論有交情，就是咱們兩個厚。我聽見說你要合他們一同破銅網，我故此把你拉了一下。我問你有寶刀沒有？」沈仲元說：「我沒有寶刀。」智爺又說：「有寶劍沒有？」沈仲元說：「更沒有了。」智爺說：「咱們哥兩個對近，一人增光，大家長臉，一長慚愧，大家慚愧，不立功便罷，立就是立驚天動地的功。」沈爺說：「甚麼驚天動地的功？」智爺說：「我問問你，王府的道路，熟哇不熟？」沈仲元說：「那是熟。」智爺說：「咱們進王府去，奔冲霄樓三層上，把盟單盜下來。可是你給我巡風，盜可是我盜，我可不要功勞，見大人時候，可是說你盜的。我若要一點功勞，教我死無葬身之地。」沈爺說：「怎麼你立起誓來？」智爺說：「我把話說明，咱們彼此都好辦。我是早已合你師兄說明。」



白了，拜他爲師了，我是出家當老道。咱們把盟單盜回去一睡覺，等著明天，他們把銅網破了，王爺拿了，問他們王爺作反有甚麼憑據，當時咱們把盟單往上一獻，豈不是壓倒羣芳，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這比跟著他們破銅網不強嗎？要奏事，總得把咱們這個奏在頭裏。可千萬，法不傳六耳，焉知道已傳了六耳了？說舉兩個人一走，艾虎在那裏淨生氣，心裏說：好師傅，有好事約人家，自己又不要功勞，淨知道說我。你們盜盟單，瞧我的罷，不容你們去，我先去。將要分亂草蓬蒿出來，又打外頭躡躡進來一個，趕著又把身子一縮，見是蔣四爺，往裏張望了半天。一回頭又進來一個，是白面判官柳青。艾虎心裏說：都是這裏約會。柳青問蔣四爺：我說要跟著破銅網，怎麼你不教去，是甚麼緣故？蔣爺說：你是我請出來的，我要不教你立點驚天動地的功勞，我對不起你。柳青說：我又不願作官，我要甚麼功勞？蔣爺說：你不要利，難道說你還不要名？你跟著破銅網，不過隨衆而已，奏事的時候，必是寶劍寶刀破銅網，不能單把你的名字列上，我拉扯你，立一件大功。柳青說：我要同你一處走，又該我吃苦了。蔣爺說：這不能啊，他們破他們的銅網，我們去我們的。我知道王爺睡覺的地方，叫臥龍居室，去到臥龍居室，仗著你的薰香，我們把王爺盜出來，你瞧瞧，是奇功一件不是？我們千萬，法不傳六耳。柳青很是願意。兩個人定妥了主意，二人一走。艾虎越想越有氣，他們淨會說我，有好事全不找我，我自自主意，不知甚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三回 小義士偷聽破銅網 黑妖狐暗算盜盟單

詞曰：背後竊聽實話，心中才釋疑團，多謀縱有計千端，難免門徒偷闖。計議私探消息，商量獨盜盟單，立功何事把人瞞，竟自樓頭受難。

且說艾虎在蓬蒿亂草之間，聽見他們說，偷著破銅網，心中暗想：師傅是與沈仲元盜盟單，四叔是約柳青盜王爺。這兩件事，我一個人全辦了。我辦完了，回上院衙睡覺，等著明天早起，我問問他們，這盜盟單盜王爺的事，怎麼著法不傳六耳，先教我聽見，看他們有甚麼臉面？自己主意已定，又等了半天，這可沒有人了，自己出來，到了前庭。剛一到前庭，智爺一怔，說：艾虎那裏去來呀？艾虎說：我走動去來。智爺一翻眼說：啊，你走動，你上西院去走動去來。艾虎說：我沒上西院。智爺說：你不能沒上西院，你必是上西院去來。艾虎說：我是去拉屎，沒上西院。一定說我上西院，你要不信，你跟著去瞧瞧去。蔣爺說：你是上西院裏拉屎去來。

艾虎說：「這個拉屎，怎麼也犯起私來了？緣故人怕有虧心的事情，智爺、蔣爺見艾虎先前是皺眉皺眼，這趟進來，是喜笑顏開，人就猜著八九的光景。等著吃畢了晚飯，二鼓之半，大眾換衣裳。夜行衣的全換夜行衣，沒有夜行衣的，全是隨便衣服。這一套書，北俠換過兩回夜行衣，頭一次是拿花蝴蝶，這一次是破銅網。智爺告訴沙老員外、連焦、孟二位，把住王府門口。白芸生、盧珍在王府的東牆兒，騰裏牆外一個，一見王府之人，或拿或殺，不許私離汛地。徐良在王府的正北，北牆外頭。北俠、南俠、雙俠、盧方、韓彰、徐慶、雲中鶴、魏真、智爺都在耳邊，告訴了幾句言語。大眾依計而行。大人親身出來，給破網的人一恭到地。所有不走的人倒多，智化、蔣爺、柳青、沈仲元、大官人、艾虎、大漢、龍滔、姚猛、史雲、分水獸、鄧彪、胡列、韓天錦、馬龍、張豹、胡小記、喬賓、過雲、雕朋、玉、熊威、韓良，這都是不走的人。單提北俠等，來至王府後身，一個個牆上牆頭，飄身下去，直走木板連環，到木板連環外頭。雲中鶴說：「我可要往南去了。你們可別忙著進去，不是要命，我那裏總絃斷不了，你們要進去，豈不涉險？此處有半里地遠，哪，千萬可別忙。北俠說是了，道爺，你多辛苦罷。道爺點頭，一直撲奔正南，走了真有半里之遙，才到火德星君殿。東邊五間東房，並無燈火，西面五間西房，燭光閃爍。被窗櫺紙，往裏窺探，兩個王官，十名兵在此上夜。魏真徹身下來，直奔佛殿。到了佛殿，寶劍亮將出來，一點鎖頭，微然有點聲音，把鎖斬落，推榻扇進去。佛爺裏邊，神像看不真切，有佛前的黃緞幔遮著。正當中有一個海燈，照徹的大亮。佛櫃上古銅香爐，佛櫃前有一個四方的拜墊，拿黃雲緞包著。魏真將榻扇閉好，把拜墊搬開，下面有四塊大板，把四塊大板搬開，放在四面。怕他們有人進來，把板蓋上，故此放於四面。拿自來火筒一照，類若井桶子一般，又是一磴一磴的臺階。雲中鶴拿劍點一點，邁一步，點一點，邁一步，走來走去，直到平地。一晃千里火，地面寬闊，南至北足够五丈，東至西足够五丈。正當中一根鐵柱，兩旁兩根副柱，共有三個大輪子，俱比車輪還大。每個輪子，有兩個撥輪，一個管輪。兩旁有個大皮條，東邊有九個小輪子，西邊有九個小輪子，就是掛十八扇銅網的小絃。總柱上有一個鐵撥攏子，上頭四個鐵滑子，有一個鋼搭鉤，這根總絃就在鐵滑子、鐵撥攏子上繞著。這一根絃繞回去，類若兩根絃一般。還有兩根副絃，在半腰中掛定，單有柱子輪子滑子掛定。還有一個發條相似，在正當中有個搭子上繞著。魏道爺拿著雙鋒寶劍，對著那總絃一剝，嚙啞一聲，呱呱啞啞，那根總絃斷下去了。還要斷那副絃，就聽上面口，把井桶子圍滿，眾人一口同音說：「拿魏道爺顧不得了，回身上去。上面的人，全是長槍，把槍尖扎將下來，喊：「拿人。魏道爺不慌不忙，上臺階，用寶劍一轉，槍尖全折，自己往上一躡。那幾個兵丁，挨著就死，碰著就亡。連兩個王

官都未能逃命，先結果了神偷皇甫軒，後結果了神火將軍韓奇。魏道爺一想總絃一斷，就不必再下去了。再把上頭的海燈，用寶劍挑碎。仗著這二十二人俱死在火德星君殿內，自己出殿，仍把榻扇關閉，直奔木板連環而來。走的是正南，離爲火，把兩扇大門，用劍點開，裏頭套著七個小門，火山旅，火風鼎，水火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同人。踏一個箭步，就躡進天火同人一個門去了。兩邊地板一起，上來兩個人，一個叫出洞虎王彥桂，一個叫小魔王郭進。與老道動手，先殺了一個，後殺了一個。老道躡萬字式當中，念了聲無量佛，說原來是王府作反的人，就是這樣本領。腳踏萬字式，一直撲奔正北，直奔冲霄樓。北俠，盧爺早到了。這六個人分開，一個寶刀，後頭帶一個人，一口寶劍，後頭帶一個人。北俠與盧方，由正西兌爲澤進來的。盧爺知道，老五誤入的是雷澤歸妹，盧爺也要打雷澤歸妹走。大門一開，看的是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七個小門。北俠先躡將進去，隨後盧爺搭著把刀，也就進來。剛一進小門，就是兩地板一起，踏躡出兩個人來，口中喊道：甚麼人敢前來探陣！原來這兩個，一個是一枝花苗天祿，一個是柳葉楊春。苗天祿拿刀，北俠往上一迎，楊春乘虛而入，就是一刀。北俠閃躲不開了，飛起來一腿，正中楊春肋下，嘆吸躺在盧爺面前。盧爺擺刀就砸，忽聽噠噠一聲，劈爲兩段。又聽嘆吸，也把苗天祿扎死。北俠說：大哥走罷。盧爺這才走，一直撲奔正北，奔了兩個圓亭，一個叫日升，一個叫月恒，遠遠的就看見一個石象，一個石吼。將要撲奔正北，正南離爲火，老道闖將進來，會在一處。就聽正東方，罵罵咧咧，是徐三爺，同定展南俠。展爺是一語不發，淨聽著徐三爺他一個人，不住口的罵。正北上丁二爺，韓二義，由坎爲水進來，走水火既濟卦。展南俠進的是震爲雷，走的雷風恒。大眾會在一處。原來看陣的，就是四個人，被盧爺，北俠，雲中鶴所殺。大眾直奔冲霄樓，腳踏萬字式當中，跳著王瓜樣架式走。一看兩邊石象石吼，當中兩根鐵練，搭在冲霄樓上。盧爺用手一指那個石吼，說我五弟就從此處掉下去，我也由此處下去。北俠說：那倒可以。可別打一處下去，兩處裏分著。徐慶說：我也打那邊下去。展爺說：我也打那邊下去。這邊是雲中鶴，北俠，二官人，兩下裏彼此全把兵器扎上，擊掌爲號。叭一拍巴掌，踏踏踏大眾往上一躡，兩邊的石象石吼，呱呱喇喇上頭的鐵練往下一落，翻板自來往下一翻。大眾急拿腳一找網，一反網往下一翻，眾位仍然是半懸空中翻身，腳找盆底坑兒。七位全有智爺教明白的，抱刀往下，臉朝外。三鼠在使寶刀寶劍的身後，也是面向著外，手都拿著兵刃，淨瞧更道地溝裏頭，往回出入。天宮網地宮網一起，類若鐘表開闢的聲音，嘩喇喇，嘩喇喇。十八扇銅網，按說一齊都起來，這把總絃一破，可就不行了，起落的不齊了，可也有起

來的，可也就有不起來的，可也有起來，兀躡往後一仰，又躺下了的，皆因是斷總絃，沒斷十八根小絃，兩根副絃。若要一齊全斷，十八扇網連一扇網都不能起來。這雖起來，就不能齊了。下面的金鐘一響，聲音也是不齊，每時咚咚直響三陣，此時又打三下，又打兩下，再不然，等半天，他又響一陣，參差不齊。銅網的樣式，前文說過，二指寬銅扁條，上有胡椒眼兒窟窿，全有倒取鉤，上尖下方的式樣。底下橫鐵條上，掛石輪子兩個，由盆底坑上，往下一滾石輪子，極其速快。如今所有滾下來的網，吡吡噓噓，遇寶刀寶劍，削成好幾段，是下來的全碎了。不動的網，他們也就不管了。北俠大夥躡上盆底坑兒，把更道道地溝，東西北俱是，兩個人把守，惟獨正南地溝門，北俠一人看守。忽然一宗詫事，要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衆豪傑墜落銅網陣

黑妖狐涉險冲霄樓

詞曰：

彈指幾朝幾代，到頭誰弱誰強，人間戰鬪迭興亡，直似弈棋模樣。說甚英雄豪傑，談何節烈綱常，天生俠義熱心腸，盡入襄陽銅網。

且說北俠聽金鐘一響，是一百弓弩手，有一個頭兒，是聖手秀士馮淵，拿著梆子，提著一條長槍，聽見金鐘一響，就由更道地溝上邊下來。大眾聽梆子的號令，剛出正南上更道地溝門，正遇著北俠拔刀就刺。馮淵聽見刀聲，往前一躡，扭頭一瞧，是北俠，他是認得的。立刻雙膝點地，苦苦求饒，甚麼大爺，甚麼爺爺，太爺，祖宗，師傅，大叔，二大爺，義父，爸爸，全叫到了。北俠空有刀，刺不下去。馮淵又叫你老人家，饒了我罷！我就算計著，你們老爺們該來了，小子在這正等著呢。別看你們老爺們，淨管把銅網削碎，你們也不知道王爺在甚麼地方，盟單在甚麼所在，我願作嚮導。你願收我做徒弟，就是乾兒子；願收我做孫子，就是孫子。北俠一想，也是正少這麼一個嚮導，說起來，我饒恕於你。馮淵說你老倒是認我做徒弟，是兒子，是孫子，我好稱呼你老人家。北俠說你可是真心嗎？馮淵就跪在那裏起誓，說過往神祇在上，我要有虛情假意，教我死無葬身之地。北俠說起來罷。馮淵說我倒是稱呼甚麼？北俠說我已有了義子，我收你爲徒弟。馮淵復又伏地，給北俠拜了四拜，叫了兩聲師傅。北俠答應，教馮淵起來。馮淵答應，樂的是手舞足蹈，說師傅我先獻著功勞，我打梆子，弓弩手全出來，你可就殺人，可別教箭釘在身上，釘在身上就死。他在這裏，梆梆梆一打，一百弓弩手聽見，梆子一陣亂響，大家出來。這個更道道地溝最窄，並肩佔不

下兩個人，只可一個跟著一個走，門兒又矮，出來一個，再出來一個，出來一個殺一個，出來兩個宰一雙。第三的被殺，第四第五的回去，不敢出來了。東西北共殺了九個。南面的聽見馮淵投了降，這一個也沒出來。誰要把著一瞧，弩箭就射。上頭一陣大亂，是王官雷英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裕袁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張保李虎夏侯雄，帶了些王府的兵丁，辭別了王爺，到此瞧看。進了木板連環，奔冲霄樓末層，進了五行的欄杆，到冲霄樓裏頭，腳踏著大鐵蒺藜，往下瞧看。雷英一瞧，銅網盡都損壞，臊足捶胸，暗暗的叫苦。按說在冲霄樓鐵蒺藜上頭，往底下瞧，不見底下的事情，在前文可就表過，再者鐵蒺藜上四個犄角，單有四個大燈，晝夜不息，故此看得明白。雷英看見馮淵投降，雷英咬牙切齒大罵。底下馮淵聽見，也是破口大罵。他本是個南邊人，未說話先叫唔呀唔呀的，罵道：唔呀，混帳王八羔子，我跟著我師傅，拿你們這些叛逆之賊來了，還不快些下來受縛。金鞭將等大家問雷英主意，怎麼辦。雷英說：略展小計，管教他死無葬身之地。吩咐兵丁，先把一百弓弩手撤回，後搬柴運草，拿火把他們燒死，拚著這座冲霄樓不要了。頃刻間王府柴草甚多，全把柴草運將進來，把軟柴薪在燈上點著，順鐵蒺藜的窟窿，往下一扔，這一下可了不得了，下面人全吃了苦了，這火全冲著頭顱，就下來了。個個用手中的刀，把拉連賺閃，帶用腳把拉，工夫甚大，足下的軟底靴鞋，全要燒著，大眾亂嚷。馮淵偷著往地溝裏一看，說：這可好了，他們走了，我們出地溝罷。教馮淵帶路。馮淵在前，一個個都跟隨著奔南邊這個地溝。走到南頭一看，不好了，把大板子蓋上了。這還不算，上頭壓上石頭，弓弩手在上頭坐著，趕著出來，又奔正東，也是不行。照樣四面全遶到了，全是不行。這火就更大了。徐慶喊道：死鬼，活著的時候機靈，我們都爲你前來報仇，你下陣雨也好哇。馮淵說：下陣雨，也流不到這裏來。丁二爺說：這可好了，他們不往下扔火了，這還有點恩典，他們往下扔生柴薪呢！老道說：更不好了，底下這都是火，扔下來的是生柴薪，全勾在一處，一陣風一鼓，大眾全都是焦頭爛額之鬼。這眼睛全睜不開，盡是黑煙，大眾在此受困，暫且不表。單說到蔣爺等他們破網的人走後，拉了柳青一把，兩個人出上院衙，奔王府後牆，正遇徐良。蔣爺就說：怕裏頭人少，我們看一看動作。徐良也不能管。二人直奔王府後牆，躡將下去，遠木板連環，直奔西南。柳爺問蔣爺：你怎麼知道王爺住處？蔣爺說：我是聽見魏昌說：有個月亮門，進月亮門內，有北上房，屋中有燈火，趕奔前來，戳窗櫺紙，見王爺在後虎座裏，半躺半坐，手中托著一本書，當住面門，就見露著花白的鬚鬚，兩個王官，面向裏靠著，落地罩花牙子站著。教柳青使薰香，拿了堵鼻子的布捲，把鼻子堵上，把薰香掏出來，把香點著，將仙鶴嘴戳在窗戶窟窿裏頭，一拉仙鶴尾，把屋中

香煙都滿了。蔣爺說：你因爲甚麼，還不收起來？柳爺說：沒薰過去呢！蔣爺說：那們些煙，還薰不過去，難道我們外邊說話，他聽不見？柳爺說：怎麼不躺下呢？蔣爺說：兩個王官，靠住圍子了。柳爺說：王爺怎麼不扔書？蔣爺說：你不用疑心，跟我進去罷。蔣爺掀簾，就往裏走。柳爺將薰香盒子收了，在後跟著蔣爺進去，往前一撲，抓王爺，把王爺的鬚髮抓掉了。這才瞧見，王爺是假的，傀儡頭、衣帽靴子，都是真的。再回頭一看，兩個王官，也是如此。原來是雷英的用意，自打長沙府回來，他父親提了蔣爺的事情，不教他保王爺了，從此與他父親反臉，憤憤而出，保定了王爺了。有消息地方，加上消息，沒消息地方，安上消息，故此蔣爺上當。腳底下呼喇喇一響，趕著撤身回來，早就登的翻板上去了，咚咚咚咚，兩個人墜落下去。原來底下，有四個王官，把他們四馬攢蹄捆上。柳青怨恨蔣平，閉目合睛等死。王官拉刀要殺，暫且不表。且說智爺拉小諸葛，上上院衙，直奔王府後身，看看臨近，由樹林躡出一個人來，原是山西雁，說智叔父叔！你們也是打接應去罷。智爺說：你怎麼知道？回答：我蔣四叔剛進去。智爺說：同著柳爺罷？回答：正是。智爺說：我們準是要走到一處。沈爺說：不行，他們去也是白去，上不得樓。徐良要跟著進來，智爺把他攔住。二人奔將進去，直奔木板連環，走坎爲水，進的水火既濟，腳踏萬字式，直奔冲霄樓，進五行欄杆，都是沈仲元帶路。智爺要掏飛爪百練索，沈爺把他攔住，沈爺奔到柱子後頭，把一尺二寸長的一個大鐵砧子一搬，自然打上頭，呱呱喇喇放下一個軟梯來，二人這才上去。到了上面，又把軟梯捲上去。又上三層，也是照樣。往正南上一看，王爺兵丁，如螞蟻盤窩一般。智爺說：我們不管他們的閒事，直奔梯扇，連鎖頭都沒鎖，一推就開。晃千里火一照，上面有個懸龕，下面一個佛櫃，晃著火看著櫃上，有古銅五供，櫃面子上，有一大道橫縫。智爺問沈爺：這裏怎麼有個縫子？沈爺說：那是乾裂。智爺說：油漆的東西，那兒乾裂，別有消息罷！沈爺說：沒有。智爺教沈爺巡風，自己躡將上去，將要直奔懸龕的底梁，就從那縫子，出來了兩個扁槍頭子，撲咚一聲。智爺一搗肚子，撲咚摔在護板亂滾，說：我的腸子，教他們扎出來了，在外搭拉著呢！沈爺一急進來。原來裏頭，有兩個上夜的一個金槍將王善，一個銀槍將王保，開佛櫃後門躡出來。王善叫兄弟殺那個沈爺一急，與王善交手。就聽那邊磕哧一聲，沈爺就知被智爺殺了。王善一喜說：兄弟得了罷。智爺答言說：得了，就剩了你哩，我學那古人盤腸大戰。王善沒躲閃開，早被智爺一刀殺死。沈爺問智爺：怎麼樣？智爺說：沒有扎著我，把我百寶皮囊扎了兩個窟窿。沈爺說：嚇著我了。智爺把百寶皮囊解下來，問沈爺：還有消息沒有？沈爺說：你不必問我，我直不敢說了。要怕有埋伏，我上去罷。智爺說：還是我上去罷，你給我巡風。教沈仲元在外邊巡風，仍是智爺上去。

就拿千里火一照，躡上佛櫃，拿刀緊劈樓板。把上頭的黃雲緞佛帳，用刀削將下來，就看見了盟單匣子。回手把刀插入鞘中，把千里火放在旁邊，伸手一拿盟單，拿不著。只可就爬在懸龕的底板下，伸雙手，把那個盟單匣子兩邊有兩個銅環，用手一揪。哧的一聲，從上面掉下一把月牙式的刀來，正在智爺的腰上，嚙的一聲，智爺把雙睛一閉。智爺生死，破銅網陣，一切各節目，仍有一百餘回，隨後刊刻，續套嗣出。先將大節目，暫爲開載於後，若問衆英雄脫離，襄陽王逃跑寧夏國，智化盜盟單，因爲讓功暗走，黑妖狐專摺本入都，顏大人特旨進京，際見山西雁追賊，開封府雙行刺，大鬧齊天廟，九尾仙狐路素貞出世，小五義朝天見主封官，北俠特旨出家，大相國寺交刀調子，慶慶爺丟冠袍帶履，路安山琵琶谷拿白菊花，拿火判官周龍棍打太歲坊，神鬼鬧家宅，南陽頭盜魚腸劍，二盜魚腸劍，三盜魚腸劍，白沙灘打捕，拿伏地君王，東方亮，劫囚車鬧法場，開封府丟相印，北俠歸三教寺，收徒弟救難婦，白菊花行刺，北俠兵破姚家寨，羣賊奪陷空島，累死盧方，哭死徐慶，復奪陷空島，五打朝天嶺，三搶天峯山，失撞關鍾雄掛帥，大戰寧夏國，拿獲襄陽王，俱在續小五義分解。

# 小五義人名辭典（以姓氏筆畫多寡爲序）

## 二 畫

【丁兆蕙】松江茉莉村人，與兄兆蘭同有「雙俠」之號。在前集中，他很幹了一些個俠義的事情。入本集，依照智化所定的計畫，化名趙蘭弟，假降君山，君山寨主鍾雄竟給他一時朦朧過。他和展昭本是郎舅之親，在鍾雄的面前卻假裝不認識，彼此在言語間鬥上一回機鋒不算，又對舞了一回劍。實在有趣之至。未幾竟惹了他們假降的八個人，把君山破了，照說，他是有大功的。後來在道觀中見及雲中鶴魏真，他一味把寶刀寶劍的來歷向人家考問著，結果自家反險些兒給人家考問倒，當時恨不得有個地洞可鑽，還是由南俠解了這個圍。及和人家比賽腳底，下夜行術的工夫，他又又是望塵莫

及；不是北俠代他們一夥人拉回了一些面子，這個臺可就坍得大了！

【丁兆蘭】松江茉莉村人，與弟兆蕙同有「雙俠」之號。虛珍要去襄陽省視他的天倫虛方，是由他帶了一起去。在路上遇見韓天錦，便又合飲一夥。及到百花嶺，他作了一個大媒，把展小霞配給了虛珍。黃花嶺「小五義」聚會在一起的，獨有他丁大叔是一個長輩，瞧見了這五人俱各虎視昂昂，心中非常高興，便說道：「我的主意，你們五個人正當結義爲友；上輩是陷空島的「五義」，你們若拜了盟兄弟，可稱爲是「小五義」。」五人對於他的這個建議，自然樂從。

## 五 畫

【甘蘭娘】是九頭獅子甘茂之

女，同她母親甘媽媽，在娃娃谷開著黑店。但她很不願意幹這個傷天害理的買賣，每苦勸她母親趕快洗了手。沙鳳仙、秋葵姊妹倆，女扮男裝了來投店，又給甘媽媽照例把來蒙倒了。她卻着了應仙的小模樣兒，想把自己配給她，硬逼她母親把應仙救醒過來。鳳仙醒後，自認是艾虎，又在她們的威逼之下，拿出艾虎當時定她的那一塊碧玉珮，作定禮答允下這頭親事。最可笑的，蔣平當時也給蒙倒在店中，還糊裏糊塗的作上一個媒人。比及後來真艾虎又到了她們店中，方知道中間有上一點錯誤，但在事實上，她已是作了人家的二房，無法可以挽回的了！

鍾將郭宗德恃強，硬要把盪員外的女兒給他，把弟娶了去；她卻義形於色的，情願假扮盪小姐，代往

男家。結果到底打死了這個惡霸，在這裏最能顯出她是一個俠義的女子來！

【白玉堂】混號錦毛鼠，在「五義」中，他居末。爲人最是心高氣傲，目底無人。夜探冲霄樓，在樓前遇見了智化，把這樓裏面的消息如何如何，說得一個頭頭是道。不料，他所知道的也祇這一些；關於底下「銅網陣」的事情，他卻沒有考究到。智化誤認爲他已完全知道的了，所以也沒有告訴得他。以致他第二次又往私探，竟死在「銅網陣」中！當時他被萬箭攢身，射得有似刺蝟一般，爲狀實是慘極。當然從陣中起上來時，手中一口刀落下還砍死了一個張華。可見他死有餘威，依得襄陽王的意思，要把他葬在盆底坑；後由魏昌獻議，把他屍首焚化，裝在



古磁鏝內，送往君山，交與鍾雄，擇地造起墳來，以為誘敵之計。其實誘敵也不過這們一句話，無非是費昌暗助於他的一點意思。當他這一死，自然把副按院及他一般盟兄，都將襄陽王，恨得一個刺骨立誓要把這「銅網陣」破了，為他復仇的了！

【白芸生】玉堂之姪。細條身材，面如亮玉，自中透亮，彷彿是出水的荷花一般；兩道細眉，一雙長目，鼻如懸膽，口似塗硃，暗隱了一團威風。事母至孝，故有上玉面小專諸的一個外號。講到武藝，乃是白玉堂所傳授，竟是件件皆通，無所不能。奉母命至襄陽路過黃花鎮，在逆旅中，還品起茶來，具見好客，以暇之致。不料，他品茶，朝天錦就來搶吃他的茶；他飲湯，張英又來搶吃他的湯；最初他並不在意，及見二人太是不遜，竟連一聲道謝都沒有，不免也有些動怒，要彼此較量一下了。比知都是自家人，不

免一笑了事。「小五義」誼結金蘭，他年齒居長，是大哥哥。在魚鱗鎮，為了要救難女，來到翠雲庵，不幸墜落在坑中。淫尼愛他貌俊，竟和他苦纏不休；他卻總是一個不理會。像這般的守身如玉，就是前來救他的艾虎和徐良，在暗地瞧見了，也都是嘖嘖稱讚的。

六 畫

【艾虎】人稱小俠，又稱小義士。他在上集書中，已是出場了。黃花鎮「小五義」結拜，他是老兄弟。在娃娃谷甘媽媽店中，發見了她們用蒙汗藥，他因而動起武來，把甘媽媽母女倆都打倒。不料當甘媽媽向他求情，細一問詢之下，甘蘭娘還和他有上婚姻之約。這是他的未婚妻沙鳳仙，先前冒了他的名，糊裏糊塗的訂下來的。這一來，他倒享有左擁右抱之樂了！路過蘇家莊，和馬龍、張豹結義為友，打給春園，結識了喬賓；在葦塘

中，遇見了表兄胡小計；又一夥兒，拜把子了。馬龍、張豹為賊官所陷而入獄，他在黃花鎮一聞是訊，即一個人私自走了，要去劫獄救他；可見義氣是極重的。不料事前雖去，隨了一回道，卻沒有把牢門上的鎖頭看明，以致雖是到得獄中，仍沒有方法把這牢門打開。至是，急得他祇有求獄神爺的分兒了。幸有徐良在暗中跟了來，始替他把二人救出。這自然要給徐良大大的數說上一陣。在他趕往襄陽的途中，很幹了一些個俠義的事情，及至趕到襄陽，恰恰遇著大家要去破「銅網陣」，照著他那好勝的脾氣，自然又第一個嚷著要去的了。

七 畫

到這邊，故意三番四次的放風，害得鄧軍因之而落網。但當他要說出自己一番棄暗投明的意思，偏偏遇著韓彰，徐慶是二個莽漢，竟不來理睬他。他這一氣可就大了，他便憤然而去。不久，他便想得一個計策，在黑夜中，把副按院盜了去。然後跪在副按院的面前，訴明了他這一段冤情，併求饒赦他。這一個非常的舉動，副按院當時倒很為諒解於他。當他假扮了公孫先生，送副按院回來時，卻在墨水湖遇見前來迎接按院的一般義士們，給蔣平將他揪入水去，灌了他幾口水。隨後聽了蔣平的勸，向韓彰賠了一個罪。這件事總算是彼此撈開了！當去破「銅網陣」時，他雖沒有和大眾一起走智化，卻暗約他同去盜盟單。

【沈仲元】外號小諸葛。身子雖是在襄陽王那邊，心卻向著皇家。鄧軍前來行刺副按院，他有意向襄陽王討上一個巡風的差使，一

到這邊，故意三番四次的放風，害得鄧軍因之而落網。但當他要說出自己一番棄暗投明的意思，偏偏遇著韓彰，徐慶是二個莽漢，竟不來理睬他。他這一氣可就大了，他便憤然而去。不久，他便想得一個計策，在黑夜中，把副按院盜了去。然後跪在副按院的面前，訴明了他這一段冤情，併求饒赦他。這一個非常的舉動，副按院當時倒很為諒解於他。當他假扮了公孫先生，送副按院回來時，卻在墨水湖遇見前來迎接按院的一般義士們，給蔣平將他揪入水去，灌了他幾口水。隨後聽了蔣平的勸，向韓彰賠了一個罪。這件事總算是彼此撈開了！當去破「銅網陣」時，他雖沒有和大眾一起走智化，卻暗約他同去盜盟單。

【沙秋葵】沙龍的姪女。父母俱已故世，相貌長得極醜，氣力卻是很大。沙龍被賊官賤了去，捆上了，用囚車解送襄陽。她一聞此訊，即

把姊姊鳳仙背在身上，向城中跑了去。一到衙門口，又把姊姊放下。她卽把鐵棍一晃，和焦雷相似的一聲嚷，打了進去。誰知三班六房全都逃空，連一個人都無有了。她浮處洩憤，便從大堂上打起，直打到後面，把所有東西全都打得一個粉碎。還有那臧官的兒子，自己憤願送死，還想來向鳳仙索纏，卽給她一鐵棍打死了。後爲避禍起見，她同鳳仙都裝了男子逃出。到了娃娃谷，爲甘媽媽的藥酒蒙倒，險些送了性命。她後來由蔣平作媒，配與韓天錦爲妻，男也渾人，女也渾人，倒真是一對兒。

【沙鳳仙】沙龍之女，相貌生得很美，武藝也是不凡。已許字於艾虎。當她父親沙龍被臧官賺去，檻車解送襄陽，她要救回父親，忙同妹子秋葵奔入城去。誰知到得臧官的衙內，已是撲了一個空，祇把臧官的一個兒子殺死。她爲避禍起見，同秋葵都裝了男子逃出。及投宿在娃娃谷甘媽酒店內，給甘媽媽用藥酒把她們蒙倒，幸而還好，甘闖娘誤認她是真男子，想把自己許配，硬逼甘媽媽把她救醒過來。她當時也就將錯就錯，自認是艾虎，併拿出一塊碧玉佩來，訂下了這頭親事。同時，蔣平恰恰也到了這店中，告知她們，沙龍假伴君山，已是得了救了。於是她又同秋葵，奔金知府那裏去了。

【沙龍】外號鐵臂熊，曾作過一任遼東的副總鎮，後來退歸林下，就在臥虎溝居住。只因他破了黑狼山，拿了那山賊藍驍，襄陽王很是恨他，不過立志欲把他拿到替藍驍報仇。恰恰君州的刺史魏了英，本是襄陽王手下之人，早受了這個密諭，爲要討好襄陽王，起見，卽假以請他赴宴爲名，把他賺入衙去，捆下了，用囚車解送襄陽。在此生死呼吸之際，幸由智化說動君山寨主鍾雄，向襄陽王去說情，把他救了出來，他也就依了智化的計畫，假降了君山，併和鍾雄結拜了。當破君山之時，他負責守著後宅門，不許一個人入內，很是出了一點力的。

### 九 畫

【柳青】外號白面判官，與雲中魏鶴真、小諸葛沈仲元，都是九頭獅子甘茂的徒弟。他和白玉堂是結義弟兄，一聞玉堂的死訊，就去蟻謁嶺，哭拜在玉堂的墳前，卻與智化、蔣平一夥人遇見了。蔣平因他有「鷄鳴五更返魂香」一勸，他也加入他們的團體，同替玉堂報仇。他最初不肯，後來被逼無奈，始說出須允他三件事。上面的二件事不甚緊要，那第三件事卻很厲害，須得蔣平把他頭上的挖髮簪子盜下，還得送回原處，是難難難。平的意思，不料蔣平果然如約辦到這一來，他可不能反悔了。後來計破君山時，他們能把鍾雄薰倒，就是借重他的這種「鷄鳴五更返魂香」的。及顏按院爲沈仲元盜去了，因爲他和仲元是師兄弟，蔣平又拉了他一路去找。在黑水湖遇見一夥窮強盜，把他打倒擄上山去。這夥強盜已是餓得幾天沒有飯吃，險些兒要把他煮了充饑。幸遇鄧彪，不但性命得救，還暫時做了山上的大寨主。於是在他略一用計之下，便把這夥強盜除了去。大衆去破「銅網陣」，蔣平卻暗約他去把襄陽王盜出來，說這是奇功一件。

【胡小記】外號鬧雲龍，是華容縣魚行裏掌秤的經紀頭兒。同人到綺春園去吃酒，爲了園中人又是無禮，又是欺人，大家打了起來。最初是他們佔居上風，後給綺春園的東家領了四個教師來，把他們全行打敗了。他回家還害了一場夾氣傷寒，病好以後，又約了喬賓去報仇。恰恰艾虎和張豹也在園中，看了和他們表同情，也來助拳，方把這綺春園打得一個落

花流水，還打死了幾個人，傷者不計其數，這仇總算是報了，及大家逃到葦塘中，細一敘談之下，方知他和艾虎還是表弟兄。四個人便又一夥兒結拜了。後來，徐良、艾虎等一路勦除盜寇，他也是跟隨著在一起的。

## 十 畫

【展 昭】人稱南俠，又號御貓。白玉堂遇害以後，聽說已在蟠龍嶺五接松築起一個墳來；徐慶便硬拉著他同去上墳。他是無法可以推辭的。不料，剛到墳前，祇是一個大意，便呼嘯一聲，雙雙落入陷阱，給他們捉上君山去了。比與鍾雄相見，頗以客禮相待；爲了徐慶酒後翻臉罵人，鍾雄方把他們拘囚起來。後由智化設計，教他就假降了鍾雄。這一來，不但性命得以保全，還因此而把君山破了一路。找尋衙院時，在三清觀遇見了雲中鶴魏真，幸由他說出了一番

虹劍」的來歷，方不致爲魏真所考問倒。不然，這個臺可就坍得大了！

【徐 良】徐慶之子，字世常，外號山西雁，又叫多臂熊。一張黑紫臉，兩道白眉毛，狀貌生的古怪。曾拜雲中鶴魏真爲師，武藝式式在行，更有上「一手三暗器」的那種絕技。生就了的俠義肝膽，爲人卻又精明強幹，最能隨機作變。在「小五義」中，要以他爲首屈一指的了。奉了母命，往襄陽去省視父親，這在他正是初出道；卻已在高家店大顯神通，把羣寇玩之於股掌。嗣復替艾虎把馬龍、張豹從獄中救了出來，使艾虎像小巫見大巫的，這們對他佩服著。後來，又在桃花溝孤樹店，雲霞觀……等處，把一班賊寇殺得望風而逃，見了他的影子都怕；這一分的威風，真是值得一紀的了。

【徐 慶】外號穿山鼠。生成了靈犀穴的性情，一聽鄧車說起白

玉堂已是遇害，就把鄧車的兩個眼珠挖下，說是要去祭墳。當硬拉了展昭，剛剛去到墳前，卻向陷阱中墜下。遂給雙雙捉住，送往君山去了。鍾雄見了他們，頗以客禮相待。不料，他一吃醉了酒，翻了桌子，還罵人，恨得鍾雄發了一個狠，把他們分別拘囚了起來。嗣由蔣平從水內混進，方能把他救出。魏真是他兒子徐良的師傅，同他是親家了。誰知，在初次他見面之際，卻是小子的，小子的，把話混說一個不清；魏真知他是個渾人，也祇能瞪眼望著他，不好怎樣的認真。但像他這般的一生忠厚，卻積得了徐良這們一個精明強幹的兒子，這在他也是老懷堪慰的了。

【馬 龍】外號雙刀將。是馬家鋪酒店中的掌櫃。他和張百萬的兒子張豹是乾兄弟；張百萬死時，把張豹托付了他，請他好生照顧著。後來張豹在外面闖了好幾回，事都是他一到就完了，果能不負

這個托付。及艾虎來到這店中，張豹有意尋釁，彼此打了起來，也是由他勸止，併三個人一同拜了把子。綺春園出了六條人命的案子，岳州知府的妻弟懷疑是張豹所爲，特地前來詭詐。由他出去相見，在一言不合之下，便把懷忠摔死了。於是，他和張豹爭認自己是凶手，鬧到府中去。府中卻最好有二人來抵命，便把他們二人都押了起來。最後，艾虎聞訊趕到，始把他們救出。他便和張豹一同往古城，投奔張豹的姑母去。

## 十一 畫

【張 豹】外號勇金剛。生來是一個渾人。父親張百萬死時，生怕他在外闖事，得給人家償命，便把他托付了馬龍——那是他的乾兄。馬龍固然很是照應著他，他卻也十分聽話。在馬家鋪中，瞧見艾虎很爲英雄，安心過去尋釁，卻給艾虎打倒在地。由馬龍勸解之下，

還三個人拜了把子，同了艾虎上這娃谷路過華容縣，去遊綺春園。在園中遇見喬賓，彼此都是渾人，倒是惺惺相惜，於是你叫我小子，我也叫你小子，真是非常有趣。及喬賓和園中人打起架來，他居然也去助拳，結果打死了六個人，還有十二個帶傷的。他急得連忙逃回家來，卻已有岳州知府的妻弟 懷忠，風聞此事，特地前來向他詛詐。馬龍出去代見，一言不合，竟把懷忠摔死，他卻不認殺馬龍，擔負這殺人的罪名，和馬龍都爭認自己是凶手，鬧到了府中去。府中卻不問皂白，把他們二人都押了起來。嗣由艾虎、徐良到來劫獄，始把他和馬龍救出。可是在家鄉已是安身不得，便和馬龍一同往古城投奔他的姑母去了。

## 十一畫

【喬賓】外號開路鬼。他和胡小記，是生死弟兄。胡小記在綺春

園給人家打了一頓回家，還生了一場大病。他聽見了這件事，很是憤憤不平，硬要同胡小記再到園中，代他報了此仇。比至那邊，見了張豹，彼此互相愛慕，竟小子長啊，小子短，大家對叫著。未幾，便借了一點事，和園中人打了起來；爲了艾虎、張豹也來助拳的結果，竟打死了六個人，還有十二個受傷的。他們從園中逃出後，又在葦塘中會了面。彼此既是意氣相投，便四個人拜了把子。後來，徐良和艾虎一路掃除盜賊，也有他跟隨著在一起。

【智化】外號黑妖狐。他姓的是智，確是富有智謀的。他一則爲了君山寨主鍾雄，暗通襄陽王，是朝廷的一個大患；二則爲了南俠展昭，被陷在君山，須得去救了出來。因此定下了一個「取君山」的計畫。先是他同北俠歐陽春，假作前去觀山，因而投降了鍾雄，併結了義。憑他這一分的口才和本

領，居然得到了鍾雄的信任，委以重權。他便又引了沙龍、丁兆蕙；等幾個人進去，作爲內應。等到事情成熟，果把鍾雄生擒了去，使他不得不降。這君山從此也就向著朝廷，不再向著襄陽王了。後來，得把襄陽平定，打破了襄陽王的謀皇。篡位的好夢，其關鍵全在於此。所以，講到他的功勞，實是大到無比的。而他就「取君山」的全部計畫而言，也實是周密非常，任你十個鍾雄，也得入他彀中。後來，去破汴樓時，他卻暗約沈仲元同去盜盟單，不料經了萬險，剛剛爬在懸龍的底板上，伸手要去取那盟單匣子，卻從上面吊下一把月牙式的刀來，正砍在他的腰上。要知生死如何，在下集中方有交代。

## 十三畫

【路彬】是晨起望的一個樵夫。他的妻子路魯氏，被嘍兵調戲，險些遭了奸污，幸爲盧方所見，把

她救了出來，而當盧方上吊之際，恰恰爲他和魯英所見，也把盧方救下。在這些個事情上頭，他因而和盧方這一夥人認識了。後來，他幫了這邊不少的忙。顏按院的印信，被拋在逆水潭中，是由他指點了出來的。當撈印的時候，嘍兵望見了火光，怕有奸細要來查看，虛實，又給他說上一片言語，把來攔阻住；及智化計破君山之際，爲大家會面及通訊的便利起見，簡直又把他的家中作爲一個秘密機關了。而跡他的爲人行事，也是極有肝膽，祇要人家把事情托得他，他沒有不拚死的幹來的。他的妻舅魯英，更是直撲撲的一頭好漢子，跟在路彬的後邊，也爲皇家出了不少的力！

## 十五畫

【蔣平】外號翻江鼠，又號病夫。顏按院的印信，給襄陽王那邊盜了去，拋在逆水潭中，水勢是非

常變念的，卻由他去撈了上來；徐慶被陷在君山，關防非常嚴密，又由他泅水進去救出；這都可證明他水內的工夫確是高人一等。他知道柳青是一個人材，又有「鷄鳴五更返魂香」，很要把柳青也拉入他們的團體內，同替白玉堂報仇。柳青卻是十分作難，其最大的一個條件，著他須得把自己頭上的的一個髮髻剪了，還得送與誰知他果然如約，竟在談笑之間，把這件事情辦到這一分的巧智，真是別人家及他不上！「銅網陣」是彭啓出的主意，給他探知了，便去到雷振家中，設計把彭啓劫了來。彭啓最初不肯吐實，經不起他弄上見閻王，下油鍋這些的玩意兒，這彭老頭兒一時也就軟化，答允把陣圖畫出獻上。後來能把「銅網陣」破了，全得力於此圖；不然，正不知還有幾個人，要像白玉堂一般的，陷送在這陣內呢！沈仲元把顏按院盜去，這明是

和韓彰，徐慶過不去的一種意思；及又陪了顏按院回來，他知大家相見之際，徐慶是渾人，當不致有什麼；韓彰卻一定要和沈仲元拚一下子的，因預伏在黑水湖中，當船一到，就跳上船去，把沈仲元擒入水底灌了好幾口水，然後再把沈仲元救醒。逼他非向韓彰賠罪不可。於是一天風雲，始得悉行吹散。去破沖霄樓時，他暗約柳青同去把襄陽王盜了出來，說這是奇功一件。總之，他這個人，最是富有智謀的，在書中常是居著發號施令的地位，有似軍師一般。

【歐陽春】人稱北俠，又號紫髯

伯，遼東人氏。謀欲削去襄陽王的羽翼，智化定了個詐降君山的計畫。當去詐降的時候，卻邀了他作伴；這實是爲了他爲人非常的老成，有他作著搭擋，可以使鍾雄不疑。他果能不負這個使命，大功居然得以告成。所以在「計取君山」的這個事件中，倘然論起功來，他是智化以次的一個人！後來，在三清觀和雲中鶴，魏真會見，晚間大家同上來泰山，魏真安心要和他較量一下腳下的工夫，論到腳力，彼此正相伯仲；比及爬起山來，魏真可遠不及他了，他是在遼東早晚爬慣了的，何況他還生上有兩隻夜眼，但他卻一步步慢慢的爬，故意裝得爬不動的樣子；在魏真還以爲他準是輸了，不料在一眨眼間，他早已到了上頭；這使魏真驚愕得不知所云，祇好甘拜下風了。去破「銅網陣」的時候，他是重要人物之一。

## 十六畫

【盧方】外號鑽天鼠，爲人最重義氣。聽說白玉堂已遭慘死，鍾雄爲他在五接松建起墳墓來，就不顧有無危險，去到墳上痛哭了一場。幸有蔣平一片花言巧語，始說得他疑信參半。及在山神廟內無意中救了路魯氏，又在嘍兵口

內證實了白玉堂確已慘死，這墳墓併不是假起的，直痛得他昏了過去。比及冷風一吹，悠悠氣轉，自思五弟（白玉堂）已是死了，四弟（蔣平）到逆水潭中去了，這半天，還不見上來，大概也是死了！那我們當初有言在先：「不能同生，情願同死。」我又怎能獨活呢？因此立刻萌生短見，在一棵大樹上上了吊。幸爲路彬和魯英所見，始得把他救下。顏按院失後，他也同徐慶、龍滔……等幾個人，從夾峯山前一路找了下去，在蟒蛇嶺下遇見吳源，一交手之下，竟把手中刀磕飛了；一則固然是吳源的氣力大了一些，二則也見他已是英雄老去了！爲了要替白玉堂報仇，大家到襄陽王府去破「銅網陣」，他當然是第一個應得數到

了的。

【盧珍】盧方之子。文才武藝，都是不凡，不愧將門之子。白玉堂慘死的消息到了陷空島，盧夫人

知道盧方結義情重，生怕有什麼意外之事，特遣他到襄陽去省視。又因路上不放心，併請了大叔伴同前往。到了百花嶺，住在展家。給打虎將展國棟硬逼了拜把子。展國棟是個渾人，又請他去幫打一個仇人；不料，當他欣然前往時，卻發見是國棟的姊姊展小霞，併不是什麼仇人。這一下子，可把他窘到萬分了！回到屋中，一想起這件事，就情不自禁的笑了起來。正光闌，聞知其事，即以冰人自任，居然一說即成，也可說是「佳偶天成」的了！「小五義」在黃花鎮結義，依商他居四。

## 十七畫

【襄陽王】趙珪，乃天子之皇叔。因他父親趙光美，為太宗所辱，含羞懸櫟自盡，他抱恨前仇，在京招軍買馬，經九卿奏聞之後，將他封為外藩，留守襄陽作鎮，免其再有他意，不想更得其手，內則招聚四

方勇士，龍、幸、鎮、八、方、王、官、雷、英、擺、設、銅、網、障；外則暗結飛、又、太、保、鍾、雄、金、面、神、藍、藍、花、面、太、歲、葛、亮、鎮、海、蛟、吳、澤、等、水、旱、各、路、寇、賊，以為羽翼，祇待時機一到，即行舉事。天子一聞此訊，忙集九卿共議，當由包拯獻了個「激水拿魚」之計，乃欽派顏、脊、敏、巡、按、荊、襄、九、郡，其實就是要乘機把他翦除了去的。他怎肯就此甘休，一待顏、脊、敏到任以後，先是遣人盜印，後又派人行刺，竟是著著進行。然到了末後，「銅網障」既為對方所破，盟單也給他們盜去，他也祇有溜走的一個方法了！

【鍾雄】外號飛、又、太、保。中過文武進士，實是文武全才，皆因奸臣當道，不能得志於時，把君山、八百里地佔據住了，自為山王，所轄共有水旱二十四寨，各寨主都是一時英豪，聲勢好不足襄陽王。欲舉大事，暗暗和他結連，他也虛與委蛇，其實他的志嚮大極，乃是

欲待事成以後，再從襄陽王的手中，把大宋的天下奪了去。顏、脊、敏奉命來平襄陽，這君山，在他們看來，實是一個心腹大患。因由智化定下了一個詐降之計。他一時不察，墮入了他們的計中，不但和智化……等結了義，還把山、上、行、政的重權交付了智化。比及他慶祝生日的那一天，他們已把襄陽外合事事都布置得妥妥貼貼，祇待他一醉倒，借重了柳青的「鷄鳴五更返魂香」，黑夜把他劫下山去，送到路彬的家中。在此情勢之下，他好似失水的蛟龍，也祇有降了大宋。何況智化等還以義感之呢？為了君山的錢糧太大，一時無所出，因仍把他送回君山作寨主，不即把投降的事情宣布出來。至他後來如何的面聖封官，須在下集交代。

【韓天錦】外號霹靂，本是打柴韓老的兒子，後由韓彰收為義子。個兒極高，膂力極大，人卻天真

爛漫，忠厚樸實，祇有一樁食量大。家中打發他上襄陽，一路上把銀子用完了，東西也都當盡，祇剩下一條褲子。三四天任什麼沒吃，餓得十分難當，祇好到飯舖中去混吃一頓。吃完以後，沒得錢給，便躺在地下，教人家打上他一頓，作爲了事。這在飯舖中又怎肯答允呢？幸有丁兆蘭帶了盧珍，上襄陽，恰恰經過這飯舖之前，便代他會了賬，又替他置備了衣裝，帶了他一路走。在百花嶺，遇見有老虎撲來，給他抓住了一頓的狼打，竟把這虎、生、生、的、打、死、傷、偏、有、展、國、棟、來、爭、奪、此、虎；於是，這個把這死、虎、扔、上、山、去，那個又把這死、虎、扔、下、山、來，好似穿梭的一般，最妙的兩個人都不認得這是老虎，說道是大貓，真是有趣之至。到了展家，和展國棟共吃虎、肉，多吃了，還把涼、水、灌、上，因而生了一場大病，祇好在展家躺榻下。但在暗中，卻成就了盧珍的一段良緣。「小五

義」黃花鎮結義，依倚他居次。他由蔣平作媒，訂下了沙龍的姪女秋葵，優大哥配優大姐，倒真是一對兒！

【韓彰】外號徹地鼠。襄陽王

派鄧車來行刺，他開了警訊，同徐慶去捉刺客。因有沈仲元在暗中一再的放風，他們方得把鄧車捉住了。不料，他們要緊把刺客解上去，沒有理會得人家的好意。這可把沈仲元氣走了！不久，沈仲元便在黑夜中，把顏按院劫了去。這明是報復的一種意思。當是時，他恰恰負著守夜的責任，直急得他幾乎要上吊！及沈仲元又把顏按院送回來，幸有蔣平早為安排好，勸令沈仲元先向他賠上一個不是，方能彼此無事。不過正當沈仲元

向他賠著不是，祇經蔣平在旁提說上一句，他就知自家也有不對的地方，忙也向人家賠著不是。這纔稱得是俠義的行爲呢！

## 十八畫

【顏查敏】是包公的得意門生。

襄陽王有謀反之意，天子聞知，特派他巡按荊襄九郡，御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明是教他對襄陽王暗為防範，相機翦除的意思。他向開封府討了一文一武，——文的是主簿先生公孫策，武的是四品右護衛錦毛鼠白玉堂。——一同赴任。不料，當他赴任之後，襄陽王派人盜印之不足，又遣人前來行刺，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時，白玉堂往探「銅網陣」，又死在

陣中了；以他和玉堂這般的生死之交，自然要哭得一個死去活來！不久，他又給沈仲元劫了去，及仲元說明了自己的冤情，又得到了他的諒解和赦免，方又把他送回。

可是，已把他手下的一般俠客義士，皇皇然分投尋覓，急得一個不可開交！當去破「銅網陣」時，他爲了是去替玉堂報仇，凡是去破陣的人，每人都經他親自進酒三杯。

【魏真】外號雲中鶴。他是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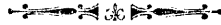
頭獅子甘茂的大徒弟。沈仲元和柳青都是他的師弟。他在三清觀當老道生的五形端正，三絳短鬚，真有一些兒仙風道骨。當他和南俠、北俠及雙俠丁兆蕙在三清觀中晤見，可稱得是一時的盛會了！

兆蕙一味的把寶刀寶劍的來歷考問他，他卻能對答如流；及至他還考了兆蕙時，不是南俠從旁代答了，兆蕙卻有些答不上來了！他們四人上山，比賽腳底下夜行術的工夫，他那身夜行衣靠，是銀灰的顏色，袖子底下，還有兩軀銀灰的繩子，在一兜一放之間，和兩個翅膀兒相彷彿，真不愧雲中鶴的這個外號了！論腳力和北俠正可稱得伯仲，及至爬起山來，卻遠不及

北俠了。破「銅網陣」時，他是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他還有值得提說的一件事，原來徐良乃是他的高足明師，出高徒，此言良屬不虛！

# 續 小 五 義

## 總 目



本 書 特 點	編 者
標 點 符 號 說 明	編 者
續 小 五 義 考	趙 茗 狂
回 目	百 廿 四 回
正 文	百 廿 四 回
人 名 辭 典	趙 茗 狂



## 本書特點

一：在前集小五義中，剛寫到「破銅網陣」非常重要的關目，即戛然而止，奏了尾聲，這使一般讀者很是心癢難搔；本書接下去寫，卻能有一個明白的交代。

二：在三俠五義——在南方爲七俠五義——中，在小五義中，很有不少未曾完了的事件；至本書卻一一都上了結束，且結束得使人非常滿意。

三：「小五義」是在前書中已出場了，至本書而更見活躍；且於「小五義」之外，又有所謂「四杰」者出現，尤爲熱鬧非凡。

四：本書描寫人物之工，正不讓於前書；如徐良，如智化，如蔣平，都能扼住其個性而寫來，誰是誰，使人一見即知，決不會錯認了的。

五：小丑式的人物，在每部小說中也是少不了的；本書寫馮淵不足，更從而寫一房書安，如此，談諧的情調，自然充溢於字裏行間了。

六：本書所寫，不僅以俠義爲限，也兼寫綠林，兼寫惡霸；如白菊花，如東方亮，都能各代表其類；而和俠義人物一相對照，自有正反相生之妙。

七：本書的佈局，是最周密的；本書的情節，是最熱鬧的；這可以書中「白沙灘打掃臺」一大節文字作代表，而證明這句話是不錯的。——像這般如火如荼的一段文字，在別個俠義小說中很不易見到。

八：本書當寫到每一見禮間，凡是在場者，決不會遺漏去那一個；這正可見到牠描寫的細膩，同時，更可看到一些「話本」的本來面目。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本書的正文的；至在一切的附件中，更有不少的特點，恕不一一絮述。

# 本書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例：艾虎得了七寶刀，揚揚得意，救師傅去了。

二，表一頓或一讀。例：看這知府，而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絳長髯，見展爺，蔣爺，深深一躬到地。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這個大鬼，本是傀儡頭，身子是用藤子綁出來的，形象就是半截身子；那消息全在他肚子裏頭；上面連紙帶布，糊出來的，塗上顏色；晚間一看，真像一個巨鬼。

四：（甲）表引起下文。例：他的本事，可算無比；頭一件，有一口紫電寶劍，切金斷玉，兵刃削上就折；雙手會打鏢，百發百中；會水，海河湖江，在裏面能睜睛識物。

（乙）表總結上文。例：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相公打扮；第二個是高解；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

五？（丙）用在引語之前。例：知府說：二位到此，有何見諭？

六！表疑問。例：這賊準在家裏沒有？

（甲）表驚嘆。例：我連練了三四趟工夫，一個給錢的人沒有！

（乙）表命令。例：倘若背著我上廟中去，碰折了你的雙腿！

（丙）表感情的招呼。例：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哪！

（丁）表希望。例：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的言語，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把我這話說完，任憑你老人家，

七：表刪除。例：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回。

八！表一切私名，在字的右邊。例：開封府 君山 三清觀 雲中鶴 習化

## 續小五義考

### 一 續小五義是由「話本」潤色而成

在大小五義這套書的一方說起來，光緒己丑——西曆一八八九——要算是最可紀念的一年；這因爲以三俠五義爲藍本，由俞樾（曲園）修改了，定名爲七俠五義的這部書，是於那年七月間在江浙梓行，而同年五月，在北京也出了一部小五義到了十月，又出了一部續小五義——三部書全都在那一年梓行的。據那序文看來：這兩部續集同了正集的三俠五義都是石玉畧的原稿，而得之其徒的。序中併謂：

「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三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

由此看來，所謂石玉畧者，大概是當時的一個「說話人」；這一部續小五義，同了上面的二集，都是取了他的「話本」潤色而成的。不過，試把牠來和小五義比較一下，那在小五義中，「話本」的臭味還要特別的來得重；這是在正書的前面，甚麼詩詞，甚麼鼓兒詞，甚麼插上一段閒話，小五義中還是完完全全的保存著，在這部續小五義中，卻已是刪除殆盡的了。

而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及這三部書，他的意見是：『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衆手。』這句話，我倒是非常的贊成；因爲，在事實上確是擺明了是如此別的姑且不講，祇就筆法而論，疎密互有不同，優劣因之而別，那裏是出之一人之手呢。

### 一一 續小五義的情節

上集小五義寫眾俠義往破「銅網陣」，未陷而書畢。這續小五義即從這裏接寫起，於是「銅網陣」是破的了；奸王卻被他逃走了。諸俠在完成這一半工作之餘，仍在江湖間誅鋤盜賊，其中最大的二個，一個是白菊花，一個是東方亮。而把二人來一比，則後者的勢力更大過於前者；他是招羅羣寇，佔據城堡，儼然有上要與大宋爭奪天下這一個意思的。然邪不勝正，這二人終不免相繼歸於滅亡。同時，襄陽王借了寧夏國之兵入寇，也兵敗而成擒。天子論功，眾俠義皆受封賞，全書至是也就告上一個結束。這是續小五義全書的一個大概情形。

在如許情節之中，當以九十一回至九十五回白沙灘大打掃臺這一大段文字爲最熱鬧，而也是寫得最好；我且揀一節抄寫在下面：

徐良在下面看艾虎氣力不加，怕老兄弟吃虧，分開眾人，把刀交給芸生，往上一蹶，說：「你們真不講理！你們共有多少人替換著，把人累乏了，然後你臺官動手。」徐良這一上臺，不要緊，頭一個房書安，「哎呀，哎呀，削鼻子的祖宗來了！」往後一仰，嘆喏一聲，嘩倒臺下。他掉下臺去，羣賊一陣大亂，披燈，咬，類若下「福食」一般。周龍、周凱、張大連、黃榮、江、黃榮、海、赫、連、齊、皮、虎、連、金、永、福、金、永、祿，一併全都躓下掃臺去了。帶累的常二、怪、胡仁，也跟著跑了。臺上就剩王剛、柳飛熊、秦業、陳正，餘下盡是看臺之人。對面看臺上，東方亮……東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

你瞧這把徐良寫得何等的有聲勢，他「一上臺來，竟把眾寇嚇得望風而逃，連對面看臺上的東方兄弟，都忙叫看兵器伺候。照這情形而講，我們預料其下寫到徐良打掃時的身手，定又是何等的超羣出衆了。誰知不然，徐良卻祇是以遊戲出之。因之，作者也祇是以遊戲出之的，這們寫了來道：

二人一交手，徐良並不講甚麼行門過步，上去就打，打一拳，踢一腳，全不按正規矩，眼睛著他是五花炮，三五個招數，就變成八仙拳，一轉眼就是迷宗拳，三五招數變成猴拳，地躺拳，又改四平大架子，串拳，擦拳，變爲開山拳，把王興祖打了一個手忙腳亂……就是王興祖，也不知道他的拳，準是那一家門路……東方清說：「這個老西，不是王賢弟的對手，活該今日要給眾朋友除害了；再有三招兩晃，他就得輸給王賢弟！」果然，再哨，徐良不

行了，有前勁，沒後勁，眼睜著身軀亂晃，手蹣跚慢王興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先前盡徐良的招數，自己並不按招，等把徐良的主意看準，再設法贏他。一看此時徐良透乏，自己暗暗歡喜。徐良是看看招架不住，王興祖掃了一個掃堂腿，掃過去，然後腳站實地。不料王興祖使的來回掃堂腿，掃過去雖然躲開，掃回來躲閃不及，撲咚一聲，把山西雁栽倒播墓。被王興祖把他抓住，用盡平生之力，把徐良舉將起來，惡狠狠往臺下一摔。只聽吧叭一聲，紅光崩現。

這是作者故作驚人之筆，徐良決不會死在王興祖之手。這在老看這一種俠義小說的朋友們，大概都會知道的。然而，這書的做得好不好，就全看他怎樣的把這筆鋒轉了過來，使當前的局面爲之一變。哈哈，他這一轉真是妙極了！原來他是這們的寫道：

臺下都一著急，盧珍也要上去，展爺也要上去。就是馮淵，直樂的拍掌哈哈。蔣爺說：『馮老爺，你們兩個是口仇，見面就辯嘴。如今他已摔倒，死在眼前，你就要樂，也不可明顯。』旁人吞了不雅。『馮淵說：『我非是恨他，這個他就贏了！』盧珍說：『他已被人家舉起來了，怎麼還說是贏？』馮淵說：『你們不知道，這一舉他便贏了！』……』現在王興祖說了半天話，這纔要扔，徐良早就扣著王興祖右手脈門，用盡平生之力一扣，王興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把身子一歪，歪在臺上。看徐良一緩手，把他舉將起來，也是往前一擡身子，叫臺下之人接著。『蔡官下來了！』吧叭一聲，把王興祖摔下去了。

於是，這轟轟烈烈的臺官王興祖，竟始終給開玩笑似的，死在徐良之手。至是一般讀者們定要長長的爲之透上一口氣；而在同時，更要佩服作者的筆法，是如何的能出奇制勝的！倘然他是逕直的寫了來，寫得徐良一舉手，一動足，如何如何的高明，王興祖決非他的對手，恐怕反不能像現在這般的動人吧？

何況，他在寫徐良上臺打掃之前，又寫上一個喬彬，一個張豹，一個馬龍，一個窮漢，一個史雲，一個艾虎，那喬彬是那們的粗魯，張豹是那們的潑薄，馬龍是那們的有禮，窮漢是那們的英雄，史雲是那們的不用，艾虎又是那們的安詳，竟是各有各的神情，這一個和那一個不同。如此一來，更使這一節文字，有了如火如茶之勢了！

此外，寫白菊花的那幾段，情節也是非常的緊湊，大足爲全書生色的；限於篇幅，不一一的舉述了。至論描寫方面，則以細膩勝，和前集那們大刀闊斧寫來的，又迥不相同。別的且不具論，祇講當寫到每一見禮間，凡是在場者，決不會遺漏去一個，就可見到其一斑。然這正是「話本」的本來面目，而在這續小五義中卻還得保存著。

### 三 續小五義的人物

在不論那一個說部中，總有牠描寫得較爲成功的人物；有了這些個可以動看的人物——一個或至數個，一部小說方有成立的可能了。在這續小五義中，雖然也有幾個人物，是給牠描寫得很好的；如今且把來寫在下節：

第一個，是徐良。他在上集小五義中，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在本集中，仍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而在作者，也確是極力爲之一寫的。所以，祇要他一啓口，我們就可知道，這是徐良登場了，決不會猜錯了。去至寫羣寇見了他，比甚麼還怕，竟是望風而逃。這是加倍的一種渲染，更使他格外的生色了。他在書中，隨時都在出場，例證是舉不勝舉。最現成的，上文中有寫他打掃臺的一節，這雖祇是從他的側面寫來，然徐良之爲徐良，已是直透紙背而出了。其次，在書中雖不是甚麼重要人物，然在作者的描寫之下，卻是得到意外的一種成功，那是馮淵。他是這們的有趣，又是那們的尷尬，合二者而爲一，方成了像馮淵這樣的一個人型。每逢他一登場，作者把他描寫起來，卻老是不會走樣的。譬如在七十七回中，寫馮淵的得劍，是這們的把他寫著道：

馮淵一聽，說：「醋糟！你原來是擠兌我！你倒是明要，我雙手奉送，你這繞脖子，拿別人的春風，做你的人情，我這個性，越不行，劍是在我身上帶著，你們不能搶我的，爺爺是誰，我也不給我，可是無德，偏要帶着德的東西！」徐良道：「我無非是多說，愛給不給，與我無干。」馮淵說：「我就是不給！」徐良往旁邊對著艾虎，使了個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問馮淵說：「哥哥，你把事辦完了麼……該把那個東西還我了。」馮淵問：「甚麼東西？」艾虎說：「薰香盒子。」馮淵說：「教我丟了……」徐良說：「若兄弟，薰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他必

是薰香探花，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聽，更透著急，與馮淵要定了，沒有不行。馮淵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說：『我明白了，總是親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一個外人！』一回头，把寶劍摘將下來，雙手捧著，交與智化說：『我可不成敬意，是教他們擠兌的，我要不給，準許他們把我害了！』智化說：『你容易得來的寶物，我焉敢領受？』常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馮淵說：『你就不用擠兌我了！醋糟與我繞脖子，艾虎與我要薰香盒子，淨擠兌我，是這口寶劍，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與你，你又不要！不信，我要拿回去，艾虎又該給要薰香盒子了！不用作這虛套，你收下饒了罷，不必難我了！』……

我們看到這裏，定要從真心中，這們叫了出來道：『好！這是馮淵描寫得真不錯！』而在九十回中，寫馮淵的二次得劍，又是這們的把他寫著道：

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順手就奪。馮淵那裏肯給說：『前一回我得的寶劍，被你要去了！這一次又不虧欠人家的情分，就是我們祖宗出來，也不能把這寶劍送給別人！』徐良說：『你要不給，老西這口劍，你不用打算下樓！』馮淵說：『你要了我的性命，都使得，這口劍你不用想了！』……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說：『我馮淵命中，當有這口寶劍！憑爺是誰，無論繞灣子，我可不上當了！不落人家虧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裏，唧唧囊囊，自言自語。徐良下來，說：『馮老爺，你得著寶劍，應當抽出來，大家瞧一瞧，怎麼個形象？』展爺說：『我知道這口魚腸劍，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說：『他這口，四個一尺零五分，別是大的魚腸劍罷？』馮淵說：『你不用管我，大魚腸劍，小魚腸劍，與你無干。』徐良說：『你拉出來，我們大家瞧瞧，未爲不可，誰能搶你麼？』馮淵這纔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來。徐良說：『這劍拉不出來，是怎麼緣故哪？』馮淵說：『準是大概多年未出鞘，鏽住了！』展爺哈哈大笑，說：『切金斷玉的寶物，焉有長鏽之理？』馮淵聽了這句話，就有些回心，了，又用生平之力，嘩的一聲，纔把寶劍抽將出來。大家一瞧這口寶劍，全都大笑，卻是半截鐵條。馮淵說：『我真是喪氣！』……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根鐵條帶劍盒，吧嗒扔在樓上……

我們一看到這裏，『好！這是馮淵描寫得真不錯！』這些個句子，又自真心而出，彷彿在耳邊給響了起來。而在前後

二回書互相映照之下，情形雖是各不相同；馮淵之爲馮淵，卻是從一個模型中鑄出，一絲一毫都沒有走了板的。又其次，卻是房書安，這也是作者一種意外的收穫，而把房書安寫得最爲神肖，又最是有趣的，當推四十一、二回中那兩段。牠在四十一回中寫道：

……房書安晃著他脖子，哈哈大笑說：『你更問著我了！所有值錢寶物，他家內有一個樓，叫藏珍樓，俱都放在裏面。』張大連問：『這第一寶物，是甚麼東西？』房書安說：『就是那口魚腸劍，由一戰國一時，專諸刺王僚，直到如今，叫他們上輩由土中得出。這座樓，就爲魚腸劍所蓋。』鄧飛熊說：『怪不得房爺說的話，大真知道事多。』房書安聽人一誇讚，話更說大了：『告訴張賢弟你說，別瞧我年雖小，曹天下英雄，我認識多一半。』張大連說：『你這話越發大了！緣林你認得一半，大概俠義，也可認得。』房書安說：『一七俠，一五義，一兩俠，做官北俠是遼東人，那時我在遼東地面，北俠小哪，有人帶他到咱們店內，要給我磕頭，拜我爲師，我瞧那孩子，沒有甚麼大起色，因此沒收。』五鼠——『五義，一更差多了，那幾個耗子，不敢與咱們論哥們，就是了。』張大連哈哈大笑說：『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如今可大大有名。』房書安連連擺手，晃著腦袋說：『不行，不行，差的多。徐慶是我把姪，他的兒子，豈不是孫子麼？』……

你瞧：他是何等的會吹大氣，竟說北俠給他做徒弟，他都不不要，而徐良是要比他小二輩。但後來一給徐良捉住之後，卻又跪在地下，怪可憐的向徐良討著饒，連得徐良都爲之手軟，不能再殺他了。如今且瞧在四十二回中所寫的：

房書安就在面前一跪，說：『爺爺！祖爺爺！祖宗！祖太爺爺！你老人家，別與小孫子一般見識，只當我是看家之犬，避貓之鼠，偷嘴吃來著，冒犯你老人家，也要生點慚隱之心，你是寬宏大量之人，你就算我爹爹！』……

房書安是這樣一個無恥而又可笑的小人，在作者的筆鋒之下，卻活靈活現的給他描寫了出來了！此外，如白菊花，如蔣平，如智化，也描寫得很是不差，在作者可說得是成功了。



回目錄

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第二回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蔣澤長牙齒齧繩縛

第三回 武總鎮帶兵圍府 襄陽王率眾逃生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摺本展昭入都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李欽差暗地用機謀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

第七回 拚命的不下已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等拿賊

第九回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遂稟帖黑妖狐有功

第十回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第十一回 班頭奉相諭訪案 欽差交聖旨辭官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鬧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第十四回 案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要姑娘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秉文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

第十八回 黑樹岡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倉一怒犯天顏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

第二十三回 開封羣雄領相諭 徐州大眾去投文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龍一目挖去 邢如虎四指受傷

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嚇落真魂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燒潞安山 總鎮兵困柳家營

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爲拿賊獨自受鏢傷

第二十九回 巧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

第三十回 羣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洩機

第三十一回 捆廳柱一福將受辱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

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棧尉救趙虎逃生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掛金牌

第三十三回 二護衛水牢離險地 鄧天惠周宅展奇才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

第三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鄧天惠棄暗投明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凶徒

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上鶴窰堡尋師求醫 第五十三回 遇弔客魂膽嚇落 見大漢誇獎奇才

第三十六回 爲交朋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

第三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卻教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

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亡身

第四十回 鄧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蕙塘見囚車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疇醉倒鐵臂熊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逢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 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真烈婦二次遇災星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瞬息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營救老婦人 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第四十四回 金毛乳變財設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庵地方洩機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朋賓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

第四十七回 儒童郵賢人遭害 太歲坊惡霸行凶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能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鬚打拳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與章山西歷	設原由丟失多管轄	第八十五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舖結娘救殘生
第六十八回	鎖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案求生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書樓圖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第七十回	蔣平過龍潭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眾會	巧破藏珍樓英雄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槍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著急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雲生得	次日白沙灘大眾行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	第九十一回	播囊下總鎮知府相	香棚前老少英雄施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第九十二回	喬資頭次上寨打掃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掃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致下臺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搏拳武	徐良見靈官講論雄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與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第七十九回	過雲鵬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行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第八十一回	清靜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	雲生劉士杰衙內拿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蒼夜晚獲男賊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第一百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邊戲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第一百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刃 爲找刀打架遇天倫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第一百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追問盜刀情 第一百十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

第一百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第一百十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也氏弟兄展奇才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衆交鋒

第一百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金仙對對失機

第一百八回 也雲鵬使鞭鞭對鑼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第一百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 報陷空島信個個傷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衆人削刀搗破 李珍與阮成被獲擒遭 第一百廿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道士 寨主有意要姑娘 第一百廿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第一百廿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島下見水衣 第一百廿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取盟單。背著大眾，換了夜行衣靠，二人到了王府，直奔冲霄樓。沈仲元巡風，智化盜取盟單。正伏在懸龕之上，只聽見上面磕叻一聲，下來一口月牙式劍刀。此時萬萬也不及躲閃，明知此刀一下，必定攔腰。智化把雙睛一閉，咬著牙關等死。只聽得嚙啣的一聲，智化以為是腰斷兩截，慢慢的睜眼一看，不覺著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甚麼緣故？皆因他是個月牙式樣，若要是劍草的劍刀，那可就把人劍為兩段；此刀當中有個過隴兒，也不至於甚大，又對著智化的腰細，又對著解了百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著，又有背後背著這一口刀，連刀鞘帶刀尖，正把腰節骨護住；兩旁邊的抄包，盡教劍刀刃子劍破，傷著少許的皮肉，也是鮮血直竄。智化連嚇帶氣，肋著不覺疼痛。總而言之，智化命不當絕。可把沈仲元嚇了個膽裂魂飛，急晃千里火，只見裏邊塵土暴起，趕緊縱上佛櫃，竄上懸龕，以為智化廢命。智化說：沈兄！我教刀逼住了。沈爺說：可曾傷著智爺回？少許傷著點皮膚，不大大要緊。沈爺道：這邊倒有個鐵立柱，我抱著往上一提，你就出來了。智化連嚷：不可！我聽白五弟說過，每遇這樣消息，裏頭必還套著消息。沈爺說：難道你就這樣壓著不成？智化說：你先下樓去，找你師兄的寶劍，或歐陽兄的寶刀，拿來我自自有道理。沈爺說：在這裏壓著，我一走，倘若上來外人，你不能動轉，我如何走的？智化說：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劍去為是。沈爺下了懸龕，只得依著智化的言語，出了樓往外，正南一看，方纔見那樓下之人，盡是往外去的口中亂喊：拿人！沈爺不知甚麼緣故，不顧照看下面，一直撲奔正西。正要將軟梯放下，忽見西北來了一條黑影，堪堪至近，見那人闖入五行欄杆，細看原來是艾虎。你道艾虎從何而至？就皆因在西院內暗地聽智化與蔣平他們商量的主意，等著大家換好夜行衣靠，自己背插單刀，等他們走後，也竄出上院衙，施展夜行術，直奔王府而來。不敢由正北進去，知道沙老員外，他們埋伏在樹林之內，若教遇見，豈肯教自己進出？也不敢由東面而來，知道也有巡邏之人。倒是由順成街馬道上城，自西邊城牆而下，腳踏實地，一直的奔木板連環，由西北乾為天而入，進的天地否，腳踏卍字式，當中黃瓜架，直奔冲霄樓而來。堪堪臨近，一看全是朱紅斜卍字欄杆，一層一層，好幾斜馬吊角，好幾個門，不分東西南北。他焉能知曉，按

五行相生相尅？進了西方庚辛金，走的東方甲乙木，繞的中央戊己土，繞了半天，心中急躁，這是甚麼地方？隨手背後拉刀，把欄杆磕亂砍了一回，賭氣子把刀插入背後，回手掏飛爪百練索，搭住欄杆，往上就導。導上約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說：下面可是艾虎？他就緊握飛爪百練索，眼看上去，欄杆往上問道：沈大哥呀！沈仲元說：不錯。你道艾虎，怎麼管著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時是打甘媽媽蘭娘們論起。沈仲元說：艾虎！這孩子怎麼來了？艾虎說：你們的主意，我早聽見了，我見一面分一半。沈仲元說：你師傅都教劍刀劍了，艾虎道：哎喲！一撒手，咕咚一聲，躺在地下。沈仲元嚇了，趕緊放軟梯到二層，放二層的軟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上一扶，後脊背拍了幾掌，悠悠氣轉。艾虎睜開二目，坐於地上，放聲大哭。沈仲元說：師傅又沒死，你爲甚麼如此？艾虎說：你不是說我師傅教劍刀劍了麼？沈仲元說：原是個月牙劍刀，把他壓在底下，不能動彈。艾虎說：你爲甚麼不說明白？沈仲元說：你沒等我說完，你就死過去了。你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見我，你性命休矣。艾虎問：怎麼？沈仲元說：你拿絨繩挂住欄杆，必然拿胳膊一擰，跳上去；那上頭有冲天弩，正打在胳膊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藥，喂成，遇上一枝，準死無疑。艾虎說：我師傅這時，現在那裏教劍刀麼？沈仲元說：就在冲霄樓上。你來的甚巧，你師傅打發我取寶刀寶劍，我正怕我走後，上來王府之人，你師傅有性命之憂。你去找寶刀寶劍，我回去看看你師傅。艾虎說：我得先去看看我師傅，然後去取。沈仲元說：你先取來，然後再看。艾虎道：我總得先看師傅，然後再去取。沈仲元無奈，先帶著艾虎爬上軟梯。沈仲元也到了上面，掩上軟梯，二人又上了三層軟梯，也把三層的捲起，回到樓門，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躡上去了。榻扇一響，智化連忙問道：是誰？艾虎答應：師傅是我。智化哼一聲說：你這孩子，多般任性！連我在冲霄樓上，都受了兩次大險。沈仲元說：他來的正巧，或者教他看著你，我去取刀劍，或者教我看著你，他去取。智化說：既然這樣，教他去取。艾虎說：師傅還用取刀劍，我把這鐵柱一抱，你老人家就出來了。智化道：胡說，那能這麼容易？快去取來。艾虎答應，飄身下來。沈仲元當路放下兩道軟梯，帶出五行欄杆，腳踏卍字式。艾虎出南門走火風鼎，出離爲火，至木板連環以外，自己一怔說：也不知義父與雲中鶴他們現在那裏，王府地面甚大，那裏去找？忽然聽見東南方殺聲震耳，火光衝天，直奔前來。繞過前邊一片太湖山石，只見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艾虎就知道是大衆在此動手，背後拉刀，殺將進去。磕頭亂砍，亂砍王府的兵丁。大衆閃開一條道路，艾虎闖進去。鎮八方王官雷英、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裕、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張寶、李虎、夏侯雄迎面而上。是北俠歐陽春、雲中鶴、南俠展鵬飛、雙俠丁兆蕙、鑽天鼠盧方。

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聖手秀士馮淵這些人，均在冲霄樓的下面，盆底坑的上頭，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燒的無處躲避。四條狹道地溝，有一百弓弩手，早教雷英調將出去，蓋上木板，還怕不堅固，又壓石頭等項，人又在上而坐定。裏頭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還難。空有聖手秀士馮淵帶領衆位，闖了四面，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都有木板蓋著，乾自著急，不能出去。盧爺說鬼話，叫五弟呀！五弟，你活著是個聰明人，死後應當是個聰明鬼，我們大家與你報仇雪恨，你怎麼不顯一點靈應，下一陣雨？雲中鶴說：無量佛，我有了主意。只要大家命不該絕，隨我走，就可以闖將出去；若是大家命該如此，這回要想闖出去，可不用打算出去。北俠說：計將安出？雲中鶴說：隨貧道來！北俠跟在後面，大家魚貫而行，撲奔正南。雲中鶴在前直走，到上面壓木板之處，雲中鶴回頭叫道：歐陽兄！助貧道一臂之力。北俠點頭。所苦者地道窄狹，不能並立二人。北俠從魏真肩頭之上，伸過一隻手去，雲中鶴用手叭叭連拍木板，聽上邊人的口氣說：老二你瞧，他們底下拍這個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頭底下。魏道爺又換了個地方，叭叭又拍幾下。上面人言：我這屁股底下，可沒有石頭，又擲在這裏響呢！魏道爺用寶劍尖就認定了這個地方，用力往上一扎，就聽見吱呀嘆喙。然後用力一推，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又把寶劍抽回。連北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塊木板一起，雲中鶴縱上來，用寶劍亂砍衆人。北俠等也就竄上來，一陣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的桌倒西歪，也有漏網之人，飛奔八卦連環堡之內，將信息傳報於雷英。雷英一聞此言，大吼一聲，率領衆人出冲霄樓，殺奔前來。正遇北俠，大家殺在一處，所有王府的兵丁，往上一裏，王府各處兵丁，盡行來到，各舉長短的軍刀，點著火把燈籠，喊殺連天。正在殺的難解難分的時節，由正北上一聲大喊，只見他手中刀，上下翻飛，亂砍衆人。原來艾虎取寶刀寶劍來到，見北俠與衆人正在交手，寶刀寶劍，亂削長傢短伙，就是金銀銅鐵四條鞭，不敢削，因他甚粗，就怕傷了自己的寶物；餘者的兵刃，挨著就折，逢著就傷。正在動手之間，艾虎由正北闖進來了。北俠是夜眠，早就看見艾虎殺將進來，遮前擋後，手中這口刀，因砍劈剝，亂砍衆人，好是一條生龍活虎相似。北俠又是恨，又是愛。見他殺奔前來，用左手將北俠一揪，殺奔正北去了。北俠暗暗納悶，也就殺將出來。離動手處甚遠，艾虎方纔說道：義父，我師傅現在冲霄樓，被月牙式劍刀壓在底下，教我前來尋找義父，將你老人家的刀，拿去解救我師傅。北俠一聞此言，吃了一大驚，說你說話可真！艾虎說：孩兒焉敢撒謊！北俠說：既然如此，將我刀拿去。但有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著我這一口刀。你救了你師傅，趕緊回來；倘若來遲，我拿你這刀不順手，我要死在他們手裏，如同死在你手裏一樣。艾虎連連點頭，將自己刀交與

北俠把七寶刀揆將過來。北俠二番又殺將進去，艾虎得了七寶刀，揚揚得意，救師傅去了。正要撲奔木板連環，迎面之上來了兩個人，擋住去路。艾虎細看，卻是翻江鼠蔣平，白面判官柳青，若問兩個人怎麼出得地溝，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蔣澤長牙齒齧繩縛

且說蔣四爺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勢，被四個王官捆了個結實，二人自問必死的了。忽聽一個王官說道：你二人守著好細，我們二人報知王爺。那兩個道：你們守著好細，我們二人去報王爺。那個人說：不用爭論，大家一同上去。衆人說：有理有理。且把他們放在一處。兩個人頭對著頭，四個王官撲奔東南拉了一根鐵鍊。那人說：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咱們一蹬翻板，也掉下去了。那人說：有理有理！只聽見吱噠噠一陣鐵滑子響，囑軋軋聲音，各處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導鐵鍊推翻板上。蔣爺聽見四個人上去，衝著柳青哈哈一笑，說：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道：病夫！我這條命，斷送在你手內，你還樂得上來。蔣平益大笑，說：老柳！你大喜。柳青說：對出大差就是喜。蔣平說：咱們絕處逢生，豈不是一喜？柳青說：還有活路呢，另世來生。蔣平說：你是嚇糊塗了，這四個人俱上去了，我們也好去了。柳青說：就是四個人去，你我捆著，也是出不去。蔣平道：只要四個人去了，你我如同不捆著一樣。柳青問：我倒要領教領教！蔣平道：可惜你還是九頭獅子的徒弟哪？若是一個人倒攢蹄捆著，那可沒有法子。這是兩個人倒攢蹄，一個人滾過來給這一個齧繩子，只要齧斷了一人，這個再給那個解開，豈不是與沒捆著一樣麼？柳青哈哈一笑，說：真有你的。蔣平道：既然這樣，你滾過來罷。柳青說：那是你滾過來。蔣平道：你連這樣點虧都不吃，我就滾過去。說畢，一翻一滾，柳青把身子一歪，蔣平的嘴，就著柳青的脖子，用牙咬斷繩子。柳青雙手一伸，翻翻身站起，說：哥哥！你在此等著我，我破銅網陣去了。說畢就走。蔣平喊道：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萬別走，你給我解開罷。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說：我要與你解開，你又要出主意。蔣平說道：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這纔與蔣平解開。蔣平伸隻手縱身起來，直奔東南，要導鐵鍊而上。柳青先把鐵鍊揪住，說：你先等一會，你上去把蓋兒一蓋，把我悶在裏頭，你爲的好報前仇，你先讓我上去罷。蔣平一笑，柳青在先，蔣平在後，導鐵鍊而上。出來就聽見正東上殺聲震耳，二人殺奔前來，看看臨近，盡是王府的兵丁，執定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蔣、柳二人，由正西殺奔前來，正遇艾虎。蔣平問：你從何處來？艾虎就將他師傅壓在劍刀底下，教他取寶刀來的話，說



了一遍。蔣平催他快救你師傅去。艾虎點頭，直奔正北去了。蔣柳二人大喊一聲：「叛賊！四老爺來了！」吶吶吶亂砍衆人。王府的兵丁焉能是蔣柳二人的對手？也有把軍刃磕飛，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北俠等看見蔣柳二人殺將進來，暗暗歡喜，曾在一處交手，暫且不表。單提小義士艾虎，得了寶刀，一直的奔連環木板，由原路直奔冲霄樓下，在五行欄杆以外，早有沈仲元等候，見著艾虎，問：「可曾將寶刀借來？」艾虎帶進五行欄杆，由上放下軟梯，艾虎沈仲元爬軟梯而上，上一層捲一層，直到三層上面，也把軟梯捲起，進了裏面，晃千里火筒，艾虎先就上了佛櫃，躡上懸龕，手拿著七寶刀，說：「師傅，我把義父的刀借來，是怎麼樣的砍法？」智化說：「你把刀尖貼在我的腰，在劍刀的刃子裏頭插將進去，七寶刀的刃子冲上，一點一點的削他，那個刀削到鐵柱子上那裏，可就別削了；我打這半邊，就可以爬出來了！總是別動這根鐵柱子纔好。」艾虎依了這個主意，沈仲元站在佛櫃之上，晃著千里火筒，照著亮子，艾虎將寶刀貼著智化的右膀，刀刃冲上，插將進去，用力往上一挑，噲的一聲，劍刀下來了一半，又削來削去，削在當中鐵柱子那裏，艾虎不敢往下再削，就告訴師傅，已然到了鐵柱子那裏。智化叫艾虎躲閃，智化伏爬身，驅往東一躡，牙關一咬，仍把皮肉割了一下，往下一縱，站住佛櫃之上，仰面一聲長歎，說：「利害呀！連艾虎與沈仲元都有些悽慘。」艾虎就問師傅：「把這鐵柱子扳起來，你老人家出去。」省多大事，怎麼不叫扳，是甚麼緣故？智化笑道：「當初有老五之時，聽他說過，每遇消息裏頭，若有立柱橫刀落將下來，上面必定套著消息，此事也不可深信，總是防範著好。」沈仲元點頭，賢弟言之有理。只不知套著消息怎樣，咱們試驗試驗。用力將七寶刀對著鐵劍刀的主柱兒用力一剝，噲哪一聲，砍爲兩段，就見有黑洞洞一宗物件，墜落下來，噯哪一聲響，地裂山崩相似。三位爺早嚇得山佛櫃上躡將下來，直奔門口，塵土暴煙，迷人雙目，千里火都會無光。艾虎沈仲元倒吸一口涼氣。智化說：「如何方纔一扳這個柱子，這個橫樑，豈不把人壓個骨斷筋折？」沈仲元點頭，幸虧聽五老爺說過。智化又問沈仲元：「這裏還有甚麼消息？」沈仲元皺眉言道：「我可是王府的人，我知道這上頭有甚麼消息沒有，想不到這裏頭消息，層見疊出，我往下也不敢說了。你不算算，此間王府的人，逃的逃，跑的跑，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難道我們走了後，人家沒有準備不成？」智化說：「是了，這都是你走後，人家復反安的消息，我們怎樣能知道？」艾虎說：「待我上去。」智化說：「那裏用得著你？艾虎不敢多言，諾諾而退。智化說：「還是我上去。」令艾虎即速將七寶刀送去與你義父，趕緊回來，一同好回去。若你交刀工夫甚大，我們就不等你；若是你送刀急速回來，咱們仍在此會聚一處，盜盟單有你一半功勞。」艾虎回身便走，仍然是沈仲元前邊。

帶路，出了冲霄樓，奔西北，一層層放軟梯下來，帶出五行欄杆，艾虎腳踏卍字式，直奔正南前去送刀。沈仲元一人上來。智化晃千里火，仍然竄上懸龕，把刀由背後抽將出來，截上面天花板，並無別的聲音。爬過鐵樑，再把盟單匣子往起一抄，一點動靜沒有。原來這樓上，就是鎮八方王官雷英，由長沙府回來，見他乾父，被四爺盜去，雷震對他說，教他改邪歸正；他不但聽，反絕了父子之情，把雷震氣走，自己入山去了。雷英回到王府，各處多添許多消息，連臥龍居室，假設的王爺，在冲霄樓上安人字劍刀鐵樑。智化就把盟單匣子拿住，下了佛櫃，教沈仲元晃著千里火，智化將盟單匣子打開說：費了好大的事，捨死忘生，必要瞧看明白再走。不然再有點舛錯，豈不是往返徒勞？沈仲元點頭稱善。打開匣裏面有一塊黃雲緞子包袱，將包袱打開，內中若一本綠簿相似，皮面上貼著個簽字，寫的是龍虎風雲聚會。沈仲元說：不必看了，大家名字均在其中。復又包好。智化將自己刀背好，又將自己百寶囊，復又帶上，用抄包把盟單匣子裹好，背於背後，約會沈仲元一同下樓。沈仲元說：何不等艾虎？智化說：話已對他說明，誰能緊自等他？沈仲元也就同著智化出樓。直奔正西，放軟梯下去，出欄杆，奔正西，走淨水園小門，出梵爲澤大門，直奔正北府牆而來。就見東南上火光冲天，智化就知是大家東南上動手。忽見一條黑影，趕奔前來，沈仲元細看，原來艾虎到了。自從離了冲霄樓，出入八卦蓮環堡，尋找義父前去交刀，來至動手的所在，自己拿著七寶刀，要試試寶刀的好處，並不殺人。抖丹田一聲喊，嚇！嚇！賊人閃開了！啞！啞！啞！亂削大眾的兵器，就聽見叮叮噹噹，把這些人的刀鎗，削得亂紛紛，東飛西折，半截落在地下。王府的衆人，一口同聲說：利害呀！他們那找的這個兵器呀？艾虎殺了一條路進去，把北俠一拉，二番又殺將出來，找僻靜所在，將師傅的話對北俠說明，將刀交與義父。歐陽爺二番殺將進去，艾虎追上師傅，說明交刀之事，三人一同竄出府牆。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擋住去路，把三人嚇了一跳。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武總鎮帶兵圍府 襄陽王率衆逃生

且說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攔住去路，哼了一聲：是甚麼人？少往前進。艾虎叫道：來者是三哥。對面答言：正是老西。徐良見了智叔父師叔，便問：三位那裏去？智化說：銅網已破，如今去請大人主意，拿王爺。你好生把守，防著賊人漏網。徐良點頭。智化同沈仲元穿樹林而過，直奔上院衙而來，到上院衙躡牆而入，正遇見大眾來往巡更。智化先到自己屋中，先把抄包袱解將下來，又將抄

包打聽把盟單匣子放桌上，叫手下從人看守。智化、沈仲元、艾虎三人，俱都脫了夜行衣服，換了箭袖袍，繫上絲帶，肋下佩刀。前來面見大人行禮，說同稟大人得知，此時銅網陣已破，請大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請旨拿王爺。大人點頭，立刻吩咐公孫先生，外面傳話，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至上院衙門聽旨。公孫先生出去，派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三鼓多天，上院衙門外轎馬盈門，同城文武官員進見。襄陽的總鎮姓武，叫武魁，帶領屬員。文官是藩臬兩司，帶領文官屬員；至大廳行禮已畢，分班站立。大人身後站定智化、沈仲元、艾虎、龍淵、姚猛、史雲、鄧彪、胡列、韓天錦、馬龍、張豹、胡小紀、喬賓、朋玉、熊威、韓良。兩旁有二位文墨官員，就是公孫先生、襄管輅、魏昌。大人對著兩旁說明，奉密旨出都，察看襄陽王謀反情形，如今銅網陣已破，只得拿捉奸王。吩咐武總鎮，火速派馬步軍隊，圍困王府，不要走脫一人。武魁答應，轉身退將出去，點起馬步軍隊，圍困王府。文武各帶本衙署的捕快班頭，大人領著大官人智化、沈仲元、韓天錦等，連公孫先生，請定旨意，火把齊明，直奔王府而來，暫且不去。且說北俠與艾虎換了自己的七寶劍，又殺將進去，亂倒大聚的兵器。眾人齊說：「又來哇！我們可受不了的，這兵器傷了多少！」正說話之間，二官人一寶劍，結果了張保的性命。盧方一刀，將夏侯雄殺死。雲中鶴拿寶劍，正要削雷英的撲刀，李虎前來接救，掄刀照著腿，後脊砍來。魏真道爺，正與雷英動手，忽聽後面嗖的一聲，將身急忙一閃，躲開了李虎這一刀。一擡腿，嗖的一聲，就把李虎踢了一個筋斗。徐慶掄刀就剝，磕哎一聲，紅光迸現，又叫馮淵趕上，扎了一鎗。王府內死了三個王官。這一陣大亂，頃刻之間，屍橫滿地，血水直流，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饒。惟有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這四個人的兵器未傷，皆因是金銀銅鐵四條鞭，分量又重，又粗，寶刀寶劍，皆不敢削，怕傷了自己的寶物，因此上反到歡乍了四個反賊。雷英那口刀，仍然被北俠七寶刀削為兩段，柳青趕上，攔頭就是一刀，雷英一彎腰，嘯的一聲，將頭巾砍去了半截，把雷英嚇了一個膽裂魂飛，撒腿就跑。大家亂殺之際，也顧不得追趕雷英。王府兵丁，越聚越多，圍王府各處兵丁，俱都湊來。正在亂殺之時，忽聽見正西上嚙唧唧一陣鑼鳴，一片燈火齊明，眾人齊口喊叫：「雷王官有令，我兵退下。」是君山救應到了，飛又太保鍾寨主，帶領君山水旱二十四寨各案的寨主，五千嘍兵，如今見了王爺，說明要立頭功。我們府內人退下，眾人一齊答應，如風捲殘雲一般，分兩旁一齊盡自退往西南西北去了。這邊北俠、雲中鶴、二官人，與馮淵、柳青等，一聞此信，個個面面相覷，依著徐慶，要闖將上去，眾人攔阻。破口大罵：「好鍾雄，囚囊的人，面獸心，反復無常的小人，咱們要拿住他，把他剝成肉泥。」北俠說：「別忙，等他臨近，叫鍾雄答言。」又向蔣四

爺說：老四！全是你的不好。人家帶領君山人來，拔刀相助，你不肯重用他們，偏教他們紮在城外，等著拿人。必是金鎗將子義，黃壽他們挑唆鍾雄，諒著鍾太保絕不能做出這樣事來。蔣平說：此話真假難辨，也許是王府他們的詐語。北俠問：怎麼見得？蔣平說：鍾雄由君山帶來，不過二百兵丁，紮在小孤山，如今怎麼會有五千多人，是甚麼緣故？北俠一聽說：待我向前看看虛實。大家點頭。北俠等往前一跑，哈哈大笑說：衆位，咱們受了他們鬼計了。你看前面燈火雖然一片，連二十個人沒有，竟都是把那些個燈火掛在樹上。衆人不大相信，果然來至跟前，乃是把那些燈籠都綁在樹上，約有十數個人，俱都是老弱的兵丁。馮淵趕奔前來，就用鎗挑了兩個罵道：好混帳羔子，可惡透了，冤苦咱們了。那幾個老弱兵丁，一齊跪下。蔣平說：我們也不殺你等，只是一件方纔那許多動手的人都往那裏去了？那些老弱兵丁說：我們就管看燈籠，別的事情，一概不管。就是把我們刺了，我們也一概不知。大眾無奈，只得往西南西北追趕，就是。正然要追，忽聽外面一陣大亂，燈球火把，照如白晝，就見由正南上闖進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鐵背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山西雁徐良、白芸生、盧珍、艾虎、韓天錦幾個人，往前飛奔。口中嚷著說：大人親身請旨，捉拿王爺。現在會同同城文武官員在府外。大眾一聽，就顧不得追趕，全都撲奔府門來了。來至府門，顏按院大人的轎子，將到府門之外，後邊有許多馬匹，兩旁許多燈火，照如白晝。大人下轎，衆人過來參見。顏按院問銅網陣之事，南俠、北俠一五一十說一遍。大人又問王爺之事，二人也就回了大人一遍。脫殼之法，樹上假設籠火，衆人逃散，正要追趕，忽見大人駕到。大人一聞此言，立刻叫總鎮大人武魁過來，吩咐將馬隊圍住府牆，帶步隊進府拿人，拿獲王爺的，重重有賞。武魁連連答應。大人帶著公孫先生，直奔銀安殿。然後武總鎮一聲令下，調步隊發一聲喊，嚷說：拿王爺呀！四面八方，各處搜查，遇著就捆，逢人就拿，碰著就綁，撞著就鎖。頃刻之間，把王府的兵丁人等，拿了無數，也有爬牆出去，被馬隊拿住不少。就是不見襄陽王與雷英，並兩個世子殿下趙麟、趙鳳、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王府官等這些人，俱不知去向。直到東方發曉，天光大亮，衆人裏外搜尋，百般追問，並無影響。紅日已然上升，蔣展二人見大人，顏按院言道：今日拿不住王爺，本院不好入都覆命。先派人四門送信，不許開城，然後著地方官，曉諭開城內庵觀寺院，大小鋪戶，連住戶人家，一體清查。若有拿獲王爺者，獻來賞銀一千兩；有人送信者，賞銀五百兩。若要隱匿不報者，全家處死。大人這道諭一下，開城振動，聲若鼎沸一般，四門不開，城裏關外，地方官按戶細細搜查。要問襄陽王的下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摺本展昭入都

且說此時四門緊閉，清查保甲，並著襄陽城內，盡都查到，並無王爺與羣寇的下落，只可稟報大人，旁邊伺候。大人派蔣展廬韓四人，問城外鍾雄可見王爺。四人領命去了。大人又派金知府，會同公孫先生，魏昌，清查王府倉廩府庫，各處陳設，俱都上了帳目回稟，不在話下。且說蔣平等四人，由馬道上城，往外一看，人煙甚衆，連君山的人，等待進城的人，連作買賣之人，亂成一處。四人在城請鍾兄答話。少刻鍾雄到來，問不開城何故。蔣平與他說了一遍，又問：可見襄陽王沒有鍾雄回答。連王府一名兵丁都沒見，空守一夜，並未見人出來。蔣平無奈，只好同著三位回見大人。大人一聽，一聲長歎，無計可施。還是蔣平給大人出主意，城門不可久閉，不如開城，四門派人把守。進來之人，不必盤查；出去之人，必須細問。並且要認得襄陽王的，在那裏把守。倘若在城內窩藏，開城後必要混出城去，那時節被守門認得襄陽王的，將他拿下，豈不甚妙。顏按院連連點頭，立刻派人有認得王爺之人，四門把守。頃刻間，四門大開，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嘍兵還小孤山去。大人回上院衙，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門，所有死去之人，在城外掘坑，把大衆就埋在一處。王府內各處門戶封鎖，外面派地方官把守。大人回院衙理事，大衆面面相覷，皆因沒拿住襄陽王之故，忽見智化，沈仲元後跟艾虎，見智化手捧一物，來至大人面前，說回稟大人得知，王爺雖然未能拿獲，今現有王爺府內盟單，乃是沈仲元、沈壯士盜來，請大人過目。大人一見，哈哈大笑，說：乃是沈壯士的頭功。有公孫先生接來，放在桌案之上，打開一看。沈仲元往前搶行半步，說：回稟大人得知，盟單乃是智壯士所盜，並且如何遇險，如何被劊刀壓住，把性命換來。小民焉敢承認盟單是小人所盜。智化在旁，一定不認。沈仲元說：況有你徒弟借刀之功，我決不要此功勞。大人說道：你二人不必謙讓，本院上摺本時，智壯士盜，沈艾巡風，智化還要往下爭論，大人把臉一沉，本院主意已定，不必往下再講。智化諾諾而退。公孫先生把匣子打開，黃雲緞的包袱取出，將麻花扣一解，露出裏面盟單，皮面上寫龍虎風雲聚會，展開一看，上面寫天聖元年元旦，日吉立頭一位，就是王爺的名字，霸王莊馬強，與馬朝賢，鄧家堡的羣賊，連君山帶黑狼山，黑水湖，洪澤湖，吳源吳澤，俱在上面。王府內的那許多王官名字，也在其內。大人看盟單，早有展南俠與蔣平過來，給大人行禮，求大人格外施恩，所有投降人在盟單上的名字，求大人撤將下來。現在沈仲元、聖手秀士馮淵、君山的鍾雄，帶領許多寨主，分水獸鄧彪、胡列、魏昌，俱

都跪在大人面前，懇求大人天恩，將他們的名字撤下來。大人點頭應允。衆人退下。教公孫先生、魏昌繕摺本，白玉堂死在銅網之內，一並奏明萬歲。把摺本修好，另有夾片，收伏君山鍾雄，另有夾片，襄陽王逃走，不知去向；大人另有請罪言語。破銅網衆人一千花名，俱都紮在摺上，底稿整寫了一天工夫，方纔寫好，請大人過目。大人看畢，公孫先生、魏昌寫好摺本，派展護衛送摺入都。忽然外面有人報將進來，智壯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帶走，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個給大人請安的稟帖。大人一聞此言，仰面朝天，一聲長歎，說智壯士乃是本院將你逼走。蔣平在旁說道：智化不願爲官，與魏真說明，情願拜魏道爺爲師兄。如今他這一走，必然是回家祭掃墳塋，辭別親族人等，大事一畢，出家當了老道，大概他準是這個意見。大人也無可奈何。你道智化爲何走了？皆因大人的主意，寫他盜盟單，不寫沈仲元盜。自己有心往下再說，見大人面帶沉色，只得諾諾而退。回到自己屋內，寫了一個稟帖，留在此處。隨將所有應用物件、珍珠算盤、量天尺、天地盤子，還有幾本道書，俱都帶好，沒敢走上院衙前門，怕人碰見，由後門逃走，混出城去，直奔黃州府黃安縣。這日來到門首，家下人等迎接進去。次日教家人預備祭禮，買了些金銀鏤錠、紙錢等類，自己親到墳上燒錢化紙，奠茶奠酒，心中祝告祖墓墳塋，無非是要出家的言語，不必細表。次日在親友家住了幾天，這纔想著要去找雲中鶴。自己帶上散碎銀兩盤費，仍然還是壯士打扮，肋下跨刀，將應用的東西，連夜行衣，俱都包裹停妥，肩頭上一背，暗暗偷走，一路曉行夜住。這日往正走，聽見過路之人紛紛議論，提說顏按院大人入都，智化忽然心中一動，說：站住！此時尚未到魏道兄廟中去，大概他也不在廟中；我在大人跟前不辭而別，定要寫我盜盟單，那時萬歲爺封官，找不著我的下落，萬歲一怒，爲抗旨不遵，這便如何是好？也罷，魏道爺亦是入都，此時我到廟中弟兄也是不能見面，不如我也到京走走，在風清門外找店住下，且聽大人見駕之時，萬歲怎樣降旨，如若封官，我就出去謝恩，如不封官贈爵，我再回三清觀，尋找魏道爺不遲。主意已定，直奔京都大路。這日正往前走，忽見前面來了許多駝駱車轎，遠看盡是穿孝的男女，前面有兩匹馬，全是六瓣甜瓜巾，青銅摩額，箭袖袍；一個是黃白臉面，鬚鬚不長，一個面黑，濃眉闊目。智化暗說：卻不是別人，是開封府兩名校尉張龍、趙虎。若要教他們二人看見，又得費話。抽身直奔樹林，隱起身來。早被趙虎看見，一催馬追趕下來，連聲喊叫：智大爺，往那裏藏？智化明知藏躲不開，只得轉身迎出，一躬到地，說：你們二位上那裏去？趙張二人翻身下馬，彼此各行一禮。趙虎問智爺破了銅網，盜了盟單，你怎麼跑掉？你可小心點，萬歲找你呀。張龍說：別嚇他了。智化問你們怎麼知道我的事情？張龍說：有我們展大爺摺差進京，

開封府來交包相爺替遞。智化說：「我打聽打聽，皇上怎麼明降諭旨？」張龍說：「召見顏大人，所有破銅網陣之人，一體進京陛見，俱已陞賞。」案後訪拿襄陽王的餘黨，交各州縣嚴拿。若能拿獲，解往京都，交開封府審訊清供，明白回奏。現今拿住王爺的餘黨，就地正法，彭啓凌遲處死。外藩留守，著金輝署理。府內抄出陳設銀錢物件，交金知府衙門入庫。生擒府內兵丁，全行釋放。白護衛爲國捐軀，加一級，賞卹典銀一千兩。著金華府藩庫撥給。白玉堂之子白雲瑞，此時還在懷抱，兩生日三歲，賞給四品廕生。待出學時，著開封府帶領引見，另加陞賞。萬歲降旨，著開封府派委員護送白夫人公子，到襄陽接古磁轎，准其穿城而過，回原籍葬埋。一路上馳驛前往，逐細告訴了一遍。智化聽罷，暗暗稱讚，真乃有道明君。隨問道：「後面就是白五太太張龍說，正是智化說帶我過去見見。」張龍引路，來至駝嶠前。智化向著白夫人一躬到地，五太太在轎內抱定公子，叫家人將公子抱下，去與智伯父叩頭。智化再三攔阻，白五太太說：「我家老爺死後，多蒙衆位伯叔父與我家老爺報仇，本當至府道勞。」智化說：「不敢當！」又說了些言語，轉身退下。趙虎拖住智化，叫他一路同行，死也不放。智化無奈，只得跟隨。正要起身前往，忽見前面又有一宗奇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李欽差暗地用機謀

且說智化被趙虎拉住死不放，說：「我們開封府實在沒人，但要有人，不派我們兩個人護送白五太太。我想五老爺在時，與王爺爲仇，這一路之上，遇見襄陽王的餘黨，我們兩人如何能行？可巧遇見你，沒別說，你跟著我們辛苦一過，把五太太送到原籍，一同回來，準保平安，不枉你與白五老爺好了一場。」張龍在旁，亦是這等說法。智化無奈，只得點頭應允。趙虎一回頭，把他手下從人叫來，說：「把你那匹馬拉過來，叫智大爺騎。從人無奈，將匹馬拉過來，給智化騎。智化同張趙二位，三個人並馬而行。一路之上，趙虎與智化打探襄陽王破銅網之事。智化一五一十均說了一回。這日晚間，應當住上蔡縣地面，看看臨近，早有前站下去辦差的人，預備公館。張龍、趙虎、智化至公館，承差過來報名，請老爺們下馬。三位下了坐騎。公館原本是一座大店，駝轎車輛，直進店內。丫髻婆子下了車，抱公子，攙夫人下駝轎，進上房，打臉水吃茶。夫人吩咐下來，上房三間，一桌酒席，可算應差。夫人外費八兩銀子。辦差的趙升，一聞此言，連連誇讚白五老爺在世時節，是蓋世英雄，五太太亦是這樣寬洪大量。且說張龍、趙虎，

智化在西屋住下，洗完臉，把茶獻將過來，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趙虎叫衆人出去看看，外面何事。從人出去不多時，進來說：老爺！外面來了李欽差大人，他要住咱們這個公館。趙虎問：甚麼欽差大人？從人說：查辦黃河李天祥李大人。趙虎一聞此言，大吶一聲，說：好囚囊的，怎麼配住咱們這個公館？待我出去。智化一揪沒揪住，趙虎躡出去，來至店外，就見辦差的在那裏跪著，李天祥轎子打杵住，李天祥爬在扶手一探出身子說話，正是南邊人的口音，此人就是六堂會審艾虎的時節，他本是與馬朝賢一拜，艾虎認真假馬朝賢之時，就是他的主意，後來得了工部侍郎，現今出京查辦黃河兩岸。自從一出京城，逢州府縣，把地下的士，都鏹起三尺一路之上，怨聲載道。如今正要回京，由此經過。他本是奉旨欽差，亦是馳驛前往，也走在上蔡縣，就教辦差的給他預備公館。辦差的出去回話，說：在上蔡驛給大人預備下公館，離此還有二十里路。小人此處預備的差使，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住。李大人不答應，說：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我要在此居住。辦差的說：五太太業已入了公館，總是屈尊大人貴駕，多行幾里，奔上蔡驛罷。李天祥說：不行，我乃是奉旨欽差。辦差說：五太太也是奉旨。李天祥說：你這混帳東西，與我打承差，嚇得雙膝跪下，苦苦哀求大人施恩。正遇趙虎出來，一問辦差的，趙升就將李大人言語述了一回。趙虎道：我們是要住這個公館。李天祥說：我住與不住，與你何干？問的是辦差的。趙虎說：你奔上蔡驛好！口中說著，就將袖子一挽，趕奔轎子前來就要打。李天祥知道勢頭不好，幸而有張龍在旁，把趙虎一拉，說：還不退下去！向著李天祥一躬到地，說：大人不必動怒，方纔這是我無知的拜弟。卑職聞聽大人要在此處下馬，乃卑職奉包丞相之諭，護送白夫人接應，行至此處，本縣裁給預備公館。大人如不願奔上蔡驛，此店後面房屋，約有三十餘間。大人如再不願意居住，本街上還有大店另找一座，這就怕鋪墊不齊。大人再不然，只得教白五太太搬出來就是了。李天祥說：豈敢！方纔那位說話，要像三老爺言語一樣，何必費這麼大事情？我就在後面居住，有三五間屋子，未爲不可。煩勞三老爺替我與五太太道個惱就是了。張龍復又一躬到地。張龍、趙虎回進店內，同著智化看那辦差的，引了李天祥到裏面屋內，行李什物，約有五十個，有許多家人保護，諒情是黃白之物。後面還有兩個人進來，生得身長七尺，膀闊三停，都是英雄氣象。一個黃緞肚帽，青色箭袖袍，面似淡金，短短鋼髻，一個皂緞包巾，油綠英雄氈，面如鍋底，領下無鬚，兩人肋下佩刀，坐騎一黑一黃。智化一看，就知道是兩個夜行人。暗暗心中納悶。李天祥是奉旨欽差，怎麼他帶了兩個賊，是甚麼緣故呢？莫不是帶的金銀錢財太多，這是假鏢的。又問張龍：你可認識這兩個人？張龍說：我不認識。智化說：你可能過去打聽打聽。張



龍說：那可行的了。智化說：等他們消停消停。遂就要酒飯飽餐一頓，將殘席撤去之後，張龍說：我到後面打聽去了。去不多時，笑嘻嘻的回來說：真你的。我找著李天祥兩個眼班的，一個姓宋叫宋信，一個姓謝叫謝機，聽他們兩個人說的，李天祥有個表弟，姓潘叫潘永福，作過藍陵府知府，這兩個大漢，乃是潘永福收伏的，兩個人在他府內當把式匠，一半護院，一半幫著辦案拿賊。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見著這兩個彪形大漢，他就與表弟借來，一路之上，保護了他入都罷。智化問：姓甚麼？張龍說：他們是親兄弟兩個，姓那，一個叫那如龍，一個叫那如虎。智化說：李天祥不一定要保護著他入都罷。我想內中還有別的事情。張龍說：那我可不知道了。智化說：我有主意，等他們吃完飯，我過去聽他們背地下說些甚麼言語。等至二鼓時候，智化把衣服掖將起來，把袖子一挽，由東邊夾道過去，直奔後院。智化把窗戶紙戳了一個小窟窿，往裏面一看，正是李天祥把那家弟兄請進來，待承酒飯，酒席筵前，原來是商量著，教兩個人上開封府行刺包公。智化一聞此言，吃驚不小。若問那如龍，那如虎，怎麼上開封府行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

且說智化看這二人神色不正，來至李天祥屋子後面，窺見李天祥居中坐定，擺列一桌酒席，兩個人在旁坐著。李天祥說：二位賢弟，那兩個人說：小人焉敢與大人稱兄喚弟？李天祥說：那裏話來？你們兩個人，是當世英雄，終久是國家棟樑之材，我還有大事奉懇二位，不知二位膽量如何？那如龍、那如虎一齊說道：若問我們的膽量，學會一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之能，教我們上山擒虎，下海捉龍，只要大人差遣。天祥說：我實對你二人說罷，我的老師，是當朝龐太師，與開封府包公有劍子之讎，至今未報。我看二位相貌儀表，必然本領高強，你們要能結果包公性命，必定高官得做，讓我老師保舉二位作官，奉送紋銀一萬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那如虎大吼一聲，李天祥慌忙站起攔住，作驚道：別嚷，此是機密大事，不可高聲。那如龍說：我實對你老人家說，我們在黃河岸上，作的是綠林買賣，聽見綠林中人傳說，可又不見確實，說我們天倫死在包公之手。李天祥說：只要是開封府的事，我無一不知。那如龍說：我天倫姓那，單名吉字，先作綠林，後來出家，當了老道。正說在這裏，李天祥答言：此事我是深知，原來那道爺，就是二位的令尊。皆因你們令尊好下圍棋，常常陪著我龐太師弈棋，那日包公派展熊飛行刺，龐太師爺造化大，可

巧這天出去會客，姓展的就到斜月軒，見著你們天倫，未容分說，就將你們天倫結果了性命，你天倫一半喪在包公之手，一半喪在南俠之手。若論男子生於天地之間，父仇不報，算甚人物？那如龍說：我若不殺黑炭頭，誓不爲人。李天祥說：明天我在商水縣寫一封書信，你二位到我家中，務必白天將開封道路探好，至晚問方好行事；若要甚麼應用物件，只管與我少爺去要。我就在商水縣等候，假說染病，見了你們二位回來，或事成，或事不成，我再入都。智化聽到此處，轉身便走，來到了屋中，見張龍、趙虎說：我這輪可將他們的消息全聽來了。我明天可不同著二位上襄陽了。就把天祥差派那如龍、那如虎上開封府行刺的話，說了一遍。趙虎一聽，破口大罵，說：咱們別容他們去行刺，連李天祥一併拿住，教本地地方官將他們解往開封府。智化說：不行，就憑一句話，如何就將他們拿住？總要見他們的真贓實犯，將他們拿住。再說包公怎麼派展大哥錯殺那吉，是甚麼緣故呢？張龍說：不是那事。李天祥捏造言語，爲是用假話激發他二人，好盡心竭力，前去行刺。智化說：他必想著開封府此時無能人，他不去行刺便罷，如要真是行刺，不是我說句大話，他二人走脫一個，惟我是問。趙虎也不敢噤。智化說：明天我也不見五太太了。次日五鼓，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忽聽外面有了動靜，智化悄悄的先就出了店門，在前途等候。不多一時，遠遠就望見李天祥的轎馬人等。智化就在他們前後左右，他們打尖之時，智化也用飯，等他起身，智化又跟下來了。至晚間，果然住商水縣中，午時就有前站先下來，見商水縣辦差的，把官話私話，都說明白了。李天祥到的時候，不用費事，要是官話私話說不明白，本地知縣攔架不住。智化看著李天祥轎子，並駝子全進了公館，那如龍、那如虎押解駝子，也走進店中去了。智化方纔轉身，在他的公館左近的地方，找店住下，預先告訴店家，我今天行路勞乏，要早些安歇睡覺，我也不要茶水，你們也別驚動於我。影計點頭出去。智化隨後，就把雙門一閉，將燈火一吹滅，在牀榻上盤膝而坐。直到天交二鼓之半，住店的俱都安歇睡了。智化也不換夜行衣服，自己出了屋子，把雙門倒帶，由窗戶躡上房去，躡房躍脊，直奔李天祥公館。由後界牆穿過去，尋找李天祥，五間上房，仍是在後窗戶，用指尖黏口津，在窗戶紙上戳一小窟窿，往裏一看，見李天祥拿著一封書信，叫從人預備四封銀子，吩咐一聲，有請那壯士家人答應，轉身出去。不多一時，那如龍、那如虎打外面進來。李天祥起身說道：二位賢弟請坐。二人說：不敢，大人請坐。李天祥說：我有話講，坐下細談。二人方纔落坐，從人呈上茶來。大人說：明天我可不走，就在此處聽候佳音。我這裏有書信一封，你們二位進風清門十字街，打聽雙竹竿巷，路北大門，問明李宅，總管問我的名字李天祥大人，是在這裏居住不是？如要問對之時，

此信尚不可遞進去，必要見了我兒子，當面投遞。我兒必要將你們請進去。我兒名叫李龍，到我家之後，要甚麼應用的東西，教我兒給你們預備。我這裏有二百兩白金，可不是酬勞你們，這是給你們二位作路費。事成之後，保二位作官。讓老師奉送你們二位銀一萬兩。二人齊說道：我們去殺包公，一半是與我們自己報仇，如果事成之後，大人提拔提拔我們，就感恩不盡。大人在此等候，我們進城，看天色行事，保管大人早早見著黑炭頭腦袋，亦好放心。李天祥說：全仗二公之能，二位早早歇息去罷。明天早晨起身，也不用過來見我，我在此處聽好消息就是了。說畢，對著那家弟兄二人打了兩躬。那家弟兄，倒覺有些過意不去，捧著銀子，拿著書信，李天祥送出門首，千叮嚀，萬囑咐，這個事情，總要謹慎方好。智化見兩個人出來，就要抽身回轉，施展夜行術，直奔正西，往牆頭上一縱，就有一條黑影，往西南一晃，再找蹤影不見。智化倒覺心中納悶：這條黑影是甚麼人，這樣快的身子，意欲追趕，又不知往那裏去了。只好回店，躡進牆去，回到自己屋內，並不點燈，仍是盤膝而坐，閉目養神，等至天明起身不提。且說那如龍，那如虎，抱著銀子，拿了書信，到了屋內，不提防有一宗物件，吧啵一聲，正打在那如虎脖子上，哎喲一聲，回頭一看，是甚麼也瞧不見。說哥哥！這事可奇怪了，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正打在我脖子上，開口要罵，被那如龍攔住說：不可，由外面打不進來，裏邊也沒人，這店中閒房太多，也許是仙家老爺子，好鬧著頑，打你也是有的，千萬可別口出不遜，要是沖撞著他們，那可不好哇！那如虎說：那有這些事故？將銀子放在小飯桌子上，先就把書信貼身帶好，又叫店中預備酒菜。二人越想越高興，直吃的大醉，叫店家把殘席撤去，二人頭朝裏沉沉睡去。第二日早上起身，直奔京都開封府前去行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

且說那如龍，那如虎，受了李天祥重託，頭天晚飲酒大醉，次日早晨起來，一看飯桌上銀子，剩了兩封。如虎說：哥哥！怎麼剩了兩封？必是店家偷去了。那如龍說：不能！店家敢偷！既然開店，難道就不知店內規矩？就是尋常住客，他也不敢動一草一木，何況這是公館？那如虎說：不管那些，沒了與他要，不是他也得他賠。那如龍說：不可！咱們在夫人跟前，說下大話，連咱們自己的東西，尚管不住，倘若咱們一走，豈不是叫大人放心不下？我們只當少得了些個。拿著那許多，也費了路上太重，我們辦大事要緊。那如虎無奈之何，兩個人將這銀子收拾好了，出了店門，早有人把馬拉出伺候。二人乘騎，一直撲奔京師大路。那曉得智化早在

那裏等了。智化或前或後跟走，隱隱的聽見說丟了銀子，智化心中納悶：怎麼會丟了銀子？甚麼人偷他們的東西？正疑惑間，前面一騎馬，由西南往東北，撒開腰，一趁大走。馬上騎著一個人，青緞壯帽，青布箭袖袍，薄底靴子，皮挺帶，肋下佩刀，黃臉皮，騎了一匹玉頂甘草黃驃馬，手中執打馬鞭。智化一看這人就認得，心中暗想道：他這是從那裏來的？原來是江樊。皆因他跟隨鄧九如在石門縣，拿住自然和尚，朱二禿子，吳月娘，和尚總沒有清供。如今江樊上開封府，領教包相爺主意，叫他連夜回來。江樊纔借了這匹好馬，不分日夜走。那曉得爲這一匹馬，幾乎送了自己的性命。那日正往前走，用力打了兩鞭，那馬四足飛開，如鳥相似。江樊也是心中得意。不料後面來了一人，似飛追來了。那如龍，那如虎，智化均皆看見。這匹馬可稱起千里馬，後來了一個千里腳，看此人長不滿三尺多高，頭戴紫壯士巾，紫色小袍子，腰中皮挺帶，青銅搭鉤，三環套月，一雙小薄底靴子，腰中牛皮鞘子，插著一把小刀，長有一尺五六寸，刃鈍背厚。此人面似瓜皮，青中透綠，濃濃的眉毛，小圓的眼睛，五短身材，類若猴形。雖是兩條短腿，比箭射的還快些；先前離馬甚遠，後來就把那匹馬趕上了。見他雙手一揪馬尾，把兩足一踹，雙手往懷內一帶，那馬走的好好，忽然一見這光景，往起一站。江樊就從馬後胯掉下來了。算好，馬真通靈性，四足牢扎一絲不動。江樊揮了揮土，拉著馬氣哼哼的問道：你是幹甚麼的？那人又著手一站說：皆因我有緊急之事，看見你這一匹馬，腳底下倒也走的快，你只這馬與我留下，饒你這條性命，逃生去罷。江樊聽說，哈哈大笑，說：原來你是斷道劫人的嗎？那人道：然也。江樊道：看你身不滿三尺，貌不驚人，你在此打劫於我，我不忍殺害於你，我有緊急事件，按說將你拿住，交在當官追問，你大概別處有案，我作一件德事，放你去罷。智化遠遠聽見暗笑，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本事平常，就是能說。焉知這個矮人，不肯聽他花言巧語，一定要馬，說善言信語，你也是不肯與你大王爺這匹馬，要勝得你大王爺這一口小刀，寨主爺輪給你這顆首級，如不能勝你寨主爺，這口利刃，連你這性命帶馬全算我的了。江樊說好朋友，你容我把馬拴上，我們兩人較量較量。那人說：可以使得，容你把馬拴上。江樊就在一棵小樹上，把馬拴好。回頭說道：依我說，我們二人算了罷，不如留些好兒罷，改日再較。你不看論身量，你六個也不行。那賊人哈哈一陣狂笑，說：你過來受死罷。就見江樊聽的一聲，把刀亮將出來，惡虎撲食相似，來的真猛。那賊一回手，抽他那口矮刀，並無半點懼色。此時那如龍，那如虎，也就來至跟前，停馬觀看這樣熱鬧。倒是智化在遠遠的隱著自己的身子，替江樊著急，明知江樊不是他人對手，自己又不好露臉，恐怕那如龍，那如虎的事情不好辦。那個賊人，打量江樊拿刀過來，必是要動手，

原來不是一回手，又把刀插入鞘內；深深與賊人作了一揖，說：寨主爺，實不相瞞，我實是能耐沒有，受了人家的重託，與人家辦點要緊的事，我是最好交朋友的人。我要不是要事在身，這一匹馬情願雙手奉送。無奈有一件，我受人重託。你容我到京內，把這件事辦完，你在此等候，我把這匹馬送與你騎，絕不食言。我若口是心非，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賊人一笑，你打算我是三歲娃子，受你哄騙，莫若將你放過去，你還教我在這裏等著，你看通津大路，是有七八條道路，你還能走這裏來，你別饒舌罷。江樊見那人話口太緊，他就索性與人家跪下大哭，苦苦哀求，放他過去。他本生就的伶牙利齒，他沒把賊的心說軟，倒把邢如龍，邢如虎說得替他難受。邢如虎說：哥哥！這個人敢是窩囊廢，不然，我們給他講個人情罷！我們見了合字，還不是三言兩語就沒事了。邢如龍說：我也見他哀告難受的，二人就下了馬，兩邊有株樹，把馬拴上。兩個搭訕著過來，說：朋友，算了罷。賊人翻眼一看，說：你們二位說甚麼來著？邢如龍說：我們可是過路的，看他哀告怪可憐的，瞧著我們面上，把這號買賣拋了罷。江樊一聽，有了臺階拉，他又向著這兩個人哭哭啼啼，苦苦求憐。這二人本是渾人，最見不的人一託。他二人說：全有我們哪！他不答應，叫他與我們試試。回頭又與賊人說：得了，不用要罷，咱我們了。實對你說：我們也是合字兒。賊人一聽道：你們也是合字兒？二人答言：全是線上朋友。客兒孫氏，拋訴合字纂軟，也要拋去哪。龍兒看合字盤讓了罷。你道他說的是甚麼話？原來是賊吊坎哪。合字纂軟要拋，是我心一軟，也要哭，胎罷，是高高手讓他過去罷。龍兒是馬，費我們一個臉，不用要了。邢如龍說了這套話，把矮子肺都氣炸了，說：你們是綠林，那有向著外人的道理，不怕我把馬得了來，你們二位若要，我奉送你們，倒是全綠林的義氣。怎麼反與外人講情？那家弟兄被矮子問住了，鬧了個惱羞成怒。邢如虎說：與你這麼說，是給你個臉兒。矮人說：要是不給臉哪？邢如虎說：連你都走不了。矮人哈哈一陣狂笑，說：這倒好了。你們兩個人，可有名姓沒有？邢如龍說：要問你寨主爺，我叫黑風。邢如龍，那是我兄弟，他叫黃風。邢如虎，小輩，你叫甚麼名字？那矮人說：要問你大王爺，居住五華山鴛鴦嶺，姓皮，我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了。你們兩個人既是幫外人，我問你是單打單個，還是兩打一個呢？那家弟兄齊說道：你們一千一萬人，也是我們兩個人一齊；你一個人，也是一擁齊上。皮虎說：好你二人過來受死，先就亮出刀來。邢氏弟兄丟英雄筆，挽袖子，掖衣襟，將包袱內銀子，擰在馬背上，一回手拉刀。江樊在旁苦苦相勸，說：使不得，使不得，為我的事情，怎麼你們兩下反目？這倒不好了。皮虎說：這倒沒你的事了。江樊在旁看了他們兩下動起手來，頃刻間殺了個難解難分。兩長架一短，矮人本事更絕出色，這口短刀，上下翻飛，身體

伶便，躡高縱遠，腳底下連一點聲音皆無。江樊看他們殺的正在難解難分之時，過去把樹上自己的馬解下來，將身一縱上馬，大叫一聲，說那二位解圍的恩公，論說你們二位爲我與矮賊交手，應當我幫著二位，纔是道理，但因我事情緊要，我可少陪了。說畢，吧吧幾馬鞭子，跨下一蹺勁，那馬足下似飛的跑去。那如龍，那如虎回頭一看，好真懂交情。智化遠遠的暗著，暗笑江班頭真是機靈鬼。皮虎見江樊跑了，更覺氣上加氣，自己學會一趨滾堂刀，類如地堂拳一般，是在地下亂滾，淨取人的下三路。輕者受傷，重者即死。那家兄弟一見皮虎刀法改換門路，嘆咤就躺在地下。那如龍打算是個便宜，掄刀一剝，皮虎躺在地下，咕嚕咕嚕滾起來了。那家弟兄眼睜睜，招架不住，大概要想逃命，有些費事。要問那家弟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等拿賊

且說那如龍、那如虎，這就叫多事。皮虎一施展這趨滾堂刀，二人真魂都嚇住了。皮虎這一趨刀，是有高明人傳授。他還有一個哥哥，叫三尺神面妖皮龍，兩個人是一般高的身量。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他師傅纔教給他們一手工夫，每一施展這個招兒，就搶上風，非有大行家，方纔能破得。此時那家弟兄撒腿就跑。皮虎說：我當你有多大本領，替別人充勇，我定要追你二人的性命。苦苦一追，那家兄弟一直撲奔正北，跑來跑去，好容易前邊有一座樹林，二人進樹林，也不敢站住。皮虎腿短，跑的真快，就跟進來了。不提防由正西來了一塊石子，正打在右腿節骨上，嘍啞一聲，栽倒在地。那如虎回頭一看，皮虎躺在地下了。叫道：大哥這廝摔倒了，二人反回來用刀要剝皮虎。皮虎他只知道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打了一個筋斗，只可忍著喪氣，一癩一點的跑出樹林，直奔東北，逃生了。那家弟兄也不知他怎麼栽了一個筋斗，就是智化見皮虎與那家弟兄一交下，倒覺著高興。要是皮虎殺了那家弟兄，省得自己上開封府去了。若是那家弟兄殺了皮虎，地方上除去禍患。不料那家弟兄敗下去了，後來皮虎苦苦的一追，轉眼間一看，變出兩個皮虎，再看就看不見了。智化心中納悶，就見皮虎一癩一點，跑出來。那如龍，那如虎就追趕沒多遠，也就不追了。那如龍說：我們這就是萬幸，管閒事，差一點沒廢了性命。智化隱住身子，看著二人上了坐騎，揚長而去。智化仍是在後面跟著，一路無話，到了風清門進城之後，見日已西墜，找一個小店，吃過了晚飯，寫了個柬帖。等到二鼓之半，帶上刀，揣好柬帖，出屋，將房門倒帶，縱身上房，出離店外牆，由城牆上去，由馬道下去。到開封府正打三更，躡牆進去，找尋包公的

書齋。智化把窗櫺紙擱了一個窟窿，往內窺探，見桌案上燈燭花結成蕊，李才伏桌而睡。智化把門一推，並沒有推著，把帖掏將出來，往八仙桌子一放，轉身就走，仍將雙門倒帶。這天包興教李才支更，恐他貪睡，怕誤了事情，李才說：「我絕不睡，哥哥你歇息去罷。」包興放下頭和衣而臥，睡到四更，猛然驚醒起來，疑著李才必然睡熟，慢慢下地，扒著裏間屋子門縫，往外一看，果然李才睡去。就在李才身後，輕輕撲了他一下，李才由夢中驚醒。包興說：「你還是睡罷。」李才說：「覺著剛一閉眼，包興一回頭，見桌子上一個半全帖子，問李才：『這個帖子是甚麼人遞進來的？』」李才說：「不知道哪！許是先前就有的罷。」包興道：「胡說！包公睡醒問道：『甚麼事，先前就有的？』」包興、李才二人彼此害怕，包興過去，先把幔帳掛起。包公披衣而坐，問道：「什麼物件？」包興不敢隱瞞，說：「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門戶未開，不知甚麼人投進來的！」包公說：「呈上來我看。」李才執燈去了燭花。包興呈帖子。包公接將過來，展開一看，上面寫明日晚間，緊防刺客。包公看著上面言語，暗暗心中忖度，事又出來的奇怪！把旁邊包興、李才嚇得渾身亂抖。包公並不細說此事，教將此帖放在書閣之上。包公起來，盥面整冠服，吩咐外廂預備轎馬。包興伺候，包公入朝，可巧這天早朝無事，不必細說。包公下朝，用了早飯，飯畢吃茶，又辦理些公事。天交正午，包興、李才心中捏著一把汗，明知今晚間，有刺客前來。先前有展護衛在衙門中，有仗膽的，如今關封府乏人，焉有不怕之理？見相爺卻不提說今晚之事，包興疑為把此事忘了，搭訕著給相爺倒了一椀茶，纔低聲說道：「晚間那個柬帖……還要往下說，包公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把那半截話也嚇回去了。包公自己正大光明，又無虧心之事，見智化柬帖毫不在意。此時天已過午，包公倦睡。包興趁著這個工夫，將柬帖袖出來，由角門奔校尉所，啓簾進室，見了王朝、馬漢，王朝接將過來一看，嚇的膽裂魂飛，說：「此物從何而至？」包興就將昨晚晚間之事，對著他們細說一回。王朝說：「我即家派人，晚間在包相爺兩旁埋伏著，拿賊就是了。」包興說：「你們也曉得，相爺若有外錯，我們該當甚麼罪過！」王朝說：「這個我們知道，你伺候相爺去罷，我們晚間預備。」包興把半全帖拿將過去，回內不提。王朝、馬漢叫韓節、杜顯兩個班頭到裏面，就將昨晚晚間有人送信，說今天晚間防備刺客的話，說了一遍。兩個班頭一聞此言，急速出去，挑選夥計，俱要手伶眼亮，年輕力壯之人，當日晚間，吃畢晚飯，各帶短刀、鐵尺、繩索等物進來。王朝、馬漢過來，點了點數目，共四十名人，叫他們提上燈火，俱用皂布套遮著，臨時扯去布套，立刻就亮了。王馬二位，就忙著吃晚飯，帶領四十個人，二名班頭，慢慢進了包公住居跨院，就在書房前面，另有三個西房。王朝在東，馬漢在西，每人帶了二十一個人，用香頭火，把窗戶紙戳出梅花孔，分一半人，望外瞧

看，恐防困倦，再換那一半人。包公在書房之內，聽著外邊有些動靜，明知道他們防範刺客，也不攔阻他們；自己拿一本書，在燈下看書。包興、李才兩個人，也有防範。此刻有二鼓多天，包興約會李才，把書房榻扇閉好，後又將橫門上好；從那邊搭過一張八仙桌子頂上，桌子上又放著一把椅子。包興低聲告訴李才說：當初聽白玉堂說過，他們要是進來，就從這橫欄子上進來；我站在桌子上面椅子上看著。賊要一爬橫欄子，我就先看見了，我要看見，我好喊叫他們拿賊。說話之間，忽聽外面正打三更。包興說到時候了，我們上去罷。包興爬上桌子，又上了椅子，站在桌子上面，勾不著橫欄子，上了椅子，又太高了些，只得彎了腰，把橫欄子撕了一個洞，往外看著。李才上了桌子，把榻扇開了一個大孔，爬著往外直瞧。包公正然燈下看書，聽著他們，在那裏作些什麼，擡頭一看，倒覺好笑。開封府的事，且暫不提。單說兩個刺客，頭天進城，到十字街下馬，打聽雙竹竿巷李天祥的宅子，到了門首，說明來歷。門下有人，回稟進去。不多一時，李天祥的兒子，李龍說請二人把馬上包袱解下來，有人帶路，至內書房，見李公子要行大禮。李龍把他們攔住，知道是天倫派來的人，不敢待慢。問二人名姓，他們將姓氏名字，怎麼來歷，一一說明，又將書信往上獻。李公子接過來，拆開看明書信，治酒款待二人。次日晌午，那如龍、那如虎，換上李天祥家人的衣服，奔開封府望了一回，道路俱都看明。復又回到李家，用了晚飯，到二鼓之半。此時李龍問二位壯士，所用何物？二人齊說：就用油絢子一塊，再用包袱一塊，我們兩個人殺了包公，就不回來了，拿著他的腦袋，去見老爺去了。李公子說：但願二位壯士，大事早成，二位高官得做。二人換上夜行衣靠，將白晝的衣服，盡都包好，隨身背起。李公子每人敬了三杯酒，說了些吉祥好話。正打三鼓，二人出屋，轉眼之間，躡上房去，一溜煙相似，二人蹤跡不見。李龍心中想道：二人此去，大事必成。單說那如龍、那如虎，直奔開封府，一路並沒遇見行路之人，到府牆根下，縱身躡上，由裏面躡到院中，尋找包公臥房。往兩下一分，東房上一人，西房上一人，躡在後坡，爬在房瓦之上，瞧看屋中二人一怔，見屋內燭影照定，有人爬在榻扇往外看；二人正在猶疑之間，腿腕子全教人揪住了。扭頭一看，每人身後一個人，將他們揪住，不能動轉。要問拿刺客這兩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且說習化頭一天把稟帖闕下，第二天把晚飯吃完，飯錢店錢均已給了，看看快闕城門，出店進了城，找了一座茶館，進去吃



茶，直坐到喊堂之時，出了茶館。又在大街遊玩一回，天已交二鼓，方到開封府的西牆，就鑽將進去，離書房不遠，有一株大樹，智化盤樹而上。此樹極其高大，四面八方，全都看的明白；枝葉茂盛，要看看見他有些費事。不多一時，遠遠望見有二條黑影，由牆上躡將下來，直奔書房的後身。智化見兩個往兩下裏一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智化心中爲難，他們是兩個人，自己是孤身一人，倘若抓住一個，那個再跑了，可就有些不便。只可先奔東邊，這一個近些，然後再拿一個。智化下了樹，那如龍正在東屋上，前坡，智化躡後坡，到房脊那裏，往上一探身子，見賊人爬在房上，淨瞧著包公的屋子納悶。忽然間，又見從西房脊後頭露出一人，把智化嚇了一跳，打算是他們一同行刺來的。哪智化往下一矮身，怕那人看見。原來那人反不怕智化，看見時，雙手往上一招，冲著智化一打手勢，指了指智化，指了指自己，又伸了兩個指頭，是你我二人，又用雙手一比，是兩隻手指刺客腿腕子。智化方纔省悟，心中暗道：這是誰？又不認得，又是歡喜，又是納悶。自己也雙手一招，又一點頭。那人早就溜到刺客背後，智化也就爬過背後來，見那人面貌，好似蔣四爺，兩下裏把刺客腿一搯。這一搯不打緊，就聽底下屋內一陣大亂，包公屋內，也是有聲音，哎呀！嘆。東西廂房裏，王朝馬漢，帶領著四十二人。王朝瞧見西邊房上有人，馬漢看見東邊房上有人，先過來一人躡著走，後過來一人是爬著。王朝告訴衆人，以爲馬漢那邊沒看見，馬漢也教擗柳櫺片，疑了朝那邊沒看見。卻原來兩邊，俱都看得明白。包與他是爬著橫楣子，往外看的真確。東西廂房上，先過來兩個人，爬在房上往屋裏嗽。包與將要嚷一喊，又過來了兩個，心中暗道：今日來了多少刺客。就大聲一喊：有了賊了！一邁腿，忘了他在椅子上，整個往下一摔，正摔在李才身上；椅子往下一翻，磕呀！咳。包公一驚，將書丟下來了。外邊喊叫：拿賊呀！房上已將兩個刺客摔下來了。王朝、馬漢帶領衆人往上一圍，裹住了兩個刺客。房上拿賊的二人，也跳下房來。一個是智化，那位是倒騎驢的神行無影谷雲飛。皆因瞧着徒弟與山西雁大衆分手，正打算上陝西汝寧府，尋找苗九錫。路過商水縣，遇見李天祥，見那如龍，那如虎形跡可疑。自己盤費也沒有了，遂找店住下，要想晚間與李天祥借盤費。至二鼓多天，到了李天祥公館，聽見他們要行刺包公，自己心中一動，誰人不知包公是應夢賢臣，就有意前去搭救。且先試試兩個刺客，有多大本領，就打了他一飛蝗石。方知二人沒甚能耐。又拿了他們一百兩銀子，路上作盤費。路上又遇見三尺短命丁皮虎，也是給了他一飛蝗石，就暗地跟了下來。早瞧定智化是拿刺客的，智化可沒看出他來。當下把那如虎摔下房來，那知那如虎一挺身軀，便跳起拉刀在手。谷雲飛見了，也就下來與他交手。智化亦然，將那如龍，扯腿摔下房來，自己

跟著跳下來。那如龍一挺身，亮刀便斫，智化也用刀相迎。王朝馬漢帶著衆人，把燈籠扯去布套，喊叫拿賊，遠遠圍裏，那一個敢上前動手？智化與那如龍動手，不分勝敗。智化心中很加急躁，恨不得將那如龍拿住，好幫著那人再拿那如虎，奈因不能一時，就將那如龍拿住。倒是那邊嚇哪一聲，把那如虎刀踢飛了。他就紮撒著兩只手，一個箭步，蹩出圍外，要想逃性命。谷雲飛嚷道：「唔呀，跑了。智化聞聽跑了，一著急，說別教他跑了。谷雲飛道：『那老二，你別跑哇！他們說，不叫你跑了呢！連那打燈籠之人，嚇著都是暗笑，又是納悶。這個人，又不知從何處來的，手中又沒拿著兵器，嚇著刺客，那口刀神出鬼沒，可又斫不著那轆子，他一轉眼，倒把口刀踢飛了。他只喊說不教你走呢，他可也不追，眼望著刺客，一蹩腳縱上房去。單腳剛一找陰陽瓦，轆子說：『你下來罷！那刺客真聽話，嘍啞捧下來了。就見轆子過去，用腳一踢，說你別動了，你這歇歇罷。那刺客也真聽話，就一絲兒也不動。復又過來，說兄弟在那裏歇著，你還不歇歇麼？』智化雖然在此動手，也曾看見，暗說真是高明。那如龍那還有心腸在此動手？打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虛斫一刀，轉身就跑。剛一轉身，就見轆子在迎面站著，用手一指，說別走！將要往西跑，轆子早在西邊等著。那如龍就知道走著費事。智化趕上就是一刀，那如龍將這刀躲過去，轆子又在他面前站著，自己一想，這還不是便宜，對著轆子就是一刀，並沒見他躲閃，就一擡腳，正踢在那如龍右手腕子上，這口刀就拿不住了，嚙嚙一聲，落於平地。回頭就跑，智化就追。那如龍跑到牆下，正要越牆而去，轆子看見轆子在牆上，說好朋友，上來罷。那如龍嚇了一跳，心上一遲疑，早被智化追上，扯了一個筋斗，四馬攢蹄將他捆上。那如虎先就有人將他捆好。衆人說道：『全拿住了。』王朝馬漢，馬快班頭，給智化道勞。智化過來，問那人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怎麼知道刺客的來歷？谷雲飛將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衆人過來，也與谷雲飛道勞。此時包公叫包興開門，請校尉。包興、李才兩人，把桌子椅子搭開，開了橘扇，站在階臺石上。高聲叫道：『相爺有請王校尉、馬校尉。』二人答應一聲，跟著包興進了書房，見相爺道：『自己請罪。』包公問道：『外面賊人是誰拿獲的？』王朝就將智化、谷雲飛拿賊之事，回稟一番。包公說有請二位壯士。王朝出屋，說有請二位壯士。二人答應，隨著王朝至書房，見相爺雙膝跪倒，口稱：『小民智化、轆子說。』小民谷雲飛，與相爺叩頭。包公說：『二位壯士請起！吩咐看坐，二人不敢坐。』包公讓之再三，方纔坐下。包公看智化儀表非俗，看谷雲飛身不滿五尺，瘦弱枯乾，面如重棗，短眉圓目，頰若猿形，五短身軀，衣衫襤褸，甚麼人，也看不出那身工夫來。包公說：『多蒙二位壯士貴駕，助一臂之力，事結之後，必保二位作官。』這二人說：『小民不願爲官，但願用命，貴體無恙。』包公一聲吩咐，將兩個賊人

鄉漢來家，頭將他們五花大綁，好身上的包袱，早就解將下來，推到屋中。包公面前，立而不跪。衆人說：跪下！兩個怒目橫眉，仍然不跪。包公見兩個人一黑一黃，非是良善之輩，一聲吩咐，將狗頭劍搭來，將二賊劍爲兩段。若問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且說兩個刺客，見包公站而不跪，二人暗暗一打量，包公在上面，端端正正坐，戴一頂天青色軟巾，迎面嵌官玉，天青色緞子袍服，上面繡五彩團花，厚底青緞子朝靴，乃是一身便服。又往面上一看，恰若烏金紙，墨中透亮，兩道劍眉，一雙虎目，海口大耳，一部鬚鬚，遮滿前胸，虎勢昂昂，端端正坐。二賊一瞧，毛骨悚然。包公一見兩個刺客，用手一指，說：本閣有甚麼不到之處，招你們起這不良之心來，把那三品御刑，狗頭劍搭將上來。王朝、馬漢答應一聲，趕到御刑處，把狗頭劍搭入書房。智化、谷雲飛全閃在一旁。智化背後有人一拉，智化回身出去一看，原來是江樊。他與智化行禮。智化說：你還沒走，哪多有受驚？江樊問：受甚麼驚？智化說：你遇見劫道的皮虎，還不是一驚麼？江樊說：你怎麼知道？智化就把前番怎麼見著之事，說了一遍。江樊說：你老既知道更好啦，方纔我聽說拿住刺客，我進來一看，原來是他們兩個人，本待我有恩，你老人家在我們相爺跟前講個人情，要是劍完了時節，我就預備兩口棺材，表表他救我之情。智化說：你既有這番意思，我也實愛惜這兩個人心地忠厚，綠林之中，像他這誠實之人甚少。他無非受了李天祥蠱惑，給他父親報讎，故此前來行刺。他與皮虎交手，救了你，看起來，可算的好人。我進去給他說情，相爺要賞我一個金臉，碰巧連他們的性命，都保住了。正說話之間，院子裏把蘆蓆鋪上了，眼看著把兩個人推出來。智化說：衆位慢動手，我到裏面，給他們兩個人講個情，看看如何。隨進了書房，見包公跪倒，說：相爺大人，暫息雷霆。包公說：壯士請起，有話慢講。智化就將半路碰見白五太太，李天祥要奪公館，自己在背地裏，聽李天祥蠱惑這兩個人的話，說他天倫的原由，爲父報讎，又是答報李欽差待他們的好處，半路怎麼救了江樊的話，又說了一遍。相爺請想，爲父報讎是孝，報答李天祥是忠，救江班頭是惻隱之心。雖然前來不利於相爺，總算兩個是好人。相爺若肯施恩，格外饒恕他兩個人死罪，他二人雖肝腦塗地，死不敵辭。小民大膽諫言，請示相爺尊裁。包公點頭，遂吩咐把兩個推回來。王朝答應一聲，復又把邢如龍、邢如虎推回。二人仍然挺身不

跪。包公說：方纔本閣未曾問明你二人，到底因爲何故前來行刺？二人說：我們是父兄之讎，不共戴天，父讎不報，畜類不如。智化在旁說道：你二人真是渾人！你們受了李天祥蠱惑，冤你們前來行刺，這叫個借刀殺人。你二人信以爲真。前者他與你們說話，我卻在外面聽著，說你們天倫被展鵬飛所殺的是無不是。那如龍、那如虎一齊說：不錯！可還有一件事，我們那銀子也是你盜去了。選谷雲飛在旁說：是我不錯，賴好人。包公暗說：不打自招。那如龍又問道：我們天倫到底是怎麼死的？智化又將陰險錄，砸碎攝魂瓶，他乃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話，說了一遍。你要不信我這話，當著相爺衆位於樹老爺們，問一問，是真是假。包公答言：你們二人原來就爲此事前來行刺，本閣也不深怪你們，念你等是一對孝子，放汝二人去罷。如若不改前非，再將你們捉獲，絕不寬恕。爾等來給兩個人鬆綁。王朝、馬漢過來，把繩解開。這二人倒覺一怔，方雙膝跪下，齊說道：小人見識不明，險些害死相爺，我們身該萬死。蒙相爺開恩，不結果我們性命，實如再造。智化在旁說：你們何不求求相爺，就在開封府討點差使，報答相爺。有句俗語，寧給好漢牽馬嚼齧，不給癩漢爲父爲尊。那如龍說：我們受人的重託，要投在包公門下，豈不被人說，反復無常的小人。智化說：你們真是渾人，你要盡忠竭力，也須分個忠奸。跟了忠臣，留名千古；跟了奸臣，遺臭萬年。別聽說相爺要保舉你們爲官，連他自己此時，尚且閉門思過，他如何能保舉你們二人？那家弟兄一聽，十分有理。那如虎說：哥哥，咱們就求相爺二人磕響頭，碰地，苦苦哀求。包公無奈，也就點頭。將二人收留下，這就叫但行好事，須行好，得饒人處且饒人。那家弟兄，要沒有半路救江樊的事，也就沒有活命了。包公要不收下兩個刺客，到回書天子，弄冠袍帶履，也就不好辦了。全是前因後果，人不能得知。閒言不必多敘。單說包公教那家弟兄更換衣服。此時谷雲飛告辭，包公要保舉他，谷雲飛一定不願爲官；包公賞他銀兩，也執意不受。相爺知道這個人性情古怪，只好賞一桌酒席，令校尉相陪。又問智化襄陽城的事情，王爺向下落。智化回答：襄陽破銅網之事，王爺的下落，實在不知。此時天已不早，智化等告辭出去，至校尉所。王朝、馬漢陪定谷雲飛，智化那如龍、那如虎衆人吃酒，開懷暢飲一回，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不提。單說智化保舉了那家弟兄，倒覺著後悔。思想起來，人心隔肚皮，萬一兩個人變心，又守著相爺更近，要作出意外之事，自己如何擔架得住？只得日夜看守，查看他們的動作。谷雲飛回店拉驢不表。包公下了朝，將至書房，就有人報將進來，說鼓樓東邊恒興當典內，殺死七條人命。包公一聞此言，嚇了一跳。要知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班頭奉相諭訪案 欽差交聖旨辭官

且說包公下朝至書齋，剛纔落坐，就有人進來回話，鼓樓東邊恒興當舖，昨日夜間，有夜行人進鋪，殺死兩名更夫，五個夥計，在櫃房被殺身死。今早祥符縣親身帶領伴作人役，至鋪內驗看屍身，連學徒的李小二，帶管事的，俱都帶至開封府，以候相爺審訊。包公一聽，又是一場無頭的官司。遂問道：祥符縣知縣可在外面？回答說：現在外面，候相爺傳喚。包公說：請官人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不多一時，縣臺來到裏面，至書齋與相爺行禮。口稱：卑職陳守業參見。包公說：免禮。問恒興當舖之事。陳知縣復又稟告相爺。一回，把管事的與學徒口供，驗相的屍格，一併獻上。包公看了看，問道：貴縣將當舖人，可曾帶到開封？答應說：現在外面，候老師審訊。原來陳守業是包公門生。先前的徐寬，如今升了徐州府知府。現今換任是陳守業，也是兩榜底子，最是清廉無比。這案官司爲難了，人命又多，故此詳府。包公吩咐把管事的帶進來。有人答應出去，不多時，將管事的帶進書房叩頭。包公看此人，慈眉善目，倒是作買賣人樣，並無凶惡之氣。口稱：小民王遠，與相爺叩頭。包公問他鋪中之事。回說：昨夜間，賊人進來，我們在前邊睡覺的，一概不知。後櫃房連學徒，共是六個人，殺死了五個，就是學徒的沒死，他連那賊的樣兒，甚麼言語，他都聽明白了。包公吩咐帶學徒的，把王遠帶出，學徒進來。包公看他十八九歲，拿絹帕裹著腦袋，進來跪下。包公問：你叫甚麼名字？回答：姓李，叫小二。包公問：學了幾年？回說：三年有餘。又問：你腦袋受了傷了？回答：不是，我是偏腦痛。我要不是這個病，我也被他們殺了。包公問：怎麼緣故？小二說：我們後櫃房沒有炕，我在櫃上睡覺，皆因我腦袋痛，怕風吹，我睡在櫃底下。有三更多天，我腦袋痛的睡不著，就聽見院內打更的說：哎喲，有了！磕叻，磕叻，大半是把打更的殺了。又聽見叭噠一響，窗戶開，就從外頭進來兩個人，手內拿著東西，就像打閃一樣。看他們拉刀出來，吐叻，磕叻，一會的工夫，就把五位掌櫃的都殺了。裏頭屋內是首飾房，他們進去把鎖剝開，就聽屋內啣啣嘩嘩，大概拿了不東西。他們出來說：咱哥們明人不作暗事，把咱們弟兄的名姓，與他寫下了。那個黃臉的就說：寫咱們哥倆不要緊，咱們常在草州橋路大哥哥家住著，萬一若風吹草動，路大哥哥比咱們身分重，別教路大哥哥擔了疑忌。難道說前兩天咱們沒告訴當舖那話呢？教他慢慢想滋味，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爲，儘管叫他們訪咱們去。那黑臉的就說：有理有理！然後兩人可走去了。包公聽罷，問說：你們鋪子，可有甚麼事情，你知道不知？小二說：我知道！前三四天頭，來了

兩個人當當當了一隻白玉鐲子，要當五十兩，我們給他二十兩。兩個說話不通情理，教寫定五十兩，我們給添到三十兩；兩個人口出不遜，說寫不寫罷！我們說：瞧不到。他說：你們小心著點，我們三天之內，來收本錢來。這纔走的。殺人的那兩個賊，一見光亮兒，我瞧出他那樣兒來了，就是當鐲子這兩個人。包公問他們可說姓甚麼？沒有小二道：始終沒說姓甚麼！包公吩咐叫王達，把你這學買賣的帶回去，照常掛幌子作買賣。死屍用棺材成殮，不須下葬，城外找一個僻靜處厝起來，完案之後，準其擻埋。叩頭出去。著知縣合馬快，分頭緝訪賊人下落。知縣告退。包公叫包興，把兩名班頭、韓節、杜順叫將進來，與相爺叩頭。包公就把恒與當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教他們帶數十個夥計，上草橋鎮訪這個姓路的，合這一黑一黃的兩個賊人，不怕拿他們不住。本閣與你們一套文書，准你們在草橋鎮要人幫拿，相爺親自賞他們盤費。破案之後，重重有賞。二人叩頭轉身出去。韓節、杜順到外，挑了十二名夥計，各帶單刀鐵尺，繩索物件，都是高一頭，寬一膀，在外久管拿賊辦案，手明眼亮，等著領了文書盤費，悄悄起身，暫且不表。除著班頭，在城裏關外暗查探訪。單說李天祥之子李龍，打刺客走後，就是提心弔膽，正正一夜沒睡，五更多天，就派人到開封府門首，探聽消息。天亮歸回，說包丞相仍然上朝。李龍就知道大事沒成。復又派人打聽兩個刺客的下落，等了兩三方纔知曉。那如龍，那如虎降了開封府了。這纔趕緊修下一封書信，派人連夜上商水縣，與李天祥送信。李欽差一聞此言，嚇得他心膽俱碎，不入都也不行啦。明知這一進京，性命難保，我雖死，可別把這些財帛丟失。找了鏢行的人，押著這些駝子送往他原籍去了。自己硬著膽子，入都交旨覆命。算好，包公並沒遞摺本參他。李天祥自己羞愧，告終養辭官，暫且不表。單說韓節、杜順帶領十二名班頭，巧扮私行，直奔草橋鎮而來。到了草橋鎮時節，找了一座大店住下。這個草橋鎮，今非昔比。先前太后帶著范宗華，住破瓦寒窯；自從太后入宮，萬歲發帑銀十萬，重修天齊廟，設立了寶座。萬歲要封范宗華官職，皆因他不稱其職，教他自己要一個差使。他說：三輩子當地方，就要當個地方，可是天下的地方，全屬他管，要這麼一個天下的都地方。萬歲爺就賞他四品天下都地方，爲的是他與知府平行，故此纔賞他四品前程，四品俸。天齊廟週圍香火地，連廟都屬他管。家道由此陡然而富，就是無兒。本地有個路家，是個破落戶，名叫路雲鵬。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叫路雲彪，一個叫路雲豹，全作小武職官。皆因他弟兄，常打官司告狀，兩個哥哥搬往異鄉去了。他跟前有個兒子，叫路凱，一個女兒，叫路素貞。全學了一身好工夫，皆因路雲鵬認的人雜，想是綠林人傳授他們的本事。路素貞這本事，更透著出奇，是他乾娘教的。他乾娘是誰？就是前小五義上，閃電手范天保。

的妻子喜喜鳳教的皆因路雲鵬貪圖范家財主，就把自己兒子過繼范家。後來范宗華死了，路凱披麻帶孝，如同父母親喪。出殯後，范家又沒有親族人等，又沒人爭論，公然他就把四品都地方襲了。過了三年之後，慢慢有人勸解他，教他認祖歸宗。他心一活，就把范家好處忘了，自己仍然改爲姓路。這個天齊廟週圍香火地，原業事情，還是屬他家。家業大，家內有的銀錢，文武衙門，不敢碰他。軍民人等，人人懼怕，公然就成了一個惡霸。種種惡事，任意胡爲。就打路雲鵬一死，更爲無法無天。人給送了個外號，叫他活閻王。他有般好處，不貪女色，連老婆都不娶。家中就是他妹妹路素貞，帶著個丫頭，兩個婆子，除此之外，別無婦女。如今他妹子，已然是二十歲了，也沒許配人家，倒是高不成，低不就。論他妹子品貌，卻十分人才，又是一身好工夫。常常背地理怨哥哥，不作正事，有誤自己青春。每見少年男子時節，就透出些妖淫氣象，故此人給他送了個外號，叫他九尾仙狐。看到了三月二十八，就該開天齊廟的日子。這日路凱正在書房坐著，忽然打外進來兩個朋友，全是山東萊州府人氏，一個姓賈，叫賈善，外號人稱金角鹿；一個姓趙，叫趙保，外號人稱鐵腿鶴。兩個人進來，與路凱行禮讓坐，教人獻上茶來。路凱問道：二位賢弟，一向可好？二人說：託賴哥哥之福。又問：二位賢弟從何而至？賈善說：由京而來。路凱說：京都可作好買賣？賈善說：哥哥別提啦，我們在京都，這個禍可闖的不小。路凱說：咱們弟兄多，怎懼個禍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這個禍，好幾條人命。趙保說：我那隻白玉鐲子，在咱們這裏當，那時拿上去，都是五十兩。在京本打算不作買賣，心想把鐲子當了，就夠盤費。焉知曉他們只給三十兩。我們口角紛爭，話起話說，三天之內，收他本錢，鬧了個騎虎勢，話說出來了，不能不辦。那日夜晚之間，進了恒興當，殺死兩個更夫；到櫃房一順手，又殺了五個，得了許多首飾。本要留名姓，我們是常往你這裏來，萬一風聲透漏，豈不是與你招禍麼？路凱哈哈大笑，說：再比這事大著點，劣兄不懼，你們好小量人！吩咐一聲擺酒，咱們喝酒罷。到開廟日子，賈善、趙保會同路凱商量著更換衣襟，要到廟上走走。路凱吩咐預備十數個家人，教他們拿著口袋，爲的是在小廠子，灘子打地分錢。剛纔要走，忽見一個家人跑進來，喘吁吁的，連話都說不上來，說：大爺可了不得啦，咱們廟上這幾年，也沒有打把勢的，今年來了兩個人，在此打把勢，我們問他要地錢，他不但給，還罵人。路凱一聽，氣往上一衝，說：你們好生無用，不會打麼？家人說：我們瞅著這兩傢伙，怕打不過他。路凱說：多丟人哪！言還未了，跑進五六個人，頭破血出，齊說道：大爺！有人擾廟。路凱說：待我去！隨帶賈善、趙保。這一去，要把天齊廟，鬧個地覆天翻。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鬧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

且說路凱家中有許多豪奴，與路凱送信，說把勢廠打壞人了。路凱一聽，肺都氣炸，說好小輩！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隨帶賈善、趙保，又告訴家人，知會那些閒漢，教他們上廟。這三個人，帶領十數人上廟，一傳這信，就有四五十名人，一個個摩拳擦掌，跟著路凱，直奔廟外，往西就聽前邊一陣大亂，說到了就見人四散奔逃。原來天齊廟一開，人煙太多，也有燒香還願的，也有買賣東西的，也有逛的。這廟幾年工夫，沒有打把勢的，忽然一來，都要瞧看瞧看。那知這二人，就是跟隨顏按院大人，當差使來的，一個姓姚，叫姚猛，一個姓龍，叫龍酒，皆因智化，私自走了，蔣四爺大衆商量明白，大衆散走入都，一半找智化，一半打聽王爺的下落，大人發給盤費銀兩。龍酒、姚猛是親戚，二人商量，一路同走，走到草橋鎮，就該岔路信陽州。這二人本是渾人，走著在樹林稍歇，就此睡了，把所有東西都丟了。淨剩身上衣服刀鎗沒丟，人家拿著太重，腰間圍著皮囊，鐵鎗子沒丟，在腰內圍著呢。這兩個人一醒，面面相對，對抱怨會子。身邊淨存些碎銀子，不上一兩了，也就認晦氣，站起就走。到了第二天，龍酒說到了信陽州交界上，咱們就不能挨餓了。可兩個個人趕路，早晨打了點尖，又走，可巧正走在天齊廟，一看，人煙稠密。姚猛說：龍大兄弟，這裏好一個地勢，咱沒有盤費，何不在此當街賣藝？就在廟西邊，找了一塊地方，教龍酒在那裏等著。不多一時，姚猛買了一塊白土子，夾著一塊板子。龍酒納悶，這是作甚麼？姚猛說：好往板子上，施展咱們的藝。龍酒說：有理。姚猛去借枝筆來，在板子上，畫了一個人形，畫了五官肚臍眼，問人立刻就圍上了。龍爺要先練，又不會說打把勢生意，口裏就說：我們是異鄉人，不是久慣賣藝的，皆因無錢使用，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我們會粗笨的氣力，衆位別當看打把勢的，只當周濟周濟我們。說完就練，就是自己的刀，三刀夾一腿，砍了半天，外頭也搭著人多，也真有誇好的。收住了刀要錢，嘩喇嘩喇的錢，見了不少。姚爺偷了一路鎗，也得了許多錢。又打鑿子，立起板子來，沖著畫的那個人打眉毛，打雙眼，三支全中，大家喝彩，錢更找多了。又捺錢，要打肚臍眼。這個時候，外頭進來四五個人，全是歪帶帽子，邪眉瞪睛，問道：誰教你們擺的這個廠子？這二位那裏會說柔軟話？說道：你管。那人說：你們掛了號沒有？二位說：我們是不懂的。那人說：不掛號收哇。這二人見一轉眼工夫，就掙了這些錢，教收那裏肯收，三句話不對頭，就打起來了。這些人如何是這二位對手，一轉眼的工夫，這幾個人就是頭破血出。那幾個惡奴，就說：你們可別走哇！撒腿就跑。



聽熱鬧人說：你們快收拾起錢來走罷，他們可不是好惹的。姚猛說：他們要是好惹的，我們也就走了；既不是好惹的，我倒要惹惹。龍滔隨即把錢攏了一攏，外頭一陣大亂，看打把勢膽小的，全都跑了。就聽外邊說：在那裏呢？有人答言說：沒跑，在這裏呢？路凱賈善趙保三個人先進來，回頭告訴那家人，不要動手。路凱問道：你們兩個人，就是打把勢的嗎？姚爺說：不錯，你小子是作甚麼的？趙保說：你是甚麼生意人，怎麼見面，口出不遜？龍滔說：放你娘的屁，甚麼叫生意人，你沒打聽打聽二位老爺。趙保說：甚麼老爺？舅舅打你往前一躡，就奔了龍滔，上面一晃，緊跟窩裏發砲，就是一拳。龍滔伸手一抄，腕子沒抄住，二人就打，不過三五個回合，就教鐵腿鶴一個橫剝子腳，就踢在龍爺身上。龍爺一歪身軀，撲咚栽倒在地。龍爺本沒多大能耐，要是使刀，還得他先動手，他會使那迎門三不過的，三刀夾一腿，要是猛雞奪粟，還可以搶上風，要論拳腳，如何行的了？這一輪下，姚猛氣急啦，往前一蹶，伸手就抓趙保。趙保如何肯教他抓住，雙手望上一分，就使了一個分手剝子腳，噙的一聲，就踢在姚猛身上。嚇的一聲，姚猛幌了兩幌，哎呀！說好小子，你再來。趙保當腰噙又是一腿，又踢在身上。姚猛仍又幌了兩幌，說：小子再來。趙保又是一腿，姚爺雙臂用力，沖著賊磕膝蓋，叭就是一掌。趙保哎喲一聲，摔倒在地。金角鹿奔將過來，就與姚猛交手。三灣兩轉，使了一個水瓶，用他頭顱，沖著姚爺一撞。姚爺往後一仰，單臂用力，就給了賈善一拳。這個賈善，怎麼人稱金角鹿，皆因他會使一個羊頭，將身往上一躡，憑著身子，拿腦袋往上一撞，若要教他撞上，總得躺下。遇見姚猛，他這個苦子吃上了，姚爺雖不是鐵布衫，金鐘罩，天然皮糙肉厚，自來的神力，他如何撞的動？隨即就給了他一拳，嘣的一聲，就打一個筋斗，躺在就地。姚爺趕上去要踢，賈善身體伶便，使了個鯉魚打挺，就縱起身來。旁邊早有路凱，說出家伙砍他。那邊趙保爬起，就把刀亮出來。龍滔也把刀亮出來，就施展他那一刀夾一腿，把趙保砍了一個頭暈。這邊賈善也拉刀對著就砍，姚爺拉出那把腰圓大鐵鎚，刀到將鎚往上一迎，噹哪一聲，賈善就把虎口振裂，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邊趙保倒不顧龍滔，過來對著姚爺後脊背，用刀就扎。姚爺一回身，用鎚橫的一撩，趙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噹哪一聲，墜落於地。幸而好，有路凱過來，就擋住姚猛。路凱來的時候，本沒帶著兵刃，一彎腰將賈善那口刀檢起來，奔了姚爺，用刀就刺。姚爺拿鎚一招，路凱的刀，早就抽將回去，絕不教他鎚碰上，就在三兩個灣，只聽那邊噹哪一聲，龍滔教賈善一頭，撞了一個筋斗。姚爺一發怔，是甚麼工夫，不料身背後，教鐵腿鶴沖著他的腿窪子，踢了一腳。姚猛腿一軟，撲咚往下一跪，正在路凱面前，路凱用刀要刺。忽然他背後，有個南邊口音，說：混帳忘八羔子，難道你還敢殺人嗎？隨著就是

一刀路凱驟過，見那人一身大紅緞子衣襟，壯士打扮，也未問姓名，兩個人就交手。原來此人是聖手秀士馮淵，他同著艾虎、盧珍他們三個人，一路前來，一半尋找智化，帶我主爺的下落。走着找著艾虎，教他兩個人，與他們先走，我要找一個人去，前途若等不上，京都再見。因為艾虎與馮爺不甚知交，自己要上黃州府找他師傅去，故此單行走著。盧珍同著馮淵一路走，可巧正走在草橋鎮打尖，正要來的酒飯，店家多話說：你們二位不瞧熱鬧，去馮淵就問：瞧甚麼熱鬧？店家說：這有一座天齊廟，十分熱鬧，二位逛逛這個廟再走。二人吃完飯，直奔正西，到了天齊廟外，就見那邊人東西亂竄，衆人喊說：殺起來了！馮淵趕到人叢中，往進一擠，正遇著路凱，舉刀要殺姚猛，又見龍滔也教人捆上了。馮淵一急，拉刀一罵，刺將下去，路凱兩個人交手，姚猛也教人捆上啦。賈善拿著龍滔的刀，趙保拿著自己刀，三個人戰馮淵一個人。馮淵隨動著手，是罵罵咧咧，並不懼怕。三個戰了多時，不分勝敗，忽然打正南上，又闖進一個人來了，說道：你們因爲何故，殺的難解難分？到底所爲何事？馮淵喊說：大哥幫著拿他們，咱們的人，全教他們綁上了。盧珍一聽，往那邊一看，何曾不是也？把刀亮將出來，原來盧珍走進廟門，回頭不見了馮淵，轉身尋到這裏，把刀亮將出來，闖將上去。盧珍那個本領，可就大不同了，轉眼之間，把大眾殺的前仰後合。路凱一著急，打算要用莽牛陣，一擁齊上，將要一聲吩咐，又見由正南上一陣大亂，衆人喊：姑娘來了！見那些人，齊往兩旁一閃，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瞧見他們大家動手，哥哥們躲開，讓我拿這個狂徒。馮淵見他有二十多歲，烏雲用一塊鴉黃絹帕扎住，玫瑰紫小襖，油殺汗巾，扎腰桃紅的中衣，大紅的弓鞋，蛾眉杏眼，鼻如懸膽，口似櫻桃，生得雖然美貌，卻帶妖淫的氣象。馮淵把刀一剝，姑娘並不還手，一同身躲過，一摸腿，正踢馮淵的腕子上，馮淵撒手刀飛，姑娘往下一蹲，一個掃堂腿，就把馮淵掃倒。吩咐把他捆起來，然後撲奔盧珍，與公子爺交手，兩個人殺在當場，戰在一處，要問勝負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且說九尾仙狐路素貞，一見公子盧珍，長的晶貌端方，他心中就有幾分喜愛他。公子見馮淵也教人拿住了，叫道：反了！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明明知道這個姑娘武藝超羣，公子爺這口刀，上下翻飛，因砍劈剝，神出鬼入，這一路萬勝花刀，砍的九尾仙狐，沒有還手的工夫。盧珍公子看了一個破綻，一擡腿，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姑娘哎呀一聲，撒手扔刀，嚙嚙嚙墜於地上。

九尾仙狐一轉身，跳身圈子。盧珍就見姑娘一回首，持著一個紅赤赤的物件，沖著公子而門一抖。盧珍就覺著一暈，眼中一發黑，嘖嘖一聲，人事不知，栽倒在地。姑娘說：哥哥！快將他捆上，擡回家裏去，可別殺他。路凱答應一聲，叫帶來的那幾個人，將他們四個擡回家去。瞧熱鬧的衆人，一哄而散。單說路素貞拾起刀來，先就回家去了。路凱押解大眾，趙保、賈善、拿著大眾傢伙，直奔路凱家中而來。把這幾個人，押在書房門口，他們大家進了書房，賈善說：我瞧這幾個人，也不像咱們本地人，又有一個南方蠻子，不是綠林，定是鷹爪孫，問問他們的來歷。路凱說：不錯，剛要帶這幾個人細問，家人進來報：崔大爺到。路凱說：請從外進來一人，姓崔，叫崔龍，外號人稱寶鐵塔，就是前套小五義上，綺春園掌櫃的，叫艾虎追跑啦！後來又到孤樹崗開興隆館的，是他兄弟叫崔豹，又遇見老西，由梁道興廟中，受了徐良的暗器，哥倆失散，崔龍投奔襄陽王去了。王爺事敗，遇見黃面狼朱英，把王爺的事情告訴他，教他各處約人，仍幫著王爺去。故此他奔此處，來約路凱，投王爺共成大事。到門前，把他請進來了。路凱三個人，迎出書房之外，路凱與崔龍見禮，又與賈善趙保一見，提起來全都慕名。當時崔龍瞧了這幾個人一眼，也不能細看是誰。馮淵一見崔龍，暗暗歡喜，說這就不怕。此時盧珍，也就緩過氣來了，哎喲一聲，喊叫好了！頭一睜開眼一瞧，這幾個人，全是四馬倒攢蹄，那裏捆著呢？馮淵低聲說道：趁著家人都不在這裏，我告訴你們了一句話，回來就說我們都是王爺府的。我回來與他吊坎，他要問你們時節，你就提叫甄大，你叫龍猛，你叫姚酒，你們兩人是後入王府的。甄兄弟，你是我帶的綠林，投王爺那裏的；咱們可有命了。大家點頭，也不知道他是個甚麼主意。事到如今，由著他辦去罷！就聽人家裏頭，屋內說話，問了會子好，問他這個來意。說路老大哥，我來找你來了！路凱說：甚麼事情？崔龍說：路大哥，我說這個話，可犯禁哪？你把手下從人，吐退了罷。路凱說：我這手下沒有外人，有甚麼話只管說。崔龍說：我進來，看見那邊捆著幾個人，是甚麼緣故？路凱將要回答，就聽外頭說：崔大哥似乎我們這個朋友，就不認得了，眼眶子太高了哇。崔龍說：這是誰說話呢？路凱說：大半準是認得大哥，快出去瞧。崔龍出來一看，馮淵說：崔大哥，你還認得小弟呀？崔龍說：馮爺呀！路大哥，怎麼把他捆上了？不是外人，這是王爺府內集賢堂的朋友，怎麼得罪了哥哥？把他們都捆上了？路凱就把大眾的事，說了一遍。崔龍說：沒甚麼大不了事。路凱說：沒有。崔龍說：既然這樣，都是自己人，看小弟面上，把他們放開罷。路凱一聲吩咐，把他們四個人解開，大家起來。馮淵先過來，與崔龍見禮問好，說：崔大哥，這本家大概也是合字線上的朋友。崔龍說是呀！路凱一聽，就知他們也是綠林的人，全會說行話。崔龍與路凱引見馮淵說：這是聖手秀士馮

淵；這位活閻王路凱，又叫馮爺把那些朋友給見見。馮爺就把那三位也與路凱見了，又與崔龍見了。路凱又叫賈善與大家見了一回，方纔讓坐，家人獻茶。崔龍問馮淵可知王爺的事。情。馮淵說：我們同王爺的王官等，與北俠、南俠、大眾交手，不料事敗，王爺一走，我們全找不著了！我們正是大家四下裏找尋王爺，如今不知下落。方纔走在這裏，在廟上與路大哥鬧起來了。多虧崔大哥到，不然我們也不敢說自己的真事。你老人家來，是我等的萬幸。崔龍說：你們不知王爺，我倒知道。皆因我走德安府，遇見朱英，王爺一看事敗，帶著世子殿下連雷英等，由影堂櫃子底下，有一股地道，直通到城外頭四里多地，名叫杏花店，那裏有王爺一座花園子，打花廳裏頭出來，那裏有車輛馬匹，起身奔了寧夏國。寧夏國主見著王爺，讓國與王爺，王爺不坐。那國國主，人家念當初有趙光美老王爺時候，殺到寧夏國城門，人家情願寫降書降表，依著別位帶兵大臣，就要攻破城池，殺他們個乾乾淨淨。老王爺不准，留下了他們宗廟社稷，准其納降。老王爺回朝，被老賊趙普一誤，不可再誤之說，老王爺回府自縊身死。寧夏國一聞此信，也不納貢，訓練人馬等著與王爺報仇。襄陽王爺在襄陽練兵，他就有書信前來，有日與帥給他一信，願効犬馬之勞，以作前站先鋒。如今王爺到他國中，情願讓位。王爺不受，願幫助人馬，以雪前仇。雷英與朱英商議，聘請天下山林的朋友，海島中英雄，誰願幫助王爺，情願平分疆土，裂土分茅。如今請的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陝西朝天嶺金毛獅子王紀先，翠麒麟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姚家寨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周家巷火判官周龍，桃花溝病判官周瑞，土龍坡飛毛腿高謝，金鳳島金箱頭陀鄧飛熊，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紫面天王東方清，這是幾大處的人，還有許多水旱上，我是記不清楚。我先到路大哥這裏來，請大哥先到南陽府圍城子，東方亮那裏聚會，他們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灘立擂臺，拔選人才候著。王爺與兵的日子。馮兄你不知道，我這就是已往從前。馮淵等聽了，暗暗的歡喜，想不到涉一大險，倒得著王爺的下落了。馮淵說：好好好！我們這就有投奔了。路凱吩咐一聲，備酒。馮爺要告辭。路凱拉住說：馮兄不可借著崔兄這個光兒，咱們得多親近親近。馮兄若要棄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馮淵說：那裏話來，輔佐王爺登基之後，你我還是一殿稱臣呢！路凱說：不必推辭了。馮淵說：我要不走，可得教我這兩個哥哥先走，我們還有幾個朋友，找王爺不知下落，早早給他們送上一信，也好教他們好放心。崔龍說：既然要走，在這裏吃幾杯酒再走，也還不遲。龍酒，姚猛說：我們不餓，早早走罷。馮淵說：你們見著他們，教他們上這裏來，也不是外人。兩個人答言說是了。姚猛說：我們那個兵器，還給我們不給？路凱說：那焉有不給之理？教家人把他們的兵器給他們。

馮淵說：把我甄大兄弟，與我的兵器，也都給我們罷！路凱點頭，就教家人一併拿來，交與馮淵、盧珍。兩個人俱帶上龍酒，姚猛俱已告辭，大家要送，馮淵攔住，說：「連我還不送哪。」兩個人剛望外走，書房內擰屜桌案，馮淵說：「二位哥哥，我告訴你一句話：要是見了神火將軍韓奇一枝花苗兄弟……隨說話可就走出來了，誰也不疑他這裏頭，有別的意思，並且他提的都是王府之人，隨說著，可就到了龍酒身旁，低聲說：見本地官，三更天派官人來接應，咱們來說完往回裏就走。」大家讓坐，頃刻間羅列杯盤，路凱親身執壺把盞。大家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家慢慢的談道：「賈趙二位兄臺，咱們大概準是合字罷？」二人一齊答言：「全是線上的，不錯，是線上的。」馮淵問：「作那路買賣？」二人說：「現打井字裏來。」馮淵問：「井字必是大油水買賣，也是活該，鬼使神差，兩個賊人，就把恒興當的事情，細說了一遍。」馮淵一想：「這纔是真巧機會哪！雖然受一大險，頭一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得著王爺的下落；二件事裏，破了京都七條人命的一家，自己向著盧珍，使了一個眼色，用酒苦苦的一勸路凱，崔龍、賈善、趙保，打著用酒，將他們灌醉，等官兵一到，大家會在一處，併力捉拿賊人破案。這一段熱鬧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要姑娘

且說馮淵打發龍酒，姚猛走，知會本地地方官去了。然後回來歸坐，酒都擺齊，飲過三巡之後，又套出賈善的命案。與盧珍使一眼色，苦苦勸他們大索吃酒。馮爺很覺著歡喜，也不枉自己棄暗投明，給北俠叩了頭，跟隨大人當差。這趟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勞了，得了王爺下落，破了恒興當的命案；這一來，連我師傅臉上，都有光彩。正在自己盤算事情，外面有人請大爺說話。路凱辭席出來，不大時候，進去把崔龍請進裏間屋內說話。到了裏間屋中，靠著月牙桌，有兩張椅子，讓崔龍坐下，說：「煩勞大哥一件事，就是個姓甄的，在廟上，是我妹子將他拿住，我看這個人誠實，方纔是後面的婆子過來，一句話把我提醒了，我妹子如今二十多歲了，終身大事，尙且還未定。我看這個姓甄的，品貌端方，骨格不凡，日後必成大器。我請兄臺作個月下冰人，若是沒定下姻親，方是天假其便。崔龍連連點頭，只要是他沒定姻親，我管保一說就成。說畢，兩個人過來歸座。崔龍說：「馮賢弟，甄大兄弟定下親事沒有？」馮淵往上一翻眼，沖著盧珍說：「兄弟，你定下姻親沒有？」盧珍說：「我早已定下親，都過門咧。」盧爺這一句話不要緊，路凱大失所望。馮淵他倒憨著臉，搭訕著說：「我兄弟倒成了家了，我倒沒定下姻親，崔大哥問的有因哪？莫不是有甚麼大喜的。」

事情可不是我不害羞哇，聖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倒託託衆位，要是有對事的，給我提說提說。說畢哈哈大笑。崔龍回頭瞅著路凱笑說道：怎麼樣？路凱一皺眉，暗暗的搖頭。馮淵緊跟著說：二位，你們這是打啞謎，有甚話怎麼不明說？崔龍無奈，就把話實說了。馮淵又說：唔呀！那我也不敢說了，我是甚等之人，怎麼敢高攀。這句話一說，鬧的路凱倒沒主意。崔龍又說：據我看馮大爺不錯。馮爺又跟說：不可不可，我是甚麼人物，哪！聯姻之事，總得門當戶對，女貌才郎，方可成配。鸞鳳豈配鴛鴦，蓬蒿豈配芝草，大哥往下再說，小弟就無駐足之地了。這一套話，崔龍、路凱更透著有些攔不住了。崔龍又說：路大哥，要據我說：妹子年歲大了，我們不久的跟著王爺打天下，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隨營帶著更不便了，不如把妹子終身定妥，你完去一件大事。路凱被崔龍這套話，說的心中有些願意。路凱說：也能就是這樣辦罷。就拉崔龍說：這是月下老人，赤繩繫足，你的媒人，誰的保人？煩勞賈趙二位，作保人罷，這是好事。趙保搖頭說：我向來不管這事情，衆位可別惱。崔龍一求不行，只可又問賈善說：賈大哥可以作個保人，若要不肯時節，媒人保人，都是我的。賈善說：保人就是我的了。崔龍說：路大哥，媒人保人都有了。路凱說：願意了。崔龍說：馮爺，你再也不可拿話激發我們了，又是甚麼鸞鳳鴛鴦。馮爺取定禮呀！馮爺隨身帶著一個玉佩，拿將出來，交與崔龍。崔龍雙手奉獻，交與路凱。崔龍說：禮不可廢。馮爺這裏來，你們再敘一回親戚之禮。主人離席，復又見一回親戚之禮。崔龍說：你們這是妹丈郎舅子。路凱纔寬，這樣一回作了個舅爺，見禮後，復又歸席。崔龍大衆，給兩下裏道了一回喜。崔龍對著馮爺說：大事已妥，你是怎麼謝媒人？馮淵說：現成有我舅爺的酒，我與哥哥敬上三杯。說畢，大家同場大笑。馮淵又說：還有一件爲難的事情，我們不能在此久待，明天我們就要找王爺去了。這要跟著王爺擇日與師，隨著王爺征伐大宋。三年五載也不定，何日方能迎娶，也要問明哥哥一個日限纔好，行營之中，可不許娶親。崔龍說：這話可也說的有理。望著路凱說：哥哥，你想怎麼樣？路凱一皺眉說：只可教我們親戚，多往個把月，擇日拜堂就是了。馮淵說：不行，我一知道王爺下落，我們恨不能肋生雙翅，見著王爺方好。再說，王爺一時離不開我的。路凱說：論我們做族，原有我兩個叔叔，如今又搬遠了，沒有親戚，不然，就找人一半天，查點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辦了，就完了一件大事。再說，我們也要上南陽府咧。馮淵說：何用找人，我就會擇日合婚。崔龍說：這可更省事了。隨叫他們把皇曆拿來。馮淵接過查看，可巧今日就是黃道良辰。馮淵說：今天就是很好日子，要錯過今天，向後半個月都沒好日子。崔龍與路凱說：早也是辦，晚也是辦，就趕著今天這個吉日，讓他們拜了堂。不怕我們跟著王爺打仗，行營之中，也可把妹

子帶上他那身的工夫亦可以建功立業。豈不作女中之魁首？若要不要拜堂，那可就不行，有許多不便之處。路凱本是個沒主意的人，這麼一說，自己倒透著有些爲難。路凱說：「使得，就這樣辦理罷。」崔龍說：「事不宜遲，就與後頭送信去罷。」路凱點頭，叫與後頭送信，叫婆子服侍姑娘，穿帶衣服，二鼓後拜堂，合巹交杯。囑咐明白，復又回來，叫衆家人下人預備香燭錢紙，天地桌子，自己拿出一套鮮明的服色，書不重敘。盧珍在外書房安歇。此時賈善、趙保告便出去，找僻靜所在，二人說話去了。崔龍幫了路凱料理事情。盧珍看左右無人，與馮淵說：「你怎麼作出這個事情來了？」馮淵笑說道：「你還不明白，那個丫頭拿著個東西一幌，你就躺下了；我是爲使這個主意，好誑他那個東西。若非這個招兒，拿不成他，準教他拿了。」盧珍一聽說這就是了。馮爺又說：「你要聽著後頭有聲音，你就接應我去，我的本領有限，可別教我受了他們的苦味。」正說話之間，家人進來說道：「請姑老爺沐浴更衣。」馮爺跟著家人，進了沐浴房，沐浴完了，換上新衣服出來。有路凱、崔龍同著他到天地桌前，就見丫頭打著宮燈，後面婆子扶著姑娘，蓋著蓋頭，就同馮淵拜了天地，然後一同進了喜房。喜房就是素貞姑娘屋子，擦去蓋頭，合巹交杯。馮淵也好，就此不出屋子。婆子退出，路素貞在燈下一看馮淵，吃了一大驚，當時低垂粉面，暗暗自歎，又不好說明，怎麼哥哥這樣誤事，我自己有意許配武生相公，怎麼哥哥把我許了這個蠻子？本領又不好，品貌又不強，歲數又大，怎麼糊塗，就把我終身許了這廝？這一拜堂，大事已妥，總然我心中不願意，也不能更改了。只可找他講話，抓他一個錯處，結果他性命；他要一死，我要再找終身依靠，可就由我自己主張了。要問姑娘，怎麼拿馮淵錯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且說夫婦拜堂之後，男女俱沒安著好心，皆因路素貞見馮淵，很不高興，他心想抓一個錯處，子得便把他殺了。馮淵看姑娘那個樣兒，明知姑娘不喜歡他，馮淵反笑臉相陪，過去一躬身到地，說：「小姐，卑人姓馮，我叫馮淵，我是久侍奉王爺當差的，不料我與王爺失散，若非王爺上寧夏國，我也不能到此，你我總是姻緣。今天白晝，看見小姐武藝超羣，可算是女中魁首。你我成就百年之好，我還要在姑娘跟前領教習學武藝，不知姑娘可肯教導於我？」素貞一聽馮淵說話卑微，心中又有幾分回轉，暗道：「這個人，雖不如那個相公，性情卻柔和，自己又覺心中不安。此時就有些回嗔作喜，說道：相公請坐，何必這等太謙。」馮淵說：

我非是太謙，因見姑娘這身本領，慢說婦女隊中，就是普天之下男子，也怕找不到一二人來。卑人不敢說，受過名人指教，馬上下步高來高去的，十八般兵器，我也略知一二。攔著王爺府的那些人，誰也不是我的對手。現在遇見姑娘，半合未走，撒手扔刀，我糊裏糊塗就躺下了。姑娘聽到此處，呀味一笑，說：要是動手一糊塗，焉有不躺下之理？馮淵說：還有一件事，要跟姑娘指教。你與我那朋友交手，是甚麼暗器？我連看見也沒有，他就躺下了，人事不知。使暗器的，我也見多了，總沒見過這種暗器。馮淵苦苦的一奉承，姑娘要殺馮淵的意思，一點都沒有。再說馮淵品貌，不一定是醜陋，無非不如盧珍。姑娘聽他問暗器，也就和顏悅色站起來了，說：郎君要問我那暗器，不是奴家說句狂話，普天下去也沒有，那是我師傅給的。馮淵說：你師傅是誰？姑娘說：我師傅不是男子，是我乾娘。我乾父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閃電手，苟非你，我也不告訴。我乾娘是我乾爺側室，把本事教會我，又教我的暗器，他是專會打流星。他有個妹子，叫喜鳳，我這本事也有他教的。他替我求告我師傅，把我師祖與我師傅護身的那種寶物給我，先前我師傅不肯給我，我又苦苦哀求，方纔把這種東西給了我。馮淵問：是甚麼東西？姑娘說：五色迷魂帕，就是一塊手巾帕，拿羣藥把手帕喂上，有一個兜囊，裏面裝著手帕，手帕上釘著一個金鉤，共是五塊，五樣顏色，不然，怎麼叫五色迷魂帕？單有一塊，這個鉤兒在外頭漏著，我要用他時節，拿手指頭掛住鉤兒，往外一抖，來人就覺得躺下了。可有一件不便，要使這物件的時候，先得拿臉找風，必須搶上風頭，方可若不搶上風頭，自己聞著，也是躺著。馮淵一聽，連連讚美不絕。說：姑娘，你把這東西拿出來，我瞻仰瞻仰，這可稱是無價之寶，拿來我看。姑娘此時，想著與他是夫妻，與他看看有何妨礙？過去把箱子打開，一手將帕囊拿出來，說：郎君可別聞那個氣味。馮淵見物一搶，姑娘往回一抽身子，往後一撒。馮淵方纔醒悟，接得太急，趕著陪笑說：你這就是夫妻咧，至近莫若夫妻，有甚麼詐？姑娘說：別管，你等著過月期後，你再看罷。說了奔箱子那裏去，早把這帕，捺在箱子裏，拿了一把鎖，咯噔一聲，就把箱子鎖上，回手一推馮淵說：我偏不叫你瞧。馮淵一閃，說：不叫我看，我就不看了。外頭鑿子說：天快三鼓，姑老爺該歇覺罷。馮淵說：天不早了，該睡覺了。姑娘點頭，自己解妝，簪環首飾，全都除去，拿了塊絹帕，把烏雲纏住，脫了長大衣服，解了裙子，燈光之下一看，更爲透出百種的風流。要換了浪蕩公子，滿懷有意殺姑娘，到了這個光景上，也就不肯殺害於他。焉知曉馮淵心比鐵還堅實。姑娘讓馮淵先睡，馮淵讓姑娘先入帳子，姑娘上牀，身子往裏一歪。馮淵這裏嘆嘆，把燈俱都吹滅。姑娘說：怎麼你把燈都吹了？我聽說今天不該吹燈。馮淵說：吹了好，這叫陰陽不忌。說著話奔到前牀，一伸手拿



住劍匣，就把寶劍摘下來，往外一抽。姑娘是個大行家，一聽這個聲音不對，問道：「你這是作甚麼？」馮淵並未答言，用寶劍對著姑娘那裏，就一劍扎將進去。姑娘就橫著一滾，這劍就扎空了。然後姑娘伸一腿，端金蓮，就踹在肩頭之上，踹的馮淵身子一歪。姑娘趁著這時，就跳下牀來，先就奔壁上摘刀。馮淵又是一劍，姑娘閃身躲過，摘刀往外一抽，口中說了不得了！有了刺客了！快給大爺送信去罷！馮淵見姑娘亮出刀來，明知不是他的對手，一啓簾子，跳在外間屋中去了。迎面有一個婆子，喊道：「姑老爺，這是怎麼了？這個字未曾出口，早被馮淵一刀砍死。那個婆子也不過來了。姑娘也打裏頭屋內出來，口中說道：「好野蠻子，你是那裏來的？把姑娘冤苦了。」馮淵躡出屋門到院中，忽見打那邊躡過一個人來，口中罵道：「好小輩！我就看出你們沒好心，果然不出吾之所料。賈大哥我們把他拿住。」馮淵一看，原來就是賈善。趙保原來趙保把賈善叫到外面商量，要刺殺馮淵，把姑娘配他。兩個賊人商量好，就這麼來到姑娘這院內。正是馮淵殺婆子，兩個賊人一聽詫異，往東西兩下一分。忽見馮淵打屋內躡將出來，趙保趕將上去，罵聲小輩，擺刀就刺。賈善也就趕將上來，用刀就扎。馮淵本領有限，手中使著又是一口寶劍，尋常使刀尚可，如今寶劍又差點事情。賈善趙保倒沒放在眼中，怕是姑娘出來，幸而好，姑娘這半天沒出來。是怎麼緣故？姑娘聽外頭有賈善趙保的聲音，把馮淵圍住，在院子內動手。高聲喊道：「哥哥！可別把刺客賊人放走。自己拿鑰匙開鎖，打開箱子，取自己五色迷魂帕，因這麼就誤些工夫，總是馮淵命不該絕。」馮淵無心與兩個賊人動手，躡出窗外，撒腿就跑，一直奔前邊來了。打上房後，坡躡上房去，躍脊躡到前坡，奔西廂房，剛到外書房的院子，就聽喊的聲音很大，見從書房裏頭，頭一個是路凱，第二個是崔龍，第三個是盧珍，拿著刀追出兩個人來。馮淵喊：「盧大哥！隨我來。」馮淵叫了一聲，仍是躡屋躍脊，出了大門之外，一直向南，前邊黑霧霧一座樹林。馮淵穿進樹林，走了十數步遠，不料地下爬著個人，那人一擦腿，馮淵嘆嗔摔倒在地，那人擺刀就刺。要問馮淵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再表。

##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秉文

且說馮淵往外一跑，盧珍早就聽見後面聲音。此時書房內，又預備一桌酒席，盧珍在當中坐，上首是崔龍，下首是路凱，喝著酒說閒話，盤問盧公子的家鄉住處。這盧珍就已聽見後面有了動靜了。盧珍說：「你公子爺姓盧，單名珍字陌空，島處家莊的人。」

氏路凱問：鑽天鼠盧方，是你甚麼人？公子爺說：那就是我的天倫。倫字一出口，盧珍把桌子沖著路凱一翻。路凱往旁邊一閃，嘩的一聲，把碗盞傢伙摔成粉碎。路凱一個箭步，早就鑽出房門去了。崔龍也出去。盧爺拿刀追出來。那兩個人還得尋著刀去。後面人就趕到了。路凱問道：甚麼人？賈善、趙保說了不得了！這個馮淵，刺妹子來著。路凱說：對了，中了他們的計了！叫家人點燈籠火把抄傢伙，拿兵刃，全把他們拿住。家下一陣大亂，嗆哪囉聲大振，燈球火把，照如白日一般。大家喊叫拿賊。姑娘隨即也趕到，說：哥哥，你作的這都是甚麼事情？路凱說：迫人要緊。大家追出門外，前頭是馮淵，後頭是盧珍，儘後面是衆賊追趕。馮淵入樹林內，摔了一個筋斗，明知是死，原來不是別人，卻是艾虎。皆因艾虎要上黃州府，找到師傅家裏去，不料半路之上，遇見了張龍、趙虎、白太太，說了他師傅的來歷，跟下刺客去。上京都保護包相爺去了。艾虎方纔知曉，自己也就不用上黃州府，辭別了張、趙二位，奔了上京的大路。可巧走在半路，遇見人便打聽，有欽差大人過去了沒有？人家說：早過去好幾天了。艾小爺一急，怕誤了趕不上見駕，如何能得個一官半職的哩？只得連夜一走，恨不得一時飛到京內纔好。晚間二鼓，正走樹林外，見有人由北往南跑，小爺先就進了樹林。可巧馮爺進來。艾虎不知是馮淵，先爬在地下，容他到時一踢，馮爺摔倒在地。艾虎剛舉刀要砍，虧了細細的一看，不然，馮爺命不在了。艾爺看見馮淵，叫：大哥呀！馮爺說：是那位？艾虎說：小弟艾虎。馮爺說：你可真嚇死我了，我沒有工夫細說，我們拿賊。正說之間，盧珍趕到。馮爺說：盧大哥，艾兄弟來，你我三個人行了，與他們動手。盧珍問：姑娘的那個東西，可會到手？馮淵說：要是到手，我就不跑了。艾虎問：甚麼東西？馮爺說：來了，我們搶上風頭，那丫頭沒法了，他那東西，叫五色迷魂帕，非得順風而使，逆風使，他自己就躺下了。艾虎一聽，說：好利害！迎面上路凱、崔龍、賈善、趙保，後跟路素貞，許多家人，掌定燈球火把，各拿長鎗短刀，木棍鎗子棍等，一擁進了樹林。往上一圍，大家亂殺一陣。馮淵喊：我們奔西北，可別奔東南，丫頭縱有那陰功東西，可也使不上，混帳亡八羔子。姑娘一聽，真氣得雙眉直立，杏眼圓睜，不恨別的，盡恨馮淵直喊，自己縱帶著五色迷魂帕，也使不上。他們三個人，搶上風頭，自己要是一用，本人先得躺下。只可憑本事與他們交手。正在動手之間，正北上又是一陣大亂，燈球火把，亮子油松，也有在馬上的，也有馬下的人，喊馬嘶，看看臨近。此時動手，可就出樹林之外。皆因艾虎三個人，總搶上風頭，搶來搶去，就退出樹林。艾虎一看黑壓壓，又來一片。馬上步下的，各執軍器，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大亮。忽然間，先有二個人閃到，頭一個是大漢龍酒，第二個是飛鷹大將軍姚猛。緊跟著開封府班頭韓節、杜順。又見前面一對氣死風燈籠，上寫

芳草橋鎮總鎮。原來龍酒姚猛二人，出離路凱門首，一路問信，有人指點找總鎮衙門。剛到衙署之外，遠遠有人招呼說：龍大爺慢走。龍酒一看，來了數十個人，單有兩個抱拳施禮說：龍大爺不認識我們，方纔多有受驚。龍酒一看，並不認識這幾個人，問道：二位怎麼認識小可？二位貴姓？那人低聲說：我叫韓節，那是我兄弟，他叫杜順，我們奉開封府包相爺諭，探訪差使。在天齊廟把勢廠，見你們幾位，都叫路家拿住了。我認得你老人家，閣下不是上開封府，找過韓二老爺，後來你賣刀，我們馮老爺送你銀子，我故此認得你老。大概你不認識我們。我們怕你幾位，凶多吉少。我們上總鎮大人這裏投文，借兵破案拿賊，救你們眾人。不想二位到此。你們是怎麼出來的？龍爺就把馮爺認識崔龍的話，學說了一遍。韓節說：這可是巧機會，我們一同見總鎮大人。楊秉文罷說完，四人一同見大人投文，各說自己之事。大人不敢怠慢，立刻點馬步軍，將到三更，大家起身，直奔路家而來。走在半路，有探事的兵丁報說：前面有路家男女連家人等，與三位在樹外動手。龍酒姚猛一聽此信，大喊一聲，殺將進去。總鎮楊秉文，立刻傳令，叫馬隊在外一圍，不准走脫了一人。自己跳下馬，提著一條長鎗，帶著步下兵丁，見人就拿，逢人就捆。開封府的韓節，杜順，帶著伙計們，同拿著單刀鐵尺，跟著龍酒姚猛殺進來了。剛一進來，馮淵、艾虎、盧珍三個人一看，是自己人到來了，精神百倍。龍酒等剛一進來，就撞見姑娘。馮淵喊：我們人在西北，與他動手，可別往東南，須要向著東南！高聲一喊，果然大家都聽見了。渾人就屬姚猛，手中腰圍大鐵鎗，叮噹亂碰。大眾傢伙碰上就飛，撞著就得撒手。路凱這些家人，見官兵一到，馬步隊一圍，人害怕，個個膽驚，就無心在此動手。要想打算逃命，又撞著姚猛這般利害，誰敢向前？要跑又跑不出圍去，就是跑出去，步隊圍外，也被馬隊拿住。馬上就是長傢伙，一抖長槍就挑一個都跑不了。路凱家人拚命一跑，馬上人拿馬一沖，就沖一個筋斗，馬兵下來就捆。總鎮大人是後進去的，槍一提，碰著路家家人時節，不是槍扎，就是桿打。馮淵喊：我們在西北，都是自己人，你可別往東南，你上西北來罷。楊秉文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他心想著，我們都在西北，賊人全在東南。東南上沒人擋著，怕他們打東南上跑了。自己在東南上擋他們，自料憑著手中這條槍，足可以擋住這幾人。他焉知曉九尾仙狐路素貞那個利害。姑娘動了半天手，未能殺著一個人，五色帕又施展不出來，全叫這個假丈夫給喊嚷的。只見著楊總鎮在東南上路素貞一回手，就從帕囊裏，把那一塊大紅的手帕，提將出來，沖著楊總鎮，喇的一抖。楊總鎮就覺著眼前一黑，哎喲一聲，把楊總鎮攆倒在地。金角鹿賈善勳著手，回頭一看，只見楊總鎮攆倒在地，一翻身躍將回來，擺刀就刺。姚猛就看見了，姚猛一著急，就把手中鐵鑿子，往外一發。就

聽碎的一聲，著在賈善肩頭之上，哎喲一聲，賈善就捧倒在地。衆兵丁一擁往上一裹，將賈善綁將起來。把總鎮背起來，拚著死命，往外一闖。馮淵喊往西北大路，素貞又不能抖那絹帕，只可趕上去，要殺那些兵丁。早被艾虎截住，艾虎又與路素貞一交手，可算稱得起棋逢對手，殺個難解難分。此時路凱的家人，雖不能全被官人拿住，所剩幾十個人，也就往外亂闖，逃命去了。路凱、崔龍一瞧，就剩他們這幾個人，心中就有些害怕。頭一個是崔龍，只不敢動手，就沖著龍爺虛砍一刀，往南就跑。自己越想越害怕，別說不能得勝，滿讓贏了馮淵他們大衆，路凱他們也不答應，他是個媒人，闖出這樣大禍來，自己抹脖子，都對不起路凱。只可遠遁他方便了。砍了兩名步下的兵丁，那馬上的一追，自己逃生去了。單提路凱，借著人家兵丁燈光一看，連他妹子只剩了三個人。暗暗著急，只可約會妹子逃命。焉知姑娘，想出一個主意來了，懷中有紙掏出來，把自己鼻子堵了個結實，把迷魂帕，沖著大衆一抖，不管上風下風，衆人全得躺下。姑娘想罷，就把絹一抖，不知大衆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

且說路素貞實出無奈，想出一個急見勢來，把自己鼻子堵上，往他們這邊一縱身子，右手把刀，遮擋大衆的兵器，左手一掄五色迷魂帕，甚麼叫上風下風，聞著就得躺下。正然要抖，西南上一陣大亂，蹦蹦跳跳進好幾個人來。頭一個是御貓展熊飛，第二個大義士盧方，第三個徐慶，鐵臂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雲中鶴魏真這些人，將一露面，艾虎、盧珍、聖手秀士三個人，精神倍長。怎麼巧這幾個人從何而至？是大人接著聖旨，入都覆命，大人未曾起身，這是大人的前站，不但盡是他們這幾位，還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孫策，帶著許多從人，都乘跨坐騎。一路上，各州縣通知明白，叫他們預備公館。可巧這天，又是徐慶的主意，將到四鼓，他就叫外頭備馬。衆人無奈，只可同著他起身，走在路上一看，方知太早了，也就無奈。正走着，瞧見這邊燈球火把，趕奔前來，教從人一打聽，方知道是這麼件事情。幾位下馬，叫從人與公孫先生，在那邊等著。這幾位爺，各執兵刃，殺奔前來。頭一個是展南俠，跟隨衆位，往前一冲。展爺將一進來，就見是艾虎大衆。馮淵就喊說：衆位大人到了，這幾個賊是要緊案子，千萬別把他們放走了！展南俠方纔知道，是要緊的案子。路素貞一想，聽見他們口稱大人，只要有這迷魂帕，自己把鼻子堵住了，就這迷魂帕一幌，先是那些兵丁一個個嘍嘍亂亂。聽馮淵那裏嚷：這丫頭抖迷魂手帕，哪大家捏著鼻子，與他們動手罷！這一句話，就

把大眾提醒了。那些兵丁齊喊道：捏鼻子呀！捏鼻子！這一下把路素貞嚇了個膽裂魂飛，全仗這手帕贏他們，不料教他們這個主意，洩露機關，怎麼料也不行了。那邊路凱就說：我們走罷，這句話未說完，自己那口刀，早就叫雲中鶴魏真削為兩段，回頭就跑。將一走，被飛鷹大將軍鐵鎗將一鑿子釘在腿上，撲咚摔倒在地。被兵丁過來，將他拿住。路素貞一瞧事情，撒腿就跑，總還是他的腿快，他倒跑出去了。鐵腿鶴隨他見素貞一跑，他就跟著逃命去了，下書再表。大眾一看跑的是跑了，拿住的是拿住了，然後大眾會在一處。艾虎等過來見禮，然後問他的來歷。龍滔姚猛說他們丟東西賣藝。馮淵說他們進廟，怎麼遇見姑娘，被捉後，又遇見崔龍，說姑娘入洞房，誑手帕，怎麼得著王爺下落，如此如彼。展爺大喜，說只要得著王爺的下落，就好辦了。又問艾虎、艾虎說怎麼遇見張三叔、趙四叔，與白五嬌娘，自己不上黃州府找師傅，直奔京都的話，說了一遍。又問韓節、杜順兩個班頭說：京都恒興當怎麼出了無頭案，奉相諭上草橋鎮找姓路的。到天齊廟一打聽，是范家兒子姓路，原是路家孩子，貪著天下都地方范宗華的家業，范宗華一死，家業都歸路家了，這路凱任意胡為，仍認祖歸宗，他認的無賴的朋友，家內準窩著作案之賊，我們上廟探他去，可巧遇著龍大爺被捉，我們情知勢孤，這纔上楊總鎮借兵……話言未了，馮淵接言說：京都這案，你們準知道是誰？回答不知。馮爺說就是他，同著路素貞跑的趙保。如此如彼學說了一遍。展爺說：方纔那位總鎮大人，不是躺下了嗎？眾位回道：此時慢慢蘇醒哪。眾兵丁過來報功，兵丁內死了四個，有六個帶傷的，拿著他們活的是四十二個，帶重傷的十幾個。展爺說：活的帶傷的全解往衙門，連這兩個賊頭，一併交衙門，我們帶著上京；死去的，叫地方派人刨坑掩埋。吩咐已畢，見了總鎮大人，就把他發放之事，說了一遍。楊總鎮連連點頭。展爺又說：大人索性帶兵，把路家一抄，所有東西物件，盡行抄出，上帳簿封門；若要有人，還將他們拿住。說畢，總鎮大人帶兵前往。單有兵丁頭目，帶著展老爺，上總鎮衙門。天已大亮，總鎮方回，將抄的東西物件帳目，與展爺一看，帶往開封府。路家裏面，連丫鬚全都跑了。展爺說：那也不必細追。叫總鎮預備一輛大車，就把路凱、賈善鎮在車上，叫開封府的班頭，同龍滔、姚猛、艾虎等一起走。馮淵、盧珍二人，到店裏取包袱，給飯錢，也就押解著車輛入都。路上無話，直到開封府。艾虎等見著師傅、馮淵等，都與智化問好。班頭韓節、杜順，進裏面見相爺回話，把拿住路凱、賈善的話，回稟了一遍。班頭出來，艾虎等到晌午時節，展南俠、盧珍、徐慶、魏真、沙龍、孟凱、焦赤，至開封府下馬，小爺等過去行禮。智爺把那家弟兄帶過來，說了他們的來歷，忽見包興進來，見眾人行禮，隨著說道：相爺在書房等候，請你們眾位老爺相見。眾人到裏面見包

公無非問了些襄陽的事，又問了些天齊廟的事，又說些開封鬧刺客的事。叫衆位外廂伺候。包公也就升堂，當差的衆人，堂口伺候。包公升堂，兩旁邊校尉站班。包公吩咐將路凱帶上來，問他不法的情形，他盡把這事，推在崔龍、賈善、趙保的身上。隨後又把賈善帶至堂口。包公問他，恒與當殺人事情，可全說了。就提當錫子，要當五十兩，我們兩個人一恨，第四天晚間，趙保殺死兩個更夫，五個掌櫃的，拿了他們百餘兩首飾，盡是趙保所爲，小的與他巡風，相爺也沒用刑具拷打，就把他們釘錄收監，等拿住崔龍、趙保，再擬定罪名。發放已畢，賞賜班頭批文書，案後訪拿崔龍、趙保，又與草橋鎮行文，路凱房子入官查收。所有東西，該地方官入庫。天齊廟另招住持方丈，周圍香火地，不屬路家所管，歸廟中作香火之資。所有拿獲路凱家人，一概釋放。諸事已畢，包公退堂。單提顏齊敏，先接著聖旨，一概事情，按旨意辦理。金知府署理外藩鎮守的差使。所有王府拿住的賊人，神手大聖、鄧車、鑽雲雁、申虎，一個是行刺，一個是盜印，把兩個賊，就地正法，人頭號令。所有拿住的兵丁，大人俱釋放。此時有路彬、魯英由辰起望來，入上院衙，求見大人。有人將他們帶進來，見大人行禮，跪在大人前請罪。二人一齊說道：奉蔣四老爺諭，在我們家中看守著彭啓，彭啓頭上按著個迷魂藥餅，早晚把他兩羹匙米湯，灌來灌去，口限甚多，他吞吃不下，一摸這人，渾身水冷，四肢直挺。大著膽子，把迷魂藥餅起下來，彭啓那老兒，氣絕身死。請大人示下。大人說：可惜呀！便宜他就是了。你們兩個人，跟隨本院入都，聽旨意封官。兩個人叩頭。大人派官人，上辰起望，把彭啓尸首提出來，扔棄山澗，叫磨餐鳥啄。差官領命前往。路彬、魯英就把那迷魂藥餅，給了蔣爺。又有官人進來，回稟五太太，奉旨迎接古磁鑿，不日來到。大人吩咐首縣，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設上古磁鑿，請高僧高道，超度五老爺亡魂。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衆俠義等，親身上祭。五太太帶領公子白雲瑞，至祭棚參拜古磁鑿，奠茶奠酒，燒紙化錢已畢。見大人，大人親身出衙，勸夫人幾句言語，教督促著公子盡力讀書。然後送銀兩，以作奠敬。夫人請古磁鑿起身。大人入都，有本城文武官員，給大人預備轎馬。所有破銅網衆人，俱跟大人同行。君山鍾鏞，就帶著于義，于奎，所有衆人回山。文職官員，送出一站。次日起身，蔣爺等分作三路，前站展爺、魏真、徐爺、盧爺、沙焦、孟七位先走。大人轎子，是徐良、北俠、芸生、熊威、韓良、朋玉、韓天錦七位保護。一日，正至一片葦塘，忽然躡出一人，口喊冤枉，沖著轎內一刀，要問大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徐良、北俠等保著大人轎子，前呼後擁，正走到一塊大葦塘，周圍都是些樹木，地名叫做黑樹岡。忽然從葦塘裏出來一人，穿著一身破衣服，腰扎鈔包，一雙靸鞋，口喊冤枉，往轎前一撲。雨墨將要下馬，轎子還未打尖，那人就到了轎前，原來手中拿著一口刀，不甚長大，左手一揪轎簾，右手用刀扎將進去。此時保大人的是熊威，韓良、朋玉、韓天錦這四個人，本領不強，你道這箇刺客是誰？就是閃電手范天保，叫四爺追跑了，由水中逃命，白日不敢回家，隔了兩日，晚間方敢回轉家內。門戶封鎖，叫官人看著，他又不敢上魯家村去，無奈何，到親戚家隱藏。親戚慢慢給打聽明白，方知道魯世傑的乾老，是翻江鼠蔣平，知蔣四爺跟著大人當差，自己就投奔襄陽來了。可巧半路遇見黑面狼朱英，二人就找了一座酒樓。朱英就把王爺在寧夏國，怎麼聘請天下山林海島的英雄，與王爺共成大事的話，說了一遍。范天保聽在心裏，也把自己事學說了一遍。朱英說：「巧了！顏督轅是王爺大大的仇人，誰要能殺了貪官王爺得天下，與誰平分一半。」天保說：「要是那樣，我一人即可殺他們兩個，你與我巡風。」二賊議論好了，會了酒鈔，就奔到黑樹岡。打聽顏按院打此經過，二賊商議買了一件破衣服，一喊冤，他們不提防，一刀將大人殺死，我就接應著你。二賊商量好了，就在葦塘邊等，他們從暗處望明處，看得明白。瞧著大人轎子臨近，范天保望外一竄，一喊冤枉，誰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不料他把轎簾一揪，嘩嘩一刀，只聽啾啾一聲。韓天錦喊了不得了，熊威、韓良、朋玉三個人亮刀，等他們把刀拉出來，范天保也就跑了，三個人就追。范天保正走，忽見一人一身皂衣，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一擺手中刀，攔住去路。口中說：「忘八生的，別走！爺爺在此久候。」原來山西雁正坐在車上，與養管轄魏昌，一輛車上說話。後來一看，這個地勢周圍樹木叢雜，那邊又有一塊大葦塘，有兩個人影，在裏頭亂亂。徐良跳下車來，往前緊走了幾步，正遇著范天保一跑，徐良瞪一個箭步，就把他去路擋住。范天保不知老西那個利害，把刀就剝徐良把刀往上一迎，只聽啾啾一聲，就把范天保這口刀，削為兩段。范天保把刀一扔，回頭往葦塘裏就跑。依著朋玉、熊威，要往葦塘內追。北俠趕到大叫：「不要追趕，咱們先瞧看大人要緊。」這三個人返身回來。徐良順著葦塘，外面追下賊人去了。北俠帶著芸生，又把轎夫叫將回來，收拾轎簾，看了看大人。這一刀，正扎在肩頭之上，鮮血淋漓。北俠拿出點藥來，給他按上，囑咐了幾句言語，把那件蟒袍，給他往上提了一提，仍然叫轎夫搭起就走。看官，這個轎子裏，不是真正欽差，這全是蔣四爺的主意，第二站分三路行走，叫金知府從監內，提出一個被罪的人來，叫他冒充大人，一路無事，就把他死罪免了，要是遇禍，也是他命該如此。果然在黑樹岡，正遇此事。到了驛站，從新又換一個假大人，一路也是無事。大

衆到京，大人也到了。山西雁追了一路，也沒把賊人追著。彼此全到大相國寺見大人。大人是頭天入都，住大相國寺，第二日見蔣四爺大眾，先到開封府，先見智化。蔣爺說：賢弟！你可算是神龍，露頭不露尾。智爺行禮說：四哥！別過獎我了。蔣爺說：但是你見大人不見？這要封官，看你作官不作？智爺說：這也就無法了，你們先見相爺罷！又與那家弟兄見了。蔣爺把智爺拉在一邊，低聲說道：你好大膽子，這是兩個刺客，你敢保舉他在開封府當差。二人要是一變性情，你不料是甚麼罪？智爺說：對呀！我也是當局則迷，也覺有些害怕；不然，我怎麼盡看著他們，我也不敢離開兩個。這幾日光景，我已看出兩個人性情來了。四哥！你只管放心，決沒意外之事。蔣爺說：既然這樣，很好很好，我們見相爺去了。大家到裏面見包公。相爺說道：索性把那如虎、那如龍兩個人的名字，也提在摺本之上，破銅網有功，保舉兩個作官。蔣爺連點頭，謹遵相諭。包公又問鍾雄由君山帶多少人來？蔣爺說：回稟恩相大人得知，鍾雄就由君山帶了兩個人來，除兩人之外，全是鍾雄手下從人。包公吩咐叫四爺把君山三人帶來一見。蔣爺把那如龍、那如虎帶至大相國寺，面見大人，說明了相爺的吩咐。這兩個人跪下與大人叩頭，求大人施恩。大人點頭吩咐叫他起去。蔣爺隨即帶著鍾雄、于奢、于義，至開封府裏書房見相爺，雙膝點地。包公見鍾雄面如白玉，五官清秀，清高儒雅，又看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面如淡金，頭如麥斗，膀闊腰圓。包公一瞧就愛。再看于義，武生相公打扮，白面如玉，恰似未出閨門的少女，與白護衛品貌相仿。包公問他們的名姓，蔣爺在旁替他們回稟，這個叫鍾雄，這個叫于奢，那個叫于義。包公道：本閣聽說你文中進士，武中探花，後來居住君山，可算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鍾雄叩頭，口稱：罪民一念之差，身該萬死。包公說：你急早回頭，改邪歸正，還不失個俊傑回相國寺候萬歲旨意便了。三人叩頭，跟蔣爺出來。有一個官人捧著一個帖兒，說：四老爺智大爺派我在這裏等著，見了你老人家，這有一個帖兒，說一看便知。蔣爺接過帖來，就一怔，說：不好！大半又要走星照命。打開帖一看，何嘗不是上寫著字奉、蔣四哥得知，小弟智化，在開封多住幾日，所以爲伴著那家弟兄，如今你們衆位已到，小弟卸責，書不盡言，容日再會。蔣爺見了字柬，歎了一聲。只可同著鍾案主，直奔大相國寺，見了大人，就把相爺見了鍾雄的話，說了一遍。又將智化留的這帖子，給大人看了。大人也歎息了半天。然後大人叫先生打摺本，預備明日投遞，所有衆人，俱都寫在摺本之內。盧韓、徐蔣四個人辭官不作，也在摺本之內寫明。摺本打好，大人過目已畢。天已五鼓，大人上朝，至朝房前住轎。少刻包公到過，去見了老師，行師生之禮，至朝房內談話。不多的工夫，天子升殿，文武百官，山呼行禮，朝駕已畢。文東武西，分班站



立。顏大人的摺本，黃門官傳遞，陳總管接過，在案上展開，天子看了，降旨封官。又下一道旨意，今日晚膳後，所有破銅網的人，俱在龍圖閣降見。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且說顏大人見駕遞摺本，萬歲御覽，萬歲爺降旨，顏春敏察辦事件，辦理甚善，賞給禮部尚書。顏大人又奏，在襄陽爲王爺事，嘔心吐血，請旨開缺。萬歲不准，賞假百日，安心調理，假滿請安，赴任當差。顏大人不敢再辭，只得叩頭謝恩。萬歲爺又賞些金銀彩緞，大人復又謝恩。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加一級，賞給三品護衛將軍，又賞金銀彩緞。盧方、徐慶准其辭官，有後人接續當差，也賞金銀彩緞。韓彰、蔣平辭官不准，韓彰賞給四品護衛，蔣平加一級，水旱三品護衛將軍，賞給金銀彩緞。顏大人替代謝恩。所有一干衆人，今日晚膳後，在龍圖閣，勿用穿帶官服，著龍圖閣大學士，開封府府尹包拯帶領引見。降旨已畢，羣臣皆散。包公至朝房，著派南俠蔣四爺教給他們大衆，見萬歲爺的禮節，千萬不可似上次失儀。又著公孫策開下大衆的花名，連大衆的外號籍貫名字，開寫清楚，投遞御前黃門處。蔣展二位領相諭回大相國寺內，教給大衆禮節，見駕規矩。蔣爺說：倘若萬歲喜歡看練武的，又知道你們有一身工夫，大概許要看看，不如把你們本事寫上。倘若天子高興，就許要看看。展爺在旁點頭說：四哥你真想得到。一問芸生，甚麼熟慣就是單刀，又問艾虎，也是單刀，一問盧珍，也是刀，一問徐良，也是刀。蔣爺說：你們誠心哪？這個上去一輪刀，那個上去一輪刀，天子也就看絮煩了，你們得改個樣兒。就讓芸生使刀，盧珍是會舞劍，艾虎你將就打一輪拳罷。艾虎點頭。又問徐良你怎麼樣？老西說：也不是姪男說句大話，十八般兵器，你老人家，隨提甚麼。蔣爺說：準是件件精進。徐良說：件件稀鬆。蔣爺說：你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別的能爲沒有？徐良說：別的能爲也有，你老人家寫一手三暗器。蔣爺說：何爲叫一手三暗器？徐良說：不用問，用的時節，現相招兒。蔣爺說：這可不是鬧著頑的。徐良說：姪兒知道，無非有個副罪等著哪。蔣爺又問：韓天錦，你會甚麼？天錦說：除了吃飯，別的實在沒有。蔣爺告訴公孫先生寫花名時，寫芸生頭一個使刀，二個盧珍會舞劍，三個艾虎會打拳，四個徐良會一手三暗器，五個韓天錦力大。展爺問：力大怎講？蔣爺說：聰明帝王，天子一瞧力大，見他那個人物，也就知道是個笨貨。再我知道天子聖意，最愛長的俊美人物，把他們貌陋的，排在後面，看看去，看後面，有貌陋的，就是不愛看，也

聽完了。展爺笑問：你怎麼知道？蔣爺說：我們三個人，見駕的時候，見我大哥也喜歡，見三爺亦樂，見了我這個模樣，就一皺眉；我知道老爺子，最喜體面的。展爺聽著大笑說：四哥雖是多慮，倒也有理。隨叫公孫先生把花名開寫清楚，先遞將進去；然後帶領大眾，在後宰門，伺候聽旨。這一路上的人跟隨，越聚越多。自古至今，同是一理。京都地方，有點甚麼事情，人所共知，一傳十，十傳百，都要看破銅網之人。一路之上，瞧看熱鬧的人，也俱跟在後宰門。當差的太輔官，也都出來瞧看，瞧見著展南俠、盧鶴、徐蔣，過來講話。展爺大眾也給他們道個吉祥。他們齊說：你們大眾見了高歲，準要作官，出來與你們道喜。正說話間，由裏出來兩個小太監，全都在十八九歲，手拿蠅拂，口中喊道：開封府的老爺們哪。蔣爺同展爺一看，就知道是御前差使。趕著向前，抱拳帶笑說：二位老爺吉祥。答道：咱們二人，奉總管老爺之命，前來瞧看你們，齊備了沒有。高歲用膳已畢，你們都把人帶齊了。蔣爺說：俱已齊備。我們在此候旨。兩個人進去，又見王朝、馬漢二位趕到說：高歲爺到龍圖閣帶眾人進去。隨即答應，進了後宰門，走昭德門，穿金鎖門，王右門，奔御花園，可就進不去了。單有展南俠、蔣四爺，可以進去。他們二位，是御前的差使。就是展爺一人，至龍圖閣下面聽差。蔣爺這裏，看著大眾。包公早就進來，在龍圖閣三層白玉台階之下候駕。不多一時，高歲爺坐定亮轎，由裏面出來。包公就在御路之旁，雙膝點地，口稱：臣包拯見駕。吾主萬歲萬歲萬萬歲。聖上在轎內，傳旨：卿家平身。天子亮轎，直奔龍圖閣。高歲爺下轎，龍案後落坐。包公復又參拜一回。陳總管前來，把大眾花名呈將上去。天子一看，大眾的功勞，籍貫外號，有不願爲官的，也俱都開寫上邊。天子一看花名，頭一個就是智化盜盟單，詐降君山，救展護衛，論功屬他第一，就是此人不在，不願爲官，自己隱遁。再看就是北俠，此人也是不願爲官，只願出家，削髮爲僧。再看魏真，是個老道。雙俠不願爲官。沙龍、孟凱、焦赤、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也都不願爲官。降旨意，就把這幾個召將上來。御前的往下一傳聖旨，下面有展南俠，同著太輔官，至御花園門首，把這幾個人帶將進來。至三禪上面，陳總管過來，一拉北俠的衣襟；大眾一字排開，肘膝進禮。天子往下一看，有陳總管過來，替他們報名。天子一看北俠、碧日虬髯，面如重棗，與神判鍾馗一般無二。又看魏真，一身銀灰道袍，銀灰九襖巾，面如美玉，眉細目長，三絳短髯。雙俠丁家弟兄二人，全是玉面朱唇，二人一般高的身體，難得品貌也是一樣。再看沙龍、土絹、鴨尾巾，面如紫玉，滿部花白鬚鬚。孟凱穿紅焦赤掛甲，柳青、沈仲元，全是寶藍的衣服，就是一個胖大，一個瘦弱。天子看畢，知道這些人，都不願爲官，萬歲也不勉強。特旨北俠在大相國寺出家，拜了然和尚爲師，御賜的法號叫保宋和尚。萬歲意見北俠雖則出

家，仍可叫他保護大宋。然後在商水縣重修三教寺，著北俠摩頂受戒之後，至三教寺以爲方丈。魏真賞給金簪道冠，道袍，絲縷水襟雲履，廟中無非賞賜些白米。雙俠費義俠銀牌兩面，當面取來，著陳總管掛在二人胸膛之上。此外單有金銀彩緞，柳青沈仲元，沙焦，孟盡賜些金銀彩緞。叩頭謝恩退下。旨意下，又召龍涸，姚猛，史雲，路彬，魯英，熊威，韓良，朋玉，馬龍，張豹，馮淵，鄧彪，胡列，那如龍，那如虎，大家至龍圖閣見駕。天子一見，龍心大悅！見這些人高矮不等，醜俊不同，萬歲一體全封爲六品校尉之職。領旨謝恩，退出龍圖閣。天子復又召白芸生弟兄五個，往下傳旨，不多一時，帶將上來。陳總管一拉芸生，叫他雙膝點地，肘膝進禮。這五個人，卻又古怪，他們魚貫而跪，一個跟著一個，不像別人上來，一字排開。這是蔣爺的主意，把那相貌醜的，不受看的，全掩藏在後面。萬歲一見芸生，回思舊景，想起白玉堂，在龍圖閣和詩來了。什麼緣故，皆因芸生相貌，與白玉堂不錯。又看他這外號，叫玉面小專諸。萬歲知曉，必是他侍母甚孝，天子先有幾分喜愛。常言道：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又見他會使刀，萬歲一時高興，要看他武藝如何。頃刻降旨，著芸生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萬歲降旨，叫你試藝。芸生望著陳總管叩頭，說：小民的兵器，現在御花園門外，有人拿著呢！陳總管立刻遣御前宮官，御花園門去取，不多時取來。陳總管把刀交與芸生。芸生隨即將袖子一挽，衣服一掖，把刀往身後一推，往上叩了一個頭，兩手往後一背，一手搭住刀把，一手搭住刀鞘，使了一個鶴子翻身。天子只顧瞧著芸生，在那裏跪著，忽然往起一躍，手中提著一口明晃晃的利刀，只知道從何處抽出來的。見他這一輪刀，真是神出鬼沒，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閃砍劈剝，削耳撩腮。龍圖閣的殿前，金磚墁地上，鋪著倭絨毡子。芸生躡高縱矮，足下一點聲音沒有。這輪刀砍完之後，氣不湧出，面不改色，仍然往旁邊一跪。天子說：果不愧爲將門之子。天子又看盧珍，粉紅臉面，一身荷花色衣襟，細條身材，一股壯足之氣。天子降旨，著他試藝。也是叫人至御花園門首，取那口寶劍，交給盧珍。要問盧爺在萬歲駕前，怎麼舞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

且說天子降旨，著盧珍舞劍。盧珍本是跟著丁二爺學的這套工夫，先前時節，一手一勢，嗣後來一劍快似一劍，類若一片劍山相似，真是一條鐵鍊，把盧公子裹了風雨不露。連天子帶衆人，無不誇讚。收住了劍法之後，也是往邊一跪，氣不湧出，面不更

色。然後露出艾虎，天子見他一身皂青緞衣襟，身材不高，生就虎頭燕頤，粗眉大眼，鼻直口闊。天子一見，降旨叫他試藝。這個不用取兵器，就把衣襟一掖，袖子一挽，往起一躍，一丈多高，然後腳站實地，真恰如貓鼠一般，連一點聲音都無。打完了這趟拳，收住架勢，也往旁邊一跪。天子讚不絕聲。然後再叫徐良。萬歲一瞧，就有幾分詫異，一身皂色衣襟，倒是壯士的打扮。黑紫面臉，兩道白眉，眉梢往下一搭，恰似弔客一般。又看他乃是徐慶之子，外號叫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天子一看他這相貌，就有幾分不樂；看花名，他是一手三暗器，總是天下之才。就往傳旨，著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徐良問：總管！小民怎樣試法？總管說：咱家不懂得，你怎麼倒問起我來？徐良說：我能把三種暗器，一手發出，前面可得有東西擋住，不然，也看不出準頭來。萬歲這裏，可有射箭的箭牌沒有？總管說：有。徐良說：你老人家，把後頭托上板子，我自有的打法。總管立刻派人，頃刻間就把箭牌取來。徐良一看，高有七尺，寬有四尺，木作的邊框，底下有個木頭墊子，用紙糊得，上面掛了一層白布。總管教人，把後面托上板子。徐良說：求你老人家，奏明萬歲，在這白牌之上，分上中下三路，用紅筆點上三個點兒。我三枝暗器，全要打中紅心，方算手段。總管說：你過於鬧事哩，依咱家說，打中白牌，就算不錯。徐良說：淨牌我不打。總管無奈，只得給他奏聞天子。天子一聽，更不願意。萬歲爺明知徐良說的話太大，派陳總管在箭牌上，畫上三個紅心。陳總管領旨，叫人搭著箭牌，自己過去，提起逍遙管，用筆蘸着硃砂墨，嘆水往箭牌上一點，塗圓也就有小核桃大了；連點了三個，叫人將牌搭在正南。徐良一看，雪白的箭牌上，配著上中下三個紅心，早把自己暗器，拾掇好了。你道他是怎麼三暗器？原來是兩長夾一短，收拾兩枝袖箭，裝上一枝緊背低頭花裝弩。萬歲往下傳旨，著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叫你試藝。就見徐良站起身來，冲南一點頭，雙手微換，微然聽見的聲音，登登登，誰也沒顧得看那邊，淨瞧著徐良，從新又往北，蹭了一蹭，再看他，一絲也不動。萬歲傳旨，著徐良試藝。總管過來說：萬歲有旨，叫你試藝。徐良冲著總管，叩了一個頭，說：已然打在箭牌之上，怎麼還叫我試藝？陳總管往對面一看，果然兩長夾一短，正打在紅心當中。暗暗吃驚：怎麼瞧見打，全釘在箭牌之上，只可奏聞萬歲。天子一看，果然不差，兩枝袖箭，一枝弩箭，正打在紅心當中。天子誇獎：好俊暗器，這樣暗器，可稱起古今無有。又一看花名，叫霹靂鬼。天子看見這個外號，倒噓了一口涼氣。往外對面一瞧，見韓天錦也沒等旨意，他就起來了，挺肚撐胸，兩隻眼睛瞪圓，看著天子。把個陳總管老爺，嚇得渾身亂抖，過來一揪天錦，叫他跪下。天錦說：我不得勁。總管說：不管那些，你總得爬下。天錦只得爬伏在地。總管離開他，又是照舊挺著肚子，看著萬歲。天子並不噴。

怪與他，知道他是渾人。總而言之，僂人有僂的造化。天子見他這個名下，並沒有別的本事。天子想他這個力大，可怎麼試演呢？天子想出一個主意，看這龍圖閣，是坐西向東，這座殿，明是五間，暗是十五間的寬闊。靠著南北兩下，有兩個白玉頭座子，上面有兩個鐵鼎。天子說道：韓天錦力大，此處有個鐵鼎，可不知他舉的起來？總管聽見說：萬歲叫你舉鼎，你可舉得起來？天錦問：甚麼叫作舉鼎？陳總管用手一指那邊鐵鼎，說是那個叫鼎。天錦說：就是那個小頑藝兒。總管說：你先過去試試。總管帶定天錦，直奔正北。天錦往起一站，身軀更透高大。萬歲十分喜悅，就要把他封一個站殿將軍之職，如有外國朝賀，或筵宴外國的時節，要叫他們看著大邦人品出色。可惜再有一個纔好。此時天錦已把鐵鼎抱到總管的主意，把鼎耳子上，絆住絲繩，天錦套進一隻肩膀，雙手一抱兩個耳子，就在萬歲面前，沖著萬歲就轉了三個彎，方把鐵鼎放下。天子一笑，天錦可比昔日之孟賁，忽聽天錦說道：謝主龍恩。天子一怔，這纔封官。芸生四品左護衛徐良右護衛艾虎盧珍御前四品護衛韓天錦站殿將軍。萬歲知曉，這五個人是盟兄弟，又知道俱是將門之後，天子親封爲小五義。連包公帶大眾一齊謝主龍恩。總管派人拿著刀劍袖箭弩箭，又叫天錦把鐵鼎安放舊位。忽聽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要問是何人喊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且說天子誇獎韓天錦，可比昔日孟賁，他就謝主龍恩，他如何懂得？卻是有老四提撥他，叫他謝恩。從此就是御賜的外號，叫賽孟賁。封官已畢，總管叫天錦將鼎安放原處。天錦搖頭不管了。正在這個時刻，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天子一聞，龍顏大怒。降旨將喊冤之人，綁至龍圖閣，御前人答應一聲，不多一時，將人綁到。天子一見，此人身高一丈開外，面似淡金，頭挽髮髻，一身豆青色衣襟，薄底靴子，五花大綁，見萬歲之時，雙膝點地，說冤枉。天子問：這是甚麼人？敢在朕的御花園門首喊冤？包公跪倒說：臣啓陛下得知，此人乃是君山鍾雄手下之人。姓于名奢，外號人稱金鎗無敵將。將這于奢，因何故在御花園門首喊冤？皆因同定鍾雄于義，三個人在一處觀看，見他們頭一起不作官，下來俱有賞賜，大家給道喜。二起得了官職的下來，也是亂道喜。三起小英雄們上去，誰練甚麼本事，也是有人下來送信，把本事俱都練完，封甚麼官職，外面也都得信。于奢就與鍾雄說道：你看這個意思，來沒有鍾雄說看出什麼意思？于奢說：咱們不是受過萬歲招安了嗎？分明把咱們謊送京來，要咱們性命。鍾雄說：胡

說！你還要說些甚麼？于奢說：如果有意招安咱們，怎麼不封官哪？人家都封官，我們沒信。鍾雄說：也得大家封完了，纔到咱們這于奢說：到了咱們，這就推出去劓了，咱們算活活上他們一個大當。咱們要不早作準備，到臨死時節，可就怕悔之晚矣！你們要不聽我的話，咱們連萬歲爺大駕都見不著。依我，咱們索性鬧出一個大禍來，綁上去見見萬歲，然後再劓死，也落一個開閉眼。鍾雄攔住說：你再往下說，我就把你綁上了。于奢不敢多言，他早就安了一個主意，慢慢湊到御花園門，怪叫了一聲冤枉。于奢過來，就踢了他個筋斗，就把于奢五花大綁，捆起來了。于義、鍾雄二人，把手往後一背，叫蔣四大人，把我們二人捆綁起來，聽候聖旨。蔣爺言道：家無全犯，一人作罪一人當。果然旨意下來，就把于奢綁到三禪之上，跪倒身軀，往上叩頭，口稱冤枉。天子問包公：方纔知道他叫于奢，問于奢有什麼冤枉，在朕面前，快些奏來。于奢跪奏：罪民居住君山，受萬歲龍恩，改邪歸正。今有韓天錦舉鼎得官，他的武藝與罪民差的甚多。罪民怕不能面見萬歲龍顏，怕只怕，少刻降旨，把我們推出去斬首。罪民方斗膽喊冤，必然把罪民綁將進來，到底是見著萬歲爺一面，縱死九泉瞑目。天子言道：既然招安你們，焉能又殺害汝等？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你說天錦武藝不佳，也罷，鐵鼎現在此處，你若能將他安放舊位，朕就將你喊冤之罪，一概赦免。于奢叩頭說：罪民領旨。天子傳旨：于奢綁御前金瓜武士過來解綁。于奢謝恩，站起身來，將絲繩往肩頭一套，雙手一攏鐵鼎的耳子，用平生之力，將這鼎一舉，比韓天錦差的多，看這光景，也不大費力。前後走三步，繞了個四面二返，又到萬歲爺面前，點了三點，復又奔了正北，安放石頭座子之上。自己來到龍案前，雙膝點地。天子大樂，想著天錦那個身軀，再找一個與他的高矮差不多的，也封他為將軍。今一見于奢，二人一般高，本領又好，立刻封官，說：御花園喊冤之罪，一概赦免。朕也封你站殿將軍之職。于奢謝主龍恩，旨意下，召鍾雄于義不多時，到了上面。陳總管拉他們的衣襟，跪倒肘膝盡禮。天子見鍾雄，青布四楞巾，迎面嵌白玉，翠藍袍，絲縑皂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縷短髻。見于義一身白緞繡花衣襟，與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樣。天子又是一慘。惟獨封鍾雄的官，天子為難。君山八百里的寨主，官職封小，他不願意，官職封大，他又沒有功勞。何況他又中過文武進士。天子封為他三品官職，這個差使，最體面無比。是為客官，王公侯伯，督撫提鎮，欽差等，都是平行。回君山聽調不聽宣。于義皆因相貌與白玉堂相同，賞給護衛之職。君山各寨寨主，賞給六品校尉虛銜，待等日後與國家出力，另加升賞。所有嘍兵，每人賞給一分軍糧，按營伍中一樣。升賞已畢。鍾雄于義于奢三人謝恩，離龍園閣奔御花園門首。小五義有人給拿著東西，也就下去，至外面大家道喜。天子復又封主簿。

先生公孫策，加一級。魏昌賞給了一個主簿。包公替代謝恩。智化天子降旨，上書房御書匾額一塊，四個字，是介休遺風，御賜俠義金牌一面，另有金銀彩緞。智化雖然隱遁，著差官送往黃州府家內，懸掛匾額。龍圖閣所封之官，明日不用帶領引見，午門望闕謝恩。所有衆人，賞兩個月假，回家祭祖完姻，兩月假滿，回都任差。襄陽王府外藩留守衙，著總領帶襄陽知府金輝，加一級。襄陽王仍然案後訪拿，拿獲襄陽王者，賞銀千兩，給一個千戶職分。襄陽王手下所有的餘黨，拿獲一人者，賞銀百兩。所有各州城府縣，拿獲襄陽王餘黨者，就地正法，不用解京封官已畢，萬歲坐亮轎，回鳳翔宮。包公由前面出來，奔朝房坐轎，回開封府。所有衆人，俱都離了御花園，回至開封府衙內。官人連公孫先生，與魏昌出來，俱都喜道：「一個個至裏面見相爺。」包公說：「萬歲賞兩個月假，假滿回都任差，萬歲有旨，叫你們午門望闕謝恩。」大衆就依了相爺言語。次日包公代遞謝恩的摺子，大衆在午門外謝過恩。早朝已畢，包公回開封府，大衆圍著，北俠進來，辭了包公，奔大相國寺，削髮爲僧。包公看看北俠，心中發憐，有些不忍，叫他去的意思，連萬歲爺都不能攔住，這還算是特旨出家。只得吩咐一聲，叫校尉護送歐陽義士，至大相國寺去罷。大家衆星捧月相似，送北俠至大相國寺。方丈早已知曉，此時撞鐘撞鼓，層層正門大開，大衆進來，至佛殿參拜神像，嗣後北俠與師傅叩頭。大衆與了然長老行禮。了然和尚合掌當胸，念聲阿彌陀佛。和尚說：「徒兒暫且陪著衆位施主朋友談話去罷。」北俠同著衆人，到了客堂，單有小和尚獻上茶來。蔣爺說：「咱們就此一別，再要見著歐陽哥哥的時節，可就不是這個體態了。」艾虎認你爲義父，你許下他的，日後出家，他應受你這口利刀，如今你是出家了，你這刀算無用之物了，可叫艾虎來受刀了。北俠說：「且慢，當著衆位在此，我可不是捨不得這把刀給艾虎，皆因他的年歲太小，怕錯用此物，倘若錯用，連我都怕有橫禍臨身。既是老四這樣說著，我要這刀，也是無用。回頭告訴小和尚，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小和尚把香案備齊，旁邊放了一張椅子，將刀供在香案之上，點起蠟燭，北俠把香點著，說衆位在此稍坐。衆人答應，在旁看著，這刀是怎樣交法。就見北俠將香一舉，插在爐內，雙膝跪倒，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歐陽春，得了這口寶刀，殺人無數，總未錯用此物。如今交與我義子艾虎，只看他的造化如何。說畢叩頭。然後叫艾虎過去，叫艾虎大拜二十四拜。北俠將刀拿起，在旁邊站立說：「兒呀！今將寶物交付於你，你可曉得此刀的來歷？艾虎跪著說：「不知。」北俠道：「此物出在後漢魏文帝曹丕所造。此刀正名，叫靈寶，皆因他紋似靈龜，俗呼叫作七寶刀。能切金斷玉，不論甚麼的兵刃，削上就折。可有一件，這寶物是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倘若錯用此物，必遭天誅地滅。再說你年紀尚輕，初通人道，你可曉得，

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若要犯了這個淫字，連我都有意外飛災。所有我囑咐你的言語，必須牢牢謹記！倘有妄殺無辜的時節，你自己起誓。艾虎說：我要錯用此物，必遭天譴雷擊。然後纔把這口利刀，交與艾虎。小爺復又與義父叩頭。艾虎得刀，大衆道喜。小爺一一叩頭。撤去香案，大衆復又落坐吃茶。艾虎把刀一帶，自覺心滿意足。依著北俠，要在廟中侍奉他們的齋飯，大衆再三不肯。復又到後面，辭別了老方丈。蔣爺等又給託付了託付，然後大家出來。北俠送至廟外，洒淚分別。這一來不要緊，引出白菊花一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

且說北俠把刀交與艾虎，大家告辭，回奔開封，見了包公，又回稟一回。然後大家出來，誰走誰不走，大衆一議論，雲中鶴單走歸廟。艾虎、韓彰、韓天錦、沈仲元、沙龍、孟凱、焦赤這些人，俱回臥虎溝。韓天錦、艾虎成親。大官人、二官人，同著盧方、盧珍等，大衆上百花嶺完姻去了。徐良跟隨天倫、徐慶，回山西祁縣祭祖。其餘衆人歸家祭祖。蔣爺家眷在京都，展爺家眷也在京都。邢如龍、邢如虎，兩人不走。蔣爺許他們把天倫尸首，由龐太師府中取出，在京都地面，看塊靜地，就拿那道爺立祖。蔣爺又問馮淵、馮老爺，你是怎樣？馮淵說：我是早就沒有坟了。蔣爺說：你們家連坟都沒有？馮淵說：坟我不知在那裏？皆因小的時候，父母雙亡，十二歲練的本事，十四歲入的綠林，入了綠林，誰還管坟？蔣爺說：你作了官，也該打聽打聽。馮淵說：不好打聽，只可買點紙錢，遙祭一番便了。蔣爺說：倒也有理。果然就買了些錢紙，馮淵遙祭了一回。蔣爺展爺到龐太師府見了管事的，回進去，取老道那吉尸骨。龐太師也是無法，只得叫他們起將出去。有人帶著，到文光樓後，太湖石前，起了靈柩，先有棺木盛殮，至今未壞，把牆拆了一段，拉將出來。早就預備了一塊靜地，就拿那吉單身立祖。埋葬已畢，奠茶奠酒，燒錢化紙，然後開發拾夫的錢文，諸事已完。大家回歸開封府，見相爺，回明此事，然後大家出來。張龍、趙虎到開封府門外下馬，見過了衆人，到裏面交差。包公問他們一路事情，回答：把襄陽接古磁甕，按院大人給了些銀兩，到家中發喪辦事，諸多平安，並無別事，卑職交差。包公叫先生打本，次日奏明萬歲。書不重敘。包公回府，等了數日光景，就是天子萬壽。前三後四，文武官員，穿吉服朝賀。正在第三天光景，包公將下朝。室府包興回話，聖旨下，請老爺接旨。剛然可巧，包公未脫去官服，趕著出來接旨。至大堂之下，陳總管已經下馬，包公跪倒說：臣包拯見駕，吾



皇萬歲萬萬歲陳總管說二堂開讀大衆轉到二堂總管說聖旨下跪聽宣讀包公跪倒總管打開旨念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昨夜三更之後更衣殿將朕冠袍帶履請出預備今日早晨呈用今日早晨朕用晨膳後降旨入庫更衣殿門窗戶壁一概未動將冠袍帶履丢失也不知是被賊人外邊竊去也不知是被大內看守之人盜去今將更衣殿首領值班的與散差交開封府審訊親供如不是大內之人所盜著開封府尹帶領校尉至更衣殿驗勘欽此。

聖旨讀罷往上謝恩包公把旨接過去香案供奉然後與陳總管見禮說總管老爺吉祥總管也是抱拳帶笑說包相爺請了落坐獻茶陳總管說包相爺你看又出了這事情咧好容易清淨清淨先前白五老爺這個鬧法還了得這更衣殿可比不得御花園這更衣殿離著萬歲爺寢宮甚近相爺你還是先審咱家帶來的人哪你還先跟咱家去驗盜包公說總是先去驗盜若是從外面來的人就不必拷問他們了陳總管說很好外面備馬包公就帶南俠蔣平自己也就備馬跟著總管來的那些官人又都回去聽信衆人到朝房下馬陳總管帶領包公同著蔣爺展爺走了半天方到更衣殿陳總管用一手一指說這就叫更衣殿隨咱家在裏邊驗盜展蔣二位連堵台石都不敢上就在台階底下站住包公同著陳總管到裏面四面八方瞧看了一回並沒看出甚麼情形包公說此事須著展護衛蔣護衛二人驗看總管說既然這樣他們二位因何不進來包公說沒有聖旨不敢私入總管說待咱家替萬歲傳旨萬歲有旨宣展蔣二位護衛入更衣殿驗盜外面二人答言遵旨二人進來彼此全都抬頭望上一看兩個人彼此全都是一笑然後再望別處一瞧瞧看了半天二人齊說總管老爺此賊是打外面來的陳總管說你們二位看著從何而入二人齊說從橫榻而入夜行人進來是爬著進橫榻子心口正貼著底下的橫凳別處俱有浮土這個底凳來回出入必然蹭了個乾淨總管一聽派人搬梯子上去一挪橫榻子兩邊連一點灰塵沒有上面一看果然窗凳上俱有浮土底凳上沒有陳總管說下來罷把梯子搬開陳總管說一併看看外面甚麼地方進來的蔣展二位答應手一指說總管請看由此處而入總管一看果然靠東牆底下有許多灰片蔣爺道總管老爺你看這宗物件是舊有的是新有的陳總管一看就在那鳳翔門的上坎有一朵小菊花一個根兒配著三個小葉俱是拿白粉點成陳總管說先前沒有連包公也看見了不知什麼緣故就見展蔣兩個人低聲說了半天話展爺過來他用袍袖子一拂那個白粉點的菊花蹤跡不見過來在相爺跟前回話說這就是盜冠袍帶履那個賊他把萬歲爺的物件盜走還敢留下一個記認包公與陳總管一說總管奏事我還是在外面候旨我還是明日早

朝候旨。陳琳說：咱家一併全都替你奏明白，你就趕緊派人拿賊要緊。包公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回開封府去了。陳總管派人將包公送將出來。陳總管至寢宮，奏聞萬歲。包公回至開封，下馬入內，至書房，單叫二位護衛，書房面諭。蔣爺展爺進去，包公吩咐：如今萬歲，丟失冠袍帶履，可沒賞限期。此賊總要火速捉拿，若不火速捉拿，萬歲聖怒，連本閣都擔架不住！二位護衛，連連點頭。包公擺手，這纔撤身出來。到校尉所，衆位過來，全都打聽此事。蔣爺一看，並無外人，就把驗盜緣故，對著大眾學說了一回。又派官人出去，叫馬號人備馬。開封府所管的地面，是一廳二州十四縣。隨即備文到廳州縣，各衙報信，教立刻去傳那一廳二州十四縣的馬快班的紅名頭目。官人騎馬立刻就走。單說開封府那些馬快班頭，先叫將進來，二個頭目韓節杜順，而見大人，侍立兩旁。蔣爺說：萬歲更衣，丟失冠袍帶履，可是被外面賊人所盜？賊人好大膽量，在鳳翔門上，用白粉漏子，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上頭配著一個根兒，三個葉兒。你們久慣講究辦案拿賊，探訪差使，粉漏子漏下一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你們必知曉他的下落。衆班頭一齊跪倒說：下役們實實不知。蔣爺說：你們只可是這樣說話呀！相爺賞一個月限，三十天此案不破，小心著腿。下去叫他們外廂伺候。復又回頭，叫張趙王馬。蔣爺說：四位老爺，你們可都是綠林的底兒。用粉漏子漏出一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到公方纔說了半天粉漏子，這個粉漏子，到底是甚麼物件？就說念書的小學生，就有作這個頑意兒的。用錢買一個小油摺子，除去皮兒，用錐子外面扎上窟窿，扎出一個小王八的樣兒，裏頭挖出四方槽兒，裝上定兒粉，把那窟窿這半真撮合住。要與誰鬧著頑的時節，沖著衣服一拍，越是青藍的衣服，更看得真切，就是這麼一個比樣。賊的粉漏子，作的無非比這個巧妙真切些就是了。一問王馬張趙王馬張三位，滿面含羞，羞他總不怕那些事情，說道：我們在上龍岡放響馬的時候，這些個晚生下輩，賊羔子們，還沒出世哪？要問前幾年的事，我們還認得幾個；這如今後出世的，我們焉能知曉？論起來，這都在重孫子輩哪？說這話，不大要緊，那旁那如龍那如虎，就惡狠狠瞪了老趙一眼。蔣爺說：你不知道，可也無法。馮大老爺呢？馮淵說：唔呀！不用你說，我替你說了罷。我是綠林，應當知道綠林的事情。無奈我在鄧家堡，霸王莊，王爺府這三處，正正十六年，我是外頭的事，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不說，我是混帳王八羔子。蔣爺說：沒有起誓的。又問：那大老爺，那二老爺，你們二位，也是綠林出身，棄綠林的日子，還不多，大概有個耳風。二人一聽，就有些慌張的意思。那如龍說：兄弟，我們不知道。如虎說：大人別變著，咱們不說哪，我們實是不知道。蔣爺一看，明知那家兄弟，知道此事，不肯說出。蔣爺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要問什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開封羣雄領相諭 徐州大衆去投文

且說蔣爺問那如龍、那如虎，早看出那番意思來了。蔣爺說：你們二位，不必著急，咱們大家認真探訪就是了。衆人點頭答應。蔣爺告訴韓節、顧杜，那一應二州十四縣人，到來時節，你們就明白告訴他們，一個月限期，大家認真探訪說舉。蔣爺拉着展南俠，到展爺屋中，各人單有各人的屋子，那家弟兄，在東跨院住，王馬、張趙住東屋，馮淵住耳房。蔣爺一走，大家散去。單提蔣爺說：展大弟，你看出點意思沒有？展爺說：沒看出來。四哥，你看出點緣故沒有？蔣爺說：看出來了，就是那家兄弟。展爺說：可別血口噴人。蔣爺說：我到後頭聽聽，他們背後甚麼言語？你在這裏等著聽我的回信。蔣爺就到了東院，那家住的屋子，有個靠後窗戶。蔣爺就在後窗戶那裏側耳一聽。那如龍說：蔣老爺問你時節，你怎麼變顏色，我只怕你說出來。那如虎說：依我的主意，不如說出來好哇。那如龍說：胡說，你不想想，他是咱們的什麼人，咱們若說出來，把咱們釘鐵收監，還不定把咱們完呢。蔣爺一扭身子，來到南俠屋裏，把那家兄弟所說的話，說了一遍。展爺吩咐家人，把那家二位老爺請來，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就把那如龍、那如虎二人請到。蔣爺說：二位請坐。那如龍說：不敢，有二位大人在此。蔣爺說：咱們這差使，就是一台戲，誰是大人，誰是小人，你們往上再升一步，咱們就是一樣，這是私下，就是自己哥們。我請你們二位問問，你們懂得當差的規矩不懂？你們這差使，應辦什麼事情？二人說：不知，在夫人跟前領教。蔣爺說：應當捕盜拿賊。如今大內這個賊，可是要緊的案子，兩個月拿不住，天子一怒，相爺要罷職，相爺就答應咱們了麼？咱們的官職，焉能還在我怕二位不懂，但是能教知道賊的一點影兒，可是說出來爲妙？要是知道不說，日後查出，可是罪上加罪，若要是至親至友，一家當戶，不怕就是親手足，親叔伯父子，若要先說出來，可免自己無禍。我怕你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有些害怕，隱匿不說，若要拿住賊的時節，叫他拉扯出來，那時誰也救不了誰。那如虎說：哥，你可聽見了沒有？如龍說：我聽見了，這可怎麼好哪？如虎說：咱們說了罷，該怎樣就怎樣截了。蔣爺說：這不對了嗎？你們二位要有甚麼罪名，我與展老爺，要教你們擔一點罪名，叫我不善終，這你還不敢說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要說將出來，這個罪名不小。實對你們二位大人說罷，這個人，姓晏叫晏飛，外號叫竹影兒，又叫白菊花。展爺說：他是晏子託之子，陳州人，對與不對？蔣爺說：你們慢慢的說來。那如龍說：這個人，是我們師兄，我們師兄弟，共是四個人，他是大爺，我二師兄有個外號，叫神彈子，活

張仙鄭天惠，陝西人，連我們哥倆共是四個。我們雖是師兄弟，與仇人一樣。蔣爺說：你們不用先推干淨，沒你們事情還不好麼？邢如虎說：不是我們推干淨，提起來話就長了，我們師傅是鵝風堡的人，姓紀，叫紀強，外號人稱銀鬚鐵臂蒼龍，我有個師妹，叫紀賽花，一家就是三口。我們師傅收了他，把自己平生武藝一點也沒剩，他方肯養活我們師傅一家三口。我們師傅後來又收了我們三個，他不許師傅教給我們本事，怕我們學會了，壓下他去。我們師傅一生，就是耳軟，不敢教給我們本事了。要不聽他的言語，怕他不給銀子，皆因我們師傅雙目不明。我們有個師叔，是揚州人，外號人稱花刀，紀采頭。上年我師傅家裏拜壽，就見著我們三個徒弟，問我們學會了甚麼本事。我們說：任甚麼不會。就囑咐我們好好的學本事。到第二年，又來拜壽，又問我們，仍是任甚麼不會。皆因多吃了幾杯酒，與我們師傅鬧起來了。一賭氣，把我們三個人，帶往揚州去了。我們三個人本事，都是跟師叔練出來的。叫我們二師兄暗器打彈子。我們兩個人太笨，教給我們始終不會。這就是我們師兄弟的情形，豈不是仇人一樣？這就是已往從前的言語。該我們甚麼罪名？求大人施恩。蔣爺說：你們休提罪名二字，兒作兒當，爺作爺當，何況是你們師兄，更不干你二人之事。蔣爺又問：這白菊花到底甚麼本事？邢如龍說：他的本事，可算無比。頭一件，有一口紫電寶劍，切金斷玉，兵刃削上就折；雙手會打鏢，百發百中；會水，在海河湖江裏面，能睜眼識物。蔣爺說：現在那裏居住？邢如龍說：在徐州府管轄，地名叫潞安山。琵琶谷，山後有一湖，名曰飄沿湖。蔣爺說：只要有了他的準窩巢，就好辦了。邢如龍說：還有一件，若要拿他，至潞安山，琵琶谷，找姓晏的不行。他早就改了外婆家那個姓，覆姓尉遲，單名一個良字，就在琵琶谷裏，起造了一座莊戶，連莊客都是自己招來的。人家都不知道他細底，人家都稱他叫尉遲大官人。他出去作一輪買賣，滿載而歸。他對人家說：山南海北，山東山西，全有他的大買賣，他去算帳取來。人就信以為實。他又拿著錢不當事，鄉下人常常得有點好，所有他們那些莊客，無不敬重他。他要拿他時，千萬不可打草驚蛇。蔣爺聽畢，說：那時我自自有主意。你們二位，洩露他住處之跡，還算一個頭功，跟著我們見相爺去。那家兄弟點頭。連蔣爺，蔣爺，那家弟兄，全到裏面見相爺，至書房，先叫包興同將進去。說：請蔣爺，那家兄弟到裏面，與相爺行禮。蔣爺把那如龍說的話，對相爺說一遍。那校尉過來，與相爺行禮請罪。包公擺手，說：二校尉何罪之有？如今洩露賊人的窩巢，本閣還要記你二人大功一次。二人謝過相爺，垂手在兩邊侍立。包公著派南俠，蔣爺，上潞安山捉拿賊寇，所帶甚麼人，任你們自己挑選。蔣爺二人答應一聲，四人出來。叫班頭，韓節，杜順，挑選了十二名，都是年輕力壯。蔣爺又問韓節，杜順，開封所屬一廳。

二州十四縣的班頭，可曾到來？韓節、杜順說：回稟大人得知，自從大人吩咐下役之後，他們一廳二州十四縣，俱都在此處聽差。長班告訴他們，也無論遠近，他們自己與自己州縣送信。蔣爺說：這就是了。仍回校尉所，忽然見籬兒一啓，從外頭進來兩個人。蔣爺一看，是張龍、趙虎。原來趙虎貪功，拉著張龍到相爺面前討差，要跟他们去捉拿白菊花。包公應允，故此二人出來。見四老爺回話，蔣爺見趙虎、張三爺進來，讓二位落坐。趙虎隨道：相爺方纔把我們兩人叫進去，吩咐我二人，跟隨你們二位聽差。蔣爺說：此話當真？老趙說：誰還爲這個撒謊？蔣爺說：我們的人穀用，我見相爺問問去。老趙一把將蔣爺揪住，說：蔣爺不是那麼件事，是我們自己討的差使。蔣爺說：這不截了。我這個人，一生就怕人與我撒謊。又見公孫先生，托定一角公文進來，大家迎接。先生讓坐。先生說：你們拿著這角公文，見徐州府知府，此人姓徐，叫徐寬，是相爺門生，有甚麼事，他好去辦。蔣爺把文書交給展爺，吩咐外面備馬。蔣爺、展爺、邢如龍、邢如虎、馮淵、張韻、趙虎，帶定從人幾名，十二名班頭，大衆上馬，往徐州府投文，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且說衆人在開封府外上馬，離了風雷門，下關廟，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到了徐州府的東關。蔣爺叫從人前去打店，就找下一座福興店。蔣爺叫馮淵、張韻、邢家兄弟，帶領班頭店中等候聽信。蔣爺與展南俠，就帶一名從人，拿著二人名片進城，到知府衙門投遞名片。不多一時，知府裏面迎接出來。展蔣二位，看這知府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縉長髯，見展爺、蔣爺，深深一恭到地。蔣展二位，答禮相還，望進一讓，至書房落坐獻茶。知府說：不知二位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蔣展二位一齊答言說：豈敢！知府說：二位到此，有何見諭？蔣爺說：大人屏退左右。知府隨時教從人退出。蔣爺說：這裏有一角公文，大人請看。展爺獻將出來。知府把公文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就見他那烏紗翅，顛顛亂抖。知府說：這樣賊人，大概不好捕捉，請問二位大人，還是調兵，還是差捕快班頭去拿？蔣爺說：若要調兵，風聲太大，倘若風聲走露，賊人逃竄，豈不是畫虎不成，若用班頭等，又有多大本領，縱然見面，如何捉拿得住？事在兩難，我們慢慢計較。這裏有知曉潞安山道路人，沒有知府說有敝衙中有個官查總領姚正，他時常往山中辦差，他向來道路純熟。蔣爺說：既然這樣，將他叫來。知府叫外面從人說：你們把姚正叫來，大人們問話。不多一時，就見進來

一人，頭戴六瓣壯帽，青衣箭袖，皮挺帶，薄底快靴，赤紅臉面，花白鬚子。過來見禮。知府說：這是蔣展二位大人，過去叩頭。復又冲著蔣展行禮，說：下役姚正，給二位大人叩頭。蔣爺說：起來。你是官查總領，這潯安山道路，你可熟識？姚正答言：山內道路，下役一盡知。蔣爺問：此山離城多遠？共有幾個山口？裏面有多大地面？後山有幾股道路，可以出山？姚正說：回稟大人，出了徐州西門，離五里地，有個鎮店，叫榆錢鎮，出西鎮口，緊對潯安山東山口，直進山口，就是一股道路，往上走，就是琵琶谷；北邊有四個山灣，南邊有四個山灣，若走山灣，仍然還是這一個山口；不然，甚麼叫琵琶谷？類似蝎子，這八個山灣，就似蝎子腿形像。這個山口，就是蝎尾，後山無路，有一個大湖，其名叫飄沿湖。蔣爺問：這尉遲良住在此處？姚正說：他自已蓋的一片莊戶，緊靠琵琶谷西邊，他那後院西牆下去，就是飄沿湖。蔣爺問：尉遲良是何等人物？姚正說：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都稱叫他尉遲大官人。此人是個富戶財主，這個是異鄉人搬到此處。蔣爺說：此人是甚麼所在的原籍？姚正說：下役不大深知，有說南陽府的，又有說陳州的。蔣爺說：這就不差甚麼了。我實對你說：這是盜萬歲家冠袍帶履之賊，我們奉相諭前來，所以將你叫到，問你道路，怕是風聲走露，倘若賊人知曉，怕他逃竄，故此辦事，總得嚴密方可。但不知如今尉遲良，可在他家內沒有？煩勞你打聽打聽。若在家中，大家好去，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姚正說：此刻在家與不在家，下役亦不深知，前去打聽明白，再來回話。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到西關福興店，找姓張趙，馮那這幾個人，把他們帶到榆錢鎮，暗暗找下一個公館，千萬別告訴店東，叫他走露風聲。你想想看，住那個店好？我們同著你們老爺，隨後就去。姚正翻眼一想：說有一個三義店，書房寬闊，店東又是在我們衙門裏當差，就在他那裏甚好。姚正撒身出去。知府要與蔣爺擺酒，蔣爺一攔說：你這裏可有出色的能人？沒有？知府說：沒有。我們這裏，就是總領大人。此人是行伍出身，本領高強，技藝出眾，馬上步下，無一不精；再說要兵要將，非此人不可。蔣爺問：此人姓甚麼？知府說：此人姓馮，叫馮振剛，外號人稱單鞭將。蔣爺一聽，既然這樣，就煩勞大人，將此人請來，大家一見。知府復又把外邊人叫來，拿我的名帖，請馮總領至衙，有商辦的公事，從人答應出去。知府與蔣四爺，打聽些京東事情，又問些襄陽事情，說話之間，從人進來回話，總領大人已請到了。知府出去迎接，至書房與蔣展二位，各各見禮，通過姓名，大家落坐。蔣展二人，一看總領大人，頭若半截黑塔，相彷彿，暗暗誇獎。總領說道：不知二位大人駕到，有失迎候，望乞恕罪。不知二位大人，有甚麼公事？蔣爺說：所為潯安山中有一賊人，我們請大人商辦此事。總領說：此賊有甚麼案件？蔣爺說：這裏一角公文，大人請看。隨即將文書遞過去，總領打開一瞧，便問

道：二位大人，要捉拿此寇，用多少兵將，小弟趕緊預備。蔣爺說：大人先調二百步隊，全要巧扮私行，暗藏兵刃，上榆錢鎮，在三義店相近的所在伏下，就得跟著入山，堵住賊人門首，我們到裏面去拿，倘若賊人逃竄，外面捉拿，如若捉拿不住，大人可要聽參。總鎮連點頭稱是。蔣爺說：大人就去預備，我們在三義店公館等候。總鎮也知道事關重大，隨即起身告辭，點兵去了。再說蔣爺會同知府，外面預備馬匹，連知府也是乘馬，就帶本衙中馬快班頭，到店外下馬。店東出來迎接，口稱大人，方要行禮。蔣爺說：我們這事情，你們都知道罷？回說：小人們俱聽我們姚頭領提過。蔣爺說：你可囑咐夥計，不許在外面吵喊此事，要是纔關洩露，把你拿到開封府，先把你狗頭斃了。店東說：小人天膽也不敢。蔣爺囑咐完了，走至裏面，早有張龍、趙虎那家兄弟，馮爺、連十二名馬快班頭，迎接出來。蔣爺就把五位校尉與知府一見，彼此行禮已畢，到五間上房，大家落坐。店中夥計，打臉水、烹茶。趙虎告訴，怎麼有姚正把他們大衆接到此處。蔣爺問他往那裏去了。趙虎說：他打聽白菊花的下落去了。知府吩咐，叫店中預備早飯，大家飽餐一頓，外面進來一人，肩頭上抗著一個人，大衆看了，原來是姚正。把那人嘆喏一聲，捧在蔣爺面前。姚正說：下役交差。蔣爺說：你怎麼這般猛壯？這是甚麼人？原來姚正把公館打好，把家人帶來，自己直奔潞安山山口，就見前面樹下，一塊大青石頭，石上坐著一個人，一個酒瓶，放著幾個果子，自己拿著那個瓶子，嚙對嚙，正喝到得意之間，自言自語，在那裏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天早晨，連一文錢都沒有，可巧這般時候，尉遲大叔打南陽回來，見著他就是活財神爺，磕了一個頭，就給了三兩白花銀。又一說，又給了有二三三百錢，要不是遇見他呀！你說吃甚麼？我今日這個罪過，可知道了。人歇工呀！喝著說著，哈哈狂笑。姚正過去一拍他的肩頭，說：老三！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怎麼一個人喝上了？原來這個就是琵琶谷的地方，名叫王直，小名叫三兒。回頭一看，說：姚頭領來了，咱們白得來的酒，你先吹個喇叭。姚正問：你這裏那有喇叭？王直說：你全然不懂，嚙對嚙，喝酒就叫吹喇叭。姚正一想，在這裏問他，他不定說不說，我帶他去回話。若他不走，哪，他一喊，琵琶谷人出來，我帶不了有喇，我把他帶的遠遠的，我抗起來就跑。又叫：老三！你這裏來，我們說句話，咬個耳朵。王直站起來，走了幾步，說：你說罷。姚正說：你再走幾步，又走了不遠。姚正說：你再走幾步，與你咬個耳朵。一連說了好幾次，就到潞安山山口外頭。王直說：你到月底甚麼事情？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墊，上頭一靠，嘆喏一聲，就把王直靠了一個筋斗，把他腰帶解下來，把二臂一捆。王直說：捆上咬耳朵呀！姚正並不答言，抗起來就走，直到公館，進了店門，問夥計：大人們在那裏？回答：現在上房。抗著奔上房，啓簾進來，見蔣爺，姚正說：回稟大人，這就

是琵琶谷的地方，山中之事，他一一盡知。蔣爺叫人將他扶起來，將他帶子解了，跪在面前。蔣爺問：「你叫甚麼名字？」王直這一嚇，把膽子都嚇壞了。蔣爺問他兩聲，你叫甚麼名字？王直說：「我叫王直，我是琵琶谷的地方。」蔣爺說：「問你琵琶谷的尉遲良，你可認得？」王直說：「認得，那是我大叔，待我好著的呢。」今天打襲陽府回來，給我三兩銀子，二三百錢，賙濟我，常給我錢，剛纔我們頭兒，瞅著我喝酒，還是他老人家給我的錢。你老認得他？蔣爺說：「我不認得他，皆因他偷萬歲爺的東西，我們來拿他，給你的錢就很好。」王直一聞此言，打腦門裏冒出一股涼氣，連說道：「我不認得他，酒是我自己打的。」蔣爺說：「這賊準在家裏沒有地方說？」他在家裏，也許又走了，我去瞧瞧去。要在家裏，我回頭來送信。站起回頭就走。蔣爺說：「站住罷，你去送信，報答他三兩銀子好處。」叫官人把他看起來，可別放他出去。這裏有一根帶子，把他繫上。蔣爺又把那家兄弟叫過來說：「你們二位先到山中，探探虛實。」二人一怔，齊說道：「我們先就說過，我們二人本事比他差多，他又有一口寶劍，他又比我們聰明，倘若叫他識破機關，我們是準死無疑。我們死倒不要緊，怕誤了大人們大事。」蔣爺說：「不妨，二位附耳上來，要問蔣爺說的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龍一目去 邢如虎四指受傷

且說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樣告訴了幾句言語。二人一皺眉，齊說：「倘若不肯聽這套言語，如何是好？」蔣爺說：「他要聽你們言語，我再教你一個主意。」四爺又說了幾句，兩個人纔說：「有理有理，他們各帶兵刃，披上英雄氅，二人隨出公館去了。」那家弟兄走後，展爺說道：「四哥，他們本事可不強哪？這一去，可別鬧出外錯來。」蔣爺說：「無妨，我自自有道理。」正在說話之時，忽見總鎮大人從外邊進來，還帶著兩個人，那二人也是醬巾摺袖，鶯帶扎腰，大家站立起來，迎接總鎮。蔣爺就引著張龍、趙虎、馮淵，見了見總鎮。總鎮又把他帶來那兩個人，又與蔣爺見了一見。原來一個都司，一個守備，一個叫張簡，一個叫何輝。總鎮說：「二百步隊兵丁，俱在就近地面聽令。」展爺說：「不可就延時刻，總得接應那家弟兄才好。」馮淵說：「待我先跟下他們去。」我算二隊接應。趙虎回張龍說：「我們算三隊。」蔣爺同展南俠說：「我們算四隊。」叫總鎮大人帶領張簡、何輝，督定二百兵丁，作爲五隊。蔣爺說：「我教你們一個主意，要是聽出裏頭動手時節，你們大家就異口同音喊，就說：『天兵天將，好幾百萬人到了。』把要犯賊人門首，全都圍上，路安山琵琶谷的官兵，盡都塞滿山口。外頭瀉瀉拉拉，還有八里多地哪，大家異口同音一喊叫，又借著山音，賊人不戰自亂，張簡、何輝連」



總鎮一齊點頭。蔣爺又說：「叫知府大人，帶著本衙中馬步快，連開封府十二名馬快班頭，大家接應，安排停妥，大家往前。暫且不表。」單提那家弟兄，到了琵琶谷，直到大門。此門坐西向東，有兩條板凳，上面坐著幾個二十多歲的人，都是異服奇裝，在那裏講話。那家弟兄，走向前來，說：「辛苦！那些人回頭一看，問：『找誰？』那家弟兄說：『找你們大爺。』那個說：『我告假纔回來，我還沒裏頭去。』我不知道大爺在家沒在家，我給你進去瞧瞧去。」那如龍說：「管家，你告訴你們晏大爺去，就說我們弟兄姓邢，他叫邢如虎，我叫邢如龍，你們大爺是我們師兄，自然他就見我們了。」說罷，這句話，那人方纔進去。不多一時，裏面又出來一個人，往外頭一探，又走了。又等半天，這纔出來一人，說：「請那家兄弟往裏就走，往南一拐，四扇屏風，再往北將進垂花門，就見白菊花，降塔而迎，說：『二位賢弟，一向好！那如龍說：『大哥一向可好！我是買賣忙，總沒到哥哥府上叩頭來；如今是遼東地面，有件買賣，從此過路，特意繞路前來，給哥哥叩頭。』白菊花雙手把兩個人望起一攙，上塔台石，讓進廳房，分賓主而坐。那家弟兄，暗一打量白菊花，見他此時更透著威武，見他白緞扎花武生巾，白緞繡花箭袖袍，上繡寬片金邊，五彩絲鸞帶，水綠襯衫，豆青色英雄髦，上繡大朵團花，臉似粉團，兩道細眉，一雙俊眼，鼻如玉柱，口若擘硃，肋下佩一口雙鋒寶劍，綠沙魚皮劍匣，杏黃絨繩飄垂。三個人見面之時，就見晏飛瀾而笑容，落坐談話，問了二人來歷，復道：『二位賢弟，遠路而來，還是盡爲瞧看劣兒？還是另有別事？』那如龍說：『一者是望看長兄，還有一些小事，可不大要緊，我們無非聽過耳之言，說你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可不知是真是假；我們來問問兄長，果有此事沒有？』白菊花復又哈哈大笑，說：『不錯，果有此事。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受他人輕侮，我纔投奔京都，將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總是年輕之過，又不爲己事，雖然盜出冠袍帶履，此時後悔，也是無用的了。』二位賢弟，何以知之？那如龍說：『我們聽綠林人言講，不定是真是假。今日聞兄長之言，方曉得是眞。』又說：『你把冠袍帶履盜將出來，壓倒羣英，我二人與你賀賀，總是晏飛說我總怕事情作錯了。』那如虎說：『你這驚天動地之事，壓倒綠林，怎麼說錯事？似乎我二人慢說是盜，連看見都沒有，借著哥哥你這個光彩，拿出來我們瞻仰瞻仰。』白菊花一笑，說：『你們早來幾天，可以看見，我實對你們說：在南陽府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處，在酒席筵前，大家說：『近時沒有許多英雄。』內中多有不服之人。這東方大哥，人稱叫伏地君王，誰能到萬歲的大內，把萬歲爺的冠袍帶履盜將出來，與東方大哥穿戴起來，看他像個君王不？像？問了半天，盡無人答言。那時是我也多貪了幾杯酒，自己承當前往。將此物得到手內，我就送與東方大哥了。今日纔由南陽府回歸。若在此處，你們看看，又有何妨？』那家弟兄一聽，大失所望，彼此

而面相覷。晏飛復笑道：你們二位，與劣兄賀喜，本應當我與你們道喜纔是。那家弟兄說：我有甚麼喜可賀？晏飛說：你們二位，如今不是作了官了？六品校尉，開封府站堂聽差，日後豈不掙一個紫袍玉帶，耀祖宗也不枉人生一世！這纔叫可喜可喜。那家弟兄一聽這句言語，也是微微一笑，說原來你知道我們作了官了。晏飛說：不但我知，人所共知。你們必然是做此官，行此禮，到此處，追取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一半拿我入都交差，是與不是？那如龍說：我們可不敢。既然你識破機關，你把所盜之物，獻將出來，不但沒有你的罪，我們兩個人，還盡力保舉你爲官，方稱我們心意。白菊花說：住了！我盜萬歲之物，獻出了，還做官，輕者是剛。那如龍說：你不知道，如今萬歲，喜愛有本領之人，先前白玉堂開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園題詩殺命，後封爲御前護衛。晏飛說：快些住口，封白玉堂的時候，萬歲有旨，再有這樣，絕不寬恕。那家弟兄所說言語，俱是蔣爺教的，再多說不行啦。二人一聽，就要告辭。晏飛說：不行，你們要想出去，把首級留下。那家弟兄一著急，說：晏飛，你好說不聽，我們可要拿你了。說畢，甩了大鑿，亮刀，躡左院內，大罵晏飛也甩了大鑿，亮劍出來。要問二人如何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嚇落真魂

且說那家弟兄，見白菊花亮劍出來，頭一個那如龍，披頭蓋臉，就是一刀。白菊花一閃，使了個白蛇吐信，寶劍正到面門。那如龍往右邊一歪頭，那寶劍正扎在左眼之上，撲哧一聲，把那一隻左眼挖瞎，撲哧摔倒在地，鮮血淋漓。那如虎一見哥哥躺下，惡狠狠把刀剝將下來。白菊花先把寶劍往上一迎，嗆哪一聲，就把那如虎的刀，削爲兩段，緊跟著寶劍往下一劈。如虎一急，手無寸鐵，就有個刀把，對著晏飛打去，晏飛將身一閃。如虎回頭要跑，白菊花那口劍，仍是白蛇吐信，對著如虎胸前扎去。如虎不能躲閃，一急，用左手往外一推，就聽見蹭的一聲，就把四個指頭削落。白菊花一抬腿，正踹在如虎身上，撲哧摔倒在地。晏飛回頭，叫家人捆將起來，四馬倒攢蹄捆好，搭在廊檐底下。其實一報進來的時節，他就知道那家的來歷，皆因他盜冠袍帶履之時，在京都就知道開封府有甚麼人，如今聽二人一來，就知道爲冠袍帶履而來。他先派人出來看看他們身後帶了多少人來，那人探頭一看，就是兩個人。然後請將進去，先說好話，後纔反臉。此時後悔，先時節忘了問問他們是共總來了多少人，都在那裏住著。此時二人，身帶重傷，再要問，他們不肯說出真情實話。惡賊一轉身，上了塔台石，沖著那家弟兄說道：你們身帶重傷，可是

自我其禍。我好意把你們讓將進來，你們口出不遜，你們兩個拉刀，一定要與我較量。若不是師兄弟情分重，我立追你們兩個人的性命。我問你句話，只要你吐出實言，我就放你們逃走。那如虎說：你問我甚麼？白菊花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說了實話，放你們好走。那如龍說：你要問我們來了多少人？那如虎咬著牙，忍著痛說：哥哥千萬可別告訴他，一問明白，前去行刺。咱們兩個人，死了倒不要緊，別給旁人招禍。說到此時，忽聽門外一陣大亂，忽又從牆上躡下一人，一身大紅箭袖，說話南邊口音，說好惡賊！你們師兄弟，有這等狼心賊人，挑目削手，快些過來受死！白菊花早就下堦說：你是何人？回答要問我，遼東人氏，覆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是也。白菊花嚇了一跳，聞名北俠，未見其面，說此人有一口寶刀，天下第一英雄，如今這一來，自己打量非是他敵手，總要仔細方好；又不能不過去。隨說道：歐陽春，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依我勸你，急速快些去罷，你何必反臉？馮淵罵道：混帳東西，照刀。原來馮淵早就到了，遠遠看著那家弟兄，進了大門，等得工夫甚大，他也到門前，硬要進來。門上人把他攔住，問他找誰？他說：找白菊花。門上人說：我們這裏沒有白菊花，倒有黃菊花，還沒開哪。馮淵又復罵人。門上人過去一揪，他就給了人家一個嘴巴。那人過去一揪，他又一腳踢了一個筋斗。他撒腿就走，貼著牆根直奔正南，往西一轉，躡進牆來，直奔垂花門南邊那段白粉牆，躡上牆頭，一見那家兄弟，就成血人一樣。再看白菊花，手拿寶劍成嚇。馮淵跳下去，白稱北俠，真把淫賊嚇住了。晏飛不敢拿劍迎那口利刀，兩個人約有五六個回合。馮淵是得理不讓人，一刀緊似一刀。白菊花動著手心中，村度那北俠是遼東人氏，這個人說話，是南邊口音；再者人稱紫髯伯，這個人沒有鬍子，可別叫他寬了。自己想到此處，虛飲一劍，躡躡出圍外，口中招呼說：小輩，你且等等動手。你說是北俠，你是南邊口音；北俠人稱紫髯伯，你又沒鬍子，你怎麼是北俠。馮淵道：拿你這個混帳東西，還用他老人家來，那是我的師傅，就把七寶刀交給我拿你，只要用我這口刀殺你，如割雞一樣。白菊花說：好小輩，你叫甚麼名字？馮淵說是你馮老爺，復又把刀就刺。二人又走了三四個回合，晏飛看他這口刀，不像寶刀的樣子。白菊花大著膽子，拿劍蓋住他的刀背，噲哪一聲，馮淵刀頭墜地，氣的白菊花咬牙切齒。馮淵回頭就跑，躡上房去。白菊花後面就追，也要往房上一躡，就見馮淵一伸手，揭了兩塊瓦，見白菊花要追，對著他面門就打將下去。也算晏飛閃躲得快，當那瓦墜落於地。馮淵就喊：這真是我師傅來了。就聽從外邊廂，喊叫拿賊，拿欽犯。馮淵說：就是這個，你拿罷。我師傅到了，這是真正北俠。白菊花一轉身，見這人身高五尺，面目發黑，手中拿一口腰刀，這個可是有鬍子，卻是一部短鬍鬚，撲奔前來。說道：你是北俠？

來者本是趙虎與張龍，他們三隊到了大門，就不見那那家弟兄，也不見馮淵，忽然聽得馮淵喊叫之聲，知道在內動手，二人直闖進來。白菊花聽得馮淵一喊，趙虎是北俠，白菊花問了一聲：你是北俠？趙虎說：聲然也。擺刀就刺。白菊花說：別管是與不是，盡住他的刀背，先試試如何？寶劍剛一點刀，噲哪一聲，把刀削爲兩段。趙虎一跑，惡賊後面又跟著。馮淵一喊：這纔是我師傅哪！白菊花又是一怔，見張龍一身藍緞衣襟，黃臉面，半部鬚髮，手中也是一口腰刀。惡賊問道：你是北俠？張龍說：我叫張龍。白菊花一笑，全是無名小輩。張三爺用刀一砍，白菊花劍一找他這口刀。馮淵又喊：他這口寶劍，別叫他碰上。張三爺把刀往回一抽，沒容他削斷，忽聽外面一聲叫喊：欽犯休得猖狂造次，還不快些前來受捆。話言未了，縱進二人，一高一矮。白菊花早就看見，頭一個藍緞壯帽，翠藍箭袖袍，面如白玉，手中明晃晃一口寶劍，光閃奪目。再看那個矮的，一身囊兒紅衣服，拿著一柄三楞青銅刺，小頭顱，形如瘦鬼一般。晏飛一見，更覺藐視。馮淵再一喊道：妙個哉！妙個哉！白菊花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北俠沒來，南俠到了。展護衛、蔣護衛，這就是白菊花，千萬別把混帳狠心賊放走。他把他兩個師弟，一個是挖去一隻眼睛，一個是削去一隻手。白菊花一聞此言，暗暗恨這個蠻子，我要得手之時，把他刺成肉泥，方消心頭之恨。不說北俠又說南俠，少刻還有雙俠到來。真不管他是誰，把心一橫，焉知曉這可碰在釘子上了。展爺躡將過來，對準晏飛蓋頂搜頭，劈山劍刺將下來。晏飛用手巾紫電劍往上一迎，用了個十分力。只聽噲哪一聲響亮，只見半空中火星亂迸，噲哪哪半天工夫，劍尖上響聲不絕。把兩個人嚇了一跳，彼此俱都蹶出圈外，低頭自己瞧看自己的寶劍。展爺這口寶劍，一絲沒傷。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嗑了一個口兒，約有蕎麥粒大。自己暗暗著急，心痛難受。此劍乃是無價之寶，自從晏子託臨死時節，交與寶劍之時，再三囑咐：此劍若在，你性命也在；此劍若傷，你禍不遠矣。如今晏飛見寶劍有傷，故此心中害怕。你道兩口寶劍，湊在一處，怎麼單傷白菊花這口寶劍？俗言：二寶相逢，必有一傷。皆因白菊花的這口劍，是晉時年的寶物，展爺這口劍，是戰國時造成的，故此年號所差，晏飛這口劍，敵不住展爺的那口劍。展爺這口劍，一得力，準知道碰著紫電劍，自己的不能傷損，就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要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燒潞安山 總鎮兵困柳家營

且說展南俠，初遇白菊花，兩口寶劍一撞。展爺明知白菊花的劍，輕。展爺就把平生之力，施展出來，與白菊花較量。又有蔣四

爺在旁邊，那柄刺使的也是神出鬼入，並且不與白菊花一對一個較量，他盡看著展南俠與白菊花較量，晏飛稍有落空之時，他把刺往上或扎或刺，按說白菊花這身工夫，真算出色，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若要取其正路，可算國家棟樑之才。一個人敵住一俠一義，毫無懼色，吩咐家人，一同齊上。家人大衆抄傢伙，沒有刀槍劍戟，無非廚刀、菜刀、麵杖、鐵撇、碓子、頂門杠。此時馮淵早就躡下房來，就把張龍手中那口刀，要將過來，挑那如龍，那如虎兩個人的繩子，叫張龍、趙虎兩個人，把他們背將起來。趙虎說：「三哥，你背著龍，我背著虎，咱們是龍對龍，虎對虎。」馮淵拿著這口刀，上下翻飛，砍的那些家人，一個個東倒西歪，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大家誰敢攔阻？闖出垂花門，直奔大門，張趙二人背了那家弟兄二人跑了出去。眼望那些兵丁來到，馮淵轉身回來，也幫著展爺來動手。忽聽外面一聲大亂，就猶如山崩地裂相似，聽大衆異口同音，說是天兵天將到了，調大兵來的好幾百萬，都到了門口，把琵琶谷都塞斷了，殺呀，拿欽犯哪！白菊花一聞此言，就無心動手，他就打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再說展、蔣、馮三個人，圍定甚緊，目己賣了一個破綻，好容易纔躡出窗外，撒腿就跑。馮淵喊：「混帳東西跑了！大家就追。」展爺在前，蔣爺在後，馮淵無非虛張聲勢。白菊花奔垂花門，扭頭回頭，早就見蔣四爺、展南俠，追趕下來。晏飛一回手，嘆就是一鏢。展爺是久經大敵之人，將身一閃，蹭的一聲，就把蔣爺頭巾，打了一個窟窿。若不是身材短小，性命休矣。白菊花一鏢，把展爺的暗器，也引出來了。一揚手，把袖箭裝好，一攏簧的一聲響，止打在大門門框上。晏飛也是久經大敵的人，只管跑著，不住的回頭，看見展南俠，雙手一湊，就知道他已發暗器，果然一伸手，一股寒星飛奔自己，嘎嘎而來，一閃身，躲過袖箭，躡出大門一看，前邊黑壓壓的一大羣人，堵住周圍院牆，大家異口同音，說：「賊人出來了！張簡、何輝在門的兩邊。」這些兵丁，每人一塊藍布包頭，可沒穿著號坎號褂，各執短兵刃。只見對面上總鎮大人，是醬巾摺袖打扮，面裹烏金紙，手中一柄水磨竹節鋼鞭，有鴨蛋粗細，迎面一站，虎勢昂昂，猶如半截黑塔相仿。白菊花一瞧，就知道他是總帥。總鎮兩邊，有那二十名長撓鉤手，張簡、何輝兩個人，往上躡，一個是熟銅雙鋼，一個是齊眉木棍。淫賊一想，要與他們走上三合兩趟，後面那個姓展的，就追上來了。只見他們，鋼棍齊奔面門而來。白菊花這口寶劍一磕，嗆啷兵刀全折，使了一個順水推舟的招數，嘩嘩一聲，就把張簡的膀子砍落下來。一回劍又是一聲響，就把何輝垂頭巾削去了半面。迎面總鎮大人，眼看著傷了二員偏將，自己掄鞭就打。晏飛見他力猛鞭沉，不敢削他的兵器，使了個烏龍入洞，躲過他這一鞭。衆撓鉤手，全把撓鉤往上前探。白菊花用劍，使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勢，啞啞啞，把那些

攙鉤手的撓鉤，全都折。二十個人往前一撲，白菊花迎面上，遇人就殺。可歎那些兵丁，也有帶傷的，也有送命的。晏飛闖出來，到山口，馬快班頭，如何能攔得住他，也摔倒了不少。惡賊出了潞安山，一想上那裏去好？是往周家巷好？還是上柳家營好？哪自己未能拿定準主意。忽見後面衆人追來，顧著邊山，往北又往西。只見山上火光大作，烈燄飛騰，萬道金蛇亂竄。淫賊暗暗的叫苦，明知自己窩巢不在了，事到其間，也就無法。反怨恨那如龍，那如虎，早知事到如此，還不如把兩個小輩，結果他們性命，也消心頭之恨。走不到二里光景，就到柳家營門首。前面一帶盡是柳樹，莊主姓柳，叫柳旺，有個外號人稱青苗神。先前也是綠林，後來坐地分贓，自己掙的家成業就，足發後半世用的了。時逢恰巧，棄綠林後，生了一個女兒，更要作些好事。這女兒，名叫姣娘，長到十八歲，聘於宋家堡。頭年妻子又死去了，今年正是六十正壽，上他這裏來，祝壽的甚多。白菊花他們素無來往，彼此全都慕名，正是他生日這天，白菊花同著周家巷火判官周龍，前來與他拜壽，備了一份厚禮。就由白菊花一來，柳旺很覺著親近於他。生辰後，留晏飛住了數十餘日，終日上等酒席，待如上賓；後來兩個人，結爲義兄弟。如今白菊花要上周家巷，皆因後面追來，逃脫不了，故此纔直奔柳旺門首。可巧正遇柳旺在他門首，望潞安山裏面瞧着，殺聲震耳，火光大作，透著詭異，要派人前去打聽。忽見白菊花迎面而來，面帶驚慌之色，再看後面追來的人不少。青苗神這個人，最有機變，叫家人進先去關大門，門前有兩個石頭鼓子，倚著家人先把石鼓子一擲，等白菊花到了門首，柳旺拉著晏飛進了大門，就叫家人把大門一閉。白菊花正要行禮，柳旺一攙說：此時沒工夫行禮，快說是什麼事情？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說，柳旺翻眼一想，隨說道：必須如此如此的才好。白菊花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善，只是哥哥救我了，說著就雙膝點地。青苗神把晏飛一攙，說：我自己弟兄，沒有那些禮節。隨叫家人，帶著白菊花去了。又叫家人過來，附耳低言，家人答應，轉身去了。就聽門外一陣大亂，在那裏叫門。柳旺即親身出門，迎面遇見展南俠，翻江鼠，一齊說道：你是本家主人哪？柳旺點頭說：不錯，小可名叫柳旺，但不知你們二位，貴姓高名，因爲何故，帶領這些人，上我家中，有甚麼貴幹？蔣爺答言：你要問我們，御前三品護衛將軍，後面還有你們知府總鎮，我們都是奉旨拿賊。如今賊人進了你的門內，快些開關，容我們捕盜。柳旺把雙手一攔，說道：且慢！我們院內沒有。蔣爺遠遠的看見，進了他的門首，皆因有那些柳樹掃遮，未能看得很明。柳旺開口就不承認，他一耽延工夫，白菊花再打後頭跑了，那時間枉費了許多事情。先叫兵丁，把他們這個宅子，與我圍了。蔣爺與柳旺說道：你說賊人不在你的院內，我們搜將出來，拿你一同治罪。柳旺開口應承，

說：老爺若打我院中搜出賊來，連我一同治罪；可求老爺們一件事，別叫這許多人進去；都一進去，我家中不定得丟多少東西。蔣爺說：使得！告訴兵丁，叫你們大人堵門。蔣展二位，往裏一闖，將到屏風後，就看見了白菊花後影兒，往廳房裏面一跑。蔣展二人，一齊往門內一躡，兩面的綳腿繩，往起一絆，要問二人怎樣逃竄，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爲拿賊獨自受鏢傷

且說蔣展二人，將到屏風門外，望廳房上一看，見白菊花往裏一跑。二護衛心在白菊花的身上，那裏想得到門內有埋伏？只顧往裏一跑，兩邊的繩子，往起一兜，蔣爺往前一栽，幸虧蔣爺將劍順手一割，繩子全斷，兩旁拉繩的家人，一齊跌倒。蔣展二位，全都縱起身來。蔣爺說：好賊人中了你們的圈套了！此時白菊花，早又出了廳房。蔣爺怕一進廳房的時節，門坎又有兜腿繩子，到房門之外，蔣爺探頭瞧了一瞧，裏面連一個人也沒有，只見白菊花正在暖閣那裏，往後一轉，二人就到暖閣東邊，往後一看，後邊還有一個後門，此時白菊花已經出後門去了。二人也往後門一躡，豈知門內是一塊翻板，二人走著，要是一前一後，也不至於一齊落下；皆因二人一齊縱身，一齊落腳，就聽見嘯的一聲，那地板就翻轉下去。蔣展二人往下一沉，也不知準釐多深，撒手把兵刃一扔，嘖嘖一聲，將身子沉入水中去了。把蔣爺嚇了一跳，隨著就喝了兩口水。蔣爺一見是水，這可到了姥姥家了。先往上一翻，就把蔣展衣襟往上一提。蔣爺自從喝了兩口水，只覺得頭暈轉向，叫蔣爺一揪住了，緩了緩氣，就聽見上邊嚙郵的一聲，柳旺的家人，搬過石塊，就把那翻板一壓，裏邊人就是肋生雙翅，也飛不出去。別看蔣四爺，只管會水，這所在實係利害。他手提著展爺腰帶，自己用著踏水法，在這井桶之中，黑暗暗甚麼也不看見，只可伸手去摸，摸著了井桶，周圍一轉地方，倒很寬闊，水約有一丈多深。再往上看，雖然看不見，約有數丈有餘。再摸這井桶子，溜滑如鏡面一樣，縱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飛不上去。摸來摸去，忽聽見有流水的聲音。原來這井桶子，不是由地下翻上來的地泉，原來是由甌沿湖借進來的湖水，挖出一股地道，約數八尺多寬，上頭俱拿石頭砌好，如同地溝相似。到井桶子這裏，只留了六寸寬一個縫兒，就是會水的掉將下去。桶著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這還怕不好，又打了一扇銅蒙子，都是大指粗的銅條，把他擰出燈籠錦來，預先砌在這縫兒裏頭。一者爲擋人，二者也免得湖裏漂來的東西，連大魚全都擋住。柳旺起的名兒，叫翻板水牢。你道柳旺要這所在何用？皆因他年輕坐地分

賊的時候，製造此物。他也明明知道，所做的事情犯王法，怕的是那時萬一事情敗露，有人拿他，若不是人家對手之時，他好把人帶到翻板水牢。實係追他甚緊，他還有借水逃命的所在。可也沒用著一回，無非預防不測而已。可巧如今晏飛一來，他就附耳低言，告訴他就是這個主意。蔣爺摸來摸去，摸到這個借水的地方了，不但窄狹，並且還有銅鑲子擋著。南俠說：四哥事到如今，你不必顧我了，你自己若能出去，早離險地罷！蔣爺說：大弟，你看這樣一個所在，如何出的去呢？就是能出去，也沒有獨走之理。這個柳旺，可實在人面獸心。咱們生在一處生，死在一處死，出去的法子，我是一點也沒有，就這麼一點盼望。展爺問：什麼盼望？蔣爺說：就盼望總鎮大人馮振綱，能把白菊花拿住，還得把柳旺拿住，進來滿處一找咱們，或者他們家人說了，或者各處找尋，無心間蹬到翻板上，再掉下一個來，那可有出去的道路了。事到如今，也不用打算，只可憑命由天就是了。展爺在水牢之中，暫且不表。且說白菊花將蔣展二位，帶到翻板水牢之處，白菊花在外面，看著他二人中計，墜落下去，見家人用石塊壓住，自己轉身出來。柳旺在那裏叫道：賢弟，怎麼樣了？回說：他們已然墜落下去，兄長可曾看那些人都到了沒有？柳旺說：他們把咱們周圍的牆壁，俱都圍滿了。賢弟，你要逃走，我這裏單有一股水道，你自己可借水而逃。白菊花說：不行，我若借水道而走，他們豈肯與你善罷干休。我與兄長惹的這個禍患，可不小。水牢裏這是兩個護衛，外面還有總鎮，那總鎮倒不放在眼裏，無奈一件，我要走了，就給哥哥留下禍患了。依我說，不如就捨了這分家私，你我逃走了罷！我弟兄走在那裏，到處爲家。二人正在議論之間，就見馮淵由外面進來，說：好賊！你們全是一類的東西。總鎮大人，快拿賊罷！他們這裏議論要跑。那總鎮馮大人一聽，手提單鞭，大喊一聲，闖入院內，大家全撞一處。柳旺的家人，早在旁邊，與柳旺拿著一條花槍，交給柳旺。馮淵往外一跑，說：我去叫人去了。白菊花說：哥哥先走。柳旺沖著總鎮，就是一鎗。總鎮用鞭一磕，噹的一聲，柳旺險些撒手。晏飛早由馮振綱左邊，躡過來了。總鎮一追，嘆喲一毒藥鏢，正中肩頭，嘆喲一聲，捧倒在地。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巧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

且說白菊花正與青苗神商量主意。不料馮淵闖將進來。按說大門關著，衆人都在外面圍著，也聽不見裏面的信息。馮淵跳上房，往裏一瞧，正見在暖閣那裏一影。馮淵騰步過去，剛然白菊花往後門一躡。馮淵連忙回到外面，庭心下去，開了大門。家



人將要一闖，馮淵把刀一亮，那些人就東西亂跑。馮淵闖進屏門，正見白菊花與青苗神商議，自己往前一躍，高聲一喊，此時總鎮大人進來，柳旺用鎗一扎，往外就闖。白菊花從旁邊過來，總鎮一追，就是一鏢，正中肩頭，總鎮大人捧倒在地。白菊花往外一闖，會同青苗神，兩個人撲奔西南。這些兵丁，就有奮勇的，還要圍裏他們，焉能圍裏得住？黏著就死，撞著就亡。轉眼之間，就是數十名人在地上橫躺豎臥。那些兵丁，誰還敢追，任著兩個人飛跑。且說馮淵一眼瞧著白菊花往西南去了，一聽總鎮大人身死，自己一想，我暗地跟將下去，看他們落在何方。天氣已晚，大約他們看不見了。不料白菊花，實係鬼詐，總是賊人膽虛。馮淵一瞧白菊花返身回來，馮淵回頭就跑。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仍然歸在柳旺一處。馮淵又跟下去了。柳旺又追，馮淵又跑。等到他們要走，他就緊緊跟著。白菊花瞧見前面一個村莊，就與柳旺商量主意，進村，他就無處可找了。果然馮淵要追進村中，又怕白菊花在暗地藏著，無奈何，在村外找了一棵樹下歇息，只等到天交二鼓，自己回來。想著又是恨，又是氣，垂頭喪氣。順著潞安山的北山邊，就回了公館。叫開店門，問了問店家。知府大人，與眾位老爺們，回來了沒有？店中人說：知府大人回來了，總鎮大人帶傷；二位邢大人帶傷；我們這裏張老爺帶傷。馮淵又問：展大人，蔣大人，回來了沒有？回答沒有。馮淵又是一驚，往裏就走，迎面遇見姚正，馮淵又問了一問，也是如此。講馮淵一躍腳，說不好了，來至廳房，看見知府大人，低著頭，背著手，急的滿屋亂轉。原來知府大人，所愁者總鎮大人身受鏢傷，那如龍挖去一目，那如虎削去四指，張衙砍去一臂，兵丁殺死十一人，帶傷者十五個。拿獲柳旺家人八名，逃竄者無數。並未查點柳旺家中的東西，大門上鎖，上了封皮。又派兩個外委，調去五架帳房，大門外兩架，東西北三架。知府衙門兩位先生，開封府八名班頭，徐州府十六名班頭，三十名兵，會同看守空宅一座。若遇有人跳牆出入，立即鎖拿。死去兵丁，每人賞棺木一口，令戶親認尸。帶傷者，知府衙門公所調養，另請醫家調治，俱是官府給錢。知府回公館，內外科醫生請來約有五六位，俱是異口同音：張衙那家弟兄，保管無礙，就是總鎮大人，無法可治，所受鏢傷，盡是毒藥，透入皮膚，無藥可醫。無論內科外科，皆如此說。又不見展蔣二位護衛，又不知馮老爺那裏去了一點音信，皆無。急得個滿屋亂轉，忽兒馮淵從外面進來，徐寬勉強陪著笑，連忙問道：可曾見著展大人，蔣大人，沒有？馮淵說：唔呀，我還要問你哪？蔣大人，展大人的下落，哪？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對著馮淵說了一遍。馮淵說：這可不好了！知府問：馮大老爺，難道說沒看見二位大人一點影兒麼？馮淵說：就由潞安山琵琶谷，我與二位大人，總沒離開左右，就見他們追出白菊花之後，我在白菊花家裏，放起一把火來，前後勾串著一燒，

火光冲天，我就跟下二位大人來了。自到柳家營，就未見面。那白菊花，倒看他同柳旺逃入村裏去了，只見展、蔣二位正說之間，張龍、趙虎從外面進來。馮淵見著大家，彼此對問了一回，全是面面相覷。草草把晚飯吃畢，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營打聽，晚間並沒有從牆出入之人。單有趙虎自己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就把官查總領姚正，將他叫在東廂房裏。姚正問道：四老爺有甚麼吩咐？趙虎說：你是此地官查總領，應當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姚正說：下役也不敢說無一不知，大概的事情，盡都知曉。趙虎說：你們這一方，大概還有不法之人，沒有姚正說：還有也是沒有準案，無處下手可辦。趙虎問：住在甚麼所在？姓甚名誰？姚正說：出了榆錢鎮的西口，別進潞安山的山口，就順南山邊，有一個村莊，叫周家巷。東西大街，由當中分開。東邊叫東周家巷，西邊叫西周家巷。在西周家巷西頭路北，有個大門，內住著一人姓周，他叫周龍，有個外號，火判官的，便是在左近的地面，也沒有案，我們大眾有點疑心，他往來之人，全不正道。趙虎又問：他到底是個作甚麼的？姚正說：據他說，他是個保鏢的，到如今他又不要保鏢了。趙虎說：白菊花他們素日，可有來往？沒有？姚正說：那我可準知道，他們素有來往，他們交情，還是親密。我們還常常言講，可惜尉遲大官人，怎麼交他？誰知道尉遲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老趙說：這就得了，你不用管，我自有意說畢，二人出來。趙虎就把跟他那個從人叫來說：我要出去私訪去，你仍然給我買那樣一套破衣服來。趙虎私訪前套七俠五義之時，訪過五里村一案，又訪過白玉堂，巧遇三千兩金葉子，包相爺說他是個福將，他自己就信真。如今白菊花，展、蔣全無下落，又想著要去私訪，故此與姚正打聽得明白，又叫家人買破衣服去。不多一時，家人把衣服買來。趙虎將本身衣服脫下，就穿上了破汗衫，破褲子，光著腳，撒拉著破鞋，挽著髮髻，滿臉手腳上，俱抹上鍋煙子，又由牆上揭下幾帖大膏藥，提著一個黃磁罐，拾奪好了，將往外一走。正遇見馮淵，把馮淵嚇了一跳，說：可了不的了！趙四老爺瘋了！趙虎說：你纔瘋了！馮淵道：你瘋，何故這般光景？趙虎說：展、蔣二位大人，連白菊花俱沒有下落，我出去私訪。馮淵說：你這個樣子，還出去私訪，誰看見不說你形跡可疑？就是落魄的人，也不至於這般光景。縱然扮個窮人，像個窮人就是了，何至於渾身抹些個鍋煙子，貼些大膏藥？趙虎說：我出去私訪的時候，你還沒有差使哪？馮淵說：你若是遇著案，叫人家看破，也是個苦，無非又得我們救你。趙虎說：那裏用的著你們哪？相爺說過，我是福將。馮淵說：好！你是福將，我是臘醋，別抬扛，請罷。趙虎提著黃磁罐，往外就走。來至店門，把店家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是怎麼啦？趙虎說：你別管我，開店門。原來這店，自從打了公館，就是白天也把雙門緊閉。店家開了店門，趙虎

出了店，直奔正西。榆錢鎮本是熱鬧所在，來往人煙稠密，大眾一看趙虎，無不掩口而笑，老趙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順南山邊，直奔周家巷，到了東周家巷，往裏就走。往西過了十字街，就是西周家巷。東西所分者，無非南北一條街分開；在東就是東周家巷，在西就是西周家巷。將過南北這條街，坐北向南，有一戶人家，老趙又一喊叫。只見從門內出來一個人，年歲不甚大，青衣小帽，像個做買賣人的相貌。那人問道：「我這裏有點剩飯給你，要不要？我這裏有酒，你喝不喝？」趙虎問：「必是剩下的酸黃酒？」那人說：「不是，小花纔女貞陳紹。」趙虎說：「你既有女貞陳紹，爲何不留著你自己用？」那人說：「實不相瞞，我們是搬了家了，這就要交代房屋了。」我一看他們剩下了一碗飯，有些鹽菜，還有些不要緊東西，有一罈子酒，你要吃，我省得往那邊挪了；我瞞你，也不是久慣討飯的。」趙虎說：「有酒就好，我就是好喝，我要不喝，還落不了這般情形。」隨說著，把趙虎讓到門裏，有一個轉灣影壁，那人說：「朋友！你在這裏等等。不多一時，從裏邊拿出一張小飯桌，兩條小板凳，又取出一壺酒來，一碟鹹菜，兩個酒杯。」趙虎把黃磁罐放下，打狗杵往牆邊一放。那人給斟了一杯酒，自己就斟上一杯。老趙不管怎樣拿起就喝，一口就是一杯。那人瞞著趙虎，盡樂便問道：「朋友！我瞞著你怪面熟的。」趙虎說：「我是那裏人，你是那裏人？」那人說：「你不用隱瞞，我瞞出來了，你是開封府趙虎。」趙護衛老爺。趙虎說：「是不是，你錯認人了。」往常也有人說，我像趙虎，大概我與趙虎長的不差。我也姓趙，我可不是趙虎。那人說：「你不是趙老爺，可惜可惜，要真是趙四老爺，那可好了；可惜世界上的事，賣金遇不著買金的朋友，喝酒罷。」趙虎一聽，這話裏有話，隨問道：「你老貴姓？」那人說：「姓張，排行在大。」趙虎說：「張大爺，那人說：「豈敢。」趙虎說：「方纔你老說的是甚麼件事？」張大爺說：「你老說：『你老說：』」趙四老爺，有天大一件美差，準保你實加兩級。」趙虎問：「到底甚麼事情？」那人說：「皆因我們這裏，有一個火判官周龍，他家女眷，上我們家裏來了。婦女們說話，不管深淺，說昨日他們家來了兩個人，一個叫青苗神，一個叫白菊花，叫官人追的無處可去。這白菊花竟偷了萬歲的冠袍帶履，無處可藏，現時就藏在他們家裏。你要是真正趙虎，這件差使，是怎麼樣的美差，可惜你不是，那就行了。」趙虎一聞此言，哈哈大笑，心中想道：「怪不得相爺說我是福將。如今趙虎得了白菊花的下落，要問怎樣辦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三十回 羣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洩機

且說老趙聽見這個人，說出了白菊花的下落，不覺歡喜非常。就與那人笑嘻嘻的說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用隱瞞，我就是趙虎。那人說：你這是冤誰呢？你要是趙虎，你早說出來了。老趙說：一見面，人心隔肚皮。我本是巧扮私行，出來私訪，訪的就是白菊花。下落如今我一見你是個買賣人的樣兒，也是實心眼的人，我故此纔把我的真情洩露。那人哈哈一笑，說：你是真正的趙老爺，我可多有得罪。趙虎說：不知者不爲罪。那人復又深深的與趙虎行了一個禮，說：恭喜四老爺，賀喜四老爺，既是你老人家到此，這裏也不是講話的所在，咱們到裏邊，還有細話，告訴你老人家。趙虎連說：使得，使得，一回腳，噹的一聲，就把黃瓦罐踢碎，打狗杵折斷。拿著桌子，拿著板凳，拐過影壁來，有三間上房，把桌子放在屋中。趙虎一看，果然就像搬了家的樣子，盡是三間空房。那人拿著酒壺子說：我再取些酒來。趙虎就在房中等著，不多一時，把酒拿來，放在桌上。那人道：我有了幾個醃雞卵在那裏，可以下酒。趙虎說：不用了，我們兩個人說話罷。那人一定去取。趙虎的那種性情，訪案得遇，自己一喜歡，那裏還等得那人取雞卵來喝酒？自己斟上，自斟自飲，吃了三杯，把第四杯斟上，就覺天旋地轉，房屋亂轉，身不由自主，撲咚一聲，就栽倒在地。那人從外面蹣跚進來，哈哈大笑，說：憑你這個渾人，也敢前來私訪！你沒打聽打聽，小韓信張大連，漫說你這個渾小子，再比你高明一些，也出不了大爺所料。列公，這人到底是誰？這人是南陽府東方亮的餘黨，原來是白菊花盜取萬歲冠袍帶履，就是他們兩個人，一路前往。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帶履，交與東方亮，晏飛走的時節，是不辭而別的。東方亮怕晏飛挑眼，就叫張大連追下白菊花來了。將到潞安山，就看見山上火光大作，自己就奔周龍家裏去了。他將到周龍門首，火判官正在門前瞧潞安山那火納悶。彼此相見，張大連說了來的原因。少刻，家人回來，告訴潞安山的信。依著火判官要跑，小韓信把他攔住。直到初鼓之後，白菊花同著柳旺，上周龍家裏來了。馮淵把他們追進小村，躡躑躑躑房，這一家跳在那一家，就跑了直奔周龍家裏來。羣賊相見，火判官一問他的來歷，晏飛就將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大家用酒飯之時，白菊花說：我們弟兄二人，還得速速的起身，不然，怕再有官兵追你這裏來。是我姓晏的連累一個朋友就是了，別再把哥哥連累在內。周龍笑道：賢弟，其言差矣。古人結交，有爲朋友生者，有爲朋友死者。柳兄且把家舍田園俱都不要，何況我這一所破爛房屋，又算得幾何？張大連在旁說：二位自己弟兄，何故這般太謙。晏飛說：倘若沒有連累兄長之處，實是小弟心中不安。大家直飲到天色微明，也派人出去打聽，官兵並無一點來的動靜。張大連又說：雖然官兵無信往周家巷來，可怕有人暗訪。待我出去，到我們空房子那裏去看看，倘有箇生之人，我好盤

問盤問。大眾點頭。張大連走出來，到他空房子那裏，院中有兩個看房之人，忽聽外面叫街的乞丐，聲音詫異。張大連一出來，就認得是趙虎。誑進來，用他自己實話，誑趙虎的實話。然後就把他讓將進屋來，二次纔用蒙汗藥酒，把他蒙將過去。把西屋裏兩個大漢，叫將過來，拿了一條口袋，把趙虎往裏一裝，把個袋子一扎，叫一個抗著走，一個看家。二人出了門首，直奔周龍家內而來，到了裏面，進了廳房。晏飛問：這是甚麼？張大連說：你猜。白菊花笑說道：是銀子是錢？張大連把個袋子解開，把口袋撒去，大家一看，原來是個乞丐花子。張大連說：晏飛，認得不認得？白菊花細看，說：哈哈，好！張大連說：你稱你小韓信，可稱得有半見之明。周龍問：他到底是誰？晏飛說：就是那個趙虎。張大連說：怎麼把他抗來？張大連就把方纔的話，說一遍。周龍說：把他殺了，埋在後院，就結了。白菊花說：不可！張大連說：你問問，共來了多少人？張大連一蹬腳，咳了一聲說：就是忘了問這句了。白菊花又說：他們都在那裏住著？張大連說：我也是忙中有錯，我也沒問他。白菊花說：活該，我初見那如龍，那如虎的時節，我也忘了問他。在那裏居住，共來了多少人？柳旺在旁邊說道：既然把他們拿住，還怕甚麼？拿涼水把他灌將過來，將他綁在廳柱之上，拿刀威嚇著他，世界上的人，沒有不怕死的。張大連說：只要曉得他們住處，晚上大家回去，把他殺個干淨。我們大家一走，全奔圍城子上，東方亮大哥那裏，預備著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掘台上打擂。眾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麼麼？眾大異口同音，全說：這個主意很好，事已至此，還非這樣辦不可。立刻叫人取涼水，把趙虎牙關撬開，涼水灌將下去，把趙虎捆在廳柱上，大眾搬出椅子，彼此落坐。籬看。趙虎睜開二目一看，叫人捆綁在廳柱之上，自己衣襟，已然叫他們扯得粉碎，足下的鞋，早就沒有了，髮髻蓬鬆，如活鬼一般。往對面一看，周龍是赤紅臉面，柳旺花白鬍鬚，這兩個自己已不認得。再看那邊，就是白菊花，迎面站著，就是那姓張的。趙虎瞧見張大連，把肺都氣炸了，說：姓張的，你真是好朋友哇！張大連說：沒有我在這裏，你這條命，早就不在；皆因我愛惜你。這個人物，忠厚誠實。我問你幾句話，你只要說了真情實話，把你解將下來，任你自去。趙虎說：看你問甚麼？張大連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著？趙虎說：就爲這個事情，告訴你，可準放我呀！張大連說：君子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趙虎說：你過來，我告訴你，可別叫他們聽見。張大連說：使得！就到趙虎跟前。趙虎說：你再往前點兒，你把耳朵遞過來。張大連就把耳朵一遞，歪著臉兒，見趙虎把嘴一開，往前一伸脖子，把張大連嚇了一跳，說：他要咬耳朵呢！白菊花一聽大怒，跳將過來，舉劍往下就剝。要問趙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捆廳柱一福將受辱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

且說白菊花亮出寶劍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攔住說：「晏賢弟不可性暴，我準知道趙老爺是個好人。白菊花復又坐下。張大連說：『趙大哥縱然你就說出來，大眾是誰，在那裏居住，也是一件小事，爲甚麼拚著自己性命，執意不說？』趙虎說：『你一定

要問，我就告訴你，可便宜了你。』張大連說：『只當就是便宜我罷。』趙虎說：『我們人來的甚多，盡能高來高去的，就有三百餘人。』張大連說：『你別信口開河啦，那裏有這麼些人呢？』趙虎說：『你要不信，我就不說了。』張大連說：『你把有名姓的，說上幾個與我聽。』趙虎說：『你聽著，有北俠歐陽春，南俠展鵬飛，雙俠丁兆蘭，丁兆蕙，雲中鶴魏真，鑽天鼠盧方，二義士韓彰，穿山鼠徐慶，四義士蔣平，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鐵背熊沙籠，孟凱，焦赤說完，即問張大連：『有三百沒有？』張大連說：『那有三百共總纔有幾個人。』白菊花在旁說：『不用聽他的了，他盡是信口胡說。』張大連聽著，也覺不確實，說：『姓趙的，你要不說實話，我可就不管了。』趙虎扯開嗓子，連聲喊道：『趙虎被人捉住了！趙四老爺被人捉了！趙虎被人捉了！周龍問：『這是作甚麼故事呢？』張大連明白他的意思，急速就將趙虎的破衣裳，扯下一塊，把趙虎腮腮一搯，與他口中塞上物件。柳旺也說：『他這是甚麼意思？』張大連說：『他們外頭，必有一同來夥伴，扯開嗓子亂喊，叫他們夥伴聽見，好來救他。』白菊花說：『還是殺了他罷！』正要去結果趙虎的性命，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雖然塞住口，不能說話，看這三個人，倒也看得清楚，全都是箭袖袍，獅鬚帶，薄底快靴，肋下佩刀。一個穿紅，一個穿青，一個穿藍，是兩高一短。這三個人相貌生得實係凶惡，正當中這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紅眉金眼，逆鬚絡腮，紅鬚鬚，身高五尺，寬倒有四尺，還有一件奇文，精細的脖子，長有一尺，大腦袋，細脖子，最難看無比，眼睛這脖子，擎不住腦袋，那個腦袋是在脖子上亂幌，又是難看，又是可笑。看那兩個人，倒是英雄的架子，一個面似瓜皮，凶眉惡眼，未長鬚鬚，一個是面賽淡金，半個面上有紫記，上長了許多綠毛，粗眉大眼，也沒鬚鬚，那個細脖子的，先與火判官周龍見禮，然後見張大連，回頭又看見白菊花，說：『原來是晏寨主，也在此處。』二人對行一禮。又問周龍：『這位朋友是誰？』周龍說：『與你們二位引見引見，這位是柳家營人氏，號爲青苗神柳旺。』這是位兗州府人氏，號爲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彼此一一見禮，又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周龍又問道：『這二位是誰？』房書安說：『這是我帶出來的兄弟，新入我們這個跳板，是親弟兄兩個，過來見見。這就是我與你長提說的周寨主，這位是追魂催命鬼。』

黃榮江，這位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海，俱是杭州人氏。二人全給周龍行禮，挨著次序一位一位，全都行禮。然後眾人落坐，獻上茶來。周龍一問三位賢弟，從何處至此？房書安說：我帶著二位兄弟，特意前來拜望衆位朋友們，俱都叫他們見識見識。還有一件事，圍城子東方大哥，立掃台聘請天下綠林衆位哥們前去護播。我算計著哥哥，必然見了請帖了。周龍說：事情我算知道了，請帖我還未見哪？房書安說：早晚必到。可是此時出了一個與我們綠林人作對的，並不把我們瞧在眼內，如同蒿草一般，你們聽見說沒有？張大連問：是誰？房書安說：五鼠五義之內，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長的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似一個弔死鬼一般。他的本領，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土龍坡高家店高寨主，叫他殺跑了。桃花溝病判官周五寨主，叫他殺跑了。桃花村成了火場。這個人會裝死兒，又會假受蒙汗藥。這人往西北逃，他能在東南那邊等著崔龍，崔豹叫他追的無路，好容易纔逃了性命。此人鬼計多端，見了我們的人，絕不放鬆。白菊花說：房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漫說他一個晚生下輩，就是徐慶，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房書安說：我算是多言無非，告訴列位，如要見著他的時節，小心點就是了。白菊花說：我若見他的時節，務必把他首級割下來，拿回叫衆位看看如何？房書安一抬頭，瞧見趙虎，捆在柱子上，復又問道：周寨主，這個是作甚麼的？周龍就把趙虎的這段情由，說了一遍，問他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他執意的不說，正要殺他，可巧你們三位到了，誰願得殺他哪？房書安說：且交與我，問問他們的下落。自己來到趙虎的面前，將他口內東西掏出，說：朋友，你姓趙哇，你就是趙校尉老爺麼？因我們晏賢弟，盜來萬歲的東西，也是一時之錯，如今後悔已遲，情願再把東西送回去，無門可入，你可以能撥與我們作個引線之人，就連我們都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你能應此事不能？趙虎說：你就叫房書安哪？你這個脖子，太不是樣子了，精細挺長。房書安說：已然長就的，那可沒法了。趙虎說：我教給你一個招兒，就好看了。房書安說：甚麼招兒？這可要領教領教。趙虎說：你量著尺寸，揪住腦袋，剩下七寸去，趁著熱血一黏，準包你好看了。房書安說：我要胡罵你了，瞧著你怪惡厚的，說說話來，發多麼損。我與你說正經事，別頑笑。趙虎說：誰與你頑笑，你們如有真心，我帶你們就前去；不是我說句大話，在我們相爺那裏，是說一不二。房書安說：那就很好了，你帶著我們，這就上開封府，還是去找別人呢？趙虎說：自然是先見見別人。房書安說：先上甚麼地方？那裏去找？離此處遠哪，還是近？我們好預備川資。趙虎說：你們把我解開，我帶著你們一走，也不用你們的川資。房書安說：你不告訴我們的地方，可不能去。趙虎說：一定要問在甚麼地方，你不是從你們家裏來

麼，會沒瞧見？房書安說：沒看見。趙虎說：全在你老娘屋裏炕上坐著。剛說完，又喊叫起來：趙虎被捉了！趙四老爺被捉了！氣得房書安也是混罵，給了他兩個嘴巴，復又把他的口塞上。可巧門外面有人進來，回話說：揚州鄭二爺到。周龍說：請房書安正要拿棍子打趙虎，外面有人進來，就不能打了。趙虎往對面一看，這個人一身青緞衣襟，薄底快靴，面如重棗，肋下佩刀，背著一張彈弓，細腰窄背，一團雄壯。周龍往前，搶行了幾步，那人雙膝跪倒，周龍用手相攙，說：賢弟一向可好？回答：兄長這一向納福。周龍說：賢弟，你看那旁是誰？就見那人一轉身，看見白菊花，雙膝跪倒，放聲大哭。晏飛忙把他攙將起來，說：賢弟爲何這等痛哭？原來此人正派無比。周龍見他到來，立刻吩咐家人，把趙虎幽囚在後面空房之中，叫兩個人看守著他。家人答應，將他解下柱來，往後就推進了後花園。忽聽廳的一聲，趙虎扭頭一看，是一條黑影，手中刀兜著後腦頸，嗑哧就是一刀，人頭砍落，撲咚一聲，尸首栽地。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

且說姓鄭的過去見白菊花放聲大哭，你道這個姓鄭的是誰？就是那如韻所說的，他二師兄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皆因在揚州跟著師叔，學了一身本事，在揚州拜得盟兄弟一個，叫巡江夜叉李珍，一個叫開海先鋒阮成。皆因鄭天惠師叔如今病故，依著鄭天惠，不與他師傅送信，也不與他師弟送信，自己承辦喪儀，報答他師叔教給他這一身本事之恩。李珍、阮成勸他一定給師傅兄弟送信。他說：兩個師弟，沒有準棲身之所，那裏送信？只可給師傅師兄送信。把師叔的靈柩封起來，投奔徐州。要上潞安山的山口，只見天晚，又正從周家巷經過，此人最與周龍交好，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鄭天惠這個人物。一者沒入過緣林，也不保鏢，也不與人看家護院，無非自己叫個廠子，餬口而已。所有他的朋友，俱是正人君子。今天來到此處，天氣已晚，不料進來見著師兄，跪倒放聲大哭。白菊花一問，鄭爺就把師叔死去的情由，說了一遍。白菊花一聞此言，歎惜一聲，說：可惜呀！可惜那老兒也故去了。鄭天惠見這個光景，真氣得顏色更變，又不好與他師兄爭吵，強陪著笑，說：師兄不在家中，在周哥這裏，有何事故？白菊花說：先與你兒兒幾位朋友，然後再告訴我的事情，說出來令人可惱。白菊花把這些人，一一全都見過了。白菊花說：皆因我把萬歲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將出來，我把此物送給了一個朋友。鄭天惠說：你怎麼到萬歲爺那裏偷盜物件去了？倘若有一



差二錯，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白菊花道：說得很是，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貪幾杯，一使性兒，還管甚麼身家性命。我盜來萬歲爺的東西之後，天子降旨，著派開封府包公要捉拿我。滿讓開封府有幾個護衛，就讓他有些本領，天寬地闊，他也沒處找我。包公一急，貼了一張告示，若有知曉我下落者，賞給官做。那如龍、那如虎這兩個小輩，自行投首，揭了告示，也不知帶領多少人，前來拿我。並且有南俠展熊飛，還有翻江鼠蔣平，又有本地的總鎮，帶領無數兵將，火焚了潞安山，燒了琵琶谷，只害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得奔到柳兒家來。無奈我逃在柳兒家之後，他復又知會總鎮，兵困柳家營，連累我這哥哥，棄家逃走。我們又投奔周四哥家裏來，他仍不死心，方纔你們所看見，在廳柱上捆著的那個，那就是開封府的趙虎，又把這個人，打發來到此處私訪，叫給我張大哥，識破了機關，把他誑將進來，問他們的下落，執意不說，正要責打於他，不想你來到此處，暫且把他推在後面去了。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話，把個鄧天惠氣的雙眉直豎，二目圓睜，叫著那如龍、那如虎罵道：兩個匹夫，真乃是反覆無常的小人。列公若論鄧天惠與那家弟兄，他們最厚，怎麼聽了白菊花這一套話，他倒罵起那家弟兄來了？皆因此人，是一派正氣，不論親疎，誰若行事不週，他能當時就箇。隨即問道：這兩個小輩，現在那裏待我？去結果這兩個小輩的性命。白菊花說：皆因不知這二人的下落，方纔拿住趙虎，問他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他執意不說，所以不知他們下落。鄧天惠說：既然拿住趙虎，怎麼不說呢？白菊花說：要打要殺，他拚著死命，也是不說。鄧天惠哈哈大笑道：既是這樣，我有主意，略施小計，管他得說出真情實話。小韓信在旁道：鄧兄，台我們領教高見。鄧天惠說：此人現在後面甚麼地方？周龍說：在後面空房之內。鄧天惠說：周兄，你找一個能言的管家，去到後面，就說他是安善良民，無奈暫居在你們這裏。周兄，我可是用計，千萬可別惱我呀！周龍說：自己弟兄，怎麼能惱你哪？鄧天惠說：因為他是不願為綠林，又不能脫身出去，如今忽見四老爺被捉，就有心來救，無奈一人勢孤，如今瞧見把你推在後面，我把你老送出去，四老爺可得救我，這裏我就不能居住了。他必應承，情甘願意。但不知此人，會上房不會？張大連說：不會上房。鄧天惠道：可先給他立下一個梯子，他一見這個光景，必然更一點疑心的地方沒有了。只管跟著他就走，他必然把此人，帶至他們的所在去。我在後跟隨，看他們到甚麼所在，或是公館，或是店房，或是衙門，探準了地方，我回來送信，你們眾人，誰去誰不去，我也不管。我就把那如龍、那如虎，碎剝其尸。張大連誇獎好計好計。鄧天惠說：這個趙虎，不知可有入看著他？周龍說：有兩個人看守。鄧天惠說：先把這兩個人叫出來，把趙虎鎖起來，然後派人去行詐。周龍說：鄧賢弟作事，真想

得全美。先叫家人去到後面，叫兩個人回來，倒鎖房門。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家人進來，慌慌張張，口中亂喊，說：「可了不得了！那個趙虎，大半是叫人救出去了。我們家裏三個人被人殺死，血跡還熱哪。皆因絆了我一個筋斗了，扒在死尸上頭，鬧了我一身血，眾位爺們請看。說畢，扎撒著手。大眾一看，果然全身盡是鮮血，眾賊一瞧，全都吃驚不小。你道趙虎方纔看見後面一條黑影是誰？恰是馮淵自從趙虎走後，天有未刻光景，張龍便不瞧見趙虎，不知去向，見人打聽，老四上那裏去了？惟有馮淵知道，就把他的情由說了一遍。張龍一聽，嚇了一跳，連忙與馮淵行禮說道：「我們老四是個渾人，不遇見白菊花便罷，遇見白菊花，就是殺身之禍。奉懇馮老爺，我們一路前往，他若遇禍，還得求馮老爺解救。」馮淵說：「我勸他再四，他說用不著我，他是個福將。他若沒有這個話，我要不去，我是混帳東西；他用不著我們這些人，我是何苦哪！」張龍苦苦哀求，說：「不用理他，他是渾人，你總看小弟面上，真急得張三爺與馮淵下了一跪。」馮淵道：「纔無法，點頭應允，問說：那裏去找哪？」張三爺說：「料著老四出去，必與姚正問路。果然一問姚正，他便知道，就將趙四老爺，要上周家巷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張龍復又見了馮淵，提說老四上周家巷去了。馮淵連自己夜行衣包，全都帶上，跨上自己利刀。張三爺也帶上刀，告訴明白了知府大人，又把知府嚇了一跳。張三爺與馮淵出來，直奔周家巷，到周龍門首，前前後後一繞，忽聽裏面喊叫了兩聲，說：趙四老爺被人捉了。張龍聽見，就急了一身冷汗，說：「馮老爺！你聽見我們老四叫人拿住了，在那裏喊哪！求你老人家，施恩搭救他的性命。」馮淵說：「天還未黑，我要進去，叫人拿住，誰來救我？」張龍一聽無奈，只可等到天將發黑，二人走到後牆，馮淵仍然背著夜行衣包，叫張三爺在此等候，自己纔躡上牆頭，見裏面是個大花園子，飄身下去。纔過太湖山石，就見有兩個人推著趙虎，直奔空房。馮淵穿著花叢，抽出刀來，往前一縱身子，噉味就先殺了一個。那個將要一喊，馮淵刀落，也作了無頭之鬼。馮淵過去，說：「福將多多受驚呵！」馮淵用刀挑去繩子。趙虎把塞口之物，掬將出來，雙膝一跪，說：「恩公，我算計你該來了，我可算兩世爲人了。」馮淵說：「你是福將。」趙虎說：「我再提起那些個話來，我是個狗娘生的。」馮淵一笑，說：「我還得把你背出去，你連鞋都沒有了，也罷，你穿我這身夜行衣罷。」馮淵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開換上，他的衣服叫趙虎穿上。二人要去，打前面來了一人，馮淵就把趙虎一拉，叫他在太湖石洞內等著。自己由太湖石後，繞奔東南，就在來的那個人身後，撲哧一刀，將那人殺死。二番回來，至山洞，再找趙虎，蹤跡不見。要問趙虎的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馮淵前後殺了三個，回頭一找趙虎，蹤跡全無，急的馮爺暗暗叫苦，轉眼之間，又怎麼蹤跡不見，哪料要是自己的人，沒有這們大本領的，要是他們的人，那可了不得了。正在作急之間，忽見正北上，有一黑影，好像一個人，背著一個人的光景，馮淵一見，撒腿就追。又聽見嘖嘖一聲響，由正西上，打來一塊小石頭，正墜落眼前。又往正西一看，就見西邊約有三尺多高，黑忽忽又不像人，來回亂幌。馮淵一想：這個別是鬼呀！我到底過去看看。他往西一追，就蹤跡不見，正向太湖石前納悶。忽聽背後嗤的一笑，把馮淵臉都嚇黃了。扭頭一看，唔呀，敢則是你老人家，真把我嚇著了！原來是翻江鼠蔣平。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蔣爺、展爺二人俱在水牢之中，南俠全仗蔣四爺提著他的腰帶，如不然，往水中一沉，就性命休矣。再說蔣爺又得顧著踏水，單臂沒有多大膂力，不大的工夫，單臂一乏，又得換上那隻手來。展爺過意不去，說：四哥，想我終是一死，累得你困乏，求你放我下來，或者你能逃得性命。不然，大家都死，無益於事。蔣爺道：勿慌！我想著出路了。我問你一件事，你那寶劍，能切金斷玉，要砍磚行不行？展爺說：漫說砍磚，就是白玉石頭，水晶磨盤，都能應手而斷。蔣爺說：這就好了，你看這個縫兒雖小，我們不會把他剝的大大的麼？要是將這縫兒剝寬，你扁著身子，就出去了。展爺說：還是四哥足智多謀。蔣爺說：你先用手，抓住這銅蒙子，我下去摸劍。展爺就用手摸著了燈籠錦的窟窿，懸著身子。蔣爺沉入水中，用手一摸，摸著自己青銅刺，又摸著劍把。蔣爺往上一翻，踏水法就露將出來。復又過來，單手提著展南俠的腰帶，自己把青銅刺撇在腰間，手拿寶劍。展爺右手攙住蔣爺的脖子，左手推著那透借水的縫兒那邊的磚。唵，唵，唵，連銅蒙子帶磚一路亂砍，蔣爺砍乏，手中無力，將劍交與展爺。蔣爺提著展爺的腰帶，展爺又砍，整整砍了半夜，方砍透到了寬闊所在。仍是蔣爺提著展爺，直到飄沿湖，二人一聲長歎，整整在黑暗之處，挨了一夜，如今復見青天。看了看，正是紅日初升之候，並沒有行路之人。把自己衣服，俱都脫將下來，就在那沙灘地面，擰了擰抖，晾在那裏等乾。直到天交近午時候，衣服方纔半乾，只得將就穿戴起來。二人回歸公館而來。可巧正打柳家營經過，正遇著官兵搭著帳房，看著空房子。蔣爺過去，打聽昨天事情，方纔知道，總領受傷。二人回奔公館，見著知府大人。徐寬一見展、蔣二位，喜出望外，打聽二位的事情，因為何故，今日方歸。蔣爺就把自己事情，對著知府學說一遍。知府復與二位大人道：蔣、展二位，屋內瞧看總領大人，那意思，性命有些難保，又瞧看那家弟兄二人，張簡也在此處養傷。方纔出來，酒飯已盡擺齊，有知府陪定二位用飯。將一端酒杯的時節，蔣爺又問張龍、趙虎、馮淵那裏去了。知府又把趙虎怎樣私訪張龍、馮淵隨後趕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

一聞此言，就把杯放下，吩咐開飯。連展爺二位，飽餐了一頓，用畢，約會展南俠一同前往。此時也就不更換衣襟，身上衣服俱已乾透。二人辭別知府，叫姚正過來，問明道路，這纔出了公館。二人直奔周家巷而來。天氣不早，來到周家巷，往後一繞，遠遠望見張龍，靠著一株樹，盡望周龍家後牆那邊。蔣爺叫了一聲三老爺，張龍忽然吃一大驚，扭頭一看，忽見展南俠、翻江鼠二位一到，猶如見掌上明珠一般。往前搶行了幾步，抱拳帶笑說：二位大人，從何而至？蔣爺說：我們是兩世爲人，先打聽你們的要緊。張龍見問，就把趙虎怎樣私訪，他怎樣同馮淵來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你在此等候，待我一同進去。張龍深施一禮。展南俠與蔣四爺一縱身，躡上牆頭，飄身下去，一直奔南，就見了趙虎與馮淵對換了衣裳，換畢之後，就見從南來了一個人。見馮淵把趙虎往太湖石山洞裏一拉，他繞太湖山石，趕奔東南，殺人去了。蔣爺告訴明白展南俠，你把他背出去，我戲耍馮淵。展爺無奈，直奔山洞，進山洞，低聲說：我把你背出去。趙虎一瞧展南俠，說我的恩人來了！出了山洞，往展爺身上一扒，展爺把他背將起來，一直撲奔正北。待等馮淵殺人之後，一找趙虎，蹤跡不見，後纔遇見蔣四爺，說你真把我嚇著了！背著趙四老爺走的是誰？蔣爺說：那我不知道，別是白菊花罷。馮淵說：你老人家別嚇詐我了，這就壞我受的了。蔣爺一笑說：我們走罷。是展護衛大人。二人撲奔正北，由牆隙將出來，大家會在一處。張龍、趙虎過來與三位道勞。蔣爺說：別緊在此說話了，快走罷，小心人家趕下來。衆人撲奔公館，隨走著，趙虎說：別看受一大險，他們的事情，可全給我聽來了。蔣爺問：他們的甚麼事情？趙虎說：就爲我假裝討飯，遇見小韓信、張大連，用蒙汗酒把我蒙將過去。醒過來的時節，就把我綁在柱子上，本家叫火判官周龍、白菊花與青苗神柳旺全在他們家裏。又來的是細頸子大頭鬼王房書安，一個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江，一個叫追魂催命鬼黃榮海。誑著我，叫我說你們下落，我老把他們罵了一頓。又來了一個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是白菊花師弟。這個人一來，他把我推到後面，馮爺就到了，展大人也來了。展爺在旁邊說：四哥，白菊花也在此處，還有羣賊，趁著此時，還不拿他，等到何時？蔣爺說：且慢，我們先把他們送在公館，然後調兵前來，圍了周家巷，還是你馮老爺進去拿賊。倘若拿不住，跑了時節，外面倒還有人哪。此時你我進去，拿他不住，豈不是打草驚蛇嗎？他一遠遁，就不好辦了。展南俠連連稱善。趙虎、馮淵復又詢問展爺二位：因何事一夜未歸公館？蔣爺也就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隨說著，就到了公館。店家開門，大家進來，復又將門閉上。大家奔上房，知府大人見大家從外面進來。趙虎說：我算兩世爲人，要不是馮淵老爺，展大人、蔣大人到，我命休矣。知府大人復又與道驚，又問受險原故。趙虎一五一十，

學說了一遍。知府叫他們預備了臉水，四老爺淨面。趙虎出去洗臉，更換衣服，復又回來，要叫擺酒。忽聽房上瓦片，咯嘣一聲，展昭說：房上有人。趙虎說：待我出去看看。一掀簾櫳，往外就跑，到院內往房上一看，上面廳的一聲，打下一物，嘍嘍一聲，正中趙虎前胸。老趙哎呀一聲，撲咚栽倒在地。要問趙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鄭天惠棄暗投明

且說展南俠，大家正要用酒，忽聽房上瓦片一聲，說有賊。趙虎愣頭愣腦，往外就跑，出來就被一人彈子打倒。你道房上是誰？原來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聽了家人之言，大家到後面看看虛實，果然三個家人橫躺豎臥，鮮血淋漓。大家各處一找，鄭天惠就躡上北牆，一眼就望見有幾個人，直奔正東。復又回來告訴周龍：我看見了，待我跟將下去，你們衆位前廳等我，得了他們下落之時，我前來送信說畢，隨即就出後牆遠遠的跟下。展蔣衆位來了。直到公館，就把彈兜子從腰間解將下來，繫於外面，把衣襟掖好。躡上西牆，往裏一看，但見上房點著燈火，自己飄身下來，繞到大房的後坡，躡將上去，躍脊到前坡，往房上一扒。不料身腳一蹬，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塊。焉知裏面聽的出來，說有賊。鄭天惠回手，把彈弓摘將下來，恰好老趙跑到庭中，一彈子正打在胸膈之上，打的趙虎滿地亂滾。忽見裏面嘍嘍，把燈俱都吹滅，又聽嚷道：待我出去。鄭天惠就把彈子上好，往下要打，沒見有人出來，只可等著。又等了片刻，說唔呀，出去拿賊。又要打，又沒見出來，復又聽見裏面說：我的刀怎麼找不著了？唔呀，可有了刀了，這可出去了。忽聽簾板吧嗒一聲，鄭天惠恨這個樣子，說了幾回，總沒出來，把身子往前一探，前手對準屋門，一露而就打。鄭天惠只顧顧著屋門，不料後面來了一人，對準他後臂上，踢了他一腳。鄭天惠只顧顧前面，未曾防備後面，本是往前探著身子。這一腳，焉有不墜落下來之理。你道這踢他的是誰？原來是蔣四爺，知道房上有人，就把燈燭吹滅，一拉南俠，低聲說道：你從後面。上房。馮淵就明白了，緊嚷出去。展爺把後窗戶一開，縱身出去，躡上房，到前面，見鄭天惠往前探著身子，用了一個橫蹀子腳，就把鄭天惠踢將下去。馮淵聽見嘍嘍一聲，這纔縱身出去，把刀就刺。鄭天惠揸下房來，未能縱身站起，眼瞧著刀到，又不能抽刀招架，就用手申彈弓，往上一迎。只聽吧的一聲，就把那彈弓上的弦刺折。鄭天惠彈弓弦一折不緊，這人的性命休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屋中蔣四爺嚷叫，別殺害他的性命。馮淵這纔過來，把他綁上。屋內這纔把燈火點著，展爺躡下房來，同著馮淵。

把鄭天惠推入屋中。趙虎被這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哎呀了半天，原來打在胸脯上面，細看時，起了一個大泡，咬牙忍著痛，也就跟進來了。他叫鄭天惠跪下，他偏不跪。趙虎在那人腿下，踢了一腳，說：「我也報報仇。」鄭天惠嘆喙跪下，復又起來，仍然立而不跪。蔣四爺連知府，展爺進來，俱都坐下。蔣爺說：「不用叫他跪。我問問你姓甚名誰？因為何故前來行刺？」鄭天惠哈哈的冷笑說：「要問，姓晏名飛，外號人稱白菊花的便是。前來尋找邢如龍，邢如虎兩個小輩，結果他的性命來的。如今我既然被捉，不能報仇，速求一死。」趙虎說：「你別不要臉啦，你瞧著人家姓晏的發財呀！你不算四老爺不認得你呢！你道這鄭天惠為甚麼假充白菊花，因自己已被捉，明知是死，倒不如替師兄把他盜冠袍帶履之罪，替他一筆勾銷，就算給他洗了這一案。」蔣爺一看這個人，紫面長眉，青緞衣襟，很是英雄氣派，一看就愛惜此人。說：四老爺這個人是誰？趙虎還未答言，就聽屋內有人答話，哎呀，四大人你千萬別聽他說，這是我們的二哥哥。又叫道：「二哥哥呀！你因為甚麼罵我們，反倒替深賊的名姓？你不白菊花狗娘養的，害得我們有多苦，哎呀，痛殺我也！」鄭天惠一聞此言，透著詫異，卻是邢如龍，邢如虎的聲音。隨說道：「原來是邢如龍，邢如虎兩個反覆無常的小輩！那個是你二哥哥？屋內說哎呀，二哥哥我們是怎麼得罪你了？」蔣爺一攔說：「二位邢老爺，不必往下說，我明白了。定然是姓鄭的見了白菊花，受了晏飛的蠱惑，聽他一面之詞，反倒前來找你們二人來了。姓鄭的，我這一猜，準準的不差，是與不是我先帶著你，瞧瞧你兩個師弟，有甚麼話，咱們回來再說。」帶著鄭天惠來到屋中。邢家弟兄二人，一見鄭天惠說道：「我們二人不能與二哥哥行禮了，你來看。」鄭天惠一瞧兩個師弟，就如刀扎肺腑，原來是一個折著胳膊，一個是瞎了一隻眼睛，看二人，仍然還是血人一樣。鄭天惠一瞧，心中就有幾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連忙問道：「你們到底是為甚麼，弄得這般光景？」邢如龍說：「你聽白菊花是怎麼說的？」鄭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訴他的言語，說了一遍。邢如龍不覺得那一隻眼睛的眼淚就落下來了。說：「我們也不說，讓我們蔣四大人告訴你，便知分曉。」蔣爺說：「你上外間屋中來，我告訴你，他們這不自之冤。」鄭爺隨跟著出來，到了外間屋中。蔣爺就把邢家弟兄前前後後的事，說了一遍。鄭天惠方纔明白，原來晏飛傷了師弟，反說師弟陷害於他，一蹶腳，說：晏飛呀！晏飛，你欺吾太甚了！鄭某原來錯怪兩個師弟！大人，我如今被捉，身該萬死，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師兄弟的事情，險些錯害了我兩個師弟，如今此事已明，雖死瞑目，大人快些吩咐把我殺了，我就完結了。」蔣爺一笑，這也怪你不得前來尋找你兩個師弟，沒有晏飛，你也不能如此，並且你兩個師弟，背地裏也常常誇獎你是個好人。蔣某要治了你的罪名，一則也對不起我們邢老爺，二

則你此來非出本意，隨說就就把他的綁繩與他解了。說：你願意幫著白菊花，也聽你自便；你願意暗投明，也聽你自便。你願意幫著我等，有我們在此，一引見了相爺，定能保舉你作個大小官職，豈不是好？鄭天惠叫蔣爺這一套話，說的倒覺臉發赤，又聽著兩個師弟齊說道：快給蔣大人叩頭罷，千萬可別把這個機會錯過。你要做了官，你我弟兄，朝朝暮暮在一處相守，省得你東西的，總不得見面。鄭天惠聽了這些言語，概不由己，雙膝點地，說：小人論罪身該萬死，蒙大人開天地之恩，饒恕活命，小民在大人跟前，願効犬馬之勞。蔣爺用手攙起，又與展爺相見了一回。蔣爺說：鄭壯士，你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咱們是先辦國家要犯之事，鄭天惠尚未開言，只見展爺一擺手說：外而有賊，原來展爺看見後窗戶上有一窟窿，被展爺一眼看見，說了聲有賊，馮淵就跟着嚷說：有賊！快些拿賊！就推趙虎出去拿賊。老趙說：我蒙受的了，你們拿去罷。展爺啓簾縱出屋子，一蹶腳躡上房去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你道晏飛因何故也上這裏來了？皆因鄭天惠走後，周龍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個人死尸裝殮起來。周龍等回至廳房，房書安說：雖然殺死三個家人，鄭爺這一跟下去，準得著他們的下落了。小韓信連連搖頭說：不好，不好！白菊花問：甚麼不好？張大蓮說：他今一去，見了那家弟兄這般受傷，決不立時下手。這那家弟兄，豈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對他說明？他們要定計前來，你我大事不好，不用別的，他們把計策定妥，回來告訴我們沒找著，等他們大眾外面到齊了，殺將進來，他在裏面，一作內應，咱們大眾措手不及，豈不是悔之晚矣！大眾一聽，連連點頭，全說：張爺慮得有理。白菊花說：事不宜遲，我先趕下去看看，如真此事，我先殺鄭天惠。說畢，帶寶劍就趕下來了，他也是跟著鄭天惠身後進來。白菊花到裏面時，鄭爺剛叫展爺捉住，綁入屋中，晏飛在窗戶後面，用手指尖戳了一個窟窿，用一目觀看，一見展、蔣二人，就嚇了一跳。想到二人，爲何沒死？哪先聽鄭天惠替他洗案，不覺歡喜，後來鄭天惠降順了蔣平那邊，要幫著人拿自己了，這纔上房走，不料後面展爺等趕下來了。要問展南俠捉拿淫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上鵝峯堡尋師求醫

且說展南俠躡上房去，見了白菊花，就追趕下來。後面又有馮淵也就追趕下來。白菊花恨不得肋生雙翅，跑至榆錢鎮後街，倒不奔周家巷，皆因榆錢鎮樹木又多，他好穿林而過，他料著展南俠必是大仁大義之人，一進樹林，他絕不追趕。果然就跑到

樹林，闖入樹林之內，展南俠果不追趕，同著馮淵轉身回來，仍到公館，還是闖牆進去，來至上房，而見蔣四爺。蔣爺問：「追趕何人？」展爺說：「追趕還是白菊花，他不敢動手，穿林逃命。」蔣爺一聽說鄭壯士方纔的話，未能說完，還是奉懇壯士，幫著我們，捉拿白菊花。鄭天惠說：「多蒙大人不殺之恩，鄭某怎敢推托，實在不是他對手，大人不信時，可問我兩個師弟。」蔣爺說：「既然你不肯傷師兄弟情面，我也不能逼，叫你一定傷了和氣。如遇有別的事情時節，再爲奉懇。」鄭天惠說：「這是大人的格外施恩，成全小可。還有一件，我雖不去拿他，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他們內中，可有一個小韓信，張大連，此人是足智多謀，大人倘若去晚，只怕他們睡多夢長，若要生出別的主意來，再拿他們，只怕更要費事了。」蔣爺點頭說：「有理有理，承兄台指教。」展爺說：「四哥，我們商量著誰去？蔣爺說：「教姚正請何輝何老爺，叫他調兵，立刻前往。當時就有下人出去，不多一時，把姚正找來。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般，這等這樣，告訴姚正。姚正點頭領命出去。蔣爺又同著知府大人，說：「總鎮大人這傷，非找我二哥不行，要有我二哥在此，總鎮大人這傷，一點妨礙沒有。無奈要找著我二哥，將藥拿來，只怕大人性命休矣。」鄭天惠在旁問道：「總鎮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藥暗器？」蔣爺回說：「正是。」鄭天惠說：「晏飛所學這毒藥鏢，那毒藥是我師傅所造，交給了白菊花這個方子。這個解藥，可沒傳給與他，如今也是他拿的銀子，叫我師傅配的他那裏所有，我師傅那裏也有，要把此藥找來，總鎮大人這傷立刻全愈。」蔣爺說：「老師在那裏居住？」鄭天惠說：「鵝峯堡，離此七十里之遙。」蔣爺說：「總鎮大人是昨日受的鏢傷，要是明天起身，上鵝峯堡，從那裏回來，可不定總鎮大人活的到那時候活不到。」鄭天惠說：「無妨。我知道我師傅那毒藥的性情，除非打在致命處，立刻就死，如在別處，能活四十八個時辰。」蔣爺隨即就一揖到地，說：「懇求鄭壯士，辛苦一輪，鄭天惠說：「我師傅一生最愛貪點小便宜，這藥又是白菊花用銀所配，他又對我師傅說過，憑他是誰，不叫給藥。我要空手而去，萬萬不行。」蔣爺說：「這又何難，拿上幾百銀子，只要治好總鎮，幾千也不要緊。」鄭壯士，你想可以給你預備多少？」鄭天惠說：「有二百兩就行。」蔣爺說：「明日早晨，叫知府大人給你預備二百兩銀子，明日你就起身。我們這裏辦晏飛之事。」鄭天惠說：「我一人前去不行，無論那個老爺，跟我前去方妥。」蔣爺哈哈一笑，說：「壯士，你這是怕我們疑惑你，拐了二百兩銀子跑了罷？」鄭天惠說：「不是我多心，我師傅見了我，倘若不給藥，豈不誤事？無論那位老爺，跟我前去，我師傅一見老爺們，那可就準給了。」蔣爺說：「這是何緣故？」鄭天惠說：「大人不知，我師傅一輩子就是懼官，見了老爺們，把話說的利害的說：你怎麼叫徒弟偷萬歲爺的東西，應當減十族之罪！師傅本來懼官，又一聽這個信，必然就把解毒



散急速獻出。我說此話，大人不信，屋中現有我師弟，他們知道屋內那家弟兄，一齊答道：說不錯不錯。蔣爺說：去一個人，又有何難？正在說話之間，忽見姚正從外面進來，說外面俱已齊備。蔣爺約展爺、馮淵，各帶兵刃出了公館，見著何麟帶兵直奔周家巷。大家到了周龍門首，叫何麟帶兵將周龍家圍困起來。展、蔣、馮三個人，躡上牆去，跳在院內，先下去開了大門。展爺把寶劍亮將出來，把鎖砍落，然後開大門。展、蔣二位往後就跑，連外面兵丁，隨馮淵一齊嚷叫拿賊。大家奔到院內一瞧，各屋中全沒點著燈燭。蔣爺瞧著，就有些詫異，各屋全是倒鎖屋門，前後皆是如此。展爺用劍剝開上房門鎖，到屋中一看，全是剩下些粗重的東西，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蔣爺一蹀腳，說：展大弟，咱們來遲了，還是應了鄭壯士之言。你道這些賊人，皆因白菊花穿繞樹林，回轉周家巷，仍從房上下來，到屋中見了羣寇。張大連先就問道：晏寨主怎麼樣了？白菊花就將鄭天惠被捉，降了人家的話，說了一遍。張大連說：不出我之所料。還怕少時，他們就來哪。咱們大家，早作一個準備纔好。白菊花說：他若來時，我就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說：他一人前來好辦，倘若又照著柳家營一樣，兵丁往起一圍，那時豈不費事？房書安說：依張大哥主意，怎麼準備纔好？張大連說：咱們大家，不久要上南陽府，不如趁此起身。周四哥家內，又沒女眷，我們大家棄了這座宅子，直奔南陽府，省了許多事情。周龍一聽，連連點頭，說就是這個主意很好。白菊花說：是我連累了周兄。周龍說：賢弟何必太謙？大家拾奪備馬，連家人全是手執腳亂，拿東西，扎包裹，各帶兵刃，倒鎖房門，跳出牆去，至外面，全都上馬。羣賊一逃，不多工夫，展爺等就到了。展爺一瞧，連一個人沒有，與蔣爺商議：只可咱們大家回去，就留何麟帶數十兵丁，在此看守空房。蔣、馮三位回來，到了公館，直奔裏面，進了屋中，見了知府張龍、趙虎、鄭天惠。知府見面，先就打聽白菊花的事情。蔣爺就把撲空的言語，對著知府學說了一回，又不知道羣賊何方去了，只可慢慢的打聽下落。趙虎過來，說：四大人，我知道他們投奔何方。蔣爺問：你怎麼知道？趙虎就把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來約會他們，上南陽府幫著打掃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只要知道他們的準下落，可就好辦了。咱們先打發鄭壯士起身，這個事要緊。徐寬說：我把銀子預備妥當，連盤費俱在這裏。鄭天惠說：那位同著我一路前往。蔣爺回頭與展爺說：大弟，你老人家辛苦一趟罷。展爺連連答應。蔣爺說：論起這就起身，天氣太早，二位吃些酒，然後再走。知府吩咐擺酒。當時羅列杯盤，直吃到紅日東升，方纔罷盞。展爺同鄭天惠帶了銀子，辭了知府大眾等，起身直奔鵝峯堡而來。一路上，無非談談講講，論回子武藝，直到日落西山，遠遠望見鵝峯堡，告訴展爺：這前邊可就到了，咱們二人，一同進去省事。展爺說：鄭壯士，你只管進去說，倘

若實係不行，我再見他不遲。鄭天惠只得點頭，拿了包袱，提著銀子說：你在我師傅那大門西邊等我。展爺點頭，二人又走不多時，鄭天惠一指說：這就是我師傅家。展爺一看，原來是坐東向西，一個大姑娘出來，與他開門。鄭爺進去，復又把門閉上。展爺到樹林裏邊，有一塊青石，自己坐下。天已透黑的時刻，左等右等，直到初鼓時候，出樹林看看，猛然見由東往西，有兩條黑影，前邊跑走一人，後面追著一個。要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爲交友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且說鄭天惠叫門，裏面問是誰。鄭爺一聽，原來是師妹紀賽花，說道：妹子開門來，是我鄭天惠到了。姑娘高聲說道：呀，爹爹，娘呀！我二師兄到了。老太太說叫他進來。姑娘開門，道了一聲萬福。鄭爺打了一恭，進了大門，姑娘復又閉上。掀簾進了屋中，原來是三間上房，一明兩暗，將進屋門，就見著師母，鄭爺跪下道：師母，你老人家一向身體康泰。老太太說：好哇，二小子你怎麼總也不來了？天惠說：孩兒盡在揚州地面教廠子，總未能得閒，與師父師母前來叩頭。我師父他老人家，眼睛比先前好了些麼？老太太說：你師父那樣年歲，如何能好，更不及從前了。你看看去罷，在那裏間屋裏坑上坐著哪。鄭天惠來到裏間屋子裏，見著銀鬚鐵臂蒼龍紀強，在坑上坐著，就是雙目不明。鄭天惠來到坑沿前，雙膝跪倒，口尊師父！弟子鄭天惠，給你老人家叩頭。紀強說：是那位鄭二爺，你們快些攙起來，這不是活活的折受與我麼？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何出此言？我數年不到，實出無奈。如今現有鏢行的人，我弟子出去保綢緞車輛，這有白金二百，孝敬你老人家，以作零用。再等做了買賣回來時節，再多多孝敬你。說畢，將銀子遞將過去。紀強閉著眼睛一摸，說：姑娘你看看，是銀子不是？姑娘說：爹爹你也不想，我二哥是甚麼樣的人。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謊。紀強說：我知道他是好人哪。我就常說：這四個徒弟，就叫著了這兩個，要像如龍，如虎兩個天殺的東西，到底是喪盡天良，把本事業會，連我的門都不登了！二小子，你還跪著哪，一路辛辛苦苦的，快上這裏歇歇罷。姑娘，你倒是給你二哥哥茶呀！且說姑娘不多時，烹上茶來，復又說：你先喝茶，再叫你妹子備飯。鄭天惠說：孩兒已用過了，不必叫妹子費事，我也不能在此久待，我還要追趕車輛去哪。紀強說：你明天再走罷。鄭爺說：孩兒還有一件事，師父這裏有解毒的藥，賞給孩兒幾包，以防不測。紀強說：不行，那是你大師兄拿銀子配的，憑他是誰？他也不教給。鄭爺說：給我幾包，總讓我大師兄知道，也不能嗔怪你老人家。

又不是給了外人，我是他的師弟。紀強說：不行，你要真受了毒藥，暗器時節，那還可以給你兩包。鄭天惠道：孩兒路途遠長，你老人家縱然有藥，也是無用，不如身上帶著方妥。紀強仍是不給。鄭天惠實係無法，只可說出實話，叫聲：師父，我方纔說的全是假話，如今不能不說實話，你老人家說白菊花好，他與你老人家惹下殺身之禍，要說我兩個師弟不好，他們全都作了官了，全是六品校尉。紀強道：晏飛甚麼與我惹下殺身之禍？鄭爺說白菊花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出，我兩個師弟同著展大人蔣大人奉旨到路安山。我師弟勸他獻出冠袍帶履，保他作官，他一怒，挖了那如龍一隻眼睛，砍落那如虎一隻手，一毒鏢把徐州總鎮打中肩頭，看看待死。孩兒也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我去殺我兩個師弟，不料教人把我拿住，看我兩個師弟分上，不肯殺害於我。師父請想，倘若白菊花被捉，豈有不說出你老人家的道理？官府究你，不教給他上房，他焉能入了大內，你老人家豈不是罪加一等？紀強聽到此處，就嚇了一身冷汗，說：此話當真麼？鄭天惠說：如今展大人，還是親身同來，現在外面等候。如你老人家不信，我把展大人請來一見，便知分曉。紀強一聽，說：不可不可，我要治好總鎮大人，倘若拿住白菊花當堂將我拉出來，那時怎麼樣？鄭天惠說：現有知府、護衛、校尉、總鎮作保，你老還不放心麼？再者，總鎮活命之恩，這銀子不是徒兒的，是知府所贈。有這些人照應，你老人家還怕甚麼？這些話說的，紀強方纔點頭，叫女兒拿藥回來。姑娘由裏間屋中，將藥匣捧出，交與紀強。老頭子自己身上帶著一個鑰匙，這藥匣子上有一個鎖，只管將藥匣子交給姑娘，管可是誰也不能打開。紀強把藥匣子打開，摸了兩包藥，遞給鄭天惠，說：兒呀，這有兩包藥，一包上鏢傷之處，一包用無根水，送將下去。然後用大鮮魚烹湯，煮蒜油鹽醋作料，全都不要，將魚煮爛，把魚搭將出去，喝那個湯，把湯喝將下去，自然飲食如常。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再多給我幾包。紀強說：不行，倘若叫你師兄知道，不答應我。姑娘在旁說：你還提白菊花哪，險些都要連累了你這條老性命，你是怕他不處，正經人你倒捨不得給，反倒向著那反叛東西，就伸手從匣子內，抓了一把，給了鄭天惠好幾包。鄭天惠給姑娘拱了拱手，可歎紀強看不見。鄭天惠說：弟子給你老人家叩頭。我就不用把展大人請進來了。紀強說：不用，千萬別叫大人見我。鄭天惠辭別師母，又與紀賽花打了一恭，就聽見在院子裏，有人抖丹田一聲喊叫，說：咳，好鄭天惠，反覆無常的匹夫，原來你是狼心狗肺，人面獸心！晏飛來遲一步，你就拿著晏太太爺的藥，醫治仇人去了。這也是鬼使神差，窺家路窄，急速受死。鄭天惠一聞白菊花的聲音，嚇了個膽裂魂飛，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對手，自己又沒有彈弓子護身，若有彈弓在手，打一排連珠彈，慢說一個晏飛，十個也擋敵。

得住。鄭天惠無奈，只得拉刀出來，兩個人交手。勝敗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

且說鄭天惠，因多說了幾句話，不料白菊花趕到。你道這白菊花，本是與羣賊乘騎，撲奔南陽府，來至雙岔路口。白菊花說：「不好，我想起鄭天惠，這一順了開封府，他可知道我師父那裏有解藥，他許買他們的好處，找我師父去討藥。」張大連說：「由他去罷。白菊花說不能，你們幾位先走著，咱們在前途見說畢了，下馬說你們先請，明天在前途相會。」大眾又不好攔他，只可由他去罷。大眾上南陽府不提。單說晏飛，可巧他把路走錯了，多繞了約有三十多里路，若不然，他到鵝峯堡，比展爺在先，皆因他們騎著馬，走了三十餘里覺快。這一到鵝峯堡，天倒有初鼓，已經到門首，將要叫門，忽聽裏面有男子講話的聲音。一縱身躡上牆去，往裏屋中一看，是鄭天惠那個影兒，在窗櫺紙上一幌，深賊飄身下了牆頭，把寶劍亮將出來，叫鄭天惠快出來。鄭天惠自己想不出，也是不行，無奈何一聲喊叫：「白菊花，鄭某到了。」嗚呀一聲響亮，白菊花往旁一閃，原來是把小飯桌子丟出來了。隨著鄭天惠躡在院內，就打算躡出牆去，不與白菊花動手。白菊花是久經大敵之人，早就一個箭步，擋住他的去路，說：「鄭天惠，拿首級來！」鄭爺拚著這條性命，與他決一死戰。這口刀上下翻飛，又得看著他那寶劍，別碰在自己的利刀。屋內鐵臂蒼龍紀強說道：「晏飛，可千萬不可與你二師弟交手，他可不是你的對手，看在爲師的面上，讓他一步。」老太太說：「你們還要鬧哇呀！姑娘也說：你是沒聽見哪，你從今後，不用上我們家裏來。竹影兒，你要是裝聾，我可要拿棍子來，幫我二哥打你去了。」老太太說：「女兒，你可別出去。正在這麼光景，就聽嗒哪一聲響亮，嗒哪哪刀頭墜地。銀鬚鐵臂蒼龍紀強說：「不好！把刀頭削了。」晏飛，你千萬可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又聽嗒哪一聲，紀強說：「你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先嚐哪是刀頭墜地，嗒哪是刀頭削去了半邊。」鄭天惠扎撒手，剩了半個帽子，把刀鞭都丟出去了。這可一縱身，躡出牆去。白菊花也就趕出牆去。鄭天惠一直奔正西。展爺在樹林內，等的著急，出樹林之外觀看，看見前邊的是鄭天惠，手也沒拿兵器，後面正是晏飛追趕。展爺讓過鄭天惠去，一聲斷喝：「欽！你休走。」白菊花一看，是南俠，先就把自己心中高興打去了一半。展爺把劍就剝，兩個人動手，約有十數餘合，白菊花虛砍一劍，回身就跑，一直向北，前面就是一片樹林，白菊花進了樹林。展爺並不追趕，回頭一看，見鄭天惠也趕下來了，兩個人會在一處。天惠問：「大人，沒追

上白菊花展爺說：賊人穿林逃命去了。復又問鄭天惠：你們二人，怎麼會在這裏見著鄭天惠？就把怎麼得藥，白菊花把他堵住的話，學說了一回。今日不是你老人家，我性命休矣！展爺說：方纔我要同著你到那老師家中去，那可把他拿住了，總是機會不巧。鄭天惠說：我還得去告訴我師父師母去，不然我師父師母，也是懷念於我。展爺說：正當如是。仍叫展南俠，在樹林等著。鄭天惠回奔師父家而來，將到門首，就見師母與師妹開著門，在那裏觀看。一見鄭天惠沒死，姑娘先就問：二哥，你受白菊花傷麼？鄭天惠把怎麼輸給白菊花，展爺怎麼把他追跑，說了一回，說：我可不去告訴師父，那面還有人等著哪。老太太說：不必了，沒事。你可來，隨帶著姑娘關門。鄭天惠撲奔樹林，會同展爺，投奔徐州，隨著路把那藥拿出，交與展南俠。展爺說：你帶著不是一樣的麼？鄭爺說：大人，此藥甚好，一包用無根水送下去，吐些黑水，用大鯽魚烹湯，不要油鹽醬醋葱蒜薑作料，將魚搭出去，把湯喝下，與好人一樣。說著便將藥摸將出來，交給展爺。正說話之間，可巧前面有一段山溝，就有三四尺寬，裏面有些亂草蓬蒿。二人由南往北，從溝東而走，正走之間，忽見溝中，醜的出來一宗暗器，嘖嘖一聲，正中鄭天惠，嘖嘖一聲，栽倒在地。展爺將身一歪，躲過那隻暗器，回手抽劍一看，正是白菊花，蹺出溝來，撒腿就跑。原來白菊花預先就跟下來了，就在郭家坡那裏等候。他一看沒打著展爺，撒腿就跑。展爺不敢趕他，看那鄭天惠死活，原來肩頭上中了一鏢，自己將鏢起下來，在那裏騎著，哼哼不止。展爺連忙喊叫地方，不多一時，地方來到。展爺說：我姓展，御前護衛。你叫甚麼地方？小人叫劉順，給護衛老爺叩頭。展爺說：你們這裏有個姓紀的，叫強，你們認識不認識？地方說：那還是我紀爺爺哪。展爺說：這是他二徒弟，叫他大徒弟用毒藥鏢打了。你找幾個人來，取一塊門板繩杠，取一碗無根水來。地方答應去了半天，打著燈籠，找了幾個人來，扛著門板，夾著繩杠，托著一碗水。大家過來，展爺就把藥拿將出來，把他肩頭衣襟撕開，上了一包。此時牙關不大甚緊，將他攙起來，將這包灌將下去，哇哇吐了半天黑水。身體透軟，將他放在門板之上，大家把繩杠穿好，前面有地方打著燈籠，直奔銀鬚鐵背蒼龍紀強家。將到門首，展爺就聽見白菊花在裏面哈哈狂笑。展爺低聲說：你們暫且先放下，千萬不可說話，凶手在內，待我將他拿住。把大家嚇的不敢說話，將門板放下。展爺叫他們吹滅燈籠，自己躡上牆去，往內一看，吃一大驚。是甚麼緣故？皆因白菊花鏢打鄭天惠，被展南俠一追，淫賊一想，雖然鄭天惠前來討藥，師父不應給他。到了紀強門首，一縱身躡將進去，啓簾櫳進了屋中。姑娘說：你甚麼事情，又上我們這裏來了？從今以後，不用登我們的門了。晏飛說：丫頭，你快些住口，淫賊見了師父師母，並沒行禮。紀強說：晏飛，你實在不聽話。

晏飛說：老匹夫快些住口！我這晏飛也是你叫的麼？老頭子一聽，氣的渾身亂抖，說：你是我的徒弟，我不叫你晏飛。晏飛說：那個是你徒弟？皆因你行事不周，這纔招出晏某與你斷義絕情。紀強說：好晏飛！你說我行事不周，我是那件事對不起你？白菊花哈哈一笑，說：老匹夫這解藥乃是姓晏的拿銀子所配，囑咐過你，不叫給別人。如今見了銀子，他又帶了一個作官的來，你就把藥給了他，救我的確人去了。不想，要不是姓晏的拿出銀子來，養活你們全家性命，大概你們一家大小，早就凍餓死了。姑娘在旁，一聞此言，早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翻，說：好白菊花！實在罵苦了我們了，快與我滾出去罷。白菊花說：好丫頭！你也敢出口傷人！要不是姓晏的，給你們銀子，你也配花花朶朶，穿穿帶帶，你就將身許我，都報答不過晏大太爺的好處來。這句話把姑娘羞得滿面通紅，說：姑娘不打你，你也不認識姑祖宗是誰！說著就脫下大衣服，解解子，到裏間屋內取棍。紀強說：晏飛，我們姑娘得罪你，你可看在我的面上，你走罷。從此咱們也不用師弟相論了。老太太過來，就往外推著說：讓你妹子一步，也不算吃虧，你給我們留下這個女兒罷！你要不走，我給你叩頭啦。晏飛無奈，叫老太太推到屋門以外，也是活該，姑娘拿了一根棍，老太太又手一攔，如何攔得住！白菊花在院中，也不肯走，說：丫頭！你要出來，可是送死。也搭著姑娘會些本事，一推老太太，姑娘從旁邊縱出來了。晏飛見姑娘出來，回手把劍抽出，與姑娘兩個戰在一處。屋內紀強苦苦哀告晏飛，說：晏大爺，你少許看著老漢一點情面，可千萬別結果我們女兒的性命。老太太只在院中，跪著求饒。白菊花聽著紀強說著可憐，並且又有老太太叩頭，自己也就不好意思，說也罷，晏某看在你老夫妻的面上，饒了你的性命，去罷！隨說著，又假砍了一劍，直奔牆來，一抖身，躍出牆外。按說姑娘就應不追，這紀強花性如烈火一般，隨跟著也就躡上牆去。那知曉白菊花縱身躡出牆外，原來沒走，就在牆根下一蹲，掏出一隻鏢來，在那裏等著。姑娘不追便罷，他要追來，說不得，將他打死。不料姑娘真又追上牆頭，往外一探身，白菊花把手中鏢往上一抖，只聽得嘩嘩一聲，姑娘翻筋斗，捧將下去，嘩嘩一聲，栽倒在地。老太太眼看著姑娘由牆上捧下來，自己趕到跟前，細細一看，哎呀一聲，也就跌倒在地。要問母女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且說姑娘被白菊花一鏢，正中咽喉，由牆上捧將下來，仍掉在院內。老太太過去一看，罵道：好白菊花！天殺的！隨即也就死過

去了。淫賊復又回來，還要分證分證這個理兒。二番縱進牆來，低頭一看，原來師妹帶老婆子，一併全死過去了。白菊花反倒哈哈一笑，說：「頭！非是晏飛沒有容人之量，誰叫你苦苦追趕，自己招死，休怨我晏某！」屋中紀強雖然雙目不明，耳音甚好，就知道姑娘掉下牆來，準是中了白菊花的暗器。又聽老婆罵了一聲天殺的，後也不言語了，必然也是背過氣去了。紀強高聲叫道：「晏飛，你別走，進屋中，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晏飛說：「可以，使得將進屋，老婆子悠悠氣轉，說：『晏飛天殺的呀！你要了我女兒性命，我們兩口子年過七十，膝下無兒，只生這一個女兒，你還給我打死了。』」老頭子老天殺的，你教的好徒弟，教他暗器，如今他把暗器打我的女兒了。我女兒一死，我就不要活著了。」晏飛你把我殺了罷。說畢，爬將起來，把晏飛衣裳一揪，說：「你就是殺了我罷。」白菊花用手一推，說：「要尋死，難道你不會自己行一個拙志麼？」老太太復又爬起來，說：「我要死在你手裏，你也好大大的有名。」說完，對白菊花將身一撞。晏飛往旁邊一閃，對著老太太後脊背，拍的一聲，打了一掌。老太太如何收的住腳，嘆一聲，頭顱正撞在牆上，撞了一個腦漿迸裂。老太太一死，白菊花反倒哈哈大笑，說：「老婆子！你一頭碰在牆上，你自己觸牆身死，可不是晏某要你性命。屋內紀強聽得確實，連連叫道：『晏爺晏大兄弟進來，我有兩句好話，說完了你再走。』」晏飛說：「可以，使得，難道我不敢進來不成？」白菊花進到屋中，一拉椅子坐下，說道：「老匹夫，你叫晏某進來，有甚麼言語，快些說來。」紀強說：「晏飛，我一家三口，倒死了兩個，全都喪在你手，一個是你一鏢打死，一個是你捧死。你看我雙目不明，甚麼人服侍於我？不如成全了你這個孝道之名罷，以後必然有你的好處。」隨說著話，躡下坑來，就往白菊花懷中一撞。說：「晏飛，快些拉劍，我速求一死。」白菊花復又把他師父一推，老頭子嘆了一聲，摔倒在地。晏飛說：「你要尋死，何須晏某下手。」紀強說：「晏飛，你不敢殺我，你可別走，等著我死後之時，你再走不遲。」隨即自己摸了一根繩子，復又上坑，摸著窗櫺，把繩子穿過來，打了一個套兒，揪著繩子，大聲嚷道：「街坊鄰舍，大眾聽真，若要是會武藝的，你們要教徒弟時節，千萬可別像我教的這個徒弟。我將平生武藝，一絲兒也不剩，又傳了他的暗器，他把本領學全，纔把他師妹打死，摔死他的師母，逼死他的師父。」晏飛呀，晏飛，但願你小少年紀，一天強似一天，陽世之間，我也難以辯理，我就在閻王殿前，與你分辯去就是了。說罷，把繩子往脖頸一套，身子往下一沉，手足亂蹬亂踹，轉眼間就氣絕身死。白菊花哈哈一笑，一家三口，雖然廢命，全是你們自招其禍，可與姓晏的無干，晏某去也。」叫展南俠在牆頭之上，聽見說紀賽花叫淫賊一鏢打死，師母撞死，師父弔死。展爺一瞧地下，躺著姑娘，這邊躺著個老太太，屋裏燈影照著窗櫺紙，明現老頭在窗戶上。展爺一想：「天地

之間，竟有如此狠心之人！就在房上一聲喊叫，說：「呸！狼心賊往那裏走？」說畢，躡下牆來，晏飛一看，是南俠到了，嚇了個膽裂魂飛，只不敢出屋門，嘆一口，將燈燭吹滅，自己攏了一攏眼光，一回手先把板凳沖著展爺丟出去。展爺往旁邊一閃，就見白菊花隨著這條板凳出來，一見白菊花，用手袖箭就打將出去。晏飛可稱爲久經大敵之人，趕著一轉身，那枝袖箭就從耳旁過去，正釘在門框之上。展爺一袖箭沒打著晏飛，隨即把寶劍亮出來，二人交手。晏飛總得防著，別撞著展爺的劍上，此時就打算賣一個破綻，躡出窗外，好逃出自己性命。展爺施了一個鷹探爪架勢，白菊花用了個鶴子翻身，躡出窗外，撒腿就跑。左手一按牆頭，躡出牆外。展爺也跟將上去，往外一看，白菊花一直奔西。展爺翻下來，尾於背後。白菊花施展平生的夜行術。展爺後面也是如此。白菊花跑著，忽見前面一帶松林，遠遠就瞧見松林外蹲著一人。晏飛心中一動，天有二鼓之時，這個還在這裏蹲著，要是他們一同的人，我可大大不便；要是我們綠林剪徑的人，我與他調個坎兒，他必放我過去，替我擋敵一陣，我就穿林而過，逃竄性命。他剛要調坎，忽聽蹲著那個人，哼著一聲，說：「前來的可是甚麼人？快些通名上來，老西在此，久候多時。」白菊花一聽，是山西口音，不覺心中一動，暗說：「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過，有個山西人，與綠林作對，如要在此處見著是他，大大不便。」說此人足智多謀，鬼計多端，只怕我要不好，正在疑惑之間，越跑越近，見他是兩道白眉，又聽得後面展南俠叫道：「前面是徐姪男嗎？」就見對面那人說道：「正是徐良。」那旁敢是展大叔追的是甚麼人？展爺一聽是徐良，不覺喜出望外，連連說道：「這是國家要犯，別放走了，千萬把他捉住才好！」徐良說：「這就是白菊花王八養的，遇見了俺，就沒有你的走了。你道這徐良怎麼在此？」皆因眾人奉旨回家，祭祖的祭祖，完姻的完姻，惟獨徐良跟著穿山鼠徐三爺回山西祁縣徐家鎮。父子榮歸，親族人等，俱都臨門賀喜，連本縣縣太爺都來拜望。家中搭棚請客，熱鬧了十餘日，親友俱都散去，家中透著清淨。徐良在家無事，想著倒不如早些上京任差罷。這日辭別父母。三老爺囑咐幾句言語，在相爺台前當差，必要實心任事。徐良遵聽父言，帶著川資銀兩，一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正走在晌午時候，就覺腹中飢餓，找了飯店，吃些東西，到了後堂落坐，要了些飯食。見堂官在屋中，貼了許多紅帖，上面寫著莫談國事。徐良吃著，就問過賣：「那寫的甚麼莫談國事？」過賣說：「皆因我們這裏，出了一件新聞的事。又問甚麼叫新聞的事？」過賣說：「離我這裏，有幾十里地，有個潞安山，山內有個賊，叫白菊花，偷了萬歲冠袍帶履，開封府大人們，有死有帶傷的，沒人把晏飛拿住。我們這鋪子裏，吃飯喝酒的，全講究此事；我們貼上這個帖，也免免口舌。徐良聽在中心，給了飯錢，出了飯店，連著夜往上走。」



將有二鼓多天，就瞧見二人往這裏跑。自己一說話，那勞展爺叫他拿人，往上一迎。白菊花颯的就是一鏢，山西雁栽倒在地。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且說白菊花被徐良擋住，自己一著急，掏出一隻鏢來，一鏢先把前邊這人打了，到底剩下一個就好辦了。說時遲，那時快，身臨切近，颯的一聲，打出去了。就聽那邊咳嗽一聲，嘆喙栽倒在地。白菊花暗暗歡喜，道：是人只可聞名，不可見面，要叫房書安一說，世間罕有，真如天神一般。一見面就死，是個無能的小輩。此時展南俠嚇了一大驚，怎麼見面徐姪男就受了他的暗器？展爺正在心中難受，白菊花看看臨近，正要把劍去刺，就見徐良使了一個鯉魚打挺，說：還了你罷！把那隻鏢，對著白菊花打將出來。虧得晏飛眼快，往下一蹲身，就從頭巾上，颯的一聲打將過去。把後面展南俠，又驚又喜。原來徐良專會接暗器，他聽展爺說是國家要犯，他就知道是白菊花，如今要拿著白菊花，入都任差，可算大大一個體面。忽見白菊花就是一鏢，早往右邊一閃，用右手把鏢一接，不能就往外打，有個原故，鏢尖沖著裏，若要當面把鏢倒過去，怕人看出破綻。往後一仰身子，用了一個後橋的工夫，後脊背將一黏地，手內不閒著，把鏢倒過來，鏢尖沖外，腰間一挺，就颯的一聲，把鏢打將出去。白菊花剛剛躲過，把晏飛嚇了一個膽裂魂飛，不是眼快，險些中了自己暗器。徐良回身就跑，就把弩箭收拾妥當，一回身說：白菊花你真不要臉，你是苦苦的欺侮我老西，我給你磕一個頭。白菊花一想：他給磕頭，不定接著甚麼意思。房書安說：這人鬼計多端，必要小心一二。正在思想之間，颯的一聲，就是花裝弩到，他往下一縮脖頸，就從頭巾上過去，算來未能傷著皮肉。又往對面一瞧，唵的一聲，左手鏢打將出來，他往左邊一閃，剛剛躲過。右手飛蝗石到吧的一聲，正打在腮骨上，頃刻間外面浮腫，口中鮮血直流。只打得白菊花咬著牙往口裏吸氣，暗暗又是恨，又是怕，隨即一縱身。徐良那口刀，對著頂門就刺，口中罵道：好白菊花鳥八的東西，你沒打聽老西是誰？晏飛說：你敢出口傷人，好小輩看劍。刀劍一碰，耳聞聽噲哪一聲響亮，又看見半空中火光亂迸，把二人俱都嚇了一跳，彼此躡出圈外，本人看自己兵器。徐良看大環刀沒傷，自覺滿心歡喜。晏飛看他的沒傷，也覺著壯起膽來。你道這兩口寶劍，碰在一處，怎麼俱都沒傷？皆因所造這兩口刀劍的，年月不差往來，都是晉時年間，赫連老丞相所造，故此刀劍剛柔不差多少。再

說，若用刀劍的招數，並沒有刃傷刃之理。這二人是白菊花要削徐良的刀，徐良的主意，是拿大環刀斷他的寶劍，這纔刀刃碰在劍刃之上。晚間這二人交手，刀劍上下翻飛，如同打閃一樣。展爺此時在旁邊瞧看，暗道：若要下去幫著，併力捉拿，豈不是有意要搶他的功勞麼？一想，不肯下去幫他，只是在旁邊喝彩。白菊花明知自己要輸，打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自己打算要跑，賣了一個破綻，往前虛扎一劍。徐良剛一躲閃，白菊花一個箭步，早就躡出圈外，直奔正西跑下去了。徐良尾於背後，緊緊的一追。展爺在徐良身後，也就趕下來了。那白菊花驚弓之鳥一般，自恨肋下不生雙翅，又聽得後面徐良直罵，你鳥八的，就讓你跑上天去，老西追你上天去，你要入地了，老西就躡你三腳。展爺在後聽著暗笑：人家要上天，他也趕上天去，人家入地，他可不入地。追趕他，躡他三腳，怪不得四哥說過，這孩子連一句話，都不吃虧。展爺瞧白菊花躡入樹林去了，聽見徐良說：你進樹林逃命，老西要是進樹林追趕，透著我沒有容人之量，皆因我展大叔說：你是奉旨捉拿之賊，誰叫你罪犯天庭，這可別怪我了。先說的很好，後來把這事推在展爺身上，一抖身躡入樹林，又追下來了。白菊花先一喜歡，進樹林將一緩氣，聽著他不追了，嗣後來仍是追，自己無奈，就即往前跑出了樹林，撲奔西南。究竟這一方，離著鵝峯堡甚近，白菊花道路甚熟，忽然想起一條生路，離此不遠，有一條大河，心中想著：這老西要是不會水，我借水遁，可就逃了性命；他要會水，今天我這條命大約難保。隨往前跑著，遠遠就望見前面一帶是水，心中歡喜，向前飛奔。徐良在後面，望見大河相近，那白菊花回轉頭哈哈一笑，嘩的一聲，鑽入水去了，復用踏水法，把身子往上一露，再看徐良站在旱岸之上，說：便宜你活兩天，逃生去罷。展爺趕到跟前，低聲問：姪男，你也是不會水呀？徐良說：姪男不會水，你老人家水性如何？展爺搖頭。徐良纔雙膝點地，給展爺叩頭，問：展爺來歷。南俠就將萬歲手冠袍帶履，奉聖旨相諭前來，拿晏飛，那家弟兄，總鎮大人被傷，同鄭天惠來討藥，鄭天惠帶傷，白菊花鏢打師妹，摔死師母，逼死師父，自己趕追白菊花的話，學說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直氣的破口大罵。南俠又問徐良的來歷。徐良也把自己家中之事，半路在飯店聽人講說白菊花的事情，也就學說一遍。展爺說：你來得甚巧，你先同著我到鵝峯堡，看看鄭天惠鏢傷全愈，幫著他料理，紀強全家之後，我們再奔徐州公館相會。山西雁連連點頭，就同南俠奔鵝峯堡，暫且不提。單說白菊花山水中見徐良二人，全不下來，自己放心順水而走，行了有二里之遙，方纔上岸，找了一個樹林，把衣服脫將下來，掙水，在那裏抖晾。不料打樹後，躡出兩個人來，拿著兩口刀，撲奔自己，把刀就剝，把淫賊嚇得魂不附體，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鄒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

且說白菊花在樹林內脫下衣服抖晾，心想半夜之間，並無人行走，也就把中衣脫將下來。不料樹後有兩個人，全都拿著刀，趕奔前來。淫賊也顧不得穿中衣，赤著身體，手中拿定寶劍，迎面而站，用聲招呼道：「來者何人？」那二人方纔站住，對面答道：「莫非是晏寨主白菊花說？正是，小可晏飛。前面是五哥麼？」對面病判官周瑞說：「正是，劣兄周瑞。」白菊花又問：「那位是誰？」周瑞說：「就是飛毛腿高大哥。」白菊花說：「二位哥哥等等，待小弟穿上中衣，再與哥哥見禮。」白菊花把一條溼褲子，暫且先行穿上，並未穿上身衣服，三個賊見面，全都行禮已畢，問白菊花爲何這等模樣？他將自己之事，對著二賊學說一遍。又問高解，周瑞因何到此？這二人把腳一躁，咳了一聲，一個說丟高家店的原由，一個說失桃花薄的故事。白菊花一聞此言，說：「咱們三個人，同病相憐，你們二位，也是受徐良之苦。我今日是初會這個山西雁，一見面，連我的鏢，就是四宗暗器，末尾受了這一飛石，正打在我腮頰之上，你們二位請看。」二賊一瞧，果然臉上浮腫。三個賊一齊又咒罵徐良一回。晏飛問：「你們二位，意欲何往？」周瑞高解一齊道：「我們二人在宋家堡會面，在那裏見著南陽府的請帖，本打算約會宋大哥，一同上兩城子，不想宋大哥染病，他不能前去。我二人一路前往柳家營，又見柳大哥門首，有許多官人看守，他那一座空宅，我們纔草草打聽打聽，方知曉你們事情。我們也不敢走大路，也怕碰見徐良，由小路而行，不料走在此處，遇見賢弟，咱們三人，會在一處走路，滿讓確見那個狗娘養的，也沒甚大妨礙。」白菊花說：「從此就要投奔南陽府，我總想這個老西，不肯善罷甘休，倘若跟將下來，你我三個人，仍是不便。依我愚見，不如不管南陽府事，同著我，投奔河南洛陽縣姚家寨那裏去，高枕無憂。」周瑞說：「還是上南陽府爲是，別辜負東方大哥下請帖這一番美意。」高解也願意上南陽府，白菊花無奈，只可點頭。又有兩個人，幫著他抖晾半天衣服，就在半乾的光景，穿帶起來，有四鼓多天，三個人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且說展熊飛回鵝峯堡，一路走著，徐良便問道：「白菊花這一跑，但不知他投奔何方？」展熊飛說：「他這一走，無別處可去，必是上南陽府東方亮那裏去。」徐良問：「你老人家怎麼知道？」展熊飛就把趙虎私訪，羣賊怎麼說的話，告訴徐良一遍。不但他上南陽府，並且五月十五日，那裏還有擂台呢！再說，萬歲爺冠袍帶履，也在東方亮家內。徐良一聞此言，喜之不盡，說：「大叔，你老人家總得急速回去，醫治總鎮大人要緊。姪男就在此處把紀家事辦完，我就奔南陽府去了。」展爺說：「好，你若先

去，我告訴你一個所在，這南陽府我是到過的，在西門外有個鎮，叫五里新街。這個地方從東至西，整整五里長街，熱鬧非常，你在那裏找店住下，等候三五日的工夫，你要出來打聽。我們到那之時，找一座大店，打下公館，你若打聽明白，咱們好會在一處。徐良點頭，隨說着，就到了紀強的門首，雙門大開，就聽裏面哭泣聲音。叔姪二人進裏面，見鄭天惠大哭，展熊飛勸他止住悲淚。與徐良二人相見，展南俠不能在此久待，教給徐良一套言語，展南俠由此起身，連夜回奔徐州而來，展熊飛回徐州暫且不提。單言徐良叫地方過來，吩咐先預備三口上好的棺木，這裏現有二百兩銀子，叫地方拿去辦理。又叫買鱧魚做湯，多買些金銀錢紙鏢錠，書不重鈔，天光大亮，俱已買來。把三個人入殮，將三口棺木支起。鄭天惠喝了魚湯，就如好人一般，請僧人超度陰魂，燒錢化紙，看看紀強並無親族人等，孤門獨戶，就是鄭天惠披麻帶孝，猶如父母親喪一般。這日晚間，徐良與天惠說着，把老師埋葬已畢，你我二人，可同奔南陽府去。鄭天惠一聲長歎，說：徐老爺！小可本應許展大人棄暗投明，如今一看我師尊之事，我看破世俗，縱有衆位大人，提拔一個紫袍玉帶，也是不能脫過死去。我如今待我師尊葬埋之後，我要入山修煉去了。徐良一聞此言，也覺著好生悽慘。徐良說：既鄭兄一定看破紅塵，我徐良也不敢強扭著兄台，幫我們辦事。我可至明天不候兄長了，我自己要投奔南陽府去了。鄭天惠點頭。到次日徐良告辭，起身，上南陽府不提。鄭天惠把師父家內房產，還有三十餘畝田地，連使用的東西，盡都出賣，俱以發送師父一家三口。又回到揚州，埋葬師叔諸事已畢，入山修煉去了。單提山西雁，離鵝峯堡，奔南陽府的大路，這日正走之間，忽見前面有一座山，不甚高大，直奔山口而來。行至山口，但見前面一帶葦塘，還是水葦，忽然見那葦塘旱岸之上，有打碎的木籠囚車，血跡滿地。又細細尋找，就見靠著葦子底下，顯出衣襟，又有許多折槍單刀鐵尺，水內也有旱地上也有。徐良一看這個光景，準是把差使在此處教人劫去了。又看了看這個山裏頭道路，暗道：大約準是山上有賊，若是山中賊寇將差使搶去，大約這個解差之人，不是叫他們殺死，就是自己逃走性命去了。我若不走這裏，我也不管，既然親眼看見，焉有袖手旁觀之理？又怕白菊花在此藏躲，我要是上去，倘若遇見，豈不是一舉兩得？主意已定，繞著葦塘，找盤道上山，見前面有一座松樹林子，見樹林內有二人，藏藏躲躲，復又往外一看，山西雁疑惑不是好人，隨即躡進樹林，把刀往外一拉，說聲：小輩，你們二人，是甚麼東西？就看見二人，嘆咳跪倒地下。徐良身臨切近，一看，見二人在地下扒著。原來是一男一女，俱有六十多歲，兩個人一齊說：寨主爺！師父！饒我們兩條命罷，我們女兒也不要了，連驢帶包袱，全都不要了，望求師父饒我們兩條老命。

罷！只是苦苦哀求。徐良說：老頭子！你睜開眼睛看看，怎麼管著我叫師父，我也不是寨主。那老頭兒往上一看，說：「哎呀！可了不的了，不是你老，我們認錯人了。復又跪下，給徐良叩頭。山西雁說：老頭子貴姓？方纔說你女兒，是甚麼事情？那老頭說：小老兒姓張，名叫有仁，這是我的妻子，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兒，小名叫翠姐，我們住在徐州府東關開了一座小店，皆因是我女兒，許了石門縣呂家爲親，人家要娶，離著道路甚遠，前去就親，騎著三匹驢，上面馱著包袱行李。不料正走在此處，也不知此處叫甚麼地方，忽然從山上下來二十多人，內中有兩個和尚，一個是頭陀，一個是落髮的，迎面來了木籠囚車，還有許多官兵，他們大家亂一交手，嚇的我們，也不敢往前走了。打碎囚車，救了犯罪之人，也是個和尚。囚車上救下來，也是個和尚。又有一個年輕少婦，把兩個武職官，也拿下馬來。還有兩個騎馬官人，叫他們殺了一個，拿去一個。護送官兵，叫他們殺了五六個人，俱都扔在葦塘之內。他們已然上山去了，不料被他手下人看見，過去在白臉的和尙跟前，說了幾句話。他們復又回來，把我女兒攙上驢去，連包袱帶驢，都被他們搶去了。山西雁一聞此言，把肺都氣炸了，說：張老翁，你不要著急，你們且在此處等我。張有仁說：恩公，你要搭救我女兒，凶僧他手下人多，只怕寡不敵衆。徐良說：不怕，你只管放心，你在此處等等，待我上山，看看虛實。就見那老頭兩口子，給徐良叩頭。徐良轉身便走，拐山灣，抹山角，看看臨近，就見一段紅牆，必然是廟。要知徐良入廟，鬧一個落花流水，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逢二老 靜養堂內論英雄

且說徐良來到廟前，只見山門內，走出一個人來，好似道人樣子。徐良閃在樹後，等待那人走到，一把抓住，亮出刀來。那人哀告：「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故此纔在廟內傭工，我若一死，我的老娘也得活活餓死。徐良說：不用害怕，你只要把廟內情由說明，這裏是甚麼山，甚麼廟，廟內住的何等之人，如何劫囚車，如何搶人女子，一一從實說明，我就饒你不死。那人說：我絕不敢撒謊，這個山叫金鳳嶺，這個廟叫準提寺，裏面有兩個和尚，一個叫金箍頭陀鄧飛熊，一個叫粉面儒僧法都。手下有二十多個徒弟，天天教他們習學槍棍。徐良問：方纔截的這個囚車，是甚麼人？那人說：這個囚車，是石門縣來的。九天廟有個僧人，叫自然和尚，內中因朱二禿子，吳月娘兒通姦之事，本地知縣叫鄧九如，沒問出他們的親供，將這案解往開封府，由此經過。

我們法師傅，有一個徒弟，叫飛腿李賓，他得著此信，給廟中送信。囚車將到，我們二位師傅，就下山去將囚車打碎，救了自然和尚，朱二禿子，吳月娘，拿了一個千總，一個守備，一個馬快頭兒，殺了一個馬快。徐良又問：「拿住這些人，此時活著呢？沒有回說？俱都沒殺，幽囚後院。」徐良又問：「搶來那個姑娘，如今怎樣？」回說：「全在西跨院，有幾個婦女，在那裏解勸於他，這姑娘執意不從。徐良又問：「白菊花在這裏來了沒有？」回說：「不認得白菊花是誰？」今天到來了一個夥人，內中沒聽見說有個白菊花。徐良問：「這夥人都是誰？」回說：「有個柳旺，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房書安，黃榮江，黃榮海。」後又單來了一個人，叫三尺短命丁皮虎，與我們師傅前來送信。南陽府圍城子，有個伏地君王東方亮，定準於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立擂台，請我們前去打擂。徐良一聞此言，果然廟中人不少。回手要結果那人性命，那人說：「方纔你老人家饒恕了我；我這一死，連我老娘就是兩條性命。徐良說也罷，不管你說的話，是真是假，我將你捆在此處，撕下他的衣襟，就把他口堵塞，就把那人托將起來，放於樹岔之上，說：「等待事畢之時，我再來放你。」說畢，轉身進了廟門，直奔裏面，過了兩層大殿，又看見單有個西院，躡上東房後坡，躍脊又到前坡，只見五間上房屋內，燈光閃閃，只見裏面，高高矮矮，一個個猙獰怪狀。上首是火判官周龍，單有金箍頭陀鄧飛熊，就是他好認，披散著頭髮，箍著日月金箍，面似噴血，凶眉怪眼。飛熊自從清境林追跑，又到了準提寺。這廟中有一位淨修老和尚，鄧飛熊把老和尚殺死，連火工道人盡都喪命，他就爲了廟主。法都由九天廟叫人追跑，也奔準提寺而來，這兩人就在廟中相會，彼此全都說了自己來歷。法都打發自己徒弟，飛腿李賓，打聽自然和尚的官司，本要約會鄧飛熊前去劫牢反獄。不料李賓回來說：「差使解往開封府，山廟前經過，他們下山，就把差使劫上山來，拿了千總郭長清，守備王秀馬快江樊，被殺的班頭叫秦保，追散護送的兵丁。來到山上，叫自然和尚從新更換衣襟，朱二禿子也換了衣裳。吳月娘有他本廟中婦女服侍，豔抹濃妝，穿帶起來，好伺候與師傅們斟酒。又勸解翠姐從和尚，翠姐總想要行拙志，反被那些婦女，捆住了雙手。法都鄧飛熊本要叫郭長清，王秀江樊，帶上來審問，可巧有火判官周龍到，吩咐李賓，暫且把他們，押在後面，迎接大眾進來，彼此相見。他們還帶著從馬匹，俱拴在後院，落坐獻茶。緊跟著三尺短命丁皮虎到，大家見禮，隨即就把東方亮的請帖摸出來，與法都鄧飛熊看了，然後擺酒。皮虎問周龍：「你們幾位，這是要上南陽府麼？」周龍點頭說：「正是皮虎說：你們的請帖，赫連齊，赫連方與你們送去的，是與不是？」周龍說：「我們沒見著請帖。皮虎問：怎麼沒見請帖？」周龍說：「將白菊花的事情，學說了一遍。鄧飛熊說：怎麼還有這樣一件事？」張大連說：「柳大哥，周四哥全都吃

了晏寨主的掛誤晏賢弟上鷓峯堡去。大概一二日準來。鄧飛熊說道：如今雖有東方大哥請帖來到，卻連一面之交沒有，久聞東方大哥實係是好友友之人。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那老哥準準的是講交朋友，普天之下，並無第二。小韓信張大連說：全是你知道。房書安說：果然我知道，比你年長幾歲，素日他二人本就不對。房書安好說大話，小韓信愛攔他，故此二人不對。張大連聽他說大幾歲，就問你知道的事多。東方大哥他的先人，叫甚麼名字？房書安說：教你問不住，外號人稱九頭鳥，名字東方保赤。張大連說：不錯。你知道先前做甚麼買賣？房書安說：先前做綠林，又與綠林不同，一二年不定出去做一號買賣不做。若要做得一次買賣，就奔京都公伯王侯，皇上大內，大府財主。做這一次買賣，就是飽載而歸，真有奇珍異寶，價值連城的東西，還有多少陳設。做這一次回來，三五年不用出門，足以發度用的。再者那品行，不像咱們，在家內結交官府，誰也不知是綠林英雄，可稱得出入接官長，往來無白丁。張大連說：你知道得了這些寶物，都放在甚麼所在？房書安嘆著他脖子，哈哈大笑說：你更問著我了，所有值錢寶物，他家內有一個樓，叫藏珍樓，俱都放在裏面。張大連問：這第一寶物，是甚麼東西？房書安說：就是那口魚腸劍，由戰國時，尊諸刺王僚，直到如今，叫他們上輩由土中得出。這座樓，就為魚腸劍所蓋。鄧飛熊說：怪不得房爺說的話大，真知道事多。房書安聽人一誇讚，話更說大了，他說告訴張賢弟，別瞧我年雖小，普天下英雄，我認識有一半。張大連說：你這話越發大了，綠林你認得一半，大概俠義也可認得。房書安說：七俠五義，南俠做官，北俠是遼東人，那時我在遼東地面，北俠小哪，有人帶他到咱們店內，要給我磕頭拜我為師，我瞧那孩子，沒有甚麼大起色，因此沒收。五鼠五義更差多了，那幾個耗子，不敢與咱們論哥們就是了。張大連哈哈大笑，說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如今可大大有名。房書安連連擺手，幌著腦袋說：不行，不行，差的多。徐慶是我把姪，他的兒子，豈不是孫子麼？此句話不要緊，徐良正在房上聽著，實在忍不住了，躡下房來，高聲罵道：你就叫細脖子大頭鬼王趁早滾出來罷。重孫子，女孫子，我是你爺爺，老西是你祖宗。快出來，老西不把你剝成肉醬，你也不知老西的利害。羣賊間聽是山西口音，就知是徐良到了，一個個面面相覷。張大連說：你出去見他罷。房書安一聽，是徐良的聲音，就往桌底下一鑽，說：你們告訴他，我不在這裏。張大連說：你招的禍，你出去見去。回答我不去。徐良在外邊叫罵。金籠頭陀鄧飛熊一看，俱都不敢出去，大叫一聲：甚麼人敢在我廟中撒野！鄧飛熊正要摘他的護手鉤，只見三尺短命丁皮虎說：割雞何用牛刀，待我前去，會會此人。抖身往外一躡。徐良正叫房書安，忽然裏面一矮子出來，類若猴形，由腰拔出一把短刀，對著山西雁大叫一聲，

說：你是甚麼人？夜晚入廟，快快說來。徐良一笑：你問老爺，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熊。你叫甚麼名字？皮虎說：要問寨主爺，姓皮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便是。知你寨主爺的利害，讓你快快逃去罷。徐良說：你叫皮孫子。皮虎一聽此言，氣沖兩肋，說：好山西雁看刀。徐良把大環刀一亮，就見皮虎往後一仰，躺在地下。皮虎他本是這一趟滾堂刀，前番見那家兄弟時節，就是這一趟滾堂刀，把他們殺了一個手忙腳亂。如今又是這趟刀，滿地亂滾，看他這刀，淨在下三路。徐良一著急，想出招數來了，將大環刀刀尖沖地，刀刃沖外，淨隨著皮虎亂轉。他的刀若是碰在大環刀上，那是準折。皮虎一看，破了他的滾堂刀，不敢久戰，撒腿就跑。徐良並不追趕，一低頭，暗器正打在皮虎腿上。要知皮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瞬息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且說徐良初會皮虎，就破了他的滾堂刀，皮虎不能取勝，往牆上一縱，就被徐良一花裝弩，打在腿上，自己咬著牙，往西一滾，就掉在西院去了。徐良也並不追趕，仍然回來，叫房書安答話。房書安在桌子底下，至死也不出來。火判官周龍與張大連兩人一商議：二人與他雙戰，叫他首尾不能相顧。主意定好，二人一齊縱身躡將出來，說：好徐良，你欺我們太甚了。周龍用刀剝徐良面門，張大連繞在後面，用刀就扎。山西雁早已看見，往旁邊一閃，用了一個鳳凰單展翅的架勢，先把張大連這口刀削折，噲哪一聲，刀頭墜地。火判官就知勢頭不好，也是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仍是要房書安出來。法都、柳旺二人說：待我二人結果他的性命。鄧飛熊囑咐二位小心著。法都提了一根齊眉棍，柳旺也是一口單刀，二人一齊從屋內縱身出來的急速，跑得更快。法都的棍對著徐良頂門就打，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就聽見叮噠，就把齊眉棍削為兩段，那半截墜落於地。柳旺的刀，也到了徐良照定刀背，往下就砍。虧柳旺抽得快當，不然，也就削為兩段，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一伸手就是一枝袖箭，正釘在柳旺肩頭之上，忍著痛，逃竄性命。徐良還是要房書安出來。鄧飛熊由壁上將那一對護手鉤，摘將下來，大叫一聲：山西人別走，師傅出來會你。徐良一瞧，正是那頭陀和尚出來，又見他這個大肚子，心中一動。見他提著一對護手鉤，說：多臂熊，我與你往日無冤，素日無仇，你尋到我這裏，卻為何故？徐良說：你只要把房書安獻出，與你無干。鄧飛熊說：你叫我獻出房書安不難，只要你勝得酒家這對護手鉤，我就把房書安獻出。徐良說：很好。那麼咱就鬧著頑罷。徐良把刀就剝，鄧飛熊用單鉤往上一迎，只聽噲的一



聲就把他左手那柄鉤尖削落。把鄧飛熊嚇了個膽落魂飛，再看那柄鉤，類若寶劍相似，只得把右手那柄鉤往上一遞。徐良仍用大環刀，單找他那個鉤兒，嗆哪一聲，也就削斷。此時鄧飛熊也就沒了主意，只可用像雙劍的鉤，往外一扎。徐良用刀一裹，又是嗆的一聲，削去半截。鄧飛熊就拿著兩柄峨眉枝子，就不敢再動手了，也是撒腿就跑。徐良後邊跟下來說：你招寶貝。鄧飛熊他轉身一看，徐良將手往上一揚，這枝鏢沖著肚腹打去，嘩啞一聲，正打在肚臍之內，他就撲咚摔倒在地。徐良轉身回來，又對屋門，連連大罵叫房書安出來，如若不然，老西進去，殺你們乾乾淨淨。黃榮江、黃榮海二人說：哥哥，你快出去罷，不然，連我們都有性命之憂。房書安那裏敢出來，連連求告黃榮江、黃榮海說：我要出去，要給他剝成肉泥爛醬。你們二位好兄弟，替我堵擋一陣去罷。黃榮江、黃榮海彼此使了個眼色，兩個人把桌子往起一擡，將桌子一翻，就把房書安露出來了。這兩個，不敢出屋門，把後窗戶一踹，二人由窗戶逃竄性命。房書安也要從後窗戶逃跑。徐良看見屋內無人，早一個箭步，躡到屋中來了。房書安一看，逃走了，見徐良已到手旁，冷颼颼那口大環刀，往下就刺。房書安就在面前一跪，說：爺爺！祖爺爺！祖宗祖太爺爺！你老人家，與小孫子一般見識，只當我是看家之犬，避貓之鼠，偷嘴吃來著，冒犯你老人家，也要生點慚隱之心。你是寬宏大量之人，你就算我爹爹。山西雁直氣得亂蹶蹶，說：我不殺你罷，你是背地裏罵人，實在可恨；我要殺你，你又跪在這裏輪嘴，老西最見不得這苦磨之人，我不殺你，不消我心頭之氣，也罷與你個表記兒罷。味的一聲，就把鼻子削將下來，鮮血淋漓。房書安回頭就跑，也奔後窗，忍著疼痛，躡出窗外逃命去了。山西雁也不追趕。屋內雖然無人，忽見門外來了約有二三十人，全都拿著傢伙，打著燈籠，往裏一闖。徐良說：你們全是和尚的餘黨。我乃御前四品護衛，我就把你們拿住，交在當官。這句話把大眾嚇得驚魂失色。又見鄧飛熊死尸，誰還敢過來與徐良動手。大眾一齊出門，逃命去了。原來這些人，不盡是廟中僧人的餘黨，有周龍帶來的家人。先有飛腿李賓，偷著悄悄的出去，給大眾送信，還想著以多爲勝。焉知曉叫徐良兩句話，全都嚇跑，連李賓也逃命去了。再說徐良屋內一看，內外並無一人，就想要救翠姐，又要找郭長清、王秀、江樊的下落。只出了屋子，先把鄧飛熊的死尸，提將起來，往後院便走。到了後院去，在一個僻靜所在，見西北有四扇屏門，單有跨院，看裏面燈光閃爍。徐良進了屏風門，就奔上房，裏面有許多婦女，亂藏亂躲。徐良一聲喊叫，說：你們大眾不用藏躲，我也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兒女，只要把吳月娘、翠姐獻出來，就饒你們的性命。如今和尚已然被我殺死，你們大眾，分散他的東西，有親投親，有故投故。衆人一聽都跪倒，異口同音說：這就是

翠姐。吳月娘與朱二禿子，他們在裏間屋內喝酒哪。徐良見翠姐髮髻蓬鬆，捆着雙手，就問：因爲何故將他捆上？婦女們說：他要行拙志。徐良過來說：姑娘，你的父母俱在廟外，我今殺了凶僧，我這裏就找你父母去，你們三口等著天亮，你們好投親去罷。和尚已死，千萬不可再行拙志。翠姐跪下，與徐良叩頭。婦女們過來與他解綁。山西雁到裏間房內，果見朱二禿子與吳月娘俱在屋中。二禿子正要開窗逃跑，不料徐良進來，就把二人踢倒，捆將起來，撕衣襟把他的口中塞沒。就叫那些個婦女們，看著這兩個，如若走脫一個，拿你們治罪。你們大眾，也拾奪東西，天亮方許出廟。眾人齊聲答應。徐良復又出來，往西一拐，單有三間屋宇，門上掛著一個燈籠，有兩個人，在板凳上坐著。徐良往前一跑，亮出刀來，要殺這兩個。這二人一見勢頭不好，開腿就跑。山西雁並不追趕，進屋一看，全是四馬倒攪蹄，三人俱在那裏扒著。給他們解開繩子，把他們塞口之物，俱都掏將出來，還醜了半天。江樊說：是那位恩公，前來救我的性命？山西雁說：正是小弟徐良。江樊說：徐老爺呀！想不到你老人家到此，活命之恩，如同再造。徐良說：自己兄弟，怎麼鬧起這套言語來了？江樊把郭王二位叫來，與徐良見禮，復又磕頭道勞，謝活命之恩。徐良連忙攔住，就告訴江樊，把吳月娘，朱二禿子一併拿住。又提翠姐之事。江樊問：那自然和尚，可曾拿住？沒有。徐良說：就是未曾把他拿住，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江樊說：這個人還是要緊的。山西雁說：我認得那個自然和尚，與粉面儒僧法都，咱們不是在九天廟見過的麼？方纔可追跑了。正說話間，徐良眼快，就見由北牆縱下一人，順著東牆，往南直跑。山西雁也往南追。那人剛上一牆，徐良就是一袖箭，正中腿上，嘍咿摔倒在地。徐良過來就捆，一看正是自然和尚。高叫：江大哥！首犯得了。皆因自然和尚在監中，幽囚的不成人樣。見羣賊一來，自己覺著羞愧，自己在後邊開房之內，先養養精神去。有人與他送信，說：大事全壞，自己打算逃命，不料復又被捉。徐良叫：江大哥！把他搭到前面來。郭長清與王秀搭起來，往前院行走，將到前院。徐良就見房上，有一個人影一幌，山西雁回頭一擺手，自己一躡身，就聽見房上叫：鄧大哥，鄧大哥，怎麼早全睡了？徐良說：沒睡。白菊花纔來麼？咱們兩個人死約會，老西等候多時了！隨說話吧，就是一鏢，要問晏飛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

且說白菊花同著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三人一路行走，撲奔南陽府，可巧正走在金峯嶺，與二賊商量，天氣已晚，咱們到

山上，瞧瞧鄧大哥去。飛毛腿說：上準提寺呀！我與鄧飛熊有仇，我們見面打起來，反得你們相勸。周瑞說：你若不肯上去，晏賢弟你辛苦一輪，把鄧大哥陪下來，你們二位在這裏見見，難道說這還不行麼？白菊花說：就是如此。又說：可有一件，我要一人上山，撞著白眉毛，那時候可怎麼高解？周瑞齊說：我們在這裏等候，我們若遇見往上跑，你要遇見往下跑，白菊花這纔上山，不料真應了他們的打算。可巧沒走山門，白菊花躡躡過來，並沒看出一點形跡。連叫了兩聲鄧大哥，忽聽哼了一聲，又是死約會，不見不散，就見騰的一聲，一點寒星，直奔哽嗓而來。晏飛是吃過徐良的苦的了，一聽是山西口音，就把那一團神，看住了徐良。忽見他一擦手，就知他是暗器，果然見他一發暗器，自己一回臉，嚙哪一聲響亮，那隻鏢墜落在房上。又縱身躡下房來，意欲跑逃。早叫徐良迎面一刀。白菊花無奈，只可亮劍招架，隨動著手。徐良說：今天看你鳥八的，往那裏跑？依著我說，早早過來受拴便了。白菊花盡恁記著要跑，忽然賣了一個破綻，仍是躡出圈外，一直撲奔廟外去了。徐良尾於背後，跟將下來，出得廟外，直奔山口。白菊花直奔樹林，找那兩個朋友，到樹林高聲喚叫：二位兄長快些前來，小弟仇人到了。喊了半天，並不見有人答應。徐良緊緊跟隨，那裏肯放白菊花一瞧，這兩個朋友，已不在樹林，把晏飛只恨得暗暗咒罵。直跑到天有五鼓，方纔見著前面一道小河橋路，心中歡喜。徐良在後面，也就瞧見了這道小河，就知道今日晚間拿他不住。果然白菊花，行到此間，嘩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便宜你這鳥八的，放你逃生去罷。氣哼哼往回來便走，又到廟中。此時江樊三個人，等得著急，總不見他回來，也是替他耽心。徐良見著江樊，把追白菊花的事，對他們學說一遍。江樊說：可惜可惜，總是他們不該遵官司之故。徐良先下山，到葦塘找著那老夫婦，把他們帶上山來，見了翠姐，連他們的驢，帶包袱，俱都找著。一家三口，全給徐良叩頭。等著天光大亮，俱都起身去了，又有那些婦女，也都揹包袱，與大眾磕頭，逃命去了。復又叫江樊下去，找本地地方官，與此處的地方，預備木籠囚車，裝上三股差使，知會本地面，武營官兵護送。將死尸俱都拋棄在山澗。樹上那個人，也放他逃生去了。廟內還有許多婦女的東西，俱都入官。廟中從新另招住持僧人。所有死去的兵丁，棺木成殮，准其本家領尸埋葬。本地地方官另有賞賜。江樊的夥計，也是用棺木成殮，由本處送往石門縣。鄧太爺另有賞賜。徐良把此事辦完，方纔起身，投奔南陽府，暫且不提。單提周龍那些賊，陸續全都跑下山來，一直往西北，皮虎亂打，慢慢大家全都湊在一處，就是不見房書安，鄧飛熊，自然和尚。忽見前面黃榮江，黃榮海，李賓，還有三四個夥計，喘吁吁走到跟前說：眾位寨主，鄧師傅死了。房爺不定死活，被老西拿住了。大眾歎息一回。周龍說：咱們也

就走罷，少時他要下來，咱們也是不便。說畢，大家又跑。張大連說：站住站住，你們都嚇暈了麼？周龍說：甚麼？張大連說：南陽府，怎麼往北走起來了？皮虎說：對呀！復又往南。周龍說：大家可留點神，瞧著那小子。正說之間，皮虎說：你們瞧前邊，那裏爬著個人，別是他罷。眾人俱都不敢往前再走，又聽哼了一聲，險些就把大眾嚇跑。細細聽來，原來不是，卻是房書安在那裏爬著，沒有鼻子，纔哼了一聲，就把大家嚇了一跳。身臨切近一看，卻是房書安。他一瞧大家，不覺嗚嗚噫噫的哭起來了，說：張大哥，你害苦了我了。眾人聽著，又是要樂，又替他慘。樂的是，人要沒有鼻子，說話實在難聽；慘的是，替他難受。張大連說：我怎麼把你害苦了？房書安說：要不是你沖著我說七俠五義，我焉能落得這樣光景？張大連說：你說的他比你晚著兩輩。房書安說：不對，我說比他晚著三輩。幸虧這位祖宗手下留情，不然，把我這個前臉砍下來。盡剩下一個腦杓子，還活個甚麼意思，這可真就是沒臉見人了。張大連說：咱們閒話少說，急速快走纔好。房書安說：我可實在的走不動了，寸步難行，那位行好，揹我幾步。眾人異口同音說：誰能揹你？房書安說：別人不行，黃家兄弟還不行麼？他們兄弟兩個是我帶出來的，難道說哥哥就沒一點好處不成？你們自己也摸摸良心想想，若有點好處，你們就揹我兩步。二人剛纔要揹，張大連使了個眼色，說：可了不得了，那個削鼻子的又來了。說畢，就跑。大家一齊開腿，把個房書安嚇的也是爬起來就跑，直跑了約有一里多地，方敢站住。房書安嘆了一聲，坐在地下。說：哎呀！可累死我了！又問：他真來了麼？張大連說：我瞧著像他，原來不是。房書安說：韓信哪，你小心著，蕭何罷，你有多麼損！張大連哈哈一笑，說：起來走罷。房書安還教黃家弟兄揹他。黃家弟兄無奈，只得攙著房書安緩緩而行，大眾奔南陽不提。再說白菊花山水內上來，又是抖擻衣襟，方纔見著高解，周瑞就氣哼哼的說道：你們二人，太沒義氣了，我被徐良追趕下來，你們不知往那裏藏躲去了。二人齊說：我們見著老西追趕，我二人若不是有一山洞救命，我們也就性命休矣。白菊花問道：你們怎麼也叫徐良追趕下來？二人回問：你是怎麼叫他追趕下來？白菊花就把廟中之事，細說了一遍。這二人又是一番納悶。原來這二人，不是遇見徐良，是房書安往下跑的時節，由鼻子內一哼，他們疑是徐良來了，這纔知道陰錯陽差。三個人商量一路前往，白菊花執意不願上南陽府去了。他說：老西既然到這裏，必然也是要到南陽府去的。咱們要奔南陽，他也上南陽，這一走，豈不是碰在一處麼？二人說：焉有那麼巧的事，哪？越怕越不好，你這樣一個人，要是怕他，似乎我們二人，該當怎樣？白菊花卻被這兩個人一說，並且他還有一點心事，只可一路前往，三個人同走不提。再說徐良奔南陽府，不走大路，盡抄小道而行。走著路，忽然想起房書安

說：東方亮家內有個藏珍樓，樓裏面有一口魚腸劍，大概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也許在樓內收藏。我若到南陽府，一者爲請冠袍帶履；二則若能把魚腸劍得在我手，又有大環刀，也不是自負，走遍天下，某家可算第一的英雄了。只顧思想往前正走，忽聽有悲哀慘切之聲。望樹林一看，有一個年老婆子，在這裏拴上了繩子，正要自縊。將要往上一套脖頸，徐良嘆叫：老太太，我看你偌大年紀，因爲何故，要行拙志？那老婦人說：爺台，你不知道，我生不如死。徐良問：你有甚麼難心之事，對我說明，倘若我能與你分憂解惱，也是有的。那個老婦人說：爺台說出來，你也難管，人命關天之事。徐良說：我偏要領教領教。那老太太把那一五一十的事情，細述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呆呆發怔，要問那老太太說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金毛狐愛財設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且說徐良問那婆子，因何自縊。那老婦人說：我娘家姓石，婆家姓尹。我那老頭子早已故去，所生一子，名叫尹有成，在光州府知府衙門，伺候大人。老爺很喜愛我那兒子，前日派他上京與老爺辦事。皆因夫人有一頂珍珠鳳冠，有些損壞之處，咱們本地沒有能人，派他上京收拾。遂給了他一匹馬，費了他幾十兩銀子盤費。皆因出衙天氣就不早了，又因我這兒沒出息，喝了會子酒，天氣更晚，他拿著老爺要緊的東西，天晚就不敢走了。回到家中，次日早晨起身收拾，不料就在夜晚之間，連馬匹帶這頂珍珠鳳冠，盡被賊人偷去，就是老爺賞的盤費沒丟。我兒急得要死。我們街坊，有一位老人家，問他昨日出衙門時節，喝酒還是自己一人？還是同著朋友？我兒一生，就是好交朋友，進酒鋪時節，是一個人，後來有一個朋友，把他那酒搬在一處，二人同飲，還是那人會的酒鈔。徐良問說：那個朋友姓甚麼？素常是好人歹人？可曾對他提這鳳冠的事情？沒有。婆子說：你老人家實在高明，我們街坊，也是這樣問他。這個人是在馬武舉家使喚的，名叫馬進才，也曾對著他提講上京給老爺辦的事情。我們街坊，就叫我兒找他去。我兒一找他，別的倒沒問著，看見他老爺給他那匹馬，由馬武舉家出來，另換了一副鞍轡，又有人騎著走了。我兒一追問他這些事情，他反倒打了我兒子一個嘴巴，我兒揪扭他上知府衙門去，怎奈人家的人多，反倒把我兒子打了。我兒一賭氣，上衙門去，親身見老爺回話。老爺不但不與我兒子作主，反倒把我兒子下到監中去了。徐良說：既然有這匹馬的見證，怎麼老爺會不與你兒子作主？老爺子說：他們都是官官相護，這個馬武舉，又有銀錢，又有勢力。徐良問：這個馬武舉，他在那裏住家？

婆子說：就在這南邊，地名叫馬家林，先前他在東頭住，皆因他行事不端，重利盤剝，強買強賣，大斗小秤，欺壓良善。可巧前幾年有二位作官，告老還鄉，在那裏住不了啦，搬在西頭住了。東頭如今改爲二友莊，西頭仍是馬家林。徐良問：這個人叫甚麼名字？婆子說：他叫馬化龍，外號人稱金毛吼。徐良一聽，就知道八九準是一個賊。說：老太太你只管請回家去，我自有意，保你的兒子，明天就能出來，一點餘罪沒有。你可別行拙志。那婆子道：多蒙你安慰，我想我娘家叔叔，有錢有勢，尙且不肯出力。我告訴了他，他對著我說：馬家勢大，外面不可多講，待我慢慢打聽。我想此事那裏等得，兒子性命一定難保，故此要行拙志。徐良說：你老人家暫且回家去罷，全有我哪。婆子說：爺台此話是真是假？有甚麼方法，救我兒的性命？如果真能搭救我兒，慢說是我，就是我去世的夫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隨說著話，眼淚汪汪的，就與徐良下了一跪。山西雁最是心軟的人，看老太太這個光景，他也要哭，彎著身打一恭，說：也罷，老太太我送你回家去罷。伸手把那根繩子，抖將下來，用自己的刀，砍得爛碎，拋棄於地。同著石氏回家。那婆子讓他到家中獻茶，徐良執意不肯。臨走時節，緊緊的囑咐，就怕他行了拙志。等著婦人進門之後，自己纔奔馬家林而來，見著人，打聽明白馬化龍的門首，繞著他周圍的牆，探了探道，預備晚間，從那裏進去。此時天色甚早，又到二友莊，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村莊，起了二個地名，都是前中後三條大街，只有一個小小的茶舖，帶賣老餅拉麵。徐良將就著在那裏，吃了一頓飯，會了飯帳，也不肯走，假裝著喝茶，爲的是耗時候。等到初鼓，堂官要上門了。徐良暗道：這時候了，立起身出得店門，直奔馬化龍門首，到了後牆，縱身躡將上去，並沒換夜行衣，就把衣襟吊起，袖子一挽，把大環刀，插在獅鬚帶裏。在牆頭上往裏一看，是一個花園子景象，就躡下牆頭，腳落實地，往前撲奔。越過兩段界牆，正是五間廳房，前後窗戶，裏面燈光閃爍，男女說話的聲音。徐良就從窗櫺紙，用指尖戳了月牙窟窿，一目往裏窺探，但見有個婦人，年紀四十多歲，滿臉脂粉，珠翠滿頭，衣服鮮明。上垂首坐著個男子，也戴四句光景，寶藍緞子壯巾，藍箭袖，黑紫面皮，粗眉圓眼，壓耳兩朵黃毛，外號人稱金毛吼，卻是一腦袋黃頭髮，這個外號，因頭髮所起。身高八尺，膀闊三停，不問可知，準是馬化龍。他那裏吩咐叫婆子，把那東西取出來看看。就見婆子，拿出一個藍布包袱來，解開蘇花扣兒，裏面還有一個油綢子包袱，打開露出一個帽盒。把帽盒打開，裏面俱用綿絮塞滿，怕的是一路上磕碰。俱都是珠翠做成，燈光之下，耀眼生光。此物雖舊，上面寶石珍珠，可算價值連城，就是有些損壞之處。那婦人看著，哈哈大笑，說：老爺咱們家中雖然有錢，要買這頂鳳冠，只怕費事，這就是咱們馬進才的好處。馬化龍說：要沒有范大哥

在此，也是不行。正說話之間，忽見進來一個婆子說：范大爺外面有請。馬化龍回頭告訴婦人，收在櫃內。馬化龍出去。徐良想著要盜他這頂鳳冠，自己躡身下來，想一個主意，把婦人誑出來，盜他那鳳冠，叫他們不知覺，方算手段。正在思想之間，忽聽屋中婦女們一亂，就見那些婦女往外亂走，齊說：別嚷別嚷，這是太太的造化。方纔那個婦人說：待我把金簪子拔下來，插在裏頭，就走不了。徐良一聽，就知是有夜行人了。自己雖然沒有那種物件，聽見師傅說過，夜行人有一宗留火遺光法，盡爲的是調虎離山計。無論地下牆上一躡，自來的冒煙，大片的火光，用手摸著不燙，也燒不著甚麼物件。前套七俠五義上，雙偷苗家集，白玉堂用過一次。雙偷鄧家樓時節，丁二爺用過一回。鄧車盜印，鄧車用過一回。如今山西雁一聽，就知是這宗物件。自己打算不管甚麼人用的這個法子，我先進去，拿他這頂鳳冠。不料這窗戶，由裏面鎖了個結實，只可由前邊過去。只見有人早進來了，但見那人一身夜行衣，靠背插著一口鋼刀，面白如玉，細眉長目，鼻如懸膽，口賽硃塗，伸手把包袱後一擺，沖著徐良這個窟窿嗤嗤的一笑，嘆一口將燈吹滅。徐良一著急，望後倒身，躡上房去，越脊縱到前坡，見那些婦女，仍然還圍著花盆子亂嚷呢！就見那條黑影，直奔前邊去了。徐良怕的是把這物件，落在賊人之手，那可無處找了。緊緊的一追，追到前邊，也有五間上房，東西的配房。再找那人蹤跡不見。只可上了西房，往前坡一扒，只見上房屋中，打著簾子，點定燈燭，有一張八仙桌子，正當中坐著一個人，身高七尺，一身皂青緞子衣襟，面似瓦灰，微長鬚鬚，下垂首坐的，就是馬化龍。吩咐一聲擺酒，從人登時之間，羅列杯盤。馬化龍親身與那人斟酒，連進三杯，喝完了各斟門杯。將要說話，從人進來報道：說外面二位複姓赫連的求見。馬化龍吩咐一聲請說：范大哥少坐，待我迎接二位賢弟。不多一時，就見三個人進來。徐良見這兩個人，俱是散披英雄筆，細身長腿的，全是賊頭賊腦的。到了屋中，那人也就站起身來，抱拳讓坐。馬化龍說三位不認識，我與你們見見，這位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閃電手。這二位是親兄弟，這位叫赫連齊，外號人稱千里飛行。這位叫赫連方，外號叫陸地追風。彼此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謙讓了半天坐位，復又落坐，重整杯盤。馬化龍仍在主位。你道這范天保，皆因遇蔣平，柳青，在水內追跑，找了幾處朋友，都未曾住下，這纔到馬化龍家裏。可巧正遇馬進才在酒鋪，套了尹有成的實話，回來報信。就是閃電手探了道路，晚間把鳳冠馬匹一齊盜來。正是馬化龍與他擺酒道勞，不想有赫連弟兄到，落坐將酒斟上。赫連齊就把請帖摸將出來，遞與馬化龍。馬化龍叫閃電手念了一遍，方纔知道是爲擂台的事情。赫連方說：范大哥，我們就不往府上去了。范天保說：我既然見著，何必再請，要去的時節，我與

馬大哥一路前往。赫連齊說如今出了一個山西雁徐良，又叫他多臂熊，現今咱們綠林，吃他的苦處的可不少啦。范天保問：怎麼赫連齊說桃花溝連高寨主那裏，大概連琵琶谷、柳家營、周家巷，全都是他害的？這幾處瓦解冰消，咱們要是遇著他的時節，可要小心一二纔好。馬化龍哈哈大笑，說：這狗娘養的，若要遇見這廝時，可惜就怕不認得他。赫連方說：好認，這個人長兩道白眉毛。剛纔說到這裏，後面婆子，往前跑著亂嚷，說：老爺，可了不得了！後面把鳳冠丟了。衆人一聽，大家跑出房來，問：怎麼樣丟的？婆子說：我們瞧見四個花盆裏頭往上冒煙冒火，出來一回頭，就不見了鳳冠。馬化龍說：別是那個山西雁罷，好狗娘養的。還要往下罵，忽聽房上說：鳳冠可不是老西拿去的，我是來與你要鳳冠來了。隨說著躡下房來。閃電手亮刀就砍。徐良用刀一迎，嗆啣一聲，削爲兩段。馬化龍往後就跑，說：待我拿兵刃去。徐良就追到後院，三間西房，馬化龍先進屋內。徐良到門口，用刀往裏一砍，教人家把自己腕子揪住，往裏一帶，撲咚一聲，捧將下去。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賓朋

且說馬化龍引徐良到三間西房，原來這屋中，預先就刨下一個大坑，足穀好幾丈深。馬化龍自己做下埋伏，他本要安翻板，還沒安好呢，就是貼著前窗戶，有六寸多寬一塊板子搭著。馬化龍將一進門，他往北一拐，面向外，腳蹬著六寸多寬的板子，手抓住窗楞，看著徐良的刀往裏一扎，馬化龍用單手，吊住徐良的腕子，往裏一帶。山西雁就知道裏面有人，只可借他力，也就往裏一躡。焉知曉腳找不著實地了，撲咚一聲，捧將下去。馬化龍反躡將出來，到兵器房，取了一口撲刀，撲奔前面來了。將到前邊，就看見幾個人，在那裏動手哪。自己一蹶，就嚇了一跳，但見有四個鬼一般的，只看不出是甚麼面目來。全是花綠臉，青黃紫臉，蓬鬆著紅綠的頭髮，有兩個五彩的鬚鬚，擦成了疙疸，每人一口軋把刀，圍住了赫連齊。赫連方閃電手此時，也在壁上摘了一口利刃，七個人在那裏交手。馬化龍一聲喊叫：你們這幾個人，是從何而來？快些說出姓名，是因爲何事而至？若是爲借盤費，只管說來，我是好交結綠林的朋友。他們是一語不發。馬化龍一聲吩咐，叫家人抄傢伙拿人。頃刻間，家人掌燈火，拿棍棒，齊聲喝喚拿人。剛往上一圍，那兩個有鬚鬚的，早就躡出圍外。赫連齊、赫連方二人一追，前邊那兩個躡上牆頭。赫連齊、赫連方往上一瞧，也要上牆追趕。就見那兩個人一回手，蹾蹾的就是兩隻暗器。赫連齊、赫連方二人，撲咚撲咚，全都摔倒在地。一個是左膀，一



個是右膀，中了鏢傷。一狠心將鏢拔將出來，鮮血淋漓。那兩人往東西一分，就躡往東西配房上去了。閃電手一追，上房的揭瓦就打。范天保躲得快當，吧嘍一聲，摔在地下。馬化龍著了一瓦，四個人倒有三個受傷，誰還敢追？家人大眾，都湊在一處圍護著，進了屋子。議論這鳳冠，必是這夥人盜去。幸而一樁好，白眉毛山西雁拿住了。那三人一齊問道：「真個把那徐良拿住了？」馬化龍說：「拿住了，這可算備而不用，就在後面要安翻板那個屋子。大家一聽，全都歡喜，說：『這可去了眼中釘，肉中刺，他在底下，咱們把他治死，給咱們綠林報過仇來了。』說畢，教家人打燈籠，一直撲奔後面。教人先把簾子，摘將下來，衆人站在門檻外邊，拿燈籠一照，再找山西雁蹤跡不見。你道這徐良那裏去了？原來是他墜落坑中，反眼往上，黑洞洞伸手不見掌。自己思想：『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總是一時慌忙。自己往上一躡，這坑實係太深，縱不上來。又一想，生有處，死有地，少刻他們前來，焉有自己的命在？只聽上面有人說話：』下面的那位兄台，怎麼樣了？徐良說：『你是甚麼人問我？』那人說：『兄台不要疑心，我也是與馬化龍有仇的。皆因我看見兄台，受了他的鬼計，此時馬化龍往前邊去了，我纔過來救兄。徐良說：『既是恩公搭救，我的性命，如同再造。』那人說：『兄台言太重了。我這裏有飛抓百鍊索一根，你揪住此物，我將兄台導將上來，急速早離險地。』只看上邊千里火筒一閃。徐良這纔看出來了，原來上邊那人，就是拿鳳冠的那人，可不知姓甚名誰？就見他把飛抓百鍊索，吧嘍往下一扔。徐良用雙手抓住，那人在門外頭掛起籬子來，用力往上一導。徐良雙腳端住坑邊，那人一使力，就把徐良提出門外。山西雁方纔撒手，往前行了幾步，急忙雙膝點地，說：『請問恩公，貴姓高名？仙鄉何處？』那人說：『小可姓石，單名一個仁字，外號人稱銀鏢小太歲。徐良一聽這個外號兒，就知道此人不俗。你道這個人，因為甚麼事前來盜這鳳冠？這就是二友莊的，二位老英雄，一位姓石，叫石萬魁，外號人稱翻江海馬。一個叫尚均義，外號人稱浪裏鯤魚。石萬魁跟前一兒，名叫石仁，就是這個石仁。還有兩位姑娘，一個叫石榴花，一個叫石玉花。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鐵掌李成，一個叫神拳李旺。尚均義跟前兩個女兒，一個叫尚玉蓮，一個叫尚玉蘭。就皆因尹有成之娘，哀告他娘家叔叔，就是這個石萬魁，雖然告訴他不管，等著慢慢打聽打聽，教他先回去家中聽信，原來因他是個婦人，怕他嘴不嚴，倘若走露風聲，事關重大。先教他回家，隨後就打發李旺上馬化龍一右一左，打聽這個消息。打聽明白，回來告訴，果有此事。先派家人上光州府拿錢，打點了監中囚頭獄卒。然後約會到尚均義家中。這二位老者，皆因先在遼東作官，一位是參將，一位是遊擊，皆因龐太師專權，辭職還鄉。回到家中，就知馬化龍不是人類。馬武舉到底是個邪不能侵，他搬在西頭。這邊就

改作二友莊，就依石尙家起了這麼一個莊名。這日晚間，爺五個全都換了衣襟，卻是尙均義出的主意，說：此去少不了要出人命，方纔塗抹臉面。皆因尙玉蘭很好的一筆丹青，就把他的顏色取來，二位老英雄，連鬚鬚都塗抹顏色。就是石仁沒改換形容，也沒塗抹臉面。他去盜那鳳冠，他一到馬家之時，就看見徐良進來。他在前窗戶，那裏瞧看，馬化龍出來的時節，他就躲在屋簷底下，後來用流火遺光法，把大家誑出來。不然，他拿鳳冠時節，怎麼沖著徐良一笑，他把鳳冠得在手內，送回家去。這是由家內復又反轉回來，纔見著徐良掉在坑中，把山西雁救將上來，又把簾子放下，方纔通了自己名姓。復又問徐良的姓氏，徐良就把自己名姓說將出來。石仁說：這可不是外人，請到寒舍一敘。二人躡出牆來，正要回家，忽見一棵樹後，躡出四人來，各執單刀，擋住去路。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且說石仁一聽徐良是穿山鼠徐慶之子，可算都是將門之後，邀到家中談話。將一出牆，走不甚遠，忽見樹後，躡躡躡出四個人來，每人一口利刃，一字擺開，擋住去路。徐良一瞅，原來是四位姑娘。——是石榴花、石玉花、尙玉蓮、尙玉蘭四位姑娘，都有高來高去之能。——一看天氣不早，一商量都怕天倫有險。說：咱們何不去看看，如若咱們老人家，若是寡不敵眾，咱們好幫助動手。論本事強，就是玉蓮。論聰明，就是玉蘭。論忠厚，就是榴花。論謙和，就是玉花。剛走到樹後，就瞧見前邊來了兩個人影，影影抄抄的往這邊奔，故此不知是誰。這四位姑娘，一字排開，把刀全都亮將出來。身臨切近，石仁說：原來是四位妹子，你們急速回家罷！四位姑娘一聞此言，回轉身軀，往家內去了。然後同著徐良，到了自己門首，徐良一看是個世家門景。石仁讓著徐良進了大門，直奔廳房，啓簾進去，落坐，叫從人獻上茶來。徐良問道：貴府還有甚麼人？石仁把家內所有之人，當初石萬魁所作甚麼官，因何事辭職，娘親妹子，還有兩個師兄，都叫甚麼名字，一一都告訴徐良一遍。又把尙家事情，也對他說了一回。又把自己姊姊，外甥，不白之冤的事情，又說了一番。問徐良：因為何故上馬家去？山西雁也把自己怎麼上京任差，遇白菊花的事，如今要投奔南陽，請萬歲的冠袍帶履，白晝遇見尹石氏，晚間奔馬家林的話，也就說了一回。石仁說：徐兄！我們一見如故，再說，上輩提將起來，也都認得，如不棄嫌小弟，情願結義爲友。正說話間，從人把衣服拿將過來。石仁告便，到裏間屋中，把白晝服色換好，從新出

來。忽見簾櫳一啓，打外面進來四個畫著臉的，將一進門，石仁給見了一見，大家說：洗完臉再見罷。徐良說：哥哥！那位是伯父？石仁告說：這就是我的天倫。把山西雁的事情，替他說了一遍。石萬魁哈哈大笑，說：我攀一個大話罷，你可是老賢姪呀！我聞你一個人，鐵背熊沙龍，是你甚麼人？徐良說：那是我的伯父，是我盟弟的岳父。石萬魁說：你盟弟就是韓天錦與艾虎哪？徐良說：正是。說畢，又與徐良見尚均義。徐良也是過去行禮。尚均義說：我也提一個朋友，雲中鶴是你甚麼人？山西雁說：那是我師傅。尚均義說：那還是我把弟呢！然後鐵掌李成，神拳李旺，彼此對施一禮。石萬魁吩咐擺酒。這四個人，上裏間屋中，打臉水洗去顏色，更換白晝的衣服。復又出來擺酒，把徐良讓在上面，讓至再三，徐良坐了二席，尚均義坐了首席，大家巡杯換盞。石仁就把與徐良要結義爲友的事，對著天倫說了一遍。尚均義在旁說：正當如此，都是將門之後，還有一件，老賢姪，你定下姻親沒有？這一句話，把徐良問得滿面通紅，一搖頭說：還未曾定下姻親。尚均義哈哈一笑，說：好！既然未定下姻親，我有兩個女兒，我的長女，與姪男年歲相仿，頗不粗陋，今許與賢姪爲妻，不知賢姪意下如何？再說，懇煩石兄長，作一個媒山保人。石萬魁說：好！我方纔一見徐賢姪，就有此意，不料你倒先說出來了。徐良趕緊站起身來，對著二位老者，深深一揖到地，說：非是姪男不願意，此事皆因是奉展護衛所差拿賊，二則沒有我父母之命，此時姪男不敢應允。石萬魁說：此事我們趕緊與你天倫寫信，候你的天倫，回音就是了。山西雁說：這還可以，二位伯父千萬別怪小姪。石萬魁說：尚賢弟，咱們有句話，放著就是了。說畢，從新又飲。石仁問：天倫，這鳳冠，孩兒已經盜來，你老人家怎麼辦理才好？石萬魁就在石仁耳旁，低言悄語說了一遍。石仁連連點頭，石萬魁立刻吩咐叫從人，預備香案。石仁就與徐良沖北磕頭，結爲生死弟兄。徐良大，石仁小。二人結拜之後，又重來與二位老者行禮。李成、李旺也過來道喜。直到天亮，殘席撤去。尚均義告辭回家，說：少刻再來。石萬魁寫稟帖，拿著鳳冠，見知府去了。石仁與徐良二人，到了書房，傾談肺腑，講論些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帶暗器，談得是件件有味。這纔叫人情若比初相見，到老終無怨恨心。吃完早飯，天交午初，門外一陣大亂，徐良與石仁出來瞧看。原來是許多官人，都拿著單刀鐵尺，押解馬武舉，威喝著直奔衙署。原是光州知府，此人姓穆，叫錦文，有石萬魁在府中，遞了稟，獻了鳳冠，報了馬化龍的窩主，家內養賊，現有真贓實犯，鳳冠是由他家內得出。知府一聽，不覺大怒，見了稟帖，見了鳳冠，老爺立刻派三班人等，前去拿馬化龍，當堂立等。三班的頭兒，到了馬家林，不敢辦案，拿人。把他說將出來，方纔動手，鎖著他，奔知府衙門而來。范天保與赫連齊，赫連方一聞此言，俱都逃竄去了。馬化龍正要給

那官人的銀錢，官人也說得好，這是我們老爺要的差使，誰敢自辦，你要親身見了我們大人倒好辦。馬化龍無奈，只得跟著他們走就是了。這知府大人升堂，一作威，問這鳳冠的事情。到底是官法如爐，馬化龍把這事情，推在范天保身上。當堂畫供，革去了武舉，打了個待質，幾時拿住了范天保時節，再定你罪名，釘鐐收監。發下海捕公文，捉拿范天保，拿住他之時，二人質對。由監中把尹有成提出，仍然還是在衙門伺候老爺，這頂鳳冠，再不上京收拾去了。石萬魁回家，待回家之後，見了徐良，尙均義也到石家商量，好與徐慶寫信。山西雁告辭，石萬魁拿出一百兩白金，作爲路費。山西雁再三不受，無奈何拿了三十兩銀子。大家送出門外，徐良投奔南陽去了。二位老者，派人與徐慶送信，暫且不表。單說徐良離了二友莊，一路曉行夜住，總怕誤了自己事情。這日正往前走，天氣透晚，前邊一看，並沒有村莊鎮店，盡是一片漫窪。忽見天上烏雲遮住，雨點兒點點滴滴，墜下來了，自己心中急躁，這裏又沒有避雨所在。正在爲難之際，見前面有一座破廟，廟牆俱都塌陷，門可沒有了。奔到大殿，榻扇全無，裏面神像不整。原來是座龍王廟，後面房瓦透天，再看佛龕兩邊，放著兩口棺木。又看後面有一層殿，也是俱都塌陷，也並沒有和尙老道。只可就在前邊殿中，先與龍王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暗暗禱告，說：神祇在上，千萬別要見責弟子。徐良祝告已完，就把大環刀，往旁邊一放，把小包袱，從腰間解將下來，往頭顱下一枕，就在供桌上，仰面朝天而睡。總是行路勞乏，就覺一陣迷迷糊糊，將一合眼，就聽見咯噠的一聲響。徐良猛然驚醒，再看天色已晚，外邊的陰雲四散，透出朦朧的月色。自覺著那邊棺材蓋，響了一聲相似，心中一驚，再看並沒有甚麼動靜。剛要合眼，這一回可聽真確了，是棺材蓋吧，又一聲響。山西雁可就睡不著了，一挺身就坐在佛龕之上，目不轉睛，盡看著那口棺材。南邊那口棺材沒事，盡是北邊這口棺材，唵唵唵唵，連聲響起來了。徐良說：待我看看這個鬼，是甚麼樣兒？眼看那棺材蓋吧，噠一聲，往上一一起，唵唵唵唵，就橫過來了，往下一滑，橫担在棺材下半截上。就聽得裏邊，噠一聲的鬼叫，從裏邊躡出一個弔死鬼來，帶著一個高白帽子，一尺長的舌頭，穿著孝衣，拖著麻鞋，拿著哭喪棒，吱吱的亂叫。徐良嚇得下了供桌就跑。那鬼隨後一眼，繞佛龕三遭，舉哭喪棒對徐良就打。要問多臂熊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儒寧村賢人遇害 太歲坊惡霸行凶

且說徐良見鬼，下了供桌一跳，那鬼苦苦相追。山西雁繞著佛龕，用耳細聽，那鬼雖然是兩隻腳併齊，蹭蹭的亂奔，究竟足下

總有聲音論說鬼神走路絕無響動，自己心中方纔明白，每遇作賊的，不能高來高去，就是想出這個主意，不是打杠子，就是套白狼，裝神做鬼。這個鬼大概必是小偷兒裝扮的，若真是鬼，足下斷無聲音的。徐良猜透了這個情理，跑著跑著，那鬼舉哭喪棒一打徐良。徐良將身閃過，劈手把鬼頭上捏住，先把他那三尺高的白帽子摘下來。再看他那舌頭，是鐵絲兒鉤在耳朵上，類若唱戲所帶鬍子一樣，此時已然摔掉在地。徐良把他放在一邊，把腰間麻辮子解下來，把他這件孝袍子，也給他脫下來。見那人裏邊穿著貼身小襖，束著一根破帶子。把他裏頭那根帶解下來，四馬倒攢蹄把這人捆好，將他提在佛龕前，往地下一摔。山西雁倒坐門檻，慢慢盤問，說：「你這烏八的東西，大概各處有案。你叫甚麼名字？害死過多少人？倘若一字不實，我就處死你。」隨著把那哭喪棒檢起來一看，那根棍子，那一頭釘著許多包頭釘，尖兒朝外，類若似一根狼牙棒相仿。便吧吧吧一陣好打，只打得這個小賊，苦苦的哀求饒命。徐良說：「你到要害死過多少人？姓甚麼？那小賊說：我姓吳，名字叫天良。山西雁說：看你這個樣兒，也轆有天良的了。隨說著，吧吧吧，又是一陣亂打。那人說：爺爺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天天與我要好吃的，要好喝的，我又沒有本錢做買賣，實出無奈，我纔想出這麼一個傷天理的買賣來了。只求爺爺手下留情，你若將我打死，我的老娘走也走不動，看又看不見，就是要飯吃，都找不著門戶，就求你老人家積兒積女，爺爺只當看在我娘的分上。」徐良一聽，吳天良這套話，不覺心中發慘，他本是個孝子，就動惻隱之心，當把他帶子解了，說：「你從此想個小本經營，方算是好的。倘若不改前非，老西的大環刀不饒。那人一聽，扒下就磕頭，說道：「爺爺！你說得很好，我做小本經營，那裏來的本錢？」徐良說：「我既叫你做個小本經營，我有本錢給你。隨即就把自己包袱打開，把石萬魁給的三十兩銀子，拿出來，給了小賊一半，說：「我告訴你幾句言語，你可緊記，倘或不改前非，遇見我老西，仍是結果你的性命。那人連連磕頭說：「不敢不敢。過去要他把他那孝袍子拿起來，往外就走。被徐良一把抓住，說：「你把這孝袍子拿去，仍然是要裝鬼，不然，你拿孝袍子何用？」吳天良說：「拿到家中染一染，給我媽做件衣服穿。」徐良說：「不用！老西要穿哪？」那人說：「使得使得。把那帶子，往腰中繫妥，一癩一點的走了。」徐良過去，把刀掖上，包袱也繫在腰中，他把那白帽子拿過去，往自己壯帽上一套，把那件孝袍子，往身上一穿，麻辮往腰間一攏，把舌頭一掛，往院中一奔。他就在院內，從南往北，從北往南，一路亂跳，嘴內也學著鬼的聲音，嗷嗷亂叫，以爲是件得意的事。越跳越高興，越走越歡喜，正在高興之間，忽聽廟外，有鐵鍊的聲音，又聽得一聲長歎，說：「二位在上，學生實在走不動了。你們二位行一個方便，讓我歇息歇息再走。」那人

答言：可以使得，二哥！頭前到了龍王廟了罷？那人說：可不是龍王廟了，相公你要歇著，這可叫你大歇歇罷！這就算到了你姥姥家了。徐良一聞此言，有些不防頭，怎麼到了姥姥家了？遂急一縱身，躡在北邊塌陷之處，偷眼一看，那三個人，是一差兩解。那個犯人，頂上一條鐵鍊，沒帶手鐐腳鐐，穿著罪衣罪裙，蓬頭垢面，走路很艱難，大概身帶棒瘡。說的話音，很現著斯文。兩個差人，一個背著揹馬，裏面裝著的文書，一個提著一根水火棍，一個揹著一口鋼刀。兩個長解，橫眉豎目，俱有虎狼之威。直到廟中，進了佛殿。你道這個犯人是誰？就是前套小五義上也曾說過，就是艾虎的盟兄，姓施名俊，皆因艾虎雙刀將馬龍、龍金剛、張豹、保護著施俊回家。施大人病至膏肓，百醫不效。金氏娘子，要上小藥王廟求籤。施公子本不願意教妻子去。有艾虎、張豹、馬龍三個人，保護至小藥王廟，就見著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帶著家人王虎兒，就看見了金氏。東方明就叫手下豪奴要搶，被王虎兒攔住，說他是知府的女兒，並且那邊還有三個老虎似的保著哪。你老人家，若要是歡喜他，等著相機應計的時候，我自有了主意。把這婦人得在你的手中就是了。後來金氏回至家中，艾虎三人，也上襄陽破銅網去了。不料施大人故世，施俊在家中發喪辦事。這日正到六十天的時節，該燒船轎的日，可巧這日，金氏娘子與佳蕙坐了兩頂轎子，俱穿素服，正從太歲坊經過。又遇見東方明，正在門首，看見就向王虎兒問計。王虎兒說：只要如此如此，包管成功。東方明就拿出一百兩銀子，說道：你把大事辦成，再給你二百兩。王虎兒出來，直奔施昌的墳墓。此時正把船轎排列墳墓之前，又供上了祭禮，那些轎夫，都在遠遠樹林內伺候。王虎兒過去，道了個辛苦，說：今日是那位轎夫頭兒擡來的？有個姓王的，也認得王虎兒。說：王都管爺，今天怎麼這樣到這裏來，有甚麼事情？王虎兒說：王頭兒，你這裏來，我與你咬個耳朵。到了那邊樹後，說：王頭兒，我與你商量一件事，你敢辦不敢辦？轎夫說：有甚麼事情，都管只要說來，能辦就辦。王虎兒說：沒有膽子，不能拿銀子。你若能辦這件事，有禍出來，有我們替你担待。施相公那個妻子金氏，你敢把他擡我們家裏去，不敢轎夫頭說：誰的主意？王虎兒說：是我們員外爺的主意，這裏有二十兩，給你們大眾的，單給你十兩。說畢，就把銀子一遞。王頭兒見了銀子，笑嘻嘻說道：這還要領賞賜麼？只要是員外爺的主意，教到金轎轎上去還搭哪。王虎兒一擺手，說：悄悄，我在頭裏等你們。轎夫回去，告訴了夥計。可歎金氏作夢，也不知曉。待等發化了船轎，燒錢化紙，奠茶奠酒，哭泣了多時，有婆子挽架，進了陽宅，歇了半天。施俊催著女眷，轉回家去。金氏娘子，同著佳蕙先走。兩人坐了轎子，擡佳蕙的不提單，提是擡金氏的，真個就把金氏娘子，擡到太歲坊去了。進了門首，有那些婆子迎接金氏娘子，一看俱不認得。

問道：你們這裏是甚麼所在？那些婆子說：我們這裏太歲坊。金氏一聽太歲坊，自己又是一怔，隨即問道：我因為何故到了，你們這裏婆子說：原來大奶奶還不知道哪！我們太歲爺，久慕你的芳名，總沒遇見巧機會的時候，如今纔遇了一個機會，方把你老人家請到此處。事到如今，你也不必煩瑣，這也是前世造定。那個婆子，有意還要往下再說，早教金氏吧。唾了他一口唾沫，睡在臉上，說：你還要說些甚麼？那婆子微微一笑，說：大奶奶你別怪我，你要從了我們太爺，有天大的樂境；你要不從，只怕我天倫知曉，隨說話之間，就上來四五個婆子。金氏說：我乃是知府之女，御史的媳婦，急速將我快些送出去。如若不然，只怕我天倫知曉，你們滿門，俱是殺身之禍。婆子說：你也不知道，我們兩陽府太爺那裏事情一成，就是面南背北，做了皇上了。這裏太爺還不是一字並肩王嗎？金氏一聞此言，對照牆壁將身一撞，嘍咚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金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且說金氏聽婆子這些言語，明知是出不去惡霸的門了，倒不如尋一個自盡，落得乾淨。縱身往牆上一撞，一個婆子手快，用力一揪。金氏本是怯弱身體，又是窄小金蓮，如何站立得住，故此嘍咚一聲，栽倒在地。眾婆子往上一圍，往起一擄架。金氏被大眾又一苦勸。金氏明知被大眾圍住，不能行拙志，一手急得往回一拳，就把臉上，抓了四個血痕。這些婆子，把金氏手一揪，亂嚷說：這可要告訴員外爺去。正說之間，只聽一陣環佩叮嚀，進來了十數個姨奶奶。婆子說好了，姨奶奶們來了，他把臉抓了。姨奶奶說：那可不好，也不用告訴員外說去，你們快把他倒剪上。婆子過來，就用汗巾子，把手給他捆上。金氏給雙手一捆，一點主意也沒有。大眾圍著解勸金氏不提。且說佳蕙坐在轎內，打算大奶奶，準是先回去了，到門內下轎，直到裏面。丫鬢婆子問佳蕙：大奶奶怎麼沒回來？佳蕙說：他的轎子在先，我的轎子在後，甚麼他會沒回來？穿著一身素服，能上那裏去？哪？等了半天，施相公回來，一提講此事，施俊也覺納悶。教家人出去問轎夫，這一夥轎夫，一切不知。即打發家人出去找，去叢多時，錦箋回去，回說：相公爺可了不得了，大奶奶被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搶去了。施俊一聞此言，渾身發抖，一步一跌的，就往縣衙那裏，來到大堂，把那鳴冤鼓，咚咚，打得亂響。就有人過來，把施相公一揪。也有認得的，說：施相公，你老因為何故？暫且請班房落坐，念書的人，為何也這等粗魯？還有不可解的事情嗎？施俊話也說不出來，怔了半天，纔把已往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說：相公來得

不巧，我們太爺出門去了，要到晚上回來。那知太爺早已吩咐，少時又有先生進來，也不教他走，也不教他抓鼓，盡纏繞他在班房內。原來這事裏邊早就知道了，皆因外邊一打鼓，知縣在裏邊書房內就聽見，教內司出來打聽，因為甚麼來情。這位太爺姓段，叫段百慶，他又是臧官，他名字叫段不清。他在裏頭聽見施俊擊鼓的原由，也不敢升堂，明知是施昌施大人之子，金知府的門婿，邵知府的把姪，明知自己不行，立刻派人，上太歲坊，請東方明去了。東方明在家內，一見此信，帶著王虎兒，騎著馬，就奔了縣衙。不奔衙門口，奔他們的後門下馬，往裏就走，皆因是與知縣，兩個人是把兄弟，並且這個段百慶如今已經降了王爺，待等王爺攻破潼關，這裏經過，他就開城獻印。如今一到衙，也不等迎請，就自己進來了，將奔書房，就有內司出來迎接，說：我們老爺在內書房候駕。前邊有人帶路，將到內書房門首，就見段不清迎接。二人攜手攬腕，進了書房，落坐獻茶。段不清說：二兄長！今天你把施俊之妻搶去，可有此事？東方明說：不錯，明人不作暗事，施俊的妻子，是我擡在家內去了。知縣說：哎呀！老兄可不知施俊之妻，是襄陽金太守金輝之女。這施俊是長沙太守的盟姪。在京中京營節度使，世襲潼臺侯岳恒，岳老將軍是他姨父。吏部天官，是他的師祖。我一個小小七品知縣，我是誰也惹不起的。東方明一聽，哈哈一笑，說：賢弟，你只管放心，漫說這一個人，就是開封府黑炭頭，也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實對你說：南陽府我哥哥，不久的就稱王霸業，手下能人甚多，叫他派一兩個人來，就追取了他們的性命，你自己酌量理由，就是了。一回頭，叫王虎兒少刻回家中，取三千兩銀子，給這大老爺送來說畢，站起就走，說：賢弟，由你辦罷。知縣心中，好生難過，說：長兄，你再坐一坐，咱們兩個再談談。東方明說：沒有甚麼可講的了，別就誤了你的公事，咱們改日再會。知縣送在門首，東方明仍由後門去了。知縣回至房中落坐，叫從人有請師爺，就把刑名師爺請將進來。這位先生姓曹，單名一個高字。進來見知縣，身打一恭。曹高問段不清：有甚麼事情？老爺請講。知縣就把施俊擊鼓，東方明託情的事，對著曹先生，學說了一遍。特請先生，與我出條妙計！先生說：老爺要依我的愚見，少刻升堂，把施俊帶將上來，不容他說話，老爺先就作威，說施俊你枉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聽說你在外邊廂，有些不法之處，他要一聽此話，必要暴躁。老爺就辦他個咆哮公堂，目無官長，拉下去，打他四十板子，立刻把他釘鐐收監。趕緊派兩個長解，暗暗賄賂兩個人，糊裏糊塗，出一角公文，就把施俊提出監來，當堂起解。告訴明白兩個解差，半路行事，待等兩個長解回來交差時節，老爺再賞賜他們些銀錢，老爺這可算人情兩盡，白得三千銀子。施俊一死，他們家裏又沒男子，也生不出甚麼別的禍患來。段不清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好。



這兩個長解，就煩先生叮囑他們，我先給他們一百兩，事成之後，我再給他們一百兩，可要辦得嚴密。先生連連點頭，說：老爺只管放心，全交給我了。先生出去之後，知縣吩咐一聲：升堂。不多一時，在二堂預備。知縣整了官服，從後面出來升堂坐下。吩咐一聲：把擊鼓鳴冤的，與我帶上來。立刻把施俊帶到堂口，施相公正等了有三個時辰，方纔有人進去說：老爺升堂。施相公氣昂昂，跟定官人，來至二堂。見知縣歲數不大，圓領烏紗，瘦如猴形，聳肩縮背，在公位上端端正坐。施俊見了知縣，這個相貌就有些不樂，只得身打一恭，說：父母太爺在上，學生施俊與父母太爺行禮。知縣把驚堂木一拍，把小母狗眼兒一翻，薄片嘴兒一張，說：降！施俊你好生大膽，既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不在窗下讀書，盡自任意胡爲，終朝與匪人同黨，我足可以替你老師代勞。來革去他的秀才。旁邊有先生答言，立刻就出了草條。若論宋室的秀才，最尊貴無比，知縣不應例打，故此先革去他的秀才，然後就許他動刑了。施俊一見這個光景，就知道這個知縣受了東方明之請託，說：父母太爺，不容學生說話，怎麼就革去學生的秀才？若要革我前程，我有老師所管。再說，我有甚麼不法之處？是你親眼所見，還是別人說的？如今現有不法之人，你置若罔聞，不容我伸訴其冤，反倒先怪我前來不是。知縣說：今有你太爺所屬的地面，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除了你之外，並無不法之徒。施俊一聽此話，哈哈大笑：如今把我妻子都搶了去，還說沒有不法之徒。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焉有搶人之理，分明是你捏造。施俊說：你受了東方明多少賄賂？我如今可稟明於你，你要不管此事，我還上府中去告，你已知曉，此案我可不算越訴。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呔！好個大膽施俊，在此咆哮公堂，目無官長。來拉下去，與我重打四十板子。官人立刻把施俊拉將下去，脫了中衣，打了四十板子，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起來還要分爭這個理兒。知縣吩咐收監，大家退堂。到了次日，提出監來，當堂起解。有兩名長解，一個叫郝懷，一個叫吳碧。兩個押解施俊起身去了一天晚間，至龍王廟，施俊求著要歇，連長解三人，到了佛殿。郝懷說：到你姥姥家了。施俊說：我沒有外祖母。長解說：誰叫你有一個好媳婦招事，死去別怨我們二人，是我們太爺的主意。施俊說：二位在公門，正好修積，饒了我施俊的性命罷。郝懷那裏肯聽，舉刀就剝，撲哧一聲，死尸栽倒。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

且說施俊到衙門裏，受了四十板，一收監。書童兒錦箋，一聞這個凶信，就飛跑往家中送信。此時家內無人，就是佳蕙在家中主事，趕緊教人出去雇來馱轎，叫書童在家內看家，姨奶奶上京，往岳老將軍宅中去。一者是託情，二者上開封府告狀去了。萬也想不到施俊第二天就起解。整走了一天，晚間到了龍王廟，打算要歇息歇息。不料身逢絕地。郝懷把刀一舉，也是鬼使神差的。施俊說出這麼一句話來：你們二位既在公門，正好修積，饒了我施俊這條性命罷。焉知這一句話，不要緊哪，就是保命的真言。徐良在外邊聽著施俊二字，就想艾虎說過，他的盟兄叫施俊，光州府固始縣人氏。別管是與不是，先打發這兩個解差，上他們姥姥家去。就把孝袍子的袖子朝上一捲，把袖箭一攏。那個郝懷剛一舉刀，只聽撲哧一聲，正打在咽喉，撲咚一聲，死尸栽倒在地。把吳碧嚇了一跳，瞅著怎麼一舉刀，就躺下了，正在納悶。忽聞噉的一聲鬼叫，進來一個弔死鬼，解差將要跑，那鬼的哭喪棍吧一聲，就打在肩頭之上，也棒了一個筋斗。徐良不容他起來，將腰帶解下，將他四馬倒攢蹄，把個長解捆上，這纔過來與施俊說話。施俊也是嚇得魂不附體。徐良說：兄長不要害怕，隨說著，把舌頭往下一摘，說：小弟不見鬼，我提一個朋友，你就知道了。隨說著，就雙膝點地，請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施俊也就跪下，說：沒領教恩公貴姓高名？提我一個朋友是誰？徐良說：小弟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山西雁。我的盟弟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與你有八拜之交，是與不是？施俊說：不錯，原來是徐良大哥，我也聽艾虎兄弟說過。恩兄救我這條性命，恩同再造。徐良說：大哥言重了。但不知施大哥犯了甚麼罪過？遣在甚麼所在？施俊說：徐大哥若問我的事情，一言難盡。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如今也不知發往甚麼所在，就走在這裏，若不是徐兄長到此，小弟此時已作了無頭之鬼了！徐良一聽，連連的亂罵，道：好惡霸賊官，連這兩個狗腳，不都教他們在老西大環刀下作鬼，我就不叫多管熊了。回頭一看，那名長解，扒在那裏，連連求饒，說：好漢爺，饒了我這條性命罷！正說著話，撲哧一聲，人頭落地。過來把施俊鐵鍊一揪，大環刀一砍，那根鐵鍊噲哪一聲，鐵鍊削折了，教施俊把罪衣罪裙，俱都脫將下來。施俊說：大哥，你怎麼是這樣打扮？這是甚麼緣故？徐良就把吳天良裝鬼的事，說了一遍。徐良說：我這嫂嫂，既然被人家搶去兩日光景，不知他貞節如何？施俊說：大哥，我準知他情性，死倒有分的，絕不至從了惡霸。徐良連連點頭說：哥哥，你先在廟裏等等。一回手，就把這兩個死尸，連人頭，裝在棺材之內，又把罪衣罪裙，擄馬水火棍，全都丟在棺材之內，蓋順過來蓋好。回來與施俊商量起身，把自己孝袍子，帽子，麻辮子，包在自己包袱之內，二人出離了龍王廟。那施俊如何能走得動，一癩一點，走了兩箭之遙，施俊汗流浹背。徐良看著這個意思，

找了塊臥牛青石，二人落坐。徐良說道：大哥今年多少歲數了？施俊說：我今年二十五歲。恩兄多少歲數？徐良說：哎呀！我還叨長一歲哪。這可壞了。施俊問說：此話從何說起？徐良說：我要是上太歲坊，總得把大嫂子背出來，要我是兄弟，還可，我是哥哥，就不能背弟婦了。世界上那有大伯背小嬌的道理？施俊說：事到如今，你是活命之恩，怎麼還論得了大伯弟婦哪！徐良說：不能不能，總有個長幼的次序，不許錯亂。咱們慢慢的再定主意罷。施俊說：不用想主意，一勞永逸，全仗你老大哥救命。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從北來了幾個人，往前直奔，口中亂罵，說：你恨徐良不恨？那個人說：恨不得將刀扎死這狗娘養的，生吃了他的心肝。徐良一聽，卻是熟人，先告施俊說：賢弟，我來了幾個朋友，預先定下，在此處相會。你可在這處等我，千萬別離這個地方，待我回來，咱們兩個再走。施俊點頭說：哥哥只管放心，我絕不離開此地。徐良出了樹林，就迎上來了，離那幾個人遠遠的一蹲，等到身臨切近，再起來答話。你道這來的是誰？卻是白菊花，與病判官周瑞，飛毛腿高解。三個人議論著，要投奔南陽府。依著白菊花，要上姚家寨。這二人一定要上南陽府。晏飛無奈，只得陪伴二寇，奔南陽地面。他有點心事，雖然同著一路走，他可不上團城子去。皆因是他每過一處，採花時節，無論從也是殺，不從也是殺。單單就有一個，會在他的手下漏網，且與他海誓山盟，應下把那個送往姚家寨去，兩個人作爲是長久的夫妻，自己隨同著這兩個人走，情實是爲找那一個婦人去。可巧這天走路，三個走著，就議論倘或咱們，要是遇見山西雁之時，咱們三個人三馬連環，難道說還勝不了他一人嗎？高解說：不行，只要有那口大環刀，我們二人就敵不住。周瑞說：我有一個主意，倘或遇見他，咱們三個人，站在三角，每人檢上些石塊，他若奔我，你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倘若奔賢弟，我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縱然他會接暗器，他還能接咱們兩個人的石頭不成？並且咱們這石頭，永遠打不絕，他一道，咱們就跑，那兩個人就追著打他。他要站住的時節，咱們三人，總相隔那麼遠，一齊攻著去打他。他空有寶刀，萬不能割咱們的石頭，有贏沒輸，這就叫三馬連環。你們二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樣？白菊花哈哈一笑，說：好，可是好，奈非是英雄所爲也罷。咱們如若見著，先按我這個主意辦理。你們二位，在前邊並肩而行，我在後面把鏢摸將出來，待等轂上的時節，等你二人往兩邊一閃，我這鏢要打將出去，只怕他難以躲閃。我鏢要打不著時，咱們三馬連環，那還不遲。三個賊人，把這個主意議論好了，沿路走著，就檢了些石塊，全都不大不小的，俱揣入懷內。走路雖透著沉，只要臨時用著可以護命，誰還管沉與不沉？隨著路，就罵罵咧咧。高解說：我要遇見狗娘養的，我生吃他心肝，還不解我心頭之恨。周瑞說：我要遇見囚囊的，把他剝成肉泥，方消我心頭。



就奔家中去了。直等到奉旨欽差到自己門首，連本府本縣全到門首，自己跪接聖旨，懸掛匾額。欽差官把萬歲賞賜金牌，給他掛在胸膛之上，查收了金銀彩緞。本要在家中預備欽差的酒飯，有黃安縣的知縣蔡福說：「早就與欽差大人預備館驛。」欽差去後，自己親身上墳前祭掃，家內搭棚，請隣里鄉黨，當族親戚，對大眾說明了自己的事情，從此就出家去了。整整熱鬧了三晝夜，然後備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銀兩，離了自己門首，還是要投奔京都，求相爺遞謝恩的摺子。自己在午門望闕謝恩，在路上就看見一差二解，卻是施俊、智爺在夾峯山，見過施俊一次，故此認得。見施俊項上有鎖，是發遣的形像，自己心中忖度：「這個人是官門的公子，不能作非禮之事。」瞧兩個解差，起意不良，晚間跟至龍王廟，拿智爺那樣的英雄，都嚇了一跳。廟內破殿的外面，有一個大白人，見他們一到，就出了北邊破牆，往那邊一藏。智爺可就住步了，找了一棵樹，在後面細細一看，卻原來是徐良。心中暗道：「這孩子也不嫌喪氣。」就見他先結果了一個，後來在殿內，又殺了一個。在外頭裏面說話，俱都聽明。方知道施俊妻子被搶，又遇見貪官。智爺瞧著他們拾奪好了，自己先就躲避，見二人到樹林，自己在林外聽他們一敘年庚。徐良說：「哥哥沒有背弟婦的道理。自己暗道：要露面，準叫我背，不如我在暗地，看他們怎麼辦！」就見徐良告訴他，我的朋友來了，定的此地約會，智爺暗笑道：「我戲耍戲耍他，教他著會急。」進了樹林，說施賢姪，你可認識我麼？施俊細看道：「莫不是智叔父。」智爺說：「正是賢姪多有受驚。」施俊行禮說：「叔父何以知之？」智爺說：「賢姪之事，我俱已知曉，不必再說。此時我先把你背將出去，這樹林之中，不可久待。」施俊說：「徐良哥哥教我在此老等，叔父若將我背出去，我徐大哥回來，豈不教他著急？」智爺說：「不怕，他知道我往外背你。」施俊一聽知道，不敢往下再說。智化背著施俊，出了樹林，往西行不甚遠，還不見徐良回來。智爺說：「咱們在此稍等你徐大哥。」又把施俊放下。遠遠聽見那裏咕咚咕咚，如與人打起來相仿，此時又不敢丟下到那邊去看，只可等著。工夫甚大，方纔回來。智爺背起就跑，鬧得施俊也不知甚麼緣故。又聽後邊是徐良的聲音，算是聽著要罵，智爺方纔放下。徐良到跟前一看，是智叔父，自己雙膝跪倒說：「智叔父，你可把我嚇著了。」智爺說：「徐姪男，你有朋友到了，把他讓到樹林，有何不可？」徐良說：「叔父，那是誰的朋友？那是國家欽犯白菊花。」智爺問：「甚麼白菊花？」徐良這纔把白菊花事情提了一遍。智爺方纔知曉，說你爲何不說明白了，你若說明，我幫你把他們拿住了。徐良說：「我施兄弟是念書的人，提出來，怕他害怕。我想那白菊花，早晚是我口中之肉。現時我施大兄弟的事情，你老人家知曉不知？」智爺說：「我一一盡知。」徐良說：「姪男打算前去救我弟婦，他在東方明的家中，不定隔著幾段界牆，打算往

外救他，我是哥哥，他是弟婦，焉有盟兄背弟婦的道理？你老人家是叔叔，咱們爺三個，一路前進太歲坊，殺人是我的事情，你救人。智爺說：咱們慢慢再定主意罷。徐良問：我兄弟又不能回家，咱們先奔甚麼所在纔好？智爺說：相近著太歲坊的所在，先找一個店住下，慢慢再想主意。徐良說：我背著施大兄弟。智爺說：給他穿上點衣服纔好。徐良說：那裏去找？智爺說：我這裏有。打開包袱，拿出一領青衫，又拿一頂靛包巾，青紗遮面的面簾。施俊問：這作甚麼？智爺說：離太歲坊不遠，找店住下，離你家也不甚遠，若要沒有這個青紗遮面，要有人認得你，豈不是反爲不美？施俊說：倒是叔叔想得周全。我們那裏有個金錢堡，斜對面就是太歲坊，那裏有個大店，足可以住下。智爺說：很好很好！施俊穿上青衣，把頭巾一戴，拿著那塊青紗，等用著時節再帶。徐良把他背起來出樹林，智爺在後跟隨。正然走著，忽見前邊有一個燈亮射出，聽了聽，遠方更鼓，方交三更以後。智爺說：二位賢姪，你看前邊那燈，必是住戶人家。依我的愚見，不如咱們先去投宿，明日早晨再走。徐良說：叔父這個主意甚好。智爺來到門首，叩打門鏗。忽聽裏面有婦人說話，深更半夜，這是甚麼人叫門？智爺答言：我們是走路的，皆因天氣甚晚，我們這裏有一個病人，要在貴宅中，借光投宿一宵，明日早行，定有重謝。裏面婦人說：我們當家的沒有回，你們又都是男子，我可不好讓你們進來，別處投宿去罷。智爺說：此處又沒有多少人家，望大奶奶行一個方便，若不是有個病人，也就不不用借宿了。裏面的婦人，又答言說道：你們既然這樣說著，住一夜無妨。智爺低言，告訴徐良說：人家本家又沒男子，少時婦人開門，你別說話，且裝作一個啞叭，我自會變化。徐良擡頭，見裏面燈光一閃，出來個婦人，三位一看，吃驚非小。要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

且說智爺，叫徐良裝作啞叭，以免婦人疑心。不料一看這個婦人，好生凶惡，身高七尺，胖大魁偉，頭上一塊絹帕，把他那一腦袋的黃頭髮包住。像地皮顏色的臉上，還搽了一臉粉，畫了兩道重眉，蒜頭鼻子，厚嘴唇。穿一件藍布褂袴，中繫著一塊藍油裙。兩隻大腳，一臉橫肉。打著燈籠。年紀約叢三十多歲。說話聲音洪亮。三位一瞧，就知不是良善之輩。徐良瞧了智爺一眼。智爺想著天氣已晚，又沒有別的住戶人家，滿讓這婦人凶惡，還怕他甚麼？沖著婦人，深深一恭到地，說：大嫂，這是我的姪子，冒染了風寒，把他背回家去。打此經過，天氣已晚，就求大嫂行個方便，我們在院裏都行。婦人說：我們這裏有兩間西房，就是太破爛，你們

若不嫌間冷，也算不了甚麼要緊的事情。復又拿燈籠一照，說：「呀，這就是個病人哪。」此時施俊就用青紗把臉遮住。智爺說：「不錯，這就是我姪子。」又問：「這個背人的人是人是鬼？」本來徐良生得面貌難看，又是兩道白眉，往下一搭拉，只是弔死鬼一般。智爺說：「他是啞叭，帶著徐良真會，他就啊吧吧的，指手畫腳，也不知說些甚麼。」招的那婦人，哈哈大笑說：「錯過他是啞叭，我可真不敢叫你們在這裏住下，幾位請進來罷。」智爺隨同進去。婦人進來，關上大門，直奔西房。這院內是三間上房，很大的個院子，兩間西房，離上房甚遠。靠南牆，堆著些柴薪，進了兩間西房，那婦人把油燈點上，徐良就把施俊放在坑上。婦人說：「應當給你們預備些茶水，皆因我們家沒有茶葉，屈些罷。」智爺說：「這就多有打擾，還敢討茶。」大嫂請歇息去罷。婦人轉頭出去。施俊腿上傷痛，直哼咳不止。那盞燈，又沒有甚麼燈油，不大的工夫，燈油一滅。徐良、智爺二人，就在坑上盤膝而坐。悶坐了半天，也覺困倦。雙合二目，沉沉睡去。忽聽外面打門，婦人問：「是誰？」外面答言說：「快開罷，是我。」這可算終日打雁，叫雁隊了眼了。快開門來罷，我被人打得渾身是傷，我好容易爬回來。婦人出來，把門開了一看，丈夫吳天良，渾身是血，一癩一點的，往裏邊走，關上大門，進了上房，往桌子上一扒。他妻子問：「甚麼緣故？」吳天良說：「皆因我在龍王廟棺材裏……他妻子一擺手說：「你別喊，西屋裏有投宿的三個人呢！原來這一個就是龍王廟棺材裏，裝弔死鬼的那人，這婦人，是他的妻子刁氏。吳天良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把徐良給他那十兩銀子掏出來，放在八仙桌上。刁氏說：「你說打你，給你銀子的，是白眉毛？」吳天良說：「對長得與弔死鬼一般。」刁氏說：「此時他變了一個啞叭了。就把三個人投宿情由，告訴了吳天良。吳天良說：「內中要有那個人，可不好辦。他說給我銀子，叫我痛改前非。他一個人，我就了不了，何況他們三個？依我說，明日早晨，讓他們走罷。」婦人說：「你要是有膽子，等他們睡著的時節，用刀結果他們三個的性命，也費不了多大事。你要不敢，只可放火，燒死他們。」吳天良說：「燒他們倒是個善法子。我可不敢殺他們去。」刁氏說：「待我出去聽聽。出去工夫不大，回來笑嘻嘻說道：「天假其便，他們都睡著了，油燈也滅了，咱們就此行事。當時間兩口子，手忙腳亂，把柴薪堵在西屋的門首。刁氏叫吳天良取火紙去，吹著好點。吳天良奔到屋中，要取火紙，回頭一看，八仙桌上兩錠銀子沒了。刁氏正在這裏等著取火紙，聽見屋中間：家裏的銀子那裏去了？刁氏一聞此言，暗暗呢罵說：「好烏龜王八小子，單在這個時候問我話，我一答言，把這屋內人由夢中驚醒，咱們這事，還辦得成嗎？真是一點心眼沒有。」又聽屋中，哎呀嘆咤一聲，栽倒在地，婦人疑著絆了一個筋斗。自己剛要轉身，覺著脖子被人掐住，往起一提，直奔屋門口來了。就聽屋中那裏問：「智叔父拿住了沒有？」外面答言

說：拿住了，你那個拿住了沒有？屋中說：拿住了。原來徐良與智化俱都聽見。吳天良回來了，徐良就低聲告訴了智化一遍。吳天良這件事情，智爺聽著，也是生氣。徐良出了西屋，把他們兩口子定下的計策，盡都聽去，復又回來，低聲告訴智爺。扒著窗戶，往外看著，待婦人臨近，徐良與智爺假裝一齊打呼。施俊是真睡著了。待婦人聽準奔上房時節，徐良與智爺也就出來了。智化在上房西扒著，徐良在正房上扒著。二人早就商量好了，看著他們兩口子一搬柴火，徐良就躡下房來，進了屋子，把十兩銀子收在兜囊之內，說：俺老西捨命不捨財。在八仙桌子底下蹲一蹲。吳天良進來，一找銀子不見，一問他妻子，早就教徐良把兩條腿腕子撻住，往懷裏一帶，嘆喲一聲，栽倒在地。徐良往外一攢，把他脖子撻住。智爺把婦人提在屋中。徐良先把男的捆上。智爺把女的往下一捺，徐良也把他捆上。刁氏苦苦央求。徐良撕衣襟，把他口來堵塞，轉過臉來對吳天良說：你有八十歲老娘，在那裏？吳天良四馬倒攢蹄，在地上扒著，沖著徐良說：我的媽媽沒在家，往姥姥家去了。徐良說：我告訴你，不改前非，大環刀不饒。我還給了十兩銀子，你還放火燒我，可見你的良心何在？我不殺你，怕留下壞根兒。手中刀往下一落，只聽嘆喲一聲，紅光迸現。回手就把那婦人嘆喲一聲，也是結果性命。智爺說：你結果兩條性命，可是他們罪當如此，可就怕地面官擔架不住。徐良說：這個賊人，素常不知害死多少人的性命，這也是他的惡貫滿盈。明天咱們爺們起身時節，把房子點著，將他們尸首火中焚化，絕沒有地面官的事情。智爺說：這個主意也好。咱們此時，趁著施相公睡覺，先定下一個主意。明天到太歲坊，倒是怎麼個救法？徐良說：總是你老人家吩咐。智爺說：我方纔想了一個主意。明天咱們到金錢店中住下，出去至惡霸家中探道。找一個幽密所在，咱們把施俊帶出去，叫他在幽密所在等著。咱們先買一副靴帽藍衫，待等把金氏救出來，叫他女扮男裝。咱們把金氏救回，就說是他表弟。第二日五更起身，僱上車輛，先出去幾十里地，找店住下。咱們再返轉回來，進太歲坊，殺他們個乾乾淨淨。明天咱們是淨救人，次日等咱們殺完了人一走，誰還能追得上咱們？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徐良一聽，說：總是你老人家足智多謀。再要說進太歲坊，也不準知我那弟婦在甚麼地方。趁著我這裏有一身鬼衣裳，我就穿戴起來，噓噓的亂叫，連男帶女，他們兒著，不能不怕。你老人家越慌亂之際，也好找我弟婦。智叔父想想，我這個主意如何？智爺說：你要裝鬼，我就裝神。我那裏有一個隔面具，是個金臉的，披撒著紅頭髮，我那裏有一件青衫，有一個蒼蠅拂兒，我就算夜遊神。徐良說：我算弔死鬼，這可真有個玩意兒了。他們兩個把主意商量妥當，又到西屋裏，看了一眼。施俊方纔由夢中驚醒。徐良說：天氣不早了，咱們該起身。施俊問：怎麼



謝那婦人呢？徐良說早就謝了他一刀。施俊問：此話怎麼講？徐良說：你打算那婦人是好人哪？將底裏原由對他說了一遍。施俊說：這一番若不虧叔父兄長，我又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出來，把柴薪堆上，房屋中立刻點著，背起施俊就走。智爺開了大門，將走一箭之遙，就見烈燄飛騰，火光大作。走到紅日東升時節，遇見一個趕腳的，就叫施俊上了驢，叫他駛往金錢堡。一路無話，到了金錢堡，天已晌午。施俊下驢，仍然是徐良背著，把青紗罩住臉面。這金錢堡，是東西大街，南北的鋪面，人煙稠密，熱鬧非常。就見路北有一座大店，是高陞店。將近店門，夥計迎出來問說：三位是住店的？智爺說：可有上房？回答說：有上房。將往裏走，忽聽後面響了一聲，如同打了個霹靂，相仿。智化徐良一看，來了四人，紅黃黑藍四張臉面，四樣衣服，有夜行衣包，好生凶猛。若問四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凶徒

且說智化等三人進店，將要進上房，忽聽見後面有人問店家：可有上房？夥計連連答應說：有東跨院，有三間上房，西跨院，也有三間上房。那四個人說：我們上東跨院罷，打打尖就走。又一個夥計說：你們四位爺往這裏來。徐良、智化早就打暈四個人，俱是賊寇，生得凶惡之極。徐良進了上房，見那四個人，就奔了東跨院。徐良把施俊放在裏間屋中，放下簾子。店家打來臉水，隨後烹茶，然後就教預備飯。就是智化一人喝酒，另教店家預備點湯水，兩碟饅首。施俊也吞食不下，喝了湯，吃了兩個饅首。徐良把剩的東西，拿到外間屋中，俱已吃完，叫店家夥計檢去。徐良問夥計：貴姓？那人說：姓王。徐良問：排行第幾？夥計說：店中夥計，還有甚麼準，排你，你老喜歡叫王，幾就是王。徐良說：那麼叫你個王八。夥計說：客官別頑笑，你老人家貴姓？徐良說：我姓人。我問你一件事情，你可知道？夥計說：甚麼事情？徐良說：此處有一個儒寧村施家，你可認得？夥計說：怎麼不認得？呢無奈可有一節，正在例頭上，甚麼事情呢？徐良說：那位大人，作過蘭陵府知府，我在本地打死了人，幸虧他救了我性命。直到如今，也沒與他道勞，順便來到此處，只沒找著住處，聞說在儒寧村住。夥計說：你幸虧遇見我打聽，千萬可去不得。如今施大老爺故世，新近全家遭害，施相公還不定死活。皆因六十天燒船，少大奶奶被我們這裏太歲坊搶去。施相公到衙門中告狀，打了四十板，第二天就發遣。姨奶奶上京告狀去了。你可千萬別找去。徐良說：這位少奶奶，被他們搶去幾天了？夥計說：在太歲坊三天。徐良說：這三天

工夫大概也成了太歲奶奶了罷？智化瞪徐良一眼，心中暗說：施俊在裏間屋內聽著哪。夥計說：呔！客官，你別亂說胡道，人家少奶奶，是甚麼樣的人物，你可別胡說亂道。咱們聽見說，他要行拙志，有人看著，他把臉都抓破了。如今也不吃飯，也不喝水，一味的求死，就是不教他死。徐良說：我可不去咧。又教夥計出去烹茶。徐良說：智叔父！我弟婦沒死，這就不怕了。你老人家出去，置買東西去罷。智化答應一聲，拿了銀子，囑咐徐良，可別教夥計到裏屋內去呀。徐良說：叔父只管放心，全有我哪。智化出了上房，直奔店門口而來，與店家打聽，那裏叫太歲坊，夥計說：太歲坊好找，由西往南，見著石頭牌坊，那裏是太歲坊。智化出了店外，一直西南，進了石頭牌坊，路西廣亮大門，將至門首，就見門外有數十騎馬，正趕上東方明送客。有一人身高八尺，黃緞紫巾，絹帕擰頭，淡黃箭袖袍，紅青跨馬服，薄底靴子，寶藍絲帶，肋下佩刀，披著一件豆青色的英雄氈，面賽薑黃，微長鬚鬚，書中暗交，這就是黃面郎朱英，與他送寧夏國王爺的書信來了。再瞧東方明，天青色四楞繡花員外巾，穿上一件大紅袍服，上繡三藍色團花，薄底靴子，面如油粉，一雙三角眼，連鬚落腮鬚鬚，臉上怪肉橫牛，實在凶惡。他身後站著一人，透著出奇，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子衣服，面如鍋底，熊眉豹眼，如半截黑塔相仿。送出朱英來，吩咐教人把馬帶過來，抱拳帶笑說：候乘。從人把馬鞭子遞過去，那人上馬，欠身抱拳說：請東方明大家回去，從人俱都上馬，數十匹坐騎，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單說智化遠遠看見那個黑大漢，暗暗吃驚，想：這個人本領不小，也不知他們是那裏挑選來的這樣人。自己圍著他的羣牆，探了探道路，直到他後牆外頭，見那裏有一棵大柳樹，燒了心子，是一個黑洞相似，暗說：教施俊在這裏藏著，倒不錯。晚間若要進去，也從這後牆進去，很好的一條道路。復又看西北，是金錢堡西口，外頭有個小五道廟。智化到跟前一看，是新收拾的紅桶扇，糊著黃紙，有個鎖頭鎖著。智化往前行走，身臨切近，上了月臺，將黃紙戳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是新塑的佛像，兩邊白石灰牆。智化看了這個所在，比樹窟窿強得多。智化看好了這個所在，復又返至街裏頭，買了一副靴帽藍衫，急速回店，啓簾進了上房屋中。徐良把包袱接將過來，放在桌子之上，問道：智叔父，可把所在看好？智化說：已經看妥。徐良說：多一半是樹窟窿內，或五道廟，是與不是？智化說：徐姪男多一半你也去了。徐良一笑說：姪男假裝走動，我就上太歲坊繞了一個灣兒，趕緊回來了。智化說：你看見他送客沒有？徐良說：我沒看見。你老人家可見著東方明麼？智化說：我見著東方明，本來他就凶惡，他身後還有一人，好生猙獰怪惡，比你二哥高半個頭，又胖大，可不知這個人是誰？徐良說：姪男到那裏，看他門首無人，晚間教我施大兄弟，在那裏等候。智化說：你既然是看

見啦，總是五道廟內好。兩個人把主意定妥，到裏間屋中告訴施俊。又聽見東院那四個人，走在院中說：我們把錢開發清楚啦。店中夥計說：你們走麼？我們可待慢。徐良復又扒著窗門，看了一看四個人，回來告訴智化說：叔父，你瞧這四個人，來頭不正，要據我看，他們準是東方明的餘黨。智化說：咱們不管他的事情，隨就吃晚飯。吃畢，將殘傢伙撤去，掌上燈火，不到二鼓之時，把自己所用的東西，俱都帶上。智化拿著包袱，施俊仍用青紗遮面，還是教徐良背著。智化把店中夥計叫來，說：把我們這屋門鎖上，我帶著我的姪子看看病去，還要到他表弟家瞧瞧哪。我們一到他表弟家，他可不定回來不回來。我們是準回來的，你可別上店門，多等一會。夥計說：客官只管去，不怕是五更，就是天亮回來，我們有打更的在門內伺候。爺兒三位，出離高陞店，走到金錢堡西口之外，上了小五道廟月臺。徐良把施俊放下，拉出大環刀來，對著鎖頭嚙的一聲，就把那鎖砍落。智化推開橋扇，三人進去，參拜了一回神佛。智化把包袱交給施俊，教他在拜墊上坐著。徐良出去，搬了一塊大石頭來，囑咐施俊等我爺們兩個走後，把這石頭，頂在橋扇之上，憑爺是誰叫門，你可別開，聽出我們語聲來，你再開門。爺倆出了五道廟，施俊把橋扇關上，用石頭一頂，靜等著聽妻子喜信。單提智化，山西雁，離了五道廟，一直正南奔到太歲坊後身，到了後牆。二人一縱身軀，全都躡將上去，往四下瞧看了一回，正是花園子景致，亭館樓臺，樹木叢雜，太湖山石，抱月小橋，月牙河，四方亭，茶蘼架，好大的一個花園子。二人飄身下去，智化說：我在前面，你在後面，我若得著金氏的下落，我與你送信。你若得著金氏的下落，你與我送信。說畢，叔姪二人分手，智化上前邊去不提。且說徐良早到了一片竹林，自己把夜行衣包解下來，打開放在地下。就把那白高帽子拉直，足有三尺高，他自己套在壯士帽上；又把孝袍子穿上，把刀掖在外邊；又將麻辮子虛攏住腰；再把舌頭掛上。此時可沒哭喪棒，就是空著手。徐良扮出這個弔死鬼來，帶著他那兩道白眉毛，正像弔客一般。自己一樂，又學著鬼嚎的聲音，嗷嗷的亂叫。由西往東亂跳，又從東奔到西邊，越奔越樂，來回好幾次。來到西邊，拿他夜行衣包，不料包袱蹤跡不見，徐良一急，忽聽南邊竹葉刷喇一響，見一個黑影一幌，要問何人拿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遇弔客魂膽嚇落 見大漢誇獎奇才

且說徐良扮成弔客，一學演這個鬼形，回頭一取包袱，轉眼之間，就會丟了。自己一怔，往正北一看，正對一座大樓，自己想了

想準許是這樓上有狐仙，聽說狐仙最喜鬧著頑，大半是狐仙爺把我包袱拿去了。待我叩求叩求，沖著一座大樓，下了一跪，說：狐仙老爺，別與我鬧著頑，我這裏是有正事的，是誰把我包袱拿去，早早還了我罷。說畢，站起身來，走在竹林前面，站了半天回來，再看包袱仍然沒有。復又照前番，又說了一遍，仍是在那裏等了片刻工夫，回來時節，仍然不見。可把山西雁這個火性惹上來。徐良就罵出來，說：好鳥八的驢球！剛的這一罵，可就罵出禍來了。就聽刷喇竹葉一響，吧吶從正南上，打來一塊石頭。徐良說：真是狐仙扔磚頭，你顯出形像來，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說著話，就由竹林西邊繞著，往正南上就追。真是顯出形像來了，就見一條黑影，山西雁把他的孝袍子一擦，尾於背後，見那條黑影，由正南撲奔東南。先前山西雁總疑是狐仙，嗣後來聽見前邊那條黑影腳底下有聲音，就知絕不是狐仙。但是一件，自己追不上他。皆因是他這孝衣又長，又是裹腿，跑得不能甚快。正跑之間，就見東邊一段長牆，牆頭上是古輪錢的花牆，上截有個月兒門，就見那條黑影，躡上牆頭，這個人穿著一身青衣。徐良跑到牆下，也就躡上牆頭，往裏一看，就是正北上有三間樓房，俱點著燈燭，還有兩間東房。就瞧見那條黑影，奔東房後坡去了。自己躡下牆頭，正要往東房上追趕，忽聽見樓上哭哭啼啼的聲音，說：你們這幾人，作一件好事，讓我一死，我若到九泉之下，再也忘不了你們的好處。又聽那幾個人說：我們叫你一死，不大要緊，你不想想，我們擔架得住，擔架不住，依我相勸，你想開了罷，你是出不去，死，你是死不了，你還打算你丈夫尙在哪？你丈夫早死多時了，早有我們二太爺告訴知縣，派了兩名長解，把你丈夫的性命結果了。徐良一聞此言，就知準是弟婦，現時在這樓上呢！自己一想，追那個倒是小事，先與智叔父送信要緊。故此一轉身，復由牆上出來，直奔正南，忽見有一所房子，裏邊燈光閃爍，全是婦女講話的聲音。心中一動，說：我先在這裏，嚇呼嚇呼他們。把簾子一掀，就見那屋中約有二十多個婦人們，全都在那裏喝酒。原來是眾姨奶奶們，吃的是喜酒，這個婦人今天晚上，別管從與不從，也是要洞房花燭。皆因是東方明，前頭來了朋友，此時那裏有工夫過來，故此這些姨奶奶們，預先就喝上了。有些個婆子，有些個丫鬚，有十一個姨奶奶，全都在那裏坐著。丫鬚婆子斟酒，說說講講，嘻嘻哈哈，正在高興的時候。不料噫的一聲，往門口那裏一看，先進來一個大白帽子，後來進了屋子，見他穿著一身孝服，繫著一根麻辮子，黑紫的臉，兩道白眉毛，往下一搭，一拉鮮紅的口裏舌頭，足有一尺多長，噓噓的亂叫。把這些姨奶奶，婆子丫鬚，嚇了個膽裂魂飛。頃刻間，撲咚撲咚東西亂倒，口中也有喊叫出來的，也有就死過去的。徐良越發逞能，就在滿屋中奔來奔去。只顧他在屋中亂叫，不大要緊，可巧從外邊來了

一個人，就是內外管家王虎兒。皆因是東方明，前頭陪著幾個人吃酒，教王虎兒與姨奶奶前來送信，不用教他們大眾等著了。王虎兒剛到門外，就聽見屋中直聲直氣的鬼嚎，自己把簾子一掀，往裏探頭一看，原來是個弔死鬼，嚇得他真魂出竅，回頭撒腿就跑，一直撲奔前邊去，一直到廳房掀簾，進到裏面喘吁不止，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原來東方明正陪著四個人在那裏吃酒，那四個入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來的。他知道東方明近來鬧的事情太大，他手下沒有多少能人，倘若東方明闖出禍來，遇見真有本領的，怕他乾受其苦，故此纔把這四個人派來。這幾人全都做綠林的買賣，叫神偷趙勝、飛腿孫青、小猴猴薛昆、地裏鬼李霸。皆因是他們不認得太歲坊在甚麼地方，在金錢堡高陞店內打尖，要來的上等酒席，喝著酒，與店夥計打聽太歲坊離這裏多遠。店中夥計一指告太歲坊的地方。四個人會了飯錢，就上太歲坊。見了東方明，就把他們待爲上賓，治酒問了會圍城子事情，神偷趙勝說如今插臺的事情業已搭好，在五里新街口之外，地名是白沙灘。總鎮插臺的臺官，就是神拳太保義展熊王興祖，此刻打發人去請了東方明。現在那裏請去。趙勝說現在河南洛陽縣姚家寨，在黃面判官姚文、紅面判官姚武家內去請，此時還未到哪。我們那裏大員外爺，怕你老人家勢孤，打發我們前來，要有用我們時節，只管吩咐。東方明說：若有事的時候，短不了奉懇。正在說話之間，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人。趙勝四個人一看，如半截黑塔相似，煙薰太歲一般。連忙問道：員外爺，這位是誰？東方明說：與你們見見，這就是我妻弟，姓寶，叫勇強，外號人稱大力將軍。又向寶勇強說：這四位是大哥從南陽打發來的，趙勝、孫爺、薛爺、李爺。彼此相見，五個人對施一禮。趙勝等往上一讓，寶勇強再三不肯，大家落坐飲酒。趙勝看著寶勇強，生得十分凶惡，說道：我看舅老爺身軀，必然膂力大。東方明道：論他的氣力，實在不小。還有一件，週身刀槍不入，生就的皮肉，若象皮一般，他還有個外號，叫獼皮象。他的胳膊，對著咱們的胳膊一蹭，就得皮破血出。咱們刀要是砍上，也能砍一個口子，只要把刀抽出來，立刻這個口子就長上啦。這個獼皮象的外號兒，真沒把他叫錯。正在喝酒敘話之間，王虎兒張口結舌說：後頭鬧鬧鬼。東方明問：什麼鬼？王虎兒說：大鬼，有七八十丈高，腦袋像車輪，那麼大眼睛，似兩盞燈，一尺多長的舌頭，嘴裏往外噴火，穿著一身孝袍子，哎呀！怕死我也。在姨奶奶屋裏亂鬧了。把姨奶奶全都嚇死了。東方明問：此話當真？王虎兒說：小人焉敢撒謊。東方明一聲吩咐，叫護院的抄傢伙，打更的點燈籠，去到後院捉鬼。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

且說東方明一聽姨奶奶屋中鬧鬼，就急了，立刻吩咐看家的，打更的，抄傢伙，掌燈火，立時間一陣大亂。護院的進來十數個人，外號兒夾尾巴狗，長尾巴狗，無毛雞，花臉野貓，聽見外爺叫，大眾就抄傢伙，前來問員外爺喚我們，有何事情？東方明說：你們到後院，與我去捉鬼。衆人一聽，全都嚇得身軀往後倒退，說：員外爺別的事全行，要教我們捉鬼，那可不行；人鬼是兩路，縱然有本事，誰能捉得住鬼？哪？東方明說：你們既然在這裏看家，我教你們捉鬼，就得去捉。那些人你推我讓，沒一個敢上前。東方明氣得拍桌案亂嚷。孫青、趙勝四個人說道：二員外爺不必動怒，我們去捉鬼。東方明說：不用你們去，可見我手下的人，皆是些無能之輩，教他們瞧瞧，還是我去捉鬼。吩咐一聲：看我的兵器來！單有兩個人，擡著一把虎眼金鞭。趙勝等看這鞭，足有碗口粗細，兩個人擡著，把二人壓得好似歪歪咧咧的。就見東方明一伸手，接將過來，並不費力。趙勝等暗暗把舌頭一伸，說：二員外爺好大膂力。東方明早就把長大衣脫去，摘了頭巾，氣昂昂的，拿著一把鞭，出了廳房，直奔後邊來了。連趙勝等並家人，帶護院的大衆，點著燈球火把，也奔後邊來了。王虎兒見他們人多，先就跑到前邊帶路，至姨奶奶屋子外頭聽了聽，此時屋中，又沒有甚麼聲音啦。沖著東方明用手一指，說：就在這屋子裏哪！趙勝等要進屋子，東方明把他們攔說：不用你們，還是看我的。自己心中一忖度：有人說起，鬼最怕三昧火；在人的頭上是一盞明燈。自己一想：若要哥哥作了皇上，我就是「一字平肩王」。我這腦袋上，肩頭上，不定有多少燈哪。我要先把腦袋伸進去，幌幌。屋中要是鬼，教我這腦袋上明燈，也就把他照滅。想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把簾子一掀，把腦袋往裏一伸，也是心中害怕，閉著眼睛，把那腦袋幌了幾幌，並沒有鬼的聲音，自己就把膽子壯起來了。睜開眼睛一看，連個鬼影兒全無，想著自己造化，是「真大呀」！就是地下橫躺豎臥，盡是那些姨奶奶、丫婆子。東方明道：大眾跟我進去罷，鬼已被我治滅了。趙勝等大眾進來，就把這些婦人扶起來，待了半天，全都悠悠氣轉。東方明坐下，問這個緣由。那些人異口同聲，說鬼的這個形像，又與王虎兒說的不同。東方明又安慰了他們半天，又說自己怎麼造化，從此就不能再有了。忽見靈勇強跑進來，說：前頭院子有個神仙，駕著白雲，在半空中那裏嚷哪，他說是「夜遊神」。東方明一聽，又是一怔，怎麼今天晚上，神鬼全都來了？哪？趙勝等也都是「一怔」。又有幾個家人怪嚷著，往裏直奔，說：員外爺，可了不得了！前頭夜遊神那裏說哪，教我們好好把金氏娘子，送將出去沒事，若要「不送」，要教咱們一家子都化成膿血。東方明說：待我去看。勸姨奶奶不用耽驚害怕，有我在，一福壓百禍，我到了就不見了。大眾執定燈火，奔到前邊，來至廳前院內，果見半空中，類若半雲半霧之中，是個金臉紅頭髮，

穿著一件青衣服，手中纏拂子亂擺。內中就有信以爲實的，七言八語，紛紛議論。惟獨趙勝細細瞧看智爺，總未深信。原來智化與徐良分手時節，一直撲奔正南，各處找尋金氏在甚麼所在。可巧正走在更房，見裏面點定燈燭，窗櫺紙有破損的地方，往裏看了一看，原來是兩個更夫在那裏講話。一個手中拿了個白布袋，說道：「這宗東西，只要拉開一抖，憑你托天本事，也要將他拿住了。爲是迷失二目，還好逃走嗎？」正在說話之間，一陣大亂，衆人喊叫，後面捉鬼。智爺看這兩個人，一聞此信，急忙出去。智爺心中納悶，到底不知這口袋內，是甚麼物件？屋內無人，自己一縱身，躡到屋中。就見後門，放著五六個口袋，全是一般大的尺寸。把口袋口子打開一看，原來是白沙石磨的麵子，過了細羅。智爺一看此物，計上心來，提著口袋，往前就走。找了一個僻靜所在，打開包袱，把自己衣襟調妥，將刀擲在絲帶之內，上邊罩了一領青衫。帶了隔面具，就是那小孩子帶的鬼臉一般，卻是金臉，紅鬚，眼睛，鼻子，口，這幾處皆有窟窿，可以出入氣，往外瞧看。上面有個飄帶，往腦後一繫。復又拿了蠅拂子，把包袱往腰間一繫，提著白沙石口袋，往前就走。行到廳房後邊，一縱身，躡上後坡，扭項往後邊一看，見後邊燈籠火把，人聲亂嚷，說捉鬼呀！捉鬼！智爺就知道是徐良的故事了。自己往前來一路之上，各處留神，總沒找著金氏的下落，只好也就裝起神來。使個詐語，使他們家內之人口中說出金氏的方向，再去搭救。拿定了這個主意，說：「下面聽真！我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我佛牒文，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東方明作惡多端，快快前來見吾神，好開活汝的性命。隨說著，早就看見了底下，也有由屋內出來的，也有由別院跑過來的，也有打著燈的，也有在黑暗處站著的。乘著此時，智爺在房上往下一躡，又躡起有一丈多高，使了一個雲裏轉身，就把那白沙石一洒，下面人看這夜遊神，猶如從天宮駕著白雲墜落下來的一樣。家人撒腿往後就跑，與東方明送信去了。工夫不大，見東方明率領大眾，由後面往前院而來，復又把那白沙子，刷刷咧咧的亂洒。伏地太歲東方明，帶著趙勝、孫青、薛昆、李霸、寶勇、強、大眾，攔頭一看。夜遊神復又說道：「下面聽真！吾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施俊夫妻，被東方明所害，金氏娘子，乃是三貞九烈婦人，你若知時務，急速快將金氏送回家去，以免爾等滿門之禍。如若不然，吾神教你全家大小，一時三刻，俱化爲膿血。」東方明一聞此言，身不搖自戰，就對寶勇、強、大眾說：「今有夜遊神指教於我，快把金氏送回他們家去罷，亦免咱們全家之禍。」趙勝在旁邊，把孫青叫將過來，低聲說道：「這個是夜行人假扮夜遊神，那雲彩，是洒的白沙子，你們會看不出來。待我由後面上房，你們逗他說話，我把他踢下房來，用亂刀就剝，咱們在二員外跟前，顯顯本領。」孫青點頭，轉身就與智爺說話，夜

遊神老爺，我們這裏就送出金氏去，千萬可別降我們一家罪。智爺說：急速快，那個送字，未能說出，就聽見吱呀一聲，只見一個人擰下房來，乘人用刀亂刺，吡吡吡，鮮血淋漓。要問智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卻教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

且說衆賊聽夜遊神吱呀一聲，嘖嘖摔倒在地。孫青、韓良、李霸三人，把刀亮出來，吡吡吡，一陣亂刺。東方明一見大家亂刺夜遊神，不覺心中害怕，忽聽房上一聲喊叫，吠下面該死的惡霸，敢用刀刺夜遊神，你們該當何罪！衆人一聽，房上又有夜遊神說話，大家細細一看，刺的這人，不是夜遊神，原來是趙勝。一個個面面相覷，暗道：趙大哥怎麼打房上摔下來了？原來是趙勝預先與孫青低聲講話，智爺就明白了，準是商量暗算於我。果然一回頭，只見趙勝慢慢爬房脊過來，忙起一擡身，對著智爺的腎，就是一踢。智爺容他一脚，自己吱呀一聲，卻是揪住了趙勝的腿腕子，往下一帶，惡賊身不由自主，嘖嘖摔下房來。衆人並沒看明白是誰。此時又聽夜遊神說話，大衆方纔細細瞧看，彼此異口同音，說：員外爺！咱們上了夜遊神的當了。衆人大罵夜遊神。智爺一生，就是不受人罵。本與徐良商量，次日再動手殺人，被衆人一罵，壯上氣來了，把隔面具飄帶一解，脫下青衫，掩了沙子口袋，把繩拂子在青衫裏一捲，放在房上。回手抽刀，說：夜遊神要汝等的性命來了！衆人往兩邊一閃，智爺腳站實地。衆人齊說：拿住這個人，真我們大哥報仇！一個個手中兵刃，往上亂扎亂砍。智爺這口刀，遮前擋後，正在動手之間，後邊又有人來說：員外爺不好了！後面又有鬼響起來了，是一個大白人，無論男女的房中，他是掀簾子就進去，此時嚇死人不少啦。東方明說：還是我自己去捉鬼，教那人在前頭引路，直奔後面，就見那人用手一指，果然就在屋中噓噓的亂叫。東方明奔到屋門口，仍然是把簾子一掀，眼睛一閉，他吃著上回那個甜頭了，將頭一搖，他又想著頭上的燈，把鬼照滅，幌了半天，果然聽不見鬼叫了。倒把山西雁嚇了一跳。頭一次是徐良把衆姨奶奶嚇躺下，自己往別處去了；東方明鑽進腦袋來，徐良是沒看見過。這一次，山西雁瞧他閉著眼睛，頭顱亂幌，不知是甚麼緣故，就用自己的舌頭，沖他面門飭一下。東方明就覺著冰冷，在面門上又一躡，他睜眼一看，呀一聲，險些栽倒。這纔看見徐良這個樣兒，自己又一壯膽子，想著前面是人，後面也是人，就往屋中，用手中鞭對著徐良打來。山西雁回頭就跑。東方明也就進屋中，追趕徐良。當中有張八仙桌子，徐良在前，東方明在後，隔著一張八仙桌子，把那鞭對著



徐良後身聽的一聲打去，不防桌子底下，蹩出一個人，一伸手揪住東方明腿腕，望回一拉。東方明嘆咳栽倒在地。那人出來，磕膝蓋點住東方明後腰，立刻就捆。徐良回頭見此人穿一身皂青緞夜行衣，軟包巾，絹帕包頭，灑鞋，青緞襪子，背後插刀，總沒看見他的面目是誰。徐良納悶，走過前來，將要問那人是誰。就見他將東方明捆好，一縱身軀起來，與山西雁碰頭，說：「三哥！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徐良哈哈一笑，道：「老兄弟！你真嚇著了我了。把艾虎攙起來，又說：老兄弟！你來得實在真巧，我與智大叔，正因此事爲難。艾虎問甚麼事情，徐良說：兄弟！你不用明知故問，你不是爲盟嫂而來麼？」艾虎說：「不錯！正是爲我施大嫂子。徐良說：我們正爲此事爲難，我比施俊年歲大，不能往外背弟婦；教大叔背，智叔父也不願意往外背施大嫂子。老兄弟！你來得甚巧，往外背弟婦，非你不可。」艾虎說：「來可是來了，要教我往外背嫂嫂，那可不能。」徐良說：「咱們上前邊去，找智叔父去。你們背不背，不與我相干。」艾虎說：「很好。這個惡霸，咱們是把他殺了，或把他砍了。」徐良說：「依我主意，別把他殺了，留他活口，聽智叔父的主意。把他口中塞物，將他丟在裏間屋裏，牀榻的底下。咱們先往前邊，找智叔父去。」艾虎過來，撕東方明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把他提起來，至裏間屋中，往牀榻底下一放，復又把牀幃放將下來，二人復又出來。艾虎問：「三哥！你因何這樣打？」徐良就把自己事情，對著艾虎學說了一遍。艾虎教三哥把那袍子脫下，好往前邊動手去。徐良說：「你叫我脫了袍子，你把我的東西還不給我麼？」艾虎問：「甚麼物件？」徐良說：「你不用明知故問，拿來罷。」艾虎又問：「到底是甚麼東西？」徐良說：「我的夜行衣靠。」艾虎說：「你的夜行衣靠，怎麼來問我呢？」徐良說：「準是你拿了去，沒有兩個人。」艾虎問：「包袱怎樣遺失的呢？」徐良把找包袱言語，說了一遍。小義士聞聽，嗤的一笑，說：「很好！徐良問：到底是你拿去，不是艾虎說：總是有人拿去就是了，可不是我，不用打聽了，咱們先去辦正事要緊。」山西雁無奈，只可把頭上帽子，麻辮子，孝袍子，舌頭俱都摘下來，同著艾虎直奔前邊而去。前邊正在動手之間，二人把刀亮將出來，一聲喊叫。這兩口利刃，非尋常兵器可比，就聽啾啾啾啾，亂削大衆的兵刃。衆人一聲喊叫利害。智爺正在危急之間，孫青、薛昆、李霸與護院的，併家人等，圍著動手，倒不放在智爺心上。寶勇強提著一根熟銅棍，從外邊往裏一闖，蓋頂兜頭打將下來。智爺看他力猛棍沉，往旁邊一閃，用了個反背倒披絲的招數。對著寶勇強後脊背，就聽見吱的一聲響亮，把自己利刃磕飛。剛要往外逃竄，徐良、艾虎趕到。早有徐良，用他手中大環刀遮前擋後，保護智爺闖將出來。離大衆動手的地方甚遠，叔姪方纔說話。智化問：「艾虎從何而至？」徐良就把兩個人，遇見東方明拿住，又告訴智爺金氏的下落，讓智爺到樓上，先救金氏去。智化說：「有艾虎來了，不

用我去背金氏。徐良說：我艾虎兄弟也不肯背。金氏還讓你老人家去救。智爺說也罷，我先到樓上，看著金氏娘子去。你們把前頭事情辦畢，再上樓找我。智爺撲奔東北，直奔藏金氏之樓而來，剛至樓下，就聽見上面哭哭啼啼的聲音。將要躡上樓去，忽見由月兒門那裏來了一個打亮，走在樓下，高聲嚷叫說：上面的聽真，現有員外爺吩咐，別管這個婦人是從與不從，教我先把她帶將下去。張姐你下來，我告訴你一句話。上面那個婆子說：李大嫂你好好的看著他。智爺暗地一想道：倒是很好一個機會，省得自己上樓，當著金氏要殺婆子，倘要嚇著金氏反爲不美，頂好是在樓底下殺他好。先就縱身躡過來，一刀先把男子殺死。然後見那婆子下來，智爺趕奔前去一刀，也把那婆子殺死。復又往樓上叫說：李姐你也下來，我告訴你一句心腹話。樓上那婆子說：這個說話的是誰？智爺說：是我。你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了。那婆子說：我不能下去，我這裏看著人呢。智爺說：你只管下來，難道說還怕他跑得了不成？那婆子也該當倒運，無奈何走下樓來，始終也沒聽出是誰的口音，下了樓，隨走隨問：你到底是誰？智爺見他身臨切近，用手巾刀往下一落，磕叭一聲，結果了性命。復又拿著這口刀，由樓門而入，直奔扶梯，上下俱有燈火，踏扶梯上樓，心想著過去與金氏說話。焉知曉上樓來找金氏，蹤跡不見。智爺一急，就見後面樓窗已然大開。智爺也不知曉是甚麼緣故？大概金氏被人由此處背出去了，又不知是甚麼人背走。只可就由後窗戶那裏，也就躡出來。往下面一看，見有一條黑影，躡上西邊牆頭。智爺隨後趕了下來了。過兩段界牆，方纔看見前面背人的，飛也相似，直奔西。智爺在後面追趕，說道：是甚麼人背著金氏，快些答言。你若不把金氏放下，我可不管你是外人是自己人，平輩晚輩，不與你干休善罷。你這不是戲耍姓智的，你是羞辱姓智的了。智爺隨說著，那人並不理論，還是一直飛跑，所以智爺生氣。說前邊那小輩，我將好言語你不放下，我要口出不遜了。只這一句話，這纔見前邊那人停住腳步，將金氏放下，轉過面來說：你老人家千萬別罵。智爺也就身臨切近，氣昂昂的說：你到底是誰？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你。一蹶腳，咳了一聲，眼瞪半晌無言。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

且說智爺見著背人的，把人放下，與智爺一跪，細看卻是徒弟的媳婦甘蘭娘。智爺一見，自己羞得那面紅過耳。你道這甘蘭娘因何到此？不但艾虎、蘭娘兒來，還有甘媽媽、鳳仙、秋葵、霹靂鬼、韓天錦，俱已來到。就因艾虎與韓天錦，他們在臥虎溝完姻。韓

彰回家去了。這日閒暇無事，忽然鳳仙想起金氏牡丹來了，他們本是乾姊妹，對著艾虎一提，小義士也想念盟兄，帶著上京任差，日限又遠，何不同上一趟固始縣去，有何妨礙？夫妻一商量，秋葵也想念姊妹了，要一同前往。秋葵要去，蘭娘兒也要一路前往。霹靂鬼要去，沙老員外不放心，怕的霹靂鬼闖禍。艾虎也不願意同著霹靂鬼一路前往。甘媽媽說：「既然這樣，我合著他們同一路走走。」沙老員外方纔放心，僱了駝轎兩頂，艾虎、霹靂鬼坐車，甘媽媽、蘭娘兒、沙氏俱都坐駝轎，一路無話。也是住在金錢堡西邊，有個德勝店，把上房東西房俱留下，打臉水烹茶，今日天色已晚，打算明日再往施俊家去不遲。沙氏教艾虎打聽打聽，施老大人是尚在，還是故去了？艾虎就與店中夥計打聽施家之事，那夥計是連連擺手說：「千萬可別提施家事情了。」艾虎問：「甚麼緣故？」夥計就把施家之事，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沙氏一聞此言，不覺二目之中，落下淚來。艾虎等店中夥計出去，也就止不住往下落淚。甘蘭娘在旁冷笑。艾虎說：「你笑甚麼？」蘭娘說：「我不笑別人，單笑你枉爲男子。不與把兄排難報仇，也學女兒態哭泣，豈不冤屈了人稱小義士？若依我愚見，你不敢到惡霸家中，與哥哥報仇，我就要前去探道路，只用把道路探好，今日晚間，妾身背插一口鋼刀，夜入太歲坊，把惡霸家中，殺個乾乾淨淨，雞犬不留。金姊倘若未死，把姊姊救出龍潭虎穴，就算替我丈夫盡盡交友之道了。」甘蘭娘這一番話，把一個艾虎說得面紅過耳，說你出此狂言，你敢跟著我今日晚間，夜入太歲坊，走這一趟。甘蘭娘說：「你要不去，我自己還要前去，何況又是跟你前往，焉有不敢之理？」艾虎真就出來探道，探明道路，轉頭回來，大眾吃畢晚飯。艾虎換了夜行衣靠。蘭娘也拿絹帕，把烏雲罩住，摘了釵環鑊劍，脫了衣裙，盡剩裏邊小襖，用汗巾紮腰，多帶了一根抄包，背後插刀，換了軟底弓鞋。就同艾虎，俱從後牆跳出去，直奔太歲坊的後身。走在五道廟，遠遠看見山西雁，擺著一塊石頭，進廟去了。艾虎告訴蘭娘說：「這就是三哥，大概還有別人，不多時，又有智爺出來。」艾虎說：「他們也爲此事而來，不用過去見他老人家，咱們誰先到誰救。」倒是艾虎先進的，太歲坊夫妻分手，艾虎往前面去了。蘭娘兒在花園子裏一繞，忽然一見徐良，換了一身孝衣服，可把蘭娘兒嚇了一跳。細一看，卻原來是三哥。心中暗暗納悶，他因何這般的打扮？只見他扭來扭去，正扭得高興之間，蘭娘兒就把他這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了，遠遠的看著，打算他真急了時節，好把包袱給他。不想他口出不遜，這一罵把甘蘭娘罵急了，這一賭氣，包袱也不給他了。找了一塊石頭，對著徐良打去。徐良隨後一追，自己就跑，跑過了東房，後來不見徐良追他，方纔又從東房過來，各處尋找金氏。後來找著金氏，由後樓躍將上去，戳破窗櫺紙，看了半天，方纔看得明白，暗暗誇獎。可巧遇見

智化用了個調虎離山計，自己就開了後樓窗，來至金氏面前，解了綁繩，說：「姊姊多有受驚，我是前來救你。」金氏說：「你要是我的恩人，容我一死，我也不能出惡霸門首。」蘭娘兒問：「甚麼緣故？」金氏說：「我既到惡霸家中，我要出去，也是名姓不香。」蘭娘說：「我不是外人，我是艾虎之妻。」金氏說：「你是艾虎之妻，你姓甚麼？」蘭娘兒說：「我姓甘。」金氏說：「你更是胡說了。」艾虎之妻姓沙，你怎麼告訴我姓甘呢？」蘭娘聽他問到此處，覺著臉一發赤，低聲說：「妹子，我是艾虎的側室。」金氏方纔明白。蘭娘兒早把他攙將起來，那大抄包兜住他的臀，就往背後一背，抄包的扣兒，繫住了蘭娘的胸前。剛出來，就遇著智化後邊追趕，明知是師傅，故意一語不發。後來聽著要口出不遜，自己不能不答言。方纔把抄包解開，把金氏放下，雙膝跪倒，說：「師傅別罵，徒弟媳婦在此。」智爺一看是甘蘭娘，自覺臉上有些發愧。搭訕著問：「原來是你們夫妻俱都上這裏來了。」蘭娘就把來由，對著師傅學說了一遍。智爺說：「你們來得甚妙，我先保護你們出去。」金氏一看，原來是智化，就與智爺磕頭，說：「智叔父，今日被惡霸搶來，本不打算出去，現有弟婦前來救我。說到此處，就哭起來了。」智爺解勸半天，又教蘭娘兒把他背將起來，仍然把抄包繫住。智爺保護直奔北牆而來，蘭娘兒躡上牆頭，飄身下來。智爺也就跟出牆來，送他們直奔德勝店。走著路，智爺就告訴蘭娘兒一個主意，說：「施相公現在在五道廟內，此刻倒不用叫他夫妻相見。先把你姊姊背回你們店中去，可別教店中人看出破綻來。我同著施相公、徐良前來尋找你們，作爲是咱們一路前往。」蘭娘點頭，一回手由腰中解下一個包袱來，交給智爺。蘭娘說：「你把這個包袱，交給我三哥，告訴他以後說話再不留神，巴掌可要上臉哪。」智爺問：「這個包袱，你是從何得來？」蘭娘說：「我是檢拾三哥的，這個東西，智爺也不往下再問，把包袱繫在自己腰中。看著蘭娘躡上牆頭，進裏面去了，自己復反回來，躡進太歲坊後牆，仍然往前撲奔，到了前邊動手的地方。此時那些動手的人，已然被艾虎殺了個七零八落。智爺復又殺進來了，就見地下橫躺豎臥，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遍地半截兵刃不少。又聽正房上一聲喊叫，原來是東方明趕到此處。皆因艾虎把他捆上，口中塞物，二位英雄出來之後，原來有個家人遠遠看著，等徐良他們去後，家人進來，就由牀下，把東方明拉出來解開，又將口中之物掏出。東方明心中想先去把金氏強逼之後，由他們去救。自己一賭氣，撲奔東院來了。將到院內，就見婆子家人，俱都被殺。親身上樓，不見了金氏。直氣得大罵一場，又上前邊動手來了。將到前院，就見家人亂嚷說：「從外面來了兩個大山精，打進來了。要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亡身

且說惡霸見丢了金氏大失所望，就想著上前邊動手去，殺了這幾個人，也出他胸中之氣。將到前邊一看，他家下的人，俱都無心動手，有機靈的全都逃了性命，癡傻的還在那裏交手。又從外邊跑進幾個人來，齊說道：員外爺，可不好了，由門外來了一個大山精，一個母夜叉，提著兩條渾鐵棍，瞪著兩隻眼，看不見咱們的大門，口中嚷說：怎麼這裏沒門哪？母夜叉說：那邊有門。大山精說：走這裏進。便用棍一擗，牆就倒了，飛腿就走，不久的就打到這裏來。東方明一聞此言，這又是一件奇事。忽聽大吼一聲，猶如外面打了個霹靂相似。艾虎裏邊動手，就聽見二哥的聲音。原來是韓天錦夫妻二人，全都來了。皆因艾虎與蘭娘兒夫妻，上太歲坊的事情，可巧被秋葵聽見了。也沒把此事聽明，就知道施俊一家被害，教太歲坊太歲爺搶去，有甘姊姊同老兄弟姊夫，去到太歲坊救人。秋葵聽了此言，便抽身便走，回到自己屋內，向韓天錦說：牡丹姊姊被太歲爺搶去了，施大哥被太歲爺害了。韓天錦問：怎麼哪？秋葵說：老兄弟，蘭娘姊姊，他們兩口子，去找太歲爺去了。咱們也去。韓天錦說：咱們就走。隨提了他那條鐵棍，把衣襟掖得利落。秋葵也就摘了花朵，脫了裙衫，裏面短襖用汗巾紮住，也用絹帕把頭髮包好，也就提了一條渾鐵棍。秋葵在先，韓天錦在後。將往外一走，就被甘媽媽攔住，說：呀！我的乾女兒，你上那裏去？秋葵說：我上太歲坊，找太歲爺去。甘媽媽說：呀！我的乾女兒，你可去不得，有我們姑娘，與姑老爺前去，你們不必去了。秋葵說：你快躲開，別誤了我們的事情。甘媽媽把門口一攔。秋葵說：你要不躲開，我就拿棍打你啦。甘媽媽說：你要打我，可冲著我腦袋打來。秋葵真正一舉棍，就要打。甘媽媽往旁一閃，說：呀！大姑娘，你二妹子要上太歲坊去哪？鳳仙由東裏間屋中出來，把門將身子攔住，說：妹子要上那裏去？秋葵一瞧，勢頭不好，一生就是最怕姊姊。別看他是一個渾人，也有主意，他把韓天錦一揪，說：你在前頭走罷。霹靂鬼說：使得！他見鳳仙攔住門口，說道：躲開不躲開？拿棍要打啦！隨說棍一掄著，照著鳳仙就打。沙氏一瞧，勢頭不好，沒有法子，管這兩個渾人了。韓天錦見鳳仙躲開，回頭叫著秋葵，一直奔出店門。並不知太歲坊在那裏，可巧來了一個行路之人，夫妻二人俱都看見。二人彼此棍對了棍，把路一橫。韓天錦說：站住罷。小子，那人一嚇，不但站住，反跪下了，說：二位，我是任甚麼沒有，就有身上的衣服，肚內的乾糧。天錦說：放你娘的屁，如今不幹那個了。秋葵問那個人：太歲坊在甚麼地方？那人說：在正南。說了纔放那人去了。若依天錦，他直不識得。東西南北，倒是秋葵還明白了些個，一直往正南。進了石頭牌坊，就聽裏面吶喊的聲音，又帶著燈球火把，照耀冲天。韓天錦說：這就是太歲坊罷？秋葵點頭：多半是的罷。天錦問：這裏怎麼沒有門哪？秋葵說：那邊有門。霹靂鬼說：這裏開一個罷！拿棍一擗，嘩

喇一聲，將牆擗倒，就開了一個門，飛步就進來了。秋葵也跟着進來了。霹靂鬼一嚷，東方明瞧見如山精相仿，身高一丈開外，是所有這些打手，還不數他一半高的身量哪。大家往上一圍，秋葵施展他的棍法招數，轉眼間東倒西歪，死了不少。霹靂鬼一眼，就把寶勇強看見了，口中高叫說：那個大小子過來，咱們兩個人較量。寶勇強也就看見霹靂鬼了，正無心與艾虎徐良動手，一擺手中熟銅棍，就奔了韓天錦來，二人並不問名姓，就打在一處。如今韓天錦跟著夫人學了八手棍，帶著寶勇強也是多了不會，二人這一交手，倒把旁人嚇住了，銅鐵兩條棍，叮噹的亂響。秋葵在旁，賣了一個破綻，躡將上去，單臂使平生之力，對著寶勇強臂底下，腿窪子之上，吧叻就是一棍，撲咚栽倒在地。韓天錦也用盡平生之力，對著大力將軍太陽穴，吧叻就是一棍，打了腦漿迸出。東方明看見秋葵一棍，將他舅爺打倒，被韓天錦要了性命；自己一個箭步躡將過去，對著秋葵後脊背，一語不發，掄鞭就打。秋葵也是個傻子，不能瞻前顧後，不料智爺在旁說：姑娘小心！鞭到了秋葵一扭身，把棍一迎，把那虎眼金鞭噙的一聲，那鞭梢兒被棍一磕，就折下半尺有餘。你道這把金鞭怎麼一碰就折？原來東方明就會這們一個虛體面，這把鞭是硬木胎子，上邊包銅，外面溜金，借此嚇人而已。不然，怎麼不敢向前，與人動手？如今他想着暗算秋葵，不料有人提醒了，沙氏一反手，就把鞭梢磕折，自己嚇得不敢動手，轉身就跑。霹靂鬼看了，他去追下伏地太歲來了。秋葵也要追趕，被智爺攔住說：姑娘！深更半夜，你不用去趕那廝去了。秋葵聽了智爺言語，也就不肯追趕。此時衆人，齊說山精與母夜叉到了，又帶著寶勇強一死，又有東方明過去交手，剛一過去，鞭梢又斷，所有太歲坊的衆人，不求取勝，只要保住自己兵刃削不了，就算保住一半性命。艾虎往前一縱身，與孫青兩個人較量。薛昆、李霸二人，見勢頭不好，撤身往外就跑。山西雁就追說：老兄弟！你拿那一個，我拿這兩個。徐良走出兩個人去，暫且不表。單提艾虎與孫青交手，智爺也就躡上去了。此時孫青已經手忙腳亂，無心動手，也打算要跑。不料未能走開，稍一失腳，自己的刀，被艾虎七寶刀削爲兩段。隨著一擡腿，被艾虎踢在脅下，撲咚一聲，孫青栽倒在地。艾虎過去，要把孫青捆起，就聽上面響的一聲，小義士趕緊往後一撤身軀。原來秋葵看著孫青躺下，也不管有人沒人，把棍就打，把孫青打了個骨斷筋折。艾虎說：你殺多麼楞。秋葵把棍復又要打那些家人。智爺把他攔住，說：姑娘且慢！秋葵這纔不打了。智爺說：你們大眾，無非是僱工人氏，你們主人已跑，我們不忍傷害汝等性命。大眾一聞此言，如同領了一道赦旨相仿，大家丟下兵器，俱都逃竄性命去了。這纔有艾虎秋葵過來，與智爺行禮。智爺問秋葵：你們夫妻，從何而至？秋葵就把來歷，學說了一遍。艾虎又說：上後面看

看我盟嫂如何？智爺說：已然叫你妻子救回店中去了。我們在此，等等你二哥三哥，他們回來時節，我們一同再走。再說伏地太歲東方明，在前邊一跑，後邊韓天錦苦苦一追，追來追去，追至前邊一片松林。韓天錦見東方明將要逃進樹林，心中一急，就把手中棍颯的一聲，撒手對著東方明打出去了。只聽得噹的一聲，正打在一棵松樹上。伏地太歲見他把棍丟出來，手無寸鐵，自己反覺歡喜，復又追下韓天錦來了。霹靂鬼本是渾人，兩下裏動手，焉有撒手飛棍的道理？本是個得勝，反倒敗回來了。東方明正追之間，忽聽樹上有人叫他說：大哥別追了。東方明擡頭一看，由樹上下來一宗物件，正中咽喉，噯啞摔倒在地。要問東方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差走山西雁 毛家曠醉倒鐵臂熊

且說山西雁，追出薛昆、李霸，打算要把二賊拿住。那二賊分路一跑，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徐良也就無心追趕兩個賊子。忽聽見前邊喊叫之聲，是韓天錦的聲音；自己也就奔樹林而來。到了林中，見天錦撒手這一扔棍，自己暗暗恨怨二哥，兩下動手，焉有撒手扔兵器的道理？前邊就是有個死人，也有許多樹木擋阻。自己一翻眼，忽然計上心來，看見旁邊有一棵大樹，隨即躡上樹去。料著韓天錦必跑，東方明必追，要從樹下一過，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果然不出所料，先把韓天錦讓將過去，他在樹上，叫聲大哥別追了。東方明不知是計，猛一擡頭，朝樹上一看。徐良二指尖一點，嘆喛一聲，正中咽喉。東方明噯啞一聲，摔倒在地。徐良高聲喊叫：二哥別走了，去檢棍罷。徐良下了樹，與韓天錦見禮。霹靂鬼說：虧了三弟呀，要不是你，我準得死在這小子手裏。徐良說：從此以後與人交手，可別撒手扔棍了。韓天錦說：再也不敢了，這原來不是個招兒。過去把自己的鐵棍檢起。徐良也會寬他，說你把這小子扛回去，見了智叔父，也是你一件功勞。韓天錦答應，真就把東方明用肩頭扛上，棍交與徐良替他拿著，直奔太歲坊來了。將至門首，早有艾虎迎將出來，說：二哥扛的是甚麼人？天錦說：你知道他是誰呀？徐良在旁說：這就是太歲爺。艾虎說：我師傅靜等著你們弟兄二人到此，好一路前往。隨說著，弟兄三人，進來見了智化。韓天錦扔下東方明，過來與智化磕頭。智化把他攙起，說：賢姪，你扛個死人來何用？韓天錦說：姪男追出他去，一棍將他打倒，沒想他就死了。智爺瞧了瞧東方明，就是項下有些血跡，別處並無棍傷；又見徐良在旁，微微的笑。智爺知道是徐良結果他的性命，卻好叫天錦承名。智爺說：天氣不早了，

我們急速回去罷！正在說話之間，忽見由後邊跑出幾個人來，細看全是婦女，並沒有男的。全是東方明的姨奶奶，也有婆子，也有丫鬚，跪在地下，求施活命之恩。智爺一擺手，盡饒他們逃生了。智爺一回頭，不見艾虎，復又問徐良：艾虎上那裏去了？山西雁也是搖頭說：不知。正要找尋，見艾虎由正北跑來，喘吁吁說：走罷，走罷！火起來了！大眾一看，何嘗不是烈燄飛騰，又照著天邊明皎皎的月色。智爺問艾虎：這是你辦的事情嗎？艾虎說：不錯，我看這裏有好幾條人命，放起一把火來，倒省了許多的事情。智爺道：好是好，只怕連累街坊鄰舍。智爺過去，把自己那口刀找來。徐良又把前邊屋子點著，然後爺兒幾個出來，直奔五道廟。走著路，智爺把腰間包袱解下來，遞與徐良。山西雁一見他的包袱，說：智叔父冤苦了我了，我只打量是狐仙，與我鬧著頑呢！原來是你老人家拿去。智爺說：不是我拿去的。我問問你，你丟了這個包袱，你說甚麼來著。徐良照前言語，學說了一回。智爺說：好！你可惹下禍來了。徐良問：到底是甚麼人拿去？智爺說：可也不是外人，你明天好好與弟婦賠不是罷，是你弟婦拿去的。他叫我囑咐你，從此往後，說話留神，倘若再要如此，小心嘴巴就可要上臉了。徐良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說：老西可真不是人啦，滿口胡說亂道，我可怎麼對得起我弟婦？艾虎在旁微微一笑，說：哥哥何必如此？豈不聞不知者不作罪！徐良說：實在太下不去了。咳！這是怎麼說法？哪？連智化也是勸解。大家就到了五道廟。先去叫門，施俊把門開了，連艾虎都進來，見著施俊，與他行禮，說了始末根由。施俊與大眾道勞，就用不著靴帽藍衫了。仍然還是徐良，背著施俊，出離了五道廟，大眾分手。艾虎同著秋葵、韓天錦，回他們的德勝店。山西雁同智化，回他們的高陞店。韓天錦與秋葵由店中進去。艾虎由後牆進去。至裏面，艾虎見了嫂嫂，給金氏道驚。秋葵、韓天錦至裏面，金氏與他們道勞。金氏與蘭娘兒，早就換了衣服。艾虎也就更換白晝服色。等到天交五鼓起身。再說智爺同著徐良，背著施俊，叫開了店門，到了裏面，點上燈燭，算清了帳目，給了酒錢。五鼓起身，仍然叫徐良背著施俊，出離店門，直奔德勝店而來。徐良說：智叔父，讓我兄弟在地下走幾步罷，我可不能到店中去了。智爺問：因何故？徐良說：我得罪了我的弟婦，我若到那店中，不能見不著的。若要見面，他說我幾句，我有何言對答？智爺說：全有你老兄弟一面承當，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連我還說了一句錯話，哪！你要怕他當眾人羞辱於你，況且他不該拿你的包袱，他就先有不是處，包管不能有一言半語羞辱你。徐良只得點頭，跟著到了店門首。徐良把施俊放下，說：我到那邊告告便。智爺這裏就叫門，裏邊問：找誰？智爺說：找姓艾的，姓韓的。不多一時，見店門一開，就見艾虎與韓天錦出來，見了智爺與施俊，說：我三哥到那裏去了？智爺說：在那邊告便。



智爺把艾虎叫到跟前，低聲告訴艾虎一回，說：少刻你三哥進去，千萬囑咐你妻子，別叫他說你三哥。你還不知道徐良他那臉面太薄嗎？艾虎道：師傅只管放心，我早已囑咐明白了，絕不能有甚麼說的。智爺說：很好，原當如此。等了半天工夫，始終不見回來，打發艾虎找了半天，蹤跡全無。智爺說：不好了！徐良跑啦。艾虎問：就爲這個事情跑的嗎？智爺說：可不是就爲這個事，還有甚麼事情呢？艾虎說：他實在想不開了！當有艾虎背施俊進去，仍用青紗遮面，大家進來，正在女眷都要上車之時，到了裏面，也都見了一見。施俊也就上了車輻。智化、艾虎、韓天錦都在地下行走。叫店家開了店門，錢都已開付清楚，車輛趕出來，直奔正西。遠遠就聽人聲喊嚷，原來是許多人，都往太歲坊救火呢！直走到天光大亮，到了一個鎮店，找了一座店房，進去打尖，打臉水烹茶，預備酒飯。艾虎就與智爺說：師傅，我三哥此去，必定上南陽府去了。智爺說：不錯！一者爲的是冠袍帶履，二則爲拿白菊花，三來他知道團城子裏面，有一口魚腸劍，他打算要把此物得到手中，方稱他的心意。借著這一點因由，他奔南陽府去了。艾虎說：他這一走，總算由我身上起見。師傅你老人家，辛辛苦苦，送他們娘兒們，上一趟臥虎溝罷！我追下我三哥去。我也找找白菊花的下落，倘若把他拿住，豈不是奇功一件？智化說：你要去，可也使得，無奈我也有事在身。艾虎說：你老人家事情太忙，我去趕上我三哥，把這一點小事丟開，省得日後弟兄見面，彼此全不得力。智爺說：既是這樣，你就去罷！可巧被韓天錦聽見了，韓天錦說：老兄弟要去，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艾虎說：不能！你到處闖禍。韓天錦說：我絕不闖禍，有人打我不還手，罵我不還口，這還能闖禍麼？艾虎說：別瞧此時說得好聽，出去走上路，就不由你了。韓天錦一定要去，說：你不帶我去，我就一頭碰死。智爺說：他這們說著，你就同他去就是了。艾虎說：你一定要去，可別拿著鐵棍。韓天錦說：我就不拿我的鐵棍。把話說好，吃完了早飯，會了飯帳，大家商量施俊的事情，怎樣辦纔好？智爺出了一個主意，暫且叫他夫妻上臥虎溝躲避，到了臥虎溝，再往京中寄信，打聽佳蕙的下落，必是在岳老將軍那裏住著呢。開封府的狀，告了沒有？若要告了狀，必有府諭，若是沒告，就不必再告了。等著把這個知縣撤了時節，冷淡冷淡，再回家去。施俊說：此計甚妙。就依了智爺這個主意。艾虎同著韓天錦先就起身去了。他們大家給了飯錢，上了車輛，也就起身。將要出店，忽見從外來了三騎馬。智爺一看，原來是鐵臂熊沙龍、孟凱、焦赤，見著智爺，全都拋鐙離鞍，下了坐騎。智爺過去一一見禮。沙老員外說：別走哪！等著我們吃完了飯再走。甘媽媽也過來，見老員外、蘭娘兒、二位沙氏、金氏，全都過來，見了沙、焦、孟三位行禮。老員外一見金氏滿面血痕，一問說：你們夫妻也在此處，是甚麼緣故？智爺擺手搖頭說：悄悄言到

了屋中，夥計復又打臉水烹茶。等夥計出去，智爺纔把施俊夫妻的事情，學說了一回。老員外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罵道：「好賊徒惡霸，反了哇！反了！」智爺低聲說：「此處離太歲坊不大甚遠，此仇已報，你老人家不可聲張此事了。要把施俊帶至臥虎溝，與京都探信的話，又學說了一回。又問：你們三位，因何來到此處？」沙龍說：「皆因你姪女，他們上固始縣來時，我就不放心。由他們走後，終朝每日心驚肉跳，我總料著，怕他們路上惹禍。故此我纔約會焦孟二位賢弟，趕下來了。若要不是這裏打尖，我們還會不在一處呢！」智爺說：「你們吃飯罷，吃完了飯，咱們好一路前往。」又把店中夥計叫將進來，復又叫他們備酒，飽餐一頓，又會了飯帳，然後大家上車。沙龍三位乘跨坐騎，保護車輛，直奔臥虎溝而來。行未半里之遙，再找智化時，蹤跡不見。老員外與焦孟二位一說：「智賢弟這叫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由他去罷。」行至天晚，老員外要早早住店，皆因是有女眷，晚間行路不便。天氣就在日落的光景，路北有座大店，車輛馬匹，俱都入店。女眷住了五間上房，沙焦孟施俊，住了西跨院，皆因前院東西配房，俱都有人住下。夥計也是打臉水烹茶。老員外吩咐看酒，要了上等饅饌一桌，將酒擺齊，四位酒過三巡，將要談說。施俊說：「不好！我心內發慌。連老員外四人，嘖嘖嘖，俱都摔倒在地，人事不省。要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真烈婦二次遇災星

且說老員外，只顧喝酒，沒留神酒內有東西。酒過三巡，就身不由自主，四位俱都摔倒在地。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列位必疑惑是賊店，卻原來不是賊店。這店東姓毛，叫毛天壽。這個地名，叫毛家疃。這店東有個外號，叫千里一盞燈。先前是個佔山爲寇的山賊。有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二人在夾龍溝嘯聚嘍兵，劫奪過往行商，後來被本地面官搜山，賽張飛蔣旺被捉，毛天壽由後山滾山而逃。過了半載有餘，自己扮作乞丐，入夾龍溝，慢慢搬運先所藏的金銀財寶。當初劫奪的東西，是值錢的物件，俱都藏在一個石洞之中，上面用亂石蓋好，就是他與蔣旺知曉此事。如今蔣旺問成死罪，就是他自已一人搬運。後來開了一座小雜貨鋪兒，總是賊人膽虛，怕是有知曉他的根底，自己拾奪拾奪，就回了原籍，如今也上了幾歲年紀，就在此處，開了一座店房。可巧這日在知縣衙門裏，會著東方明，知縣一同拜的把兄弟，三個人交得深厚。後來知道東方明私通了襄陽王，商量著一同造反。自己又怕事敗，招出滅門之禍，打算自己這點家財，足敷後半世的快樂了，倒不如作一個清閒自在，不作犯法之事，到

底是夢繆神安。自己就冷淡了東方明，不與他們親近。不料東方明事敗，就有王虎兒、王熊兒會同薛昆、李霸，找到毛天壽店中來了。皆因是薛昆、李霸被山西雁追跑，天光大明，二人纔會在一處。見面之時，唉聲歎氣。正要商量一個主意，就見那邊樹林中，有兩個人號啕痛哭，趕過來一看，卻是王虎兒、王熊兒，旁邊放著兩個包袱。薛昆道：你們意欲何往？王虎兒說：我們一點主意沒有，打算要在此處上弔。你們二位爺，要上那裏去？薛昆說：咱們一同上南陽府，見大太爺去，讓那裏派人與你們員外爺報仇。兩個人一聽，把包袱背起來，一直撲奔南陽而來。四人走至晌午，在一個雙岔路。王虎兒說：你們二位爺台多走幾步，我們員外爺的盟兄，就在毛家壠，給他送個信息去如何？薛昆說：使得！就到毛家店，王虎兒就與薛昆、李霸，見了毛天壽，對行一禮。王虎兒哭哭的，就把他們一家火滅煙消的事情，說了一回。毛天壽一聞此言，也就放聲大哭，問你們此刻有甚麼主意？王虎兒說：我們只可上南陽府，見我們大太爺去，讓那裏設法，與我們員外爺報仇。毛天壽問：怎麼沒上縣衙，去叩稟太爺去嗎？那裏來的這夥人，想這施俊、官宦之子，怎麼他也認得這些人呢？這可真奇怪了。隨說著話，就叫擺酒，不多一時，酒已擺齊。連熊兒、虎兒也就搭了一個橫凳，同桌而食。王熊兒斟酒，將要一端酒杯，忽聽外面一陣大亂，正是沙老員外到。王虎兒掀著簾子，往外一看，正見女眷下駝轎車輛，就見了金氏與秋葵、施俊幾個人。王虎兒盡都認得他，又是歡喜，又是害怕。歡喜的是他們到這店中，就算是自投羅網，員外之仇可報。怕的是施俊已是死了，怎麼又會到這裏來呢？一轉面就與毛天壽雙膝跪倒，說：大太爺應了小人這件事情，小人起來；如若不應，小人就碰死在大太爺的跟前。毛天壽說：你還有甚麼要緊的事？你只管起來，我無有不應之理。王虎兒方纔起來說：方纔進來的這些車輛馬匹，男女衆人，就是我們員外爺的仇人到了。毛天壽一聞此言，登時一怔，說：那一個要了你們員外的性命？王虎兒說：搶的就是那個面上有血痕的婦人。我們舅老爺，連我們員外爺的性命，俱死在這個醜婦人的手內。求你老人家，念著與我們員外爺八拜之情，如今他既住在這裏，就如籠中之鳥，網內之魚。若要報仇，不費吹灰之力；要錯過這個機會，可就無處去找了。薛昆、李霸也就深施一禮，說：毛兄長！只要你老人家一點頭，等至晚間他們睡熟之時，我們兩個人進去，結果他們的性命。毛天壽哈哈一笑，說：此乃是一件小事！對著王虎兒說：總是你家員外爺此仇當報，想不到他們自投羅網。不用你們去，我自有了主意。隨即把夥計叫來，問了問上房共有多少女眷，西院有幾個男人。連趕駝轎的駝夫，叫他們另住一所房屋。自己立刻去配了藥料，回來併合好蒙汗藥，交與夥計，就將上房中，連西跨院，帶駝夫那裏，酒內俱都下了蒙汗藥。連

駝夫帶老員外那裏，全都躺下了。惟獨上房女眷中沒躺下，是甚麼緣故？皆因這裏有一個使蒙汗藥的老行家，就是甘媽媽。在娃娃谷的時節開黑店，他那蒙汗藥，天下無雙，無異味，無異色，酒也不渾不轉，連翻江鼠蔣爺，都受了他的蒙汗藥酒。這店中的酒，如何瞞得過他呢？把酒席擺好，將一斟酒，甘媽媽說：慢著！這酒千萬別喝，衆人一怔。甘媽媽托起這酒杯兒來一看，在酒杯滴溜溜的亂轉，並且酒發渾，用鼻孔一聞，這酒乃有藥味。甘媽媽說：好哇！險些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你們這能耐差多著的呢！要論使蒙汗藥，你們在孫子輩兒上呢！蘭娘兒一見這個光景，頭上就摘花朵，脫長大衣服。甘媽媽攔住說：你先等等，那裏裏還不定怎麼樣呢！待我先過去瞧瞧他們，要是受了藥酒，先把他們救過來，然後動手方妥。蘭娘兒說：這菜大概也就吃不得了。甘媽媽說：總是不吃的爲是。自己提著茶壺，把裏面茶全都倒將出來，奔到廚房，打了一壺涼水，提著直奔西院。果然到屋中一看，全都東倒西歪。甘媽媽暗笑說：可惜老員外久經大敵之人，不懂得他們這個圈套。拿筷子把牙關撬開，把涼水灌將下去，一個個皆是如此，轉眼之間，慢慢甦醒。沙老員外翻眼一看，連忙問道：這是甚麼緣故？甘媽媽就將受蒙汗藥的話，細說了一回。此時焦孟、施俊也都醒過來了。焦孟二位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說：老哥哥抄傢伙。老員外問甘媽媽：你們那邊，倒沒受他們的鬼計呀！甘媽媽說：我們剛纔斟酒，就看出他們破綻來了。老員外先教甘媽媽過去，吩咐姑娘們，別教他們出來動手，連施俊也帶至那邊去罷。甘媽媽點頭，就把施俊帶到前院五間上房之內。將至屋中，早被王虎兒看見。皆因王虎兒扒著東屋窗櫺一看，說：那老婆子怎麼打西院而來，並且那施俊也奔上房去了。毛天壽說：再等片刻，看看如何也。許是把那相公約到前面喝酒來了。又等了半天，絕無動靜。隨著叫夥計到上房，問問添換甚麼酒菜，看看怎麼樣了。夥計答應一聲，往外就跑，來至上房，一掀簾進去，說：太太們添換甚麼酒菜。剛進屋中一瞧，這些太太們，都是短衣襟的多，拿刀的拿刀，提棍的提棍。見勢頭不好，剛要回身，早被蘭娘兒磕味一刀殺死。蘭娘兒頭一個，就一掀簾子，闖出來了。緊跟著秋葵，一掄混鐵棍，也躡出去了。毛天壽就知道勢頭不好。鳳仙也把長大衫脫去，跨了彈囊，提著這口刀，出離屋中。此時西院內，沙孟也就躡出來了。薛昆、李霸一聽院內有男女叫罵，也就掖衣襟，挽袍袖，拉刀出來。毛天壽也就脫了長大衣服，叫人擡過槍來，吩咐一聲上店門。王熊兒就往外跑，說：我去關大門去。毛天壽說：憑他是誰，別教進來。自己躡在院中，先與沙老員外交手。薛昆、李霸就叫蘭娘兒、鳳仙、秋葵、孟凱、焦赤五個人，把這兩個人裹住。也難爲這二人手中刀上下飛騰，遮前擋後，可就沒有緩手之力。忽然間由後邊跑來數十個人，俱是店中夥計，也是

長槍，短刀，花槍，鐵尺，鎖子棍，都是這些兵刃，轉眼間往上一圍。此時間就歡喜了秋葵一個，單手一掄，渾鐵棍，呼呼的風響，盡奔這些夥計，碰上就死，打著就亡，轉眼之間，傷其一大半，大眾齊說利害。此時毛天壽一瞧勢頭不好，奔東夾道，往北飛跑。老員外那裏肯捨，尾於背後，緊緊一追。毛天壽早一伸手，掏出一枝鏢來，正跑之間一扭身，對著老員外，就是一鏢。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且說毛天壽一跑，老員外就追，這個東夾道，往北道路甚窄，南北甚長。毛天壽在前，老員外在後，不料跑著一轉身，聽的就是鏢，老員外一閃，不料身後還有一人。皆因沙鳳仙、秋葵大家一齊動手，見蘭娘兒十分真勇，自己躡出圈外，直奔車輛而來，見彈弓在車輛上綁著，顧不得去解，用刀把繩子一割，提著彈弓，往北飛跑。見天倫追趕毛天壽，自己就把彈子掏出來，在弦上穩好。忽然見毛天壽一轉身，總是鳳仙眼快，就知是暗器，自己用臂膊一拐，老員外，鳳仙往東一歪身，前拳對準毛天壽一撒手，吧的一聲，彈子正中毛天壽的太陽穴。毛天壽的鏢，可沒打著沙龍老員外，就在一轉眼之間，毛天壽身歸那世去了。老員外見他已死，帶著鳳仙復又回來，到廳房以外，把老員外嚇了一跳，回身一拉鳳仙姑娘，早已會意。一伸手，就把彈子仍然在弦上穩好，前拳對準，後手一撒，吧，吧，一聲，惡賊人往後一仰，栽倒在地。恰恰栽倒在甘媽媽身後，把甘媽媽也嚇了一跳。你道這是甚麼緣故？皆因王虎兒始終不敢出那東房，他淨扒著往外瞧看，就見秋葵、蘭娘兒、孟凱、焦赤、與薛昆、李霸交手，見沙老員外追趕毛天壽往後院去，又見甘媽媽拿著一條門門，在那堵臺石上站著亂喊。原來甘媽媽沒有本事，王虎兒準知道，施俊與金氏更沒有能爲了。暗中就提了一口刀，溜出房門，貼著東房，由牆下臺堵，輕輕的撲奔門口。走到甘媽媽身後，打算著一刀，先把這老婆子殺死，然後再進屋中，把金氏施俊殺死，就算給主人報了仇了。想頭雖好，天不隨人願，將一掄刀，吧，吧，以後脖子上，就著了一彈子。自覺頭顱一暈，嘆咚栽倒過來。甘媽媽這纔回頭，嚇了一跳，就用手中心門門，吧，吧，一聲，打將下去。鳳仙趕到，就是一刀，嘆咻一聲，結果了王虎兒的性命。復又過來，圍上薛昆、李霸，二賊一見，嚇了個膽裂魂飛。二人無心動手，就躡出圈外，嘆嘆的躡上房去。這內中惟獨蘭娘兒，會躡房躍脊，除他之外，誰也不會。正要往前去追，有沙老員外把他攔住說：姑娘，千萬不可追趕，饒這兩

去罷。再看店中，還有十幾個夥計，打也不敢打了，跑也不敢跑了，一字排開，全在那裏一跪。這個說：我是廚子。那個說：我是幫案的。這個說：我是今天來的。那個說：我是方纔到的。老員外說：沒有你們的事情，可也不能放你們，用你們當官，對對詞去，絕不與你們相干。我問問你們，他素常所害之人，都埋在甚麼地方？衆人異口同音說：素常這不是賊店。老員外說：你們還是向著他們，若要不是賊店，爲何興心害我們大衆？再者，有高來高去之賊，方纔上房跑去的，不是那兩個賊嗎？衆人把王虎兒同薛昆李霸，怎樣的哀告毛天壽，給他們報仇的話說了一遍。老員外又問：你們說既然不是賊店，現有蒙汗藥酒，是那裏來的？內中有一個嘴快的說：除了我，別人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先前在夾龍溝佔山爲王。他有一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那人被官拿去，姓毛的逃在這裏開店。今天遇見王虎兒，一求告他與東方明報仇。他有現成先前所剩下的蒙汗藥，今天俱都拿出來。老員外一聽，也倒合乎情理，立刻叫焦孟二位出去，把此處地方找來。不多一時，地方帶著幾個夥計，進來見了老員外行禮。問明姓氏，又問這些死人緣故。沙龍就把他們開黑店害人，現有蒙汗藥酒爲證，自己帶著女兒，回臥虎溝，住在此店，險些被他們害死，告訴了地方一回。現有店中這幾個夥計，先教帶著他們，去見本地面官回話。那些死尸，全用蘆蓆蓋上。又到南屋裏，把那些駝夫俱用涼水灌活。書不重絮，地方帶領衆人去見官，夥計在此處看死尸。到次日，官府就來相驗。沙龍見本地面官，仍然照前言，學說了一遍。官府吩咐，把死尸裝殮起來；店中東西入官，房子抄作官產；店中這幾個人開放；案後捉拿薛昆、李霸與王虎兒的兄弟熊兒。老員外帶領女眷們，上駝轎車輛，焦孟二人上馬，老員外也是乘跨坐騎，施俊可是坐車，大衆歸奔臥虎溝去了。單言艾虎，同著霹靂、鬼韓天錦二人，撲奔南陽府，這一路之上，險些把艾虎急壞了。皆因是小義士，一生最是好酒，韓天錦一味好睡，睡下了，再也不醒，一路上把艾虎累得要死。那一日走到晌午時候，二人坐下歇息歇息。韓天錦橫倒身子，就睡熟了。艾虎拿著酒葫蘆喝酒，喝得也覺著有八成了，又被冷風一吹，迷迷糊糊的，沉沉睡去。剛剛睡熟，耳邊有人說：咳！你們好大膽，全睡著了。小義士睜眼一看，原來是四哥。立刻站起身來，連忙雙膝跪倒，說：四哥！一向可好？從何而至？盧珍說：由陷空島而來。皆因他奉旨完姻，百花嶺成親之後，連妻子也回陷空島去。到家中盧方老夫妻，一見這房兒婦，喜之不盡。本來小霞姑娘，生得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見了公婆，這一番穩重端莊。小夫妻先行了雙禮。然後就在紫竹院，那裏另有一所小房屋，就教他們小夫妻，在那裏居住。後來又有茉莉村、丁兆蘭、丁兆蕙、丁大奶奶、丁二奶奶都來瞧看姑娘來了。論姑娘說是舅舅舅母，論婆家說是叔叔嬸母，連盧家親

友都來瞧着。盧珍惦记上京的心勝，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就要辭別父母，囑咐妻子，在父母跟前，多多盡孝。次日起身，也不帶人，也不乘跨坐騎，帶上盤費銀兩，離了陷空島，上了一輪百花嶺，到叔丈那裏看看。若要不上百花嶺，可就遇不著艾虎了。這日正走，見韓天錦與艾虎，在那裏睡覺，先把艾虎叫醒。艾虎過來行禮，彼此道了一回喜。這纔問艾虎的來歷，艾虎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回。盧珍說：很好！我們一路前往。艾虎說：這二哥實在是個累贅。盧珍說：有我不怕，教他走走，教他站住就得站住。艾虎說：何不試試驗試驗？盧珍一伸手，韓天錦大吼一聲，說：呀！往起一躡。盧珍過去行禮。韓天錦說：我算計是你，好哇！小子！盧珍說：你又瘋了罷！韓天錦說：我忘了，從此再不敢了。盧珍說：我們一同快走哇！韓天錦說：我怪困的，你不知道，好幾天沒睡覺呢！盧珍說：不行！這就起身。艾虎就見他往腰那裏一伸手。韓天錦連忙的說：我走，我走。艾虎說：四哥！這是甚麼招兒？韓天錦說：你可別告訴他。盧珍說：我起過誓，不能告訴別人。艾虎也就不問了。這裏再走路，全有盧珍教走就走，一路無話，到了南陽府的管轄，這日晚間，三人貪著多走幾里，天有二鼓，前邊有座廟，見有一個黑影兒，肩頭上有個包袱，躡進廟去。盧珍說：有個賊進了廟了，我看去。艾虎說：我怎麼沒看見？盧珍說：你們在這裏等著。自己進了西牆，奔到上房的臺堦，忽見簾子一啓，出來一人，盧珍將要上房，原來是路素貞，把迷魂帕一抖。盧珍嘆咚摔倒在地。要問盧珍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且說盟兄弟三人，一同走路，就是盧珍一人，看見有個賊，叫艾虎在外邊等著，我進去看看。要不是韓天錦，艾虎也就進去了。盧珍將到裏面，原來是仇人路素貞，就是路凱的妹子。皆因大鬧天齊廟，後來有大眾官人一到，拿住路凱，賈善、路素貞跑了，趙保緊緊相跟。天光大亮，趙保過去說：妹子多有受驚。路素貞一見趙保，眼淚就落下來了，咬牙切齒，說：這蠻子實是可惱！趙二哥哥你看看我哥哥，作的都是甚麼事情？也有拿著妹子，耍笑著頑的嗎？事到如今，我若不死，名姓不香。二哥哥！你自己尋你的生路去罷！我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趙保本爲的是他，焉能教他尋了自盡呢？趙保說：妹子，我跟你下你來，我就怕你行了拙志，有仇不報，非爲人類。妹子要是願意報仇，我有個愚見，可不知妹子意下如何？姑娘說：我是女流之輩，二哥哥如有高見，快請說將出來。趙保說：此時南陽府東方亮，設立擂臺，聘請天下的英雄，幫著他共成大事。要是妹子同我前去，我們見著東方亮，提說大哥這不白

之冤，他必然肯拔刀相助；他那裏手下能人甚多，或者盜獄，或劫法場，把哥哥救出來，慢慢尋找這個蠻子，他們這一夥人的下落。可不知妹子心中怎麼？姑娘一聽，眼淚汪汪的說：「難得你這一點誠心，也不枉我哥哥與你有一拜之情，請上受妹子一禮！」到底總是姑娘見識，他焉能知道趙保的心意，不是爲哥哥，盡爲的是他。趙保趕緊答禮相還。姑娘說：「我也不能家去了，我連長大衣服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趙保說：「妹子隨我來，找了一個大村子，教他在樹林中，去不多時，背了一個大包袱來了，裏面盡是婦女衣服，簪環首飾，以外還有許多細軟的東西，還有五六十兩銀子。」九尾仙狐這纔換上衣服。到了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所有多少婦女穿帶的甚麼東西，就在這個地方買齊。奔南陽府，走了三天。他們明是兄妹，暗是夫妻了。這日到了南陽府的管轄，正走在一個尼姑菴前，從裏邊出來了一個老尼僧，年紀總在六七十歲了。路素貞給那老尼僧道了一個萬福，說：「師傅，這裏離南陽府還有多遠？」尼僧說：「還有十幾里路。」又問道：「那個團城子離此多遠？」回答：「三里地，這裏就可看見了，那裏黑唵唵一片樹林，就是團城子。施主是認得團城子裏面人嗎？」路素貞說：「認識東方大員外。」尼僧說：「這個廟就是大員外的家廟，廟名兒叫仙佛蘭。若趙保在旁說道：我們正是要投奔東方大員外那裏去。這是我的妹子，教他暫且在師傅廟內，借宿一宵，明日早走，多備香燈祝敬。」尼僧說：「既是我們廟主的朋友，這有何難？再說，廟內有的是房子，就請施主進來罷！隨往裏走，又問：施主貴姓？」趙保說：「姓趙。」未領教師傅上下。尼姑說：「小尼修元。」當時讓至客堂獻茶。趙保吃了兩杯茶，告辭上團城子去了。晚間直到初更之後，方纔回來。路素貞問趙保：「見著了沒有？」趙保說：「見著了！不但見著，他還應了你的事情。皆因有他這個播臺，總得把他這播臺事情辦畢，再辦我們事情。當夜這個尼僧，就教趙保結果了性命，把他的尸首埋在後院。等了三五日，他們也就沒有盤費了。趙保這天出去，探了探道，有一個地名，叫五里屯，這五里屯有一個有錢的財主，他就打算著，晚上去偷盜些個盤費，暫且度日。對路素貞說明。」九尾仙狐說：「我也沒事，我們兩個人，一同前往。吃完晚飯，外邊有人叫門，讓進來，原來是團城子的從人，請趙爺教他上團城子去說話，還是立等。」他就把這事情去到屋中告訴路素貞說：「我今天先上團城子，明天再辦那邊的事情。」路素貞說：「我要上那裏去，也未爲不可，可惜我沒有那百寶囊。」趙保說：「很好！我這裏有應用的東西給你。就在我們看的那個五里屯，十字街的北頭，就屬他那房屋高大。路素貞說：「知道了！」趙保出去，同著團城子的人出廟去了。且說路素貞脫了長大衣服，搗了花朵，絹帕罩住烏雲，汗巾紮腰，換上弓鞋，背後插刀，帶了迷魂帕囊，又繫上百寶囊，連屋中燈火，俱都沒吹。把廟門由裏邊插住，自己躍牆而過。



到了那個財主家中也用的是流火遺光法把人調將出來抬奪了不少的東西，揚揚得意，回了仙佛蘭若。自己躡進牆來，就覺後面有人，進到屋中，就把包袱放下，一轉身復又出來，與盧珍險些撞在一處。盧爺剛要施展倒捲簾的工夫，不料早被九尾仙狐把五色迷魂帕一抖。此時素貞也顧不得奪上風頭了，就把自己鼻子一捏，那帕子就抖在盧珍的臉上了，焉有不躺下之理？素貞收了帕子，就把盧珍提到屋中，往地下一摔。素貞細細的一看，好生詫異，說這就是天齊廟的那個姓甄的。當初九尾仙狐就是喜愛盧珍，都是他哥哥把事作錯，教那個蠻子鬧得自己家敗人亡。如今雖從了趙保，總是心中不願意，可巧在此地，又拿住了這個姓甄的，趙保又沒在廟中。按說有仇，可是與那蠻子有仇。看這個人，武藝又好，人品端正，日後必成大器。我與趙保，這樣不明不暗，總算是件醜事。再說，他殺那個尼姑，心地太狠，不如趁著他没在此處，我用涼水把他灌將過來，聽聽他是甚麼口氣。大約年輕的人，要是見著我這品貌，不能不願意。趙保他不依，我結果他的性命，以除後患。主意拿妥，取涼水來了，先把二臂捆上，然後將盧公子灌醒。盧珍此時，看見九尾仙狐，不大很認識，自己回思，莫不成是天齊廟那個姑娘？要是他，我這條命可要不保了。對著素貞便問：你是甚麼人？你把我捆上，是甚麼意見？九尾仙狐說：你不是姓甄麼？盧珍說：叻滿口亂道，那個姓甄我姓盧，名珍，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素貞又問：上次那個蠻子，是我哥哥糊裏糊塗，不知怎麼辦的？我二人雖然拜堂，可沒有夫妻之分，就爲他把我害了一個家敗人亡。我還是女兒之身，只落得孤孤單單無倚無靠。你若肯應允此事，我二人成就百年之好；你若不應，一刀將你殺死，悔之晚矣。盧珍說：叻！頭快些住口！你老爺是將門之後，豈要你這下流的賊女？要殺就殺，要想教俺作苟且之事，萬萬不能說畢。大嚷道：這裏有賊。素貞一著急，拿了一塊絹帕，一捏盧爺雙腮，就把他口拿絹帕塞上。素貞笑道：你這個人，世間少有，生死路兩條，就在目下。你若求生，把頭一點，就算應了；你若求死，把頭一搖。隨說著將刀拿起來，往桌上一拍，說：你姑娘將刀一落，就是無頭之鬼。盧珍連連把頭搖。素貞舉刀起來，又不忍結果盧珍。忽見簾子一啓，趙保從外邊進來，一看是盧珍，心中早有幾分明白了。說：妹子拿住仇人，因何不殺？總是你的膽小。趙保亮刀，對著盧珍往下就刺，只聽叻一聲，栽倒在地。要問盧珍生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菴地方洩機

且說姑娘正在教盧珍應允此事，盧珍是至死不應，可巧這個時候，趙保進來了，鐵腿鶴一見盧珍，眼睛就紅了；又一看素貞，神色不對，故意說：妹子你的膽小，不敢殺人。把刀抽出來，對著盧珍就砍。盧珍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旁邊有不教他死的。素貞把自己鼻子一捏，把迷魂帕往外一拉，沖著趙保一抖，鐵腿鶴身不由自主，嘩咚就躺下了。素貞嗤的一笑，說：相公，你看見了沒有？我對你準是真心實意。我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你若不點頭，那可是無法；你一定要求死，也教你死一個心服口服。連說了好幾次，仍是搖頭。素貞一瞧，此事有些不行。忽聽外面有人說話，說：你不用問我四兄弟了。老西倒願意，你要跟我去，餓不著你，早晚有 you 一碗醋喝。素貞一聽說外面甚麼人，徐良說：是老西。你道這徐良從何而至？皆因為金錢堡差走，直奔南陽府，一路無話，這日遠遠看見城牆，遇見一個打柴的，與他一打聽，那人說：你看城牆，不是南陽府，那就是圍城子。徐良打聽那裏有大店，那人說：就在這前邊五里新街，俱有大店。徐良給那樵夫行了一禮。樵夫擔上柴薪，揚長而去。徐良進了五里新街，一看人煙稠密，做買賣，推車挑擔的人，實在不少。一直往西路北有座大店，門前有幾個夥計，在板凳上坐著。徐良往裏看了一看，夥計就問道：客官住店嗎？徐良說：有跨院沒有夥計說：有西跨院三間上房。徐良跟著進來，到裏面一看，倒也乾淨。啓簾到了屋中，打臉水，烹茶，然後吃飯，外帶單高米醋一盆。徐良說：要餅饅首飯一同上來。徐良飽餐一頓，然後點上燈火，自己吃了半天茶，天有二鼓光景，忽然心中想道：對面就是圍城子，此時無事，我何不到圍城子走走？把店中夥計叫過來，教他把門鎖好，吹了燈燭，我到外邊走走就來。夥計答應，把門鎖上。徐良出去，直奔圍城子而來，周圍一繞，就是東西有兩個大門，此時已然關閉了，地方實係寬大。心中納悶，想道：他一個住戶人家，如何住得城牆？難道說本地面的官府，儘自不管，必有情由。本是從北面看起，仍然繞至北面。忽見由東邊有一個人，飛也相似，直奔西北。徐良尾於背後，跟下來了，直到廟牆，並不叫門，竟自躍牆而過。徐良也就跟著上了牆，就見西邊牆上，上來了一個人，山西雁細細一哨，原來是艾虎，自己納悶：他怎麼也上這裏來了？遂進了內院，與艾虎打了個手勢。艾虎一見徐良，滿心歡喜。自己就皆因等盧珍工夫甚大，不見出來，也是著急，把韓天錦留在外邊，自己進去，看看甚麼緣故，可巧碰見三爺。二人彼此全都奔至窗櫺之前，截窗櫺紙，往裏瞧看。只見盧珍在那裏綁著，趙保剛纔要殺，忽見路素貞一抖手，帕子就躺下了。然後又與盧珍商議，兩個人要聯姻的意思，盧珍只是搖頭。姑娘拿刀威嚇。徐良這纔把九尾仙狐，叫將出來。艾虎一伸手，從兜裏之中，掏出四個布捲，遞與徐良兩個，教他堵住鼻孔；自己兩個，也就堵住鼻孔。艾虎說：與這丫頭動手，

搶上風頭，小心他那帕子。你道艾虎這個布捲，怎麼這樣現成？皆因是前番雙盜獄的時節，他偷了沈仲元的薰香盒子，直到如今，也沒還給沈仲元，故此身邊總帶著幾個布捲，倒是爲他使薰香所用，不料此時用著這個物件了。路素貞由屋中躡至院內，說：你們是那裏來的狂徒？好生大膽。隨說著把刀就剝。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哪一聲，把刀削爲兩段。把路素貞嚇的魂飛天外，自己一搶上風頭，對著徐良一抖迷魂帕。徐良往後一閃身，隨說：你不知道我有佛法護身！路素貞更覺著急。艾虎一擺七寶刀，他就躡上來了。素貞正迎艾虎之面，一抖迷魂帕。艾虎一歪臉，說：我也有佛法護身！素貞一想：怎麼這帕子會不靈哪？只可就西牆上一躡，逃竄性命。不料外頭那個大傻小子等急了，扒著西牆向裏面看，他身高一丈開外，牆只九尺，看的真切。老兄弟同著三爺，與一個姑娘動手，那姑娘往牆上一躡，他就過去雙手一抱，說：你別走啦！抱住了，往牆下一拉。徐良說：別撒手。徐良往牆上一躡，連艾虎也就上了牆，就聽嗵咚一聲，韓天錦栽倒在地。焉知早被路素貞用那迷魂帕抖倒，九尾仙狐逃命去了。待等徐良、艾虎下了牆頭，過來一看，韓天錦四肢直挺，人事不省。艾虎說：三哥！先在這裏看著，我先進去開了廟門。徐良點頭。艾虎進來，先到屋中，解了盧珍的綁，掏出口中之物。盧珍一聲長歎。艾虎說：我去開門。盧珍點頭。艾虎出去把門開了，山西雁把韓天錦扛進來，到裏邊見了盧珍，與他道驚。盧珍很覺慚愧。那裏現有灌盧珍的涼水，把韓天錦與趙保全用涼水灌了。把趙保四馬倒攢蹄綁上。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去，這人準是一個賊。盧珍說：不但是賊，這裏還有他的真賊實犯。開封府內，還等著他結案哪。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教地方把他交在當官，解往開封府結案，你我可先別露面纔好。若要一露面，白菊花要在這一方，他一知道，就不好辦了。四弟！你說那裏有真賊實犯？盧珍說：方纔女賊盜來的包袱在這裏，大概失主離此也不甚遠。徐良出去，等了半天工夫，方纔進來，帶了五六個人來，原來是一個地方，那幾個是夥計。到裏面與盧珍、艾虎一見，道：這是盧老爺，這是艾老爺，在此處辦開封府要緊的案子。不料碰上了這麼一案。明天把這個叫趙保，交給你們本地官，解往開封府結案。還跑了一個女賊，等著我們慢慢拿獲。此刻我們是不能出頭露面，我們還要在此處探訪，有奉旨的差使哪。地方朱三連連點頭說：老爺們只管放心，絕不能把風聲透露。徐良問：這廟是官廟私廟？地方說：這個廟，是圍城子裏東方員外的家廟。徐良說：要是他的家廟，你可更別聲張了。地方點頭說：老爺們只管放心，是囑咐我的言語，我們絕不能洩露。此時韓天錦可也醒過來了。趙保也醒過來了，無奈是教人家捆住了，暗暗自己後悔。徐良要到圍城子，找冠袍帶履連白菊花，帶盜魚腸劍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

且說徐良對地方說：你若見著團城子人，可別提起尼姑菴之事。餘者就按我那言語，辦理去罷！地方說：此時天尚未明，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罷！我給老爺們預備點酒去。徐良說：不必就等到次日天明，地方找了一輛車來，把趙保口中塞物，放在車上，把廟門倒鎖。幾位爺奔五里新街，俱上徐良店中去了。地方朱三，解著差使，奔衙門見官回話去了，不提。再說徐、艾、盧、韓四位進了店中，夥計過來，開了西院房門，到裏面，夥計給烹茶，打淨面湯，然後開飯。大家用畢，談了些閒話，晚間又用了晚飯。徐良說：眾位！我今晚入團城子裏面，探探東方亮，他們共有多少賊人，白菊花在與不在？今晚探明，等我回來，我們再定主意，是如何辦法？他們若是人多地險，你我弟兄，還不可輕動！稍等幾日，展大叔他們也就到了，咱們俱都會在一處，那可就好辦了。自己換上夜行衣靠，背後勒上大環刀。盧珍說：小心些，徐良一點頭，躡在院中，縱身躡在西牆之外，直奔團城子而來。回手掏出飛抓百鍊索，搭住上面城牆，導著上去，用手一扳上面城磚，用了一個騎馬勢，躡將上去。摘抓頭，往下一看，就見由東北上來，來了兩條黑影，直奔城牆而來，也都是一身夜行衣靠。到城牆之下，抖百鍊索，搭住了城牆上面，導絨繩而上。到了上邊，復又扔下絨繩去，教那個導繩而上。可巧牆頭之上，有一株小榆樹兒，徐良就扒在樹後，隱蔽住了自己的身子，看這兩個人俱都上來。這二人相貌實係難看，一個是一張黃臉，上面有一層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在印堂上，約有鴨卵大小一塊紫記；全都是背插單刀。這二人摘了抓頭，直奔裏面而來，也是把抓頭扣住城牆，那一個黃臉綠毛的，先下去，那一個有紫記的，後下去。徐良就轉過來瞧著，見頭一個下去，一手一手鬆著絨繩，看看快腳踏實地，就見他把腿往上一蹩，復又用腳蹬住城牆，回頭往下一看，透著驚慌之色。低聲說：兄弟！你要小心！這城牆底下，有護牆濠，寬六尺，全是翻板，一塊搭住一塊，要是蹬上，可就墜落下去。可不定多麼深呢！千萬留神！你下來時，非要躡過七尺去，可不行。上面那一個點頭說：哥哥放心罷！我知道了。那人踹城牆，一彎腰就躡出，足有七尺，方纔腳踏實地。第二個這纔下來。徐良一看這個光景，忽然想起一個壞法子來了，趕緊跑將過去，就把他那個飛抓百鍊索，一手揪住了繩，一手把那撓鉤一摘。那人看看剛要腳踏實地，一撒手，那人嘆咚一聲，就掉在護牆濠之內。原是這團城子裏面，是所有裏邊藏水，連下雨的雨水全歸這護牆濠裏面。先下去的那個，把翻板給他蹬住，把他拉將上來，抱怨他說：我連連告訴與

你你還是不留神。這少刻要到了藏珍樓，你便不定怎麼樣了。那人說：你別抱怨我，非是我，不留神，是百練索抓頭斷了。怎麼怪我呢？那人說：抓頭萬不能斷。總是你蹬在翻板上。不信，咱們看看抓頭。徐良在牆頭上暗笑。那一個一人一賭氣，將絨繩拿過來一看，一絲兒也未動。那人說：你來看，一絲兒也未動。那有紫記的說：這個事情實在很奇怪。那黃臉的說：你往那裏去的時候，可多要留神就是了！說畢，二人施展夜行術，一前一後，撲奔正南去了。山西雁方纔下來，也是百練索抓頭抓住了城磚，然後這纔鬆絨繩而下，離地約有三四尺的光景，看準了翻板，一踹城牆，往後一倒腰，撒手絨繩，倒出七八尺光景，方腳踏實地。用力一迸，絨繩復又往上一抖，抓頭方纔下來，將百練索絨繩繞好，裝在百寶囊之內。也就施展夜行術，跟下那兩個人來了。此處本原是東方亮的大花園子，過了月牙河，就是太湖山石。剛一拐竹林，就遇見兩個打更的，嚕嚕嚕，正交三鼓。就聽那兩個打更的，哎喲一聲，徐良就知道被那兩個人拿住了。往前一探身軀，見那兩人，捏著打更的脖子，繞在太湖山石洞之內，往下一摔，撲咚一聲，摔倒在地。四馬倒攢蹄，把兩個打更的捆上，把刀亮出來，扁著刀，亂蹬腦門子。只嚇得那兩個人魂不附體，連連哀告求饒。二人說：我問你幾句言語，只要你們說了真情實話，我就饒你。更夫說：只要饒命，我們就說。你們二位，是爲冠袍帶履而來，是爲魚腸劍而來，是爲借盤費而來？二人說：我們就爲魚腸劍而來，這個東西，在甚麼所在？只要你們說了實話，我們將此物到得手中，不但饒恕你們，還要大大的周濟你們兩個。更夫說：只要你們饒恕，就足感大恩大德，那裏還敢討賞呢？你們二位，既要打聽魚腸劍，我把這道路，與二位說明，由此往西，有個菓木園子，穿菓木園子而過，北旁一段長牆，可別進去，那裏叫紅翠園。一直往南，就看見西邊一段短牆，那柵欄門子，可在西邊。似乎你們這樣能爲，就不用開門了。躍進短牆，路北有座高樓，這樓可又不是樓的形像，類若廟門相仿，七層高。臺階上邊，有三個大銅字，是藏珍樓。外邊明顯著一條金龍，腦袋沖下，張牙舞爪。這魚腸劍，可在樓的裏面。二人又問：聽說這藏珍樓，有些消息埋伏，可是甚麼消息？更夫說：埋伏是有，我們可不知道，是怎麼個消息！自從我們上工，我們大太爺，三太爺親身囑咐：前後打更，紅翠園不許進去，東北角上，有一個小廟兒，不許進去。這藏珍樓院子，可許我們進去，離著樓周圍一丈，可不許到。倘若走到離樓一丈之內，蹬出甚麼舛錯來，或死或帶傷，大太爺可不管。我們可也不知是甚麼消息。二人一聽，暗道：大概這更夫準是不知，等著到了那裏時節，仔細留神就是了。就對更夫說：你的言語也無憑可考。等著我們得劍回來，再來放你說畢，撕衣襟把他們口來塞住。徐良看著那二人，往正西去了，自己過來，把那一個年長的更夫口中

之物，掬將出來；也把大環刀抽出來，扁著刀，往腦門子上一蹭。更夫連連哀告，說：好漢爺爺饒命！方纔那二位，可是一同來的？徐良說：是一同來的，他們是上藏珍樓去了，是不是？更夫說：他們上藏珍樓，找寶劍去了。徐良說：我另問你一件事情，你要不說，我打發你上姥姥家去。更夫說：你老人家問甚麼言語？徐良說：你們員外這裏，現在住著多少朋友？更夫說：刻下住著朋友，也不甚多。徐良問：都是甚麼人？姓甚名誰？更夫說：一個叫金頭活太歲王剛，急三槍陳振，黑金剛柳飛熊，榮火蛇秦業，獨角龍常二，病獬豸胡仁，就是這些朋友。徐良問：有火判官周龍，上這裏來了沒有？更夫說：沒來。徐良說：有個白菊花來了沒有？更夫說：姓晏哪？先前在這裏，如今不在。徐良說：我也暫且屈尊屈尊你們，待事畢之時，再來放你們兩個，仍就把口塞住。徐良自己一忖度，這藏珍樓有險，讓他們兩個去罷。我先到前邊看看，恐更夫言語不實，白菊花果在此處，設法拿他；他如不在此處，更不可打草驚蛇。再看這兩個賊人，把寶劍盜得出來，盜不出來，他們若將寶劍得到手內，我跟他們到外邊，與他們要劍；他如不給，量著這二人不是我的對手，主意已定，直奔前邊去了。單提那二人，過了菓木園子，看見這紅翠園，直奔正南，迎面有株大柏樹，往西一拐，躡進短牆，一看藏珍樓，與更夫說的一樣。二人直奔七層臺塔，離塔石有七八尺的光景，二人將要拉刀，就覺著足下一軟，蹬在翻板之上，兩個人一齊墜將下去。要問他們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

且說這兩個奔藏珍樓的，到底是誰？這兩個是儒寧府管轄，有一座朝天嶺，山上有五家寨主，一個叫王紀先，一個叫王紀祖，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山下有個梅花溝，內中有個金家店，兩個店東，姓金，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就是山中四寨主五寨主。這朝天嶺山路最險，前面是十里寬的水，逼著馬尾江。到山口左右，有兩座島，一座叫連雲島，一座叫銀漢島，當中有個中平寨。這中平寨前，在兩個島口當中，隔著一段竹門。竹門之前，水內有滾龍擋，上面有刀，有水輪子，無論多大識水性的人，也過不去。這滾龍擋過了竹門，有個三空橋，有三塊捲網。這梅花溝就在連雲島下面，靠著中平寨的水內，南岸就是金家店。皆因爲這日，金永福，金永祿正在店中，接著王爺的書信，過水面與山中送信。見了王紀先，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投了王爺的書信。可巧頭一天，有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了兩個人去，一個叫赫連齊，一個叫赫連方，兩個人送東方亮的請帖。山上三

家寨主都沒見，倒見了金永福、金永祿。今日金家兄弟一見王紀先就提說：「昨日晚間，東方亮派人到了我們店中，與我們留下了一個請帖，我們店中待承了他們的酒飯，今日早晨辭別去了。」翠麒麟、王紀祖問說：「大哥，我聞聽說圍城子、東方亮家中，有一口魚腸劍，從列國專諸刺王僚的時節，直到如今，復又出現，可稱是無價之寶！大哥可見過此物？」王紀先說：「我就是耳聞，我還是最怕那宗東西出世，我有一身寶鏢，尋常刀劍一概不怕，所懼者就是魚腸劍。」王紀祖問：東方亮所下的請帖，五月十五這天，哥哥打算去與不去？」王紀先說：「我們與他素無往來，憑他那路英雄，很不是名聲遠振的人物，誰能與他前去助威？」王紀祖說：「既然打算不去，又與他沒有交情，那時若是得便，到他那裏，把他魚腸劍盜來，我們大家一觀，一者大家瞧着瞧看，二則亦免大哥憂思此物日後爲患。」王玉說：「這有何難？待小弟去走上一趟，除非我去別的人還不行哪？」王紀祖問：「甚麼非你去不行？」王玉說：「這東方亮家內，有個藏珍樓，這藏珍樓內，不易進去，非得能人去方可。倘若不行的到那裏，不但不能把劍得來，還怕有害於己。」王紀祖說：「待等得便之時，王兄弟就辛苦一趟。」金永福在旁言道：「三哥！方纔所說這魚腸劍，我弟兄二人，情甘願意往圍城子去走上一趟如何？」王玉說：「二位賢弟！不是劣兄小看你們，你們二位，雖然高來高去，要盜人家無價之寶，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你們不想一想，他既是祖傳之物，必要收藏一個嚴密的所在，不能就在明處放著。再說，他那裏人多，你們二位，又沒有甚麼格外的本領，豈不班門弄斧？」金永祿一聽，微微冷笑說：「既然這樣，非要去不可。」王玉說：「你們二位，如要不信我的言語，就辛苦一趟，要真能覓把魚腸劍盜來，我從山上一步一個頭，給你們磕到梅花溝去；我要不磕，我不是人物。」王紀先攔道：「你們千萬不可。」金永福、金永祿也就不往下再說。當日晚間，回到梅花溝，二人這口悶氣不出，商量著要上南陽府。金永祿說：「哥哥！願意去不願意去？你要不願意去，我就一人前去了。」金永福說：「焉有不願意去的道理？倘若我們把魚腸劍盜來，非教三哥給我們磕頭不行，他實在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二人商量妥當，次日換了衣襟，帶些盤費，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由梅花溝、金家店起身，一路無話，也是住在五里新街。晚間換好夜行衣靠，背插單刀，奔圍城子而來。進圍城子，頭一個是金永福，第二個掉翻板內，就是金永祿。問明白了更夫，到了藏珍樓院內一看，這樓的形像，極其高大，當中挖出來的旋門，與廟門一樣。有兩個門環，紅門上起金釘，兩扇門當中，約有二指寬的門縫。上面嵌出來三個大銅字，是藏珍樓。在銅字上邊，有一條金龍，張牙舞爪，垂著兩根龍鬚，有如今通條粗細，越往下越尖。這龍鬚垂到與門的門檻高低上下，不差往來。二人一齊要奔七層臺塔，不料就蹬在翻板之上，嘍咚一

聲，墜落下去。幸而好，不大深，二人打算要往上躡，上邊翻板復又蓋好，裏面是黑洞洞的，伸手不見掌，二人往下一墜，就聽嘩嘩，嘩嘩，銅鈴一陣亂響。工夫不多，只聽上邊一陣亂嚷，把翻板一掀，把十數長撓鉤，往下一伸，先把金永福搭住，後把金永祿搭住，拉將上來。俱都捆上二臂，從背後給他們把刀抽出去，推推擁擁，往外就走。一直奔了更房兒，許多打更的說：告訴咱們，大老爺去與東方亮送信，暫且不表。且說徐良直到前面，看有明三暗五一座大廳，從大廳後面，躡將上去，躍過房脊，到了前披，扒住連簷瓦口，往下探身，一看，就見伏地君王東方亮員外，面如油粉，兩道寶劍眉，一雙大三角眼，獅鼻闊口，一部花白鬚鬚，遮滿前胸，可是黑多白少，在當中落坐。上首就是他的弟兄，紫緞的扎花肚巾，紫緞子箭袖袍，身高九尺，紫微微一張臉面，一部黑髯，就是紫面天王東方清。內中還坐著六個人，一個個穿紅掛綠，長短不等，全都是凶眉惡眼，臉上怪肉橫生，俱都不是良善之輩。觀看之際，只見從外邊飛也相似，跑進一個人來說：周四寨主爺到。伏地君王說：請不多一時，前面燈球火把，就把許多人引將進來。東方亮迎出大廳之外，大眾都給伏地君王行禮。又見了紫面天王東方清，房上的徐良，認得進來的這些人，卻是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青苗神柳旺，赫連齊，赫連方。又有三尺短命丁皮虎，黃榮江，黃榮海，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惟獨到了房書安這裏，伏地君王東方亮問道：房賢弟，你如今也有四十多歲了罷，怎麼混鬧起來了？你自己也不覺著，教人恥笑。房書安哈哈一笑，說：哥哥說了半天，多一半是爲我這鼻子罷。東方亮說：你自己還倒知道哇，這個歲數，反倒胡鬧起來了。房書安說：你打算我這鼻子，是長了天泡瘡了不成，屋裏來說罷。到了屋中，就把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急三槍陳振，菜火蛇秦業，獨角龍常二，怔，病獬豸胡仁，都與周龍等大家相見了一回。然後彼此大家落坐，從人獻茶上來。東方亮問房書安：你這鼻子是甚麼緣故？房書安說：我這鼻子，是遇見一個削鼻子的祖宗，給削了去了。東方亮問：這削鼻子祖宗是誰？房書安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陷空島有一個穿山鼠徐慶之子。此人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本領高強，足智多謀，一身的暗器，會裝死，會假打呼，火焚桃花溝，殺跑了飛毛腿，結果了金箍頭陀鄧飛熊的性命。就是張大連對著我信口開河，也搭著我多吃了幾杯酒，講來講去，我就講到穿山鼠徐三老爺子那裏去了。這個削鼻子祖宗，他那裏答應我呀。我鑽到桌子底下，教他們替我說一句，沒在這裏，他們誰都不管。後來還是我帶出來的，這個黃大兄弟，報答了報答我，把桌子一掀，他們兩個人，踉後窗戶跑了。要不是我眼前有點機靈，那天晚上，就出了大亂子。也仗著是我腿硬嘴硬，纔保住這條性命。東方亮問：甚麼腿硬嘴硬？房書安



說：這你還不明白麼？腿裏是給人家跪著；嘴裏是央求人家，這纔把這位老爺子央求心裏了。說：我不殺你罷，實在怒氣難消；殺你罷，又瞧你央求的可憐。這纔與我留下了一個記號，把鼻子削將下來，我方逃了性命。又搭著他說話沒有鼻子，烏嚙烏嚙的，更加著他說話，有一句說一句，絕不藏私。大眾聽的俱都掩口而笑。紫面天王東方清，大吼一聲，說：住了！房賢弟，不要往下再講了，休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要見著這個多臂人熊，我要不把他首級拿來，見見衆位，從此我就更名改姓。房書安說：二爺，這麼說的人太多了，見面之時，你就曉得他那個利害了。這一句話不要緊，只氣得紫面天王把桌子一拍，大叫：房書安！你再要誇講於他，你就出我們團城子去罷，或者你把他找來，你看著我們兩個人較量較量。山西雁正在房上，聽了個真切，心中暗道：你不用找，老西現在此處，要較量較量，卻有何難。想到此處，抽大環刀就要躡下房去。要問徐良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且說徐良在房上，正要拉刀躡將下去，教這紫面的，知道知道他的利害。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兩個壯士打扮，一個是穿著一身重孝，放聲大哭，直奔屋內而來。身臨切近，山西雁方纔認出來了，一個是薛昆，一個是李霸，一個是王熊兒。王熊兒穿著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曠，王熊兒瞧勢頭不好，背著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後來第二天，方纔遇見薛昆、李霸，一問他們兩個的來歷，就把毛天壽已死，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一遍。三個人商量著，無處可奔，議論了半天，只可是上團城子，與大老爺送信。王熊兒做了一身孝服，一路行來，到了團城子，天氣就不早了。到了門首，衆人一問緣故，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都歎息了半天，並不用與他通報，就自己進來了。直到裏面，見了東方亮，嘆咚一聲，跪倒身軀，放聲大哭。伏地君王問：因爲何故，這樣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熊兒哭訴其事，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直到毛家曠，王虎兒被殺，前前後後的說了一遍。又道：我今特來報與大老爺，三太爺知曉此事。東方亮，東方清，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大家勸解了一回。東方亮說：衆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我們這裏住著，焉有此事？大家一齊說道：也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只可打聽準，喪在甚麼人手，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趙勝的緣故，說了一遍。別的人俱未能看清，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是兩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書安說：衆位聽見了沒有？就是這個老西。我總疑惑著，早晚之間，必上這裏來。東方清言道：正要找尋於他，他若不

來，可是他的萬幸；如果要來，可算他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東方亮說：你們暫且吃飯去罷，有甚麼話，然後再講。薛昆、李霸、王熊兒俱都撒身下去。忽見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家人來說：員外爺在上，如今藏珍樓，拿住兩個盜劍的了。伏地君王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把兩個犯人，與我綁上來。不多一時，就看見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大家說：跪下，跪下！見那兩個人，挺胸突肚，立而不跪。大眾一看，這兩個人，全都是馬尾透風巾，青緞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藍緞襖，扳尖芒鞋。一個是黃臉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一塊紫記，怒目橫眉，立而不跪。東方亮一看，微微冷笑說：你們兩個好生大膽，既要前來盜劍，也該打聽打聽纔是。我複姓東方的，最喜歡的綠林中的朋友，山林的賓朋，海島內好友，準準的有幾百位，俱是出乎其類的英雄，拔乎其萃的好漢。我一生最惱的，是不打聽打聽我，是甚麼樣朋友，仗仗你們的本領，前來竊盜哇，或是盜我藏珍樓的寶物哇，自逞其能，藐視我這個所在。我也不怕你們惱，漫說你們那樣本事，就是比你們強著萬倍，連我那個樓門，也不用打算進去。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名姓，倘是問出來，要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認識，倒不好辦了。來，推出去與我砍了！有人答應，立刻往外一推。再說紫面天王一瞧這兩個賊，就有幾分愛惜，見他們進來時節，虎勢昂昂，挺胸突肚，毫無懼色。後來各位上一瞅，就把頭往下一低，再也不瞅人了，倒彷彿是害怕的形象。剛要往外一推，就聽有人說：刀下留人！原來是赫連齊，赫連方說：這不是姓金麼？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麼？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一語不發。赫連方說：對呀！哥哥，你看臉上這塊紅記，難道你就忘了不成？赫連齊說：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險些就誤了交情。回頭說：大哥，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咱們這樣待承人家，可下不去呀！東方亮說：我焉得知曉，這是那裏來的哪？赫連齊說：這就是朝天嶺梅花溝，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鴛鴦太歲金永福，一位綠面天王金永祿。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推回來。自己親身下去，與二人解綁，說：二位賢弟，實在劣兄不知駕到，如知二位賢弟到此，我天膽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隨說著，就一恭到地。金永福、金永祿，雙膝點地，說：我二人自逞其能，前來盜劍，冒犯天顏，身該萬死。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恩同再造，慚愧呀！慚愧！東方亮說：二位賢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前來助威；不料二位賢弟，也搭著是更深時候，無心墜落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非赫連賢弟看出，險些誤了大事。金家兄弟說：大太爺饒了我們，還說這許多謙虛言語，我們如何擔待得住？東方亮說：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就是罵我一樣。咱們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們太謙，那還了得？赫連賢弟與他們眾位見見。赫連齊這纔帶著金家弟兄，先

見了東方清，然後與羣寇一一相見。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筆來，先教金家兄弟，披在身上。東方亮復又問道：但不知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寨主，可能到我這裏來不能？金永福說：大哥，實不相瞞，有這裏請帖，到了朝天嶺，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這纔提起了你老這裏有口魚腸劍。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可沒見過甚麼個形像。王玉就說：要見這口劍不難，他要上這裏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他說要盜劍，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別無一人能盜。我們兩個人，就往這裏來了。不料我們二人被捉，多虧大哥寬洪大量，若不然，我二人早作了無頭之鬼。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東方亮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我方纔已然說過，我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這個播臺已過，我只帶一名家人，同著二位賢弟，帶上魚腸劍，來到朝天嶺，見一見三位寨主，我把寶劍也教他們三位看看。只要他們三位喜愛此物，我就把這柄劍送給他們三位，也不算甚麼要緊的事情；常言說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此劍乃是我用不著的物件，把劍送與他們三位，倒作一個贈劍之交，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祿說：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虛傳。說畢，羣寇異口同音說：你們與大哥交長了，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山西雁把他們懇懇切切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自己一想：此處又沒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倒不如我上藏珍樓，瞧瞧這樓的形像，自己拿定主意，盪身回頭，後坡驪身下去，直奔後面來了。又到了捆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一直撲奔正西；過了莫木園子，見著一段長牆，心中一想：方纔那更夫說的，這個地方，叫紅翠園，但不知這紅翠園是甚麼景緻？剛走在這裏，就見裏面燈光閃爍；原來這個門，卻在西邊。徐良繞到西邊一看，是花牆子，有一對黑漆門戶，五層臺堦，雙門緊閉，旁邊有一株大槐樹。山西雁要看裏面景緻，就躡上樹去，往下一瞧。院子裏靠著兩牆，有兩個風燈籠，一個八仙桌子，兩把椅子，上面大紅的桌幃，上繡三藍的花朵，大紅椅披，桌子上有一把茶壺，四五個茶杯，一個銅盤子，靠著南邊，還有兩個兵器架子，長傢伙紮起來，短傢伙在上面掛著。靠著椅子那裏，站著一個大丫鬟，約有二十多歲，頭上烏雲，帶些花朵，滿臉脂粉，鼻如懸膽，口賽櫻桃，穿著天青背心，葵綠的小襖，大紅中衣，窄小金蓮，繫一根蔥心綠的汗巾，耳上金環，掛著竹葉圈，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徐良嗽著納悶，這是甚麼事情？不多一時，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約有二十四五歲的光景，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青綳綳綁身，小青綳綳中衣，窄窄金蓮，腰紮青綳汗巾，滿臉脂粉，柳眉杏眼，鼻頭端正，口似櫻桃，耳上金環。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丫鬟給倒了一杯茶。姑娘問丫鬟說：你們小姐呢？丫鬟說：我們小姐身體不爽。徐

良見這姑娘，品貌甚好，未語先笑，透著輕狂的體態。這姑娘叫丫鬢，問：你們小姐是甚麼病？丫鬢說：渾身發燒，茶飯懶食，也沒有甚麼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姑娘說：叫他出來練兩趟拳，踢兩趟腿，只要得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說我請他。丫鬢無奈，何進上房屋中去了。不多一時，由房中丫鬢攙著小姐出來，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一扒。那姑娘說：你活動活動，頑頑拳，踢踢腳，咱們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這病姑娘，也是透著妖淫氣象，品貌有十分人才。那穿青的姑娘，說我與姊姊脫衣裳。那個姑娘再三不肯，說：好妹子，你饒了我罷！除非是你叫我，連房門都不能出來，我還得告假，實在坐不住。隨說著，仍然站起身來，恍恍惚惚，走進屋中去了。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這就是東方亮兩個妹子。一個叫東方金仙，一個叫東方玉仙。這兩個姑娘，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從小的時節，東方保赤愛如珍寶，上了十幾歲，習學針線，嗣後來，就教他練武，到了十五六歲，把工夫就練成了。東方保赤看看學成了一想，姑娘要不會武藝，便罷，若是會些武藝，必須要教給他們一點絕藝方可，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槩，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錘，除此之外，刀槍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東方保赤一死，這二位姑娘，就單住一所院子。後來他娘一死，姑娘漸漸大了，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與哥哥說明白了，是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童，不許入紅翠園去。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俱是些個匪人，倘有人過後邊去，不論是誰，都要結果他的性命，如今已然二十五六歲了，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誤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間，必要操練自己身體。可巧這日晚間，金仙身體不爽，不能陪著玉仙頑拳踢腿。玉仙就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叫丫鬢拔去頭上花朵，挽袖子打拳。這丫鬢名叫小紅，伺候玉仙的丫鬢，叫小翠，叫丫鬢打拳，小紅回說：我那拳沒學會呢！打的不是樣兒，反教二小姐生氣。玉仙叫他打，非打不可。丫鬢無奈，這纔把釵環花朵摘去，拿了一塊絹帕，把他抓髻兜住，繫了一個十字扣兒，汗巾一掖，袖子一挽，說那樣打的不是，二小姐千萬指教。徐良正要打拳，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幌，要問這黑影兒是誰，且看下同分解。

##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能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丫鬢打拳

且說徐良正要看丫鬢打拳，見上房有個人一幌，自己躡下樹來，直奔紅翠園後面，躍過西牆，飄身下來。看房上那個黑影，蹤跡不見。自己也躡上房去，由後坡往前一瞧，那個人影兒也不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時丫鬢打的這趟拳，

叫獼猴拳。山西雁在旁邊瞧著，險些沒樂出來，見這丫鬢，手腳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見從西屋裏，跑出兩個婆子，一個丫鬢來，那丫鬢說：「姊姊！我可要看你打這一趟拳了。」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說：「小紅算了罷，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歇息去罷！你看我打一趟，你也瞧一瞧，雖不如你們小姐，也不至於像你那樣。直說的那丫鬢，羞的面紅過耳，收住拳腳式兒，往旁邊一走，說：『二小姐！我本不行，總算是沒學會哪。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滾開那裏罷，你別氣我了。』外面玉仙答言說：『姊姊！你本就身體不爽，氣著反爲不美。』小紅瞧我的罷。』徐良在房上一看這個姑娘，比那丫頭大差天地相隔，躡高縱下一點聲音皆無，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連丫鬢帶婆子看著，連連喝采。把這一趟拳打完，收住架式，問丫鬢：『你如何？』小紅說：『二小姐比我果然差的多，我也不敢與小姐比肩並論。』玉仙說：『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沒教給你真的罷。』屋中病姑娘說：『二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喚的一個丫頭，我怎麼能與他藏私？別忙！我這裏脫衣裳，倒要替我們丫鬢爭爭這口氣。』玉仙說：『算了，姊姊你養病罷！那玉仙這叫激將法，特意要他出來，就得叫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往外一躡，奔過小紅去，伸手就打。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說：『姊姊！你要打他，與我臉上有甚麼光彩？要打是我，咱們兩個打倒好，你過來罷。』姊姊！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暗暗的笑。見這回金仙出來，那個打扮可不像玉仙用鵝黃絹帕包頭，淡青小襖，西湖色的中衣，水綠汗巾，大紅弓鞋，出來本是氣哼哼的，要打丫鬢，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幾乎躺下。說：『妹妹！真要欺負我們？』玉仙說：『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今天趁著你有病。』金仙說：『不要說這宗言語。』隨說著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二人動手的工夫甚大，忽見玉仙在旁邊一躡，奔了兵器架子去，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將下來，往外一抽。金仙也就過去，把刀往外亮。兩個人單刀對單刀，閃砍劈剝，類若拚命一樣，並不相讓。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擡腿，正踢在手腕之上。金仙撒手扔刀，嚙嚙，那口刀墜於地上。金仙往下一敗，玉仙就追。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槍，回手就扎。玉仙用刀一磕，往旁邊一閃。金仙用槍一擡，用了個霸王捧槍勢。玉仙又往旁一閃，一長一短的傢伙交手。忽見金仙用了個怪蟒翻身的招數，眼睜睜槍尖就奔玉仙脖頸而來。徐良在房上看著，替他們一著急，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看，替玉仙一害怕，說：『纔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們更有手段，把後手往回一抽，忽聽房上有人說話，躡出窗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連丫鬢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玉仙眼快，早就看見了徐良。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見。玉仙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快些下來。』徐良一聽叫他下來，我要不下去，豈不教這兩個丫

頭恥笑？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也罷，下去與他們頑耍頑耍。由房上躡將下來，一抽大環刀。頭一個就是金仙先到，噲哪一聲，把槍削爲兩段；把金仙嚇下個膽裂魂飛。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迎來。金仙一回頭，叫取兵器。玉鬢奔到西屋裏，就是兵器房。徐良聽見他說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來多少兵器，我給你削多少，教你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稍一失神，噲的一聲，手中刀削爲兩段，一著急抽身就跑。徐良打算躡出牆來走罷，只見金仙趕奔前來，手中一宗物件，嘩哪一抖。徐良一看，原來是帶練子的傢伙，圓兜兜耀眼爭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鐵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象，上有練子，金不金，銅不銅，三楞黑魚骨的樣式。他用單錘打來，徐良用手中大環刀一找他的練子，只聽見噠吱一聲，錘頭往下一沉，這口寶刀並沒磕動這根練子。徐良不知這練子的來歷，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宗寶物。這宗物件，出於外國，乃是金銀銅鐵，煉成了此物。別看他是很細，憑他是甚麼樣的寶刀寶劍，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練子。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把女兒武藝教成，就把這練子錘槩，給了女兒，教他們這個招數。金仙願意要錘，玉仙願意要槩，分量俱都不差往來。這槩的形像，是兩隻手搭著兩隻三楞鏢，山西雁用力沒磕動練子，暗說：不好！緊跟著那個錘到，用刀往外一磕，仍然噠吱一聲響。又緊跟著玉仙練子槩，沖著面門而來。徐良看著都是一般形像，用刀一磕，也是噠吱一聲響，嘩哪嘩哪錘槩亂抖。把山西雁鬧的手忙腳亂，只可是三十六著，走爲上策。往牆上一躡，錘奔面門，槩奔腳去。倒沒打著腳，教練子把腿一繞，往下一拉，山西雁就由牆上，噠咚摔倒在地。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且說徐良，他是藝高人膽大，從來也沒打過敗仗。如今叫這兩個丫頭，追的亂跑，打算要走，那得能彀？剛一上牆，就教練子把腿繞住，往下一拉，噠咚一聲，摔倒在地。玉仙一手按住，小翠把繩子取來，玉仙把山西雁四馬倒攢蹄捆上。又過去把徐良這口刀拿起來，瞧了一瞧，暗暗稱讚。叫小翠把這口刀，與我掛在上房屋中去罷。玉鬢答應，從徐良身後，把刀鞘子摘下來，將刀插入刀鞘之內，拿進上房屋中，掛於牆壁之上。玉仙與金仙姊妹兩個，坐在椅子上，玉鬢把徐良提將起來，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問：大概你是新來的罷？我不認識。徐良說：不錯！我是昨天纔到。玉仙說：你昨天到的，大太爺也沒吩咐你嗎？我們這紅翠園，

憑你是誰，也不準來。誰要私自往這裏來，立刻就殺，絕不寬恕。徐良說：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我也是伏地君王一夥的餘黨哪？我是御前四品護衛，前來辦案，捉拿白菊花的。老爺親身前來探探白菊花，現在此處沒有玉仙一聞此言，說姊姊，此事敢情錯了。又問：你上我們這裏來，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說：我爲白菊花一個人，與你哥哥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若一露面，豈不驚嚇與他？我見白菊花沒在此處，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處，聽見刀槍聲音，上房一看，正是你們二位動手，我見槍尖正要點在咽喉之上，我替你一著急，就嚷出口了。這是已往情由，要殺便殺。若遵王法，看我現在官職，不肯殺害於我，日後還要報答你們呢！玉仙說：你現任是何職官，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徐良說：你要問我，你把我解開，我慢慢告訴與你。金仙說：妹子，可別聽他的言語。玉仙說：我自自有主意。原來玉仙聽他說現任四品職官，想了自己終身未定，又愛他一身武藝，又能擊高來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歡，他品貌不佳。正在猶豫之間，忽聽有人叫門，婆子出去，少刻進來說：太太爺派人前來送信，說有個路姑娘，少刻就來。教二位小姐，好好待承人家。玉仙問：這路姑娘是誰？婆子說是太太爺相好的朋友，有個鐵腿鶴趙保，他把兄妹，有個外號，叫九尾仙狐路素貞。玉仙叫小翠先把這個白眉毛的，提在西屋裏去，放在咱們那個空大輪箱裏。丫鬟答應，把徐良提起來，進西屋中，把箱蓋一揭，將徐良放在裏面，把箱蓋一蓋。玉仙、金仙、丫頭、婆子，打著燈籠，出去迎接九尾仙狐。你道這路素貞從何而至？皆因在仙佛蘭若，教韓天錦抱住他，素貞一急，用迷魂帕把他抖過去，自己逃跑，不敢露面。次日晚間，又到尼姑菴，見有兩個官人，看著那座空廟，又聽他們講說趙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過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貞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見，我不把他抖躺下，焉能遭了官司！忽然想起，我何不上圍城子，見見東方員外主意已定，就奔圍城子而來，正是東方亮，收服金永福，金永祿，擺上酒，大家吃酒。東方亮正打聽朝天嶺水旱的道路，有從人進來，說有個姓路的，叫路素貞，是個姑娘，現在外面求見。太太爺究竟不見，東方亮一怔，說：路素貞是誰？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齊說道：大哥怎麼忘了？就是鐵腿鶴趙保賢弟的把兄的妹妹。東方亮一聽，說是了，怎麼趙賢弟不來，打發姑娘來，是甚麼的緣故？吩咐一聲請，不多一時，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在燈光之下一看，淡淡梳妝，容顏甚美。素貞說：那位是大哥，三哥？從人指告說：這就是我們太太爺。素貞過去，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東方亮說：這是路大妹子，這就是我三弟。素貞復又與東方清，道了一個萬福。紫面天王冲著他，也深打一恭。然後素貞冲上，又道了幾個萬福，說：眾位兄長們，我素貞與眾位萬福了。眾人也還了一禮。東方亮吩咐一聲：與路大妹子看坐。然後姑娘

謝了坐，方纔坐下。東方亮說：趙賢弟因何不來？素貞說：大哥有所不知，皆因他昨日從大哥這裏回去，不料這裏官人知道我們現在廟內，半夜之間，盡都入廟。正在我與他們動手，可巧我趙大哥回去，他們人多勢大，我二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先就躡出廟外，我趙大哥走遲了一步，被他們拿去。我出於無奈，到大哥這裏來求大哥，如能設法解救我趙大哥，可算他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微微冷笑說：這些官人，是此地的？還是跟下你們來的？素貞說：大哥若問這些官人，從我們那裏跟下來的也有，此處的也有。東方亮說：只要是我們這裏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貞又深施一禮道：全仗大哥鼎力。東方亮說：我與此處知府，是換帖弟兄；如在此處，不費吹灰之力，待至天明，我先派人打聽打聽，救他便了。路素貞說：全仗哥哥。東方亮說：後面現有我兩個妹子，居住紅翠園，並無別的人。妹子若不棄嫌，何不與我妹子住在一處。素貞一聞此言，說：大哥這就是恩施格外。東方亮教家人，同署路姑娘，上紅翠園，去妹子那裏吃酒去罷。素貞復又與東方亮，道了一個萬福，跟隨家人出去。前面有人打著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到了院內，三位姑娘一見，對道了一個萬福。玉仙就問了路素貞的來歷。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學說了一遍。三個人攜手，進了前房，丫鬢獻茶。吩咐一聲擺酒，當時之間，就擺列杯盤。素貞上坐，金仙、玉仙側坐相陪，丫鬢斟酒，無非談了些草橋鎮天齊廟，尼姑菴的故事。正在飲酒說話間，素貞一擡頭，見壁上掛著一口刀，自己一想，說：二位姊姊這口刀，是那裏來的？玉仙把方纔在院中，姊妹兩個比傢伙，怎麼房上有人，怎麼叫下來，把他拿住的話，說了一遍。素貞說：這個人，可是兩道白眉毛，是不是？玉仙道：正是。素貞說：這個可是我們的仇人？玉仙說：現時捆著在西屋裏，綑箱之內，擄著呢。既是姊姊仇人，咱們何不把他宰了？素貞說：真要把此人一殺，我們這仇，可是東方姊妹替我們報的。玉仙說：咱們先去殺他，然後吃酒。三人站起身來，教婆子掌燈。剛出屋門，就聽前邊一陣大亂。原來前邊見素貞一走，東方清就問金家弟兄：你們二位到了裏面，怎麼就認得藏珍樓呢？金永福說：可是我們還捆著兩個更夫，煩勞那位，去到太湖山石洞內，把他們放開罷。家人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復又回來說：大老爺更夫說的，不止他們二位，還有一個白眉毛老西，打聽晏業主，往前來了。眾賊一聽，一陣大亂。房書安說：祖宗來了！往桌子底下藏鑽。東方亮叫家人護院的點燈，抄傢伙。家人一聲答應，眾賊各執兵刃，一擁而出。東方亮帶領著眾人，直奔後面，各處搜尋。正走到紅翠園不遠，就見裏面婆子出來，嚷叫說：大老爺眾位爺們快來罷，如今我們這裏，拿住個老西，在箱子裏放著哪，正在要殺，還沒殺哪。眾人一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要問山西雁死與不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忽聽婆子說：「已然拿住。眾賊聞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就見金仙、玉仙、路素貞全都迎接出來。東方亮、東方清過來一見兩個妹子，金仙、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東方亮就問：「妹子是怎樣把他拿住的？」玉仙就把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又道：「現在把他放在兵器房那躺箱之中說起來，他是路大妹妹的仇人。你們因爲何故拿他？」東方亮就把大衆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著姑娘說了一遍。玉仙說：「這可是實在可惱，哥哥還是搭在前邊殺他，還是在後面殺他？」哪？火判官周龍、張大連、皮虎一齊說：「大哥咱們前面殺罷！每人刺他幾刀，也出出氣。要是妹子氣不過，先教妹子刺他幾刀，然後搭在前邊來。」東方亮想：「這也是個主意。說：妹子你氣不過，先把他刺幾刀，可別把他刺死。」玉仙說：「我們倒沒有甚麼氣。倒是路大姊姊氣不過，教他刺他幾刀罷。」素貞說：「我也不用刺了。教大哥刺去罷。」東方亮說：「你們全不刺了。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又找來一根杠子，衆人也就不用進去，就是東方亮帶著四個擡人的，同著三個姑娘，進了院子，直奔西屋而來。玉仙一瞅，西屋燈燭俱都滅了，回頭就問婆子：「這屋裏燈怎麼全都滅了？」婆子說：「我們跟著小姐迎接大老爺去了，怎麼滅了可不曉得。」玉仙叫小翠、小翠道：「這是怎麼啦？」小紅說：「我小翠妹子在當道地上睡著了，把我絆了一個筋斗，燈也滅了。」婆子一看，說：「大老爺可了不得了，小翠被人殺了。」東方亮一聽此言，說：「妹子別不好罷！大家往屋中亂跑，先奔到箱子那裏，把箱蓋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提將出來。再看山西雁蹤跡不見。當時玉仙、金仙心中難過，捆著放在箱裏，怎麼遁去的，並且殺死丫鬟，更透著奇怪了，莫不成他還有夥計？」正說到這裏，玉仙說：「我瞧瞧刀去罷！」說畢，往屋中就跑，至屋內一看，見壁上那口大環刀，蹤跡不見。玉仙說：「你們各處地方搜尋尋罷，刀也沒有了。」伏地君王立刻轉身，出了門外，與大衆一商量，從新又點燈火，拿單刀、鐵尺、姑娘等看他們去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要了一口棺木，把小翠裝殮起來，擡在外面，等天明了再埋。伏地君王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蹤跡全無。你道這山西雁，他遁了不成？皆因徐良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自己也就把死活，扔在肚腹之外。不料到箱子裏面不大的時候，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關，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自己就把雙睛一閉等死。不料蹭的一聲，

把繩子給他割斷；又見箱子復又蓋上。徐良納悶：這是救我來了罷！自己一挺身，用手把箱子蓋往上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並無燈火。又一看，迎門那裏躺著一個女子，一縱身躡出外一看，是個丫鬟被殺。徐良實在納悶：這是甚麼人救了我的命，還殺死了？按說活命之恩，我上那裏與人家道勞去？我先走要緊。又一想，把大環刀也丟了。出房門到了院內，自己得了活命，又思念自己寶物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一想說：不好！三十六著，走爲上策。躡出南牆，一直往西，過了兩段界牆，直奔城牆，到了翻板那裏，就掏百練索，往城上一抖，上面用抓頭抓住城牆，導繩而上，至外邊，也是用抓頭抓住，導繩而下。往前走著，心中難過，勝敗倒是常事，就是輸給這個丫頭，倒不以爲恥，無奈丟了這口大環刀，自己越想心中越悶。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幌，徐良看見，就知是個人，撒腿就追，眼瞅著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準是艾虎兄弟，跟下我來了，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繞在西邊，躍牆而入，就是他們那個跨院。至裏面剛一啓簾，有艾虎、盧珍出來迎接。韓天錦早就睡了。艾虎把衣服與三哥拿過來，讓三哥脫下夜行衣，換上白晝服色。就問：三哥探的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徐良說：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問了。艾虎說：你在團城子，我在這裏，我怎麼是明知故問？徐良說：老兄弟，你說實話，到底是你不是我？艾虎說：我實是沒出店，要不信，你問四哥。徐良一聽，把腳一蹶，一聲長歎，說：賢弟，三哥活不成了！盧珍問：甚麼緣故？徐良就把被捉丟刀，幾乎廢命，不曉是甚麼人，殺死丫鬟，給我斷了綁繩，出來再找，蹤跡不見，不知是誰！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我，又聽前邊衆賊找我，一著急躍牆而逃。走到五里新街，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我料著必是你。艾虎一聽，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三哥不要著急，待今日晚間，我們兩個人，上團城子走一趟，定要拿回刀來。徐良說：那如何使得？今天晚上，還是我去，找不著我這口大環刀，我絕不活了。艾虎說：那是何苦？咱們大家尋找，沒有找不著的。徐良說：天明再議論罷。天已不早，三位歇覺。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起來，店家打面水，淨面已畢。徐良仍然頭朝裏，睡覺去了。到吃早飯時節，山西雁連飯都沒吃，淨是睡覺。天有晌午之時，徐良這纔起來，教他吃東西，他也不吃，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從五里新街，由西往東，人煙稠密，來來往往，盡是些做買賣之人。忽見路南有一座酒樓，藍匾金字，上寫美珍樓，是新開張的酒鋪。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喝，到此處吃會子酒，倒有個意思。過了美珍樓，往東走，至東邊路北，見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門開著一扇，關著一扇，往裏瞧了一瞧，見裏面冷冷清清，自己就進了這店，見各屋房門，俱

都關閉見上屋臺堦之上，坐著兩個夥計。徐良走進前來。夥計打量徐良這個形像，與弔死鬼一樣，二人暗笑。隨即問道：「你是找誰？」徐良說：「我要住店。」夥計說：「沒有房子。」徐良問：「沒有房子，這是甚麼？」夥計說：「全有人住著呢！」徐良問：「人都往那裏去了？」夥計說：「全都出去了。」徐良說：「真巧，全出去了。」轉身將往外一走，兩個夥計對說：「這小子這個樣子，準是漢奸！」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漢奸，一轉身回頭就問你們兩個說誰漢奸？要同著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麼？」那兩個那肯答應，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我們在這裏說我們的話，你因甚麼事情挑眼？」徐良說：「我前來找店，你們口出不遜，找你們掌櫃的，烏八的問問，這是甚麼買賣規矩？」那二人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著，不然我們可真要揍了。」徐良說：「你也配。」那個夥計，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裏腕子，一擡腿，那夥計撲咚一聲，摔倒在地。這個復又過來，用了個窩手腕砲，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那人一嚷，從後面出來數十個人。那人說：「這是個賊，偷咱們來了！」眾人一齊動手罷！大家七手八腳，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個掃堂腿，這些人披燈吧咚，轉眼間東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帶傷的，也有折了胳膊的。大家亂嚷：「這個老西，手裏有法，咱們抄傢伙去。」忽然間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蹩出兩個人來，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說：「你好生大膽，要是打，咱們較量。」山西雁一看這兩個，吃一大驚，非小。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且說徐良把眾夥計，打得亦樂乎，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頭一個是馮淵，第二個是蔣四爺。馮淵說：「唔呀！我早就聽出，是醋糟的聲音來了。要打，是咱們兩個人打。」徐良說：「臭豆腐，你就不住我打。過去與蔣爺磕頭。」蔣爺問：「因為甚麼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說：「他們說我是漢奸。」蔣爺問店中夥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夥計那裏敢應認，說：「我們這裏說話，他老人家聽錯了。」蔣爺說：「算了罷，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帶著徐良往東院去。徐良進了東院，是五間上房，剛跟著蔣爺往上一走，只見裏面展南俠，智化那如龍，邢如虎，張龍，趙虎。徐良過去行禮。這夥人總因為展南俠，由鵝峯堡回去，遇見徐良，拿了解藥，回到徐州公館，救了總鎮大人，說了紀強滿門合家死的緣故。總鎮大人說：「鏢傷已好，知府行了文書，不用詳驗。」紀強滿門合家的尸首，總鎮知府格外單預備些祭禮賞賜。然後蔣四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就奔南陽府而來。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爺一

問智化，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本要上臥虎溝，怎麼遇見沙大哥，怎麼自己已不辭而別的話，又說了一遍。蔣爺說：咱們一路前往罷。智爺說：我要謝恩去。蔣爺說：相爺早替你謝了恩啦！智爺說：不謝恩，我得要出家去了。蔣爺說：你先幫著我們把這事辦完，你再出去，也就沒人管了。智爺說：這事情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幫著你們辦完了甚麼事情，放我走哪？蔣爺說：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就沒有你的事了。智爺說：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驢馬難追。蔣爺說：你還教我起誓不成？智爺方纔點頭，一同撲奔南陽府而來。到了五里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囑咐明白了店家，打了公館，不教再住人了。憑他是誰，也不准把風聲透露。徐良跟著大眾，到屋中行禮已畢。展爺就問徐姪男，由咱們分手之後，幾時到得這裏？徐良說：姪男昨天纔到所辦的事情，對著智爺說了一遍。又問：昨天到了，可往圍城子裏面，看看虛實沒有？徐良道：不瞞叔父說，昨日晚間，我去了一趟，白菊花不在那裏，火判官周龍他們一夥人，都在那裏。智爺又問：瞧見藏珍樓沒有？徐良說：藏珍樓我沒看見。智爺問：你進去會子，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徐良說：我到那裏看看，就回來了。智爺又問：除此以外，一點別的事情沒有？你就回來了嗎？徐良一聽，這話裏有話，連忙問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麼？智爺微微一笑，說：你說話罷，到底是怎麼件事情？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遇姑娘被捉，有人救了自己，不知是誰，丟刀的話，未曾說完，就見智爺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說：智叔父！你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蔣爺在旁，說：智賢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圍城子去了，我問你，你說拉尿去了，你還不承認。山西雁清清楚楚，一五一十，一點也不敢隱瞞，又說了一遍。智爺也對著大眾一提，昨日晚間，到了圍城子，至紅翠園，我在房子後坡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他一跑，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他被人家槊子練繞下來，我就揭起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們，好救徐姪男。不料在這個時候，有路素貞到，就把他裝在西屋箱子內，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我下房殺死丫鬚，打開箱子，挑了他的綁繩，吹滅燈燭，我又藏起來了。徐良出來，他就躡出牆外，就逃命去了，連自己的刀，都不顧得了。徐良過來，給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說：叔父活命之恩，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還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那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爺道：你既問，我就知道下落，掛在他們上房屋中牆上，趁著三個姑娘迎接東方亮之時，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徐良一聽此言，如獲珍寶一般，復又深施一禮。智爺回身，進裏間屋中，把他的刀取出來，交給徐良。徐良將刀帶起來說：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教他們上這裏，見眾位叔父來。蔣爺說：教他們去罷。徐良出了公館，到了自己店中，見韓天

錦、盧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給了本店的店錢飯錢，各帶自己東西出店，直奔公館而來。進了三元店，來至東院，到了屋中，見大眾行禮，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只見店家進來，說：「衆位老爺們，他們全瞧播臺去了。」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白沙灘，立播臺哪？蔣爺說：「你先去罷。」店家出去，蔣爺問徐良：「他們不是五月十五哪？怎麼這樣早，就着播臺去哪？」徐良說：「咱大家全去看看便知。」智化說：「全去可以，別聚在一處，咱們大家散走。我說一個地方，在一處會齊，看完了播臺回來，在這本街上，有一個新開的大酒樓，叫美珍樓，我請衆位在那裏喝一杯酒兒。大家一聽，全都點頭。教店家把門帶上，衆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見那些人捱肩擦背，攙老扶幼，異口同音，全是瞧打播臺去的。他們大眾，也是三三兩兩的，散步出了五里新街，西頭一看，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寸草不生，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遠遠看見那裏，有一夥人圍著瞧著。展爺、智爺、蔣爺、張龍、趙虎，這幾個人在一處，一看這個播臺，有三丈六尺見方，也有上下場門，高轂一丈五尺，上面搭上木板，就在這邊動手。若要上臺，左右兩邊單有梯子，兩邊八字式的，看臺也是兩層，單有梯子上去。另有一個小棚，是單有一位小文職官，在這棚內。蔣爺他們吃驚，皆因一看播臺，是個白虎臺，展爺低聲叫：蔣四哥、智賢弟！他們搭播臺，爲何搭一個白虎臺，是甚麼意思？本來這播臺，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搭一個白虎臺，更了不得了。趙虎說：「咱們看看那邊去，甚麼事情，圍著那麼許多人？」展爺往那邊一看，果然壓山倒海，圍著一團人，往裏瞧看。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裏來了，分開衆人，往裏一看，原來是大眾圍著一個江湖上賣藝的。見那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挽牛心髮髻，穿一件青紬的汗衫，俱都破損，青縐絹褲，一雙舊布靴子，腰間繫著一個舊抄包，面似鍋底，地下放著一根齊眉棍，一把竹片刀。見他沖著衆人，深施一禮，說：「愚下走在此處，舉眼無親，缺少盤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我會點粗魯氣力，在衆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練完的時節，懇求師傅們幫湊，有多給多，無多給少。說畢這套言語，就踢了兩趟腿，然後打拳。」張龍一拉展南俠，低聲說道：「這個人就是花神廟盧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嚴奇，看播臺的那個史丹，後來到開封府，把他充了軍。他是個逃軍，他逃在此處來了。」展爺說：「對了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能辦。」蔣爺說：「那是何苦？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大家誇獎說好，就是沒人給錢。又練了一趟刀，也沒人給錢。又練了一趟棍，也沒人給錢。」史丹可就急了，說：「我連練了三四趟工夫，一個給錢的人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十分凶惡，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滔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生的猙獰怪狀。說：朋友！沒人給錢，皆因你不懂得這裏規矩。你應當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在本地有人緣的來，教他幫著你湊合，半沖他，合半沖你，那方能行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要下一文錢來，你不懂規矩呀！朋友，你貴姓？史丹說：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說：史壯士，我給你找個事情，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史丹說：我實出無奈，欠下了人家的店錢，我纔出來賣藝。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永不忘爺台的好處。那人說：在這南邊，有個團城子，裏面住著東方大員外，他們那裏，打更的約有四十多人，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可得有些個本事纔好。據我看你這本事，雖不甚強，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史丹一聞此言，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說：恩公！但能如此，我要得了好事，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那人說：明日正午，我在團城子西門，與你留下話。見了員外時節，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史丹說：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回手，給了他一錠銀子，說：你拿這銀子，還還店錢，換換衣裳，明日正午，我們相見。史丹又給打恭。那人說：我可要走了。史丹說：請罷！那人哈哈一笑，說：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哪！史丹說：我也不算聰明。那人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呀！史丹一聞此言，羞了個臉紅過耳，說：爺台，我實在是個渾人，恩公，你千萬別怪我！到底你老人家貴姓？那人哈哈一笑，說：我姓朱，單名一個英字，外號人稱黃面狼。你明天到那裏之時，你就說有個姓朱的，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千萬你可要記好了。你在那個店裏住著哪？史丹說：我就在這五里新街西口，有個李家小店，就在他家住了十幾天的光景，就欠下人家的店錢了。朱英又說：你算計這一錠銀子，連還店錢帶置衣裳，穀與不穀？如要不穀，我再給你幾兩。史丹說：足穀足穀。黃面狼朱英這纔揚長而去。瞧熱鬧的衆人，也就一擁而散。史丹也就拿著銀子，提了鈔馬子，撲奔五里新街來了。蔣爺說：咱們走罷。蔣爺與智化，展南俠說：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智爺說：甚麼機會？蔣爺說：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姓史的一說，明天與他一同上團城子，做個假投降。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節，只要是高一頭，闊一膀的人，他是準要。團城子裏頭若有一個內應，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藏珍樓的底，咱們也就得著了。讓誰人可去？智爺說：就是這個人不好找。大家隨說著，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四老爺！怎麼這樣忙？蔣爺回頭一看，原來兩個人，一

個是白方面，短黑髻，粗眉大眼，一身皂青緞衣襟。一個是年幼的後生，粉綾色武生巾，粉綾色箭袖袍，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看去不過十八九歲。一看那白方臉的，認識就是大漢龍涑。看那後生，不認得是誰。身臨切近，將要叫展老爺，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纔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蔣爺問：這是誰？龍涑一回頭，把那後生叫過來，說：賢姪請起！見這是展伯父，這就是我姪子，他叫龍天彪。過來與展伯父叩頭。說：展伯父在上，姪男天彪叩頭。展爺把他攙起來，說：賢姪請起！龍涑將所有衆人，一全都見了一禮。展爺說：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離那瞧熱鬧之人遠遠的，幾位坐下。蔣爺說：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罷？龍涑說：對呀！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蔣爺問：從何而至？龍涑說：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爺、馬老爺告訴我，說你們在南陽府圍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我們就上這裏來了。剛到這裏，聽見有人說：這裏有個播臺，我們多繞幾步，奔到此處，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蔣爺問：你姪子跟來作甚麼？龍涑說：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藥鏢打死了，如今跟著他馮七叔練了一身工夫，他七叔就是不會打暗器，這孩子他一心要學打鏢，教我帶了他，給他找一個師傅，跟著學打鏢。學會的時節，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只要是他沾親帶故，無論是誰，打死一個，就算與他天倫報仇。蔣爺說：好！稱得起是個孝子。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爲師？龍涑說：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蔣爺說：這裏有個很好的人。龍涑問：是那一位？蔣爺說：無非輩數不大相符，就是我把姪，也可以教他收作一個師弟。龍涑一聽是徐良，說：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不但使鏢，甚麼暗器都會。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說：你這師傅，一身的暗器，不但學鏢，要學甚麼，就有甚麼。四老爺你給說一說，咱們立刻就拜。蔣爺說：使得。叫徐良過來，說：我與你收個徒弟。龍老爺的姪子，方纔與你見過的那個，他要跟你學鏢，你就收了這個徒弟。徐良說：姪男年輕，如何敢收徒弟？蔣爺說：你不必推辭了。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罷。龍涑把天彪叫過來，就在白沙灘這裏，大拜了四拜，行禮已畢。龍天彪也給大眾磕了一回頭。智化說：四哥，你方纔說，我們這裏少一個人，上團城子作個內應。據我看龍老爺可去。蔣爺點頭說：我也打算是這個主意。龍涑問：甚麼事情？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龍涑說：使得。天彪答言：衆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說話，要說教我叔叔，上團城子去作個內應，恐怕不行。最好我也跟著一路前往。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我都好打聽。他們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他們絕不能疑惑我。衆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蔣爺說：也倒有理。展老爺問：去了怎麼個說法？蔣爺說：作爲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如此如彼一說，沒有個不成。展爺說：怎麼見得一說就成？蔣爺說：他要

想謀反，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闊一膀的人？龍老爺這個相貌，焉有不成之理？展爺說：誰去找那姓史的去呢？蔣爺說：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同著張老爺、趙四老爺就行了。智爺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辦理。蔣爺說：我們都在美珍樓相會，說畢，大家散去。蔣爺同定張龍、趙虎，奔了李家小店，進了路北的店門，至裏面一看，那姓史的，正要拿著銀子，出去購買衣服，一看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先就過去說：朋友！你認識我們不認識？史丹回答說：三位恕我眼拙，未領教貴姓？趙虎說：我們是開封府的，這是我們蔣四大人，這位是我三哥姓張，我姓趙，叫趙虎。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轉眼間就顏色更變，說：眾位老爺們請坐。你們眾位必是爲我來的。我可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軍。趙虎說：你不用說那些話，你跟著我們到開封府，見相爺就得了。史丹一聞此言，嚇了個膽裂魂飛，事不由己，就給趙虎跪下了，說：我在那裏，實出無奈，看看快要餓死，我纔上這裏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認罪。蔣爺說：你且起來，不必撒謊。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願意死？願意活？史丹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蔣爺說：你願意活，方纔姓朱的，給我找得那個事情，東方員外是作甚麼的？你知道不知道？史丹說：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別事一概不知。蔣爺說：如今襄陽王造反，他與襄陽王連手，也是一個反叛。史丹說：他既是個反叛，我餓死都不跟著他去。蔣爺說：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你就是大宋的好子民，我們只要說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說：我可不去。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個朋友姓龍，他還有個姪子，名叫天彪，我把實話告訴你，向著反叛的也在你，向著大宋朝廷也在你。史丹說：我甚麼事向著反叛的呢？我要向著反叛的，教我不得善終。蔣爺說：好！你同著我們這龍姓的爺兒三個去，就提你們是親戚，他們是在鏢行裏保鏢，如今把買賣散了，要在此處賣藝，作爲是碰見，你說賣藝不行，作爲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語，就在員外家內打更，都是願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可免，還算你一件奇功，準有你一個小小武職官做，就看你的造化了。史丹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四老爺！倘若人家不收，那時可別嗔怪於我。蔣爺道：我方纔說過，事要不成，不與你相干。遂教四老爺把龍酒找來。史丹又問四老爺：教我們前去何用？蔣爺說：我要不言，你也不知，是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現在圍城子裏面，有個藏珍樓，不知道那藏珍樓裏面的消息，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裏面的實底。再說，他擺擂臺，裏面有許多賊人，他又是王爺的餘黨，要有內應，豈不省事？這就是已往從前的實話，今都告訴與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說之間，就見趙虎跟著龍酒進來，蔣爺給他們引見了。史丹問：我們明日一同前去，說我們是甚麼親



威龍酒說：我們作爲是兩姨兄弟，這是我姪子。龍天彪說：叔父，你倒不用說我是你姪子，就說我們是父子，爺兒兩個，據我想著，比說是你姪子還強哪！蔣爺說：很好！這孩子實在真聰明。把主意定好，蔣爺掏出兩錠銀子，給與史丹說：你使用罷。然後告辭。龍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張趙二人，跟著蔣爺到了美珍樓，往裏就走，從西邊扶梯而上。上樓上一看，共是五間樓房，當中三間，單有兩間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凳，南面俱是榻扇，東西兩邊兩間雅座，俱是半截窗，上掛著半截斑竹簾子，從外往屋內看，看不真切；由屋內往外看，看的明白。北面是一帶欄杆，全都是硃紅，斜十字式。蔣爺奔到榻扇裏，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東雅座，把蔣爺叫將進去，蔣爺一見是南俠智化，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復又叫過賈另添杯筋，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時，忽然跑上一個人來，周圍一看，復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來了。衆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且說蔣爺進去，見大眾一個圓桌面，要了許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蔣爺這一進來，又添了些個酒菜。忽聽扶梯一響，躡躡躡上來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艾虎說：這個叫飛毛腿高解，是個賊。徐良說：這是白菊花的前站，還有個病判官周瑞，他們三個，總在一處。正說之間，又聽扶梯一響，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相打扮，第二個是高解，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依著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是教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晏飛自己想一想，點頭隨著他們就走，另有個主意。他的意見，是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那婦人也離圍城子不遠。隨著他們走，讓他們上圍城子去，自己單找那婦人去，見著時節，就帶著他上姚家寨去。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氣尚早，假說在此處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單走下去。來到美珍樓要吃酒，又恐怕山西雁在這裏。飛毛腿先上來一瞧，並沒有多少飯座，可見著東雅座裏有幾個人，隔著那斑竹簾子，實是可看不出是誰。他想：焉有那們湊巧的事情？老西絕不能在這裏。一回身下樓出來，告訴白菊花，樓上無人。晏飛同周瑞進了酒鋪，復奔扶梯，到了上面。白菊花總是賊人膽虛，儘往東裏間屋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真切，皆因有那竹簾子擋著，總疑惑著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復又扒著南邊榻扇，往下一看，一院子盡是醬缸，一口挨著一口，還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他就靠著那南面榻扇坐

下，正對著樓口，倘若徐良從下面上來，他好一翻身，就從那柵扇，往醬園裏逃跑。高解、周瑞在旁邊，三人坐下。走堂的過來，問三位要甚麼酒菜。周瑞說要一桌上等酒席，三瓶陳紹。不多一時，擺列停當。高解斟酒，三個人輪杯換盞，雖吃著酒，晏飛不住往東屋瞧看。正在疑惑之間，忽聽扶梯又響，蹭蹭又上來一人，見那人一身素服衣襟，生的面如少女一般，五官清秀，到了樓上，也往東裏間屋內瞧了一瞧，看了看白菊花，自己奔到西雅座去，叫過賣要了半桌酒席，自己一人在屋中飲酒。你道東屋裏人，怎麼不出來，捉拿三個賊寇？有徐良低聲告訴，那個是白菊花，那個是周瑞，那個是高解，衆人就掖衣襟，挽袖子。智爺說：別忙！等著他們定住了神的時候，我們大家往外一蹶，一個也走脫不了。故此全沒出來。後來上樓這個人是白芸生大爺，他奉旨回家，料理喪儀，諸事已畢，奉嫡母母親之命，早上京任差，帶著手下從人，乘跨坐騎，離了自己門首，直奔京都而來。正走在這五里新街，大爺覺著腹中飢餓，又看這座酒樓簇新的門面，下了坐騎，進了飯鋪，教從人在樓底下要酒飯，自己上樓。他也沒看見裏間屋中是誰，倒瞧了白菊花幾眼，見周瑞高解的相貌，定不是好人，自己倒奔西屋裏去了，將要去的酒菜吃了，無非三兩杯酒。就聽東屋裏一聲叫喊，如同打了一個巨雷相似，芸生一聽，好似二弟的聲音，往簾內一看，由東屋裏躡出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徐良。說：三個人纔來呀！老西死約會，不見不散。一低頭就是緊背低頭花裝弩，撲哧一聲，就打在白菊花頭巾之上。也就是晏飛的眼快，如若不然，這三枝暗器，就不好躲閃。白菊花一聽，是老西說話，就站起身來，用腳一勾椅子，那張椅子往西一倒，就有他退身之地了，雙手一扶桌子，見徐良冲他一低頭，他也是一低頭，正打在頭巾之上，緊跟著左手一枝袖箭，白菊花往左邊一躲，就釘在柵扇之上了；徐良右手一枝袖箭出去，白菊花往右邊一躲，蹭的一聲，在耳朵上微點了一點。那如龍瞪著二隻眼睛罵道：白菊花狠心囚囊的！我是替師傅一家報仇，隨說著，掄刀就刺。那如虎也是破口大罵，剩了一只右手，也是提刀就砍。晏飛瞧著兩口刀到，就把桌子冲著二人一推，嘩喇一聲，俱都冲在邢家弟兄身上，兩口刀全都砍在桌子上，就把那如虎撞了一個筋斗。白菊花抽身要跑，早被智化把他攔住，迎面就是一刀。白菊花拉劍將要削智化這口刀，展爺那裏早就發了一枝暗器。晏飛總是躲袖箭要緊，一扭身軀，那枝袖箭打出樓外去了。晏飛躡上西邊那張桌上，艾虎先就上了板櫈，對著淫賊就是一刀。白菊花用寶劍往上一迎，打算要削艾虎這口刀，活該自己倒運，就聽噹啷啷的一聲響，在眼前火星亂迸，皆因是二寶一碰，故此纔火星迸現。把艾虎也嚇了一跳，白菊花也吃驚非小。艾虎低頭一看自己的刀，連一絲也沒動。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又磕了一

個口兒。晏飛看這勢頭不好，料著今天在這樓上，要走不了。晏飛打算要走，一看大眾，把他圍裹上來。這個過費，多沒見過這個事情，只嚇得東西南北，都認不出來了，口中亂嚷說：可了不得了！樓上反了，刀刀槍槍的亂砍。也找不著樓門在那裏了，好容易找到樓口，一步就跨下去，咕嚕咕嚕，就滾下樓去，摔了個頭破血出。也顧不得疼痛，到了底下爬起來就跑，口中直嚷：反了哇！反了！底下的酒飯座，也並不知樓上是甚麼事情，噲哪哪刀劍亂響，也有趁亂借此爲由不給錢的，有嚇跑了的，下面之人，一擁而散。上邊的人，身法玲瓏的，全上了桌了。聖手秀士馮淵，不敢過去與白菊花交手，他怕那口寶劍，就同蔣四爺圍住飛毛腿高解。三個人交手。邢如龍，邢如虎圍著病判官周瑞，三個人交手。艾虎正與晏飛動手，飛毛腿高解，瞧出一個便宜來了，對著艾虎後脊背，颼的就是一刀。艾虎一回手，噲哪哪把高解這口刀削爲兩段。高解一縱身，就從蔣平腦袋上躡出榻扇之外去了。蔣爺就尾於背後，跟將下來。飛毛腿颼身下樓，腳踏實地。蔣爺也就躡下來。這二人一躡下樓來，不大大要緊，把兩個囉囉的老西，幾乎沒掉下醬缸裏。徐良見飛毛腿一跑，回手掏出一枝鏢來，要打白菊花。見圍繞的人太多，從這個桌子上，躡在那個桌子上，來回亂躡，又怕打著別人。一想也罷，看病判官那裏清靜，對著周瑞，颼就是一鏢。只聽見撲哧一聲響，噲哪哪撒手丟刀。要問周瑞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且說徐良這一鏢，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撲哧一聲，鮮血直流，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家弟兄，那肯教他逃命？尾於背後，也就趕下來了。周瑞躡出樓外。徐良說：先跑了一個飛毛腿，後跑了一個病判官，就是別教這白菊花跑了。再說飛毛腿高解，逃了性命，在前邊跑著，蔣爺在後面追著。他看蔣爺瘦弱枯乾，料著沒多大本事，自己躡上醬缸，蹬著醬缸的缸沿，颼颼飛也相似，一直奔正西去了。蔣爺那裏肯容他逃竄？也就躡上醬缸，緊緊的追趕，追到西邊有個平臺，是人家雜貨鋪的後院。飛毛腿一縱身，躡上平臺。蔣四爺也就跟著躡將上去，看那高解蹤跡不見。蔣爺不肯追趕，一回頭，見病判官周瑞教那家弟兄追著，在缸沿上亂跑。蔣爺在平臺上一扒，瞧這三個人。見周瑞跑到西邊，縱身向平臺上一躡，正在脫空之際，被蔣爺用手中青銅刺一幌。周瑞見眼前一幌，自己不敢上去，往回來一翻身，腳找缸沿，焉能那麼樣巧，只聽撲哧一聲，正掉在醬缸裏面。邢如龍下了醬缸，把石

板蓋在醬缸之上，自己往上一坐。蔣爺問：你覺著醬缸裏面怎麼樣了？那如龍說：他在醬缸裏，啾啾啾，只撞這石板哪！蔣爺說：可別把他醬死。自己下了臺，奔到醬缸這裏，又問：這時候怎麼樣了？那如龍說：這半天可不撞了。蔣爺說：你下來罷，別把他悶死。那如龍跳將下來，把石板揭開，蔣爺一看，人已然不行了。蔣爺一伸手，把他往上一拉，通身是醬，已然氣絕身死。蔣那二位往外要走，掌櫃的出來，說人命關天，我們醬缸內醬死一人，你們打算要走，那可不行。蔣爺同著那家弟兄說：掌櫃的，咱們櫃房裏坐著，我告訴你的話，隨即進了路南那個小門，到了櫃房，問掌櫃的：貴姓？掌櫃的說：我姓趙。蔣爺說：趙掌櫃的，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御前三品護衛。萬歲丟失了冠袍帶履，我們奉旨拿賊，方纔這個醬缸裏的，就是他們同黨夥計。你可不許聲張。你這一缸醬該賣多少銀子，我們不能短少你的。你若把風聲透露，拿你到開封府，用狗頭劍把你劍爲兩段。掌櫃連說：不敢，不敢，夥計進來說：又從樓上下來了好幾人，都往西跑下去了。原來是白菊花，到底買了一個破綻，躡下樓來。徐良說：大家快追。頭一個就是白芸生，虞珍，艾虎，山西雁，下了樓，緊緊一追。白菊花躡到西邊，跑上牆去，由牆上房，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撲奔正北，順著白沙灘往北。將到五里新街後街的西口外頭，忽見從巷口，出來了南俠，智化，馮淵，後面還有張龍，趙虎，就擋住去路。這幾人見白菊花下樓往西跑，智爺說：隨我來，就從樓上往下一躡，南俠，馮淵，也就跟著躡下來了。張龍，趙虎，從樓上下來。智爺往北街跑，大家跟隨，由北街往西，迎面正撞著白菊花。展爺一捧寶劍說：欽犯那裏走？白菊花一見，嚇了個膽裂魂飛。暗暗一想：後邊小四義，本就不是他們對手，前邊又有姓展的擋住，這便如何是好？自己無奈，何，掏出一枝鏢來，明知也是打不著他們，暫作爲脫身之計，離展爺不遠，對準就是一鏢。展爺往旁邊一歪身，這一枝鏢，幾乎就把馮淵打著。白菊花一抖身，撲奔西北，約有一里多路。淫賊知道五里屯東北，有一道長河，這河名叫涼水河。自己想著：要是跑到涼水河，也就有了命了。正跑之間，遠遠就看見了這一段水面，歡喜非常，直奔水去。山西雁瞧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暗暗著急，往前後一看，沒有蔣四叔。口中就說：蔣四叔！這個工夫上那裏去了？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咱們這裏有會水的沒有？艾虎聽著，打料白菊花這一下水，自己可以把他拿住，皆因他在陷空島，跟著練的水性，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睜眼。果然行至涼水河，白菊花沖著大眾，哈哈一笑，說：晏太爺走了，要是有能耐的，在水中拿我。啾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壞了，壞了！大眾一怔。艾虎說：不用忙！待我下水拿他。自己往前一躡，啾的一聲，也就跳入水中去了。見他單臂膊，把白菊花往肋下一夾，往上一翻，把賊人夾至岸上。大眾過來一看，要問賊人生死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

且說艾虎往下一跳，工夫不大，夾著賊人翻身上來，往岸上一扔，說：「你們捆罷。」大家上前一看，徐良過去要綁，細細瞧了瞧，微微一笑，回頭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輕的，是上歲數的？艾虎說：「那有上歲數的淫賊哪？」徐良說：「對！你來看罷，這個有鬍子，還是花白？」艾虎過來一看，何嘗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對，還是青衣小帽，做買賣人的樣兒。艾虎一蹶腳，說：「眼睜睜把白菊花放走了，這個是誰哪？」徐良說：「這個人還沒死透哪，心中亂跳，咱們把他攙起來行走行走。」張龍、趙虎攙著他一走，就見蔣四爺帶著邢如龍、邢如虎直奔前來。皆因是在醬園內，與掌櫃的說話，夥計進來告訴，又從樓上躡下幾個人來，往西去了。蔣爺說：「不好！我們走罷！就帶著邢家弟兄，仍出了後門，躡上西牆，也是由牆上房，見下面做買賣那夥人，說房上的人往白沙灘去了。蔣四爺往白沙灘就追，將至白沙灘，遠遠就看見前面一夥人。蔣爺追到涼水河，見張龍、趙虎二人攙著一個老人，在那裏行走，看那人渾身是水，又瞧艾虎也渾身是水。智爺高聲叫道：「四哥！你快來罷！蔣爺來至面前，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麼夾上一個人來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叫：張老爺，趙老爺把他放下罷，再攙著走就死了。他是一肚子淨水，不能出來，又攙他行走，豈不就走死了嗎？」智爺一聽，連連點頭說：「有理。」蔣爺過去，把那老頭教他扒著，往身上一騎，雙手從肋下往上一提，就見那老頭兒，口內哇哇的吐水，吐了半天，蔣爺把他攙起來，在耳中呼喚。那老頭悠悠氣轉。蔣爺問老者：「偌大年紀，爲何溺水身死，你是失足落河呀？你還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了蔣爺，一聲長歎說：「方纔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來的。」蔣爺說：「不錯，是我救的。」老者說：「多蒙活命之恩，如同再造。無奈這陽世之間，實在沒有我立足之地了。」蔣爺說：「你貴姓？有甚麼樣大事，我全能與你辦的。」老者說：「惟獨我這事情，你辦不了。」蔣爺說：「我要是辦不了，然後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老者說：「我姓吳，叫吳必正。我有個兄弟，叫吳必元，我今年五十二歲，我在五里屯，路北小胡同內，高臺塔風門子上頭，有一塊匾，是吳家糕餅鋪。我們開這糕餅鋪，是五輩子了。皆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歲，我二人是一父兩母。我沒成過家，我兄弟斷了絃，多年尚無子女，今年三十歲，娶的我弟婦，纔二十歲。自從他過門之後，就壞了我的門庭了。我兄弟終日喝酒，他終日倚門賣俏，在我們櫃上一坐，穿的衣服，全是匪類衣襟，引得終朝每日，在

我們門口聚會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輕之人。先前每日賣三五串錢；如今每天賣錢五六十串，二三百串，還有銀子不等。只要他一上櫃，就有放下許多錢，給兩包糕餅，拿著就走。我們鋪中有個夥計，他叫作法王三，這個人耿直忠烈，氣的他要辭買賣。我們這鋪子，前頭是門面，後面住家，單有三間上房。鋪子後面，單有一段長牆，另有一個木板的單扇門，從鋪子可以過這院來。又恐怕我這弟婦出入不便，在後邊另給他開了一個小門，爲他買個針線的方便。這可更壞了事情了，他若從後門出去，後邊那些無知之人，就圍滿啦；他若要前邊櫃裏坐著，那前邊的人就圍滿了。這日晚間，我將往後邊來，一開後院那個單扇門，我就見窗戶上燈影兒一幌，有個男子在裏頭說話。我就聽見說了一句，我就不敢進去了；說你只管打聽，我白菊花劍下死的婦女甚多，從來就留下了你這一個。我聽到此處，一抽身我就回去了，駭得我一夜也沒敢睡覺。次日早晨，沒教兄弟喝酒，我與他商議，把這個婦人休了罷，我再給你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你終久受害。我就把頭天的事情，說了一遍。我兄弟一聽此言，到後邊又打了他一頓。誰知這惡婦，滿口應承改過。到了今日早晨，後邊請我說話，我就到了後邊，他就扯住我不放，纏個不了，聽得兄弟進來，方纔放手。我就氣哼哼的出來。可巧我兄弟從外邊進來，我弟婦哭哭啼啼，不知對他說了些甚麼言語。他就到了前面說：你說我妻子不正，原來你沒安著好心。我一聞此言，就知道那婦人背地蠱惑是非。我也難以分辯，越想越無活路，只可一死。我說著全都羞口，爺台請想，如何能管我這件事情？蔣爺說：我能管。我實對你說：這位是展護衛大人；我姓蔣名平，也是護衛，難道辦不了這們一件小事嗎？因內中有白菊花一節，你暫且跟著我們回公館，我自有道理。吳必正聞聽，連連點頭，與大眾行了一回禮，把衣服上水擰了一擰，跟著大眾直奔五里新街。蔣爺同著展爺，先上飯店，那些人就回公館。蔣展二位到了美珍樓，往裏一走，就聽那樓上，披叉砲叉，韓天錦在那裏亂砸亂打。掌櫃的見著蔣展二位，認識他們，說方纔你們二位，不是上樓上動手來著嗎？蔣爺說：不錯！我們正爲此事而來。到了櫃房，把奉旨拿賊的話，對他們說了一遍。所有鋪內，傷損多少傢伙，俱開了清單，連兩桌酒席，帶賊人酒席，都是我們給錢。那個掌櫃的說：既是你們奉旨的差使，我們這點小意思，不用老爺們拿錢了；只求老爺們，把樓上那人請下來罷，我們誰也不敢上去。蔣爺說：交給我們罷。晚間我們在三元店公館內，等你的清單，說畢出來。蔣爺上樓，把韓天錦帶下來，出了美珍樓，直奔公館，進三元店。此時艾虎與吳必正，全都換了衣服。蔣四爺說：方纔這老者，說在五里屯開糕餅店，白菊花在他家裏。我想此賊，由水中一走，不上團城子，今晚必在這糕餅店中。你們誰人往那裏打聽打聽？

問了半天，並沒有人答言。馮淵在旁說：你們都不願去，我去，心正不怕影兒邪。徐良說：你就爲這件事去，這纔對了你的意思呢！馮淵說：我要有一點歪心，教我不得善終。蔣爺一攔，對徐良說：先前你可不肯去，如今馮老爺要去，你又胡說。你們兩人，從此後別頑笑了。馮老爺，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訪著白菊花，你可別想著貪功拿他，只要見著，就急速回來送信。就算一件奇功。馮淵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將一出屋門，碰見艾虎說：兄弟，你這裏來，我與你說句話。艾虎跟著他，到了空房之內。馮淵說：賢弟，論交情，就是你我算近，我的師傅，就是你的乾爺。他們大家，全看不起我。我總得驚天動地的立件功勞，非得把白菊花拿住，他們大眾就可看得起我了。艾虎說：皆因你素常好談諧之故，非是人家看不起你。馮淵說：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歡喜不歡喜？艾虎說：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親兄弟一般，焉有不喜之理？馮淵說：我可要與賢弟啓齒，借一宗東西，你若借給我，我就去；你若不肯借我，我就一頭碰死在你眼前。隨說著雙膝跪倒，要問借甚麼東西，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且說馮淵與艾虎商議，借一宗物件，又與他下了一跪。艾虎問：你要借何物？馮淵說：把你那薰香盒子，借我用。艾虎暗道：他實在是有心，怎麼他還懷記著薰香盒子？哪？欲待不借，又不好推辭。無奈何說大哥！我這薰香盒子，大概你也知道，是小諸葛沈仲元的東西。我是偷他的東西，我借給你，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別給人家丟失了此物。馮淵說：我又不是三歲孩子，怎麼能够丟失此物？我要丟失此物，我有一條命，賠著他呢。艾虎把薰香盒子拿來，交與馮淵，還教他怎樣使法，連堵鼻子的布捲，都給了馮淵。聖手秀士別了艾虎，出公館，直奔白沙灘來，見人打聽，到了五里屯東口外頭，見一老者，手扶拐杖，年過七旬。馮淵說：借問老丈，那裏是五里屯？老者道：這就是五里屯，你找誰？馮淵說：這裏有個糕餅店，在於何處？老者瞪了他一眼，說：不知道。馮淵說：唔！呀！怪不的他們不來，自己無奈，進了五里屯的東口，路北有一個小巷口，見有一百多人，都在那裏躡躑著，俱是年輕的，連一個上年歲的沒有，俱都是面向著北看。那北頭有一個舖子，是五層臺塔，並沒有門面，是個風門子，上面有個橫匾，上寫著發賣茯苓糕。吳家老舖，自己撲奔正北，要上臺塔，就有人說：沒出來哪，你不用進去。馮淵看著這些人，暗罵道：這幾個混帳王八羔子，一個好東西沒有，也不與他們說話，拉開風門子，奔了櫃臺，說：你們這裏賣糕不賣？那怯王三說：既是糕餅舖，甚麼不賣糕？馮淵剛要

往下說話，忽聽外邊一陣大亂，衆人往北直跑。馮淵不知是甚麼緣故，也就出來。見那些人，順這小胡同，直奔正北；馮淵也就跟著到了北邊，就見了吳必元的大門。見那門半掩半開，裏頭站著個婦人，頭上烏雲，帶了許多花朵，穿著一件西湖色的大衫，蔥心綠的中衣，紅緞弓鞋，繫著一條鵝黃汗巾，滿臉脂粉，雖有幾分人材，卻是妖淫的氣象，百種的輕狂。一手扶定門框，一手扶定那扇門，得意的把那條腿，躡在門檻之外，不然，如何看得見弓鞋？哪有一塊油綠絹帕，往口中一含，二目也斜，用眼瞷著那個相公。雖然瞷著他的人甚多，惟獨單有一個相公出神，在他迎面一站。那個相公，約有二十餘歲，文生巾，百花袍，白綾襪子，大紅厚底雲履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一手反背著，拿著一柄泥金摺扇，也是二目發直，淨瞷著那個婦人。衆人看著，全是哈哈大笑。這男女盡自不知，類若癡呆一般。正在出神之際，忽聽正北上咳嗽一聲，馮淵擡頭一看，卻是白菊花到了。馮淵見了白菊花，就不敢在那裏瞷看，進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小巷口，回頭一看，幸而好，沒追趕下來，料著白菊花他没看見我。就找了一個小飯店，飽餐了一頓，給了飯錢，直待到人家要上門板的時候，方纔出來，繞到五里屯後街，探了探糕餅舖後面院子的地勢。自己找了一塊僻靜所在，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通身到頂，俱都換了，背插單刀，百寶囊收好了薰香盒子，把白晝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奔了糕餅舖後院東隔壁，有一棵大榆樹，馮淵躡上牆頭，爬上大樹，騎在樹上，前邊枝葉，正把自己擋住；往下瞷看，逼真，下面人要往上瞷看，可有些費事。隨手將包袱掛在樹上，淨往下面看著。不多一時，有人用指尖彈門。裏面婦人出去，將門一開，細細一看，原來是白晝那個相公。那相公對著吳必元的妻子，一恭到地，說：大嫂！今日學生目睹芳容，回到寒舍，廢寢忘餐，如失魂魄。今晚涉險前來，與娘子巫山一會。婦人一聽，微微的一笑，口尊癡郎，你我素不相識，夜晚叫門，你這膽量，可就不小。相公說：但能得見芳顏，雖死無恨。倘能下顧，賞賜半杯清茶，平生足慰。婦人說：我見世上男子甚多，似你這癡心的也太多。如此就請進來。婦人前邊引路，相公就跟將進來。似乎這個人膽子實在不小，也不問問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也是活該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閻王殿前掛了號了；進了院子，婦人就將大門關上，來至屋中。馮淵在樹上看得明白，他倒替這個人提心弔膽，暗說：要是白菊花一來，只怕此人難逃性命。果然不大的工夫，唰的一條黑影，由牆上來了一個人，馮淵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白菊花。見淫賊飄下身來，直奔窗前，用耳音一聽，男女正在裏邊講話。惡淫賊把簾子一掀，見雙門緊閉，一擡腿，噹的一聲，把門踢開，哈哈一笑，說：賤婢！你作得好事！滿屋中一找，就見那牀幃底下，露著一點衣襟，婦人站在那裏搖著。晏飛過來，把婦人一揪，嘆咚一聲，捧



倒在地。晏飛一伸手，把相公拉出來，回手一亮寶劍，嘆味結果了他的性命。回身往椅子上一坐，說：「賤婢！他是何人？那婦人機變最快，爬起來說：『晏大爺，這可是活該不該？我們家出事，你要問這個男子的來歷。』白晝之時，我就看見他了，在咱們門外頭，兩隻眼睛發直，淨瞧著我。這必是我方纔倒水去時節，我可瞧見有個黑影兒一幌，我打量這是一條狗哪，我也沒留心細看，必然是他先鑽在牀底下來了。白菊花又哈哈一笑，說：『賤婢！你真辯別的好。』婦人又百般的一哄，晏飛可就沒有殺害婦人的心意了。就問婦人：『你可給我預備酒？』把個馮淵在樹上等的是不耐煩，好容易等至二人吃畢酒，安歇睡覺，吹滅燈燭，還不敢下來；料著不能這就睡著。又等了一個更次，天交四鼓，把包袱摘下來，往腰中一繫，盤樹下來，到了窗櫺之外，聽了聽，就知二人睡熟。先把布捲掏出來，堵住自己鼻孔，把薰香盒子摸出來，點著薰香，過去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且說馮淵把薰香盒子摸出來，把盞揭開，取千里火筒。這香盒子，類若銅仙鶴的形像。把千里火點香，放在仙鶴肚內，用仙鶴嘴對準窗櫺紙；此刻香煙已濃，把仙鶴尾巴一拉，兩個翅兒自然一胡扇胡扇的，那香煙就奔屋中去了。把所點的香俱已點完，料著白菊花必定薰過去了。回手把仙鶴脖子捧回，收藏百寶囊之內。到了屋門，把簾子一啓，那門無非虛掩，頂著一張飯桌子，將門推開，桌子一挪，進了屋中，一亮千里火，就奔牀榻而來。馮淵也是好大膽量，就把燈燭點上，往帳中一看，馮淵嚇得身軀倒退。原來他們是赤條條的睡覺，就見他那寶劍、鏢囊、衣服等件，俱在他身旁放著。馮淵過去一伸手，先把他寶劍、鏢囊、衣服等件拿過來，抱著就往外跑，到了院中，樂的他慌慌張張把包袱解下來，打開，把他所有的東西衣服靴襪，還有夜行衣靠的包袱，俱裹在自己包袱之內，把鏢囊自己繫上，又把寶劍也撒在地上。就是一件爲難，要拿白菊花，他們是赤身露體，自己乃是有官職之人，過去捆他，又怕冲了自己之運。有心一刀將他殺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正在思想，打前邊進來一個人，那人喝的酒，足有十二成了，就是吳必元，從外邊喝的大醉而回。怯王三見大掌櫃的，一天沒回來，怕他行了拙志，二掌櫃回來，醉得人事不醒，只可明日再說罷。往後推著吳必元說：『後邊睡覺去罷。』把後門一開，吳必元就一路歪斜進來。馮淵過去說：『你是甚麼人？』這一句話，把吳必元的酒嚇醒了一半。回問：『你是誰？』又一瞧馮淵，這樣打扮，說：『你是個賊呀！』馮淵道：『胡說！我是御前校尉，奉旨捉拿國家欽』

犯如今現在你家睡覺。你是吳必元哪？吳必元一聽是校尉，忙深施一禮，說：「我正是吳必元。」馮淵就把他哥哥溺水，自己怎麼奉差而來，白菊花怎麼在裏面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吳必元嚇得渾身亂抖，把王三叫過來，又告訴夥計一遍。馮淵問吳必元說：「你這妻子，還要回說不要了？」馮淵說：「你若不要他，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用一牀被子將他裹上，兩個人搭著他，丟在河裏去。再用一牀被子，把賊人蓋上，我好進去拿他去。」吳必元說：「把我妻子搭出，將他驚醒之時，他要叫喊，如何是好？」馮淵說：「絕不能叫喊，我把他治住了，如死人一樣。」吳必元這纔同著王三進去。二掌櫃把被子裹上他妻子，又用一牀搭在白菊花的身上。王三過去把街門開開，馮淵說：「我是原辦的正差，親眼得見你們。若要不信，我姓馮，叫馮淵，御前校尉，開封府總辦堂差。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這方纔把淫婦擡將起來，出離大門，丟在河中。回來見了馮淵，告訴了一遍。馮淵過去，叫王三找了兩根繩子，把白菊花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牀大紅被子，照著捲薄餅的樣子，把他裹好，馮淵往肩頭上一抗。那二人送在大門以外。此時已交五鼓多天，對著朦朧的月色，馮淵抗著白菊花，直奔公館而來。過了五里屯，就是白沙灘的交界。走出約有三里多路，天光快亮，本人穿著一身夜行衣，又抗著個人，走路不便。可巧前邊一片松樹林，至裏邊把白菊花放下，把身上包袱解下來，又把刀劍摘下來，將包袱打開，脫下夜行衣，連軟包巾帶鞋，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他全穿上了，武生巾，箭袖袍，獅鬚帶，厚底靴，也把寶劍帶上。把百寶囊解下來，將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開，將百寶囊包在裏面。還有自己一套白晝衣服，連白菊花的夜行衣包，共是兩個衣包，外面單有一個大包，袱打暈著兩個包在一處。不料正包之時，忽聽樹林外頭，念了一聲：「無量佛，說：是那裏來的偷盜人家的東西，意欲何往？」馮淵聞聽一怔，從樹外躡進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大概必是兩個老道。忽聽白菊花嚷說：「師弟快來罷！我教人家捆在這裏了。」原來他剛出五里屯，白菊花就醒過來。那薰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香，只要是天交五鼓，那香煙的氣味就散淨了。晏飛將一醒過來，睜眼一看，自己二臂牢拴，連腿教人家捆上了，有被子當著，看不真切。原來是教人家肩頭抗著，顏顏的直走，忽然嗚咻一聲，將自己摔在地下。復又往外爭拔爭拔，就見是馮淵把他拿住了。見馮淵換自己的衣服，可巧那邊有他師弟到了，這兩個人，一個是蓮花仙子紀小泉，一個是風流羽士張鼎臣，這兩個是老道的徒弟，又是師兄弟，又是盟兄弟，全是尋花問柳之徒。那紀小泉，就是銀鬚鐵臂蒼龍的姪兒，後來拜的是梁道興爲師。可巧這日他同著風流羽士張鼎臣，投奔圍城子，又無錢財，二人要打算做一號買賣。可巧正走在此處，就見馮淵肩頭背著一個類若似包袱相仿。紀小

泉叫哥哥咱們劫這個大概總有點油水。張鼎臣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裏一躡，念無量佛。白菊花就聽出來了，故此高聲喊叫：師弟快來救我！紀小泉與白菊花至好，皆因出去採花，都是這樣朋友。如今聽見是晏飛的聲音，焉有不肯來劫救的道理？馮淵見白菊花也醒過來了，又有人躡進樹林，一著急，包袱也沒包好，倒不如先一劍把他砍了罷。再說此時，慢說兩個人，全憑這口紫電劍，他有甚麼兵器，削上就得兩段，那還怕他甚麼？剛一回手拉寶劍，碰的一聲，就是飛蝗石打將過來，正打在馮淵右手手背之上。馮淵呀呀一聲，一用腕子，疼痛難忍，那劍就拉不出來了，鬧了個手忙腳亂。眼看張鼎臣、紀小泉兩個人，擺寶劍反要剝他。馮淵無奈，只可一伸手，把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撒腿就跑。張鼎臣、紀小泉二人，緊緊一追。白菊花叫道：二位師弟別追他，先給我解開。紀小泉說：哥哥你先追那個，我回去與我師兄解開。一伸手將被子抖開一看，白菊花赤身露體。紀小泉一笑說：大哥準是採花被捉了罷。白菊花說：不錯，正是採花被捉。說賢弟，那一個蠻子，務必把他捉住，這廝把我害苦了。紀小泉答應，復又拿起劍來，挑開繩子，出了樹林，趕下來了。白菊花一看，地下現有的是衣服，穿上一條中衣，穿了靴子，拾起馮淵那口刀，也就追出樹林，往下緊緊一趕，追來追去，也離著不遠。馮淵回頭一看，三個人都往下追趕，馮淵就一急，直奔樹林，使一個詐語，高聲嚷叫說：樹林裏頭埋伏快些出來，現今有白菊花到了，多臂熊快來罷！這一聲不大要緊，把白菊花嚇了一跳。高聲叫道：二位賢弟別追了，白眉毛現在此處哪！紀小泉與張鼎臣，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微一止步，忽見樹林之中，跑出一人，嚷了一聲說：烏八的驢球，隨罵著往下就趕。若問徐良這一來，怎麼捉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 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且說馮淵使個詐語，果然樹林之中，就有人答言，哼了一聲，罵烏八驢球的出來一看，原來不是徐良，卻是學徐良口音，是那如龍、那如虎二人。皆因是馮淵沒回去，此時天有四鼓，還不見回公館。蔣平說：可不好了！別是遇見禍了罷。艾虎說：他臨走把我那薰香盒子要去了。徐良問：老兄弟，你怎麼把薰香盒子借給他哪？他這一去，要遇不見白菊花，必拿薰香把內掌櫃的薰過去，他要採花，是你損德了。蔣平在旁說：不要血口噴人，他不是那樣人物。展商俠說：總是有人接應去方好。蔣平說：教二位邢老爺前去辛苦辛苦罷。二人答應，遂帶了兵刃，問了問吳必正他家道路，出離公館，直奔白沙灘。此時已然天光快亮，見前邊有片樹

林見前邊有人飛也相似，往前直跑。那如虎說：準是馮老爺敗下來了。二人躲入樹林，聽得馮淵說：後面白菊花到了。那如虎心生一計，說：哥哥我學徐老爺罵人，先驚嚇他一下。果然往外一跑，哼了一聲，罵道：烏八的驢球。這一聲不要緊，把白菊花嚇跑了，不但把他一人嚇跑，並且他還拉著張鼎臣與紀小泉。這兩個人也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心想著：師兄怕，別人更得可怕了。就跟著他糊裏糊塗，跑下去了。又來至那個樹林內，白菊花說：你們往外瞻著點，他要一來，咱們好跑。若要提起那個老西來，令人可恨，他害得我好苦。這蠻子就是那個老西的前站。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回。這兩個人一聽，也是一怔。紀小泉說：要教你這麼一說，這個人誰能是他的對手？你必然是被他嚇破膽子了。白菊花說：不然！你日後見著他，就知他的利害了。紀小泉又問：你是在那裏探花，落得這樣狼狽？白菊花也就實說了一遍，要不是你們來，我這條性命，可就休矣。說著話，就把馮淵的衣服穿上。還有一個包袱，打開一看，裏面卻是夜行衣服，還有個百寶囊，一看卻是夜行人所用的東西，飛抓百練索，千里火筒，鋼鐵撥門撬戶的傢伙。又一摸裏邊，有個盒子，拿出來一看，原是個薰香盒子，把蓋一揭，看了看裏面，還有許多薰香。這是甚麼緣故？皆因馮淵被蓮花仙子一飛蝗石，打在手背之上，心一慌亂，把夜行衣包拿錯了，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將他的丟下了。白菊花一見此物，十分歡喜，連忙叫紀小泉說：賢弟你看，雖然把我寶劍丟了，我卻得了一個薰香盒子。紀小泉說：恭喜，賀喜。白菊花說：我還有甚麼喜事？紀小泉說：據我哨，寶劍雖然丟失，這薰香盒子比寶劍還強，咱們出去，常常遇見少婦長女，多有不從的，有了這宗東西，豈不是比寶劍強的多麼？白菊花哈哈一笑，說：有了此物，真再見著節烈的婦人，要教他順手，不費吹灰之力。從新把包袱裹好，他就改作馮淵的打扮。問紀小泉意欲何往？紀小泉說：上圍城子。白菊花說：你們一到圍城子，這個老西先前說過，必要去尋找，我可不是老西的對手。你們要去，我也不攔。紀小泉說：你要不去，我們也就不去了。你是意欲何往？白菊花說：上我姊丈那裏去，仍回姚家寨，他那裏倒是我棲身之所。張鼎臣、紀小泉二人都異口同音，俱都願意一路前去。白菊花說：既然如此，這樣，你們二位同著我，把吳必元殺了，然後再走。二人答應，一同白菊花回五里屯，殺了吳必元。三人一同撲奔姚家寨。惟有蓮花仙子、紀小泉，不大願意。皆因跟隨他師傅，前幾年上圍城子，與東方亮拜過一回壽，見過玉仙，在東方亮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常與玉仙掄拳比武，二人很有些意思。今日打算要上圍城子，又會玉仙，被白菊花說的無奈之何，也只好隨著殺了吳必元，投奔姚家寨。暫且不表。單提馮淵就問那家弟兄，這徐良那裏去了？那如虎說：是我學徐良口音，嚇退賊人。你爲何這樣打扮？馮淵

把自己的事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那家弟兄一聽，道：如今白菊花的寶劍，教你得來了？馮淵說：你看不是我帶著呢？那家兄弟說：早知道白菊花沒有寶劍，你何不追他呢？馮淵說：這工夫追他，也不爲遲。故此煩你們二位跟我一趟，我那裏還放著好些衣裳呢！自己低頭一看，說：不好了，我把包袱拿錯了。那如虎問：怎的拿錯了？馮淵又把換衣裳，要拿大包袱一包，在這個時候，有兩個老道進來，剛一拉寶劍，被他打了一石子，正在我手背之上，負痛跑了二位跟我辛苦辛苦去。那家弟兄，跟著馮淵，又到那個大松林樹子裏邊，再找包袱連刀，蹤跡不見。馮淵急的跺腳搖頭說：丟了要緊東西了。那家弟兄問：丟了甚麼東西？馮淵說：不必問了，咱們暫且回去罷。將出那樹林，就見由西跑來一人，說：馮老爺慢走。馮淵回頭一看，卻是糕餅舖怯王三，說：馮大老爺大事不好了！自從你老人家去後，我們二掌櫃的，在後頭院內睡覺，我在房內看著舖子。我還沒睡著哪，就聽二掌櫃的喊叫救人。我趕到後邊一看，我們二掌櫃的被殺身死，也沒有凶手，也沒有凶器，不知被何人所殺。我就跳牆出來，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聽去，不料跑到此處，看見你老人家了。馮淵說：不怕你跟我走罷。王三答應一聲，就跟隨馮淵，直奔公館而來。此時天已紅日東升，到了公館，直奔東院而來。此時蔣平等，整整一夜沒睡覺，好容易盼著馮淵到了，衆人看他這樣打扮，俱都掩口而笑。蔣平就問：馮老爺，你怎麼打扮也換了？馮淵就把始末根由的話，說了一遍。蔣平說：如何？但分有一個人同著他去，豈不就把白菊花拿住了？智化說：總是他不該遭官司。教徐良把吳必正叫過來，王三告訴他家中之事。吳必正聽了，放聲大哭。蔣平說：你也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復生。我教給你一套口詞，包管你絕不出醜。你自己找人寫呈子去。吳必正問：甚麼口詞？蔣平說：作爲你弟婦這日，晚間將要安歇睡覺，忽見從外邊進來兩個人，一個文生秀士，也不知他叫個甚麼名字；一個武生相公，俱沒安著好意，就聽見那人自己說，叫白菊花。這兩個個人爲爭風，那白菊花一劍將文生秀士殺死，拋在河內。就要與你弟婦行苟且之事。不料此時有官人趕到，將白菊花追跑。你弟婦雖沒失身於匪人之手，本人一羞，投水身死。你就照著這套言詞，寫張呈子，準不至名姓不香。後來賊人去而復反，又把你家兄弟殺死。求你們太爺作主。你也不占罪名，你弟婦也是個烈婦，你想想如何？吳必正連連點頭說：是。連王三都給衆位磕了頭，出公館去了。老頭子去後，大眾再看馮淵坐在那裏，洋洋得意，很透著自足，左把寶劍按一按，右把寶劍提一提，站起來，復又坐下，自己不知要怎樣方好。蔣平說：智賢弟，我想這白菊花從此一跑，又丟失寶劍，無處可去，這可要上兩城子去了。智化說：今天晚上，我到團城子走走。蔣平說：智賢弟，辛苦辛苦，你去可是很好，探望裏面光景如何？徐

良說：智叔父要上團城子，姪男跟隨你老人家一路前往。艾虎說：我也同去。盧珍說：智叔父，我也去瞻仰瞻仰。白芸生說：智叔父，我也領教領教去。這四人都要去，黑妖狐帶領小四爺前去，二盜魚腸劍，不知怎樣盜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且說智化要上團城子，小四爺全要前去，都要看看藏珍樓，智化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徐良對著馮爺說：雖然你得了了一口寶劍，是無價之寶，世間罕有此物，乃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內。不如急早做個人情，送給有德之人，你若不信，你就佩著，不但不能長久，還怕要與你招出禍來。徐良這句未曾說完，把馮淵臉上顏色都氣變了，說：不用細講，我不配帶此物，必是你可以配帶。徐良說：我也不配帶。咱們公舉一人，將這人說出，人人皆服，那纔可行。我說是智叔父，頭一件是前輩老英雄，二則聲名遠振，正大光明，列位請想如何？馮淵一聽，說：醋糟，你原來是捉弄我。你倒是明要，我雙手奉送。你這繞脖子，拿別人的春風，做你的人情，我這個性情，越不行。劍是在我身上帶著，你們不能搶我的，憑爺是誰，我也不給。我可是無德，偏要帶有德的東西。徐良道：我無非是多說，愛給不給，與我無干。馮淵說：我就是不給。徐良往旁邊對著艾虎，使了個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問馮淵說：哥哥，你把事辦完了麼？白菊花今天你還去拿不拿？馮淵說：今天就不去了。艾虎說：你要不去，該把那個東西還我了。馮淵問：甚麼東西？艾虎說：薰香盒子。馮淵說：教我丟了。艾虎說：那時我要不借，總說我沒有弟兄的情分，我給你時節，囑咐你千萬可別丟了。你也知道我是偷的東西，誰知道你丟了，拿甚麼還人家的原物？你丟了，就得給我找去。馮淵說：我上那裏去找？準是被白菊花得了去了。徐良說：老兄弟，薰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他必是薰香採花。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聽，更透著急，與馮淵要定了，沒有不行。馮淵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說：我明白了，總是親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個外人。一回头，把寶劍摘將下來，雙手捧著，交與智化說：智大爺，我可不成敬意，是教他們擠兌的。我要不給，準許他們把我害了。智化說：你容易得來的寶物，我焉敢領受。常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馮淵說：你就不用擠兌我了。醋糟與我繞脖子，艾虎與我要薰香盒子，淨擠兌我，是這口寶劍。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與你，你又不要。不信，我要拿回去。艾虎又該給要薰香盒子了，不用作這虛套，你收下，饒了罷，不必難我了。蔣展二位在旁說：既是馮老爺這一點誠心，你就收下罷。智化這纔伸手接了過來，

深深施了一禮，說：馮老爺賞給我這口寶劍，應當請上受我一拜。馮淵說：那我可不敢當。回頭又與艾虎說：我把寶劍送給你老師，你要薰香盒子不要？艾虎說：寶劍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把我的薰香盒子丟失，已然是丟了，咱們自己弟兄，難道說我還一定與你要還不成？馮淵說：好兄弟！真慷慨！我要不給你師傅那口寶劍，你絕沒有這樣言語。大眾全都哈哈大笑。智化教艾虎把店家找來，給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將香案設擺妥當，智化把劍供在桌案之上，點上香燭，雙膝跪倒，祝告劍仙在上，弟子智化，現今得了紫電劍，必須按正道而行。倘若錯用此物，定遭天誅。說畢，將香插入香斗之內，大拜二十四拜，站起身來，纔把寶劍跨上，吩咐店家，將香案撤去。大家輪次道喜行禮。行禮已畢，蔣平教店家備酒，與智化賀喜，不多一時，設列杯盤，眾人落坐，大家歡呼暢飲，議論上團城子，暫且不表。單說龍滔與龍天彪，在史丹那店內，住了一夜。史丹出去，置買衣服，青緞子箭袖袍，皮撻帶，薄底快靴，墨灰襯衫，青線壯帽，穿戴起來，又是一分氣象，更透著威風。到了次日，把店內陳欠飯帳，俱開發清楚。吃畢早飯，天交晌午，三人出離李家店，直奔團城子西門，看了看周圍城牆，鴨蛋相似，是個長圓的。來至西門北邊，一帶三間上房，隨問道：裏面有人麼？那人答道：找誰？史丹說：有一位姓朱的，給留下話了沒有？那人說：你莫非姓史？史丹說：正是。那人說：你們先在屋內坐坐，我打發人去請朱老爺去。不多一時，黃面狼朱英，從外面進來，行禮已畢，就問：這兩個人是誰？史丹說：你們二人過來見見朱老爺，這是我姨弟，叫龍滔，這是他的兒子，叫天彪。龍滔要行大禮，也是被朱英把他攔住。一打量龍滔，白方面，短黑鬚，虎臂熊腰。又看那小孩子，是武生公子打扮，面如白玉，生得十分俊秀。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跪下磕頭，說：我叫龍天彪。朱英把他攙起來，說：好一個聰明小孩子。回頭又問史丹：你帶著他們父子二人，有甚麼意見？史丹說：昨天我正在街上買衣裳之時，遇見我姨弟，他原是在鏢行保鏢，皆因把鏢行買賣攔下了，沒找著事情，也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我就把你老的話，對他們一說，他們一心，就要來求你老人家，給他們美言美言，不怕就在此處打把勢，都是情甘願意。朱英滿口應承。隨即帶著他們，就走進了大門，穿宅越院，來至垂花門外頭，教他們在那裏等著。自己去了半天，復又出來，說：你們要見員外爺之時，可是要磕頭。到了裏面，進廳房一看，羣賊實係不少。朱英帶領三人進見，說：這是大員外。史丹、龍滔跪下磕頭。又見了紫面天王，也給行禮。復行引見羣賊，也是一行禮已畢，往旁一站。東方亮問：那個叫史丹？史丹回答：小人便是。又問龍滔會甚麼武藝？回答：小人會使單刀、拳腳。史丹會甚麼本事？回說：會使單刀、齊眉棍、拳腳。東方亮教他們施展。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掖，袖子一挽，打了一趟拳腳。又

教龍滔練，也將衣裳一掖，袖子一挽，把刀摘下來，教天彪拿著刀鞘子。龍滔這一輪刀，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就是三刀夾一腿，沒有別的招數，也不換樣兒，也不收住，好容易方纔收住。砍完了這輪刀，他還是提著刀過去，問說：員外爺，你們瞧著好不好？羣寇異口同音說：好，還是很好。龍滔哈哈大笑，說：我知道，很好麼？東方亮一看，這個人憨憨傻傻，倒也很喜歡。東方清問：小孩子，你會甚麼？本事不會？天彪說：眼前也會幾手兒，不敢當著衆位太爺出醜。東方清說：你打一回拳，我看，不用害怕；打在那裏，若要忘了時節，有我們告訴你。天彪就把衣裳一掖，袖子一挽，沖上深施一禮，然後這纔一拉架式，往外一伸手，大家就知道他是個行家。再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棉軟矮酥小，腕肘肩膝，躡高縱低，身軀滴溜溜亂轉，走馬燈相仿。羣賊看的連聲喝彩。這一回打完，收住架式。東方亮問：跟誰學的？天彪說：我在鏢行裏，都是我叔叔教給我的武藝。東方亮連誇獎，這個小孩子，我真愛惜他。張大連最能奉承，說：大哥要愛惜，何不收他作個義子？哪？東方亮說：怕人家不願意。龍滔在旁說：員外爺，你要收我這小子作義子，我是求之不得。張大連又一奉承，說：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磕頭罷！小爺趕緊就大拜了四拜，又與東方清磕頭，然後又給羣賊磕頭，全行禮畢。又問：義父，我義母現在那裏？讓我給他老人家磕頭去。東方亮把桌案一拍，說：不用問那賤婢，他死了。你倒有兩個姑娘，叫人領你去見見。天彪問：今在那裏？東方亮說：現在紅翠園。叫家人帶著少爺，見見二位小姐去。家人答應一聲，此時天氣已晚，家人打定燈籠，帶著天彪，剛到後院，忽見前面，有個人影一幌。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且說東方亮，認龍天彪爲義子，教家人帶著他，上紅翠園，遇見黑影，然後與金仙、玉仙磕頭去。告訴龍滔與史丹，每月一個人，十兩銀子工錢，前後共四十個打更的，全屬他二人所管。這兩個人，謝了員外出，單有人帶著他們兩個人上更房，暫且不表。單說天彪，頭裏有兩個家人打著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家人叫開門，告訴明白婆子，教婆子進去說明白了。復又出來，說：請天彪來至院中一瞧，二位姑娘俱是短打扮，素體青妝，絹帕包頭，將練完拳腳，在那裏坐著，還有些喘吁吁的意思。婆子帶天彪一見，說：就是今天太爺收的少爺，給二位小姐磕頭來了。這是我們大小姐，這是我們二小姐。天彪過去，雙膝點地，說：大姑姑在



上姪男給姑姑磕頭。起來又與玉仙，也是如此磕頭，行禮已畢，往旁邊一站。丫鬟小紅過來說：「呀！這就是少大爺，我小紅與少大爺磕頭。」天彪一擺手說：「今天也沒帶著甚麼，改日再賞賜你罷。」金仙、玉仙一見天彪生的標緻清秀，十分歡喜。玉仙問他的來歷，小爺就把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玉仙說：「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說：「我叫東方天彪。」玉仙說：「好個名字。」又說：「你會甚麼本事？」小爺說：「十八般兵刃都會，就是太沉重的，我使不動。」玉仙說：「十五十六力不全，二十五六正當年，你的年歲還沒到，哪回頭說姊姊！咱們哥哥真有眼力，這個義子收得不錯。」人家孩子給咱們磕了些頭，也得給他點見面禮兒。哪金仙說：「使得叫丫鬟取來一塊碧玉佩。」玉仙問：「你識字不識？」小爺說：「略知一二，可不會作文章。」玉仙進房中，親身取來一個金頂圈，隨手與他帶上，說：「論你歲數大了些，還可以將就著帶的哪。」天彪謝過二位姑娘，從人還在那裏等著呢！說：「少爺！咱們上前邊去罷。」天彪告辭，玉仙說：「沒有事之時，只管上我們這裏來，無論早晚，我還要瞧你的本事哪。」小爺答應，轉頭跟著家人，來至前邊，見了東方亮，就把二位姑娘給他的東西，教東方亮看了一看。大員外又教人另取一套衣服來，與天彪換上，束髮亮銀冠，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單頸穿一件白緞子箭袖袍，周身寬片錦，邊上繡金龍，張牙舞爪，下繡海水江涯，鑲配八寶雲羅傘蓋花，五彩獅鸞帶紮腰，套玉環，配玉佩，蔥心綠的襯衫，五彩花靴，那一頂亮銀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雙插一對雉雞毛，類若兩條錦帶相仿，飄於腦後。迎面上，罩有兩朵素絨球，翠藍顏色，把金項圈往脖頸上一套。又帶著小爺這臉面，類少女一般，這一穿戴起來，把那大眾羣賊，瞧的鼓掌大笑。說：「這一個姪男，好俊美，好威風。這可要送個外號才好。」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大哥叫伏地君王，他叫伏地太子罷。」東方亮說：「不好！張大連說叫他個小太保如何？」東方亮說：「很好很好。從此人稱小太保。」對天彪說：「吾兒過來，謝你張叔父，送你的外號去。」小爺不慌不忙，給張大連磕了三個頭。東方亮是男孩女兒一個沒有，忽然間有這麼大的一個小子，直樂的手舞足蹈。復又吩咐說：「天彪！所有圍城子裏面，任你遊逛。東北角上有個廟，可不許你去。倘若背著我上廟中去，碰折了你的雙腿。」天彪說：「天倫囑咐我的言語，孩兒焉敢不聽？」東方亮吩咐一聲擺酒。張大連說：「大哥的酒，咱們與大哥道喜，這叫借花獻佛。」立刻擺列杯盤，大家落坐。東方亮說：「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天彪說：「謹遵爹爹之命。」就在這個時光，大廳上與東西配房上，上來了五個人，是黑妖狐智化與小西義。他們也是等到二鼓之半時節，全都換了夜行衣，靠背刀的背刀，背劍的背劍，躡房躍脊，出了三元店，魚貫而行，直奔圍城子越城而進，仍然是魚貫而行。正走之間，忽見太湖石上，有個人影兒一幌。徐良說：「有個人影兒，你們看見了沒有？俱都低聲。」

說：看見了。艾虎說：你們瞧又來了兩個。大眾一回頭，就打城牆而下，導絨繩呢。徐良說：咱們過去瞧瞧是誰？智爺說：咱們不管來者是誰，先瞧白菊花要緊。徐良遵聽智爺言語，直奔前廳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廳房後身。白芸生與盧珍躡上牆去，智爺與徐良往前一繞，上了東房，艾虎上了西房。全向裏面一望，就見那些羣賊飲酒，正是東方亮叫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徐良一看，不是別人，卻是自己徒弟，改換了穿帶，又見大眾對著他叫小太保，一賭氣，把智爺一拉，到房後坡低聲說：你老人家看見沒有？我這個徒弟真無志氣，與人家當兒子來了。智爺說：那纔好打聽事情哪。徐良說：我定不要見他了，教他當他的伏地太子去罷。智爺道：你胡說。正在爺兒倆說話之間，忽聽前邊一陣大亂，映著燈球火把，爺兒倆往前邊一看，原來是衆賊寇，出離了上房，直奔垂花門而來。衆人出去不多工夫，那時猶如衆星捧月相仿，從外邊迎進一個人來。就見東方亮與那人攜手挽腕，在前邊行走，羣賊俱都跟於後面。見那人生得十分凶惡，身高九尺，膊闊三停，綠緞紮巾，青銅抹額，二龍鬬寶，綠緞箭袖袍，鵝黃絲帶，薄底快靴，閃披一件大紅英雄氅，上繡三藍色大紅牡丹花，肋下佩刀，面如藍靛，髮賽硃砂，紅眉金眼，粗長一部紅髯。智爺一看此人，暗暗誇獎，雖然是一夥之人，也不知那裏挑選這樣的人物。原來是伏地君王東方亮，三次方纔請到這個人，就是賽展熊王興祖，又稱他爲神拳太保。東方亮派人上河南洛陽縣請了他三次，預備著五月十五日，全仗這個人鎮搗，要講究馬上步下，武藝超羣。他與姚文、姚武至厚，正在姚家寨住著。有伏地君王派人送了許多的禮物，聘請前來助搗。依他的主意，一定不來；被姚文、姚武苦苦相勸，這纔乘跨坐騎，帶了兩名從人，剛到門首下馬，家人報將進來。東方亮一聽，是王興祖到，猶如斗大明珠，托於掌上一般。率領大眾至於外面。王興祖撩衣跪倒，東方亮也就屈膝，把賽展熊攙扶起來，說：賢弟一向可好？劣兄想念賢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今見賢弟一來，如渴得漿，如熱得涼，實是愚兄的萬幸。王興祖說：我自己弟兄，何必這般太謙。東方亮問：姚家二位賢弟可好？王興祖一回手，從懷中掏出一封書信，說：這就是姚家弟兄們，候兄長的金安。剛要接書，忽家人進來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要問盜劍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過雲雕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且說王興祖掏出書信來，東方亮正要接信，忽見家人進來，報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東方亮吩咐一聲：綁了上來！不多

一時，打外邊推進一人。羣賊一看，見此人馬尾巾，夜行衣靠，面如銀盆，粗眉大眼，約有三十歲的光景。大眾說：跪下！那人挺身不跪，只管捆倒二臂，怒目橫眉，氣哼哼在那裏一站。東方亮說：好生大膽，有多大的本領，竟敢前來盜劍！我可是最愛交結綠林中朋友，惟獨藐視我的，我可是恨入骨。你既然來此盜劍，也該打聽打聽我東方亮是甚麼一個人物。東方清說：沒有那些工夫，與他說些閒話，推出去砍了罷。東方清剛一吩咐，跑進兩個人來，在東方亮面前跪倒，說：望乞大哥恩施格外，這就是我們三哥。東方亮一看，是金永福、金永祿。暗想：他說是他們三哥，這必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立刻一聲吩咐，教三弟與王寨主解了綁繩。東方清下來，給他解開。永福兄弟過去，與王玉行禮，說：三哥幾時到的？王玉說：就打你們去後，我派人至梅花溝打聽你們，店中人不知道你們的去向。復又見了大哥二哥，說明我上這裏，打量著要把這口魚腸劍盜去。不料到此，問明更夫藏珍樓的所在，剛一到藏珍樓，一登臺階，墜落翻板，不料你們在此。金永福說：你先謝過大老爺三大爺活命之恩。王玉往上磕頭。東方亮親自把他攙將起來，說：王賢弟！我久聞大名，本欲到朝天嶺，親自拜望，奈因總無閒暇工夫，這纔前天專人去請你們五位前來，拔刀相助。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賢弟，到我家中，也不必往下細說，讓金家弟兄替我學說學說，賢弟就知道了。金永福、金永祿就把東方亮等著，過了打掃之時，自己帶著魚腸劍，上朝天嶺，還要把劍送給大哥。那王玉一聞此言，很覺慚愧，又與東方亮請罪。東方亮安慰一番，吩咐家人取套衣服來，與王寨主穿上。王玉擺手說：不用，我有衣服，煩勞那位管家替我辛苦一趨，到太湖石那裏，捆著兩個更夫，在他們後邊，有個小山洞，那裏放著呢！果然家人去不多時，就拿著一個包袱，還有一張彈弓，一口刀，俱都交給王玉。家人告訴東方亮說：更夫說不是他一個人，還有兩個人，也是打聽魚腸劍來著哪。東方亮一聽，問王賢弟：你同著誰來了？王玉道：我就是自己一人來的。東方亮說：別忙，若不是同賢弟來的，也不用我去找他。房書安說：別是白眉毛罷。東方亮吩咐擺酒，不管甚麼白眉毛，黑眉毛，他只要奔藏珍樓去，就得被捉。將要擺酒，就聽見藏珍樓金鐘響，啾啾的就接連響了三次。東方亮說：不好！有人進了三道門了，這個是行家，若非是行家，不能進至三道。原來暗記兒一聽，就知道是三道門。必定是有人來，算計我那魚腸劍，被機關拿了。吩咐大家一路前往，教家人打定燈球火把，忽見家人來報說：藏珍樓裏面，拿住盜劍的了。東方亮說：早知道了。單說房上這幾個人，聽見說藏珍樓有人被捉，智爺沖著大眾，打了個手勢。眾人會意，全躡下房來，花園內會齊。智爺說：他們要上藏珍樓，我們此時不好露面，又沒見著白菊花，難道說白來一趨不成？咱們看看藏珍樓去。再說，那裏拿住的人是

誰要是咱們公館之人，好打主意。徐良說：我在前頭帶路。往西穿過一片菓木園子，徐良往正北上一指說：我就在這個院子裏，被兩個丫頭把我拿住了。艾虎說：咱們瞧瞧去。這兩個丫頭，是甚麼的利害。盧珍說：我也看看去。芸生說：我也看看去。徐良說：我可不去。同著智爺，奔了藏珍樓短的牆，縱身躡進牆去，直奔藏珍樓的樓門。往裏一看，黑洞洞，隔著兩三道門，見那當地有一個立柱子，上面有一個橫梁兒，遠瞧上頭，類若掛著一個人的相似，下面橫著三個車輪亂轉，那輪上全都有刀，已經把那個人砍了下半截。智爺看著說：徐賢姪，我看此人，在這裏犯疑，怎麼的像南俠一樣。徐良眼快說：不是，你看這是一口刀，不是寶劍。智爺說：果然不是寶劍。你想這個人是誰？原來是玉面貓熊威。皆因奉旨回家祭祖，諸事已畢，等著數十餘日，韓良一人到家，朋玉沒來。又等三兩天，接到朋玉一封書信，說他哥哥因病去世，在家中料理喪事，教他們先走罷。這二位纔一同起身。也是活該有事，這日正走到大路之上，見黃面狼朱英對施一禮，問道：你們二位，買賣順當？韓良說：不做買賣了。熊威與他使了個眼色，接著說道：我們那座山被官兵抄了，到如今無有駐足之地。朱大哥這一向可好？朱英說：我也不做買賣了，如今得了點好事。韓良問：甚麼好事？朱英本是給王爺邀人，一聽這兩個人無事，就打算把他們邀到王爺那裏去。遂說道：我如今現在王爺那裏。熊威問：那位王爺？回答說是襄陽王，現今在寧夏國，國王幫助人馬，不久便要奪取宋室江山。熊威一聽，滿心歡喜，說：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行與不行？朱英說：你們二位要去，只要我一句話就行。王爺正是派我給他邀人。你們不用投奔王爺那裏，刻下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怎麼家大業大，怎麼交朋友，當初有他先人之時，叫九頭烏，怎麼家內有口魚腸劍，藏珍樓，怎麼白菊花盜來萬歲冠袍帶履，怎麼五月十五日，立擂臺的話說了一遍。熊威說：既然這樣，我們還有點別的事情，把事完，我們一同上圍城子去。可是你先給咱們留下一句話纔行。朱英說：我今日就上那裏去，西門上與你們留下話，一問就得。熊威說：朱兄，你先請罷。咱們圍城子那裏相見。朱英再三叮嚀，然後纔縱身上馬，上圍城子去了。二人哈哈大笑。熊威說：兄弟，這可是活該，不打自招。咱們先不用上開封府，上圍城子，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來，得便盜他那口魚腸劍。回京任差，把萬歲爺的東西，交給相爺，可算是奇功一件。韓良一聽，也是滿心歡喜。二人奔到五里新街，西邊住下。將到二鼓之半，兩個人換了夜行衣靠，吹滅燈燭，將門倒帶，躡房躍脊，直奔圍城子而來。也是百鍊索搭住城牆，導繩而上，兩個人來到裏面，見太湖石旁，捆著兩個更夫，將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問明藏珍樓所在，仍然將口塞住。這纔奔了藏珍樓，進了短牆，見那硃紅門上淨起金釘，在門楣的上頭有三個銅字，是

藏珍樓。那上面又有一條金龍，有兩根龍鬚沖上，底下七層臺塔，離著樓約有一丈。熊威就把刀拔將出來，用刀尖戳地，戳來戳去，約有七尺，就戳在翻板之上。熊爺就不敢前進，按說一縱，可就躡在臺塔之上，又怕臺塔有甚麼埋伏。一回頭見那邊有塊大板子，長數一丈三四，寬數二尺。熊威將那板子，二人搭將過來，往下一放，那邊搭在臺塔，這邊搭在實地，類若浮橋相仿，就擋在翻板之上。韓良頭一個就往上跑，到了那邊，拿住刀刺那石頭臺塔，刺一刀往上一層，刺到五六層上，也就大意了，往頭層上一躡，不料那臺塔往下一沉。韓良說聲：「不好！要往下躡，又怕墜於翻板之內，要往那塊木板上躡，熊威已經上來了，又怕衝下他去。」無奈往上一挺身，用手一揪那條龍鬚。焉知那條龍鬚是個消息，自然是一揪，把腿一蹙，就聽嘩喇一聲，那龍鬚往下一扎。韓良又不能撒手，正對心窩，身子一沉，躺在臺階之上。那根龍鬚，打前心扎將過去，扎到後心，把後心穿過皮膚之外，嘯的一聲，撞在臺塔石頭之上。原來這兩根龍鬚，皆是如此，若揪兩根，一齊盡都下來，揪一根，是一根下來，非砸在石頭之上，方能回去，若論分兩，總有一二百斤沉重。這一將韓良扎死，直急得熊威膽肝俱裂，往上一跑，抱韓良尸首去了，蹬在頭層臺塔上，往下一沉。自己也不逃命，也不往上躡，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曉這層臺塔，是誘人上當的，其實墜不下去。那個臺塔是石頭邊框，另鑲的一個心子，那心子下面，用銅條盤繞住螺螄式，類若盤香形像，人要蹬上，必是往下一沉。要是膽小不往下躡，就是抓龍鬚，一躡就是掉翻板；一扭龍鬚，就是扎死。熊威拚著一死，倒沒掉下去，無非忽悠悠了半天。一伸手把韓良抱將下去，過了木板橋，放在牆根之下，哭了半天。自己要尋一個自盡，又一想，拚著這條命，進裏面找冠袍帶履，爲是把心一橫，二次又上了臺塔。見門縫兒約有二寸多寬，將刀插入裏面，往下一劃，只聽嘩喇一聲，那兩扇門往下面一沉，就類若入地去了。把千里火拉出一照，裏面還有一道門，上邊有兩個金字，藏珍，是兩扇黑門，儼然合縫。東邊那扇門上，有一個八楞銅華子，過去伸手一擰，就聽見砰的一聲，雙門一開，裏面有個大鬼，頭如麥斗，頂生三角，眼睛是兩個琉璃泡兒，張著火盆口，手中拿著三股叉，兩邊門框數多寬，這兩邊叉翅子就數多寬，這鬼在地上頭就露半截身子，門要一開，把叉一抖，來的人躲閃不開，準死無疑。就是躲開叉，就從那鬼口中，砰砰就是三枝弩箭。但是熊威身體靈便，見門已開，他往後一仰，將身往後一躺，這纔把一叉三枝弩箭躲開。那鬼弩箭打完，往後一退，仍回地下去了。熊爺起來，用千里火照著，見地下一個大坑，那鬼就在坑中，一蹲不動。熊爺躡過大坑，至三道門，是黃門，有兩個門環，上面有五個銅福字。此門一推就開，見當地一根立柱，上有一朵金蓮花，有個橫梁，東西北三張圓桌。熊爺不管

好歹進了五福門，用火照著，正北上東西兩個門，掛著軟簾，當中一個大紅幔帳。從柱子東邊一走，腳下一軟，往上一躡，單手一揪橫梁，三張桌子一轉，從桌子旁邊出來的，盡是鮎魚頭的刀，由東西牆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叉住。要問熊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且說熊威進了五福門，見屋中三張桌子，當地一個立柱兒，直往後走，不料腳下一軟，往上一躡，用手一抓上頭的橫梁。兩旁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的腰一叉，想要轉動，不得能動。就聽下面咕嚕咕嚕一陣亂響，由圓桌面旁邊鑽出來，全是鮎魚頭刀，每個桌面上有刀十八把。底下消息弦一動，桌子一轉，那刀全有二尺多長，那就在熊威的腳面上亂剝，一把跟一把的，如何能躲躲閃閃？仗著熊威身法快當，把腿往上一蹇，腳到桌面上的上頭，那刀可就剝不上來了。不料那桌子上，金蓮花一轉，消息裏面又套著消息，蓮花隨轉帶柱子，連鐵叉帶橫梁，一併全放下來，又是嘩喇喇的一響，眼瞧著那根柱子，往地裏直去。熊威雖蹇著腿，也不行了，那鮎魚頭刀，也轂上腳面了。可憐轉眼之間，熊威就把下半身剝得沒有了。熊威一死，那桌子仍然還是亂轉，等那根鐵叉子橫擱在桌面子之上，桌子也就不轉了，那根柱子也不動了，下面金鐘噹噹響起來了。正是徐良等著艾虎盧珍，芸生趕到，大眾來至藏珍樓外，往前一看，只打量是南俠展爺，嗣後看出來使的是刀。又一細瞧，徐良說：這是熊威，智爺說：怎麼見得是熊威？徐良說：除他之外，沒有像我展大叔那個相貌的人。又一回頭說：更是熊威了，你們看韓良死在這裏了。大家回頭一看，何嘗不是，就見他胸前有個窟窿，仍然還是嗚嗚嗚的冒血哪！正在說話之時，就看見從前往後，燈球火把，奔藏珍樓而來。智爺說：走罷，咱們還是不露面的爲是。跳出西牆，又奔西面城而來，仍用百練索導上城牆，從外面下來，衆人回公館。走在路上，徐良問艾虎等：你們在紅翠園，看見那兩個丫頭沒有？艾虎說：不但看見，我們還聽了一件事情。智爺問：甚麼事情？艾虎說：正遇見他們兩個人，在屋子裏說話哪，就是咱們拿住的那個鐵腿鶴趙保，不是把他交給當官了麼？教東方亮託知府的人情，給要出來了。趙保與東方亮道勞，他自然就在這裏住著，他要與九尾仙狐一處安歇。東方亮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二人給趕出去了。我們到園裏時，兩個姑娘正說此事，全被我們聽見了。芸生說：熊爺、韓爺死的實在可憐。智爺說：你們那裏知道？這兩個人是報應。

徐良問：怎麼是報應？智爺說：他們三個人，在夾峯山上爲寨主，熊威攔脊在山上。韓良就把一個玉皇閣玉皇爺的聖像，丟在山澗裏頭了；這玉皇閣就算一個後寨，教婦人居住。你們看，這報應真不真？衆人贊歎，回公館不表。再說東方亮，東方亮率領大眾，執定燈球火把，直奔藏珍樓而來。到了藏珍樓外邊，俱都躍牆而過。東方亮往裏邊一看，桌面子也不動轉，就知人已死。就問東方清：是你進去我進去，除他們二人之外，誰也不會上這個消息。東方清說：待我進去，帶著四個人，打着燈球，先上那個木板橋，進了頭道門，奔二道門，教他們跳過那個坑去，到了五福門的裏頭，拿燈一照，見熊威就剩了半截身體了。東方清把這朵金蓮花，往回一扳，這朵金蓮花，翻著轉起來了，嘩喇嘩喇的亂響；又扭著那根柱子，連橫梁，帶鐵叉子，往上直走。那三張桌子，咕嚕咕嚕的翻轉，連鮎魚頭的刀，俱都抽將回去；直到原歸本位，那朵金蓮花也不動了。東方清教他們在那裏等著，復又出來了，把雙門一帶，復又到二層門外頭，回頭叫大哥，教人找那三枝弩箭。家人提著燈籠，把那三枝弩箭，找著遞將進來。他在坑的北邊，教人出去，一伸手在坑邊上，把東邊那根鐵練，往上一拉。那個大鬼，復又上來，用叉往外一抖。這個大鬼，本是傀儡頭，身子是用藤子綁出來的，形像就是半截身子，那消息全在他肚子裏頭；上面連紙帶布糊出來的，塗上顏色；晚間一看，真像一個巨鬼。一伸手從他口中，插進一枝弩箭去，把左邊犄角一擰，就把那枝弩箭扣住；又插進一枝去，把右邊犄角一擰；又插進一枝去，把當中犄角一擰，俱都安好。復又把西邊索練一拉，那個大鬼往後一躺，一絲兒也不動了。自己縱身躡將出來，到了外面，把雙門一帶，復又把八楞銅華子一擰，就把雙門扣住，復至頭層門，往上一躡。用左手把珍字抱住，右手一轉，那個藏字，就由下面東邊，那扇門就上來了。又一擺手，右手抓住珍字，左手一轉，那樓字，又是吱嚕嚕一響，就西邊那扇門也上來了。兩扇門原歸舊位，東方清纔飄身下來。又擡頭看了看，那兩條龍鬚，仍然相齊，那也不用再拾奪了。這纔順著那搭的木板下來，到了大眾一處。問道：你們有認識這個的沒有？大眾細細看了一遍，內中就是黃面狼朱英說：可惜可惜，這裏還有一個死尸哪？又一看，靠著南牆那邊，果然有個死尸，大眾俱不認得。朱英說：這兩個人，是我要了他們的命了。東方亮問：怎麼？朱英說：我走在半路上，讓他們來幫著王爺，共成大事，不料他們晚間前來。這兩個是夾峯山的寨主，一個叫玉面貓熊威，一個叫賽地鼠韓良。東方亮說：可惜可惜。張大連在旁說：大哥別說可惜了，萬幸萬幸。朱英問：怎麼講是萬幸？張大連說：你知事不確，可千萬別往這裏帶人，我可不認得他們，你說：是夾峯山的寨主，我纔知道了。這兩個，如今都是校尉，上這裏找冠袍帶履來了，如今沒被他們得了去，豈不是大哥萬

幸東方亮一聞此言，細細的一問，張大連將要說他們來歷，忽見東牆上躡下一個人來，飛也相似，往前就跑。房書安說：不好！有人來啦，看看是誰！大衆一聞此言，全都一怔。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清淨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且說東方亮聽張大連說兩個是校尉，就有些著急；忽見從牆上躡下一個人來，往前飛跑，身臨切近一看，卻是天彪。東方亮問：你從何處而來？小爺說：我跟著爺爺往這裏來，被我兩個姑姑把我叫住，問我甚麼事情，我說甚麼樓，拿住甚麼人了！我姑姑打發我來看看，拿住是甚麼人？東方亮說：你小孩子家，不要管這些事情。天彪站在旁邊，聽那張大連說話，知道死的是兩個校尉，心中一慘，一轉身就暗暗走了。仍是跳出牆來，就信步遊行，又帶著明月東升，只顧低著頭，想這二位校尉，死得真苦；又不能把兩個人的尸骨，盜著出去。繞著太湖石竹林等處，也不知走在甚麼所在來了。側耳一聽，有木魚的聲音。心中納悶：這裏是住戶人家，怎麼有出家人在這打木魚兒呢？心中又一動，說：東方亮已會說過，不許我往東北去，說有個廟不許進去，若要進廟的時節，要砍折我的雙腳，這裏必有奇巧之事。看了看方向，自己就是奔的東北。細細看來，前邊就是一段紅牆，越走越近，就聽見細聲細氣，在裏邊念經。看了看是東西一段長牆，往北一拐，就看見那個廟，是一個磨磚門樓，兩扇紅門，貼著紅紙對。上聯是暮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下聯是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中人。橫批是法門不二。隔著門縫望裏一看，院內有燈光，有人在那裏說話，俱是細聲細氣婦女聲音。小爺心中納悶：既是個廟，怎麼又有婦女聲音？撒身下來，往北一拐，縱上牆去，就見裏面有兩個姑娘，一個丫頭，點著兩個羊角燈。這兩個姑娘，全是十七八歲短打扮，一個是紅襖綠褲，大紅弓鞋，鵝黃汗巾，翠藍絹帕包頭。一個是玫瑰紫小襖，青綉絹中衣，大紅縷子弓鞋，西湖色汗巾，鵝黃絹帕包頭。見地下丟著一把刀，兩口寶劍。見那個姑娘，提著了一柄飛抓，那抓頭是鋼鐵打就，類如一隻手的相仿，也是五指，一個手掌，安著骨節，全是活銀釘扣兒。手背上一個菊花環子，後面掛定綠色絨繩。若論這二位姑娘品貌，十分俊美，舉止端正，並無半點輕狂之態，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那胖的求那瘦的，要學雙寶劍。那瘦的說：姊姊算了罷！別寬我了。你那劍法，比我高明。那胖的說：我只會單劍，不會雙劍；你要不教給我雙劍，我就不教飛抓啦。那瘦的說：你教給我罷，要不會雙劍，我就教你，我會七手劍，還有一個進步連環絕命劍，除此之外，我可不會。你先教



我飛抓等一半日，我把飛抓學會了，打的出去有了準頭，我自己練去。我已是練了兩天，打出去那抓總不能著手，如何行得了？那個姑娘一笑，說：你瞧著我使罷。就將飛抓舉起，忽然往地下看，哼了一聲，一回手把飛抓往外一抖，正抓在天彪肩頭，往下一帶，天彪閃躲不及，被鐵手抓住肩頭，就聽見嘆咤一聲，從牆頭上摔下去了。叫丫鬢過來捆上。這丫鬢也有些力氣，就把自己汗巾解下來，將小爺四馬倒攢蹄捆好。姑娘說：你們在這裏聽信，老太太若是叫殺，你們把他就殺了。說罷，兩個姑娘全奔後頭去了，教婆子給打著燈籠，跟著婆子走了。小爺羞得面紅過耳，暗暗想道：這個丫頭好快手，翻眼瞧著這個丫頭說：丫鬢你快把我解開，你不願意活著了，把少爺捆上，該當何罪？丫鬢味的一笑，說：你是誰家的少爺？小爺說：你們的少爺。丫鬢說：你此時任憑你說是誰家的少爺，也不管你，絕活不到一刻了！我們老太太把你們前頭人恨透了，更深半夜爬著牆頭瞧看，你還有好心哪？就是大員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小爺聽了這套話，心中一想，這老太太準是東方亮的妻室；這兩個姑娘準是他女兒。前番我要給我義母磕頭，他賭氣說死了，不用提那賤婢，別是他們夫妻不對，也許有之待我問問這個丫鬢。又叫丫鬢方纔你們說這老太太，可是老安人不是？丫頭說：你不要明知故問，不是老安人是誰？少爺又問：二位姑娘是老太太親生之女不是？丫頭回答：不是，一個是姪女兒，一個是乾女兒。原來東方亮他夫妻兩口不對，這安人娘家姓梁，他本是知府的女兒，因梁老爺故去之後，夫人上了媒人的當，提說東方亮保赤，家裏頭多大財產，住的是城牆，就把女兒給了東方亮。過門之後，夫妻就不對。後來慢慢的就知道了他們根底，苦苦勸解，東方亮執意不聽。後來夫妻連話都不說了，自己行了三回拙志，總未死，奔在這個廟中，與東方亮說明，只要有三寸氣在，誰不見誰。這個廟是劉村那個尼姑庵，如今圈在院裏了。這梁氏就在廟中，苦修吃長齋，終日念經，只求得東方亮那時改惡從善，夫妻還是見面，就帶著兩個婆子，兩個丫鬢，一個叫秋菊，一個叫臘梅，皆因是東方亮的兄弟，叫做東方明，有個女兒叫東方姣，也是苦勸他父親改惡從善，東方明不肯，把女兒就送入團城子來了。姑娘一見伯父與他三叔，比他父親作惡尤甚，自己無奈，投奔清淨庵，見了他伯母，娘兒兩個對哭了一陣，也就在這清淨庵立志修行。後來東方姣就給梁氏磕頭，不叫他伯母，就叫他娘親了。那兩個丫頭，是老太太最喜愛的，秋菊也認爲義女兒。論說秋菊，比東方姣大一歲，今年十九，可管著東方姣，叫姊妹。後來老太太給他起個名字，叫東方豔。這東方姣是在家中，有一個使喚婆子，跟他練的武藝，這婆子是個女賊，會使飛抓。這東方豔跟著金仙玉仙一同練出來的工夫，他由十一歲就練起，也會使練子錘。這姊妹兩個，除了

針線之外，就是頑拳踢腿。可巧這日晚，東方豔要與東方姣學抓，東方姣一看地下有個人影，一抖飛抓，將天彪抓將下來，叫丫鬢把他捆上。丫鬢一問天彪來歷，小爺把自己的事，也就說了一遍，怎麼給大員外磕頭，怎麼認的義父，怎麼叫門沒叫開，教姑娘抓下來了。丫鬢說：你這話可是當真哪？天彪說：焉能與你撒謊？丫鬢說：就在此聽信罷。就見婆子打後頭來了，說：臘梅姑娘說這件事，不用告訴老太太，把他殺了罷。丫鬢說：這個殺不得，他是少爺。就把天彪的話，說了一遍。婆子說：既然是少爺，這可不能不回稟老太太了！你在這裏看著，我去回話。丫鬢說：使得。去不多時，復又回來，說：臘梅老太太要見他。丫鬢問：解綁不解綁？婆子說：姑娘叫捆的，誰敢與他解開？仍綁著二臂，婆子引路，直奔後面。天彪進去，見屋中幽雅沉淨，當中硬木藤穿椅，坐著一位年老的婦人，倒是慈眉善目。上垂首並肩坐著那二位姑娘，全都換了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珮叮嚀。天彪雙膝點地，冲上一跪，說：娘親在上，孩兒與娘親叩頭來遲，望乞恕罪。梁氏道：素不相識，因何將老身喚爲娘親？天彪說：我跟著我天倫，本打算在這裏傭工，不料大太爺一見孩兒，十分歡喜，認孩兒爲義子。與我義父磕頭之後，我就打聽義母，我義父不教孩兒前來給義母叩頭。孩兒一想，義父多大，義母多大，我這纔背著我天倫，與你老人家前來叩頭。不料到此間，雙門緊閉。我打算跳過牆來，可巧見了姑娘，把孩兒拿住。如今見著了娘親，只要見著你老人家一面，雖死瞑目。梁氏往下一看，本來天彪生得俊秀，齒白唇紅，早就有幾分歡喜，遂說道：我兒小小年紀，竟有這一點誠心！教婆子與少爺鬆綁。小爺復又拜了四拜。老太太說：見過！這是你兩個姊妹。姑娘給道了一個萬福，小爺打恭還禮。老太太指著說道：這是我姪女，這是我養女兒，一個叫豔，一個叫姣。吩咐看坐位，小爺坐下。又問：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天彪說：孩兒姓龍，名叫天彪。老太太說：我兒，你今見過老身了，是你一點誠心。從此後，我這養性堂不准你常來。少爺聽說養性堂，擡頭一看，有塊橫匾，是養性堂三字。老太太說：我兒不可久待，快些上前邊去罷！只有一件，我告訴你：你的言語，牢牢緊記，倘或不遵，再要到我這清淨庵裏來，可要砍折你的雙腿。天彪答應一聲，轉頭就走。將至門外，就聽得梁氏說：可惜這個小孩兒，禍到臨頭，難免項上餐刀。婢子送出門外，迎面來了一人，把小爺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且說小爺，叫人送出清淨庵，迎面來了一人，那人說：小太保爺，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個更夫。天彪說：我打藏珍樓來，

找不著前頭廳房在那裏了。更夫說：這裏離廳房甚遠，我帶你去罷。跟著那名更夫，到了前邊，更夫說：你認得了。來至廳前，大眾正然議論熊威的事情。東方清說：明日西門外頭，打一個坑，把他埋了，有人問，就說咱們家人也就完了。小爺把此事聽在心中，暫且不表。且說智化帶領小四義，回至公館，全是躍牆而入，直到東院上房，到了屋中，蔣爺先就打聽，說衆位此去，恭喜如何？智爺說：我們又算白去了一趟，在藏珍樓還死了咱們的兩個朋友。蔣爺聽了就是一怔，連忙問道：是誰？智爺把熊威、韓良的事情說了一遍。蔣爺一聲長歎，說：智賢弟，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報應。說著話，蔣爺叫店家備酒，大家落坐飲酒。蔣爺又問智化：熊威的死尸，在甚麼地方？你們可看真切沒有？智爺說：看不真切，裏面好幾道門哪，黑洞洞的。蔣爺又問：可見著龍爺？史爺沒有？智爺就把東方亮認爲義子的話說了。又道：王興祖也到了，是他們請來，掃臺上鎮臺的，看那個人的形狀，武藝必然超羣。說著，大家飲酒，當夜無話。次日天交正午，忽見龍、天彪從外邊進來，與大眾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天彪說：從圍城子來。就把見了東方亮，如此如彼，這般這樣，細細說了一遍。蔣爺又問熊威、韓良這二人之事。小爺說：一個被龍鬚扎死，一個在五福門死的，兩個人的尸首，在西門外頭埋葬。蔣爺說：你知道地方，就好辦了。小爺說：還有一件，就把東方亮夫妻不對，怎麼遇見梁氏，在廟內修行，還有他一個姪女兒，一個乾女兒，怎麼自己被捉，見了梁氏，梁氏所說甚麼言語，就一五一十的細細的說了一遍。蔣爺翻著眼睛，想了半天，說：這話裏有話。南俠說：這話裏頭有甚話？蔣爺說：聽天彪學說這套話，東方亮的妻子，不是有兩個女兒嗎？也不管乾的溼的，必然愛如珍寶一般，不用說沒許配人家。他見著我們天彪，也是愛惜，他不愛惜，爲甚麼他出門的時節，他說可惜這孩子，禍到臨頭，難免項上餐刀？不但愛惜，還是憐他！我也給他出個主意，十穀八九，總許鬧一個媳婦來。我教他一套言語，今晚到清淨庵去。小爺說：再上清淨庵，老太太說過，砍折我雙腿，蔣爺說：要砍折你的腿，我陪你。你今天再去，見那老婆子，跪在他面前不起來。他必然說：我昨天囑咐你，不要你上這裏來，你再上這裏來，砍折你雙腿。你就說：我有幾句話，在義母跟前回稟，說完之時，但憑義母處治。他必問你甚麼緣故？你說：我昨天說的話，一句真的沒有，你就說：我不姓龍，姓龍的那是我的叔叔，我姓展，我乃常州府玉傑村人氏，我叫展天彪，我天倫是御前三品護衛之職，大將軍姓展名昭，字熊飛，是萬歲爺賜的御號，叫御貓。我皆因跟著顏按院大人，破銅網有功，萬歲親封我御前四品護衛之職。我本是前來行詐，那姓史的姓龍的，全是校尉。皆因我義父，結交白菊花，在這裏擺掃臺。我們奉旨捉拿白菊花，混進圍城子，假作傭工，又被我義父收我作義子。昨晚間又見著你老

人家所說的甚麼言語，今天白晝，見著我的天倫，說了一回。我天倫說：千萬別辜負了義父義母，教我今日晚間進來，見著我義母，把這些真情實話，全都說了，一點也不許隱瞞。怕在十五這一天，要在擂臺上拿人，官兵官將，一圍圍城子，怕的是驚嚇著你老人家，怕你行了拙志。先叫我見義母，把話說明，是日不怕大眾拿住，準保沒有我義父、義母、三叔的罪名。義母若要殺我，我就死了，也算爲國盡忠，要不殺我，總算義母恩施格外。話已說完，請義母示下，他絕不能殺害與你。他一聽你是護衛，準把他的姪女，許你爲妻，碰巧了，準把兩個全都給你，也是有的。他要給你，你可別要，你就說我不敢自作主意，我得出去問我天倫，我父親教我要，我方敢要；我父親不叫我要，義母可別惱我。你要是這麼說，他更加敬重於你，一者他愛你這品貌，二者他貪著你有官，三者聽著你是個孝子，他必教你明天出來，問你天倫，你也不用出來問，等到後天晚間你再去，你就說問了情甘願意。你就在身上帶著兩塊玉珮，給他們作定禮。準保不費吹灰之力，白得兩房妻子。碰巧了，他就許教你在裏面成親。成親之後，你可想著問他們藏珍樓的消息。要把消息問好，他們要是能進藏珍樓，你就跟著進去，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我們一同入都，我就該告辭了。我這個護衛給你，這三品不成，四品準行了。我囑咐你的言語，你可要牢牢緊記。事畢之後，你看看四叔料事如何？大家聽畢，連點頭稱讚。蔣爺說：事不宜遲，你就去罷。天彪告辭回去，走到圍城子門上，出入沒人攔當。小太保爺，這些事也沒告訴他叔叔。在東方亮廳房內，張羅了半天，伺候吃完酒飯，撒手出去，直奔清淨庵而來，行至廟門叫門。裏面有婆子出來，見少爺來了，說：少爺！你怎麼又來了？快些回去罷。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說在那裏，應在那裏的。少爺說：你別管我，快給我回稟進去。婆子說：使得！我就與你回稟進去。婆子在前，他也跟著進內，到了養性堂。婆子說：少爺來了。梁氏一聽，說：好孩子！昨日告訴他說，不教他來，今天仍然又來了。教他進來。婆子出來說：請。天彪到了裏面，見了老太太，雙膝點地。老太太氣哼哼的說道：你好生大膽，昨日老身囑咐你甚麼來著，今天你又來，老身所說的言語，永無更改，你是打算不要你的雙腿了。天彪說：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之言語，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把我這話說完，任憑你老人家，愛殺愛剮。老太太說：你還有甚麼話說？小爺說：昨日孩兒所說的言語，盡是些假話；今天到此，我說實話了。太太問道：今天又來說甚麼實話？他就說：不姓龍，姓展，叫天彪，他的天倫是南俠，就把蔣爺所教那些言語，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細細說了一遍。梁氏一聽，就呆呆的發怔，說：原來你是一個貴客，快些請起。教婆子過來，快看一個坐位。天彪謝坐。梁氏復又問道：展公子！你定下姻親沒有？天彪說：未曾定下姻親。梁氏說：你的肺腑與老身

說明。你乃是朝廷命官，奉旨前來捉拿白菊花，這樣年紀，有這樣膽量，可稱爲忠；奉父命捨死忘生，前來行詐，可稱是孝；你乃是忠孝兩全之人，昨日老身一見你就看不是貧家之子。你既對老身說肺腑，可算是一點誠心。老身也把肺腑對你說明，我與你前邊義父，不是夫妻，乃是前世冤家。他任意胡爲，我苦苦相勸，他偏執意不聽。如今我聽旁人所言，他隨了王爺，意欲造反；我看他們都是一班無知之徒，何能成得大事？在我看來，事敗之後，玉石俱焚，滅門之禍，即在眼前。祖父尸骨，都應拋棄墳外。老身又無兒無女，沒有可貪之事，早就行了兩回拙志，俱被他們解救下來，也是我命不當死。如今我倒有一件掛念之事，就是我這兩個姑娘，因爲他們終身未定，只要他們終身一定，老身縱然就是一死，也瞑目。展公子！方纔我問你，定下姻親的言語，就是有意要將這兩個女兒，許配與你，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天彪趕緊站起身來，深打一恭，說：「義母老人在上，並非是孩兒推托此事，我天倫現在外面，這件事孩兒不敢作主。待至明日出去，見我天倫告知此事，我天倫點了頭，孩兒方敢應允。」梁氏一聽此言，連連點頭說：「好！應當如此。」天彪說：「孩兒話已回稟明白，我要回去，時候我義父去了。若要被我義父知道，可有大大不便。」老太太說：「可要謹慎的方好。」天彪臨行，復又深施一禮。妻子送將出來。天彪到了外面，第二天也沒有過去，到了第三天晚間，又到了清淨庵。見了梁氏，天彪就說：「我天倫願意。」梁氏甚喜，也不要他的定禮。就擇定第三天，很好日期，就教天彪在後邊拜堂成親，老太太受雙禮。天彪入了洞房，頭天是東方姣，第二天是東方豔，過了五六日，問東方姣藏珍樓的消息，他是一字不知。次日問東方豔，先不說，後來慢慢的方纔說出，不知說出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且說龍天彪成親之後，問東方姣也不說，問東方豔也是不知。嗣後來天彪說：「咱們是夫妻，你是隨夫貴，隨夫賤。我們請冠袍帶履的人甚多，我在裏面，若要請不回去，要被旁人請去，許教相爺怪罪，我要得著，就越級高陞，我要得到頭品，你就是一品夫人；我要是降級，連你恭人爵位都沒有。你在圍城子內，從幼小時長大，不能不知此事。」東方豔被天彪說的無奈，說道：「我指你一條明路，你自己去辦。」天彪問：「怎麼一條明路？」東方豔說：「我雖不知道樓中就裏，我可知這個樓是甚麼人擺的；只要將那人找著，就可以進去。」天彪問道：「但不知甚麼人所擺？」東方豔說：「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他可是個文人在信陽州居住，姓劉名劉志齊。」

當個衙司先生。天彪一聽是劉志齊，心中暗暗歡喜，他本是信陽州人，自己可沒見過，久聞此人文武全材。只可明天與公館送信，讓他們去請。再問他妻細底，可實在不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晌午的光景，天彪出圍城子東門，直奔公館而來。且說公館中的人，盼念天彪，總沒來信，急的山西雁晚間要上圍城子去。可巧天彪從外面進來，見眾人磕頭。蔣爺問：給了一個？是給了兩個？天彪說是兩個。蔣爺說：如何？我猜著了罷。準是兩個。徐良說：人間事情不公道，他小小年紀，一個人會有了兩個媳婦，偌大年紀，還有沒有的哪。蔣爺說：你這是甚麼師傅？又問：這樓的消息，怎麼樣了？天彪說：也有了。就把劉志齊罷的，非找此人不可。智爺說：可惜沒有一個人在此處，他們是盟兄弟。蔣爺問：是誰？智爺說是沈仲元，他盜大人時節，就是與劉志齊借了一個迷魂藥餅。還好我會套他寫的筆跡。蔣爺說：使得。假作他的一封信，你的一封信，我與展大弟一封信，我們三封信，寫的懇懇切切的，再多備些禮物。智爺說：禮物倒不用，只要有我們三封信，就可以的了。馮淵在旁說：這件事情，我去送信，我們兩個通家至好。蔣爺問：怎麼？你們會通家至好。馮淵說：我與沈仲元到他家裏去過一趟，並且那日沒走，還是在他家內住下了。蔣爺說：那倒很好。馮老爺就辛苦一趟罷，立刻修書，將三封信寫完。馮淵自己帶了些應用東西，又帶上盤費銀兩。蔣爺說：你要請這個人來到這裏，可別過五月十五方好。馮淵說：四大人只管放心，絕過不了十五。自己找了一塊油綢子，把三封信包好，繫在貼身，告辭衆位。天彪說：我也走了。蔣爺說：你得便就往這裏來。天彪回圍城子慢表。單說馮淵帶了三封信，直奔信陽州而來，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信陽，看了看太陽西下，緊走了幾步，直奔劉家圍。當初鬧花蝴蝶的時節，此處安過團練，故此就叫劉家圍。未到門首，就將包袱解下打開，把三封信拿出來，仍舊把包袱包好，直奔劉志齊門首而來。進劉家圍東村口，路北第一門，上堵臺石叩打門環。從裏面出來一位老管家，開了雙門一看，先問找誰。馮淵說：劉先生在家沒有？老頭子問：你們是那裏來的？馮淵說：我從南陽府而來，有三封書信，請劉先生出來面呈。老管家說：我是我家安人派我出外差，我是剛回來的；在家不在家，可不知，等我進去看看；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給與我罷。馮淵說：不能煩你，把先生請出來，我還有話說呢。老管家說：既然這樣，你在此等候，我進去看看。馮淵說：使得。老管家去數多時，復又出來，問：貴客尊姓？回答說：姓馮。管家說：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先生不在家，教人家請去，與人家置買墳塋，看看風水，還得與人點穴去了。馮淵問：等幾時回來？管家說：也許三兩個月，也許一個月十五天，也許一半日回來，那也不定。不然，你把書信留在這裏，等他回來了，我與你回稟就是了。馮淵說：那可不行，我非得面見。大概明天，可

以回得來回不來？回答不定。馮淵此時無法問：那裏有店？回答說：離此很遠，用手指說：西南地方，叫賈家屯，離此五里地方，那裏有店。馮淵說：少陪少陪，我明天再來。馮淵走後，家人進去，關了大門。馮淵直奔西南，越走天氣越晚，點燈的時候，方纔到了賈家屯。見西口外頭，是一個大菜園子，進西口路北頭一個店，是雙勝店。夥計張羅，客官住了罷。馮淵問：可有上房？夥計說：有三間上房，在西跨院。馮淵說：前面引路，我看看去。跟著夥計，到了西跨院。夥計點燈燭，預備他的酒飯，他就飽餐了一頓，倒了一杯漱口水來，夥計檢傢伙，馮淵漱著口，往院子裏一噴。就聽西隔壁院內，有哭哭啼啼的聲音。可巧靠著西牆，有一個大土堆，扒著西牆一看，就見有三間屋，一個大院子，種的是菜蔬。原來這就是外頭西口那個菜園子，見屋中半明不暗，點著一盞殘燈。忽見那窗櫺紙上，有個人影一幌，要在那窗櫺上上弔。馮淵一著急，把那漱口碗，往那裏一扔，一掖衣襟，就躡過牆去，直奔屋門而來。門前掛著單布簾子，啓簾進去，一聲嚷叫：老太太爲甚麼上弔？那老妻子將要把脖子往繩上一套，聽見一嚷，嘆咚一聲，摔在坑上，蘇醒了半天。馮淵問：老太太偌大年紀，因爲何故要尋自盡？那老太太說：這位爺台，你是幹甚麼的，上我這裏。馮淵說：你爲甚麼上弔？告訴我能給你分憂。老太太說：爺台要問我實在活不得了！我娘家姓王，婆家姓張。我有個兒子，叫張德立，租了這個菜園子，一租十年，去年把買賣做虧了。我兒又出去，同相好的借了二百兩銀子，上松江買了二百兩銀子松江布，上京都販賣。至今去了半年有餘，音空信杳。我就帶著這房兒婦。我這兒婦娘家姓顧，皆因昨日晚間，天有三鼓，忽然外邊水梢的鐵梁兒一響，我兒婦就出去看瞧，忽聽見哎呀一聲，又聽見半懸空之中，有人說話，說我乃夜遊神是也。今有張門顧氏，乃是月宮仙子，在上方造一點罪孽，貶下在塵世受罪，如今罪孽已滿，吾神帶回月宮去了。今日白晝，找了一天，我正哭了一天，我是實在無處可找；等待我兒回來，要問他的媳婦，我有何言對答？故此實在無法，纔行這個拙志。不料爺台你來到此處問我，這就是以往從前的言語。馮淵說：不怕全有我呢！你說這夜遊神，不是外人，我是夜遊神的哥哥。老太太趕緊與馮淵跪下，你是老夜遊神，哪要能轆把我兒婦找回，就救了我這條老命了；只要等我兒子回來，再帶他歸月宮，就不干我的事了。馮淵又問：你們這裏有惡霸沒有？老太太說：沒有。馮淵說：就是匪類的惡人，叫惡霸呀！老太太說：我們這裏有個員外，他叫金頭老虎，姓賈叫士正。他可常常欺負善良。馮淵問：在那裏居住？老太太說：就在我們這南邊，有一個南街，路北廣梁大門。馮淵說：你在晚間聽信罷，四更天不來，五更天準到。婆子復又磕頭。馮淵一擺手，出了房門，婆子往外一送，轉眼之間，就蹤跡不見了。老婆子望空磕頭，知道他是夜遊神駕。

雲走了。馮淵回了店，仍打牆上躡將過來，到了自己屋中，往坑上一看，一找自己包袱，蹤跡不見。高聲喊道：店家快來，我少了東西了。店家道：客官不要喊叫。馮淵問我這個包袱，那裏去了？店家說：那我們可不知，方纔我們過來，與你烹茶，你到那裏去了？馮淵說：我沒有出門。店家說：不行，我纔過來，這屋中沒有人，我還叫喊了半天，連廊中我都找了，沒有馮淵說：你倒不要管我。我倒要找那個包袱，沒有我是不行，我那個包袱裏，有要緊東西。夥計說：裏面有多少金銀？馮淵說：那倒沒有，你就是給我包袱。二人爭吵不已，連掌櫃的也過來，在屋中爭吵了半天。馮淵也就無法說：既然你們沒見，我就認一個喪氣罷。店家方纔出去。馮爺心中一想：已然是應許那個老婆子，要沒有夜行衣靠，就是自己這身衣服，去時有些不利便。拿自己兜袋銀子，給了店飯錢。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掖上衣服，掖上刀，吹滅燈燭，倒帶雙門，躡出去，直奔前街，往東一拐，就見著廣梁大門。往旁邊的牆躡將上去，直奔裏面，躡在垂花門西牆，上了西配房，往前坡一爬，往上房中一瞧，當地一張圓桌面，排列一桌菓席，全是上好的菓品。見一個人在那裏坐著，約有四十多歲，頭戴藍緞繡花肚巾，身穿淡黃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子，掛著一把利刀，面似舊鍋，粗眉大眼，半部紅鬚鬚，在那裏吩咐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答應，往外就走。馮爺將要躲閃，忽見對面房上，爬著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不見。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邊戲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且說馮淵見金頭老虎賈士正在屋中，看著那桌菓席，教家人有請高大爺。家人出來，馮淵只得躲避。就見東房上，有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就不見了。自己暗想：這個人好快身法。也就躡在後坡，等家人過去。從外邊進來了一人，馮淵一看，認得正是飛毛腿高解。來至廳房，金頭老虎讓他坐下，謙讓了一回。高解上坐。賈士正親自斟酒，教高解連飲三杯，然後這纔斟上門杯。賈士正道：這件事，多虧是你，除非哥哥，那件事萬也不能成功。馮淵一想，高解怎麼跑到這裏來了？皆因在美珍樓被蔣四爺追迫，從雜貨鋪蔣四爺的旁邊，躲避了半天，他見蔣爺沒追他，自己方纔放心逃竄。後來也沒找著白菊花，耳聞著醬坊內的事，多半是病判官死在醬缸裏了。自己無家可奔，一想，不如上姚家寨找他。主意已定，就奔洛陽縣而來。可巧正走在賈家屯地面，遇見賈士。正他在門首，二人彼此見禮。賈士正把他讓在家內，待承酒飯。飲酒之時，二人談了許多閒話。這賈士正愁眉不展。高解問賢



弟甚麼緣故，愁眉不展？賈士正提菜園子裏有個少婦，生得十分俊俏，自己不能到手。高解說：我給你辦理，只要你喜愛這個人，我就有法子。到了晚間，高解教賈士正預備兩牀被子，帶了兩名家人，到了菜園子內。高解見他們外邊，放著兩個水梢，用小磚頭往水梢梁上一砸，這叫調虎離山之計。那個少婦剛一出門，他用被子往他頭上一兜，就不能喊嚷。高解往肋下一夾，到了外頭，交給家人，把他擡將回來。高解復又回去，站在房上一嚷：我乃夜遊神是也。所以那個老太太一說，馮淵就知道是夜行人所爲，這就是各行中人，知道各行人的滋味。再說當時高解曬完，仍然回到賈士正的家中。到了第二日晚間，金頭老虎預備一桌菓席，請高解與他道勞，二人講些盜取婦人的事。家人進來回話，說員外在上，外面由姚家寨來一位周三爺。賈士正一聽，一聲吩咐，請不多時，從外面進來。馮淵容他們進去，復又到前坡，爬著望內瞧着，見此人身長八尺，銀灰六瓣壯帽，銀灰箭袖袍，絲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白緞子大氅，上繡三藍色的團花，面如銀盆，劍眉圓目，直鼻菱角口，微長髭鬚。見賈士正對施一禮。見高解微微一怔。賈士正在旁說：二位不認識麼？這可不是外人，這就是八寶空青山的寨主，外號人稱玉面判官。姓周名凱。又說：這位是土龍坡的寨主，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名解，與周四哥、周五哥莫逆之交。二人一聽，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客套，謙讓半天，然後落座。教家人從新另添一杯杯箸。賈士正問：三哥意欲何往？玉面判官周凱說：我從姚家寨而來，皆因圍城子東方大哥，請王興祖鑲指，他不願意去。圍城子連催了三封書信，姚大哥打發我趕下來了，如若他沒有去，我追到家中，把他請出來。賈士正說：就爲這事情，你明天再走罷。隨喝著酒，周凱說：高大哥因何走到此處來了？高解一聲長歎說：我們實在的是時運不好，我們的四弟晏晏飛……隨將晏寨主自己丟刀，晏寨主丟琵琶谷，周瑞丟桃花溝的話，細說了一遍。又說：我們四弟大概還許沒有命了！又把美珍樓三個人失散的話，也說了一遍。玉面判官周凱站起身來，蹣跚一喊說：就是這麼一個老西兒，就會害得你們三個人這般光景！高解說：你可不知道這個山西人，多大本事哪。周凱說：他還能頸長三頭，肩生六臂不成？高解說：這個人能耐太多了，他會裝死，他會裝打呼，會裝往西北追人，東南等，那口刀不管甚麼兵器，碰上就折，一身暗器，所有的暗器，是無一不會。再說他那暗器，也透各別，手中托著一枝鏢，嘴內一咕嚕，那一枝鏢能打死三個人，那枝鏢不丟，仍然還在手內托著。他一誇獎徐良不要緊，把賈士正、周凱顏色都改變了。周凱說：此人必是有妖術邪法。高解說：妖術邪法，大概也有點；他日見著他，須多留些神方好。他這裏替徐良說些大話，氣得馮淵渾身的亂抖，心中暗說：這個醋槽真走時運，我馮淵背地內就沒有人說些大話。

我淨在這裏扒著，有甚麼的意思？趁他們喝著酒，我先到後面，把那個婦人救了再說。正要打算往後去，不料兩條腿被人揪住了，扭項回頭一瞧，暗暗心中歡喜。原來是徐良，把他雙腿揪住。他問山西雁，從何來的？皆因是馮淵拿了三封書信，由公館起身。徐良總看他不能辦這樣大事，隨著就把自己的東西拾奪了，帶些散碎銀兩。蔣爺問：「你上那裏去？」徐良說：「我告告便。」就打這一告便，從小路裏，追下馮淵來，了一路之上，總不離左右。直到劉家園，他在對面影壁後頭蹲著，他一聽馮淵說的話就不對，只暗暗罵臭豆腐不會說，說不留下書信使得，你到月底告訴人家來歷呀。看這個意思，先生準是在家內。他就先奔買家屯，找店來了。他住的也是雙勝店，外院兩間廂房。馮淵進來，他也看見了。他先吃完了飯，到西院瞧瞧去，剛進院去，見馮淵往那裏一躡，他也跟過來了。看見馮淵在屋內說話，他全聽見了；他先過來，順手把馮淵夜行衣靠著走了。等到二更之半，他也往那裏去了；看見馮淵轉到後邊，他把屋中話也都聽見了。一轉身從後面繞到西房，到前坡把馮淵雙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馮淵又不敢叫喊，又怕他往下一扔。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馮淵就從房上摔下來了。說：「醋糟！你害苦我了！他雖是一身工夫，自己要躡下房來，一點聲音皆無，這是被人扔將下來，可是撲咚一聲，趕緊的站起身來。徐良在他背後低聲說：『不要緊，全有我呢。』馮淵見他在背後，就壯起膽子來了。徐良說：『烏八的，三個人滾出來罷。』高解說：『可不好，來了噲的一聲，把後窗戶踢開，從這後窗戶跑出去了。』周凱不能不出來，無奈把大氅一甩，掖上衣襟，拉刀吹燈，微一攏眼光，躡出屋門，往對面一看，就見迎面站著一人，說：『你是多臂熊？』馮淵說：『我是馮大老爺。』隨說話，扭項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馮淵只嚇了個膽裂魂飛，只可拉刀，與周凱交手。周凱說：『外面就是一個人，你們出來拿他罷。』賈士正也就在牆上，摘下一把撲刀，躡在院內，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深夜入宅，非奸即盜。』兩人往上一圍。馮淵這口刀，上下翻飛，遮前擋後，暗暗的怨恨徐良，你把我扔下來，你不管了。正在怨恨，忽聽身後哼了一聲，馮淵躡在圈外。賈士正、周凱也就一怔，往對面一看，徐良就見他一身青緞衣襟，黑臉膛，一雙白眉毛，望下一格拉，好像弔死鬼一般。手中托著一件物件，靠著南牆瞪著眼睛，支著牙齒，實係難看。周凱、賈士正納悶：『這個人不像有本事的人。』二人正要往前一躡。徐良說：『我本沒甚本事，你們饒了我罷，我給你們磕個頭。』就見他肩膀往兩邊一幌，他把頭一低。焉知曉他的頭可不好受，花裝弩贈的一聲，就打出來了。多虧了周凱的眼快，一低頭往旁一閃。那知弩箭味的一聲，就從耳朵上穿將過去，鮮血淋漓。氣得周凱咬牙切齒，把刀就剝。賈士正也就躡上來了。徐良那裏把這兩個人放在心上，拉大環刀交手，暫且不表。且說馮淵見徐良一露面，自己

往北撲奔後面去了，由東夾道往後正跑。忽見後面照房上，站著一個人，晚間一看，猶如半截黑塔一般，身軀胖大，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踏斗的架勢，往下哨著。就把馮淵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鋪姑娘救殘生

且說馮淵見徐良來了，往後就跑，見後照房上，這人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踏斗的架勢，往下一瞧。暗說：不好！必是賈士正一夥賊人，量自己不是他的對手。正要打算用計勝他，再往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馮淵可就直奔西北，躡過了一段界牆，只見那邊有一個月洞門，由北邊過來一個打更的。馮淵用了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把那更夫提起，到西北花叢的旁邊，撲咚一聲，往地下一摔。把更夫四馬倒攢蹄捆上，拿刀往他腦門子上一躡，問他：那難婦現在那裏？更夫苦苦的哀告，饒我這一條性命。馮淵說：只要告訴我，他在那裏？說了假話，回頭殺你。更夫說：就在這月洞門內，有個樓，四個婆子陪著他說話呢。馮淵聽畢，撕了衣襟，把更夫口中塞住，自己直奔月洞門而來。進了門一看，果然有三間高樓，見樓上燈影兒一幌，全都滅了。就聽婆子在上面亂嚷，說：可了不得了！那句話沒說出來，就聽撲咚，準是全都教人殺了。馮淵自己往上一躡，到榻扇那裏，爬著一看，見此樓榻扇大開，有一人，背著那少婦，往北去了。馮淵也往那裏一躡，見那四個婆子，橫躺豎臥，全都被殺。自己由後邊出去，也直奔北。又見那人撲奔東北，馮淵就追下來了。那人背著人躡牆，並不費力，直跳了四道牆，纔到了街上。馮淵也就跟著出來。此時已有四更多天，路上並無行走之人。追到東邊，復又東北一拐，奔到後街，由東往西又跑。自己可真著了急了，說你是甚麼人？快把這婦人與我留下，你若是要不留下……見那人跑著一回頭，馮淵這纔瞧著明白，原來是個和尚。大罵道：你這出家人，還不與我留下？雖然嚷著，那個和尚足下透慢，也就看見那邊一段紅牆，大概離他的廟不遠。馮淵追到離他不遠，想他就背進廟去。我也是找他。只顧貪功緊著一跑。原來那和尚等著他身臨切近，就是一暗器。馮淵一歪身，打在左肩之上。這一鏢沒打中咽喉，也歪出好幾步去。一咬牙把鏢拔出來，自覺那鏢傷之處不痛，麻酥酥的喘氣。暗說：不好！他這鏢準是毒藥鏢。我先回店中，去教店中人，與公館送信。焉知曉受了毒藥暗器，就是怕緊走，要是緊走一跑，那藥性發作的更快。馮淵跑著，就覺眼前一發黑，頓若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邁步，撲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鋪門前。這開酒鋪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東昌府人氏，此

人姓尹，叫剛傑，保鏢爲生，專好交友，外號人稱賽叔賣，到四十餘歲，就故去了。妻子劉氏所生一女，名叫青蓮，十五六歲，練了一身工夫，小子打扮，常跟他父親出去保鏢，生得十分美貌，性情剛直。因他父親故去，母女無人照顧，他有個母舅，就在這信陽州居住，把他們母女接來。姑娘如今已然二十九歲了。在此處開了一個酒鋪，帶著一個老人家。這個老人家，姓祝，名叫祝福，在尹家多年，這青蓮姑娘，是他眼瞞著長大的。祝福就照看著這酒鋪買賣。後有單房，他母女居住。姑娘早晚的工夫，不肯丟下，每日五更之時，起來頑拳踢腿，熟練自己長短傢伙，練完時天還不亮。爲的是活動身體，把街也掃了，前後院連酒鋪中，揮的揮了，擦的擦了，此時也就紅日東升，把祝福叫起來。然後上後面去，梳洗打扮。可巧這天，自己練完了工夫，下了一塊板子，將要掃街。見臺堦下，躺著一個人，近前仔細看了一看，武生相公打扮。列位就有說的，馮淵怎麼是武生相公打扮呢？皆因是他穿著是白菊花那身衣服，旁邊丟著一口刀，左肩頭往外冒血。青蓮姑娘顧不得掃街了，進來把那扇板子上好，先把祝福叫醒。說：祝大哥起來罷。又到後面，把老太太叫醒。老太太問他甚麼事情，姑娘說：咱們門口，躺著一個武生相公，旁邊有一口刀，多一半是遇見仇人，他那肩頭上，還直冒鮮血。你老人家起來，我們出去瞧瞧他看。要沒死，那還好辦，要是死了，我們趁早移他開去；不然，這鋪子擔架不住。老太太穿好衣服。祝福在外邊，點著燈籠等著。到了前邊，又把那扇板子下下來，先叫祝福出去，將那人衣服撩起來，摸摸他心口，還跳與不跳。祝福出去，將他衣服撩起一摸，心口還是亂跳。祝福說：不但他心中亂跳，從他肩頭上流出血來，全是黑的。姑娘一聽，說是了。對娘親一說，這是受了毒藥暗器了，我們救他罷。老太太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做這一件好事罷。姑娘挽起衣袖，又下了一塊板子，叫祝福幫著他，把馮淵搭在裏面，到了後頭屋內，把馮淵往牀榻上一放，叫祝福把板子上。姑娘進內間房中，取出一個盒子，叫祝福解開他的腰帶，把膀子露出來。姑娘打開盒子，拿出一把小刀兒，刃薄如紙，另拿出一個小葫蘆，拔去塞子，裏面貯的麵子藥，倒在傷口。微等了片時，姑娘團了些爛紙，就用那把小刀，把周圍爛肉一起，全都放在紙內，周圍見了好肉，從新取出一個小盒來，裏面是膏子藥，俱把他傷口敷滿，烤了一張膏藥，與他貼上；復又取出三粒丸子藥，叫祝福取了些涼水來，將丸藥研開，用筷子將馮淵牙關一撬，將藥灌將下去。登時之間，就甦醒過來。覺著肚內一痛，哇呀呀的吐了些黑水，往起一坐，翻眼一看，那邊一位老太太，慈眉善目，總在六旬上下光景；又有一位大姑娘，在那裏收拾盒子呢？看那旁又站著一個老頭兒，青衣小帽，像一個做買賣的打扮。自己又一想，被那和尚用鏢打了一下，自己就覺迷迷糊糊的，摔倒在地。

後來就全不知了。連忙起身來，先給祝福深深一恭，就說：這位老兄，方纔我受了人家毒藥暗器，躺在地下，我糊裏糊塗，因何會在這裏？祝福說：你被甚麼人打了毒藥暗器，我見你躺在我們鋪門外，我們老太太見你沒死，幸虧我們小姐有這個手段，纔把你搭救起來。此時把你救好，你過去見去罷。馮淵一聞此言，把袖子伸上，整整衣裳，過去見老太太雙膝點地，磕了三個頭，說：不是老太太搭救，我的性命準死無疑。未領教太太貴姓？老太太說：老身姓尹。我倒不會，是我的女兒把你的鏢傷治好，但不知相公貴姓？馮淵說：晚生姓馮，名叫馮淵，我在開封府相爺駕前當差，我是六品校尉之職。就是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在上，受我一拜。姑娘說：我們可不敢當。祝大哥急速把這老爺攙住。祝福來一攔。馮淵定要磕頭，說：小姐乃活命恩人，往上磕頭。姑娘往旁一閃，道了三個萬福。馮淵起來，又要與祝福磕頭。老人家先就跪下了，老奴可不敢當。馮淵這纔施了個常禮，問道：老哥貴姓？祝福說：老奴叫祝福。姑娘說：那個傷處，總要躺下睡覺，那傷方能好的快速。待太陽出來之後，叫祝大哥買幾尾鮮魚來煮了湯，油鹽醋醬葱蒜作料，一概不要，喝了湯之後，你可就算好了。有甚麼話，慢慢再說罷。老太太說：馮老爺！你在這裏歇歇，睡一覺罷。馮淵說：我在這裏躺著，我天膽也不敢，我在外邊躺著去罷。祝福說：我家小姐馮老爺既然避嫌，不如請到老奴櫃房去倒好，前邊肅靜。馮淵說：那倒可以使得。老太太說：既是這樣，祝福你把他的刀，交給馮老爺。家人答應，把刀交給馮淵。馮老爺接過刀來，插在鞘中，轉身與老太太姑娘，深施一禮，然後這纔跟祝福出來，到了櫃房一看，祝福那個鋪蓋，還沒捲起來呢。馮老爺先把刀摘下來，掛在牆上；頭沖裏躺下。祝福將被子給他搭上。家人說：我去開門去了。馮淵點頭答應。祝福將往外邊，忽聽外頭念了聲阿彌陀佛，甚麼這般時候，還不開門？祝福說：我們這裏鬧了半夜，將要開門，你老人家來了。說畢，開板子，進來一個和尚。馮淵一聽，心中一動，掀了被子下坑，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牆上拉刀動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

且說馮淵要從壁上拿刀，報那一鏢之仇，一聽祝福趕著他叫舅老爺，說甚麼這樣早就來呢？和尚說：我也是半夜沒睡覺。祝福說：我們也是半夜沒睡覺。和尚問：你們半夜不睡覺，做甚麼來著？祝福說：救人來著。和尚說：我半夜沒睡覺，也是救人來著。祝福說：舅老爺救的是誰？和尚說：我救的是菜園子那個顧氏張得立的妻子；你們救的是誰？祝福將要往下說，忽聽姑娘那傍說：

舅舅來了嗎？你進來罷，我告訴你一句說話。和尚往後就走，說姊姊起來沒有？老太太說：我早就起來了。和尚來至後面，見了姊姊與姑娘，將要坐下。姑娘就把始末根由，怎麼救的馮淵，細細說了一遍。和尚說：甥女兒這倒不錯了，怕他不準是個校尉罷！許他信口胡說哪！我皆因知道這個菜園子張得立的妻子，教金頭老虎賈士正搶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賈士正家裏，不知他們同甚麼人在那裏動手。見由東夾道跑過一個人來，我料著必是賈士正一黨之人。我到後樓上，殺了四個婆子，攆著他從後樓跑出來了，我就見著他跟著我來，我沒敢直奔廟去，由東北繞至後街，復又奔正西廟後而來。他在後邊說了話了，教把這個婦人給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們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鏢，也沒管他的死活，我就進廟去了。據我想起來，他定不是個好人哪！姑娘說：這個人現在前邊櫃房睡覺呢。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馮老爺請進來。你道馮淵怎麼沒出來動手哪？皆因是祝福管著他叫舅舅，想必是姑娘的舅舅。又聽他說：救了菜園子顧氏，這個和尚，倒也是個好人。雖然中了他一鏢，又是他外甥女救的！如此一想，故此不好意思出來動手。祝福說：有請馮老爺裏面說話。馮淵復又跨上刀，跟著祝福到了後面，見著和尚。僧人念一聲阿彌陀佛，馮淵一恭到地。和尚說：方纔聽我姊姊所說，貴姓是馮嗎？馮老爺說：正是。沒請教師傅貴上下？和尚說：小僧廣慧。馮淵又問：賣紉回答法通寺。原來這個和尚，先前之時，跟著他姊丈尹剛傑保鏢爲生，因他姊丈一死，自己很灰心，看破世俗，他纔削髮爲僧。他本姓劉，叫萬通，外號人稱鐵牛。劉萬通就在這法通寺，拜了靜元和和尚爲師，與他起名叫廣慧。出家之後，人家管著他叫生鐵佛。此人生來性情古怪，要管不平之事，皆因姊姊與甥女兒在東昌，無人照看，故此纔把他們接來，離廟相近，爲是好照應他們娘兒兩個。要與甥女婿擇婚，又沒相當的，高不成，低不就，富家嫌他們是異鄉人，寒家不就，皆因這件，纔就誤到三十歲，尚且終身未定。馮淵問完了他，他復又問馮淵的事情，回答我，叫馮淵，開封府站堂聽差，六品校尉，外號人稱聖手秀士。生鐵佛問：大概是奉相諭辦差的罷？馮淵說：萬歲爺丟冠袍帶履，被白菊花盜去，我們是奉旨捉拿此人。劉萬通一問姑娘：你給他治好了，沒喝魚湯罷？姑娘說：正要叫我祝大哥去買哪？和尚說：不用買去了，我把他請在廟中，給他的藥吃，比喝魚湯還強哪！遂說：馮老爺請至廟中談話，不知意下如何？馮淵說：很好很好，遂即告辭老太太。劉氏說：這是我兄弟，又對萬通說：此乃是貴客臨門，千萬不可待慢。馮淵正往外一走，劉氏又把和尚叫將回去，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話，然後纔出來。馮淵又給祝福行了禮，這纔出離酒店，直奔法通寺。就在前門進廟，直到禪堂，來到屋內，彼此落坐。叫小沙彌獻茶。馮淵問：昨晚那個少婦，師傅可給送回家去了？

和尚說：我送在他姑母家中去了，此時不能叫他露面。賈士正家內有幾條人命，那就不好辦了。又問：他的婆婆可知此事？和尚說：我也與他送信了。昨日晚間，馮老爺你沒有把話說明白，緊說教我給你留下，我只當你是賈士正一夥之人，故此我纔打了你一鏢，真正多多有罪。馮淵說：我也是錯會了意思了，我想你一個出家人，背著一個少婦，甚麼能是好人呢？說畢，二人哈哈大笑。和尚從裏間屋中，取出一包麵子藥來，倒在茶碗內，用水沖服下去。工夫不大，就聽馮淵肚內咕嚕一聲響，和尚說：大概是馮老爺餓了罷？馮淵說：何嘗不是！立時預備齋飯，不叫馮淵喝酒。二人飽餐一頓，撤將下去，獻上茶來。復又問：白菊花是那路賊人？馮淵說：陳州人氏，姓晏，他叫晏飛。和尚說：莫不是晏子託之子？馮淵說：對了。又問：此人現今可會拿獲？馮淵說：不但沒拿住，連冠袍帶履，都未請回去。哪我就爲此事而來。就把藏珍樓裏面有內應，來請劉志齊的話，說了一遍。和尚又問：請了劉志齊沒有？馮淵說：請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被人請出去，瞧墳地，看風水與人點穴，不定幾時纔回來呢？和尚說：昨日他從我廟中回去，怎麼與人家看墳地，別是他不肯見你罷？馮淵說：真要是在家不見我，可不是交情。師傅與此人相好麼？和尚說：莫逆至交，終朝盡在我廟中談話。馮淵說：我可就要找他去。和尚說：不用，我派人去找他，一找便來。馮淵趕緊一恭到地，說：就勞師傅派人辛苦一趨罷。和尚把徒弟叫過來，說：你去到劉家團，把劉伯伯請來，說我這裏立等。小和尚去後，劉萬通又問：馮老爺作官之人，甚麼外號？人稱聖手秀士。這一句話，問的馮淵面紅過耳，羞怯怯的說：實不瞞師傅說，我是綠林出身。和尚說：這就是了。老師是那一位？馮淵說：我的師傅，姓吳，叫吳永安。和尚說：這可不是外人，人稱雙翅虎，對不對？謝童海是你甚麼人？馮淵說：那是我師叔。又問：馮老爺定下姻親沒有？馮淵說：先在鄧家堡，後在霸王莊，又在王爺府多時，因此就就誤了。和尚問他這些話，原是有心事，他臨出來之時，老太太附耳低言，就是教他盤問盤問馮淵會否娶親。姑娘是大了，不知他的根底，又貪著他有官品，貌也不錯，問問他要沒成家，就把姑娘給他。和尚問了他是吳永安的徒弟，這門親可以作的了。又說：馮老爺既是沒有姻親，方纔我這甥女兒，你也見過了，頗不醜陋，意欲與你爲妻，不知馮老爺意下如何？馮淵一聽，唔呀唔呀，鬧了兩個唔呀，說：師傅論這件事，我也不能不應，無奈我是奉展大人，蔣大人差遣前來，與劉先生下書，我要在半路定親，有礙於理。和尚說：只要馮老爺你願意，我就有主意。馮淵問：甚麼方法和和尚說親事？只要定妥，有人問你，說頭前三年內定的，他們那裏搜查那個細底去。若是馮老爺不願意，那可不！馮淵說：我是情甘意願。和尚說：馮老爺既然願意，多少留下點定禮。馮淵說：不行，我是任甚麼沒有！有個夜行衣包袱還丟

了，定是教我們夥計偷了去了。玉環等項，我是素常不愛帶那些東西。和尚問：怎麼夜行衣丟了？馮淵就把住店，過那個菜園子，問老婆子，回來就丟了。賈士正家中，又遇見徐良，定是他偷了去了。和尚問：這徐良是誰？馮淵說：你難道沒看見他們前邊動手嗎？和尚說：我可知道他們前面動手，我沒上前去，故此不知是誰。和尚爲難了半天，一回手從箱子裏取出一宗東西，原來是一根簇新鵝黃色的絲鸞帶，教馮淵繫上，把馮淵那根絲鸞帶解下來，摺疊摺疊，用一張紅紙包上，就算爲定禮，並且還是吉祥帶子。馮淵倒把一根新絲鸞帶繫好，把刀跨上，就見小和尚進來，說：劉伯父到了。和尚說：請就見劉志齊，青四楞巾，翠藍箭袖袍，腰繫絲緜，白襪朱履，白臉面，三絳長髯，見了和尚，抱拳帶笑。僧人合掌當胸，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小弟訊問過去了。馮淵過來，深深一恭到地，說道：劉先生！一向可好？劉志齊答禮相還，上下瞧瞧兩眼，說：原來是馮賢弟，多年沒會的，我眼疎了。連連告罪。馮淵就把三封書信，掏將出來，遞與劉志齊。劉志齊接書，還未打開觀看，說：昨日晚間打門是你嗎？馮淵說：不錯是我。劉志齊說：怎麼賢弟你也不把話說明白了？我實情是在家中聽說是南陽府的，我萬沒想到是你。總疑惑是圍城子那裏請我來了。我如今與他們斷絕交情，倘要見面，倒有些礙難之處。隨說著話，就把三封信打開一看，俱都看畢，微微一笑，說：馮老爺如今作了官了，可喜可賀，這個方算是個正途。論說這三封書信，我冲著那位都應當前去，無奈我可不能從命。此樓是我擺的，冲著東方保赤，如今小兄弟們任意胡爲，我再三勸解，他們執意不從，我與他們斷絕交情，三節兩壽之禮，我都一概不受。我如今要去破樓，他們不能不知，我豈不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我可去不得。我給你們畫個樓圖去，可破此樓。和尚問道：幾時纔能畫得？劉志齊說：後天可得，事不宜遲，我還是就走。馮淵和尚送將出來，復又深施一禮。劉志齊去後，和尚又帶著馮淵，至酒鋪內拜見岳母，給了定禮，仍然回廟。等到第三日，樓圖畫成，馮淵拿著樓圖，回到公館，破藏珍樓，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且說第三天將樓圖畫好，劉先生專人送來的，並有一封回書，說我們先生有些身體不爽，派我送來。和尚賞賜了家人，說：我得便到府上瞧着他去。家人去後，馮淵打開了樓圖，同著和尚看了一回。和尚說：不可在此久待，急速起身要緊。馮淵仍用油綢子，貼身繫好。和尚拿出二十兩銀子來，給馮淵作路費。馮淵再三不受。生鐵佛讓之再四，馮淵方纔收下，告辭起身。將到廟外，見



前邊一陣大亂，見有地方在前邊拿著竹杖亂抽，不准閒人近前；後面有青衣喝道，一乘大轎。馮淵剛出門首，和尚復又把馮淵拉進裏邊來了，把廟門一閉。馮淵因問：「因為何故把我又拉進來？」和尚說：「姑老爺，你還看不出嗎？這是上賈士正家內驗尸去的，要躲避躲避。」等他們過去，馮淵這纔辭別起身，撲奔五里新街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山西雁一弩箭把周凱耳朵打破，然後削了他刀，又削賈士正的刀。衆家人往上一圍，削了他們兵器不少。自己要到後面救難婦去。及到了後邊，難婦早有人救出去了，還殺了四個婆子。徐良疑是馮淵辦的事情。自己回店，見馮淵沒回去，又疑著準是上菜園子送人。回到自己屋中，安歇睡覺。次日還想著，要給馮淵夜行衣靠包袱。剛叫夥計打臉水烹茶，就聽店中一派的喧嘩亂嚷。徐良出了屋門，就見店中人在那裏說掌櫃的，你瞧這件事情，詭異不詭異？徐良問：「甚麼事情？」夥計說：「昨日西院住下一個蠻子，他說丟了一個包袱；後來我們掌櫃的過去，一評這個理兒，他又說不要緊。今日早晨，門還關著，把人丟了；大概瞧他這個人苗頭不正。徐良纔知道馮淵沒回來。暗暗納悶，準知道動手時節，他走了未曾遇險，這少婦也救了。夜行人規矩，但能回店，總要回店；連徐良也猜不著是甚麼個緣故。只可對著這店家說：「你們只管放心，這個人我也看見了他，絕不能是個賊，倒許是個蠻子，或者半夜內趕下賊走了。該多少店飯錢，他要跑了，我給。」店家說：「飯錢店錢，已然給過了。就是這個人，走的奇怪，門還沒開哪。」徐良說：「既然給了飯錢店錢，更不要緊了。與我預備飯罷。」店家答應一聲，給徐良預備早餐。等到二更多天，也沒換夜行衣，就是隨便箭袖袍，直奔劉家團，進東口路北第一門，門戶緊閉。心想著躡進牆去，先看看劉志齊在家內沒有；倘若不在家，那臭豆腐不定有甚麼緣故了！也許馮淵把菜園子事辦完，見著劉志齊，他就走了。且到裏面，看看實在不得信，或是問問他們打更的與家人，他們必然知曉。躡上南房，扒著前坡一看，冷清清，撲奔四扇屏風而來，屏風左右，有兩段子卡子牆。縱在西卡子牆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兩間耳房。往上房屋中一看，燈燭輝煌，上首是劉先生，下邊是他的妻子，就聽得內裏講論馮淵事情。徐良離著很遠，聽的不甚真切，非到窗櫺之外，不能聽得明白。躍身下牆，直奔上房那裏聽話，不料有一宗物件，絆在腳面，往前一邁步，繩子兜在腳面，身不能由己，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往起一爬，連手都教繩子繞住。這一摔，倒把徐良嚇的膽裂魂飛。只聽見遍地小鈴鐺亂響，一擡腿嘩嘩啣啣鈴鐺亂響，手一擡也是那鈴鐺亂響，手足全被繩子綁住。徐良也不敢動轉。四面八方牆底下，屋檐底下，前院後院，到處俱是那鈴鐺亂響，屋內劉志齊先生，不慌不忙，叫劉安。不多一時，從屏風門來了一位老管家，手提燈籠直奔上房，連徐良一眼也不看他，在屋門外

堵臺石上一站。先生說：教二哥來，把這個人捆上，帶過來我問問。老奴答應，轉身出去，叫進一個人來，約數二十多歲。老人家打著燈也過來。徐良借著燈光一看，滿地全是繩子，橫三豎四。那個人過來，先把他的刀抽出來，腰中掖著兩根繩子，把徐良手上繩子摘開。原來那繩子全是活扣，一摘就開。把二臂給他捆上，然後摘腳上的，全都與他摘開，捆好。把山西雁往肋下一夾，找著道路，直奔上房，進了屋中，把徐良往地下一放。老人家說：你跪中央求我，我們老爺罷看你也不是久慣幹這事的，我們老爺施恩把你放了。徐良說：你少話罷，我可不是賊，你量著我是偷你來哪？劉先生：我可不是被捉，貪生怕死，皆因我的叔伯父，我的朋友，都與你相好，我可不能不給你行個禮兒。說畢，雙膝跪倒。劉志齊見他昂昂相貌，儀表非凡，連忙問道：壯士貴姓？先教妻子迴避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常，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就把馮淵前來，有三封書信，與你下書的話，說了一遍。劉志齊一聞此言，趕緊下位，親解其綁，說：徐老爺到了，真正不知，多有得罪。既然同著馮老爺前來，爲何深夜到此，是甚麼緣故？徐良就把自己住店，夜晚到賈士正家內分手，至今未回，故此到這裏打聽打聽；不料到此已晚，不好叫門，我纔躍牆而過，到此被捉。劉志齊讓坐敬茶，把刀仍然交與徐良。又問：馮老爺的事情，你是一件不知。徐良說：我是一件不知，他並沒回店。劉志齊就把馮淵被傷，受毒藥鏢，教青蓮治好，與和尚到法通寺，與青蓮聯姻，樓圖已然畫好，今日拿去起身的話，說了一遍。徐良這纔知道。復又向劉志齊行了一禮，說：我不能在此久待，追我們馮老爺去要緊。劉志齊一定要備酒款待。徐良再三不受，告辭出去。先生叫開門，別打牆上走了。徐良問：劉伯父，你這院中，各處大概全有消息。劉志齊說：我這院內，並沒別的消息，無非是一個串地錦，房上牆上一概沒有。但教人家知道，不上我這裏來罷了。只要下牆，他就不用打算走了。別的沒有消息。我又不作國家犯法之事，用那些埋伏何用。徐良一聽說的有理，答道：等我們破樓之後，再來造府道勞。志齊說：豈敢豈敢！直送到門首。徐良走後，家人把門關上。山西雁到店，仍然躡牆進去，回到自己屋中，天光已亮。叫店家算帳，俱都開發清楚，拿著馮淵包袱出店，直奔南陽府而來。一算日限，非連著夜行不能。把主意定好，走至吃飯時節，又飽吃了一頓，買些乾糧揣在懷裏，連夜往下緊走。越到夜間，越好走路，沒有許多過往之人，倒清靜。到第二日晚間，見前面有一片樹林，有一個人躍入樹林之中。山西雁想道：別是白菊花罷？要是他，這可是天假其便也。奔樹林內來了。就聽那個人一聲長歎，自言自語，在那裏說話。徐良一聽原來是他，也覺歡喜，說：這個人是玉面判官周凱，把他拿住，也還可以。就聽他在那裏說：我無緣無故，在姚家寨打發我出來，走甚麼一輪外差。頭一次見著這白

眉毛老西把我的耳朵打破，把我的刀也給削了；我還活著做甚麼？大概生有處，死有地，就該我回去的地方了，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便了。徐良本欲拉刀躡過去，一聽他要尋死，等著他弔上拿他，豈不省事？自己就在樹後一蹲，聽見他說：尋死都找不著一個樹叉兒。又說：這裏可以。徐良聽了半天，沒有動靜，心中想道：必是弔好，撒腿往前就跑，身臨切近，遍找玉面判官周凱蹤跡不見。徐良罵道：好鳥八的，冤苦了我！老西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量他也還跑不了多遠。隨說著話，就出了樹林之外，就只見正南上，有一條黑影。徐良就趕緊追下去，追至離不甚遠，把大環刀往外一亮，一個箭步，躡將上去。那人也就把刀亮出來了，說：唔呀！甚麼人？徐良一聽是馮淵的口音，原來是臭豆腐。馮淵說：醋糟，你害苦了我了。徐良說：我倒害苦了你，你還不謝我。馮淵說：我受了毒藥鏢的時節，你不前來救我，要不是我的命長，早死多時了。徐良說：那一毒藥鏢沒白受，我要救了你，那裏找媳婦去？馮淵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徐良就把怎麼到志齊家中去，聽他說話，告訴了一遍。馮淵一聽徐良這套話，走著踏央求徐良千萬別給他提出聯姻之事。徐良點頭許允，說：見了大眾，絕不提及此事便了。且說公館大眾，見馮淵去後，徐良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智爺說：不用說，徐良準是追下馮淵去了。直等到五月十四日晌午光景，還沒見二人回來。蔣爺真著了急了，並且街上，吵吵喊喊，要看明天擡臺。正說之間，忽見簾子一掀，馮淵同著徐良，笑嘻嘻的進來。蔣爺問馮淵：請的劉志齊先生，怎麼樣了？徐良、馮淵二人，先見了大眾，行了禮，然後馮淵說：人可沒請到，畫來了樓圖，請大眾一觀。打開樓圖，大眾瞧看。要知議論誰去破樓，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眾聚會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且說馮淵進了門，大家見了一回禮，然後把樓圖解將下來，打開包袱，先將書信遞將過去，後把樓圖打開，鋪在桌上，大家一看。頭道門，二道門，三道門，四道門。頭道門臺階底下，是活心子，不要管他，墜落不下去；龍鬚不用動，他也不能扎人。若要破樓，總得寶刀寶劍方能成功。用刀插入門縫，往下一砍，自然兩扇門，就墜落地中去了。那門一下去，用寶刀寶劍將藏珍樓三字砍落，那門就不能復又上來了。進得裏面，用千里火，照著二道門，叫藏珍門。東邊門上有八楞華子一個，用手往裏捻開，人可要往旁邊躲避。容那個巨鬼起來，用又把門口堵住，容那三枝弩箭，從鬼口中打出來之後，三枝箭打完，那個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

字，那門就不能復關閉了。躡過屋中那個大深坑，到那大鬼身後，有兩根鐵練，用劍將這兩根砍折，那個鬼就不能起來了。三道門叫五福門，雙門一推就開，先把兩個門環子砍落，然後把五個福字，也全都砍落。進了屋中，那當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蓮花，把他削折，鐵叉子也不能出來了，桌面子裏頭鮎魚頭的刀，也不出來了，桌子又不能轉了，柱子又不能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兩個圓桌面前面，地下有兩塊翻板，長穀五尺，寬穀四尺，把這兩塊板子揭開，人就墜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門，叫覓寶門，左右有兩個門，上掛著簾子，中有一塊大堂簾子，類若戲臺一般。左右兩旁，如上下方門一樣，那兩個門上，都有兩個銅字，俱是刻出來的，一邊是堆金，一邊是積玉。雖有簾子，把簾子掀開也進不去，後面有木板門，從外面也不得開。當中掛著一個堂簾，上面有三個字，是覓寶門。堂簾後面，卻是四塊榻扇，倒是一推就開。那榻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一個窟窿內，有一枝弩箭，那弩箭頭上，全是毒藥，若要一推榻扇，身上就得中了弩箭。先把這堆金積玉四個字砍下來，那兩邊門就全開了，後面全是木板鋪地。別往後走，先把榻扇後頭的一段鐵條砍折，容他把那弩箭都放將出來，仍然還從榻扇當中進去。一進裏面，當中有一塊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來，往下是一層層的梯子，從梯子下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邊有兩扇大門全開著，進大門東西兩個小門，俱掛著單簾子，裏面是一層層的扶梯，全是木頭作成，千萬不可上去。半路拐灣之時，踏著消息，前邊下來一塊鐵搭板，後面下來一塊鐵搭板，鐵搭板，就把人圈在當中。倒是迎面往正北去，有一個月洞門，瞧著可險，上面掛著一口劍刀，只管從劍刀而入。裏面也是扶梯，從這裏上去，直到樓上，可就沒有消息了。樓上有魚腸劍，冠袍帶履，可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放著，自己去找去。大家看完，齊聲喝采。後邊還寫著，可看藏珍樓外面周圍，俱是七八尺寬的翻板。蔣爺說：樓圖是到了，就在今晚間，去破樓方好。你們議論議論，誰去破樓？問了幾聲，並無一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覷，你瞧著我，我瞧著你。蔣爺又問：那位前去破樓，請萬歲爺冠袍帶履？隨問著，可就瞧著智化。智化一語不發。蔣爺心中納悶。展爺說：蔣四哥！不用著急，沒人前往我去。蔣爺說：展大弟前去，很好很好。大事準成。展爺這一答言，要去的人就多了。徐良、艾虎、白芸生、盧珍、馮淵全要去。展爺說：我不答言，你們也不去；我一答言，你們全都要去。徐良說：人無頭兒不行，鳥無翅兒不飛，我們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們不過巡風而已。智爺在旁說：展大哥！只管把他們帶去罷，我準保沒事。蔣爺說：馮老爺你不用去了。馮淵說：請人應是我去，請冠袍帶履應是你們去，你們不知道，請人去幾乎喪性命。蔣爺說：怎麼幾乎喪命，是甚麼緣故？徐良說：這是你嘴裏說出來的，別怨我了。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馮

淵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只在蔣大人、展大人面前請罪。蔣爺說：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又不是在軍營內，出兵打仗，臨陣收妻，犯了軍規，該當有罪。我們應當與馮老爺賀喜纔好。馮老爺依我說，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樓圖，這是頭一件功勞。寫奏摺之時，不能不寫你的頭功，況且還是你一人獨功。馮淵只得啾啾而退。暗暗怨恨蔣平不公，書不重絮，吃了晚飯，等到二鼓之半，展爺帶領小四義，換了夜行衣靠，繫上百寶囊，帶上了兵刃，五位爺直奔圍城子而來。圍城子正北，有一座樹林，徐良說：展大叔，請你老人家到樹林裏面說句話。展爺說：使得。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石，讓展爺坐下，徐良先磕了一個頭。展爺說：姪兒有話慢說，何爲行禮哪？徐良說：我們五個弟兄，我與老兄弟有一寶刀，就是我們老四，沒有寶刀寶劍，二哥又是個渾人，此番去到藏珍樓，請冠袍帶履不必說，無論誰請出來，都算你老人家請出來的。我們幾個人，商量明白，無論誰得著這口寶劍，都要送給我們大哥。倘然你老人家得著了這口寶劍，懇求給我們大哥。你老人家要沒有巨闕，我們天膽也不敢啓齒。怎麼單給大哥討？皆因他外號玉面小專諸，爲的是成全他這個外號兒，故此央求你老人家。展爺一聽，此事不能不說，我要得著，萬萬不要。徐良一回頭說：大哥，你先過來謝謝展大叔。芸生很不願意，既有徐良這般說著，不能不過來給展爺磕頭，跪倒在地，與展爺行了一禮。展爺連忙用手攙起來，說：賢姪，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寶劍，必然送給賢姪。芸生站起身來，大家復又出了樹林，直奔圍城子而來。來至城牆底下，徐良把百練索掏出來，搭住城牆，一個跟著一個上去。到了裏面，徐良囑咐小心翻板。也是一個跟著一個下來，然後把百練索收將起來。徐良在前邊帶路，展南俠與小四義，俱在後面。繞過太湖石前，就見那裏有一條黑影，從東南往西北，直奔紅翠園。將纜過去一個，又追下一條黑影，也奔紅翠園去，就見後邊又追去一個，也奔紅翠園，全都飛也相似。艾虎低聲說：又來了一個。大家一看，這個從正北而來，也奔紅翠園。你道正北上來的這一個人是誰？這是馮淵，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圍城子來，一想，你們不教我去，難道說我一個人不會前去？自己換了夜行衣靠，背插單刀，繫了百寶囊，並沒告訴別人，也是躡躡躍躍，直奔圍城子而來。到了圍城子裏面，直奔正南。他也不知道，那裏是藏珍樓，只要見著大眾，他打算見一面分一半。就聽見徐良說：穿過菓木園子，南面是藏珍樓，北面是紅翠園，也沒找著菓木園子，就見前面一段牆，見裏面有燈光，他就躡躡進牆來，見三間上房，近西面那間，有個小後窗戶。馮淵一縱身，躡上小後窗戶臺上，胳膊一跨，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往內窺探。這一瞧，就猜著八九分的光景，準是金仙、玉仙。見金仙是穿著長大衣服，青綳綳包頭，大紅窄窄弓鞋，全是滿臉脂粉，瓊瓊叮嚀。

馮淵心中暗暗忖度，說這兩個丫頭本領出色，要論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著西牆上，掛著一對練子錘，一對練子槊，還掛著兩口刀。就聽玉仙叫婆子說：「你不是請王三爺去了麼？這個信是沒帶到罷。」婆子說：「帶到了，得便就來。」正說之間，忽聽一聲咳嗽，啓了簾子進來一人。那人身上穿的，是銀紅色衣服，頭上帶的是紫頭巾，白臉面，五官透俊，原來是金弓小二郎王玉。皆因是他知道東方亮有兩個妹子，特意到葉子園，拿著彈弓打鳥，一彈子一個。金仙瞧他這身工夫，暗暗叫婆子遞書傳信，二人私通。今天玉仙把王玉請來，與他談論事情。王玉進來之時，那玉仙讓他坐下。王玉說：「妹子有甚麼事情教我？」玉仙說明日播臺之上，我算著我哥哥凶多吉少，大概準有官人前來尋常時節，還有校尉上咱們家裏來哪。前日不是藏珍樓結果了兩個校尉，我還拿住了一個護衛，外面還不定有多少校尉護衛哪！咱們家內，又放著犯私的東西，擺播臺又是犯私的事情，我苦勸我哥哥，他便執意不聽。我們兩個人，天大的本事，卻總是女流之輩，此時除了你，我們沒有近人，你得給我們想出一條極妙的計策來才好。話猶未了，就聽見牆上摘練子槊，說：「窗戶外頭有人暗暗探聽。」這一出來，不知馮淵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柁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著急

且說馮淵在後窗戶，聽他們說話之間，忽然被他知覺了窗外有人。馮淵嚇了一跳，打量著要跑將下來。就聽窗戶外頭嘩唧練子一響，打在背脊之上，哎喲一聲，撲咚躺下來了，立刻四馬倒攢蹄捆上，攜著來至屋中，往地下一捺。回首把練子槊往牆上一掛，也不理那個人，又與王玉說話。馮淵這纔明白，他看見是前窗戶外頭有人，不是看見自己，倒要看看他怎麼辦法。王玉瞧見那個人，就急說：「妹子拿著這個人，怎麼辦法？」地下那人是苦苦的哀求，二妹妹饒了我罷，再也不敢往這裏來了。你道這人是誰？這人就是赫連方。皆因他看見過王玉上這裏來，他就心中一動，就疑著兩下私通。今日正要擺酒，見王玉一扭身出來，他也就跟著下來了，果然見王玉跳進紅翠園，他也就跟進來了。赫連方苦苦求饒，姑娘不理他。又哀求王玉說：「王三哥！你與我講個人情罷。王玉尚未開言，只見姑娘從壁上把刀摘了，嘩嘩一聲，結果了赫連方的性命。叫小紅過來，把他埋在竹林後面。」龔照樣辦理。玉仙又說：「三哥！你打算甚麼主意？我哥哥播臺事敗，要是被人拿去，必然解往京都。咱們找個要路，劫搶囚車，或上京都劫法場。王玉說：「正好！我有一個朋友，是商水州黑虎觀裏的老道，要在那裏等候，正是上京都的咽喉。要劫囚車，教他打發小道，出去

打聽那時一到，你我可劫囚車。若是要劫法場，咱們巧扮私行，撲奔京都，打聽那門外頭行刑，咱們就在那門外頭找店住了，那時差使一到，我們捨死忘生，劫救哥哥。倘若二位哥哥有性命之憂，我們三個人，一同撲奔朝天嶺，約會大眾，必要給哥哥報仇。姑娘說：但願無事纔好。馮淵把這些話，全記在心內。不料底下有一個人，把他雙腿抱住，往下一掀。馮淵不敢爭論，恐怕屋中聽見聲音，那個丫頭利害。不料被人夾起來就跑，可巧門也開著，來到樹林撒手，捺在地下，那人嘆喏一笑。馮淵這纔細瞧，往起一縱身軀，用手一指，說：你這孩子，真把我嚇著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天彪。白晝之時一算，今天十四，明天就是十五，親身至公館，打聽請劉志齊的信息，那時馮淵還沒到哪。燕爺告訴他一套言語，不管劉先生到與不到，今天晚間總要去人。又告訴他明日正午，團城子東門外頭，給他預備下三輛太平車，容大家上播臺之後，你帶著你兩房妻子，連你岳母，並帶些細軟東西，歸奔信陽州，你也不用管播臺與公館之事。回家辦理妥當，你也不用上南陽，你上京都開封府，奔我們校尉所中相會。天彪領了蔣爺這些言語，回來告訴龍爺、史爺，晚間出來，到後面照料照料。就見有兩條黑影，直奔紅翠園，他也奔紅翠園而來。將上牆頭，就見赫連方被他們拿到屋中之時，嚇的自己也不敢扒牆頭，直奔後面而來，見後面窗戶那邊還扒著一個人，細細一看，原來是馮淵。小爺疑著馮淵，貪看姑娘不肯下來，思量嚇他一嚇，這纔把他來到樹林。說：馮老爺，你怎麼看著兩個姑娘一點兒不動？馮淵說：你這孩子，有這麼鬧著頑的！我那裏是看姑娘哪？我是看他們殺人，聽他們說要緊的言語來著！這兩個丫頭的利害，嚇的我也不敢動了。天彪說：馮老爺到底作甚麼來了？馮淵說：我是請冠袍履來的小爺說：因何不去請去？馮淵說：我不認識，我把我帶了去罷。天彪說：使得。天彪在前，馮淵在後，來到藏珍樓那裏，教馮淵進去。天彪往正東跑下去了。馮淵一躍身，躡入矮牆之內，將要撲奔藏珍樓，見那邊許多人在那裏。徐良眼快，說：馮淵來了！馮淵身臨切近，說：我來遲一步，就趕不上見一半分一半了。徐良說：臭豆腐，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馮淵說：醋糟，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展爺帶領小四義，將至矮牆，大家往內一躡，艾虎低聲說：別忙，有人追下來了。徐良叫他下來，大眾沒奔藏珍樓去，都在牆下一蹲。可巧馮淵進來，別人還可，惟有徐良見著馮淵，兩個人就得口角分爭。展爺說：馮老爺來就來罷，我們破樓要緊。大家撲奔藏珍樓，到樓門以外，大家一瞅，全是呆癡癡的發怔。就只見八層臺塔，上面搭著一板，類若木板橋一般，銅龍的龍鬚墜落在臺塔之下，藏珍樓三個字，不知被甚麼人砍落於地，兩扇門也墜落地下去了。往裏一看，黑洞洞的，看不真切。展爺說：不好了！回頭叫：徐良，我們來遲了，此樓不知甚麼人所破！大

概萬歲爺冠袍帶履，又準許教別人得去了。小四義一個個面面相覷。徐良說：展大叔！我們到內面一看，便知分曉。展爺點頭，仍是南俠在前，即把千里火取了出來，上木板橋，然後告訴大家，說到七層臺塔，不用害怕。眾人說：我們都知道。展爺等進了頭門，把千里火一晃，見二道門藏珍二字，削落在地，又看了坑中那個巨鬼，躺在裏面，頭上三角，盡皆削掉，又頭砍落，盡剩叉桿，東西兩條鐵索子俱都削折。展爺心中納悶，這是何人辦的事情？又到五福門，五個銅福字，俱都削落在地；那根柱子上，金蓮花削落；桌面上刀也削落；桌子前邊，起了一塊翻板，長穀五尺，寬穀四尺，往下一看，如同一個黑坑一般。西面那塊翻板未起。又至四道門，堆金積玉，覓寶門，七個字，盡都砍落；門簾幔帳，俱都捺在地下；當中四扇榻扇，裏面弩箭俱都發盡，四面榻扇大開。進了裏面，單有一個四方黑窟窿，倒下臺階。徐良要在前面走，展爺不教。徐良說：展大叔，姓男猜著了，準是我智叔父破的樓。展爺問：怎麼見得是他？徐良說：我們臨來之時，他說：你們去罷，請冠袍帶履，不費吹灰之力。必是他老人家先來了一步。展大叔請想，這話內豈不有話麼？展爺說：如若是他還好！隨說著話，魚貫而行，由梯子一層層直到了平地。只見正北那扇大門大開，進了那大門，東西兩邊全是小門，俱是一層層的扶梯。展爺想：這樓圖畫的明白，這兩個小門，萬萬進去不得。又見正北上有一個月洞門，上面橫擔著一口大劍刀，冷森森的刀，刃沖下。徐良就用手一指，說：請看！在這內寫著哪！就在月洞門上，垂首貼著一個黃帖兒。黃紙寫黑字，半正半草，寫著箱子中有寶，柁中有劍，由此處上樓，別無險地。這帖兒上的字，卻是智爺的筆跡。展南俠一看不錯，暗暗稱道：真是奇人也！原來智化，早就打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涉險，讓他們得功，故此展爺進來看見字帖，就知道智爺先到。徐良用大環刀，把那一口劍刀砍落，大眾方纔上去。將至樓上，展爺就奔了箱子而來。馮淵一眼就看見，櫃上掛著這口寶劍，縱身用手揪住劍盒，往上一抖，把劍摘下來，雙手一抱，死也不放。徐良一見，二目圓睜，順手就搶。若問這口劍，肯給與不肯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眾同行

且說大眾到了樓上，馮淵就把劍先得在手內。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順手就奪。馮淵那裏肯給？說：前一回我得的寶劍，被你要去了。這一次又不虧欠人家的情分，就是我們祖宗出來，也不能把這寶劍送給別人。徐良說：你要不給老西這口劍，你



不用打算下樓。馮淵說：你要了我的性命都使得，這口劍你不用想了。展南俠在旁勸解說：賢姪！劍已被馮老爺得去，你一定與他要，他豈肯給你？爲這一口劍，也不必反目。你一定要，把我這一口給你。我想先專諸刺王僚，是在魚腸內所藏的東西，你看這口劍，有多大尺寸，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這一句話，把徐良提醒，心中暗忖：馮淵這口劍，綠沙魚皮鞘子，黃絨繩挽手，連劍把長有四尺開外。又一想，智北外面寫的明白，箱中有寶，柁中有劍。再樓圖上，也是柁中有劍。莫不成這個劍，不是真的？我往柁中看看。一縱身躡上柁去，用左手把柁抱住，右手順著柁上面一摸，復又用手一拍，礮礮的，類如鼓聲相似。徐良心中歡喜，大概魚腸劍是在柁中哪。用手一割，就聽哧的一聲，連紙帶布，全都扯開，見中間有一個長方槽兒，裏面放著這楠木盒子。用手取出來，把盒蓋一抽，晃千里火一照，裏面有個小寶劍，連劍把有一尺多長，綠沙魚皮鞘子，金什件，金香口，挽手絨繩，是鶻黃松籠穗。徐良把這口寶劍，往抄包內一插，將空木盒子安放原處，飄身下來。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說：我馮淵命中當有這口寶劍，憑爺是誰，無論繞灣子，我可不上當了，不落人家虧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裏嘻嘻哈哈，自言自語。徐良下來，說：馮老爺，你得著寶劍，應當抽出來，大家瞧一瞧，怎麼個形像。展爺說：我知道這口魚腸劍，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說：他這口，怕有三四尺長呢！別要是大魚腸劍罷。馮淵說：你不用管我，大魚腸劍，小魚腸劍，與你無干。徐良說：你拉出來，我們大家瞧瞧，未爲不可，誰還能搶你嗎？馮淵這纔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來。徐良說：這劍拉不出來，是甚麼緣故哪？馮淵說：準是大概多年未出鞘，銹住了。展爺哈哈大笑，說：切金斷玉的寶物，焉有生銹之理？馮淵聽了這句話，就有些疑心了。又用平生之力，哧的一聲，纔把寶劍抽將出來。大家一睜這口寶劍，全都大笑，卻是半截鐵條。馮淵說：我真是喪氣。徐良說：我把真的你瞧瞧。說畢，往外一拉，叫大眾一看，外面裝飾，與那口劍一樣，就是尺寸短。展南俠叫他把裏面寶劍，再拉出來，大家看看。徐良把劍哧的往外一抽，寒光燦燦，冷氣森森，類若一口銀劍一般。展南俠說：這纔是真魚腸劍，分毫不差。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截鐵條帶劍盒，吧嗒捺在樓上。說：徐良你真機靈，我種種事情，全不如你。徐良說：別看著我得寶劍，我也不要，我有言在先，將此物送與白大哥。雙手遞將過去。白芸生還讓了半天，這纔將寶劍收下，佩在身上。說：這口劍，雖然是無價之寶，據我看來，實在難用，尺寸太短。徐良說：我告訴你一個主意，每遇動手之時，你把刀跨在左邊，動手仍然用刀，往近一棲身，回手拔劍，仍然是削人兵器。可見徐良實在聰明，一見寶劍，他就出了這樣一個主意。後來白芸生真就照他這個意思，百戰百勝。芸生把劍掖好，展南俠將冠袍帶履請出。

來，衆人參拜了一回，然後用大抄包包好，背將起來。別的物件全都不管，就背著了冠袍帶履下樓。照舊出了四道門，仍是徐良帶路，直奔西牆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城牆，用百練索搭住，一個跟著一個上去，仍然從外邊下來，大家投奔公館而來。到了公館，躡牆而入，來至東院，進了上房，蔣平見展南俠肩脊上高聳聳的背定，必是萬歲的冠袍帶履，隨就道喜。展南俠託賴四哥之福，從肩頭上解將下來，大家又參拜了一回，冠袍帶履放在裏間屋內。然後大家更換衣服，俱都換畢落坐，叫人烹上茶來。蔣平問道：是怎樣請出來的？展南俠就把始末根由，述了一遍。蔣平把腳一跺，咳了一聲說：罷了！智賢弟稱得起是個高明之士！不必說，他準是把藏珍樓一破，我們的後事他一概不管了。展南俠說：怎麼見得？蔣平說：我們請他出來之時，他交代明白了，只要得了冠袍帶履，還有甚麼事情？我們說的，只要把冠袍帶履請出來，再有甚麼大事，一概不用你管了。如今是交友全信，準是他出家去了。展南俠說：不出四哥所料。隨叫他們擺酒，又談了會得劍之事，天光大亮，把殘席撤去。芸生吩咐店家預備了香案，自己參拜了一回，忽見天彪從外面進來，與大眾行禮。蔣平見他來，就知道有事，連忙問道：你來有甚麼事情？天彪說：今日他們播臺上，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示，又約會本地總鎮大人，給出張告示，他們是倚官仗勢，擺的播臺。我特來送信。蔣平說：本地知府姓臧，總鎮是誰？天彪說：總鎮姓白，叫白雄。蔣平說：這個人可不是外人，是范夫人妻弟。這個知府，我們與他可無往來。展南俠說：這個知府，我可知，他當初做過幕賓，與龐煜合藏春酒，助桀爲虐，現今作了知府，焉有不貪之理？這個白總鎮，絕不能與他同黨。蔣平說：少刻我自存主意。又問天彪：昨日晚上破了藏珍樓，他們知道不知道？天彪說：只顧迎接知府，議論播臺之事，並且託知府約請總鎮大人，一者彈壓地面，二者觀看播臺上打播，故此後面之事，前頭一概不知。蔣平說：你疾速回去罷，此處不可以久待。天彪告辭，直奔圍城子而來。單提蔣平，叫張龍、趙虎、拿展南俠的名帖，帶領兩名馬快班頭，上總鎮衙門，請總鎮大人便衣至公館，我們展大人有面談之事，千萬祕密，不可把風聲透露。說畢，衆人起身，直奔總鎮衙門，將名帖遞將進去，併前言述說了一遍。又帶領班頭，離了總鎮衙門，回到店中，見了蔣平，回說：總鎮大人少刻即到。果然工夫不大，從外面進來，先將名帖遞進，這裏下了個請字，不多一時，來在東院，展爺迎將出來。見這位總鎮，青緞箭袖，纓帶紫腰，面似銀盆，劍眉長目，鼻直口闊，虎背熊腰。見面對施一禮，讓至室中，大家落坐，獻茶已畢，一一對問了名姓，又問蔣平與大眾來歷。蔣平就把開封府的文書，教總鎮看了一遍。白雄一怔，問冠袍帶履，可曾得著？沒有？蔣平又把得冠袍帶履，沒有白菊花下落的話，說了一遍。將軍今天還是前去，還

是給他們出告示？白雄說：「昨天本地賊知府請我出來，一半看打播，一半給他們彈壓地面，懇求再三。我如今既知曉他們是惡霸之人，我斷然不能前去。」蔣平說：「不可，總要大人親身前去方好。」白雄問：「甚麼緣故？」蔣平說：「這東方亮奏明在案，與襄陽王叛反國家，賊知府也是他們一黨。大人前去，在那臺上，絆住東方亮，東方清，賊知府看我暗令行事，我要把手往上一招，大人就把三個人拿住，就算大人奇功一件。」總鎮連點頭說：「三個人走脫一名，惟我是問。」蔣大人展大人，若是要兵將，可是現成的。蔣平說：「很好！大人點起二百名步隊，各帶短刀，彼此暗有記認方好，省得臨期自相踐踏。」總鎮點頭，領了蔣平言語告辭。大家送他出去。然後衆人將早飯用畢，忽聽店外亂亂吵吵，俱是瞧看播臺之人。蔣平與南俠一議論，叫張龍、趙虎看著冠袍履，別者衆人都散走，可不用離得甚遠。徐良把頭巾一戴，先蓋住自己眉毛。總怕別人看見。艾虎同著他一路前往。盧珍、芸生二人一路前往。那家兄弟一路前往。惟獨韓天錦沒人願意與他同走。徐良沖著他，使出了一個眼色，他就叫馮淵跟他一路同走。馮淵也不願意，再三推諉不行。韓天錦將他抓住，往肩頭上一抗，直奔白沙灘打播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播臺下總鎮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小英雄施威

且說大眾三三兩兩，就只是韓天錦無人願意與他同行，他就把馮淵抓住，馮淵不願意與他同走，他把馮淵往起一抗，就要出店。馮淵連連喊道：「那可不是樣兒，你見有滿街上抗著人行麼？」天錦問：「你同著我走，不同著我走？」馮淵只得說：「同著你走。」天錦說：「同著我走，把你放下，不然，我抗著你走。」二人同行，一高一低，出了公館，直奔白沙灘而來。到了白沙灘，就見那些人如山如海，千頭佛一樣，擠擠攘攘，往白沙灘的人，不在少處，行至播臺之下。那播臺前文已經表過，如今搭好，坐西朝東，全是豆瓣細新蓆。上下場門，大紅門帘，綠綢子走水，青氈帶，滿帘上繡著百花鬧蟻。當中一個堂簾，也是大紅綢紗，綠走水，青氈帶，滿簾上繡的是三藍色勾子牡丹。播臺可像戲臺，沒有上下的欄杆，俱是拿紅綠彩綢紮出來的。兩邊紮出大彩團子，俱有碗口大小，全在兩邊柱子上噠喇著，一串一串。下邊也沒有欄杆，用紅綠彩綢紮出牆子，約有二尺高。兩邊臺柱之上，掛著兩塊木板，刷著兩張告示，一邊是總鎮大人告示，一邊是知府大人告示。當中有一塊橫匾，白紙書黑字，是以武會友。臺上靠後，排著三個八仙桌子。後面有二十多張椅子，有數十條二人凳靠著桌子。上有全大紅桌帷，大紅椅披，南紅椅墊。桌子上面擺著一個盤子，內面是金銀鏤

鏡後面有四個兵器架子，插掛著十八般兵刃，長短傢伙俱全。靠著臺的南北，立著兩個梯子。天氣尙早，搗官還沒到哪，有兩個看搗臺的，在上面坐著。再看兩旁邊，雁翅排開，全是兩截樓，底下單有扶梯上來。這看臺上，也紮著紅綠彩綢，上面也是桌椅。靠著南邊看臺後面，單有一個廚房，另預備的茶湯壺，靠著南面，單有一個小蓆棚，裏面單有個小文職官。是打搗之人，上來問了他們家鄉住處，登明簿子，動手之時，格殺勿論。此時大衆一瞧，這個勢派，實在不小。臺下暗看熱鬧之人，紛紛議論，就有人說話：百歲也沒看見這打搗的。也有說：這不是件好事，碰巧了就得出人命。也有說：若非他們弟兄，焉有這樣字號？正在議論之時，忽見正南上，一陣大亂，來了二十多匹馬，齊撒坐騎，直奔搗臺而來。原來是東方亮、東方清，全都是壯士打扮。看看離搗臺不遠，本地面當差使的，趕散閒人。東方亮手下從人，先就下馬，接鞭子的接馬的接馬，二人先到看臺前，看了一眼。復又到那小蓆棚，見了那個小文職官，就在那棚中，伺候知府與總鎮。不多一時，望見執事排開，銅鑼響，就是知府大人到了。看看切近，東方亮、東方清迎接上去。大轎打杵，從人掀簾，摘杵去扶手，知府下轎。東方兄弟要行大禮，被知府就把東方亮攙住，說：總鎮大人可曾來了？沒有？東方亮說：總鎮大人未到，大人可曾看見他來了？沒有？昨日可曾見著總鎮大人，是甚麼言語？知府說：我親身到他私宅，請他出來，一則請他彈壓地面，二則請他看搗，不但他情願出來彈壓，並且還要多親近親近，他來還帶些兵丁。東方兄弟一聞此言，甚爲歡喜，說：全仗大人替我們爲力。知府說：也是我們前世的緣分。遂說著話，就上了南面看臺。知府落坐，兩邊有東方兄弟伺候，叫人獻上茶來。不多一時，就見東南上，一片人直奔前來，原來是總鎮大人白雄，帶領著二百兵丁，四員偏將，全都領了大人密令，每人帶藍布一塊，若要下令之時，全用藍布包住頭顱，此時還不知道，與甚麼人動手呢！總鎮大人一到，也是拋鎗離鞍，齊下坐騎。連知府帶東方兄弟，下看臺迎接總鎮，彼此對施一禮。知府就把東方兄弟，與總鎮大人見禮，彼此通名道姓，謙讓了一回，同上看臺，落坐吃茶。東方亮吩咐知府帶來的馬快班頭，每人領二兩飯銀，總鎮大人帶來的兵丁，每人也是二兩，文武小官，俱是十兩。總鎮知府一聞此言，當面謝了一謝，吩咐擺酒。總鎮大人問了問：護搗之人，全是甚麼人？東方亮就把王興祖鎮臺，餘者衆人俱是幫助的。又問：這個王興祖大概本領出色。倘若上來打搗之人，本領勝過鎮搗之人，那時怎麼樣的辦理？東方亮說：小民立搗臺，非爲別事，皆因我弟兄二人，從幼少時節，就好的是武藝，所請來的教師甚多，總沒有見著很出色之人。今天擺設此臺，爲的是拔選人才。倘有出色之人，絕不能教他與王興祖兩下裏有死有活。疾速將他請下來，看他年紀行

事若要年長，拜他爲師。雖然擺設此播，並無別的意思。白雄一聞此言，微微一笑，說：「你這一說，我也明白了，你們要請老師，又不作非理之事，據我想著，還算一件正事。」東方亮料著總鎮不知他的細底，焉知曉在蔣四爺那裏，早就告訴明白了。遂說著話，望著播臺。又瞧播臺以下來往之人，蔣四爺在那方站著，然後動手之時，好看他眼色行事。就看見霹靂鬼站在人叢之中，就靠他高，幌里幌當在那裏淨找馮爺。原來馮淵同著他到了這裏，往人羣內一鑽，韓天錦就找不著他了。找了半天，口中亂罵。這個小子，可真冤苦了！他看了看播臺，前面有兩根柱子，走過去一抱，心想：少刻拿人，我把這柱子一折，他們全都掉下。把主意打好，睜著團城子裏面人。不上一時，就從東南上，來了三十餘騎馬，卻是臺官到了。有些瞧看熱鬧之人，一陣大亂，嚷：「瞧臺官呀！瞧臺官！」就見頭一個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與祖，身高九尺，膀闊三停，綠緞壯巾，一身綠緞衣襟，肋下佩刀，閃披一件大紅英雄氅，面似藍靛，髮賽硃砂，紅眉金眼，連鬚落腮鬚，猶如赤線一般，猛若瘟神。緊跟著後面，就是火判官周龍，連那一干羣寇，及朝天嶺金永福、金永祿，就卻少赫連方與金弓小二郎、王玉。一個是紅翠園被殺身死，一個跟大眾出來，復又回去，尋找二姑娘商量計策去了。羣寇之中，可是多一個人，多一個是玉面判官周凱，皆因由賈士正那裏追跑。次日晚間，又遇見山西雁，使了金蟬脫殼之法，在樹林中假說上弔，直奔圍城子而來。見了東方亮，看見王與祖現在這裏，他就怎麼遇徐良，說了一遍。羣寇很覺放心，打量他在信陽，離著南陽甚遠，都料著是日沒有山西雁，全都不怕。故此這日大眾奔播臺，面見總鎮。倒是知府把他們攔住，先告訴明白了東方亮，所有衆人，不用見禮，只有王與祖一個人前來。又見東方亮吩咐衆人，傳下話去：所有衆位英雄，俱都上播臺罷。單叫王與祖一個人上看臺，與知府總鎮大人見禮。把這個話往下一傳，所有衆賊，俱從南北兩個梯子上播臺去了。單有王與祖一個人，上了看臺，先見知府，後見總鎮。白雄很愛此人，後來告訴王壯士動手之時，但得能以不傷人千萬不可損傷人的性命。王與祖點頭，撒身下來，直奔播臺正面，分開衆人，飛身上去。徐良他就要跟將上去打播，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喬賓頭次上臺打播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且說王與祖下了看臺，來至臺前，由正面而上，抱拳帶笑道：「衆鄉親們借光了。衆人閃了一條衝衝。臺官要賣弄他這點能爲，忽然一抖英雄氅，使了個旱地拔葱，燕子飛雲，將身一縱，往上一躡，也不高不矮，正貼著那綉子拉出來的牆兒上面，躡將過去。」

下面衆人喝采，說好工夫，這纔叫本事呢！就見王興祖到了上面。大眾羣賊俱都站起來，抱拳說道：大哥請坐！賽展熊說：且慢，此時天氣不早，待我與咱們這個臺下朋友，交代一個理兒。把英雄斃一甩，沖著臺下，深打一恭，說：臺下衆位鄉親聽真，小可姓王，叫王興祖，外號賽展熊，便是！皆因團城子內，複姓東方，有兩家員外，在此設擺播臺，以武會友。無論僧道兩門，回漢兩教，做買賣，舉監生員，推車擔擔，以至縉紳富戶，只要頑過拳，踢過腿的，請上臺來，無論拳腳，長短傢伙，全有。小可王興祖奉陪。如能打我一腿，輸紋銀五十兩，踢我一腳，輸紋銀一百兩；如能一腳將我踢倒了播臺之上，輸銀一千兩。愚下可輸不起，全有東方大員外，二員外立刻盤銀，不怨你手下無德，怨我學藝不精。可有一件，有上臺較量之人，你們可到那席棚內去掛號，那面叫掛號房，必須把你們家鄉住處，姓甚名誰，開寫清楚，然後較量。只因動手之時，難免失手，輕者受傷，重者廢命，各無後悔，故此上臺打掃格，殺勿論。那位上臺來比試？小可王興祖候教。話猶未了，就聽正北上一聲大吼，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相似，一看正北上人，嘖嘖嘖，躺下了一大片。內中一個，如同半截黑塔相似，身高一丈開外，黃衣襟，黃帽子，黃臉，蔣平，南俠早就看見，原來就是君山金鐘無敵大將軍于奢。不但是他一人前來，原來鍾雄面聖之後，帶著于奢、于義、歸奔、君山，奉了萬歲旨意，所有君山寨主，俱是六品虛銜。是日于奢、于義，理當進京當差，帶上盤費銀兩，辭別鍾太保，兩個人下君山，投奔京師。一路之上，曉行夜住。這日正從白沙灘經過，就見那人如螞蟻搬窠相仿，說看打掃去。于奢方纔明白，叫道：五弟，那邊是打掃的，我們前去看看。于義說：我們趕路要緊，于奢返身而回。于義無奈，只好跟著回來。行至播臺之下，看見王興祖臺上說話。于奢說：我去打掃。于義一把沒揪住，他大吼一聲，說：爺爺來了！把雙手往兩下一分，就撒著兩隻手，把那些瞧熱鬧之人，只撞的東倒西歪。忽然見韓天錦在那裏，高聲叫道：大小子快過來，我在此等你哪！于奢一瞧，是韓天錦在那裏叫，他也就顧不得打掃了，暗道：原來是我們黑小子在那裏，高哪！又一分衆人，從播臺底下，鑽將過去，說：黑小子你從何處而來？天錦說：我們人都來啦！我一人折不動這個臺，你幫著我，去拉那邊的柱子。于奢說：使得！他就把那根柱子一抱，這兩個站殿將軍，鬧了個二鬼把門。于奢問：甚時纔折哪？天錦說：看著我們四叔把手一招，我們就折了。于奢點頭。王興祖聽見有人上臺打掃，等候了半天，並無動靜。往正北上問道：方纔是那位答言，要上臺打掃？問了好幾聲，並無上臺之人。忽見南面梯子上，有一人喊叫，說：打掃來了。于義一看，不是外人，原來是開路鬼喬賓。于義暗忖：此人本領平常，不是擺播之人的對手。原來他同著胡小紀，封官之後，回家祭祖，完畢之後，上京當差。到了開封府，也是聽

了王朝馬漢告訴南俠大眾事情就打發二人奔南陽府五里新街公館見蔣展二位大人這二位到了公館見著張龍趙虎二人告訴他們大眾出去上擂臺拿人去了。喬賓約著胡小紀去拿人。胡小紀明知喬賓本領平常說：我們幫著三老爺四老爺看著萬歲爺的物件罷。喬賓假意應承纔把大衣脫下假裝走動就奔白沙灘來了。由正南看臺底下分開眾人來至擂臺之下蹬著梯子往上就走。梯子底下有東方亮的人看著攔住問道：你是作甚麼的？喬賓說：我是打擂的。那人說：你既是打擂，你上號棚先去掛號。喬賓說：那我是一概不懂的。那人說：你不去掛號，你不用想從這裏上去。喬賓是個粗魯之人把那人一掌。嘆咚栽倒在地。喬賓就跑了上去。王興祖問道：你要掛號到號棚去，然後打擂，格殺勿論。喬賓說：放你娘的屁，我全不懂得，招打！王興祖用單臂一磕喬賓的腕子，喬賓哎呀一聲說：好小子！拿著傢伙哪，用了個窩內發砲。叫王興祖用右手一刁他的腕子，往懷中一帶，喬賓往回裏一抽。王興祖借著他的力一擡手，就聽礮的一聲，把喬賓由擂臺上踢將下來，摔在人的身上。他倒沒跌著，把那看熱鬧的一衆人都壓在底下。衆人只壓得亂喊，也有把腿折了的，也有把胳膊截了的，一看又從正南上去了一個。金槍將一聽，這個更不好了，是那勇金剛張豹。皆因是同著雙刀將馬龍回家祭祖，安排了家中事情，投奔京都半路上碰見了史雲，一同到開封府，也是教王朝打發他們上這裏來了。將至公館門首，就遇見鬧海雲龍胡小紀，慌慌張張的往外跑。馬龍張豹把他攔住，見面行禮，史雲過來磕頭。張豹問：胡大哥，你往何處去？胡小紀就把喬賓出去，走動工夫甚大，總沒回來，準是打擂去了，我要追至擂臺，看看他上去打擂沒有！他要上去，如何是人家對手？張豹說：我們大家一同前往。剛到擂臺之前，見喬賓腕子被人家刁住，往下一踢，勇金剛把肺都氣炸，撒腿往前就跑，要打南邊的梯子上去，被看梯子之人擋住。他就抱著擂臺柱子，往上就爬，到了上面，一扳臺板，往上一翻身，把人家那彩綢牆子也給撕斷，往起一挺身，說：監臉小子，你好生大膽，敢把二太爺的哥哥打下臺去。二太爺與你誓不兩立。王興祖看他這相貌，倒有幾分愛他，連忙說道：朋友，你是上臺打擂，不可口出不遜。你先上號棚掛號，也得把你的姓名通將出來，然後再較量不遲。張豹本是個渾人，那裏懂得這件事情？說：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就是二太爺說猶未了，就是一拳。興祖氣得二目圓睜。怎麼來的，一個一個都是這個樣子？二人就在三五個灣，照樣兒把勇金剛張豹踢將下去。擂臺下面之人，哈哈又是一笑，大家異口同音說：那是露臉哪！這是丟臉哪！原來全是這個樣子。艾虎那裏攔得住，兩個盟兄都被打下擂臺？自己打算要躡將上去。王興祖在上邊說：本領平常的，不用上來現眼了。馬龍先就躡上臺去。王興祖一看，此

人身高七尺，藍紗壯帽，藍紗箭袖，湖色襯衫，薄底靴子，鵝蛋臉，細眉長目，直鼻闊口，細條身材，精神滿足。王興祖問：尊公！可會到號棚掛號？馬爺說：我也不用到號房掛號，三拳兩腳，結果我的性命，絕沒哭主，我也不用通我的姓名，小可無非是領教領教。二人彼此一抱拳，動起手來了。若論馬龍本領，比那二人勝強百倍，兩個人躡高蹤矮，手眼身法步，腕膀肘膝肩，遠處長拳，近處短打。王興祖招招近手，馬龍退避躲閃，兩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並且是一點聲音皆沒有，臺下人齊聲喝采。這兩個人在臺上亂轉，如走馬燈兒一般。工夫一大，馬龍就透著手遲眼慢。艾虎就要躡上臺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擂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臺

且說馬龍在臺上，與王興祖交手，工夫一大，只有招架，並無還手。艾虎正要上去，省得叫大哥吃苦，不料一轉眼，馬爺早被人一個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只羞得馬龍面紅過耳。王興祖反倒陪笑說：這位兄臺！承讓承讓。遠遠的有人招呼，說：王教師爺！我們員外有請這位壯士，在看臺上面談。有小韓信張大連，要陪著馬龍上看臺，面見東方亮。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北面喊聲，說：窮爺到了。王興祖一聽，更透著詫異。臺下衆人一看這個打擂的，全是哈哈一陣大笑。原來這個打擂的，實在襤褸不堪。也帶著天熱，頭上沒帶著頭巾，連網子全都沒有，就把頭髮挽了個牛心髮髻，身上穿一件破藍綢汗衫，穿一條青綢破褲，足下一雙薄底快靴，靴腰上綁著帶子，靴底綻了半邊，一臉灰塵。可是細眉長目，皂白分明，唇似塗硃，大耳垂輪，肩頭上有一個破抄馬襖，困苦之狀，已到十分。雖是衣服襤褸，倒有英雄氣象。馬龍趁著窮人躡上臺來，趁亂之際，自己躡下臺去，鑽入人叢之內，直奔正東。可巧被蔣四爺把他擋住，暫且不提。單說窮人，困苦到這般光景，還有甚麼心腸打擂？皆因看著馬龍有幾個招數，使得不到家，他替馬龍著急。後來馬龍被臺主掃跌一個筋斗，心中不平，直奔臺前。衆人見他這個光景，齊聲一喊：窮爺爺到了！就躡上臺去。王興祖扭頭回頭一看，這窮人上臺打擂，必是聽見有五十兩銀子啦！連忙問道：這位朋友，也是前來打擂的麼？窮人趕緊一恭到地，說：臺官爺在上，只因小可，見臺官爺拳法無雙，意欲領教一二。我也不敢來贏，只求臺官爺手下留情，走了三合兩趟，我就下去。王興祖一聽此言，不俗，別看他身上衣服襤褸，反倒抱拳帶笑，說：朋友！你大概沒上號棚掛號去罷！請問貴姓大名？仙鄉何處？窮人說：尊公！不必細問，皆因有難心之事，我是被朋友所害，纔到了這般光景。望求閣下不必細問。王興祖心中，暗暗喜愛。



想著此人大概本領不差。又想到：與他走個三合兩趟，然後把他請下臺去，給他更換衣服，再細問他的姓名。一抱拳說：「既這樣，朋友請哪！見那人也一抱拳，溜出行門過步，走了半個過合，窮人從上手繞到下手。這纔叫打掃的規矩。二人將揮拳比武，從後面跑過一個人來，說：「大哥已連勝了三個，暫請後面歇息。我先替兄長領教領教這位武藝。」王興祖也覺願意。你道過來這人是誰？是金頭活太歲王剛。王興祖往後一閃，王剛過來說：「這位朋友請！仍然二人一抱拳。窮人把抄馬鞭放下，袖子一挽，汗衫一掖，兩個人往當中一湊，就打起來了。這二人瘋奔跳躍，閃轉的忽上忽下，行高就矮，就叫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臺下之人，全都喝采誇贊不絕。此時徐良、艾虎、馮淵、盧珍相湊在一處，議論這個人。徐良說：「這個人，還比咱們弟兄都好。這個人這一身工夫，他窮到這個步位，他實不偷，可見此人志量不小。盧珍說：「等他下來，我調接他。艾虎說：「我也愛惜他。馮淵說：「我看這人本領，像我們本門裏人。徐良說：「似乎那個黃臉的，不是窮朋友的對手。說話之間，王剛早被那個窮人刁住腕子，往上一拉，橫蹶子腳踹在脅下，險些沒掉下臺來，撲咚倒於擂臺上。那個窮人，過去拿他的抄馬鞭子就要走。黑金剛柳飛熊過來，說：「這位壯士別走，我來領教。窮人說：「方纔小可已然說明，非爲上臺打掃，無非陪著爺們，走個三合兩趟是了。柳飛熊說：「不行，總得較量較量。窮人無奈，兩個人一交手，走了十幾個來回，窮人往下。敗。柳飛熊趕將下來，跟著一腿，打算要踢窮人。窮人一回身，用手一掛，柳飛熊腳後跟被人掛了，往起一勾，柳飛熊摔倒擂臺之上。急三槍陳正過來，五六個回合，被窮人使了一個靠山，把他靠倒擂臺之上。菜火蛇秦業，氣呼呼的過來，說：「你別走。那個窮人無奈，只好又與秦業交手，走了數十餘合。那窮人不慌不忙，一手一勢，身體靈便，把個秦業打的鼻穿鬚角熱汗直流，始終不能搶人家的上風。一著急，使了一個盡命的招數，用一個雙風貫耳，窮人雙手合在一處，往兩下一分，其名曰白鶴亮翅，把他雙手撥開，復用自己雙手，往秦業肋下一插，是一個撮勁。秦業身不由自主，往後一仰，撲咚倒於擂臺之上。王興祖過來說：「兄台別走，還是小弟領教。窮人說：「我絕不是兄台的對手，只當我是甘拜下風，讓我去罷。王興祖一定還要與他較量，那人無計奈何，只可又陪著他動手。這二人動手，方是棋逢敵手，一招一勢，類若編就活套子一般。原來是見招還招，見勢使勢。臺下之人，此時倒不喝采了，全都叫起好兒來了。窮人一念，也打算把王興祖踢個筋斗，翻起一腿。不料自己使得力猛，吧的一聲，把捆靴子帶子迸斷，聽的一聲，把靴子甩出去多遠。臺下之人，一陣大笑。窮人說：「這可算我輸了罷。王興祖說：「不算不算，我先給換上一雙靴子，然後再較量。原來看臺上早已看的明白，打發人來，請這個窮漢從人行至臺下說：

員外爺有請這位打播的看臺上問話。王興祖這纔任手。那窮人教人把靴子給他檢來，復又穿上。自己拿了抄馬鞭，跟著從人下了播臺，見東方亮來了。王興祖將一回頭，忽見迎面躡上一個人來，離播臺五尺多高，腳點臺板。一看這人八尺多高，是個大黃胖兒，卻是史雲、教韓天錦、于奢，把他捧上臺來。說：立臺的，我拿銀子來了。我們這個朋友，連踢了你們四個筋斗，應當給我們四千兩銀子；我把車都雇好，特爲來拿銀子，快搬哪。王興祖說：那個窮朋友，可是連贏了四個，要銀子一分一釐，也短少不了。你既是與他相好，你先說說他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史雲說：他自己還不肯說呢，我可知道不說。王興祖問：你叫什麼？史雲說：我姓史，名叫史雲。王興祖說：你還爲要銀子，你還是要打播？史雲說：銀子也要，播也要打。隨說著話，躡過去就是一個冲天炮，一擡腿就踢。要不是王興祖的眼快，險些還被他打上了，皆因是給了冷不防。臺官一看，這個打播的打出來的招數更可笑了。王興祖往旁一閃，用手一刁，史雲的腕子，腳底下用了個勾掛腿，史雲就嘆咚爬在臺上。王興祖說：別教他走。看臺的過來，就要揪他。愣史躺在那裏，也不起來，說：你們打死我罷。王興祖問：你跟誰學的本事？史雲說：跟我師傅。王興祖說：你有師傅哪？據我看來，跟你師妹學的。論說我們這播臺上，可沒有講強梁的道理，但我們這打播的，豈有此理，先前兩個多少還算練過，似乎你這跟師妹學的，打出拳來，踢出腿來，我們只不認得是甚麼招兒。總得拿你作一個榜樣，不然竟漢長工，也都要上臺打播來了。看臺的說：臺官爺，咱們把他鎖在臺柱子上罷。王興祖說：不用，把他衣服剝下來，教他找教給他武藝的來取。史雲說：你們可別胡說，我師傅可在底下哪。王興祖說：更好的！要的就是你師傅。隨吩咐剝他的衣裳。看播的將要動手，愣史把雙手一分，將看播的打倒。王興祖氣往上衝，將要過來，忽聽臺下一聲喊叫，說：師妹來也！要問來人上臺，怎樣動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搶拳比武 徐良見臺官講論雌雄

且說艾虎在臺底下，與徐良、盧珍、馮淵正誇獎那個窮漢，忽見看臺上，把那窮人請過去了；隨後就見史雲上臺，一交手就跌。又被王興祖這套言語，艾虎臉上實在下不去了。他便分開眾人，往臺上一躡，說：師妹來也。王興祖一看，這個是夜行術工夫，身高六尺，一身青緞衣襟，壯士打扮，黑黃面皮，粗眉大眼，肋下無刀。原來艾虎上臺之時，先把刀交與芸生大爺，教他緊貼著播臺站立。倘若用力之時，再與他要。此時史雲把兩個看臺的打倒滿臺亂滾，說：我師傅前來，不干我的事了。往臺下一滾。于奢把他

抱住了。這兩個看播的，冷不防教史雲砸了個鼻青臉腫。單說王興祖看了艾虎飛蹤的工夫，就知道此人本領不錯。抱拳含笑，這位尊公打播可曾掛號？艾虎也就一恭到地，說：「臺官爺在上，小可沒有。皆因我落鄉居住，學了兩齣莊家把勢，我本來就不會，還收了一個無知的徒弟，方纔他得罪你老，我如今上臺，也不敢稱甚麼打播，是與我徒弟給你陪禮來的。」王興祖說：「尊公不掛號，可留下名姓？」艾虎說：「不必問我，我本是無名之輩，未走三合兩輪，你把我踢下臺去，我若說出名姓，臺下看打播之人甚多，豈不被人恥笑？」請臺官爺發拳罷！」王興祖見他說話和平，心中打算，他必是高明。可巧房書安過來，他睜艾虎年輕，說了一片無能的言語，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臉，說：「大哥連打了四五個人，這個該讓給小弟罷！」臺官說：「賢弟小心了。」房書安點頭過來，與艾虎並不答言，伸手就打。三兩個灣兒，艾虎用單手，把他脖子上勾住，往懷中一帶，嘆咚房書安跌倒。艾虎用拳，就照著脖子上就是一拳，把房書安打的就是哎喲一聲。黃榮江過來，走兩個灣兒，被艾虎把他托住胳膊，橫蹀子腳，嘆咚踢出多遠。黃榮海過來，被艾虎雙手一幌，用掃堂腿掃了一個筋斗。火判官周龍過來，走了有數十餘合，未分勝敗。王興祖過來，在當中一隔，還是我們二人較量。艾虎說：「可以使得！復又抱拳，往當中一湊，動起手來，躡高蹤矮。臺下那些人，復又叫起好來了。」徐良在下面，看艾虎氣力不加，怕老兄弟吃虧，分開眾人，把刀交給芸生，往上一躡，說：「你們真不講理，你們共有多少人替換著，把人累乏了，然後你臺官動手。」徐良這一上臺，不要緊，頭一個房書安哎喲呀呀，倒鼻子的祖宗到了，往後一仰，嘆咚一聲，率倒臺下。他掉下播臺去，羣賊一陣大亂，披燈嘆咚，類若下餛飩一般。周龍、周凱、張大連、黃榮、江黃榮、海赫、連齊、皮虎、連金、永福、金永祿，一併全都躡下播臺去了。帶累的當二任胡仁，也跟著跑了。臺上就剩王剛、柳飛熊、秦業、陳正，餘下盡是看臺之人。對面看臺上，東方亮正問那窮人，忽見白眉毛上臺去，大家亂跑。東方亮與東方清說：「賢弟不好了！這是那個白眉毛上去了。」東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從人答應一聲，趕緊備單鞭雙鋼。東方亮與那個窮人說：「有甚麼話，我們少刻再說。不怕你有甚麼天塌大事，都有我一面承當。少刻你幫著我們動手，我準保你後半世豐衣足食。」窮人說：「我這個窮苦，倒是一件小事，我有一件大難心之事，員外有這一句話，我就感情不盡。若要用我之時，萬死不辭。」東方亮說：「很好。」先叫家人取出一雙靴子，給他換上，找了一口單刀。東方清叫吃饌。總鎮大人見徐良上臺去，東方亮、東方清都預備了兵器，自己往上看蔣爺行事。再說徐良上臺，說：臺官既擺播臺，必須正大光明，取巧騙人，算得甚麼英雄好漢。來來，我們兩個人比試。」王興祖早聽見東方亮說過，他是徐慶之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

與綠林人作對。想著他這一上臺，必沒安著好意，今日非得贏他，這個擂臺方能攔住；要是輸與他，就得瓦解冰消。隨即說：你姓甚名誰？徐良說：你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姓人，我就是那個賣醋的人老西呀！你叫甚麼？王興祖說：我叫王興祖，外號人稱神拳太保。徐良說：你就是那個太保兒子。王興祖說：你滿口亂道，過來我們兩個人較量。徐良說：使得！二人一交手，徐良並不講甚麼行門過步，上去就打，打一拳，踢一腳，不按正規矩打，眼睛著他是五花炮，三五個招數，就變成八仙拳，一轉眼就是迷宗拳，三五招數，變成猴拳，地躺拳，又改四平大架子，串拳，擦拳，變爲開山拳，把王興祖打了一個手忙腳亂，忽上忽下，行東就西，地躺拳滿地亂滾，猴拳大架子八仙拳，就是王興祖，也不知道他的拳，準是那一家門路。東方清說：哥哥請看，這個人算是甚麼本事？東方亮也睜著納悶，說：此人大概沒有多大本領。東方清說：這個老西，不是王賢弟的對手，活該今日要給大眾朋友除害了，再有三招兩幌，他就得輸給王賢弟。果然再睜，徐良不行了，有前勁，沒後勁，眼睛著身軀亂幌，手遲眼慢。王興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先前盡徐良的招數，自己並不換招，等把徐良的主意看準，再設法贏他。一看此時徐良透乏，自己暗暗歡喜。徐良是看看招架不住，王興祖掃了一個掃堂腿，掃過去，然後腳站實地。不料王興祖使的來回掃堂腿，掃過去雖然躲開，掃回來躲閃不及，撲咚一聲，把山西雁栽倒擂臺。被王興祖把他抓住，用盡平生之力，把徐良舉將起來，惡狠狠往臺下一摔。只聽吧的一聲，紅光迸現。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興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且說徐良被王興祖把他舉起來，臺官搶了上風，舉著徐良奔到臺口，說：山西人打量著，我們可知道，你叫徐良，外號人叫多臂熊，今日遇見姓王的，是你死期至矣。把徐良頭冲臺下，惡狠狠的就摔。臺下都一著急，盧珍也要上去，展爺也要上去，就是馮淵直樂的拍掌哈哈。蔣爺說：馮老爺！你們兩個是口仇，見面是辯嘴，如今他已摔倒，死在眼前，你就要樂，也不可明顯，旁人看了不雅。馮淵說：我非是恨他，這個他就贏了。盧珍說：他已被人家舉起來了，怎麼還說是贏？馮淵說：你們不知道，這一舉起他便贏了。蔣爺問：怎麼？馮淵說：上次我們兩個人，皆因頑笑急了打起來，我把他踢了一個筋斗，把他往起一舉，他雙手一扣我的脈門，我這半邊身子全不得力，他就把我舉起來了。現在王興祖說了半天話，這纔要扔。徐良早就扣住王興祖右手脈門，用盡平生

之力一扣，王興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把身子一歪，歪在臺上。徐良一緩手，把他牽將起來，也是往前一探身子，叫臺下之人接著，臺官下去了。吧，叭一聲，把王興祖捧下去了。王興祖往下一摔，臺下之人往後一攙，早被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抓住，一個人揪著一條腿，往下一劈。這二位站殿將軍，抱了半天柱子，要折折不動，見王興祖下來，二人這是萬歲爺駕前的舉鼎之人，天然力量，這個說是我捉著的，那個說是我捉住的，用力兩下一劈，就聽啵啵一聲，把王興祖劈做兩半。韓天錦于奢兩個人，每人提著一個人片子，再看此時一陣大亂，當徐良把王興祖捧下臺去，就見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由兵器架上，抽槍拉刀，奔來要結果徐良的性命。艾虎與生髮刀，連大環刀也交給徐良。山西雁一接刀，柳飛熊過來就是一刀。徐良可就還過手來，一回身，嗆啵一聲，把柳飛熊的刀，削為兩段。大環刀跟進去，要結果那賊的性命。柳飛熊把刀一扔，盡命的往臺底下一蹶，逃了性命。陳正見勢頭不好，不敢動手，就躡下臺去。秦業王剛，被艾虎把刀削為兩段。王剛先逃去了。秦業的頭巾，被艾虎削去了半邊，也就躡下臺去了。看播之人，早就跑了。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且說蔣爺見徐良把王興祖往下一扔，眼望看臺上，雙手一招，白雄就看見了。東方亮，東方清，說叫家人看兵器。東方亮陪著知府，東方清陪著總鎮，總鎮就對著東方清，把桌子一翻，嘩啵碗盞傢伙，摔成粉碎。那張桌子，對著東方清去了。東方清一擡腿，對著桌面子上，就是一腳，那桌子復又回來。總鎮將要奔東方清，桌子踢回來，正撞在他的磕膝蓋上，皆因那地方窄狹，未能閃開，白雄不能拿人，倒把他撞了一個筋斗。緊跟著總鎮大人，有兩員偏將，是兩個承信武功郎，親兄弟，一個叫童仁傑，一個叫童仁義，見大人一倒，將要過來攙扶。白雄說給我拿。二人過來，將要動手，東方清一擡腿，踢了一腳，童仁傑摔倒看臺之上。東方清接雙鋼，躡下看臺。白雄起來，看東方亮把知府肋下一夾，也就躡下看臺去了。白雄一急，在蔣展二位跟前說了大話，只可奮勇下臺拿人。遂吩咐二百名兵丁，捉拿東方亮，東方清與知府，不得有誤。童家弟兄，與總鎮大人，都是行伍出身，也就躡下看臺。下面有二員偏將，往下一傳號令，叫那二百名兵丁，都用藍布包頭，長短傢伙，往上來圍東方亮，東方清。此時東方弟兄二人，不用官兵圍裹，早有人把他們圍住了。頭一個就是展南俠，緊跟著又是蔣爺，那如龍，那如虎，馮淵，胡小紀，喬賓，馬龍，張豹，史雲，于義，白芸生，也就趕奔前來。東方弟兄，這身工夫本也不錯，一個使單鞭，一個使雙鋼，分量太大，展爺的劍，不肯削他們的鞭鋼，怕損傷了自己寶物。故此二人越殺越勇。後來兵丁要往上圍，連總鎮大人也圍上來。最可歎者，那些瞧看熱鬧之人，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皆因是圍城子跟東方亮的家人，他們見臺下

劈了王興祖，他們也拿長短傢伙，奔于奢，韓天錦而來，狐假虎威，全說：拿呀！拿呀！手哇！韓天錦，于奢，每人手中，提著半片人片子，揹開了亂打衆人。于奢那裏多一個腦袋，一隻胳膊，一條腿，肝花腸肚，遍地皆是。也有打著圍城子的人，也有打著看熱鬧之人。也有膽小的，被人片子一擡，就嚇暈過去，躺在地下的，又被衆人亂踏，喪了性命。此時東方亮手下從人，玲瓏的早已逃命，疑呆的還在那裏動手，早晚也是廢命。揹人片子的，越揹越短，後來就剩了一條大腿，也奔東方亮那裏去了。忽聽正南上，一聲喊叫：說！員外爺！不要驚慌，小可到了。東方亮一聽，原來是那個窮人到了；暗暗歡喜，準知道這個人本領高強。連忙說道：賢弟！快些上來，喊叫了半天，再找那個窮人，蹤跡不見。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原來是蔣四爺一聽那個窮朋友到了，先就迎將上去，身臨切近一看，那窮人手中提著一口刀。蔣爺說：朋友！你先等等動手，隨我前來，有句話說。蔣爺把他帶到播臺後面，說：朋友！你認識不認識？那人說：不認識你老人家。蔣爺說：我姓蔣，名平字澤長。那人說：你就是蔣四爺呀！仰久仰。蔣爺說：你知道這二位員外是做甚麼的人？那人說：不知。蔣爺就把他們私通王爺造反，盜寇袍帶履的話，說了一遍。那人一聽，嚇得顏色更變，連忙說道：小人實在不知他是個反叛，如今既蒙老爺指教於我，我天膽也不敢與老爺們交手，我快些遁去就是了。蔣爺說：你可別走。我先問你，跟甚麼人學的武藝？那人說：我的師傅姓吳，叫吳永安。蔣爺說：可是活該，你應當時來運轉了。我們這裏，有一位師兄弟，如今已然作了官了。少刻你們見一見，你有甚麼難心之事，我們大衆與你設法，你可千萬別走。那人說：既有這樣機會，我不走了。蔣爺說：我也不過去動手了。我們找個高處，看他們拿人罷！剛找了一個高阜，忽見東南上，跑來了兩個人，直奔播臺而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史丹，龍滔，都是肋下佩刀，腰內還掖著繩子。這二人是天彪給他們送的信。小爺等他們大衆上白沙灘去後，這個熱鬧，誰不去看，除了更夫，餘者全走了。小爺出東門一看，有三輛太平車，在那裏等著，過去一問，是蔣四爺打發來的。小爺說：我就姓龍，你們把車趕到東門裏去，等著我來。回身直奔清靜庵，先見他兩個妻子，說：我們天倫打發他三輛車來，接你們回家，不然少刻就有官人前來，封門抄家。東方皎，東方豔二人一聽，說：我們先告訴娘親去。三人回身見了老太太，就把少刻就要封門抄家的話，說了一遍，又把外面三輛車等著，接大衆上常州府的話，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好，這就是我們娘們出頭之日了。你們多帶些金銀細軟的東西，等我把工課交完，我們一同起身。皎，豔二人點頭出來，到東西屋內，收拾細軟的東西。天彪也幫著一包袱，一包袱的，抗在車輛之上。大家收拾完畢，不見老太太出來。天彪進去一瞧，高聲喚叫，說：可不

得了！老太太上了弔了。姣豔二人聞聽此言，連忙奔至上房。天彪把老太太卸將下來，痛哭一陣。東方姣說：這裏有他老人家一個壽木，把他裝殮起來，我們再走。大家將棺木搭來，把老太太裝殮停妥，將蓋兒蓋好。天彪帶著婆子，給龍酒送信。出來上車回家去了。史丹、龍酒二人拿了繩子，直奔白沙灘。到了動手那裏，闖將進去。東方亮、東方清一見有兩個人走近來了，連忙說道：史龍二位，快些來幫我們動手。二人連連答應，說使得，使得。東方弟兄只顧說話，不料一個受了一腿，一個受了一鏢，撲咚撲咚，俱都摔倒在地。要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且說東方弟兄，只顧同著打更的頭目說話，稍一疎神，東方清肩頭上，被于義吧咬打了一鏢，撲咚栽倒在地。又被韓天錦在頭顱上，狠命一腳，踢了個腦漿迸裂。東方亮見兄弟已死，心如刀絞一般，打算著要逃命。不料被金槍將于義，在腿上咬了一鏢，身子往後一栽，摔倒在地。于義說：留他的活口。史丹、龍酒過來用繩子，將東方亮四馬倒攢蹄的捆好。蔣爺也趕奔前來，此時一看，並沒有東方亮的餘黨。再說徐良在臺上，遠遠看見有三個人，直奔西北，看著面熟，當時想不起是誰。前面兩個，俱是武生相公打扮，後面一個，是壯士打扮。按說徐良眼睛最毒，只要見過一次，隔過三年二載，都是想得起來的。這三個人，既是面熟的，又一細想，忽然想起來了。見後頭那人身上，背著一張彈弓，前頭兩個是兩個姑娘，後頭那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原來王玉同著打掃的出來，趁亂之際，一抽身復又回去，直奔紅翠園去了。二位姑娘說：三哥你出西門，打探打探他們打掃臺事，吉凶如何？王玉出了西門，可巧正碰見臧能、臧知府紗帽也歪了，玉帶也折了，教一個班頭背著他飛跑。王玉問知府，回說：你們疾速逃走要緊，不可久待。說完催著班頭，背著回衙去了。王玉復回紅翠園，就把知府的話，又加上許多利害言語，就提總鎮帶來的兵將多少，也是拿大哥來了，我們還是得快走方好。玉仙說：姊妹們要同著三哥走路，他是個男子漢，我們大大不便。要依我的主意，我們女扮男裝。金仙說：使得。兩個姑娘，換頭面紮上綱子，洗去臉上脂粉，薄底靴子塞上棉花，蹬好靴子，穿上汗衫襯衫，箭袖袍，帶上武生巾，帶上些散碎銀錢，肋下佩刀，練子鏈，練子槳，單有兩個紅綠口袋，二位姑娘，俱都帶好，另包了三個包袱，全是金珠細軟，替換衣裳。王玉背上彈弓，跨上彈囊，姑娘吩咐婆子丫鬟，各自逃去罷。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門，看掃臺之人，東逃

西奔，四下亂跑。玉仙迎著打聽，那人告訴別往那邊去，描臺上的臺官被人活活的打死了；東方亮被人拿住了；東方清被人打死了；姑娘聞此言，怔了半天，王玉催逼快走。玉仙無奈，直奔西北。心中一想：姊姊他從了王玉，明是兄妹，暗是夫妻。自己如今孤孤單單，只可另行打算便了。直往前走，天色已晚，迎面一片大葦塘，全是旱葦。王玉說：就從這葦塘穿過去，別走了外邊，可繞了道了。玉仙說：這個葦塘沒有道路，還不定有水沒水。王玉說：二弟沒走過這裏，你看那不是出來的人嗎？王玉在前，玉仙跟著，金仙身臨切近，果然是裏邊挺寬的道路，遠看是葦葉，搭著葦葉亂哄哄的，進了葦塘，由南往北，走到裏面，共有五條岔路口，全都可走，東北西南，正東正西正北。這片葦塘，周圍有兩頃多地，叫趙家葦塘。三人一進葦塘，不料後面山西雁早就想起，是金仙、玉仙女扮男裝，後面跟著王玉，三個人必要逃竄。自己遠遠望見王玉跟下來了，不敢身臨切近，怕被金仙、玉仙看見，皆因懼怕兩個丫頭的練子傢伙。容他們進葦塘，他趕將進去，走在五個岔路口，心中一盤算：不知他們走那股岔路？眼看天色要晚，聽王玉說：他們要奔商水縣，必從東北出去。一橫心別管對與不對，往東北追趕，出了東北葦塘一看，再找三個人，蹤跡不見。一想：他們沒從正北，必然從正東，不然就是東北，自己一扭身，又進葦塘。忽見艾虎從內面出來。小義士在描臺上，見三哥由東北下去，就知道三哥必然有事，也就追下來了，跟著徐良進了葦塘，也走東北，二人正碰在一處。艾虎說：你上這裏來，作甚麼來了？徐良說道：金仙、玉仙改扮男裝，同王玉三個人逃竄，追至此處不見了。艾虎說：天色已晚，這兩個丫頭，也成不了甚麼大事，我們先回去罷。徐良點頭，復又從葦塘舊路出來，直奔描臺。且說蔣爺，見拿住東方亮，大家會在一處。馬龍、張豹、胡小紀、喬賓、于義過來，都與大眾見禮。總鎮大人過來請罪。連四個偏將，董仁傑、董仁義、張成、董茂，皆因未拿獲三個人，全上前來請罪。蔣爺說：你們何罪之有？還有許多事情，非大人不能辦理。白雄見蔣爺這套言語，這纔放心。蔣爺教他派兵將圍城子裏面，若有男女，俱都放將出來，把門封鎖，然後至裏面查點財寶東西，開寫清楚，聽候旨意。教展爺帶領四員偏將兵丁等，捉拿知府。把幌繩上馬匹，解將下來，叫他們大眾騎上，投奔知府衙門。又教總鎮派人，把描臺上傢伙、金銀鏢錠，查點明白數目，暫且交總鎮衙門。所有描臺前死的這些人，全教拉在一處，准其尸親認尸。是圍城子餘黨死了白死，是暗熱鬧的，給了一口棺材，二十兩埋葬銀。是看熱鬧的，若帶重傷，給銀十兩，輕者五兩。是圍城子裏人不給。圍城子餘黨，創一個大坑一埋。展南俠連總鎮，並留下這些兵丁，全照蔣爺這套言語，辦理去了。蔣四爺復又回身，問那窮漢說：我們的事已完，請問足下貴姓高名？有甚麼難心之事？說將出來，我們好與



你分憂解惱。那人將要說他的事情，忽見外面艾虎、徐良進來。蔣爺問兩個人：「上那裏去的？」徐良就把金仙、玉仙同王玉逃竄的話，對著蔣四爺說了一回。蔣爺道：「讓他們三個人去罷。我們先辦這個事要緊。復又問窮漢：『那人含淚說：我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玉麟村人氏，姓劉名士杰，外號人稱義俠太保。我父親在時節，開著一個廣聚糧食店，皆因那年恩科，范大人一家三口一貧如洗，是我父親借給他們盤纏，還有一匹黑驢。不想他進京，得中頭名狀元。由中狀元之後，就算到我們家裏，報了一回喜信。後來連片紙沒見。至今聽說他得做了尚書，我們是音信不通。衆位請想，豈不是喪盡良心麼？』蔣爺說：『這內中必然有事。你爲何弄得這般狼狽？』劉士杰說：『從小的時節，我不愛習文，盡好習武，請了幾位教師，都是平常。後來遇一位老者，年過六旬，開外極無能的老頭子，誰也看不起他，那知他是一身的工夫。所以我的本領，全是此人教的。』徐良問：『此人到底姓甚麼？』劉士杰說：『姓吳，叫吳永安。』馮淵一聽說：『原來是師弟到了。』劉士杰問：『師兄貴姓？』馮爺說：『我姓馮，你聽說過沒有？』劉士杰說：『你就是聖手秀士馮淵大哥嗎？』馮爺說：『正是。方纔我說你，像我們本門中招數，還是我這眼力不差。如今師傅，遠在與不在？我由十四歲離開師傅，到如今音空信杳，你必然知道師傅的下落。』劉士杰聽他是師兄，先給師兄磕頭。然後又道：『武藝學會，我師傅就故去了，埋在我墳墓之旁。我師傅就有一個姪子，名叫吳貴，外號人稱精細太保。我去找他送信，那知找尋不著。及至回來，連我們鋪子，帶我們家，失了一。把天火，燒的我片瓦無存！』可就尋親覓友度日。半年光景，這日到江夏縣城內，找一筆帳，不料見著我的師兄吳貴，他在縣衙當了一個班頭差使，當得很好，把我收留在他家內，住了半年有餘。他有一個師兄弟，複姓尉遲名善，由九歲檢了來的，長到十九歲，那一身的工夫，全是他教的。到了十九歲上，那尉遲善開了知識，常常的調戲鄰人家女子，被人家告訴我師兄，就打了他一頓，兩個人從此結仇。後來又有一個鄰家之婦，是個賣菜的，他那晚住在這婦人家中，又被吳貴看見。次日尉遲善回來，吳貴把他捆上，一定要殺。是我苦苦的哀求，這纔饒了這小廝。如再要犯了這個淫字，一定要結果他的性命。』又把他打了一頓，整整的兩個月纔好。不料他傷一好，不將恩報，反將仇報。這日我同著我師兄，有人請我們，從外面回來，約有三更天時候，回家一看，我嫂嫂姪女盡被他殺死，留下名姓逃出去了。我師兄一著急，口吐鮮紅，報官相驗。第二天東門，殺死一個婦人無頭。第三日殺死一個婦人無右手。縣老爺升堂，與我師兄要案，把我師兄活活的氣死。縣老爺又要能人辦案，快壯兩班班頭，把我公舉出去，把我師兄的差使給了我。我黏著閃批文書，我在山東見過他一次，我沒把他拿住。如今我又奔在此處，連一點影子皆無。蔣

爺說：你黏著閃批文書，你不會上各州縣要盤川去嗎？劉士杰說：我一概不懂。蔣爺說：我自自有主意。不知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且說劉士杰說了他的來歷，大家聽著實在可恨。蔣爺說：無妨！你與我們馮老爺是師兄弟，我們也是奉旨辦案拿賊，我們合在一處，賊要是該栽自來的，我們就碰見了他，要是不該栽，怎麼找也覓找的，似乎你這辦案的，受了多麼大的苦處。馮淵說：我給你見一見眾位老爺們，帶著劉士杰，一一相見了一回。相見已畢，蔣爺叫官兵，搭著東方亮，帶著劉士杰，所有眾人，俱奔公館而來。公館門外頓時轎馬盈門，合著南陽府同城文武，大小官員，俱都奔公館來了。展南俠也就回來，告訴蔣爺大衆，知府攜印脫逃，賊能之妻在後面弔死。蔣爺說：他的妻子，這也算好哪！總鎮從圍城子到來，告訴蔣展二位，放出四個人去，把前後門封鎖，若有私自出入者，立即鎖拿。此時馮淵給劉士杰，換了一套簇新的衣服，這一穿戴起來，真是英雄的氣象。馮淵也很歡喜，省得大衆看不起他，這可算有了臂膀了。總鎮大人要接大衆上衙門去，不用住公館了。到了次日，埋掩尸首，查點圍城子裏面東西上帳簿，帶往京都，陪補美珍樓的傢伙錢，從醬園裏撈出來的周瑞尸首，也埋在白沙灘，賠了一缸醬錢。東方亮之妻，埋在他們墳塋內。玉面貓熊威，賽地鼠韓良，刨將出來，用棺木盛殮。總鎮大人派擡夫送回他們原籍去了。蔣爺帶著劉宏義之子劉士杰，見了白雄，又打聽范大人事情。白總鎮是他妻舅，他焉能不知道哪？自從中狀元之後，先去的喜信，乍得狀元沒錢，也知道劉家的富足，暫且不用還銀，等得了戶部給事，寄去銀二百兩。後得工部侍郎，寄去銀五百。二次全沒見回信，家人也沒見回來。第三次寄銀子，叫心腹家人去的，復又回來，告訴老掌櫃的故去了，家裏失了一把天火，後人不知去向。白雄說：我姊姊姊丈一聞此言，整哭了三天。劉士杰這纔知道范大人不是喪盡天良。白雄一見劉士杰，問明來歷，就送他衣服靴帽之外，還有銀子一百兩。後又打木籠囚車，押解伏地君王入都不表。且說羣賊，由擂臺上趕跑，到了晚間，周龍、張大連、黃榮海三個人，亂打唿哨，哨來哨去，慢慢的賊人復又聚在一處，就沒見三尺短命丁皮虎、黃面狼朱英，沒在他們一處打擂，頭一天他就奔寧夏國，與王爺送信去了。眾賊聚在一處，面面相覷。大家議論，圍城子事敗，全壞在這個老西一個人身上。我們如今投往何方纔好？還是小韓信

出的主意，說我們投寧夏國，潼關不好過去，不如奔姚家寨，找晏賢弟去，好與不好？周龍、周凱常二怪、胡仁、房書安、黃榮江、赫連齊、全異口同音，說上姚家寨。到了次日晌午，纔遇見了皮虎，說金永福、金永祿，從播臺上下來，即撲奔陝西去了。金頭活太歲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削斷了刀，削了頭巾，贖下臺來，聚在一處，一議論，全投奔朝天嶺去了。再說金弓小二郎、王玉，帶著金仙、玉仙，走到葦塘，奔的是正東，那股岔道，直到出了葦塘口，往後一瞧，只見金仙不見玉仙，等了半天，不見玉仙出來，叫王玉去找。王玉其實願意，不見玉仙纔好。故此往那裏一躡，耗了半天，這纔出來，就說沒見了。金仙說：不知他的去向，大概也許前邊走了，你未能留神，也許他錯了路。他知道我們奔黑虎觀去，不如我們上黑虎觀等他去罷。若論金仙與玉仙，可是親姊妹，人性大不相同。玉仙是個精明強悍之人，烈性勝似男子。金仙生的忠厚，不善語言，是個沒主意之人。見王玉這麼一說，雖不願意，自己又無主意，只可點頭，跟著王玉上黑虎觀去。這一來，可對了王玉的心思了。皆因他與金仙私通之後，他用言語戲弄過玉仙兩次。玉仙說過他，你得隴望蜀，你可小心首級。故此王玉怕他，怕在心內。如今見玉仙一丟，正合他心意。他帶著金仙奔黑虎觀，作為是他在外頭，打聽囚車幾時到，縱然就到了，他回去也不提起，等著聽見京都的準信，鬪了東方亮之後，再告訴金仙大事已完，就算無法了。他好帶著金仙投奔朝天嶺。一夫一妻，過日子去了。單說玉仙，跟隨著姊姊，正往東走，那個岔路，忽見由岔路出來一人，穿一件湖色道袍，鬢色背心，白襪青鞋，杏黃絲絛，背插寶劍，藍緞九梁巾，面如傅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彼此對瞧了一眼。那老道目不轉睛，盡瞧著玉仙，就顧不得走路了。玉仙一見好生面熟，想是在那裏會過一般。誰知那老道將臉一轉，玉仙在他肩頭上拍了一拍，低聲說：隨我來。玉仙就顧不得姊姊與王玉，直奔塘西去了。出葦塘的西口，路南有個樹林，二人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青石坐下。玉仙說：你還認不得二姑娘認不得？原來這個就是蓮花仙子。皆因他同著張鼎臣與白菊花，撲奔姚家寨。那日晚間住店，見南街上有個美貌婦人，晚間要同晏飛，借那薰香盒子前去探花，白菊花不借，二人口角分爭。張鼎臣在旁勸解。到了次日，紀小泉不辭而別，自己單走下來了。張鼎臣與晏飛睜眼一看，蓮花仙子不知去向，二人也沒找他，就奔姚家寨去了。紀小泉這一走，可奔圍城子去了，心內仍是想著玉仙。這日正走葦塘，忽見對面有一個武生相公，瞧著面熟，也是想不起來了。將一轉臉，被人家拍了一拍，他就跟著走至西口外頭，進了樹林，忽聽他自稱二姑娘。心中一動，你莫不是圍城子的二姑娘罷？玉仙說：你還認得我。紀小泉趕緊雙膝點地，連忙問道：你老人家爲何這般光景？玉仙聽他這一問，不覺悽然淚下。就把圍城子

的事情，始末根由，細說一遍。紀小泉一聞此言，忽然心生一計，連忙問道：「二姑娘，你這女扮男裝，意欲何往？」玉仙又把金仙同王玉上商水縣黑虎觀的話，說了一遍。紀小泉本是尋花問柳之人，當時機變最快，說：「二姑娘！我大伯父二伯父，待我如同親兒女一般，這件事情我願効勞，不用上商水縣，我有個地方，二姑娘找一個所在等著，我把木籠囚車劫來，你老人家愛奔那裏，就奔那裏。玉仙一聽紀小泉的話，比王玉強得多，說：「真有此膽量，也不用你一人前往，我們兩個人前去，我就怕他們的人多，我死不要緊，倘若連累於你，我於心不安。」紀小泉說：「姪兒萬死不辭。」二人把主意定好，如何劫奪木籠囚車，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且說紀小泉要幫著玉仙，劫奪木籠囚車，玉仙更覺著喜愛於他。遂問道：「我們在那裏去等纔好？」紀小泉說：「我們奔信陽州管轄的地方，那裏有個孤峯嶺，嶺下有個洞，叫煙雲洞，洞前有段溝，由南陽、上京，總得打此經過；這個地方最幽僻，只要囚車一到，伸手可劫。」玉仙聞聽，十分歡喜，兩個人一同撲奔孤峯嶺而來。當日晚間，找店住下。似乎一男一女同行，若要是真正烈女，再遇著真正君子，也還可以；似乎玉仙與紀小泉這樣的男女，焉能保得住清白？二人就在當夜晚間，做出了苟且之事。這一來，紀小泉把生死置於度外，書不煩絮，這日到了石龍溝南面，有個小市鎮，叫孤峯鎮，二人找店住下，就說是叔姪。玉仙也改了姓紀，有人問他就叫紀玉。小泉是他的親姪兒。小泉也扮了一個武生相公的形像。二人真像兩個官宦的少爺，到處行事又慷慨。終日小泉出去打聽囚車的信息。這日天交晌午的光景，小泉回來告訴玉仙說：「囚車明日不到，後日準到。到了次日，吃完了早飯，小泉出去，又一打聽，離此只有數里之遙，給了店錢飯錢出來，就在石龍溝偏北，有個小樹林內一等。天到日色平西，就見官兵在前，都是些老弱殘兵，俱都抗著刀槍棍棒，拿著叉的，這個兵器可不能抗著，三三五五亂走，誰也不留神。這兩個是劫囚車的。見囚車一到，有幾匹馬，是本地一個守備，姓陰，叫陰兆武，他是行伍出身，外號人稱大刀陰兆武，面如冬瓜，騎一匹豹花馬，馬上掛著一口青龍偃月刀。上首是那如龍，下首是那如虎，後面騎馬的是張龍、趙虎，緊後面有兩個步行的，是韓天錦、于奢。路遠走的透乏，在石龍溝南面樹林內歇息去了。又皆因天氣暑熱，還有十幾匹馬，是開封府的班頭韓傑、杜順，帶著十數個夥計，將走到小樹林中，忽見樹林中竄出兩個人來，說：「殺呀！把那些兵了，嚇了個膽裂魂飛，不敢往上圍，撒腿就跑。」陰兆武一擡腿，先把偃月

刀摘將下來當下一努力馬往上一衝就奔了玉仙來了。玉仙早把一對練子槊，手中一提。陰兆武用青龍刀，頭一手就是青龍出水，藏頭鑽馬走，對鋒被個砍。玉仙往旁一閃，讓過刀頭，一抖左手練子槊，正打在手背之上；右手一抖練子槊，又打在肩頭之上。反筋斗騾馬，仗著傷不重，爬起來就跑。那家兄弟，一催馬拉刀就刺，這兩個人，不偏不向，每人右手上，受了一練子槊，撒手扔刀，蹙馬就跑。張龍趙虎韓傑杜順，早被紀小泉殺得棄囚車而走。那些兵丁，誰也不敢上前，猶如雨打殘花一樣，轉眼間盡剩了囚車。玉仙一見，歡喜非常，先過去奔囚車。那趕囚車的，早就逃命去了。玉仙、紀小泉來至囚車之前，玉仙叫了一聲：「哥哥都是你不聽妹子之言，至有今日之禍。」就見那囚車裏面之人，蓬頭垢面，滿臉是血跡。玉仙把練子槊收起來，拉出刀與紀小泉齊動手，把囚車一劈。紀小泉說：「你老人家慢動手罷。」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鬍子麼？這可是黑鬍子。玉仙細細一看，說：「啞！不好了！中了他們的鬼計啦。」紀小泉說：「你細看看。」玉仙說：「不對，是假沖著我哥哥。」玉仙拿著刀就殺。那個囚犯人說：「爺爺且慢，我有幾句話容我說完，愛殺就殺。」紀小泉說：「別殺，讓他說。」那人說：「我本是南陽府間成犯罪之人。那日牢頭進來，淨找有鬍子的，誰願假沖東方員外，半路之上遇救，也把前罪免了；半路之上不遇救，到京也把前罪免了。我們都不願意去。有一位蔣四老爺，他硬把我裝在囚車之內，爺爺要把我放了，我指你一條明路。」紀小泉說：「殺了他也是無用。你說是甚麼個明路？」那人說：「東方員外走的是小路，你們還可趕的上哪。如若追趕不上，到京都楓樞門外，那裏劫奪法場，伸手可得。」玉仙就依了他這個主意。對紀小泉說：「便宜了。」這老爺子罷回頭就走。原來這都是蔣爺出的主意，聽見馮淵說，他們要在商水縣劫囚車，故此假設了一個假的。真的東方亮，鬍髮裏頭，給他按上迷魂藥餅，多少人護送。小四義、劉士杰、南俠，請著冠袍帶履，所有大眾，保護差使。用的是一輛太平車，走小路入都。那邊護送囚車的人，遇有劫的，你們扔下就跑。張趙那家兄弟，連守備走後，韓天錦，于奢一見破囚車，問明來歷。倒是這二人，紀囚車打碎，那犯人纔出來，謝了二位站殿將軍。他們把馬尋找來，騎著走了。這二人也就投奔京師來了不表。且說玉仙與紀小泉，依了犯人的主意，就奔京都小路而走。一路之上，並沒碰見，沿路打聽，並沒人知道。那日行至楓樞門外，在關廂路北，找了個店，暫且住下。可巧那店有一個東跨院，上房三間，路西另有一個小門，南面的牆臨街，就住在這裏，打聽差使。一進店就煮茶打臉水，吃完了早飯，紀小泉出去，進城打聽，日色平西，方纔回來。告訴玉仙說：「開封府真有能人，差使今日早晨進城，不是囚車，就是常行的車。包丞相大概明日奏明，早晨就降旨意，在晚膳後標出去。」玉仙說：「咱們打聽明白，那時出來那時劫。」蓮花

仙子點頭說：咱們既來到這裏，絕不能誤事。二人把主意定好，就在店中聽信。且說蔣爺押解著差使，到了京都開封府，教官人把東方亮搭下車來，班房內看押。展爺請冠袍帶履，牽領著衆人進去，就是劉士杰不能進去，也在班房等著聽信。衆人來到裏邊，見包公行禮。展爺把冠袍帶履，往上一獻。公孫先生把包袱打開。包公正了正官服，參拜萬歲爺物件，大家都跟著行禮，然後用香案供奉。包公復又坐下，問大衆：怎麼把冠袍帶履取來？展南俠把始末根由，一五一十，回稟了一番。包公教公孫先生聽明，然後叫他打摺本，以備明日五更，奏明萬歲。隨吩咐升二堂，帶東方亮，審問他的親供。一擺手大家出來，二堂等候。蔣爺出來，先把東方亮迷魂藥餅起將下來，然後用鐵練子把他鎖上，忽聽內面吩咐下來，帶東方亮。蔣爺帶著他進了角門，來至二堂，雙膝跪倒，俯伏在地。包公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說：擡起頭來。東方亮擡頭一看，這開封府如森羅殿一般，包公居中落坐，額若冥府閣君，就覺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又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就叫伏地君王麼？暗地勾串賊匪，盜去萬歲爺冠袍帶履，家中擺設藏珍樓，害死兩個校尉，暗地私通襄陽王，種種皆是不赦之罪，快些招將上來，免得三拷六問。東方亮一想：不招不行；如若不招，也怕經不住三拷六問，倒不如一口招承，免受刑法。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前來救我，也是有之。他就招了：藏珍樓是上輩所遺之樓，樓內雖放著冠袍帶履，是白菊花所盜；私通襄陽王，是朱英傳信；雖是種種不法，全不干他的事情。包公叫他畫招，他就畫了招供。把他釘鐐收監。教先生打好摺本。包公退堂，預備次日五鼓，入朝奏聞萬歲，呈進冠袍帶履。單說外面玉仙叫紀小泉出去打探，外面一陣大亂，店家過來說：二位相公，不看熱鬧去嗎？小泉問：看甚麼熱鬧？店家說：明天這西門外頭，剛反叛呢，今天趕辦不及了，須留到明天。今天瞧熱鬧人都去了。小泉說：明天剛人，甚麼今天全去看？店家說：你們不知，有膽子小的，是今天去看，膽大的是明天去看，明天一著人多，二則地面哄得太利害。小泉問：今天看甚麼？店家說：看搭棚的，擺設立公案桌，栽上樁子，拉上繩網。明天馬步軍隊，都在那裏把守，全是弓上弦，刀出鞘，外面人想進去，一個也不能。小泉說：我們不愛看那個熱鬧，明天得便，我們瞧瞧去。一擺手店家出去。玉仙與小泉商議：是今天從牢監救出來，哇，還是明天劫法場好？小泉說：今天晚上不行，一則隔著一道城，二則牢裏人太多，咱們沒到過裏頭，裏面道路不熟。倘若哥哥與大衆收在一處，大家一嚷，嚷壞了事啦。若要劫牢反獄，非人多不得行，倒不如我們還是劫法場。可別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不容易救了。說罷，小泉親身上了一輪，半天纔回來了。玉仙問他法場的形象，小泉說：你老人家也不用打聽，也不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就不好救了。此時城裏關

外亂跑官人哪，全爲明天護決的差使。玉仙又問：你看那些官人，像有本事沒有？小泉說：難道你沒瞧見那些官人嗎？殺一個全跑了。當夜早早安歇，次日五鼓之時，就起來了。皆因外面吵吵嚷嚷，說差使快到了。自己起來收拾奪物件，帶上練子槊，紀小泉擡上寶劍，先出來把西邊小門關上。玉仙在屋中聽信，也有馬匹來回的亂跑，聽見說，總沒有差使到。連紀小泉，玉仙在房中，急得亂轉。又等了半天，只可出去打聽打聽，開了西邊小門，到了前面，店面已是大開，此時天已紅日上升。往外一看，街上之人，全站滿了。外面營兵，全是卒巾號褂，抗的是長短傢伙。紀小泉一打聽說：差使還沒到麼？那人說：不但差使沒到，連城還沒開哪！我們傳的是五更天的差使，這個時候城還不開，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正說話間，從正東上來了一匹馬飛跑說：聞人閃開，差使到了。紀小泉往回裏就跑，進了東院，關上小門，教玉仙火速奔到那牆下，聽見破鑼破鼓的聲音，正到牆外，二人往牆上一躡，玉仙往外一瞧，差使，哎喲一聲，撲咚摔下牆來。紀小泉一看，嚇了個膽裂魂飛。要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

且說玉仙與紀小泉，將一上牆，往外一看，見那護殺場的弓上弦，刀出鞘，馬步隊圍著差使；前面有人打著破鑼破鼓，就見有四個官人，全是兵丁打扮，擡著一個木條框子，上面插著個招手。就見裏面，有胳膊，有腿，腦袋上面，鮮血淋漓。玉仙一見，就知不好。可巧牆外邊有個人，與護法場的人說話，說：二哥！我與你打聽一件事，這差使準是從城裏頭剛的罷。那人說：不錯！是開封府包丞相的主意，怕在城外頭剛，有他的餘黨搶差使。城裏頭剛他，省了大事了。這少刻到法場，把他腦袋一掛，身子一扔，就算沒有事了。玉仙就聽見他哥哥已死，早就摔下牆頭。紀小泉也就躡身下來，把玉仙腿盤上，喊了半天，纔悠悠氣還。他把牙一咬，說：好包黑子呀！黑炭頭！我與你誓不兩立。紀小泉說：不可高聲，倘若被人聽見，那還了得。有甚麼話，我們房中去講。玉仙哭哭啼啼，叫紀小泉攙著他，來到房中，坐在坑上，大放悲聲一哭。紀小泉苦苦的相勸，說：你要大聲一哭，叫外面聽見，反爲不美。我們打算報仇就是。玉仙說：我要不殺開封府，我這口怨氣難消。紀小泉說：我陪著你去殺。玉仙這纔把眼淚止住，對著紀小泉說：海角天涯，你奔你的生路去罷！我今晚殺得了包丞相，那是該他陽壽將終；我殺不了包丞相，他手下能人甚多，我就死在開封府了。紀小泉說：你也不犯說這樣絕話，我們今晚要去見機而作，不怕今天不成，還有明天，明天不成，還有後天，只要那時得手，就務必

結果他的性命，替我伯父報仇。玉仙點頭說：我總不連累於你。紀小泉說：我言在先，我們生在一處，死在一處，絕無半字虛言。倘若我說話不實，必招橫報。玉仙聽他言語，很覺歡喜，復又議論，倘要把他殺了，我們投奔何方？紀小泉說：要結果他的性命，不如到黑虎觀，找我大姑娘去，問他投何方？玉仙說：他必是要上朝天嶺。紀小泉說：你們總是親姊妹，你同著他上朝天嶺。玉仙說：你不上朝天嶺，我忍拋下你麼？我們一同向黑虎觀，見著我姊姊，把我報仇的事情，對他說明，讓他跟王玉上朝天嶺。我跟著你，你說投奔何方，我們就投奔何方。紀小泉一聽，滿心歡喜，叫店家烹茶打臉水，早飯吃完，小泉要往開封府探道。玉仙點頭，教他快些回來。小泉出離店外，直奔城門，到開封府前，後全都看了一遍，認明來蹤去跡，轉身回來，進了店中，見著玉仙，就把自己外面所看之事，說了一遍。二人又議論誰殺，誰給誰巡風。玉仙叫小泉巡風，他去殺去。小泉點頭，遂即用了晚飯，等到天有二鼓之半，玉仙倒換了女裝，爲是躡房躍脊利便。小泉更換了夜行衣褲，背上寶劍，帶了應用東西，姑娘也背上練子槊，吹滅燈燭，二人將門倒帶，躡房躍脊，出離店外，直奔城牆。又對著護城河內沒水，直到城牆下面，爬上城去，內裏從馬道下來。紀小泉在前，玉仙在後，穿街過巷，直奔開封府的西牆。紀小泉躡將上去，正遇見打更的小泉過去，一把脖子，把打更的提在僻靜所在，往地下一摔，把劍亮出來，在更夫眼前亂幌。那更夫苦苦哀求饒命。紀小泉問：你們相爺現時確在甚麼所在？只要對我說明，饒你的性命。更夫說：我們相爺，在西花園子，書房內面安息睡覺。別進這個垂花門，那面有個大門進去，見抄手勢的遊廊內面，路西有一個瓶兒門，進瓶兒門，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後，東西配房，北上房五間，那就叫西書房，就在那裏睡覺。小泉聽明，說：待等事完之時，前來放你。隨手撕他的衣襟，塞在口內。有一棵槐樹，把更夫放在樹後。二人撲奔那邊大門去了。從瓶兒門，躡將進去一看，果然是個花園子，裏面許多太湖山石。見北面五間廳房，掛著堂簾，裏面燈燭輝煌，門外東西擺列四張椅子，椅子上坐著兩個人，一個是白芸生，一個是艾虎。原來在城裏頭剛伏地君王，不是包包的主意，是蔣爺的主意。旨意下來，把東天亮凌遲處死。圍城子，旨意下來，改了一座廟宇，所有他的田畝，以作抄產，裏面抄出來的東西，陳列器珍珠金銀全行入庫，以備荒年賑濟。另換知府，仍然案後訪拿白菊花，與帶印脫逃之賊能。追捕東方亮的餘黨，冠袍帶履，交給陳總管，收四儀寶庫。所有拿東方亮之人，俱得升賞。蔣爺親身同臬包包，若剛東方亮，非城內行刑不可。包包依了蔣四爺的主意，只管吵嚷在楓楸門外去鬧，其實在十字街大解了六塊頭，顯號令法場。展南俠到了晚間，蔣爺與他商議。此時邢如龍，邢如虎，張龍，趙虎，韓天錦，于奢，連韓傑，杜順兩箇



班頭俱都回歸開封府去。先回明蔣爺，半路上的假囚車，被人劫了去，就把怎麼劫的話，說了一遍。蔣爺算計著，雖然剛了東方亮，還怕不好，晚間就派了大衆，分出前後夜來，也有屋內坐更的，也有院中看更的，也有來回巡查的。蔣爺又把劉士杰的事情，對相爺回稟了一遍。相爺另給他一套文書，無論走在甚麼州縣地面，文武衙門，准他向人討盤纏。這一道文書，要在身上一點，無論走在那裏，或辦差，或要錢，不費吹灰之力，比江夏縣的文書，大差天地相隔。蔣爺又把劉士杰，帶過來謝了相爺。後來艾虎、徐良、盧珍、芸生，要與他結義爲兄弟。劉士杰也點頭應允，只可等著明天，看了個好日期再拜。此時劉士杰，跟著巡查刺客。玉仙到的時節，正是艾虎、芸生前夜坐更，在相爺書房外面椅子上坐著。芸生看見由牆頭上，條過來了一條黑影，芸生假裝著沒看見，特意說老兄弟，你多留點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說：大哥請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裏假作告便，其實一回來，先把飛蝗石掏將出來。見玉仙還在那裏爬著，打量著芸生，真沒看見他哪。芸生拿著飛蝗石，對著玉仙打將出去，吧的一聲，正打在玉仙腮頰之上。玉仙一扭臉，背後拉刀，緊跟著，又是一塊飛蝗石，又打在玉仙肩頭之上。這兩塊石頭，打的玉仙吃一大驚，一擰身就蹶上牆去。芸生說：有賊！艾虎一聽，也就拉刀往下就追。玉仙一跑，順著遊廊直奔正南。玉仙剛下遊廊，奔西面的矮牆，說了一聲風緊，扯華，他爲的與紀小泉送信，就見聽的一響，來了一枝鏢，只不知道，這枝鏢從何而至。低頭一看，牆下面有一個人，又給了他一刀。嚇的不敢站住，出了開封府，直奔城牆，由馬道蹶上城去。後面是艾虎苦苦不捨，追他到城牆之下，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追的玉仙一急，拔了一塊城磚，對著艾虎就砸。要問艾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晝夜晚獲男賊

且說玉仙上了城，見艾虎苦苦的追趕於他，拔起一塊城磚，就吧的一聲，砸將下去。所幸艾虎的眼快，往旁一閃，躲過城磚，倒把小義士嚇了一跳。再往上一睜，那個女賊蹤跡不見。後面芸生也就趕到，二人同回開封府。且說玉仙上城，剛要下去，又不捨紀小泉，自己心中想道：我囑風緊扯華，他怎麼會沒來呢？爬著馬道城牆，看了一看，還是看不見。想這紀小泉爲我的事，捨死忘生，倘若他要有點不測，如何對得起他？將要下城，忽見正東上，來了一條黑影，飛也相似，直奔城牆，身臨切近，正是紀小泉。玉仙這裏一擊掌，下面也一擊掌。紀小泉蹶上城來時，玉仙問：你因爲何落後？我正放心不下，要尋找你去。紀小泉說：你囑風緊扯華，

我可聽見了，不能出來。我這裏有種物件，你來看，比殺包文正還強哪！就懷中掏出來遞給玉仙。玉仙接著來一看，說：「哎，此物你從何處得來？」紀小泉說：「你奔了西院，我上了個廳，原來是個穿堂。那穿堂之內，東西都是屋宇，全是荷葉板門，東西有塊匾，是印所二字。我心中一動，就用投簧匙，投他小鎖，投開了門，進了裏面，晃著千里火，屋中有頂豎櫃，我把豎櫃上小鎖頭擰下來，還有封條，全給他撕了。上面櫃中，盡是公事；下面櫃中，內有印色盒子；我把印盒上鎖頭擰開，把裏面印信拿出來。這個時候，你在外面喊叫風緊，我不能答言。我慢慢出來，也沒人看見。我料你必是回店去了，我趕在這裏聽你擊掌。你雖不能把包公殺死，我今得了他一顆印，別看他是一個當朝宰相，沒有印也不能做官。玉仙說：「雖然得著他一顆印，是你得來的，我還得多少給我哥哥報點仇纔行。」紀小泉說：「你要報仇，有一件可報的事情。玉仙問：「那件可報？」紀小泉說：「穿堂後頭，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那院內並無男子；我要去把他妻子殺死，算報了仇了。要殺包丞相，只怕有些費事，看著他的人太多。玉仙說：「那也使得。」紀小泉說：「今日天氣可不早了；不然，明天咱們再去罷。」玉仙一定要去。紀小泉只可跟隨。玉仙他把印揣好，二人復又下了城牆，撲奔開封府，仍從西牆跳將進去，直奔後面。走到穿堂，玉仙還往印所瞧了一瞧，出了穿堂，將要撲奔正北，前面有一段長牆，另有四扇屏門，此時已然關閉。二人剛往牆頭上一躡，就見後面五間上房，兩耳房，東西配房，剛要下來。不料東邊角門，出來了一個人，一聲怪叫，霹靂相似，說：「賊來了一個箭步，躡將上來，掄起鐵棍對著紀小泉打來。他往旁一閃，噹的一聲，嘩喇嘩喇，打的牆頭上磚瓦亂落。又一嚷：「有賊了！掄棍就追。」紀小泉、玉仙躡下牆頭，往西就跑。金鏢無敵大將軍于奢，這一喊叫，西院的人，俱都聽見了。盧珍、于義、劉士杰、白芸生，全從西牆上來。這回艾虎可沒來，皆因頭一次白芸生一追玉仙，艾虎也跟着追下來了。劉士杰一鏢沒打著玉仙，又一刀也沒砍著，他見艾虎、白芸生全都追下女賊去了，他倒躡進牆來，在包公書房裏階底下，保護包公。然後艾虎、白芸生、展南俠、蔣平，全給包公道驚來了。蔣平見劉士杰說：「你作甚麼在那裏站著？」劉士杰說：「我怕賊人的夥伴多，我們人都追下那個女子去了，倘若再來一個，相爺那裏豈不擔驚？」我故在此保護相爺。」蔣平說：「這纔叫見識哪！倒把艾虎、白芸生，囑咐了一頓，你們遇見這個事情，總要留看家的要緊。然後進裏面，與包公道驚。包公一擺手，大家出來。蔣平問：「這個女賊，你們看出個是誰沒有？」艾虎說：「我看出來了，就是三哥怕的那兩個丫頭，可不知道是金仙是玉仙。」蔣平道：「管他甚麼仙，我們總以防範爲是。」劉士杰仍然出來，還是白芸生、艾虎守著包公工夫不大，又聽東院裏一嚷，艾虎沒來，就是白芸生等，全從西院上牆一看，這回可是兩

個人。大家都躡下牆，亮出兵刃，往上一圍。又見從南牆上，躡過三個人來，是展南俠，那如龍，那如虎，也就往上一圍。玉仙用刀亂砍。那如虎用刀，展南俠用劍，往上一迎，噲哪一聲，把玉仙刀削爲兩段。玉仙躡出圍外，一回手把練子槊拉出來，對著南俠一抖。展爺急速用劍敵住，再用寶劍一削，可就削不動了。玉仙把一對練子槊，掄開如同流星相仿，五尺以內，進不來人。隨使隨走，口中說道：扯華，他就躡上南房去了。那如龍，那如虎，也就躡上房去。玉仙下南房，由西房下去，那如龍一追也上西。他本是一隻眼睛，不甚得力。玉仙使了個犀牛望月的架式，一抖右手練子槊，正打在那如龍肩頭之上，嘖咚栽下牆來。那如虎趕上，把他扶將起來，摸了摸肩頭之上，腫起一個大泡。再說紀小泉見了玉仙一走，想打外逃竄性命，就沒動手，他也懼怕南俠這口寶劍，好容易躡出圍外，也往南房上一躡。大家要追，南俠說別追，紀小泉單腳剛一找房屋，于奎廳的就是，一鏢，沒打著。劉士杰一鏢也沒打著。南俠不教追，也是要拿暗器打他，南俠一袖箭也沒打著。這三枝暗器，難爲紀小泉躲閃，論說都是百發百中。也是他活該，走了也就沒有事了。這一來，把他的暗器招上來了，掏飛蝗石，對著于奎打來，倒沒打著于奎。從下面廳的一聲，打上來一丈長的一個暗器，就聽噹哪一聲，把小泉右腿打折，哎喲一聲，栽下房來。衆人一看，全都哈哈大笑。說倒有一宗撒手鏢，沒聽見說過有撒手棍。渾人使的渾招數，這一下撒手棍，直把紀小泉打下來了，並且把腿打折一條。大家過去，把他捆上。站殿將軍托人上房拿棍。此時已半夜，坐更的也全醒了。馮淵、徐良、胡小紀、喬賓、馬龍、張豹、韓天錦、史雲、龍滔、史丹，皆因在圍城子作內應有功。蔣展二人，回稟了相爺，包公把他前罪已免，如今也在開封府効力。此時大眾全都過來，一聞聽拿住刺客，馮淵把紀小泉往起一提，連大眾奔西書房，回稟了包公，拿住刺客之事。包公聽的明白，拿住刺客，又起來。大眾在外面等著，包公穿好衣服，方敢進去。就在這個時候，有更夫飛也相似，身臨切近，氣吁吁的說道：可了不得了！展爺忙問甚麼事情，更夫說：我們有個夥計叫王二，有兩個賊，一個男賊，一個女賊，把王二捆住了，嘴內堵著東西，扔在大槐樹後頭。我過去給他解開，摸出口內的東西。他說：見賊出入，來了兩輪。我們拿燈各處一照，穿堂內印所門大開。老爺們快快去看罷！蔣平一聽，大家全是一驚。急忙派幾個人，預備燈火，奔至印所用燈一照，門是大開，又見裏面豎櫃頂，櫃門子大開，一找印匣裏面，印信蹤跡不見。蔣平驚呵呵的說：這事可怎麼個辦法？空有咱們這些人，將相爺的印信丟失，該當何罪？衆人說：只見相爺回話。蔣平說：前後沒咱們這些人，也不丟東西，如今人多，反倒把印信丟失。你們隨著我請罪去罷。衆人跟著蔣平到西花園，有未跟過來之人，都來打聽。蔣平把丟印事情一

說，大眾一聽，也疑呆目瞪了。徐良說：「何不問問刺客？他必然知曉。」馮淵說：「這個刺客，你認得他是誰？不知他叫甚麼名字？我從糕餅舖拿住白菊花，抗至樹林，我一更換衣冠，就是他給我一個飛蝗石，念了一聲無量佛，他把白菊花也救走了，我把薰香盒子可也丟了。還有一個老道，與他一處，還怕他也來了哪？」蔣平復又派人前後巡查。又問紀小泉說：「朋友，你貴姓？」紀小泉說：「不必問我姓名，行刺盜印，全是我一個人，也不用你們三拷六問，我敢作敢當，愛殺愛剮，任聽其便。」此時包公裏面傳出話來，要見展、蔣二位護衛。二人進去，面見相爺請罪，說把印信丟失。包公聞聽一驚，相爺問這刺客現在那裏？蔣平說：「現在外面。」包公吩咐一聲，將他帶來盤問他一番。蔣平出去，把刺客往內一帶，搭將過來。紀小泉右腿已折，在包公前也不能下跪，就在地下歪著一坐，可是捆著二臂。包公在燈光之下，看這個人長的眉清目秀，隨問道：「小偷兒，爲何前來盜我印信？」紀小泉說：「不必細問，我速求一死。」包公說：「你就是求死，也得把印信招將出來。」紀小泉說：「我把印信盜在手內，一時慌忙，我扔在牆外去了，必是被別人檢拾去了。」包公說：「本閣這裏焉容鬼混！吩咐看夾棍。」外面官人進來，將賊人夾起來，用十分刑。蔣平一看紀小泉，一語不發，氣絕身死。這一死，要問印信的下落更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且說相爺見刺客死去，吩咐用涼水噴醒，仍然不招。相爺只得退堂，吩咐護衛細細拷問。蔣爺遂到校尉所，連用幾次的非刑，紀小泉這纔受不了了。自己暗叫：「玉仙，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你了。想罷說：老爺們在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招了。」石龍溝劫奪囚車，實是東方亮的妹子；楓楸門外要劫法場，也是東方亮的妹子；不料在城內剛了東方亮，如今行刺盜印，也是他的妹子前來，教我給他巡風。不料我被捉拿，他就拿印逃命去了。蔣爺問：「他奔甚麼處？」紀小泉不肯把他上黑虎觀的事情說出來，就說：「他拿著這印信，奔朝天嶺去了。」蔣爺說：「此話當真？」紀小泉說：「我要不招，你就把我打死，我也是不招；我既是招了，若有半字虛言，情甘認個剛罪。」蔣爺吩咐，把他釘鐐收監。然後人家議論不定，紀小泉說的此話，實與不實。馮淵在旁言道：「我聽晚間他議論此話不虛。還有朝天嶺那人姓王，徐良說他叫王玉，外號叫金弓小二郎。」馮淵說：「對了。」他們議在商水縣劫囚車，準是沒上商水縣去，在石龍溝劫的。石龍溝沒劫著，真的他們纏入都劫法場，入都又沒劫著，纔生出這個主意來了。蔣爺說：「只可明天回裏相爺。」

去幾個能人，探探朝天嶺去便了。劉士杰與邢如龍，邢如虎三個人過來說：請問四大人朝天嶺去過沒有？過去過？蔣爺說：沒去過，你們三人可曾去過？齊回說：沒到過那裏，就是聽人家說過。邢爺說：外面有十里的水面，通著馬尾江的大江，南北有兩山島，一個叫連雲島，一個叫銀漢島。有個寨叫中平寨。水內有水輪子，有個滾龍槽，上面都有刀，這個擋不分日夜的亂轉。上山四十里的地，山路上邊纔是山寨。馮爺說：任是甚麼人也不用打算進去，這朝天嶺非得有會水的，有慣走山路的，纔可以得上去。這個山路最險，外人不用打算進去。蔣爺一聽說：這還了得，這樣說來，非我去不行。正然談論，包公上朝，話不絮煩，相爺早朝已畢，回至開封。展爺與蔣爺進去，回見包公，稟明了紀小泉所招的言語。相爺就派他們至朝天嶺探聽信息。蔣展二位出來，議論派甚麼人看家？可巧二義士韓彰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已畢。韓二爺先就打聽開封府有甚麼事情沒有？蔣爺就把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冠袍帶履，可是請回來了，拿白菊花，至今未獲。昨晚又有丟印一節事情，說了一遍。韓彰一聞此言，也是一怔。南俠展爺，只可帶著他進去參見包公，然後出來。蔣爺與南俠議論，教韓二爺看家。南俠又怕韓二爺一個人勢孤，又把邢家兄弟留下，說你們務必留神，看守相爺纔好。三個人點頭遵命。蔣爺又叫徐良過來，說朝天嶺既然是山路，又最險，你先去把你父親請出來，要論走山路，誰也不似他能走。徐良說：我去把我父親請來，咱們在那裏相會。蔣爺說：你先走，我們後走，以潼關爲度。你們爺兒兩個，到潼關打聽，我們過去了，你們就往前面追趕。我們要是未到，你們爺兒兩個人，就在那裏等著，咱們一路前往。徐良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辭別了大家，出離了開封府，走出了西門，奔山西大路。在路上曉行夜住，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家中，家人見少老爺，全都過來行禮。徐良到裏面，先見了母親，跪倒磕頭。老太太一見徐良回來，十分歡喜，行禮已畢，叫他坐下。徐良問母親：我爹爹往那裏去了？老太太說：天倫由你走後，上陝西去了。老太太又說道：自從你上京去以後，你爹爹那日出門，遇見他的一個總角之交，是個老道，姓闍，叫闍道和。這個老道，有個師兄，是呂道爺。如今這呂道爺，在陝西地面置了一座廟，叫上清宮。這個道爺見你父親，叫他上陝西去散散心，故此你父親跟著這闍道爺，上陝西去了。徐良說：孩兒來得實係不湊巧。如今京都，有要緊的事情，老太太問：甚麼事情？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話，對著老太太告訴了一遍。老太太說：這可不巧，再者他又沒準日限回來。徐良說：這上清宮，可是不知在甚麼地方？老太太說：那廟我可知他的地方，出潼關到了馬尾江，有坐大山，山上有三殿梁，由山下往上去，有個青石梁，有個紅石梁，有個白石梁，就到那上清宮啦。徐良說：只可孩兒找他老人家去罷。並且也是陝

西地面，我找他老人家，再上潼關找我四叔去，也會在一處了。老太太又問：我兒在外邊定下親事了？徐良道：你老人家怎麼知道？老太太說：前者你父親走後，有一位在遼東作過武職官，如今告老，姓尚，叫尚均義，他的女兒，乳名玉蓮，給了你了。徐良一聞此言，雙膝點地，說：母親，恕孩兒不孝之罪，在外面私自定親，並未稟明父母，孩兒就是不孝。老太太說：此事我兒辦的甚好。爲娘的也看見過尚家的書信，是你身臨險地，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又把姑娘給你，又有石家的媒保，他上輩又是作官，這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爲娘的十分歡喜。徐良磕了三個頭起來，立刻告辭，叩別娘親，自己出門，直奔陝西來了，仍是夜住曉行，到潼關說明來歷，方纔出去，投奔馬尾江。那日到了馬尾江，望見正西一座大山，往西北全是山連山，嶺套嶺，直不知套出有多遠去。自己也不認得從那裏走，又怕多繞了路程，也不知準有多遠纔到。可巧遇見個農夫，打一聽，人家指告，說：你由此往西，山下有一段熱鬧街，過了這街，就是山口；進山口往上走，有三段大梁，就是上清宮。那人說：你順著我手看去，這裏就可看見了。徐良順著他手一瞧，果然就看見了。在西南半山腰中，周圍全是松樹，環抱著一個廟宇。徐良說：借光！自己投奔正西來了。別聽說看見，可是看見了，要走一時可不能得到。常言說的好，望山跑死馬。徐良到了熱鬧街，覺著腹內飢餓，路北有座飯店，找了一個座位坐下，把過賣叫過來，要菜要飯。過賣的答應下去，把飯菜擺放在桌上。徐良吃得飽了，見天氣不甚大晚，諒來趕得到上清宮去。會過飯鈔，徐良出了飯鋪，進了山口，進青石梁，迎而來了一隻老虎。要問徐良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且說徐良進了山口，走到了青石梁，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這一陣風吹得徐良毛骨悚然，暗暗的吃驚，說聲不好！忽見石上，蹲著一隻斑斕的猛獸，二目如燈，口似血盆，把尾巴絞將起來，打山石吧吧的亂響。徐良見這斑斕的猛獸，躡山跳澗，奔過來了。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右手掏著一枝鏢來，等著猛虎。看看臨近，對著徐良往上一躡。徐良先把右手的鏢，對著猛虎的胸膛一抖，手正打在他的前胸，緊跟著大環刀往虎前心一扎。說的遲，那時可快，把刀扎進去，趕緊往外一抽，自己一躲閃。那虎一撲，徐良沒撲著，反倒中了一鏢，受了一刀，撲咚一聲，摔倒在地。若論虎的氣力最大，又往上一躡，一丈多高，唔的一聲吼叫，復又摔倒在地。那虎躡了三四回，方纔氣絕身死。此時徐良隱在樹後，不敢出來，直等到老虎氣絕之後，方敢過來。一瞧猛虎雖死，仍是睜

著兩個眼睛，山西雁倒覺著駭怕起來。又一想，這上清官是去好，還是不去好？正在猶豫之間，見打山洞裏，蹣蹣蹣蹣出幾個人來，全是高一頭，闊一膊，年輕力壯之人，每人手中，提定虎鎗虎叉。過來都與徐良行禮，說我們全是獵戶，奉我們太爺之諭，在此捉虎。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治死。徐良信口開河，說我打他一個嘴巴，把他打了一個筋斗，又給他一個反嘴巴，又打了他一個筋斗，然後說快，急急念念有詞，一撒手一個掌心雷，就把那老虎劈了。獵戶一聞此言，更透著敬奉了。說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徐良說你們這裏，有多少老虎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獵戶說就是兩隻虎。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皆因在闍家店外把那虎一剝，這隻虎就出來傷人不少，在山裏傷人也不少。我們奉太爺之命，捉拿此虎，賞銀五十兩；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再給銀五十兩，前後共銀一百兩。咱們同著壯士，去領銀子去。徐良說慢說一百兩，就是二百兩，我都不不要。獵戶說：既你不要銀子，見我們闍掌櫃的去罷。徐良卻情不過，只可就跟著他們，復又奔山口而來。後面獵戶，把虎捆好，搭著出山。這一出口，把信息傳與外面，頃刻間，瞧看熱鬧之人不少，只見扶老攜幼，拖男帶女，一傳十，十傳百，個個轉眼之間，擁擠擠擠，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山西人，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老虎。也有瞧徐良的，也有看虎的，頃刻間到了闍家店。從店內出來十幾個夥計，擁護著兩位店東。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全是寶藍色的衣服，壯士打扮。身臨切近，獵戶見了一見，說這就是打虎的壯士爺。徐良見那二人彼此見禮，徐良總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就告訴人家，姓任。一問二位店東姓闍，是親兄弟二人，一位叫闍勇，一位叫闍猛。獵戶把那隻虎，仍然掛在店外，叫衆人瞧看。店東把徐良領至裏面，進上房屋中落坐，叫夥計獻茶。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隻虎治死的？徐良也不能改口了，只可說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的。闍勇、闍猛二人，連連誇讚，真是世間罕有之能。回頭吩咐，叫獵戶別把虎掛在店外，倘若再招虎來，那可不是當要的，教他們搭著上縣去罷。外邊獵戶答應，真搭著老虎上縣，報官不提。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酒。徐良說：酒我可是不吃，因吃醉了，遇見老虎，就不能治了。闍勇說：我們做處，可沒有甚麼出色的土產，就是透瓶香酒，普天下那裏也不行。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也沒有別的事了。天氣已晚，也不用走了，就住在咱們店中。有甚麼事，明天再走，今天咱們盡醉方休。兄台如不嫌棄，還要結義爲友，哪徐良無奈之何，只可點頭。頃刻間排列杯盤，徐良當坐落坐，闍家兄弟，執壺把盞，每人先敬了三杯，然後各斟門杯。有店中人來回斟酒。徐良素常，雖不歡喜吃酒，今日這酒真是美味，不怪人家誇讚。自己也想開了，今日放量開懷，明日仍然是不喝。左一杯，右一杯，三人吃著酒，就談論些武藝，馬上步下，和長拳短打。

直吃到天交二鼓，把徐良喝了一個大醉，身軀亂幌，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東一句，西一句，也不知說些甚麼！人家要與他豁拳行令，別瞧徐良是那樣聰明，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閻家弟兄見徐良真醉了，徐良說：我可實在不行了，你們別讓我喝了，老西的腦子內，都是酒了。閻家兄弟說：既然這樣，你就歇息去罷。徐良問：我在那裏安歇？閻家兄弟說：後面有三間廳房，前後的窗戶，最涼爽無比。徐良說：很好！叫夥計打着燈籠，徐良一溜歪斜，閻家兄弟攙著他，這纔到了後面三間上房，前後俱是窗戶，迎面一張大竹牀，兩張椅子，一張八仙桌兒，就叫他在此屋內睡。徐良問：後面可有女眷？沒有。要有女眷，我可不敢，如沒有女眷，我可要撒野了。閻勇問：兄台怎樣叫撒野？徐良說：我把衣裳脫了，涼爽涼爽。閻勇說：聽兄台自便，後面並無女眷。我們還是不陪，少刻與兄台烹一壺茶來。徐良說：很好！就把衣裳脫下來了，赤著背膊，連鏢囊，花裝弩，袖箭，飛蝗石，大環刀，一併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頭巾也摘下來，自己一歪身，就躺在竹牀之上。酒雖過量，躺下仍然睡不著，翻來覆去，心中類如火一般。酒往上一湧，躺著不得力，復又坐起來了，坐著不得力，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到院內被風一吹，心中很覺得爽快，心中稍微安定。只覺得一陣困倦，又要去到屋內去睡。將要上階臺石，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幌，自己又一細瞧，蹤跡不見。心中一動，莫不成吃醉了酒，眼都迷離了？自己幌幌悠悠，來到屋中，往竹牀上一躺，把兩隻眼睛一閉，枕著他的衣服，就沉沉睡去。別看徐良睡不著，這一趟出去，可不緊哪，嚇跑了兩個刺客。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上，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皆因掃臺上嚇跑，直奔陝西朝天嶺去。行至朝天嶺，見著王紀先與王紀祖，就把圍城子的事，對著他們學說了一遍。王紀先說：賢弟原來為我們涉一大險。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永福、永祿二人，全說不知。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這兩人回梅花溝。因是這一天，正在店內，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了。金永福、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及一見面，正是徐良。把金永福、金永祿這兩個人，嚇了一個膽裂魂飛。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這可是仇人，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金永福問金永祿：你打算甚麼樣辦理？金永祿說：就是前去行刺。金永福說：我也打算這個主意。金永祿說：我去。金永福說：不能，還是我去。二人謙讓了半天，這纔一路前往。晚間天交二鼓，二人換了夜行衣，靠著單刀，奔閻家店而來。既到了閻家店，躍牆而進，但不知徐良睡在甚麼所在。兩個人將到後院西房的後坡，將要往前邊一躍，正是徐良頭次出來，就把這二賊嚇跑，復又躡到後坡去了。二人低低的說：看這個老西，他是看見咱們，還是沒看見咱們？金永福說：他又不是個神仙，你看他那樣形色，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必是他打虎有功，閻家兄



弟拿酒把他灌醉。他如真吃酒醉了，那可是鬼使神差，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他要睡著了，不勞吹灰之力，你給我巡風，我進去殺他。金永祿點頭，咱們一齊動手。二人等了半天，嚐嚐正打三更，二人復又躡到前坡，將到前坡，復又躡回去了。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店中夥計奉了店東之命，泡了一壺茶，與徐良送茶來了，怕他睡醒發渴，夥計拿著茶，到屋中用燈一照，徐良在竹牀之上，已經睡熟，又不敢驚動於他，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夥計拿了燈籠，將要走出，那燈忽自己滅了，把夥計嚇了一身冷汗，往外撒腿就跑。夥計一想，又沒有風，甚麼這個燈，就無故吹滅了？別是鬧鬼罷！到了前邊，告訴掌櫃的，這個事情詭異。被閻勇威嚇了一頓，嚇的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再說金永福、金永祿二人，又等了半天，仍然到了前坡，料著徐良大概睡熟了，靜悄悄的聽著。像是打呼聲。二人躡下西房，永福在前，永祿在後，將到階臺石，永福把刀亮將出來，永祿也把刀拉出來，二人往屋中一躡，要一齊下手。忽見那竹牀往上一跳，牀下有人說：刺客到了！徐良由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徐良躡下牀來就追，追在院內，忽見有兩條黑影，躡上西房。自己要往房上一追，一想手無寸鐵，又沒帶著暗器，趕緊回來取刀。進至屋中一找，鏢囊、衣襟、單刀、蹄跡不見。不知這些物件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刃 爲找刀打架遇天倫

且說徐良由夢中驚醒，只覺竹牀往上一跳，下面有人說：刺客到了！刺客到了！自己出去，沒追上刺客，反倒把東西全都丟了。連連喊叫店家，快掌燈火來。此時閻家弟兄，仍然在前邊飲酒。夥計說：客人在後面嚷起來了。閻家弟兄立刻叫夥計點燈，直奔後面。夥計進了後面，先把燈點上。徐良一把就把閻勇揪住說：你原來外忠內不實之人，好好賠我的東西。閻勇說：你且撒開，你有甚麼事好說，你丟了甚麼？徐良說：我的衣服鏢囊，倒都不大要緊，總得有我的大環刀，沒有我的大環刀，如同沒有我的性命一般。閻勇過來說：你撒開。你說我們偷了去，就算我們偷了去了。徐良這纔撒開。閻勇問：倒是你怎麼丟的？徐良就把丟刀的話，學說了一遍。閻勇說：你明明看見兩個人從房上走的，怎麼說是我們偷的？再說世界之上，有恩將恩報，那有恩將仇報之理？你給我們這一方除害，感情不盡，怎麼反倒偷你哪？再說就是偷你，也要金銀財寶，你那衣服有甚麼用處？再說你又親眼瞧見兩個人走的，怎麼一定說是我們偷的？徐良說：這個事情，你們要明倫，知道我也不答應。你纔用酒把我灌醉，預備兩個人把我的

東西偷去了，又把我叫醒，不是你們定的計是誰？閻猛說：你去打聽打聽，我們閻家店，可曾作過這個非理之事？你再想想，莫非這裏有你的仇家，也是有的。徐良說：我乃山西人氏，這裏焉有仇家？閻猛說：這也難以定準。徐良想了一想，你們這裏是叫甚麼地方？閻猛說：叫馬尾江，三千戶，五平村，桃園，八寶村，斷頭谷，梅花嶺，梅花溝，朝天嶺。徐良說：別說了，梅花溝在你們這裏？閻猛說：在這裏。徐良說：得了，我真是有了仇家了。閻猛問：是誰？徐良說：梅花溝有個金家店，有個金永福，金永祿，你可認得？閻猛說：不錯，有個金永福，金永祿，是兩個山賊，我們素不來往。他們知道我們閻家是一大戶人家，他們倚仗他是山寇，他們不在山上，佔了咱們的邊界廟店，可也沒有甚麼意外的甚麼事情。他那店中，盡住是黑門的人。徐良一恭到地，說：二位可是實在得罪！明天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我去找他們兩個人去，不用說，準是他們兩個人。閻勇說：壯士乃是山西人，怎麼會與他們有仇？徐良說：等明天我找著他們之後，回來我再告訴你們這細情。閻家弟兄連連點頭。等到了次日，閻勇給他拿一套衣服，一口刀，也是行家使的利刀，仍然帶著自己頭巾，就要起身。閻家弟兄苦苦相留，纔吃完了早飯。閻勇帶了他出了店，叫他看見馬尾江，一直往北過了斷頭谷，往西是三千戶，往西北是銀漢島，靠著銀漢島，下面就是梅花嶺，那邊就是梅花溝。徐良記在心內，辭別店東，直奔正北，過了斷頭谷，往西街下來了。見一片住戶人家，房子一層一層的，門戶一個挨一個，由後街往西，走在西邊。自己心中納悶，此處怎麼住著這些個人家，再說房屋都齊整。走在盡西頭，見有一段長牆，牆裏頭有一棵小桃花樹，樹上有一根青竹竿，上面挑著自己的鏢囊，只見被風飄擺，來回亂幌。自己猛然驚心，大概這準是金永福，金永祿家裏。順著長牆，由西往南一拐，走在南邊，復又往東，纔看見這個大門，見門口有數十個家人。徐良氣哼哼的，來至門口，見是廣梁大門，有兩條板凳，上坐著數十個人。有人問道：你上這裏找誰？徐良瞪著二目，說：你們這裏，可是大王爺家？眾人一聽，這人口出不遜，也就沒好話對他說。不錯，我們就是大王爺家。又一看徐良那個相貌，說：你到此地，有甚麼事情？山西雁說：快教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給我大環刀，別無話講，如若不給，你們這些烏八的，休要想活命。家人見他這一罵，就先過來了兩個，說：你姓甚麼？徐良說：告訴你們大王去，我叫祖宗。家人一聽，氣往上沖，過來揪他，那個就要扳腿。揪他的，被他噍噍一擋，又一拳，嘆咚一聲，那人就栽倒在地。那扳腿的，被他一腳，咕嚕嚕踢的亂滾。那幾個如何答應，往前一撲，一擁而上，倚仗人多勢眾，大家一齊動手。如何揪得住徐良，他用了一個掃堂腿，大眾全都掃倒了。眾人全說：這老西是一個行家，手裏又活，告訴咱們員外去罷。徐良仍然是大嚷，說：叫你們大王爺出來。

見我家人往裏就跑，可巧門內有個人，細聲細氣問道：外面有甚麼人？爲何這等喧嘩？從人齊說：少爺快出來罷。外面來了一個瘋子，他說咱們是大王爺家。那人從門內出來，帶一頂白緞子武生巾，白緞子箭袖袍，五彩絲帶，薄底靴子，葱心綠襯衫，面如粉團，五官清秀。問道：甚麼人敢在我門首撒野？徐良說：祖宗快叫你們大王出來見我。少爺一聽，氣沖兩脅，說：你是那裏來的狂徒？敢在此處撒野！往上一躡，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行家。二人一交手，繞了十幾個灣兒。徐良一腿，踢了他一個筋斗。山西雁往旁邊一閃，說：你還得練去哪！快叫你們老大王爺出來見我。那人說：狂徒！你在此等候，我少刻就來。上裏面取兵器去了。見那人提了一條花槍出來，對著徐良就扎。徐良一閃，就把他的槍桿往懷中一帶，將要擡腿踢他。忽聽裏面大吼一聲，說：甚麼人待我出去看看？徐良一聽，這個聲音，就吃驚非小，果然一見面，是他老子徐三老爺。徐良撒手扔槍，雙膝跪倒，說道：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孩兒叩頭。原來徐慶跟著閣道和到了上清宮，見了呂道爺，很爲開心，就此住了二十餘日。又透著在山上悶倦了，閣道和又同著他逛馬尾江，順著馬尾江，繞到三千戶。說到我哥哥家走走。徐三老爺問說：你的哥哥是誰？道和說：我哥哥叫閣正芳，當初做武職官，皆因奸臣當道，辭官不做，現在家內。徐三老爺同著閣道和，來至閣正芳大門首，叫他家人進去回話。不多一時，閣正芳從裏面出來。徐三老爺見這位老英雄，年過六旬，花白鬚髮，精神矍鑠。閣道和給一引見。閣正芳與徐三爺見禮已畢，請徐三爺到裏面，入廳房落坐，只纔對問了來歷。人家那裏待承酒飯，住了兩日，閣道和回廟。閣正芳把兒子叫出來，與徐三爺行禮。徐三老爺見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問叫閣齊，外號人稱玉面粉哪吒。徐慶很愛，問他所會的是甚麼了。閣正芳說：這孩子實無出息，甚麼都不肯練。徐慶說：老賢姪！你施展施展我看看，怪聰明的一個孩子，怎麼會不行！閣齊無奈，只得打了一趟拳。徐三爺一瞧，哈哈大笑，說：這叫甚麼本事？差的太多。閣大哥要捨得，把這孩子與我，別就誤了他。這年歲，閣正芳說：我求之不得！立刻叫他兒子閣齊，與徐慶磕頭，拜三老爺爲師。從此徐三爺就在閣正芳家內住著，教徒弟。早晚上晚，學練本事，很爲高興。閣齊跟著師傅練本事，已覺著高興，比跟著父親學練本領，又差著一個層次。到一個月後，更覺著透長，就是力氣不佳。這日出來，碰見徐良，如何是徐良的對手。家人進去，告訴徐三老爺。徐三老爺與閣正芳一同出來，他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徐良。徐良見他父親，雙膝跪倒。徐慶叫他起來，說：你們怎麼打起來了？把徐良叫過來，與閣正芳見禮。徐良跪下磕頭。閣正芳叫他起來，又把閣齊叫過來，與哥哥磕頭。徐良告罪，說：兄弟實在不知，我要知道是兄弟，我大膽也不敢。閣齊說：小

弟要知道是哥哥，我再也不敢與你交手。遂說著往裏一讓，進大門走垂花門，直奔廳房，入廳房落坐。閻齊與徐良二人垂手站立。閻正芳教看坐位，說賢姪你從遠路而來，請坐說話。徐良謙讓了半天，方纔坐下。徐慶問道：你甚麼事上這裏來？徐良把萬歲爺手冠袍帶履，拿白菊花，開封府鬧刺客丟印，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徐慶一聽，說竟有這等事，我要去。閻正芳說就是朝大嶺親家不用走了。大概四老爺必奔潼關，潼關總鎮與我交厚，派人去到那裏打聽，若是四老爺到了潼關，請他上這裏來，到朝大嶺豈不甚近？徐慶一定要走，閻正芳攔阻不住，帶著徐良就要起身。徐良說孩兒不能走，就把丟刀失去鏢囊的話說了一遍。閻正芳對閻齊道：還不快與你哥哥拿出哪！閻齊說我不知道，倒不是我。閻正芳說不是你，倒是我？還不快拿出來哪！閻齊說不是孩兒，必是他。閻正芳問是誰？閻齊附耳一說，閻正芳一怔，要問這個他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追問盜刀情

且說閻正芳一聽徐良丟刀，疑是閻齊把他的刀盜來。閻齊不承認，說是他，又附耳低言說了幾句。閻正芳一怔，說不能罷！閻齊說大概率是他，沒有別人。閻正芳說：徐賢姪不用著急，我叫你兄弟問問去，再作道理。回頭叫閻齊說：你上後面去問問。列位，你道這個他是誰？閻正芳有個女兒，名字叫英雲，是一身好本領。他母親鄭氏，乃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的姑母。鄭天惠兄弟二人，有個兄弟叫鄭天義，有個妹子乳名叫素花。鄭天惠母親去世，伊妻潘氏也是一身的工夫。鄭天惠之繼母王氏，也是一身工夫，比潘氏強的多。這素花是王氏所生，與鄭天惠、鄭天義是隔山。英雲與素花他二人，朝朝暮暮在一處，學練本事，都是王氏所教。這二位姑娘，練的武術，能打暗器，袖箭，鏢，飛蝗石，又能識字，看兵書，戰策。他姊妹二人，眼空四海，目中無人。閻齊是他們手下敗將。閻正芳要是一時高興，與他們二位姑娘比試，俱不是他的對手，也是一半讓著他，爲的他們練習高興。二位姑娘起的外號，一個叫亞俠女，一個叫無雙女。英雲不但精習武藝，還學習針黹，品貌端方，姓如烈火，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素花時常勸他，亞俠女就聽他妹子之言。方纔說前邊閻齊所說的他，就是他這個姊姊。閻正芳叫他上後頭問去，閻齊走到娘親屋中。婆子說：大爺來了！鄭氏老太太說叫他進來。閻齊進來，見了老娘，深施一禮，往旁邊一站。鄭氏問：我兒有甚麼事情？閻齊就把前邊師兄怎樣來的，怎麼丟的鏢囊與大環刀，見我們後院掛著鏢囊，說了一遍。老太太說：叫婆子到後院看看，有這個鏢囊沒有？婆子

答應到後院就把鏢囊取來。老太太一看，又問閻齊：你可準知道你姊姊呀？閻齊說：沒有別人！老太太婆子把小姐喚來，去不多時，老太太見姑娘進來，給老娘道了一個萬福。老太太叫他坐下。姑娘問道：母親叫丫頭進來，有甚麼事情？老太太未及開言，姑娘見閻齊在老太太身後藏著，閻齊說：你好好把東西給人家罷，人家找上門來了。一個姑娘家偷人家的東西，有甚麼臉面見人？姑娘一聽此言，氣沖兩脅，要追著打。被老太太把他攔住，叫姑娘復又坐下。說到底是一件甚麼事情？姑娘說：母親要問這件事情，我也不能隱瞞。皆因女兒昨日聽見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女兒把樓窗開了瞧看，只見那扶老攜幼，男女老少，來往之人甚多，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個壯士，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就將那老虎打死了。我越想越沒有此事，故此換了衣服，開了後樓窗戶，到了我們店中。我打量此人，頂生三頭，肩長六臂，原來也是個平常人物。我一賭氣，把他的衣服抱來，必是閻齊這孩子說的，我也不隱瞞，他怎麼告訴母親？老太太說：姑娘！趕速把人家東西拿出來，那可不是外人，是你兄弟師傅的兒子。人家找上我們門來要東西了。你既拿了人家的衣服物件，爲何又把鏢囊掛出去，是何緣故？姑娘說：母親打算你女兒真出去作賊哪，偷了人家的東西，必然是嚴密收藏，怕人知道。我是特意掛出去，他不能不找，只要找來，我一定要領教領教他這個掌心雷。我也不管他是師兄，他是師弟？就這樣不能罷休，我也不能把衣服還他。閻齊你與他說去，他要東西，一絲一毫，也不短少他的；就是要領教領教，他這掌心雷是怎麼個打法？閻齊說：你就會坐在家裏說這現成話，我怎麼對他說去？外邊走南到北，男子說話，不像你們姑娘坐在坑頭上，想說甚麼，就說甚麼。姑娘說：依了我這兩個主意，我就把東西給他，要不依著我兩個主意，不用打算要出一點東西。叫他過來，我們二人比量比量，他勝了我，就把衣服給他。拳腳刀槍暗器，姑娘一一奉陪。要是勝不了我，甘拜下風，我也把東西還他。如他不敢與我較量，教他從前邊，一步一步一個頭，給我磕到後院，我也把東西還他。就是這兩個主意，教他自己挑選去罷。連老太太說了半天，姑娘說：非如此辦法不行。閻齊只得氣哼哼說：我就去說去。閻齊直奔前邊而來。閻齊把閻正芳叫到外邊說：請父親出來說話。爺兒兩個人，到了外邊，徐良在窗戶內，用耳往外聽著。正是閻齊向閻正芳說姑娘兩個主意，或比試，或磕頭，不然，這東西全是不給。閻正芳也是著急，這姑娘素常養的驕縱，大概自己去說，也是不行。徐慶在屋內說：親家有甚麼話，到屋內來說罷。怎麼背地裏說話難道說，我們父子還是外人。莫非姑娘愛那口刀哇。只要他愛，我作主

意，就教小子給他。闍家父子進屋內說：不是徐良說叔父兄弟！你們不用爲難！方纔你們說的話，我已全都聽見了。要教比試，天膽我也不敢；我只可就是磕頭。徐三爺問：怎麼叫磕頭比試？闍齊說：事到如今，不能不說，又被徐良點破，只得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闍正芳在旁，也是爲難，說道：親家也不怕你恥笑，我們這個姑娘，實在是養的驕縱，全不聽父母的教訓。徐慶哈哈大笑，說：我這位姪女，必然本領高強，技藝出眾。若非本事高強，焉敢與人較量？這樣姑娘，我是最愛惜的。咱們老兄弟，英雄了一世，兒女們必得豪強，要是軟弱無能的兒女，要他則甚？姑娘要打算與你姪兒論論武藝，據我想這件事情，也可以使得。咱們不是外人，我的兒子，如同你的兒子一樣，你的女兒，如同我的女兒一般，就教他們比試比試，也不要緊。闍正芳大笑道：親家真是一個爽快人！徐良說：天倫這件事可使不得。我情願磕頭，也不敢比試。闍齊說：使不得！不能教哥哥磕頭。徐慶說：不用聽他的主意，教他比試，如不遵父命，即刻就殺。徐良一聽就無奈，方纔點頭。正在這個時候，家人進來報道：李少爺到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二人，一個是穿黑褂，面如鍋底；一個人穿的是豆青色衣襟，面如瓜皮。到了屋中，與闍正芳見禮已畢。正芳把兩個人，與徐慶見禮，說：這個叫巡海校尉李珍，是我的外甥男；這個叫細白蛇阮成，是我的徒弟。二人過來，與徐慶磕頭。徐三老爺把他們攙住。又與徐良、闍齊見過禮，然後落坐。闍正芳問：你們二人，從何而至？二人說：皆因我們盟兄鄭天惠他師叔一死，與他師傅師兄前去送信，依著他本不肯去送信，是我們二人勸他，日後別教他們問住，無奈之何，他纔上徐州府把靈封起來，我們替他看守，一去纔沒回頭。我們二人找他師兄，無影無形；他師傅全家喪命。我們回來，他已然把師叔埋葬了，人是不知去向。徐良正要告訴他們，後面婆子請大爺闍齊出去，復又進來對正芳說：我母親問問，方纔那件事情，甚麼辦法？徐慶說：不用問你父親，我作主意，大家一同上後面去，我還正要見見姑娘哪！說畢，大家撲奔後面，徐良與姑娘動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且說徐慶的主意，要到後頭與姑娘比試。徐良雖不願意，又不敢違背父命，只可點頭應允。李珍、阮成二人，不知甚麼事情，有闍齊告訴了二人這段情由，將姑娘這件事，細說了一遍。李珍、阮成兩個人，全說：我們今天可來著了一個叫妹子，一個叫姊妹，說他會欺負咱們，這可叫他領教領教罷。原來這兩個，也是素花、英雲手下的敗將，如今一聽姑娘要與徐良動手，全都願意。

著著姑娘輸了，他們好趁願。隨往後走著，李珍、阮成問徐良：「你知道我們盟兄事情嗎？」徐良說：「我知道。就把白菊花鏢打總鎮，鄭天惠投開封府，後上鵝峯堡討藥，受白菊花一鏢，白菊花打死師妹，摔死師母，逼死師傅，鄭天惠怎麼發喪，如此這般，這等這樣說了一遍。二人一聽，咬牙切齒說：「天下竟有這等喪盡天良之人，天地間就沒有個循環報應不成？」徐良說：「別忙，報與不報，時辰未到，惡貫滿盈，自然必有個分曉。」隨說著，就到了後面，一看五間上房，東西配房，極其寬大的院落，正芳引了徐慶，見了親家母，然後把徐良叫過去，與伯母行禮。李珍稱舅母，阮成稱師母，行禮已畢，就在院中看了坐位，皆因天氣炎熱，鄭氏沖著徐慶說：「我的小兒太庸愚不堪，蒙老師朝朝暮暮，勞心勞力，實在我們夫妻感情不盡。說畢，深深與徐三爺道了一個萬福。徐慶一生，最怕與婦人說話，人家說了多少言語，他一語也不答，也就作了一個半截子揖，又與徐良說：「這位賢姪，刻下作的是甚麼官？」徐良說：「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老太太說：「如今到我們寒舍，必是找你天倫來了。」徐良說：「正是，就把相爺失印的事情，說了一遍。太太又對閻正芳說：「看這位賢姪，堂堂相貌，一表非俗，真稱得起是將門之後。你我女兒之事，可曾對徐公子提過沒有？」閻正芳說：「提起咱們姑娘，他有多大本事，如居井底，不知井外乾坤多大，他會三五個招數，那裏敢稱與人家比試？無非叫徐姪男替咱們教訓教訓他，從此也就不狂妄了。」徐慶說：「千萬不可那樣言講，就請出姑娘來，叫小子過去，讓姑娘打他兩拳，踢他兩腳，就算完了。」轉面來又叫徐良：「少刻你姊姊出來，打你幾下，踢你幾下，可不許你搶上風，你打他一拳，我給你一刀，你踢他一腳，我也是給你一刀，你踢他一個筋斗，我把你亂刀刷了。」徐良說：「閻大爺你瞧，我還活的了活不了啦？我要碰著我姊姊一點，我就是個副罪。」閻正芳說：「別聽你父親言語，全有我一面承管。」閻正芳叫婆子請姑娘，由東院把姑娘請出來。姑娘來的時節，是穿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珮叮噹，看看臨近。閻正芳叫他見過徐叔父，然後見大哥徐良說：「不能這是姊姊。」後來一問，兩個人全是二十二歲。姑娘生日，比徐良大五日。李珍、阮成也見姑娘，然後上階臺石。老太太是在廊簷底下坐著，他們大眾在院內坐著。姑娘來在老太太身後一站。徐三爺說：「姪女就是為你兄弟說會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樂，你就更換衣襟，下來打他幾拳，踢他幾腳，我就愛看姑娘們頑拳踢腿。」老太太說：「姑娘換衣服，與你的哥哥領教，領教去罷。」閻正芳也說：「姪男脫衣裳。」徐良就把袖子挽起來，衣襟吊好。此時姑娘身臨切近，卻脫了長大衣服，摘了花朵環子，又用一塊鵝黃絹帕，把烏雲罩住，身上穿一件桃紅小襖，西湖色的汗巾，大紅緞子弓鞋，生得柳眉杏眼，櫻桃口腮。徐良抱拳連連說：「姊姊手下留情。」徐慶說：「小子我告訴你的言語，你可牢牢緊記。」

徐良答應。二人溜出門過步，往當中一湊，將要揮拳比武。姑娘微微一笑，說：我問你，昨日晚間，在店中吃醉了酒，在牀上睡覺，有刺客去，你怎麼醒的？徐良說：皆因牀往上一擡，底下有人說話，有了刺客，我纔醒的。姑娘說：若要不是那人將你叫醒，徐良說：我就死在那刺客之手了！姑娘說：你還知道那人是誰？徐良早已理會，說：莫非姊姊救我的性命，就深深一恭到地，說：姊姊，咱們不用動手了。你是救命恩人，要沒有你，我早已死多時了。原來姑娘到闔家店，由東夾道往前一走，就遇見金永福、金永祿將要下房。徐良可巧出去，他就鑽入房中，那燈也是英雲吹的。後來見刺客要結果徐良的性命，姑娘一想，這個人打死虎，與這一方除害，自己在這裏，見死焉能不救呢？這纔把牀往上一擡，大聲一嚷，有刺客到了。姑娘想著，要與徐良較量，看他這個掌心雷怎麼使法？故此這纔就把衣服抱走。第二天用青竹竿挑出鏢囊去，特意招他前來。如今交手，提起昨晚的事情，徐良連連與姑娘道勞，不敢與姑娘交手。小姐說：你把掌心雷發出來，我們看徐良說實在不會。姑娘說：你不會，那虎到底是怎麼治死？徐良說：我先打他一鏢，後砍他一刀，在胸膛之上，方纔結果虎的性命。那是我信口開河，姊姊何必認真！徐良一定不動手。徐慶說：就陪著你姊姊走個三兩趟，還不行嗎？徐良無奈，說：姊姊手下留情。姑娘也不答言。二人這一提拳比武，施展平生武藝，躡奔跳躍，閃轉騰挪，躡高跳矮，形若耗子，恰是猿猴身軀，的溜溜亂轉。姑娘用了一個進步連環腿，將徐良腿兜住，往上一挑。徐良嘆息坐在地下，說：姊姊我輸了。姑娘一笑，也沒到屋中穿衣裳，直奔東院去了。徐良說：好本事！比我強幾萬分了。闔正芳說：賢姪！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腳裏的事情，其餘那個不是行家？你連贏了他幾手，他不認輸，嗣後你讓他這一招，他還不知道，可見得本領差的太多。總是賢姪容讓得他，稱得起量寬洪。回頭又叫闔齊告訴姊姊去，他早就輸給人家了，別叫他自誇其能，他身上還帶著土呢！去要你哥哥的衣服。徐慶說：算了，只要姪女不生氣就得了。闔正芳同著大眾，仍然奔前面廳房，同著徐三爺剛走不遠，婆子又把他請回，說：安人請說話。闔正芳叫李珍、阮成陪著徐家父子，前邊廳房內去坐。闔齊上他姊姊院中，丫鬟給小姐打來的臉水，姑娘很覺著洋洋得意。闔齊進去，說：姊姊你算贏了罷！把人家東西還給人家罷！姑娘說：不算我贏了，還算我輸了，不是苦苦求饒，教他帶點傷兒，我纔罷手。闔齊說：你東西來呀！姑娘說：短不了他的物件。叫五梅把箱子打開，把衣服、袖箭、飛蝗石、口袋、大環刀，全都交給闔齊。闔齊把衣服裹著，刀往懷中一抱，說：姊姊！你你脅下是那裏來的土哇？姑娘一看，說是方纔躡的。闔齊又說：有土也躡不到那裏去。你再看看你脅下，你兩個破膝蓋的左右，中衣上，難道這幾處也都是躡的？姑娘一瞧，納悶說：怪呀！闔



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給人家用了。別不害羞了。姑娘一聽，羞的滿臉通紅，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往裏間屋中一跑。五梅說：大爺這是何苦？我家小姐高高興興的，就是你看了出來，也不便說呀！閻齊抱著衣裳，直奔前面，到了廳房，徐良在那裏磕頭。原來是安人把員外叫住，與員外提姑娘的事情，說我的女兒，如今已然二十二歲了，終身尚且未定，咱們這裏，再也找不出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來。今看這個徐公子，雖然貌陋，現任的官職，我雖不懂得武藝，見他也不在咱們女兒以下。我打算要把女兒給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閻正芳說：我一見徐良，我就有這個意思，倒怕你不願意。如今你既有此意，這是很好的。一門親事，夫妻二人商量妥當，方纔出來。見穿山鼠徐三爺，就將女兒要給徐良的話，說了一遍。徐慶哈哈大笑說：親家我那小子長得十分貌陋，如何配得過姑娘呢？你要願意，我是求之不得。閻正芳道：親家不必太謙了，你我就是一言爲定。徐慶最是性急的人，叫小子過來，與你岳父叩頭。山西雁暗著急，自己明明知道，在二友莊定了一個，再要定一個，人家焉肯給作二房，日後人家豈能答應？說：天倫你老人家出來，我告訴你幾句言語。徐慶說：小孩子人家父母與你定親，你說使不得，你知道甚麼？過來與你岳父磕頭。徐良無奈，只得過來，與閻正芳磕頭。行禮已畢，大家道喜，將要擺酒，外面號炮驚天，家人進來報說：襄陽王反到這裏來了。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七氏弟兄展奇才

且說徐良剛把親事定妥，忽聽號炮驚天，衆人一怔。本來生在太平年間，聽著這事，當著新聞，剛要派人出去打聽。忽有家人進來，說不好了！襄陽王反到此處，會同朝天嶺，就在梅花溝扯起大旗，要招安咱們這幾個村子。外面也有不降的，也有降的。閻正芳聽說，氣往上沖，說衆位！如今我們這裏造反，你們大衆去罷。又聽外面聲音更大了，閻勇、閻猛、閻安、閻興、閻海、閻泰，全是閻正芳的姪兒，有短衣襖，有長衣襖，各執兵器，大家迎風而入。見了閻正芳，一齊行禮，有叫叔父的，有叫伯父的。齊說：如今梅花溝造反，你老人家降不降？閻正芳說：我不能降賊。不知你們心意如何？衆人異口同音說：我們打聽你老人家，我們全死在這裏，也不能降賊。閻正芳說：親家！此事甚麼辦法？徐慶說：親家，我就管打頭陣，出主意，我可不行。我是個渾人，若論打仗，千軍萬馬，我都不懼。此時徐良同閻齊與他們小弟兒們見禮。閻勇、閻猛，見徐良在這裏，也是納悶，過來問他的衣服下落。閻齊告訴大衆一遍。

徐良害羞不肯說，就在徐慶面前說道：孩兒東西全有了。就拿將過來，還有半袋多鏢，沒還給孩兒。閣正芳說：叫閣齊取去。徐三爺說：那就不用取了，就作爲定禮罷。閣正芳說：既然這樣，咱們大家上廟齊人。衆人點頭。原來門外已有好幾百人了，都聽閣老員外的吩咐，衆人異口同音，全都一問。閣正芳就把不降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全都願意，俱跟著上廟，廟叫北極觀。進廟一撞鐘，可著三千戶的男子全到，有二十二個會頭，衆人一議論，與他們開兵打仗。此時又有徐三爺在此，不久的又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前來保護咱們這一方的生靈。衆人一聽，無不歡喜。就是與他們交手，沒有兵器，衆人各自去尋找，也有長短傢伙，也有鐵鍬、木耙，也有撓鉤、木棍、劍刀。用大竹竿子綁上包袱，就算大旗。拿出鑼鼓來，閣正芳的主意，若要緊打鼓，誰也不許往後退；若要敲鑼，誰也不許往前進。傳將下去，大家全都道此信。此地叫三千戶，雖不彀三千戶的人家，也有二千有餘，老叟頑童中年漢，全湊在一處，就有好幾千人。此時又有八寶村、斷頭谷、桃園這幾處的人，全是年力強壯，二三十歲，各人抗定傢伙。這幾處全有會頭，俱要求見閣老員外，問問這裏降不降。閣老員外把他們會頭全請進來，先與徐三爺見禮，說這就是開封府護衛大人，攻打朝天嶺的前站。衆人一聽，無不歡喜，把信往外一傳，那幾村人如同有了主帥的一般。正在說話之際，有人進來說：梅花溝連梅花嶺一帶，有兩三千人，用石頭築起一段牆來，還有一輪轆門，扯起許多旗纛，內中有兩杆大白旗，上寫著是改山河扶保真主，那邊寫滅大宋另整乾坤。另有兩杆大纛，上面寫著兩個斗大的金字，還有寫七字的旗子。當中一杆坐纛旗上，寫著趙王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所有他們那裏的人，都換了衣服，在他們牆子上，四面八方，全插著紅旗，上面有白字寫著，是招安四方四字。徐良說：這可真是造反哪，我先探探虛實去。正要前往，忽聽有人進來報道：梅花溝有人來下書。閣正芳吩咐叫他進來。不多一時，前邊走著一個，後邊跟著一個。前邊那人翠藍箭袖袍，獅鬚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似煙薰。後面跟定梅花溝金家店的夥計。前邊那人，見著大衆深打一恭。衆人全都站起身來，惟有徐慶昂然坐在那裏，身體不動。閣正芳連忙問道：未曾領教，尊公的貴姓？那人說：我是王爺駕下的旗牌官，姓王名信。王爺在寧夏國，不久興師，先派兩個前部正印先鋒官，姓乜，一個叫乜雲鵬，外號顯道神，一個叫乜雲鵬，外號巨靈神。奔到朝天嶺，約會五家寨主，要把左右鄰一網打盡，殺奔潼關。現在朝天嶺大寨主，是王爺的招討大元帥，說朝天嶺與貴處俱是唇齒之邦，不忍傷害許多生靈，故此修下一封書信，派我前來，只要見著閣老員外，將書投遞。老員外若肯歸降王爺，免死許多的生靈，又可以保住閭村的性命。王寨主情甘願意。

把元帥印付與閣老員外執掌。說畢，把書信往上一遞。徐慶見這旗牌前來勸降，遂與徐良使了一個眼色。徐良繞在來使的身後，把大環刀拉出來，對著來使腦後，噴哧一刀，咕咚頭顱墜地。尸首往前一栽。徐良殺了這個旗牌官，把金家店的夥計，嚇了一個筋斗，扒在地下，苦苦哀求。徐三爺說別殺他，殺了他沒人前去送信。徐良說：「便宜你回去送信去罷。回去時節，你可務必說明，你那夥計是我殺的，不與閣家相干。我姓徐，我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你記住了沒有？」夥計說：「我記住了。」徐良說：「多少給你留下點記號？」大環刀一過，削下一個耳朵。那人撒腿就跑。遂吩咐把那個尸首，搭將出去。徐良說：「咱們疾速快去，如不然，怕他們帶人前來，就不好辦了。」閣正芳同著徐慶，帶領眾家小弟兄，教家人預備兵器，別的會頭，也有會本事的。總而言之，有本領的在前，無本領的在後。出離三千戶的後街，就聽見咕咚咕咚連聲炮響。果然來在梅花溝的對面，就看見了人家那裏列成陣勢，明顯一字長蛇，暗化二龍歸水，戈戟森森，器械鮮明。兩杆白緞子大旗，上面書寫黑字，寫的是改山河扶保真主，滅大宋另整乾坤。當中有一杆大坐纛旗，寫著是趙王爺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當中另有兩杆大旗，寫著前部先鋒，還有兩個斗大的也字。左右兩杆紅旗，左邊是左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右邊是右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徐良一看，就認得那金字旗，下是金永福，金永祿，也字旗下，是兩個穿黑掛皂之人，全都身高一丈，俱是鎖鐵抹額，青緞扎巾，雙飛火燄，兩朵絨球，青緞小襯，牛皮靴子。一個面如血盆，一個面似瓜皮，每人抗著一條虎尾三節棍，每人腰中盤繞著一根十三節鞭，在那裏催軍。原來這兩個就是顯道神也雲鵬，巨靈神也雲鵬。二人在寧夏國，是佔山爲王的，後來受了王爺的招安。如今就派這兩個，作前部先鋒官。由寧夏國帶了五百人來，還有他們山中幾十號嘍兵，拿著王爺的書信，先見了王紀先王紀祖。兩家寨主一見書信，打開觀看，並且還有許多金銀彩緞，白玉珠寶。王爺並沒見過，就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把旗纛認標，俱由也雲鵬，也雲鵬帶來。當時就找了長杆，穿上旗纛。兩家寨主沖著寧夏國，謝了王爺之恩，收了禮物。依著也雲鵬，要出去掃滅那些村子，搶擄東西。兩個寨主說：「三千戶有一個閣員外，那老兒不是好惹的，先去招安他們。若要閣正芳一降，王爺又得一員虎將，倘若不降，然後再洗他們的村子。」遂即修了一封書信，也雲鵬派他的旗牌官王信，前來下書。也雲鵬，也雲鵬，也就告辭下山。盡山路就是四十里，也有墩鋪，五里一墩，三里一鋪。走在山下，有個臨河寨，有兩個寨主，姓廖，叫廖習文，廖習武。這二人是親兄弟，一文一武，是王紀祖的兩個表兄。由臨河寨上船，至中平寨，有一家寨主，姓楊，名平，外號人稱入河太歲，有四員偏將，吩咐下

去，扎住滾龍橋，撤去捲網，另用船隻，迎接七家弟兄，過了中平寨，開了竹門，繞過銀漢島，棄舟登岸，奔梅花溝，至金家店，見金永福、金永祿立刻齊隊，放三聲號炮，叫大眾搬石塊，疊牆子，立轅門，插旗幟。少刻金家店夥計回來，被人家割了一個耳朵，鮮血淋漓。見著金家弟兄，七家弟兄就把王信被殺的話，細說了一遍。七家弟兄聞聽此言，就要傳令金永福說：且慢就把徐良一身本事，對著七家弟兄，細說了一遍。道：出去萬一遇見此人，千萬小心在意。七家弟兄微微一笑，說：也不是我兩個人誇下海口，不怕他頂長三頭，肩生六臂，要活的生擒過來，要死的結果性命。遂即往下傳令，教列隊，連聲炮響，書鼓齊敲。有寧夏國五百兵，俱是受過訓練的，聞鼓聲一響，就列成一字長蛇大陣。旗幟認標，空中飄擺，他們弟兄四個人，各歸本隊，俱在本人門旗之下，也望對面觀瞻。那些莊兵，拿包袱當作旗子，抗著長短的傢伙，可也有長槍大刀，有多一半全是務農所用的鐵鋤等類，還有些撓鉤劍刀木棍，站立得也不齊，參差不等，亂擠亂碰，吵吵嚷嚷。當中單有一夥人，倒是虎勢昂昂，都有軍刃。永福、永祿見著山西雁，絕不敢出隊。就是七家弟兄，挺身躍將出來。早見那邊出來了兩個，閻勇、閻猛，見正芳要出來，兩個姪子把他攔住，這二人每人一條槍，就迎上來了。剛見七家弟兄，用虎尾三節棍往外一挺，一反手就結果了閻家弟兄的性命。徐良見二人已死，就要出來，與七家弟兄交手。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

且說七家弟兄將一出來，閻正芳就要過去。閻勇、閻猛，那肯叫老人家過去？不料二人過去，就死在三節棍下。老英雄一見兩個姪子已死，如同刀扎肺腑，要過去與兩個姪子報仇。山西雁也沒言語，飛也相似，就奔了殺場，看看臨近，那邊有人喊叫：小心！這個可就是白眉毛哇，書鼓齊敲一陣，以振軍威。七家弟兄招呼來人通名，棍下受死。徐良說：兩個叛賊，要問老爺，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知我的利害，快些過來受捆。你們兩人，叫甚麼名字？結果了你們時節，我也好上我的功勞簿。二人通了名姓。徐良說：你們二人，是一對一個呀？還是一擁齊上？七家弟兄說：你一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你一千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徐良說：這倒對勁。隨說著身臨切近。這二人那裏知道他的利害，忽然一低頭，錦背低頭花裝弩，對著七家弟兄打去。七家弟兄也算閃得快當，剛一扭臉，嘍嘛一聲，正打在腮頰之上，若要不是有牙擋著，就從左邊腮頰穿出去了。賊

人一低頭，啾啾一聲，疼痛難忍，把弩箭拔出來，鮮血直流，咬牙切齒，把徐良恨入骨髓。二人一齊擺虎尾三節棍，往上撲奔，一個是撒花蓋頂，一個是枯樹盤根，叫來人首尾不能相顧。可巧遇見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虎尾三節棍削成兩節。腿下面棍到，徐爺往上一躡，掃堂棍掃空。又一翻身，照肩帶背打下來了；徐良用刀往上又一一迎，噲的一聲，把三節棍削成節半棍。二人往下一敗，全打腰間把十三節鞭一抖，仍是一上一下，舉起就打徐良。山西雁將要用大環刀，找他們的十三節鞭，就聽身背後一聲喊叫，類若霹靂一般，回頭一看，是金鏑無敵大將軍于奢，手中一條鳳翅流金鏑，後面是霹靂鬼韓天錦，一條鎮鐵棍，二人一齊喊叫，閃開了。山西雁只可讓他們。再看後面蔣四爺，展南俠，白芸生，艾虎，盧珍，劉士杰，馮淵，雙刀將馬龍，張豹，金槍將于義，大漢史雲，龍滔，史丹，胡小紀，喬賓等，俱在那邊與徐三爺相見。徐慶又與他們大眾，給閻正芳等見禮。原來蔣四爺，他們由開封府起身，那日正走，忽見後面有二人騎著兩匹馬，飛也相似趕下來，卻是一老一少。遠遠的那個上年歲的人說：前邊那幾位人，有蔣四老爺沒有？蔣四爺回頭一看，他並不認得那老者。蔣爺說：甚麼人找蔣四老爺？那老者滾鞍下馬說：四老爺一向可好？好老奴與老爺磕頭。蔣爺說：是甚麼人？我怎麼不認識？那人說：你老人家見著我家少主人，就認識了。蔣四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徒兒到了。這就是在魯家村，收的那個魯士杰。少爺下馬過來，與蔣爺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魯士杰眼淚汪汪，呵啞了半天，說不清楚。蔣爺問魯成你說罷！這孩子說話，我實在聽不明白。魯成說：我家主人皆因受傷之後，當時不甚理會，過了一個月後，仍然是嘔血吐了半載有餘，我家員外就故去了。家中發喪諸事已畢，我家少爺常在家中惹禍，無奈之何，有我家員外的親族，都知道我們少爺，與你老人家磕過頭，教老奴隨著前來，只要找你老人家，就好辦了。到了開封府一打聽，說你老人家奔潼關來了。我們主僕，自京都直奔潼關，可巧走在這裏，我瞧著像我纔冒叫一聲，原來正是你老人家。蔣爺說：好。我正寫信，找你家少主人，不料我的事情，開封府相爺把印又丟失了，我們又得上陝西。你們來得正好，就跟著我們上陝西去罷。蔣爺把魯士杰帶過來，與大眾見禮，說：這是我的徒弟，名叫魯士杰，外號人稱小元霸。所有大眾，全給磕上一回頭。就是史雲倒與他磕頭，皆因慄史他是艾虎的徒弟。大眾一看，蔣爺這個徒弟，面黃肌瘦，僅有骨頭，沒有肉，正是一個童子癆的形象；焦黃的面皮，緊眉圓眼，小鼻子，尖嘴尖臉，真是一個雷公樣子。大家看著，無不暗笑。難得蔣四爺這個徒弟，怎麼挑選來著？師徒這個品貌，會不差往來。那知他力大無雙，人送他的外號，叫小元霸，帶著他一走，雖有馬匹，也就不能騎了。到了晚間住店，最能吃

飯，飯量極大。展爺問他：會甚麼本事？他說：是一概不會。到了次日，至潼關，蔣爺同著展南俠，二人拜會潼關總鎮。總鎮大人姓蓋，叫蓋一臣，外號人稱紅袍將。到帥府遞了半全帖，大開儀門，迎接二位護衛，見面彼此對施一禮。蔣爺見這位大人，紅袍玉帶，金轆頭，白面長髯，此人打吃糧當軍起首，陞的總鎮爵位，全憑跨下馬，掌中槍，一層層掙來的前程，要講究出兵打仗，攻殺戰守，無一不強。總鎮潼關，咽喉要路，非這樣的總鎮，焉能把守得住？蔣四爺一到，親身出來迎接，讓到書房，敘了些寒溫。展爺把開封府的文書拿來，叫蓋一臣看了。蓋總鎮說：原來京都竟有這樣的事！立刻吩咐，把衆護衛校尉，請進來待茶。衆人至裏面，一一相見。蔣爺打聽徐良，總鎮說：已然過去二三日了。總鎮大人待承了一頓酒飯，次日方纔起身。第二天到三元縣打尖。蔣爺吃酒，總要多耽誤些時刻。他們不吃酒的，先吃完了飯，都要出去消散消散。正是于奢與韓天錦兩個人，剛出飯鋪，就瞧見魯士杰，在飯鋪外頭，瞧那天棚柱子上，拴著一匹紅馬，鞍轡鮮明，鮮紅的顏色，鬃尾極其好看。魯士杰問：這是誰的馬？霹靂鬼說：瘦小子，你愛人家的馬呀？魯士杰一擡頭說：瘦小子，你管我哪？于奢在旁說：你們兩個人，須別叫他大小子，我也不矮呀！叫他個黑小子還不可以。士杰說：你也是大小子。于奢說：我不瞧你小，我把你劈了。士杰說：我還要劈你哪？于奢說：你有多大膂力，過來一揪。他被小爺把他腕子拿住，往懷中一帶，于奢往前一栽，幾乎沒栽倒在地。于奢往懷裏一抽，小爺又這麼一送，一撒手，于奢一撲，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于奢自己羞得面紅過耳，說：瘦小子真可以，咱們兩個人再試試。小爺說：慢說是你一個人，就是你們兩個小子也不行。韓天錦說：咱們試試。果然兩個人一齊過來，被小爺把他們兩個腕子揪住。這二人見魯士杰手指頭精細，很長，漆黑，類若兩隻爪子。小爺一用力，就如五個鋼鉤，把二人腕子鉤住一般。論說二位站殿將軍，膂力不小，禁不住小爺這一揪，往懷中一帶，于奢、韓天錦也往懷中一帶，魯士杰一絲兒也不動。這二人就知道勢頭不好，說：你撒開罷。小爺絕不肯撒開他們，等他們往懷裏勳力帶足，借著他們自己的力氣，仍是往兩下裏一送一撒手，這二人撲咚撲咚，全都栽倒在地。瞧看熱鬧的人不在少，內中單有一個人，哈哈大笑，說：好大膂力。于奢、韓天錦栽倒，本就羞的難受，又對著這些個人無知，只是叫了一陣好，這一來，這兩個站殿將軍，如何攔得住？正要找一個出氣之人，爬起來就罵。那個大笑之人，也是一個不被罵的人，說：你們兩個人，被人家摔倒，因為何故罵我？是甚麼緣故？于奢說：我們是自己弟兄鬧著頑的，與你何干？爲何你在旁邊狂笑？你要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那人說：你惹不起人家，要欺壓於我，誰人被你欺服？于奢說：我就會欺服你，你不服，你來試試。小子，怕你不敢！那人一聽，微微

一笑，說：『量你有多大本領！』見那人生得是細條身材，白臉面，一身藍緞衣襟。于奢剛過去，就是一拳。那人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于奢嘆咤，摔倒在地。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八回 七雲鵬使鞭鞭對鏢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且說于奢，因被魯士杰摔了一個筋斗，他打算著要拿那人出氣；不料剛一過來，被人家用二指尖，往脅下一點，他就摔倒在地，並且是心內明白，不能轉動。韓天錦說：『這小子可真是豈有此理！你會甚麼本事來！』咱們兩個人較量。那人說：『量你有多大能耐？』韓天錦過去，打算要揪他，不料也被人家用二指一點，也就摔倒在地。魯士杰說：『你這小子，因為甚麼把我的兩個哥哥全都治倒？』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那人一笑，說：『小輩子，別看你能摔他兩個筋斗，我要叫你東倒，你要往西一倒，算我學藝不精。』這魯士杰更不行了，也就過來。那人說：『你有多大膂力？』把腕子交給你，也拉我一個筋斗，方算可以。魯士杰把他腕子一揪，往懷中用生平之力一帶。那人用左手，順著魯士杰的胳膊一摸相似，小爺就覺半身麻木；被那人用二指尖一點，小爺也就栽倒在地；心內雖然明白，就是不能動轉。外面瞧看之人，越聚越多，全都哈哈一笑，說：『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那個精瘦小孩兒，會勝那兩個大身量的；這三個人，又不是那人的對手。外邊這一喧嘩，往裏一傳信，蔣爺剛纔吃完了飯，叫他們檢去傢伙算帳，忽見外邊進來之人，說：『就是那邊飯座上的人，都被人家給戳死了。』艾虎一聽，往外就跑，後面跟著眾人，全都出來一看，果然于奢、韓天錦、魯士杰三個人，俱躺在地下，可睜眼睛，不能轉動。蔣爺先就問那個人：『你將我們三個人打倒，是甚麼原故？』那人答言說：『是我打的，如不服，就過來較量較量！』一班小弟，兄正要上前爭論，話言未了，史雲過去，給那人一拳。那人又是照樣用二指尖一點，也就栽倒在地。艾虎、白芸生、盧珍、劉士杰、蔣爺，心中暗暗忖度：『此人這身工夫，受過名人指教，這叫閉穴法，俗語就叫點穴。』就聽見北俠說過，會這套工夫；其餘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會，其名叫十二支閉關法，按人周身三百六十骨節，點在甚麼穴道，這一點無非就把人的穴道閉住，或躺或站，一絲兒也不能轉動，就是不容易學。蔣爺甚明此理，知道他是點穴法。艾虎等不知此術，就要抽刀動手。展爺過來一攔，連蔣爺說著，四人纔不動手。蔣爺過來，與那人說：『朋友，咱們遠年無怨，近日無仇。我們這三個人，要是得罪了尊公，我給磕頭陪禮，有甚麼話，我們少刻再說，你先叫他們緩轉過來。』那人說：『使得，就見他過去，用』

手一拍，韓天錦于奢，魯士杰，一翻身坐將起來，說：好小子！真有你的。就有展爺，把他們拉將過來。蔣爺又問道：朋友貴姓？方纔我們三個人，俱是渾人，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若有得罪，尊公之處，我替他陪禮。那人微微一笑，說：我姓沈，叫沈明杰，居住馬尾江。正西有道嶺，叫梅花嶺，在嶺正南，叫奇霞嶺，嶺下有個村子，叫避賢村。我家有七旬老母，因我老母終日用飯，非肉不飽，我故此每日上一趟三元縣，與我老母買肉。蔣爺說：古人云：人到七十歲，非肉不飽。你能終朝走這麼一趟，不嫌煩絮，可見你是一點孝心。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沈明杰說：尊公何必這般過獎！未曾領教，你老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澤長，原籍金陵人。明杰說：莫不是人稱翻江風麼？刻下護衛的前程，蔣爺說：正是沈明杰說，原來是蔣四兄台，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畢，行禮，蔣爺把他扶住。又見那人二十餘歲，口稱自己是蔣四兄台，連忙問道：這位弟台，何以能知劣兄？沈明杰說：我提一個，四老爺就知道了。蔣爺說：但不知是那一位？沈明杰說：洪澤湖高家堰隱賢莊有一位姓苗的，那位老先生，你必然認識。蔣爺說：那是我的苗伯父，怎麼弟台認識此人麼？沈明杰說：那是我的師傅。蔣爺說：這可真不是外人了。請弟台過來，我與你見幾個朋友。先見展南俠，然後大眾，俱都一一相見。蔣爺說：我們大家裏面說話去罷。沈明杰告訴過賣，看這匹馬，影計說：你老只管放心，丟失不了。至裏面落坐，蔣爺要請他飲酒。沈明杰說：剛纔吃過，正然要走，遇見他們三位比較膂力，我在旁邊失聲一笑，他們一罵我，我可實有得罪他們三位。蔣爺說：全是自己，不是外人。請問沈賢弟，如今我苗伯父，還在與不在？明杰說：已經故世三載有餘了。蔣爺說：原來他老人家歸西去了，可惜！可惜！明杰問道：如今我師兄苗正旺，四哥你可知曉？他在那裏居住？不知？蔣爺說：不知，正要與你打聽打聽。沈明杰說：這個……忽然一怔，說：四哥我要知道，怎麼與四哥打聽呢？蔣爺說：他們父子行事，實係古怪，幫著我拿住吳澤，救了我公孫先生，顏大人要請他父子，與他奏明萬歲，至隱賢莊一找，他們父子形跡不見，由那時就隱遁了，至今不見下落。你怎問我苗正旺的下落？原來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特意反問蔣四爺，等到下文慢表。沈明杰說：你們眾位意欲何往？蔣爺就把開封府丟印，上朝天嶺找印的事，說了一遍。沈明杰說：眾位若奔朝天嶺，離我家中不遠，倘有用著小可之時，小弟情願効勞。我可不能在此久待，還得回去，預備我老母晚飯去。蔣爺又細問了他的住處，沈明杰說：這是一遍，告辭解馬匹，乘跨回家去了。蔣爺大眾也就起身，直奔朝天嶺，過馬尾江，遠遠望朝天嶺走去。忽聽見號炮連聲。蔣爺說：這是那裏開兵打仗？看看臨近，就看見那邊旗旛招展，隊伍交雜，這邊民團，拿包袱當旗幟。蔣爺一眼，就看見徐三爺，在那裏拍手畫腳，與南俠說：怎麼三哥也在這裏？大



衆趕奔前來，見了徐三爺、韓天錦與于奢說：「瞧我們三弟在那裏與賊交手哪。我們過去，換替換替他去。」于奢說：「大小子，你敢過去麼？」韓天錦與于奢說：「除非你不敢過去，原來他們走路，自己全都帶著各人的傢伙，二人一說，撒腿往前就跑，直奔殺場。」天錦說：「三弟閃開了。」徐良剛把那二人三節棍削折，忽聽後面于奢趕上前來。七家弟兄兩條十三節鞭，嘩唧一抖，兩條怪蛇相仿。天錦迎著七雲鵬，于奢迎著七雲鵬。這十三節鞭，在兵器之內，最利害無比，逢硬就拐灣，共十三節，全是鋼鐵打造，環子套環子，真得受過名人的指教，打的出去，還得回來，要收鎖人家的兵器，或遊人家的傢伙，拍匾撻掃，皆是招數。單刀、雙刀、雙鎗、單鞭，遇十三節準輪，最怕的是鎗、三節棍、鎖子棍、狐狸鞭，這幾宗兵器，可贏十三節鞭。如今七雲鵬見于奢這柄雁翅鎗，又帶于奢幌蕩蕩一丈開外的身量，心中就有些懼怕，使了個泰山壓頂，砸將下去。于奢並不橫鎗招架，往後一撒步。十三節鞭打空，將往懷中一抽。于奢用鎗往下一拍，只聽呱噹一聲響，鎗的雁翅，把十三節鞭掛住，盡力往懷中一帶，雲鵬嚇了一跳，也是盡力往懷中一帶。于奢趕奔前來，聽的就是「鏢」七雲鵬一歪身軀，剛剛躲過。于奢掙槍就扎。此時十三節鞭與鎗，也就兩下分開，然後奔于義七雲鵬用掃堂鞭一掃，于義跳過，雁翅鎗復又打將下來。金永福、金永祿看見七家弟兄要吃苦，這二人就躡下來。他們兩個本是飛賊，不會使長傢伙，每人一口單刀，趕奔殺場。此時韓天錦吃的苦，已經不小。皆因七雲鵬蓋頂撻頭，往下一砸，韓天錦用鐵棍使了一個橫上鐵門栓的架勢。不料那十三節鞭，逢硬就拐灣，就聽嘩唧一聲，把那幾節，正確在韓天錦脊背之上。說：「哎呀！小子真打麼？」七雲鵬也不言語，照樣兒嘩唧又打了一下。徐良看不過意，復又躡將上去，說：「二哥你躲開罷。」韓天錦方纔下來。七雲鵬不知徐良的利害，也是照樣往下一打。徐良刀往上一迎，噲唧一聲，把鞭削去兩節。照樣又一打，又削去兩節。七雲鵬無奈，撒腿敗陣。徐良那裏肯捨七雲鵬跑不甚遠，回首就是一鏢，徐良哎喲一聲，嘆咳栽倒。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且說徐良把七雲鵬的十三節鞭削去一半，七雲鵬就跑，徐良就追，七雲鵬一回手，把暗器掏出來，往外就打。早被徐良看見，慢說這是白晝，就是夜間，都能接人家暗器的。徐良一伸手，把暗器接來，往那裏一仰，撲咚栽倒在地。把鏢還轉過來，使那個打暗器之人無疑。七雲鵬一見他這樣栽倒，就知把他打中，遂即轉身回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兒。忽見徐良使了個鯉魚打挺，一翻

身說來也！颯就是一鏢。也雲鵬他那裏防範著有這樣一個招數？也虧得自己躲的快當，一矮身軀，碰的一聲，正打在他抹額之上。嚇的賊人膽裂魂飛，撒腿就跑。徐良緊緊一眼。也雲鵬不敢歸隊，撲奔正西，進了山口過山梁。徐良仍然是追。二人直跑的有力，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跑出總有五六里路。忽然跑到平坦所在，四面皆是大山，是一個小村莊的樣子，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就見臨近那所莊院，是柴扎竹籬，門外站著一位武生相公。看著二人看看臨近，那人就進門去了。也雲鵬被徐良追的無處可跑，往西一拐，那人剛進去，正要關門，也雲鵬把籬笆門推開進去，央求那個武生相公，在院中暫避一時，讓徐良趕追過去，然後再逃竄性命。不料徐良早在籬笆牆外聽見他們裏面說話，一躍身，就從籬笆牆外躡進去了。剛一腳站實地，原來那武生相公就在那裏等著呢。那人一擡腿，徐良就摔倒在地。武生相公用磕膝蓋，點住徐良後腰，把他帶子解下來，四馬倒攢蹄，將山西雁捆好。徐良說：那一個是賊，我是辦案追賊的，相公怎麼把我捆上來？那相公微微一笑，並不答言，揚長而去。少刻有家人出來，把徐良看，上暫且不表。且說戰場之上，淨剩了也雲鵬，被雁翅鎗圍裏，後來金家弟兄到了，人家那邊，衆人也殺將過來。這是蔣爺主意，就是魯士杰沒過來。此時蔣爺也問明白了，徐慶與閻家結親之事，聽了很覺著喜歡。白芸生、盧珍剛一過來，就敵住金永福、金永祿。也雲鵬對著虎艾，用十三節鞭，掄開就砸。艾虎七寶刀往上一迎，噲的一聲，把十三節鞭削去兩節。也雲鵬回身就跑。一見他那鞭，就是號令，五百嘍兵，一擁往上一裹，長短的傢伙，往上一遞。這一陣好殺，吶吶嗚嗚，如同削瓜切菜，挨著就死，碰著就亡。轉眼間，橫騎豎臥，尸橫滿地，血水直流，帶著重傷，死於非命的不少。金永福被魯士杰一鏢打倒，韓天錦把他往脅下一夾，回頭就跑。金永祿被子奢用鎗杆，打了一個筋斗，就栽倒在地。于奢一彎腰，也就把他夾於脅下，往回裏就跑。也雲鵬一聲令下，收兵，就見那邊哪一棒鑼鳴，衆兵丁如風捲殘雲，歸奔梅花溝去了。蔣爺說：鳴鑼收兵，兩罷干戈，這邊的全都回來。蔣爺這一來，就有出主意的人了，叫大衆分一半人，回家中去取鐵鋤，這一半人搬石塊，壘牆子，那一半人取鐵鋤，挖戰壕，創立轅門。人多容易做，轉眼之間，就壘了半截牆子，挖了幾尺深的戰壕，仗著是平坦之地，不是山路，工夫不大，俱都挖好。蔣爺教給他們，站牆子，傳口號，按軍規營規的號令一般。教閻正芳預備他們的燈籠火把，換替著巡更，站牆子。然後就在裏邊，有一座大廟，就作了他們的公所。拿住的金永福、金永祿，帶上來細問他，襄陽王的來歷。這二人並不隱瞞，就將王爺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問他們朝天嶺的地勢。這二人也不隱瞞，一五一十全說了。又問玉仙可曾到了沒有？回說：沒有到。蔣爺一感。

嚇兩個人，這二人說：我們已然被捉，我們不說，白受些刑法，索性有甚麼說甚麼倒好。只要問完了，求老爺們給我們一個快刑。蔣爺又問：白菊花在你們這裏沒有？金永福說：不但不在這裏，我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蔣爺說：也不殺你們兩個，只要我們把大事辦完，還放著你們兩個，只要你們改邪歸正，就算好人。又派人把這二人看起來，不叫缺少他們的吃喝。然後大眾就在廟內吃飯，都是閣正芳的預備。蔣爺問閣正芳：上朝天嶺的道路，你可去過沒有？閣正芳說：一概不知，誰也沒往那裏去過。蔣爺又問：這後山，可能上去麼？閣正芳說：上可是上得去，就是繞的道路太遠，非由汝寧府過去，走後山六十里路，到山頂之上。還有三十里路，到了那苗家鎮，立著個交界牌，山上的人，不許私過交界牌往下，下面不許過交界牌往上；這交界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著，交界牌下面，有苗家鎮的人看著，如要私走過交界牌，准其拘獲。蔣爺問：這是甚麼緣故？閣正芳說：這苗家鎮有我們親戚，是我們一個連襟姓苗，叫苗天雨。他們姓苗的人甚多，全是打獵爲生。他們常常打野獸，有用三眼銃的時節，他們山上聽見三眼銃一響，就疑著有官兵抄山。因爲此事，打過幾回仗，山上全都是敗仗。有我們親戚，來給說合著，立了一個交界牌，從此不許犯界。若要上這後山，非從此處不能過去。蔣爺說：除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閣正芳說：除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蔣爺說：既然這樣，今日晚間，從前邊探探他，這個嶺去。閣正芳問：誰可探去？蔣爺說：我去探去。閣正芳說：從那裏去探？蔣爺說：由前邊水面去探。閣正芳說：不行，十里地面的水，還有許多的消息哪。蔣爺說：方纔這個金永福，不是說過了麼？就是那滾龍，捲網，水斗子，全不要緊的事情。巡江校尉李珍，細白蛇阮成兩個人說：我們同你老人家，一路前往如何？蔣爺問閣正芳：他們二人水性怎樣？閣正芳說：我是一概不曉，打量著可以。蔣爺又問：你們兩個人，在水中能看多遠呢？李珍、阮成二人齊說：能一丈五六，赴水十里地，絕不能乏。蔣爺說：那可就行了。艾虎在旁說：四叔，我也跟了去。蔣爺說：你在水中又不能睜眼，去作甚麼？艾虎說：又不是在水中打仗，睜眼何用？我也能赴十里地的水面不乏力。鬧海雲龍胡小紀說：我也去。蔣爺說：咱們這幾個人去，誰也不能顧誰。大家點頭。蔣爺說：瞧瞧徐良回來了沒有？衆人說：沒回來哪。蔣爺說：他往那裏去了？于義說：我見他追下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人去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是閻福、閻泰說：叔父，我們出去，把閻勇、閻猛兩個哥哥的尸首，找回來了。閣正芳一聽，心中好慘，說：苦命的兩個孩兒，倒是怕我出去有險，不料你們兩個人，反死在戰場。蔣爺說：老哥哥也不必悲慘了。等我們進京之時，必然奏聞萬歲。閣正芳說：那倒不必，也是他們兩個人命該如此。隨即吩咐，把他們尸首用棺木盛殮起來。蔣爺說：事不宜遲，咱們探朝天

鑽的起身罷。又告訴閣正芳，與展南俠，派他們這些人，前後夜值更。正說之間，看人進來告訴，說梅花溝艦子上，先有許多燈籠，方纔全都撤將下來，黑洞洞；有許多船隻，把他們渡進銀漢島那個竹門去了。蔣爺說：這可好辦了！蔣爺與展南俠，借那一口寶劍，展爺把兩刃雙鋒交給蔣四爺。蔣爺問：你們幾個人，有雨衣沒有？李珍、阮成、胡小紀齊聲說：有。艾虎說：我沒有。蔣爺又問：你有油布沒有？艾虎說：我沒有。那裏來的油布？蔣爺叫閣正芳，給找一塊大的油布來。不一時取來，交給艾虎爲的是好。他的夜行衣，靠與白書的衣服。艾虎把夜行衣帶好，七寶刀跨在腰間。蔣平、李珍、阮成、胡小紀，都帶了自己應用的東西，辭別大眾。南俠囑咐：千萬小心。蔣爺說：不勞囑咐。出離廟外，一直往東北繞過梅花溝，又撲奔西北，來至水面，大眾換了水行衣靠。探朝天嶺這段節目，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大眾削刀破擋 李珍與阮成被獲遭擒

且說蔣四爺帶領大眾，來至朝天嶺的水面。艾虎把長大衣脫將下來，剩了汗衫中衣，赤著雙足，把脫下來的衣服，全拿油布包好，把刀插在腰中，背著包袱。蔣爺等把水衣換好，也是用油布把衣服包好，把寶劍背上，先就跳入水內，試試水勢如何。蔣爺見那水勢狂蕩，復又翻將上來，告訴這幾個人說：大家可要小心，水勢過狂。衆人說：不勞四叔囑咐，自己小心。自己爲是一個個俱都跳入水內，好容易划來划去，總划到了銀漢島兩邊的島口，一邊是連雲島，一邊是銀漢島，那兩個島口，當中就是竹門。此時竹門緊閉，竹門之下，全是柏木樁子，樁子之上，全有利刃鋼刀。惟獨那竹門底下，也沒刀頭，也沒樁子，所以爲他們行船。他們出入，把門一開，走必由之路。倘若別有不知的船隻，要奔竹門，碰在柏木樁子，又有刀，又有樁子，就能將船隻損壞。蔣爺看得真切，往上一翻身，露出水面。幾個人也都上來。蔣爺低聲告訴：千萬別走當中，就往兩下一歪，小心碰在樁子刀上。這一進了這竹門，可就不能說話了。衆人說：我們多加小心就是了。蔣爺在先，魚貫而行，一個跟著一個，鑽入水內，進了竹門，一看前邊這個滾龍擋，晚間一看，猶如一條烏龍相似，咕嚕嚕的亂轉。原來可著開口多寬，這個滾龍擋就數多長，木頭心子，上面包著鐵。這擋上有一百二十把鱧魚頭的刀，上面有十二個大輪子，輪子上面也有刀頭；又有十二個撥輪子，上面有水斗子，水斗子的水，往下注在水磨上，水磨一轉，撥輪子就轉，撥輪子一轉，管輪子就轉，管輪子一轉，那橫擋就轉。若要出入船隻之時，把水斗子塞

住，那滾龍擋就不轉了。那擋有兩根粗大的鐵練，上有轉心活鐮子，這兩根鐵練直通在上面。南邊那根在銀漢島上，有九間勾連搭的房子裏面，有四把大花轆轤，有一根鐵梁，那練子也在梁上掛著，他們要出入船隻之時，把轆轤一鬆，水斗子一塞，那滾龍擋沒有水斗子，往下注水，自然的不轉，鬆鐵練往下一沉，他們的船隻聽其出入，等著無事之時，將兩邊的轆轤一齊往上一絞，仍然是把那滾龍擋按放舊位。把水斗子塞子一撤，那滾龍擋又轉起來了；那擋一轉，這擋上的刀，上面磨著水，都是斜擺著，鱧魚頭的劈水刀，下面不能到底。底下單有捲網，就離劈水刀不遠。南北西三面，這捲網上下，全有牆子。若要收滾龍擋之時，必先放捲網，若要提滾龍擋上去，也得把捲網提將上去。如今蔣四爺一見滾龍擋亂轉，下面一塊捲網，若從捲網上頭過去，正碰在滾龍擋的刀，若從捲網底下過去，正碰在南北西三面牆子上。蔣爺回身，把大眾一攔，鑽出水面，叫艾虎把七寶刀給胡小紀，叫李珍帶著艾虎，皆因他在水中，不能睜眼之故，蔣爺低聲告訴胡小紀，用寶刀砍捲網的四面，轉心鐮子，然後把滾龍擋的刀全都削折，可別全削折，留半截，我們就過去了。胡小紀點頭，二人復鑽入水中，胡小紀在北，蔣爺在南，先把捲網的南北兩個轉心鐮子，用刀劍剝折，吧噠一聲，捲網沉入水底。到滾龍擋，把鱧魚頭劈水刀，唵咪嗑，全都把那刀削折。那擋仍然還是亂轉，把管輪子上刀頭，也盡削折，奔中平寨。蔣爺在水中，拉了阮成一把。阮成告訴李珍、艾虎，復又鑽入水面，過滾龍擋，又到兩個島的二道山口，類若一個大橋相仿，三個壘洞，橋上邊就是中平寨。這寨正迎著水面，十五間房子，兩旁邊有雁翅托。寨內有一家寨主，名叫入河太歲楊平滾，有四員偏將，那寨的門外，當中有一個架子，上面有一個大燈，是一個圓筒類，若帽盒粗細，照徹著前邊竹門裏頭。水面若有細作前來，好結果他們的性命。白晝換上千里眼。這幾個人，奔到中平寨下，不敢往上瞧，撲奔當中的空橋，將要出去。原來那邊可有三個橋洞，全是捲網，仍然用寶刀寶劍，砍得粉碎。然後把南北兩塊，也都砍得粉碎。五位分波踏浪，蹣水直奔正西。在水划了有兩箭之遙，纔將上身露出來，回頭一看，中平寨西面，全有來往巡更之人。聽了聽天交四鼓，蔣爺見這水面上，來往全是小紅燈籠，都是些小巡船；一個船上三四個人，一個燈籠，一面銅鑼，預備的撈網子，撈鉤。又往正西一瞅。臨河寨還離甚遠，就聽見也是梆鑼響。蔣爺與他們商議，說：我們暫且先回去罷。艾虎說：縱然是回去，我們也到那邊看一看。臨河寨再走。李珍、阮成、胡小紀全都願意。蔣爺只得點頭，復又撲奔正西。好容易到了西北，說水面十里，不到十里，東至馬尾江，西至臨河寨，想此時他們這是從銀漢島那裏下來，焉能殼十里地。到河沿，見那些船隻，一行行，一排排，實係甚多。躲著那船

隻上岸，脫水衣，換白晝服色。艾虎換了夜行衣，把寶刀從胡小紀手中要來。艾虎告訴蔣爺：胡小紀他不會躡高蹤低，叫他給我們看衣服罷。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就在此處。找了一個山窟，告訴胡小紀：千萬別離開此處，衆人都在這裏會齊。蔣爺、艾虎、李珍、阮成四個人，撲奔正西，身臨切近，見周圍全是虎皮石牆。有柵欄門，坐北向南。門外東邊五間房子，西邊五間房子，裏面有坐更之人。此時柵欄門已然關了，止面全有五股倒鬚鉤的叉頭冲天。蔣爺四人，全都躡上牆頭一看，院子甚大，有東西房，一排一排，房屋甚多。原來這臨河寨有二百人，全是水旱奇能的嘍兵。晚間有在船上的，有在寨內的，全是廖習文、廖習武兩個人的調動。又有三層正房，就分爲前中後三寨。在這三層後頭，有一個高臺，高穀三丈六尺，上面一根竿子，上面有一個順風旗子，若要上船，都往這裏瞧看；下面有一個四方大刁斗，這刁斗足可以容得下十二個人，晚間另有軟梯，上面有坐更的，白天上瞭望的。這四個人，見裏面頭層上房燈光閃爍，別的屋中也有燈光。四人躡將下來，往四下一分，直奔上房。蔣爺、艾虎在前，李珍、阮成二人在後，見後面也是大窺窗戶，二人把窗櫺紙，戳了兩個窟窿，往裏窺探。見有兩個人，一文一武，全是白臉面，在那裏對坐說話，約有三十多歲。旁邊站著數十個人，俱是嘍兵的打扮。說今日之事，實在是想不到。若論寧夏國來的這五百人，雖不能一人敵十，足可以一人敵五。不料我們兩家金寨主，被人活擒去了。兩個先鋒，丟了一個，如今也不知去向。可見三千戶真有能人哪，甚麼一時之間，就有開封府的兵，幫著他動手，只也就奇怪了。那人說：這樣看起來，今天這頭一戰就不吉祥。若不是你這個主意，把先鋒放進竹門，連那幾百人，今天晚間要是三千戶一起營，還怕得打一個敗仗哪。靠起現壘的牆子，又擋得甚麼人？現今把他們調進我們寨中，準能保住性命。如今先鋒見我們大寨主去，也沒有回信。那人說：準是被大寨主留在大寨了。今晚我們這裏，還得防範纔好。那人說：我們這裏不能來，頭一件中平寨，他先進不來。縱然就是進來，絕不能到我們臨河寨，別處山路，又不通著這裏。再說今天我們三寨主，帶著兩個女扮男裝的是誰？正在寧夏國兵丁渡河之時，他們也亂擠上船來，我想又不是好事。那人說：甚麼你還不知道哪？那兩個就是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兩個妹子。你聽見說，他把開封府的印盜了來哪。蔣爺與艾虎在外面，全聽了一個真切。後面李珍、阮成也都聽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後面那刁斗上，噹啷啷一陣小鑼亂響。裏邊廖習文、廖習武，聽見小鑼一響，俱都站起身來，往外就走。衆人也跟著往外就走，出屋門，下階石，往東西兩下一分。此時蔣爺與艾虎，俱都躡出東牆之外。李珍、阮成，忽聽後邊刁斗小鑼一響，心中一驚，又見裏邊的人，從屋中出來。二人將要走，不

料習文習武就到了後邊。習文說有人習武一回手，將刀亮出來，就奔了李珍。阮李二人也就亮兵器。阮成剛一拉刀，嘍咚一聲，就捧倒在地。淨剩李珍一個人與習武交手。跟出那數十個人過來，將阮成捆上，四馬倒攢蹄。李珍動手，繞了三四個灣兒，未分勝敗。也不知那裏來了一隻暗器，嘍味一聲，正針在左腿之上，嘍咚一聲，也就捧倒在地。習文說：捆上那幾人又過來，將李珍捆上。又聽那刁斗，換了大鑼聲音，不是那小鑼響，噹噹噹一陣大鑼響。這裏一聲令下，大呼拿人。各屋中的嘍兵，此時也有睡著的，旁人將他叫醒，登時一陣大亂，齊聲嚷叫拿人。此時艾虎與蔣爺，他們的腿快，全蹶出牆外，先奔山窟窿，找胡小紀來換水衣，全將水衣換好，就不見李珍。阮成回來，轉眼間，忽聽鑼聲振耳，喊叫拿奸細呀，並且連方位都說對了，說往正東走了，往正東追趕。你道這是甚麼緣故？皆因是這個刁斗上，指著他們暗令子人要在北邊，是打小鑼；人要在南邊，是幌銅鈴；人要在東邊，是打大鑼；人要在西邊，是打鼓。也算蔣爺身法快當，進去之時，全沒瞧見，後來李珍、阮成往後一繞，刁斗上纔看見了，篩小鑼。如今篩大鑼，開寨門，嘍兵抄傢伙，直奔正東。這一圍裹上來，要問蔣爺、艾虎、胡小紀怎樣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道士 寨主有意要姑娘

且說蔣平、艾虎、胡小紀見嘍兵撲奔前來，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蔣平一攔說：我們先下水去，爲是你我共三個人，倘若被捉，豈不誤了大事？艾虎說他二人既然被捉，我們要回去，可不是道理。蔣平說：我自有主意。艾虎點頭，三個人同走，蔣平拿著李珍、阮成的兩套水衣，鑽入水中去了。嘍兵打著燈籠火把，就是眼前大亮，遠方可看不真切，故此蔣平他們下水，誰也不能看見。衆嘍兵撲空，連廖習文、廖習武，找了半天，只可復又回來。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細細拷問。嘍兵答應一聲，把李、阮二人五花大綁捆定，就是鬆著兩條腿。嘍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交給廖習文。原來這二人全是廖習文拿住的。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每遇動手，他也不曾躡高蹤低，若要交手，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全憑右手袖箭。他這袖箭，是兩個洞兒，要一交手，專打來人的兩目，用一枝就打一枝。若論他腹內文才，也是十分甚好，這後面的刁斗，就是他的主意。此時把李珍、阮成往上一推，嘍兵說：跪下，跪下。李珍、阮成二人，焉能與山賊下跪？哼了一聲，說：那個跪下，休要多言。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依著廖習武，把他們推出去砍了。廖習文又說道：待我問問，轉面向李珍說：你們二人，同那個一夥來的？大概獨是你們兩個人，也到不





冲，一擡腿，撲咚一聲，就把小道士踢了一個筋斗，那練子鍾就在腰中圍定。小道士一嚷，金仙摘下練子鍾，對準腦袋，吧啷一聲，就打了個腦袋迸裂，死於非命。王玉往外一看，說：「你這是何苦？」金仙說：「他要喊叫，我不結果他，等待何時？」王玉說：「這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們走罷。」二人立刻拾奪包裹行囊，帶上兵器，金仙再換男衣服。等到天亮，二人不管死尸，跳出牆外，將要撲奔正西。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看看臨近，低聲一叫：「是姊姊麼？」原來是玉仙到了。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二次又去行刺大人，被大眾追跑。不知紀小泉被捉，仍從馬道上城，山城牆外面下去，直奔店中，躡房而入，開了扞管，推門至屋中，把印掏出來，換上男子衣服，淨等著紀小泉。候至天色微明，並無音信。自己一想：「天光一亮，原是兩個人住店，怎麼剩了一個人？他要一盤查，我無言對答，不如逃走爲是。」就把行李包好，所有的東西，連印俱都帶上，將門倒扣，仍是躡牆出去，順著大路，直奔商水縣而來。一路想念紀小泉，大概準是凶多吉少，孤身一人，又不能救他，只可投奔黑虎觀去。到了商水縣，打聽道路，那晚撲奔黑虎觀，到廟之時，天就不早，遠遠的看見山牆上，躍出兩個人來，近前一看，是姊姊。二人對叫了一聲，金仙站住，兩個人見面，拉住手對哭了一場。王玉在旁勸解，二人收淚，玉仙給王玉道了一個萬福，他還了一揖。王玉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尋了一個樹林裏面，背著王玉，玉仙告訴金仙，私通紀小泉的話，都說了；劫囚車得印，紀小泉被捉，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又問金仙的來歷，金仙即把姊姊失散，到黑虎觀，並怎麼殺死道士，述說了一回。玉仙說：「事到如今，怎麼方安？」金仙又把玉仙這些言語，告訴王玉一回。王玉問他：「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金仙說：「他也無法。」王玉說：「這可一同上朝天嶺罷！」玉仙點頭，又將印拿出來，三人觀看了一回，仍然交給玉仙。由此起身，到了白晝之時，金仙換上男子衣服，一路之上，曉行夜住，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他們方到。也跟著上了船，進了竹門，過中平寨，又到臨河寨，奔大寨，四十里路，一段一段的，都有人迎接。三寨主到了頭道寨柵門，到了中軍大寨，王玉叫嘍兵，先領女眷上後院去等候，親身至大寨，見王紀先，王紀祖行禮。又見上面坐定一人，面似藍靛，濃眉虎目，有王紀先引見了。就把寧夏國王爺那裏派來的先鋒官，姓乜，叫乜雲鵬，怎麼開兵打仗，怎麼金家弟兄被捉，那位乜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又向乜雲鵬說：「這是我們三盟弟，外號人稱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彼此對施一禮，然後落坐。」王紀先說：「三弟去上南陽府，爲何這時方纔回來，是何緣故？」王玉就把始末根由，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王紀祖又說：「如今開封府印信，賢弟得在手中了。」王玉說：「不在小弟手內，還在玉仙手中，拿著哪？」王紀先說：「這個金仙，算是從了你了。這個玉仙，你們在一處，大概也從了。」

你了罷？王爺說：大哥不知，這個人性情古怪，雖是女流之輩，眉皺就要殺人。我雖私通他姊姊，與他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大寨主說：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若要三弟與他姊姊提說，有我姊姊作主，大概準行。王爺說：這件事情，小弟不敢應承，等我慢慢與他說著去。說畢告辭，回奔自己東院，見著金仙、玉仙，他們已經從新換了女妝衣服。這山中寨主，本沒有壓寨夫人，就是王爺先，他們有兩個侍妾，在後面居住，有幾個丫頭婆子。王爺現從他們那邊，借了兩個丫頭婆子，服侍金仙、玉仙。且說王爺進屋內，金仙迎接，至晚間方纔提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說了一回。金仙說：那可怕不行罷？等明天我慢慢探他的口氣，但能應允，倒是一件好事。到了次日，王爺奔了大寨，與王爺先、王爺祖、七雲鵬，一同用早飯。忽見廖習武從外面進來，見大寨行禮，衆人俱都讓坐。廖習武說：拿住兩個奸細，請寨主發落！又提損壞滾龍檣一節。大家一聞此言，呆癡癡發瞪。王爺先直氣得破口大罵，喊把二人綁進來。嘍兵把二人推到屋中。王爺先一見，氣沖兩脅，吩咐推出去砍了。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一百十二回 賊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且說王爺先聽廖習武之言，就把李珍、阮成推出去斬首。王爺祖說：且慢！這兩個就是三千戶閣正芳的徒弟；據我看這兩個，也是無能之輩。如今三千戶住著，可是有能耐之人，就是翻江鼠的水性，天下數著第一。那滾龍檣，準是此人損壞；少刻待小弟看看去方好。這兩個，暫且免殺，拿他們作個押帳，倘若我們金家弟兄未死，說明了兩下對換，比殺了他們不強麼？王爺先說：既然這樣，把他們赦回來。王爺先本來打算要問問他們，由京都來了多少人，可巧這時楊平滾到。王爺祖一聲吩咐，把兩個細作押在後面。楊平滾到了面前，請罪。王爺祖叫他坐下，細問那滾龍檣，怎麼傷損的。楊平滾說：滾龍檣上面所有的刀，俱剩了半截；輪子上的刀，也剩了半截，共壞了四塊捲網。王爺祖說：那就不好了！你們晚上連白晝多加防範纔好。楊平滾說：還有一件事情，巡船帶進兩個人來，如今帶在寨柵門外，聽候寨主爺令下。王爺祖就問：是兩個甚麼人？回答：有一個是南邊口音，帶著個從人，那蠻子口口聲聲說，是南陽府的知府，姓賊，叫賊能，拿著洛陽縣姚家寨二位寨主爺的書信，求見寨主爺，望寨主爺吩咐！二位寨主俱是一怔，說：我與此人素不來往，不如打發他去罷。王爺答言說：二位哥哥不可，這個人我在圍城子見過一次，此人

懷抱錦繡腹藏經綸，我們這山上正缺少這樣一個幕友。王紀先一聽，吩咐一聲請，從外面進來，是一主一僕，進了大廳。臧能就要下跪。王玉站起來，用手把他攔住，說：「不敢當。」臧能一看王玉，說：「王賢弟久違，久違。」王賢弟帶我見一見寨主爺們。王玉帶著他，全見了一回禮，給他看了一個坐位。王玉問他的來歷，臧能就把書信掏出來，遞將上去。王玉接過來，交給王紀先，並沒打開觀看。叫臧能說他的來歷。臧能說：「我皆因交結東方亮，賠上我了一個知府，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我妻子懸梁而死，無處可奔，逃在姚家寨，學賢弟也沒在那裏。他說他們地方窄狹，交給我一封書信，投奔到你們這裏。望寨主爺收留，我必當効犬馬之勞。」王紀先聽他說話謙恭，心中有些不忍。王玉在旁說道：「大寨主暫且留下，他在我們山寨之中，大大的有用。」王紀先這纔把他留下。楊平滾告辭，回他的汛地去了。王紀先吩咐擺酒。臧能這人，可惜用歪了，作了一任知府，如今在山賊之下，並且山賊又是個渾人，並不懂得敬賢之道，他就低頭忍耐。心中想道：「這一時你們看不起我，等著得便，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高招兒，你們全寨之人，總賓服於我哪。」就坐了一個末席，飲著酒。他專能看眼色行事，酒過數巡，問王紀先說：「兄台身居帥位，又是八路總先鋒，王爺一到之時，合兵一處，就得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若論升帳之時，令出山岳動，言發鬼神驚，執掌生殺之大權，若論兩下交鋒打仗，總要仰面知天文，低頭識地理。用兵講的是攻殺戰守，就是安營下寨，都得看明地理，靠山近水，選平坦之地，不能受水火之災。然後講的是排兵佈陣，鬪引埋伏。所有的兵書戰策，不知寨主爺所讀的那家戰策？」王紀先聽他這番言語，早有十分愛惜，暗暗誇獎此人。說：「臧先生實不相瞞，我是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不然，方纔那封書信，怎麼我連瞧看也沒瞧看？」臧能說：「小弟不才，倒看過孫武十三篇，武侯兵書。」王紀先說：「不料先生有此大才，失敬失敬！讓先生上坐。」臧能說：「不敢！用我為謀士倒可以，我可不敢上坐。」常言帥不離正位。遂叫他換了王玉那個坐位。王紀先說：「現時我就有一件為難之事，在先生跟前，領教領教。」臧能說：「不是我學生說句大話，只要有甚麼為難之事，只管對學生說來。」王紀先將要說，一翻眼，又對著王玉講話，說：「昨天晚間，我與你說的那個事情，行與不行？」王玉說話已然明白了，我還沒見著回信哪。」大寨主說：「煩勞三弟，你去打聽打聽。」王玉只得站起身來，告辭出去。大寨主復又與臧能說話，就把金仙私通王玉，自己要收玉仙作個壓寨夫人，怕他不從，煩勞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微微一笑，說：「這有何難！大寨主一聽這句話，如得珍寶一般，連忙領教。」臧能說：「無論他怎麼不從，我學生會配一樣藏春酒，別管他是怎麼不從，只要把酒吃將下去，他是慾火上焚，見著男子，他是騰身自就。我這酒，當初孝敬過安樂侯爺。大寨主一聽，歡喜非常。」又

問：若配此酒，可得立刻就成？臧能說：至少也得三天，方能有力。王紀先說：就是三天，也不爲遲。正在說話之間，王玉回來，大家讓坐，斟上酒。大寨主又問：三弟，我那事怎麼樣了？王玉一皺眉說：不行，他姊姊苦苦相勸，他說他與紀小泉私通，立志至死不嫁。二夫若要說急了，他非死不可。臧能在旁，哈哈一笑，說：無妨，我自自道理。王玉說：領教先生高明主意。臧能說：他手內不是有開封府的印麼？就說大寨主沒看見過，叫他給大寨主親身送過來，作爲看印，恭而敬之，正顏厲色。等至三天，我將酒配成，作爲請他吃酒，還有一件大事，寨主派人去水寨留話，紀小泉倘若趕來，叫他們水寨不用報將進來，要他的性命。千萬別叫玉仙得信。王玉連連稱讚先生高明，復又辭席去了。王紀先說：我這裏還有一件爲難事，先生給出個主意。臧能問：還有甚麼事情？王紀先就把李珍、阮成、破滾龍的事情說了一遍。臧能說：此人不可殺他，我寫一封書信，送到三千戶，與他們兩下交換，容他們先放我們的人，然後再放他們，隨著給他一暗器，也就把他們結果性命。大寨主請想，此計何如？王紀先說：好，可是好，只是小人意見，我們就依了臧能先生這個主意。王玉出去，工夫不大，復又回來，說：印是他自己拿著，親身交給大哥一看。寨主說：好，復又吃酒，直吃到掌燈時候，方將殘席撤去，大家又鉸了一回閒言。臧能先生催王玉請姑娘來一見。王玉來到東院，一問金仙，金仙無奈，復又出去，奔西上房，見玉仙在坑上躺著想事。金仙說：妹子，王寨主等著，要看那顆印信，你怎麼還不起來？玉仙不肯起來。金仙苦苦相勸，這纔起來梳洗打扮，慢騰騰打扮，三鼓多天方纔拾掇好了。前邊又是臧能出的主意，教王紀先派了四個丫頭，四個婆子，打著八盞嵌紗紅燈，一對一對，迎接玉仙來了。玉仙早就把裏邊衣服，用汗巾扎住了腰，暗中把練子槩藏在腰中，倘若他們要霸佔自己，一翻臉就拉練子槩，拚著這性命，與他們較量較量。原來玉仙早就聽出大寨主沒安著好意，自己心中想著：已經配了紀小泉，他若有命，作個長久夫妻；他若無命，絕不改嫁別人。金仙在前，玉仙在後，對對紅燈，前邊引路。王玉先來送信。王紀先等，一見金仙露面，後面就是玉仙，大衆迎出廳外。大寨主一見玉仙，恰若天仙一般，打扮得齊齊整整，輕搖玉體，慢款金蓮。玉仙行至階臺石下，要與寨主爺行禮，王紀先把他攔住，請至廳中落坐。大衆看看，無不喝采。玉仙把印拿出來，交給金仙。金仙交給王玉，王玉往上一遞。臧能此時，也把那印拿出來，放在桌上一比。大寨主剛一看印，外面一陣大亂，嘍兵進來報道：寨柵門外草堆失火。衆人一驚，俱都出來看火。要問此火是誰人所放，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玉仙把印一獻，賊能也把印拿出來，剛要一比。嘍兵進來報道：寨門外失火。衆人一聽，都要到外面觀看。外面嘍兵亂嚷，聲如鼎沸，立刻吩咐掌燈火，大寨主，三寨主，金仙，玉仙一齊出來，這就有拉兵刃的。一看烈焰飛騰，嘍兵喊成一處。原來是蔣爺暗用調虎離山計。蔣爺頭天回去，直到中平寨外，過了竹門，撲奔銀漢島，上了岸，更換衣襟，直奔三千戶轅門，進了大廟，見著衆人，就把探山寨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回。大家一聽，好生利害，又聽丟了李珍，阮成定是被他們捉住了。闔正芳一聽，暗暗著急。蔣爺說：此事但請放心。他二人既然被捉，咱們這裏還有他們兩個人，明日寫封書信去，與他們調換。大衆一聽，倒也合乎情理。徐慶問：你們去了半天，也沒到中軍大寨麼？蔣爺說：水面離中軍大寨，還有四十里路，我們走在那裏，天光一亮，我們藏躲在那裏，故此未敢上去。要到大寨，非明天不可。闔正芳吩咐擺酒，衆人吃酒不提。到了次日，展爺催蔣四爺寫書信調換。蔣爺又一一議說：索性等至今天晚間，到大寨探明虛實，然後再與他們調換。我說句喪話，倘若二人沒有命了，與他們調換，豈不是上當？展爺也就依了蔣爺的主意。到了晚間，吃畢了晚飯，天將昏黑，蔣爺帶著胡小紀，艾虎起身。忽見外面有人報將進來說：咱們牆子外面，有兩個人，一個姓胡，一個姓鄧，求見你老人家。蔣爺吩咐叫他們進來。二人往裏一走，蔣爺一見，又來了一對膀臂，原來是分水獸鄧彪，胡列。蔣爺問：你們兩個人，從何處而至？那二人提到開封府，聽見丟印的信息，趕著奔到這裏來的。蔣爺說：你們來得甚巧，這裏正缺少會水之人。立刻就走。蔣爺仍然借南俠的寶劍。艾虎拿了阮成的水衣。大家囑咐衆位小心。衆人說：不勞叮囑。一齊出廟，過了轅門，繞過梅花溝，來至水面。大家換上水衣，把自己的衣服，拿油布包好，斜背在背上，躡入水內。分水踏水，直到竹門，進了竹門，由滾龍橋底下過去，過了中平寨。忽然迎面來了一隻船，由北往南；又有一隻船，這邊問是誰？那邊答應是我。又問：小心。那邊說：留神。二船一錯，彼此過去。蔣爺在水中，一拉胡小紀與鄧彪，胡列一指對面那隻船，三個人彼此會意，容那隻船臨近，蔣爺同著衆人，往上一躡。船上人剛要喊叫，撲咚撲咚，四個人全都廢命。艾虎也就上了船，說：四叔，你好大膽子。蔣爺說：活該咱們應當少走幾步。大家都在船上，撥轉船頭，直奔正西來了。艾虎說：倘若要遇見人家船，一問，咱們有何言對答？蔣爺說：你不用管，跟著走罷。果然正往前走，就見來了一隻船，對面船上有人，叫問是誰？蔣爺說：是我。那人說：小心。蔣爺說：留神。二船一錯，彼此過去。艾虎說：四叔，心眼真靈。直到西岸，不敢奔人家船隻去，偏了正北，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就在船上，把水衣脫將下來，換好自己利落衣襟，仍然是找了昨天那個山洞，把水衣寄在山洞之內，卻順著邊山，往就跑。施展夜行術，就是蔣平，艾虎。

胡小紀、胡列、鄧彪五個人，大家跑得不慢，看看來到寨門。蔣爺叫胡小紀、胡列、鄧彪三個人在此等著。蔣爺、艾虎一翻身，躡上了東牆，一往下看，還有一道寨柵門，蔣爺看見有五堆草垛，打了個手勢，奔上房而來。躡上房去，扒在房簷，往下觀看。正是裏邊說：玉仙少刻就來。賊能給出主意，說玉仙要是把印拿出來，大眾給他一路鬼渾，可別叫他再拿回去了。大眾點頭。蔣爺同艾虎上房，奔到東牆之外，告訴胡小紀、鄧彪、胡列說：你們按著舊路，在前邊等我們去罷；若等不上，你們先下水回去。三個人答應，往正南就走。蔣爺同艾虎復又進來，教艾虎上草垛，蔣爺在大房後頭一扒，故此金仙、玉仙剛到屋中，掏出印來，大眾一看，正在此時火起。嘍兵報將進來失火的言語，眾人出去看火，就是金仙、玉仙在後。蔣爺見人出去，一縱身躡在前坡，千斤墜飄身下去，往屋中一躡，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將印拿了，轉身就跑。剛一上房，見玉仙嚷道：不好！這火是人放的。蔣爺躡到後坡，直奔東牆，飄身出來，就看見艾虎在前，蔣爺就追下來了。聽後面鑼聲、振耳、燈球火把，照如白晝一般。說拿呀！追呀！看道的聽見，傳信與臨河寨，叫他們拿人，別放走了。這一個信，實在真快，就聽見噹噹哪一陣鑼聲，往下一打信，各處接鑼接話，轉眼之間，就到了臨河寨。廖家弟兄一得信，立刻齊隊，也是一陣鑼鳴，衆嘍兵抄傢伙，齊聲喊叫拿人。你道玉仙怎麼知道，這火是放的，皆因他跟著金仙一出來，衆寨主是男子，全往前跑，玉仙他出來用鼻子一聞，裏面有硫磺火硝的氣味。說姊姊！這火是人放的，你聞有硫磺氣味的。金仙一聞，說不錯！玉仙告訴大眾，自己一翻身，先到屋中一瞧，印信全都不見。等大眾回來，衆人一急，王紀先纔往下傳令，轉眼間就到臨河寨。再說蔣爺得印後，追上艾虎，又追上前邊的三個，一看滿山遍野，俱是燈火，鑼聲不住。艾虎就說：四叔！你得著印了沒有？蔣爺說：得了。艾虎說：這可要不好！他們傳信快當。蔣爺說：我們走著驢罷，到那裏見機而作。正往前跑，忽見前邊有一條黑影，說要跑隨我來。蔣爺問前邊是誰？那人說：不用問，我不是賊。你們要打算奔臨河寨，可走脫不了。艾虎說：你到底是誰？留下名姓！那人說：不用問，我絕不能陷害你們，準保著你們出山。再問，一語不發，在前邊直跑。依著艾虎不跟著他走，蔣爺說：事已至此，且跟著他走，看是如何說罷，就跟著他一走，走來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全是走的高高矮矮，曲曲灣灣，也有寬闊的時節，衆人跑的汗流浹背。漸漸的就離燈火透遠了；再看燈火就看不見了，仗著天邊有月色，大家也跑不動了，那人也走得慢了。直到斜月西沉，天光要亮，再往前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就聽見嘩喇喇水聲大作。往南一拐，前邊一段大梁，另有一股小路。大眾走在大梁的上頭，望外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連雲島的山上，往南看就是竹門的外頭，往東看就是馬尾江的江面。蔣爺說：這是天

假其便。艾虎說：那前邊走的準是山神爺，把我們帶到此處來了。下了連雲島，艾虎說：四叔那邊有一個人，枕在石頭睡覺。蔣爺說：怕他甚麼？身臨切近一看，止不住大笑哈哈。原來水濕衣，是拉開放在一塊石頭上，好像一個人伸著腿在那裏睡覺。蔣爺一瞧他們的水衣，全在這裏堆著，暗道：實在猜不著，那人是誰？大眾只得穿上，走到南岸，上來，又換了他們的衣服，直奔三千戶，進了轅門，回到廟中，把印往上一獻，眾人給蔣爺道喜。展南俠一看說：四哥得來的是一顆假印。眾人一怔。若問真印的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且說蔣爺回來，把印交給展爺，南俠接來一看，說：蔣四哥！這印不是我們相爺的，你看這篆文，不是陽陽府嗎？蔣爺眾人，皆是一怔。蔣爺說：我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了。見桌上放著印，我就拿起來，幾乎沒叫人家看見也罷，事已至此，我今天晚上再去一次。蔣爺叫艾虎：你看見朝天嶺他們屋中所坐之人，一個瘦小枯乾的文人，準是拐印脫逃的賊能。怪我疎忽，拿的時節，應當在桌上瞧瞧。蔣爺一翻眼，說：是我明白了。這個真印，有人得了去了。展爺問：是誰？蔣爺就把大眾會在一處，前邊有人說話，叫跟著他走，繞過山小路，走了一股便道，出來就是連雲島地面。奇怪：是我們的水衣在那邊放著，他拿來給我們放在連雲島的底下，我們換上纔回來了。這印準是那個人拿去了。展爺說：怎麼不通名姓？蔣爺說：這個人實在古怪。展爺說：要是那人拿去，就是今夜再去，也是無用的了。蔣爺說：別管是他拿去，我今晚上總得去這一次。一半看印，一半看看咱們那兩個人，若要與他調換，不用說是不行，只因這內中有個賊能，這小子是個壞人。再說我們徐良那裏去了，也不見回來，一點音信皆無。展爺也是著急。忽見家人進來，在閣正芳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言語。閣正芳說：不用不用。徐慶問：親家甚麼事情？蔣爺、南俠也都問他。閣正芳歎了一口氣，說：我們姑娘聽見朝天嶺造反，他要與賊人打仗，不然，他要上後山姨父家。還有一個姑娘哪，是他舅母眼前的，姓鄭叫素花。兩個人朝朝暮暮，總在一處。大約這又是他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徐慶本是渾人，有個渾招兒，說親家！我告訴你一個招兒，你就說咱們小子上山去了，姑娘他要娶去，可怕碰見，姑娘們定然就不去了。閣正芳一聽：這倒有理。立刻叫家人帶回信去，依著徐三爺的主意。家人走後，大家將要吃早飯，蔣爺是愁眉不展，心中盤算，低著頭一語不發。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咕咚咚

號炮連聲，村中人報將進來，馬尾江來了無數的大船，水中旗幟亂擺，當中有一面大纛旗，四個角上有四個字，是君山太保，當中有個白月光兒，內中寫著一個鍾字。蔣爺一擺手，那人出去，說：「展大弟，這可好了，咱們臂膀來了，立刻會了大眾，帶閣正芳連會頭一眾出去，出了轅門，往東南一看，大小船隻，順於水面，纛旗認標，空中飄擺，船上嘍兵，全不是嘍兵的打扮，一律卒巾號衣，長短器械，鮮明耀眼，光華奪人眼目，長槍一排，全是長槍，短刀一排，全是短刀，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正當中是一個大虎頭舟，後面有二十隻麻陽戰船，有二十隻飛虎舟，四十隻兵船，剩下盡是來往的小巡船。飛叉太保在大虎頭舟，大纛旗下，有一張虎皮金交椅，在上面端端正坐。要看他這個打扮，實在很是威風，戴一頂方翅烏紗，大紅圓領，腰束玉帶，粉底官靴，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縉長髯，手中捧定令字旗，金批箭。在他兩傍，雁擺翅排開，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你道這鍾雄因爲何故來到此處？皆因蔣爺等由開封府起身之後，有諫議大夫，八位給事中，連銜具奏，是風聞的摺本，襄陽王是時在寧夏國作亂，不久殺奔潼關，潼關乃咽喉要路，請旨調撥君山之人，防守潼關，以備不測，請旨定奪。萬歲准奏，發帑銀二十萬，派鐵嶺衛護衛宣傳聖詔，帶領帑銀二十萬，到君山開讀。鍾雄帶領眾人，迎接旨意，捧旨官開讀已畢，香案供奉旨意，收了帑銀，捧旨官告辭，送出君山。然後回來，點派水兵旱兵嘍囉，帶各寨寨主，又叫亞都鬼開華守山，自己帶領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督賀昆，雲裏手穆順，八臂勇哪吒，王京，削刀手毛保，老人家謝寬，金頭蛟謝充，銀頭蛟謝勇，水底藏身侯建，無鱗鼉蔣雄這些人，教他們各帶衣襟器械。水寨中帶領慣習水戰的嘍兵四百名。這君山以內，可透著空虛了。預備一隻大虎頭舟，二十隻飛虎舟，二十隻麻陽戰船，四十隻兵船。各寨的寨主，各有管轄，按五營前後左右中分五哨，五隊按五行旗子，到了夜間，換了燈籠，也是按方位的顏色。浩浩蕩蕩，直奔潼關而來。到了馬尾江，剛要奔潼關，見有報事的報將進來，說：「啓稟主帥得知，對面江岸上，有展大人，蔣大人，同眾校尉護衛，連本地三千戶的練長，求見主帥。鍾雄往下傳令，預備巡船說：「一聲令下，靠船三聲炮響，每船上六棒鑼鳴。水路行船，行五坐六，茶三飯四，開船之時，是五棒鑼，靠船之時，是六棒鑼，喝茶是三棒鑼，吃飯是四棒鑼。那君山的兵丁，全是訓練精熟，一應水旱陣圖，進退有方，全仗鍾雄的號令森嚴。其中單有老人家謝寬訓練的那一百人，叫飛腿短刀手，可不會演陣，全是高來高去，一人敵十之勇，如今帶在大虎頭舟上，作爲是鍾雄的小隊。剛一靠船，就見巡船，把蔣爺先接到，大虎頭舟上，衆人上船，南俠蔣爺，徐慶與鍾雄見禮，又與衆寨主行禮，然後同著來的衆人，一一見禮，不必絮煩。見禮已畢，大家落坐獻茶。蔣爺一



打聽鍾雄的事情，飛又太保就把奉旨前來潼關防守的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爺：「因何至此？」蔣爺也把他們的來歷，細說了一遍。又問三千戶的事情，閻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鍾雄說：「徐護衛追下去，難道就不知去向？」蔣爺說：「不知。」鍾雄又問：「這山裏頭的地勢，蔣爺將怎樣損壞他的滾龍擋的話，說了一回。」鍾雄一聽山路四十里地，就不好辦理。蔣爺又提山中得來的假印等事。鍾雄說：「四老爺打算這如何辦理？」蔣爺說：「今天晚間我還是要去。」鍾雄說：「既然得了一顆假印，他們必有防範，那顆真印，只怕難找。」蔣爺說：「無妨。」又把那帶路之人，對著鍾雄說了一回。也許是那人已把印得去了。鍾雄說：「小弟打算明天與他們開兵打一仗，看看事體如何。」逢強智取，遇弱活擒，四大人你看此事如何？」蔣爺道：「倒也很好說，舉告辭。仍然用小船，把他們渡將過去之後，鍾雄寫戰書，差派水底藏身侯建，駕著一隻小舟，拿一枝無頭箭，一張弓，直到竹門之下，對準上面嘍兵說：「我奉大宋國朝四品客卿，招討先鋒之令，前來下戰書與你們寨主。定下明日午正，兩下開兵打仗，來者君子，不來者小人。說畢，將箭射將進去，回來繳令。明日打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

且說朝天嶺上失火，把兩個印信俱都丟失，玉仙一急，教寨主給他找印，眾人追趕了半夜，人也沒拿著，玉仙一賭氣，上寨東去了。眾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覷，問臧先生：「這事怎麼辦纔好？」臧能說：「這有何難！只要把後面拿住的那兩個人帶過，我們問問他們，定是他們的餘黨。立刻派嘍兵到後面，把李珍、阮成帶過。嘍兵答應，去不多時，進來回話說：「大事不好了！李珍、阮成那兩人，被人家救出去了，並且殺死我們七個夥計。」王紀先一聽，大叫一聲，往後一仰，幾乎氣死。哇呀呀呀的嚷叫了半天，說：「豈有此理！明天與三千戶決一死戰。」眾人在旁邊勸解。到了次日，剛纔吃畢早飯，忽聽山下連聲炮響，嘍兵過來報說：「馬尾江來了許多船隻，是君山飛又太保鍾雄，準是替大宋國前來與我們開兵打仗，特來報知。」王紀先一擺手，嘍兵出去傳令。眾人一齊至中平寨，親看來人的動作。眾人出來，下山到臨河寨上船，奔至中平寨，支上千里眼，往外面觀看。就見那邊船隻，剛一靠馬尾江的東岸，王紀先見那邊，真乃是齊齊整整，耀武揚威，旗纛飄擺，船上的人，虎勢昂昂。王紀先看畢，暗暗的搖頭，忽見有一隻小舟，撲奔竹門，把話說完，將那枝箭射將進來，上面綁定戰書。嘍兵檢拾過來，打開，教臧先生念了一遍，原來是定下明日正午時，兩下裏要開

兵打仗。王紀先說好！明日正午，與他們決一勝負。嘍兵告訴了侯建，侯建駕船回來，上飛舟回稟鍾雄，就將下戰書他們的來言說了一遍。到了次日早晨，用了戰飯，暗暗將密令傳將下去。然後三聲炮響，將二十隻麻陽戰船列開，四十隻兵船分於左右。當中的大虎頭舟上，鍾雄披掛整齊，手捧令旗，四員偏將兩傍站立。後面是八臂勇哪吒，王京督押後隊，在二十隻飛虎舟上。眾船隻離竹門約有一里之遙，剛要派人過去討戰，忽見裏面三聲大炮，竹門一開，一行一對對，從裏面出來了許多的船隻。當中是頭一隻龍鳳尾的舟船，裏面是大寨主王紀先，兩旁四隻大船，一隻是王紀祖，一隻是入河太歲楊平滾，一隻是廖習文，一隻是廖習武，就是楊平滾那隻船上，身後站著四員偏將。餘者也是兵船，慣習水戰的，俱都身穿短襖，花布手巾纏頭，全是二十多歲，年力精壯，一排長撓鉤，一排鉤鑊，一排分水刺，一排雙刀手，帶透著威風殺氣。王紀先見鍾雄四員偏將，銀盔銀抹額，穿一件冰凌魚鱗甲，九吞八扎，內襯素羅袍，雙鋒寶劍，背插著八桿飛叉，身高七尺，面如團粉，眉清目秀，三綰長髯，左手抱定令字旗。背後一人，捧定五鉤神飛亮銀槍，左有黃壽，楊泰，右有賀昆，穆順，俱是手提大刀，一個是青龍偃月刀，一個是峒嶼古月象鼻刀，一個是大砍刀，一個是三尖兩刃刀。王紀先一見，暗暗誇獎。鍾雄看王紀先，大紅緞子扎巾，赤金抹額，大紅緞子箭袖袍，繡大朵團花，半副掩心甲，脅佩鋼刀，面似蒼黃，紅眉金眼，一部黃鬚髮。身後一人，與他扶著一支巨齒金釘狼牙槊。船兩邊站著些嘍兵，也是王紀先的小隊，一排短刀手。二船相隔不遠，鍾雄早就抱拳帶笑說：對面來的，敢是朝天嶺的王寨主爺嗎？請了人講禮義爲先，樹講花果爲原。王紀先見鍾雄滿面春風，一團和氣，不能這一見面，就要打仗，也說道：請了前面敢是君山的寨主？寨主請了鍾雄說：久聞王寨主之大名，如雷貫耳。你居住朝天嶺，稱孤道寡，任意逍遙，如今你投順王爺，大事一敗，玉石皆焚。依我說，快快降了大宋，我作個引見之人，爭個陰子封妻。鍾雄話言未了，王紀先一聽，氣衝兩脅，說：好鍾雄，滿口亂道！你也受過王爺的厚恩，一旦之間，歸降大宋，怕死貪生，你怎麼對得起王爺千歲？你今日既敢前來，我們決一勝負。鍾雄說：你作賊下之賊，我用好言相勸，你是執意不聽，悔之晚矣。王紀先說：不用饒舌。吩咐進軍。就見那船往前走動，回手接他的狼牙槊，兩隻船頭，已經臨近。鍾雄一回手，就把飛叉拿將出來，對著王紀先就是一叉。聽見嘍咚一聲，正中在胸膛之上，那叉嚙哪一聲，撞將回來，掉在船板。把鍾雄嚇了一跳。一回頭叫人預備五鉤神飛槍，當時往下傳令。頃刻間鼓聲大作，所有的船隻，一齊走動，畫鼓頻敲，各船上，一齊動手。鍾雄這邊一掌號，全都扎入水中，水戰的水戰，旱戰的旱戰。頃刻之間，鍾雄這裏就打了敗仗。君山之人這一敗陣，朝

天嶺的兵將往下追。鍾雄叫鳴金收兵。皆因有個緣故。君山的策應從兩旁出來，往上一攻。八臂勇哪吒王京帶領了二十隻飛虎舟，前一排四十人，全是搬山弩箭，淨打朝天嶺船上之人；後一排四十人，全是小梢弓無羽箭，往水內射朝天嶺水內之人。朝天嶺這纔鳴金收兵。所有水內之人，朝天嶺的人奔西，君山的人奔東。朝天嶺的兵，俱奔竹門，一查點，寨主一名沒傷，嘍兵之內，共死去二十餘名。除此之外，有十幾個帶傷的，全入中平寨去了。衆人俱都歡喜。把寧夏國五百名兵，留在中平寨，也雲鵬也留在中平寨。大寨主，二寨主，仍然奔大寨，下令犒賞嘍兵。就不把君山之人，放在眼內了。再說鍾雄收兵之後，聚集衆寨主，查點數目，死了十幾個嘍兵，帶傷的數十個嘍兵，就在船上養傷。衆寨主俱都不願意，說這一戰損失軍威，豈不被他們朝天嶺之人洋洋得意？鍾雄微微一笑說：你們焉能知曉？用兵之計，虛虛實實。原來這朝天嶺這一打仗，鍾雄先下一道密令，許敗不許勝，衆人俱都不解其意。忽有人進來通報：蔣四大大人求見。鍾雄說：請蔣爺進來，同著南俠金槍將于義，金鏢無敵大將軍于奢，原來打仗之時，蔣爺會同南俠，圍正芳等一干衆人，俱在岸上，瞧看得明白。胡小紀，鄧彪，胡列三個人，鑽入水中，擒住朝天嶺的三個嘍兵去。大衆見君山打了敗仗，依著艾虎，馮淵，白芸生，盧珍，韓天錦，于義，于奢，劉士杰這些人，要搶朝天嶺的船，幫著君山打仗。蔣爺把他們攔住。這是鍾雄用兵之計，你們不可下去。後來見鳴金收兵，大衆回三千戶到廟裏。胡小紀，鄧彪，胡列換衣襟，把三個嘍兵捆上帶進來。蔣爺問話。蔣爺見三個兵丁，水淋淋的衣服，倒捆二臂，跪在地下，苦苦的哀告求饒。蔣爺說：只要你們三個說了實話，饒你死。三人異口同音說：我們不拘甚麼言語，只要我們知道的，不敢隱瞞。蔣爺說：你們寨中那個東方玉仙，前天夜間拿出來的那一顆開封府印，到底丟失了沒有？嘍兵說：不但那一顆印，連這知府的印，全都丟失了。到如今也不知曉是甚麼人盜去。蔣爺又問：還有我們兩個被捉的人，在你們寨中，是死了？還活著？哪嘍兵說：被捉的那二位，更可怪了，本打算要與你們兩下調換，不料就在丟印的那日夜間，把兩個人全都丟了，並且還殺死我們七個嘍兵，至今也不知道是誰？蔣爺一聽，暗暗歡喜，對著閣正芳說：大哥聽見了沒有？這你可放心了罷，定是教咱們自家人救了，可不知是誰？閣正芳也是歡喜。蔣爺心生一計，同著南俠，與于義，于奢，帶著三個嘍兵，出廟奔水面，叫船隻渡將過去，上大虎頭舟，見鍾雄細說拿住嘍兵之事。鍾寨主一聞此言，當時叫人將拿住的嘍兵帶將進來，細問山中道路。問明之後，把嘍兵囚在後船之上。鍾雄與蔣四爺，耳邊低聲議論打朝天嶺的主意，非如此如此不能成功。蔣爺大笑說：好計，好計！要問議論甚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且說鍾雄問明白了朝天嶺山中的道路，把三個嘍兵押在後船之上。又與蔣四爺，低聲說了一個主意。然後蔣四爺告辭。就把于奢子義，留在君山的船上。仍用小船，把南俠蔣平渡在西岸，暫且不表。單說鍾雄叫人預備文房四寶，寫了戰書。次日叫無鱗龍蔣雄，駕小船送往朝天嶺，仍到竹門之外，教那裏嘍兵接書，仍然用繩綁上戰書，射將進去。說：我們立候回音。嘍兵說：此書須報與我們大寨主知曉。此處回來，有八十里路之遙，叫他們先回去，在你們寨中聽信去罷。蔣雄真就撥轉船頭回來，面見鍾雄交令，他把他們那邊的言語說了一遍。鍾雄一擺手，蔣雄退去。且說朝天嶺王紀先得勝回山，犒賞嘍兵，把君山的人，沒放眼內。仍然與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王玉說：寨主哥哥，此事若要說得他心甘愿，只怕不行。他與紀小泉海誓山盟，不改其志。一定要辦此事，非依臧先生主意不可。王紀先又與臧能議論。臧先生說：配藏春酒，很容易的，一切事情，只要派人出去買藥。王紀先問：但不知配此藥可用多少銀兩？臧先生說：當初安樂侯爺，配那藥使用，四百紋銀。如今寨主要配此藥，有十兩足數。寨主哈哈大笑，說：若能將酒配好，事成之後，我大大的謝先生。到了次日，開了一個方子，教嘍兵去出買藥。嘍兵走後，又有嘍兵進來報說：君山下了一封戰書，請寨主爺觀看分明。呈上來，接書放在桌案之上，叫臧能一念，上寫著字奉朝天嶺大寨主得知。昨日兩軍陣前，小可苦苦相勸，請寨主棄暗投明，誰想你不納忠言，定要決一勝負。皆因天氣已晚，兩下裏殺了個平平。寨主若肯率兵歸降，實在衆生靈的萬幸。寨主如係不肯，再要交鋒，務必決一勝負，定於初五日，我們兩下裏一賭賽。特修寸柬，立候寨主的回音。王紀先聽畢，把案桌一拍，哈哈大笑，說：好鍾雄，乃吾手下之敗將，還敢出此狂言，煩勞老先生，與他寫一回書，就在初五日已刻，準與他對敵。臧先生連說：不可，他是由君山來到此處，嘍兵一路正在勞乏之際，若要容他歇過五日，豈不叫他們銳氣養足？但依我愚見，給他回書，明日交戰，趁他正在勞乏之際，可以殺他個全軍盡滅。王紀先一聞此言，說：先生真小量之人！我們朝天嶺的嘍兵，與君山嘍兵交手，一可敵十，百能勝千，何用行淺見之事？略一施威，即可以殺他們個全軍盡沒。先生急速寫來，寫上初五日，我要打了敗仗，這朝天嶺讓與鍾雄執掌。臧能暗暗一聲長歎，他就知王紀先是一勇之夫，終久不能成其大事。只可寫了回書，教楊平滾派人送給鍾雄。鍾雄接進書來之後，暗暗歡喜，說：賊人中吾之計也。遂備密令，調動嘍兵。寨主一算，當時正

是初三日，等至初五日，一戰成功，朝天嶺唾手可得。再說朝天嶺王紀先，淨思念著玉仙的事情，並且把兩下裏打仗那個大事沒放在心上，就催著先生配酒。光陰迅速，到了初三晚上，一問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會配好？臧能說：藏春酒明晨清早可用。無奈一件案主，可料理後天打仗的事情。依我愚見，等後天得勝回來，作爲是慶功的酒宴，再請東方姑娘，也使這位小姐無疑，豈不是兩全其美嗎？案主請想此事如何？王紀先說：話雖有理，奈我思念玉仙，度日如年，明天先辦明天的事，後天再說打仗的事情。臧先生一聞此言，也是暗暗的歎惜，看出來王紀先這番光景，斷斷的成不了大事。案主叫臧先生寫請帖，請玉仙於明日午刻前來清酌歡宴。寫好帖，交給王玉，立刻去請。王玉拿著帖子，先告訴了金仙。夫妻到了西屋裏，玉仙迎接讓坐，婆子獻茶上來。玉仙問說：三哥有甚麼事情？王玉把帖子拿出來說：我大哥明日敬備午酌，請妹妹至大寨吃酒，一者在妹妹前，請丟印之罪；二則後天定下與君山打仗，聘請妹妹出去，拔刀相助。玉仙一怔說：山中有多少位案主，俱是能征慣戰，況且我有多大的本領！王玉說：皆因我大哥是久慕妹子之芳名，本領高強，技藝出衆，勝如男子。還是聘請你們姊妹二人出去，與君山交手。玉仙說：既然這樣，明天我叨擾大哥就是了。王玉一聽，歡歡喜喜，告退出去。金仙又誇獎了半天大寨主的好處，怎麼個好法，怎麼個好法，怎麼仁義待人，說了半天，也就退出，歸回上房去了。玉仙心中，總是猶豫這件事情不妥。可巧他屋中這個婆子，有個外號，叫張快嘴，問說：小姐你怎麼愁眉不展，是甚麼緣故？玉仙說：大寨主明日請我吃酒，我總怕他們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我總想他們這裏必有緣故。這個婆子說：小姐你還不知道哪？玉仙說：我不知甚麼事情。張婆子說：我們這個山寨之上，大寨主要收你做個壓寨夫人。玉仙一聽，暗暗忖度，想著王紀先必是這個意見。復又問那婆子：你怎麼知道此事？婆子說：有一位臧能先生，他會配一宗藏春酒，這酒喝將下去，無論甚麼人，迷住本性，能穀騰身自就。玉仙說：此話當真嗎？婆子說：我焉敢與小姐撒謊？玉仙一聽此言，氣衝兩脅，說：臧能你欺我太甚！自己一思想，若真有這樣酒，我就難討公道。玉仙自己打定主意，若要一時之間將酒吃下去，那時節悔之晚矣！三十六著，走爲上策。主意已定，就問婆子：這後山通著甚麼所在？婆子說：這後山通著汝寧府。可就是不好下去，並且不屬我們山上管轄。玉仙說：有幾條道路？婆子說：就是一條路。玉仙一想，這一走，尋找蓮花仙子紀小泉，若能將他救出來，遠遁他方，主意打好，並不言語，暗暗收拾包裹行囊，把自己應用物件等，都已收拾停妥。天氣微明，自己把包裹背在身上，仍然是男子的打扮。往外間屋裏一走，見婆子那裏睡覺，心中一動，怕我一走，他告訴了別人，必要追趕於我，這可說不得！一回手，把刀

拉出來，對著婆子脖頸，嘆咚一聲，紅光迸現。這個婆子，皆因爲多嘴之故，要了自己的性命。玉仙將包裹背將起來，暗暗的出了東寨，奔至後寨，見有把守後寨的嘍兵，不敢出後寨之門。躍牆而過，順著那一股盤道，這一走，把玉仙走的汗流浹背，喘息不止。道路實在崎嶇，本來他是三寸金蓮，穿上靴子，墊上許多的東西，隨歌隨走，走到苗家鎮，已經日落西山的時候。你道這三十里路，皆是左一個山灣，右一個山環，比六十里還遠，全是高低坑坎不平之路，故此走到這個時候，纔到交界牌。看見石牌之上，刻著是苗家鎮南界。將走到交界牌，路東有五間房子，出來了幾個人，手內都拿著兵器。問玉仙：你是甚麼人？從何處而來？快些說明來歷。不然，將你綁上，見我們大寨主爺去。玉仙說：我就是你們大寨主爺，打發我下來的。嘍兵說：你意欲何往？玉仙說：寨主爺差派我有機密大事，不便告訴你們。嘍兵說：也許有之，拿來罷。玉仙問：拿甚麼來呢？嘍兵說：執照。玉仙說：寨主沒交給我執照。嘍兵說：那可不行。玉仙說：不行，便當怎麼樣？嘍兵說：沒有執照，你不能過去，回去與大寨主要執照。玉仙一聽，氣往上衝，未免的出言不遜。嘍兵說：把他捆上，見大寨主去。玉仙把脅下刀往外一閃，轉眼間，嘍兵就殺死七八個，跑了四五個。玉仙並不追趕，回手把刀收起來，下山過交界牌，趕上苗家鎮，可巧正在吃飯之時。玉仙輕輕走過來，連一個知道的人沒有。再往前走，一塊平坦之地，有一帶住戶人家，全都是虎皮石牆，石板房屋，有一座廣梁大門。玉仙想往下走，還有三十里路，難以行走，不如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走。想畢，正要過來叫門，忽見裏面出來一個管家，約五十多歲。玉仙一恭到地，說：老人家，今因天氣已晚，欲在此處借宿一宵，必有重謝。管家說：我可不敢自專，我與你回稟一聲。轉身進去，不多一時，從裏面出來兩位老者，問道：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請罷。玉仙這一進去，就是殺身之禍。要問如何廢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衆交鋒

且說玉仙來至苗家鎮借宿，出來兩位老者，全是鴨尾巾，一個是古銅色大氅，一個是寶藍大氅，都有六旬多歲。上下一打量此人，說：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有的是房屋，相公請進來罷。玉仙說：今日天氣已晚，在二位老人家這裏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玉仙見面，先打一恭，這又施了一禮，說：二位老爺貴姓？回答說：小老兒叫苗天雨。那個老者說：小老兒姓王，叫王忠。玉仙進了大門，往西一拐，四扇屏風，一排南房，沒進垂花門，南房就是書房，把玉仙讓將進去。玉仙見此光景，雖是山谷之中，屋中擺列些古

輩玩器，倒也幽雅清淨。讓坐獻茶。苗員外問：這位相公貴姓？玉仙說：小可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玉字。苗員外問道：聽相公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玉仙說：我乃南陽府人氏。苗員外問：相公意欲何往？玉仙說：投奔汝寧府。苗員外一笑，說：看尊公這般人物，怎麼從山上下來？莫不是王寨主同夥不成？玉仙說：實不相瞞，我乃安善良民，被他們擄上山，我執意偷跑下來，行至此處，天已不早，故此在老員外這裏投宿。員外說：相公但請放心，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樣兒，他們要追趕下來，全有我一力承當。東方相公未曾用飯麼？玉仙說：我從山上下來，焉有用飯之所？求員外賞我一碗水喝，足感大德。說有何難？吩咐了一聲看茶，然後擺酒。玉仙說：如何還敢討酒？苗員外說：相公何必太謙？將酒擺上，兩個老者，陪著他吃酒，輪杯換盞，兩個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少刻苗員外告辭出去，不多時復又進來。時刻有家人在門口探望，一個來，一個去，瞧的玉仙愈覺發毛。心中思想：是這兩位老者看出破綻來了，自己總得多加小心才好。吃畢飯，苗員外叫家人預備蓋被，天有二鼓，說：請相公安歇睡覺罷。玉仙說：二位老人家，也請安歇去罷。二位老者出去。自己一想：他們卻打量於我，倘若措手不及，那還了得，不如自己留點心防備纔好。正在思想之時，忽見窗櫺之外，有人把窗櫺紙，挖了一個窟窿。玉仙問外面是甚麼人？有人答言：說是我們。玉仙又問：你們是誰？外面說：本宅中的女眷。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問了，只好將燈燭吹滅了，牀榻上盤膝而坐。忽聽外邊一陣大亂，有男女的聲音，說：東方玉仙，你好大膽子，如今偷了開封府的印信，你往那裏逃走？玉仙一聞此言，吃一大驚，非小。提著刀，躡下牀來，把簾子一掀，說：閃開了！噍！一聲響亮，先把桌子捧將出去。自己也就隨著桌子，躡在院內，見頭一個是苗天雨，挽著鬚子，短打扮，手中提著一桿長銀槍；第二個是王忠，也是挽著鬚子，短打扮，手中提著一桿花槍。有兩個姑娘，每人一口單刀。還有四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手內也是一口單刀。你道這些人是誰？全是本宅的親眷。閻英雲與鄭素花。這日鄭素花上閻英雲家中，就聽見姑母說：英雲許配了徐良。正對著閻正芳沒在家，與朝天嶺打仗。二位姑娘議論，要與山賊前去交手。閻正芳帶回信去，不叫他們前來，隨後就是閻齊家去。到家中見著姊姊老娘素花姊姊，就一提到朝天嶺的事情，連蔣四爺怎樣拿住山上兩個人，怎樣破滾龍槽，兩次探朝天嶺，怎樣得印是假的，李珍，阮成兩個被捉，與君山打一仗，方知他們沒死的話說了一回。老太太問：這印是怎樣假法？閻齊又把金仙玉仙的事說了一回，這可是過耳之言。說畢，不能在家久待，仍然回廟。二位姑娘把話聽在心裏，二人一議論，英雲假說上舅母家去，瞞哄太太，把自己應用的東西俱都帶好，同著素花，由家中起身，直奔石佛嶺，就到了鄭素花家中。也是一個小山村，有幾

十戶人家，叫鄭家村，樹木甚多。英雲見了舅母行禮，前文表過，又是舅母，又是老師。素花見了母親行禮。王氏說：「我正放心不下，朝天嶺開兵打仗，道路荒荒，你姑母那裏事情怎麼樣？」素花就把姑父母那裏事情細說了一遍。要同著英雲到後山上殺賊去。他們定於初五日開兵打仗，我們到後山上殺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此時特來告訴母親。原來走在路上，姊妹二人，早就把這箇主意商議好了。王氏一聽，說：「那可不行，去不得的。」二位姑娘一定要走。王氏攔自己姑娘可以，這個英雲又明知道他的性做，總然當面把他攔下，他也要一定偷著去，那是反爲不美。王氏無奈問素花：「你們要上朝天嶺，你姑母知道不知道哪？」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嚇唬王氏，故此纔說：「這還是我姑母叫我們二人去的呢。」王氏總是放心不下，說：「我同你們去，又問你們從後山上去，投奔那裏？」二位姑娘異口同音說：「奔苗家鎮，找二姑娘母去。」王氏說：「你們膽量實在不小哇！教素花去把你三外祖尋來，不多一時，就把王忠尋到。此人保鏢爲生，外號人稱飛天豹子，保鏢時，鏢旗插出外面，上面畫着一個飛豹，是汝寧府五路總鏢頭。皆因如今上了年歲，有人請他也不出了。又無兒無女，就是孤身一人。王氏這一身本領，全是此人所傳。如今請到家中，大家相見，一問甚麼事情？」王氏本來是請他看家，王忠放心不下，要同著他們一路前往。王氏拾奪了應用的東西，包了兩個包裹，將門倒鎖，託鄰居照應。王忠到了家中，提了一枝花槍，把他們的包裹，穿在花槍之上，與他們擔著，還帶著乾糧。他走的這道路，不是大路，盡穿山路而走，晚間住宿，就是投山村借宿。走了一天半的光景，就到了苗家鎮。這飛天豹子與苗天雨，論親戚還算長著一輩，奈因先前是盟兄弟，不以親戚論，仍論他們把兄弟。到了家中，苗天雨迎接出來，一見二位姑娘，又見王氏與大盟兄，倒很覺歡喜，讓至裏面。女眷歸奔後邊，見了鄭氏老太太行禮。老太太見著姪女、甥女，愛如珍寶一般，叫二位姑娘挨著他坐，問他們的來歷。苗老太太嚇的渾身亂抖，說：「孩子你們別上山去。說話之間，苗天雨同王忠進來，也就問了姑娘一番。苗天雨攔阻二位姑娘：「不到我家中來，我就不管了；要由我家中上山與賊交戰，倘若險，我擔架不住。你們要殺他個措手不及，有我們兩個老頭子上山，足可以勝得了他們。」二位姑娘聽見，就有些不願意。旁邊有王氏說著，無奈之何。二位小姐對使了個眼色，也不用商量，不約而同等著初四日晚間偷跑上山。苗家預備酒飯。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初四日夜內上山。可巧玉仙走來投宿，也是皆因婆子傳話說的。英雲一聽這投宿的由山上下來，心中就是一動，暗暗與素花一說：「大纔許是那個玉仙，他說叫東方玉，準是他，咱們得便看看他去。」先教家人把員外從屋內請出來，英雲告訴了苗天雨一番。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看他



動作不像男子。後來等他睡覺之後，就是英雲同素花王氏在窗外聽見他在屋中，掏練子槩的聲音，就知一定是玉仙了。吩咐家人抄傢伙，掌燈籠火把預備鑼。苗天雨王忠在前，二位姑娘與王氏在後，喊叫捉拿東方玉仙。見屋內一掀簾子，先捧出一個小飯桌子來。苗天雨用槍一撥，吧以墜於地下，隨後就是玉仙出來。王忠迎上去，就是一槍。玉仙往旁邊一閃，用刀往旁一砍，跟著往前就進步。苗天雨對著玉仙後心，抖槍便刺。玉仙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架。就見後背颺的一聲，卻是英雲躡上來，對著他腦後朝下就砍。玉仙縮頸低頭，一彎腰躲過這一刀。素花把刀往玉仙肋下就扎，玉仙用刀往外一隔。王氏在旁，颺的就是一鏢。玉仙一扭臉，貼著脖頸邊過去，那枝鏢幾乎打著。聽王氏說：「好女寇，真快趕上前去，就是一刀。」玉仙躲過。此一時刀槍齊上，並且有家人把大街門開了一箇，知會各處獵戶，教在本家中抄傢伙幫助拿賊。玉仙一看，勢頭不好，一擰身躡上屋去，由後坡躡將上來。二位老者一抖槍，也就躡上屋去。二位姑娘王氏隨後上房，一齊趕上來。玉仙一急，把刀一擰，拉練子槩。苗天雨用槍一扎，玉仙單槩一抖，那槩正打在苗天雨面門之上，撲咚栽倒在地。要知老者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金仙對對失機

且說玉仙把練子槩拉出來，苗天雨用槍一扎，玉仙用左手的練子槩往外一掛那條槍，右手的練子槩對著苗天雨的面門一抖，吧以一聲。總皆因苗天雨上了幾歲年紀，手遲眼慢，這一練子槩，打了一個腦漿迸裂。眾人見苗天雨已死，一個個咬牙切齒。眾獵戶也都趕到，虎槍，虎叉，大槍，桿子，大刀，往上一齊亂打亂砍。玉仙這一陣練子槩，叭叭叭，打躺下有數十餘人。鄭素花一拉英雲，低聲告訴英雲幾句說話。亞俠女點頭。素花躡將上去，對著玉仙迎面就是一刀。玉仙用左手練子槩一抖，素花先把刀抽將回來。玉仙左手練子槩，對著素花就抖。素花往後一退步，一歪身閃躲過。玉仙又用左手槩對著他打來。素花又一歪身，早已閃過，淨等他雙槩齊打，纔破他的這個招數。玉仙不知是計，以為敵人不敢還手，把雙槩往外一齊就抖。素花左手，早就提著一個雞爪飛抓，淨等著他雙槩齊打。玉仙果然把雙槩一齊打來。素花用左手的雞爪飛抓，對著他的練子槩，往下一砸，將練子槩的絨繩練子，全都裹在一處，一時之間，不能分開。二位姑娘，彼此往自己懷中一奪。英雲趕上前去，用刀背對著玉仙脊背，叭叭一聲。玉仙眼前一發黑，撲咚一聲，栽倒在地，吐了一口鮮血。二位姑娘過來，把玉仙捆上。英雲先將他手中練子槩奪

將過來。眾獵戶叫衆人將苗天雨尸首擡在院內，進了上房，放在牀榻之上。然後又把玉仙搭來，丟在院落之中。後邊老太太一聽員外廢命，從後邊帶著丫頭婆子，哭將出來。走到前廳，見苗天雨頭顱已碎，哭的是死去活來。連英雲與素花、王氏、王忠等，俱是放聲大哭。王氏說：「全是我們來的緣故，我們若是不來，焉有這樣喪事？待告訴二位姑娘，將這女賊活活祭靈就是了。」英雲說：「使得。」躡將出去，在玉仙腿上，溜溜啜溜，割下兩塊肉來。第二個就是素花說：「千萬可別要他的命。」連男帶女，你一刀，我一刀，將玉仙剛了個鬼哭神號。然後英雲開了他的胸膛，將心摘將出來，供在苗員外面前，用碟擺上，作爲祭禮。叫人擡老員外壽木，裝殮齊畢。天有四鼓，叫獵戶把玉仙尸首擡將出去，拋棄山澗之中。出去工夫不大，那幾個獵戶慌慌張張，跑進來說：「王員外，可了不得了！我們擡著尸首，正要扔在山澗，從山上下來了兩個人，是一男一女。我們扔下尸首就跑，遠遠聽見抱尸痛哭，說是他妹子。咱們早作準備，不然恐怕他們找上門來。」王忠一聞此言，立刻提槍。英雲、素花、王氏，叫家人與眾獵戶掌燈火，還未出門，就聽見外面喊叫，是甚麼人殺我的妹子？要無人答言，就將你們這村子殺一個乾淨。王忠躡將出去，見男女二人，全都背著個大包裹。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一個是金仙。皆因初四日早晨，不見了玉仙，殺死婆子在地，明知他逃走。王玉連忙告知大哥。王紀先一聽，直氣得二目圓翻，說：「三弟！你不用瞞我，這分明是你暗暗的將他放走。你與我找來，不傷你我弟兄的情面；若找不來，由此你我就要反目。量他就是逃出去，一個女流之輩，也去不甚遠。」王玉一聽，諾諾而退，說：「小弟找去就是了。」回到本寨，見了金仙，一說這段情由。金仙說：「依你的主意怎樣？」王玉說：「依我主意，從後山追趕罷。」金仙說：「不如你我二人以拿他爲名，找著他也一路同走，找不著他，遠遁別方，尋個安身之所，吃一碗安樂茶飯。」王玉也就依著金仙這個主意，拾奪了東西，帶上應用的物件，背了一個包裹，告訴丫頭，可不許你把風聲洩漏，如要走露消息，回來我先結果你的性命。丫頭連連點頭說：「不敢。」二人由後寨出來。守寨的嘍兵說：「三寨主意欲何往？」王玉說：「我們有要緊的事情，不許你等聲揚，此事無論是誰，不許告訴。」嘍兵說：「我們不敢！」二人下了山，順著盤道，直奔苗家鎮而來。越走天氣越晚，走到苗家鎮南，就有四鼓。只見交界牌前，橫躺警臥，俱是被殺身死的七八個人。王玉好生納悶，不知是甚麼緣故。金仙說：「你看前面是甚麼人？」王玉一看，獵戶扔下玉仙就跑。王玉、金仙身臨切近，看是個女死尸，剝的可憐，還是大開腔，細細一看，方纔認出來是玉仙。金仙抱尸大哭，不知被甚麼人所害。王玉也哭了半天，將金仙勸住，說：「咱們上村中去罵，大概準是被村中之人所害，村中可有個不好惹的人。」金仙問是誰？王玉說：「此人叫苗

天雨，外號人稱坐山鷄。咱們山中，連輸過他三陣。大概妹子死在此人的手內了！二人既走到苗家鎮，就見由廣梁大門，踉踉蹌蹌出幾個人，頭一個就是王忠，男女二人，放下包裹，隨即亮刀。王忠掄槍就扎。二個姓王的單刀對花槍，兩個人戰在一處。那邊是金仙與英雲、素花、王氏，大家交手。聚蘊戶掌定燈籠火把，一齊喊叫拿賊。金仙一看，勢頭不好，虛砍一刀，躡出圈外，撒腿就跑。衆人就道：金仙回手，將刀一扔，將練子錘從腰間解將下來，一翻身回來，將練子錘嘩嘩的亂抖。大家一齊喊叫：這個女賊也是這種兵器。鄭素花又將雞爪飛抓亮出來，迎將上去，淨等著他雙錘一齊往上一抖的時節，好拿雞爪飛抓繞他的練子。金仙那裏知道他的利害，果然雙錘並在一處，對著素花一抖，叫素花雞爪飛抓繞在一處，二人彼此一對奪。英雲在後，又是一刀背，硬的一聲，金仙嘆咳栽倒在地，立刻過來就捆。王玉一看，勢頭不好，打算著要逃竄性命，忽見由山上來了一夥人，彼此全都亮兵刃，往上就圍。頭一個就是小義士艾虎，第二個是公子盧珍，第三個是劉士杰，第四個是開路鬼喬賓，第五個是馬龍，第六個是張豹，大家一齊向前躡奔。你道這些人因何到此？皆因蔣爺與鍾雄議論，附耳低言說的那些話，就是派些人從後山上來，——初五日由後山上，去聽見前邊炮響，在後山放火，殺他個首尾不能相顧。問誰願意去？這幾個人願意去。遂帶著礮硝硫磺，引火的物件，前往後山，全從汝寧府奔到此地。一看天氣已晚，不敢就延時刻，來到苗家鎮，見那裏動手。頭一個就是艾虎，眼快，把刀亮將出來，就往上圍。一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說這可是活該！我看你往那裏去？王玉本就心慌，又把他那口刀削爲兩段。王玉撒腿要跑，迎而叫盧珍用刀，砍在肩頭之上，嘆咳一聲，栽倒在地。大衆也就將他捆上。王忠過來，面見衆人，問了姓名。艾虎等自道名姓。王忠一聽，不是外人，先教姑娘迴避。二位姑娘早就把這對練子錘，先拿了去了。然後叫人把金仙擡到院中，姑娘俱都迴避。王忠讓艾虎大衆到家內，艾虎等並不推託，到了家中，至上房一看，停定一口棺木。艾虎等俱是一怔。又一打聽，何故這裏有一口棺木？王忠就把死的來歷，訴說了一遍。艾虎一聽，實在難過。艾虎問王忠：你老人家怎麼也到此處？王忠就把怎麼要上後山打仗的話，說了一回。艾虎說：這就不用了。我們奉蔣展二位大人之命，從後山上去，聽見炮響，放火燒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起身。王忠問拿住的這兩個個人，還是送在當官？艾虎說：交在當官。商暈已畢，艾虎告辭。王忠說：你們幾位道路不熟，我同著你們一路前往罷。艾虎說：要是老英雄與我們同走，大事更好辦了。王忠告訴明白家中的女眷，提了一口短兵刃，同著艾虎六位，一路起身。家中叫他們看著男女二賊，出離苗家鎮，往山上直走。書不重絮，直走到山上，天明辰牌。

光景到了後寨門，就聽見號炮驚天。這七個人奔後寨門，遇見看後寨的老嚙兵一問說：你們從何處而至？語言未了，就作刀頭之鬼。艾虎殺了一個，王忠也殺了一個，轉眼之間，殺了個乾乾淨淨。又往前走，遇有房屋就點起火來，遇人就殺，直到中軍大寨。迎面遇見臧能，將要逃命，早被艾虎一把揪住，舉起寶刀一剝。若問臧能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且說艾虎見著臧能，一把將他扭住，把刀就剝。盧珍說：賢弟且慢，這個人留他的活口纔好。艾虎說：咱們把他放在甚麼所在？張豹說：我抗著他走。就把臧能按倒，四馬倒攢蹄，往起一捆，張豹往肩頭上一抗。大眾就各處放火，逢人就殺。各處火光一起，全奔了寨柵門，往下走，還有四十里路呢。走到臨河寨，天有晌午的光景，就剩了一隻船，艾虎上去，把船上之人結果了性命，大家就上船去，跑到中平寨，又從中平寨搶船。此時大開竹門，就聽見軍鼓大振，火炮連聲，兩下正殺在難解難分之時，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朝天嶺自從失了玉仙，叫王玉去找，也並未見著回信，後來得知王玉與金仙也跑了。無奈之何，總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臧能的主意，初四晚間，叫他們下山，省得明早下山，走四十里地，上前打仗，未免疲乏；今日下山，走這四十里地，一夜之間，也就歇過來了。次日一開竹門就打仗，豈不甚妙？王紀先說：先生真是高才。就留臧能看守大寨。其餘嚙兵，盡都下山。頭一天住扎臨河寨。次日五鼓起身，大眾嚙兵飽餐戰飯，辰刻齊隊。廖習文並廖習武俱都上船，至中平寨。楊平滾帶著四員偏將，早就預備停妥。大寨主一到，就是三聲信炮。這一出竹門，水上擺列船隻，好不威嚴。再看君山那邊船隻，早就擺列的齊齊整整。原來有展南俠、蔣四爺、白芸生、鄧彪、胡列、鬧海雲、龍胡小紀，初四日就奔到君山的船上。三千戶守村的，是閻正芳、徐慶、韓天錦、龍酒、姚猛、魯士杰、史丹、閻齊。如今魯士杰跟著蔣四爺學了八手鎗。這八手鎗教了有三千多遍，剛纔學會了兩三手，實在太笨。可有一件好處，只要記住了，永遠不忘。也是活該，這廟中後殿佛像的旁邊，掛著一對鑰鐵軋油鎗，一問和尚，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日掛的。魯士杰拿著可手，就與和尚討過來了。如今也把他留在這裏，看守三千戶。蔣爺與鍾雄商量妥當，到次日一隊分兩隊，兩隊分四隊，俱已將人派好，前後的接應，兩旁的護哨，號炮一聲，兩下裏亮隊。這一陣可不似先前，退後立斬，只許勝不許敗。見那邊竹門一開，鍾雄這裏一聲令下，把一隻大虎頭舟擺將出去。兩下裏相隔不遠，鍾雄在船上對面答話，說：王寨主請了！

王紀先說：鍾素主請了鍾雄說：王寨主！我好言相勸，你執意不降，可知你們今有出來之路，回去無門。請傳令罷，我可要得罪了。話言未了，一回手，噙就是一飛叉，正又在王紀先那副掩心甲上，將叉撞回來，墜落在船板之上。鍾雄身後，就是王京，叭又叭又，所有的暗器，全都打將出去，俱是空費徒勞，打在王紀先身上，俱都撞將回頭。眾人知道王紀先必是金鐘罩，兩下船隻，往一處一湊，這一陣好殺，也有在船上動手的，也有鑽入水中的，水內交戰，轉眼之間，就有死於非命的，真稱得起強存弱死。楊平滾的船往外一撐，楊平滾手中提定一對三尖刺，正要過來與鍾雄交手。不料從後邊砰的一聲，就是一刀，楊平滾的頭顱，墜於船上。那隻船上，一陣大亂。鍾雄一見，好生詫異。又見那人對偏將交手，轉眼間那三員偏將，俱死在那人之手。那三個偏將，一個叫劉成，一個叫馬大，一個叫方天保，全死了。那個人又殺嘍兵。鍾雄見那人驍勇無比，殺了許多嘍兵，復又躡到廖習文船上。廖習文對著他，發出一枝袖箭，那人一矮身，躲將過去。掃堂刀就砍在廖習文的腿上，栽倒身軀，那人回手一刀，就結果了性命。廖習武見他哥哥一死，氣衝兩脅，說：文俊，你反了嗎？甚麼殺起自己人來了？一擺雙鎗，跳到這隻船上。早被那人一擡腿，踢下船去。在水內被胡小紀，胡列，鄧彪把他拿住，扭往君山後船去了。看看這朝天嶺打了敗仗，嘍兵死的不計其數。後邊接應船王紀祖催船接應，迎面遇見金頭蛟謝充，銀頭蛟謝勇，謝充躡上船去，王紀祖一抖三股叉，謝充翻個筋斗，跳入水中去了。王紀祖一抖身，躡在謝勇的船上，掄叉就砸。謝勇未容叉桿打著，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又與侯建交手，也就在三兩招數，侯建也打入水中去了。王紀祖哈哈大笑，自覺連贏了三陣，以為都不是他的對手。他焉知曉是中了人家的計策？別看都跳入水內，打算要在水內拿他。迎面之上，來了一隻小船，上面站著兩個人，前面那人說：好鳥八的，不要猖狂，老西來也！原來是徐良。就皆因前文說過徐良被捉，被那武生相公，把他拿住，捆好，那人揚長而去。少刻出來幾個家人，把山西雁搭到裏面書房外頭。不多一時，那武生相公抗著也雲鵬，從外面進來。那也雲鵬本是央求那武生相公，在院內暫避一時。相公說：你隨我來，叫他在毛廁內藏著。先拿的徐良後拿的也雲鵬，那相公實在不知二人是誰？皆因徐良說他是賊，我是拿賊的，把也雲鵬抗進來，也就扔在徐良對面。相公問徐良：你方纔說你是拿賊的，在那裏當差？姓名甚名？誰你實說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長，山西人氏，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相公一聽，連忙親解其縛，說：我提個人，你可認識？姓蔣，名平，字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徐良說：那就是蔣四叔。那人說道：原來是老賢姪。徐良說：你就是大叔了。不知大叔貴姓？那個人說：我姓苗，叫苗正旺，外號人稱生面小龍神。徐良說：你老人家是當初在高家

沿治水拿吳澤的那個苗大叔麼？苗正旺說：正是。徐良說：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居住，是甚麼原故？苗正旺說：皆因救了公孫先生，拿吳澤是我天倫怕大人奏事，萬歲封官，我們急急隱遁了。我有個族人在朝天嶺後山，苗家鎮居住，是我叔叔。皆因我有一個二叔，他入了綠林，我們搬在此處，叫避賢莊。我天倫就死在此處。不料賢姪到此，千萬恕我不知之罪！但不知賢姪到此，因為何故？徐良就把開封府丟印，到此找天倫，朝天嶺造反，追下也雲鷗的話，說了一遍。苗正旺說：原來還有這麼件事情，皆因我住在荒村之內，一概不知。賢姪請在這裏住著，我自自道理。徐良說：我展大叔，蔣大叔，在三千戶還等著我呢！我不回去，他們放心不下。苗正旺說：無妨，我自派人與他們送信。徐良無奈，只得在他家內。苗相公預備酒飯，款待山西雁。徐良是滴酒不聞，就是用飯。用飯之時，苗相公叫家人，別缺了那個人的飲食。與徐良談了半夜的光景，問徐良所學所練。山西雁對著苗正旺，把自己所學的，一一說了一回。苗正旺說：我要在賢姪身上，學習一宗暗器，不知賢姪肯傳嗎？徐良說：只要我所能者，任其所學。苗正旺說：你把錦背低頭花裝弩，教給與我。徐良點頭應允。每日晚間，教給與他。白晝也有在家的時節，也有不在家之時。這天早的，用飯，說賢姪，我帶你瞧瞧熱鬧去，該你成功之日了。徐良納悶，就跟著他，帶了自己東西，出門到了河沿。苗正旺用手一招，就來一隻小船。二人上去，搖搖擺擺，未出山，就聽見一陣咕咚咕咚，連聲大炮。徐良問：何處交兵？苗正旺就把今日對敵的話，細說了一遍。徐良此時，恨不能會生雙翅，飛到那裏纔好。繞了半天，方纔繞到馬尾江。徐良說：苗大叔，我在水內打仗，可不行。苗正旺說：水中打仗，非得跳過船去。這隻船跳在那隻船，那隻船跳在這隻船，繞行似你這身體靈便，水中打仗，極其容易。這句話，把徐良提醒，迎面就看見王紀祖連贏了三陣，他一縱身，躡過王紀祖這隻船上。王紀祖用三股叉，對著他一抖。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噹的一聲，把叉削為兩段。王紀祖嚇的膽裂魂飛，剛要往別的船上一躡，忽見水中躡上一個人來。徐良一看，並不認得，約有二十餘歲，黃白臉面，細目長眉，一身水衣，手中拿定單拐。正在那王紀祖往船上一躡，尚未站穩，那人手執單拐，打去，噹的一聲，正打中王紀祖，磕膝蓋上，賊人嘖嘖落水。原來蔣四爺，此時正在水中，殺那邊嘍兵，忽見西邊來了一人，並不認得，亂殺朝天嶺之人，穿著一身水衣，尿泡蒙頭，一隻手拿定單拐，一隻手拿定一個鐵鎚，也有拐打的，也有鎚砸的。死的人不計其數，又拿了王紀祖。王紀祖先見兄弟落水，對徐良就是一槩。徐良用刀一迎，將槩頭削落。白芸生躡到紀先的船上，砍了一刀。王紀祖先槩一迎，芸生撒手一扔。一擡腿，踢在紀先的手上，也就丟槩。二人揪扭，紀先力大，把芸生舉起來，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報陷空島信個個傷悲

且說王紀先力大白芸生力微，半截槩磕飛刀，芸生踢飛他的槩，二人揪扭，把芸生舉起來了。扭項一看，就見山上烈焰飛騰，山上四十里煙雲滾滾，黑霧彌漫，王紀先一看，斷了他的歸路，暗暗叫苦，說的時候遲，那時可快，就在舉著芸生一刻的光景，徐良就發了三枝暗器，俱都碰回。王紀先舉著白芸生正要攢下，芸生急中生計，一回首抽出魚腸劍來，對著王紀先胸膛之上，扎將進去。王紀先死尸栽倒船板，芸生躡在這隻船上。此時就剩下一個七雲鵬，他又換了一十三節鞭，一看勢頭不好，有用之人盡行死去，淨剩下些嘍兵，又見後寨火光冲天，明知事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欲要逃走，焉能得轍？迎面正遇見艾虎搖著船，同了盧珍、劉士杰、馬龍、張豹、喬賓，船上扔著賊能，喬賓一縱身，就躡過來。七雲鵬一掄十三節鞭，嘆嗒墜落水中去了。艾虎說：「不好，救人。早有胡列在水中，把他一馱，救往君山後船去了。」艾虎剛把船一靠，七雲鵬也將十三節鞭打來。艾虎七竅刀，噲的一聲，削去了三節，只有十節鞭，長還有一丈，又一提鞭，那船一歪，連船帶人，全都翻入水中。原來下面，蔣爺帶著胡小紀在水內，盡等著抗船。見淨剩了七雲鵬這隻船，大家全在一邊，往起一抗，自從那邊將船翻了，就把七雲鵬捉住。然後大眾俱都躡上船來。蔣爺爲的開發那些嘍兵的活命，就喊：「所有朝天嶺的嘍兵聽真！你家寨主俱已被捉，也有廢命。你們要知時務，棄暗投明，保你們一條生路。倘若執迷不醒，那時悔之晚矣。」衆嘍兵聞聽此言，全都願意，就跪在船上，拋棄兵刃，哀告求饒。蔣爺收服了朝天嶺那些嘍兵，然後鍾雄鳴金收兵，衆人合兵一處。查點君山，所有死去的五六十人，帶著重傷的也有二三十人，俱在後船調養。徐良過來見禮。所有水裏拿住人的，俱來報功。蔣爺說：徐良，你上那裏去了？徐良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蔣爺說：徐良，你現在那裏？徐良說：「方纔就在一隻小船之上，如今也不知去向。」徐良猛一擡頭，說：「來了！苗大叔！你老人家快來罷，我四叔正要請你哪。」說話之間，苗正旺一笑，說：徐良，你看，那朝天嶺的寨主，刀槍砍在身上，不怕，身邊必有寶物在裏面套著，還不取去嗎？」徐良這纔省悟，立時把一隻小舟追趕過去，到朝天嶺那只大船上一找，王紀先尸首，蹤跡不見。那船上有兩個嘍兵，一問：「你們寨主的尸首那裏去了？」嘍兵說：「方纔有一個人把他抗下船去，不是在那裏剝衣裳麼？」徐良趕緊奔到小船上，叫他們撐到南岸下船，奔至王紀先那裏，再看他的裏邊衣服，蹤跡不見。心中一著急，就見那人，肩膀上背著東西，飛也相似的就走，見一個後影兒，穿一身破爛的衣

囊，身量不甚高，一直撲奔正南。徐良撒腿就追，就是追他不上，一拐山灣，蹤跡不見。徐良垂頭喪氣回來，此時蔣爺把苗正旺讓在船上，大家見禮，問了這幾年的光景，一一全都訴說一遍。蔣爺一聽苗九錫已然故去，歎惜了半天。苗正旺說四哥方纜水中那一個使拐的，你可認識他是何人？蔣爺說不知。又問：你們那開封府的印，可得在手中？蔣爺把沒得的言語說了一遍。苗正旺哈哈大笑，說：可惜你這翻江鼠哇！如今你們將朝天嶽一燒，這印就說在那裏，也不去找。蔣爺聞聽，這話內有因說，必然是你們知道，不然，絕不能這樣問我。苗正旺一笑，叫自己的家人去請。不多一時，駕一小船，來了二位，一個是沈明杰，還有那個使拐的身後還有李珍、阮成，四人一同進來，見了蔣四爺。此時閻正芳、徐慶等，也帶了一千人，前來道喜，全與苗正旺一見。蔣爺說：這位我們認識，叫沈明杰。苗正旺說：正是，外號人稱笑面郎君。這位姓呂叫呂仁杰，外號叫抄木雁子，是我的徒弟。他是上清宮呂道爺的姪子。見了一一全都行禮。沈明杰將開封府的印，獻給蔣四爺。呂仁杰拿著王紀祖蔣爺問他們這印的來歷。沈明杰說：我與那呂賢弟，我哥哥兩個，俱在朝天嶽，教廖習文的暗器是我，教水性是我。呂賢弟，我們就在山上住著，故此我們上山容易。你老人家進去，我就看見了。我從後窗戶鑽進去，就把開封府的印拿了起來，藏在桌子底下去了。你從前面進來，把賊能的印拿去。故此你老人家，不知是我拿去。苗正旺又問道：他怎麼不來？明杰說他不來了。苗正旺說：找他，他不來不行。蔣爺說：又是誰真隱著高人哪？正旺說：他算是我個師弟。去不多時，把這個人找來，倒又認識的，此人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的徒弟焦文俊。由尼姑菴救了他妹子，等二天與他師傅會在一處，要將菴中尼姑殺個乾乾淨淨，被師傅勸住了，僱了駝轎車輛，連他老娘與妹子，谷雲飛同著找苗正旺，安置這裏。谷雲飛離了避賢莊，誰也不知道他準往那裏去了。如今他妹子，又許了呂仁杰。他帶著他老娘，就在呂仁杰同院居住。有苗正旺幾個人商議，就知道朝天嶽，是一個國家大患，不定那時必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為內應。鍾雄與蔣爺一到，呂沈二位，他們裏邊就等著信了。把徐良安置在苗正旺家內，他們大家議論主意，盜印的盜印，救人的救人。將李珍、阮成兩個人，又單安置在沈明杰家裏，也不叫他們出來。等初五日，這纜帶著他們，彼此眾人相會。焦文俊也是蔣四爺帶著他，全都見禮。徐良說：苗大叔有個人剝脫王紀先的衣服飛跑，我也趕不上，不知那個人是誰？焦文俊在旁說：那就是我師傅。徐良說：這就是了。不知山賊裏面，套著甚麼寶物？苗正旺說：他身上裏面套著一副猓糖鎧。你若先前過去，也就得到你的手了。如今後悔也是晚了。這谷雲飛本是瞧看徒弟來了，可巧遇見這邊打仗，自己看看，如若這邊不能勝，他就好拔刀相



助見這邊已經得了勝，再見王紀先不是金鐘罩，身邊必有寶物護體，無心中得了這副猊獐鏡。自古至今的寶物事情出現，一物必有一制。專諸刺王僚之時，就是魚腸劍刺透猊獐鏡，谷雲飛得鏡不提。單說鍾雄得來的船隻，東西物件，就是山中物件，一絲不能到手，全被火中燒化。鍾雄犒賞三軍，款待大家酒飯。艾虎又將後山拿住金仙，王玉殺死玉仙的話，學說了一遍。大家一聽，很覺歡喜。就叫鍾雄暫行奔潼關，聽旨意升賞。將所有拿住的衆人，擇日回京之時，俱都帶往京都，聽旨意發放。等到第四日，有苗家鎮十幾個獵戶，擡著金仙，王玉，見蔣大人，展大人，前來回話。蔣爺將兩個人留下，重賞獵戶。忽然嘍兵進來報說：四大人外面有陷空島之人，叫焦虎求見。蔣爺說叫他進來。焦虎隨命而入，見了盧珍跪倒說：公子大事不好了！我們陷空島，被一夥賊人佔了老爺一腔熱血，都吐出來了，到如今不知生死。盧珍一聽，嘆咤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陷空島怎樣丢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且說焦虎報信，陷空島丢失，皆因白菊花在南陽府，與張鼎臣，紀小泉同走，後紀小泉一人私自單走，這二人就奔了姚家寨。這天正是姚武的生日，大家與姚武拜壽。白菊花到，同著張鼎臣與羣賊見禮，然後到裏面，見他姊姊，復至外面，大家落坐。姚家弟兄，打聽他的事故。白菊花就把他怎麼被人家追的望影而逃的話，一一訴說了一遍。又提徐良是怎樣的利害。姚武說：不妨他們要是陷空島人氏，我們正好報仇。白菊花問：怎樣報法？姚武說：我們家中有一個從人是陷空島的。他說那裏地方寬闊，裏面盡積糧，十年吃不清楚。趁此時節，那裏無人，正好前去搶島。白菊花問：此人是誰？姚武說：此人姓韓，叫路忠，皆因與陷空島有仇。如今在我們家裏，他給出了一個主意，叫我們搶陷空島，勝了姚家寨。白菊花說：把這人叫來，我問問實與不實。不多一時，韓路忠到。白菊花一見，生的是瘦小枯乾，青白面皮，兔頭蛇眼，鼠耳鷹腮。白菊花一問，他就將怎樣寬闊，裏面積糧，足有十年食用。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裏面各處，正是埋伏，縱有萬馬千軍，不能攻破此山。白菊花一聽此言，說這可是活該，如今徐良與綠林作對，過完了生日，就打點包袱行囊，預備駝驢車輛馬匹，扎拴包裹，粗重物件一概不要。正要起身，忽見報將進來，說晏舅爺外面有人找。白菊花出去一看，是火面判官周龍，玉面判官周凱，張大連，皮虎黃榮，江黃榮，海赫，連齊，王剛，柳飛，熊陳，正秦，業常，二，怔，胡仁，房書安。白菊花見羣賊，大家行禮。往裏一讓，見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衆人相見。姚文說：衆

位兄弟，從何處而至？周龍就把上南陽府打捕，遇見徐良，分裂王興祖，拿住東方亮，打死東方清，細述了一遍。姚文說：你們來的正好，這徐良莫不是陷空島徐慶之子麼？周龍說：正是。姚文就把要搶陷空島的話告訴大眾一遍。眾人一聽，齊都歡喜，願意前去。活該陷空島有此大難，一個個乘跨坐騎，把大門倒鎖，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這日正到松江府，找了一個鎮店住下打尖。到掌燈的光景，韓路忠先去探信，過了虬龍橋，看了看，那邊就有三隻船，上面俱都點著燈火。韓路忠暗暗歡喜，轉身回來，直奔店中。韓路忠說：這纔是相巧的機會，我到虬龍橋，那裏停著三隻船，我們先去將這船搶過來，大家上船，再奔陷空島，那就省事。眾人一聽，皆大歡喜。飯錢店錢，俱已給清楚，復又上了車輛，直奔虬龍橋而來。仍是那三隻船，先告訴女眷們，不可下車。白菊花、火判官、周龍、周凱三個人把刀亮出來，一躍身躡躡躡，往船上一躡，可巧船後邊有個拉尿的，那人正在那裏走動，忽見影抄抄來了一夥人，躡上船來，嚇的他嘆咚跌入水中去了。船上男女一齊問道：是甚麼人上船？連問數次，這裏並不答言，直奔船艙外面站定，出來一人殺一個，出來二人殺一雙，轉眼之間，唵唵唵，一陣亂殺，嘆咚嘆咚全都扔下河去。可憐那老叟、孩童、中年漢、少婦、長女，盡都結果了性命。叫韓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車來，車內的東西全都搬在船上。然後大家上船，直奔陷空島。不多一時，至島下船，東西叫韓路忠帶路，叫婦女們等著，大眾一齊過去，過了通天玉乳。韓路忠告訴眾人，不可錯走，找玉乳的白點而行。至盧家莊，到盧方門首，有韓路忠帶領眾人，直奔五義廳。有打更的看見，一問是誰？這裏就亮兵刃殺人。這一殺更夫，可就亂了。那鑼嚕嚕的一陣亂響，又亂殺那些更夫，那更夫又一亂嚷亂躡，猶如驚天動地一般。暫且不表。且說盧方辭官不做，在家中納福。先是在紫竹院，與老夫人一處安歇。如今有了兒婦，有些不便，搬在五義廳安歇。這日夜得一夢，夢見白五老爺，山外面進來，告訴此處不可居住。問他因為何故？白玉堂說：你急速搬出此地，如若不搬，有大禍臨身。又問是怎麼事情？白玉堂說：你來看。忽然間，見那座五義廳倒塌下來。盧方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這日吃完晚飯，到安人屋中，告訴這段情由。行至院中，一聲咳嗽。婆子說：員外到。安人吩咐請盧方進屋落坐。安人問：老爺可曾用過飯了？盧方說：飯倒是吃過。昨日晚間夜得一夢，大大不祥。安人問：所得何夢，這等驚慌？盧方把夢中言語，細說了一回。安人說：夢是心頭想，你是思念五弟，方有此夢。盧方說：不然，五弟死後，他誰也沒給託夢，他與我託過一夢，已經應驗。他叫我早離陷空島，方免大禍臨身。安人說：如今又不作官，有甚麼大禍呢？盧方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再說我這幾日肉跳心驚，不知爲了何事。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外面鑼聲亂響，說

聲：不好，你可曾聽見？安人說：必是那裏失火。盧方說：這不是失火的聲音，這是四面八方一齊響，怎麼是失火呢？夫人一聽，果然不錯了，叫婆子出去看看。剛一出來，碰見焦虎問：員外現在那裏？婆子說：現在屋中，有甚麼事情？焦虎說：沒有工夫告訴你，急跑至屋中，見了員外，說：大事不好了！不知那裏來了些羣賊，把五義廳佔了。盧方一聞此言，嚇了個膽裂魂飛。幸而好，盧方衣服靴子兵刃，全在紫竹院安放著呢！立刻教安人開箱子拿靴子，安人先就嚇的魂不附體，如何拿得上來？倒是婆子把箱子打開，拿出靴子來。盧方先把長大衣服脫下，用抄包將腰扎住，脫去厚底雲履鞋，穿上靴子，由牆壁上把刀摘下來，抽出鞘外。焦虎在前，盧方在後。一回頭告訴婆子，請少奶奶預備兵器與賊人交手。婆子答應，往後面就跑。盧方問：從甚麼地方進來的？焦虎說：由前邊來的。盧方又問：他們怎麼進得通天玉？焦虎說：不知，大概總有我們陷空島裏頭的奸細，要是沒有裏面之人，萬萬到不了五義廳。由月樑門往五義廳前一跑，就見裏面有男有女，把更夫殺得可憐。只有一件好，羣賊不往別處去，卻是韓路忠說的，離五義廳兩箭多遠，東西南北，就不曉得有甚麼埋伏了。故此羣寇，誰也不敢離了五義廳這個地方。此時盧方一到，說：你這一夥強寇，該死的奴才，從何處而來？盧方剛往上一躡，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手中一條鐵棍。盧方剛一擺刀，從背後躡出一人，說：老員外，且慢動手，待我拿他。盧方一看，是焦得良，乃是焦虎的大兒子，二兒子叫焦得善。此人手提一條花槍，往上就扎。被姚文單手，用棍往外一磕，噹啷一聲，一翻手吧，一棍，焦得良閃躲不及，死於非命。這焦姓原是盧方家的義僕，全是受盧姓之厚恩，如今出了這樣之事。焦得良一死，焦得善就要上去，破口大罵，說：好賊人！你們是那裏來的？盧方把他一把揪住，見他是個小孩子，如何能與賊人對手？盧方往上一躡，把刀就刺。姚文也打算單手棍一掄，磕飛這口利刃，焉能得發？盧方把刀一抽，姚文一反手要砸盧爺。盧方一低頭，跟進去用刀就刺。姚文用棍一撩，噹的一聲，震的盧方虎口疼痛。老英雄將身一橫，把死扔於肚皮之外，這口刀上下翻飛。衆賊一見，怕姚文不是他的對手，姚武、周龍、周凱、張大連、白菊花衆人等，一齊上去，把盧方一圍。盧方並不懼怕，也不力乏，東擋西遮，觀前顧後，一個人與大家交手。也虧得焦虎與得善父子兩個，在盧方一左一右保住了，盧方這纔不能受傷。累的汗流浹背，喘吁不止。暗暗心中忖度：怎麼少奶奶還不出來？他皆因在後院，忽聽一陣鑼鳴，叫婆子出去打聽。不多一時，有前邊婆子慌慌張張進來，說：少奶奶大事不好了！五義廳被賊人佔了！員外爺出去與賊人交手，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戰。小霞一聞此言，帶領四個丫鬟，金花，銀花，銅花，鐵花，俱都換了利落衣襟，短打扮，各帶袖箭，找了一個胖大的婆子，把

安人背起來，這婆子也拿了一口單刀。衆人從裏面往外一闖，來至五義廳前，吧吧吧一陣神箭，打的羣寇頭昏腦暈。自來就閃開一條道路，焦虎拉著盧方往外就跑。到了通天玉乳，盧方一回頭，見羣賊又把少奶奶圍住，盧方一急，一張口，哇的一聲，把一腔熱血全都倒將出來。眼前一陣發黑，往前一栽，被焦家父子一攙。盧方就覺渺渺茫茫，目往上一翻，渾身冰冷。要問盧方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且說盧方出來，復又往上一闖，心中一急，把一腔熱血倒將出來，眼前一黑，幾乎栽倒，被焦家父子攙住。盧方此時人事不省，撒手扔刀，焦虎把盧方背將起來，焦得善檢刀，過了通天玉乳，展小霞也就隨後跟來，羣賊那裏肯捨緊緊的一追。就有牛壞心的，要把小霞劫住。那婆子背著老太太先走，少奶奶在後，走通天玉乳，焦得善告訴他們，腳找白點，方能過去。羣賊仍然追趕，也就過了通天玉乳。前面焦虎背著盧方正走，迎面碰見丁老爺、丁二爺，帶領四五十人前來。因何得知？皆是拉尿之人，掉在水中，在水內遠遠望見羣賊在船上殺人，又奔陷空島去了。這個人會水，他上菜花村，與丁兆蕙、丁兆惠送信。丁家弟兄帶領衆人，撐船過蘆葦蕩，到陷空島，棄舟登岸，遇見焦虎，一見盧方僅有呼吸之氣，叫焦虎先背上菜花村去。又見小霞，也叫他們上菜花村去。丁家弟兄把羣賊擋住，用湛盧劍，亂削賊人的兵刃。羣賊敗走。丁家弟兄率領衆人，追至通天玉乳，那裏韓路忠教揭翻板，他們就過不來了。羣賊過去，叮噹亂一揭翻板。丁家弟兄無奈，只可回去。忽見從山窟窿裏鑽出一個人來，見了家弟兄，雙膝跪倒。這二人一瞧，是費七，說你作甚麼來的？那人說道：我家四老爺現在潼關，速去找來，可以治這夥賊寇。我等在裏頭，以爲內應。引賊來的，是我家逃走家人叫韓路忠，並不知這夥賊的名姓。丁家弟兄二人一聽，說同我們上船罷。回奔菜花村，進書房把盧方搭在軟榻之上。丁兆蕙遂寫了一封書信，叫焦虎上潼關請蔣平去。焦虎拿著書信，到潼關，說明來歷。過了潼關，到馬尾江，蔣平把他叫進來，問明情由。盧珍聽見，先就死過去了。大家把他喚醒過來。展熊飛說：蔣四哥，咱們大家回去設法，往回裏奪就是了。蔣平說：你焉知曉此島失之易得之難。此時徐慶仍是啼哭。蔣平說：三哥此時哭會子，也是無益，把陷空島奪回來，纔對得起大哥呢。蔣平叫南俠、徐良、于義三位，先奔京都，拿著開封府的印信回京，見包公稟明此事。叫艾虎上臥虎溝，請沙龍去。把拿

住的這一干賊人，交在潼關好好的看守，聽候旨意，千萬多加小心。君山之人，就在此處駐扎。所帶之人，徐慶、胡小紀、胡列、鄧彪、李珍、阮成、史雲、呂明杰，把徒弟魯士杰留在這裏，他與于奢、韓天錦對勁，叫于奢教他習那手鎗，渾人對渾人，倒好學練。這一干衆人都在這裏守護潼關。盧珍不必說，總要回去的。白芸生也要跟著一路前往。展熊飛問道：蔣四爺這韓路忠與陷空島有甚麼仇恨？蔣平說：這個人他盜陷空島的東西，我把他打了一頓，他纔行出這樣事來。展南俠說：務必先把這廝拿住，碎剮萬剮，方消心頭之恨。蔣平說：要拿先是拿他，書不重絮，單提蔣平帶領衆人，直奔萊花村而來，曉行夜住，那日到了萊花村，有人報將進去。丁家弟兄迎接出來，大家見禮。蔣平先打聽盧方病的生死輕重。回說：現時請醫調治，不至有性命之憂。衆人這纔放心。到裏面書房，見盧方昏昏沉沉，蔣平心中一憐，徐慶放聲大哭，盧珍哭的死去活來。盧方在軟榻之上，微睜二目，見著蔣平十分歡喜。蔣平過去說：大哥不必憂心，好好保養精神。有我等在此，準能結果賊人的性命，把我們陷空島奪將回來，難道說你還不放什麼？盧方點了點頭，再問也就不說話。盧珍跪在那裏盡哭。蔣平說：你只是哭，叫你天倫不好受，想主意報仇就是了。盧珍止住眼淚，等了幾天，北俠同黑妖狐智化、雲中鶴魏真到來。原來是智化出家之後，同著魏真瞧看北俠去了。正在大相國寺那裏，聽見這個凶信，連魏道爺一併趕來。進門先看盧方，一見盧方昏迷不醒。蔣平說：倒不必與他說話了，他心中難受，把大眾讓至廳房。北俠、智化一打聽，兆慈把此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平的事情，蔣平把潼關的事情，也就說了一回。智化說：我自從出家之後，在廟中，外面的甚麼也聽不見。後來議論破島之事，蔣平說：叫我三哥前邊引路。徐慶就問：何時可去破賊？蔣平說：我們就等等人，現時人還不彀哪。果然沙老員外到了，同著孟凱、焦赤、帶著秋葵、鳳仙、甘蘭、娘兒、甘媽、媽、女、脊、全、讓在後面去。老員外一見盧方，淚如雨下。蔣平勸解半天，也至上房屋中，一同落坐。本打算第二天前去破島。有午時光景，有南俠、于義、徐良，從外面進來，同著一個黑面的和尚。大家全都一怔，見那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面如鍋底，類若北俠一般。南俠先給一見，說：這就是馮老爺的叔丈，號爲牛鐵佛。與大眾一一相見。蔣平先問開封府的事情。展昭就把印信呈於包公，剿滅朝天嶺的事情，拿住王爺手下的前站二賊，連新來拔刀相助之人，所有大眾，與君山立功的，皆有有名，包公全都入摺本。次日奏聞高、天子降旨，所拿一千人犯，俱在潼關正法。所有衆人，仍在潼關駐扎，等拿獲王爺之後，另加升賞。丟陷空島的事，可沒奏聞。包相爺格外給了一套文書，准其在松江府調兵。韓彰一聽見這個事情，一定要來，哭的死過去好幾次，我好容易把他攔住。蔣平說：很好，你們來得正巧，我們

打算今日晚間前去奪島。展爺說：四哥多等個一半天再去。蔣平問：甚麼事情？展爺說：我的賤內，他聽見此事，也一定要來。並且有馮淵未過門的妻子尹小姐，也在我們家中住著呢！皆因是牛鐵佛與他姐姐，帶著他甥女入都，完其姻事；不料馮淵出差，就找到我家中去了。一提卻不是外人，就在我家中住下。這位尹小姐聽見此事，亦願前來拔刀相助，幫著我們拿賊。他們明日準到。蔣平說：可以使得。南俠說：我先看活盧大哥去。蔣平同著到屋中，見了盧方，睜眼看了看南俠。蔣平說：盧大哥展護衛，幫著奪島來了。盧方點了點頭，並不多言。展爺飛就知道必是心中難受，轉身也就出來，到了外面。家人進來報：沈爺到。沈仲元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蔣平說：仲元從何而至？沈仲元說：我要上三教寺，見歐陽哥哥，還漫到三教寺去呢。我先到大相國寺，纔知這裏事情，我由大相國寺而來。我先看哥哥去罷。蔣平說：這是可真湊巧，也沒想著你到。沈仲元到屋中看了看盧爺，瞧著也是心中十分難過。叫了半天，盧方連眼也沒睜。沈仲元也打聽了一回，蔣平對他一一學說了一遍。到了次日，展太太到。女眷們一聽了大奶奶，二奶奶迎接出去，姑奶奶到家，焉有不迎接之禮？連尹青蓮俱都迎接進來。全有展太太，給一一見過，女眷全都入後院去。忽見有一個人，從外面跑將進來，就是費七，見著大眾，磕了一回頭。蔣平問：陷空島裏的事情，你可知道？費七說：裏面的事情，我無一不知，我特意前來送信。蔣平說：我們今日晚間，就要去破島。費七說：不可。後天是姚文的生日，他們相中了一個地方，在玲瓏島的底下，綠蔭別墅那裏，大家全與他賀壽。要是進去，就可以把他們堵在那裏，一個也不能跑。蔣平說：你先回去，大員外死不了，你只管放心罷。費七回去不提。到了後天，大家吃完了晚飯，徐慶等全換上夜行衣，帶上兵器。徐慶、白芸生、艾虎、盧珍、智化、徐良、魏真，這些人從後山而入。餘者眾人，全是二官人預備船隻，大家上船，女眷們上了後邊那隻船上。前船由蘆葦蕩過去，行至陷空島。丁家弟兄的家人，連男帶女，足有一百餘人，陸續上山，過了通天玉乳，穿過五義廳，直奔綠蔭別墅。徐慶由子午窟進來，大家全會在一處，到了綠蔭別墅。眾人一齊嚷：拿賊裏面正是姚文。姚武、白菊花等，帶姚文的妻子晏春、姚武的妻子、丫鬟、丫頭，俱在那裏歡呼暢飲。忽聽外面一亂，房書安說：不好了！大家就脫衣服，抄傢伙。眾人出來，見面就是兩個僧人，一黑一紫，一個拿著一條鐵棍，一個拿著一根禪杖。姚文、姚武往上一擁，兩根棍並與姚文奔到，用棍對北俠就打。北俠用盡平生之力，對姚文橫著一磕。姚文拳受不住，先撒一隻手，那隻手也拿不住了，橫著手將出去多遠。不料沈仲元往前一跑，那棍正打在沈仲元太陽穴上。沈仲元嗚呼哀哉，歸陰去了。後面人全都一怔，還沒結果賊人，先損自己一人。北俠一氣，一回手

吧的一聲，就把姚文打死。姚武與生鐵佛，二棍一碰，噹的一聲，震得姚文虎口疼痛，三五個回合，被生鐵佛結果了性命。周龍被徐慶一刀殺死。周凱用刀一砍呂明杰，他用左手拐一迎，右手的鐵錘，嘖嘖一聲，止扎在他的左眼，回手一刀，結果性命。白菊花一見勢頭不好，回身就跑。小英雄往下一追，要問盜賊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且說白菊花一跑，衆賊無心動手，三尺短命丁也要逃命。被于義一鏢，正中太陽穴，立時喪命。王剛、柳飛熊過來一圍北俠，三五個回合，先打死一個王剛，後打死一個柳飛熊。陳正、秦業二人，圍住劉萬通，被他未戰數合，俱在棍下廢命。常二怪過來動手，被魏真一寶劍劈爲兩半。胡仁死在智化之手。張大連被蔣平一刺，扎在嗓上，結果了性命。黃榮江、黃榮海，被展熊飛用寶劍，先削了他們的兵刃，然後結果了性命。房書安被鄧彪、胡列兩個人圍住，不能取勝。房書安撒腿就跑，上了山頂。剛要往後山跑，迎面撞著徐慶，一看這個沒鼻子之人，氣往上衝，一擡腿把這房書安踢倒，咕嚕咕嚕，滾在半山腰中，可巧有個大山窟窿，嘖嘖一聲，墜落下去，大概也就死在裏頭了。柳旺過來一刀，被丁兆蕙用寶劍把他刀削爲兩段。丁兆蕙過來一刀，結果他的性命。赫連齊剛要跑，被盧珍在後脊背上，一刀結果了性命。晏賽花手中一對鐵蒺藜，迎面遇見秋葵，用渾鐵棍一碰，噹哪一聲，緊著又上去幾個人，是展太太、展小霞、蘭娘兒、鳳仙、尹青蓮，衆人往上一圍。還有姚武的妻子，使一對繡絨刀，大家亂殺一陣。戰殺多時，尹青蓮一鏢，就先把姚武的妻子打死。然後衆人戰晏賽花，工夫不小，不能取勝。晏賽花十分驍勇，展小霞一枝袖箭，正打在晏賽花哽嗓之上，嘖咚栽倒。大家正在氣忿之際，批叻拍叻一路亂砍亂扎亂刺。又聽得噹哪一陣鏢鳴，燈球火把，俱拿著長短傢伙，原來是費七、費八、陶五、陶六，帶領陷空島衆人，早把韓路忠拿住，捆綁在那裏，並沒殺他。往上一圍，淨殺的是姚家寨的家人，連男帶女，丫頭婆子，一名沒剩，殺了個乾乾淨淨，尸橫滿地，血流成河，怕沒殺得乾淨，前後去找，再要遇見，仍然是殺。且說白菊花捨命的一跑，後面的這些人，那裏肯容他跑在前邊，一片是水，其名風雨灘。白菊花心中，知到你們全不會水，心想著跳入水中，暫避一時。也是他惡貫滿盈，陽壽該終，要往前跑，知道前面人多不敢去，往後跑，後面獨木橋又撤去了，明知這灘是一片死水，又不通別處，只可在水中暫避一時。倘若不行，就要死在水內。徐良說好鳥八的，又下水去了。回過頭來，就見李珍、阮成、呂仁杰、

北俠等也都到了。徐良嚷叫：何人會水，下去拿人！呂仁杰先跳入水中。李珍、阮成隨後也跳入水中。蔣平也到了。呂仁杰趕到白菊花面前，用刀就砍，在水中砍人最難，往上一蹶，使了個洒水法，露出身子在水面。白菊花用刀一砍，呂仁杰用左手拐一架，右手就是一鋼鎚，將他左眼砸瞎。白菊花哎喲一聲，緊跟著又是一鋼鎚，把白菊花右眼砸瞎，復用拐打在右眼之上。白菊花本打算自殺身死，被拐一打，撒手丟刀。阮成、李珍兩個人過來，把他二臂一擰，拉上岸來，衆人亂刀一剝。這也是他一世到處探花，也不知傷了多少少婦閨女，報應循環，將他剝完之後，天光也就快亮。派人前去，到萊花村送信。水內人上來換了衣服。蔣平派人告訴盧方，盧方聽說，心中大喜，病體類若好了一般。衆人將他搭回陷空島，自己要與大衆行禮道勞，蔣平把他攔住，說：衆人也不能在此久待。所有殺死之人，全拋棄在山澗之內。活捉的韓路忠，當著盧方面前，凌遲處死，尸首也丟在山澗之內。把沈仲元尸首，用棺木盛殮，等甘媽媽走的時節，教甘媽媽帶回蔣平與衆人，俱要告辭。盧方不教走，等著我的病體全愈，你們大家再走。就是蔣平沒走。北俠告辭回廟。雲中鶴、智化、劉萬通，也要起身。忽然間潼關信到，寧夏國、襄陽王到了潼關，紮營下寨，特來報信。蔣平說：這可不能不走了。所有之人，全都奔潼關。盧方也不能攔阻了，大家告辭。非止一日，到了潼關。原來這裏，早就打上仗了。皆因是蔣平走後，襄陽王在寧夏國得信，也雲鵬也，信到寧夏國，襄陽王直氣得渾身亂抖，幾乎把王爺氣死。寧夏國的國主說：王爺何必這般大怒，就此興兵就是了。襄陽王親帶人馬，整整的五萬，全是寧夏國之人。襄陽王手下將官，領八方王官、雷英、黃面狼、朱英、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裕、袁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寧夏國的大將曹雷，有萬夫不當之勇，統大兵直奔潼關而來，安營下寨，號炮三聲，紮下大營。這裏探馬早已報進潼關。總鎮蓋一臣，升帥府廳，與鍾雄議論軍務大事，先派人八百里加緊，上陷空島送信。後派人在城上，多設灰瓶炮子，滾木、掃石，聚齊衆將。鍾雄親身率領人馬，出城另紮一營。又有藍旗報道：襄陽王下戰書，明日打仗。鍾雄給一回書，明日正午開兵。先與蓋一臣送信。蓋一臣帶領偏裨牙將，預備戰馬，明日五鼓，飽餐戰飯，掌號齊隊。就聽那邊，也是號炮三聲，兩下裏一亮隊，旗幟認標，空中揚擺，兩杆黃門旗，黃曲柄傘，下是襄陽王五龍珍珠冠、黃袍金甲、玉帶皂靴。上首有一員大將，身高一丈開外，紅袍金甲，面如赤炭，紅眉金眼，手中提定八楞紫金鎚，看那鎚分量，實在不小。下首垂八卦旗，另有四杆黑方旗子，下面一匹黑馬，一個黑人，是道家的打扮，披散著頭髮，一張黑臉，如墨一般，黑髮蓋著臉面，直看不出五官來，背後全是頭髮蓋著。懷中抱一杆黑旗。鍾雄等不解其故。襄陽王那邊一聲吩咐，何人出馬？雷英答應待



小臣生擒進帳。襄陽王囑咐小心。雷英一催馬，手提大砍刀，闖將上去，說對面聽著快叫鍾雄答話。這邊報事軍，肩擔令字旗，馬前跪倒，說那邊來人，請鍾帥主出馬答話。鍾雄把令旗箭筈，交與八臂勇哪吒王京。又一擡腿，摘下五鉤神飛叉，跨下一用力，催馬向前。二人身臨切近，鍾雄略一住馬，說來者莫非是雷王官？雷英說：王爺待你不薄，一旦之間，歸降大宋，如今還敢催馬向前，你的良心何在？早早馬前受縛，省得雷某費事。鍾雄一笑，說：叛臣，你不要任性。雷英說：你別走，吃我一刀！話言未了，人到馬刀也到。鍾雄剛要與他交手，背後一人，催馬向前，說：主帥待我拿他。鍾雄回頭一看，是神刀手黃壽，手中一口嶼嶼古月象鼻刀。二人見面，並不答言，催馬撞在一處，掄刀就刺。雷英接架相還，二馬相交，兩下裏畫鼓頻敲，軍威大振。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未分勝負。襄陽王一聲令下，鳴金收兵，噹啷一棒鑼鳴。雷英說：我王爺鳴金收兵，容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捉你。鍾太保這裏也是一棒鑼鳴，黃壽旋馬而回。兩下撤隊，各自回到營中，犒賞三軍，準備明朝打仗。至晚間傳口號巡更。次日五鼓，飽餐戰飯，已牌時刻，掌號齊隊，正午亮燈，照頭一天一樣，兩下裏全是一字長蛇陣。那邊是金鞭將盛子川出馬。這邊一聲吩咐，那位將官出馬？頭一個姓吳，叫長道，說未將出馬。拍馬向前，手中一條槍，對著盛子川心窩就刺。盛子川用豹尾金鞭，往外一磕。吳長道就撒手丟槍。二馬一滾，盛子川一翻身，吧拉一聲，正打在背脊之上。吳長道墜落鞍韉，死於疆場之上。盛子川回去報功。總鎮又問：那位出馬？偏將林維說：未將願往。那邊是曹德裕出來，外號人稱三手將。二人見面，問了名姓，催馬交手。林維使一桿花槍，曹德裕使一根水磨竹節鞭。別看林維氣力雖大，槍法來得巧妙，二人戰了四五回合，曹德裕就跑。林維一貪功，往下就追。曹德裕一回首，吧拉就是一鏢，正中林維哽喉，翻筋斗落馬。蓋一臣又問：何人出馬？有人答言：說小將願往。總鎮一看，此人姓宋，名叫宋升，手中使一柄青龍偃月刀，拍馬向前。那邊是賽玄壇崔平穿黑掛皂，半部剛髻，手中使竹節鞭。二人鞭對刀，戰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崔平旋馬便走。宋升一追，追了個首尾相連。崔平往旁邊一帶馬，一翻身背，這就叫回馬鞭。正打在宋升胸膛之上，翻身墜馬，死於疆場之上。鍾雄一看，勢頭不好，連輸三陣，與總鎮蓋一臣商議。蓋一臣氣往上衝，要親身出馬。後面一員老將說：總鎮大人，殺雞焉用牛刀，待末將擒他。蓋一臣說：老將軍小心了！此人拍馬向前，手使一柄巨齒飛連大砍刀，來至戰場。那邊周通出馬，手使枯骨鞭，說：來將遁名受死。老將軍說：大宋國朝，潼關總鎮麾下先鋒官楊壽中是也！你叫何名？回答道：我乃小靈官周通的便是。楊壽中說：無名小輩，過來受死。二人戰有二十餘回合，不分勝敗。別看他上了年歲，銀髻飄擺，打上仗，就最好詐無比。也是活該，二馬一

衝過去，復又旋馬回來，往當中一湊，馬失前蹄，被周通一鞭打死。周通回去報功。鍾雄一看，連傷了四員大將，如何是好？正在爲難之際，韓天錦一人當先，並不答言，拉棍往外就跑。對面雷英出馬，也未曾通名問姓，過去二人交手。韓天錦向他頂門，用棍砸將下來，雷英翻身落馬。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且說潼關這邊，連傷四將，全是現任職官。總鎮一看這番光景，也覺擔架不住，打算親自出馬。這邊站殿將軍，拉棍跑將出去。那邊是雷英出陣。一個是在馬上，一個是在步下。韓天錦用盡平生之力，泰山壓頂，往下一砸。雷英用力橫著往上一迎，他如何架得住天錦這一棍？二臂一軟，連刀桿子帶棍，往下一砸，砸了個腦漿迸裂。總鎮見了，十分歡喜，吩咐一聲催將，戰鼓亂敲，以振軍威。韓天錦也不懂得那些事情，仍然拉著棍，在那裏亂亂。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著有氣，傷了他一員大將，又問那匹出馬？仍是金鞭將盛子川催馬向前，他見雷英被這斷一棍打死，算計主意，逢強智取，遇弱活擒。自己一催馬，韓天錦舉棍就打。盛子川用磕膝蓋一點馬，前夾腩，那馬斜著一搶上，垂首。韓天錦這棍空磕，力氣使的太猛，噹的一聲，砸在地上，往前一栽。盛子川一翻背，用鞭對著韓天錦打將下來。不料韓天錦一棍打空，也是在氣惱之間，用右手一掃，吧的一聲，正掄在那馬後膀之上。盛子川的鞭剛一黏脊背，他就從馬後摔下去了。天錦翻身，一棍打下，砸的骨斷筋折。這邊是仍打催軍鼓。那邊曹德裕帶馬出陣。韓天錦是個渾人，想出一個渾招數來，馬還未到，單用手用棍，就著馬腿，吧的就是一棍。曹德裕拍馬向前，還未能近身，剛要帶馬斜著一跑，竟然躲閃不開，吧的一聲，馬的前腿已折。曹德裕早就甩鐙躡下馬來，不敢交戰，往回裏就跑。韓天錦就追上，一棍打死。總鎮一聲下令，喝金收兵，噹哪一聲鑼鳴。韓天錦還算懂得，拉棍回身就跑，剛一回隊，也不會說甚麼，就奔于奎那裏。魯士杰也趕過來，說大小子，你連殺了他們幾個？韓天錦說殺了三個。忽見那邊紅門旗，往兩旁一閃，咕咚一聲炮響，閃出一員大將。鍾雄說：那位將軍出馬？言還未盡，韓天錦拉著棍，又跑出去了。他本是大渾小子一個，打算是出去就贏哪，可巧正遇見敵手了。卻是寧夏國的曹雷，見王爺這裏，連輸了三陣，他一馬當先，見又是韓天錦出陣。天錦見這個人，跳下馬來，也有一丈開外身軀，金盔，金甲，烈鬚，獅鬚，帶繡花戰靴，面如赤火，紅眉，金眼，雙插雉尾翎，一對狐球，跨下一匹胭脂馬，鞍轡鮮明，合著一對

八楞紫金鎗，勒馬橫鎗，臨場討戰。韓天錦一到，曹雷問來將通名。韓天錦答言：我叫爺爺。曹雷說：匹夫滿口亂道。韓天錦舉棍就打。曹雷使雙鎗，用盡平生之力，往外一架。就聽噹哪一聲，韓天錦撒手摔棍，震的虎口疼痛，吧吧吧往後退出好幾步去。仗著曹雷鎗沉力猛，要不是馬戰，韓天錦性命休矣。他抹頭就跑。曹雷一得手，旋轉馬來一瞧，天錦早就敗下陣去，並不追趕。復又叫陣。鍾雄問：那位出馬？神刀手黃壽拍馬向前。二人見面，通了名姓。神刀手黃壽把刀就刺。曹雷用單鎗一隔，噹哪一聲，撒手摔刀。二馬一錯，曹雷把右手鎗，往左脅下一夾，伸右手把神刀手黃壽，從馬上抓將下來，往地下一摔。嘍兵過來，將他捆上。仍又過來討戰。這邊花刀楊泰出馬，二人交手。楊泰使的是青龍偃月刀，剛往上一遞，他也是照樣右手鎗往外一隔。花刀楊泰不能敵住，撒手摔刀。又把他提過去，往地上一摔。嘍兵把他捆起來，搭往那裏去了。復又叫戰。鐵刀大都督賀昆，雲裏手穆順，一個在馬上，一個步下，穆順不喜馬戰，二人一齊出陣。馬上的是一口闊扇板門大砍刀，一個是一口單刀。穆順跟著賀昆馬後，心想著要暗算敵人。馬臨切近，早就看見賀昆刀對著曹雷頂門就刺。曹雷用左手鎗一隔，右手鎗往下一砸。賀昆用刀一架，擊受不住，撒手丟刀。眼瞧著鎗落下來了，一著急滾鞍落馬。砑的一聲，將那馬的骨斷筋折，喪在疆場。賀昆爬起來要跑。曹雷手下，有二十名小隊削刀手，剛一起來，被削刀手擒住。穆順往起一躍，有一丈多高，手中刀往下就刺。曹雷把左手鎗，往鞍轡上一掛，右手鎗往外一磕，噹哪一聲，把穆順的刀磕飛。曹雷一探身軀，伸手就把穆順的腰帶抓住，往上一提，橫擔在馬鞍轡上。旋馬便回，要見襄陽王前去報功。金鎗無敵大將于奢拉著鎗出來，大叫叛賊休走。將軍爺到了曹雷回頭一看，一撒手把穆順往地上一摔，叫人綁起來。一旋馬，與于奢撞在一處。見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黃袍黃臉，手提雁翅鎗，不容分說，往下就打。曹雷不慌不忙，用鎗一噹的一聲，將鎗頭砸彎回來了。于奢出世以來，沒吃過這樣苦頭，把兩隻手虎口震裂，前手實拿不住鎗桿，就剩一隻手。拉著往回裏就跑。那鎗就像耙子一般，把地耙了兩道大溝。曹雷又見那邊出來一騎，馬上面一個小孩子，有十五六歲，穿著一身紅衣裳，拿著一對鑽鐵軋油鎗，說：我殺你來了。用單鎗往下一砸。曹雷倒不忍傷害於他，心想著用單鎗一帶，將他帶下馬去。焉知曉兩鎗一碰，就覺沉重，剛剛的隔開這一鎗，緊跟著那柄鎗打下來了，小爺用了個十分力。曹雷用平生之力，鎗碰鎗，往外一噹，噹哪一聲，並沒磕動。鎗到頂門，往下一落，吧一聲，把曹雷砸了個腦漿迸裂，死尸栽下馬來。小爺說：殺了一個，還有誰來？就見左哨黑八卦旗一分，咕咚一聲炮響，出來了一個黑老道，黑衣服，黑馬，黑頭髮，蓋著黑臉，身後背定寶劍，頭挽道冠，手中抱定黑

旗子馬臨切近，一抖黑旗子，小爺落馬。那邊王京衝馬而出，迎面先就是一槍。老道一閃身，一抖黃旗子，王京落馬。又出來兩個步下的，謝充謝勇，剛要施展暗器，被老道一抖黑旗子，二人栽倒在地。謝寬又出陣，老道一抖黑旗子，也躺下了。忽然起一陣大東南風，襄陽王鳴金收兵。鍾雄這裏也就撤隊回去。鍾雄與蓋一臣升帳，議論軍情，陣亡四員偏將，叫人家生擒了九員大將，如何是好？非等蔣四大人到不行。次日與襄陽王下戰書，第十日開兵打仗。第八天上蔣四爺到，大家相見，鍾雄先行打聽陷空島的事情。蔣平把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隨着就問潼關之事，鍾雄就把那邊有個妖道，怎麼生擒咱們之人，怎麼陣亡了四員副將。衆人一聽，全是一急。徐良說：我今天晚間到他營中，探探虛實，再作道理。艾虎、白芸生、劉士杰、呂仁杰、沈明杰、盧珍，全都要跟去。蔣平展昭說：千萬小心！用完了晚飯，天將二鼓，徐良說：四叔要是見裏面火光一起，你們立刻點起兵將，殺奔前去。要是我們裏頭不得手，可就不放火了。蔣平說：是了！你們總要謹慎方好。大家俱換夜行衣靠，出了轅門，直奔對面而來。這幾天那邊也挖了戰壕，也打起半截牆子，上面有人巡更。徐良一飛石，打下一個人來。衆兵只顧看那人納悶。這七個人，全都躍將過去，繞至右營，從中軍帳後，扎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見一男一女二人對坐談論軍務，卻是鐵腿鶴趙保與九尾仙狐路素貞。他二人被時由圍城子被人趕出來了。遂投奔襄陽王這裏。路素貞想了法子，自己一露面，怕人認得，抹了一臉墨，披散著頭髮。那個旗子就是迷魂帕，跟着王爺出隊，見曹雷已死，正是西北風，自己出陣，連拿了九將。收兵之後，犒賞三軍。依著王爺要殺九將，崔平、周通與趙保，苦苦的講情，勸這幾人歸降。用涼水灌醒，九人執意不降。現時幽囚後寨，都知道第十日，方開兵打仗呢。這日晚間，夫妻二人正講論九將的事情。趙保說：他們在後寨幽囚，總是不好，倘若有人進來救出去，我們豈不白白費力？路素貞說：我們有這迷魂旗子，他們有甚麼樣的能人，全不怕。等是日打仗，殺他們個全軍盡沒。我已改妝像神仙，他們就猜不著我們這個戲法。外面徐良一拉大衆，說裏面言語，你們都聽見了。沒有衆人說：俱都聽真。徐良說：我們到後寨，先救九將，然後放火。我與老兄弟盜他這個旗子，要動手之時，可全都把鼻子堵住。衆人點頭，奔至後面，果然軍有一個帳房，裏面九個人都倒縛二臂，垂頭喪氣。一個一語不發。有二十名兵丁，盡都被殺死。放了他們的繩子，說了來歷。九位各抄傢伙，又告訴他們，堵住鼻孔，直奔路素貞這裏來。艾虎在前邊一曬，說：後營失火，路素貞抓旗子，同趙保往外一跑，迎面被艾虎給了一刀，趙保一閃就跑。路素貞過來，一抖迷魂旗，被艾虎一刀，正砍在旗杆之上，旗子落地。路素貞就跑。徐良先檢旗子，依著艾虎要追，徐良攔住了，教趙保早被呂仁杰

一鐵鎚，把眼睛碰瞎，又被沈明杰一刀殺死。衆人撲奔後面，叫謝寬、謝充、謝勇、沈明杰、呂仁杰，給他們疏鑿鐵鎚，十里火筒，叫他上後面，點草堆去。大家定下主意，全在金頂黃羅帳那裏會齊。餘者衆人，全奔黃羅帳而來，迎面遇見巡更的人，就殺到黃羅帳五層圍牆，就是黃壽、楊泰、魯士杰，不會高來高去，教他們三個人在外等著。餘下之人，隨將進去，到黃羅帳門首，往裏一看，襄陽王正同著崔平、周通議論後天打仗之事。又看旁邊，有許多御林軍校。徐良候至，衆人齊都來到，往裏一躡，亂砍衆人。崔平、周通拉魯下寶劍，過來要與這幾個人對敵。徐良把迷魂旗子一抖，二人立刻就倒在地上。襄陽王剛要一嚷，也被徐良一抖旗子，王爺就栽倒在地。白芸生把襄陽王往背後一背，用抄包把臂一兜，在自己胸前繫了一個扣兒。此時御林軍崔平連周通盡皆殺死。大家轉身往外一走，就聽滿營中一陣大亂，四面八方鑼聲亂響，後面火光冲天。鍾雄的營內號炮冲天，衆將殺奔前來。那寧夏國的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展昭、蔣平兩隊人馬，從左右哨夾攻，蓋一臣由當中殺來。這一場大戰，只殺得天翻地覆，滾湯滾雪，轉眼間尸橫滿地，血水直流，悲哀慘切，鬼哭神嚎。這一陣非尋常可比，直殺到天光大亮，紅日東升。寧夏國的兵丁，跑脫了十不存一。路素貞趁此時亂兵之際逃竄，後來配了寧夏國主爲妃。餘者有名將官，無一名漏網，俱死在亂軍之中。鍾雄、蓋一臣回歸大營，查點人數，傷了二三十名兵丁。得來的刀槍盔鎧，馬匹鑼鼓，帳房金銀財帛，糧草等物，不計其數。拿來的襄陽王、蔣平給他髮髻內，放上迷魂藥餅，解往京都。將迷魂旗子，用火焚化。君山之人，暫且駐紮潼關。蔣平等押解襄陽王入都，進開封府。見包公回話，將襄陽王釘鐐收監。次日包公上朝，奏明天子。萬歲看明摺本，降旨欽封鍾雄爲副招討。蓋一臣爲正招討。所有開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征剿有功，加升三級。欽封小四義、六品校尉。君山出力之人員，實授五品校尉。于義賞三品護衛將軍。襄陽王交開封府審問，親供回奏。至次日包公入朝，替遞謝恩摺子。然後請罪，係因襄陽王縛上堂口，一氣身亡，故此請罪。天子降旨，襄陽王已死，以往免究。死後按照宗室例理葬。寧夏國打來降書順表，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徐良奉旨完姻。馮淵亦遵旨完姻。閣正芳王忠不願爲官，費了些金銀綵緞。潼關所有得來的東西，盡都賞賜兵丁。兵器等物入庫。鍾太保仍回君山。于義、于奢入都當差。爲國死去的沈仲元、熊威、韓良，賞給四品俸祿。奉旨回原籍人葬。從此國家安定，文忠武勇，天下太平，軍民樂業，五穀豐登。

# 續小五義人名辭典（以姓氏筆畫多寡爲序）

## 四 畫

【王興祖】外號神拳太保，又號

賽展熊。身高九尺，膀闊三停，面似藍靛，髮賽珠砂，紅眉金眼，速發落腮鬚，猶如赤線一般，真凶猛得有同瘟神的這們一個。講到武藝馬上步下，都很來得。東方亮擺設播臺，特從姚家寨請了他來作臺官。他到了臺上，把喬彬、張豹、馬龍三人連一接二的都打倒；史雲還給他取笑，是跟著師妹學的，硬教看臺的看守著不放走，就是劉士杰和艾虎也祇能和他打上一個平手，不能勝得他。這一分威風，真是足極了。最後，乃是徐良上臺來，左換一個招子，右換一個招子，全不是那們一回事。他是粗中有細之人，儘徐良使著招數，他並不換招；一等徐良看看透乏，他方使了

一個來回掃堂腿，把徐良掃倒在地。然後用盡平生之力，把徐良舉起，惡狠狠的，向著臺下就要擲去。誰知徐良卻是用的一個計。當被舉時，即用力暗將他的脈門一扣，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歪倒在臺上。於是，他反給徐良舉起，向著臺下擲了去。偏偏又給于吝、韓天錦這二個猛漢接住，在互相爭奪之間，祇聽得嗑啞一聲，竟把他的的一個身子劈成了兩片。說來也真是慘極了！

## 五 畫

【白芸生】在「小五義」中，他

是大哥哥。御花園見駕，天子見他的面貌與白玉堂不相差，就有幾分喜愛。及在御前使刀，又使得一個神出鬼沒，更是非常嘉獎。當下便授他爲四品左護衛。當破藏珍

樓時，徐良得到了當年專諸刺王僚的那口「魚腸劍」，即慨然贈給了他。這一來，和他玉面小專諸的這個外號，更是名實相符的了！後來，把王紀先刺死，就仗著這「魚腸劍」！他在本書中，沒有多大的表見，祇有一事足紀。當襄陽王被捉之際，卻是由他討了來的。

【白菊花】姓晏，名飛，從了外家的姓，又叫尉遲良，另有一個外號叫竹影兒。他是晏子託之子，陳州人。拜銀鬚鐵臂蒼龍紀強爲師，學得一身本領。擇其最大者而講：他能雙手打鏢，百發百中；又能在水內暗時識物，腰間還有一口寶劍，其名「紫電」，善能切玉斷金，兵刃削上就折。在外無惡不作，姓尤好淫，最愛採花，不知葬送了多少婦女的性命和貞操。偶在東方亮那裏的酒席筵前，說了一句大話，

祇好冒了險去到大內，把萬歲爺的冠袍帶履盜出，上南陽送給了東方亮。他這一來不打緊，但當聖旨下來交給開封府查辦此事，嚴拿賊人，開封府的一般護衛和校尉，可就大大的吃緊起來了！其時有那如龍、那如虎一雙兄弟，恰恰是他的師弟，也在開封當差，被逼著，祇好同了衆人，往潞安山去緝拿他。卻給他賺入家內，結果是一場廝打之下，那如龍給他扎瞎了一隻左眼，那如虎被削去四個指頭。但衆英雄隨後也就來到，卻把他的巢穴搗平了。當他奔往柳家營，大衆也追跡而往，他卻又把毒藥鏢打傷了總鎮。他的師弟鄭天惠，最初本是幫著他的，及知道他是如何的殘忍，竟把二個師弟傷害著，也一怒而幫了這邊了。此時，白告奮勇，向師傅糾強去討解藥，

去。紀強一則看在銀子的分上，二則懼怕官府之威，也就把解藥給了鄭天惠。不料，給他聞知之後，竟把他師傅全家殺死，鄭天惠也險些兒送了性命。他這個人真是殘忍極了！後來，他兀自在外東逃西竄著，山西雁徐良卻老是追蹤著他，一些兒也不肯放鬆，害得他望見了徐良的影子都怕！最後，他糾同了一夥賊人把陷空島奪了去；當衆英雄重行奪回之時，他被殺死在風雨灘，給衆人剝爲肉醬。

## 六 畫

【艾虎】在「小五義」中，他是老兄弟。大衆去破「銅網陣」，卻不讓他跟著一起去，他不服氣，也就私自一人前往。在冲霄樓前，遇見沈仲元，祇聽說一句「你師傅都教劍刀劍了」，就把他急得死了過去。可見天性獨厚，比及悠悠醒轉，方知師傅並未劍死，祇是被壓在劍刀底下不能轉動，始放

下了一半心事。忙去找著了他的義父——北俠，借來了寶刀，研去鋼刀，把他師傅救了下來。及北俠去到大相國寺出家，這寶刀已是無用的了，便傳了給他；在授刀之時，典禮十分隆重。這在他，也真是極有造化的了！盟兄施俊的妻子金氏，給惡霸東方明搶了去，施俊也給賊官誣陷，解配他方；他此時恰恰同了沙鳳仙、甘蘭娘到施家去訪問，因而知道了這些事。他一時大動義憤，忙去東方明堡中，把金氏救了出來。當時很有一場厮杀。同時，徐良也從解差的手中，把施俊救下來了。東方亮在白沙灘擺設擂臺，他爲了徒弟史雲打播失敗，在臺上受盡奚落，被擠得也祇能跳上臺去。當下雖把房書安、黃榮、江、黃榮、海、周龍四人都打敗，但和寨官王興祖交手，卻祇能打上一個平手。

## 七 畫

【呂仁杰】所謂「小四杰」之一，外號抄木雁子，是苗正旺的徒弟。生的黃白臉面，細眉長目。他雖在朝天嶺，教著賊寇廖習文練習水性，這顆心卻是向著皇家。他暗與苗正旺、沈明杰等商量定，遇了官府那邊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上一個內應。當朝天嶺與官兵水上開仗之際，他就實行這個主張，身穿水衣，尿泡蒙頭，一隻手拿定單拐，一隻手拿定一個鐵鎚，在水內亂殺朝天嶺之人。及朝天嶺的二寨主王紀祖，給徐良用寶刀削折了三股叉，剛要往著別個船上躡去，他又從水中穿出，跳上船來，向著王紀祖就是一單拐。祇聽得噹的一聲，正中在磕膝以下，把賊人打落水去了。最初人家也不認識他是誰，比及他把王紀祖獻上方，知道了他的姓名履歷。這一分功勞，可也說是不小了。襄陽王剿滅後，天子論功行賞，授爲六品校尉。焦文俊和他一起住，把妹子

許字於他。【谷雲飛】外號神行無影，身不滿五尺，瘦弱枯乾，面如重棗，短眉回目，類若猿形。他在上集書中，已是出了場。艾虎在魚鱗鎮酒肆中遇著他，見他倒騎驢子，那一種稀奇古怪的樣子，已知他是一個異人。入本集，他知那如龍、那如虎要去行刺包公，便暗暗跟了下來。同時不約而同的，還有一個智化。他在途中，曾打了那氏弟兄一飛蝗石，他們竟一點兒也不知道；並還拿了他們一百兩銀子，路上作盤費。及到了開封府，經他和智化暗助一臂之力，這二個刺客自然絕不費事的就拿住了。最奇怪的，他並不拿著甚麼兵器，刺客的刀卻總是斫不著他；又他一中不論如何的吩咐著，刺客也總是一一的如言照辦，好似受了催眠術的一般；這一分本領，確是大極了！包公要給他官做，他堅辭不受，走了。偶去探看他的徒弟焦文俊，恰值朝

天嶺的寨主王紀先，在那裏和官兵開仗，因為官兵已是得勝，他也不再拔刀相助。祇在王紀先的尸體上，把裏面襯著的一副「猊猊甲」剝了去；這是他看到王紀先刀槍砍在身上都是不怕，知道定有甚堅實物護體的。比及徐良聞知此事，羨他捷足先登，為之後悔不置。

【沈明杰】所謂「小四杰」之一，外號笑面郎君。在朝天嶺山寨中，教著廖習文練習暗器；他也知朝天嶺是國家一個大患；因與呂仁杰等商議，定遇了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上一個內應。東方玉仙把包公的相印盜來，送到朝天嶺上；蔣平帶了人暗到山寨中去探訪，湊巧瞧見了這顆印——正由玉仙的手中，獻給於王紀先。蔣平因而假放了一把火，作上一個「調虎離山」之計，把許多人都誑入室去。不料，當蔣平入屋之前，他早已從後窗中跳進，把印取了。

藏在桌子底下，蔣平取的祇是另外一顆印。跟著他又在前邊領著路，把蔣平、艾虎一夥人領出了山寨中，使他們避去追兵，不遇到一些兒危險。最初他們也不知道他是誰；及他把印獻出，方知道了一切情由。又李珍、阮成二人從山寨中救出後，也是安置在他的家內的。及襄陽王既剿滅，天子論功行賞，授為六品校尉。

## 八 畫

【房書安】大腦袋，細脖子，生得非常難看；因此人家給了他一個細脖大頭鬼王的外號。生平最愛說大話。在準提寺中，又犯了這個老毛病，一時說得忘了形，竟說北俠要拜他為師，他卻不肯收；徐慶是他的把姪，徐良算來還是他孫子一輩。他這一吹不打緊，不料徐良正在簷前伏聽著，直氣得立刻從上面跳下來，大聲叫罵著，著他快些滾出來。他心中本在懼怕著

徐良，一聽是徐良的聲音，忙向桌下下面就鑽，並央告著人家，教對徐良說，他不在這裏。最後，到底是躲避不過，祇好跪在徐良的面前。千祖宗，萬祖宗，一味的軟求著。徐良倒又給他說得心軟，一時下不得手，祇把他的一個鼻子割了去。從此，他望見了徐良的影子都怕。當白沙灘擺設播臺之際，他一見徐良跳上臺來，就嚇得口中直噴：「哎呀，哎呀，割鼻子的祖宗來了！」往後一仰，撲咚一聲，摔倒臺下。後來他在陷空島戰敗了正要逃跑，卻被徐慶一腳，把他踢落在一個山窟窿中，大概是死在裏頭了！

性命偶與姊姊在院中練武，徐良恰在牆頭窺探，給她們發覺了，叫下來一同廝殺。經不起她們一個用練子錘，一個用練子槊，兩下夾攻著，徐良足下一絆，竟爾摔倒在地。她們便把徐良捆上，放在箱子之中，後由智化救去。及東方亮事敗，她改扮了男子逃走，在半路上遇見了蓮花仙子紀小泉。他們在平日本是互相愛慕著，至是自然就很容易的成了苟且之局。她兄妹之情極重，硬逼著紀小泉去救東方亮。初次，在石龍溝攔劫囚車，二次謀劫法場，均事成畫餅，沒有把東方亮劫出。她在憤怒之下，便同紀小泉上開封府去行刺；不幸紀小泉又落了網，她倒得安然逃出來。不得已，她祇好上黑虎觀找她的姊姊去了。誰知朝天嶺的大寨主王紀先看中了，她又欲納為壓寨夫人。但她倒是個烈女，立誓不事二夫；因又從朝天嶺逃出，夜間投宿在苗家鎮一個莊內，給人家



識破是她，因而動起手來；她一槊飛去，把莊主苗天雨打得腦漿迸裂。可是她跟手也給人家擒住，開了胸膛，掏出心來，供在苗天雨的銀前祭寢，這是她最後的結果！

【東方金仙】東方亮的妹子，卻是庶出的，相貌美麗，體態妖淫，學得一身武藝，尤擅打練子錘。與她妹妹玉仙同住，在紅翠園和東方亮那一边好似隔絕的一般；而東方亮也不大管得她們。她與玉仙偶在院內練武，徐良恰來牆頭窺探，給她們發覺了，叫下來一同廝殺。經不起她們二人一個用練子槊，一個用練子錘，竟把徐良絆倒在地。這在徐良，也可說是出娘胎以來第一次的大失敗了！及東方亮事敗，她和金弓小二郎王玉一起兒逃走；原來他們早就有了下私情的。此時她祇熱戀著王玉，並不十分以她哥哥被擒爲念，給王玉花言巧語的一說，就把報仇之意淡了下來，諱到她的爲人，實

及不上玉仙多了！玉仙在苗家鎮被害後，她恰恰經過那邊，要去爲她妹妹報仇，也爲他們所擒，交在當官；其結果，不問可知的了！

【東方亮】外號伏地君王，是九頭鳥東方保赤之子。他父親在日表面上是一個大紳士，實骨子裏卻在作著強盜，每出外去作一次買賣，總是滿載而歸。到了他的手，上襲著先人的餘蔭，又雄據著團城子這一塊地方，更有作亂稱叛的意思。他家中富有奇珍異寶，第一尤推「魚腸劍」——這在歷史上大大有名的，都藏在一個藏珍樓內。樓的上下前後，又遍設機關，裝有消息，倘有人要去冒險窺探，一把機關觸動，重則立刻斃命，輕則也必身受夷傷。他爲了要招羅人才起見，特在白沙灘擺設下一座擂臺，請了王興祖作臺官，又遍請綠林中著名人物來護臺，聲勢真是大極了！不料爲了白菊花從大內盜了聖上的冠袍履履來

送給他，早爲開封府的一般俠義所注意；在他們定計之下，先一日破了藏珍樓，把這冠袍履履請了去；第二日又由徐良將王興祖打死，把這擂臺打倒了。至是，他也祇好束手就擒，解到京師，把他明正典刑。

## 九 畫

【紀小泉】外號蓮花仙子。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他最初在東方亮那邊和東方玉仙相見，少女俊男，彼此十分愛慕。及東方亮事敗，玉仙奔逃出去，恰恰在路上和他相遇，不免成了苟且。他爲要博得玉仙的歡心起見，從此把生命置之於度外，一意要爲她効勞的了！而第一件事，須得把東方亮劫了回來。於是，他先在石龍溝埋伏，著思把囚車劫下；不料，誤中副車，劫得的並不是東方亮。繼又思巡去劫法場，誰知包公爲防出事的緣故，早已在城內，把東方亮秘密

行刑了！他在二次失望之後，也祇好冒上一個大險，同了玉仙上開封府去行刺包公，倘能事成，也可略出這口氣。但包公那邊早已有了準備。這一來，行刺又是無望了！卻在無意之中，給他盜了開封府的那顆印來。然他並不以爲滿意，接著又去行刺，這可給人家捉住了！玉仙卻得安然逃去。

【苗正旺】外號生面小龍神。苗九錫之子。在七俠五義中，他們父子二人，救公孫先生，拿吳澤，很立下一番功勞。就因九錫不願爲官，特地逃避了，在避賢莊隱居。及朝天嶺造反，官兵前去征討，徐良在陣上，把賊將七雲追逼下來，恰恰經過他那邊，他也不知道誰是好人，誰是歹人，把他們一齊捉住了。經問清了姓名，始把徐良釋去。綁縛，便教徐良住在他的莊內，每日晚間把錦背低頭花裝弩教給與他。他卻到外面去布置一切。原來他知朝天嶺是國家一個大患，早

和沈明杰、呂仁杰等商議好，一遇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得作爲內應，暗助一臂之力的。到了正式開仗的那一天，他方把徐良帶了去。經了他們的一番幫助，果然一舉而把朝天嶺破了！

【邢如虎】外號黃風，老道邢吉之子。李天祥因包公劍了他的愛子，一心要報此仇。看見他和他哥哥邢如龍，都生得十分英雄，便有意要聯絡他們。同時，又把言語向他們蠱惑，說是他們天倫，當時在龐太師府內喪了命，一半也是死在包公手內的。他們本是兩個渾人，那裏分得清這許多？自然信以爲實，便咬牙切齒的立了誓要去行刺包公。誰知早給智化和谷雲飛知道了這消息，都暗暗跟了下來。等得來到開封府，經智谷二人一漏風，一暗助，便雙雙成擒了！幸而他們在途中，曾救過江樊的性命，由江樊轉央智化，代向包公說情。於是包公不但加罪他們，

反把他們都收錄下，授爲校尉。其時，劇盜白菊花，恰恰來到大內，把冠袍帶履盜了去。這件案子自得交給開封府去辦。當一追問時，方知白菊花是他們的師兄，他們被逼之下，也祇好領了衆人，往潞安山去捉拿白菊花了。不幸之至，他們到得那邊，沒有捉到白菊花，不必說，反而哥哥給扎瞎了一隻左眼，弟弟給削去了四個指頭，都受了傷害了。

【邢如龍】外號黑風，老道邢吉之子，邢如虎之兄。事見邢如虎條。

## 十 畫

【展昭】人稱南俠，又號御貓。顏查敏遣人破了「銅網陣」，襄陽王懼罪逃走，襄陽這一方面的事情，總算是辦清楚了。顏查敏因把平服襄陽的始末情形，以及在事人員如何如何的出力，專摺奏聞聖上。這個摺差卻是派的他。因爲他在儕輩中，資格實是最老的。天

子論功行賞，各各授職有差，他也晉授爲三品護衛將軍。從此，他的職位愈高，不論在那一役中，總居著首領的地位，但單獨的表見較之在以上二集中，卻要爲少的了。

【徐良】外號多臂熊，又號山西雁。在「小五義」中，依齒他居三長的黑紫臉面，兩道白眉，有似一個吊死鬼，諳到武藝，件件皆精。尤擅智謀，善能隨機應變。他一出道以來，就專與綠林中人作對，把高解、周瑞、崔龍、崔豹……這一羣賊寇，懲治得好苦！同時，他們這幾處的山寨，自然也都給他踏平了。劇盜白菊花把聖上的冠袍帶履盜去後，給他追蹤在後，真是一刻兒也不放鬆；最後白菊花見了他，竟是望風而逃的了！逆賊東方亮的藏珍樓，在事實上講來，雖是智化所破；然他的運氣卻也很好，竟在樓中得到了歷史上有名的那柄「魚腸劍」。他爲了要使白芸生玉面小專諸的這個外號名副

其實，即慨然舉贈了。東方亮在白沙灘擺設擂台，稟官王興祖接連殺敗多人，正在臺上耀武揚威，卻又是他上去了。在略一用計之下，竟把王興祖擲之於臺下。於是大家乘勢鬧了起來，把東方亮擒了去，爲國家除去了一個大患。偶在青石梁打死一隻老虎，卻說是給他用了「掌心雷」治死。這是他說得太高，輿論一點不料，因此引起了一位女英雄——閻英雲的不服。黑夜來到店中，把他的衣服、鑲囊和刀，都盜了去。最妙的是把那鑲囊在園中用竹竿高掛起來，故意的要把他引了去。這一來，大家不免要比武一場，結果是閻英雲輸了。而徐閣兩家本屬世交，因又結了秦晉之好。這一分良緣，在也可說是天外飛來的了！

## 十一 畫

【焦文俊】神行無影谷雲飛的徒弟。他的妹子給淫尼賺入庵內，

險些兒爲惡徒所奸污；他聞知此訊，忙去菴中把妹子救出。第二天，與他師傅會在一處，要將菴內尼姑殺個乾乾淨淨，給師傅勸住了。便把老娘和妹子，搬在避賢莊居住。這地方和朝天嶺相近，嶺上有一夥強人，暗和襄陽王相通，實是國家的一個大患。他因與呂仁杰、沈明杰等商議好，遇有官兵前來抄山，他們就起爲內應。後來，君山的人馬及蔣平等一班俠義一到，他們果然盜印的盜印救人的救人，在暗中出了不少的力。

【智化】外號黑妖狐。大家往破「銅網陣」，他卻暗約沈仲元同去盜盟單。不料當他正伏在懸龍之上，忽下來了一把劍刀，雖沒有傷得他分毫，卻把他壓住了一點，也不得轉動。幸由艾虎向北俠借來寶刀，把劍刀仔細削去，方救了他下來。同時，這盟單也就入了他的手。但他成功不居，竟私自逃走了。天子很能諒解於他，倒也不

硬要給他官做，祇賞了他一塊金牌。當在赴京的途中，聞知邢如龍、邢如虎要去行刺包公，他除預先通風之外，又在暗中保護著。方得把這二個刺客拿下。旋又在包公面前作上一個保，把這二人赦了罪，在開封府留用著。及惡霸東方亮意圖叛亂，衆俠義去破這逆賊的藏珍樓，他又不辭涉險，比別人先去一步，等得大衆到來時，他早已把此樓破了。但他仍是把這一分功勞讓之於別人，自己又弄了「私自逃走」的這個玩意兒。如此的淡於利祿，祇是爲俠義而俠義，不愧是個奇人。後來，竟拜魏眞爲師兄，出家當了老道。

【馮淵】外號聖手秀士。吳永安的徒弟。他本在襄陽王那裏當著弓弩手的頭兒。顏按院那邊派人來破「銅網陣」，他就投降了。願爲嚮導，當場並拜北俠爲師。及襄陽既平服，天子論功行賞，他也得了一個校尉，就在開封府當差。

天齊廟遇見了路素貞，爲要誣取她的「五色迷魂帕」，玩了一回「假結婚」的把戲。結果「迷魂帕」沒有誑到手，他本人反險些兒遭了毒手。潞安山捉拿白菊花，他在白菊花的面前，忽而聲東忽而擊西，全是假言詐語，把白菊花弄得莫名其妙，真是有趣極了！趙虎自稱是樞將，不料這樞將卻給人家拘囚著，還是由他去救了出來。這在他又是很得意的一件事！無意中失去了艾虎的薰香盒子，可又在無意中把白菊花的寶劍得了來。正自非常高興，卻給艾虎和徐良二人擠兌著，硬逼他非把此劍贈給智化不可。使人一想，他爾時的神情，一定是非常的尷尬！及第二次在藏珍樓上，又得到了一把劍。徐良再教他贈給白芸生，他是死也不肯的了。誰知把此劍抽出一看，卻是一片廢鐵，害得他連叫「喪氣」。在這裏，真把人的肚腸都笑得斷了。買家屯中了

六  
暗器，經尹姑娘救了。他的殘生，即由此而繫定紅絲。後來奉旨完姻，榮耀極了！

## 十三畫

【路素貞】路凱之妹。生得雖然美貌，卻滿帶妖淫的氣象。所以，有上「九尾仙狐」的這個外號。在天齊廟和盧珍動手，她手中的刀，雖噹的一聲給盧珍踢了去，但她一回首，把手中一件紅赤赤的東西，向著盧珍的面門一抖，盧珍立刻躺倒在地，人事不知了。原來，她有的，是「五色迷魂帕」，沖著人的面前一抖，聞到了一股氣味，沒有不躺倒的。除非是站在她的上風頭。當把盧珍撞到了她們的家，中，她愛上了盧珍的品貌，不但不忍加誅，還向她哥哥示意，要把自己許配於他。誰知盧珍的親事沒有說成，卻說成了一個馮淵。當她在洞房中，見到馮淵的相親如此之糟，心中很是不願意，暗怪哥哥

太是糊塗了！但馮淵也不是真心要娶她，無非要誑收那「五色迷魂帕」。因此，夫妻沒有做得成，終於是打了起來，弄得一場無結果而散。路凱被拿以後，她跟了趙保同跑，在路上受了趙保的誘惑，彼此成了苟且。但她仍不能忘情於盧珍。及在仙佛關中，和盧珍彼此又不期而遇了，她把盧珍捆縛著，硬逼了要從她，甚至於就把趙保殺了都不在乎。可是盧珍仍是一個不從。恰恰有艾虎等到來，方把盧珍救了去。後來，襄陽王借了寧夏國之兵來內犯，她和趙保都投了去。她抹了一臉黑，披散了頭髮，假裝作一個妖道，在她把「迷魂帕」連搖之下，共有九將成擒，也可說是厲害了！幸而那邊也已識破是她，早有了防範的方法，並把她的「迷魂帕」盜了去。於是襄陽王方一敗塗地。她卻從亂軍中逃了去，聽說是嫁給寧夏國王爲妾了。

## 十五畫

【劉士杰】所謂「小四杰」之一，外號義俠，太保。從小不愛習文，盡好習武，拜吳永安爲師，學得一身本領。他父親是劉宏義，曾把盤纏借給范仲禹，讓仲禹好上京去考試，事見七俠五義中。不久，他父親死了，家中又遭了一場天火，弄得家產蕩盡；他祇好流落在江湖，旋在江夏縣當著班頭，爲了出外辦案，缺少了盤川，他也不知道向各州縣衙門中去要，直窮得不成一個樣子。路過白沙灘，恰值東方亮在那裏擺設播臺，他一時高興，也上臺去打擂，竟給他連勝四人，及和臺官王興祖交手，正是棋逢敵手，一招一勢，類若編就活套子一般。他正翻起一腳，要把王興祖踢上一個筋斗；不料，用力太猛，把捆靴子的帶子迸斷，一隻破靴子聽的一聲飛出去了！引得臺下之人一陣大笑。這時候東方亮已看

上了他的人才，不贊成他再和王興祖較量，忙把他請到看臺上去談話。比及播臺被拆，他正要幫著東方亮打官兵這一邊，卻給蔣平拉住了，告訴了他一切情形。他方始恍然大悟，也就不再幫東方亮了。後來，持平朝天嶺剿除襄陽王，他都立有功勞，得授校尉之職。【蔣平】外號翻江鼠，他約了柳青同奔王府，謀把襄陽王劫了出來。不料，誤觸在消息之上，反給他們擒住了。但他有的是智謀，乘看守者不在之際，滾過身去，把柳青身上捆縛的繩子咬斷；然後又由柳青解去，其綁居然均得安然出險。襄陽既平，他升了一級，授爲水旱三品護衛將軍。從此，在開封府中，他和展昭都居著首領的地位；而他還是一個軍師，遇有其際，事情如捉拿白菊花，大破藏珍樓，倒捕拿擒拿東方亮，掃平朝天嶺，剿滅襄陽王，奪還陷空島……等都是由他預先定了計畫的，而發

號施令，當然也是他了。不過，他在本集中，也遭到了小小的一個失敗，那是當他到得朝天嶺，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屋中人一齊誑出，然後他跳了進去，一見泉上果有一顆印，也不暇細細的看，即拿了向外就走。誰知拿錯了，並不是他所要找的那顆「開封府印」！這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了！至他教給了龍天彪一番言語，預料一定可以打動梁氏的心坎，並有二個美人可以到手。那不但「君房」語言妙天下，卻又料事如神的了！

【鄭天惠】外號神彈子，活張仙。與白菊花，邢如龍，邢如虎等，同拜紀強爲師。他偶來探訪白菊花，恰值白菊花從皇宮大內盜來了冠袍帶履，如龍如虎二人被逼著帶了人來捉，卻給白菊花賺入家中，把他們二兄弟都殘傷了。不料，好一個白菊花，一見他的面，不但不派自己的不是，反是一片花言巧

語說得邢氏兄弟如何的無情無義。他是一個直性的男子，一聽這番言語把肺都氣炸了！立刻趕了去，要把邢氏兄弟殺死。但他到得那邊，雖一彈子把趙虎打得滿地亂滾，自己卻也給南俠用計打下屋來。又經蔣平對他說明一切細情，他方知白菊花不是人，邢氏兄弟卻教受苦了！他倒又降順了這一邊，願替他們把白菊花擒了來。白菊花一知此事，把他恨之刺骨，當總領受了傷，他去紀強那邊討取解藥，白菊花也追踪著到了那邊，他險些兒把性命都送掉！可是就爲了這一點事情，紀強一家三口都送在白菊花手中了！他把師傅一家安葬以後，也就看破世情，入山修鍊去，甚麼事都不願管了。

【魯士杰】所謂「小四杰」之一，外號小元霸，這是爲了他力大無雙的緣故。他拜蔣平爲師事，見上集中，他自從父親死後，常在家中闖事，老人家看了不放心，把他

送到蔣平這邊來。衆人看他面黃肌瘦，僅有骨頭沒有肉，好似害著童子癆，又是豎眉圓眼，小鼻子，尖嘴尖臉，和雷公差不多，不覺都暗暗好笑。蔣四爺這一個徒弟，怎麼挑選來著，師徒的品貌會如此不差往來，偶在飯鋪前比試氣力，不要看他生得瘦，卻把韓天錦，于寄這兩個大個人都揪倒了！可見他的力氣實是大到無比。後由蔣平教了他八手鎗，掃平朝，天嶺，剿滅襄陽王，他都立有功勞，得授六品校尉之職。

## 十六畫

【盧珍】盧方之子。在「小五義」中，依齒他居四。御花園見蟹在天子面前舞了一回劍，舞得一個風雨不露，頗得天子的嘉獎，授爲御前四品護衛。天齊廟遇見路素貞，交手之下，原該是他勝的，不料路素貞一抖「迷魂帕」，他竟自暈倒在地。但路素貞愛上了

他的品貌，並不殺他，反願把自己許配於他。可是，他一則已訂下了妻子，二則不贊成路素貞這們妖妖淫淫的，竟不贊成這頭親事。這使路素貞非常失望的，及在仙佛關若中，又第二次的期而遇，路素貞仍未能忘情於他，又借助於「迷魂帕」把他捆上了，向他歪經一個不休，他卻心如鐵石一點兒也不理會。幸有徐良，艾虎到來，把他救出，不然，這條性命休矣。當陷空島爲賊人奪去，盧方氣得昏迷在牀，他一聽得這個消息，心如刀碎，直急得死了過去！比及醒來，忙回了一班俠義，星夜上路，要去把這鳥奪回來。

【閻英雲】外號亞俠女，閻正芳的女兒，與表姊素花（外號無雙女）都學得一身武藝，又都知書識字，能看兵書戰策，品貌端方，祇是性如烈火，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素花常常勸著她。徐良在青石梁打死一隻猛虎，在人前一時說

得高興，竟說是給他用「掌心雷」治死，她聞聽之下，心中很是不服，便暗到閻家店中，要應這徐良究竟是如何的一個人物！不料，徐良吃醉了睡熟了，在那裏恰恰有仇人要來行刺於他，這刺客雖是給她攔走了，卻把徐良的衣服鏢鏢和大環刀，一古腦兒都拿了去。加之，她又是一個不怕事的，故意在園中把竹竿挑著徐良的鏢鏢，讓徐良認作目標尋了去。終於是不免比武一場，卻是她輸了！而她們兩家本有通家之好，遂由家長作主，將她許給徐良。朝天嶺造反，她同素花也要上後山殺賊去，恐怕母親不答允，假說上舅母家，到了苗家。在那裏，恰恰遇見了東方金仙和東方玉仙，一個給她們攔住，一個給她們殺死了！

【龍天彪】龍滔之姪。遵著蔣平的計畫，同了龍滔及史丹到圍城子去投東方亮，作爲他們的內應。不料，一到那邊，東方亮見他生得

俊美，心中已是非常愛悅，再叫他舞上一回刀，又是極有家數，尤把東方亮喜得一個不可開交。經了衆人的慫恿，便把他收爲義子。又送了他一個「小太保」的外號。東方亮的妻子梁氏素和東方亮不睦，娶了乾女兒東方豔，姪女兒東方姣，另住在園內清淨菴中，與東方亮這一邊不相往來。他偶在園內走走，不期到了清淨菴。正在牆頭窺探時，卻給東方姣一飛抓把他抓了下來，並給她們將他捆住了。見了梁氏，說明原因以後，始得釋放。梁氏卻很是喜愛他，祇是囑他以後不可再來。他出去見了蔣平，告訴了這件事。蔣平把一番言語教給了他，叫他不妨再往這一去，果然說動了梁氏，將姣與豔都許配他了。成婚之後，他從豔的

口中，探知這藏珍樓是劉志齋所擺，因從劉志齋那裏找得了樓圖，將來破樓的關鍵，就全在於此。他的這個內應，可算不是枉作的了。東方亮既敗，他擺了二美回鄉。

## 十七畫

【襄陽王】在名義上，他是皇叔，卻思奪姪兒的天下。在襄陽招軍買馬，頗有一番聲勢。不料有顏容敏來到襄陽，作鎮帶來了一班俠義，幾經計畫之下，破了他的冲霄樓，把他謀逆的要證——盟單盜了去。這一來，他祇能帶着一班餘黨，逃往寧夏國去了。但他那肯甘心不久，又借了寧夏國兵來內犯，並暗結國內一班綠林爲助。但結果仍是一敗塗地，他本人也給活

活捉住了！押解入都，在包公的堂上一氣身亡，沒有明正典刑。

【鍾雄】文武都會中過進士，實是一個文武全才。先在君山落草，水旱二十四寨，都歸他一人管轄。聲勢好不赫赫。後由智化定計，使他歸順了朝廷。平襄陽有功，御花園面聖，官封三品，儼同客卿。仍回君山駐紮，平日聽調不聽宣。襄陽王從寧夏國借了兵來內犯，由他和蓋一臣平定之；在他確是竭勞盡瘁的事後，論功行賞，授爲副招討。

【韓天錦】外號霹靂鬼，韓彰之義子。在「小五義」中，依隨他居次。平定襄陽有功，御花園見駕，天子見他力大，便叫他舉鼎。他居然把重有千斤的鐵鼎舉起，還能纒

上三個灣子。天子大悅，說上一聲：

「天錦可比昔日之孟賁！」他立刻就謝恩。從此賽孟賁這個外號，自然叫得很響的了。當下，又把他授爲站殿將軍。意思是如有外國前來朝貢，好教他們瞧瞧天朝人物的出色。白沙灘打播，他和于密分抱著播臺前的二根柱子，好似鐵塔這們的二座；一見徐良把臺官王興祖摔下臺來，他們爭著來搶，在各不相讓之際，竟把王興祖的一個身子劈成了兩片。他們卻各人提著一個人片子，兀自向人亂打著，說來真是粗豪極了。襄陽王舉兵內犯，他出得陣去，仗著這一分蠻力，一連殺死了三個人。最後，卻敗在曹雷的手中，祇能抹頭就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初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足本

七俠

五義

五義

義

(合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 本水滸傳

是英雄傳 是豪俠傳

一百單八條好漢 個個武藝高強

## 雄踞梁山泊 仗義行俠

聲勢浩大 官軍不敢攔其鋒

本書是武俠小說之權威作品。善寫人物個性。武松是武松。魯智深是魯智深。絲毫不亂。不可不讀。

精心校勘

字體清爽

閱讀便利

與眾不同

精裝一巨冊

價洋八角

寄費五分

### 本書特點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趙君狂
水滸傳考	施耐庵
自序	一回
楔子	七十回
回目	七十回
正文	七十回
人名辭典	李崇孝
地理辭典	李崇孝

世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06B

类号 福

册数 定价 **3.50**

上海旧书店

1619495